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〇・經部・書類

尚書傳授同異考一卷 〔清〕邵懿辰撰……一

書傳補商十七卷 〔清〕戴鈞衡撰……三五

尚書曆譜一卷 〔清〕成蓉鏡撰……一八七

尚書舊疏考正一卷 〔清〕劉毓崧撰……二〇九

虞書命羲和章解一卷 〔清〕曾　釗撰……二二五

達齋書說一卷 〔清〕俞　樾撰……二三五

龍岡山人古文尚書四種 〔清〕洪良品撰……二四三

古文尚書辨惑十八卷……二四三

古文尚書釋難二卷……四三三

古文尚書析疑一卷……四六七

古文尚書商是一卷……四七五

尚書講義一卷 〔清〕黃以周撰……四九五

尚書故三卷 〔清〕吳汝綸撰……五一七

尚書傳授同異考一卷

仁和邵氏半巖廬所箸書之一
歲在己巳孟冬刊成

敘

書之有今古文猶詩四家春秋三傳之有異文其字異而語不異也今古文說之異誼猶四家詩三傳之各有家法不能合一而經語初不異也自梅賾上孔安國傳其中增多二十五篇宋吳氏書稗傳朱子語錄始有疑義訖閻氏尚書古文疏證惠氏古文尚書考丁氏尚書餘論諸書相繼抉摘其僞益彰明陳氏尚書疏衍朱氏讀尚書略記則力詆攻古文者之非訖毛氏古文尚書冤詞洪氏尚書古文辨惑吳氏尚書正辭遞相辯護大卒欲以空言或巧詞相制勝而卒無以掩其僞乾隆間言官學臣議黜古文重寫二十八篇於學官頒賜天下將上矣武進莊氏存與以翰林學士直上書房爲師傅聞之慼然以懼退直之暇撰尚書既見三卷數數稱禹謨虺誥伊訓而古文之旁搜博采功罪且互見

其書頗爲漢學家詬病而古文竟獲仍學官不廢此固一大公案也所以然者古文如肊改呂覽論大篇引五世之廟爲七世誤以襄二十五年左傳引書愼始敬終爲尙書不知其爲逸周書常訓篇文而竄入蔡仲之命此類誠予人以口實而遺文佚語聯綴成篇古昔先正之眞言藉以存其什一厥功實未可沒向使當時如後世輯佚之例注明出處恐閻惠諸人方寶貴之

不暇尙可非議乎哉邵位西先生辛酉殉節後遺書若干種已先後刋行此尙書傳授同異考亦遺書之一哲孫伯絅又將付梓屬爲校勘并敘余惟此書以伏生今文自有簡策大傳非伏自作今文太誓及百兩篇爲僞皆塙有根据以逸十六篇爲劉歆僞造則本孔疏而小變之以杜林古文爲非孔壁本亦足以備一通二十八篇非一卷所能容殆猶賈逵集古今文同異劉

陶删定中文之比而獨於梅氏所上古文斷斷焉頌其可信者或者頗以爲異不知其具有深意也先生以爲古文久列於經非篤信好學羣究羣經如閻惠諸儒不得輕議古文否則無忌憚之小人將有偏主今文學而槩以他經古文爲僞者勢不至廢經不止此先生所大懼也以故舜典二十八字明係後出而先生据宋書禮志載高堂隆議引書二句其曰若稽古帝舜曰

重華句毋甯以爲九字已傳於魏世也先生之維古文意在兼維羣經蓋卽莊氏之志而又有進焉者也先生之言曰凡人雖有絕人之精力兼人之博識豈能盡見邃古以來篇章簡籍下至僻書外載凡引逸書之文者披羅攝括而無一言一字之或遺能融會貫通而使出於一如此雖謂之至聖可也而謂王肅皇甫謐梅賾能爲之耶此則以文義斷之謂其可與經竝而先

生維古文以維羣經之苦心隱然於言外見矣學者誠由吾說而推之古文不可廢卽知此編不可廢矣若夫以書序爲孔騰作又以爲孟子門人作此乃先生之謹慎未敢專輒以科斗字爲漢初無人能識又以爲晉時猶有人能識則以孔傳序言無人能知特据束晳傳以廣其說相反而實相資尤在讀者之善會爾己巳四月後學吳縣胡玉縉謹敘於北平寓廬時年七十有一

尙書傳授同異考

半巖廬所著書之一

仁和　邵懿辰　位西

一　伏生所傳今文

史記儒林傳伏生者（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于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內泰誓非伏生所傳故孔臧與安國書云時人但知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也詳見下　書疏云伏生初實壁內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其末年因其習誦或亦目暗至年九十鼂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故也　案據此則後人疑伏生偏記得難讀之篇而忘其易讀者非也伏生二十八篇自有簡策第不知爲科斗爲隸書耳）卽以教于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尙書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寬後位至三公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尙書徵不能明

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此見安國先通今文後得壁中古文漢書于周霸三人內省去孔安國非也雒陽賈嘉師古曰嘉者賈誼之孫頗能言尚書事

〈顏師古注漢書引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

案盤誥聱牙乃是書之本體觀孟子引洛誥享多儀等文不誤一字明非伏生誤傳鼂錯誤改衛宏生于東漢受杜林漆書古文與夏侯歐陽今文小異又歐陽夏侯同出伏生至彼時經傳數師各有乖反宏見今文有誤遂造此說伏生有孫以治尚書徵後漢書伏湛傳湛是生九世孫歷敘其先皆名學則伏生固有子孫何至使女傳言據史記伏生自有簡策特古人受經簡編雖具其間句讀音義

必須指授方可承學故使掌故朝錯往受之耳又孔安國序言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其言失其本經者概言失尚書全經不別言二十八篇尚存序文特從簡省耳其言口以傳授則古人受經必須口授故也宏詔定古文尚書序述秦坑儒事恐亦不足信

〈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案此即劉歆僞書班固不識而收錄之詳見下經二十九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案泰誓非伏生所傳詳見下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漢書儒林傳〉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事伏生授兒寬寬又受業孔安國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于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為博士師古曰名高字子陽高孫地餘長賓亦為博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

第 50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 版 正內

勝勝又事同郡蕑卿蕑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案兒寬受業孔安國安國亦通今文故也

陸德明經典釋文書者本王之號令右史所記孔子刪錄及秦禁學伏生失其本經口誦二十九篇傳授伏生授濟南張生千乘歐陽生字和伯生授同郡兒寬御史大夫寬又從孔安國受業以授歐陽生之子歐陽大小夏侯尚書皆出於寬歐陽氏世傳業至

曾孫高作尚書章句為歐陽氏學高孫地餘字長賓侍中少府以書授元帝傳至歐陽歙字正思後漢大司徒歙以上八世皆為博士濟南林尊字長賓為博士論石渠官至少府太子太傅受尚書于歐陽高以授平當字子思下邑人徙平陵官至丞相子晏亦明經至大司徒及陳翁生梁人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翁生授殷崇琅邪人為博士及龔勝字君賓楚人右扶風當授朱普字公文九江人為博士及鮑宣字子都勃海人官至司隸後漢濟陰曹曾字伯山諫大夫受業于歐陽歙傳其子祉河南尹又陳留

陳弇字叔明受業于丁鴻樂安牟長字君高河內太守中散大夫並傳歐陽尚書沛國桓榮字春卿太子太傅太常受尚書于朱普東觀漢記云榮事九江朱文文剛普字以授漢明帝遂世相傳東京最盛漢紀云門生為公卿者甚衆學者慕之以為法榮子郁以書授章帝官至侍中太常郁子焉復以書授安帝官至太子太傅太尉張生濟南人為博士授夏侯都尉魯人都尉傳族子始昌昌邑太傅始昌傳族子勝字長公後屬東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勝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又事同郡蕑卿蕑卿者兒寬門

人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熟所問非一師受詔撰尚書說尚書章句二十九卷號為大夏侯氏學傳齊人周堪字少卿太子少傅光祿勳及魯國孔霸字次孺孔子十三世孫為博士以書授元帝官至大中大夫號褒成君霸傳子光字子夏丞相光又事牟卿堪授魯國牟卿為博士及長安許商字伯長四至九卿商授沛唐林字子高王莽時為九卿及平陵吳章字偉君王莽時博士重泉王吉字少音王莽時為九卿齊炔欽字幼卿王莽時博士後漢北海牟融亦傳大夏侯尚書夏侯建字長卿勝從父兄子為博

士議郎太子少傅師事夏侯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爲小夏侯氏學傳平陵張山拊字長賓爲博士論石渠至少府山拊授同縣李尋字子長騎都尉及鄭寬中字少君爲博士授成帝官至光祿大夫領尚書事山陽張無故字子孺廣陵太傅信都秦恭字延君城陽內史陳留假倉字子驕以謁者論石渠至膠東相寬中授東郡趙玄御史大夫無故授沛唐尊王莽太傅恭授魯馮賓爲博士後漢東海王良亦傳小夏侯尚書

漢始立歐陽尚書宣帝復立大小夏侯博士永嘉喪亂衆家之書並滅亡

隋書經籍志漢時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箸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孔安國尚書漢人雖有爲之訓傳者然不立於學官永嘉之亂三家書亡故孔傳獨行

洪适隸釋載熹平四年議郎蔡邕所書尚書石經殘字盤庚百七十二字高宗肜日十五字牧誓二十四字洪範百八字多士四十四字無逸百三字君奭十一字多方五字立政五十六字顧命十七字合五百五十五字洪氏以今孔書校之石本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鴻艾艻猶之類是也通用者十一字於戲毋文之類是也孔氏敘商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碑則獨闕祖甲計其字蓋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爲次也碑又云高宗之饗國百年亦與五十有九年異

附隸釋卷十四石經尚書殘碑

命孔本作身何及相缺散孔作儉下缺言白人維舊孔舊

上有求字下缺二字救孔作求舊下缺有志女毋翕侮成人

毋流孔作汝無侮老成人無弱下缺各共爾事齊乃位度爾

孔作乃口下缺民之承保后胥高孔作慼鮮以不浮

下缺試以爾孔作汝遷安定厥國孔作邦亼孔無女不

下缺其或迪孔作稽自怨孔作怨下缺永孔作誕勸憂今

其有今罔後女何(下缺)之勞爾先予丕(下缺)于茲
高后丕乃知(孔作崇)降罪疾曰(下缺)能迪古我先
后(下缺)民女有近(孔作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下缺)
興降丕永於戲(孔作崇降弗祥嗚呼)今予(下缺)絕遠女比
猶(孔作分猷)念以相從各翕(孔作設)中(下缺)建乃家
般(孔作盤缺一字)既(下缺)眾曰女罔台民(孔作戲怠)無勖(孔作
懋)建大命今我(孔作予下缺)凶德綏(孔作嘉)績(下缺)今
(孔無)爾惠(孔作謂)朕(缺)梴(孔作震)動萬民以遷肆上

(下缺)乘(孔作隱)哉予其勖(孔作懋)簡相爾念敬我眾
朕丕(以上盤庚三篇)
民中絕命民有丕若德不聽罪天既付(孔作孚)
(己上高宗肜日篇)
厥遺任(孔作壬)父母弟丕迪乃維四方(下缺)丕畜
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己上牧誓篇)
伊(孔無)鴻(孔作洪)水曰(孔作汨)陳其五行帝(下缺)曰建
用皇極次六曰艾(孔作乂)用三德(下缺)潤下作鹹

炎上作苦曲直佗(下缺)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
司空(下缺)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下缺)明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下缺)路毋偏毋黨
王道蕩蕩毋黨(下缺)爲天下王三德(孔三上有六)一
曰正直二(下缺)家而(孔無)凶于而國人用(缺)頗辟
(孔作僻下缺)乃心謀及卿(缺)謀及庶民(孔作人己上洪範
篇)
維天命元(孔元作無違)朕不敢有(下缺)罪時維天命

王曰告爾(孔無告爾二字)多(下缺)茲雒(孔作洛)予維四方
巴攸賓亦維爾(下缺)有年于茲雒爾小子乃興
從爾遷王(己上多士篇)
嗇(孔作穡)之艱難乃劮(孔作逸)乃憲(孔作諺)既延(孔作
誕)不(孔作否)則侮厥(下缺)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
亮以(孔作度治)民祗懼(下缺)或怨肆高宗之饗國百
年(孔作享國五十有九年)自時厥後(下缺)功田功徽柔懿
共懷保小人(孔作民)惠于矜(孔作鮮鰥下缺)酒(孔作淫)毋

劮孔作逸于遊田維缺共孔作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毋兄孔作無皇曰今日下缺厥丕聖孔作聽人乃訓變孔變上有之乃亂正荆孔正上有先王之至于下缺則兄曰孔作皇自敬德厥衍曰朕之衍允下缺公曰於戲嗣王臨于茲孔監上有其己上無逸篇

道孔作終出于丕詳於戲君缺曰時我己上君奭篇

我則致天之己上多方篇

常伯常任辟孔作準下缺亂孔無謀面用下缺于厥邑

其在下缺有會孔作俊心以敬事下缺王維厥孔厥上有克度孔作宅心乃下缺受茲孔作此丕丕其孔作基於戲下缺旦以前孔作己受人之徵孔作徵言下缺訓德孔德上有于是罔顯哉孔作在厥世下缺王之鮮孔作耿光以揚武王己上立政篇

几乃缺召大保下缺通孔作達殷就孔作集大命在下缺非幾茲卽孔作既下缺黼衣孔作扆己上顧命篇

二僞今文泰誓

孔穎達尚書孔序疏案史記儒林傳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但今文泰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云泰誓後得劉歆移博士書云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劉向作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

泰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事同不知爲伏生先爲此說不知爲是泰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王應麟玉海漢藝文志傳四十一篇卽大傳也隋志大傳三卷鄭玄注顧虎撰音二卷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唐志伏勝注大傳三卷又暢訓一卷中興書目案康成序云伏生爲秦博士至

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生從其學而授之音聲猶有訛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向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康成始詮次爲八十二篇　又困學紀聞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辯下士使民平平使民無傲般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豈伏生亦見古文逸篇耶大傳之序有嘉禾揜誥今本闕焉隋志有逸篇二卷出齊梁之間似孔壁中書殘缺者唐有三卷徐邈注　案尙書大傳定出劉歆之手康成亦疑之故以爲張生歐生所述非伏生自作歆既僞撰九共篇故以予辯下士云云託于伏生己先引之以自證其施章乃服云云增多僞書本無帝告篇而亦竄入者所以顯逸書自有不傳足見己所撰書之可信

也又僞書二十四篇本無嘉禾而王莽傳羣臣上奏引書逸嘉禾篇云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涖政勤和天下皆故爲迷離閃爍以欺後人之耳目又可見凡歆之作僞亂眞其本心皆由于阿莽故也至八百諸侯白魚赤烏必戰國雜家己有此說作僞泰誓者用之歆亦以入于尙書大傳無非故爲譸張以惑世耳　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己得泰誓以并歸于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爾時重得之故于後亦據而言之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武帝紀載今文泰誓末篇由此劉向之作別錄班固爲儒林傳不分明因同于史記而劉向云武帝末得之泰誓理當是一而古今文不同者卽馬融所云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泰誓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文爲眞亦復何疑但于

先有張霸之徒僞造泰誓以藏壁中故後得而惑世也案張霸成帝時爲百兩書僞泰誓武帝時己出則非張霸所能預造云張霸之徒者言如張霸等作僞之徒耳又泰誓疏尙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泰誓矣後得僞泰誓三篇諸儒多疑

之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爲鵰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傳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孟子引泰誓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左傳引泰誓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管子引泰誓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墨子引泰誓紂乃夷居以下七句天有顯德以下十二句文王若日若月以下三句皆與今泰誓文小異其不言泰誓單引書曰者論語雖有周親四句孟子天降下民八句毋畏寧爾也四句惟孟子所引與今書文小異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王肅

亦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漢書婁敬說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偽泰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顒集注尚書于偽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爲彼偽書作傳不知顒何由爲此言梁主兼而存之言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時事聖人取爲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爲周書此非辭也彼偽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伐紂時事非盡觀兵時事也案馬鄭並注二十九篇偽泰誓在內馬鄭之注唐時猶存穎達作疏時猶及見之至宋亡絕是則偽書三篇云云蓋目驗也

〈釋文〉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案釋文言合三十篇非也偽泰誓自在二

十九篇中詳見前漢世行之然泰誓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泰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

近王光祿鳴盛作尙書後案蒐輯僞泰誓文聯合爲一今附錄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一作東觀兵至于孟津乃告司徒司馬司空諸節齋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之有德臣左右予小子受先公功畢力賞罰以定

厥功遂興師師尙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號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檝後至者斬作僞者之意以爲武王伐紂而作泰誓太公必有事蹟在內詩大明追述其事尙說惟師尙父時維鷹揚泰誓說當時事豈得不有太公遂極力鋪張以顯統軍之帥赳赳桓桓氣象而不知其初無是也思之令人失笑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羣公咸曰休哉以上據史記周本紀雜據詩書正義周公曰雖休勿休孫星衍據楚詞注補入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之爲鵰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尙書無也字恐恃之詩疏及漢書董仲舒傳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于王王動色變禮疏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皆曰帝受可伐矣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維丙午王還師前師乃鼓鼓譟師乃掐前歌後舞極于上天下地書大傳詩禮疏十三年十二月戊午師畢

渡孟津諸侯咸會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書大傳詩疏司馬在前詩疏周公曰都唐虞後書無都字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周禮疏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漢志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說苑天子發拜手稽首周禮疏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

自絶于天毁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説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史記周本紀

朱子語類第一百三十七論古今文字因舉史記所載湯誥并武王伐紂言詞不典不知是甚底齊東野人之語也

案殷本紀云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

又湯旣絀夏命還亳作湯誥曰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

辰案前篇視水二句竊用酒誥語意以武王引作古人之言故也後篇全用呂刑文意以穆王稱若古有訓故也作僞者之意欲人以酒誥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二語爲出于湯征呂刑蚩尤作亂云云爲出于湯誥也其意可謂至巧而用心亦良苦矣

三孔安國古文

史記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于是矣案云得十餘篇者遷從問未盡故但爲約略之詞而劉歆遂據此數造僞書十六篇以合之

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案此蒙史記文云十餘篇不誤藝文志云得多十六篇則爲劉歆所紿矣遭巫蠱未立于學官安

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服虔曰朝名都尉姓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案漢時今文尚書爲祿利之途遷雖好古恐亦止就今文所有諸篇而從問古文說耳至史記所載堯典以下諸篇說蓋與杜林古文有相合者故班固以證而知之伏生所傳與孔壁都不大相遠經夏侯歐陽分離乖隔遂皆險異遷書他所載盤庚湯誥序告諸說皆雜采傳記及三家之學又載僞泰誓于周本紀不盡用安國說也

後漢書儒林傳孔僖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

案司馬遷雖從安國問古文不爲受業故不傳其學自都尉朝以下傳次皆王璜塗惲依附劉歆所造以見僞書之淵源有自也其實安國並未獻書並未獻其所定隸古之書世多習今文以牟祿利亦未以古文授人特世世子孫相傳不替故至晉時猶存耳

孔安國傳自序先君孔子生于周末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

百篇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疏云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鯉字伯魚魚生伋字子思思生白字子上上生求字子家家生箕字子京京生穿字子高高生慎慎爲魏相慎生鮒鮒爲陳涉博士鮒弟騰子襄爲惠帝博士長沙太守襄生忠中作忠生武武生延年延年及安國爲武帝博士臨淮太守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藏其書是安國祖藏之釋文序錄云秦禁學孔子之末孫惠壁藏之惠疑即騰也漢紀尹敏傳又以爲孔鮒所藏陳定宇曰鮒騰兄弟爾藏書必同謀謂鮒藏可也謂騰藏亦可也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

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疏云序言裁二十餘篇意在傷亡爲少何者若欲多之當云三十篇今裁二十餘篇言裁亦意以爲少之辭又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鄭康成云尊而尙之若天書然其說謬也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疏云共王漢景帝之子名餘謚曰共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按此不言得禮記則逸禮三十九篇爲劉歆僞造明矣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案論衡壞壁在景帝時蓋還孔氏後此書存孔氏又十數年及安國爲博士乃加整理而後送上書府耳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疏云古文者蒼頡舊體周世所用之文字案班固漢志及許氏說文書本有六體一曰指事上下二曰象形日月三曰形聲江河四曰會意武信五曰轉注考老六曰假借令長此造字之本也自蒼頡以至今字體雖變此本皆同古今不易也自蒼頡以至周宣皆蒼頡之體未聞其異宣王時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號曰篆籒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衞恆曰蒼頡造書其文至于三代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代典籍古文絶矣許愼說文言自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

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亡新居攝以應制作改定古文使甄豐校定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內書也二曰奇字卽古字有異者三曰篆書卽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由此而論卽秦罷古文而有八體非古文矣以至亡新六書并八體用書之六體以古造其字其亡新六書于秦八體用其小篆蟲書摹印隸書去其大篆刻符殳書署書而加以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署書蓋同摹印殳書同于繆篆大篆正古文之別以摹古故乃用古文與奇字而不用大篆也是孔子壁內古文卽蒼頡之體故鄭玄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卽周之古文鄭玄知者若于周時秦世所有至漢猶當識之不得云無能知者又亡新古文亦云卽孔氏壁內古文是其證也或以古文卽大篆非也何者八體六書自有大篆與古文不同又秦有大篆若大篆是古文不得云古文遂絶以此知大篆非古文也六書古文與蟲書本別則蟲書非科斗書也鄭玄云周之象形文字者總指六書象科斗之形不謂六書之內一曰象形也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案言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則安國不無以己意增損其辭爲隸古定閻百詩云隸古定乃是一行科斗書一行眞書孔穎達所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爲可慕以隸爲可識故曰隸古也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疏云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

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
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
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堯典
益稷合于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
合于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
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
書府以待能者疏云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者以壁內古文篇題殊別故知以舜
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皋陶謨伏生之書亦壁
內古文而合之者蓋以老而口授之時因誦而
連之故殊耳案梁武帝云若舜典首有日若稽
古云云伏生雖昏耄不應誤合不知伏生壁藏

古文自無曰若等字合于堯典孟子引舜典文
亦皆作堯典其與孔壁不同者亦如魯論齊論
互有同異也其盤庚本當同卷故有并也康王
之誥以一時之事連誦而同卷當以王出在應
門之內爲篇首乃以王若曰庶邦亦誤矣以伏
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
之誥凡五篇爲三十三篇加所增二十五篇爲
五十八加序一篇爲五十九故云復出此篇并
序凡五十九篇此云爲四十六卷者謂除序也
下云定五十八篇既畢不更云卷數明四十六
卷故爾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案此言不
可泥看伏生今文自無序也故知然矣此云四
十六卷者不見安國明說蓋以同序者同卷異
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何者五十
八篇內有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卷減
其八又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共卷

其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減四
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減十二非四十六卷而何
其康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其餘
錯亂摩滅五十八篇外四十二篇也釋文虞書
汨作九共九篇稾飫夏書帝告釐沃湯征汝鳩
汝方商書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
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
宗之訓周書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
蒲姑賄肅愼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亡以不可
復知亦上送官其可知者已用竹簡寫得其本
亦俱送入府故在祕府得有古文也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安國爲武帝博士承詔爲傳武帝時也
于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
摭羣言以立訓傳案訓傳卽毛公詁訓傳之義約文申義敷

暢厥旨案或疑孔傳文從字順謂是晉人手筆不知古人解釋經典正取明暢況西漢文質直坦亮又安國注論語亦未嘗艱澀也庶幾有補于將來書序
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顯見宜相附近故引
之各冠其篇首案蔡氏集傳言安國序云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與討論墳
典等語隔越不屬明序非孔子所作此論極是
汨作序下疏云凡此三篇之序亦既不見其經
暗射無以考中孔氏復順其文爲其傳耳是非
不可知也他皆放此案上云承詔爲五十九篇
作傳則序文在內自不得不略釋耳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
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

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安溪語錄問孔安國尚書序朱子嫌其不古果不似漢人文字耶曰不似西漢亦不似魏晉間文字西漢人于義理不甚曉暢透徹其筆勢蒙穢見古處正多是他糊塗處某卻不敢疑此序三代以來惟洙泗另是一體雪白文章條理分明安國家法如此焉知非其筆

案史記漢書皆云安國以今文讀之此序亦云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夫壁中所得皆科斗書而伏生今文隸字安能參同印合細思其故蓋伏生壁藏後亡失僅存二十八

篇者本是科斗古文伏生爲秦博士尙書又其本經秦廢古文不久伏生必能識別當日傳教齊魯實用隸古寫定所謂一行科斗一行隸書以相傳授歐陽張生及朝錯意圖簡易皆用今文傳之所以爲伏生所傳爲今文也安國嘗受業于伏生或得伏生壁藏隸古兼存之本以相質對亦用隸古寫定藏弆于家後乃就更寫之本作傳而先所得壁中竹簡百篇者盡

獻上書府此卽劉向所据以校酒誥召誥之中古文而劉歆所謂天漢後孔安國上之者也案歆言天漢後三字或傳聞有誤而荀悅漢紀于孔安國下加一家字則非也然古文雖上書府而無隸釋時安國之傳旣隱而未見而伏生壁中之本亦輾轉亡失後漢杜林得漆書于西州疑卽此本自林以迄馬鄭皆謂爲古文尚書而不知實伏生今文之初本也

劉歆校書中祕得此古文苦于不能識別惟據安國并上之書序書序非科斗書以及初獻時

安國所整定四十六卷五十八篇之數且見史記言得多十餘篇遂乃揣摹形似科斗書雖不可識然如日月甲子之類字畫簡少向可摹擬故漢志載歆撰三統曆引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此于古文近是矣而其下云誕資有牧方明則乃明二字之譌也以下更不可得矣又引畢命云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似矣下云王命作策書豐刑則以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而想像得之也以下更不可得矣又引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云云亦然剽竊書傳僞撰十六篇卽卷九共同卷實二十四篇以應史記之言加伏生二十八

卷僞泰誓上中下共爲一卷又序一卷以應安國所謂四十六卷之數又除序分出伏生二十八篇內盤庚二篇康王之誥一篇僞泰誓內分出二篇共三十四篇加僞撰二十四篇以足安國五十八篇之數（安國在武帝時言古文尚書事必有奏留中）以其託爲中書出于祕府世莫敢疑其僞故班固作漢書著之藝文志荀悅作漢紀著之成帝紀以及馬融鄭康成皆爲所給

而不能辨此事本末僅著于書卷首疏幸据此疏以推班范二書其參錯糾紛之故皆可識察近日漢學家攻駁安國古文反奉劉歆僞撰二十四篇爲眞古文追恨馬鄭不爲之注以致散亡亦可謂無是非之心爲古人所愚而不自覺者矣

又案書序非孔子作觀安國序已明竊意壁藏尙書者孔騰也書序或是騰作日知錄述孫仲恩言左氏傳祝佗告萇弘其言魯也曰命以伯禽其言衞也曰命以康誥其言晉也曰命以唐誥是伯禽之命康誥唐誥周書之三篇而孔子所必錄也今獨康誥存而二書亡爲書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于百篇之內疏漏顯然其解命以伯禽爲書名伯禽之命實爲確切然恐二書在孔子時已佚不存則爲書序者自無從著錄日知錄又謂傳記

引書並無序所亡四十二篇之文則此篇名未可盡信此說亦非也孔子搜輯四代之書雖殘編斷簡亦必過而存之刪詩刪書後人妄言不足爲據意五十八篇之外必皆零章碎句不成片段孔氏之徒所誦習皆擇其完整而置其不全不備者是以傳記未嘗稱引子襄去聖不遠其篇名章義猶能指別是以于藏書之時各志其所作之由以爲要領亦

未必竟止于百篇也惟其本不完整兼壁藏
數十載是以至安國之時簡編朽壞悉錯亂
磨滅而不可理耳詳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下卽云增多二十五篇下云并序凡五十九篇恐序但隸字非科斗書也是以劉歆得案以造僞書而馬鄭之徒皆注之
又案鄭康成注書序歷試諸難下云入麓伐
木據經文納于大麓而言是鄭意亦分愼徽
以下爲舜典而劉歆所造之舜典不知作何

語康成蓋未之信也近竹垞朱氏謂伏生二十九卷中一卷是序此說非也使伏生已見書序不應誤合舜典以下五篇
史記三代世表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
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于序尙書則略無
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
其愼也又曰孔子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
至秦繆編次其事是以書序爲孔子所作始
自史遷也自後劉歆班固馬融鄭康成等皆

同其說然史記雖以爲書序孔子所作著之
世表又案孟子列傳云所如者不合退而與
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是史公亦或以詩書之序爲孟子門人所作
也史記多載雜家之說由蒐集廣博一事而
前後互異者往往有之夫序詩書三字如不
謂是作詩書之序序字將何所指蓋序詩書
一事也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又一事也

讀者不覺漫視爲兩歧之語以起下文斯不
然矣　如以詩書小序定爲孟子門人所作
則于七篇之書有顯然可證者數端詩序自
首至尾不說出詩人姓氏獨于緜衣序下引
高子曰靈星之尸也高子爲孟子同時人觀
公孫丑引其說小弁之語可見其證一也孟
子說北山諸詩皆與詩序相應其證二也武
王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及伊尹相湯放

桐周公伐奄等語皆與書序相應其證三也
趙岐稱孟子學長于詩書蓋門弟子經承指
授撰爲此序其時訓詁未興聊舉其要領以
便省記云爾自來讀孟子列傳者俱未見及
于此以史遷孔子序書之說已明故也今亦
未敢決其必然特附識以俟明者

孔叢子載漢太常蓼侯孔臧與侍中從弟安國
書云舊章潛于壁室欻爾而見豈非聖祖之靈

欲令讚明其道以闡其業曩雖爲今學亦多所
不信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
古文乃自百篇耶如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
弟素以爲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知以今讎古
之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爲之傳　又
載孔季彥荅孔大夫云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
淮傳義可謂妙矣

家語孔衍上成帝書曰臣祖安國以經見稱前

朝得古文科斗尚書訓傳其義其典雅正實與
世所傳者不同日而語也光祿大夫向以爲其
時所未施之故不記于別錄臣竊惜之

書卷首疏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至晉世
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爲夏
太康時又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
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
八篇之書晉書又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

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卽
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
子汝南梅賾字仲眞又爲豫章內史遂于前晉
案前字恐誤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案今晉書皆無此文恐是虞預等十
八家晉書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爲解時甯爲
今文集注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于
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爲孔安國之所注也
値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

典乃得其篇焉然孔注之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

舜典疏昔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釋文作枚頤段玉裁曰作枚頤是也此枚頤字仲眞後莊子注李頤字景眞）上孔氏傳猶闕舜典（釋文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枚頤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眘徽五典以下分為舜典篇以續之孔序謂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孔傳堯典止于帝曰往欽哉而馬鄭王之本同為堯典故取為舜典後范甯變為今文集注俗間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自此乃命以位以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徽以下為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于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釋文梁武時為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　案沈約宋書禮志引魏侍中高堂隆議云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是曰若稽古等九字在魏時已傳于世梁武所駁非雋論也至建皇授政改朔蓋綜舜陟帝位月正

元日以下諸文以立言猶隆上援易文革元亨利貞有孚政命吉亦綜彖爻為言非可執以為尚書本文也）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

晉書荀崧傳元帝踐祚崧轉太常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各一人（案晉書無藝文志故枚頤姚方興上書事皆不著此魏徵等之疏也）

書疏序漢氏廣求遺逸得今書于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實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于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北史云南北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尚書則孔安國河洛尚書則鄭康成）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北史云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其為正義者蔡大寶（隋志蔡大寶蕭詧司徒）巢猗（隋志巢猗梁國子助教）費甝（釋文梁國子助

教江夏費甝作尚書義疏行世顧彪北史顧彪字仲文餘杭人煬帝時爲祕書學士劉焯劉炫北史劉焯少與炫爲友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著五經述議行于世炫聰明博學名亞于焯時稱二劉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帖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乃詭其新見異彼前儒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此乃炫之所失未爲得也

文獻通考按漢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注言玄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開元十四年明皇以洪範無偏無頗聲不協詔改爲無偏無陂宋宣和六年詔洪範復從舊文以陂爲頗然監本未嘗復舊也然則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

阮元尚書注疏校勘記序云新唐書藝文志天寶三載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案隋書經籍志有古文尚書十五卷今字尚書十四卷又顧彪今文尚書音一卷是隋以前已有今文矣蓋變古文爲今文實自范甯始甯自爲集注成一家言後之傳寫孔傳者從而效之此所以有今文也六朝之儒傳古文者多傳今文者少今文自顧彪而外不少概見李巡徐邈陸德明皆爲古文作音孔穎達

正義出于二劉蓋亦用古文本如塗之爲斁云之爲員是也島夷爲鳥夷蒙驛爲雺圛梓材爲杍材盧弓爲玈弓然疏內不數數覯殆爲後人竄改如陳鄂等之于釋文歟然則衛包之改古從今乃改陸孔而從范顧非倡始爲之也乃若天寶既改古文其舊本藏書府民間不復有之更經喪亂卽書府所藏亦不可問矣開成初鄭覃進石經悉用今文前此張參之壁經後此長興之

板本廣政之石本當無不用今文者乃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獨校古文尚書上之上距天寶三載已二百餘年不知郭氏從何而得其本宋初仍不甚行至呂大防得于宋次道王仲至家而晁公武取以刻石薛季宣據以作訓然後大顯今按釋文序錄云尚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

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寫用是所謂古文不過如周禮漢書略有古體及假借通用之字而已晁氏讀書志云陸德明獨存一二于釋文正與古字無幾之說相合若連篇累牘悉是奇字則陸氏豈得或釋或不釋哉晁氏又云以古文尚書較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夫釋文所存僅止一二就此一二之中復小有異

同則全經不合者必十之九其爲贋本無疑然觀陸氏之言則穿鑿立異自古而然不獨郭氏也

案安溪李氏曰古今文之辨多矣近年學者則毀訾尤甚焉其語殆不足述余曰果哉後學之疑古也世有辨古字古器者不論其法之精工之良而必曰其紙墨非也其款識非也何以異于是哉漢之儒者如董仲舒劉向

醇矣博矣然而人心道心之旨太甲說命旅獒周官之篇二子豈能至之而況魏晉以下六朝之間乎孔壁之書自其校出之時間或增減以通文意者有之而其書又藏久而後顯安必傳者之無潤色于其間哉然則古文云者疑其有增減潤色而不盡四代之完文理或有之矣謂其純爲僞書者末學之膚淺小人而無忌憚者也安溪語錄古文尚書道理精確處聖人不能易

若漢儒能爲此卽謂之經可也黃梨洲毛大可輩掎摭一二可疑之端輒肆談議至虞廷十六字亦闕之學者不深維義理徒求之語言文字以定眞贋所謂信道不篤也望溪方氏曰嘗觀史記所采尙書于肆覲東后則易之曰遂見東方君長太子朱啟明則易之曰嗣子丹朱開明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則曰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如此類不可毛舉因是疑古文易曉必秦漢間儒者得其書苦其奧澁而稍以顯易之辭更之其大體則固

經之本文也無逸之篇今文也試易其一二奧澀之語則與古文二十五篇之辭氣其有異乎

四張霸僞撰百兩篇

漢書儒林傳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或分析之或合之）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師古曰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竝時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竝謀反迺黜其書（王充論衡引霸書曰伊尹死大

霧三日是此書至後漢猶存）

書孔序疏此云凡百篇據序而數故耳或云百二篇者誤有所由以前漢之時有東萊張霸僞造尙書百兩篇而爲緯者附之因此鄭云異者其在大司徒太僕正乎此事爲不經也鄭作書論依尙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

十八篇爲中候以爲去三千一百二十篇以上取黄帝玄孫以爲不可依用

五劉歆所造二十四篇僞書

漢書藝文志古文經四十六卷自注爲五十七篇師古引鄭玄敘贊云本五十八篇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武成疏引鄭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是也

桓譚新論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四十五者除序言之

藝文志又云書之起遠矣孔子纂焉凡百篇爲之序言其作意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案據安國序蓋無禮記班氏并著此並爲劉歆所紿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于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

案百詩閻氏曰此以壞宅爲武帝末論衡則云景帝時論衡是也攷魯恭王薨當在元朔

元年武帝方卽位十三年尙不得云末況壞
　宅在共王初卽景帝初安得武帝末耶
又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
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
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
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案志自云此所言本之劉歆七略蓋中古文
卽安國所獻科斗古書而以校三家經文則

亦歆之所爲而託之于向也其云脫簡脫字
及文字異皆歆僞造古文時意以爲二十九
篇書若與三家今文無異不足以服當時而
欺後世故託言其父校書時今文已多訛謬
其實酒誥召誥並不脫也伏生大傳蓋亦歆
所僞託其引酒誥曰王曰封惟曰若圭璧殆
卽歆臆造以實脫簡之說者然惟曰若稽田
以下三喻統用惟曰二字引起若上文又有

若圭璧一喻不應複出惟曰二字此歆作僞
　心迹之顯然者也
漢書儒林傳安國授都尉朝（書疏引作都尉朝子俊）都尉
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淸河胡常常授虢徐敖
敖授王璜塗惲惲授河南桑欽（或作乘欽）王莽時諸
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
　案庸生以下傳次皆璜惲所假造蓋歆附莽
璜惲又附歆也（隋志敘孔安國得壁中書以下云爲五十八篇作傳會巫

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于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尙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其述古文淵源至庸生而止不列胡常以下足爲明據）
又云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
初書惟有歐陽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平帝時
又立古文所以網羅遺失兼而存之
　案亭林顧氏曰儒林傳末言平帝時立左氏
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尙書而後漢書十四博
士無之蓋光武時廢辰意光武廢此四經非

徒惡歆之爲人亦以逸禮古文尚書之多可疑耳然并廢毛詩左氏春秋則過矣

書卷首疏案壁內所得孔爲傳者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案言張霸之徒者言如張霸等作僞之徒耳不竟言張霸造之也于鄭注之外案此特据鄭注言之下云鄭注者皆同不可泥看當云于伏生二十九篇之外別造

僞書以造僞書之時尚未有鄭注故也僞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又加序合爲四十六卷卷數亦與孔符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于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据史記言無古文泰誓即僞今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篇鄭玄實非鄭玄分之此特据鄭注言耳則于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即僞泰誓有上中下三篇

詳見上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尚書大傳引虞書九共數語即此是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馬融云當作棄稷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案胤征次在此是鄭以爲夏書而注禹貢引其文曰厥篚玄黃昭我周王甚不可解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案劉歆所造僞書二十四篇之目僅見于此蓋光武雖廢

其書不立于學官而班固桓譚諸人尚以其出于中祕頗信爲眞孔壁古文是以延及東京之末其書尚存祕府馬鄭之徒皆得見之也以此二十四篇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僞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劉歆作三統曆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師案逮當作

還見詩經正義詳見上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案此卽劉歆僞撰武成之文而作三統曆因自引之建武之際此篇先亡今以此十四字文義考之其爲僞託無疑越若來三字剽召誥文咸劉二字剽君奭文歆見諸書有武王親斬紂之說故著此句而不知紂實自燔也案漢志又引武成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己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粵若來二月既死魄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並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案孔疏猶謂歆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廁之庸生賈馬之間而不知賈馬及鄭所傳乃杜林漆書古文另是一派疏

書考　四十八

所謂張霸之徒僞造二十四篇者實歆爲之而歆第見孔壁本並未傳孔學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流爲烏案賈逵所受古文尚書無泰誓故遂据僞今文泰誓爲說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誓泰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案此古文果自孔安國都尉朝而來何至絕無師說足知庸生以下傳夾之妄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注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玄亦不見之故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此最可疑注五子之歌云避亂

于洛汭注胤征云胤征臣名又注禹貢引胤征云厥篚玄黃昭我周王案此歆剽孟子文第不知何緣入之夏書耳又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剽孟子文又曰征是三朡剽序文又注旅獒云獒讀曰豪謂是酋豪之長案序文言貢獒若酋豪之長貢之奚爲耶凡此皆不知其中作何語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亡謂亡絕于世逸謂逸在祕府不傳于外是不見

書考　四十九

古文也

漢書劉歆傳歆字子駿成帝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向死歆卒父前業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語在藝文志凡藝文志所言皆本劉歆七略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于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不肯置對歆移書太常博士讓之曰孔子修易序書制作春秋及暴秦燔書道術遂滅漢興孝惠

之世乃除挾書之律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絶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經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于學官至孝武皇帝然後頗有詩禮春秋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脱朕甚閔焉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

文于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于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脱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也往者綴學之士保殘守缺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不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

案六藝論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後孔壁得古文禮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前同而字多異按安國書序僅云得傳論語孝經不言得逸禮云得逸禮僅見劉歆此書而班氏藝文志因之云禮古經五十六卷蓋亦歆所僞託與古文尚書正相似也王伯厚曰三十九

篇康成不注遂無傳焉儀禮注謂古文作某者卽十七篇古文也又天官內宰注引天子巡狩禮聘禮注引朝貢禮月令禮器注引王居明堂禮夏官射人注引蒸嘗禮皆三十九篇中語論衡以爲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子屋得佚禮恐非（論衡謂僞泰誓得于宣帝中與此同誤）案康成不注逸禮與不注二十四篇僞古文尚書正同蓋亦疑之其注中間或引及者僞託中之

稍有援据者耳

又案方伯海曰逸禮雖出孔壁朱子疑爲漢儒掇拾附會盤誥聱佶後人疑其文反奧于二典左氏傳敘陳敬仲始末予甚疑之想必陳氏代齊之後後人假託卜筮以神其說否則春秋之時景公尙爲齊君陳氏尙爲齊臣直許其有齊國是明導以篡弒之事有是理乎且此語聞于桓公之世其傳之于魯寧不

本之自齊陳氏自僖子以前如木始萌可播而折也否則卽作于新莽居攝之時蓋新莽假託黃虞附會符命故託此以印合其事尤爲近似安知不卽出于子駿之手乎辰案左傳畢萬事亦是歆所附會歆嘗竄周官及儀禮喪服方望溪辨之己明茲不復著

六杜林古文

後漢書杜林傳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博洽多聞光武徵拜侍御史東海衞宏長于古學見林闇然而服儒林傳衞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從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尙書爲作訓旨濟南徐巡從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更受林學林前于西州林嘗客隴西隗囂所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儒林傳言賈逵與馬鄭所注乃杜林本豈二十八篇并爲一卷乎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

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衞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于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唐張懷瓘書品載林事與此略同惟伯山作北山末又云靈帝時劉陶删定古文今文尙書號中文尙書以北山本爲正劉陶事亦見後漢書據此則陶所删定之古文卽劉歆古文今文卽三家今文而北山本乃杜林漆書古文也三者名目不同而劉陶謬之然皆非孔壁中眞本也

案杜林得西州漆書事頗茫昧不可知漆書

卽科斗文字在漢初已無人能識林生東漢之初獨能識而傳之無是理也晉書束皙傳時有人于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皙皙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又太康二年汲冢出竹書七十五篇皆科斗字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以今文寫之則科斗字至晉時猶有人能識也竊意此卽伏生壁藏之本隸古兼行者故傳至馬鄭馬鄭爲之作注乃二十八篇馬鄭亦注僞泰誓蓋參用今文本僞泰誓非林所傳與伏生初傳之數符合其與

今文又異者原遠而末益分歐陽夏侯之學背道而馳已非伏生之舊故得伏生之本而反謂之古文以別異于當時三家之今文也然有可疑者林爲東漢三公當時劉歆欲立之古文尚存祕府林未有不見而獨謂西州漆書爲古文豈亦疑祕府古文爲不足信耶賈逵傳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父徽受古文尚書于塗惲逵傳父業與班固並校祕書肅宗特

好古文尚書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八年詔選高才生受古文尚書遂行于世儒林傳建初中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肅宗親臨稱制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雖不立學官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又建初八年詔曰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安帝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靈帝光和三年詔舉能通尚書[illegible]毛詩左氏

穀梁春秋各一人荀悅漢紀論中興後經學云古文尚書毛詩左氏春秋周官通人學者多好尚之然希得立于學官

案東漢盛行之古文其爲劉歆校定本與杜林本所不可知然詳肅宗令賈逵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云云蓋所謂古文者亦只三十三篇遞相傳授耳若劉歆僞撰十六篇蓋以無有師說而藏之祕府謂之逸書至馬融校理祕書乃始見之而後鄭氏作注

亦引之以爲說

馬融傳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永初四年拜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祕書融博洽爲通儒北海鄭玄其徒也融注尚書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

案馬融嘗校祕書則必親見劉歆本然所注乃杜林本此亦不可解

鄭玄傳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從東郡張恭祖受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事扶

風馬融玄注尚書尚書大傳建安五年卒年七十四

案張恭祖所傳卽杜林本與否不可考矣

鄭志載趙商問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云云案康成不見古文故解書序太師太保爲師氏保氏據此則似親見古文周官篇矣其故殆不可解竊意孔氏古文雖不顯于世而先秦古書有引周官篇文者故張逸得據以爲問必不親見周官全文也用此益見古文之可信凡人雖有絶人之精力兼人之博識豈能盡見邃古以來篇章簡籍下至僻書外載凡引逸書之文者捜羅攝括而無一言一字之或遺能融會貫通而使出于一如此雖謂之至聖可也而謂王肅皇甫謐梅賾能爲之耶

儒林傳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

授膠東庸譚爲尚書古文學未得立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案庸生之名僅見于此不列胡常以下足證璜惲等傳次授受之不可信然賈逵之父受學于塗惲逵又受杜林尚書實爲舛互難稽此段前列安國以下後另敘杜林以下至于馬鄭總云古文尚書遂顯于世其爲安國古

文耶其爲杜林古文耶大約安國古文傳于其家實未出見于世而劉歆校定之古文三十三篇與杜林漆書古文必已參合爲一如劉陶刪定中文之比故後漢儒林傳傳古文者又有尹敏葢豫周防丁鴻楊倫其他傳中又有孫期劉祐張楷孔喬周磐諸人竹垞朱氏謂此諸人與杜林皆漆書不本于安國葢杜賈既皆貴盛其時傳劉歆校定三十三篇古文者亦從而附于杜林漆書故自明章以下所謂傳古文者大抵皆杜林一派而亦自謂出于安國葢以賈逵之受學于塗惲故耳許慎說文自序云書取孔氏而書中所引皆二十八篇之文蓋亦杜林古文慎誤以爲孔氏耳

三國志王朗傳朗東海人子肅字子雍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解列于學官

隋書經籍志馬融注尚書十一卷鄭玄注尚書九卷王肅注尚書十一卷後漢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傳鄭玄亦爲之注然其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

書卷首疏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案此語殊欠別白　鄭玄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衞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水經注引鄭志張逸問贊云棘下生何時人鄭荅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尚書亡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又劉歆賈逵

馬融之等竝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注之後其書散逸傳注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案此言亦未確）故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昧谷曰柳谷（案鄭實作柳谷虞仲翔反以作昧谷斥鄭仲翔誤也）心腹腎腸曰優賢陽劓刵劅剠云臏宮劓割頭庶剠（案鄭題曰古文夏侯等爲今文故有宅嵎鐵諸異然不應夏侯等反同于今孔氏古文內惟椓黥爲劓刵徵異然音義亦不相遠竊謂夏侯等學亡于永嘉孔氏作疏時己無從質對此段所言恐不無訛謬）是鄭注不同也三家之學傳孔業者漢書儒林傳云安國傳都尉朝子俊俊傳膠東庸生生傳清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及塗惲惲傳河南桑欽至後漢初衞賈馬亦傳孔學故書贊云自世祖興後漢衞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是也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

案此段正義甚涉模糊蓋第据鄭氏書贊謂康成實承孔學考其篇次經字又多別異故疑而不決不知鄭氏上推安國者以賈逵嘗得塗惲之傳據前漢書謂塗惲實出安國耳其實康成所注之賈馬本卽杜林得之西州之本而康成不察也康成自謂出于安國故第言衞賈馬而不及杜林于是古文之外又別出古文而紛紛之辨幾至于不可詰矣

又案鄭氏尚書之學至東晉漸衰南北乖分鄭學但行于河洛至隋始微然其注唐世猶存据舊唐書言孔穎達初明鄭氏尚書嘗舉疑義以難劉焯蓋學衰于隋唐之際而注亡于唐宋之間

後跋

謹案　先王父尚書傳授同異考迺箸尚書通義時所撰殁後遺槀向藏杭州丁氏其羣從未以相聞故不克假刋及丁氏書入江南圖書館於善本書目外復編八千卷樓書目行世始於經部書類見列是考槀本一卷歲戊辰春屬秣陵友人就圖書館傳鈔斜上旁行整比匪易爰賑胡君綏之寫定成袠并敘作考之大意冠於尚書通義殘卷之首刋成志其緣起如右已巳九秋孫男章敬跋

書傳補商十七卷

門人馬起升謹題

書傳補商序例

鈞衡治尚書盤誥諸篇先取漢唐以來諸說纚列辨之既以煩而無當也乃壹以蔡傳爲之主差諸家之精當者參以管見補伸其義商榷其謁譽初成自爲之說曰自東晉梅賾上古文尚書而漢代諸家異同之本廢自唐孔穎達等奉勅撰正義而漢魏晉隋諸家異同之說亡論者多以是爲惜蒙意不然伏生歐陽大小夏侯馬鄭王顧之說非絕不傳於後者觀其大畧測其全書類不能遠過於今行孔傳秦火肆虐聖道晦盲緒已絕而僅延道欲明而未啟當時諸儒之所得制度名物典章

而外大率相同其於聖人之道若九牛之一毛滄海之一港而已非其心思才力遜於後儒亦時會氣運使然搜羅掇拾之功勤而窮理精義之功少也有宋蘇子瞻陳少南張子韶林少穎楊中立葉少蘊吳才老呂伯恭諸家之說出而書之大指以明其閒又得程子朱子先後論訂蔡氏本師意折羣言以成集傳而後二帝三王之心修齊治平之道天人興廢之故禮樂刑政之原燦然犂然無幽不燭其於古文諸冊辨義晰理如日中天無可復議獨於盤誥諸篇義奥辭艱不無失經本指之處元明以來代有指摘其精者起九峯無異辭其彊辭

申義者或正傳而又失之譬如以黍為粱以稷為麥其論粱與麥是也而未必其粱也麥也指夏之衣曰葛指冬之衣曰裘其論葛之宜夏裘之宜冬是也而未必其葛也裘也郢人過書舉燭以遺燕相燕相得書而國大治燕則治矣而非郢人意也昔朱子慮人之彊黍為粱彊稷為麥彊裘葛以就冬夏故諄諄教人於知之明者食之衣之其不明者闕之然而苟有能別其為黍為粱為稷為麥為葛為裘者朱子必將曰是可食也是可衣也觀其平日節取介甫子瞻以道才老諸家之說者其用意可知也或曰吾子之為是書固朱子之所許矣獨

不聞伯恭初解書謂無難通後乃自悔不能闕疑乎曰伯恭之解書與蒙異伯恭於不可通者彊以辭義申之說易巧而難安蒙於不可通者類以古訓參之詞易明而少曲蒙生伯恭時為伯恭之所為未必能道伯恭之言也伯恭生蒙時以蒙之法為之則必有蒙所不能言而亦不如其當日之所言者矣今夫日引而日靈者心也日推而日廣者學也書之大義與讀書之法宋賢出無遺藴矣章句訓詁之末固有前賢未及詳而後儒可日推以明之者生古人後輕易古人之說者妄也生古人後不能徧攷其說而擇從者陋也生古人後有可以

發古人之未發而不敢發者拘也且朱子不嘗云乎尚書可疑諸篇概置弗信恐倒六經又謂荆公不解洛誥揀可曉者釋之甚善後人解書又須解盡夫朱子嘗言不必彊解而又云云若此何哉讀書而不闕疑必有扞格不通之處解書而不求盡先不知何者為疑之當闕矣余之纂是書也亦聊守朱子解盡之意而不敢任六經之倒而已若夫謨述義例條列左方以商海內好學君子

一殷盤周誥詰曲聱牙歷漢訖今義多未顯微子金縢多士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呂刑諸篇語意艱

深無殊盤誥窮經者不求甚解試士者不以命題苟無古文諸篇則斯經幾同廢棄是書特加詮釋仍以次編其他明顯之篇閒有齟齬之處別為疑纂附以質賢不敢倣近儒之擯絕古文亦并異草廬之專釋今文也

一書有蔡傳猶易之有程子四書之有朱子也雖分量微有不同而發前儒之未明為功則一觀其所採於漢則孔傳之說為多於本朝則東坡少穎伯恭三家之言為夥而去取一宗朱子故精當迥異各家後來諸儒所參使蔡氏見之當必更有為其所用者是書旁求眾說商所未安意在尊經不嫌異傳

一蔡傳有義理精妙玩之洽心而按以經文或過爲求深或曲爲暢說伊川先生所謂言本近而鑿敎深遠者也是書於此類閒有不從非不知前賢之苦心乃恐失廬山之面目耳

一詁經之體不能不增字成文但必刪除所增之字按之經語仍自明通乃爲無病苟增字可說刪字難通則委曲傳會之解也傳中此類不敢曲從

一說經之道惟信與通信而不通則以辭害意通而不信則雖善無徵是書於義理必審其安於故訓必尋其確兩義可通取證之的兩徵俱實依理之長亦有舊解

未安不得不姑從爲說者與其闕而不論使學者無所適從何如權立其辭俾讀者猶可解說

一經中義理隨詁而生訓詁失眞卽經義失實發揮義理非賢者莫極精微詮釋白文雖大儒不無歧說觀朱子論孟精義所採如伊川之解懷德懷刑上蔡之解先進後進橫渠之解不夢周公成都之解觀過知仁於聖言非不得其一偏集注出而後知其未得眞是也是書參求衆說務取其長閒有兩義俱精未能偏割取其一以爲宗主附其一以備參觀其輿地沿革年日後先與夫衆說參差不能以理斷者兼收並列以示傳疑

一小學一事解經者不可不知漢唐以來諸書不必述矣　國朝邵氏爾雅義疏段氏說文解字注阮氏經籍纂詁王氏廣雅疏證經傳釋詞等書匯百氏之傳箋廣前修所未備雖亦閒有傳會而精到者自不可磨是書凡有採用取其精確去其支離昔程子有言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文義曉然後其意可尋鄙意之廣證旁搜者惟欲使文義之明非好與先賢爲異也

一破字解經聶賢所戒然字之通段文之誤譌確有難誣不容執一如論語之無所取材不至于穀五十學易井有仁焉學庸之此謂自謙而後厭然儀監于殷素隱

行怪孟子之由水就下無以則王觀朱注之表明知辭義之難彊周秦諸子史漢諸書通段不明更多難讀尙書奧句此類亦多蒙昔年曾輯通段字匯一書於斯道頗窺區蓋故敢以分寸之闚見補萬一于高深蓋本字難通原文費解與其增辭曲說何如借讀易明昔朱子於天棐忱辭取漢書注讀棐爲匪則玆固大賢之所許也友人有惡近代漢學家穿鑿支離遂概斥通段爲不可信則六書段借之謂何且毋乃因噎而廢食乎

一經文之難解者說經之士未必語語眞合古人但每立一言必推之義理而可存按之經文而甚順揆之前

儒而較合示之學者而易明是書得失不敢自知惟三數同人謂得是本而此經易讀則於詁曲聱牙之語亦稍有開通塈闢之助云

一六經載道非可言文古人詁經莫論文法蒙意不逮文事未許讀經周誥諸篇辭意高深波瀾空闊或一句一義語斷神連或數十句一義盤空旋轉或遥勢遥接或首尾相銜割節分章反失其妙注家若于詮釋不得不然學者訓詁既明全篇精誦斯古人之神味出矣是書解說之中偶有論及亦知近陋聊欲共明

一解經固資箋注而通經祗在白文嘗有旁索諸家徵

言愈尋屏除百氏妙義潛通惟反復而沈吟乃精神之契合是書每解一篇數十誦而始披傳注每取一說數十誦而始定從違未必當於人人聊復言之爾爾

一孔傳眞贋原不敢知以較馬鄭諸公得失參半近代漢學家專崇馬鄭視此如仇彰顯可通亦加攻擊玆乃逸見未足式型蔡傳於是書十遵四五鄙意仍有可採者間亦登之

一馬鄭二家書詁久佚釋文正義及史記注與他經疏閒存一二而已是書偶爲摭入善者從之其不善者概不採錄亦有本不足採而爲近代漢學家所偏袒者畧爲辨之

一有宋元明治書者夥董氏纂註陳氏纂疏所引　國朝四庫書目所收書經傳說彙纂所採成德通志堂所栞以及世所流傳不下百家蒙所目覩裁五十餘家而已未見各種容俟補稽

一當代箸家不一而足專漢學者多失於偏新義旁通間有朌獲專書之外散見於各家雜著文集者均有足補前賢大恉相同第收初朌詳略互見抉善而登其悖謬者概弗羼入

一漢儒師授各有異同說文石經及諸子史漢文選注

家所引字多區別是書於本經難通而諸家可取立說者援以發明本經既通不敢牽引他若優賢揚歷劓割臏宮帥彼天常唯日圭璧傳本各判斷簡難稽槩不摭言反滋異說

一伏生口授孔壁珍藏錯簡誤文誠哉不免漢唐依經釋義尠所竄移宋元據理求通每多更易武成洪範康誥梓材變本改弦似爲過甚是書於經文原本遍攷求通苟有可言必仍其舊其或單文隻字百慮難通證確義精乃從換易

一採錄先言時有節易或原文煩冗刪棄蕪辭或全義

文離裁收數語然而斷章則有變本則無惟朱子語錄之文間爲易其俚語其他有與原書異者則據先儒之引改非小子所敢塗也

一鄙見所及間合前賢善苟在人何殊出己旣我心之先獲斯蒙說之隨刪蓋不敢暴己之長掩人之善也其或微言得半嚆矢初鳴亦必先錄前辭隨加暢隱不敢昧因作刱冒竊爲眞

一昔儒經說彼此參差不治全經終多未合嘗見微辭妙解刱若天生或一句可通反乖全節或一節可訓刺謬全篇乍覩若此紬彼優細測仍此長彼短是書一文

一句必玩全經其或一語而彼此殊宗一字而後先異詁惟求其是不敢彊同

一近儒著書多用附註蓋正文未盡餘義旁通入之辭中則文多冗長錯之辭外則類不相從惟以分注雙行隨事牽綴旣正文之不雜亦餘義之畢宜是書義仿時賢例同古史訓詁之出於何氏通叚之本於何書一一載明不敢臆說

一漢宋大儒詁經作傳類採諸家之說以成一己之言但求聚以明經不必盡詳所出後儒則一言一義類述其人是書仿三山林氏之例嘗說則隨文引入嘗見則逐句推求傳所已明則從其畧惟首用董氏纂注之例凡所徵引依代列明

一宋儒撫言類書某氏或稱外號或冠里居意示尊崇不敢直斥固前賢之謙愼實後輩所宜然第以人苟名賢無難共曉士非碩彥恐訝誰何是書例概書名姓下加氏旣俾易曉亦異直稱謹遵　欽定諸經傳說例也惟程朱稱子萬世同尊康成不名敬避　廟諱

一經內微言貴能闡發篇中大指類有要歸前儒多以天人性命治亂興衰發揮義蘊洵有關於治道亦啟迪乎人心是書篇後錄收俾學者知古人讀書用意不徒

規規然字句解釋間也

一聖人經指原止一歸不得其眞羣言乃別解之而當必合於人心之不言而同然然朋友講習之初又必彼此互異抵隙攻瑕眞是乃出若好人之同乎己則自蔽也是書朝商暮改一紀於茲出示同方必祈蘸正一疑來告反復求安玅義可參隨時補改今刊代寫廣正高賢期他年學力稍優審定羣言以成一家之經注云爾

書傳補商目錄

卷一
盤庚上
卷二
盤庚中
卷三
盤庚下
卷四
微子
卷五

金縢以下俟逆年續梓
卷六
大誥
卷七
康誥
卷八
酒誥
卷九
梓材
卷十
召誥
卷十一
洛誥
卷十二
多士
卷十三
君奭
卷十四
多方
卷十五

立政
卷十六
顧命
康王之誥
卷十七
呂刑

書傳補商卷之一

桐城戴鈞衡述

盤庚上

盤庚之遷說者不一孔疏引鄭氏康成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又云民居耿久奢侈成俗故不樂徙是君民奢侈踰禮盤庚憂之而遷也王氏肅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於殷是謂君奢侈而民患水泉盤庚憂之而遷也皇甫氏謐

云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已來民皆奢侈故盤庚遷於殷是又專謂民奢盤庚憂之而遷也三說小異其言奢侈則同夫風俗視教化爲轉移者也民俗侈靡人主但當躬行節儉爲天下先申法定制使無踰越自足黜浮反本何待於遷若謂先君侈奢則第裁冗費易汰規以養財足國已耳又何待遷今有人爲其祖宗習於豪華子弟溺於淫泰而是人方爲家主乃曰吾不能變祖宗之制度禁子弟之食用計惟遷可以已之有是理乎亦徒見其紛更煩苦而已然則盤更之遷何故乎曰水災也曷災乎曰河圮也何以知之曰亦於經文知之而已上篇曰不能胥匡以生罔知天之斷命中篇曰自鞠自苦惟胥以沈丕敬大恤下篇曰蕩析離居罔有定極夫曰斷命曰胥以沈曰大恤曰蕩析離居非水災乎非河水而災若是乎孔氏安國第言水泉沈溺未明言河患蔡傳則直言之可謂得其實矣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

傳謂殷在偃師者說本鄭氏鄭以史記有復故居之文又班固地理志于偃師縣注云殷湯所都故斷以爲偃師後之辨者或以史漢爲誤謂偃師實非湯都

盤庚所遷乃偃師也或謂偃師非湯都亦非盤庚所遷眾說各持一是近惟馮氏景辨之甚詳其畧曰亳有三蒙北亳也穀熟南亳也偃師西亳也南亳西亳皆湯所都北亳湯會諸侯之地左傳商湯有景亳之命名殷名北蒙名景亳括地志云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是也景亳因景山而名詩元鳥云景員維河殷武云陟彼景山故蔡傳謂亳三面依山鄭氏謂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也竹書謂上甲微遷殷又謂盤庚自奄遷于北蒙曰殷書序言亳殷孔安國言殷者亳之別名皆指景亳即北亳也今案馮氏本商

頌執景山以定殷地執亳殷以斷盤庚所遷胳合竹
書甚爲有據輿地沿革攷古者原難且斷亦擇其言
之多可據而近理者從之民不適有居王氏引之曰
有語助也若虞夏商周皆國名而曰有虞有夏有殷
有周也

率籲衆慼出矢言

傳訓衆戚爲衆憂以我王來至底綏四方爲告民之
言自是漢唐以來舊說惟下文明言盤庚斆于民由
乃在位則何得先敘告民一段於先謂告之民不從
而乃復由在位者告之邪則經宜以民不適有居移

入盤庚斆于民之上謂史臣雜記前後語辭邪則經
文義錯零散且無周誥王曰又曰更端之例王氏鳴
盛曰說文籲呼也商書曰率籲衆戚戚蓋謂貴戚段氏
玉裁曰古干戚親戚同一字古本作戚後人因孔傳訓憂改作慼耳曉喻臣民必由
近臣始故呼召之下文由乃在位即衆戚也宋王氏
訓貴戚近是以爲即下文在位非也下文在位乃衆
臣此則貴戚之臣民不欲遷由在位浮言而貴戚又
在位者表率故首呼告之下文命衆至廷乃統呼衆
臣而告之也率用也語詞詩思文帝命率育毛傳率用也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

卜稽曰其如台

傳謂祖乙來都於耿固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
似方遷時豫知後世有水患而爲開解之語以義衡
之當不其然孔氏安國曰所以遷此重我民無欲盡
殺故蓋言先王遷都乃所以重我民民得無盡死當
日之遷亦必以民不聊生不得已而爲之也故盤庚
首引以爲今日不得不遷之證其如台傳曰此地無
若我何於經文外增何成義非是江氏聲曰如台猶
奈何問辭也湯誓云夏罪其如台高宗肜日云乃
曰其如台西伯戡黎云今王其如台史記皆作其奈

何今案江說是也楊子法言問道篇曰顏氏之子閔
氏之孫其如台班固典引篇曰今其如台而獨闕也
漢書序傳曰如台不匡禮法如台皆奈何也第以爲
問辭之詞則語半未了其奈何者蓋卜告以無如水
患何言舍遷無策也盤庚言昔我先生以國災來居
於此所以遷此者重我民也故民得無盡死今既不
能相救以生因以卜稽之卜意若曰其如水患何哉
亦惟有遷而已矣下文遂更言當遷之義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五邦之說不一馬氏融謂商邱亳囂相耿鄭說亦同孔氏謂亳囂相耿合盤庚今遷爲五孔說傳旣明辨之矣且當時將遷未遷亦斷無逆數爲五之理而傳因史記有祖乙遷邢之文疑祖乙或是兩遷亦未可信蔣氏廷錫曰史記索隱云祖乙遷於邢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則耿邢實一地也張守節史記正義又以南亳西亳囂相耿爲五馮氏景又據竹書以囂相耿庇奄爲五地與一事代遠年湮原難臆决好學者幷存觀之可也

若顚木之有由櫱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

大業底綏四方

說文马部云甹木生條也從马由聲商書曰若顚木之有甹枿古文言由枿又木部櫱字注亦引商書曰若顚木之有甹櫱是甹由古今字櫱通作枿櫱也魏了翁曰左氏傳註木再萌芽謂之由故云楚其復由又昭八年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先王謂湯也遷都而曰底綏四方者京師天下之本京師安則天下安也陳氏大猷曰承天命復祖業綏四方三者盤庚圖遷之本意故史總述于篇首蒙謂此告貴戚故舉其大綱言之下文告臣告民大約不出此意也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毋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自我王來至底綏四方告貴戚之言此時王在內朝故曰呼。下文王命衆至庭乃統命世家大族至外朝而告之也。此節乃史氏承上起下之文漢唐宋諸儒以我王來以下卽爲告民之詞故此節殊覺橫亙不可通近仁和趙氏佑吾鄉姚氏鼐曲阜孔氏廣森皆謂我王來以下爲民不願遷呼告其君之詞於新邑二字委曲立說是求其義不得而彊爲之言者也以常舊服正法度者金氏履祥曰常舊之服先王遷都

故事正法度者今日遷都規模也無或敢伏小人之伏箴傳意謂民有欲遷而以言箴規其上者案盤庚開首卽曰民不適有居中篇告民曰乃咸大不宣乃心曰爾忱不屬曰汝不謀長曰汝有戕則在乃心曰無胥絕遠則當時民或浮言亦不願遷可知此處獨指小民欲以遷箴規一語於通篇文意及本節上下語勢均有未合吾友方宗誠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蓋謂不可匿我箴民之言耳下文不匿厥指惟汝含德不和吉言于百姓其惟致告皆反復此一語所謂斆于民由乃在位也此意近是小人之攸箴倒文

也

王命眾悉至于庭

篇中或書盤庚或書王古者史臣質樸隨意稱也自鄭氏有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之言宗其說者多以王爲陽甲今攷竹書盤庚遷殷在十四年史記亦曰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則遷殷在盤庚爲君時確有明證不得屬之陽甲也史記謂盤庚作自小辛時則尤謬說且篇首云盤庚遷于殷一語已定祖鄭說者或謂計出盤庚故以盤庚言之嗚呼何其繆也眾當依孔氏作羣臣傳云統臣民非廷外

朝也周官小司寇掌外朝之法一曰詢國遷

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陳氏經曰傲上者違王命而不肯從從康者懷久安而不爲後日慮羣臣所以不遷其病根在此二者故直指其病而戒之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用逸言民用丕變

說文引商書曰王譒告之此當從讀爲句修修明也逸古通佚遺也言舊人之共政也王所敷告者卽修明而不匿其旨王因是敬之又一一宣布于民罔有遺佚民因是化之蓋上奉王言而修之無不盡下宣王言而示之無或遺此舊人所以可貴也姚氏舜牧曰凡一遇播告卽將朝廷德意傳宣于下使四海曉然見君上之心這是不匿厥指如民未遍曉又委曲告以利害之故這是罔有逸言若曰今我遷都之意爾當爲我宣明於眾不應反起浮言如下文所謂聒聒也兩丕字助詞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

聒聒說文引作懖懖拒善自用之意起信險膚傳謂起信于民者皆險詖膚淺之言增于民二字似曲時氏瀾曰盤庚不以險膚待公卿大夫但謂今汝所以

聒聒胥動浮言者緣爾信險膚之言也於文勢畧順而意亦委曲竊謂信讀引而信之之信謂起申險膚之言也王氏樵曰言不出于中正爲險無深慮遠見爲膚非予自荒茲德承先王罔任舊人而言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承不匿厥指罔有逸言而言今汝拒善自用起申險詖膚淺之言予弗知汝所爭辨者何意非予自廢其德不似先王圖任舊人同心一力乃汝含藏德意不敬畏予一人不似舊人之宣布無遺使上下之情畢達也傳以非予自荒茲德三句屬下予若觀火說義多未安

乎若觀火乎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觀火拙謀傳義未愜吳氏澄曰浮言惑衆我不遏絕於始萌之時迨至舉國怨咨無所忌憚如火之方燎不撲之乃坐觀其熾盛是我之拙謀起汝過也王氏充耘曰火雖不可嚮邇猶可撲滅故火蔓延則當撲之今乃坐觀其延爇是拙謀矣人臣不從上令則當刑以驅之今乃聽其所爲成就其過惡是與觀火者何異惡得不謂之拙謀案二說較傳雖若貫串然同是以不用刑爲拙謀義終委曲且不教而殺謂之虐

慢令致期謂之賊盤庚賢君何得如此立說竊意拙當從說文作炪說文火部云炪火光也（今本說文多作火不光段玉裁曰炪訓火光無不字玉篇廣韻集韻所引皆同惟類篇引火不光也誤衍不字後人遂據以增說文今案段說是也炪從火出非火不光矣近漢學家多據說文火不光與周禮司爟鄭註解觀火爲熱火解炪謀爲無赫赫威不通可笑）商書曰乎亦炪謀讀若巧拙之拙意者字本作炪後人以讀若乃拙之文誤改之耳炪依火光訓明謀猶事也（見國語）亦又也作讀同周禮鄙師作民之作謂起役也乃始也（見漢書賈誼傳注）逸安也言乎之洞悉利害若觀火然乎又明與人謀惟與作乃安逸也乎若觀火決之于己也乎亦明謀度之於人也

吾友方宗誠曰若網在綱申觀火炪謀也力穡有秋申作乃逸也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此言遷則德及羣黎婚友不遷則己身且有損無益也語意反正相足丕一語詞下文丕乃崇降罪疾丕乃告我高后丕乃崇降弗祥皆是解者概訓爲大失之（王氏經傳釋詞言此更詳大約尚書丕字訓語詞多訓大者少）乃不畏之乃猶若也（詳後汝萬民乃不生生）昏文選西京賦註云勉也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旣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上文但泛論國之當遷至此始斥言民之不遷皆爾臣之故自此以上勸之以德自此以下惕之以威也吉善也百姓民也敗壞也（廣雅釋詁文）禍毀也（釋名釋言語文）姦宄釋名云姦奸也言奸正法也宄佹也佹易常正也此姦宄本義引伸之爲盜賊之名又引伸之爲亂在內曰姦在外曰宄此敗禍姦宄只作壞毀正道干易常法說方合語意向來解者失之言汝不和善言于百姓勸使從遷則是汝自生毒害自爲敗禍姦宄之

事以自取災戾于其身汝既以惡先民汝亦必先承受其痛後雖自悔身何及也吳氏澄曰乃奉其恫者病痛人之所去而今乃奉之是護其疾利其災及有災之時汝雖悔之而身已無及矣亦通

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此更斥其浮言惑衆意益明而言益厲然其氣象自和婉也相視也時是也若火之燎于原云云傳意謂

火雖盛猶可撲滅喻浮言雖衆過絕之不難攷隱六年莊十四年左傳兩引經文杜注曰盤庚言惡易長如火焚原野不可嚮近不可撲滅今玩經文語勢當依杜注爲合盤庚言視彼小民猶相顧于箴刺之言惟恐發言或有口過不協義理況予制汝等生死短長之命汝有情曷弗以告朕而相煽動以浮言恐猲衆人沈陷衆人吾恐浮言易發難收若火之燎于原野不可嚮近其猶可撲滅乎浮言不定則民不肯從民不肯從必加罪于汝衆臣則是汝衆臣自作不靖非予有咎過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引遲任之言傳謂重人惟求舊是也或謂器新喻新邑舊喻舊邑亦略有此意古我先王以下則承上文之意而言災福之施有非得已也引遲任數言橫亙中間以起乃祖乃父文法參差爲妙　錢氏時曰上既言當正典憲以聳懼之矣然而不輕用也于是復論乃祖乃父之動舊兼言非罰非德之不敢非罰言非罪而妄罰也非德猶言姑息

以爲德也有善蒙賞是之謂福有罪蒙罰是之謂災其福其災係其所作我雖不用非罰若眞有罪我亦斷不用姑息以爲德也當時羣臣敢於傲上從康者正以憑恃動舊之故三復此言正破其的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毋侮老成人毋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自此以下決言必遷正告諸臣之從之也予告汝于難向來解家未得難讀去聲言予告汝于患難之時必有一定不移之計若射之有志也鄭氏康成曰射者張弓屬矢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是也難卽水

忠志卽決于遷也吾友方宗誠曰難讀如字亦可謂于難爲之事若射之有志計一定而不移不可畏難而苟安也
無侮無弱云者水災肆害老弱最苦不肎從遷是聽老弱之顚連而不惜是侮之弱之也自古王者發政施仁恤災卹難往往必舉老弱鰥寡爲言皆此意也孤有幼者蘇氏曰有又通猶言孤與幼也傳謂老成孤幼皆有言當遷者戒其不可侮之不可少之此與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似皆誤耳各長于厥居傳謂各謀長遠其居非不精當第增謀成義且似遷後語矣竊謂長讀上聲主也率也淮南子覽冥訓言而不可使長注長主也呂覽蕩兵勝者爲長注長率也黃氏度曰公卿大夫各

有封邑而爲之長當率其民勉出力以聽命也時氏瀾曰各長厥居者各統其所屬部伍不可紊亂也二說意味似不如傳義之長而於經文則明捷矣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前三句以目前從遷不從遷之利害示之後四句以遷後之臧否開解之也言至此而遷之計愈決矣不從遷者罪也從遷者善也邦之臧惟汝衆者善則歸之諸臣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者罪則歸之一已當時不欲遷者咸以遷後臧否爲言故盤庚言功

則汝衆罪則予一人以決其計也佚國語引作逸韋昭注過也罰猶罪也今從之傳義似泛而未切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此又教羣臣轉相告語也告民亦在其中恭本作共觀孔訓奉可知凡今尙書恭字孔傳多以奉訓則知作恭者後人改也恭共古字通詩虔共爾位鄭箋古之恭字或作共左傳三命茲益共屈原賦共承嘉惠此皆段共作恭老子注非惟恭其之而已此段恭作共各恭爾事各共爾事也齊肅也左傳文二年子雖齊聖注齊肅也度乃口者吾友邵懿辰曰猶言制乃口也孫氏覺曰恭爾事則無傲上齊乃位則無從康

度乃口則無浮言三者盤庚所深戒也

書傳補商卷之十二

桐城戴鈞衡述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

三句乃史臣先文立案下乃紀事上篇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下篇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例同

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話廣雅釋詁云調也有語助詞（與前不適有居同）言盤庚起

將涉河以民遷殷乃調民之不率者大告以誠於是其衆皆至毋敢褻慢于王庭者王乃升進而告之王庭疑即上篇命衆至庭之外朝古者外朝有庭而無堂故外朝可稱庭也前既詳告衆臣使致告于民民之不適者今已多率矣及是將遷乃復調其不率者于外朝而告之呂氏祖謙曰已離舊邦未至新邑王庭蓋道路行宮如周禮掌次是也班次臣在前民在後故升進其民于前而告之案此解王庭亦可通但以情事揆之民既從遷未必至中途而復不率而待王之誥教于道路中也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惟民之承與惟正之供惟進之恭同例之猶是也（見上）承奉順之意殷降大虐舊解謂我殷家於天降大災殷下必增于天二字乃可通故傳舍殷字不訓說者謂盤庚未遷以前國惟稱商詩降而生商濬哲維商帝立子生商實左右商王可證撻彼殷武盤庚以後詩也此方追述先王似不得稱殷予謂即可稱殷經

當云殷遭大虐不宜云降竊意殷盛也（易豫象傳鄭注左傳成十六年杜注）懷安也（詩揚之水鄭箋）盤庚歎言昔我先王無事不惟民是承順其時小民亦保安君后相與憂其憂雖天時有災鮮不以人力勝之故每遇盛降大害先王即不敢懷安其所興作視民有利則用徙今汝民何弗念我古后之所傳聞乎其順承汝民驅使汝民惟歡喜安樂之是共非汝民有罪比于譴謫也汝泛指民言猶我之不專言己身也承汝三句傳意以爲盤庚自言今時之遷非不可通第與下文亦惟汝故安定厥邦義複反復誦之而知其承先后說也承汝俾汝

變文疊義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王氏念孫曰若詞之惟也盤庚曰予若籲懷茲新邑大誥曰若昔朕其逝君奭曰若天棐忱呂刑曰若古有訓若字皆語詞之惟案王說是也亦惟汝故緊承上文承汝俾汝而言故曰亦上文若如傳解則此節重複不可通矣以丕從厥志傳引蘇說謂非從其口之所棄而從其心之所不言義巧而曲厥志者蓋卽先王惟喜康共之志也言先王遷都固皆爲汝民起見矣今予呼籲來此新邑者亦惟汝民之故將以從我先王之志也丕語詞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卽先后惟民之承之意也乃咸大不宣乃心云云卽保后胥感之反也自鞠自苦以下卽惟喜康共之反也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十五字句宜顯白也惟胥以沈以卽與也傳云相與以及沈溺以上增與替矣不其或稽王氏引之曰其猶之也盤庚曰不其或稽康誥曰朕其弟其與之同義今案王說是也梓材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多士罔不配天其澤罔命非人其吉惟貨其吉其皆當讀之左傳僖十五年以德爲怨秦不其然謂秦不之然也國語晉語多而驟立不其集亡言不之集亡也與此不其正類言爾之忱心不屬于我則惟相與沈溺而已當此時而不之或察焉後雖自怒何益乎皆所謂自鞠自苦也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此卽申言不其或稽自怒曷瘳之指也勸憂傳義精玅而不免于曲竊謂誕語詞勸慰也勸憂者河水之患民非不憂之第安土重遷將相勸慰以自解耳汝何生在上傳訓汝有何生理于天亦義精而于經文爲增衍黃氏震曰上卽指耿邑言今不從遷邑將圮汝何能生育在其上乎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命汝一者命汝一其心也起發也論語起予者商也皇疏管子山權數君請起十乘之使臣征輿訓發穢不發則不臭喻疑不生則浮言不入所謂一也倚乃身迂乃心者王氏肯堂曰倚者使

汝害不能避利不能趨而失其持身之則迂者使汝
以利爲害以害爲利而失其制心之宜
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予豈汝威傳云予豈以威脅汝哉增脅成義竊謂威
虐也後漢書杜詩傳威傳二乖迓威虐也卽下文曷虐朕民之虐言河
水之患天將斷汝命也予謀遷都乃迓續汝命于天
予豈汝虐乃所以奉養汝也奉養猶承保曰奉者見
古賢王重民之義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吾友方宗誠曰予迓續乃命于天上承天心也予念
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上承祖德也下文
乃反復言不遷之不可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此盤庚自言不遷則高后將降罪疾也高后傳指湯
言似拘陳氏櫟曰神后言神靈在天高后言功德崇
高與先后皆指先王之遷都者丕乃之丕語詞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
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
能迪
此言汝不從遷先后亦將罪汝也乃猶若也王氏引之曰汝

萬民乃不生生洛誥汝乃是不蘉孟子乃所願則學
孔子莊子乃汙子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乃拌與若同
義　生生朱氏彬曰易大傳生生之謂易蓋取變化
不窮之義凡滋生謀生安生樂生遂生皆可謂之生
生也有猶爲也王氏念孫曰國語晉語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爲周語胡有子然其效戎
狄也有皆猶爲也　比同心也孔傳如此有比者爲同心也爽德國
語實有爽德貫注爽貳也貳德者卽上比之反自上
先后在天之靈也汝罔能迪當與詔王子出迪之迪
同行也言先后自上降罰于汝汝罔能行而避之也
傳云無道自免贅矣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

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
死
此因上言先后將罪汝而并言汝祖父亦棄汝而不
救也汝有戕則在乃心傳云汝有戕害在汝之心似
遺則字於下句亦不貫此外諸家異說謬者無論稍
可通者有二蘇氏軾謂則爲象言爾有戕害之象見
于心錢氏時謂則者物則之則人之本心皆具此則
順之則爲善爲良戕之則爲凶爲暴傳曰毀則爲賊
毀則卽戕則也然云汝有害象在乃心汝有毀則在
乃心皆于義未允江氏聲曰在察也爾雅釋詁汝若有所

一第50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4　扳正內

殘罰則先后洞察汝心恐有誅罰也此言近之綏乃
祖乃父傳訓懷來義無所著顧謂當讀國語以勸綏
謗言之綏証云綏止也言我先后降罰于汝且止汝
之祖父令勿救汝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
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始言我不遷則高后將降罪于我。次言汝不遷則高
后亦降罪于汝。且申言汝祖父皆罪汝不能相救。茲
復言在位不欲遷者皆具貝玉之臣其祖父亦告高
后乃與其古同義故蔡傳訓其求降罪于其身不能保命汝等勿

信其浮言也立言之序蓋如此吾友方宗誠曰乃祖
乃父亦謂氏之祖父刑害也言今予有亂政之臣具
乃貝玉不欲遷從汝祖汝父方乃告我高后曰此人
作大害于我子孫啟迪高后高后乃將大降不祥以
罰之若曰汝等柰何反信其言邪案此義尤切宋錢氏融
堂書解亦有此義而言之未暢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
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上文已反復言不遷之不可故至此直告以決于從
遷也不易之易讀入聲鄭氏康成曰我所以告汝者

不變易言必行是也蓋盤庚詳告之後猶恐眾志未
堅故以不變要之傳讀去聲謂告汝以遷都之難不
及鄭義之捷大恤猶大患即水災也各設中于乃心
傳義極精陳氏櫟曰中者人心同然之理何待于設
正緣徇于私情之一偏則中之理亡各設中理于心
則明見利害自有不偏之準在于胸中矣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
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乃有其有也左傳哀十一年引此經作其有顛越不
恭乃與其同義暫猝也暫遇姦宄者猝遇人即劫奪

之孔穎達所謂逢人即劫為之無已也傳云暫時所
遇為姦宄蓋如時氏瀾所云本非姦宄暫以人之未
必知其蹤跡遂為惡者似未得經義不吉不迪顛越
不恭即屬姦宄言恭本作共孔訓不奉上命是也劓
殄當連讀王氏引之曰哀十一年左傳作劓殄無遺
育史記伍子胥傳作劓殄滅之俾無遺育劓殄猶言
刑殄多方曰刑殄有夏又曰劓割夏邑是劓為斷割
之通稱也傳云小則劓大則殄滅者蓋以劓殄滅之
為刑太重故添小則劓一條不知此申嚴號令以防
道路之姦且當時浮言恐眾者此亦一事故盤庚重

爲是言以安衆心也遺留育生也言滅之不復留生也盤庚言遷計已決汝民無以道路爲憂其有平日不善不道顛隕踰越不奉上令之人至是猝遇人而行姦宄者我乃劓殄滅之無復留生于世無使轉生種類于新邑惡人易相習染此而不誅則新邑必轉生種類非必專指其子孫也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書傳補商卷之三

桐城戴鈞衡述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鄭氏康成曰徙主於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時氏瀾曰宗廟重事也何以在奠民居之後蓋盤庚本爲民而遷故至即使民得以就安先民後己之意也傳云定其所居正君臣上下之位語意渾括而鄭時之說較分明綏猶撫也有衆衆也見中篇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吳氏澄曰無戲欲其敬事無怠欲其勤事大命兼民命國命而言建命謂命雖在天立之在我使民有以遂其生國有以永其祚也當時傲上從康習于戲怠未遷則以爲憚既遷則以爲足不復爲自勉自立之計故以此戒之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于朕志當屬下讀若連上讀必改于作以乃通且與上文心腹腎腸犯複下罔罪爾衆亦虛懸無著協合

也言于我心固不罪爾衆爾毋得共相怨怒合比讒予一人也吳氏澄曰臣民雖皆遷盤庚猶慮其彊從上命非出本心怨怒未忘故明白洞達以釋其疑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傳以先王專指湯適山專指遷亳較漢唐舊說精確不磨惟以凶德爲河圮之患於義未安湯時未必以河圮水患而遷也林氏之奇曰適于山者指亳而言也適于山則其民敦厚務本而勞勞則善心生善心生則吉德升而凶德降蓋驕奢淫逸者皆凶德也惟

其民之相與樂事赴功故湯以成其美功伐夏救民由七十里而有天下也案此較傳義稍安後之解者多從之然說降字猶曲且亳果如是後王之他遷何也蒙意古昔也將大也適往也山景亳也用因也降讀平聲服也凶德惡德之人左傳曰盜賊藏姦爲凶德此蓋謂韋顧昆吾之屬考竹書夏帝癸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于景亳遂征韋商師取韋遂征顧二十九年商師取顧三十年商師征昆吾三十一年克昆吾夫取之克之皆降之也曰我凶德者以韋顧昆吾皆黨桀將來伐商猶云我寇仇也嘉美也績業也盤庚言昔我先王大多于前人之功[竹書帝癸二十一年商征有洛克之遂征荊荊降二十二年云諸侯遂賓于商此所謂大多于前功也正在會諸侯于景亳以前]往彼亳殷大會諸侯因以降服我凶德之韋顧昆吾遂伐桀而有天下美基業於我邦也盤庚以今所遷者殷故特舉亳殷爲商家發祥之始地以告臣民如此依據竹書[竹書前儒或以爲僞書近代徐氏文靖竹書統箋任氏啟運竹書證傳鄭氏環竹書考證陳氏逢衡竹書集證皆謂此書一一與詩書所載印合可據以斷漢儒曲說之誣一二不可信者乃同時並出璞語之竹簡錯亂羼人者也]與詩所云苞有三蘖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及左傳商湯有景亳之命並前馮氏景所考景亳爲盤庚所遷之殷即成湯會諸侯之

所者一一脗合而於本經文義亦通達而無煩曲說矣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傳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此作問辭肆上帝云云所以答也江氏聲曰肆今亂治越于也及猶汲汲也[公羊隱元年傳及猶汲汲也]今天將與復我高祖之德治于我家我汲汲于篤敬恭承民命以順天心用久長其地于此新邑案篤敬傳訓篤敬之臣經無臣字嫌增文江義

得之及者及身及時之義也古人多省文如此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此篇如多于前功以下朱子本疑之弔由靈宏茲賁
等語實難曉自來解經者以為疑贅今玩傳義原可
貫通第以弔由靈為至用衆謀之辭盤庚三篇皆諄
諄責臣民不肯從徙不當於此忽云用善謀且與下
句違卜不相承接江氏聲曰今我沖人非廢爾衆之
謀也以至極之則必由龜靈禮記禮運云麟鳳龜龍
謂之四靈周易頤初九云舍爾靈龜是龜為靈物下
云各非敢違卜卜必用龜故解龜為靈案江說甚巧

初疑靈未可卽以為卜龜既考爾雅釋魚曰龜俯者
靈周禮龜人曰天龜曰靈屬文選蜀都賦注引譙周
異物志曰涪陵多大龜其甲可以卜俗名曰靈禮器
諸侯以龜為寶疏引爾雅靈龜郭注曰今江東所用
卜龜黃靈黑靈者此蓋與天龜靈屬一也得知卜龜
古多單呼靈以此推之江說不可易也宋錢氏時解靈為神靈亦
畧見及此而不如訓卜之為確第訓弔為至極之則猶不免增字衍
義竊謂弔至也與康誥惟弔茲之弔同賁美也廣雅文
言今予沖人非廢爾謀不用至用龜卜也盤庚金縢大誥皆言
卜古者大事必以卜決之國有大遷必貞龜周禮卜人文卽爾衆亦各
不敢違卜故定計從遷用大此美績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
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
欽
上文中明遷意已詳細無餘矣自此以下告諸臣當
其愛民也隱之云者吳氏澄曰新遷之民生理未復
諸臣當惻然惆痛愛護封植之也予其懋簡相爾傳
訓相為導與懋簡不貫竊意其猶之也見前不其或稽相輔
佐也爾卽指邦伯師長百執事皆王之輔佐也相爾
者猶言用爾等為輔佐倒文亦省文也敢恭生生傳

謂勇于敬民以生生為念者串下句說義複而迂敢
蓋讀如左傳敢辱高位之敢卽不敢也恭經本作共
見上篇恭乃事此處孔傳亦訓奉讀惟喜康共之共言予之勉擇爾
等為輔佐乃欲爾等之念敬我衆也朕不任好貨之
人敢共汝謀生生乎惟能養人及謀人之安居者敘
而用之欽而禮之而已鞠人謀人之保居乃所以念
敬我衆也若好貨自謀生生豈復知有民乎盤庚之
意蓋如此王氏十朋曰導其耕桑薄其稅斂使老幼
不失其養鞠人之事也聯其比閭合其族黨相友相
助謀人保居之事也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此與歷告爾百姓于朕志文義相類皆備均以于朕志連上讀故解多未合鄙意今我既羞告爾句于朕志若否句言今我既進告爾矣几于我心順否者毋或不敬也順否猶言好惡古若有善訓否有惡訓若又有然訓善惡然否皆與好惡同義我心所順者當益敬勉其行我心所否者當急敬改其過也我心所順者念敬我眾者也我心所否者好貨生生者也當時在位蓋多有其人故并舉言之而下文復申言毋總于貨寶也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明德永肩一心

生生自庸傳訓庸爲民功非是江氏聲曰庸用也毋總集貨寶生殖以自足用是也民德即民彝也言爾諸臣毋聚積貨資以生生自庸而已也必式敷布民德永任之一心而不可忘蓋上不貪則民德日新上好利則民德日喪爲民上者不可不正本清源以出治也盤庚三篇文勢相同開首皆各敘數語即提先王前事者後事之師故必歷舉詳述以爲臣民鑒後路必有總敘歸宿數語上篇自予告汝于難以下中篇自今予告汝不易以下下篇自邦伯司長以下皆同古人文章之法亦於此可悟

附錄諸家論說

蘇氏軾曰民不悅而猶爲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圮

于耿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于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詭開眾言反復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自用者皆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以不論

張氏九成曰余於諄複之中見先王忠厚之心商鞅變法志在必行項羽行兵盡坑秦眾夫民心未曉當委曲詳盡以告戒訓諭之使之心安氣平可也不是之問曰我君也汝臣也我所欲爲汝當聽命有不聽命殺之坑之此以犬彘卑畜視民也董卓遷都請楊彪曰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卻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又曰天下之事豈不由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盜賊之言類如此盤庚從容訓諭略無忿疾之心與多士多方篇相爲照應乃知聖王之心在此而不在彼矣東坡先生曰不仁者鄙慢其民曰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爲一切之政若雷霆鬼神然使民不知其從出其肯敷心腹腎腸以與民謀哉可謂深見先王之心後世之暴矣

又曰盤庚告戒動以鬼神警動之何也商人敬鬼盤

庚以風俗衰敝訓誨不能遽革之故因其所畏而誓戒焉然亦豈誑謀之哉幽明一理也古人有言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明之禮樂卽幽之鬼神也得罪于人者必得罪于天而民愛之者天亦必愛之也

黄氏度曰或曰盤庚患其民不從令故假鬼神以懼之是乎曰否古人必畏天必敬鬼神必省察禍福是故國家誥命必發於宗廟而盟誓必臨之以鬼神人心敬戒懍乎神祇祖考常在其上也後世人心放肆慢言恣行雖鬼神福善禍淫其道不改而人方顚迷豈能識察故雖隕越殄滅而猶不悟大抵古人鬼神之訓皆非假設之言也

林氏之奇曰人主天下之利勢生殺予奪之權在於掌握言出於口則羣臣百姓憚其威畏其命而無敢有違之者使盤庚以人主之利勢驅以刑罰而使之遷則亦誰敢違之者今其言乃反覆勸諭若將有所甚畏者蓋得天下有道在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在得其心得其心有道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爾使盤庚先以勢力與臣民較以失民之心則雖彊之使遷而天下亦自此危矣故甯爲是優游不忍之辭以開諭其心而使之知吾所以聚民所欲去民所惡之意故不失乎民之心而亦不害其所以爲遷者此盤庚所以大過人也

又曰君民之勢有尊卑上下之殊苟爲君者以至尊自侈而莫接于民上下之情離則危敗禍亂自此生矣盤庚于民與之周旋曲折論其禍福安危之理若父子兄弟相于議家事于閨門之內者其近民也如此民其有不心悅而誠服者哉

又曰盤庚愛民惻怛之實充實于中而優游寬大之語自然發見于外皆其心之所誠然者也故其始也臣民傚上從康扇爲浮言咨嗟胥怨其君臣上下之

情判然離矣其終也不變一法不戮一人而臣民莫不中心悅服樂以從上蓋盤庚之德發而爲言則善能順民心之所欲者而利導之故能定天下難定之業斷天下難斷之疑史官深陳其言以示後世欲使人君知爲國者舉大事決大謀而臣民之情或有未孚則其所以撫之者當如此也

呂氏祖謙曰三書反覆折難須于包容處看其德量于委曲訓誥處看其恩意于規畫纖悉處看其措置

陳氏大猷曰世主之儒者惟知徇人事所當爲慮拂人情而輒沮其果者惟知徇已事苟當爲遽拂人情

而不恤二者皆非也盤庚內不失己外不失人所以爲兩全歟

書傳補商卷之四

桐城戴鈞衡述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呂氏祖謙曰其者疑而未定之詞或者非斷然之詞商亡形決矣微子猶冀紂一旦悔悟不謂其果不能也沈酗紂自爲微子歸之我者蓋以君爲體視同己過亦不忍斥言紂也如五子之歌曰萬姓仇予孫氏星衍曰史記集解引馬融曰下下世也下世猶言後

世則前引上亦當爲上世也案孫解上下是也上猶前也呂覽安死篇自此以上者往上猶前也下猶後也國語周語以有允在下注下後也我祖底遂句陳于上句遂安也詩雨無正亂成陳不遂傳遂安也者燦然敷布之意言我祖致天下于安燦然敷布于前傳訓遂爲功蓋誤會孔傳孔云致遂其功乃增文衍說非以遂爲功遂未嘗有功訓也而我乃沈酗于酒用亂敗其德于後乎忝厥祖甚矣所以深歎之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十字句言殷小大罔不好
草竊姦宄也師師衆也廣雅釋訓文並詳梓材方並也鄭注儀禮鄉射
禮文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
予顛隮若之何其
此節向來解者失之狂當依史記作往鄭氏康成曰
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史記注今本作
狂者蓋假之誤說文往遠行也耄古只作老稱觀詩
借曰未知亦聿既耄禮射義耄期稱道不亂可知後
世乃以為昏瞀之稱而於本義反眛矣吾家耄者卽

指父師少師而言二人皆宗老也告示也荀子禮論與藏而馬
反告不用也注告示也今爾無指告句王肅讀今爾無指告句史記發明亦分今爾無
故告為句予顛隮句說文躋字注引尚書曰予顛躋予殷也謂予殷宗祀
將顛墜也史記注引馬融曰隮猶墜也恐顛墜于非義當如之何也下文我乃顛隮正應此句
不當有二解微子蓋以身為宗臣與父師少師同國休戚
殷邦喪滅當以死殉之而又念宗祀之不可不圖存
也三人者皆可任宗祀之重故特就而商之上文既
痛殷必喪亡故此呼二師而告之曰殷事如此我其
起而出往乎抑或父師少師遜于荒野乎今爾若無
所指示我殷家宗祀顛隮其若之何下文詔王子出

迪答我其發出往之語也我不顧行遯答吾家耄遜
于荒之語也我乃顛隮答予顛隮之語也其我罔為
臣僕以上則答殷其弗或亂正四方云云如此則經
恉明顯三仁忠愛之情益昭著矣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
畏畏咈其耉長舊有位人
此節答微子沈酗于酒敗亂厥德之語也傳分兩節
以天毒二句答沈酗于酒乃罔二句答發狂耄遜非
是父師答而少師不言者孔氏安國曰心同省文是
也鄭康成謂少師不答志在必死豈微子箕子皆求

生者乎天毒降災荒殷邦傳謂紂無道故天降災紂
之無道亦天之數箕子歸之天者忠厚敬君之意義
似迂曲且此句主紂說則下句不得不屬四方化紂
沈酗言矣乃罔畏畏之文不幾不相承貫乎宜不得
已而分兩節也竊謂數句當一氣讀言天方厚降災
以荒殷邦而紂方起而沈酗于酒乃絕無所畏畏逆
其耉長舊有位人畏者畏天之降災也耉長者疑指
祖伊之屬史記敘作微子正在祖伊奔告之後已及微子比干皆是也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此答草竊姦宄及辜罪罔獲之語傳亦云此答草竊

姦宄而不知兼答辜罪罔獲也蔡氏纂宗曰用以容指有司則卿士之壞法亂紀在其小矣以蔡氏之言推之則此兼答卿士師師非度也用語詞以與也將
取也言今殷民之草竊姦宄非特小事已也乃直攘
竊神祇之犧牷牲有司相與包容聽其取食而無災
禍及其身紀綱法度尚復有存哉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此答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之語也用乂讎斂傳義亢
曲近漢學家多宗馬融作稠馬作稠斂也見釋文謂所用以治
民者皆多斂之人較讎爲順然用乂必解作用以治
民乃可通殊覺增衍又於微子之言無對針亦與並

節不相承畢氏東美曰降監殷民用乂讎句斂召敵
讎不怠句言百姓自治其讎以斂召敵讎而不怠其
罪混淆不分雖多罪而無所告也案畢說是也上云
攘竊犧牲則百姓之被其攘竊可知矣有司不治其
罪則民之無所伸雪可知矣故小民不得不自治其
讎而讎益甚所謂斂召敵讎不怠也斂讀上聲收也
如是則攘竊者有罪而自治攘竊者復有罪民之愁
痛無所告詔故曰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小民方興並
爲敵讎者蓋如此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
此答淪喪越至于今之語也傳合詔王子四句爲一
節謂答淪喪顛隮之語意欠分明箕子答微子之言
皆加一倍說微子言紂沈酗于酒箕子則曰不惟沈
酗于酒也且咈其耇長舊有位矣微子言小大草竊
箕子則曰不惟尋常草竊也且攘及神祇之犧牲矣
微子言小民相爲敵仇箕子則曰不惟相爲敵仇也
且良善人自治敵仇而反有罪矣微子言殷其淪喪
殷遂喪越至于今猶有疑詞焉箕子則曰我興受其
敗我罔爲臣僕決其不能久存而定策也反復推玩
無一語不因微子而發詔王子出迪以下則明答出

往顛隮數語不待推玩而後知也

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
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此下錯綜答我其發出往節也出迪傳訓以去爲道
義亢迪猶行也爾雅釋詁迪作也又進也皆有行義江氏聲曰迪道也道猶行也孫氏星衍曰迪者行也字從由行馬融注多方迪作攸說文攸行水也我舊云刻子傳云我
前日所言適以害子不惟義曲且箕子勸帝乙立啟
之言亦僅孔傳揣說呂氏春秋載紂父欲立微子太
史據法而爭云云未嘗言箕子勸立也此外說者甚
多于上下文義均未協粲謂舊常也淮南氾論不必循舊注舊常也

刻責也後漢書申屠剛傳懼然自刻李賢注刻猶責也我舊云刻子者我常言宗祀之重責于子也管氏同曰舊即上文舊有位人之舊詩云殷不用舊刻則也父師言我商舊人皆以宗祀之存期刻子子按此與鄙意合而解舊字猶曲子若不出則我殷家之宗祀頗隤矣自靖云云者陳氏櫟曰我以不去爲義之所安微子則以去爲義之所安也反之吾心而果安則獻之先王而無愧對越先王之心不外吾心而已若比干則死其心之所安歟

附錄諸家論說

張氏庭堅曰君子之去就死生其志在于天下國家而不在乎一身故其死者非沽名生者非懼禍引身

以去者非忘君也故微子得奉先之孝比干盡事君之節箕子全愛君之仁微子自獻以其孝箕子比干自獻以其忠然書載微子箕子之言而比干不與焉蓋人臣之義莫易明於死節莫難明於去國而屈辱用晦者尤所難辨也

張氏九成曰三仁之志各有所在後世以死生爲重古人以義理爲重後世志慮淺狹故見死爲高節古人智慮廣大故以死爲常事或去或死或生初無高下義之所在三仁各安之矣

朱子曰延平先生說三仁事云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此語推之三仁之心只欲紂改過而尚存比干之殺身蓋非得已箕子亦偶未見殺耳非有意于爲奴也事勢既爾微子亦只得全身以存先王之祀皆禮不得不然者使其先有殺身彊諫之心則亦不得爲仁矣

又曰微子去易比干一向諫死箕子最難處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外雖狂心則定也

又曰三仁之事左傳史記所載互有不同但論語只言微子去之初無面縛銜璧之說今乃捨孔子而從

左氏史遷已自難信又不得已而曲爲之說以爲微子之去乃去紂而適其封國則尤爲無所據矣此乃人道之大變聖賢所處事雖不同而心則未嘗不同故孔子歷舉而並稱之且皆許其仁焉更須玩索未可輕論也按蔡傳云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此所謂去特去位而逃遯于外耳王氏樵曰蔡氏之論當矣然信六年面縛銜璧之說亦傳之謬也不知周師未至微子先已出適胡得有面縛銜璧之事乎商紂銜璧武庚事也非微子也微子適周不知的在何時以經考之武王克商即反商政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豈于微子而獨遺之耶若初克商時即得微子武王必有以處之必見于經矣以經之不載知微子之遯而未獲也以微子未獲故初封武庚以奉湯祀及武庚以叛誅而後微子受封于宋其命詞曰修其禮物作賓王家周人之禮微子如此常有抱器自歸之理乎史記言克商時微子

侍其祭器造于
軍門者亦謬也

呂氏祖謙曰天下有道君子相與公議於朝各盡致君之道天下無道君子私議於家各盡致身之道微子與二師宗室大臣與社稷爲存亡當紂之時無所致力不得已謀各行其志以不失其義欲知三仁之心此篇可見

董氏鉌曰諫行而紂改過者箕子比干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囚者二子所遇之不同耳至箕子爲微子之計則其意豈不以謂吾三人者皆宗國之臣利害休戚事體一同皆當與社稷俱爲存亡不可復

顧明哲保身之義然而微子國之元子也又居危疑之地義當逃去萬有一全宗祀可也此三子者其制行不同各出於至誠惻怛之心無所爲而爲之故孔子並稱三仁或以此歟

熊氏禾曰天下治亂繫風俗風俗之美惡繫人心三代固皆有道之長也而商一代之風俗爲最美每讀商書至終篇紂之亡三仁甯死甯遯甯佯狂爲奴所以自靖自獻者不敢有一毫負先王之心伯夷扣馬一諫凜凜乎萬世君臣之大義雖聖人復起不可易也微子歸周以全宗祀自是商亡以後事比干之死固已安之箕子佯狂之意柳宗元之論亦深有以察乎其心

案柳宗元箕子碑文曰當其周師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志于斯乎又案李翰比干廟碑云昔商王受毒痡于四海德悖于三正肆縱淫虐下罔敢諫于是微子去之箕子囚之而公獨死之非夫捐生之難處死之難故不可死而死是輕其生非孝也可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聖人立教懲惡勸善而已矣天倫大統父子君臣而已矣夫子稱殷有三仁嘗敢論之曰存其身存其祀亦仁也亡其身存其國亦仁也若進死者退生者俱捐之士將奔走焉食生者畏死者宴安之人將置力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殊途而一揆異行而齊致俾後之人優游而自得焉案此發明夫子論三仁在宋儒未出以前最爲精當特附錄之

後來武王下車訪道授聖大法而終不爲之臣朝鮮長往用廣宗祀此其志何如哉

不但是也當時爲商之臣若民者大率不肯有臣周之心大誥諸篇班班可考陳同甫所謂歷三紀而後世變風移亦可見商家一代之人心風俗矣夏末之前聞也周平王以後奄奄如一厖羸病廢之人略無能出一匕殭劑以起其生者則所謂養成一代之人心風俗有王者作誠不可以已也

張氏英曰箕子比干於商爲元臣故以臣之道自處微子於商爲宗子故以子之道自盡臣之道莫大于救危亡子之道莫大于存宗祀比干非徇名微子非避難三人之心昭然如揭日月公孫杵臼謂程嬰曰

死易立孤難子勉爲其難者公孫杵臼死而程嬰復死遂開後人輕生徇名之弊爲聖賢所不道也

鈞衡曰此篇微子痛殷邦之亡念宗祀之重特就商于父師少師欲以一人遠去而綿先王之血食也微子之心其初豈欲已之去哉迨父師以去義詔之而後知去之責不容諉篇中所云刻子者正明言宗祀之重責于微子而非父師少師之任也是故箕子而居微子之位則必以去自責比干而居微子之位則箕子必將以去責比干三子者或去或死或因固易地皆然者也微子即不以遠去來詔二師亦必有起

而謀及宗祀者矣故知發出狂發出往也吾家耄請父師少師也予顛隮即憂宗祀之顛隮也反復箕子之言一一與之相應不然微子所謂求指告者豈遜虛無著而昧昧然問處亂之策乎且篇中所陳皆歷敘殷家將亡謀去就之語若未嘗爲紂謀者苟不知微子特商宗祀之重則似私籌身家忘其君而自矜明哲曾仁者而肯出此乎三仁之生死去留朱子及諸儒之論既詳且至矣而獨此篇爲微子特向父師少師謀宗祀之辭猶未及見而於箕子所以答微子者因言示意無一虛文泛設猶未細繹之也史臣以比干之死心跡易明惟一去一囚不能無惑于天下後世知後世而去者尤涉可疑故特錄此篇俾天下後世知微子之去非以高蹈遠引爲事而罔爲臣僕不顧行遯之人亦必非貪生畏死者流而後二子仁至義盡大不得已之心暢然明著於天下孔子所以稱三仁者蓋據此耳非是則聖人無以稱後儒又何所考邪

書傳補商卷之五

桐城戴鈞衡述

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

穆卜傳訓誠一而和不如孔訓敬之捷蓋當時凡卜皆言穆觀下文其勿穆卜可知吾友邵懿辰曰穆卜猶虞書昌言蓋當時語也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傳云未可以武王之疾而憂惱我先王卻二公之卜案下文公方自禱其詞哀切正所以戚先王也豈於

二公之卜獨以爲憂惱先王不可行乎竊謂此言僅卜未足以動我先王也戚讀若孟子於我心有戚戚焉之戚趙岐注戚戚然心有動也僅卜未可以戚先王故下文特爲壇墠先册告而後用卜耳

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壇墠之設傳謂二公穆卜必禱於宗廟用朝廷卜筮之禮上下喧騰人心搖動故周公不於宗廟而特爲壇墠以自禱夫壇墠之設豈不較宗廟而更令人駭異乎孔謂因三王以請命於天於義爲近不知祇以告三王也蓋當時三王各有專廟周公不敢輕牽其主以合祭於一而三王之精爽常在天詩所謂在帝左右也故特爲壇墠求三王而告之（告三王卽除禱請命於天之意）董氏琮乃謂支子不祭周公不敢入廟而爲壇則更非也

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

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册卽周公所作俑書也惟爾元孫某以下皆册書之詞（林氏之奇曰某者武王名也周公之禱蓋用武王名及史官記載則諱其名而代以某自太王王季言之曰元孫自文王言之曰丕子其實一也）丕子句說者不一孔謂大子之責疾不可救謂天責取武王必死傳斥其非而謂武王爲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義亦迂曲且此句下必加如欲其死四字乃可通鄭氏康成又讀丕曰不讀子曰慈謂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禍爲天所責欲使爲之

誥命云云文義极順然與事鬼神節不相生以武王之疾歸過三王亦非周公應施于祖考之言且下云以旦代某之身豈武王死三王爲不慈必周公死三王乃爲慈乎皆義之難通者也丕子史記作負子索隱曰謂三王負上天之責也段氏玉裁曰言武王有背棄子民之咎而將死也曲禮疏引白虎通曰諸侯疾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後漢書隗囂傳曰庶無負子之責本此案此蓋今文尚書異字或以負不古通用誤也遍考諸家惟朱子取晁以道之說爲合朱子曰若爾三王有丕子之責于天此一段先儒都誤惟晁以道言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

故周公乞代其死案晁意甚順第云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似無是理且仍是孔傳天責取之義推之下文命于帝庭無墜降寶命語意猶未洽竊謂丕子之責于天屬三王說于天三王之靈在天也言若三王在天之靈欲責丕子侍養于天則請以旦代之吳氏書纂言說亦同鄭意下文鬼神正謂三王在天之靈也予仁若考王氏念孫曰史記作旦巧巧考古字通若而語之轉予仁若考者予仁而巧也顧懽老子義疏曰若而也夬九三遇雨若濡莊二十二年左傳幸若獲宥若皆讀而惟巧故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案王說是也薛氏書古文訓凡考皆作丂說文丂部云丂古文以爲于字又以爲巧字禮表記辭欲考鄭注考巧也是考巧古通用傳謂仁順祖考增祖成義而武王亦豈不順祖考者乎林氏之奇引薛氏訓若爲如言其仁如父義亦可通終不如王說之善敷遍也周頌賚敷偏也堯典敷奏以言史記作徧傳訓布必增文德字爲義佑輔助也以璧與珪歸俟爾命及屏璧與珪者皆收藏珪璧不敢再瀆之意傳謂屏璧與珪爲不事神言周之基業必墜雖欲事神不可得恐非經恉說者又或謂三王許周公代死則周公將以此珪璧事神不許代死則將屏藏之不用夫珪璧特一物耳豈公死所能攜去者尤非事理蓋周公既爲壇墠

植璧秉珪之後史乃持周公所作册書祝于三王曰惟爾元孫某今遘厲虐之疾若爾三王在天之靈欲責丕子侍養則請以旦代某之身予仁惠而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之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元孫之所能者何哉乃受命于上帝之庭徧佑四方用能安定爾子孫于下地下地與在天緊對能與不能緊對而使四方之民莫不敬畏者也嗚呼三王尙其以旦代死無使墜失天之所降寶命則宗廟血食我先王亦永有依歸矣三王之許我與否幽明殊塗不可言語接也惟元龜者三王之命之所寄今我就命于元

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而俟命爾不許我我
乃藏璧與珪而亦不敢復有請矣稱爾稱我傳謂無
與人子之在膝下以語其親其義甚當而實非也管
氏同曰古人不以爾汝爲卑稱用之於君天保詩曰天保定爾
卷阿詩曰俾爾彌爾性亦用之於鬼神詩曰旣昭假爾禮曰假
爾泰龜有常同此例耳周末文勝始有以賤簡之稱
不可施於尊貴者故孟子云云古人本無是也說經
者乃謂稱三王爲爾類人子膝下之詞而箕子陳洪
範自我而汝武王見其不屈豈不誤哉
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

三龜傳謂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蓋本洪範三人
占爲說孔以三龜爲三王之龜卽周禮三兆謂前後
相因而三卜時氏瀾曰三王之前皆有一龜卜之皆
吉龜三而吉一故曰一習吉案三說皆可通考史記
云周公已令史册告太王王季文王於是乃卽三王
而卜則三王前各置一龜之言乃古說也朱子亦嘗
取之書者周禮所謂頌春秋所謂繇也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
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
乃瘳

體與詩體無咎言之體同言卜兆也新命于三王傳
謂新受三王之命增受成義竊謂命讀儀禮特牲饋
食禮祝命佐食之命告也此節史記以爲周公入賀
武王之詞今亦未見必然或得此卜喜以告二公及
在朝諸臣或其自言俱未可知公蓋言卜兆如此王
疾其無害矣我小子新告于三王惟長終周道是謀
茲所俟命之卜若是是三王能念予一人矣念顧也
一人馬氏融曰天子也見史記注子天子親而尊之之語
武王旣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
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

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
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孔訓辟爲法以居東卽周公東征馬鄭讀避以居東
爲東行避謗後解經者勞分兩大門戶宋儒遵孔者
半遵馬鄭者半朱子初答徐元聘何叔京董銖力主
孔傳闕馬鄭爲鄭生腐儒之言答徐元聘曰周公東征不必言用權自是王室至親與諸侯速衞背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帥師征之乃是正義不待可與權者而後能也若馬鄭以爲東行避謗乃鄭生腐儒不達時務之說可不辨而自明答何叔京曰此處須著廣大無物我心胸看方得若有一毫私客自愛惜避嫌疑之心則與聖人做處天地懸隔矣萬一成王終不悟因公更待罪幾年不知如何收殺又董銖問周公之誅管蔡與伊尹之放太甲皆聖人之變惟二公至誠無

微正大明自故行之不疑未可以淺俗之心窺之也
使周公委政而去二年之久不幸成王終不悟而小
人得以乘間而入則周家之禍可勝言哉周公是時
不知何以告我先王也觀公告二公之言正大明白
至誠惻怛區區嫌疑有所不敢避矣自潔其身而為
匹夫之諒周公豈為之哉先生答曰辟字當從古注
說既答蔡仲默謂宜從鄭注答蔡仲默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為是向董叔
重亦將此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注後來思之
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
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
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
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
然從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但舜
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即為篡矣
故蔡氏本師說訂集傳後儒說書者猶多主朱子初說蓋
以大義言之讀辟為致辟似得聖人之正大光明專
無委曲業初亦主之既而推玩經文反復情事而知
當以避位之說為合何也經言流言未言叛逆從孔
傳則必如錢氏時以不利孺子為管蔡挾以作亂之
辭增文傅會從避位則不須增辭解矣以居東為東
征則下文親迎出郊乃遠迎東國情事難信又無經
傳可憑且證以東山詩公歸乃春非秋也以為避位
居東則迎于東郊近地情事可信且竹書曰成王元
年周文公出居于東二年大雷電以風王迎文公於
郊遂伐殷三年滅殷伐奄梁氏玉繩曰二年得罪也武王既喪管蔡流言政當
成王諒闇時公居東避之二年始得罪人主名公遂
王鴟鴞之詩王尚疑而未悟迨啟風雷而後迎公管

蔡等構逆叛公乃奉王命東伐三年而歸王迎公之
時三年之喪已畢故曰王與大夫盡弁此其事之本
末也居東二年者其次年即出師之歲也以秋反以
秋征實居東不過年半耳東征三年其一即郊迎之
秋以前年之秋征只後年之春歸實東征不過二年
耳合居東與東征計之首尾僅三年有餘故竹書曰
云云足為確證以迎歸為東征後事則金縢在大誥前
次序不合前儒以為因事類記雖亦可通然何如從
避位之為恰合乎錢氏辨曰聖人之序書也金縢之後附以流言次以居東次以鴟鴞
之詩次以風雷之變次以郊迎而後次以大誥今但節其次第推之周公之迹昭然可見而孔鄭諸家之
拘亦不必別求佐證而可以折其中而說經不主避位者其言約有數
端一則謂聖人舉動無事避嫌不知家庭骨肉之間
非可徑情直行孟子論瞽瞍殺人謂大舜惟有竊負
而逃一法當是時成王疑於上國人疑於下公而不
避將益生君民之疑而速管蔡武庚之亂計以一去
期息流言陰消君臣骨肉之嫌即以豫杜武庚窺伺
之隙而曲全夫管蔡天顯之親此正聖人忠忱懇切
仁至義盡而豈以自明心迹為避嫌計耶聖人處事
純乎天理必無一毫不曲盡乎人情間流言而即欲
致辟於天理已不足況人情乎迫避位亂作迫歸東
征則於天理人情兩無憾矣甯氏軒曰居東從避位解則周公事君之忠愛
兄之情全身之智處變之備無所不自一則謂致辟乃可告先王避位
無以告先王不知經果言管蔡作亂誅之可以告先

王也一問無根之語卽欲殄同氣之親其可以告先王乎不殺管蔡恐釀王家之亂無以對先王也少主方疑外難未作不求退避猶欲興師其可以對先王乎且羣叔流言以公之攝政也一旦避去則彼無所據以立其辭而亂可已矣不此之圖而遽欲誅謗滅口其事可以告先王乎一則謂周公委政而去恐成王終不悟周家之禍不可言不知當日見有二公在朝公之避豈冒冒然去哉公避而成王之疑解二叔武庚不作亂邪則公之所全者大矣公徐以致仕元老密與二公圖謀國是奠安宗社去位猶在位也公

避而成王之疑不釋二叔武庚終不靖邪公亦逆料之矣公退而三監仍叛則成王之疑公者可解矣公又何難復起圖之乎且予反復鴟鴞詩而益信避位居東之不可易也說是詩者向來以爲東征後作不知此乃武庚初叛周公勸王征伐之詩也序曰鴟鴞周公救亂也夫曰救亂自是羣叔流言武庚方亂公作此以貽王而救之若三監既誅亂已平矣何救之有毛傳曰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是明明勸以伐叛誅管蔡又曰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是明明言必勞師而難乃可息未嘗有一言一字涉武庚誅後情事鄭箋以爲避位時作卽毛意也自孔疏强分毛鄭之說傳會曲解按之經義毫不相符古人所以云傳疏出而經亡也周公見二叔挾武庚叛恐王碍於叔父之尊不肯征討也故作此以貽王鴟鴞比武庚子比二叔室比王家取者取爲己有也二叔從殷叛故言爲所取殷之叛實二叔主之而周公以兄弟之親不忍直言故曰取我子也無毁我室者無令其毁我王業也當是時武庚果已誅滅公告王何必爲此言乎二章陰雨綢繆云云尤勸王及時興師備難之確證不然豈有稱戈犯順征討屢年已就殄

戮而猶謂之未陰雨乎惟三章拮据卒瘏若可解以勞師之意然曰予未有室家則是追敘前時締造之艱非今日勸王之謂下云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正謂既有室家不可聽風雨之漂搖也予唯音曉曉不得已而諄諄告王之意也且反復吟咏此二章解作周公陳王業之艱難憂時勢之危急呼號慘怛以望王及時征討則得聖人苦衷憂國迫不容已之情解作敘伐叛之勤勞嘆安身之無所自白志意乞憐朝廷便與聖人身分遠爾矣以此知鴟鴞之決爲勸王伐殷詩也朱子作集傳亦誤以爲東征後作考集傳之成在朱子四十八歲是時蓋主居東爲

東征之說後答蔡仲默改從避位之說使詩傳成于晚年則未必以爲東征後矣要之此背信經而不信傳經義果與東征後時事相合則雖毛公朱子不以爲東征後詩吾猶將據經以斷經義既是周公勸王代殷之意則即毛公朱子俱以爲東征後詩吾必且伐經以爭而況毛公絕無東征後語意朱子晚年且有從避位說乎予說爲此言後讀何氏楷世本古義方氏苞朱子詩義補正胡氏承珙毛詩後箋惲氏敬周公居東辨許氏鼎周公遭流言說潘氏德輿周公居東東征辨大意皆與鄭合而亦有補鄭見之未及者乃蔡斷而不疑也如鴟鴞決爲勸王伐殷詩則上文辟非致辟居東非東征斷斷無疑矣齊氏召南曰辟不必如辟地之解魯世家周公乃告太公召公曰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是述此經爲文而加明著蓋公自道之辭云留周公居東即是東征將上下經文分兩段讀自明讀者必以居東承上辟字遂多轇轕陳氏櫟則曰說文辟部㢊治也引周書曰我之不㢊辟者㢊之省假弗辟爲不治武庚初畏成王踰年即

位其夏六月葬武王而武庚作亂時流言蜚起東國欲以蠢動西土時未知出自管蔡所云治者治武庚非治管蔡也治武庚叛亂非治管蔡流言也居東即東征周公初行出師絕不疑啟商始禍出於骨肉至視天倫遭變實出意表云罪人斯得以爲至是而得罪人前此則未得也故二說又因避位致辟之均有未安而久從而爲之解者亦未可從其曰罪人斯得得者出也呂覽貴公平得於公注得出也又猶論語如得其情史傳所云廉得其實之得與知義略近前時二叔不過流言及周公避位居東之二年則二叔挾武庚以叛罪惡明著所謂罪人斯出也其曰未敢誚公者王以前時流言疑公至此猶未盡釋而不敢謂公之言非也故曰王亦未敢誚公而其時適有風雷之異王因天變將啟金縢以卜及得代死之文乃涕泣而知周公之忠遂親迎以歸而命師伐殷也其所謂居東方氏苞記王異功周公居東說曰周公居東惟集傳居國之東爲近而未著其何地自我觀之王欲親迎即衛而出郊就令出舍以俟公必信宿可至古者大夫有罪自投于私邑以待放禮也然則公所居其近在郊關之內歟馬氏融以爲東都其時未營洛邑安在東都鄭氏康成以爲東國處而無指實于耕柱篇以爲東處于商三監方欲誅公豈有避居于商之理越絕書以爲東巡狩于邊王方疑公避位將以釋疑也而反公然代天子巡狩乎近徐氏文靖據魯世家周公奔楚及國策王季葬楚山之尾之文以爲出依王季墓明豐坊僞子貢詩傳以爲居魯皆不足信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

林氏之奇曰啟金縢之書將啟緘而卜風雷之爲何祥也以其得書而止卜知其爲卜而啟緘周公藏書於金縢非預知天時有風雷之變而嗣王之必將啟緘以卜之也成王之啟書於金縢亦非素知公有請死之冊將取而觀之也啟緘而遂知周公之心此豈人力之所能爲哉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

言

二公從王成往故曰二公及王對曰云云此必諸史百執事中有一當時與其事者以實對也傳言皆對恐無是理二公且不知諸史百執事安得皆知之周公又安得盡人而誡之公命我勿敢言宜從孔讀公命我句勿敢言句蓋非公命其勿言其事未必秘藏至今且愈以見公之誠也傳讀公命句蓋誤會此對為諸史百執事同言故不得謂公曾遍人而戒之也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

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親逆出郊必非遠地故知居東決非東征也孔於新逆解作改過自新遣使往迎於出郊釋為玉帛謝天皆曲說林氏之奇謂逆公為國家之禮所宜於是還公於東都比其至而出郊迎之豈天之雷電以風直待遣使迎公公至郊外而乃反風乎薛氏季宣又以出郊為王遣使迎公出郊以送亦為傅會大抵學者解經於前儒之旨必擇其理之長而證之確理足以相持而證又不足以相勝則惟一以經文為斷推之

字句少傅會穿鑿而無害於道義者從之而已

附錄諸家論說

林氏之奇曰請代武王之死者周公之本心也王瘳而周公不死此則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蓋天之於人雖若茫昧不可測知而其禍福之應如影之隨形響之隨聲未有動於此而不應於彼者高宗恭默思道而夢帝賚之良弼周公代武王之死而王翼日乃瘳皆其至誠洞達神明故其應也如此之速應非自外也聖人之德貫天地通神明能盡人之情於昭昭之際則有以盡鬼神之情於冥冥之間其或未能事

人而欲事鬼未知生而欲知死者則不足以當乎此矣

又曰禱於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周公為之不疑至於子路請禱而夫子不許者蓋父有疾子禱焉君有疾臣禱焉師有疾弟子禱焉此皆出於至誠惻怛不忍之心而非有為為之也子路以其意自禱可也請於夫子則不可也周公前命二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下則命諸史勿敢言自非天有雷風之變則周公請命之事終無以見於天下後世然則周公之禱也豈欲人之知邪

又曰董仲舒論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使成王不能自新以逆周公則其災豈止於雷風而已哉其始也疑周公天大雷電以風其終也逆周公則天乃雨反風天人之際可畏如此然非周公之忠載於金縢則不能因天變以悟成王非天有雷風之變則不能警成王以逆周公故曰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也

陳氏經曰予之不禱爲己也周公之禱爲君親也爲己而禱是不知命爲君親而不禱是不知義

陳氏櫟曰元孫不若旦非公自誇而貶武王蓋欲代其死不得不然言武王不救則天命墜宗社亡非過爲危言理勢實然也後來王崩在定商八年後三監之變尚如此況克商二年乎周公忠誠懇切欲代王死以捄危急蓋以武王一身宗社生民之身周公之禱非獨弟爲兄臣爲君乃爲先王禱爲天下禱爲萬世社稷生靈禱也

邾氏敬曰學者讀金縢但當思聖人忠孝誠敬迫切至情而不必奇其事方其請代惟知臣爲君死何暇計事之有無而藏册金縢亦何期後日見知惟自盡其心至於受命如響莫之致而至也

董氏鼎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必至於極而後見武王崩成王幼天下之重懸於周公公負謗而不遑自安王得詩而尚猶未悟文武之業危如一髮非天其孰能警悟而扶持之故天之動威不特以彰周公之德實以表見三監之罪而顯相文武之業也漢高困於項籍而大風爲之揚沙光武窘於王郎而河氷爲之自合謂非天乎

張氏英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惡有死而可以他人代之者如果有鬼神操生死之權可以求而免可以

求而代則凡爲人之子若臣孰不當爲君父請命乃古今如此等事又不多覯何也如謂聖人愛親之心無已亦但如是以求之而已其應與否不可得而必也武王亦適然而愈未必鬼神之許周公然則或有或不有之事聖人亦行之乎竊謂人之心本與天地鬼神相通者也天地鬼神未嘗操人生死之權惟一心之誠則天地鬼神遂若隨其心之所欲而無不應愚夫愚婦刲股割肝呼天搶地猶有可以延其父母數歲之命者聖人雖不以立訓垂世不可謂其事之全無也武王克商方二年此天下何等時乎故周公

迫切誠懇願以身代此固與尋常禱祀不同愚夫愚婦猶可以感格鬼神況聖人之至誠迫切乎故朱子曰聖人爲之亦須有此理

邵氏懿辰曰聖人之心與天地相流通三龜之吉風雷之變皆周公至誠所感故并記之以見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後人所以祈禱而神不應畜君而君不順者誠不足而已聖人則其心之天無刻不與蒼蒼之天相爲應感故其精神往來自有以潛移默奪而匪夷所思者高宗恭默賢臣形于夢寐舜以孝若瞽瞍禹以謙格有苗伊尹以一德化太甲皆是道也後世每以己之多僞而疑聖人之不僞故曰書之失誣書豈盡誣也哉

書傳補商卷之六

桐城戴鈞衡述

大誥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王成王也鄭氏康成以王即周公謂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其語大謬前儒辨斥已多近世宗鄭者猶祖其說無論誣聖悖理即以經文推之曰我幼沖人予小子予沖人皆述成王之詞非周公語氣明甚矣王若曰云者朱子曰若字只是一似如此說底意思如漢書中帝意若曰之類蓋或宣道德意者敷演其說或記錄者失其語而追記其意如此也猷歎詞爾雅曰那都繇於也繇猷古通用近儒多謂爾雅於也當讀于不讀烏竊謂那都繇經傳罔有訓于者皐陶曰都禹曰都訓爲于豈可通乎且爾雅訓字多一字兩義如台朕賚畀卜陽予也台朕陽爲予我之予賚畀卜爲賜予之予治肆古故也治故爲久故之故肆爲語詞之故栖遲憩休苦𢊍齂呬息也栖遲憩休苦爲止息𢊍齂呬爲氣息則此於也當可兩讀不可執一嚴一也此經猷字馬鄭本在誥字下說者謂移在大誥上僞孔所改多士多方之猷豈皆僞孔所改乎猶謂如馬鄭本猷當訓于如作句首則猷當訓歎詞也越與也尚書越有數訓一曰與也一曰惟也一曰及也一曰于也王氏經傳釋詞故別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周書多言弗弔下文皆言天蓋謂天不弔恤倒文耳
割釋文云馬本作害古割害通用洪惟詞也與慕誓
洪惟作威多方洪惟圖天之命皆同傳訓大思失之
服事也傳訓五服非有讀曰又詩終風不日有曀旣醉昭明有融箋皆訓
又格窮極之意格知者知之深也言上天弗弔降害
于我周家先王不少延留惟我幼沖人嗣無窮之大
歷事弗能造於明哲以導民於康況曰其又能深知
天命乎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
受命茲不忘大功

書傳補商　卷六　二

已歎詞此外康誥凡三見梓材洛誥各一見已噫一
聲之轉義即噫也段氏玉裁曰已莽誥作熙師古註歎詞此今文尚書也皆即今之噫
字忘讀曰亡謂亡失也成王歎言予乃小子當此之
時懔懔危懼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所以濟涉之道
惟在敷布休美敷布前人所受之命不亡失前人之
大功而已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天降威與上文天降割下文天降威一例傳以降威
爲討罪非也此稿自殷小腆下始言武庚之叛前數

飾節泛言武王新崩國家多難之意即命寶龜乃武
王崩後二叔未流言以前事解者以降威爲伐叛則
紕繆不清矣傳從古說讀天降威用句不如王氏安
石讀天降威句以用屬下讀爲是閉與祕通經傳訓
與訓衆訓閉不一類皆昏昧不明之義紹承也王莽擬誥
于紹天明句作乃紹天明意注師古曰紹承也正可取以解此天明言天道明顯也
詩曰昊天曰明酒誥多士言天顯皆是即命者就受
命令之義金縢曰今我即命于元龜蓋古者凡卜言
即命常語也言武王之崩天降威也予不敢昏昧于
天之降威當用寧王所遺我之大寶龜以卜上承天

書傳補商　卷六　三

之明顯就受其命曰有爲大難於西土者西土之人
亦不安靜今及蠢然動矣爲難西土指武庚西土人
指三叔三叔固鎬京人也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
復反鄙我周邦
腆傳訓厚義曲孔氏安國訓小貌鄭氏康成訓小國
皆未允王氏肅曰腆主也殷小主謂祿父也案段氏玉裁曰
說文敟主也王蓋以腆爲敟之段借釋文馬曰至也當爲主字之譌案王說最捷今從
之天降威屬周說即上文所謂降割傳謂降威於殷
非是有疵指流言也王氏鳴盛曰伏生大傳云奄君謂祿父曰武王旣死矣今王尙

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諸衆事所謂知周有疑而欲叛也鄙我周邦者左傳
宣十四年葬元曰過我不假道鄙我也成十八年宋
西鉏吾曰大國無厭鄙我猶憾皆此義也言殷小主
誕敢紀其已亡之敘者以天降威用王新崩又知我
國有流言民心不安故敢曰予將復舊業反鄙邑我
周邦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
大事休朕卜并吉
今翼日猶言今明日民獻有十夫宜泛說馬氏融以
爲十亂孔氏安國以爲四叛國賢者來皆非予翼卽

翼予也敉甯武圖功傳訓撫定商邦繼嗣武王所圖
之功揆文義曲遍攷諸家不可得旣推玩大誥全文
有曰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又曰不敢不極卒寧王
圖事又曰敉寧王大命文義皆與此同疑武字爲考
字之譌吳氏澂曰寧王亦謂武王初喪未謚以其能安天下曰寧王有安天下之武功故曰寧武
案此近穿鑿言今雖蠢動兩日之內卽有賢者十人來願
輔予以往撫定我寧考所圖之功我有大事休美朕
之卜又并吉也民獻予翼得人心也朕卜并吉得天
心也天人交應如之何其不征邪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
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陸氏鍵曰此非國家誅叛之大典不足憑而反憑其
其之卜也蓋殷王之裔或天心所未欲絕則取決於
卜今卜伐而吉則此不過逋亡播遷之餘孽耳又何
論猶大乎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
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考翼與下文考翼必有譌誤不可強通傳以小子爲
邦君自稱考翼爲父老敬事者增文曲說此外諸家
多以小子爲成王自言謂我小子之身當考其敬翼

以自反而不可征亦皆強詞錢氏時曰考翼者父敬
也三監皆武王所命是父之所敬也不可遽行征伐
案此義較諸家略通今聊從之王宮猶云王家王家
邦君謂二叔也周謂諸侯曰監梓材王啓監周官立
其監可證爲成王叔父故曰王家邦君言民不安靜
雖由武庚亦惟在二叔之室惟予小子父所敬者不
可征伐諸侯以此勸王之違卜也述邦君之言而又
雜以予小子之語古人文法高妙參差往往如是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
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

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允蠢鰥寡傳讀爲一句竊意當讀嗚呼允蠢句鰥寡
哀哉句文義乃明予造天役傳謂我之所爲皆天所
役使義亢蒙意造爲也天役天使即代天工之意猶
孟子言天吏也義爾邦君傳謂以義告之爾等當安
我曰云云說亦亢曲朱氏彬曰義者宜也案朱說是
也義儀古一字通作宜詩烝民我儀圖之傳曰儀宜也漢書地里志伯益能儀百物以佐舜注儀與宜
同此義之省讀作宜也無毖于恤傳訓無勞于憂蓋謂無以憂
卹之事爲勞也寧考武王也自成王稱之故曰考上
言爾庶邦君臣勸我勿征此言征非得已也今我沖

人常思念其艱難曰嗚呼今武庚信已蠢動鰥寡受
害誠可哀哉予爲天吏天方遺大投艱于我躬惟予
沖人固不我自恤矣宜爾邦君及爾多士尹氏御事
亦皆慰安我曰無以憂恤之事爲勞不可不成乃寧
考所圖之功今奈何以勿征爲言乎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
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
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休嘉也國語周語以休懼共動注嘉也善也廣雅釋詁言天嘉善于武王
也今天其相民其猶之也見盤庚矧說文作矤注况也
詞也是矧有况與語詞二訓尚書多矧二義盡之段氏玉裁說文注訓况也詞也上也字爲衍文訓矧爲况詞今以尚書推之矧固確有詞也之訓段說非也
此宜直作語詞義若則康誥矧惟不孝不友矧惟外
庶子訓人矧太史友矧惟爾事矧汝剛制于酒皆是
向來解者訓爲况故多迂曲天明畏弼我丕丕基傳
意天之明命可畏輔成我丕丕之基業言卜不可違
竊謂如傳意則與上文義複且僅援天以自信不如
解作告庶邦當畏天以輔我之意上文既以大任責
己以大義貽民故此復申言卜之不可違而告庶邦
當畏天以輔成我之基業也歎言予乃小子不敢廢

上天之命昔者天嘉善于我武王興我小邦周武王
惟不違天之卜故能安受此大命今天之相民則亦
惟卜是用嗚呼天明斷而可畏爾等當畏天以輔成
我大基業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
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
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
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
受休畢
惟乃也言邦君御事乃武王舊臣也傳云專呼舊臣

而告之猶拘毖廣韻云告也經中多此義天閟毖我
成功所天毖告我以成功之所也天亦惟用勤毖我民天亦惟以勤勞告我民也汝典聽朕毖汝常聽朕告也厥誥毖庶邦庶士猶多方言誥告爾庶殷也傳以否閉
艱難解之非是極讀曰亟荀子賦篇出入甚極楊注極讀亟易說卦傳坎為亟心荀爽本作極心
卒終也化誘勸化開誘之意天棐忱辭朱
子曰諸家棐字並作輔字訓難曉後讀漢書顏師古
注云匪棐通用叅食貨志武五子燕剌王旦傳皆有之如書中棐字正
合作匪字義許氏月卿曰言天非誠有言辭考之民
可見天意欲征武庚非諄諄然命之民心所欲即天
意也前寧人亦武王也葉氏夢得曰自成王稱之曰

寧考槩言之曰寧人以其在前曰前寧人皆稱武王
也傳謂武王大臣非是勤勞也即征伐之事休善見前
畢終也王呼邦君御事而言爾等乃武王舊臣爾大
能遠識前日之事爾知武王何如之勤勞哉今天毖
告我以成功之所予不敢不亟終武王所謀之事也
故予大化導我友邦君當仰承天意天匪誠有言也
其考之我民可見天向民輔予何其不於前寧人之
功謀所終乎且天亦惟以勤勞告戒我民不可安逸
如有疾痛必速除之予曷敢不於前寧人所受者善
厥終乎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
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
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
命

若惟也王氏念孫曰大誥曰若昔朕其逝若與曰若天棐忱呂刑曰若古有訓若字皆語詞之惟
昔始也詩采薇昔我往矣釋文引韓詩昔始也老子昔之得一者王注昔始也其猶將
也王氏引之曰盤庚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微子曰今殷其淪喪康誥曰爽惟天其罰殛我酒誥曰予其殺其皆有將義
言始朕將往朕亦言其事之難而日思之
矣而有不可安於難者子孫不終祖父之業祖父其
曷賴乎考翼之文不可知詩正義引鄭康成說此經

曰其父敬職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基
業乎孔氏安國謂為敬事刱業義與鄭同今聊從之
肆今也爾雅釋詁文越及也見前越卬猶言及我身不容緩
也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民養蘇氏以養為廝養謂民養猶臣僕二字於經傳
別無他見恐未可信此外亦鮮有明捷無礙者竊意
若兄考乃有友伐句厥子民養句其勸弗救句養畜
也民養倒文謂畜民也勸阻止之意言若兄父而有
友來攻伐者其子畜養民力其可阻止而弗救乎兄

考喻王友喻武庚厥子喻邦君御事皆養民者上言予不可不成先人之業此言臣子不可不救君父之難也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肆力也爾雅釋言文勉邦君御事戮力也傳訓放謂欲其舒放而不畏縮非是爽邦以下傳義較舊解爲順然猶有未合惟大艱人以下亦未昭晰竊謂爽邦昌明之邦昧爽天初開明也爽邦猶造邦之義哲多謀慮也見詩抑箋迪語詞越與也前見易違呂覽禁塞古之道也不可易注易猶違法軍法也即牧誓所云六步七步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之類惟有也王氏引之曰文選東京賦薛綜注惟有也酒誥我聞惟日我聞亦惟日皆當訓有誕語詞鄰比淮南精神訓與德爲鄰注鄰比也胥助也廣雅釋詁文又方言胥輔也亦助義告邦君及衆臣既教以當戮力矣遂言我邦所以昌明者由多謀慮之士亦惟亂臣十人迪知上帝命與天共輔相我周之誠天意輔誠十人能知天命故與天共輔我周家也是時無敢違法令不從伐商者況今天降戾于周邦有大艱險之人比助伐于其室是天意所急欲征討者爾亦不

知天命之不可違乎大艱人謂三叔及武庚言三叔爲國懿親故曰伐于厥室陳氏傑曰爽明國事實由哲人爽邦猶言通達國體也十人即民獻十夫即所謂爽邦之哲人也亦惟此十人能迪而深知帝命及天之輔忱命德討罪天之法也爾于帝時尚當罔敢變易其法矧今天降戾鄰胥伐分內相仇事勢危迫加此爾乃以爲不可征是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矣以此解之辭意順適蔡氏必以十人爲十亂貫辭拆之終覺首尾衡決今以陳說按之經文尚多未協附錄之者以從右說則陳氏爲明從蔡傳則蔡言可采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幷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眞氏德秀曰此以予永念發端下分三說天命喪殷

我不可不終其事一也天降休命于武王凡今所有之疆土皆前人之所區畫我不可不率其舊如韓愈所謂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曷敢不力二也其下乃言今卜幷吉是天實命我所不可違三也按傳義未極明了眞氏分三截大指明通今試依而釋之休嘉也極讀曰亟于往也從讀如春秋傳率師從之之從征也征古文作徰篆文與從相近或即征之誤歟率古通帥統也有指者山川封域明白有可指也言予當思念曰天之喪殷若田夫之務去草穢予何敢不順天意以終竟田畝之事乎而天之所以必喪殷者非

予小子之故亦惟嘉簪于我前寧人耳我何以亟于
求卜邪是乃祖宗基業所存敢弗往征以統率寧人
歷歷有可指數之驗士邪況今卜又并吉故朕大以
爾東征自來天命無有差僭今卜之陳兆如此其兌
可知爾庶邦尙何疑乎古人文簡義賅反復誦之立
言之指當如是

附錄諸家論說

林氏之奇曰昔湯伐夏以救民毫之民以爲夏罪其
如台告湯不恤我衆夫湯之兵爲應天順人而舉也
毫人徒以桀滅德作威而毫邑未被其禍故憚於行

役戰鬭之事而出此言也庶邦御事之不肯致討於
武庚其意亦若是而已矣不知自古有天下之禍常
起于一隅蔓延之久則徧於天下漢景帝時吳楚七
國作亂于山東聲勢甚熾惟漢遣周亞夫將三十六
將軍之兵倍道而進故一鼓滅之不然不獨關東非
漢有也晉武帝死惠帝以昏童而卽祚當是時八王
以肺腑之親更相屠滅戎羯乘之中夏鼎沸歷數百
年而後定管蔡武庚之亂又挾淮夷以爲重此其爲
變蓋不減於八王與五胡也當武王之喪而卜之以
迴其繇辭已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夫管

蔡煽亂於東土則西土之人宜無所預也而繇辭以
爲西土之人亦爲之不靜者蓋天下之勢然也
又曰滅紂卽封武庚誅武庚則封微子武王所欲誅
者紂而已武庚何罪焉成王所欲誅者武庚而已微
子何罪焉蓋惡之止於其身者聖人之忠厚也
朱子曰紂之暴虐天下之人胥怨及武王旣奉天下
之心以誅紂於是天下之怨皆解而歸德於周矣然
商之遺民及與紂同事之臣一旦見故主遭人戮宗
社爲墟寧不動心茲固叛心之所由生也蓋始於苦
紂之暴而欲其亡固人之心及怨已解而人心復有

所不忍亦事勢人情之必然者又況商之流風善政
畢竟尙有在人心者及其頑民感商恩意之深此其
所以叛也後來樂毅伐齊亦是如此
呂氏祖謙曰武庚之叛止三監及淮夷耳何必大誥
多方及御事之人蓋當時天下初定人情未安革商
爲周天下亦未必盡曉然知天命所在加之三監扇
動爲變恐亂之牽引不止於此所以大誥多方開曉
其志諭以天意從違之理使之釋然曉悟人心有定
介一無閒則變無由生然後周公得以安焉而東征
後世人君一方有亂出師致討絲牽繩聯亂附寖長

者變端在人心故也

又曰禹之征苗益贊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使之自反不爲周公之必征何也蓋苗之爲惡不過一人可以修德待其自化如人小疾調其元氣而已至于武王既死三監淮夷又叛危疑之際不可不伐使益當此時必在十夫之數況益之言至公邦君之言安常守故畏縮不敢皆私意也

陳氏大猷曰武王以公義封武庚而不虞其怨以親愛用三叔而不料其反仁人之過也使捨武庚而立微子三監雖欲叛而不從捨三叔而任他人武庚雖欲反而不敢

董氏鼎曰帝王之決大疑必詢謀僉同謀及乃心卿士庶民而後及卜筮蓋以人謀既協乃決於天商之亡也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周之東征也民獻十夫予翼而卜又并吉此大誥一書所以始終言之

顧氏炎武曰武王克商天下大定裂土奠國乃不以其故都封周之臣而仍以封武庚降在侯國而猶得守先人之故土武王無富天下之心而不以叛逆之事疑其子孫所以異乎後世之篡弒其君者於此可見矣及武庚既叛乃命微子啟代殷而必於宋焉謂大火之祀商人是因弗遷其地也是以知古聖王之征誅也取天下而不取其國誅其君弔其民而存先世之宗祀焉斯已矣

方氏苞曰昔朱子讀大誥謂周公當時欲以此聳動天下而篇中大意不過謂周家辛苦創業後人不可不卒成之且反復歸之于卜意思緩而不切殊不可曉嗚呼此聖人之心所以與天地相似而無一言之過乎物也蓋紂之罪可列數以聳人聽而武庚之罪則難爲言所可言者不過先王基業之不可弃與吉卜既得可徵天命之有歸而已夫感人以誠不以僞

此二者乃周人之實情可與天下共白之者也其於武庚則直述其鄙我周邦之言未嘗有一語文致其罪其于友邦君第勸以友伐厥子之私義而不敢謂大義當與周同仇也非聖人而能言不過物如是與不惟此也周初之書惟牧誓爲不雜武王數紂之罪惟用婦言弃祀事而剖心斮脛焚炙刳剔諸大惡弗及焉至于暴虐姦宄則歸獄于多罪逋逃之臣故讀牧誓而知聖人之心之敬雖致天之罰誓師聲罪而辭有所不敢盡也讀大誥而知聖人之心之公審己之義察人之情壹稟于天理而修辭必立其誠也

鈞衡曰朱子謂大誥始終歸重於卜意似緩而不切吾鄉方侍郎既論之詳矣予又嘗推求其故周禮大卜之職凡國大師則貞龜古聖人征逆伐暴必本天意天不可知惟卜是視其重卜也以敬天也當時罪在管蔡武庚罪無可逭三叔之惡又不忍言歸于卜以祈天亦聖人大不得已之衷而可與天下共見者也其文煩瑣重複何也古者言語質樸不似後世務爲有韻以發衆聽故有語僅一二而不惜再三申誥者厥時史臣亦無粉飾潤言直記弗避雷同然而千載後反復誦之但覺憂勤之意戰惕之衷委曲纏綿

有加無已而不厭其文之複沓拉雜也諸誥類然不獨大誥然也王莽居攝依北周公無事不以元公自比故於翟義起兵依周書作大誥以示天下其所用多今文家說與今行孔傳不同又多以已意減義妄說誣經實甚近代漢學家多奉爲指南以爲此眞尙書古說據以難孔僞孔誠不可據矣莽誥更何足據乎嘗試核之一盜王也莽誥解爲安帝室獨於爾知盜王若勤哉則又以太皇太后代之一前盜人也莽誥解以祖宗安人獨于天亦惟休于前盜人則又以祖宗代之此其自相矛盾者也即命上承寶龜非居攝也莽則謂予即命居攝踐祚嗚呼此非莽志也雖無即命之文吾知莽亦必增詞羼入矣且使莽誥爲依大誥與解泉陵侯上書云云凡十餘語太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鹿云云三四十語絕不見於大誥何邪別其拘文牽義語轉支離有萬不可解者邪而顧欲依此以解大誥邪古者天子崩嗣王諒陰三年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周公攝政亦臣職之常惟厥時成王小弱未克經事實是周公主之故他日有復政之事然而聖人之心謹凜謙挹公忠坦白如皎日青天固未嘗一日無君也其作誥也意雖出已語必稱王篇中

所陳皆成王語氣未嘗擅自居王也而說經者必以王爲周公不惟于予小子予沖人之文不合是開天下亂臣賊子無父無君之漸矣莽之依托安知非當時經生之言有以助其姦胆而作其悖心乎此蒙所必爭者也

書傳補商卷之七

桐城戴鈞衡述

康誥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此節四十八字漢唐諸儒皆以爲將誥衛侯先序營洛之文至宋儒始有疑爲洛誥之錯簡者其說昉於蘇氏後人多宗其說然疑之者尚多元金氏履祥謂當在梓材篇首陳氏櫟謂當在召誥牛一羊一豕一

之後越七日甲子之前　國朝方氏苞謂當在多士篇首毛氏奇齡謂此與梓材王曰封至戕敗人宥七十四字互有脫簡姜氏兆錫因有洪大誥治之文謂誥文必別有辭命此爲闕文眾說紛紜其將誰主竊謂眾說所以不同者皆由胡氏宏以康誥三篇爲武王時書欲移掇此四十八字入之他篇而各以意說者也案胡氏所論千古卓識自吳氏棫蘇氏軾朱子皆取其說蔡氏本以作集傳後儒莫敢異說其所辨論於義理極爲精當然而康叔封衛實在武庚既滅之後史傳多明言之而左傳定公四年祝鮀之語及史記衛世家之文尤明白無可置議於是說經之士既不敢謂此四十八字爲錯簡又不敢效漢儒誣周公以踐阼攝王遂各出其心思以曲解朕弟寡兄之說有謂王若曰以下皆周公之言必以王命誥者事體也必紀周公之言者事實也周公入而告成王以其事出而告康叔自以其所欲言史官紀實以爲天下法此宋黃氏度之說也夫周公攝政封康叔自以其意作誥固無不可然經文何妨直書周公曰或書周公曰王若曰云云今既單書王若曰則必代成王口氣何得又接以朕弟云云謂之紀實反致乖謬未

可信也有謂古者封諸侯于廟周公相成王封康叔于武王之廟故即假武王之辭以作誥若在天之靈親勅之者所以終武王之志此近儒趙氏佑之說也夫之死致生若巫覡降神已爲怪誕況又代武王自謙爲寡德之兄更爲非理不足信也有謂封康叔之時成王位于上周公旁侍而代命之故史臣悉記其口語朕其弟乃寡兄皆周公自謂此吾友邵氏懿辰之說也夫黃氏入告成王出以己意作誥按之王若曰朕其弟之文已爲不合況又云成王在上周公從旁代誥若祭祀之有尸者不惟事理所無且史官方

書王若曰旋書朕其弟強合兩人爲一口有是理乎然則四十八字果有錯簡與否朕弟寡兄究爲何人語氣乎曰此直當闕疑而不能斷者也第以經文衡之則胡氏謂武王誥叔聖人不易意者武王克商即已封康叔于商畿之地如朱子所云商畿千里紂地甚大武王封武庚之外或別有餘地以封康叔者此誥實武王所作後來滅武庚之後以其地改封康叔周公作誥覺無以過于武王之所言者遂取武王之誥申述之以冠于首復述成王之意作酒誥梓材兩篇同時頒之故史臣敘其緣起先加篇首四十八字

史臣但書王曰不書武王者以朕其弟乃寡兄小子封云云天下後世必知此王之爲武王故於酒誥首特加成王曰以別之漢儒傳本皆然孔本偶脫之耳而胡氏吳氏蔡氏因康誥當爲武王誥叔之辭遂謂酒誥梓材皆武王時書則又矯枉過正果爾則篇首四十八字眞爲贅文祝鮀所云滅殷封叔者皆爲虛語夫篇首四十八字今文古文皆明白可據何可妄移祝鮀所云乃周人自言其本朝典故豈應錯誤然則四十八字不必移而命以康誥之在滅殷封沬土時亦確不可易康誥爲周公述武王往日誥辭酒誥

梓材爲周公代成王作誥而同頒于作洛之日亦推之情事按之經文攷之史傳書序而無不合者也獨惜武王封叔于商畿之事無攷不足取信于人全氏祖望日康誥三篇惟爲武王封康叔之書或疑殷地既屬武庚不得復封衛則不然康成詩譜謂自殷都以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是三國者原環殷都而裂之殷都固無恙也不必疑康叔之難以并栖然而愆虛揣說雖若傳會而經文不煩移易於義理亦無悖謬較諸家之穿鑿支離仍於經文不合者不爲善乎則亦姑爲是說以傳疑而已惟三月即召誥之三月也哉生魄傳訓月十六日本孔傳爲說是也近漢學家多主馬融讀魄爲朏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引

說文霸字博考廣搜以證哉生魄之當爲三日無論推以召誥日月不可爲月之三日召誥云三月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是三月五日召公始至洛其月十二日乙卯周公始至洛自是丁巳始郊戊午始社甲子始用書據此孔言爲近馬說非是而霸與魄截然不同竟數千年莫有發其義者茲皆爲說辨之說曰周書生魄死魄漢書作霸顏師古注謂霸魄古一字以象推之二字雖通其實義別說文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从月霸聲周書曰載生霸案所引周書即康誥文載古通哉康誥之哉生魄以召誥乙卯周公至洛證之自丙午朏至乙卯當爲三月十二日如說文之意即丙午朏其時周公未至洛何得云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乎不獨此也以魄爲朏則生魄可云月始生霸然也死魄亦可云月始死霸然乎故知周書生魄定以孔傳十六日爲是而說文之霸則別一字與朏及哉生明同而不可以爲魄也許氏誤以爲一字則其義不可通矣馬氏

融注何晉亦以魄爲朏謂月三日始生兆魄名曰魄是亦以霸爲魄不知二字義不可混今取緯傳所云霸魄者略正之禮鄉飲酒云三日則成魄此魄當作霸凡白虎通援神契所云三日成魄文選月賦所云朏魄示沖者皆霸字也漢書律歷志云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此霸當作魄凡所引武成旁死霸旣死霸旣生旁死霸者皆魄字也故孟康注曰月二日以往明生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學者準此類推則可無疑下三日十六日之不合矣近漢學家深仇孔多主許氏馬氏鬬之逆並斥律歷志之謬而于經文多不合又或幷梁兩說而不能斷此亦無甚關係之義竟數千年無人道及古經月日原不宜穿鑿求合加此則將不可不知者也

播民毛氏奇齡謂殷之遺民猶大誥云逋播臣是也百工播民讀爲句見效也孫氏星衍曰天官書以星見爲效注效見也

士郡也勤撫勞之也洪鄭康成云代也爾雅釋詁鴻代也迺洪通

治正也讀大傳上治祖禰注治正也

言百官遺民皆和悅

效事于周周公皆撫勞之于是代王大誥正羣侯也

此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總敘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朕其弟其猶之也見盤庚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丕顯考言文王之德大明猶商書稱先神后也區夏傳無訓吳氏澄曰肇始也造作也岐周猶近西戎文王徙豐始作區宇于華夏之地案吳說是也第解區猶曲文選吳都賦鏡水區劉注水區河中也是區有中義區木訓虛空虛之象必在中區又爲藏物之處物藏必于中也四方上下爲天區上下四方爲六區皆就其中言之也此皆區訓中之證區夏猶中夏言文王徙豐初作邦于中夏也我西土惟時怙當依孔讀絕句冒聞連讀王氏鳴盛曰趙岐注孟子引此作冒聞于上帝君奭篇亦有此句冒有上進意故云冒聞也江氏聲曰說文卯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汜勝之農書云土上冒橛是冒爲上進之意以王氏之言證之漢人冒聞連讀王充論衡初稟篇引此亦然則冒聞

不可割也蓋猶上冒升聞之義傳讀冒屬上云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上帝怙冒二字旣無遮文可證且怙之如父自西土人恃文王言冒之如天則又自文王覆西土言作䫉似順實則迂曲甚矣殪戎殷猶詩云伐大商也誕語詞越與也寡兄寡德之兄武王自稱之辭武王旣呼封遂告之曰惟汝大顯考文王克明其德克愼其罰不敢侮于鰥寡用所當用敬所當敬威所當威以好惡之公彰顯于民用始從豐造我邦于中夏及我一二邦漸以修治然後我西土之人皆惟文王怙賴遂乃上聞于

天天休美之乃大命文王絕滅大殷而受其所有天命其所有之國所有之民惟我周之是順乃寡德之兄又繼以勉故汝小子封得在茲東土為諸侯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

阮氏元曰今民古本民上有治字按當從古本孔傳云今治民則孔本原有治字後人傳寫誤脫耳衣王氏引之讀若依學記不學博依依或為衣漢書外戚傳充依荀悅漢紀作充衣是也言今汝治民將在敬述乃文考紹其所聞依其德言也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王氏引之曰敷者徧也周頌賚篇敷時繹思箋敷猶徧也舜典敷奏以言史記作徧言徧求殷先哲王之道也大雅抑篇罔敷求先王鄭箋以敷求為廣索是其義也別讀先飯辨嘗羞之辨辨徧也古字別與辨通周官小宰聽稱責以傳別故書別作辨士師荒辨之法鄭司農讀為分別之別樂記禮辨異荀子樂論辨作別樂記其治辨者其禮具鄭注辨徧也史記樂書辨作辨一作別見集解其證也墨子天志篇天之愛百姓別矣別亦與徧同由於也釋詁繇於也通作由大雅抑篇無易由言箋由於也別求聞由古先哲王者徧求聞于古先哲王也與往敷求于殷先哲王文義正合棐王解敷求別求問由精當不易古先哲王鄭康成所謂虞夏之王也林氏之奇曰康叔之治民固不可不取法于文考然文考必取法于古先哲王古先哲王必取法于天至宏于天則無以復加矣道之大原出于天故也能宏于天則能順性命之理以成其德而可以裕乃身矣孟子曰仁義禮智根于心睟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若德裕乃身之效也不廢在王命在於也左傳昭十一年注歲復在大梁釋文在本作於傳云不廢在王之命增之字贅矣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天畏棐忱傳謂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忱則輔之義曲畏讀曰威古畏威通用郭璞爾雅注引此作天威棐忱皋陶謨天明畏馬融本作明威廣雅曰威德也風俗通十反篇曰天威棐忱言天德輔誠也天德棐忱天之意不可得而見也徵之民情而可見然而民甚難保必往盡乃心無有纖毫安康逸豫之念乃可乂民陳氏經曰不必求之天求之

民可也不必求之民求之心可也可謂善說此經者矣傳以民情大可見起下句似猶未得惠不惠懋不懋傳謂順不順勉不勉者蓋人所不惠不懋之地怨往往于是而起今能惠人之所不惠則無不惠矣能懋人之所不懋則無不懋矣而怨于何生哉林氏之奇曰致怨無小無大皆足以召亂當順而不順當勉而不勉皆致怨之道也亦通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應傳訓和甚捷林氏之奇曰應保者徇民之情而安之也晁錯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如此之類皆所以應保之也亦通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林氏之奇曰天下之罪戾則白而不可掩暴露而不可解大罪則加之以大刑小罪則加之以小罰如權衡焉不可以毫釐差惟疑獄之難決者則不可以不加意也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時乃大明服傳以服爲服其民似對服字另句且占下文民勑懋和地矣竊謂服即五刑有服下服上服之服義猶等也（詳見呂刑）有敘時乃大明服者言用刑之道必有次序乃能大明其等也平日講求刑典了然於心謂之有敘臨時矜愼判決各當其罪謂之明服若有疾若保赤子推言用刑之心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傳移又曰于非汝封之上其意本之王氏安石以下文王曰又曰推之固爲通達第經文四語一氣相承似不得以又曰横中隔斷（若如傳義當移又曰於此節之首乃合）今聊依經解之朱子曰此言用刑之權正在康叔不可不謹之意耳非汝封刑人殺人則無或刑人殺人矣非汝封又曰劓刵人則無或劓刵人矣言其責之在己也先儒作四句讀故不得其說今由朱子之意推之又讀曰有（又有古一字詳見大誥）刑之輕重大小莫不主持于一身非汝封刑人殺人則無或敢刑人殺人者不獨刑殺人也卽一極小之刑亦必出于汝口非汝封有

曰劓刵人則無或敢劓刵人也汝之一言民之生死因之可不慎哉孔氏穎達以又曰爲周公述康叔之自言蘇氏軾以非汝封爲絶句言刑人殺人者法也非汝意也雖非汝意然生殺必聽汝不可使在人也至于劓刵人則曰非汝獨生殺也劓刵亦如之皆曲而未安近趙氏佑以又曰爲承上詞謂劓刵輕于刑殺刑殺固不可專劓刵亦不可縱蓋曰非汝封罪不得刑人殺人又可曰劓刵人也亦不如朱子之合劓刵傳謂刵爲周官五刑所無王氏引之謂古人唯軍戰有斷獄斷耳之事於刑法無之通考諸書訂刵爲刖之訛是或然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外事金氏履祥曰獄之未成在有司而未達于康叔者也吳氏澄曰野之獄訟各有大夫士自治其事不屬國中故曰外事如費之費邸楚之申息齊之平陸縣邸也考周官鄉遂之外縣野有縣士都家有方士掌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五百里之獄訟各辨其罪而要之或二旬或三旬或三月而上其獄于國司寇聽之與此相似而臬司當連讀猶言法守也傳以司師連讀解爲使有司師此殷罰之有倫者將字成義非也此言獄在有司汝當先陳是法守令其師此殷罰之有倫理者至獄成上之大司寇則又當如下文所云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要囚陳氏大猷曰要者結罪之辭與周禮鄉士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之要同要囚謂結定其囚之罪也蔽要囚謂斷其所結定之囚猶今世引斷也今世大辟囚已結罪後猶有審覆經年者案陳說是也服念傳謂服膺思念嫌迂服古通伏易繫詞包犧氏釋文引孟京云伏服也文選陸士衡詩注謂伏犧遂注服與伏古字通伏念猶俯思也林氏之奇曰唐太宗謂羣臣曰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須三覆奏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五覆奏正得康誥要囚之意吾友方宗誠曰陳時臬司既已師茲殷罰有倫則

無不中之法矣及要囚之時又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則更無不中之刑矣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罰折也廣雅釋詁彝與罰必言殷者孔氏穎達曰衞居殷墟又周承殷後刑書相因也罰蔽殷彝三句連讀言殷家固有常典汝陳是法事當折斷於殷彝用其宜刑宜殺者勿用以就汝封之心也義古通宜見大誥次就也孔傳如此家語引作勿庸以即汝心意甚明即亦就也乃猶若也見盤庚遜順理也考工記輈人凡揉輈欲其遜而無弧深注遜順

理也曰心口相問之詞敘順也惟曰猶常曰也經凡惟
曰皆同言若汝用刑雖盡順理每自問曰是其順乎
常曰未有順理事也陳氏櫟曰心常不自是則虛明
公正之體不失而審慎矜恤之念常存刑罰之不中
者鮮矣曾子所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
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此節傳及諸家向分二節使凡民自得罪五句與上
文毫不相屬說者或謂凡民自得罪以下乃更端之
辭與下元惡大憝不率大戛諸節詞義相屬論非不

善第經文下節始有王曰則不得如此立言胡氏士
行曰以汝之心知朕之心尚德不尚刑而已民自有
得罪而人無不惡以至不得不刑爲此豈朕心也哉
案胡說近是第解凡民自得罪語意猶未親切竊謂
凡民自得罪云者言凡民之得罪非我罪之乃民之
自取之也寇攘姦宄特舉一端以爲驗耳上文歷言
用罰至此嘆言汝乃小子其心之仁慈愷惻未有能
及汝者我之教汝用罰其心德亦惟汝知非得已也
凡民之得罪非我罪之皆民之自取之彼寇攘姦宄
殺人顛越人以取貨財而強悍不畏死此天下人之

所共惡安得不以刑加之是其刑也彼人之自刑之
亦天下人之公刑之而豈得已而不已者哉此汝小
子與朕所心心相印者也下文遂更推言自得罪之
事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
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
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
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
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大眾也徵子法法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憝始注大眾也又通說郊特牲大報天而主日注

大憝猶也偁與衆同義大憝者衆所惡也矧詞也義猶則見大誥
于父于弟之于讀猶爲見盤庚速由文王作罰先儒多
疑先王敬慎用刑不宜如此峻急故傳釋以周禮刑
亂國用重典云云蘇氏軾林氏之奇且於此處迂文
曲說恐後世好殺者以此藉口非不善也然終不
免於委曲以爲之解竊謂速讀曰肅敬也爾雅肅速同訓疾又
訓肅爲速古肅速字通用也儀禮特牲饋食禮乃宿尸注云宿讀爲肅凡宿或作速記作肅疏云凡宿或
作速者若公食大夫禮速賓之類是也記作肅者曲禮主人肅客而入是也此速肅通用之確證速猶文
作遬漢書凡速多作遬禮玉藻見所尊者齊遬遬即敬也刑兼五刑而言非謂殺
也曰由文王作罰文王之罰當無不當于罪者且其

作罰也于不孝不慈不友之人亦必有輕重次第之
節敎康叔敬由之者乃正使愼刑之意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
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
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此節傳說多不可通傳義稍順然有可疑者數事訓
大戛爲大置之法不惟戛無法訓增置成義亦迂矣
謂庶子以下爲臣之不忠則宜統言遠近大小之臣
不應獨言外庶子訓人之官與小臣諸節謂別播敷
爲別布條敎經文凡言播敷類皆布施德敎此獨何

以知爲播敷別敎且至罪可誅者衆又何獨執此以
定典刑所以然者由昧於矧別二字之義故駢支如
此竊考矧詞也義若則見詁大庶子周禮謂之諸子其
職掌國子之倅使之學德學道而考其藝以進退者
訓人師長之官疏引鄭注如是若師氏保氏之屬惟猶與也
王氏引之曰詩無羊曰旐惟旟矣鄭箋夢見旐與旟發案曰貢故惟[illegible]禹貢曰齒革羽毛惟木惟皆與也
正人謂黨正縣正之類越及也別讀曰徧見前造成也
君奭耇造德不降鄭注造成也詩閔予小子遭家不造箋同大衆也見上譽善也淮而
本經經誅樂注粵孫也引長遠之意[illegible]攜弓車日引攜曰引者長遠之意速讀曰
肅敬也見上率用也見盤庚言泯亂民彝者既由文王作

罰刑不容赦已其餘不率大常者則惟外庶子師長
與其正人之官及小臣諸受符節者乃徧布德敎成
民衆譽若終弗念弗庸病其君長是乃引長其惡惟
朕所大惡汝其敬由茲義用殺之此仍指民言非謂
戮庶子等官之不辭者下文乃言君長百官之刑也
林氏之奇以不率大戛爲上節讀呂氏祖謙謂戛爲難言叔不用身之則亦大戛戛乎其難哉或又謂
戛爲擊承上文而言猶不率從乃大戛擊以痛懲之皆不得其解而強爲之說者也殷紂無道
敎化不行民之干犯倫紀及不由常道者衆矣不孝
不慈不友不由常道之最甚者也故特先提出言之
所以正綱常也次及不由常道之人敎之不改而後

誅則知不孝不慈不友者亦非不敎而誅也古人文
節而意相足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
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君長傳指康叔言玩本文無汝爾小子封等字非戒
康叔之言康叔亦不至是江氏聲曰君長謂他國諸
侯康叔爲牧伯得征諸侯之有罪者故及之案江說
是也本經有孟侯之文可證上言民之元惡及不率
戛者皆有常刑此則專指諸侯卿大夫士而言亦承
上詞君國君也長百官之長卿大夫也下言小臣外正則此長屬

卿大夫矣能善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柔遠能邇注能善也左氏傳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越與也惟讀曰爲王氏引之曰玉篇惟爲也皐陶謨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酒誥曰亦罔非酒惟行亦罔非酒惟辜孔傳皆訓作爲惟威惟虐爲威爲虐也非德用乂見此亦必征討之刑罰之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此勉康叔敬刑以總結上文也乃由裕民傳謂由是而求裕民之道似迂竊謂由用也語詞尚書率字式字由字多作用皆語詞裕容也惟思也敬忌敬戒也禮表記引甫刑鄭注忌之言戒乃猶而也儀禮燕禮大夫不拜乃飲注猶而也堯典試可乃已史記作試不可用而已史記淮陰侯傳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蒯通傳乃作而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作一句讀及字乃有根朱子謂康誥多長句今人碎讀了誠然承上文言庶民君長不率法者汝皆得刑殺征討之汝亦必無不克敬典乃用容保民敬典如何亦法文王而已汝思文王之敬戒用刑而保民曰我思有及于文王則予一人以悅矣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此下數節義不相承大約因言用刑而教之宜以德化民也爽惟傳訓明思固可通其實非也王氏引之曰爽發聲也爽惟民迪吉康爽惟天其罰殛我皆是凡書言爽惟丕惟洪惟誕惟迪惟率皆詞也陳氏櫟曰爽惟蓋當時語也迪吉康者眞氏德秀曰導之以仁義而民趨於仁義導之以孝弟而民趨於孝弟此則所謂迪吉康也作求傳謂爲等匹於商先王蓋讀求如君子好逑之逑林氏之奇曰先儒以求爲求而等之王氏以爲作而求我所爲蘇氏以爲民所求皆非本義蓋求與好古敏以求之之求同作起也起而求商先王所以康乂民者而行之也案此讀我惟時云云十五字

句眞氏德秀陳氏櫟皆同其說亦通矧詞也義猶則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監察也方言二監察也國語周語使監謗者注監察也自省之意下文我其不怨正自省也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前儒多以爲屬德于罰嫌曲王氏引之曰于猶越也與也遡及之詞言告汝德之說與罰之行也多方不克敬于和于亦與也戾傳訓止增很疾爲義不如孔訓定爲捷國語晉語可以戾也注戾定也此古訓爽惟詞也見上天

其罰殛我者自惕之詞其猶若也王氏引之曰詩小閔曰謀之其臧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在傳其猶若之磬也又其輸之則君之府寶也其皆猶若言今民猶
未安其心未定屢導之而猶未同上天若以此罰殛
我我其不敢怨何也凡人之罪不在大也亦不在多
雖隱微纖小天猶且鑒之況民心之不安天之所昭
昭聞者而敢謂民之梗頑難化我可自謝其罪乎傳
以惟厥罪爲民之罪云云似亦未合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
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陳氏鵬飛曰毋作致怨之事用敗事之謀變常之法

皆起怨之道也惟斷以至誠則能不惑于非謀非彝
矣心之不安則必喜異而厭常德之不顧則無內省
之實謀之不遠則貪目前之利忘他日之患凡此皆
基於不誠也案陳說足以補傳義之未備裕乃以民
寧傳云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於以字失解竊謂
以猶使也國策秦策向欲以齊事王注以猶使也君奭我不以後人迷多方克以爾多方簡畀命爾無以判日貢于非彝皆當訓使裕乃以民寧謂寬裕乃使民安也
瑕殄猶詩云遐棄瑕遐古字通詩隰桑遐不謂矣禮表記引作瑕又泉水不瑕有害釋文瑕遠也亦其證傳訓瑕殄棄絕似拘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
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此及下節誥以天命之無常宜時念國之不易享也
無我殄享傳曰殄絕所享之國享受也必增國而後
成義若云無我殄受則不詞矣蔡傳下節云世享對上文殄享而言此不然世享上有殷民字此則無也江氏聲曰享祭祀也凡封諸侯必命
之祭其封內山川社稷所謂命祀國亡則絕其祀此
言得之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誥汝乃以殷民世享

以猶使也見上

書傳補商卷之八

桐城戴鈞衡述

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王成王也釋文云王若曰馬本作成王若曰正義亦云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據此是漢時尚書皆有成字趙氏佑曰康誥酒誥皆有王若曰無以別異故特加成以別前誥之爲武王也蔡傳于康誥既正爲武王而于酒誥梓材概謂武王所作矯枉過正王至云妹土商之都邑武王以其地封康叔則似更忘商都爲武庚之封者宜其來後人之攻詰也妹邦即沬土（傅氏寅曰妹古沬字）明大命于沬邦者王教康叔申明其命于沬土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毖亦告也（見大誥）誥毖者猶多方言誥告下文言誥教誥庶邦者文王時爲方伯故也惟天降命緊連下讀呂氏祖謙曰天下之物無一不本于天以酒論之麴糵水火之劑皆天所爲天之降命所以使民置此酒者以祭祀無酒無以爲鬱鬯非以資人之酣飲也後人失其本意乃以此得禍而亦曰天降者天理不在人心外民爲酒所困即天之降威也陳氏櫟曰天降命與天降威當對觀設酒之初意本爲祭祀乃天之降命也酒之流生禍亦天之降威也酒一而已用以祀者此酒也喪德喪邦者亦此酒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人之于酒知其祭祀而本于降命之天又能于燕飲而凜然知有降威之天則天理行而人欲窒方無酒禍矣案呂陳二說最善傳割天降威以下另爲節而以惟天降命十字爲申祀茲酒之義失語妙矣

惟行惟辜惟當訓是（文選甘泉賦注）言民之喪德亦罔非酒是行君之喪邦亦罔非酒是罪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誥教百姓而必舉小子爲言者林氏之奇曰禁于未發之謂豫發然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湯訓蒙士文王教小子穆王告幼子童孫與易發蒙一也有正有事傳云有官守有職業者是羣吏而言竊謂上既誥毖庶邦庶士少正御事此下二節乃告民也故特加

文王誥教四字若如舊解有正有事於小子既不相
連屬亦與上文少正御事犯複且庶國飲惟祀又同
祀茲酒之文矣蘇氏軾曰有正有所治也有事有所
作也此言得之正猶職也正政古一字國語晉語語政而役生政猶職也又漢書梅福傳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越于也詁見大
將持也言文王又
誥教小子各有職業各有司事無常飲酒于庶國飲
惟祭祀時乃可然必以德持之毋至醉也孫氏繼有
曰德將者獻酬升降雍容有禮之謂越庶國緊承誥
說下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

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惟曰猶常曰也上飭文王親自誥教小子此又教百
姓各訓迪其子孫恐一人之教有不能遍也呂氏祖
謙曰大抵縱酒者多不事稼穡勤稼心臧者必不暇
縱酒聽貴聰不聰則誨諄諄聽藐藐矣當時飲酒者
必以爲小德無害于事殊不知正病之根源也以爲
小而不戒必至縱而不已故不可分彼爲大德此爲
小德當以一體觀之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
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嗣爾股肱傳云嗣續汝四肢之力義緒未明孫氏星
衍曰嗣者尋昭注晉語云世也言妹土之人世爲爾
股肱也此言近是蓋將命康叔明大命而先告以妹
土世爲爾之股肱其責在於爾也純其藝黍稷以下
乃誥妹土民之詞首篇所謂大命而使康叔往申明
之者也純專也專教之以此也奔走者即服勞左右
無方之義洗腆傳訓潔厚義未明竊謂腆美也爾雅釋詁
文洗腆者潔美之謂致誠也老子其致之注致誠也言力農服
賈之人有貨財以孝養父母其父母慶喜子乃可自
具潔美之食誠敬用酒若非孝養無彝酒也呂氏祖

謙曰前禁酒如此之嚴至此復教之使用者聖人之
教至于斷絕人情則不行所以開其飲酒之門者多
矣故開其一而使之有節但不可踰此節耳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
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
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
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上告妹土之民此告妹土之士大夫皆使康叔明于
妹邦之大命也先民後臣者由卑及尊之意爾大克
羞耇惟君最爲難解自傳以爲未詳後儒多強說其

亢曲者弗錄惟金氏履祥方氏苞江氏聲之解爲捷
金氏曰爾大克羞耇惟君惟猶與也猶羽毛惟木之
惟謂養老與羞于君所也方氏曰商俗自周有終酒
誥爾大克羞耇惟君解者支離牽合若周與君互易
則其義不詁自明矣蓋篆體二字本形似也江氏曰
耇老成有德者言爾大能進耇老于君助君養老爾
乃得飲食醉飽今細推之金氏謂羞于君所所謂君
者蓋指康叔成王方教康叔明大命于妹土之臣使
其禁飲豈有在君所而縱以醉飽者乎方氏以君周
互誤既嫌改字又懸揣之詞江氏言進耇老于君惟

未可訓于養老亦是常典非必羣臣進老于君而養
之也竊意君讀曰羣古者君與羣同聲韓詩外傳曰君者羣也古羣臣字通作君臣
管子大匡篇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同君臣仕位而未有叫者幾何人皆羣臣之假借也爾雅林
烝君也林烝訓羣非君上之君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考之甚悉爾大克羞耇句惟羣
句告衆臣衆士言爾大能養老惟此羣處之時爾乃
可飲食醉飽也丕惟語詞作使也周禮象胥凡作事注作使也儀禮鄉
飲酒禮作相爲司正燕禮小臣作小大夫二人媵爵注皆訓爲使稽合也周禮小宰聽師田以
簡稽注稽合也德卽德將無醉之德言養老固可飲食醉飽
又戒之曰爾宜能長自觀省使合中正之德毋或過
度也傳以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屬下饋祀誼非是

尙上也饋祀熟食之祭也儀禮有特牲饋食禮周禮
饋祀之逸是也自介用逸傳謂自副而用宴樂自副
之義未安錢氏時曰介者介于石之介介然自守不
爲外物遷動也陳氏櫟曰以介然自守之節操用于
歡然自逸之宴樂以介用逸非以逸爲逸雖逸而不
過矣案錢陳二說義亦近強然較傳爲精切姑從之
茲乃之乃與爾乃之乃緊相銜接言必如此乃信爲
王治事之臣而天亦順其大德長不忘于王家矣誥
衞臣稱王家者凡衞之臣子莫非王家之臣子也夫
養老始可飲酒非養老則不得言飲矣而養老時猶

必曰克永觀省饋祀始可飲酒非饋祀則不得言飲
矣而饋祀時猶必曰自介用逸呂氏謂聖人教人不
肯斷絕人情蒙則謂聖人教人眞不肯稍縱其情也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
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此下專戒康叔之詞陳氏櫟曰此篇初以酗酒戒沬
土之人不專爲康叔言但責之康叔使明戒酒之命
于國人後方呼康叔名以丁寧之至末云勿汝剛制
于酒則專戒康叔之身欲其以身率國人也棐徂傳
以輔佐往日爲訓義允而迂金氏履祥曰棐徂非遠

也謂我西土非已往遠事也蔡金義較捷然邦君御
事小子在下謂我西土非已往語意無著加遠事字
則嫌增曲竊由其義推之棐徂者非復往日也徂為往日
互見梓材肆往姦宄殺人立政惟乃弗作往任腆讀曰殄儀禮燕禮鄭注古文腆皆作殄又詩
新臺鄭箋殄當為腆二字通病也周禮稻人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注殄病也舊訓厚
失之我我周也經中此類甚多宋吳棫執此謂酒誥
亦武王誥康叔之書不足據也言我西土非復往日
之西土其邦君御事小子尚能用我文王之教不病
于酒此正與前誥毖庶邦御事誥教小子相應蓋當日紂之酗酒天下化之雖西土亦有不免自文
王誥教之後邦君御事小子始皆不病于酒也故我周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也至于今者對上棐徂而言非必成王作誥時也眞
氏德秀曰有司之不腆酒于天命何預乃以克受殷
命為職此之由何也但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沈酣
以致墜失天命則謹酒而受天命復何疑哉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
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
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衞邦
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
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
辟

上言周受殷命以不腆酒之故以下復舉殷代之以
酒興亡者為戒此先言殷之所以興也我聞惟曰我
聞常曰也迪助詞傳以迪畏為畏見于行非也畏天
顯小民者林氏之奇曰天有顯道吉凶善惡各以類
應不可不畏也小民難保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亦不
可不畏也經德秉哲者陳氏經曰德者得此理經德
常其德而不失也哲者明此理秉哲持其明而不昏
也二家之義足以發明傳指有讀曰又見大誥言殷自
成湯以下帝乙以上其賢君咸能成就王道敬畏輔
相而當時治事之臣其輔佐又能恭也崇傳訓尚崇

訓也孔傳訓聚攷左傳崇多訓聚漢書五行志注及
廣雅皆同乃知聚為古訓言君臣交相敬畏不敢稍
自暇逸況曰其敢聚飲乎越在外服以下言不止殷
王與公卿不敢崇飲外而邦國諸侯內而都鄙羣臣
下而閭里百姓皆無敢湎于酒者非惟畏法亦各勤
其業而無暇于飲惟相與助成王德之顯及治人敬
法而已治人承羣臣言敬法承百姓言越及也見上尹治也本說文傳引
呂義似失之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
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

僞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此言殷之所以亡也辜在商邑以下舊說俱屬紂言以今推之殷國與商邑覆滅無罹與不克畏死覆誕惟民怨與祇保越怨民罔不盡傷心覆庶羣自酒與酣身燕喪威儀荒腆于酒覆且詞之文義不順竊謂惟殷國以下指言當時黨惡之諸侯殷衆也上文言先王不敢崇飲必及外服內服此言後王荒酒故亦必及衆侯也庶羣衆黨也自從孔訓用惟民速辜之民讀曰人阮氏元曰孔傳天非虐民惟民行罪自召罪古本兩民字俱作人則孔亦訓民爲人王言我聞又常曰在今後嗣王紂酣醉于身政教廢弛其命令不顯著于民但安于作怨而不知改惟恣縱淫邪蕩泆于非常用燕樂而喪失于威儀民閒之無不盡然傷心爲之悼痛而紂乃荒病于酒不思自止其逸樂其心日加疾很死將及而不畏當是時罪固在于商邑惟黨惡之衆國亦滅亡而不以爲憂弗思明德馨香以交神明使升聞于天但大爲民怨日與衆黨用酒致腥穢上聞于天故天降喪于殷不復

愛殷矣所以然者惟其君臣過樂之故也天非暴虐不仁乃人之自召其罪耳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予不惟若茲多誥傳義迂曲多方曰我不惟多誥與此正同言予誥汝不爲此多言但引古人之言以爲戒爾其讀曰豈王氏念孫曰禮記曾子問召公言于周公周公曰豈不可豈不可國語吳語曰天王豈辱裁之豈皆當作其此其豈通用之證盤庚其猶可撲滅大誥厥考翼其肯曰多士我其敢求位與此皆讀爲豈監撫二字連讀撫覽也文選神女賦序于是撫心定氣注撫覽也言惟殷既墜命我豈可不大監覽于是乎傳訓撫

安非是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此節義緒最爲難解傳謂一節重于一節考經所言諸官初無分別次第且非增語不能成文此外諸家大同小異亦皆不免傅會絕無詞義稍明捷者蒙讀說文矧有語詞之訓見大詁又推大誥康誥知矧義若則而後于此節玩味再三雜取諸家之言略以鄙見釋之劼勤也廣雅文毖誥也見大詁殷獻臣謂賢臣舊仕

商而今里居者侯甸男衛謂四方諸侯接于衛者王安
石說賢臣似無待于劼毖然殷俗染溺已深恐賢者有
所不免故教衆人自賢者始王樵說康叔為方伯故所
劼毖者及于侯甸男衛也林之奇說太史內史者禮記玉
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疏引康成酒誥注
云太史內史掌記言記行是即左史右史之官也友
讀曰右江氏聲孫氏星衍俱讀友為右勸也詩彤弓一朝右之傳右勸也周禮太祝以享右
祭祀隱文右勸也案古右通侑儀禮有司徹右几注古文右作侑侑訓勸故右亦可訓勸也友亦通侑釋
名友有也相保有也案保有即保侑古友有右佑侑宥又經傳彼此多互通越若也越若一聲
之轉召誥曰若翼日乙卯又曰越翼日戊午二字同義通用事使也國語魯語備承事也注事

使也荀子正名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注事使也服休服采者疏引康成曰服
休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王氏安石曰服休
者以德為事在位者也服采者以事為事在職者也
二說不同大抵皆卑于三卿者也傳本王蔡訓服休為坐而論道服采
為起而作事坐而論道三公之職惟天子得以有之非康叔之所有也若爾也疇讀曰
酬文選西征賦疇匹夫其已泰注疇猶酬也晉書音義疇一作酬古酬詶疇儔字皆通用勸也
詩彤弓箋國語周語注皆同圻父三句傳從王氏安石讀句較孔
為優矣孔傳讀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皆以父字絕句疏詩圻父疏引此經鄭康成注亦
然是漢儒讀皆如此朱子曰荊公從違保辟絕句皆出諸儒之表第訓若疇為汝匹
則似王朝之司馬司徒司空非康叔之三卿也且此

經凡四矧字以末句矧汝剛制于酒推之似一矧字
為一層皆責重康叔之義訓為況萬不可通今悉讀
若則言汝將勸告殷之獻臣及侯甸男衛以戒飲則
惟太史內史右勸之右勸獨言太史內史者周禮太
史之職掌邦之典法則大會同朝覲讀禮書而協事
內史之職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讀四方之事
書又掌書王命則二史乃主朝廷一切法令之出入
故誥戒殷獻臣侯甸男衛必賴二史為之勸道諸侯
無內史據鄭康成以為即左史右史然其所掌之事
大約同也若國中之獻臣百宗工則惟爾自使之服

休服采之諸臣則惟爾自勸之圻父農父宏父國之
大臣更惟汝是視欲其各盡厥職則惟汝剛制于酒
以率之剛制于酒雖特見三卿之下其實總承通節
劼毖者勸告之以剛制于酒也惟爾事者惟爾使之
剛制于酒也惟若疇者惟爾勸之剛制于酒也而以
汝自剛制于酒終之教化之事未有己不正而能正
人者也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羣飲非元惡大憝之比遽加以殺似失之過傅謂羣
飲為姦惡引蘇氏夜聚曉散等語以證之可謂善體

經義者矣金氏履祥曰此防殷民之亂也古者羣飲惟蜡惟鄉飲射聚衆而飲皆有同治之無故而忽羣飲非姦宄即叛亂以衆觀之經義實不如可知案此亦申明禁傳之義

此考周禮地官胥師司虣禁嚚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則搏而戮之又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是古者羣飲明有刑罰況紂時朝廷酗酒羣下化之沈湎荒淫積重難返非處以重刑休以嚴法必不能戢挽而使之轉嘗見近世酒徒職業荒廢心志昏儆大則尋仇報怨小則呼市眠塗不顧父母之飢寒妻孥之凍餒典衣鬻物日夜圖酣一似得之則生弗得則死者噫酒之溺人何其毒情喪性雖嚴父師保

不能絕其嗜好也當紂之時舉國蓋若是也王者于此少事貣容是依然陷民于死地孰若先示以不可犯之禁使畏而不敢入乎且其執拘歸周之義大可思也使命康叔曰遇羣飲者殺無赦康叔行之則多殘民康叔而不行則爲廢命且使民知王法有所不能盡誅則愈以肆其僥倖苟安之志惟嚴其刑曰殺民即好飲未有不愛其生者分其權曰歸周周之民皆守文王之誥教不腆于酒者也商民之酗酒者苟來周而見周民絕無腆酒之事又覩王法之將及于死未有不愧悔而痛改者是孟子引置莊嶽之意也

其不改者殺之王殺之也非康叔虐其民也其改者赦之王赦之也康叔之威不損也一拘執之間寬以時日俾民自新而民于其時感悟涕泣者已不知其凡幾矣此王者仁至義盡之心也先儒之說猶淺之乎測經矣林氏之奇史氏漸謂此羣飲爲周人之已敢文王教而不改者而以下文諸臣惟工爲商人于商人則待之以教而使後于周人則殿之以殺而使冊對氏與又謂羣飲爲百官有司之自周而往者非小民羣飲此皆因一殺字遂重觸鏈經義而不知其不可通也余友方氏宗誠韙余說而又廣其義曰微子傳紂之亂首曰我用沈酗于酒父師之咎亦首曰方興沈酗于酒太甚數紂之惡亦首曰沈湎曰淫酗蓋其亂德暴虐之根皆酒之爲禍也其下化之作惡不一端而酒爲甚諸惡皆原酒而起故王命康叔三篇首言明德慎罰乃爲國之大要旣又特以酒抽出言之蓋能使民不腆于酒而後可以革

風移俗化民致治方逞酗成俗之時欲除其風俗未殷禁不能故特重其法曰予其殺且後備不見紂時酒之爲禍以爲羣飲之罪小不當曰殺不加于今時立法于羣飲者即曰其殺誠過也于紂之時立法以禁民不曰其殺不足以禁民也蔡氏亦不悟此因以羣飲爲姦惡是于經文之外添出周文不知羣飲乃姦惡之根先王之所以嚴者除其根也而以爲即姦惡惧矣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迪何中語助見盤庚惟與也有斯明享傳謂不忘教辭者我則明享之文旣迂充明享二字亦憑空拉入夏氏僎曰有此酒者將以明潔爲享祀之用非爲羣飲

誥也此如文王誥庶邦庶士謂祀茲酒之意案此義將傳錢氏時亦同此義細推之猶未能與上文一氣相貫竊謂享饗古一字明享者顯明宴飲而無所顧忌者也詩彤弓一朝饗之鄭箋大飲賓曰饗易大有公用享于天子釋文引王注享宴也國語周語王乃淳濯饗醴注饗飲也乃猶而也見康誥恤顧也國策楚策不恤楚交注恤顧也蠲貸也呂刑上帝不蠲蔡傳訓貸考經文蠲多訓除除亦有貸意事使也見上又賓辭非使也言民之羣飲者汝盡執拘以歸于周矣又若殷之諸臣與百工其湎于酒者勿用遽殺之姑惟教之教而改毋事殺也如有此顯明宴飲而不用我教辭者惟我一人其弗能顧之其弗能貸之矣乃使是同于殺也弗恤弗蠲句乃事時同于殺句向來解者俱以弗蠲乃事爲句故曲說難通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毖告也勿辯乃司民湎于酒當依孔作一句讀王氏引之曰孔傳辯訓使辯之言俾也書序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馬融本俾作辯辯俾聲近而義同俾亦使也廣雅釋詁辯使也小爾雅同後人不知辯聲義與俾字同于是古義失而句讀亦舛矣案王說是也傳訓辯爲治訓司爲有司讀勿辯乃司句言不治諸臣百工之湎酒則民之湎酒者不可禁義亦可通不如孔傳之捷此外王氏安石謂汝司民有湎于酒則以正治之勿爲之辯以爲無罪蘇氏軾謂當專一司以祭沈湎若以泛責羣吏而不辯其司禁必不行呂氏祖謙讀勿辯爲句謂復有循舊習者汝不可辯說誘之舊習實乃所司收之民湎于酒是誰之過歟王氏充耘以司猶穀和退樂厥司之司謂康叔而沈湎乎酒不治其職則何以禁民之湎酒哉此皆不得孔傳訓辯爲使之義而強爲之說者甚哉故訓之學之不可不通也

附錄諸家論說

林氏之奇曰史記曰紂好色淫樂以酒爲池以肉爲林使男女裸相逐于其閒爲長夜飲百姓怨望而諸侯畔列女傳曰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爲長夜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妲己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紂乃重刑辟爲炮烙之法則知紂所以肆志于民上而恣其淫欲百姓離散諸侯攜貳者惟其爲長夜之飲也紂既沈湎于酒其臣其民皆翕然化之君臣上下無非沈湎之人也紂既以是覆宗絕祀而其餘習猶存成王既以殷之餘民封康叔將使敷仁義之教以革貪頑之俗殷之俗其所以不美者以酒爲之禍

耳將遏其禍源以反正此酒誥之所以作也

朱子曰南軒解酒誥天降威處誠千百年儒者所不及今備載其說曰酒之爲物本以供祭祀奉賓客此卽天之降命也而人以酒之故至于失德喪身卽天之降威也釋氏本惡天之降威者乃并與天之降命者去之吾儒則不然去其降威者而已降威者去而降命者自在如飲食而至于暴殄天物釋氏惡之必欲茹蔬果吾儒則不至于暴殄而已衣服而至于窮極奢侈釋氏惡之必欲衣壞色之衣吾儒則去其奢侈而已至于惡淫慝而絕夫婦吾儒則去其淫慝而

已釋氏本惡人欲并與天理之公者去之吾儒去人欲所謂天理者昭然矣譬如水焉釋氏惡其泥沙之濁而窒之以土不知土既窒則無水可飲矣吾儒不然澄其泥沙而水之清者可酌此儒釋之分也

史氏漸曰吾竊意衞人何其服酒誥之訓世守于無窮也始也商俗淫湎武王以酒誥戒之逮幽王之世上下沈湎衞武公作賓之初筵以見衞人非特一時聞訓不敢自逃于禁防又能以其所以爲禁防者傳爲子孫法焉

董氏鼎曰古之爲酒本以供祭祀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下達求諸陰之義也後以其能養陽也故用之以奉親養老又以其能合歡也故用之冠昏賓客然曰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又曰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未嘗過也自禹飲儀狄之酒而疏之謂不謂其太甚已而亡國之君敗家之子接踵于後世何莫由斯然則文王之教不惟當明于妹邦家爲一通猶恐覆車之不戒也

張氏英曰人主皆欲多端必欲禁止痛絕之逆而不順反致橫流酒誥之言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此于其知識未開卽謹以父兄之教易所謂童

牛之牿也若既長矣先王又必有法以防範之告之以孝告之以忠告之以悌天下有爲忠臣孝子悌弟之人而猶沈湎于酒以喪身敗德者乎且曰不敢自暇自逸人能終日孜勉謹于職業則皇皇孜孜之不給而尙有沈湎于酒者乎此絕之以其道易所謂豶豕之牙是也聖人教人之法大約不出此兩端而已

又曰懲忿窒慾之事柔弱者不能勝惟剛德足以制之故酒誥之終篇告以禁止之法曰矧汝剛制于酒蓋剛明之氣足以懾服羣私如一將當關而賊自退避稍一寬假則向時熟徑又不覺失足于其閒矣天

下凡事有明知其非而樂于因循憚于改作者皆坐此失也獨戒飲云爾乎

書傳補商卷之九

桐城戴鈞衡述

梓材

梓材一篇序以爲與康誥酒誥同爲成王誥叔之書史記衛世家言周公懼康叔齒少爲梓材示可法則言成王周公不同其言誥叔則一伏生大傳乃謂周公命伯禽之書載康叔伯禽見商子事今推經文絕無周公命伯禽之義此謬說不足信也所以然者由此篇後半先王今王之文解爲成王誥叔語氣萬不可通故史記大傳揣意爲說自後強詞以解者甚多

王氏安石謂成王自言必稱王者以覲禮考之天子以正遇諸侯則稱王然諦審經文不似以君告臣口氣林氏之奇謂周公當攝政之日雖稱王命以告其賓皆周公之辭故有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惟王子子孫孫之文然究無以解於篇首王曰二字吳氏棫謂王啟監以下乃臣告君之詞非康叔之誥疑洛誥中脫簡朱子是之蔡氏遂本以作集傳而又斷自今王惟曰以下始爲人臣進戒之詞本吳氏而小異其說後之儒者多宗之而金氏履祥復以康誥篇首惟三月四十八字當在此篇之首謂周公當作洛

時道王德意以告諸侯稽首王曰封當爲周公曰之
誤前半篇即周公咸勤之事後半篇即洪大誥治之
文集庶邦一節則營東都爲四方朝貢道里之均先
後迷民一節乃裝殷遷洛密邇王室之化其說詳載
通鑑前編以今推之多不可通且欲順梓材原文而
已割康誥四十八字入此又必改去王曰封三字乃
可以遷其私說意在尊經實亂經也吳氏澄又割王
曰封至戕敗人宥厥入康誥朕心朕德惟乃知之下
凡民自得罪之前而以康誥首四十八字冠于此篇
之首直接以王啓監云云又於惟曰若稽田以下前

後任意改置輕妄可笑　國朝說經者又各異其辭
以余所見其悖戾者非錄今採其稍可通者數家有
謂今王惟曰以下當在洛誥其事惟爽侮後乃惟孺
子之前此宗吳蔡之言而實其說者錢氏彝也夫蔡
傳但云進戒斷簡未明言當入何篇即才老疑爲洛
誥之文亦未斷當入何所善疑而又闕疑今乃概指
其實未敢信也有謂王曰封至監罔攸辟爲周公誥
康叔今王惟曰以下乃周公因誥叔而并誥成王者
王氏鳴盛也夫篇首有王曰封三字明是成王誥叔
即謂周公代作亦公述王意不得謂前半爲公誥叔

後半因誥王也有謂王曰封以下周公述王命之詞
王啓監以下周公自申誥康叔之詞者趙氏佑也夫
述王則述王自誥則自誥何以一篇之中前後迥若
二人況後半文義全不似誥叔語氣邪有謂王曰封
以下成王誥康叔王啓監以下康叔復成王者姚氏
鼐也有同姚說而謂厥亂爲民以上爲成王告叔曰
無胥戕無胥虐之曰即康叔答戒成王之發語者孔
氏廣森也有同姚說而謂康叔答成王之文當斷自
今王惟曰始者江氏聲也案王啓監至監罔攸辟衡
厥語義曰啓監曰爲民曰邦君御事曰監罔攸辟皆

責重臣下之詞其言王皆泛指王者不似下文稱王
直若與王面語者然則此仍作誥叔爲得毋胥戕虐
之文與厥亂爲民緊接不得割厥亂爲民上屬則姚
氏孔氏言猶未當也江氏似爲得之細推稽田作室
梓材之喻與下文先王受命今王當和懌先後迷民
者義緒脗合朱子亦嘗曰稽田垣墉之喻與無胥戕
無胥虐之類不似蒙昔嘗取姚氏孔氏江氏之言斷
以朱子之意分惟曰若稽田以下爲康叔誥王之詞
以爲與其謂爲誤簡使學者之心無所定止不如謂
爲康叔因王之誥遂復進戒于王似非穿鑿傅會者

比近讀姜氏兆錫尙書參義而知前說之誤並知姜
說之猶未全合也姜之言曰篇中本自脈絡貫通讀
者誤分章段遂覺不類而疑篇簡之錯竊謂自古王
若茲監罔攸辟二句當緊冠於惟曰若稽田之上下
文所謂今王者對古王而言上下文意相足初無自
稱之嫌其曰敷菑垣墉樸斵喻王之倡於上雘塈
茨丹雘喻邦君之率於下自先王至丕享言啟監之
義而治民在其中自皇天至受命言治民之意而命
監亦在其中末節總承其意結言之已語詞若茲句
監惟曰句承上言王法祖爲民之意如此則今爲監

將何如哉亦惟曰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
民可也監卽上文王啟監監罔攸辟之監案姜意既
不改易經文又不使篇中前後異說誠爲至善第反
復今王惟曰至用懌先王受命云云終不似成王自
言語氣若稽田之喻既未親切亦與今王惟曰以下
毫不相生且通篇尙似零散竊謂惟曰若稽田以下
成王教康叔宜常進戒於王而代述其詞也自古王
若茲監罔攸辟乃承上起下一篇關鎖以上言王命
監以保民以下言監亦當時以保民進規於王也已
若茲監云云乃歎監能若此則可常有國家與王之

子孫同常有此民也通篇大意祇是以德保民首曰
以厥庶民達大家達王惟邦君見庶民之情惟恃邦
君之德有以通之於上下也汝若恆越曰以下見達
民之情惟在慎刑慎刑之道惟在敬德也王啟監以
下教邦君以德保民也惟曰若稽田以下教邦君亦
必時告王以德保民也至末復以保民總結之如此
則通篇氣脈融洽分明而古人文法之空遠高妙愈
讀而愈出矣若夫篇中艱奧之語解者私意各出異
說紛紛今則抉善而從補以管見其不合者雖有可
取概不援入庶使意義歸一讀者了然於心焉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林氏之奇曰自古天下之患常起於上下之情不通
上之情莫不願通於下下之情莫不願通於上然而
常蔽塞不通者無以達之也故誥康叔如此則自天
子至於庶民其好惡喜怒莫不曉然而可知上下交
通而無間此則邦君之任也陳氏大猷曰大家之情
與國之臣民常親蓋臣民素服屬於大家國君能施
仁政撫其臣民由臣民以達其情於大家則巨室之
所慕一國慕之又由臣以達其情於天子而邦君之
責盡矣王氏樵曰以某達某者謂先得乎此之心而

後可以通乎彼也魯君失民故不能制三家故達乎大家有道臣民愛戴政自行於大家矣不能其大夫國人何以事上故達乎天子有道一國順治情自孚於天子矣案三家之說足以輔傳錄之

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傳於此節甚略以為文多未詳此外解說繆戾者多其稍可通者又或通於此不通於彼閒嘗反復推之而得其大指越讀如國語越於諸侯之越謂揚言也晉語使越於諸侯注越發聞也爾雅釋言越揚也淮南俶真暴行越智於天下注越揚也皆播揚之意師師管氏同曰師者眾也師師蓋眾多之貌皋陶謨曰百僚師師微子曰卿士師師非度梓材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其解皆如是訓者或謂轉相師法或謂有典常之師可師法或謂以官師為師胥失之矣案管說是也蓋猶濟濟之意尹旅江氏聲曰尹正也正大夫也旅眾也謂眾士也厲殺人者林氏之奇曰以論語所謂厲己孟子所謂厲民觀之則厲殺人者不以其罪殺之也勞憂也淮南精神篇竭力而勞其民注勞憂也又氾論篇以勞天下之民注勞憂也敬勞者敬慎憂憫之意徂始也

詩四月六月徂暑鄭箋徂始也徂厥之厥何中助詞多士誕淫厥泆誕淫泆也召誥徂厥亡徂亡也立政曰文王惟克厥宅心文王惟克宅心也皆與此厥字同往往日酒誥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孔傳訓徂為往日徂邦君御事小子猶此徂姦宄殺人又立政桀德惟乃弗作往任往亦往日也謂紂時也歷讀曰律爾雅釋言辟歷也郭注未詳邵氏晉涵曰釋詁云辟律法也律與歷辭相近漢書律歷志云以律起歷又律法也是不敢法焉律歷古通用故爾雅辟訓法又訓歷也律人主律法之人也肆往姦宄殺人句歷人宥句上肆故也下肆助詞書多肆字有訓今者有訓故者有訓助詞不為意者未可一例厥君指紂而言微子曰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又曰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則紂時之刑罰顛倒不當誅而誅當誅而不誅者多矣所謂姦宄殺人律人宥也所謂厥君戕敗人宥也上言邦君貴能達上下之情夫上下之情所以達者在於用德而去刑則慎刑其最務也然慎刑不在於空言必己身實有敬慎憂憫之意而後臣下稟之言汝若常時揚言呼眾多之卿大夫士告以我不虐殺人非徒告之已也亦其君先能敬慎憂憫而後臣始敬慎憂憫非以身率不可也不觀往者商紂之時乎故往者姦宄殺人主律之人毋宥縱之其所以敢於宥縱者亦見其君上行事凡戕敗人者皆宥不問故也紂宥罪

人其臣亦有上行下效之不爽如此然則汝可不敬
勞以率臣哉兩曰字屬康叔言亦厥君先敬勞肆徂
厥敬勞仍王誥叔之詞不承上曰字貫下讀肆往姦
宄殺人云云舉紂時臣子效君之縱宥罪人反言以
明君先敬勞臣乃敬勞之意兩厥君字緊相呼應下
文王啟監云云又申言不可不敬勞之義也如此則
上下文脈莫不貫通而各處字之精神亦出沈誦久
之有順逆回環抑揚開合之妙
王啟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
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

啟監猶建侯也林氏之奇曰周官太宰曰乃施典於
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注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
國然則監者蓋指諸侯而言啟監者猶曰立其監也
傳訓如三監之監似誤厥亂為民者王氏引之曰厥
亂為民論衡効力篇引作厥率化民為者化之借字
亂者率之借字也亂字古音在元部率字古音在術部古元術二部音讀相通若今文
尚書呂刑其罰百率古文作鍰是其例也君奭曰厥亂明我新造邦厥率
明我新造邦也雒誥曰亂為四輔率為四輔也亂為
四方新辟率為四方新辟也亂與率同皆語詞而無
意義解者訓為治失之案王說近是古文亂字有作
𢑥者康誥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薛季宣書古文亂作𢑥是孔疏中古字也與率相似
或彼此傳寫誤耳敬寡屬婦傳謂人之寡弱者則哀
敬之使不失所婦之窮獨者則聯屬之使有所歸增
文成義考敬通矜矜鰥古一字呂刑哀敬折獄尚書大傳作哀矜漢書于
定國傳作哀鰥是敬矜鰥三字通用之證孟子老而無妻曰鰥王制作矜矜鰥經傳通用者多敬寡
即鰥寡大傳釋梓材曰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
謂之寡皆天下之悲哀而無告者蓋即說此二字屬
婦釋文云妾之事妻也又小爾雅廣義曰妾婦之賤
者謂之屬婦屬婦與鰥寡對文此極言民之可哀惜
者故曰至於合由以容言皆當用以寬容待之也傳

解合由以容似宄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傳訓責效與
下厥命曷以不能一綫衍績竊謂效授也即授命也
左氏昭二十六年傳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注效授也文八年傳效節於府人注效猶致也致亦授義其
猶之也見盤庚引長也孔傳如此傳訓引按雖曲言王者所
以建立諸侯大率為民常告之曰毋相與為戕殺暴
虐之事國之窮民至於鰥寡屬婦之類皆當用以容
保之然則王之授邦君與御事者其命曷以哉亦惟
長養民長安民而已
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
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

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
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
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
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稽田三事即下文先王勤德肆王惟德之喻也三既
勤與先王既勤相應夾近孔傳釋文皆同爲於王念孫曰莊二十二年左
傳注於正義釋文於本或作爲國策西周策曰君不
如令敝邑陰合於秦史記甘茂傳作爲於傳二十二
年穀梁傳曰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言
近於禰宮也古爲於字通互詳盤庚言懷於近也
作使也詩兄酒方竝也鄉射禮文本鄭注儀禮亦承上詞既盡也
后羣后也虞書曰羣后四朝式用也典常集會也爾雅

釋言文又詩下又集於蓼箋同丕大也庶邦享指近服之諸侯言蓋
文王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之事也庶邦丕享
則合遠近而言蓋武王大會孟津有天下朝諸侯之
事也故下文緊接皇天既付云云傳訓兄弟爲友愛
方來爲方方而來后爲後王典爲舊典皆曲此只專
就先王以明德受命言與下皇天肆王之文緊相遞
接肆王惟德用傳讀非是用宜連下讀越及也肆今
也先後傳云勞來大約開導扶持之意承上文言自
古王者欲監之保民罔諱諄告之若此矣爲監者亦
罔敢放辟惟教戒其王曰若治田既勤勞庶去草

棘矣惟其陳列修治而爲之疆畔水道也若作室家
既勤勞築垣墉矣惟其泥飾而覆蓋之也若作梓材
既勤勞樸治斲削矣惟其飾以朱漆與采色也今王
其常自念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於近服近服之庶
國來享使其兄弟之國並來亦皆盡明其德由是羣
后用常集會遠近之庶邦皆大來朝享而有天命皇
天既付中國民及其疆土於先王矣今王亦惟修德
用和悅開導愚迷之民用安先王所受之命而已若
非德則民不可安先王之天命不可恃也成王教監
之宜常進戒於王者若此其意若爲叔言又若不專

爲叔言古人文法高遠空廓一氣讀之自見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已歎詞若茲監者謂爲監能若此也蓋指上文進戒
於王而言欲猶期也至萬年指監之有國而言惟王
之惟與也經中惟多若與禹貢齒革羽毛惟木酒誥惟亞惟服詩靈臺虡業維樅賁鼓維鏞皆
是也成王歎言爲監而能若此惟曰其國家可期至於
萬年而與王子子孫孫永遠保有此民矣蓋國之立
監所以代王保民者也不能保民則國不可以久國
之立監又所以輔王保民者也不能時戒王以保民
則王之天下亦不可以久君臣交儆子孫世守而後

天下國家可萬年如一日也此邦君所以貴能敬勞
明德慎刑上使天子忘其尊而情與小民相洽下使
小民忘其賤而情與天子相通上下之情無一日不
相通則天下安得而不久安長治耶通篇大指蓋若
此

附錄諸家論說

蘇氏軾曰詳考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四篇反復丁寧
以殺爲戒以不殺爲德此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
不殺者故周有天下八百餘年後之王者以不殺享
國以好殺殃其身及其子孫者多矣而世主不以爲

監小人又或附會六經以勸之殺悲夫殆哉唐末五
代之亂殺人如飲食周太祖叛漢漢帝使開封尹劉
銖屠其家百口太祖既克京師夜召其故人知星者
趙延義問漢祚所以短促延義答曰漢本未亡以刑
殺寃濫故不及期而滅時太祖方以兵圍劉銖及蘇
逢吉第期滅其族聞延義言矍然貸之誅止其身子
讀至此未嘗不流涕太息故表其義以救世云

林氏之奇曰蘇氏誠仁人之言也自古小人將借邪
說以逞其志者未有不以前世聖君賢相之事跡以
爲口實也故有嘗異志而伐其君者則必以湯武爲
口實逞私臆以廢其君者則必以伊霍爲口實不獨
此也言用兵者不言秦始皇而言高宗之伐鬼方言
田獵者不言太康而言宣王之會東都蓋以始皇太
康之事而說其君其君必不聽也始皇太康後世之
所惡聞而樂稱也以高宗宣王而說人主人主必將
甘心焉此小人託六經以文姦言之常態也如使此
四篇之文以殺罰爲先則後之欲嚴刑峻罰以持天
下者必將以此藉口則此四篇毋乃始作俑者乎蘇
氏之言其有功於教化者此類也

陳氏櫟曰康叔以衛侯爲司寇故武王命之多及於

刑康叔反覆於明德慎罰悉矣不得已而及於速由
文王罰刑速由茲義率殺酒誥又以懲羣飲爲務而
曰予其殺時同于殺皆非得已也逮至梓材誥誡於
此終矣慮康叔因前二篇屢及於殺而意或偏倚於
刑故此篇惟以尙寬宥無刑辟爲言仁哉帝王之心
也

書傳補商卷之十

桐城戴鈞衡述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二月孔謂周公攝政七年與史漢竹書紀年皆合鄭本伏生謂攝政五年改二月爲一月非是步行也非必徒步之謂禮少儀曰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鄭注步行也是車行正謂之步孔氏穎達曰文王居豐武王未遷之時於豐立廟遷都而廟不毀故成王居鎬而至豐以遷都之事告也不言告武王廟者省文也

惟大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越若來傳訓於豐迆邐而來虛揣增文竊謂越于是也王引之曰夏小正傳越有小旱傳越于也于猶今人言于是也又張衡思元賦注曰爰于是也爰越古通用同義若而一聲之轉言于是而來也朱子集解采劉一止之言曰越若發語聲來三月猶言明三月也是讀越若來三月爲句攷漢書律志引武成篇粵若來三月逸周書世俘篇文同似漢人讀五字爲句今以文義衡之未必然也召公至洛在戊申其發行未知何時孔氏穎達謂即以乙未發豐事或然也

越三日庚戌大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上言經營初度地此言攻位初與役也葉氏少蘊曰攻位者闢荆棘平高下以定所經營之位也衆民稱庶殷者以皆殷之舊民也此即洛民傳謂所遷殷地頑民非是遷殷實在營洛後也說詳後多士篇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若及也漢書高帝紀若一郡降者封萬戶注若及也後漢陳忠傳注同若越同義故

皆訓及用牲于郊牛二傳謂祭天地故二牛與孔以后稷配天故二牛之說異今攷逸周書作雒解曰乃設邱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此孔傳所本又自古禮家皆謂南郊祭天北郊祭地故有圜丘方澤泰壇泰折之殊陽祀陰祀夏至冬至之異是祭天祭地別地別時二牛之說似宜從孔爲是公羊宣三年傳云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郊特牲亦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此皆孔證然祭天祭地平時固有夏至冬至之分而此當位之初成乃特行此典以告天地非常祀可比或同日而並舉亦未可知且傳言祭天地亦未言合祭則於郊者蓋兼南郊

北郊而言不得謂其說之謬也用社于新邑社卽左
祖右社之社不言稷者孔謂省文是也或以爲用社
卽祭地非是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
命殷庶庶殷丕作
庶殷者衆殷民也先言民而後言邦伯者功役之事
一切皆民之所爲特命侯甸男之邦伯以統率之耳
故下文只言庶殷逸周書作雒解云乃作成周大邑
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繫于洛
水北因于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又云乃位五宮大

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凡此皆庶殷之所丕作也
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
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旅王若公舊解多悖義孔謂諸侯公卿并覲於王王
與周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是言成王此時亦在洛
攷疏前後所引鄭康成之說亦同其解取幣錫周公
又皆以爲召公入稱王命以賜而鄭且以爲戒成王
立於位云云案經文詳紀召公周公來洛及營洛日
月初無成王來洛之文史記周本紀魯世家書序及
大傳亦皆言周公召公絕無言及成王之語今乃謂

經不書成王爲無事王無事何取此來王旣來不得
云無事其不通一也周公以乙卯至洛洛誥紀其獻
卜於王使命來往明白詳細此王在鎬未至洛無可
疑者祖鄭者知其意難通乃謂當在獻卜之後始來
此近日漢學家之言攷宋林氏之奇於洛誥使來告卜謂當周公之至洛王尙在鎬故遣使而來以所得卜告錢氏時謂洛之近地必別有次舍爲王留行之所而使者以地圖并卜來獻皆不得經指而曲說如是
無論經文毫無影響卽諸家史傳亦未有言及者
何據而爲此言乎其不通二也謂與諸侯出取幣使
戒成王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無論憑空撰造卽以
情事衡之錫爲王錫何以王不自錫而必命召公錫

之旣以王命錫公則必有錫公之語何以其下卽戒
成王且幣旣錫公命爲王命下文接以旅王若公又
何說也況篇末有惟恭奉幣之言固明明獻王非賜
周公也其不通三也鄭又以幣爲璋以皮與寶玉大
弓謂他日魯之所有卽此時所賜則尤盲瞽之談不
足詳辨者故朱子謂此誥召公因周公以告於王者
呂氏祖謙謂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
成王取諸侯幣物因周公以達之鎬邑蔡傳引之此
精確不磨之說也惟謂洛邑事畢則非此章緊接庶殷丕作之下蓋周公旣定役書民
成遂事公卽謀歸周也以與也戾見盤錫呂訓與最當堯典師錫帝傳訓錫

爲古者上賜下謂之錫下奉上亦謂之錫錫訓與猶
與貢之言賜也貢賜爾雅文拜手稽首謙禮致敬以入辭也
旅者蘇氏軾曰旅如庭實旅百之旅若及也誥告庶
殷越自乃御事傳訓御事猶今稱執事竊謂古人質
樸君臣告戒悉爾我直言不似後世迂曲且與全經
御事之義不合此外惟錢氏時之說較勝其言曰誥
告庶殷越自乃御事與盤庚斅於民由乃在位同詳
繹此書始終無非警戒成王而云誥告庶殷越自乃
御事何邪召公當庶殷丕作之後歷陳商興亡之故
正將開釋羣疑慰答衆望雖主爲成王而發亦因以

普告庶殷使之莫不曉然明白洞達乃者指殷而言
由殷御事以達殷民也殷民難化御事實倡之故後
又有王先服殷御事之言案此較傳義優矣細審之
卒與上下文義不相通貫反復沈誦久之而豁然悟
也蓋告庶殷越自乃御事者庶殷即上文丕作之庶
殷越助詞自從也乃猶其也見盤庚言營洛之事庶殷
旣經用書誥告之後皆從其御事亟勉效功見公可
以歸且以告王不必以此爲慮也當時周公用書之
後庶邦冢君與召公蓋皆入在公所故召公因周公
將歸乃與庶國長君出取贄幣乃復入奉周公曰拜
手稽首陳王及公所誥告之庶殷皆已各從其御事
勉力興作王不必以此爲慮也王之所當慮者皇天
之付命耳故下遂歷陳進戒之詞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
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柰何弗敬

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十字作一句讀元子只泛
言天子張子西銘所謂宗子也以下文元子哉證之
可見不必主紂爲天之元子說或又以紂爲殷王元
子則更拘矣曷其柰何古人自有重文如是趙氏佑
曰丹陽姜氏姜名上均著有尚書參義分嗚呼曷其四字爲句其

音甚先詰之而後責之之辭也微子若之何其詩子
曰何其夜如何其正同一例案姜讀雖巧恐非經義

天旣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
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
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
用懋王其疾敬德

此節義緒本明惟傳解在天二字太拘又以後王後
民連讀故謂語多難解竊意越厥後王句後民茲服
厥命句後民茲服厥命與下夫知保抱句緊相呼應傳謂後王後民皆指受後民何得解爲受乎
後王指紂言紂初卽位民亦皆服從其命以先哲王

之德澤在人也厥終言其後也夫丈夫也禮曲記若夫坐如尸釋文夫丈夫也檀弓夫由賜也見我釋文同按古多以夫夫爲丈夫故此經釋文云夫如字禮疏云夫猶人人言天下盡然引王肅曰匹夫欲知安其室抱其子擁其妻以悲呼天也又元胡一桂曰當加傳所謂故夫致死焉之夫皆丈夫也徂厥亡之厥句中語助見梓材卽徂亡也
言天今者既永絶大邦殷之命矣此殷邦也固多先
哲王在天德澤遺留者遠及其後王嗣位後民亦皆
服從其致命迨其既也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向
之服厥命之民咸知保抱攜持其婦子以哀呼天將
欲徂亡出見拘執無地可容天於是哀此下民遂顧
命用勉德者以代商謂文武也夫殷多哲王德澤甚

遠紂一無道民卽叛之民叛之天卽絶之然則天之
遐終殷之命也非天有恪於殷惟哀民之故不得已
耳民之哀籲天也非民之不肯服命惟哀其婦子不
得已耳民叛天怒雖有祖宗之德澤不能救孫子之
危亡然則王今者其可不速敬德乎善哉陳氏櫟之
言曰祖宗之不可憑藉如此言外之意謂成王今日
不可盡恃大王王季文武惟敬德庶可凝固天命而
迓續祖德爾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天迪從子保傳云從其子而保之似迂王氏引之曰
迪用也牧誓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史記周本紀作不用子讀爲慈古字子
與慈同墨子非儒篇不可使慈民晏子外篇慈作子文王世子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緇衣故君
民者子以愛之皆慈愛也又曰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謂慈愛百姓也天迪從子保
者言天用順從而慈保之也周語曰慈保庶民親也
案王讀子爲慈較順第訓從爲順從義猶未捷從猶
就也禮曲禮必操几杖以從之檀弓從而謝焉注皆訓就廣雅釋詁曰從就也言天用就
而慈保之也面鄭氏康成注儀禮面鏃云面猶向也
鄉射禮大射儀凡兩見天若者卽天理言天心之所順也大迪
格保者格猶懷也爾雅釋詁格懷同訓至小爾雅格懷同訓止古字同訓者多可互訓

言天用懷保也天迪從子保天迪格保俱緊連面稽
天若讀謂先民有夏天用就而慈保者以其能尙稽
天若也今相有殷天用懷保者亦以其尙稽天若也
其後世不能面稽天若故皆墜厥命矣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
能稽謀自天

稽古人德二句推所以無遺壽耇之故也兩其字卽
指壽耇言之有讀曰又見大誥陳氏櫟曰老成知古又
能知天如太公周畢諸公不可遺也稽考古德非壽
耇聞見之遠無所質稽考天意以定謀慮非壽耇德

盛智明則不能決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傳讀王不敢後句較孔讀用上厥者爲勝矣然以今休厥上誠小民爲說而謂王當不敢緩於敬德增敬德成句亦未合竊謂今即也孫炎注爾雅即猶今也王引之曰今亦可訓即今休王不敢後者言即今當圖休美王不敢後也後與今緊相呼應蓋當時作洛將以遷殷殷民方未和懌故告以誠小民宜即今圖之不敢後也用顧畏于民碞正申言所以不敢後之意碞傳訓險蓋本蘇氏

蘇氏軾曰碞險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於民者矣今案書序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官營求得諸傅巖史記殷本紀作得說於傅險是巖可訓險之證碞巖古一字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王來者言王他日來也其者先期之辭錢氏時曰其作大邑下三其字當是將營洛時有此議是周公定論如此也紹承也見大誥疏引鄭王自用也皆訓用服同𠬝說文云治也旦曰者王氏肅曰禮君前臣名故稱周公之言爲旦曰也中猶成也禮器名山升中于天注中猶成也中乂成治也傳云宅中圖治嫌亢言王他日來承上帝用治於土中則旦當言曰其作大邑其自是可以配天可以慎祀神祇其自是可以成治王其有成命治民而即於休美矣今猶即也見上陳氏櫟曰作洛之事召公任之而未嘗明言之至此方言服於土中而舉周公之言以見作洛所以配上帝奉祭祀成治功凝天命其重如此蓋下文將自進其敬德祈天之忠言所以先引周公期望之語以開其端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

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此召公告成王以用治土中之要務也服殷御事云者營洛遷殷將使殷之臣民與周之臣民雜處欲服殷民必先服殷臣欲服殷臣必使之與我周御事同心而後爲誠服其所以服之之道無他亦惟節其性使日進於善而已而欲節其性使日進於善則惟在王之自敬其德也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孔讀九字句傳讀王敬作所句不可不敬德句蓋以敬即德德無不當敬曰敬德可也曰敬作所不可不敬德似未合然以經文推之曰敬作所又曰不可不敬德語義

嫌複朱子亦嘗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只是一句
則古說亦未可廢也陳氏櫟曰殷人漸於習染而其
性流今欲節之而使其性復亦惟化之以敬德耳敬
者一身之主宰性卽心所具之理也敬則此心收斂
於天理之中而性可節不敬則此心放縱於人欲之
僞而性日流日其適卽上達夫天理而日進乎高明
之意也然王豈爲化商而始勉强於敬哉特自敬爲
我所不可不敬之德而已謂之不可不敬蓋敬者人
心所當然而不可不然者非有所勉强而然如飢食
渴飮之常無所爲而爲者也能如此則敬盡於此而

人化於彼矣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
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
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
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我猶春秋我師之我自召公言之謂我周也下不敢
知之我則召公自謂不其延兩其字讀若之（見盤庚）林
氏之奇曰古人之於天命不以爲必有不以爲必無
而每致於不可測知之域惟人事之修於昭昭赫赫
之間者則未嘗不盡言之也故召公於夏殷之有歷

年及不其延皆曰我不敢知者疑之之詞也至於敬
德則有歷年不敬德則墜厥命蓋無可疑者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我我周也惟思也若猶其也（見盤庚）言今王繼二國而
受命則我周亦思此二國命之所以長短而嗣其功
也國功曰功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
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
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王乃初服傳割屬上節增況乎爲說非是王充論衡

率性篇引此經亦以王乃初服連於戲若生子讀朱
子書說亦然則此仍當依孔爲是初服亦依孔氏作
新卽政說傳牽涉新邑非是觀下文初服新邑並言
可知貽孔讀爲遺疏曰命由己來是自遺也呂氏祖
謙曰哲命者人心所有之明哲非自外來也罔不在
厥初生自貽哲命作一句讀猶言自貽哲命罔不在
厥初生也知今我初服謂天道昭昭不可隱也朱子
云天無一物之不體已知我初服宅洛是也傳謂今
天命王以哲命以吉凶命以歷年皆不可知所可知
者今我初服如何爾義似固通貫則增文衍說且斷

知今我初服爲節制宅新邑下又爲一節亦非召公羔謂今者王乃服政之初歎言若人之生予罔不在厥初生之時自遺哲命不可不慎也今天其命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昭昭在上實知我之初服宅茲新邑也康惟王其疾敬德以應天王其惟德是用以祈天永命而已陳氏櫟曰今日作邑而自服土中是中天下定四海之一初也天之命吉凶判於此王之能敬德祈永命與不能亦判於此召公所以欲王乘此初機而疾敬德也疾云者欲其乘此機而速勉之有今罔後之謂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亦大也（詩豐年亦有高廩鄭箋亦大也又噫嘻亦服爾耕鄭箋亦大也）用乂之用以也民若有功與下三句緊相連續（蘇氏曰民之有過罪實在我及其有功則王亦有德何也王之位民德之先倡也蓋謂若欲民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刑用於天下也其義亦通不如訓民若爲民順則有功與上下文尤爲銜接）刑儀刑也言王勿以小民過用非法大敢殄戮以治之民順則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儀刑用德於天下於王之德亦顯矣若第殄戮難望有功也殄戮與德元緊相呼應所謂小民淫用非彝者蓋指殷民而言若周之民固不至於此也前言服殷御事在節性此言待殷頑民在慎刑皆告王他日來新邑撫御臣民之道也而一皆歸重於王之自修其德古君臣之相勵如此下文統言君臣皆當各盡其道云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我我周也丕語詞若如也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猶云不若有夏歷年有殷歷年式勿替也古人錯綜成文往往如此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

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拜手稽首與前同皆召公自言致敬以陳辭非親行此禮於王前也（洛誥拜手稽首誨言立政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皆同）讎民孔訓匹民言治民者非一人民在下自上匹之君子不可以匹民稱也傳訓殷之頑民與友民爲對錢氏大昕曰聖人以天下一家豈有彼此之別周之伐殷誅無道非讎其君也殷命既黜而讎其民何以服天下今案錢說近理不獨此也新王革命民思故主不卽向化自周視之曰頑民自殷視之曰義民謂之頑民

猶可謂之讎民則不可謂之爲讎其王讎民乎亦民讎王乎且讎民之下友民之上繫以百君子亦覺不相倫類而以友民訓周之友順之民二字於他經絶無所見朱儒說讎民友民雖大抵同此蒙意不敢謂然也遍攷宋後說經諸家又多牽强無足采竊謂詩曰讎也荀子正論至賢疇四海注疇與讎同謂計度也古讎疇讎酬字皆通用故此經釋文曰讎一作酬互詳酒誥篇讎民猶謀民也讎民百君子五字連讀以與也見盤庚越惟也召公於篇終復拜手稽首以陳詞曰予小臣敢與王之謀民百君子惟友愛民以安受王威命明德則王終有天之成命王之德命亦以顯

矣亦者承上威命明德而言勤勞也用以也我非敢自謂勤勞惟敬奉幣帛以供王讀句絶能祈天永命而已

附錄諸家論說

王氏安石曰洛者天下之中以天事言則日東景朝多陽日西景夕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非特如此而已懲三監之難毖殷頑民遷以自近洛距妹邦爲近則易使之遷作王都焉則易以鎭服也雖然鎬京宗廟社稷官府宮室具在不可遷也故於洛邑會諸侯而已

陳氏大猷曰成王宅都鎬京特往來朝諸侯祀清廟於洛故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爲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東都又謂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成王於洛邑定鼎以朝諸侯所以示天地沖和之氣宅土中以莅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定都以壯基本所以據天下形勝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漢唐并建兩京亦深識形勢之所在而有得於周公成王之遺意歟案三代時鮮有以地勢之險阻爲亟者成王不遷洛邑止以先王宗廟社稷之所在不肯遷耳形勢之說春秋以後始有之

林氏之奇曰召公之卜也其至誠之所感召可以通天地神明故其應也如響洪範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營洛之謀成王君臣既有定議矣於是謀及卜筮也太王之遷岐聿來胥宇而後爰契我龜文公之遷楚邱望楚與堂而後卜云其吉皆此類也

又曰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猶所謂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也唐太宗時突厥請入朝帝謂侍臣曰向日突厥之强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

邊境安故囂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
乎又嘗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斗
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
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召公所
謂惟休惟恤者太宗其深知之矣
又曰殷多先哲王在天者朱子發云人之死各反其
根體魄陰也故降而在下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升
則無不之矣聖人死曰神賢人死曰鬼衆人死曰物
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五帝配上帝傳說上比
列星賢人得其所歸衆人則知富貴生死而已其思

慮不出於心腹之間衽席之上夸張于世自以爲利
爲物欲蔽之不能自反其初故謂之物以此觀之則
精神之在天必哲王也
又曰此篇大意在于祈天永命而其所以祈天永命
者敬德而已蓋敬德在人而永命在天修其在人者
而在天者自至如炊之必熟耕之必穫也苟其德之
不繼而晏然自以爲天命之在我此則紂之謂已之
有天命也其亡不旋踵矣魯哀公問孔子曰國家存
亡禍有天命惟非人也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已而已
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唐德宗謂自古興衰皆有天命

今之厄運恐不在人陸贄曰天所視聽皆因於人非
人事之外自有天命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
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大抵臨亂之君莫不自
以爲有天命命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事乎故召
公於成王初服以此告之賢者之愛君必止亂于未
形而開邪于未然若其已然而後救之則衆人之所
皆能也成王之成厥德蓋有自來也
眞氏德秀曰一篇之中言敬者凡七八曰曷其奈何
弗敬曰王敬作所曰不可不敬德曰王其疾敬德兩
言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曰肆惟王其疾敬德言

之諄望之切老臣事少主惓惓之心也異時成王爲
守文令主而周家卜世卜年過於夏商且過其歷然
後知召公之言眞人主之藥石國家之蓍龜也

書傳補商卷之十一

桐城戴鈞衡述

洛誥

周誥諸篇惟洛誥最難解傳外言人人殊一二達儒釋其可知者闕其所不可知其所不可知者不委之脫簡則歸之誤文而傳會穿鑿之士遂欲塗改經文移易前後又或雜取他篇之文羼入強解為說適多亂經益甚竊謂尚書當秦火後伏生口傳昏耄記誦不能無誤孔壁古文類多奇字安國讀以今文舛戻或有又復竹簡叢冗稍亂即乖加以易篆為隸輾轉沿失先儒所謂脫簡誤文誠哉不免今欲一一疏暢照明勢必不能然而稽古求通即經索解必將擇長摭善俾大恉開明人可誦說又必準理按義掇除謬悠雖吾之所言非必古人之言也而逆之以心通之以義苟不謬於古人則古人之所許也是篇宋儒闢漢儒者二事一曰復子明辟一曰命公後惟告周公其後漢儒重師承宋儒主義理偏守師承多乖大義空疏義理恆病無徵二者擇善而從勿有拘執復政成王秦漢以來師承舊說也不容概乙惟復子明辟實非復政之詞而踐位攝王尤齊東安處謬誣之論

不可不辨周公留後治洛傳無明文而留洛七年尤為影撰解為册封伯禽雖若近鑿而於傳有徵於經不悖固可從也若夫篇中次第孔氏不明無論已傳亦明而未當王肇稱殷禮以下周公自洛還鎬告王之辭也（太保取幣作洛致王正由周公歸鎬以奉王此即其證）傳第言告王而不辨是時周公在洛在鎬予小子其退即辟於周命公後成王許公往洛之詞也傳謂王將歸鎬留公治洛不知其意謂王與公何時至洛將所謂王肇稱殷禮下至罔不若時云云為王與公已在洛相告答乎抑猶在鎬相告答乎以為在洛則往新邑汝往敬哉之文為不可通以為在鎬則經不應於至洛絕無一語一事而忽記王將歸鎬留公治洛之言且下文王在新邑烝祭歲如傳說則是歸鎬復來夫前果至洛以後此至洛蒸之不應無事有事不應不書無事不應至洛王之至洛經無明文公之留洛傳無別據而謂王一歲兩至洛公留洛凡七年其可信乎孔氏穎達謂周公既營洛歸向西都是知王肇稱殷禮以下為公歸鎬之言而謂戊辰以上皆西都所誥則無以解周公王命予來孺子來相宅伻來毖殷之文（孔於王命予來謂來居臣位為太師於孺子來相宅謂少子呼成王之辭言我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云云於伻來

毖殷適上文祖德贊謂文武使已來居上中慎陳氏教殷民皆拘於西都諸王而爲之曲解如是也
據謂王肇稱殷禮至無遠用戾爲周公在鎬告王之
詞是已而謂王若曰以上當必有公從王至新邑舉
祀發命之事闕不可攷又謂戊辰在新邑以下當在
成王至洛與公別而歸鎬之前疑爲錯簡顛倒皆不
免任意揣說此外遍攷諸家更無合者雖朱子采眾
家作書說亦多牽強蒙嘗反覆沈潛覺大恉尚自可
尋朕復子明辟至拜手稽首誨言周公在洛成王在
鎬往返告答之詞也王肇稱殷禮以下周公還鎬告
王也公明保予沖子以下王答周公也王命予來以

下周公從王同至洛而公告王之詞也戊辰以下史
記王在洛所行事也篇中雖未明紀公還鎬及王來
洛日月而推玩告答之詞有以知其不爽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復子明辟孔氏謂周公復政成王傳闕其非遂成千
古聚訟攷傳義本王氏安石王氏之言曰先儒謂成
王幼周公代王爲辟至是乃反政於成王以書考之
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已未嘗代王爲辟則何君臣
易位復辟之有哉復如復逆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
成周周公得卜復命於成王謂成王爲子者親之也

謂成王爲明辟者尊之也程子葉氏夢得呂氏祖謙
皆取王氏之言程子曰復子明辟猶言告嗣天子王
也葉氏曰復如孟子有復於王之復孔氏以復子明
辟爲周公攝而歸政之詞考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
下初無經見獨明堂位云爾明堂位非出吾夫子也
武王崩周公以冢宰攝政此禮之常攝者攝其事非
攝其位也呂氏曰前乎此者封康叔伐三監莫不稟
之於成王則昔固爲辟自若也使如世儒之說則天
下事豈有大於此者何爲下文無一語及之而專論
營洛獻卜之故邪今案王氏葉氏呂氏所辨理正義

精足以洗聖人之誣定君臣之分釋萬世之猜可謂
善於說經有功名教者也第攝政復政不得謂無其
事亦正不必爲周公辨也武王新崩天下未定成王
弱小周公爲冢宰莅是主之成王長然後致政此正
曾子所謂託孤寄命大節不奪者何嫌何疑而必爲
周公辨乎惟以復子明辟爲即復政之證則不可何
也經言復子明辟明辟爲明君別無他解謂還子明
君非攝位僭王何還明君之有謂還明君之政於子
則必增王政二字成義且以下文伻獻圖卜及王伻
來來視余推之此爲成王在鎬周公在洛復命之詞

斷斷無疑往復致書不應開口便言歸政蒙意此實
是復命于王之語下文王如弗敢及天云云及誕保
文武受命惟七年之語乃周公攝政歸政之確證漢
儒知周公實有攝政復政之事遂誤以此復字爲復
政又以經無政字遂解復明辟爲還明君而撰爲踐
祚攝王之語而不知其誣妄悖戾也蘇軾林之奇謂復子爲還政于成王明辟爲君謂自此明于天下是知復政之實有其事又知復明辟之不可訓爲復政兩取其說而曲解之割明辟二字另釋進退無據不可從也
攷以復子明辟爲還子明君
始見於王莽時經生之言莽傳元始五年十二月羣
臣奏太后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成王加元服則

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
言我復子明君也莽賊居攝假託元公當時小人傅
會其事故其奏太后引書此語而解之云云王莽傳云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意旨而顯奏之又國師劉歆典文章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或蓋莽之篡竊無不託周公以文之則還子明君之言出於歆輩之妄說何疑
推求其原
誣亂此經自莽傳始而誣周公以踐位則猶不始于
此也以蒙所稽見于經者則禮文王世子明堂位見
于史者則史記魯世家燕世家見于諸子百家者則
荀子儒效淮南齊俗訓韓詩外傳嘗試論之漢當秦
火之後詔求遺書禮記前後奏上半出漢人撰造最

爲亂雜難以盡信史記雜取諸家亦多不經之說韓
非淮南子韓詩外傳盡皆傳聞謬悠之論無足深辨
獨荀子大儒不應信口臆撰如是吾鄉方侍郎謂劉
歆校書時所竄入者以成莽惡此又影響之言未足
爲據蒙意荀卿亦誤解復子明辟之文而信口著之
於書後之作文王世子明堂位者悉本爲說司馬遷
劉安之徒蓋皆誤於荀卿之說者也今以詩書所載
推之蔡仲之命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明白無可疑
矣說者猶或斥爲僞篇金縢大誥酒誥梓材召誥固
今文古文皆有者也金縢曰王與大夫盡弁又曰王

得書以泣又曰王出郊大誥酒誥梓材誥天下誥康
叔一皆書以王曰召誥曰王朝步自周又曰旅王若
公此皆未復政時事也成王何嘗一日不在天子位
典禮號令之所出公卿百寮之所奉何嘗一事不由
于成王那閔予小子成王初立廟祭詩也其言曰遭
家不造煢煢在疚訪洛成王與羣臣謀事於廟詩也
其言曰惟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玩二詩之意必作于
武王新崩管蔡流言武庚叛逆之際是成王踐阼主
祭明矣安有周公踐阼之事乎是以竹書紀年云成
王元年丁酉春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

七年周公復政于王逸周書作雒篇于武王崩後卽書成王元年二年可不此以斷諸家之妄說而鄭康成注尚書乃謂大誥之王卽周公多士之三月爲復政後成王元年之三月是宗莽傳所云居天子位常稱王命專行不報之言而爲之實其說者悖謬極矣漢書律歷志于周公攝政七年後大書成王元年此鄭氏之所本攷漢志本劉歆三統歷改元在復政後之說蓋歆附會以詔莽者則居天子位稱王命專行不報之言亦必出于歆輩無疑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夫武成經聖人刪定之書孟子猶謂不可盡信况明堂位文王世子等書不經聖人論定所言悖義滅理而可舉以亂經邪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如若也及繼也荀子儒效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注及繼也管子輕重戊魯梁之民餓餒相及注相及猶相繼也及天繼天也繼天出治常語也君奭曰有殷嗣天滅威傳訓及知拾知成義非是基始也有開立之義定猶成也呂覽仲冬以待陰陽之所定注定成也王如弗敢及天句基命定命句予乃胤保從孔傳讀絕何保輔也保之恆見經典者訓安訓定訓發以思攷之當有輔訓文王世子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是保有輔義保又訓副訓附副附義皆近輔下文公明保予沖子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誕保文武受命保亦輔也胥俱訓安失之言王若弗敢繼天以基國家之命以定國家之命予乃繼而輔之今旣大相東土其當親自統政始爲民明辟矣將告卜而先言復政以勉之傳義專主營洛說亦可通第君前臣名以召誥旦曰推之應言奭不言保且以基命定命屬營洛說營洛之事成王親至豐告廟何弗敢及知之有乎余讀此又知周公所以攝政七年者其前爲成王之幼小不堪任事其後則王堅委任於公而不得辭者也觀金縢執書之泣及逸周書成開作雒皇門三篇王與周公問答之言成王非童稺不識事者此經曰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乃

成王謙退委任之實言先儒多謂不欲斥言王幼不能非也且觀下文公欲告退明農而王堅留之懃懃懇懇此可以知當日之情事矣古者天子崩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周公獨攝政至七年者非公之所得已也七年之內公不敢一事稍委諸王蓋亦未嘗一事不稟諸王於以知大誥酒誥梓材之稱王斷斷爲成王而非周公也說者乃搆爲踐阼復王之說不有宋儒出聖人之誣何日洗哉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

獻卜

孔氏穎達曰此言所卜三處皆一時事也黎水之下不言吉凶者我乃是改卜之詞明其不吉乃改也武王定鼎於郟鄏已有遷都之意而先卜黎水上者以夏殷皆在河北所以博求吉地顧氏云先卜河北黎水者近於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義或然也呂氏祖謙曰卜都之意主于商民先卜河朔黎水者因其所安也意在近地者商民之心意在地中者周公之心并列二卜以聽于天而已卜黎于先者先人後已之心也黎既不吉改卜洛邑繼乃協從蓋周公

之心卽天心也史氏漸曰世或謂周公三卜而後洛初黎水再澗東瀍西又瀍東皆不若洛之吉豈知澗瀍之東西卽洛之中也瀍水之東卽洛之偏也同名爲洛而王城頑民之居不同洛邑居天下之中伊洛瀍澗貫周流於其閒天子南向則澗水在洛之右瀍水在洛之左周公於澗瀍之中營王城以建王宮定郊社宗廟是郟鄏之地今河南是也又循左越瀍水東營下都名成周以居殷民今洛陽是也二城相距十有八里案黎水澗瀍之卜傳本明晰補以孔呂史三家之說更詳二卜皆召公周公以爲己事者王氏充耘曰周召奉王命以作洛二人同功一體不容分彼此於其閒以事實言之則召公得吉卜而經營自周公遣使言之則爲周公卜宅而營洛也此論最通

伻來以圖及獻卜猶云使來以圖及卜獻倒文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時成王在鎬周公在洛王得公所獻圖卜而復公之語也來相宅者順公所在而言猶上文伻來順使者所至而言也作周匹休孔謂配天之休傳謂配周

命於無窮以後文兩作周與上下文兩敬天之休例之孔說爲是呂氏祖謙曰營洛實配宗周其作我周匹休之地匹者對宗周之辭案此讀匹與詩作豐伊匹之匹同其義亦通以與也見鄭箋大雅下武箋曰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亦君臣同福祿也此以當訓與之證言公既定宅發使來示予以卜既休且常吉則我二人共當此美公其與我萬億年敬天之休矣拜手稽首誨言者盡敬以謝誨言也誨言蓋卽上文作民明辟之語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此下至無遠用戾周公既定洛邑復還西都告成王之詞也玩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往新邑汝往敬哉

之文自見殷禮傳訓盛禮卽下文所云將禮宗禮也
咸秩無文王氏引之曰咸秩無文傳云不在禮文則
是祀典所無矣何以與於淫祀乎文當讀爲紊亂也
咸秩無紊者謂自上帝以至羣神循其尊卑大小之
次而祀之無有殽亂也漢書翟方進傳正天地之位
昭郊祀之禮定五畤廟祧咸秩無文風俗通山澤篇
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男大小
爲差尙書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
玩其語義皆讀文爲紊今案王說精確不易宜從之
若夫定都之初所以先舉祀典之故傳引呂氏論之

詳矣學者其潛心玩之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齊讀如齊小大者存乎卦之齊辨別也古者天子將
有大祀必先習射于澤宮以選助祭之臣此時王往
成周舉行祀典百官不能皆從故周公必辨別其能
駿奔走者使從王往庶衆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古
人于祭祀皆曰有事言予將辨別百官使從王于成
周予惟告之曰爾衆皆有事於新邑者若夫祀典之
設勉勵百工之言則教王親自命之如下文所云也
傳云庶幾其有事謂公但微示其意夫王往新邑舉

行祀典何不可爲百工言而必謂公微示其意不亦
曲乎
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傳義以功作元祀卽指見在之臣言於義未安分丕
視功載另節解以公私云云下汝字仍指成王亦覺
蔓衍陳氏櫟曰作元祀者所以報功臣于既往丕視
功載者所以勵功臣于方來此意是也閒嘗由其說
推之兩命字承上百工言記紀也追述之意作造立
之言詩天作疏作造立之言弼重也爾雅釋詁文又說文弼輔也重也丕語詞

教效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效也效伏生大傳云書曰乃汝其悉自學工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于卜洛邑營成周改朝朔立宗廟敘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上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據大傳是今文尙書教作學古教學字蓋通用故廣雅云學教效也
工讀曰功言新邑舉祀予既辨別百工使從王往今
王當就命之曰紀先臣之功可宗者以其功造立元
祀惟命之曰汝諸臣受命篤厚重申視此功臣載書
乃汝其當盡自效功矣能效功他日亦得與於功載
也當時所謂功宗者蓋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
括榮公太公諸人也此三節周公教成王修祀新邑

當以先王功臣從祀定爲祭典即因以勉百工之詞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
其絶
孺子傳皆以爲幼少之稱朱氏彬曰古人親愛之詞
多以幼小稱之檀弓舅犯曰孺子其辭焉秦穆公弔
公子重耳曰孺子其圖之左傳欒盈將叛曰今也得
欒孺子何如皆親愛之詞非專斥其幼小也孺子其
朋宜依孔氏作慎其朋黨說後漢書爰延上封事曰
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是漢以來相
承古說傳承上作論功行賞不可私文外增義非是
始燄燄云云者言小人初近若火初微其所灼爍將
次第而不可撲滅也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
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傳謂公戒王順國事常如我爲
政之時蒙意周公不應自誇如是且與上文不接竊
謂若彝撫事仍屬百工說上文戒王慎所與謂小人
不可近此則言賢臣當用惟猶乃也見盤庚以使也見康
誥嚮本作向僚官也有僚猶有虞有夏之有助詞也
伻嚮即有僚依孔讀五字句傳割伻嚮二字句訓使

百工知上意嚮非也明作有功王氏念孫曰明勉也
明與孟古同聲通用大戴禮誥志篇曰明孟也禹貢孟豬史記夏本紀作明都爾
雅孟勉也勉謂之孟亦謂之明明作有功言勉作事
也下文曰公明保予沖子言公當勉保予沖子也顧
命曰爾尚明時朕言言當勉承朕言也言小人不可
近其能順常道及撫安政事如我者乃使在周爲官
往此洛邑使各向就其位明作其事以期有功厚大
其心以成寛德則汝其長有休稱矣此二節因勉百
工而告以遠小人用賢能之詞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
此一節更端之語公欲退老將告王以御諸侯輔民
彝法先德先呼而責難之詞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
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蘇氏軾曰小人所以役人必備於禮公戒王責諸侯
以禮不以幣恐其役志乎物而不役志乎禮則諸侯
慢而王室輕矣此治亂之本故公特言之春秋傳曰
晉趙文子爲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晉穆叔曰自
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夫以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足
以弭兵王而賄其致寇也必矣唐之衰君相皆可以

貨政方領爭貢羨餘行苞苴而天子始失其政以至于亡周公之戒至矣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頒朕不暇呂氏祖謙曰周公之於民至矣然治道先後之序蓋亦有不暇爲者故屬成王頒布我所不暇爲者于天下也于往也乃是之乃訓猶若見盤庚乃時之乃訓猶則王引之曰乃與則同盤庚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左傳引作則左傳則可以滅民而懼我晉語則作乃篤誠也篤叙者誠信叙次之意武王稱

正父者蓋以撥亂反正故名之猶寧考也明農孔疏引大傳以證退老之義甚確伏生大傳曰大夫七十致仕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鄭注上老父師庶老少師也周公致仕當爲上老故曰明農下文公無困我觀漢書所引皆主王留公不許退老言則此爲公告退明矣彼指新邑言緊承汝往說下周公言汝惟沖子當頒布朕所不暇行者聽我之教往輔民彝汝若是不勉則是不能久長哉果誠信次敘乃正父之道無不如我則人無敢廢汝之命汝往新邑其敬哉茲予其退老以明農哉往彼新邑能裕我民則民無遠皆用來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

此下至四方其世享成王答周公之詞是時王與公同在鎬也明勉保輔俱見上稱舉行也逸周書祭公公稱丕顯之德注稱舉行也恰是此經之訓以使見康誥揚續爾雅釋詁賡揚續也恆遍也詩生民毛傳居師安處其眾也王言公勉輔我沖子惟公舉行大明之德故予小子續文武之功烈上以奉答天命下以和遍萬方之民安處其眾也傳多未合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

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宗讀曰崇書牧誓是崇是長漢書谷永傳作是宗是長無文無紊也見上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江氏聲曰旁溥也說文文穆穆美也爾雅釋詁文旁作穆穆當絕句大傳云孔子曰吾于洛誥也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上下旁作穆穆至于海表稱上曰衡文選六代論注引鄭注尚書云稱上日衡衡所以取平也法度之器以喻政柄云迓釋文云馬鄭王皆音魚據反則馬鄭王本作御漢獻帝禪位詔引作御衡不迷則作御爲是御衡不迷四字句言公之德光于天地施于四方溥爲穆穆之美化操御平天

下之衘不有迷錯也案江說近是攷楊雄劇秦美新
亦有旁作穆穆之文又大傳略說載迎日之辭曰維
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
惟予一人某敬拜迎日于郊是旁作穆穆漢儒舊讀
不獨迷所引也迓本作御經傳御訝多通用迓又訝之俗體經蓋本作御衘孔
傳讀訝迓改耳江取漢詔讀御衘不迷句是也傳讀迓衘句
訓迎太平以衘作太平不免牽拉文武勤教謂公常
以文武之道勤教我也王言今將惇祟大禮舉秩元
祀咸以秩序無有紊亂非予沖子所能也惟公德明
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溥成穆穆之美操御天下之

樞衘而不迷惑又以文武之道勤教我故我沖子得
爲社稷宗廟主夙夜愼所祀也向非公德如是予亦
安能毖祀乎此蓋因公告以醺稱殷禮云云故言所
以能舉斯祀者皆公之德也傳分惟公德以下別爲
節使惇宗三句上下無屬而夙夜毖祀之言亦若無
著矣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朱子曰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無不若是以上所稱
也案傳言公之功輔我啓我者厚矣常當如是未可
以去義猶明晰今取朱子之說作王豚歎公之功德

以了上二節之意下文乃王將往洛命公同往堅留
不許退老之詞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

傳以周爲鎬京以命公後爲留公治洛攷是說始于
史丞相浩朱子嘗稱之然周公留洛經史百家俱無
明文信如是言則是時王與公均已在洛上文無一
至洛之語及居洛之事不應此忽記王將歸鎬之言
况後文王在新邑烝祭歲是王初至洛行祭確證不
得云此時王已至洛旋歸鎬又來洛也當以孔傳周
訓洛邑爲是上文作從王于周之周與此同第訓退爲退坐謂退坐

之後便就君于周穿鑿可笑竊謂退去也禮檀弓君退注退去
也儀禮鄉飲酒禮主人退注退猶去也又王篇云退去也猶言往也予小子其退
卽辟于周九字句命公後漢唐諸儒均以爲立公後
伯禽蓋因篇末作册逸誥之文以蒙推之此不與後
同蓋戒若命彼後車之後言予小子其去就君位于
洛邑命公隨我同往也上文公告王往新邑有曰予
其明農將退老也故王告之如此其所以必須公往
者如下文所云四方迪亂及宗禮士師工皆賴公撫
定監率之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

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王氏引之曰四方迪亂未定句于宗禮亦未克敉句
公功迪將其後句方言云迪正也四方迪亂猶云亂
正四方也于越也言四方正治未定越宗禮亦未克
安也公功迪將其後者上文云公功棐迪篤下文云
公功肅將祗歡與此並以公功發句此文之相符者
也上文公功言棐迪下文公功言肅將此公功言迪
將此義之相合者也僞讀失之案王說是也迪只作
助詞敉撫定也將扶助也詩樛木福履將之箋將扶助也烈祖我受命溥將箋
同又經傳訓扶訓將訓助訓奉不一監領也韓詩云監領也傳訓監視義未切

保安也亂讀曰率詞之用也見梓材惟讀曰爲見康誥
予至洛所以必命公同往者以四方治尙未定于宗
禮亦未能敉頫公之功扶助其後監領我士師工以
保安文武所受之民用爲我之四輔予小子其有所
取法矣四輔承上士師工言謂皆可爲我輔弼疑丞
也傳云爲宗周之輔非是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
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公定傳主留公治洛說今不從定卽公既定宅之定
已助詞公功卽指定洛之功肅將祗歡敬承欽悅也

公無困哉傳引史氏據漢書哉當作我是也公無困我見漢
書元后傳及杜欽傳及後漢書郊祀志劉昭注引東觀書亦有公無困我之語又通典書祭公解有公無
困我哉之文則哉當作我無疑矣困我者猶累我一人之意我惟無
斁句其康事公句勿替刑句斁懈也本說文康尊也易說
康侯釋文引鄭注康尊也又禮記祭統康主康訓高亦卽尊義替廢刑法也言今者
洛邑公實定之而予往居焉公之功誠當敬奉欽悅
公無求去以困我我惟無敢懈倦其尊事我公勿廢
公法則四方其可世享矣王在鎬答周公之言止此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
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此下至朕子懷德王與周公同至洛邑而周公告王
之詞也玩王命予來孺子來相宅其自時中乂等語
可見傳謂周公許王留洛上文予小子其退云云傳
謂王在洛將歸鎬而命公留洛則是公本在洛而此
云王命予來何說也義自矛盾不可通矣反覆推之
自此至篇終乃王與公至洛後之言之事保輔也見上
受命民統文祖武王而言錯綜其文以見義猶召誥丕若有
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之文古人立言多如是越與也見大誥周公既許王
留隨王至洛拜手稽首言于王曰王命予來承輔乃
文祖所受天命與民與乃光烈考武王其道無他惟

弘大我之恭敬而已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孺子來相宅爲王初至洛之確證惇典傳謂厚其典彞似迂惇勉也爾雅釋詁文典法也詩維淸文王之典傳典法也又周禮大宰掌建邦之六典注亦云法也典訓法則亦訓效法猶迪訓開道亦訓道德彝訓典常亦訓常時之彝古訓此稱甚多亂謂曰率詞之用也見梓材作周猶詩文王序所云受命作周恭先以敬爲先也中乂成治也見召誥言今孺子來相宅其大勉法殷之賢人以爲四方之新君作立周邦以恭敬爲先能以恭敬爲先乃可曰其

自是成治萬邦咸被休美惟王其有成功矣公誥王宅洛首以法殷賢及恭敬爲先賢人者治道之所由出恭敬者治道之所以行王者之要莫重於此然既曰宏朕恭乃曰作周恭先則又聖人本躬行自盡之道以責其君宜其言無不入也舊解作周恭先爲以恭敬倡率後王幽矣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公羊宣六年傳云子大夫也注古者士大夫通曰子此傳訓多子爲衆卿大夫之證作周孚先與作周恭先一例言予旦與衆卿大夫及御事之臣篤厚前人已成之功烈對答天下之衆所以作周者無他亦惟以信爲先而已公既告王以恭復言自輔以信一人恭于上而萬方黎庶罔敢不恭一人信于朝而百爾同僚罔敢不信此中乂咸休之所由來而烈之所以能篤師之所以能答也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昭子指成王傳謂猶明辟是也此承上文篤成烈而言余之得成我昭子之法度者乃盡文祖之德非予之能制作也蓋善則歸親之意文祖即文王近漢學家引鄭康成之說以文祖爲明堂博考詳引而不可通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此數語疑有闕文誤字傳謂王使人來毖殷遂以秬鬯寧問周公攷傳義本蘇氏軾夫上文明曰孺子來相宅則王已至洛不得謂王使人來稱之曰使人則必非貴臣卿相毖殷非其所任王賜周公秬鬯周公自述宜言錫言貺不得云來寧問我且以秬鬯賜周公何得曰明禋蘇氏乃謂以事神者事公迂謬可笑說者又或謂王以秬鬯賜公使得祭于文武其說似

近然下文十二月王始于新邑烝祭周公安得先祭
文武竊謂此乃公以王將舉祭獻秬鬯以供祭之詞
伻來者卽王命予來之謂乃命寧從孔讀三字句命
告也見金滕寧安也禋潔也國語楚語禋其酒醴注禋潔也說文禋潔祀也休
享也爾雅釋詁文享獻也宿進爵也顧命王三宿孔傳宿進爵則猶而
也王引之曰則有而義文二年左傳曰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言勇而害上者不登于明堂也逸周書大匡篇作勇如害上如卽而字莊子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則已矣者而已矣也子不敢宿
則禋于文王武王十一字句言王使予來戒飭殷民
乃遂告安于祖考予因以秬鬯二卣曰此明潔可以
供祭祀敢拜手稽首慶獻于王王當舉祀予不敢進

爵而禋于文王武王也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
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惠篤敘傳云順篤敘文武之道增文武嫌湊竊意惠
仁也廣雅釋詁文篤厚也敘順也三字平列有古通或見盤
庚遘遇也疾惡也遘自疾猶言自遘疾倒文也殷眾
也詩溱洧殷其盈矣傳殷眾也周禮大宰陳其殷出殷眾也兼臣民言壽訓殷人
不可通引長考壽也王伻殷乃承敘句殷亦眾也乃
助詞予子孫也荀子正論聖人之子也注子子孫也孔傳得之萬年其
永觀朕子懷德與萬年厭于乃德正對萬年厭于乃
德者言王德之遠可以及于萬年也萬年其永觀朕
子懷德者言能使臣民萬年永觀于其子孫而懷其
德也此二句孔傳大恉不悞傳于上萬年訓子孫萬年于朕子訓我孺子失經恉矣此節蓋
周公因告王舉祭而戒勉頌禱之詞言王能仁厚而
順無或自遘疾惡則萬年之後人猶飽于乃德而眾
臣民乃亦長壽考矣不特此也王能使眾臣民順承
其敘則萬年之後人其永觀法我周之子孫而懷其
德也傳分王伻殷下另節非是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
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

此下史述成王行祭告廟封侯等事也戊辰依孔疏
當爲十二月晦日烝祭歲祝冊立後皆一日事鄭氏
康成讀戊辰王在新邑烝祭爲句以歲下屬訓爲明
年歲首謂烝祭與告文武非一時案下文十有二月
乃總結戊辰以下之詞不應于此中插入來年正月
朔日云云鄭說非也孔謂戊辰爲王到日期亦非經
言王在非王至烝祭歲之文與戊辰緊接則此時王
早至洛但行烝祭告文武封伯禽以戊辰日故特書
戊辰耳周公時有歸老之志成王欲堅留公故冊封
其子伯禽爲侯伯禽先時之國乃代父就封至是成

王始錫册命定爲侯耳據左傳定四年祝鮀之語則
諸康叔封唐叔皆在此時經不見者成王尊禮周公
意惟重在封伯禽故曰惟告周公其後其猶之也見盤庚
言告立周公之後也傳謂告周公留守不如舊說
之長

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

江氏聲曰王賓諸侯助祭者易曰利用賓于王禋之
言煙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注禋之言煙周人向臭煙氣之臭聞者周人向臭殺
牲取膟膋合蕭與黍稷燔之煙臭旁達故曰殺禋王
賓于殺禋之時皆至于廟矣祼謂用圭瓚酌鬱鬯以

獻尸攷祼有二節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此是灌
地降神之祼所謂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
所謂先求諸陰也此經之祼乃祼尸耳禮祭統所云
君執圭瓚祼尸是也若以此爲灌地降神則時未迎
牲何殺之有蓋此祭之始自有灌地降神之祼文不
具爾又祭統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
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鄭注一獻一酳尸
也此經祼下即言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與祭統所
言節次正同蓋足證此祼之爲祼尸矣

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

上文王命作册逸祝者告文武之册也此云作册逸
誥者誥伯禽之册也左傳云命以伯禽當即此册今
不可攷矣

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此總結戊辰以下之詞陳氏櫟曰前言戊辰而結以
在十有二月明戊辰爲十二月之戊辰言十二月而
繼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明此十二月爲
此七年之十二月也此乃古史紀載倒文法也古無
年號只得表之曰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之七年亦如
左氏所謂會于沙隨之歲寢粱明年之類耳攝政七

年見于史傳諸子者甚多蔡氏留洛七年後甍之言
毫無依據不敢以爲然也周公甍年史傳無攷惟竹書紀年載公以成王七年復政十年出居于豐二十一年甍于豐是復政之後凡十四年而甍不得云留洛七年也故蒙於
命周公後及誕保文武受命七年之文一主舊說非
私意敢有去取於其間亦推之經文證之載籍而無
不合耳陳氏櫟不取傳從留洛七年之說而於告周公其後王命周公後皆仍以留洛爲言吾友方宗誠以其意爲然謂留洛雖無明據下文多士多方皆公留洛之事非命亦言公治洛不得謂留洛爲非予反復推之其義亦通而終從古說者以成王命公留洛命之可也何必作册以告于文武乎不如册立伯禽爲介命諸侯于廟之禮且以堅周公留王室之志也誕保文武受命云者
保輔也見上成王之命即文武所受之命公相成王攝

政七年故曰輔文武受命也夫說經有可以意斷者有不可以意斷者名分所關義理所係時勢情事所必有與所必無此可以意斷之然亦不能爲毫無憑藉之言若夫朝廷非常之典國家稀有之舉賢君聖相籌畫安危則當時事實不見于經必見于史不見于經史必見于諸子百家之傳聞苟其絕無據依而但就經文一二字之可通遂欲徑捌數千年未經人道之新語恐不足以啟學者之信而轉以亂經義之眞也

書傳補商卷之十二

桐城戴鈞衡述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

弗弔見大誥我有周佑命傳謂我周受眷佑之命增受成義竊謂佑命助天命也天命喪殷我周致罰是佑命也終于帝傳謂以終上帝之事帝下增事嫌亢

竊謂致王罰勑殷句命終于帝句言我周佑助天命奉天明威致王者之罰以勑正殷而殷命遂終于上帝也呂氏祖謙曰喪殷實周也而辭若無與者何哉殷得罪於天周奉天討而未嘗有心於其閒也討之者無心故言之者亦若無與以天言之則曰明威以人言之則曰王罰非有二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肆語詞呼多士而告之也允罔固亂傳義迂曲王氏鳴盛曰同薛氏書古文訓作怘卽怙字也左傳僖十五年及宣十二年皆有毋怙亂之語猶怙惡不悛也

允罔估亂謂信誣罔而估亂也惟天不畀允罔固亂
八字句謂天不與信誣罔而估亂者案王說較順下
文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八字句與此正同卽不易固
爲估亦可通罔亂者無道之行允固者誠信堅固而
不可諫救者也弼我猶相我也天不與允罔固亂之
殷故一意相我我豈敢求天子位乎其讀曰豈見酒誥我
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此緊承上文惟帝不畀而申言其故也王氏充耘曰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卽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

我民聽之義蓋上文言不畀殷而畀我恐殷民不信
以爲周公托天以自神耳天豈諄諄然命之乎但民
心之所向背卽天意之所予奪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
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
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此推言夏之失天下商之得天下皆天之畀與不畀
也上帝引逸陳氏大猷曰爲善最樂作德日休卽帝
之引逸也降下格來也降觀之謂傳訓降災亦降格
中應有之義但不得直以降災爲訓嚮于時夏者下

忍棄之之意林氏之奇曰董子云天人相與之際甚
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
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
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欲正其亂也自非大
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勉強而已此
上帝降格嚮于時夏之意也傳云示意嚮于桀增字
曲說庸法也揚子太玄中首尾信可以爲庸注庸法也太淫泆有辭孫氏
星衍曰有辭言有罪狀呂刑鰥寡有辭于苗春秋左
氏襄二十二年傳云臧孫曰無辭言己罪無可指斥
也此言桀大游蕩有罪狀聞於天也案孫說甚捷下

文罔非有辭于罰亦謂有罪狀傳云雖有矯誣之辭
迂矣上帝引逸蓋古人成言而周公述之故曰我聞
言天之於人每欲導之以安夏桀不肯適於安惟天
猶時時降觀出災異以譴告之意向于夏而夏弗能
法天大淫蕩而有罪狀於是天意不復向夏罔念罔
聞遂廢大命降致之罰乃命爾殷先祖成湯革正夏
命用賢人治四方也則惟厥惟俱助詞吳氏澄曰我
聞上帝於人君好逸樂者引而去之有夏之君若禹
若啓若少康皆以憂勤合天意而不適于逸則上帝
降格眷佑之嚮于是夏至桀不能庸上帝之意大淫

溺于逸樂而有可罪之辭惟是天無復愛念聽聞遂
廢絕其大命降致以罰訓夏亡而桀放也案此謂有
夏與亡以逸不逸之故釋逸字同泆與今經之例爲
今訓引爲引而去之蓋本於玉藻則必引而去君之
蔡注云引御也上帝御逸亦可通胡氏尚書詳解朱
氏尚書句解皆同其義以傳可通不復易其說也附
錄之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
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此推言殷先王所以爲天所畀者由明德恤祀敬天

澤民也王氏念孫曰恤愼也恤祀卽召誥洛誥所謂
毖祀也配天其澤傳云配天以澤民於其字不合其
猶之也見盤庚不其或稽天之德澤無不覆被殷王仁民如
天故曰配天之澤恤祀敬祖宗也罔敢失帝敬天也
配天之澤敬民也與下文正相反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
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
喪

此申言殷後王所以不爲天所畀者以其不知法天
敬祖畏民也誕罔顯于天傳訓大不明於天道猶道

成義稱謂誕助詞顯讀曰憲詩嘉樂顯顯令德中庸引作憲憲法也
有讀曰乂見大誥誕淫厥泆之厥語助見梓材肆徂厥敬勞卽上
文大淫泆也天顯民祗四字對文林氏之奇曰天有
顯道天顯也下民祗若民祗也不顧于天顯民祗上
不畏天下不敬民也承上文而言殷先王敬天敬祖
宗敬民如此乃在今後嗣王罔知憲法於天況曰其
又能聽念于先王所以勤勞國家者乎但見其大爲
淫泆罔顧念于天道之明顯與民事之當敬者是以
上帝不保降如此亡國殺身之大禍也呂氏祖謙曰
天也祖宗也民也自古帝王之所共畏也紂不聽念

于先王勤家則不畏祖宗矣罔顧于天顯則不畏天
矣罔顧于民祗則不畏民矣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此因論殷之喪亡而推廣天道并及當時喪亡之國
也言不明厥德者皆天之所棄不獨後嗣王也凡四
方小大諸侯之國其喪亡者莫非有罪狀于刑罰者
逸周書世俘解云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孟子亦曰滅國五十傳以惟天不畀
不明厥德仍屬紂說詞乖義復與下句亦不相生金
氏履祥曰天之亡人國未有無其故者由此推之今
古皆然又不獨伐紂一時然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惟我事不貳適二句傳義牽强此外解者甚多均未得其真惟蘇氏軾以貳適爲再往言我有事于四方不再舉而定惟于爾殷則觀兵而歸已而再往較傳語似順然既于王家我適句增文曲說且觀兵之事經無明文先儒曾辨其誣不應舉是立說竊謂事征伐之事也禮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鄭注事謂征伐又樂記恐不逮事也注事戎事也古征伐之事多單言事貳再也適往也不貳適卽壹戎衣之

謂我適之適歸也左氏昭十五年傳民知所適注適歸也言天命割殷告勑之後惟我征伐不煩再往爾王家已我歸矣此不可以知天意乎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

卽今也爾雅正殺也周禮曰賊殺其親則正之傳謂殷地邪慝不正非也周公之意蓋謂爾王家既我適則爾多士宜承天意歸順我矣而乃從武庚叛予其曰惟爾大無法度我之伐殷非好爾動由乃邑叛故也乃邑叛宜加誅殺之罪予又矜念天今於殷既大降罪戾故不復正爾等而但謀遷也大降罪戾謂武庚死也趙氏佑曰動如盤庚震動以遷之動言以爾之大無法度我於誅紂時本當卽夷其社從其人而我不爲此以震動爾仍使爾得從故居安然而已蓋予亦矜念天之降戾於殷大矣故不卽有以正爾庶幸爾自知感悔也言此以起下章見今之遷實懲其從武庚再叛之惡非得已云案此推原伐紂時不遷立說亦通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遷居西者孔氏穎達曰從殷適洛南行而西迴故爲居西王氏鳴盛曰洛邑在殷朝歌西南由朝歌至洛濟河而西故曰遷居西爾有後傳謂有後命增命曲說竊謂有讀曰或見盤庚其或稽不後遲也本說文呼多士而言予今者遷汝于洛非我一人奉行德意不欲安靜也是乃天命不可違故我之謀遷不敢或遲爾多士毋我怨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又讀曰有古二字通用詳見大誥言今爾或有言也顧炎武曰又曰今本或作聽察也爾策奈策王何不聽用德察用德也書其旨聽察也聽乎注聽察也解作聽間非肆予放求爾傳謂求爾于天邑商而遷之於洛矜遷洛云云姚曲穎謂肆今也見爾雅求招徠也禮學記曰求善良鄭注求謂招徠也率肆矜爾傳謂衍商故事矜恤於爾不惟義迁所謂衍商故事者何指王氏念孫曰率用也肆緩也左氏襄公九年傳肆眚圍鄭杜注肆緩也正義曰緩縱罪人謂放赦之予惟率肆矜爾者言我惟用肆爾之罪矜爾之愚而已肆矜二字連讀下文天惟畀矜爾畀矜亦連讀不復迪簡在王庭也王告多士言殷先王典

册爾等皆知之矣爾多士或有言曰殷之革夏也其于夏士大則進而簡擇之使在王庭小則有服治職事在百寮者今周何于我等不然不知予一人惟察用德汝等非予所察用者今予敢招徠爾于天邑商予乃用以肆赦爾等矜恤爾等不治女罪已爲恕而尙望迪簡服百寮乎是非予罪乃天命也違德者天之命討罪者亦天之命今不汝違亦不汝討是善奉天命者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四國管蔡商奄也見破斧詩註伐四國而獨言來自奄者伐奄在後誅奄即來也命教命也下文云予惟時命有申即申此命也多方云我惟大降爾命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下命令於爾民也傳以降民命爲減其死罪義牽强矣移爾遐逖傳主遷洛言洛既不可謂之遐逖吳氏澄曰洛非甚遠而曰遐逖者以殷民安土之情則爲遐逖也案此亦曲說凡於我宗曲說趙氏佑曰左傳分魯公以殷民六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當時殷遺大勢積重故分析以問之蓋不止洛邑一處其遷洛者畢命所謂毖遷王室而分於魯衛親落者則此經所謂比事臣我宗多

遜也案趙言近是旣於遐逖之義可通又稱衛恰是宗邦與上下文亦皆脗合又攷逸周書作雒解曰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二年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囚蔡叔於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殷獻民遷於九畢乃遷於西西如漢世遷豪傑實關中之類畢即畢原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咸甯二縣西南此與遷六族於衛七族於衛是一時事據此則移爾遐逖或指遷九畢言亦未可知然以我宗推之則就遷魯遷衛說爲是今復即其義而申之遐逖者遠散之謂相率而從曰比春秋傳所謂將其醜類也比事臣我宗者言相率而從職事臣服我宗邦也多遜謂多遜順少違傲者周公呼多士言我昔者伐武庚來自奄時我曾大下命令于女四國民我乃明行天罰移爾殷之大

族使之遠散相率而從職事于我宗邦胥衞其時遷者皆多遜順而無違傲意謂爾等今日亦當遜順而無違心如下節所指是也傳執移爾遐逖之文以爲遷殷在營洛先不知此乃遷營遷衞非遷洛也且此誥曰予惟時其遷居西爾其者始遷之詞又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言作洛爲爾多士則先作洛後遷民可知又曰今爾惟時宅爾邑爾小子乃興從爾遷夫曰惟時曰後此之興皆由今日之遷始則此爲初遷又明矣況遷民果在誅武庚時則今作誥屢言遷贅文也且旣遷居數年矣而猶

一誥再誥三誥若惟恐其不安于遷也有是理乎以此知書序云成周旣成遷殷頑民信不誤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

經中王曰皆史臣所加此雖更端之詞實緊承上文而言也上文所謂降命類不過勸其洗心向化故此復告殷多士言今予不忍爾殺予惟舉前日之命四國者重申言之而已今我之作大邑于洛也一則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一則以爾多士服事奔走之故

我之所以爲爾多士者意亦至矣臣我多遜宜割屬下節讀

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傳以臣我多遜緊屬攸服奔走之下義亦可通然玩孔傳云汝多爲順事乃庶幾有土云云似以爾乃二句承上多遜爲說反復推之孔義爲是此多遜卽從上文多遜生出言汝等能中心臣服于我多遜順之事無違傲之心爾乃庶幾安爾所事安爾所居不然則爾土不可有幹止不可寧也于勸之之中寓惕之之意下文又以克敬敎之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來氏宗道曰有幹者身無外患之擾而事得以成也有年者身無刑罰之加而壽得以永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王曰又曰說者不同孔氏穎達謂史官錄王之言以前事未終故言又曰蘇氏軾謂非一日之言故以又曰別之錢氏時謂王曰乃史氏所書以明更端又曰二字是當時啓諭之語說均牽强惟陳氏鵬飛以爲

王曰之下當有文其簡脫去證以多方王曰又曰自明傳用其言是也吳氏草廬取多方王曰嗚呼猷至凡民惟曰不享移入此節之前刪去王曰二字以又曰承凡民惟曰作民乂行言未見武斷姜氏兆錫又以多方分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二句移此皆不可從又曰之下王氏炎以爲仍有脫文段氏玉裁謂唐石經或言之間多一爾字則經文殘缺與否誠不可知今姑就文釋之或讀曰有見盤庚不其或稽總誥多士言我不言則已時我乃有言皆以爾所居爲念也傳于或下加有字不知或有古通用也

附錄諸家論說

張氏九成曰商民之不服在白起處之坑四十萬可也在項羽處之坑二十萬可也周公肯爲此乎在晉武帝處之使在邊部卒有元海之難在苻堅處之用爲腹心卒有慕容垂之亂周公肯爲此乎嗚呼既不可用之又不可以計處之遷之洛邑使日見周之仁政日聞周之仁聲日親周之仁人君子優游涵養以變易其不服之心觀周公處商民一事其巧思深智非後人所可及也

林氏之奇曰當武庚之叛殷人妄意以爲殷可以復興周可以遂滅也宋襄公有伯諸侯之志大司馬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周既衰微萇宏欲遷都以延其祚晉女叔寬曰萇宏違天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夫天之所棄固不可興其所壞固不可支然自非深知天命者不能知之也當武庚之倏起而卽敗則商不可復興也明矣周公慮殷之餘民知淺識短竊不自量而有復興之志僥倖萬一天下有變以逞其忿怒之心故于其遷也諄諄告戒之如此

又曰漢之初以婁敬之言遷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以實關中其後世徙吏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傑兼并之家于諸陵是亦遷殷頑民之遺意然周公之遷殷民蓋使之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故雖商之餘民染于惡化不能自反而成王康王建皇極于上周公君陳畢公敷大德于下歷百年然後斯民丕變于忠厚漢之遷豪傑徒爲强本弱支之術而已非有化之之道也故關中以五方雜錯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爲利豪傑則游俠通姦其與周之風俗固萬萬不侔矣不獨此也周公之遷之也則以優游寛大之言雍容而漸漬之使之感而歸善漢則不然惟命之遷則遷未嘗有誥諭之辭秦少游學士曰太上忘言其次有言其下不及言若漢者所謂不及言者也

書傳補商　卷十二　圭

董氏鼎曰多士一書中言興喪則由于天言天命則
繫于德言德則本于敬終之以爾土爾邑有恆產者
有恆心而非誘之以利也
張氏英曰革命之際難言之矣武庚祿父之叛類必
舉君臣大義以為言故周公之告多士屢舉成湯為
詞其言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又曰惟爾知殷先
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嗚呼吾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其亦深懼於此哉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猶不
免於此況後世之僭竊人國閒干天命者哉

[seal stamp]

書傳補商卷之十三

桐城戴鈞衡述

君奭

君奭一篇自序有召公不說之文後儒多據以為周
召相猜之證史記且謂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
之作君奭夫踐阼之誣蔡既詳論之矣即謂實有其
事孔子編書次君奭于洛誥多士無逸之後則是篇
之作必在周公已歸政時安得有當國踐阼之疑且
果如是則篇中必有解免之意今玩全文毫無影響
是馬遷之說既與經背亦與序乖不足信也逸周書作洛解

武王崩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此周召同心相成王之確證何得如史記所云
馬氏融鄭氏康成王氏肅究知遷說
之非遂謂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臣職故召公不
說以為周公苟貪寵孔傳蓋亦略有此義夫周召何
人其心跡豈不能相知當是時天下又何時周公豈
可去者而謂召公不說其復列臣職以為貪寵有是
理乎孔氏穎達又謂召公非不知周公之當留第以
留在臣職當時人皆怪之故欲開導周公之言以解
世人之惑此又以後世委曲之衷上測古大臣賢者
尤蒙所不敢信也所以然者皆由誤會序中不說之

一言耳錢氏時曰序文本自明白人未深察觀書中反覆勸勉無非挽留召公以二人共相之意蓋當時召公惟欲周公獨任輔相之責而已告老歸休其不悅非有他也急于求退而不樂于復爲相故也吾友邵懿辰曰以孔子不悅于魯衞證之極明周召師保有年矣推原其不悅之由故序述及此非今日始爲師保也程子曰師保之任古人難之召公不悅者不敢安于保也姚氏舜曰古者七十人臣致仕逮其年而弗去殆無辨于貪寵位而嗜利祿者當是時召公之年固及可以去之年也然老而致仕者士大夫之常節也社稷之臣身繫

天下之重不可引常節以自隘也召公豈不達斯義哉意謂國有周公治天下安國家翊成王周公當之而吾以當去之年復尸此位殆有悖于義者是以慊然不悅于居職也是三說者可謂善讀書序者矣僕本程子朱子林氏之旨呂氏祖謙諸家之說斷爲召公欲避權位退老厥邑而周公留之之辭特不知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惜其于小序之文未詳辨耳他若王氏安石謂成王非有過人之聰明出于文武之後人習致治之時爲難繼故召公于其親政之始有不悅蘇氏軾謂召公不悅其歸政是皆知

史記馬鄭王氏之說未安又求小序之義不得強爲之辭而卒無當于經義者也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錢氏時曰召公所以急于求去者正謂天命在周事已大定有周公在我不必留故周公首言天命之不可必以告之呂氏祖謙曰多士告殷民曰弗弔則憫勞之詞今周家大臣自相與語亦首曰弗弔蓋聖賢以天下爲心不幸而遇喪亂又不幸而任此責豈其

所樂哉人之于天或恃而不自修或懼而不自強謂厥基永孚于休恃而不自修者也意天之必福己也謂其終出于不祥懼而不自強者也意天之必禍己也周公謂吾之于天豈敢計禍福惟盡在我之誠以順天而已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君已曰時我公述君奭責重于己之言也下文誕無我責收可謂我亦云者見非奭之責重我亦如是也

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作一句越及也念天威及我
民與篇末罔天越民相應下文克恭上下卽承天與
民言之罔尤違句惟人在句漢書王莽傳引我嗣事子孫云云不聯引惟人
在則漢人于在字讀句絕可知毛氏奇齡江氏聲孫氏星衍皆讀惟人在句言天民之無
尤怨違背惟恃有老成人在也傳以罔尤違屬越我
民為句三字似贅文以惟人二字另句則不得不增
文衍說矣我周也指受命者後嗣子孫指成王也卿
大夫采邑曰家周禮夏官序官家司馬注家卿大夫采地大戴記文王官人使是治國家
而長百姓注家采邑在家者退處私邑之謂周公歎息言君當
曰國家之事是我之任微君言我亦不敢安于上天

之命弗永遠念天威及我民也夫天民所以無尤怨
違背惟恃老成人在若我受命者之後嗣子孫大不
能敬于上天下民絕失前人光美而老成人退處在
家可謂不知乎言召公不可退退亦不能恝然于心
也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經常也釋詁文歷久也孫氏星衍曰爾雅艾歷也歷亦為艾詩傳艾久也恭明
猶堯典所云欽明也言此以起下文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
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我道傳訓在我之道自可通其實道本作迪釋文云
馬本作我迪迪語助也庸易也庸釋者輕易舍棄之
意多方庸釋有夏庸釋有殷同承上言天命之墜必
由于弗克嗣前人德則今予小子所以相君者亦惟
以前人之光美施之惟于武王之德延之則天亦不
輕舍于文王所受之命矣又曰者周公言我又嘗思
念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
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
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

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
天多歷年所
此周公歷舉商家賴有賢臣以喻周之不可無召公
也格皇天格上帝乂王家不過當時立言參差如是
非必定有聖賢淺深之別傳引呂說似拘率惟語詞
茲此也指六臣禮陟配天傳謂殷先王終以德配天
于禮陟二字之義未明此外有以陟為登遐禮陟為
得正而斃謂有殷之君以禮終而配天者林氏之奇
也有謂天子祀以祖配天殷自湯以諸侯升而用天
子之禮者呂氏祖謙也有謂卽言上文五王配祀于

天而其臣配食于廟者蘇氏軾也以今推之蘇承上文爲近禮說曰祀詩楚茨箋以祭禮畢釋文禮本作祀漢書郊祀志登禮洛之天杜山卽發祀也史記趙世家田不禮呂氏春秋作禋禋亦祀也言惟此六臣皆有陳列之功輔安有殷故殷之享祀升五王以配天而多歷年所也五王以功德廟祀配天而子孫被其遺澤享國且及六百年之久賢臣輔佐之力何加哉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此推言商六臣之功也純佑李氏光地曰猶艮佐也命天命之也天惟純佑命猶云天惟命純佑倒文也傳言天佑命有商純一不雜非也則商實百姓王人作一句讀傳讀則商實句訓國有人爲實强詞衍說實有也詩小星寔命不同釋文引韓詩作實注云有也百姓王人江氏聲曰百姓異姓之臣王人王之族人同姓之臣也屏讀曰井周禮春官序官疏引國語屏攝之位服注屏猶井也山海經有屏左右有首名曰屏蓬注屏蓬卽井封也矧詞也見康誥茲此也指上六臣言稱舉也左氏宣十六年傳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注稱舉也乂古通艾相也釋詁文言天惟命此艮佐故商所有異姓同姓之臣莫不秉持其德明恤政事下而小臣井遠而侯甸亦皆奔走臣服所以然者惟此六臣惟德是舉用相其君故天子有征伐會同之事于四方如卜筮無不是信也六臣之有功于商者又如此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女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平格二字不可解孔氏謂天壽平至之君以平格屬君言與下文保乂不合傳取呂氏訓坦然無私之謂平通徹三極之謂格義雖精而傳會林氏之奇曰平格指上六臣也言其平治天下以格于天上惟言伊

尹伊陟臣扈格天此言平格蓋舉此三人後三人亦在其中矣有殷嗣天滅威傳謂殷紂嗣天位罪罹滅亡之威增文衍說竊謂嗣新君也左氏昭七年傳今又不禮于衛之嗣注嗣新君也依孔讀有殷嗣句威惡也論衡譴告威虐皆惡也天滅威天滅其惡也永念長思也亂讀曰率詞之用也見梓材明成也爾雅釋詁文告君奭言此六臣者皆以太平格天天特使之壽考伊尹事湯自爲諸侯時以至有天下以及太甲其壽可知書序有臣扈篇作于湯伐夏時至太戊時其人猶存甘盤武丁所稱舊學者也則必爲小乙舊臣二人之壽又可知伊陟咸賢雖不可考要亦老成人也故曰天壽以保乂有殷天之于殷厚矣及其嗣君紂無道天乃遽滅其惡何天命之不固哉

今汝能長思天意則庶幾有固命其用以成我新造之邦矣而可輕言去邪解此節者須歸重二天字乃于本節文義可通于上下節義緒亦合篇內言天與上帝者凡二十見此則即殷之興亡以驗天之不可恃而告召公宜念此義也于上數節為結束于下數節為啟緒諸家舊解未有得其真者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

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此言武王之得天下由文王能用賢臣以格天也禮緇衣引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鄭注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為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案鄭訓割為蓋者爾雅釋言云蓋割裂也蓋割同訓古通用二字通用阮氏揅經堂集最詳禮記作周者古割害一字害與周篆體相似田觀與申勸亦以形訛其作厥亂勸者傳本異也當以割申勸為正從鄭讀割為蓋傳云降割于殷讀割字句由不知割蓋之通用也申勸者夏氏僎曰天初勸文王又勸武王故曰申勸如詩序言故天復命武王也又曰周公又常思念也乃惟時猶言于是昭明也見彰顯也漢書禮樂志畏敬之意難見注見謂彰顯也又萬石君傳神物并見注亦同冒上進也冒聞連讀詳康誥乃惟時昭文王句迪見句冒聞于上帝句周公告君奭言在昔上帝蓋申勸我武王之德使之集大命于其躬矣而武王所以能集大命由于文王之修和而文王之所以能修和亦惟其時有若虢叔閎夭泰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為之輔佐我又常念曰若此五臣者不能往來奔走于

文王之朝導迪常教則文王亦無德及于國人矣林氏之奇曰德雖本于文王而其傳施于民則五臣之力也惟有此臣佐秉持其德用知天威乃于是昭明文王用使彰顯冒聞于天于是受有殷之王命哉無五臣往來則蔑德降國惟純佑秉德乃昭顯上聞反復推言以見賢臣之不可少也夫以文王之聖尚非五臣無以成其受命況成王不逮文王又以幼沖在位其可無召公哉周公之意蓋如此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此又言武王亦賴賢臣也有祿林氏之奇曰死者稱不祿四人猶及武王之世故曰尚迪有祿傳以爲武王得有天祿義非不通而林于上下語氣爲合四人傳以爲虢叔先死者本孔氏之說王氏鳴盛曰周本紀武王克商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劒衛武王又命南宮括散財發粟命閎夭封比干墓又逸周書克殷解言武王克商太顛等事與史記略同又孟子尚賢下篇云武王有閎天太顛南宮括散宜生然則四人皆在獨少一虢叔馬說武王亂臣十人有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亦無虢叔孔叢子記義篇云虢叔閎

天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爲之服凡此皆孔傳之證也咸劉傳訓皆殺王氏引之曰咸者滅絕之名說文伐絕也讀若咸聲同而義亦相通咸劉皆滅也猶言遏劉虔劉也逸周書世俘篇及漢書律厤志引武成篇并云咸劉商王紂解者訓咸爲皆失其義也丕語詞言武王時惟此四人尚用有祿此四人者後及武王大奉天威絕滅商紂惟此四人能昭武王覆冒天下故天下盡稱其德也天下所以盡稱武王之德者由四人之故也武王之得天下賴賢臣者又如此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上文歷舉商家六臣及文武之五人四人皆爲留召公張本至此始暢明其指言愈切而情愈殷也今在與上文兩在昔緊相呼應小子同未在位舊說以小子目成王夫成王爲周召之君安得立言如是且武王崩成王即已在位今如此解似是周公復政成王始踐位矣漢儒所以有攝王踐阼之言者未必非此一語誤之薛氏季宣吳氏澄姚氏鼐以小子爲周公

自稱精確不磨篇中三言小子皆周公自指不應此獨指言成王第薛云當如未嘗有我周公以天下自任不應作此置身事外之言吳以居東爲說謂當同于昔日我未在位之時亦猶傳會姚云予小子同心今未有在位者增同心成義更迂竊謂未乃末之譌讀同武王末受命之末鄭注末猶老也漢書外戚傳念雖末有皇子注末晚暮也蓋末暮一聲之轉末即暮也誕無我責收宜讀爲句朱氏彬曰呂氏春秋論人篇不可收也高誘注收守也誕無我責收言無我責守也罔勖不及言不勉我之不逮也耇造德老成

德也謂召公降和同也左氏哀二十六年傳六卿三族降聽政也注降和同也
我字屬不降讀三國志管甯傳注引鄭氏康成此經注曰耆老也造成也老成德之人不
降志與我并在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況乃曰有能德格于天者乎言必無也案鄭亦讀我上屬爲句但
未得降字之義有讀曰又見大誥言在今予小子旦若涉大川
予往暨汝奭其共濟渡君勿以年老求退也小子同
以朕年在位無我一人責守而不勉我所不逮也汝
老成德若不和同于我則不能致太平而來鳳凰之
鳴矣況曰其又能感格于天乎傳義多失之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肆今也傳訓大非告君乃猷裕傳謂告君謀所以寬
裕之道勿陜隘求去其引呂氏之說至矣盡矣然而
推伸文義不免于曲且于下文不貫竊謂告君乃猷
裕我句裕猶垂裕後昆之裕我即上文我受命之我
謂我周也乃猷裕我與康誥乃由裕民句同以猶使也見康誥裕乃以民甯後
人指成王即後王也古多以人爲王詩江漢文人文
王大誥甯人甯王也林氏之奇曰下言前人爲武王則此後人爲成王必矣周
公歎言商周之興皆賴賢臣君今其監于茲不可去
也我先王受命固有無窮休美亦艱難甚矣今告君
汝宜謀所以裕我國家者不可使後王迷誤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勖偶王
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敷乃心之乃猶其也見盤庚作汝民極作民極也汝民
猶云我民爾小民也偶讀曰耦侑也廣雅文又曲禮偶坐不辭釋文
偶副貳也副貳即侑助義乘守也漢書高帝紀與關中卒乘邊塞集注引李奇曰乘守也孔
氏讀汝明勖偶王句在亶乘茲大命句今案宜從之
言汝明勉侑王在信守此大命也傳讀在亶二字句
蓋由不解乘有守訓故割之耳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

趙氏佑曰予不允惟若茲誥金氏屬上爲節當從之
允不允對言予所誠信之人惟汝保奭能敬助予耳
若非所誠信而徒爲此不憚煩乎案趙讀勝傳當從
之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十二字句以與也
見盤庚以民遷否讀否卦之否阸也肆長也詩崧高其風肆好毛傳肆長也
我者猶上文我受命之我陳氏櫟曰大臣與國同體
天命天威皆以我負荷之不敢以不切已視之也周
公呼君言我告汝我所誠信不疑者惟汝保奭今之
時其惟汝克敬與予監于殷之喪亡大阸而長念我
國家之天威也予苟非誠信于汝乃若此誥語不休

乎反覆抑揚周公之留召公者意愈親切而深遠矣

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予惟曰襄讀句絕惟思也言曰人之言也在時二人天休滋至言天休滋至在是二人倒文也明我俊民在讓句孔傳亦讀六字爲句但解讓爲遜讓非後人于丕時句在察也讓推賢也國語晉語文又堯典允恭克讓鄭注推賢尚善曰讓非辭讓之謂後人成王也見爾雅爰越于也上于爰也于即爰越丕奉也漢書郊祀志丕天之大律注丕奉也時是也言我常思曰襄贊國家我二人之責也汝其有合志哉人之言曰天休滋至在是二人自我觀之惟是二人猶弗敢勝當其惟汝克自敬德明揚我國家之賢人察而推舉之則後王爰奉是而有所法矣儻我二人尚不足以迎天休而謂可去其一耶傳解在讓後人于丕時言他日在推遜後人于大盛之時增字曲說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篤棐二字略頓爲句上言舉賢佐治此復歎言篤于輔君者是我二人雖舉賢猶不可以自釋其責也哉我國家也咸同也詩閟宮克咸厥功鄭箋成終也國語周語成德之終也俾從也爾雅文王氏引之曰俾之言比也古字通大雅克順克比樂記引作俾小雅俾滂沱矣論衡明雩篇引作比言我國家用克至于今日休美矣我更欲與汝同終文王之功于不怠庶以大覆冒乎海隅出日之地而罔不率從也丕冒海隅出日作一句讀姚氏鼐曰作君奭時四方大定獨商奄居東尚有未從化者多方所以作也丕冒海隅出日義在于此非第言周居西土海隅出日相去較遠而已

公曰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予不惠者言予不順汝欲去之意也傳訓順理猶泛予惟用閔于天越民與篇首念天威越我民相應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林氏之奇曰凡民之情一時之從化易終身之從化難善于其始未必保其終也周公留召公欲爲圖終之計耳

附錄諸家論說

林氏之奇曰無逸君奭皆周公所作方其爲成王言則謂商周之治無不在其君之憂勤及其爲召公言則謂商周之治無不在其臣之輔相言各有所當也

又曰唐高宗用長孫無忌褚遂良則治用許敬宗李義府則亂明皇用姚宋則治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德宗用崔佑甫則治用盧杞則亂憲宗用杜黄裴度則治用皇甫鎛程异則亂此數君者中材之主可與爲善亦可與爲惡故一人之身而治亂前後相反使成王之初雖能致至治以繼文武之業苟不克終則亦何足道哉故周公之留召公也惟欲謹終如始而已

錢氏時曰篇首言念天威我民篇末復言閔天越民周公分明以天命之絶續生民之休戚繫于召公之

去留周公聖人也輔相之事豈不能身任其責而所以倚賴同列者如此然則後世專權獨運排塞賢路以與天下于亂者可以監矣

呂氏祖謙曰成功不可居洛邑成而周公告歸召公蓋亦同此心也已而成王留周公周公幡然改矣召公猶守欲退之心也周公遂力留之及其既喻非留于一時終相成王且相康王身任托孤寄命之責而不辭惟不苟于隨所以篤于信也

又曰召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屈折調護心勞力瘁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一旦政柄有歸浩然去志固人情之所必至然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助則召公誠未可去也

董氏鼎曰一書之中首言憂國之心非人所知次言天民可畏惟人是賴又次言殷先王與我文武得人之助然文王時五人至武王時四人今又惟我二人而已君若求去豈我一人所能戡哉憂之深是以留之切留之切是以言之詳召公同功一體之人均有忠君愛國之心者也安得不油然而感幡然而留哉

郝氏敬曰竊觀周公之志而知聖人天行之健不息之誠以天地民物爲心未嘗遲迴于衰耄之年也吾

當爲之事與夫不可辭之責一息不容稍懈吾夫子思夢見周公孟子謂周公思兼三王坐以待旦讀君奭始信其然矣

姚氏舜曰周公聖相也成王蓋嘗疑之當金縢之變成王雖因風雷之異而悔迎周公然亦必召公平日有以啟導成王解釋周公忠盡之言豫動之之力也周召或外治事或內導君是以成成周之治苟召公去則君德何必不復衰而天下何必不復亂乎易曰勿憂宜日中能持日中者大聖人之道也周公于百最事無足引者獨引召公召公既留于德益廣而天

下益治使不聞周公之言雖功成名遂身退亦賢者事乎然而道則小矣

書傳補商卷之十四

桐城戴鈞衡述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來自奄孔傳以爲成王親政之明年奄人再叛王往伐之而歸鄭氏康成注此上逸篇成王政序以爲此伐淮夷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唐宋諸儒多宗孔傳惟金氏履祥通鑑前篇載多方作于成王五年多士作于七年承用康成之意而五年三年又微有不同迨顧氏炎武始誦言多方在多士前其言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而多士王曰昔朕來自奄是多方當在多士之前後人倒其篇第耳奄之叛周是武庚既誅而懼遂與淮夷并興而周公東征乃至于三年之久孟子曰伐奄三年討其君是也既克而成王踐奄蓋行巡狩之事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是也孔傳以爲奄再叛是拘于篇次先後而強爲之說也毛氏奇齡曰周公伐奄有三一是相武王時伐奄孟子所云誅紂三年討其君是也是時奄助紂爲虐故伐之蓋武王時事而顧氏以周公東征三年當之謬矣孟子伐奄與誅紂連文戮飛廉滅國

五十皆武王誅紂所及而忽攙成王伐奄于其中將所云相武王丕承哉武王烈皆不可通矣一是周公攝政初年奄與淮夷同三監再叛時又伐奄多士所云昔朕來自奄是也是時管蔡以殷叛而奄與淮夷從之周公東征但取四國君而不及其民故于遷殷時誥多士備述往時愛民之義以爲言此述前伐奄非敘後踐奄也而顧氏以後此之事移之在前反謂多方多士篇第倒亂則又謬矣一是周公從成王居洛之後奄與淮夷又叛公從成王又伐奄書序所云成王踐奄多方所云王來自奄是也踐奄卽翦奄踐

翦古通用玉藻云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注踐當爲翦翦殺也史記作殘奄殘亦翦也謂翦滅其國而遷徙其君其已遷君蒲姑者正是踐奄事也而乃以爲踐履之踐解作巡狩又謬矣今案毛辨甚確而近日宗鄭學者力袒康成之言堅闢傳疏之誤案皆攷之史記周本紀於作召誥洛誥多士無逸之後始云東伐淮夷踐奄遷其君蒲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是多方之來自奄在復政後無疑孔傳既待書序又合馬遷其可從一也經云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足爲奄人再叛三叛之證此雖亦可虛說而實以三叛不爲牽強其可從二也多方果在誅武庚時則經文必與大誥彷彿今絕不言武庚叛逆之事而辭義一與多士相出入則不得謂此爲誅武庚時可知其可從三也且康成之說宗大傳三年踐奄之文也攷大傳於洛誥云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其於成王政云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是伏生前後兩云踐奄未必一時果以爲一時則編次大傳者（前儒言大傳是歐陽夏侯等所輯）當列成王政于大誥召誥之前何以亦序在多士無逸之後乎其可從四也又大

傳三年踐奄上文明云周公居攝是其時伐奄周公之事王未嘗往此經明云王來自奄則非前此周公伐奄可知其可從五也又大傳於多方之後次以鮮誓鮮誓卽費誓也費誓言徐戎淮夷并興此前逸篇成王政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是大傳與書序一一脗合其前所謂三年踐奄者蓋如呂氏春秋古樂篇所云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踐注云踐往也後所謂踐奄乃是翦滅與前不同故特解之云云是大傳亦明明以爲二事其可從六也又大傳云三年踐奄五年營成周此篇末云爾乃自時洛邑

是此來自奄在作洛後可知不得謂在三年明矣其可從七也從鄭則必倒易篇序從孔則書篇不煩更易其可從八也康成之言似不能無誤然其言曰編篇於此未聞則亦未遽斷爲篇次顛倒前儒之慎也後人必欲袒之曷一孰復經文而細推大傳乎宗周以篇終爾乃自時洛邑推之似指成周爲是傳引呂說得之孔謂鎬京非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推爾之惟與也見酒誥亞推服惟殷侯與召誥庶殷之殷同

謂眾侯也尹治也降命下教令也見多士傳謂降宥爾命降古無宥訓且下文乃有不用我降爾命解作降宥更不可通此言周公述王意誥四國多方之民與爾眾侯治民者我今大下爾等教令爾應無不知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戚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圖天之命篇中三見傳訓圖謀圖度義皆未安此疑誤字不可強解今聊依傳意釋作儆倖邀求之義二句傳言商奄辭義鵠突下文惟帝降格云云亦突然而來無所屬傳謂此上疑有闕文蒙讀孔傳以二句屬夏桀言以惟帝降格于夏緊接爲訓反覆誦之孔當是也王氏充耘曰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所有辭相類疑卽指夏桀此處必有闕錯不可強通洪惟發語詞見康誥爽惟民迪吉康先言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後始言明有夏者倒文也古人文法高妙多如是降格下來也見多士言之言猶念也傳訓無憂民之言嫌迂終日者終一日之謂勸勉也本蔡傳迪道也本孔傳言昔者夏桀儆倖圖謀天命不長敬念于社稷祖宗之祀惟上帝降覲于有夏災異示警冀其知改而有夏大其樂逸不肯

憂念于民乃復大肆淫昏求其終一日之內勸勉于天之道而皆不能此爾等所共聞也夫周之伐殷猶殷之伐夏周公首舉夏亡之所以然者以喻殷民使知天命且以喻紂之無道故特告之曰惟爾攸聞也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崇猶增也因甲于內亂孔氏讀甲爲夾謂桀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于二亂之內義迂文亢傳訓甲爲

始謂其所因則始于內亂解因字亦曲攷䟽引鄭王皆以甲爲狎王云狎習災異於內外爲禍亂鄭云習爲鳥獸之行於內爲淫亂案鄭王讀狎是也甲狎古通用詩芃蘭能不我甲毛傳甲狎也釋文云甲韓詩作狎因重也義若又內亂猶內禍指妹喜也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自來解者多牽強孫氏星衍曰罔無也丕與不通進者史記呂不韋傳云進用不饒小顏云財也漢書高帝紀蕭何主進注進字本作賮恭與共通舒者因學紀聞曰古文作荼攷工記注云荼古文舒言桀貪無不以財進奉供職大爲荼毒于民也案孫說近是聊從之丕

不古通用詳王氏經傳釋詞恭共古一字見盤庚各恭爾事舒即荼也左傳舒鳩史記魏世家索隱引世本作荼荀子大略諸侯御荼注荼古舒字又攷工記弓人斲目必荼禮記玉藻諸侯荼注皆讀爲舒薛氏季宣書古文作洪荼于民解以大爲民荼毒此其確證叨懫曰欽剿割夏邑傳謂桀欽崇尊用叨懫之民戕害其國今以文義推之非是蓋如微子小民方興相爲敵仇之義叨亦作饕貪也說文饕貪也又作叨懫說文作懫忿戾也說文至部引周書曰有夏氏之民叨懫敎今本多氏字剿割者殘害之謂此節蓋申言上文圖天之命云云而實指其事也天命不外乎愛民愛民莫先于任賢桀之圖天命也不克開闢于民生之所附麗乃大降刑罰日增亂于有夏又狎習于內嬖之亂不能善奉于衆所用以共職者無不惟財貨是奉大爲荼毒于民上有好者下必甚是以有夏之民亦惟以貪饕忿戾相欽尙而殘害于夏邑天於是哀念夏亂爲民求主乃大下光顯休美之命于成湯而使之誅絕有夏也惟進之供而云不克善奉于衆者舉直錯枉民之公心惟進之供是拂民之意也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純傳訓大謂天不與桀者大增桀者成義其解以爾多方云云謂桀不能任用義民所恭敬之多士皆虐民者夫棄賢任不肖上文既已言之如傳解則此似贅文橫亙上下不可通竊嘗反覆誦之而知此與下文天惟求爾多方云云之義相爲對照純專也一也國語周語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注純專也淮南子覽冥純溫以淪注純一也不畀純猶言不純畀謂不專畀于湯也義民賢而不得位者多大也史記五帝紀與爲多焉索隱多猶大也又呂覽知度其患又將反以自多注多大也享享天命也多享而曰永者天擇一人而受以命必其德可世享而非僅欲其及身享之也恭讀曰共明勉也見洛

誥明作有功保安享養也惟虐之惟讀曰爲見康誥惟威惟虐至
于百爲大不克開者民無所措手足之意呂氏祖謙
曰欲耕害其耕欲賈害其賈四向皆窮無一能達也
克以爾多方簡以使也見康誥裕乃以民甯簡卽居敬行簡之
簡清靜安逸之義周公承上文天降顯休命于成湯
而言天之意不專畀于一人也蓋亦當眷顧于爾在
下之義民及在職之多士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德
不足以承天不能永遠大享天命故不之畀惟夏之
供職多士則更大不能黽勉安養于民乃相與爲虐
于民使民四向皆窮凡百所爲皆不能達此尤不可

八

畀者乃惟成湯其德能使爾多方清靜安逸故使之
代夏作民主也爾乃惟字兩不克一克字緊相呼應
如此推說乃見天命之公天之亡夏也以桀之虐民
天之畀湯也以義民多士不克承受之故天非有惡
于夏也桀不得不刑殄也天非有私于湯也乃舍湯
無可畀也天今之喪殷畀周亦若是也故下文有五
年須暇求爾多方云云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
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
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此承上湯得天下而遂述其服民之大端并及後王
之服民者而歎紂之不能以失天下也麗卽前所云
民之麗慎厥麗者敬其養民之道而無敢忽也傳訓
仁者君之所依深謹其所依以勸勉其民反覺增衍
厥民刑用勸與上句對文傳謂民皆儀型而用勸勉
承上句說非是蓋民得所養固克用勸刑當其罪亦
足勸民桀之失天命也不克開民之麗降罰崇亂湯
之慎麗明刑乃所以享天命也湯德多端此特就其
反乎桀者言之明德慎罰湯後諸賢王所以得民而
享天命之本要囚云云特就慎罰中抽出言之呂氏

九

祖謙曰赦而民勸猶可也刑而民亦勸則有默行于
刑赦之間者矣每語結之以勸者天下非可驅以智
力束以法制惟勸化其民使常有欣欣不自已之意
乃維持長久之道也王氏樵曰要囚之中有情罪已
當當刑戮者有原情可恕當開釋者戮之不當則冤
民懼而死不足以爲勸非慎罰也釋之不當則姦人
幸而釋不足以爲勸非慎罰也商王之刑戮開釋皆
克用勸爲慎罰如此則其明德以爲之本者又可知
矣爾辟謂紂也紂之時民則猶是而天命已非由不
明德慎罰之故也以讀如臧武仲以防之以言雖有

多方之可據而弗克享天命也傳引呂說宜玩之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庸釋輕易舍置也見君奭傳訓庸爲用心非是爾辟兼指夏殷之君爾多方亦泛指夏殷之多方言猶上文多方義民指夏言亦稱爾也傳指紂說於下文乃惟有夏乃惟爾商後王隔閡重複矣以爾多方大淫當依孔傳讀句屑楊倞注荀子云雜碎衆多之義屑有辭者言罪狀雜碎衆多可數猶所謂嘖有煩言也呂氏祖謙曰惡之播于人口者謂之辭方惡之未熟也大者則傳道之瑣屑者猶未暇舉焉其惡既熟則民不堪其虐無復避諱雖瑣屑之惡極口歷數一一有辭所謂屑有辭也不集于享傳謂不集于享而集于亡義曲而未安竊謂集和也史記康叔世家爲武庚未集索隱集和也漢書燕剌王傳賓天下未集注同享祀也不集于祀謂凶德爲神明之所棄也逸厥逸呂氏祖謙曰言紂于桀之淫泆又加其逸所謂罪浮于桀也案呂說較傳似優今從之蠲烝孔訓絜進于善增善成說傳訓不蠲絜而稱惡不烝進而怠惰析字增義亦迂釋文引馬融曰烝升也今取其義讀不蠲烝天句卽屋聞于天也烝天猶登天滔天稽天之類周公先歎息而後宣布王意曰誥告爾多方天之亡夏也非天輕舍夫有夏天之亡殷也非天輕舍夫有殷乃惟爾夏殷之君恃有爾多方之衆大肆淫泆圖謀天命而罪狀雜碎衆多可數也夏殷之罪何如乃惟有夏其謀政也爲鬼神之所怒不能和集于享祀故天降是喪亡而命有邦之諸侯代之乃惟爾商後王更過夏桀之逸其圖政也腥薉不絜升聞于天故天乃降是喪亡豈天之庸釋之哉夫夏殷之罪多矣而此獨言不集于享不蠲烝天何哉古者帝王之德順乎人而應乎天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爲君者非至德不能格于皇天非至惡亦不致聞于上帝也一舉此而衆惡該之矣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此節傳分三節不加合之爲一文義易明錢氏時曰天非迫遽亡商而與周須待子孫而罔可求爾多方而罔堪然後乃畀我周王者如此罔可罔堪與克堪字相應五年孔謂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孔氏穎達釋之曰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按無逸文王享國五十年此言九年者謂受西伯之命也

其年武王嗣立服喪三年未得征伐十一年服闋乃觀兵于孟津十三年方始殺紂從九年至十三年是五也此與鄭云八年至十三年者大同小異孔謂文王受命九年卽從其年數至伐紂之歲爲跨五年鄭據伏生大傳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從次年數至伐紂之歲爲匝五年牽合歲月傳斥之良是林氏之奇曰武王未克紂之前五年以紂之罪惡爲可伐而欲冀其改過故須暇之此據經文空言五年較穿鑿者爲愈呂氏祖謙曰周公知天未遽絕紂可也何所見而能數其年我之未忍民之未厭斯則天也聖與天爲一動靜久速惟于著察故明數其年謂之五聖此蓋武王周公之所獨知說者牽合歲月亦外矣乃暇讀曰假孫氏星衍曰須待也暇鄭康成本作夏詩皇矣疏引鄭此經注云夏之言假天覬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年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八年至十三年也衆假與夏通大傳云夏者假也又與暇通方言云秦晉之閒凡物壯大而愛偉之謂之夏周鄭之閒謂之暇隸釋成陽靈台碑日暇不夏卽日民不暇也子孫舊解俱指紂說孔傳增其文曰湯之子孫竊疑此承上商後王爲言非承成湯帝乙說下不得硬加湯字詩武疏引此經作天惟五年須暇湯之子孫蓋據孔傳意加湯字非必經文本有蒙意天惟五年須暇之句子孫誕作民主誕助詞言天惟五年須待寬假之冀其改過子孫猶作民主也康成云欲復傳子孫蓋亦讀子孫下屬大動以威傳謂祲祥蠹墨子非攻篇所云夜中十日雨土雨肉九鼎遷止鬼宵吟女爲男之類皆實事也顧天舊訓受天眷顧之命嫌曲竊謂顧仰視之意顧天謂仰承天意者罔堪顧之罔能仰承天也天惟式教我用休者式用也教猶告也用以也休者赤烏白魚夢卜之類言天乃用告我以休徵之事舊解均未得經義簡大也見上乃以爾多方簡孔傳周公言今者天旣降喪于商矣而其未喪之先天意可念也聖狂只爭一念紂固狂也未必無克念之理天于是猶五年須待寬假之冀其改過子孫猶作民主而紂乃怙惡不悛無可動天念聽者天于是求之于爾多方大動以災異之威示將滅殷以開啟爾多方之仰承天意者乃爾多方竟無能仰承之人惟我周王善承于衆克堪用德可以爲神天之主天乃用告我以休祥之事大畀以殷命而正爾多方也夫五年之前紂已當滅而天猶須暇之至不能改而又求之多方至多方無一能顧天者乃始屬意我周我周雖有德猶不敢自謂得天也必待天之告以休祥乃敢受命天之遲迴以畀我周我周之愼重以承天命如此天豈猶有與殷之意哉爾多方豈猶有能當天命者哉爾多方欲不臣服于我周獨不念天命哉周公之所以誥多方者詳矣切矣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

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敎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甯乃惟爾自速辜

此于多方之中專告四國叛民責其已往而警其將來也自稽首至尹爾多方皆統告諸侯衆士茲則將責四國之民故曰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也四國民三字連讀傳訓降爲宥蓋誤讀民命二字爾曷不以下追數四國從叛之罪忱誠也裕道也開道之義方言裕道也又廣雅亦訓道廣雅與厲同訓厲者開道之義則裕訓道德亦可訓開道猶迪訓開道又訓道義也夾者左右之義儀禮旣夕圖人夾牽之注在左右曰夾介亦夾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楚介江淮注介夾也又讀曰艾相也見君奭熙說也古熙怡熙禧通用怡熙皆有喜悅意堯典庶績咸熙卽東令工庶作咸喜迪屢不靜爾心未愛卽康誥今惟命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之謂宅讀曰度見大誥圖忱于正傳義未明陳氏大猷曰自作不典亂綱常之事苟欲人信以爲正蓋四國從殷以求興復自以爲正義也敎告文書詔令之類戰要囚謂戰而要囚之也要者要截之謂囚係也有讀曰又見大誥我降爾命謂今日所降之命令也

速召也爾雅釋言速徵也徵召也是徵速同訓召周公言我今曷敢多有所告我惟大下教命于爾四國之民爾四國之民何不誠信開道于爾多方乎何不左右相我周王享天之命乎我周滅商之後絕不加罪爾等爾皆得居爾宅耕爾田爾等當知恩意何不順我周王而悅天之命乎爾乃屢受開迪而猶不安爾乃心未愛慕于我爾乃不大圖度天命爾乃輕播天命爾乃自作叛逆不法之事而猶欲以興復大義謀見信于正人君子我是以時敎告之我是以時戰而要囚之業已至于再矣業已至于三矣使此後乃又不用我降爾命則我乃其大罰之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安靜也乃惟爾等自召罪戾耳此節文義宜急讀乃明而反覆開導惻怛纏綿不覺其言之冗矣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多方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此勸勉有多方士與殷多士也嗚呼猷者猶嗟嗞乎

憶吁噫重歎詞也臣我監五祀貫不可攷孔謂成周時立有監遷民之官五年無過則還本土此爲謬論傳謂商民已遷洛五年此執吳才老遷殷在洛前之論不可從夏氏僎曰爾多士自周公東征之後奔走臣服于我所立之監今已五年矣蓋周公攝政首年東征東征三年而歸周公攝政凡七年自三年東方之亂既定今是成王即政之明年是五年也案夏說近是錢時薛季宣俱同此意然亦虛揣肌說此五祀與前須暇五年當時必實有其數今不可攷矣越惟發語辭與爽惟誕惟迪惟洪惟同臯法也孔傳如此和者順于道也

和自作教之修身也和爾室教之齊家也明爾邑教之治國也尚爾事之尚猶努力也公羊襄二十九年傳尚速有悔于余身注尚猶努力也又楚辭子尚良食注尚強也強亦努力之意周公歎呼爾有多方士及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服于我監已五年矣凡所有爲胥爲伯小大衆多之正爾當無不克用法自有作爲不順于道爾其求順之哉爾之家室有所不睦亦不順于道之故也爾其使順之哉爾邑中大綱小紀粲然明備爾乃可謂克勤乃事也爾庶幾不畏于頑民頑民之不從化多士倡之今乃云爾尚不畏云者忠厚之言予以自新之路可轉之機也亦則以和敬在位又能簡閱于爾邑謀求介助爾乃由

是洛邑庶幾長勤力治爾之田天乃許爾憐爾我有周乃其大喜賜于爾用簡擇升在王庭簡在王庭對洛邑而言也果能努力爾事則更將大用使有服在大僚矣呂氏祖謙曰多士序商民之怨周曰夏迪云云則以大蔑之此乃以迪簡云云爲勸何也爵位上之所命非下之可干自其怨望而詳之姑息之政也示以好惡而勸之督責之具也畋爾田或疑似對民言非告多士不知古者田皆公家所有民自無田惟大夫士乃有田以供祭祀楚茨詩序公卿力于農事以奉祭祀是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上文勸之以爵此則戒之以威也享享位也凡民惟曰不享見非一人之私也傳謂爾亦則惟不能享上凡民亦惟曰上不必享與上下文不甚洽爾乃之乃猶若也見盤庚惟逸惟頗之惟讀曰爲見康誥告多士爾不能勉信我之教命爾亦則惟不能享有祿位凡民亦皆將曰汝不宜享祿位也爾若更爲放逸之事偏頗之行大絕遠于王命則是爾多士自取天之威怒我則致天之罰而分離奪取爾土矣不勸忱則祿位莫保猶不致離逖爾土也大遠王命則不惟不克享

矣此立言輕重之序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

前言不惟多誥對下四國民言猶言不廣誥也此言不惟多誥篇終辭盡且對下祗告爾命猶言不復多誥也義各有當解經者拘執一說而兩處皆不可通矣祗告爾命祗告爾以天命也承上文天惟畀矜天威天罰而言傳訓敬告爾以上文勸勉之命不如訓天命之捷也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敬于和敬與和也卽上文穆穆之意與康誥德之說于罰之行同孔氏廣森曰凡事有兩端云某及某者行文之常也儀禮多以及爲若如暴用谿告錫之類左傳或以之爲及如皇父之二子封父之繁弱之類書則用于用越敬于和猶言敬與和也君奭天越民亦言天與民也越猶于也

附錄諸家論說

蘇氏軾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心不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告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初定人自膏火中出卽念殷先王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輔之而莫能槩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碔砆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張氏九成曰遺民不忍忘商至于同武庚叛又同奄叛周公于此何不用長平之誅行亡秦之法而區區恃誥戒以感動之煩詞疊語諄諄切切如哲父慈母之訓子孫何其迂闊也自後世觀之疑若不快人意者夫快意乃秦皇漢武所爲而不快意乃先王所以爲忠厚之道也學者觀先王之道毋于快意中求而自不快意中求之則思過半矣

薛氏季宣曰商人化于紂之威虐已深周公寬而教之優而柔之不讋以威而勸于教擾柔其德性蓋久而後服之也民遷善而遂誠服迄致刑措之美聖人移風易俗寧求一切之近功乎孔子謂必世後仁又曰五誥可以觀仁至矣

呂氏祖謙曰自大誥訖于多方所以經理殷民者何其勞也武王崩成王幼管蔡造禍以喜亂之徒因思

勸之情乘內亂之隙三者參會故其爲斁鴟張蟠結而不可解是固周之不造實則天之大扶持保佑有周者也人之稚齒百疾先見則必過加調護凡伐性傷生者一切不敢萌所以培固眞源克登上壽者少年多疾之力也成周八百年之基業可于此占之

又曰多方與多士辭指相出入多士旣遷殷民而獨告新民者也故其辭略多方旣踐奄而徧誥庶邦者也故其辭詳

又曰多方之誥主于殷民而徧誥四方何也當時疑扇者廣今雖平殄然餘邪遺疾猶或在人肺腑恐其有時而發也於是渙汗大號歷敘天命之公古今之變征誅安集之本末俾四國多方咸與聞之大破其疑而深絕其根者蓋在於是兵寢刑措者四十餘年其亦訓誥之助歟

又曰後世以刑賞爲伯政非王者之事觀周公之待多方先之以介賚之賞後之以離逖之刑申勑明著炳如丹青豈亦伯者之事乎曰周公之所介賚天之所畀矜也周公之所離逖天之所罰也周公何與於其間哉其視伯者區區信必邀民以利驅民以善者大不侔矣然則王者之賞罰天也伯者之賞罰人也

書傳補商卷之十五

桐城戴鈞衡述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呂氏祖謙曰常伯常任準人議政而在左右者也綴衣虎賁供役而在左右者也尊卑雖有閒然職重者有安危之倚職親者有習染之移其繫天下之本一也常伯常任準人卽下所謂三宅之事以文意考之知其任大體重然于三代之書無所見意者公卿輔相之別名如相謂之阿衡保衡卿謂之圻父農父歟綴衣虎賁特于侍御僕從之中錯舉二者以見其餘耳先言休茲而繼以知恤者必知建官制置之美意然後深以爲恤也常伯常任準人豈高位重祿而已乎彌綸康濟其職蓋甚休也綴衣虎賁豈奔走承順已乎薰陶移養其職蓋甚休也案呂意甚善足補傳義之未備恤憂也如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之類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

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
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
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自此以下周公歷舉知恤者以告成王也此節先言
夏后氏之興亡以知恤不知恤之故迪詞也傳訓蹈
非有室大競傳謂當王室大強之時求賢以爲事天
之實義非不通第求賢豈必待大強之時乎林氏之
奇謂王室之所以大強乃在于求賢俊以尊事上帝
于義爲合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傳屬臣自知九德
言呂氏祖謙屬君言說皆可通而皆未盡合竊謂迪
知宜屬臣忱恂于九德之行宜屬君謂臣眞知其君
誠信于九德之行乃敢舉所知以告教其后也宅乃
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者言若者可使宅事若
者可使宅牧若者可使宅準惟后有以宅之也謀面
無義民解者不一皆未能確然得其眞傳言若非迪
知忱信九德而徒謀之面貌用以爲大順德宅而任
之則三宅之人豈復有賢者乎解謀面迂曲傳會呂
氏祖謙謂謀以博詢之面以親驗之用其大順于德
者如是乃可謂宅人也割茲乃三宅句屬下桀德讀
其解謀面亦迂而茲乃似承上之詞不可割讀錢氏
時謂面見而詢謀之用能大順于德則乃始宅其人
焉此乃三宅非細事也豈可無義民乎亦曲而義強
此外說者更無可取惟吳氏澄訓面爲向解謀向用
大順德之人于義爲順而三宅無義民則依呂氏割
屬下讀黃氏度書說亦然蒙謂此處必有譌誤不可
強解今聊依吳氏爲說茲乃助詞猶迪惟洪惟不作
承上之意弗作之作用也易離明兩作釋文引荀注作用也周禮羅氏蜡則作羅襦出同左氏成八年傳退不作人注亦訓用周公言古之人惟有夏之君
其有王室所以大強者由于呼求賢者以尊事上帝
故其臣知君誠信于九德之行皆以薦揚爲心乃敢
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后矣曰若之才可宅乃事若
之才可宅乃牧若之才可宅乃準是惟后有以宅之
矣將言宅事宅牧宅準而先言拜手稽首后矣者致敬以尊禮其君者也數句宜一氣讀乃見史臣文法之妙蓋以謀向用大順德之人則乃所以宅人之道
也其後乃三宅無義民則以桀之惡德弗用往昔先
王所任之人惟暴德之人是任故喪亡罔後也夏之
所以興亡由于知恤不知恤者如此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
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
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暋惟

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
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此節言商家之興亡由于知恤不知恤也越猶及也
陟升也即汝陟帝位之陟讀屬上爲句釐飭正也堯典
允釐百工史記作信飭百官釐降二女于媯汭史記作飭下二女于媯汭耿明也楚詞止耿
命明命也乃猶其也見盤庚二有字助詞見盤庚不適有居三
宅即上文事牧準也三俊傳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
才者其說始于王氏安石今案三俊疑亦當時官名
下文三宅三俊皆對言未必三宅爲官三俊爲空言
才德然于傳無據聊從宋儒之說可耳呂氏祖謙曰二俊散者皆
謂他日次補三宅者漢高儲參陵平勃于身後迄定再世之亂孔明儲琬禕允維于身後亦維持數十年
況三代爲天下長慮固宜儲三俊以繼三宅也曰讀同越爾雅粵曰也漢書揚雄傳盛哉鑠乎
越不可載已注越曰也案古粵越曰三字通粵越訓于曰亦訓于見詩園有桃鄭箋又君奭越我民罔尤
違亦或作曰及也見德顯德也古顯見字通漢書注最多羞刑傳訓進
任刑戮王氏引之曰刑暴德與下文習逸德正相對
爾雅刑法也刑暴德謂效法暴德者其意蓋以暴德
逸德皆指紂言刑之習之者皆從紂爲惡者也較傳
似捷今從之式商受命傳訓用商所受之命增所成
義竊謂式法也言法商家受天命也奄撫也詩韓奕奄受北
國毛傳奄撫也周公言桀以無道罔後亦越成湯升帝位大

釐正上天之明命其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職
及所用三俊實能就是德而無虛名蓋湯惟敬忌乎
賢大法乎賢實能用此三宅三俊故其在商邑商邑
用以和協其在四方四方用以大法其顯德迨至于
受其德強暴不用賢良惟進效法暴德之人同于厥
邦以行虐于外惟眾學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以耽
樂于內故帝大罰之乃使我周有此中夏法商先王
之受天命以撫治萬姓也商之所以興亡又由于知
恤不知恤如此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

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
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
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
亳阪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
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
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
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此言文武之知恤以有天下也庶常吉士通言上下
之官古八文法參差高妙如是微盧蓋夷國之內屬
者烝眾也傳云或以爲夷名此呂氏之說于傳無據

三亳傳謂蒙穀熟偃師三地鄭氏康成則謂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阪尹鄭謂卽三亳之尹以居險故曰阪尹傳謂險危之地封疆之守姚氏說又以爲商阪之塞謂文王時日闢國百里東及三亳南及商阪之塞命關尹以守邊徼趙氏佑又以爲纇隴多阪由岐豐而言三亳其東界阪其西界皆郊圻封守所當愼者故設尹治之今皆不能凡斷但以理揣之三亳當以鄭說爲長阪尹以傳泛言險阻之地爲是尹字則總承上夷微盧三亳阪說言夷微盧之衆及三亳之地與夫凡阪險之地爲之尹者無不得其

人也王氏樵曰武王伐商微盧嘗從焉爲之置尹如漢爲西域置都護之比不必邊裔如陝之崤函趙之井陘鄭之虎牢皆參錯于五服之間者克厥宅心之厥句中語助見梓材召誥多士諸篇克宅心能安其心也眞氏德秀曰文王之宅厥心卽大禹之安汝止也心猶水然撓而濁之不見山嶽淵澄弗動毛髮燭焉惟至公可以見天下之私惟至正可以見天下之邪惟至靜可以見天下之動文王之用人所以皆適其當者由其能宅心之故也傳謂能其三宅之心增文而義亦不明常事司牧人傳以爲卽常任常伯非也孫氏星衍曰常事司牧人撮括上文之官案孫說是也司牧人猶言司牧之官牧人與準夫任人並言則爲三宅單言則祇是牧民之官如呂刑所謂天牧孟子所謂人牧後世所稱牧令而已下文兩有司之牧夫解者必以三宅申之牧夫當之非是以用也有司之牧夫五字連讀義德容德與上文紂用暴德習德正相反對王氏樵曰自其以武定天下謂之功文王之功盛矣而輔之者義德之臣也武王率循而不替焉蓋其爽邦劉敵之臣卽戡黎伐崇之彥也自其以文德經天下謂之謀文王之謀大矣而輔之者容德之臣也武王率循而不違焉蓋其稽謀自天之彝卽秉德迪知之賢也竝受丕基者言父子相繼而後克受之也周公既言夏商之知恤遂言及我文王武王克知三宅之心灼見三俊之心上稱天心下合民心其立政也大而任人準夫牧

之三事錢氏時曰以德言之曰三俊以居言之曰三宅以職言之曰三事小而近習之臣近而都邑之官遠而諸侯之佐又遠而王官監于四夷及先王舊都與險阻之地者莫非常德吉士所以然者由文王克自宅其心明無不照智無不周故能立此常事司牧之官而用能俊有德者文王既用之斯專任之故罔攸兼于衆官之號令衆臣之訟獄衆臣之禁戒儲備惟司其事之牧夫訓勑其用命與違命而已庶獄庶愼文王若罔敢知于玆也及乎武王循思文王安撫之功不敢廢其所用義德之士循思文王之謀議而必從其容德之臣故父子相繼

竝受丕丕之基也文武之以知恤而有天下乂如此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閒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此下戒成王宜知恤也孺子王傳及諸家皆以孺子今已爲王爲說竊謂孺子王連讀矣字助詞不爲義以下文咸告孺子王推之便見我其立政趙氏佑曰當讀句絕與前之立政後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繼自今立政句法一例立事則指常任卽所云宅乃事也

常任曰立事亦曰任人常伯曰牧亦曰牧人牧夫準人亦曰準夫皆經之變文非有他義案趙說是也宋元明諸儒亦多讀立政絕句以立事準人牧夫爲三宅傳意似以立政立事連讀以理推之立政爲一篇之綱篇中多單提獨舉此處以立事屬上讀則于立政既爲贅文而三宅又缺其一不如從趙說爲優其猶之也（見盤庚不其或稽）若善也（釋詁文）傳訓順以察其所安解之于理雖精而于義爲曲丕乃俾亂者乃使治事也傳訓使展布四體以爲治殊爲迂緩和者均平調劑之謂勿有閒之而繼以一話一言云云者王氏樵曰人知閒之者小人也而不知閒生于我閒生于我而後人得而入之人主之于賢者雖尊禮委任未衰而意向有不合厥怠有其萌皆閒之所由生也苟議論之閒微有向背一出話一出言不終于專主君子則小人乘閒入之矣周公既歷舉夏商先王及文武之知恤遂歎呼孺子王繼自今我國家立政于三宅之職我必能灼知其善乃使治事輔我受民以調和我之庶獄庶慎是則宜專以信任勿使小人閒之蓋自一話一言之閒我必終思成德之彥以治我所受之民夫一言一話終思成德則小人之閒無自生矣

始也知之明而用無不當既也信之篤而職無不專終也思之深而任無不久人君待賢如是盡矣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此節辭意與前文多複推玩經意以上蓋周公述人言以告王（言本周公而云受人者蓋一人言之不如眾人言之爲可聽故託言受羣臣意也）

以下乃周公覆述前言以申丁甯之意也文子文孫猶言文武之賢子孫也傳謂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似拘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云者欲以法文王任賢之專也自古商人至用勱相國家云者言法文王之專任必先法商人文王之于三宅克宅由繹而使國無憸人也今文子文孫云云者言既有吉士則一委之有司而已反復誥誡其詞愈複而其意愈殷矣亦越我周文王立政讀句絕國則罔有立政三句緊承上文讀下義自明傳分二節失之庶獄庶慎庶言三者或舉其二或舉其一史文有詳略之異也

蔡氏卞曰以庶獄庶慎對庶言則獄慎尤重故不及庶言以庶獄對庶慎則庶獄尤重故不及庶慎義或然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業

此推言文武之業不易承必如是而後可云覲揚也向來解者失之所以然者由此節文義既與上下不倫又若啟王以好大喜功之意故諸家曲爲之說林氏之奇曰詰戎兵猶除戎器戒不虞之道也晉武帝之去武備唐蕭俛之銷兵則昧夫詰戎兵之道而漢武帝唐太宗窮兵萬里之外疲弊中國以求四夷之來臣則又失夫詰戎兵之本意矣錢氏時曰詰者責實之名古者井田兵農不分比閭族黨卽伍兩軍師之制禹迹所歷大抵皆然詰之使治以徧登乎禹迹之內則四方旁行至于海表無有不服言獄而及兵戎推類言之以警成王晏安玩弛之漸也呂氏祖謙曰公非教王用兵恐其晏安而使之自強如易謙卦言利用侵伐亦是于謙抑之中有自強之意也是役也蓋奮張其氣而不使墮偷操握其衆而不使扞格摧壓其勢而不使覬覦保治之良圖也古人治兵乃

所以弭兵後世銷兵乃所以召兵也王氏充耘曰陟禹迹者何巡守也天子之出必有兵衛六軍以隨之方行天下徧歷四岳也整點軍衛巡行天下足以鎮壓姦宄坐消禍變所至之處足以見文王之耿光足以不墜武王之大烈傳者不察其爲巡守而云周公無故教成王點兵不知周官所謂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卽可以實此語也案林氏錢氏呂氏三家之說義善而未妥王氏巡狩之言似矣巡守亦常典周公何必張大其辭且其解覲耿光揚大烈亦拘閡當遍求古訓而知說經者之誤也詰止也易姤象曰后

以施命誥四方釋文云鄭本作誥止也王肅同周禮太宰五曰刑典以詰邦國注詰猶禁也亦止義詰爾戎兵者兵設不用之謂陟訓升有上繼意迹功業也文選弔魏武帝文遠迹頓于促路注迹功業也禹貢所謂聲教訖于四海者禹之迹也方古通旁見洛誥旁作穆穆說文曰溥也國語齊語以方行于天下注方横也横亦溥義行歷也國語晉語行年五十六注行歷也溥歷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猶云普天之下莫不率從乃戎兵之所以克止也周公既以文武任賢恤刑之道諄諄爲成王誥矣復言文武之業豈易承哉其必能止爾戎兵以繼禹之功業溥歷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乃可以顯文王之耿光揚武王之大烈也孺子王可不勉哉解者既不知詰有止訓又以陟迹方行爲四征不庭之謂失之遠矣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此因戒成王并及于後王也呂氏祖謙曰常人之于國也蓋食之穀粟衣之布帛雖無異味異文而有生者常用而不可一日易也然每多重遲木訥不能與小慧新進者爭長于頰舌之閒故世主惑于取舍而治亂分焉此周公所以慨歎而深致意于卒章歟金氏履祥曰常人儉人二者相反凡儉利便捷者儉人也凡持重守正者常人也常人如四時有序萬物生成而莫知爲之者儉人如盛夏驟涼隆冬乍煥一時若快人意而民人疾疫生物夭札之患自是滋矣此用人者所當辨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上文以用人告王而特舉庶獄以申戒故此戒後王用人亦特舉庶獄以申戒也聖人治天下用賢之外首重明刑誥戒空言猶恐後王無所遵守故特命太史參取蘇公之獄法酌其中正垂示後王而史臣記其語以終此篇也爾其也不作汝解有讀曰又見誥訣列布也廣雅釋詁文用爲也荀子富國篇仁人之用國注用爲也中平正也周公呼太史而告之曰昔者司寇蘇公敬其用獄故能培長我王國今但以此爲法而又加之以慎以術施爲中正之罰而已

附錄諸家論說

林氏之奇曰常伯常任準人所以與天子圖謀萬幾者固不可以不得人然其朝見也有時至于綴衣虎賁朝夕與王處焉苟非其人則王德以之而蠹齊即墨大夫賢而左右日毀之阿大夫不肖而左右日譽之唐明皇引鑑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

曰歎何自戚戚不逐去之以韓休之峭直而左右欲逐去之則褻近者可不謹所擇歟王氏樵曰周公于三宅之外又以近臣爲言蓋公卿大臣其內外有限其進退有時惟左右近習人主燕私窺處之際無不與之同焉能蔽其耳目移其心志逢迎以中其欲小廉曲謹以市其信人主一墮其術中則亦何所不至哉故雖以文武之聖而侍御僕從猶樂于得正人之助後世知此意者諸葛武侯而已漢初此意猶存一二自武帝時內外庭始隔絕爲二公卿大臣不復與內政而小人專寵用事于中漸不可制然後知周公之所以保護君心養成聖德者正有在乎此而不可易也

又曰唐姚崇曰今止得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崇以十使猶患不得其人而文武之臣大而任人小而

攜僕內而外朝外而典掌蠻夷莫不得其賢則知天下未嘗無賢特無以作之耳乃謂不可以盡得人無乃厚誣天下之人乎

呂氏祖謙曰無逸立政二篇相爲經緯者也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備矣且立政而後周公不復有書納忠于王此其絕筆也爲治體統固臻其極至于反復申重之意忠愛惇篤之誠深長遠大之慮學者當于言外體之

張氏英曰庶言庶獄庶慎文王罔攸兼且罔攸知以文王之明哲兼之知之豈遽至于過誤而猶且不敢

者蓋雖聖人之聰明兼治萬事不如其專治一事之爲精專治一事者有事之牧夫是也人君亦有專治之一事知人善任而已外此皆其出位之謀也古人之言曰君明于音臣恐其聾于官蓋聰明有所用則有所蔽文王且不敢況不及文王者乎

國立北京大學藏書

書傳補商卷之十六

桐城戴鈞衡述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相鄭康成以爲太僕是也蓋太僕掌王之服位掌擯相此當是其事也林氏之奇曰論語曰加朝服拖紳孔子不敢以褻服見其君成王不敢以褻服臨其臣君臣之禮豈可以疾廢哉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疾大漸惟幾就見在而言病日臻既彌留慮將來而言也既彌留傳訓彌甚而淹留義迂竊謂彌靡古通用漢書西域傳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注師古曰昆莫本是王號而其人名獵驕靡故書云昆彌昆取昆莫彌取驕靡彌靡音有輕重耳蓋本一也靡留者不能久留于人世也恐不獲誓言嗣傳謂恐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文義俱曲錢氏時曰嗣嗣子也嗣子不在側恐不得面誓故令諸臣傳之按錢以嗣爲嗣子是也第謂恐不得面誓則非成王有疾世子宜侍養宮中下文逆南門外先儒謂既崩而出也卽使其時在南門外諸臣可召世子亦何不可召之有吾鄉姚氏又以是篇非鎬京事謂周嘗會諸侯于東都成王方將會諸侯而疾作其時太子監國于鎬召之未至成王以疾大漸不能待其至故恐弗獲誓言嗣乃召卿士以下而命焉江氏聲又以爲世子蓋以王未疾時奉使而出比反而王適崩此皆懸空虛說不敢以爲然也然則恐不獲誓言嗣者言將死恐不得常教導嗣子也誓言猶誥語也教導之意故特呼召畢諸公使時保之審愼也呂覽音律審民所終注審愼也又孟冬審棺槨之厚薄及此小物不審也注皆同

訓命汝

訓命汝者猶言敬訓命汝也

昔君文武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定民之所附麗所以養其身也陳布教化所以淑其心也有以養之而後教之故民莫不服習其教服習之而不違則自近而遠自周而殷薰蒸洋溢人心翕附天命所歸所謂達殷集大命也侗卽童猶小子也

故孔傳訓童稚古童侗字通廣韻未成器之人曰侗（童侗同詷古一字列子黃帝狀不必童而智童又云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此以童爲同也禮記祭統鋪筵設同几註同之言詷此以同爲詷也此經侗字說文引作詷釋文載馬本作詷是侗詷又一字也）傳訓爲愚由不知侗卽童也昏逾者昏迷而踰越也夫人猶言凡人也自亂威儀與冒貢非幾傳義極精以使也（見康誥）臣不能匡君以道格其非心是卽不啻使之也呂氏祖謙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有動作威儀之則莫非天命也躁輕縱緩或踰其則特人自亂之耳其天秩本何嘗亂哉威儀失則豈特形于事見于行然後當戒一俯一仰毫釐有間卽非天命已冒進于非幾矣故曰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案此解自亂與傳小異而皆有至理附錄之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綴衣傳以爲帷幄案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注在旁曰帷在上曰幕皆以布爲之四象合宮室曰幄坐上承塵曰帟皆以繒爲之幄帳乃黼扆上所張之物王發顧命在此命訖反寢故徹出于庭將欲爲死備也爰引也（說文受部）江氏聲曰桓毛官卑不可徑迎太子故使引齊侯往迎也南門傳以爲路寢門天子門皆南向故曰南門迎子釗于南門之外當日情事不可得而攷孔傳曰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于路寢門外更逆入所以殊之范氏祖禹曰所以顯之于衆也錢氏時曰天位之重非一家之私也既崩而出不敢遽居于內嫌于以繼世自處也既出矣卽從南門之外迎入之立嫡承統大公至正昭示不疑也案諸說亦皆以意度之未知是否姚氏江氏之說則更穿鑿矣（見篇首）翼室東夾室也初喪未爲梁闇故以東夾室爲恤宅地恤宅宗者憂居之主猶後世所稱祭主也

丁卯命作册度

陳氏大猷曰成王雖有遺命未有册書將傳之康王故作册書紀先王之言以授之因幷作受册法度下文升階卽位及受同祭饗等其法度也案此釋傳所言册書法度甚明竊謂法度不獨升階卽位諸儀凡下文士之所須狄之所設食器兵車之陳莫不先訂于此度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癸酉殯之明日也須材傳謂取材木以供喪用說者謂椰與明器之類錢氏時金氏履祥以爲卽下文陳設器物以今參之喪用之說非不通但此經殯殮之事俱略自作册度以下皆專爲傳顧命而設則此所以命士者恐非椰與明器之類或當如錢氏金氏說也蓋命作册度者總紀應行之事命士須材者總備應用之物凡此皆召公之特命非典禮之常若椰與明器似不待伯相之命矣

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粉純漆仍几

此陳先王生平之儀飾也顧氏錫疇曰天子朝覲聽治養老私燕各有定處平居各因事而設今並設之以聽神之隨有所憑也傳所釋一依孔傳其以東嚮西嚮二坐爲在東西廂以西夾南嚮爲在西廂夾室之前似誤王氏鳴盛曰古者人君宮室之制前爲堂後爲室堂兩旁爲東西夾室卽翼室中有牆以隔之謂之東西序後室之兩旁則爲東西房室中以東向爲尊戶在其東牖在其西堂以南向爲尊王位在戶外之西牖外之東所謂戶牖之間南嚮之坐也序者牆之別名古者宮室之內以牆爲隔牆之外卽夾室堂與夾室共此牆此東嚮西嚮之坐乃在堂上以其附近東西序故以序言之與夾室無涉傳謂東西廂非也西夾南嚮者上翼室在堂兩頭如鳥之翼此卽西翼室也不設東夾坐者康王方恤宅于其中故也傳以西夾之位在西廂夾室之前攷西夾之前卽下文西堂有冕執鉞者立于此又雜列一席於此何爲邪案王說當是今從之篾席孔訓桃枝竹傳作桃竹枝豐席孔訓莞傳作筍皆傳寫之誤陳氏師凱蔡傳旁通會辨之今當改正至四席鄭氏康成以爲均是竹席鄭曰篾析竹之次青者底致也篾纖致席也豐席刮凍竹席筍析竹青皮也與孔傳異今不能斷其孰是孔氏穎達曰凡此重席非有明文可據各自以意爲說耳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此陳先王生平之寶玩也越惟也發語詞見大誥馬氏融謂越地所獻玉以經文推之此與陳寶句乃下文總目不得以爲越所獻也重者陳氏大猷曰玉一變曰重在西序東序傳訓于東西序坐北者綦孔氏穎達曰上云西序東序則序旁已有王坐此

復云在西序東序明于東西坐北也序者牆之別名其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故言在西序東序也西房東房傳無訓攷孔傳以爲東西夾室王氏鳴盛曰東房西房孔傳以爲卽是東西夾室非也前堂後室古人定制說文云房室在旁也釋名云房旁也在室兩旁也然則夾室在前堂之兩頭房在後室之兩旁是房在夾室後矣攷堂有兩楹其中卽檀弓所謂兩楹閒堂東西牆爲序序外爲夾室自兩楹旁至東西序各廣三分楹閒之一後室之廣如前堂之楹閒是後室較隘于前堂東西房雖當東西夾室後而較廣于東西夾西房當西夾後以東東房當東夾後以西也房雖與室連比其閒有墉以閒之各不相通故各于南隅設戶以通于堂其後室之中東西北三面皆墉惟南一面東爲戶西爲牖於西房之戶出于西序內室牖之西東房之戶出于東序內室戶之東也其所陳寶物在西房者陳于西房東墉下在東房者陳于東房西墉下各當房戶之直北前堂皆得見之又正與東西之所陳南北相直也案王攷宮室之制精確當從之赤刀大訓諸物鄭康成與傳大同小異今亦不能儿斷矣王氏尚書後案引鄭曰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也大訓者謂禮法先王德教宏大也大璧琬琰皆度尺二寸者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河圖圖出于河水帝王聖者所受大貝者皆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鼖鼓大鼓也此鼖非謂攷工記鼖鼓長八尺者若是周物何須獨寶守明前代之物與周鼖鼓同名耳允也兌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此陳先王生平之車乘也經言四輅漢孔氏以大輅爲玉輅綴輅爲金輅先輅爲象輅次輅爲木輅鄭氏以大輅爲玉輅綴輅則玉輅之副以先輅爲象輅次輅則象輅之副此據周禮疏爲說若尚書疏引鄭說則以先輅爲金輅蓋傳寫之誤觀鄭云王于朝祀周禮巾車云玉輅以祀象輅以朝則不言金輅革輅木輅也其說大同小異以今推之皆孔穎達所謂各以意說者大輅爲玉輅大戴禮朝事篇與周禮巾車可證先輅爲象輅孔鄭同辭已不知其何據至綴輅次輅孔以爲金輅木輅鄭以爲玉輅象輅之副皆無別證故王氏介甫因古說五輅缺而不備乃拗木輅爲先輅象輅革輅爲次輅之說蔡傳從之今不能斷其誰是矣宗漢學者必以康成爲是吾不敢信也輅周禮巾車疏引作路案經傳多作路說文云輅車軨前橫木也是路爲正字

輅叚字也綴周禮疏作鍛二字古通用面孔傳訓前是也儀禮士冠禮面葉士相見禮結于面聘禮記委其餘于面鄭注皆訓前傳謂面爲南嚮而面字之本訓反昧矣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此言先王生平之兵衛也雀弁孔訓雀韋弁今不知其爲韋與否第雀之義鄭訓赤黑色如雀頭儀禮士冠禮注同傳訓赤色雀頭非純赤也綦馬鄭本皆作騏騏馬之青黑色者古騏綦二字通用詩其弁伊騏周禮弁師注引作綦疏引此經作騏此當以騏爲正字孔訓鹿子皮不知所本傳于雀弁訓赤色不取韋弁之說于綦弁又取鹿子皮之訓恐兩失之戺廣雅云砌也傳以爲堂廉攷儀禮鄉飲酒禮設席于堂廉東上鄭注側邊曰廉漢書賈誼傳廉遠地則堂高注廉側隅也蓋築土爲堂堂四邊築土較堂稍低而仍遠于地在前曰廉又曰砌即戺也夾兩階戺者蓋兩階左右戺上各一人也在兩旁曰垂在後曰側階孔傳以側階爲北下階上是也側猶特也儀禮士冠禮側尊一注側猶特也堂北惟一階故曰特當時四人既立于東西階之戺上二人又立于東西夾前之東堂西堂二人又立于東西夾外之垂上則堂之東西南宿衛備矣故此一人執銳立于堂北之特階鄭康成王肅以側階爲東下階夫東垂東堂既各有人立矣何獨于東下階復增一人哉近日祖鄭者必廣徵曲說以是鄭而難孔今雖不能肌斷而孔于情事爲優傳從孔說是也惠戈劉戣諸兵器傳從孔訓與鄭有不同鄭曰惠狀蓋斜刃宜芟刈戈即今之勾孑戟劉蓋今鑱斧鉞大斧戣瞿蓋今三鋒矛銳矛屬孔此七兵或施矜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之制孔

穎達曰古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而知也銳傳從說文作鈗是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册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此正敘傳顧命之事也同傳從孔訓爵名蓋以本經下文推而知之於他書無可證者王氏鳴盛謂即圭

瓚孫氏星衍以馬融本作銅引白虎通以證其爲圭瓚義或然也王氏曰同蓋圭瓚可盛鬯酒者下文太保以異同秉璋以酢則彼同是璋瓚矣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太宗執璋瓚亞祼太保之同旣是璋瓚則此同是圭瓚也孫氏曰同今文尚書作銅銅卽金也白虎通考黜篇云圭瓚秬鬯宗廟之盛禮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條鬯以通神靈玉飾其本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是銅卽因圭瓚之飾金爲名也瑁說文云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犂冠傳顧命必以介圭同瑁進者介圭以鎭國同以酌酒瑁以進嗣王使有天下而朝諸侯也上宗傳訓宗伯鄭曰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與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玩經文

上宗似卽太宗不得有小宗伯一人在內而同瑁曰奉則又似不可一人奉者此等處闕疑可也御奉之以進也末命後命也大卞訓大法者卞古通弁漢書成帝紀贊卞射武戲應劭曰卞射皮弁而射也說文冠字注云弁冕之總名也從冖從元元亦聲冠有法制從寸弁之可訓法或以此歟其讀曰豈見酒誥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而句中語助也言眇眇予末小子豈能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傳訓而爲如謂如父祖之治四方增文反曲矣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咤傳訓奠爵當依說文作託蘇氏軾以咤與下文嚌同由不知咤爲託之段借也以與同秉璋以酢自來解者順經爲釋夫旣曰異同又曰秉璋同與璋爲一物乎爲二物乎王氏鳴盛曰上文王受之同圭瓚也此異同璋瓚也秉璋云者以所執之柄而言也已詳上文受宗人同拜太保拜王也王答拜拜太保也傳以爲拜尸代尸拜蓋因君于臣不答拜曲爲解說其實不然燕義君于臣尙有答拜之禮何況傳顧命于先王柩前乎陳氏櫟曰君在廟門外則全于君在廟門內則全于子康王方在廟中

柩前受顧命冢宰以元老大臣受託孤重寄先王臨之在上康王爲喪主其答拜禮亦宜之冢宰傳顧命以相授見大臣如見先王也答之拜敬大臣卽所以敬先王也宅傳訓居謂太保退居其所增文强說竊意此爲咤之脫誤蓋奠爵也此節諸語無多而儀節煩重當細推之上言秉璋以酢乃虛言報祭此時太保猶在堂下也授宗人同始升堂命小宗伯酌酒也拜王答拜太保將祭而先拜王答拜之也太保受同祭嚌咤受宗人所酌之酒而以祭以嚌以奠于地也授宗人同祭畢而授之使收也拜王答拜告禮成而

復拜王又答拜之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廟門傳以爲路寢門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鄒氏季友曰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禮聘義云三讓而後入廟門所謂廟門但指路寢之門而言周禮司儀載諸侯相見交幣之禮亦有及廟之文今人尚有廟堂廊廟之語則知不必神居而後稱廟也王氏鳴盛曰禮檀弓云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周之不殯于廟禮有明文此上文陳兵衞于畢門內畢門卽路門則殯在路寢明矣左傳所云不殯于廟則弗致者鄭康成謂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晉文公殯于曲沃曲沃晉祖廟所在鄭康成謂衰世不遵周法此篇自召羣臣發顧命及崩而殯于堂上與夫一切陳設并傳顧命時行禮拜奠皆在路門內直至諸侯出廟門方結過路門內事經文門三凡見曰逆子釗南門外曰立于畢門之內曰出廟門俟一指其地位方向而言一指門畢于此而言一指殯所而言三名一實皆路門也下文王出亦出路門天子三朝五門皋門內之外朝應門內之治朝皆平地無堂階自路門以外堂且無之又何陳設之有故知此皆路門內也

康王之誥

孔氏穎達曰伏生以此篇合于顧命并爲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爲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于顧命之篇王若曰以下始爲康王之誥案馬鄭王當是朱子嘗謂此篇文勢與上相連接蓋亦謂不當于此分篇也今故連錄之于顧命篇後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衞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王出在應門之內治朝也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路卽畢門王之出出畢門也在應門之內則治朝矣傳

引鄭氏以雉門居庫門外既誤其言外朝在路門外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尤誤崇嘗有天子諸侯各三朝攷足以合經傳異同之說附錄于此其言曰天子五門三朝諸侯三門三朝天子五門自外向內數之一曰皋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皋門內庫門外爲外朝朝士掌其法小司寇掌其政其地樹三槐九棘以定三公孤卿大夫公侯伯子男之位設嘉石肺石以待罷民窮民之坐立詢國危於斯詢國遷於斯詢立君於斯決萬民大獄訟於斯非是則天子不臨是朝庫門內雉門外則右社稷左宗廟之所在也不設朝雉門者中門也闕人掌其禁凡民不得入焉以其居五門之中特設兩觀爾雅釋宮所謂闕也周官冢宰所謂象魏皆是門也自雉門而進爲應門釋宮所謂正門也郭注謂之朝門又自是而進爲路門書顧命所謂畢門地官師氏所謂虎門也又曰寢門路門外爲治朝卽正朝也司士掌其位宰夫掌其法太僕正王之位王日視朝於斯路門內爲燕朝卽路寢也族人朝於斯圖宗人嘉事於斯王與諸臣謀國事於斯時

而燕飲羣臣習射於斯故分三朝言之則最外者外
朝居中者治朝最內者燕朝以燕朝對治朝言之則
治朝亦曰外朝文王世子云朝於內朝臣有貴者以
齒其在外朝則以官是也以外朝對治朝言之則治
朝又曰內朝玉藻云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
寢聽政是也外朝治朝皆平廷無堂惟燕朝乃有堂
耳釋宮凡言堂階者皆燕朝也諸侯之三朝亦同於
天子但於五門少皐應而獨有庫雉路故其外朝在
庫門內治朝在雉門內燕朝在路門內此天子諸侯
三朝之大略也至說者或誤以天子雉門在庫門外
或誤以諸侯有皐應與路而無庫雉
皆先儒所已詳辨明晰者茲不贅云
是畢公率東方
諸侯傳謂其繼周公爲東伯其說本之王肅以事情
揆之當然路門外卽應門上文云諸侯出廟門俟則
似俟之于應門內矣茲乃復云入應門者則知出廟
門俟謂由廟門而出于外非卽于廟門外俟也布乘
黃朱傳既從孔謂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
又謂或曰黃朱若篚厥玄黃之類鄭康成又謂此杞
宋二公享王之幣下文所云奉圭兼幣卽此以蒙推
之當時侯甸邦衛諸君咸在若云各陳四馬不惟馬
非羣侯所得陳亦恐治朝無地可容若止言二公之
幣不惟挂漏羣侯于經文皆字總承西方東方諸侯
而言者先不可通錢氏時曰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
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說者謂五等
諸侯享天子用璧二王之後用圭璋如此則用圭而
以馬者二王之後也黃朱蓋雜言諸侯之他幣如篚

厥玄黃之類案傳引或說蓋卽此也布乘者二王之
後布黃朱者羣侯之幣所謂壤奠者也賓讀曰擯孔
氏廣森曰覲禮曰嗇夫承命告于天子注嗇夫爲末
擯承命于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天子又曰侯
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注謁猶告也然
則王見諸侯皆擯者傳辭古字多省玉藻必與公士
爲賓卽通作擯而多士篇予惟四方罔攸賓徐仙民
依馬義音擯却之擯此于本經有可證者案孔說是
也傳以諸侯爲賓則賓稱二字似贅文矣鄭以二王
之後爲賓義尤挂漏史記二公率西方東方諸侯皆
陳列乘馬及元黃雜幣于庭擯者乃言諸侯奉圭兼
幣兼述其辭曰一二臣衛敢各執其壤地所出以爲
贄
王鳴盛曰執壤地所出者正覲禮所云
惟國所有朝事儀所云奉地所出也
于是諸侯
皆再拜稽首致敬盡禮王于義嗣前王之德遂答拜
焉義嗣德三字孔氏穎達曰史言王答拜之意康王
先是太子以義繼先人明德今爲天子無所嫌故答
其拜自許與諸侯爲主也傳引吳氏之義亦精當參
玩之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
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

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
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咸進相揖者呂氏祖謙曰朝會合班儀也始而分班則諸侯兩列西伯與東伯之位相對今而合班則六卿前列冢宰與司徒之位相次也誕受羑若傳引二說皆迂金氏履祥曰羑說文卽誘字羑若謂天之陰誘助順也案金說似捷細推之誘順二字終不連竊謂羑與牖誘皆一字史記殷本紀紂囚西伯羑里正義曰羑一作牖淮南氾論悔不誅文王于羑里注羑古牖字牖誘經傳通用教也導也引也進也羑之訓道蓋導引之義孔傳謂大受天道而順之以爲道德訓矣馬注亦訓道未詳其解說文云羑進善也今取其義不取其詁若善也見前誕受羑若者大受誘善之謂太保欲王受善故開口以文武受善爲言克恤西土恤安也漢書韋元成傳恤我九列注恤安也言文武大受誘善克安西土加以成王賞罰畢當然後戡定功業施遺後人則王業之不易可知矣所以深起今王之敬也張皇六師張大也皇正也爾雅釋言文穆天子傳皇我萬民注正也朱子曰古者兵藏于農張皇六師只是整理民眾底意思卽大正之義也訓皇爲大則不免有語病矣張氏九成曰新王卽位元老大臣當以道德進戒乃先以賞罰六師言何也曰周自祖宗以來仁深澤厚規模已定惟商民猶伺閒隙欲逞其

禍元老深謀遠慮不得已而及此是說也施于康王之時則可不可泛言之于新王之前也金氏履祥曰六師謂天子六軍猶云萬乘爾張皇六師卽云振天子之職也然武備亦承平易弛之事諸公既言受命戡定之功故于此又特言之張不弛其備皇不輕其事也案二說與傳守成之世云云皆說經之善者不可不知然苟訓皇爲正則不待斡旋其義而亦無大弊矣寡命猶言特命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報猶復也因羣公之誥而報之故曰報誥丕平富三句最爲難解傳謂溥博均平薄斂賦民德之廣也不務咎惡輕省刑罰罰之謹也推行而底其至兼盡而極其誠故光輝發越昭明天下似不免增文曲說此外說者各異亦未有恰當無可議者今聊以鄙意釋之丕平富者大均其樂利也不務咎者務求也呂覽孝行

請務其人也莊務猶求也謂不求人之罪過也底至齊信者推極吾之忠信也孔傳致行至中信之道齊訓中古中忠一字用端命于上帝

端命猶基命也基爾雅釋詁始也家語禮運五行之端注始也傳訓正命猶未捷在顧在也王氏念孫曰吳語昔吾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予一人即此在字義襄二十六年左傳衞獻公使蔡太叔文子曰吾子獨不在寡人義亦同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十四字作一句讀胥相暨與也顧猶念也禮記大學顧諟天之明命鄭注顧念也詩那顧予烝嘗鄭箋顧猶念也綏讀曰綏繼也王氏引之曰綏與古通用爾雅曰綏繼也說苑指武篇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淮南道應篇繼作綏皆其證也言當相與思念繼爾先公之臣服于我先王也傳訓綏爲安非是恤安也若善也均見上

奉恤厥若者承安其善中心樂善之謂也傳訓奉上憂勤其順承之義曲翊爾雅釋言云稱也康王因羣臣進誥乃言曰庶邦侯甸男衞之君惟余一人釗復誥汝等昔我先君文武大均其樂利于民不求人之罪過惟推極忠信以昭明于天下當其時亦有如熊如羆之臣忠忱不二心之臣輔治王家用能基命于上帝皇天因順其道付畀之以四方乃復命建置侯邦樹立屏藩以顧在我後世之子孫今余一二伯父皆先王所建樹而當時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之子孫也尚相與思念繼爾先公之所以臣服于先王者雖爾之身在外爾之心莫不在王室各宜承安其善無遺我稚子羞也

羣公旣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此篇吉服傳命釋冕反喪自宋儒孫莘老始譏其非東坡蘇氏從而推說之遂爲千古一大疑案傳取蘇說載于篇所以明大義維禮教也而此外爲之辨者其義皆不足以勝蘇故傳悉不取然而學者不可不參觀之也葉氏夢得曰康王之事必有不得已而然者蓋成王初卽位猶有三監淮夷殷民之變微周公天下未可知况不及成王周公者乎故召公權一時之宜而遽正君臣之分若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繼世以正大統亦天下之大義也通喪上下之所同而大義天子諸侯之所獨故不以通喪廢大義而吉凶不可相亂故不得不以冕服以爲常禮不可也以爲非禮亦不可也傳及後世卒不能奪康王之爲然後知二書之錄于經非孔子不能權之于道以盡萬世之變也林氏之奇曰顧命之書或疑召公不當出康王于外而逆之康王不當吉服以朝諸侯爲此言者蓋不思耳夫天子爲天下主固當與天下共之苟立之于次則宦人女子得以乘閒投隙而搖國本

顧命之書萬世之明訓也成王寢疾則親見羣臣告以元子釗之宜承大統其崩也大保則顯逆之于寢門之外復率諸侯而朝之葢所以顯示萬姓杜絶姦萌史官詳載之以爲後世法也秦始皇之于扶蘇豈有異志惟不能顯示于天下李斯又不能顯而立之故趙高胡亥得以亂之論者不此之慮而謂其不當釋喪服此不知變之論也呂氏祖謙曰舜除堯之喪格廟而咨岳牧成王除武王之喪朝廟而訪羣臣皆百代之正禮然成湯方歿伊尹遽偕羣后侯甸訓太甲焉禮固有時而變矣說者不疑太甲受伊尹羣后之訓于居憂之時乃疑康王受召畢諸臣之戒于宅卹之日甚者或以晉辭諸侯爲證然則隆周之元老反不若衰晉之陪臣邪陳氏傅良曰召公畢公皆盛德又老于更事者豈不知禮葢其身先見周公以叔父之親擁輔太子而流言之變起于兄弟非周公之忠誠則社稷岌岌乎殆哉故于康王之立特爲非常之禮迎之南門衛之干戈柰之册書被之冕服而又率諸侯北面而朝之以與天下共立新君使之曉然知所定而無疑其慮遠矣葢自秦漢而下授受成于宮闈之曖昧而擁立出于一人之擁奪禍天下國家不少然後知二公老練坐鎮安危之機送往事居中外無閒未易以泥常論也陳氏櫟曰召公在當時必有不得已懲創于往事而不敢輕者觀其布置舉錯重大周密徵召會集翕合安徐若臨大敵當大難然諸侯咸在或謂問疾者尚留而因受其朝非也觀其言曰庶邦侯甸男衛曰率西方諸侯入左率東方諸侯入右則徵召于既崩之餘翕集于一旬之內可見又觀張皇六師一語則當時事勢亦可想矣紀載始末節節備具前後五十六篇紀載無似此之詳者案諸家發明召公行權之義至矣盡矣然當日情事終不可知謂爲非禮邪以召公大賢而行之孔子大聖而錄之斷不敢議其失禮謂爲合禮邪君父新崩臣子擗踊哭泣時也吉服傳命且祭且饗且嚌且朝諸侯于情安乎以爲懲成王初立之難故爲正始之舉邪此時天下承平者三十餘年復有何難即使有之召公獨無術以處此而必藉此傳顧命不合典禮之虛文以杜變弭釁乎以爲防宦寺竊位之禍邪此乃秦漢以後所有之事三代未前聞也召公又何必作此失禮之行以預防天下後世之變乎衆謂必求其義則止以朱子答潘子善之言爲正朱子曰天子諸

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王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已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案朱子之意不以爲召公之行權而以爲國家之典禮其論正大予嘗觀白虎通之論此篇及南史沈文阿之議足以羽翼朱子此言近儒閻若璩曰蘇氏之論雖程朱何以加諸而案之

于禮亦未盡然也喪三年不祭矣若既殯後天地社稷之祭猶越紼而行事蓋不敢以卑廢尊漢志引古文伊訓以爲太甲當喪越茀行事是其證也郊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蓋不獨王被大裘龍衮戴冕璪抑且合畿內臣庶雖有私喪之服盡釋之而即吉以聽命乎上其嚴于事天如此推之于地與社若稷一歲之間蓋不啻屢舉矣服亦屢屢釋矣先王豈爲其薄哉儲君初即天子位身爲天地社稷之主上承祖宗世繫之重蓋國大事莫踰于此縱遭親喪猶向所謂卑者尊其可不如事天地社稷而一暫釋其服邪

閻氏此論亦足爲朱子之輔然則吉服傳顧命或周家有此典禮亦未可知而惜乎典籍無徵不足以破萬世之疑故朱子雖答潘云云而他日又言康王釋斬衰而服衮冕于禮爲非孔子取之不知何意設使制禮作樂當此之職只得除之是朱子于此迄無定論好學者亦并存其說觀之而已若顧氏炎武以顧命爲有脫簡謂狄黼扆以上記成王顧命登遐之事以下記明年正月康王即位告廟朝諸侯之事又以畢門不可言于廟中遂以狄設黼扆以下爲陳之于朝王麻冕黼裳以下爲行之于廟牽就委曲不及朱子之說遠甚吾鄉姚氏鼐又以爲顧命之冊實受之廟非受之于殯宮受之廟則不可凶服不可不祭受之殯宮則不可吉服不可以祭而知畢門之不可爲廟中則遂以穀梁之祭門解之又知諸儒行權之說有未安遂因恐不獲誓言嗣及逆子釗南門外之文揣爲是時成王朝諸侯卒于東都太子不在側故特迎之特傳顧命于廟皆強詞傅會不惟不及朱子之論亦并不如諸儒之言行權者矣

附錄諸家論說

林氏之奇曰後世人君將託後嗣惟召大臣數人謂

之顧命之臣如漢武命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宏羊宣帝命史高蕭望之周堪其他不得與焉晉陶侃至以不與顧命之故怨朝廷不肯救蘇峻之亂皆非先王意也

又曰古之立君者惟恐衆人之不親而事之不顯何則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故當與天下之人戴而君之未有竊諸宮中而立之出于宦寺婦人之手而可以正天下者也東漢自孝殤以降國嗣之立非出于外戚則出于宦官唐自穆宗八世爲宦官立者七君其本由人君欲其身永享天祿以繼嗣爲不祥之

事而深諱之一旦倉卒之際夜半禁中出片紙以某人爲嗣則羣臣皆拱手而待命亦有嫡嗣雖立不能屬于大臣倉卒之際廢立紛然觀諸此然後知顧命之書誠萬世帝王之法也

錢氏時曰堯舜遜禪無顧命之可言禹湯文武亦未嘗有此故事于以見世變之日下而拳拳爲後世子孫慮者益不如古矣是可歎也及至後世所謂顧命則又有出成王防慮之所不及者嗚呼安得召畢而命之也哉

呂氏祖謙曰成王甲子之命去崩纔一日耳猶盥洮以致其潔冠服以致其嚴顧託之言淵奧精明蓋臨衆之敬不以困憊廢而素定之理雖垂沒固烱然也惟善治氣者爲能歷疾病而不惰惟善養心者爲能臨死生而不昏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又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嚚悍之徒有志于復古者當深繹也

王氏炎曰成王幼立二叔流言王不無疑則其性非卓然高明也臨歿之際乃能如此得非周召師保輔翼教誨有以養成其德而志氣清明如是乎是知三代而下人主天資未必不及古人而德不逮者無古帝王之學也

書傳補商卷之十七

桐城戴鈞衡述

呂刑

呂刑一篇傳謂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子錄以示戒此本朱子之意乍讀之若精當不易及反復經文辭意一皆出于至誠惻怛哀矜不忍之心意穆王甫侯當日實以刑辟煩多漸流殘忍故特斟酌重輕詳定贖刑以救當時之弊非必以財匱民勞爲此斂財術也宋儒林氏之奇錢氏時皆稱穆王甫侯之賢明儒及 國朝說經者亦多不取傳說棠嘗思之謂呂刑非先王之法則可謂爲穆王不應作贖刑則不可古今時勢不能皆同王者政刑不能無異故在三代以前不必有贖刑三代以後不可有贖刑惟三代之季不可無贖刑何也上世教化修明人心渾樸犯法者稀第設五刑以處梗頑不帥教之夫而千萬人中犯者無一二也何必設立贖之一法以開罪人倖生之路哉虞廷金作贖刑蓋聖人恩周意盡施法外之仁以倚事攷之其時非須此也夏商之時不可攷矣或據伏生大傳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饌之文謂夏有贖刑予謂此恐大傳誤依書序訓夏贖刑而爲之說不足爲據也周初定制即有贖刑周禮職金曰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司圜曰其罰人也不虧財蓋自商季以來人心日趨于詐僞重貨財而輕犯法王者于此豈是以五刑處之則斷劊殺傷多有不忍不以五刑處之則法廢而犯者日多聖人不得已而立贖之之法罪實者不得倖逃罪虛者得以全釋界乎虛實之閒罪之不可釋之不能者則一處之以此上以備國家兵用之需下亦使民情吝貨財而相戒不入于法大司寇令民入束矢入鈞金而後聽訟皆此意也非欲以法攫民財也穆王之作贖刑蓋本國家之成憲而從而加詳者也當是時也井田之法未壞民無貧富之懸殊選舉之制得人吏無高下之任意故其法可行行之有益于民生而無害于風化東遷以後典章日弛人事日非迨秦有天下而古今大局截然一變先王大經大法如井田封建且不可行于後世矣豈獨一贖刑哉此竊望之所以爭也後儒因贖刑之法不可行于後世遂議及呂刑之非而一二取呂刑者又謂此先王仁至義盡之法皆未通觀古今之形勢而各主一偏之見非篤論也馬氏貴與曰呂刑一書蔡氏謂穆王巡游無度爲此一切

斂財之計愚以爲未然熟讀此書哀矜惻怛之意千載以下猶使人感動且祭拳乎富貨之戒則其不爲斂財設也審矣鬻獄末世暴君汙吏之所爲而謂穆王爲之夫子取之乎且其所謂贖者意自有在學者惟不詳考之爾其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蓋謂犯墨法之中疑其可赦者不遽赦之而姑取其百鍰以示罰爾繼之曰閱實其罪蓋言罪之無疑則刑可疑則贖皆當閱其實也五刑之屬至于三千若一按之法而行之則舉足觸穽矣是以穆王哀之而五刑之疑各以贖論姑以大辟言之夫所犯至死而聽其贖金以免誠不可也然大辟之屬二百豈一無疑赦而在可議之列者如漢世將帥出師失期之類于法皆死而贖爲庶人亦其遺意也或曰罪疑則降等施刑可矣何必贖乎曰古之議疑罪者降等一法也罰贖亦一法也虞書罪疑惟輕此書上下比罪上刑適輕下服降等法也虞書金作贖刑此書五刑之贖罰贖法也固並行而不悖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呂命猶言命呂言命呂侯作贖刑時王年已百歲矣史記周本紀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立五十五年崩或謂穆王在位百年不可信耄荒宜依蘇氏分屬上下句讀朱子亦嘗取之傳引蘇說于後而從孔讀耄荒者彼以穆王爲權術斂財故謂史氏特先著此二字實則不然耄年老之稱無貶義說詳微子吾家耄詁謹也周禮大司寇佐王刑邦國詁四方注詁謹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幷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蚩尤苗民孔鄭之說各異代遠年湮不能肊斷且非說經要義故傳不著一辭今但就經釋經經文明曰蚩尤苗民何必以九黎爲說乎若惟也若古有訓猶言惟古有言也鴟義傳云以鴟張跋扈爲義迂曲而于上下字義不倫吾友方宗誠曰鴟梟賊鳥也古人謂害義者曰鴟張又曰梟張玆之鴟義蓋賊義之謂姦宄史記後漢書引書多作奸軌蓋干犯軌法也案方說近理今從之矯虔傳訓矯詐虔劉二義不相類漢書武帝紀云矯虔吏因埶侵暴注引韋昭曰詐稱爲矯強取爲虔大約皆侵暴事也苗民猶苗人古民

人字通苗民弗用靈云云當緊承蚩尤作亂云云讀下蓋因言刑而溯始作五刑之苗民因言苗民作五刑而溯始導民惡之蚩尤苗民于蚩尤爲後裔如鄭說與否不可知其相繼爲國君則可知也自注家分蚩尤苗民各自爲節以蚩尤爲作亂之始苗民爲淫刑之始兩兩對言而蚩尤一節殊爲贅設宜朱子亦疑穆王說得散漫也五虐之刑言五等殘害肢體之刑（墨子引作五殺之刑）非暴虐也苗民之虐在弗用靈殺無辜并制罔差不得以制五刑爲害後儒或疑苗民虐刑帝王不宜遵用或謂古自有五刑苗民更加慘虐夫

經文明曰作五虐之刑曰始爲劓刵椓黥則五刑非始于苗民而何秦改封建爲郡縣遂爲三代後天下之定制不得因苗民而疑五刑不可遵用也且五刑不始于苗民穆王又何爲引之乎曰法云者言以此爲定法也淫大也越茲猶于此也麗刑犯罪者也制截制也（禮郊特牲主人親制其肝注制割也月令注制肺及心肝爲俎疏制謂截割）有辭有理可言者孔傳所謂有直辭也民興胥漸以下言苗刑愈虐而民愈亂方告無辜之方並也（見微子）穆王之意若曰惟古有言蚩尤惟始作亂大變上世渾厚敦龎之習遂乃延及于平善之民罔不爲寇爲賊書義干法爭奪攘竊詐稱強取苗人承蚩尤之後弗能以善化之但制以刑乃作五等殘害肢體之刑著以爲法殺戮無辜大作劓鼻刵耳椓陰黥面之法于此麗刑之民一并截割雖無罪者不加差別故其時之民互相漸染泯泯而昏棼棼而亂罔有處于誠信之中者徒以反覆詛盟爲事于是虐威眾被戮者並告無辜于天天乃監視下民罔有馨香之德但刑戮之發聞腥穢而已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

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皇帝孔以爲堯傳以爲舜攷禮表記引此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是乎此傳之確證不獨命伯夷禹稷皋陶皆舜之事也然竄三苗在舜攝位時則即以爲堯亦可（玩康成注意以皇帝爲顓頊下文皇帝爲帝堯依順國語爲說今不從）絕地天通傳引呂說極精蓋治世善惡分明人惟盡之人事亂世禍福顛倒人不得不希冀于鬼神妖由人興邪自心造久之亦似有降格于天地閒者三苗以詛盟爲事是聽命于神也聽命于神則

第05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2　版反內

姦民緣以作姦愚民溺而愈甚人心風俗日卽昏迷
聖人知此風不革欲驟導以禮義不可入也有重黎
者司天地之官掌鬼神之事故特先命重黎禁邪術
杜淫祀斥巫史翫以杳冥之不可憑空虛之實無有
物以破其癡迷愚妄而後命羣后諸臣輔助常道伸
其曲直曲直亂則常道失而民多沈冤曲直明則常
道得而民無遏抑此鰥寡之所以無蓋也鰥寡者無
辜中之最可憫者也鰥寡無蓋則無復有蓋矣皇帝
清問下民蓋既滅苗民之後安撫百姓而鰥寡猶追
數苗民之罪也此節承上文庶戮告無辜于天而言

皇帝仰承天意伐暴以威滅絕苗民無使有嗣于後
遂乃命重黎正其風化命羣后及在下諸臣乃命二字宜冠
羣后爲義明明輔助常道昭雪鰥寡之情使無蓋蔽皇帝
復自清問下民安撫慰勞鰥寡猶追數苗民之罪見
平民之怨苗者深而感皇帝者大也由是德威所及
而向之無忌憚者莫不畏矣德明所照而向之處幽
枉者莫不明矣此二句乃總承上文之詞遏絕苗民
所謂德威也清問鰥寡所謂德明也向來解者以分
節失之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

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
百姓于刑之中以敎祗德
恤愼也見多士恤祀功事也傳訓憂民之功義曲折民惟
刑舊解皆以爲刑罰之刑夫下文始言士制百姓于
刑之中此三后乃敎民安民養民之事不宜攙入刑
言且伯夷何嘗兼刑官乎說者或謂敎民以禮折絕
斯民入刑之路其意巧而實迂竊謂刑法也卽典也
詩曰尙有典刑折讀曰制論語顏淵片言折獄者鄭注魯論折爲制墨子引呂
刑制以刑作折則刑文選羽獵賦不折中以泉臺注引韋昭制或爲折又張景陽雜詩制勝在樽俎注引
李奇漢書注制折也陶潛詩曰伯夷降典制民惟刑是折制古

通用也制民者禮所謂固肌膚束筋骸之謂惟猶以
也王氏引之曰惟有以訓盤庚曰亦惟汝故詩狡童曰維子之故僖二年左傳曰冀之既病則亦惟君
故五年曰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惟偪乎是也言伯夷降布典禮制民以
軌法也主名山川者分疆域表鎭望禹貢所謂奠高
山大川爾雅所謂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惟
殷于民惟猶乃也殷衆也富也言三后成功民生日
蕃而民財日足也士者堯典云皋陶作士于刑之中
傳謂制百姓于刑辟之中非是王氏充耘曰刑失之
重則傷于苛暴而民無所措手足失之輕則流于姑
息而惡者無所懲惟酌其中則能使人畏服而不敢

犯今案王說是也後漢書梁統傳統曰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民無所厝手足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五刑始作于苗民而用之多失其中又弗用善以化民而專用殺戮皇帝既竄三苗之後先命三后教民安民養民而後命皋陶卽苗民所作之五刑審度而得其中教民祇敬于德夫蚩尤始作兵而聖王卽用以爲安民之具苗民始作刑而聖王卽用以爲弼教之端故曰不得以五刑作始苗民而疑聖人不宜承用也且曰制百姓于刑之中卽繼曰以教祇德則所以立刑之意可思矣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前既歷敘制刑之由此則咏歎其君臣之德與不得已用刑之心也穆穆在上謂皇帝也明明在下謂三后與士也罔不惟德之勤仍宜屬在上在下者說傳釋以民則下文明于刑之中不得不增如是而猶有未化云云矣訖終也富福也（郊特牲曰富也者福也大雅鳧鷖篇何神不富毛傳富福也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勞則富盧辯注曰躬勞終福古福富一字謙象傳鬼神害盈而福謙京房本作富）王氏引之曰威福相對爲文言非終于立威惟終于作福也案王說是也辟者所以止辟刑者期于無刑後人稱囹圄爲福堂卽此義也傳以權勢釋威貨賄釋富不惟帝世未必有權勢貨賄之事以納賄釋富亦于古無徵下文庶威奪貨惟內惟貨言貨不言富也敬忌敬畏也擇言猶敗言也（王氏引之曰擇讀爲殬殬敗也斁擇古音並同孝經口無擇言行無擇行太元元掜曰言正則無擇法言吾子篇君子言也無擇蓋皆訓爲敗也）惟克天德惟猶乃也克肩任也此節承上言制刑既得其中方其時也在上之皇帝穆穆而和敬在下之羣后明明而精白光輝昭著于四方而猶莫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大中至正之刑用以治民而輔其常性其典獄也不終于立威惟終于作福敬之畏之刑無可議罔有敗言在其身如此乃可肩任天德自造大命而配享天祿于下矣夫苗民虐刑則無世在下皇帝慎刑乃可配享在下刑之關係于人國家者大矣哉穆王將作贖刑而追敘刱刑之始及唐虞之愼刑者如此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播刑之迪舊解俱以爲刑罰之刑傳所以疑伯夷當
時或兼刑官也竊謂此與上折民惟刑皆典刑也典
禮之作始自伯夷後王雖歷有損益類皆祖伯夷之
遺制誥司政典獄不舉臯陶而舉伯夷者以禮教宜
先于刑罰教之不改而後可用刑也之猶是也（見盤庚）
迪蹈也（孔傳常訓）惟時苗民以下宜一氣讀言爾所當懲
者此也庶威奪貨謂衆虐奪人之貨財者傳謂貴者
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蓋因上文解威富云云而
爲此說于文義不合蠲貨也（見酒誥）　王歎告四方司政
典獄之人非爾等代天牧民乎今爾何所監視非是
伯夷所布之典刑是蹈乎其今爾何所懲惟是三苗
之君不察實于獄之附麗妄加殺戮又不擇善人觀
省于五刑而求得其中惟是衆暴虐貪賄之人斷制
五刑以擾亂無罪于是上帝不貸降咎于苗苗民無
可解說于罪乃至殄絕厥世此爾等所當懲也觀此
數苗民之惡曰匪察于獄曰罔擇吉人曰庶威奪貨
以亂無辜曰覩于五刑之中曰斷制五刑則知苗民
之五刑非不可用惟用之失其中而已以此愈知五
刑之始于苗民而帝王遂承用之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
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
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
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
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上告異姓此告同姓也非必盡指諸侯傳義似拘林
氏之奇曰王之同姓有其父行者有其兄弟行者有
其子孫行者伯仲叔季其長少之稱子孫故以幼童
稱之穆王享國百年故或有其子孫行也格命傳訓
至命義不明竊謂格讀曰嘏（儀禮士冠禮孝友時格注今文格爲嘏少牢饋食禮以嘏于主人注古文嘏爲格古格嘏假三字經傳互相通用者多矣）固也長也（玉篇文嘏之爲長禮郊特牲儀禮特牲饋食禮注皆然今取固義禮學記則扞格而不勝疏云格謂堅强則格亦有固義）猶君奭言固命召誥言永命也（逸周書皇門篇用能承天嘏命彼自訓大王氏引之取以釋此非天子不可言大命也）　今爾罔不由慰至在人云
云傳義不無委曲此外說者各異亦皆可通皆未有
恰當而無可議者今概不取一依漢儒舊說釋之曰
勤孔傳本作曰勤孔云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曰當勤
之汝無有徒念戒而不勤其意未明今申之曰由自
也或讀曰有（見盤庚）當時刑獄之官蓋多苟且因循不
肯盡心推求多失出失入之事故穆王首揭其隱而
教之以勤然而勤不惟其口惟其心也王之意謂今

爾等罔不自安雖有時自言其勤爾罔有中心戒不
勤者不戒不勤則雖口日言勤何益哉天齊于民云
云宜依後漢書楊賜傳義賜上封事曰夫善不妄來
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
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易以此而觀天之與人
豈不符哉尙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
細玩賜意蓋言天符乎人感應甚速彼注竊取孔傳
之義釋之與上文所言毫不相合竊謂齊同也襄公二十二年左傳曰以受齊盟注齊同也國語楚語民瀆齊盟楚詞雲中君與日月兮齊光注皆訓同于卽
乎也古于乎一字呂氏春秋審應篇曰然則先生聖于高注于乎也列子黃帝篇今女之鄙至此乎

釋文乎本作于論語孝乎惟孝釋文石經並作于俾從也見君奭終保全祿位
也孔疏云墜失天命是不爲天所終保全祿位是爲天所終今用其義非不也禮檀弓下非刀
七是共疏引皇氏云非不也漢書陳餘傳陳王非必立六國後注同言天心同乎民心
其從我也止在一日之閒其幾甚速民不從斯天不
從則不能終其祿位矣民從斯天亦從則能終其祿
位矣不終與能終仍在人不在天也天齊于民卽天
與人符之謂俾我一日卽未形顏色五星推移陰陽
變易之義史稱賜通尙書桓君章句其作乎作人作
假者假藉格至也疑亦有從義蓋今文尙書之不同而其義則漢
儒之古義近漢學家徒欲援賜傳以改經字而未嘗

有深思其義者也雖畏勿畏雖休勿休傳以辟訓畏
以宥訓休皆不免于強此外說者亦多惟吾友文漢
光曰雖畏勿畏不爲威屈不爲勢奪也雖休勿休休
讀休戚之休喜也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此義
親切今取之王告同姓大小諸臣言爾等咸聽朕言
庶有堅固長遠之命今爾等罔不自安口雖言勤而
心則罔有以不勤爲戒者夫天道無常同乎民心其
從我也在一日之閒感應甚速不能保全祿位與能
保全祿位在人之自盡而已爾等尙其敬迎天命以
承奉我一人雖有可畏爾當執法而勿以爲畏雖有

可喜爾當哀矜而勿以爲喜惟敬此五刑以成剛柔
正直之德則天子慶于上兆民賴于下其國家之安
甯乃可永矣天齊于民四語泛言天道感應之速上
承庶有格命下起敬逆天命文法高妙義亦精微自
來說經莫有及者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
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祥古通詳見君奭後漢書劉愷曰非先王詳刑之意也
李賢注尙書曰告爾詳刑鄭元注云詳審察之也是
鄭本作詳今從之傳義亢曲度者熟審詳商之意及

傳訓逮確不可易說文及逮也管子立政罰有罪不獨及注及蘽與也蘇氏軾曰罪非已造爲人所累者曰及秦漢之閒謂之逮獄吏以不遺支蘽爲忠以多逮廣繫爲利故大獄有逮萬人者國之安危運祚長短咸寄于此故曰何度非及度其非同惡者則勿逮可也吳氏澄曰及謂刑之所加猶罪及爾身之及朱氏祖義曰何所裁度豈非欲情與罪相及罪與法相及乎蓋情或不然而罪之狀乃然罪或不然而法之加乃然皆非所謂及也案此解亦曲史記引此作何居非其宜墨子尙賢篇引此更多異字近漢學家據以改經妄矣

王歎呼眾諸侯來前告爾等宜審察于刑在今爾安百姓之道何者當擇非典獄之人乎何者當敬非用刑之事乎何者當度非逮及之人乎林氏之奇曰會博士曰上旣言苗民匪察于獄之麗則非能敬刑也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則非能擇人也斷制五刑以亂無辜則非能度刑也旣告之以所懲者如彼則其所當爲者宜若是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師士師也傳以師爲眾古者疑獄乃與眾共聽弊獄訟于朝乃羣士司刑咸在非一切獄訟皆需眾聽也此處解師爲眾則下文簡孚有眾爲複且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與此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雷同重贅不可通矣簡孚核信也猶下文閱實之義正質也士師不能自操律令因情求法故曰正五刑不簡謂質之五刑之中有不核實也服慊也國策秦策勝而不驕故能服世注服慊也五罰不服謂質之五罰之中心有不慊也正于五過則赦之矣此言士師詳刑之道也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眾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上言士師之聽獄此言察士師所聽之獄也因言正于五過故卽先承五過言之審克五過之疵所以正士師之失出也審克五刑五罰之疑所以正士師之失入也傳及向來解者均失之疵猶弊也官反內貨來解者不一以傳爲當其罪惟均言卽以五過者所應得之罪罪士師也審克宜作審核漢書刑法志元帝詔曰書不云乎其審核之段氏玉裁曰克核古音同在第一部蓋古文尙書作克今文尙書作核克當爲核之叚借今案段說是也古字克通刻刻與劾一字核與覈一字皆可訓實故二字可通審克者審察

核實之謂也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謂士師
所正之辠入五刑有可疑則釋其刑之辠而從罰五
罰有可疑則釋其罰之辠而從過上文正于五罰五
過者士師因情以求法此之刑疑罰疑有赦者八君
察獄而平反向來解者未窺此恉故不免辭義贅複
簡孚有衆卽王制所云疑獄氾與衆共也惟貌有稽
貌依孔疏兼五聽言義乃備孔疏察其貌者卽周禮五聽辭聽色聽氣聽耳
聽目聽也鄭元以爲辭聽覘其出言不直則煩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耳
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是察其貌有所考合也傳專言色聽
似偏有讀曰又見大誥言既與衆核信士師所上罪狀
而又以五聽之法稽察罪人也無簡不聽簡卽上文
五辭簡孚之簡言士師之獄雖已核定無有不加聽
察者傳及諸家之解類皆謂無情實則不聽夫必聽
而後知其情實安有預知其不實而不聽之理平且
與下文具嚴天威義不貫矣具俱也義猶共史記周本紀作
共是訓其爲共天威猶天討也此節承上文士師斷獄每降
愈輕而言刑固欲輕然苟以私而故縱則非天討彼
士師以五過脫人罪者其弊有五或畏權勢或報舊
恩或信女謁或得賄賂或受干請釋文來馬本作求云有求請賕也案孔
來疑求之誤馬云求請是也加賕字則與貨同矣云舊所往來干請者必素所往來之人蓋一義也

若此者以私廢法其罪與犯者同爾有邦有土者尙
其審核之也五過之不當者固審核矣若五刑之中
其情事實有可疑則赦其刑而從罰五罰之中其情
事實有可疑則赦其罰而從過爾有邦有士者亦宜
辭核之也以私出人于罪其罪惟均則以私入人于罪者其有罪不待言矣五刑之疑五罰之
疑乃士師之聽有未明非以私故入人于罪也故但言赦而不言其罪則五過之非以私而故出人罪者
亦無罪可知矣審核之道如何簡孚罪狀必有衆人而又必
以五聽之法稽考之以驗其情辭之符合而于士師
所上一切罪狀雖已簡核無有不加聽察此非好爲
煩勞也乃所以與士師共敬天威也夫一獄也既敎
士師詳審以定之矣而又必從而察之察刑罰而有
疑則必赦罪疑惟輕不敢令天下或稍枉也察五過
而有私則必罪刑以弼敎不敢令天下或廢法也簡
孚而必曰有衆不敢有一念之自恃也簡孚而又必
貌稽不敢有一毫之不盡也無簡不聽不敢有一事
之或忽也穆王之訓詳刑者其曲盡爲何如哉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
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
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
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

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此節詳與贖法序所謂訓夏贖刑者此也古者贖罪以銅舜典云金作贖刑金亦銅也孔氏穎達曰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爲金孔傳于舜典稱黃金此言黃鐵皆銅也每言罰必先言疑赦者見刑疑即從輕也每言罰必繼言閱實者見罰必當其罪也亂辭辭之似是而亂眞者不行法之已廢不復用者不僭于亂辭

則無或譸張爲幻矣不用所不行則莫或徵引爲姦矣察察之于心也法合之于法也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張氏行成曰殺人者死此上刑也然有誤殺者此適輕也則服下刑矣鬬毆不死此下刑也然有謀殺而適不死者此適重也則服上刑矣陳氏鵬飛曰罪重莫如殺人然所殺奴婢也非適輕乎罪輕莫如訴詈然所詈父兄也非適重乎案二說甚善他以此推夫上下比罪則罰以比而不齊輕重有權則罰以權而不齊世輕世重則罰以世而不齊然而不齊者罰也所以酌乎情之當而處乎理之安者則莫不齊也用罰者惟齊其不齊使之有倫理而不亂有樞要而不煩而已言罰錯言刑者先儒謂互舉以見義不知此皆言罰罰必根刑而立刑不定罰無所施也然言罰則刑亦在其中矣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察辭于差呂氏祖謙曰理直者雖屢問無差錯理不直者十次說作十樣所謂差也非從惟從傳云猶曰

不然而然所以審輕重而取中語意不明孔傳謂非從其僞辭惟從其本情蘇氏軾謂囹圄之中何求不獲因之言惟吏是從者不可從也呂氏祖謙謂不從民之口而從民之心陳氏大猷謂從猶服也因其差而察之則眞情畢見雖巧辯不服從者亦服從矣諸解非于本句義曲則于下文不通吳氏澄曰察獄辭之參差不齊有不從順者有從順者當以哀敬之心折之獄辭既定當得何罪則明白開讀律法之書與衆有司共相推度如卜筮之旅占咸欲庶幾乎中正其刑必如是其罰亦必如是所宜審克也案吳氏一

氣讀下甚捷今取而加釋之非從惟從與上文非終惟終一例言順曰從左傳昭十一年傳不昭不從注言順曰從謂順于理也占隱度也史記平準書各以其物自占索隱曰占隱度也吳訓如卜筮之占猶迂庶卽也獄成而孚謂刑當其罪也輸而孚謂罰當其罪也卽緊承上其刑其罰言之輸者輸金入府之謂傳以爲輸獄于上不惟與下文其刑上備雷同且獄既輸之于上而皆孚則必有一定之刑矣又何有并兩刑之事乎宜其使上下文義重複不相貫注也反復誦之知其非是有并兩刑之有讀曰或見盤庚言不常有也穆王既詳訓贖刑之後復言以罰懲

民雖非致民于死然民亦因而極于病折獄不可不得其人也折獄之事非恃便佞惟在善良善良之人罔不合于中正也黃氏度曰佞可以屈人之口良足以服人之心佞多遷就故不中良務平實故無不中察辭之道必于其差別之中凡言之不順于理與順于理者一以哀矜之心折之又明白開啟刑書與衆隱度使咸卽于中正然後刑之罰之不可不審核也及乎其刑已孚其罰已孚猶不敢自謂孚也其以刑上備之時且或并獻兩刑以聽上之從輕從重而不敢自决也言刑則罰在其中矣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官伯族姓傳訓官爲典獄之官伯爲諸侯族姓爲同姓異姓近鋻蘇氏軾曰呼其大官大族而戒之是也朕言多懼猶言朕多畏懼之言倒文也有德惟刑傳意未明陳氏櫟曰謂有德于民者惟此刑耳今天相民作配在下傳謂今天以刑相治斯民汝實任責作配在下似非經指王氏充耘曰今天相民猶云天佑下民作配在下言汝官伯族姓皆配天在下以相民也明清于單辭以下傳謂文有未詳遍考諸家大同小異均未有通順明澈者今聊以鄙見釋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作一截向來諸家均讀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爲句解不可通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作一截獄貨非寶以下作一截單辭者一偏之辭孔氏穎達曰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言卽單辭也民之亂罔不中者中平也國語晉語夫以回鬻國之中注中平也私家猶私居王氏充耘謂偏有所主是也孔傳謂無敢有受貨聽詐成

私家于獄之兩辭後儒遂云家如君子不家于喪之家其義曲矣府取也廣雅釋詁文舊訓聚未捷功事也辜功傳云猶罪狀是也永畏惟罰言所長畏者惟天罰也非天不中中均也考工記弓人斲摯之必中注中均也平也見上惟人在命在終也爾雅釋詁文郭注云未詳遍考經傳亦罕有此訓竊意爾雅類釋詩書之文此在字正合作終解近邵氏晉涵取左傳將何以在陵人者多不在以疏爾雅猶未得其義也極至也爾雅釋詁文穆王歎呼官長大姓而言朕之言多憂懼朕之心敬于刑有德于民惟此刑也今天輔相小民使爾等作配在下苟能于一偏初進之辭而明清之是所謂片言折獄也則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而民之亂罔不平矣此使無訟之才不易得也其次則聽訟之才獄有兩辭聽必以公無或私主于一偏而失其正聽而偏私猶可言也因獄而受貨則刑罰必及矣彼或自以爲寶也不知獄貨非寶徒取罪狀天必將報以百殃其罰可長畏也是非天之待人有不均平乃其人自終其命耳若如此而天罰不至則刑罰失宜是非顛倒庶民罔有令善之政在于天下矣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篇中呼告不同曰司政典獄泛言四方主政刑者也曰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蓋同姓長幼之臣也曰有邦有土蓋諸侯也曰官伯族姓蓋世家大族也曰嗣孫蓋諸侯嗣世之子孫也所呼雖若各有專指其言則先後共聽無所別也非德于民之中傳謂非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乎增文曲說竊謂今往句何監非德句與何擇非人一例于民之中句中即周禮士師受中之中中罪正所定也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司刺以三法斷民中獄訟成士師受之曰受中小司寇登之于王曰登中哲人惟刑以下傳以無疆之辭爲美譽義緒零散不相貫注吳氏澄曰屬猶附著也哲人明理審法其于用刑也雖兩造之辭紛紛無有窮盡皆使附著于五刑之[illegible]得其至當故刑咸適中而已亦有福慶也案吳說當是五刑之極猶言五刑之標準也監于茲略頓爲句茲指哲人詳讀曰詳穆王嘆言諸侯嗣世之子孫自今以往何所監視非在于德乎于庶民獄訟之成者尚其明聽之哉彼哲人之于刑也兩造雖有無窮之辭必使之合于五刑之標準故皆中正而有慶也今爾等受王嘉善之民當監于哲人而詳[illegible]

尚書厤譜卷

商大甲元年■入甲辰統一千四百四十三年

伊訓惟大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 世經

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 梅頤本

十二月小

一日乙丑朔■伊訓十有二月乙丑朔 世經

二日丙寅

三日丁卯

四日戊辰

五日己巳

六日庚午

七日辛未

八日壬申

九日癸酉

十日甲戌

十一日乙亥

十二日丙子

十三日丁丑

十四日戊寅

十五日己卯

十六日庚辰望

十七日辛巳

十八日壬午

十九日癸未

二十日甲申

二十一日乙酉

二十二日丙戌

二十三日丁亥

二十四日戊子

二十五日己丑

二十六日庚寅

二十七日辛卯

二十八日壬辰

二十九日癸巳

案三統上元至大甲元年十四萬一千四百九十二算外盈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除之餘二千九百八十二盈統法一千五百三十九除之餘一千四百四十三是爲入甲辰地統以來年數也以章月二百三十五乘之得三十三萬九千一百五如章歲一十九而一得積月一萬七千八百四十七閏餘十二有閏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乘積月得四千二百六十九萬二十四如日法八十一而一得積日五十二萬七千三十七不盈者二十七日小餘積日盈六十除

之不盈者五十七日大餘數從甲辰起算外得大甲
元年歲前十二月辛丑朔累加朔策大餘二十九小
餘四十三得正月大餘二十六小餘七十命曰庚午
朔二月大餘五十六小餘三十二庚子朔三月大餘
二十五小餘七十五己巳朔四月大餘五十五小餘
三十七己亥朔五月大餘二十四小餘八十戊辰朔
六月大餘五十四小餘四十二戊戌朔七月大餘二
十四小餘四戊辰朔八月大餘五十三小餘四十七
丁酉朔九月大餘二十三小餘九丁卯朔十月大餘
五十二小餘五十二丙申朔十一月大餘二十二小
餘十四丙寅朔閏月大餘五十一小餘五十七乙未

朔十二月大餘二十一小餘十九乙丑朔小餘三十
八以上其月大故知十二月小也四分上元至大甲
元年十三萬二千一百二十五算外以元法四千五
百六十除之不盈四千四百四十五以紀法一千五
百二十除之不盈一千四百五如蔀歲七十六而一
得積蔀十八命甲子一癸卯二壬午三辛酉四庚子
五己卯六戊午七丁酉八丙子九乙卯十甲午十一
癸酉十二壬子十三辛卯十四庚午十五己酉十六
戊子十七丁卯十八算外得丙午不盈三十七爲入
蔀年以章月二百三十五乘之得八千六百九十五
如章歲一十九而一積月四百五十七閏餘十二有

閏以蔀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乘積月得一千二
百六十八萬五千八百六十三如蔀月九百四十而
一積日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五大餘五十五小餘五
百六十三遞加朔策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九
者十三次得十二月大餘十九小餘四百七十命起
丙午算外曰乙丑朔與三統同正合經指錢氏大昕
三統術衍李氏銳三統術注推是朔入甲辰統一千
四百四十四年者以太甲二年距積求歲前十二月
朔也商歲前十二月朔卽夏歲前十一月朔周正月
朔置入統歲數一千四百四十四以策餘八千八十
乘之得一千一百六十六萬七千五百二十盈統法

得一得冬至積大餘七千五百八十一小餘三百六
十一積大餘滿六十去之得歲前冬至大餘三十一
大餘數與朔大餘同故世經于商十二月乙丑朔旦
冬至下引伊訓而釋之以至冬祀先王以配上帝也
古四分厤大甲二年入丙午蔀三十八年以日餘一
百六十八乘之得六千三百八十四如中法三十二
而一得大餘一百九十九小餘十六大餘滿六十去
之得歲前冬至大餘十九與朔大餘同是古四分厤
亦至朔同日也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歆以乙丑
朔爲冬至烏可信乎蓋未通古厤耳商年月日當以
殷厤推挍殷厤曰當成湯方卽世用事十三年十一

月甲子朔旦冬至終六府首李氏銳據續志偁殷厤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以殷術是年至獲麟一千八十六年減之得開闢至是年積年二百七十五萬八千八百以四分元法除之適盡得是年入天紀甲子蔀首今案冬至于商爲十二月殷厤誤以爲十一月又先天一日與古文伊訓顯相違倍故劉子駿譏其非是而蔡伯喈亦謂其術與奏記譜注不相應尙書正義以爲秦漢之際假託爲之義或然與今以殷厤推校商時且不合乃爾而亶誦施延馮光陳晃輩顧欲用之於後漢不亦傎乎蔡氏沈尙書集傳乙丑日也不繫以朔者非朔日也

蓋爲梅本所誤近陳氏懋齡經書算學天文考云大甲元祀子月癸卯朔乙丑二十三日亦與古文不合

周文王受命元年　入甲申統五百九年

案文王受命謂文王受命于紂史記周本紀于虞芮決獄後云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以受命爲在是年與諸家合攷本紀上文有紂賜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之文是文王受命乃受商王得專征伐之命或以爲受天命偁王非也周本紀又曰西伯蓋卽位五十年案無逸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鄭注受命受殷王嗣位之命與史記受命得專征伐不同江氏聲王氏鳴盛孫氏星衍辨之最審此周本紀所本皇甫謐帝王世紀以文王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更爲受命之元年今以三統厤推之大極上元至文王四十二年十四萬二千九十七歲盈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去之不盈四百一以百四十五乘之得五萬八千一百四十五如百四十四而一得積次四百三次餘一百一十三積次盈十二除去之得定次七數從星紀算外得歲在鶉火世經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逸周書文傳解亦云文王受命之九年在鄗召大子發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竝同此說統前後計之正得五十年與無逸史記竝合文王受命元年是歲入甲申入統五百九年

二年　入統五百一十年

三年　入統五百一十一年

四年　入統五百一十二年

五年　入統五百一十三年

案世經引春秋厤曰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是歲入甲申統二十八章首積月六千三百四十五無閏餘日十八萬七千三百七十三大餘五十三小餘二十七冬至積大餘二千六百九十三大餘五十三小餘五百一十三至朔同得丁丑文王受命元年爲卽位之四十二年則此受命五年當爲卽位之四十六年世經作四十二年或傳聞之異或傳寫之譌疑莫能決也是歲入古四分厤戊午蔀

三十八年朔大餘十九小餘四百七十冬至大餘十九小餘十六丁丑朔旦冬至與春秋麻同三統術衍云易書緯竝以文王受命入戊午蔀三統以一部爲一篇文王四十二年丁丑朔旦冬至則已入丁酉蔀二十年非戊午蔀矣今案是歲入甲申統五百一十三年如蔀歲七十六而一得積蔀六命甲申一癸亥二壬寅三辛巳四庚申五己亥六算外得戊寅蔀不盈五十七爲入戊寅蔀年錢氏謂入丁酉蔀二十年殆誤以章首爲蔀首與

六年　入統五百一十四年

七年　入統五百一十五年

八年　入統五百一十六年

九年　入統五百一十七年

案劉歆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竝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周本紀謂西伯受命後七年而崩者蓋本尚書大傳劉賈馬王竝古文家故用古文說視今文爲長

十年武王即位一年　入統五百一十八年

十一年武王二年　入統五百一十九年

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世經梅本同

泰誓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梅本

正月大

二月小

三月大

四月小　泰誓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尚書大傳

五月大

六月小

七月大

八月小

九月大

十月小

十一月大

十二月小

案世經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三統術衍云此據觀兵而言也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則克商在十三年也劉歆以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後二年觀兵又二年克商與書序洪範之文相應史遷以受命七年乃遷就其說云九年東觀兵十一年殺紂鄭康成不從史記而以文王崩後四年始觀兵其實皆不然今案鄭注書序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蔀四十歲矣鄭謂十有一年本受命數之亦與諸儒同其云入戊午蔀

四十歲蓋據乾鑿度術推而知之又鄭注書大傳云

四月者周四月也小餘三十八以上其月大四月小

餘一十七故知四月小

十二年三年 入統五百二十年

十三年四年 入統五百二十一年

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世經

尚書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風俗通義

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梅本

正月小

一日辛卯朔

二日壬辰 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霸 世經

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 梅本

三日癸巳 武成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

周于征伐紂 世經

武成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

征伐商 梅本

四日甲午

五日乙未

六日丙申

七日丁酉

八日戊戌

九日己亥

十日庚子

十一日辛丑

十二日壬寅

十三日癸卯

十四日甲辰

十五日乙巳

十六日丙午望 泰誓惟丙午王還師 書大傳 還依世經當作逮大平御覽五百七十四引大傳作建亦誤

十七日丁未

十八日戊申

十九日己酉

二十日庚戌

二十一日辛亥

二十二日壬子

二十三日癸丑

二十四日甲寅

二十五日乙卯

二十六日丙辰

二十七日丁巳

二十八日戊午 序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 世經

泰誓序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梅本

二十九日己未

案先儒竝言武王不改元洪範十有三祀謂文王受命之十三年也實武王卽位之四年是歲積月六千四百四十三閏餘十八積日一十九萬二百六十七大餘七小餘二十九周正月辛卯朔二日壬辰三日癸巳世經死霸朔也壬辰旁之故曰旁死霸孔疏一月壬辰旁死魄謂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日是壬辰也翼日癸巳謂正月三日蔡傳壬辰以泰誓戊午推之當是一月二日死魄朔也二日故曰旁死魄義竝同逸周書世俘解推一月丙辰（王氏鳴盛云當作壬辰）旁死魄若翼日丁巳（王云當作癸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案步上疑脫朝字于當在周下）與武成合伊訓日辰以殷厤按此周書當

以周厤按之李淯風五經算術注周厤上元丁巳至魯僖公五年丙寅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七百六十九算減去伐紂至僖五年距積四百六十七得上元丁巳至文王受命十三年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三百二算外依開元占經推亦同盈元法四千五百六十去之不盈五百二爲入紀年如蔀歲七十六而一得積蔀六命甲子一癸卯二壬午三辛酉四庚子五己卯六算外得戊午蔀不盈四十六爲入蔀年以章月二百三十五乘之得一萬八百一十如章歲一十九而一得積月五百六十八閏餘十八以蔀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乘積月得一千五百七十六萬七千一百一十二如蔀月九百四十而一得積日一萬六千七百七十三大餘三十三小餘四百九十二命起戊午算外得周正月辛卯朔二日壬辰三日癸巳與三統合唐一行大衍日度議云周正月庚寅朔三日壬辰與經文旁死霸義不相應陳氏懋齡天文考推是年子月經朔甲午後天三日閻氏若璩尙書古文疏證謂三統壬辰爲子月二日亦不可信竝誤世經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周正月辛卯朔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逮師戊午度于孟津孫氏星衍尙書今古文注疏曰逮釋言云及也諸侯之師以殷十一月戊子先發而武王以周正月初三日癸巳始發故至

十六日丙午及之也朔日辛卯則戊午爲月之二十八日蔡傳戊午一月二十八日得之史記周本紀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尙書集注音疏云經言四月序言一月諸家以爲十三年之一月蓋是與周本紀言十一年十二月戊午蓋以武王初次至孟津爲九年事故以一月戊午爲十一年且從商正以一月爲十二月實則初時是十一年之四月此一月戊午則十三年矣今案江說是也國語周語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三統推得伐紂之歲歲在鶉火張十三度韋昭卽用以解周語若以十一年推之置是歲距上元十四萬二千一百七算盈歲星歲數除去之

不盈四百一十一以百四十五乘之得五萬九千五百九十五盈百四十四而一得積次四百一十三次餘一百二十三積次盈十二除去之得定次五數從星紀算外得歲在實沈是十一年歲星在實沈不在鶉火也姚江謹案溉亭述古錄論武王即位改元據柔武解維王元祀大開武解維王一祀爲證其實逸周書出于晉咸甯中亦梅本尚書之類非漢志之舊錄其合于經者存以爲證可也其違經者庸可盡信乎鄭注書序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正與世經合劉鄭皆古文家知武王不改元爲古文相傳舊說

二月大

一日庚申朔 武成粵若來二月既死霸世經

二日辛酉

三日壬戌

四日癸亥

五日甲子 牧誓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詩大雅大明箋 牧誓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梅本 武成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世經

六日乙丑

七日丙寅

八日丁卯

九日戊辰

十日己巳

十一日庚午

十二日辛未

十三日壬申

十四日癸酉

十五日甲戌

十六日乙亥望

十七日丙子

十八日丁丑

十九日戊寅

二十日己卯

二十一日庚辰

二十二日辛巳

二十三日壬午

二十四日癸未

二十五日甲申

二十六日乙酉

二十七日丙戌

二十八日丁亥

二十九日戊子

三十日己丑

案置正月大小餘加一朔策得二月大餘三十六小

餘七十二庚申朔五日甲子故古文武成云二月既
死霸粵五日甲子周厤二月辛酉朔四日甲子某氏
傳亦日甲子之日二月四日皆後天一日與古文不
合李氏銳召誥日名攷云洪範曰惟十有三祀譜云
以厤校之文王受命十三年殷正月六日殺紂案是
月己未朔六日甲子先天一日亦與古文不合世俘
解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則
咸劉商王紂與武成牧誓正同周本紀二月甲子昧
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史公所傳古文牧誓
作二月甲子昧爽與武成及周書合梁氏玉繩史記志疑謂二月當依徐廣注作正與武成之文不相應但周本紀繫之于十一年後殊未
盡耳國語王以二月癸亥夜陳韋昭解二月周二月
四日癸亥案世經曰二月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故
外傳云云是韋宏嗣亦本三統也秦氏湘謂癸亥爲
丑月朔日譏三統後天三日失之

四月大
一日己丑朔
二日庚寅
三日辛卯
四日壬辰
五日癸巳
六日甲午

七日乙未
八日丙申
九日丁酉
十日戊戌
十一日己亥
十二日庚子
十三日辛丑
十四日壬寅
十五日癸卯
十六日甲辰望
十七日乙巳　武成惟四月既旁生霸世經
十八日丙午
十九日丁未
二十日戊申
二十一日己酉
二十二日庚戌　武成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世經
二十三日辛亥　武成翌日辛亥祀于天位世經
二十四日壬子
二十五日癸丑
二十六日甲寅
二十七日乙卯　武成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

第四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14版　反内

于周廟世經

二十八日丙辰

二十九日丁巳

三十日戊午

案是歲閏餘十八閏在二月後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三統厤推是年閏二月古法歸餘於終無閏二月者一月者殷之正月二月者殷之二月說疑置二月大小餘遞加朔策三得四月朔大餘五小餘三十九己丑朔加望策大餘十四小餘六十二得四月望大餘二十小餘二十命日甲辰望一月壬辰既以朔後一日爲旁死霸則此旁生霸卽望後一日故世經云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周厤四月朔大餘三十

一小餘六百八加望策大餘十四小餘七百一十九半得四月望大餘四十六小餘三百八十七半命日己丑朔十六日甲辰望十七日乙巳二十二日庚戌二十三日辛亥二十七日乙卯大衍日度議云甲辰望乙巳旁之竝與三統合世俘解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國周廟王云國當在庶下與武成略同姚江謹案世俘解武王朝至燎于周周下疑脫廟字

十四年五年　入統五百二十二年

十五年六年　入統五百二十三年

案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史記論衡續漢禮儀志及馬本竝作不豫說文作不愈江氏聲云克商之年歲在鶉火是年歲在壽星故曰二年詩豳風譜正義引鄭注武王伐紂後二年有疾正義引王肅注克殷明年經言既克商二年是不數克商之年鄭誼誠是肅說非也

十六年七年　入統五百二十四年

十七年八年　入統五百二十五年

十八年九年　入統五百二十六年

十九年十年　入統五百二十七年

二十年十一年　入統五百二十八年

案逸周書作雒解武王克殷乃歲乃歲當作八十二月崩於鎬肂於岐周周公立相天子是武王崩周公攝政在是年故世經云武王克殷之歲八十六矣後七歲而崩凡武王卽位十一年

尚書厤譜卷

成王元年　入統五百二十九年

案作雒解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

二年　入統五百三十年

三年　入統五百三十一年

三月小

一日壬辰朔

二日癸巳

三日甲午

四日乙未

五日丙申

六日丁酉

七日戊戌

八日己亥

九日庚子

十日辛丑

十一日壬寅

十二日癸卯

十三日甲辰

十四日乙巳

十五日丙午　周書哉生霸（說文解字月部）

康誥惟三月哉生魄（今本）

十六日丁未望

十七日戊申

十八日己酉

十九日庚戌

二十日辛亥

二十一日壬子

二十二日癸丑

二十三日甲寅

二十四日乙卯

二十五日丙辰

二十六日丁巳

二十七日戊午

二十八日己未

二十九日庚申

案尚書大傳一年救亂二年伐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鄭注建侯衛是封衛侯康誥論封衛之事是四年作康誥也周公攝政四年乃成王即位之三年康誥惟三月哉生魄是歲積月六千五百六十七閏餘十二積日一十九萬三千九百二十九大餘九小餘一十五三月大餘八小餘二十命日壬辰朔加望策得大餘二十三小餘一丁未望生霸望也望後一日謂之旁

生霸則望前一日當謂之哉生霸故顧命惟四月哉
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沬水先言哉生霸後
言甲子甲子望爲月之十六日哉生霸爲十五日亦
以哉生霸先望一日也馬融康誥注魄朏也謂月三
日始生兆朏名曰魄某氏傳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
竝非是

四年　入統五百三十二年
　桼世經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以周厤
　挍之亦同

五年　入統五百三十三年

六年　入統五百三十四年

二月小
一日乙亥朔
二日丙子
三日丁丑
四日戊寅
五日己卯
六日庚辰
七日辛巳
八日壬午
九日癸未
十日甲申

十一日乙酉
十二日丙戌
十三日丁亥
十四日戊子
十五日己丑
十六日庚寅望　召誥惟二月既望 世經
　召誥惟二月既望 梅本
十七日辛卯
十八日壬辰
十九日癸巳
二十日甲午

二十一日乙未　召誥六日乙未 尚書大傳
　召誥粵六日乙未 世經
　召誥越六日乙未 梅本
二十二日丙申
二十三日丁酉
二十四日戊戌
二十五日己亥
二十六日庚子
二十七日辛丑
二十八日壬寅
二十九日癸卯

案史記周本紀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作召誥洛誥魯世家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並謂周公攝政之七年(周制踰年改元以成王言之當云六年史徵誤)故世經以是年爲周公攝政七年復子明辟之歲積月六千六百四閏餘十四積日十九萬五千二十一大餘二十一小餘六十七加一朔策得大餘五十一小餘二十九命曰二月乙亥朔加一望策得大餘六小餘十命曰庚寅望是爲十六日望謂之旣望猶死霸謂之旣死霸旁生霸謂之旣旁生霸也漢以來儒者以旣望爲望後一日非古義粤六日乙未某氏傳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

望後六日二十一日大衍推二月己丑望後六日乙未以七日爲六日蓋不知古人紀日之例至尙書古文疏證推二月甲戌朔己丑望謂經文當作惟二月旣旁生魄越六日乙未或作惟二月旣望越七日乙未今云然者傳寫錯爾則未免改經文以從己說矣鄭注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攝政五年本之書大傳一月二月蓋據乾鑿度術推而知之近李氏鋭著召誥日名攷推衍其義而其實不然也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是五年者謂武王崩後之五年鄭氏所云五年則從居東迎反起算雖用大傳說而非其本義也錢氏塘溉亭述古錄云易緯甲寅元元餘五百十歲入戊午蔀五十四歲後閏餘十七正月乙亥朔二月甲辰朔故鄭康成言二月三月當云一月二月但居攝前益居東二年以此爲五年幷非易緯說矣更以周厤挍之入戊午蔀五十九年積月七百二十九閏餘十四積日二萬一千五百二十七大餘四十七小餘九百三十一加一朔策得大餘十七小餘四百九十命曰二月乙亥朔加一望策得大餘三十二小餘二百六十九半命曰庚寅望亦與三統同不煩破字而自合于經是亦鄭君所樂聞也

三月大

一日甲辰朔

二日乙巳

三日丙午　召誥惟三月丙午朏(世經)

周書丙午朏(說文解字月部)

召誥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梅本)

四日丁未

五日戊申　召誥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于雒(周禮天官序官鄭注)

召誥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于洛(梅本)

六日己酉
七日庚戌　召誥越三日庚戌大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天官序官後鄭注
召誥越三日庚戌大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梅本
八日辛亥
九日壬子
十日癸丑
十一日甲寅　召誥越五日甲寅位成天官序官後鄭注
召誥越五日甲寅位成梅本
十二日乙卯　召誥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雒梅本

十三日丙辰
十四日丁巳　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漢書郊祀志引王商師丹翟方進等議
尙書丁巳用牲于郊牛二白虎通義
周書粤三日丁巳說文解字丂部巳各本誤亥段氏玉裁云亥當作巳今據正
召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梅本
十五日戊午　召誥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梅本
十六日己未望

十七日庚申
十八日辛酉
十九日壬戌
二十日癸亥　召誥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梅本
二十一日甲子
二十二日乙丑
二十三日丙寅
二十四日丁卯
二十五日戊辰
二十六日己巳

二十七日庚午
二十八日辛未
二十九日壬申
三十日癸酉
案世經引古文月采篇三日日朏以證召誥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召誥正義引周書月令云三日粤朏采字疑當作令置二月朔大小餘加一朔策得大餘二十小餘七十二命曰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五日戊申七日庚戌十一日甲寅十二日乙卯十四日丁巳十五日戊午二十一日甲子自丙午朏以下案之經文一一符會大衍亦推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無煩

改三月爲二月召誥日名攷謂三統與鄭不合其實鄭不與經合也周厤三月乙巳朔二日丙午亦違三日日朏之義

十二月小

一日庚子朔

二日辛丑

三日壬寅

四日癸卯

五日甲辰

六日乙巳

七日丙午

八日丁未

九日戊申

十日己酉

十一日庚戌

十二日辛亥

十三日壬子

十四日癸丑

十五日甲寅望

十六日乙卯　雒誥予惟乙卯朝至於雒師梅本

十七日丙辰

十八日丁巳

十九日戊午

二十日己未

二十一日庚申

二十二日辛酉

二十三日壬戌

二十四日癸亥

二十五日甲子

二十六日乙丑

二十七日丙寅

二十八日丁卯

二十九日戊辰　雒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

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世經

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王命作冊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梅本

案此周公攝政之七年也以成王言之實爲六年明年爲七年鄭注洛誥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漑亭述古錄曰周公攝政所改者成王之年也逸周書成開解成王元年大開告用周公曰嗚呼余夙夜之勤今商藥競時逋播以務蓋憂武庚之將畔也不言周公元年以攝政紀年始自劉歆特便于莽之簒耳

今案錢說是也史記周本紀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魯世家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管蔡世家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宋世家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曰奉成王命曰承成王命知周公雖踐位攝政而紀年改元仍屬成王故逸周書作雒解亦云武王崩於鎬周公立相天子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劉子明年俾成王元年鄭于此歲釋爲成王元年皆失其實矣尙書後案云知戊辰是十二月者以是日烝祭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首時謂孟月也十二月于周爲季冬于夏正爲孟冬是首時也知者禮記雜記鄭注云魯之宗廟

猶以夏之孟月耳此十二月正當烝祭之月故知戊辰是十二月日也然則戊辰非正月日矣是歲閏餘十四閏在九月後置三月大小餘加朔策十得十二月大餘十六小餘十六庚子朔十六日乙卯二十九日戊辰晦非朔日也孔疏尙書古文疏證謂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小異而大同江氏聲以戊辰爲十二日王氏鳴盛謂古厤歸餘于終閏月在十二月後譏三統不當閏九月竝非召誥乙卯爲三月十二日此乙卯爲十二月十六日判然爲二蔡傳謂乙卯卽召誥之乙卯亦誤

七年　入統五百三十五年

正月大

二月小

三月大　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雒梅本

四月小

五月大

六月小

七月大

八月小

九月大

十月小

十一月大

十二月小

案多士鄭注成王元年三月尙書後案申之曰成王卽政元年卽周公致政明年也故金氏履祥通鑒前編亦繫多士于成王七年三月下也是歲積月六千六百一十七閏餘二積日一十九萬五千四百五大餘四十五小餘五十九三月大餘四十四小餘六十四

五月大

一日丁卯朔

二日戊辰

三日己巳

四日庚午
五日辛未
六日壬申
七日癸酉
八日甲戌
九日乙亥
十日丙子
十一日丁丑　行　李
十二日戊寅
十三日己卯
十四日庚辰

十五日辛巳
十六日壬午望
十七日癸未
十八日甲申
十九日乙酉
二十日丙戌
二十一日丁亥　多士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梅本
二十二日戊子
二十二日己丑
二十三日庚寅

二十五日辛卯
二十六日壬辰
二十七日癸巳
二十八日甲午
二十九日乙未
三十日丙申

案史記周本紀多方在周公七年反政後書大傳則云周公攝政三年踐奄書序疏引鄭注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未聞鄭義蓋卽本大傳尚書今古文注疏云史公問故孔安國與書序編篇之次相合今案孫說是也周公攝

政三年乃成王二年是歲積月六千五百五十五閏餘五積日一十九萬三千五百七十四大餘十四小餘六十六五月大餘十二小餘七十六爲半朔是月無丁亥多方傳謂周公歸政之明年正與史記合置三月大小餘加朔策二得五月大餘四十三小餘六十九丁卯朔二十一日正得丁亥尚書古文疏證本金仁山說謂多方作于成王五年丁亥爲五月之四日未足據信書序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竝興東郊不開作費誓先儒亦以爲在是年篇中兩言甲戌不云何月攷是歲正月己巳朔六日甲戌三月戊辰朔七日甲戌五月丁卯朔八日甲戌七月丙寅朔九日

甲戌九月乙丑朔十日甲戌十一月乙丑朔十日甲
戌斯則未敢肊決耳

八年　入統五百三十六年
九年　入統五百三十七年
十年　入統五百三十八年
十一年　入統五百三十九年
十二年　入統五百四十年
十三年　入統五百四十一年
十四年　入統五百四十二年
十五年　入統五百四十三年
十六年　入統五百四十四年

十七年　入統五百四十五年
十八年　入統五百四十六年
十九年　入統五百四十七年
二十年　入統五百四十八年
二十一年　入統五百四十九年
二十二年　入統五百五十年
二十三年　入統五百五十一年
二十四年　入統五百五十二年
二十五年　入統五百五十三年
二十六年　入統五百五十四年
二十七年　入統五百五十五年

二十八年　入統五百五十六年
二十九年　入統五百五十七年
三十年　入統五百五十八年
三十一年　入統五百五十九年
三十二年　入統五百六十年
三十三年　入統五百六十一年
三十四年　入統五百六十二年
三十五年　入統五百六十三年
三十六年　入統五百六十四年

四月小

一日庚戌朔

二日辛亥
三日壬子
四日癸丑
五日甲寅
六日乙卯
七日丙辰
八日丁巳
九日戊午
十日己未
十一日庚申
十二日辛酉

十三日壬戌
十四日癸亥
十五日甲子 顧命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
甲子王乃洮沬水 世經
十六日乙丑望 顧命翌日乙丑成王崩 世經
十七日丙寅
十八日丁卯
十九日戊辰
二十日己巳
二十一日庚午
二十二日辛未

二十三日壬申
二十四日癸酉
二十五日甲戌
二十六日乙亥
二十七日丙子
二十八日丁丑
二十九日戊寅
坿四分厤
四月大
一日己酉
二日庚戌

三日辛亥
四日壬子
五日癸丑
六日甲寅
七日乙卯
八日丙辰
九日丁巳
十日戊午
十一日己未
十二日庚申
十三日辛酉

十四日壬戌
十五日癸亥 顧命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
世經
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釋 馬本
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梅本
十六日甲子望 顧命甲子王乃洮沬水 世經
顧命甲子王乃洮頮水 梅本
十七日乙丑 顧命翌日乙丑成王崩 世經 案劉昌宗
周禮音義引經文亦作翌見集韻
又周禮典路鄭司農注及白虎通
義竝作
成王崩
顧命翌日乙丑成王崩 周禮司几筵鄭司農

注　案天府鄭司農注引顧命曰翌日乙丑王崩無成字以司几筵注證之當爲今本誤脫

顧命越翼日乙丑成王崩馬本

顧命越翼日乙丑王崩梅本

十八日丙寅

十九日丁卯　顧命丁卯命作册度周禮天府鄭司農注

顧命丁卯命作册度梅本

二十日戊辰

二十一日己巳

二十二日庚午

二十三日辛未

二十四日壬申

二十五日癸酉　顧命癸酉牖間南鄉西序東鄉東

序西鄉皆仍几周禮司几筵鄭司農注

顧命越七日癸酉周禮天府鄭司農注

顧命越七日癸酉梅本

二十六日甲戌

二十七日乙亥

二十八日丙子

二十九日丁丑

三十日戊寅

案顧命先言哉生霸王有疾後言甲子王乃洮沬水明是二日三統麻譜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沬水作顧命合爲一日與經義相違不可從三統術衍三統術注似未能正其失也大衍合才生魄甲子爲一日亦治三統之誤竊意望曰生霸望後一日旁生霸則望前一日當曰哉生霸錢氏大昕以望前生霸爲疑殆未悟此例與世傳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麻雖不可盡信然其術用四分則斷然有據世經成于漢季距元和前七十餘年而已偁四分上元是其證已後漢四分正本古麻而修用之今以其術推得上元庚辰至周成王三十六年積八千二百三

算上以元法四千五百六十除去之餘三千六百四十三以紀法一千五百二十除去之餘六百三如蔀法七十六而一得積蔀七命甲子一癸卯二壬午三辛酉四庚子五己卯六戊午七算外得丁酉蔀不盈七十一爲入蔀年減一以章月二百三十五乘之得一萬六千四月五十如章法一十九而一積月八百六十五閏餘十五以蔀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乘積月得二千四百一萬一千五百三十五如蔀月九百四十而一積日二萬五千五百四十四大餘四十四小餘一百七十五加朔策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九者三得四月大餘十二小餘七百三十二命

日己酉朔加望策大餘十四小餘七百一十九半得大餘二十七小餘五百一十一半命曰甲子望爲月之十六日其十五日癸亥即經所云哉生霸者以是推之十七日乙丑十九日丁卯二十五日癸酉一與經合較三統爲密矣尚書古文疏證曰漢志成王元年癸巳歲正月己巳朔壬申日南至步至成王三十年壬戌歲正月辛巳朔甲辰日南至以授時法遡漢三統厤推算之得四月經望甲子日○日五十八刻七十九分減去大陰疾差六十二刻七十一分得四月定望癸亥日五十九日九十六刻○八分四月哉生魄王不懌十五日也甲子王乃洮頮水十六日也

越翼日乙丑王崩十七日也歆併哉生霸與甲子爲一日非是今案閻氏辨正劉歆併日之繆是也但亦有數失焉成王元年三十年之云蓋亦以周公致政後然後成王改元仍沿昔誤一也三統成王元年大歲在乙酉三十年大歲在乙卯癸巳壬戌與本術不合二也以授時通三統于厤法恐無此例三也四月經朔四十五日八十二刻七十三分八十一秒加一望策得四月經望○日五十九刻二十六分七十二秒減去大陰疾差得四月定望五十九日九十六刻五十五分七十七秒小餘尚有譌誤四也古厤以經朔經望注憲閻氏所推甲子望正合經恉以未達哉生霸之例改用定望未免進退失據五也今譜三統并坿四分厤譜于後俟明者論定焉姚江謹案置入統五百六十四年以策餘八千八十乘之得四百五十五萬七千一百二十盈統法一千五百三十九而一冬至積大餘二千九百六十一大餘二十一小餘一百四十一命日乙巳日南至閻氏以爲甲辰亦與三統本術不合

康王元年　入統五百六十五年

二年　入統五百六十六年

三年　入統五百六十七年

四年　入統五百六十八年

五年　入統五百六十九年

六年　入統五百七十年

七年　入統五百七十一年

八年　入統五百七十二年

九年　入統五百七十三年

十年　入統五百七十四年

十一年　入統五百七十五年

十二年　入統五百七十六年

畢命豐刑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世經

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梅本

六月大

一日己巳

二日庚午

三日辛未

四日壬申
五日癸酉
六日甲戌
七日乙亥
八日丙子
九日丁丑
十日戊寅
十一日己卯
十二日庚辰
十三日辛巳
十四日壬午

十五日癸未
十六日甲申望
十七日乙酉
十八日丙戌
十九日丁亥
二十日戊子
二十一日己丑
二十二日庚寅
二十三日辛卯
二十四日壬辰
二十五日癸巳

二十六日甲午
二十七日乙未
二十八日丙申
二十九日丁酉
三十日戊戌
八月大
一日戊辰朔
二日己巳
三日庚午　畢命豐刑庚午朏世經
畢命庚午朏梅本
四日辛未

五日壬申
六日癸酉
七日甲戌
八日乙亥
九日丙子
十日丁丑
十一日戊寅
十二日己卯
十三日庚辰
十四日辛巳
十五日壬午

十六日癸未望
十七日甲申
十八日乙酉
十九日丙戌
二十日丁亥
二十一日戊子
二十二日己丑
二十三日庚寅
二十四日辛卯
二十五日壬辰
二十六日癸巳

二十七日甲午
二十八日乙未
二十九日丙申
三十日丁酉

案世經引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三統術注是歲六月大餘四十五小餘四十三己巳朔八月大餘四十四小餘四十八戊辰朔然則此文六月蓋八月之譌今案李說是也世經明云戊辰朔三日庚午如其術不與經相應不應援以為證故知畢命本作八月庚午朏今作六月者校漢書者據梅本改耳大衍推康王十二年歲在乙酉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以三統超辰法推之歲在丁卯周厤則在甲戌大衍以為歲在乙酉蓋本之竹書紀年恐不可信然則所推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亦未足據矣尚書古文疏證以授時法上推周康王十二年甲戌六月經朔四日四五四三六一戊辰日恰合今依其術覆校之至元辛巳上距周康王十二年甲戌積二千三百四十七算中積八十五萬七千二百二十九日五千四百五十六分冬至四十五日五千一百四十四分閏餘四日七千一百三十○分○四秒天正經朔四十○日八千○一十三分九十六秒六月經朔八日四千五百四十三分六十一秒得壬申朔閻氏所推與授時本術不合恐有譌誤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四十六　南菁書院

尚書舊疏考正　儀徵劉毓崧伯山著

尚書序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正義曰代結繩者言前世之政用結繩今有書契以代之則伏犧時始有文字以書事故曰由是文籍生焉自今本昔曰古古者以聖德伏物教人取犧牲故曰伏犧字或作宓犧音亦同律歷志曰結作網罟以取犧牲故曰伏犧或曰包犧言取犧而包之顧氏讀包爲庖取其犧牲以供庖廚顧氏又引帝王世紀云伏犧母曰華胥有巨人跡出於雷澤華胥以足

履之有娠生伏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月令云其帝太昊繫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是直變包言伏耳則伏犧是皇言王天下者以皇與帝王據跡爲優劣通亦爲王故禮運云昔者先王亦謂上代爲王但自下言之則以上身爲王據王身於下謂之王天下也知伏羲始畫八卦者以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後乃云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知之也知時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者亦以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是造書契可以代結繩也彼直言後世聖人知是伏犧者以理比況而知何則八卦畫萬物之象文字書百事之名故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是萬象見於卦然畫亦書也與卦相類故知書契亦伏犧時也由此孔意正欲須言伏犧時有書契本不取於八卦今云八卦者明書卦相類據繫辭有畫八卦之成文而明言伏犧造書契也言結繩者當如鄭注云爲約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王肅亦曰結繩識其政事是也言書契者鄭云書之於木刻其側爲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若結繩之爲治孔無明說義或當然說文云文者物象之本也籍者借也借此簡書以記錄政事故曰籍蓋取諸夬夬者決也言文籍所以決斷宣揚王政是以夬繇曰揚于王庭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又云作結繩而爲網罟蓋取諸離彼謂結網罟之繩與結爲政之繩異也若然尚書緯及孝經讖

皆云三皇無文字又班固馬融鄭元王肅諸儒皆以爲文籍初自五帝亦云三皇未有文字與此說不同何也又蒼頡造書出於世本蒼頡豈伏羲時乎且繫辭云黃帝堯舜爲九事之目末乃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後世聖人即黃帝堯舜何得爲伏羲哉孔何所據而更與繫辭相反如此不同者藝文志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況遭秦焚書之後羣言競出其緯文鄙近不出聖人前賢共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僞起哀平則孔君之時未有此緯何可引以爲難乎其馬鄭諸儒以據文立說見後世聖人在九事之科便謂書起五帝自所見有異亦不可難孔也而繫辭云後世聖人在九事之下者有以而然案彼文先歷說

伏羲神農蓋取下乃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
乾坤是皇（當作黃）帝堯舜之事也又舟楫取渙服牛取隨重門
取豫臼杵取小過弧矢取睽此五者時無所繫在黃帝堯舜
時以否皆可以通也至於宮室葬與書契皆先言上古古者
乃言後世聖人易之則別起事之端不指黃帝堯舜時以此
葬事云古者不云上古而云易之以棺槨棺槨自殷湯而然
非是彼時之驗則上古結繩何廢伏羲前也其蒼頡則說者
不同故世本云蒼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傅元皆云
蒼頡黃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
徐整云在神農黃帝之閒譙周云在炎帝之世衛氏云當在
包犧蒼帝之世慎到云在庖犧之前張揖云蒼頡爲帝王生

於禪通之紀廣雅曰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
十紀則大率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十紀者九頭一也五龍
二也攝提三也合雒四也連通五也序命六也循蜚（宋本蜚作飛）
七也因提八也禪通九也疏仡（宋本疏仡作流訖非）十也如揖此言則
蒼頡在獲麟前二十七萬六千餘年是說蒼頡其年代莫能
有定亦不可以難孔也然紀自燧人而下揖以爲自開闢而
設又伏犧前六紀後三紀亦爲據張揖慎到徐整等說亦不
可以年斷其疏仡之紀似自黃帝爲始耳又依易緯通卦驗
燧人在伏犧前表計寘其刻曰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
道經鄭元注云刻謂刻石而記識之據此伏犧前已有文字
矣又陰陽書稱天老對黃帝云鳳皇之象首戴德背負仁頸

荷義膺抱信足履政尾繫武又山海經云鳳皇首文曰德背
文曰義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又易繫辭云河出圖
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文字與天地並興焉又韓詩外傳稱古
封泰山禪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又管子書稱
管仲對齊桓公曰古之封泰山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二
而已首有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當作亭亭）其登封者皆刻石紀
號但遠者字有彫毀故不可識則夷吾所不識者六十家又
在無懷氏前孔子觀而不識又多於夷吾是文字在伏犧之
前已自久遠何怪伏犧而有書契乎如此者蓋文字在三王
之前未用之教世至伏犧乃用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是教
世之用猶燧人有火中古用以燔黍捭豚後聖乃修其利相

似文字理本有之用否隨世而漸也若然惟繫辭至神農始
有噬嗑與益則伏犧時其卦未重當無雜卦而得有取諸夬
者此自鄭元等說耳案說卦曰昔者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
蓍繫辭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伏犧用蓍而筮矣故鄭注
說卦亦曰昔者聖人謂伏羲文王也繫辭又曰十有八變而
成卦是言爻皆三歸奇爲三變十八變則六爻明矣則筮皆
六爻伏犧有筮則有六爻何爲不重而怪有夬卦乎
毓崧案此疏自始至終共有二說皆非唐人語也自正義曰
至與結爲政之繩異也謂書契始於伏羲三皇已有文字此
第一說也自尚書緯及孝經讖至孔何所據而更與繫辭相
反謂書契始於五帝三皇無文字此第二說也自藝文志曰

至而怪有夬卦乎謂三皇之前已有書契伏羲始用以敎世此第三說也第一說從傳第二說駁傳非一人之筆也第二說駁傳第三說申傳非一人之筆也第一說與第三說雖皆以傳爲是然第一說謂伏羲時始有文字第三說謂伏羲之前已有文字究屬不同亦非一人之筆也唐人削去第一說之姓名而加正義曰三字於上遂若第一說爲唐人釋傳之詞削去第二說之姓名而加若然二字於上削去第三說之姓名而加如此不同者五字於上遂若第二說與第三說爲唐人自難自解之詞其用心誠巧然前後矛楯之迹究不能掩也葢第一說謂傳據繫辭而第二說云孔何所據而更與繫辭相反第一說謂後世聖人卽伏羲而第二說云後世聖

人卽黃帝堯舜何得爲伏羲哉皆是駁詰之詞第二說謂後世聖人卽黃帝堯舜而第三說云不指黃帝堯舜第二說引尙書緯及孝經讖而第三說云孔君之時未有此緯何可引以爲難乎亦是駁詰之詞自難自解者語氣豈應若是唐人攘竊之術不幾於欲葢彌彰乎況繫辭云葢取諸乾坤彼疏云自此以下凡有九事皆黃帝堯舜取易卦以制象此九事之第一也所以連云堯舜者謂此九事黃帝制其初堯舜成其末事相連接共有九事之功故連云黃帝堯舜也繫辭又云葢取諸大過彼疏云九事上從黃帝下稱堯舜連延不絕更相增修也二疏皆謂九事作於黃帝以後非作於黃帝以前雖未明言書契而旣在九事之中亦必以爲黃帝堯舜所

作非伏羲所作矣其說與此疏第二說同與此疏第一說第三說異葢易疏襲易之舊疏書疏襲書之舊疏故往往自相攻異耳此疏之第一說若是唐人之語必不引第二說以自駁第二說若是唐人之語必不引第三說以自駁則第一說第二說非唐人語也第三說若是唐人之語易疏必不用異說以自攻則第三說亦非唐人語也

堯典

昔在帝堯

正義曰言堯者孔無明解案下傳云虞氏舜名然堯舜相配爲義旣舜爲名則堯亦名也以此而言禹湯亦名於下都無所解而放勳重華文命注隨其事而解其文以爲義不爲堯

舜及禹之名據此是堯舜及禹與湯相類名則俱名不應殊異案鄭于下亦云虞氏舜名與孔傳不殊及鄭注中候云重華舜名則舜不得有二名鄭注禮記云舜之言充是以舜爲號謚之名則下注云舜名亦號謚之名也推此則孔君亦然何以知之旣湯類堯舜當爲名而孔注論語曰予小子履云履是殷湯名是湯名履而湯非名也又此不云堯舜是名則堯及舜禹非名於是明矣旣非名（毛本名作明據校勘記改）而放勳重華文命葢以爲三王之名同於鄭元矣鄭知名者以帝繫云禹名文命以上類之亦名若然名本題情記意必有義者葢運命相符名與運接所以異於凡平或說以其有義皆以爲字古代尙質若名之不顯何以著字必不得已以爲非名非字

可也譙周以堯爲號皇甫謐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名案謚法
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是堯舜謚也故馬融亦云謚
也又曰淵源流通曰禹雲行雨施曰湯則禹湯亦是謚法而
馬融云禹湯不在謚法故疑之將由謚法或本不同故有致
異亦可本無禹湯爲謚後來所加故或本曰除虐去殘曰湯
是以異也檀弓曰死謚周道也周書謚法周公所作而得有
堯舜禹湯者以周法死後乃追故謂之爲謚謚者累也累其
行而號也隨其行以名之則死謚猶生號因上世之生號陳
之爲死謚明上代生死同稱上世質非至善至惡無號故與
周異以此堯舜或云號或云謚也若然湯名履而王侯世本
湯名天乙者安國意蓋以湯受命之王依殷法以乙日生名

天乙至將爲王又改名爲履故二名也亦可安國不信世本
無天乙之名皇甫謐巧欲傳會云以乙日生故名履字天乙
又云祖乙亦云乙日生復名乙引易緯孔子所謂天之錫命
故可同名既以天乙爲字何云同名乎斯又妄矣號之曰堯
者釋名以爲其尊高堯堯然物莫之先故謂之堯也謚法云
翼善傳聖曰堯堯者以天下之生善因善欲禪之故二八顯
升所謂爲翼能傳位於聖人天下爲公此所以出衆而高也
毓崧案此疏自言堯者至不應殊異一人之說也自案鄭于
下亦云至此所以出衆而高也又一人之說也前一說謂堯
爲帝名後一說引謚法釋名及譙周馬融說以證堯爲帝謚
又引檀弓以證生爲號死爲謚其不同一也前一說引下傳
云虞氏舜名以證舜爲帝名後一說引鄭氏書注及鄭氏中
候注禮記注以證舜爲帝謚且謂傳所云舜名亦指號謚之
名其不同二也前一說謂禹爲名後一說引帝繫以證禹爲
謚文命爲名其不同三也前一說謂湯爲名後一說引論語
注以證湯爲謚履爲名其不同四也前一說謂放勳重華文
命非堯舜禹之名後一說引皇甫謐語以證放勳重華文命
爲名其不同五也二說之歧異若此必非一人之筆若前一
說爲唐人之語不應存後一說以自駁則前一說非唐人語
也若後一說爲唐人之說則唐人作疏不敢與本注立異傳
不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名唐人安敢以爲堯舜禹之名且既
以爲名何以堯典疏解放勳舜典疏解重華禹謨疏解文命

復不以爲堯舜禹之名則後一說亦非唐人語也下文云有鰥在下曰虞舜彼疏云舜爲生號之名前已具釋以舜爲生號與此疏後一說同所謂前已具釋者卽指此疏後一說蓋亦非唐人語也

宵中星虛

傳云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

正義曰宵夜釋言文舍人曰宵陽氣消也三時皆言日惟秋
言夜故傳辨之云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也互著明也明日
中宵亦中宵中日亦中因此而推之足知日永則宵短日短
則宵長皆以此而備知也正於此時變文者以春之於秋日
夜皆等春言出日卽以日言之秋云納日卽以夜言之亦事
之宜也

毓崧案舍人爾雅注隋書經籍志不著錄李巡爾雅注隋書經籍志云已亡孔沖遠預修隋書在貞觀十年後二年而作書疏安得見而引之此疏引舍人注他疏或引舍人注或引李巡注蓋皆六朝舊疏非沖遠筆也堯典平在朔易舜典濬哲文明皐陶謨知人則哲禹貢弁服羲皮允征羲厥淈魁太甲旁求俊彥盤庚世選爾勞茲予有亂政同位朕不肩好貨泰誓播棄犂老牧誓如虎如貔洪範曰燠立政自一話一言費誓峙乃楨幹引舍人爾雅注十四條合此篇所引一條共十五條堯典平在朔易九載績用弗成舜典望秩于山川流共工于幽州帝乃殂落益稷合止柷敔笙鏞以閒禹貢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條蕩既敷厥篚元纁導河積石至于大伾東出于陶丘北導渭自鳥鼠同穴盤庚若顛木之有由枿說命得諸傳巖泰誓宮室臺榭武成華山之陽顧命狄設黼扆文貝仍几呂刑剕辟引李巡爾雅注二十二條

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正義曰行與言違貌恭心反乃是大佞之人不可任用也明君聖主莫先於堯求賢審官王政所急乃有放齊之不識是非驩兜之朋黨惡物共工之巧言令色崇伯之敗善亂常聖人之朝不才總萃雖曰難之何其甚也此等諸人才實中品亦雖行有不善未為大惡故能仕於聖代致位大官以帝堯之末洪水為災欲責非常之功非復常人所及自非聖舜登庸大禹致力則滔天之害未或可平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勳業既謝疵釁自生為聖所誅其咎益大且虞史欲盛彰舜德歸過前人春秋史克以宣公比堯辭頗增甚知此等並非下愚未為大惡其為不善惟帝所知將言求舜以見帝之知人耳

毓崧案唐人作疏不敢輕議注家豈敢疑經疑聖此疏云虞史欲盛彰舜德歸過前人是疑尚書也又云春秋史克以宣公比堯辭頗增甚是疑春秋傳也又云知此等並非下愚未有大惡是疑堯舜也以此疏推之他疏凡疑本經疑他經疑聖人者皆六朝舊疏非唐人筆也舜典蠻夷猾夏疏云辭頗增甚此疑本經者也大禹謨誓于師曰疏云隱八年穀梁傳云誥誓不及五帝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穀梁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武成云分土惟三疏云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蓋是周室既衰諸侯相并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為說耳周官云夏商官倍疏云此言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則唐虞一百夏商二百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官百者禮記是後世之言不與經典合也此疑他經者也堯典云女于時疏云案世本堯是黃帝元孫舜是黃帝八代之孫計堯女於舜之曾祖為四從姊妹以之為妻於義不可世本之言未可據信或者古道質故也此疑聖人者也

帝曰往欽哉

傳云敕鯀往治水命使敬其事堯知其性很戾圮族未明其所能而據眾言可試故遂用之

正義曰傳解鯀非帝所意而命使之者堯知其性很戾圮族未明其所能夫管氏之好奢尚僭竊贊霸圖陳平之盜嫂受金弼諸帝業然則人有性雖不善才堪立功者而眾皆據之言鯀可試冀或有益故遂用之孔之此說據迹立言必其盡理而論未是聖人之實何則禹稱帝德廣運乃聖乃神夫以聖神之資聰明之鑒既知鯀性很戾何故使之治水者馬融云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憂勞屈己之是從人之非遂用於鯀李顒云堯雖獨明於上眾多不達於下故不得不副倒懸之望以供一切之求耳

疏松案此疏自傳解蘇非帝所意至述用之一人之說也自孔之此說至以供一切之求耳又一人之說也前一說以傳爲是故引管仲隰平以申之後一說以傳爲非故據馬融李顒以正之二說判然不同若前一說爲唐人之語不應存後一說以自駁則前一說非唐人語也若後一說爲唐人之語豈肯不從本注則後一說亦非唐人語也

舜典

鞭作官刑

傳云以鞭爲治官事之刑

正義曰此有鞭刑則用鞭久矣周禮滌（毛本滌作條十行本作滌校勘記云周禮條狼氏杜子春云條讀爲滌器之滌因改而爲滌此正義例也）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左傳有鞭徒人費圉人舉是也子玉使鞭七人衛侯鞭師曹三百日來亦皆施用大隨（山井鼎云隨恐隋誤校勘記云此說非也唐人書隋字多作隨字歐陽詢書皇甫誕諸碑可證）造律方使廢之治官事之刑（毛本刑作形誤今从十行本）者言若於（毛本於作與誤今从十行本）官事不治則鞭之蓋量狀加之未必有定數也

疏松案隋書刑法志云高祖既受周禪開皇元年乃詔尚書左僕射勃海公高熲上柱國沛公鄭譯上柱國清河郡公楊素大理前少卿平源縣公常明刑部侍郎保城縣公韓濬比部侍郎李諤兼考功侍郎柳雄亮等更定新律奏上之其刑名有五一曰死刑二二曰流刑三三曰徒刑五四曰杖刑五五曰笞刑五而蠲除前代鞭刑志又載高祖詔曰鞭之爲用

殘剝膚體徹骨侵肌酷均臠切雖云遠古之式事乖仁者之刑此隋人始廢鞭刑之證但尚書正義作於貞觀十二年刪定者皆係唐臣其時隋亡已久稱述隋代之事不當仍云大隋此疏必隋人之筆非唐人之筆也王氏鳴盛云此經疏名雖繫孔穎達其實皆取之顧彪劉焯劉炫三人皆隋人故未經刪淨處元文猶有存者其說最確（王說見尚書後案卷二十七）

讓于朱虎熊羆

傳云朱虎熊羆二臣名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

正義曰知垂益（毛本無益字據校勘記補）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者以文十八年左傳八元之內有伯虎仲熊即此朱虎熊羆是也虎熊在元凱之內明殳斯伯與亦在其內但不知彼誰當之耳益是皋陶之子皋陶即庭堅也益在八凱之內垂則不可知也傳不在伯夷夔龍之下爲此言者以伯夷姜姓不在元凱之內夔龍亦不可知惟言此四人耳傳雖言殳斯伯與亦難知也

疏松案此疏末云傳雖言殳斯伯與亦難知也蓋不滿於傳之詞非唐人語也

皋陶謨

曰若稽古皋陶

傳云亦順考古道以言之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皆師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

正義曰三謨其目正同故云亦順考古道以言也堯舜考古

以行謂之爲典大禹臯陶考古以言謂之爲謨典謨之文不同其目皆云考古故傳明言其意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雖言行有異皆毛本皆作背誤今改正是考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故史皆以稽古爲端目但君則行之臣則言之以尊卑不同故典謨名異禹亦爲君而云謨者禹在舜時未爲君也顧氏亦同此解

毓崧案此疏自三謨其目正同至禹在舜時未爲君也皆是舊疏唐人削去其姓氏而加正義曰三字於上遂攘爲已說耳蓋顧氏在唐人前唐人果以顧說爲然則當詳載顧說而云已意與同豈有詳述已說而轉略顧說之理故知所謂亦同此解者顧氏同於舊疏之說非同於唐人之說也下文愼厥身修

思永惟帝其難之伊訓太甲元年具訓于蒙士咸有一德爲上爲德泰誓傷服攸誓戎事三百兩洪範無虐煢獨而畏高明正義云顧氏亦同者八條合之此條共九條

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

傳云洪水汎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隨行山林斬木通道

正義曰詩傳云汎汎流也汎是水流之貌洪水流而汎溢浸壞民居故禹分布治之知者文十八年左傳云舉八凱使主后土則伯益之輩佐禹多矣禹必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佐已之人分布治之於時平地盡爲流潦鮮有陸行之路故將欲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鄭云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是言禹登山之意也孟子曰禹三過門不入其家門猶三過之則其餘所歷多矣來而復往非止一處故言分布治之也

毓崧案此疏自詩傳云至是言禹登山之意也一人之說也自孟子曰至故言分布治之也又一人之說也前一說謂禹使佐已之人分布治之後一說謂禹自分布治之前一說引左傳爲證後一說引孟子爲證二說判然不同若前說爲唐人語則不當存後說以自駁若後說爲唐人語則不當存前說而不駁蓋皆六朝舊疏非唐人筆也

五子之歌

有窮后羿

傳云有窮國名羿諸侯名

正義曰襄四年左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然則羿居窮石故曰有窮國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其君之名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彈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者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難毛本無難字據蒲本補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羿名爲何也

毓崧案此疏自襄四年左傳曰至羿是其君之名也一人之說也自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至則不知羿名爲何也又一人之說也前一說從傳說以爲羿是有窮君名引左傳爲證

後一說不從傳說以爲羿是善射之名非是人名引說文淮南子楚辭歸藏及賈逵爲證二說迥不相同若前說爲唐人語不應存異說以自駁若後說爲唐人語不應與傳立異蓋皆六朝舊疏非唐人筆也

允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

傳云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子

正義曰以羿距太康於河於時必廢之也夏本紀云太康崩弟仲康立襄四年左傳云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則羿於其後篡天子之位仲康不能殺羿必是羿握其權知仲康之立是羿立之矣故云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宋本天作太非）子計

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仲康必賢於太康但形勢既衰政由羿耳

鯨崧案此疏云計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新唐書歷志引劉光伯之說云炫以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二者語意正同此疏必光伯之筆非唐人之筆也

辰弗集於房

傳云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卽日食可知

正義曰昭七年左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是辰爲日月之會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謂此（毛本此作之非今從宋本）聚會爲辰一歲十二會故爲十二辰卽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室之房也故爲所舍之次計九月之朔日月當會于大火之次釋言云集會也會卽是合故爲合也日月當聚會共舍今言日月不合於舍則是日食可知也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日被月映卽不成共處故以不集言日食也或以爲房謂房星九月日月會於大火之次房心共爲大火言辰在房星事有似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處言其不集於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於房星似太遲太疾惟可見歷錯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算以知之非能舉目見之君子愼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爲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

鯨崧案新唐書歷志云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劉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會也會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或以房爲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正可推而知之君子愼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爲文與此疏之說語意正同此疏蓋亦光伯之筆唐人削去其姓名遂據爲已說耳

帝告釐沃

湯始居亳

傳云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邱遷焉

正義曰孔言湯自商邱遷焉以相土之居商邱其文見於左傳因之言自商邱徙耳此言不必然也何則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土三世

而七遷也相土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而還亳耳
必不從商邱遷也
毓崧案傳謂湯自商邱遷亳疏謂湯非自商邱還亳且引入
遷之說以駮傳必是六朝舊疏非唐人筆也
仲虺之誥
九族乃離
正義曰漢代儒者說九族有二案禮戴及尚書緯歐陽說九
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尚書說九族從
高祖至元孫凡九族堯典云以親九族傳云以睦高祖元孫
之親也謂萬邦惟懷實歸之九族乃離實離之聖賢設言爲
戒容辭頗甚父子之閒便以志滿相棄此言九族以爲外姓

九族有屬文便也
毓崧案此疏自漢代儒者至亦謂高祖元孫之親也一人之
說也自謂萬邦惟懷至有屬文便也又一人之說也前一說
謂九族爲同姓後一說謂九族爲異姓必非一人之筆若前
說爲唐人語則不應存後說以自駮若後說爲唐人語則不
應存前說而不駮蓋皆六朝舊疏非唐人筆也漢代儒者漢
字之上謂萬邦惟懷謂字之上本有舊疏姓名唐人削之耳
祖乙
祖乙圮于耿
傳云亶甲子圮于相遷於耿河水所毀曰圮
正義曰孔以河亶甲居相祖乙卽亶甲之子故以爲圮於相
地乃遷都於耿釋詁云圮毀也故云河水所毀曰圮據文圮
于耿也知非圮毀於耿更遷餘處必云圮於相地遷于耿者
明與其上文連上云遷于囂謂遷來向囂居於相謂居于相
地故知圮于耿謂遷來于耿以文相類故孔爲此解謂古人
之言雖尙要約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若圮于相遷居於
耿經言圮于耿大不辭乎且亶甲居于相祖乙居耿今爲水
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非旣毀乃遷耿也盤庚云不
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亳囂相耿四處而已知此
旣毀於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殷本紀云
祖乙遷于邢馬遷所爲說耳鄭元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
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圮

毀改政而不徙如鄭所言梢爲文便但上有仲丁亶甲下有
盤庚皆爲遷事作書述其遷意此若毀而不遷序當改文見
義不應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爲義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
于殷者首盪祖乙圮于耿還于奄盤庚自奄遷于殷亳囂相耿
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也
毓崧案此疏自孔以河亶甲居相至故孔爲此解一人之說
也自謂古人之言至未可依信也又一人之說也前一說謂
祖乙圮于相遷于耿申傳之說後一說謂祖乙圮于耿還于
他處駮傳之說二者判然不同若前說爲唐人語則不應存
異說以自駮若後說爲唐人語則唐人作疏豈敢破注蓋皆
六朝舊疏非唐人語也

高宗肜日

有飛雉升鼎耳而雊

傳云耳不聽之異雉鳴

正義曰洪範五事有貌言視聽思若貌不恭言不從視不明聽不聰思不睿各有妖異興焉雉乃野鳥不應入室今乃入宗廟之內升鼎耳而鳴孔以雉鳴在鼎耳故以爲耳不聽之異也洪範五行傳云視之不明時則有羽蟲之孽聽之不聰時則有介蟲之孽言之不從時則有毛蟲之孽貌之不恭時則有鱗蟲之孽思之不睿時則有倮蟲之孽先儒多以此爲羽蟲之孽非爲耳不聽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

祀也鄭云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爲政劉鄭雖小異其爲羽蟲之孽則同與孔意異

毓崧案洪範五行傳及劉歆鄭康成皆謂視之不明則有羽蟲之孽獨僞孔傳謂聽之不聰則有羽蟲之孽二說不同此疏謂先儒多以此爲羽蟲之孽非爲耳不聽也亦不滿於傳之詞必六朝舊疏非唐人筆也

泰誓

焚炙忠良刳剔孕婦

正義曰焚炙俱燒也刳剔謂割剝也說文云刳封也今人去肉至骨謂之剔去是則剔當作亦封作剔米本封作剔之義也武王以此數紂之惡必有忠良被炙孕婦被刳不知其姓名爲誰也殷本紀云紂爲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妲己以爲罰輕紂欲重刑乃爲熨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爲銅柱以膏塗之亦加於毛本於作以誤今從宋本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跌墜入中紂與妲己以爲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是紂焚炙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紂除炮烙之刑紂許之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亦云然謐又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即引此爲刳剔孕婦也

毓崧案此疏自焚炙俱燒也至不知其姓名爲誰也一人之說也自殷本紀云至即引此爲刳剔孕婦也又一人之說也前一說謂忠良孕婦不知其姓名後一說謂孕婦即比干妻

前後相背必非一人之筆

武成

武成

正義曰此篇敘事多而王言少惟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自惟一月至受命一周史敘伐殷往反及諸侯大集爲王言發端也自王若曰至大統未集述祖父以來開建王業之事也自予小子至名山大川言已承祖父之意告毛本告作害誤今改正神陳紂之罪也自曰惟有道至無作神羞王自陳告神之辭也既戊午巳下又有史敘往伐殺紂入殷都布政之事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案左傳荀偃禱河云無作神羞其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

裁之劓贖禱祖云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彼二者於神羞之下皆更申已意此經無作神羞下更無詞直是與神之言猶尚未訖且冢君百工初受周命王當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宜應記其除害與民更始創以爲惡之禍勸以行道之福不得大聚百官惟誦禱詞而已欲征則殷勤誓衆既克則空話禱神聖人有作理必不爾竊謂神羞之下更合有言簡編斷絶經失其本所以辭不次耳或初藏之日已失其本或壞壁得之始有脫漏故孔稱五十八篇以外錯亂磨滅不可復知明是見在諸篇亦容脫錯但孔此篇首尾具足旣取其文爲之作傳恥云有所失落不復言其事耳

毓崧案此疏疑武成有脫錯引左傳及湯誥爲證謂作傳者

明知失落恥而不言必六朝舊疏非唐人筆也

罔有敵于我師

正義曰史官敘事得言有罔有敵于我師稱我者猶如自漢至今文章之士雖民論國事莫不稱我皆云我大隋以心體國故稱我耳非要王言乃稱我也

毓崧案此疏若是唐人之語不應云我大隋蓋隋人舊疏唐人削其姓名耳

洪範

武王勝殷殺受

傳云不放而殺紂自焚也

正義曰放桀也湯放桀此不放而殺之者紂自焚而死也殷本紀云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縣之太白旗是也泰誓曰取彼凶殘則志在於殺也死猶斬之則生亦不放傳據實而言之耳

毓崧案傳以爲紂旣焚死故不放疏以爲紂不焚死亦不放疏說與傳說不同必六朝舊疏非唐人筆也

歸禾

作歸禾

正義曰禾者和也異畝同穎是天下和同之象成王以爲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於東也歸禾年月史傳無文不知在啟金縢之先後也王啟金縢正當禾熟之月若是前年得之於時王疑未解必不肯歸

周公當是啟金縢之後喜得東土和平而有此應故以歸周公也

毓崧案此疏自禾者和也至不知在啟金縢之先後也一人之說也自王啟金縢至故以歸周公也又一人之說也前一說謂歸禾年月不知在啟金縢之先後後一說謂歸禾年月必在啟金縢之後二說不同必非一人之筆

無逸

肆祖甲之享國

傳云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

正義曰諸書皆言太甲此言祖甲者殷家亦祖其功故稱之祖甲與二宗爲類惟見此篇必言祖其功亦未知其然殷之

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謂之爲祖未必祖其
功而存其廟也
毓崧案傳謂殷家祖其功疏謂殷家未必祖其功疏說與傳
說不同必是六朝舊疏非唐人筆也

君奭

時則有若伊陟臣扈
正義曰夏社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
扈則湯初有臣扈已爲大臣矣不得至今仍在與伊尹之子
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也案春秋范武子光輔
五君或臣扈事湯而又事太戊也
毓崧案此疏自夏社序云至或兩字一誤也一人之說也自

案字以下又一人之說也前一說謂太戊時之臣扈非湯時
之臣扈後一說謂太戊時之臣扈即湯時之臣扈二者迥不
相同必非一人之筆

將蒲姑

周公告召公
傳云告召公使作冊書告令之
正義曰上言周公告召公其篇既亡不知告以何事孔以意
卜之告召公使爲此策書告令之不能知其必然否也
毓崧案傳謂周公使召公作策書疏云不能知其必然否也
蓋不滿於傳之詞必六朝舊疏非唐人筆也

立政

三亳阪尹
傳云及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
正義曰亳人之歸文王經傳本有其事文王既未伐紂亳民
不應歸之鄭王所說皆與孔同言亳民歸文王者蓋以此章
雜陳文王武王時事其言以文王爲主故先儒因言亳民歸
文王稱即如此意三亳爲已歸周必是武王時也
毓崧案此疏自亳人之歸文王至故先儒因言亳民歸文王
稱一人之說也自即如此意以下又一人之說也此意之此
字必指他人之說言非指己說言也若是一人之筆則即如
此意之語何所指乎

周官

六年五服一朝
傳云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
正義曰此篇說六卿職掌皆與周禮符同則六年五服一朝
亦應是周禮之法而周禮無此法也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
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
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
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云見謂來朝也
必如所言則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昭
十三年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
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
或失也存亡之道恆由是興說左傳者以爲三年一朝六年

一會十二年而盟事與周禮不同謂之前代明王之法先儒未嘗措意不知異之所繇計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亦相當也叔向盛陳此法以懼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所畏懼而敬以從命乎且云自古以來未之或失則當時猶尚行之不得爲前代之法脊當時之人明矣明周有此法禮文不具爾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皆是君自朝乎遣使貢物亦應可矣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殷見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乎周公制禮若無此法豈成王謬言叔向妄說也

毓崧案昭十三年左傳疏云尚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如彼文六年五服諸侯一時朝王卽此再朝而會是也此傳之文與尚書正合杜言巡守盟于方岳閒與彼義符同明此是舊典之舊法也而周禮之文不載此法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衞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以彼爲六服諸侯各以服數來朝與此傳文無由得合先達通儒未有解者古書亡滅不可備知然則尚書周官是成王號令之辭尚書之言定是正法左氏復與彼合言必不虛周禮又是明文不得不信蓋周公成王之時卽自有此二法也又周禮每歲一見唯言貢物何必見者卽是親朝各計道路短長或當遣使貢耳先儒謂彼爲朝未有明據大行人又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巡守之歲周禮同於尚書六年一朝尚書何以違禮又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元以爲時見無常期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合諸侯而命事焉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見鄭以時見無常期者出自鄭意耳非有明文可據也殷見是此再會而盟時見當此再朝而會未必卽如鄭說時見爲無常期也蓋此傳及尚書是正禮也大行人歲一見者是遣使貢物非親朝也與此疏大略相同左傳疏及書疏詩疏皆以劉光伯爲本此疏疑亦光伯之語 說詳先君子左傳舊疏考正卷五

賄肅愼之命

成王既伐東夷

傳云成王卽政而叛王伐而服之

正義曰多方云王來自奄奄在後滅言滅奄卽來必非滅奄之後更伐東夷夷在海東路遠又不得先伐遠夷後來滅奄此云成王既伐東夷不知何時伐之魯語云武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於是肅愼氏來賀貢楛矢則武王之時東夷服也成王卽政奄與淮夷近者尚叛明知遠夷亦叛蓋成王親伐淮夷而滅之又使偏師伐東夷而服之君統臣功故言王伐不是成王親自伐也

毓崧案此疏自多方云至不知何時伐之一人之說也自曾
語云至不是成王親自伐也又一人之說也前一說謂成王
自伐東夷後一說謂成王使偏師伐東夷前一說謂成王伐
東夷不知在何時後一說謂成王伐東夷卽在伐淮夷之時
前後不同必非一人之說

康王之誥

皆布乘黃朱

傳云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

正義曰諸侯朝見天子必獻國之所有以表忠敬之心故諸
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言實之於王庭也四馬曰乘
言乘黃正是馬色黃矣黃下言朱朱非馬色定十年左傳云

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
與之是古人貴朱鬣知朱者朱其尾鬣也於時諸侯其數必
衆衆國皆陳四馬則非王庭所容諸侯各有所獻必當少陳
之也案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
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鄭元云六幣所
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用圭璋者二王之
後也如鄭彼言則諸侯之享天子惟二王之後用馬此云皆
陳馬者下云奉圭兼幣幣卽馬是也圭是致馬之物鄭云此
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
然則此陳馬者是二王之後享王物也獨取此物以總表諸
侯之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

毓崧案此疏自諸侯朝見天子至必當少陳之也一人之說
也自案周禮小行人云至故云諸侯皆陳馬也又一人之說
也前一說謂諸侯皆獻馬後一說謂惟二王之後獻馬二說
不同必非一人之筆

畢命

分居里

傳云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

正義云殷之頑民遷居此邑歷世化之已得純善恐其變改
故命畢公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卽經所云旌別淑慝表
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皆是也分
者令其善惡分別使惡者慕善非分別其處使之異居也

弗率訓典殊厥井疆

傳云其不循教道之常則殊其井居田界

正義曰不循道教之常者其人不可親近與善民雜居或染
善爲惡故殊其井田居界令民不與來往猶今下民有大罪
過不肯服者則擯出族黨之外吉凶不與交通此之義也

毓崧案前疏謂分居里卽殊厥井疆後疏云殊其井田居界
亦謂分居里卽殊厥井疆若二疏出於一手則分居里之解
與殊厥井疆之解必相符合今前疏解分居里旣以爲非異
居後疏解殊厥井疆又以爲異居二說不同疑非一人之筆

呂刑

蚩尤惟始作亂

傳云言蚩尤造始作亂

正義曰蚩尤造始作亂其事往前未有蚩尤今始造之必是亂民之事不知造何事也下說三苗之主習蚩尤之惡作五虐之刑此章主說虐刑之事蚩尤所作必亦造虐刑也以峻法治民民不堪命故惡化轉相染易延及於平善之民亦化爲惡也

毓崧案此疏自蚩尤始作亂至不知造何事也一人之說也自下說三苗之主至必亦造虐刑也又一人之說前一說謂蚩尤所造不知何事後一說謂蚩尤所造卽是虐刑二說不同必非一人之筆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傳云重卽羲黎卽和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吏民（毛本民作人今據正義改）神不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民（毛本民作祇今據正義改）不至於天明不相干

正義曰楚語云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寔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爲巫史民神同位禍災荐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彼言主說此事而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卽所謂育重黎之後使典之也以此知重卽羲也黎卽和也言羲是重之子孫和是

黎之子孫能不忘祖之舊業故以重黎言之傳言堯乃命羲和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典文也民神不擾是謂絕地天通楚語文也孔惟加各得其序一句耳楚語又云司天屬神司地屬民令神與天在上民與地在下定上下之分使民神不雜則祭享有度災厲不生經言民神分別之意故言罔有降格言天神無有降至於地者謂神不干民孔因互文云地民不有上至於天者言民不干神也乃總之云明不相干卽是民神不雜也地民或作地祇學者多聞神祇又民字似祇因妄改使謬耳如楚語云乃命重黎是顓頊命之鄭元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卽是命重黎之身非羲和也皇帝淸問以下乃說堯事顓頊與堯再誅苗民故上言遏絕苗民下云有辭於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案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又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九黎三苗非一物也顓頊誅九黎謂之遏絕苗民於鄭義爲不愜楚語言顓頊命重黎解爲帝堯命羲和於孔說又未允不知二者誰得經義也

毓崧案書疏以僞孔傳爲主鄭注與傳異者必申僞孔而抑鄭此疏云於鄭義爲不愜於孔說又未允不知二者誰得經義其意頗不滿於傳蓋六朝舊疏非唐人筆也

庶有格命

傳云庶幾有至命

正義曰格訓至也言庶幾有至命至命當謂至善之命不知

是何命也鄭元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傳云至命亦謂壽考

毓崧案此疏自格訓至也至不知是何命也一人之說也自鄭元云至亦謂壽考又一人之說也前一說謂格命不知是何命後一說謂格命是壽考之命前後不同必非一人之筆

宮辟疑赦

傳云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

正義曰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是宮刑爲淫刑也男子之陰名爲勢割去其勢與椓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宮使不得出也本制宮刑主爲淫者後人被此罪者未必盡皆爲淫昭五年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爲司宮非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劓刵耳宮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以下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宮是次死之刑宮於四刑爲最重也

毓崧案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此與舜典鞭作宮刑及武成罔有敵于我師疏皆稱大隋乃隋儒語也此經疏名雖繫孔穎達其實皆取之顧彪劉焯劉炫三人皆隋人故未經刪淨處元文猶有存者據此則此疏是隋人之筆非唐人之筆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四十六終

仁和邵順頴
長沙王先慎　校

虞書命羲和章解 一卷

同治二年夏五月
南海伍氏開雕

南海 曾釗 冕士撰

羲和一章實歷學之祖其言歷象日月星辰卽後世恆星七政各有一天之說所本也其言測中星以定分至卽後世歲差之說所本也其言賓餞則後世里差之說所本也其言敬致卽定氣之說所本也其言日中永短卽準北極高卑以分晝夜漏刻多寡之說所本也顧治經者或於歷學未詳而術士又不通經遂以諸術爲西士創獲耳近世戴東原氏最精此學其書書補傳猶以五星爲唐虞所未及測餘子又何論焉爰不揣固陋輒爲說而詳證之至於六職之分四宅之地因夷之解古今紛如者亦以己意剌取古義爲之注并爲之疏非敢謂有當經義聊抒所見云爾

乃命羲和（注）馬融曰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鄭康成曰羲和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　釗謂乃命重黎其命也天地二官爲四時摠攝故鄭重命之寵異於四時之職也（疏）馬融至地官○見釋文馬意以六卿分職堯時已然按服虔注左傳云日官日御典歷數者也居卿者使卿居其官以主之重歷數也娟顓狀賈公彥申之云服君之意大史雖下大夫使卿來居之治大史之職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是卿掌歷數據此則堯時有六卿服意同馬矣楚語云少昊氏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彼正說此經命羲和之事揚子法言云羲近重和近黎故馬云羲主天和主地也或謂下經云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與地事無涉是又不然按周禮地官司徒職云以土圭測日景是測日亦地官所與知又云以土

宜之法辨十二土之名物鄭注十二土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若然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土三公之所國二者相繫故地官亦與知日月之交會也或譯歷象與地官無涉斯不致矣○鄭康至賢者○見周禮疏序按允征序云義和湎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則義和當爲官名子孫世守其業以官爲氏歷代既遠子姓必繫未聞皆命詞命六子故知其賢也○劉謂至命也○說文云乃曳詞之難也公羊宣八年傳云乃者何難也注見難者臣子重難不得以正月葬其君是乃爲重難之詞也孔疏云上論堯聖性此說堯之任賢故云乃命是孔以乃爲繼事之詞今不從以己意刺取古義注之稱劉謂所以別前焉鄭之說也○天地至職也○下經仲叔皆云分命申命此經命義和獨否故知爲寵異之周禮象天立官以冢宰爲五官之揔攝堯分陰陽四時以天地揔攝四時之職故不同也

欽若昊天注欽敬若順也言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也說文曰昊天元氣昦昦疏

欽敬若順也○史記堯本紀云敬順昊天史遷受古文說於孔安國史記錄書多以訓詁易之是敬順即欽若之故訓矣○言順至天也○此何承天集上歷法表文後世歷法愈密而愈疏如十二重天及月離大於地之類每推究於不可知之處不知治歷所以明時無取乎人所不能知也況天垂象人所共見何難知之有乎順天以求合一言與此經義最合○說文至昦昦○按五經異義云今尚書說春曰昊天古尚書說元氣廣大則稱昊天謹按尚書堯命義和欽若昊天揔敕四時故昊天不獨春也是許君不從今文說矣說文云春爲昊天又云元氣昊昊蓋今文說本爾雅古文說合書義故說文兩存之今注尚書用其說後

歷象日月星辰注歷數象法也星五緯星辰二十八宿也列宿爲經星日月五星之行皆用其度分以紀之然列宿亦右行故與七政相磨而差生焉治歷法之以求差積此順天之實也疏

歷數象法也○此史記義也歷數爾雅釋詁文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是象爲法則之意○星五緯星○此鄭注大宗伯義也按孔傳以星爲中星戴東原氏書補傳亦云堯典星謂中星初不及五緯洪範五紀所謂星辰同乎堯典孔穎達云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爲候其說得之五緯至後代推測漸詳虞夏時恐未及此即推之不失亦非正年歲攸闕何以與日月並稱七政乎今不從者詩女曰雞鳴云明星有爛東門之楊云明星煌煌是下民以明星爲候也又周語云武王伐紂歲在鶉首星在天黿劉歆三統術謂星辰星冬至伏于大黿之首若然古人以五星紀候明矣戴何以云孔說得之乎漢書律歷志云歷數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孟仲季迭用事爲統首三微之統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與三統相錯傳曰天有三統地有五行然則三統五星可知也太極運三辰五星于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于下其於人皇極統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于三統日合于天統月合于地統斗合于人統五星之合于五行水合于辰星火合于熒惑金合于太白木合于歲星土合于塡星三辰五星而相經緯也又云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蔡邕天文志亦云渾天名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然則五緯與日月並爲步歷攸闕其法已古故鄭注舜典以日月五星解七政也數乃謂五星不得與日月並稱七政斯不察之論矣○辰二至實也○左氏昭七年傳云日月所會謂之辰周禮春官馮相氏二十有八星疏云若指星體而言書之星日月會于其星郎名宿亦名辰故云辰二十八宿也孔疏以列宿爲不動此云列宿亦右行者按明史天文志云最上爲宗動天無星辰每日自東而西左旋一周次曰列宿天次曰塡星天次曰歲星天次曰熒惑天次曰太陽天次曰金星天次曰水星天最下曰太陰天自恆星天以下八重皆隨宗動天左旋然各天皆有右旋之度自西而東梅氏勿

庵算書云居七政之上最近人目最遠於地者爲恆星最近於地者爲月以觀差言之實人目遠者觀差微近則觀差大故恆星之觀差最微以次漸增至月而差極大也以行度言之近大圜者爲宗動天所掣故左旋之勢恆星最速以次漸遲至月而爲最遲右移之度恆星最遲以次漸速至月而反最速若然列宿亦東移矣後世觀象求差之法僅求于日躔以爲太陽周天微有不足不知非太陽之周天不足實則列宿東移爲歲差之根但唐以前術家未之知孔氏沿其誤耳陶唐治歷測日測月測星又測辰雖無歲差之名而已具歲差之法此其術所以爲愈簡而愈精也

敬授民時注民時民事之時春秋傳曰時以作事授民時者依歷授民以事也伏生唐傳曰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蓋藏田獵斷伐當告乎天子而天子賦之民疏

民時至之時○按周禮春官大史正歲年以序事注云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彼注正取此經敬授民時解太史中事故還取以注此經中時也○春秋至事也○左氏文六年傳云閏以正

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民生之本於是乎在彼時亦謂民事之時故引之而申云授民以事○伏生至賦之民○此大傳文也禮記月令正義引攷靈曜亦有此文但小異耳

分命羲仲注鄭康成曰仲叔亦羲和之子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釗謂分別也既命羲和主天地又別命羲仲爲春官秩宗也疏鄭康至伯乎○見周禮疏序鄭意上經羲和是羲和之子字曰伯故以此經仲叔爲亦羲和之子也知仲叔爲字者儀禮士冠禮三醮辭曰伯某仲叔季唯其所當仲叔皆字也仲叔既掌四時無容伯獨不見上經羲和掌天地則爲伯可知但經不言伯鄭知然者伯爲適長繼世掌天地之官故但稱羲和而爲伯之義自見也○釗謂至宗也○分別說文八部文知羲仲爲秩宗者周禮疏序引鄭注分命仲叔云官名春爲秩宗夏爲司馬秋爲士冬爲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是鄭以羲和六子爲此六官矣但彼總引茲分采之又約其詞故不稱鄭康成曰也案下經棄后稷契司徒伯夷秩宗皋陶士禹司空鄭注云初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是作司空即作共工舜時冬官名司空堯時名共工也若然下經共工方鳩僝功是堯時共工爲冬官今和叔又

爲冬官者鄭注彼云共工水官名其人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堯末年羲和之子皆死庶績多闕而官廢當此之時驩兜共工更相薦舉然則彼共工在堯末與堯元年命羲和謂竹同不相妨若稷司徒秩宗士之命更在舜時尤與堯無涉矣

宅嵎夷曰暘谷注宅居也嵎夷東夷也暘谷在朝鮮暘日出也日直其地而出故名暘谷疏宅居也○此史記義也熹平石經作度惠戴諸儒多從之江徵君尚書集注云宅度字同引禹貢三危既宅夏本紀作度降上宅土風俗通亦作度爲證似爲有據但下經寅賓即是度景此何得云度即宅古作厇與度形近遂書作度其實義當爲宅居也○嵎夷至暘谷○後漢書東夷傳贊云宅是嵎夷曰乃暘谷巢山潛海厥區九族茲用其義也案其傳云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下又云燕人衛滿避地朝鮮因王其國百有餘嵗武帝滅之於是東夷始通上京據此則朝鮮爲嵎夷地矣禹貢錐指謂青州跨有東海朝鮮亦其域內地其說甚確說文云嵎夷在冀州江氏以爲冀當爲青字蓋傳寫之譌義或然也知暘谷在朝鮮者說文云日初出湯谷登榑桑舒耕暘矜蘇枝假暘淮南子地形訓云暘谷扶桑在東方是暘谷與扶桑近矣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前漢地理志樂浪海中有倭人應劭注云樂浪古朝鮮國若然暘谷在朝鮮審矣

寅賓出日注寅敬賓道也出日初出之日也日初出度其景識之若道之行然故曰賓羲仲測日出和仲測日入互文相備疏寅敬至日賓○此史記義也測景之法於平地立八尺之臬日出之時景在臬西則晝識其出景之端日入之時景在臬東則書記其入景之端周禮考工記匠人所謂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是也此羲仲度景識其出以至於入與迎之而導之使行相似大宗伯注出接賓曰擯謂出接賓導之入擯與資古通用故羲仲度景出則謂之賓也經不云日入者東方見日早故西方幾差一時則其入之早亦差一時可知矣因其見日早可以測日里差故以出日立文其賓義仲度出景未嘗不度日入之景也

平秩東作注平當讀爲辨辨別也秩當作豑次敘也周禮曰辨其敘事鄭康成曰作生也釗謂東方蒼龍房位其規仁好生不賊故曰東作疏平當至別也○鄭注周禮馮相氏引作辨惠徵君九經古義云說文云釆辨別也讀若辨古文作乎與平相似于部云古文平作釆孔氏嬰古文說以乎爲平訓爲平和失之今從惠說者惠與鄭

引合也○秩當至敘事○說文云秩積也豑爵之次弟也虞書曰平豑東作是古尚書本作豑也段大令尚書撰異云豑許君以會意說之曰爵之次弟也爵與豐同爲禮器故其字从豊弟會意秩許君以形聲說之曰積也从禾失聲引詩積之秩秩是則用爲次序之義二字皆屬假借近人云豑其本字秩其假借字漫改秩爲豑好古而不通其源也揆段謂豑假借字非也說文序云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蓋令从亼卩本訓號令長从兀从匕本訓久遠而用爲令丞官長字與號令長遠義不祖崇故爲假借推廣之則祖爲始廟而用作祖道渾爲渾流而用作儀器爲爲母猴而用作獻爲矦爲射矦而用作公矦皆其例若夫豑本義爲爵之次弟兄次字字皆可用豑此亦如出爲草出而凡出人皆用出生爲草生而凡生死字皆用生老爲人老而老[illegible]老馬亦用老考爲壽考而父考亦用考初爲裁衣始而通訓始宏爲室宇大而通謂大於字義爲引申六書之例屬轉注段乃謂之假借豈雖詮乎近人所云豑本字秩假借字其實非誤茲從之故云秩當作豑次序也史記作程者案詩秩秩大猷說文作載載从戡聲戡从呈聲是程秩與豑之聲近假借周禮曰辨其序事春官馮相氏文彼注引此經云謂若仲春辨秩東作仲夏辨秩南僞仲秋辨秩西成仲冬辨在朔易是鄭以此經辨秋解彼辨序以作僞成易解彼事也故還引之○鄭康至

東作○鄭注見孔正義釗謂以下引尚書緯以證成鄭義也蒼龍故書作春龍譌御案東方蒼龍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此云春龍房位春疑蒼之譌故肊正之春主木木之性仁仁之德好生青帝執規以司春故云其規仁好生不賊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注鄭康成曰日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星鳥鶉火之方殷中也疏鄭康至齊也○見周禮挈壺氏疏古法漏刻之箭晝夜共百刻蔡邕以爲星見爲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屬晝晝有五十六刻夜有四十四刻又鄭作士昏禮目錄云日入三商爲昏尚書緯謂刻爲商據此則晝漏不止五十刻矣乾象歷云春秋晝五十五刻半夜四十四刻半蓋蔡云五十六鄭云三商皆舉全數言之其實日出之前日入之後距昏明各有二刻半減夜五刻以裨晝所謂朦影也歷法相沿皆如此鄭云漏齊與諸歷不同者以經云出日下云內日是以日見爲限又經云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是日中宵中卯爲測二分之法二分以日夜分得名若晝五十五刻半夜四十四刻半何得名分乎鄭以漏齊言之此歷理之精也自唐以來歷算皆用恆氣惟冬至用定氣以今年冬至與明年冬至之算折半之爲夏至四分之爲二分如此則分常先後天二日西衡測黃道與赤道交日當其交處乃置二分其法校密近世江愼修氏發明之其說甚詳然愚以爲黃道赤道皆後起之名太虛中本無黃赤道也未見儀器之人以此語之反滋疑惑究不如即天象以求天行以日出至日入若干時又以日入至日出若干時算之時刻平分即命爲二分夫人皆知之安用陽律陰律紛紛之說乎此堯典言歷所以爲最簡而精鄭注亦至明切惜乎治此學者徒爭西中之法而不知察也○星鳥至之方○見國風正義尚書攷靈曜云春鳥星昏中彼注云鳥朱鳥鶉火也分野器例云自柳九度至張十七度於辰在午爲鶉火鄭以鶉火解星鳥最確蓋堯時日在胃末昴初故初昏七星中七星鶉火次也中星據正午言孔正義云仲春日在奎婁而入於酉地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未是朱鳥七宿皆見孔不知歲差以月令解堯典誤也○殷中也○見釋文爾雅釋言云殷齊中也此鄭注所本春秋仲月皆云殷猶今法言二分黃道與赤道交

厥民析注散布在野也疏散布在野也○呂氏春秋仲春紀耕者少舍高誘注云皆耕在野少有在鄉邑者也尚書曰厥民析散布在野彼散布正解析字故用之

鳥獸孳尾注孳尾當讀爲字微字任娠也春時鳥獸懷任未著疏孳尾至字微○此史記義也說文序云字者孳乳而多論語微生高漢書古今人表作尾生是古字孳微尾通

用故讀從字微○字任至未著○虞氏易屯六二注云字任娠也國語魯語云鳥獸孕韋昭注謂春時又云鳥獸成韋注謂立夏鳥獸已成周語云搜于農隙韋注春田曰搜搜擇也爲獸懷任未著搜擇而取之云夏時鳥獸成則春時字微爲懷任而未著明矣未著即是微也

申命義叔注江艮庭云申重也齊職官儀曰堯命義叔爲夏官司馬也釗**謂唐虞時夏官蓋名朕虞疏**江艮至馬也○申重爾雅釋詁文齊職官儀引見藝文類聚齊職官儀五十卷齊長水校尉王珪之等撰彼知義叔爲司馬者周禮疏序云鄭注夏爲司馬又云無夏官之名以餘官約之夏傳云司馬在前又以後代況之則義叔爲夏官是司馬也○釗謂圭朕虞○案舜典云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女作朕虞孟子滕文公上云舜使益掌火火於時爲夏故周禮夏官有司爟則是舜時益爲夏官此一證也名其官爲朕虞者商度山林之利害即周禮夏官職方山師川師原師諸職與地官之山虞澤虞不同知者孟子云益烈山澤而焚之是必知山澤之利害而後能焚之若山虞澤虞惟爲之厲禁不掌辨其利害也此益爲夏官之二證也舜命益云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若訓順周禮夏官有服不氏掌畜二職皆掌教擾鳥獸擾亦馴順也此益爲夏官之三證也然則唐虞時夏官名朕虞不名司馬伏鄭皆云司馬蓋以周官況之耳其實周以武得天下故兵刑分官兵以馬爲重因名其官爲司馬唐虞以揖讓治天下故兵合於刑秋官掌之而夏官命名取乎虞度山澤利害擾馴鳥獸不使遍人而已與周不同故釗謂唐虞時夏官蓋名朕虞也云蓋者以一家之說不敢質言故稱蓋以傳疑

宅南交注南稱交今尚書說謂之大交蓋即交阯地也鄭康成曰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疏南稱至大交○史記律書云午者陰陽交故曰午今俗亦云五月天地交五月於辰爲午是午有交義也南位午故云南稱交書傳云中祀大交霍山書傳爲今交故云今尚書說○蓋即交阯地也○司馬貞史記索隱云孔傳云夏與春交未是然則冬與秋交何故下無其文且東嵎夷西昧谷北幽都三方皆言地而夏獨不言地乃云與春交斯不例之甚也然南方地有名交阯者或古文舉一字名地南交則是交阯不疑也其說甚確故從之但其字作趾劉尚惑於郭景純腳脛曲戾相交之說案書傳元祀代注元始也始祭代氣於泰山也東稱代中祀大交霍山注中仲也古字通春爲元夏爲仲仲祭大交氣於霍山南交稱大交秋祀柳穀華山注柳聚也幽鄭宏山祀注宏山恆山也互言之者明祭山北稱幽都據此則陽谷

柳谷幽都皆因東西北而名豈南獨否乎且交脛之說始
於劉欣期交州記今驗其民不然鄭注王制云足相鄉卧
則僢衆僢卧不獨南方應劭漢官儀說交阯之義云始開
於北遂交於南以爲子孫基阯雖其義未盡允亦可見當
時字實作阯不作趾矣南交又名交阯者阯之爲言止也
交阯爲交之極南言南交至是而止也水經注引書傳南
撫交阯是堯時南垂極於交阯矣○鄭康至滅也○南與
北對北曰幽都故知南曰明都也今無之故云摩滅古者
書以漆書於策簡久相摩則滅其理或有然也

平秩南譌〔注〕譌當作爲成也謂䅛
盛也唐傳云南方者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任 釗 謂南方
任養之方養種物使䅛盛故曰南爲〔疏〕譌當作爲○史記索隱云爲依字讀
是史記本作爲則書亦作爲可知○成也謂䅛盛也○淮
南子天文訓歲大旱禾不爲高誘注云爲成也茲用其義
但嫌與下經西成相亂故以䅛盛申成之知然者說文成
从戊从丁又云丁夏時萬物丁實也漢書律歷志云大盛
於丁豐䅛於戊是成本有盛義史記成山漢書作盛山古
字成盛通○唐傳至南方○南任同聲禮記明堂位任南
蠻之樂也說文云南草木至南方有枝任也皆以任訓南
毛詩燕燕傳任大也夏時物假大䅛盛此南稱爲之義也

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注〕敬致致其景長短之極也於
夏言之冬可互見矣鄭康成曰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
刻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于四時最長也 釗 謂星火心也
夏小正曰五月初昏大火中正猶定也〔疏〕敬致至見矣○馮相氏注冬至
景丈三尺夏至景尺五寸致長短之極以爲日至至者至
其極也若景非極長極短不得謂之至此二至用定氣之
說所本也歷法之用定冬至者以太陽冬盈而夏縮也所
以然者黃道圖與日輪天不同心而黃道心卽地球心是
日輪天與地球不同心也心既不同則日行距地近遠不
等距近卽行疾疾則所行之度過於平行而爲盈每冬月
一日計行一度一分有奇以較平行盈二分矣距遠卽行
遲遲則所行之度不及平行而爲縮每夏月一日計行五
十七分有奇以校平行則縮二分矣辭詭蹝珎指朏朔从
辭有故二至相距平氣與定氣每差二日漢以後歷家皆
從冬至起算但日景未長極而命爲冬至於理不可於是
何承天一行輩推冬至取諸晷景而冬至乃得諸實測焉
然一行獨於冬至用定氣而二十三氣仍用恒氣江愼修
氏據西法辨其誤甚確愚謂一行蓋未攷諸堯典耳堯典

於夏言敬致則該乎冬可知然則西士定氣之說實爲中
法所固有矣○鄭康至長也○見孔正義案馬融云晝漏
六十刻夜四十刻鄭不同者蓋馬據地中而言鄭據南交
而言也中國在赤道北夏日行北陸故晝夜長短因乎北
極出地高下北極出地下則晝短夜長出地高則晝長夜
短元史天文志衡岳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晝五十六
刻夜四十四刻若然南交在衡岳南北極當更下明史云
廣東極高二十三度以極移十度漏差四刻計之廣東校
衡岳北極下二度故晝五十五刻也漏刻準乎北極此南
北里差之說所本也○釗謂至定也○攷靈曜云主夏者
心昏中可以種黍彼正說此經中星茲從之江艮庭徵君
據正義云馬融鄭某以爲仲夏之昏心星中采爲馬說今
不稱馬融曰者案鄭志答孫皓問云日永星火此謂大火
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火爲中故
倘書云舉中以言焉又每三十度有奇非特一宿者也詩
七月正義又引此經注云星火大火之屬則鄭不以星火
爲心有明文矣正義馬鄭並稱是馬義同鄭鄭解火爲大
火則馬亦謂大火可知矣然則正義心字實爲火字之譌
徵君不能辨而引爲馬融說誤也但馬鄭既皆不解爲心
星今必知爲心者堯時夏至日在七星故初昏心中夏小
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傳云大火心也唐志引大衍日議云
夏小正雖頗疎舛失傳乃羲和遺迹則彼大火與此星火

爲一云正猶定也者謂定夏至
厥民因〔注〕因襄也說文曰漢令解衣而耕
爲襄〔疏〕因襄至爲襄○皋陶謨云思曰贊贊襄哉釋文引馬注襄因也是因襄義同引說文者以襄因於經
義未顯故引說文申成之知說文義與經相當者以襄从
聲毀亂也一曰窒毀段懋堂注窒毀蓋充塞之意然則解
衣而耕謂農事窒毀耕治勿勿與蓋勤於耕者解衣猶勤
於事者袒裼也
鳥獸希革〔注〕革猶皮也希當作稀疏也鄭康成曰
夏時鳥獸毛疏皮見〔疏〕革猶至皮見○玉篇革皮也說文無希周禮注希或作絺是希爲絺
之重文非稀疏之義故云當作稀疏說文禾部文鄭注見詩斯干正義
分命和仲〔注〕命爲士〔疏〕命爲士○此約鄭義也秋主刑和仲理秋政故知命爲士
宅西〔注〕鄭康成曰西者隴
西之西今人謂之八充山〔疏〕鄭康至充山○見後漢書郡國志注史記五帝紀集解引
作兌山蓋寫者誤合二字爲一也案漢書地理志隴西郡
西下注云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鄭君注經地理多用班
志是鄭意謂班所稱嶓冢山今人謂之八充山矣嶓从番
番从釆釆讀若辨與八聲近冢與充近山名以聲近而轉
故八充亦謂之嶓冢若兌則與嶓冢聲絕遠何由相轉耶

鄭不云嶓冢而引俗稱之八充者西縣之嶓冢實非禹貢之嶓冢禹貢嶓冢在梁域不在雍西縣注云禹貢嶓冢乃班氏之誤蓋時呼八充山班氏以聲近附會爲嶓冢鄭君知其非故不云嶓冢山而據時人八充山之稱名也

曰昧谷〔注〕昧當作柳江艮庭曰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云柳谷也〔疏〕昧當作柳○唐傳秋祀柳穀華山是伏生本作柳吳志虞翻傳注引虞翻別傳云翻奏鄭注尚書違失四事一曰古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甚違不知蓋闕之義是作昧者乃鄭注本也案說文云昧爽旦明也从日未聲古者聲義相從字從日從未是日未出暗昧時也故明堂位鈞命決皆云昧東夷之樂若然昧是東方日未出之象與月入不相涉矣此經上云宅西下云內日故知不作昧當從柳爲正也○江艮至谷也○江說本周禮縫人疏但彼是引唐傳而申之唐傳作柳穀故彼亦作柳穀江注此經采用之改彼穀爲谷故但稱江艮庭曰不云周禮疏也

寅餞內日〔注〕餞馬融本作淺云淺滅也滅猶沒也釗謂滅沒皆盡也內當作入日入盡時敬識之無餘景也〔疏〕餞馬至沒也○見釋文及集韻馬蓋讀淺爲踐書序成王既踐奄鄭注云奄既滅是以滅訓餞也馬嫌訓淺爲滅於日入之義仍未顯故又以沒申明之○釗謂至景也○此亦申成馬注之義滅盡說文水部文沒盡孔安國注鄭纂文內日五帝紀作日入內入古字通禹貢內錫大龜史記作入賜是其證也凡度日之出入所以測里差若日入尚有餘景則差積不密推節朔及日食皆差矣故必候日入盡時識之也

平秩西成〔注〕西方者秋秋爲收成故曰西成〔疏〕西方至西成○案四方配乎四時西爲肅殺之方故禮記鄉飲酒義云西方者秋也秋三月於辰直申酉戌說文申神也七月陰氣成酉就也八月黍成可以酎酒戌滅也九月陽氣微萬物畢成據此則秋三月皆有成義獨於仲月言西成者舉中以見餘月也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注〕孔傳曰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宵互相備鄭康成曰夜中者日不見之漏與見者齊也虛元武中虛宿也〔疏〕宵夜至相備○宵夜爾雅釋言文春言晝漏而夜漏見秋言夜漏而晝漏見故云互相備○鄭康至宿也○見周禮挈壺氏疏及詩豳風正義元武淮南子以爲獸名北方宿也虛二星上下如連珠孫炎爾雅注云虛在正北正義說以月令云堯時虛實在巳非是堯時仲秋日在大火娵訾之口在巳虛則正午與月令異也

厥民夷〔注〕夷悅也年豐則民和〔疏〕夷悅至民和○夷悅爾雅釋言文云年豐則民和者約桓六年左氏傳文也彼云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是言收成報告之事和與夷其義一也仲秋民和者詩豳風八月其獲所獲者多則心夷悅也史記作其民夷易易亦悅也詩彼何人斯我心易也傳云易說說與悅古字通用也

鳥獸毛毨〔注〕毨讀若選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爲器用〔疏〕毨讀至器用○此采用說文毛部文也古聲義相從故讀若選即以選爲義知選爲器用者周禮司常有析羽全羽之旌旞巾車王后有重翟厭翟之車地官舞師有羽舞皇舞考工矢人設羽皆以羽爲器用之事但唐虞資惟舞羽見於東晉古文大禹謨及賈子匈奴篇[illegible]舞餘無文然禹貢荊揚皆貢羽勤孫軒其用實可知矣此必經師相傳之說故說文據之則

申命和叔〔注〕命爲司空〔疏〕命爲司空○此亦約鄭義也

宅朔方〔注〕朔方北方也位直子今之朔州蓋是與〔疏〕朔方北方也○毛詩采薇傳文也爾雅釋訓云朔北方也毛蓋用爾雅義○位直至是與○周禮職方正北曰并州案其藪澤即漢之代郡淮南子天文訓云壬子代故云位直子也云今之朔州蓋是實者朔州隸山西朔平府知即爲此朔方者案毛詩采薇傳云朔方近玁狁之國史記匈奴傳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又云單于之庭直代雲中顧祖禹方輿紀要云朔州戰國時趙地秦爲雁門代二郡地漢屬定襄雁門二郡後漢屬雲中雁門二郡後魏爲懷朔鎮遷洛後爲朔州據此則後魏字其地曰朔蓋因古朔方名矣其地與單于庭相當故毛以爲近獫狁之國[illegible]之但漢地理志有朔方郡朱子當據以說詩之朔方今不從者朔方郡中部渠搜禹貢云昆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史記云西戎析枝渠度大戴五帝德篇云鮮支渠度氏羌若然彼朔方在西北非綏之朔方明矣漢朔方郡屬縣惟廣牧縣地今屬大同餘皆屬陝西榆林府古之雍州域也然則漢名爲朔方何也漢都長安故以其北爲朔方若堯之所謂北轉在長安東北矣安得仍名朔方邪此漢朔方與堯朔方所以名同而地異也但年代久遠一家之說不敢質言故云蓋云與以存疑義

曰幽都〔注〕幽都在雁門之北北稱幽都幽闇都聚也〔疏〕幽都至之北○此高誘淮南子地形訓注也誘自序云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又云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注解案盧君即盧植則其注有本自植者矣云幽都在雁門之北其言鑿鑿當

必有所受也○北稱至聚也○北稱幽都鄭注唐傳文幽闇都聚也亦地形訓注文平在朔易注在察也朔易當讀爲伏物言冬時萬物伏藏也疏在察至藏也○在察爾雅釋詁文朔易史記作伏物索隱云案大傳作伏物太史公據之而言然則今本大傳作朔易蓋後人改之耳云冬時萬物伏藏者大傳云北方者伏方也萬物之方伏物之方伏則何以謂之冬冬者中也中也者萬物方藏於中故日北方冬也此卽說伏物之義也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注鄭康成曰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于四時最短昴白虎中宿也疏鄭康至宿也○見詩七月及本經正義案馬融云日短則晝漏四十刻今鄭云四十五刻者據朔方所測也朔方極出地四十五度晝漏當三十八刻鄭云四十五刻則并朦影言之但常法朦影五刻此獨七刻又日永注云晝漏五十五刻不數朦影日短獨言朦影者蓋中國在赤道北地南則赤道距天頂近太陽正升正降其度徑地北則赤道距天頂遠太陽斜升斜降其道紆故愈北則朦影之刻分愈多則言之愈南則朦影之刻分少少故畧之也云昴白虎中宿者白虎西方宿大名西方之宿凡七昴在弟四於七宿爲中故云中宿堯時冬至日在虛之六度初昏昴直正

午厥民奧注鄭康成曰奧內也疏鄭康至內也○見文選赭白馬賦李善注案爾雅釋宮西南隅謂之奧孫炎注云室中隱奧之處是奧爲室中至隱也冬時民避寒入此室處故鄭云奧內也言內明民析爲在野外鳥獸氄毛注氄當作毴毛盛也疏氄當至盛也○案說文云毴毛盛也虞書曰鳥獸毴髦是許君所據書作毴不作氄也故云氄當作毴秋云毛盛冬亦云毛盛者秋言可選爲器用是羽毛盛此毛盛則是毳毛盛以自溫者也帝曰咨女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注咨嗟暨與也期當作稘復其時也十日爲旬歲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皆死故曰歲也王肅曰一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釗謂閏餘分之月也定當作正氣朔有盈虛正之以閏然後四時正歲歷成也鄭康成曰以閏月推四時使啓閉分至

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曆將以授民時且記時事疏咨嗟至日也○咨嗟暨與皆釋詁文期說文作稘云復其時也茲用其義并從其字故云期當作稘十日爲旬亦說文勹部文王肅注見正義云一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言三百六十六日也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太陽一日行一度故云一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四分日之一作全日通五日是六日故云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言之也○釗謂至時事○閏餘分之月說文門部文知有餘分者以中數之三百六旬有五日有餘以朔數之實三百五十四日有餘是一年餘十一日不足也所以然者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與天會爲一歲一歲二十四氣通閏分之一氣得十五日二十四氣分得三百六十度仍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度更分爲九百四十分以五乘九百四十得四千七百分四分度之一以四因九百四十得二百三十五以二百三十五通前四千七百爲四千九百三十五分二十四氣分之氣得二百○五六二五若然二十四氣有十五日九百四十分度之二百○五六二五每一時六氣得一千二百三十三七五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除之餘二百九十三七五以四乘之積一千一百七十四八是廿四氣通餘四日一千七百四十八分又以日

法九百四十而一除之是餘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也謂之氣盈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七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一十四而一周天日一日行一度自合朔以來離其所二十七度有奇則月距日亦二十七度有奇越二日凡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是爲合朔別爲一月十二合朔得全日三百四十八每月餘分四百九十九十二月積五千九百八十八以日法九百四十而一除之得六日不盡三百四十八以六日不盡三百四十八通前三百四十八日得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三百六十日而月行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也謂之朔虛歲以三百六十日爲常氣盈者以三百六十準之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朔虛者以三百六十準之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合十二月之氣朔計之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積三十二月得二萬七千三百七十二分以日法九百四十除之得餘二十九日一十二分借來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八十七卽成一月於是察其中氣所在在晦則後月置閏在朔則前月置閏故云閏餘分之月若當閏而不閏則中氣差入後月積九年而春爲夏十七年而四時皆反故必正之以閏而後四時正而歲功成也但二十四氣之名始見於逸周書盡晚周歷家所創以爲推步依據其實唐虞時祇

推分至啓閉而已然漢以來步歷皆用此術茲故仿之云定當作正者據史記也鄭注見公羊隱元年傳疏分爲春秋分至謂冬夏至啓謂立春立夏閉謂立秋立冬謂之八節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注允信釐飭工官庶衆績功咸皆熙興也既命羲和治歷又以此命之者天地四時六職爲六官之長故終命以飭其屬也疏允信至興也○皆本史記允信釋詁文釐飭易噬嗑彖傳注工官毛詩臣工傳文庶衆績功咸皆熙興皆釋詁文○既命至屬也○知百工爲羲和之屬者舜典納于百揆史記作入于百官是唐虞時官百也經云允釐百工則百工爲其屬官可知

虞書命羲和章解

譚瑩玉[illegible]

右虞書命羲和章解一卷　國朝南海曾釗撰按釗字勉士拔貢生官欽州學正阮文達公督粵時學博首以經學受知文達公開學博堂課士士之通經自學博始初設學長八人學博與焉其所輯楊議郎著書一卷異物志一卷交州記二卷始興記一卷已入五集是書得諸學博哲嗣乃由潘緒卿相昇者亟爲付梨學博作書之意謂羲和一章爲後世恆星七政各有一天諸說所本學博已自言之而所言戴東原書補傳猶以五星爲唐虞所未及測則東原之誤可得明焉蓋東原以五星爲唐虞所未及測者據正義約鄭君麻象日月星辰注星辰爲一俱是二十八宿不言五星耳不知鄭君注以齊七政實顯言七政日月五星則正義約鄭星辰爲一俱是二十八宿容可鄭言二十八宿以兼五星知者以大宗伯職以實柴祀日月星辰鄭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而知之也使鄭亦意唐虞未及測五星其麻象日月星辰但有二十八宿不兼五星則五星爲唐虞所未識何得以五星與日月爲唐虞七政乎東原知其難通轉謂五星不得與日月並稱七政以難鄭然則春官大宗伯職日月星辰何以同爲實柴之祀也有以見東原之不然矣書中言陶唐治麻測日測月測星又測辰其術愈簡而愈清又言卽天象以求天行以日出至日入若干時日入至日出若干時算之時刻平分卽爲二分安用陽律陰律紛紛之說堯典言麻最簡而精如

此之類持論極爲明快意學博知治經者畏厤學難明特舉其易明者引之以進於厤學乎噫學博之善教也同治元年長至令節同邑伍崇曜謹跋

達齋書說　曲園雜纂第二　　德清俞樾

達齋者亦曲園中齋名也時於其中蕭然獨坐潛思經義輒有所得故書說詩說春秋論均以達齋題篇非必皆得於此而於此所得爲多矣

曰若稽古帝堯

鄭注枚傳義均未安蔡傳曰史臣將敘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所云也此轉得之不得以其非古而廢之也書序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此三句包括此經之文昔在帝堯卽曰若稽古帝堯也聰明文思卽欽明文思也光宅天下卽光被四表格于

上下也鄭馬並以書序爲孔子作然則曰若稽古帝堯孔子已明解之矣何容紛紛異說邪或疑夏史臣紀皋陶事何得稱古不知古有太古中古近古之別無逸篇昔之人無聞知枚傳謂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夫近如父母可稱古老夏史紀皋陶何不可稱古乎文選魯靈光殿賦云粤若稽古帝漢祖宗此可證成蔡傳之義

乃命羲和

枚云此舉其目下別序之則枚意此羲和卽下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也馬融鄭元皆以此命羲和者命爲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爲四時之職於周則冢宰司徒之屬六卿是也二說不同而皆非也如枚義則下旣分別言之不必先作總目之辭古文簡質無此辭費也鄭馬以周制說古制然經云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但言天不言地不得云羲主天和主地也竊謂羲和共爲一職下文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各爲一職此卽所謂堯之五吏也管子輕重甲篇云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然則堯有五吏古書有徵葢取法於五行叔仲四子分主四方則木火金水也羲和居京師總四子之成中央土也枚義固非

鄭馬但知後世之六官而不知古之五官故亦未得其義也

輯五瑞旣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自枚傳有與之正始之說孔疏因曰此瑞本受於堯斂而又還之若言舜新付之改爲舜臣與之正新君之始此恐非古義按禮記聘義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鄭注曰圭瑞也正義曰以器言之謂之圭執以行禮謂之瑞據聘禮公受玉又使卿還玉疑古朝覲之禮亦復如此覲禮云侯氏裨冕釋幣于禰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以瑞玉有繅鄭注

曰瑞玉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然則下文王受之玉卽受此瑞玉矣既受之後亦必有還玉之事禮文不備耳鄭注云朝宗禮備覲遇禮省三時禮亡唯此存爾還玉之事或已見於朝宗禮文故此略之也輯瑞還瑞古朝覲之恒禮非因正始而然必如枚說大有似乎燕王噲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矣

東迆北會于匯

枚傳云東溢分流都共北會爲彭蠡蓋據上文匯澤爲解然果是彭蠡則江自湖口而下須南行二百餘里方至彭蠡何以反云北會也且經文如會于汶會于泗沂

會于澧會于涇會于渭瀍會于伊其下一字皆實指水名此不云會于彭蠡而云會于匯何也吳君承志嘗語余曰此匯字乃淮之假借字漢唐扶頌匯夷來降假匯爲淮卽其例也淮水在江北江自湖口以東折而北行合肥水而會于淮故云北會于淮余謂此說極新前人所未有孟子排淮泗而注之江昔人以江淮不通爲疑今得此說不特可以說禹貢且可以說孟子矣漢書地理志丹陽郡陵陽下引桑欽曰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此古江淮相通之故蹟非吳人溝通江淮之道也北會于淮卽可以桑說證之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枚傳云將戰先誓然經云大戰于甘不云將戰于甘也愚謂甘誓之作當作於既戰之後經言戰而不言勝敗蓋王師敗也王者之兵有征無戰至于大戰則有扈之恃强不服可知矣不言敗者史臣爲王諱也下文有扈氏威侮五行云云乃述所以征扈之故左不攻于左云云歷責在軍之人三云汝不恭命乃數其罪也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此言國之常典下卽云予則孥戮女言戮不言賞明此役有罪無功故曰王師敗也使作於未戰之前則當如湯誓所云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

罰予其大賚女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女不當專言戮也秦誓序云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甘誓作於既敗之後正與秦誓同孔子有取者以其既敗之後能整飭紀綱申明法律故雖敗而不遽至於削弱也

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下句易明上句難曉枚傳曰伐去其死道則文義迂回矣愚謂此死字對下善字成文卽作惡字用蓋古語有如此禮記檀弓篇曰人死斯惡之矣昭二十五年左傳曰死惡物也古無上去聲之別好惡之惡與美惡之惡

亦一義之引申死爲可惡之物卽爲極惡之物故言死猶言惡也伐惡彰善意本甚明因後人不達古語故不得其解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

枚傳以神后爲湯正義曰殷之先世神明之君惟有湯耳故知神后謂湯也下高后先后與此神后一也神者言其通聖高者言其德尊愚謂同在一節之中而神后高后分别言之恐非皆謂湯也此先神后疑指祖乙上篇曰我王來旣爰宅于茲傳以我王爲祖乙蓋盤庚自耿遷殷故追述祖乙之遷耿而言也此云先神后之勞爾先亦指遷耿之事下文高后乃言湯耳

汝有戕則在乃心

此七字當作一句則者賊之叚字據說文賊從戈則聲是賊字本從則得聲古文以聲爲主故賊可以則爲之以則爲賊猶以臤爲賢以哥爲歌也戕賊二字連文其義相同言汝有戕賊之意在汝心也孟子告子篇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也戕賊二字卽本此蓋亦古人之恆言

周人乘黎

枚傳曰乘勝也正義曰毛傳云乘陵也乘駕是加陵之意故乘爲勝也於義殊迂愚謂未得乘字之義湯誓序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傳曰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此序用乘字與彼序用升字其義正同詩七月篇毛傳曰乘升也列子黃帝篇俱升高臺釋文云升一本作乘此乘與升同義之證乘黎猶升陑也商都朝歌黎卽今山西潞安府黎城縣實居上游之地周人滅黎而有其地則成居高臨下之勢矣祖伊所以恐也經言戡黎而序言乘黎蓋以形勢言若但訓爲勝失序之指矣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枚傳以父師爲箕子少師爲比干下文父師若曰鄭注言少師不荅志在必死則意亦同也近人有以爲是大師疵少師彊者按下文父師言我罔爲臣僕而周本紀言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則與罔爲臣僕之言不應矣是父師少師非疵彊也若仍從古義以爲箕比則宋世家先言殺王子比干剖視其心後言于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是少師非比干也則父師亦非箕子也古義亦不可從愚按殷本紀云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彊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

箕子懼乃詳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據此文上言太師少師下又言殷之太師少師特加殷之二字可知微子所與謀者乃微子自有太師少師而非殷之太師少師也禮記文王世子篇凡三王教世子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是古世子必有太傅少傅微子爲帝乙之首子紂之同母庶兄則其有太傅少傅固古制也此篇父師卽謂太傅少師卽謂少傅師傅固通稱耳下文父師對而少師不對蓋少

傳之職在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太傅既有言則少傳不必有言也微子以去留大事諮商師傅史錄其辭以成此篇父師少師史失其名以爲箕比固非以爲疵彊亦未爲得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

邦讀爲封宗讀爲尊並一聲之轉論語季氏篇且在邦域之中矣邦本作封而謀動干戈於邦內鄭本作封內並見釋文此邦讀爲封之證也成五年左傳晉伯宗穀梁作伯尊此宗讀爲尊之證也封諸侯班尊彝文義甚明枚傳解宗彝爲宗廟彝器正義解邦諸侯爲制邦國以封諸侯義轉迂回矣正義又引周禮有司尊彝之官而申說之曰盛鬯者爲彝盛酒者爲尊此卽可以說分尊彝之義矣十二章之宗彝疑亦當讀尊彝也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

三監之說當從枚傳謂管蔡商也正義據下序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又言武王既伐管叔蔡叔證管蔡武庚卽此三監其說塙矣而鄭康成乃以管叔蔡叔霍叔爲三監此其誤由於書大傳按大傳言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又云祿父及三監叛詩邶鄘衞譜正義據此以明管蔡霍之爲三監其說曰言祿父

及三監叛則祿父之外更有三人爲監矣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大傳祿父及三監叛三字當爲二字然書序明言三監自古有三監之說無二監之說大傳三字當是本文愚謂大傳之三字誤與不誤姑且勿論卽其監字亦已失解監者監其國也非使之監武庚也周禮太宰立其監鄭注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三監之監卽立其監之監武王克殷分其地使紂之子與已之弟共監之此聖人大公之道若從大傳以爲監祿父則祿父虛有封國之名而實爲管蔡之所監守名爲國君實則拘囚豈聖人所爲哉且既云監祿父矣則祿父方

爲人所監而不得自爲監管叔蔡叔又止二人與三監之數不合不得不增入霍叔矣此其致誤之由也厥後康叔就封武庚已滅矣而梓材之篇有曰王啟監厥亂爲民可知康叔仍是代管蔡爲監則監殷非監武庚明矣故必監字之義明然後三監之數定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枚傳於召公不說不詳其故正義云鄭王皆云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史記集解引馬融云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

說以爲周公苟貪寵也馬與鄭王義同皆未盡其旨史記燕世家則云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其說陋矣後世以私意揣度至謂召公未免以爵位先後介意其陋彌甚蘇氏謂召公欲周公告老而歸蔡氏又易其說爲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此二說亦皆後世之見周召王室懿親入朝爲卿士就國爲諸侯非如後世大臣以解組歸田爲樂也夫君子同而不和論語所記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公山弗擾召子欲往子路不說以聖賢師弟子之閒尚且如此召公不說又何足怪千載下意度其事固無當也乃讀史記又云召公不說

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率維茲有陳保乂有殷於是召公乃說夫苟得召公乃說之故卽可得召公不說之故使如史公前說召公疑周公當國踐祚豈盛稱殷臣之賢者卽可解其疑乎竊謂此數語必經師舊說史公述之而未達其旨愚以此數語推求乃知召公所以不說者蓋由武王既沒成王幼弱天下大亂召公以爲國賴長君已與周公區區奉一孺子而欲戡定四方其勢有所甚難又習見殷家故事兄終弟及以爲武王既

沒周公便可纂承大統乃拘守經常不早定大策此其所以不說也周公歷稱殷時賢臣皆有大勳勞而無不以臣節始終則已之不敢涉天位意在言外此召公所以說也曰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周公謙讓未遑之意昭然若揭又曰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彊惟休亦大惟艱公之不敢起膺天命意更顯矣厥後史錄其辭藏之策府若顯言召公有勸進之意則召公似有虧人臣之節故但以不說二字隱之而此篇之義晦矣

伯相命士須材

枚傳曰邦伯爲相則召公正義引王肅云召公爲二伯

相王室故曰伯相竊疑此說不然上下言召公並曰太保此獨改言伯相正義以爲非是國相不得大命諸侯故改言伯相然經止云命士須材耳非大命諸侯也且事之大孰有大於迎太子者上言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止稱太保此經命士須材乃稱伯相若以伯相爲尊稱似失輕重之辨矣其不可通一也序云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傳云二公爲二伯然則畢公亦是以二伯相王室者召公可稱伯相畢公亦可稱伯相止言伯相爲召公乎爲畢公乎其不可通二也湯誓序云伊尹相湯咸又序云伊涉相大戊大誥序云周公相成王凡言相者皆非官名爰立作相乃僞古文語不足據惟定元年左傳稱仲虺爲湯左相左傳晚出之書亦不足據且荀子言孫叔敖相楚而左傳止言爲令尹淮南子言子産爲鄭相國而左傳止言執政則左傳於當時之人猶未有此稱也左傳猶無之豈周初之書而有伯相之名其不可通三也愚謂此相卽上文相被冕服之相鄭彼注云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然則此相亦太僕也伯者立政所謂常伯也文選籍田賦注引漢官儀曰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稱制是周之

常伯卽漢之侍中漢百官表稱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故命士須材伯與相二官並命之一則取其出入禁中於事爲便一則正王服位本其專職明器之類固宜主之也下云狄設黼扆綴衣傳云狄下士此兩經相連狄旣下士此伯相亦非尊官以召公當之謬矣

臣妾逋逃

枚傳曰男曰臣女曰妾正義曰古人或以婦女從軍故云臣妾逋逃然考之古書婦女從軍實無此事墨子備城門篇曰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十人商子兵守篇曰三軍壯男爲一軍壯女爲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爲一軍此之謂三軍也壯男之軍使盛食厲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此皆以守言非以戰言蓋守則婦女老弱皆可助力若戰則安所用之漢書李陵傳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可知古法婦女不得從軍也此經臣妾逋逃蓋因臣妾恒言故因臣而連言妾耳古書多有此例禮記雜記篇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因父而連言母賓則父沒母在得爲妻杖也喪服小記篇生不及祖父母諸父

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因昆而連言弟實則已生之年所不及者安得有弟也文王世子篇養老幼於東序因老而連言幼玉藻篇大夫不得造車馬因車而連言馬凡此之類甚多不達其例卽不得其解矣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

枚傳曰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按篇中言禹者止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與贖刑無涉其下云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則監伯夷非監禹也序何以言訓夏贖刑乎考贖刑之法本於舜之金作贖刑虞書正義曰案馬融鄭元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

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然則訓夏贖刑卽訓舜贖刑古經本謂之虞夏書故虞事亦可言夏也

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

按篇首王享國百年論衡氣壽篇謂并未享國之年年百三四十歲矣卽從史記說穆王卽位春秋五十立五十五年崩百年兼數未卽位之年然其時亦已滿百歲而諸侯之列尚有稱兄者此人之壽可謂長矣成周盛時所謂耇壽俊在厥服於此可見

龍岡山人古文尚書四種

古文尚書辨惑

古文尚書釋難

古文尚書析疑

古文尚書商是

光緒丁亥孟冬

古文尚書辨惑

龍岡山人撰

序

書綜四代無古今一也自離秦燔柰簡亡佚晉壁所藏伏生所口授百篇之舊十三劚存中壘通識辨二語於俄空膠西傾師雜五行於緯候今文之目肇祖西京而中古文若滅若沒且孔傳孤行梅本晚出或肇始而未備或續末而不終唐人疏之雜糅於一才老首發難鋒草廬亦張異幟紫陽猶豫莫衷一是明梅氏鷟掊擊尤力我朝治尚書者亦祖今斥古閻惠王孫段諸家逞其博辨巧相誣毀譏王肅以僞造詆梅賾以竊取萬口雷同若合一揆雖陳氏第毛氏奇齡聲申之於前齊氏召南翁氏方綱阮氏元聲爭之於後而頹波所激莫之或挽洪子右臣探綜圖緯甄采墳典夙紬東觀之祕更備西臺之掌朝陳敬忌法十愆於伊訓夕論災祥繹八徵於箕範鉛槧之下尤耽古文羅六體之舊聞網百氏之瑣說綿歷三載箸錄四編傳授始卒則通漢晉之郵篇目增損則證孔班之關禹誓湯誓不淆於僞說畢命冏命不殄於改字與夫附會往籍濫引雜家穿鑿以遂其非鹵莽以成其誤彼此調護之術如王之翼惠後先乖刺之說如朱之援孔並糾其疏謬匡其踳駮以理道之醇實而知非苟揚所能該以文字之深厚而知非肅謐所能託洵足折是非之衷而息異同之喙矣僕與右臣忝一日之長循省是編犁然有當屏張霸之百兩黜杜林之三家闡明奥旨既振起於將來條貫羣言亦發皇於未墜辨而不激籠蕭山之往圖質而不誣導大興之前軌彥和所謂覽文如詭尋理則暢者是編殆得之與光緒己丑六月吳縣潘祖蔭撰

序

洪子右臣著古文尚書辨惑十八卷以雲龍有從善之公心屬敘大恉謹受而讀之曰居今而謂古文尚書不僞尠弗謂其惑者噫孰惑乎孰不惑乎古文有難易今文亦有難易無足深辨疑今文乖疑古文始吳棫而朱子繼之然未僞之也吳澄以收拾無遺首發難端梅鷟指爲蒐竊閻惠諸人遂斷爲采輯襲其說者但云僞孔即託鄭學問何以僞無一顯證雖毛氏奇齡箸之冤詞翁氏方綱爲之髮指阮氏元譏補綴之難齊氏召南闢疑經之論王氏植揭義理之精張氏崇蘭王氏劼林氏春溥等先後著書議之駁之而攻之者如故右臣非好辨者亦就攻古文者所引之文攷訂之而已其要領可一言蔽曰古文未嘗亡也未亡則僞於何傳而攻之者曰梅賾也皇甫謐也王肅也豈不知永嘉之亡賾之奏皆傳也非經也隋經籍志非假借也謂之無據四庫提要曾辨之而肅亦無僞據也攻之者又曰鄭注書趙岐注孟子韋昭注國語並稱逸書毛氏沿宋洪邁說以不立學官故何晉立於學而杜預注左傳郭璞注爾雅亦稱逸也曰孔氏原通今文以說孔壁古文而古文滋多故謂之逸書言今文所逸也史記馬融書序無異稱也況古文之不亡非僅據此問其說者司馬遷傳其說者庸生胡常王璜塗惲賈徽校其文者劉向也後漢孔僖列儒林傳稱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子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此漢時古文不亡確據也諸葛亮王粲高堂隆皆引用古文語此三國時古文不亡確據也晉武帝元帝時立於學官見荀崧傳傳其說者鄭沖蘇愉梁柳臧曹梅賾也見晉書此晉時古文不亡確據也雲龍亦非好辨者就攷據之文之要平心論之而已光緒十三年春德清傅雲龍敘

自序

余嘗讀　本朝諸家述作見涉古文尙書之詞則必曰僞孔僞孔竊以諸儒皆宏通雅材必實有徵驗云然旣乃取所詆駁之端察其證據所由不禁廢書而歎曰異哉古文之僞乃在此乎乃以此而僞古文乎夫古文之出孔壁與詩論語孝經禮記同其詞語之無齟齬字畫之無訛損諸子百家之羣相采掇亦同未聞有疑而僞之者乃獨以僞加諸尙書古文且侈然號於衆曰吾之辨古文也以攷據由是學者惑之一唱百和胥信其然而不知其所攷者實不可爲據所據者正失之不攷也其所據失之不攷何如誤讀隋志而謂古文與三家並亡誤讀漢書而謂馬鄭所注爲安國本是其所攷不可爲據何如以僞書二十四篇爲鄭眞古文以孔疏所引書序注爲古文逸篇是且方譏古人僞造矣而卽僞造一事實以誣古人則又如閻若璩謂棄稷篇揚子雲時尙存惠棟謂二十四篇之文劉班以爲安國逸書江聲謂汨作乃記禹治水之

事段玉裁於孔傳孟津地名中增一孟字是妄騁胸臆乃復託爲古說以己之作僞攻人之不僞無非穿鑿回穴以故與古文生隙而豈知古文之必不可僞者蓋有三焉其一曰事理不可僞孔子刪書斷自唐虞杞宋無徵聖人尙不能言夏商之禮若無太甲何所憑以信伊尹之非篡若無泰誓何所據以紀武王之弔伐若無禹謨湯誥咸有一德仲虺之誥何所資以證禹湯伊萊之見知大率通經達權開先啟後非聖人不能爲非聖人之徒不能言未可以鑿空而談憑虛而造此其事理之不可僞者也其一曰道理不可僞古文一書天人之奧性命之理政治之原禮樂之精三代而下惟孔孟爲能得其傳荀董得其似矣猶失之駁程朱得其要矣猶失之拘陸王得其偏矣猶失之雜此固自周秦以來所號爲傑士魁儒尙不能體之入微言之無弊而謂魏晉閒復有孔孟其人能抉其奧而發其蘊乎此又其道理之不可僞者也其一曰文理不可僞古人著書高下淺深各有分量是故百家之言黃帝也病不雅馴許行之言神農也傷於詭僻而惟古文義醇而雅詞富而亮秉貽聖賢之精言今謂僞於東漢而東漢之文莫如班張崔蔡以視古文不逮也謂古文僞於魏晉而魏晉之文莫如應阮嵇荀以視古文不逮也微獨漢晉卽以左國之雄深莊列之奇變史遷之俊邁揚馬之宏麗絜之古文相去不可以道里計此又其文理之不可僞者也乃攻古文者舍是不論而反誣以摹擬之蹟剽竊之私其說妄誕而無稽其術詭譎而莫可究詰嗟乎古文爲聖道聖學之所寄也久矣自漢魏六朝以至隋唐莫不矩矱乎是綱維乎是從無稍有訾議其閒者乃更數千百年忽以末學膚受自作聰明以孔子手定之書妄被以僞孔之名誣聖毀經莫此爲極此固有心世道者所必起而發憤與爭固不獨駑質下材爲之斷斷力辨也歟

光緒十四年歲在戊子仲冬月大雪日黃岡洪良品自題於京師宣南坊之雙晉甓齋

古文尚書辨惑

目錄

序　凡例

卷一　卷二

尚書古今文源流本末

卷三

考　辨　論　說　解

卷四

考古文尚書各家書目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辨諸家古文尚書各條

卷十二

十四家論辨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附錄四家著述書後

卷十七

古文尚書或問

卷十八

古文尚書餘論

古文尚書辨惑

凡例

一古文轇轕最多字有蝌蚪隸古之異篇有增多分併之殊東漢則傳授有歧東晉則存亡各判辨之不明遂成疑獄然原書具在討其源流覈其本末剖析疑似使之來歷分明庶來者有所考焉

一攻古文者異說歧出其大旨不過數端一曰漢世古文爲二十四篇一曰杜林尚書爲安國眞古文一曰古文亡於東漢晩出古文非漢學一曰漢志古文止十六篇無二十五篇一曰魏王肅僞造古文孔傳一曰古文亡於永嘉梅賾所上爲僞本一曰古文之僞定於朱子此唱彼和併爲一談余特撮其機要爲考三篇論三篇辨四篇說解各一篇務使是非昭然不容稍有蒙混

一疑古文始於吳棫未有專書至吳澄以降勒成卷帙專以攻擊古文余取自元至今其最著者凡十七家摘其大綱加以論駁凡其書之旨要說之異同略具於此並爲揭其十失以明癥結所在弁之卷首以諗來學

一古文寃沈最久非逐條剖判其事不明譬如折獄必兩造具辭始成信讞余取宋元以至　本朝諸家所論錄爲原案而以己說申辨之兩端並列一目瞭然孰是孰非百世下自有公論

一僞古文之說以閻若璩尚書疏證爲會歸記博言辨最足變亂是非蠱惑愚智卷中所錄獨多而附以各家所論其彼此雷同者省之一切紛紜歧說賅備於斯後有繼者不過駢枝贅疣直可等之自鄶

一攻古文者每以朱子藉口閻詠書疑之作於朱子疑傳序者錄之而於朱子信經文者置之意存避就茲編取朱子語類有涉古文者全行載入去其複說加以考證末附與朱子同旨者凡十二家以爲論定古文之一助

一閻書始興毛奇齡著寃詞辨之至程廷祚孫星衍王鳴盛段玉裁輩

出右閻黜毛祗述成書學者遂以毛氏爲口實茲錄其書凡十之三四證以古籍平情論覈取其理長者而於其僻舛者去之毛氏而外則有王氏劼之後案駁正張氏崇蘭之尙書私議林氏春溥之開卷偶得陶氏鋭之駁閻數條並爲采入惟張氏私議說尤精密所錄獨多後皆附以鄙意以期折衷於一是云

一是書網羅衆說意在權其至當然其中有爲羣疑已久爲前人所未及言者間出己見設爲問答之辭以發明之末附餘論旁通曲證務使紛紛衆訟搜剔無遺數年來寢饋覃思聞見啓發歷三寒暑數易藁而後成蓋其愼也

一考訂之學最患徇門戶執偏見茲編爲表章古文而發各家互有得失擇善而從雖其人平日不信古文而有一言之合亦必甄錄以資發明但文多繁複或一事而取證數處或一意而反復再三實以古人語簡致滋疑竇故是編甯詳毋略務盡是非之實不矜修飾之工識者諒之

一余始辨古文猶未見王劼張崇蘭翁方綱趙翼諸家所論及諸友陸續以書見示其中頗多與余闇合者仍並采入以證初說蓋非喜其見之同於己正以明其論之出於公耳

跋

僞古文之說惑人也甚矣毛氏大聲呼寃而寃莫白張氏王氏繼之而書莫顯先生復起而辨之夫先生固非好辨者也古文出自孔壁錯亂磨滅百篇莫全良足惜也然可攷者較今文尙多十四五先正格言往往而在斯固不幸中之一幸焉世乃欲僞而廢之於是好異者流競襲前人唾餘於諸經胥遺抨擊聖道且從此大晦先生之辨其亦有不得已乎前此爲古文辨者往往取證經傳所稱引而僞之者遂誣以采輯先生獨表其義理之精文章之古微獨三代下之文人莫由望見卽才如左氏亦摹倣而無由於此服先生之見之卓前此辨者語言不無過激先生獨心平氣和諸凡辨論但取明其是非而止此外無溢詞焉於此服先生之養之粹每發一難必究其癥瘕所在偶焉未得恒積日夜以窮之書中如季秋月朔取亂侮亡罔或無畏諸條皆逵所懷疑莫釋者先生於此凡經六七易稿而論始定而逵乃恍然大悟於此服先生之思之精每獲一解必徧質同人恣其辨駁以期至無可辨駁而後已嘗曰與其書成而滋人遺議不如及今辨駁焉使得改之爲愈也卽不肖如逵亦頻蒙指示於此服先生之度之謙先生嘗謂世之爲僞古文之說所惑者皆耳食者也彼既負淵博之名雜引繁稱而復濟以雄辨鄉曲之士罕所見聞驟讀其書鮮不驚怖共推爲定論而不可易今就其所稱引一一證以原書非濫肆穿鑿卽妄加竄改故書中論辨率用矛刺盾者居多而曲喩旁徵更有出於彼所稱引之外者於此服先生之學之博先生自聞有上疏欲廢古文者卽發憤從事退食之餘恆乎執一編寒暑閱閱三載而書乃成於此服先生之力之勤夫以先生生毛氏張氏王氏之後既有以集衆人之大成而凡其論辨所遺及論辨之未甚暢者復一一條分而縷析焉宜其惑之無弗解也逵讀既終篇竊慨然興歎曰昔之異端顯與聖道爲敵今之異端陰與聖道爲緣彼方託崇正黜僞以爲名是其惑世誣民之罪較之楊墨佛老殆有甚

過之無不及焉然則先生衛道之功不貟與孟子韓子後先鼎立哉爰跋數言以質世之讀古文辨惑者光緒丙戌孟秋朔饒登逵謹跋

古文尚書辨惑卷一

黃岡洪良品右臣著

尚書今古文流傳本末

史記儒林傳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

案伏生壁藏書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曰獨得者乃朽折之餘則三盤八誥險澀之辭當爲數所偶存非必專得其所難也曰壁藏者必有簡牘之事則教於齊魯當用求得之本經非必專恃記憶以口授也至孔安國大序謂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此專指朝錯往受時而言孔穎達疏云伏生初實壁內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其末年因其習誦或亦目暗至年九十朝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然則後儒因口授而疑伏生偏記所難是不知壁出一時往受又一時其口授之二十九篇要亦出於壁藏之二十九篇也

又案二十九篇劉向別錄班固儒林傳藝文志皆同史記唯孔穎達正義云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毛奇齡謂伏書本有泰誓非後所得引尚書大傳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王舟語爲證良品案八百諸侯俱至孟津婁敬對高祖已言之此在伏壁未出以前且玉海引康成序云張生歐陽生從伏生學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曰傳是大傳未必全出伏生之手故白魚入王舟等語孔疏疑爲泰誓出後後人所加增者則毛說未可爲據朱彝尊經義考謂伏書二十九篇其一乃百篇之序故

馬鄭因之亦總爲一卷艮品案漢書藝文志明言經二十九卷不言彙序馬融方疑泰誓神怪必不以之入經康成分書三十四篇序不入數則朱說亦未可據但王充論衡言尚書後益一篇而二十九篇始定據鄭康成云泰誓後得則後益一篇者泰誓也泰誓旣立於博士豈有藝文志不載其篇者孔疏謂司馬遷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艮然故班固作志亦因之論衡又云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而孔臧與安國書亦云時人惟聞尚書彖二十八宿故後儒以一曰斗者爲泰誓至於王充又云合伏書計之有三十篇康成分泰誓計之有三十四篇孔安國除今文泰誓計之有三十三篇要亦分併不同之故在當時或各有取義然今不可考矣

史記儒林傳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旣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爲

弟子都養及時時閒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爲奏讞掾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

案孔安國能言尚書事先通今文故古文出而字所難識者能以今文讀之司馬遷但言尚書滋多約略計之不著篇數蓋猶未得其詳云

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淸河胡常少子（師古曰少子亦常字也）常授虢徐敖敖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眞子眞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迺黜其書

案此西漢之古文雖未立學官自都尉朝以至桑欽授受不絕司馬遷僅從安國問其一二如今文堯典諸篇證以古文之說而已於增多篇曾不之及但誌其來歷於史記中世以遷爲從安國受古文非也張崇蘭曰故字宜屬下讀本傳張禹等從嚳問夏侯勝又從歐陽氏問皆其例也哀帝時劉歆欲立古文未果平帝時歆爲國師乃得立王莽敗後旋廢張霸作百兩篇在成帝時是時中祕有古文其僞故不行梅鷟乃謂西漢之古文僞於安國可謂謬矣

漢書儒林傳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

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邱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網羅遺失兼而存之

案朱子嘗疑孔安國傳是假書謂毛公詩如此高簡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卻盡釋之不知安國奉詔作傳正當武帝勸以官祿之時一經有說至百餘萬言者其盡釋不闕亦何足怪蓋與毛公釋詩之時又不同矣古文未立學官故爲博士誦習所不及祿利之路不在是也終漢之世若司馬遷趙岐馬融鄭康成書中無古文之增多篇職是故耳

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顏師古曰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氏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二十二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

第05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8

案藝文志顧炎武以爲有班固自注者如注中爲五十七篇是也但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此何以云五十七顏師古引康成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然康成亦不言所亡何篇閻若璩謂亡篇爲武成黃冕謂亡篇爲金縢（見所著尚書紀疑）皆屬臆說志明言四十六卷與孔安國序文合序既以同序同卷異序異卷者歸其數則所謂五十八篇五十七篇者當是分併不同之故（以今文例之可見）康成未見古文遂疑爲亡其一篇而師古據以爲言耳師古又謂二十九篇爲伏生所傳授與孔穎達異伏生所傳實二十八篇人僞泰誓爲二十九僞泰誓非伏生所傳顏氏註文亦未分析至歸有光謂漢書藝文志云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則以古文爲漢世僞書故別稱爲經不使相混焦竑對策亦云藝文志別古經於尚書蓋猶疑之弗敢濟焉蓋皆沿吳澄誤據之說（吳澄尚書纂言曰古文非尚書也漢藝文志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豈知藝文志所載首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卽指孔書次云經二十九卷則

古文尚書考　卷一　四

指伏書三人幷未一覩漢書率臆立論致爲毛奇齡張崇蘭所姍笑（見毛氏古文尚書冤詞張氏古文尚書私議）今之攻古文者不考情實沿訛襲謬大率類此後之學者愼勿震於其名隨聲附和而不一爲詳審也

藝文志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閒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

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案志云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劉歆移博士書亦云十六篇然劉向在宣帝神雀五鳳閒親校中古文已云古文五十八篇著之於別錄則二十九篇去僞泰誓一篇計之當云得多三十篇何以云得多十六篇也蓋實爲同序同卷異序異卷之故但班志略而不言耳且班亦注爲五十七篇鄭贊釋以後亡其一篇是亦仍用安國五十八篇之數而序云增多二十五篇此云得多十六篇要均爲四十六卷蓋彼此分併各有不同亦如今文有二十八篇二十九篇三十篇三十一篇三十三篇三十四篇之異此自古書常例不足怪耳又案安國遭巫蠱事劉歆在前漢言之班固在後漢又言之以漢儒紀漢事豈有謬誤乃諸儒悍然不信引史記安國蚤卒一言附會其說其實史記亦未言巫蠱事起安國已卒也以攻古文故並漢史而亦蔑棄之一若歆固在當時見聞反不若千百年後之人詳且確者

斯亦大可怪矣古文讀應爾雅班固賈逵皆言之閻若璩獨以爲不必拘其不信古籍率憑胸臆有如此（論詳卷中）

孔藏與從弟安國書云舊章潛於壁室正於紛擾之際欻爾而見俗儒結舌古訓復申豈非聖祖之靈欲令仁弟讚明其道以闡其業者哉且曩雖爲今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至然也何圖古文乃自百篇邪如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常以爲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及成王遇雷雨周公見任俗儒羣驅狗吠雷同不得其髣髴惡能明聖學之眞乎知以今讎古以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爲之傳云其餘錯亂文字磨滅不可分了欲垂待後賢誠合先君闕疑之義（黃冕云據此可知舜典篇首二十八字之實非梅賾妄增也）

案李壙孔叢子序云孔叢子世傳漢孔鮒撰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斯議令燔書鮒懼遺典之滅亡也方來之無徵也違令之禍烈也乃與其弟子襄歸藏書壁中隱居嵩山之陽無何陳涉起爲楚王聘鮒爲

博士鮒以目疾辭退而著是書乃蒐輯仲尼而下子思伋子上帛子高穿子順愼之言行列爲六卷至漢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所著賦與書合爲一卷曰孔叢子云漢志無孔叢子而儒家有孔臧十篇雜家有孔甲盤盂二十六篇朱子云其文輭弱不類西京多似東漢人語愚謂或子豐季彥輩集先世遺文而成之故其書東京始行謂爲盤盂書則不可知其自孔氏則無疑也黃冕尙書紀疑云書序多與孔叢子說書合而孔叢子眞僞混淆蓋殘本而其子弟增補以成者艮品竊謂孔叢子雖未必盡出鮒手而漢志明有孔臧十篇係從後附入鮒書者則臧與安國書其卽爲十篇之一無疑不得以鮒書有增竄而並疑臧書爲僞也其據古文金縢以辨伏生大傳成王葬周公之誤尤合且王充因之以知尙書有二十八宿班固因之以知有百篇之序王肅范甯因之以知有舜典而姚方興因之知舜典有闕文而上二十八字則此書實爲古文一大關目自攻古文者惡其爲古文作證因朱子有疑孔叢子之言遂並此書而毀之有援引者斥爲以僞扶僞(見孫星衍古文馬鄭注)不知孔叢子篇目見酈道元水經注孔臧漢志另爲一書蹤跡顯然用爲古文作證夫何疑焉(案隋書經籍志有孔叢七卷宋陳仁子文選補遺有孔臧諫格虎賦楊柳賦鴞賦蓼蟲賦共四篇豈得僞託何疑於與安國一書)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現在時師傳讀而已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七略孝武皇帝末有人得泰誓於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因傳以教今泰誓篇是也)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或脫編博問人閒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愍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尙書爲不備(孫執升曰漢世作以尚書爲備是此不字後人妄增其品案不字當屬衍文)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漢書注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以左氏傳則行不爲春秋而作)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眾庶之所爲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爲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眞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案毛奇齡曰傳問人閒此安國更寫一本藏於家而傳之人閒者也外內相應者謂外而民閒內而祕府皆考驗如一當時親任校書者其言之再三如此乃書入而諸儒皆切齒怨恨(以不立學官之議而建欲舉行則諸儒狃於便安且憚繁重遂一意排抑勤成門戶)卽名儒如光祿大夫龔勝惡之願乞骸骨罷而大司空師丹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艮品竊以古文在漢已爲門戶所排博士欲以不誦絕之今古文立已二千餘年時師傳讀諸儒不能以不誦絕之乃欲以僞絕之雖一一與眾籍相應確有徵驗乃信之者一攻之者百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黨同門妬道眞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凡漢時博士諸弊不謂復見於今惜無劉歆移書以讓之是非之公自在人心諒不至爲大雅所切齒也

後漢書儒林傳前書云濟南伏生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爲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爲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爲尚書古文學未得立

案張崇蘭曰古文後今文而出其傳不及今文之廣然中祕有其書都尉朝以下傳其學此西漢五十八篇之古文灼然無可疑者也又曰古文曾立於平帝時遭新莽之亂與未立等故范史云然

後漢書儒林傳序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

儒林傳孫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

儒林傳尹敏少爲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

儒林傳周防師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

儒林傳楊倫少爲諸生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

周槃傳少游京師學古文尚書

張楷傳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

劉陶傳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

鄭元傳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

案肅宗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不立學官已無平帝時立學之增多篇卽劉陶以古文正三家文字者是也於是孫期尹敏周防楊倫周槃張楷丁鴻張恭祖等皆習此古文而范史別之於孔僖傳外獨於孔僖傳明著安國之傳以諸儒所受古文無孔氏之增多篇也乃後之學者不明東漢古文歧互之故見鄭康成從張恭祖受古文妄意康成師祖孔學其古文爲安國本不知東漢時所立學者今文肅宗所好者古篆以古篆書二十九篇故曰古文卽後蔡邕石經三體書之一也高才生所受及孫期尹敏等所習與康成受於張恭祖者不過字畫與三家異篇文則同及杜林得西州漆書字尤奇古康成疑爲孔壁科斗文故復舍此古文而注之（蔡邕三體石經另有辨）

杜林傳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以示衛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

儒林傳衛宏從大司徒杜林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

儒林傳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

案西州古文類科斗書初未詳其所自來其時肅宗好古文高才生

受古文而杜林云古文不合時務可見其字奇古難識自經杜林傳之衛徐賈馬鄭爲之訓注於是東漢始有杜林古文之學孔廣林曰維時古文未發學者卽以漆書爲古文是也但杜林東漢初人賈馬鄭但得其書而爲之傳注非親受業也是時或不得眞古文見似而喜容亦有之然自六朝以至唐宋學者皆知杜林本非孔氏古文以無古文之增多篇耳

賈逵傳父徽受古文尚書於塗惲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八年迺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

案逵傳父業有古文而教授則以夏侯今文從時好也逵數爲帝言古文而帝但令其以古文校三家同異學所立也其選高才生受古

文與其教授之今文所異在字畫訓詁之間而其以二十八篇爲備
則同也自閻若璩見賈逵爲杜林古文作訓遂疑卽其傳父業之安
國本不知賈逵所見有兩古文不盡爲安國本東京所立有兩古文
亦皆非安國本讀漢史者每苦牽混不明惟張崇蘭所辨爲得之其
辭曰本傳於逵悉傳父業之後卽載其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可見古
文不行於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之後卽載其受詔撰歐陽大小夏
侯尚書古文同異爲三卷古文由是遂行可見東京古文之學惟此
二十九篇足以與三家參考同異者而增多之篇不在列且逵傳中
雖屢言古文並無關馬鄭所學惟儒林傳載逵爲杜林漆書古文作
訓其本遂爲馬鄭所傳是杜林之本非卽賈徽受之塗惲之本亦不
容牽合遝就不爲別白也善讀漢史者其細參之
儒林傳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二
子長彥季彥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

案古文尚書自孔安國於送官外私寫一本藏於家子孫世世傳之
至孔僖爲東京名儒校書東觀范史於其本傳特著安國之傳而其
子長彥復好章句於安國傳注當知寶重季彥守古文家業以授門
徒至數百人之多故古文雖不立學官而其支流嬗衍當自綿綿弗
絕此范沖於魏晉初猶得私淑其傳也古文在兩漢間西漢則有都
尉朝以至桑欽之傳東漢則有孔僖父子以逮門徒之傳在史編蹤
跡明晰如此然要皆與馬鄭所傳無涉彼徒據馬鄭以定古文者皆
未讀兩漢儒林傳而究其原委者也
桓譚新論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十八篇
案新論古文四十五卷爲十八篇諸家皆謂文有脫誤毛奇齡改五
爲六惠棟改十八爲五十八閻若璩亦謂五當作六十上脫五並兩
字改之余獨以爲非也諸家徒見律書十誤作七妄意亦從此例不
知十與七以古字形相近而誤若五之與六字形懸殊且此紀數之

字兩何皆存脫誤亦無此理諸家特泥於漢志之四十六卷劉向別
錄之五十八篇耳不知古書爲卷分併各有不同一今文也爲二十
八篇爲二十九篇爲三十篇爲三十一篇爲三十三篇爲三十四篇
分數無定豈亦有誤字邪其云四十五卷者乃舉總計之數其云十
八篇者乃舉增多之數總計之數今不可考分篇之數毛奇齡嘗定
之其目曰五十八篇旣以一序爲一篇作四十六卷矣玆又除伏書
三十三篇但以孔壁二十五篇就序分之太甲說命泰誓九篇共三
序應去六篇伊尹咸有一德以無序語不成序當附太甲篇內與咎
單作明居周公作立政同又去一篇凡二十五篇共去七篇爲十八
篇至漢志又作十六篇其說詳卷後云
劉向別錄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
皆起傳以教人
王充論衡泰誓掘地所得又云伏生二十八篇孝宣顯帝之時河內女

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
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
後漢書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
女子壞老屋得古文泰誓三篇
案張崇蘭曰此泰誓不與二十八篇同出而附於伏書以行故今文
有二十九篇是也所以馬班二史歷敘今古文出蹟並不及泰誓蓋
以二十九篇統之矣若其得之之時則別錄所記爲可信劉向當宣
帝神雀五鳳年間已招置左右後更講論於石渠豈有泰誓出於其
時而誤以爲先朝者況史記作於太初征和之際已將泰誓併入伏
書安得云宣帝時二十九篇始定也且泰誓惟今文故可併入伏書
惟一篇故合之爲二十九直至鄭注始分爲三房宏所說殆曾聞孔
壁有古文泰誓三篇誤移而屬之此泰誓耳案孔穎達正義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爾時重得之故於後亦據而書之耳得之嘗最合

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鵰至五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畧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

案孔穎達正義曰今之泰誓百篇之外若周書之例以於時實有觀兵之誓但不錄入尚書又曰梁王兼而存之言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時事聖人取爲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爲周書二說最確蓋歷朝皆有正史有閏史正史辭嚴義正紀事以實古文泰誓是也閏史每采雜說兼語神怪今文泰誓是也紀載非出一手

流行民間故伏生婁敬董仲舒等猶得聞而引之惟馬融始疑其非眞故孔穎達曰馬融所云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泰誓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文爲眞亦復何疑但馬融既云經傳所引泰誓泰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故孔穎達又謂馬融不見古文孔傳要之是時祕府古文伏而未發民間古文傳而未廣學官未立時師所傳習不在乎是故馬不見泰誓鄭注序多亡篇職此之由非必二人不見而世遂無傳本也

鄭元書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

案自衛宏傳杜林漆書古文類科斗書當時疑爲孔壁中物故孔穎達正義謂衛賈馬亦傳孔學卽康成書贊所云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是也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鄭康成見而好之以爲先師安國亦好此學而識歐陽夏侯等之溺於今文蓋是時安國古文藏於祕府世末由見康成見杜林漆書疑卽孔本非孔學而意在師祖毛奇齡所以謂其見似而喜也其稱安國爲先師者非必授受本師蓋漢人謂前進者爲先師如劉歆所云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是也其云雅材好博者張崇蘭曰雅材則殊於樸學好博則非復專家衆義並陳漸不安於墨守若劉陶之合古文今文而折其中此隋志所以謂其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也（案水經注引鄭志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鄭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據此則棘子下生子字當作衍文王鳴盛云當作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鄭不稱孔安國而曰子安國者隱十一年公羊傳子沈子曰注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冠以子者他師也鄭自以淵源於安國稱爲先師故冠子於安國之上其不曰子孔子者又所以別於孔子也王氏此說意在辨駁鄭與安國授受淵源子字本屬衍文而改作子安國引公羊子沈子爲例不知子可加於氏上不可加於名上且未有弟子尊師而反直斥其師名者王氏亦自知不合乃引則於孔子爲解可謂遁辭之甚矣）

衛宏定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

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

案安國大序始有口以傳授語至衛宏則又增使女傳言一事後儒疑之謂伏生有壁藏本經有以治尚書徵之孫有傳今文之門人張生歐陽等何至口授鼂錯使女傳言是說也唯閻若璩毛奇齡之言得之閻云伏生有孫固應有子不至使女傳言然錯往受時生年過九十子先父卒人事之常藐爾孤孫未承家學已又耄矣口不能宣及門弟子叢成辭歸錯奉詔至安可空還不得已令女傳授理或有之計其女亦非少艾之年教錯無嫌也毛云所謂口授所謂傳言者非口念其書而傳誦之也謂說書也古凡授書必說書如倪寬初見武帝說尚書帝曰吾初以尚書爲樸學勿好及聞寬說乃從寬問一篇此說書之謂也故伏生之孫以尚書徵乃不能明定而罷謂不能說也故衛宏記傳言事則明云齊語與潁川殊異伏女所說錯祇得以其意略爲屬讀蓋說書有數端必解其篇義釋其字詁指釋其章

句屬讀而是時錯以言語不明祇得記屬讀而不記其他則是所謂口授所謂傳言在漢人已明明言之而世無學人惟知以記難記易動成口實陋之陋矣且吾更有說於此夫伏生所授者今文也今文者以所授之書字言也如曰口授則焉知其口中之字爲科斗爲篆隸而可指之爲今文也乎閻毛之言如此艮品始悟史記不云求尚書而云求能治尚書是時能治尚書唯伏生或訓傳之本經爲門弟子攜去倉猝無以應詔故以口授女子使之傳言教錯耳而壁藏原本固不難出以與錯屬讀而口授其義也且序明曰屬讀其所讀者必有簡牘而非徒誦空言可知也

許慎說文自序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於大小信而有證稽譔其說其稱書孔氏皆古文也

案序稱孔子書六經皆以古文而慎子沖上書言慎本從賈逵受古學但逵有兩古文既稱書孔氏則其授於慎者或卽以校三家同異之古文然皆就蒼頡字體而言今說文所載古篆是也說文中引書中字不出二十九篇無孔壁增多篇一字其所引古文皆本孟子非本尚書特受逵古學得以通其形聲訓詁至所譔說文則籀隸雜陳歧字錯出不專守一家而必稱書孔氏者以壁書乃蒼頡體爲文字之祖且不忘古文所自受耳究之許慎亦未見孔書增多篇不得據說文言書孔氏而遂謂古文止於是也

荀悅漢紀論中興後經學曰古文尚書毛詩左氏春秋周官通人學者多好尚之然希得立學官

案范史載古文遂行古文遂顯者皆指杜林古文而言若安國古文東京時不立學官而通人學者私相傳習好尚者多此所以延至三國諸葛武侯書中引用其語陳壽志中襲取其言（詳說卷中）王肅注中竊見其傳而魏末晉初鄭沖皇甫謐皆得以經傳轉相傳授以至於晉立學而大行也昧者以古文不見於東漢至東晉方始突出誤矣

古文尚書辨惑卷二

黃岡洪良品右臣著

晉書荀崧傳崧轉太常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以爲不可乃上疏曰自喪亂以來儒學尤寡今處學則闕朝廷之秀仕朝則廢儒學之俊昔咸甯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爲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顧問二則參訓國子以宏儒訓三則祠儀二曹及太常之職以得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宜憲章令軌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閣東序河圖祕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傳稱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子終而大義乖自頃中夏殄瘁講誦遏密斯文之道將墜於地陛下聖哲龍飛恢崇道教樂正雅頌於是乎在江揚二州先漸聲教學士遺文於今爲盛然方疇昔猶千之一臣學不章句才不宏通方之華寔儒風殊邈思竭駑駘庶增萬分願斯道隆於百世之上搢紳詠於千載之下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置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能半宜及節省之制以時施行今九人以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機餘暇時垂省覽宜爲鄭易置博士一人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元帝詔曰崧表如此皆經國之務爲政所由息馬投戈猶可講藝今雖日不暇給豈忘本而遺存邪可共博議者詳之議者多請從崧所奏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

案古文在漢爲博士所排不得立至三國時猶鬨今古文忿爭逮及於晉門戶衰息公道始昭晉武帝受禪迺立古文尚書於學在博士

十九人中荀疏所謂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眾家並興者是也孔即孔安國是時祕府有古文經文九州之中師徒相傳亦當有古文經傳以故鄭沖皇甫謐蘇愉梁柳咸傳其學張華郭璞猶引其注雖經永嘉喪亂而羣儒尚存古本自不致絕然後知三家今文之所以亡者以西晉之末立於學也孔傳之所以存者以武帝之早立於學也故喪亂之餘梅賾得而上之復立於學而荀崧方爭省置為追述其原委如此世儒不察徒見隋志之上傳而不知荀疏之立學遂以古文為東晉人偽造誤之甚矣試思荀崧上表請增立公穀而穀梁以膚淺見斥此時豈肯容一偽古文於其間哉

舊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記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

案舊晉書為十八家本大半晉人所紀聞見最真唐時猶存故孔穎達采入正義中自明梅鷟以帝王世紀多載孔書遂誣古文為皇甫謐偽造惠棟王鳴盛等從而和之朱彝尊反謂皇甫謐未見古文皆讆言也夫偽造古書者皆有求於當世者也今晉書皇甫謐傳或勸謐脩名廣交謐作元守論以答之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其後鄉親勸令應命謐為釋勸論以通志守正自晦如此是豈造偽書者哉且舊晉書明載其古文所受曷可誣也故四庫提要亦謂鷟言皇甫謐造古文無實證允矣

舊晉書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又為豫章內史

案鄭沖生於東漢末東漢好尚古文故沖得古文以相傳授此如伏生生於周秦至漢而以今文教張生歐陽也自沖以至蘇愉梁柳臧曹梅賾淵源代嬗一脈相承此亦如三家之今文彼此傳授而綿綿弗絕也但梅賾奏上其書施行正義以為在前晉時後儒以為在東

晉時然古文實於前晉已立學官孔穎達之言實非無據故隋志亦止言梅賾上傳不言東晉立學豈前晉因梅賾奏上其書而立學經永嘉之亂傳失而賾復上之邪今不可考矣

隋書經籍志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為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亦為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

案杜林傳漆書本鄭康成注之意在師祖孔學然馬鄭同受漆書而其注書與注書序凡字贊解義雜見孔氏正義及陸氏釋文者兩家又自各異蓋馬鄭各采雜記參以已見不復墨守師說隋志所以謂其雜以今文非孔舊本也所傳又唯漢世立學之二十九篇無孔壁之增多二十五篇孫星衍輯馬鄭注執是為孔壁古文謬矣

志又云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傳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

案毛奇齡曰由是觀之是古文經文祕府舊有梅氏所上只是孔傳故志歷敘之以為古文傳註師說興廢之由原未嘗謂古文已亡至東晉始上也是以前敘所奏特曰古文尚書之經文後敘所奏又特

曰安國之傳其故爲明析不使謬亂如此毛說甚確但毛以傳作傳註解微誤而沈形遂據無有傳三字謂公私本皆絕則尤誤考隋志所稱無傳不作本絕解如志左氏云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至文帝時梁太傅賈誼爲訓詁授趙人貫公其後劉歆典校經籍考而正之欲立於學使其無傳而本絕賈誼劉歆何從而見之古文尚書亦猶是也張猗谷曰隋志云今無有傳者其意謂孔傳既出單經文本唐時不傳耳（張云今指唐時觀後文載至隋代可見）沈以爲亡於永嘉不觀下文云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亡而不及古文經乎在史臣恐人誤會析言經存上傳以示區別乃讀者鹵莽將三家並亡誤作古文並亡隋志現存其文義猶可覆按也梅賾上傳已闕舜典一篇使賾造僞傳豈有能造五十七篇而獨闕一篇之理姚興方上二十八字正義言爲梁武帝所駁遂不行用志言於是始列國學所紀各異未知孰是至志目有尚書逸篇二卷今亡孫星衍采輯補之其中眞僞雜淆未可爲據乃亦以爲孔壁所遺是眞作僞之尤者也

又案堯典舜典序爲二篇舜典自元德升聞乃命以位至納于大麓數語與書序堯聞之聰明及歷試諸艱意相應其各自爲篇無可疑者但伏生誤合於堯典至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見經典釋文）是續孔傳之時但分出舜典猶無篇首二十八字毛奇齡謂二十八字在王肅范甯注已有其文殊屬失考惟云此二十八字在漢魏已有可徵則甚確如云在漢末有引用之者如王延壽靈光殿賦有云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王粲七釋亦云濬哲文明允恭元塞此必孔傳舊本原有是文故彼此襲用之方興之非僞固不足辨也至沈約宋書禮志引魏明帝時高堂隆建議改朔引尚書文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一十五字亦先於方興者但毛氏疑建皇授政改朔原在乃命以位後亡篇中文此殊不然古人引書或增其語或約其辭其云建皇授政者卽書之詢事考言汝陟帝位意也其云改朔者卽書之月正元日格于文祖意也是時明帝卽位詔議改朔高堂引書斷章而約其辭此亦如論語子張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弟兄罪不相及漢武帝封廣陵王策引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皆括書意而爲之者也且史記舜本紀亦有虞帝者曰重華語想亦從安國問得之而未悉其全耳至毛氏據孟子引二十有八載之文謂堯典止此證之史記堯本紀亦同以下方爲舜典張崇蘭駁之曰謂舜典若從月正元日分篇則與書序不相應堯本紀欲備堯一代之事故將舜典愼徽五典以下諸事敘入其中至舜本紀不容複出乃約其辭曰試舜五典百官皆治賓于四門流四凶族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非卽舜典文乎二典事本相因孟子引堯事卽稱堯典此猶左傳引虞書賦納以言以事闕禹卽稱夏書引周書洪範凡三見以箕子商人卽稱

商書也艮品更有一證於此二十有八載舜陟位之年也豈有舜年紀於堯典中者自古史臣紀年無此書例況舜典前篇帝曰者堯之言也後篇帝曰者舜之言也若止有堯典無舜典則典旣屬堯堯稱帝曰舜不得並稱帝曰矣惟係舜典中文史臣首述堯命恐其篇中無別故於咨四嶽加舜曰以間之而其下皆以帝曰專書此書例也至文氣章法兩篇位置確不可易詳後辨中始知古來經典傳非一本由缺而完殆亦有數存乎其間云

隋書經籍志目古文尚書十三卷（漢臨淮太守孔安國傳）今字尚書十四卷（孔安國傳）

案隋有古文尚書十三卷或當時錄自祕府或傳自民間雖不可知而要其爲安國隸古定本則一也自范甯集註改古文爲今字始就簡易故隋志亦有今字尚書十四卷此皆在衞包改古文從今文以前陸德明曰尚書之字本爲隸古旣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特自范甯以至衞包則

全變易之耳馬端臨曰按漢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注言元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蓋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

隋書經籍志目古文尚書音一卷徐邈撰梁有尚書音五卷孔安國鄭元李軌徐邈等撰

案陸德明云漢人不作音後人所託然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故康成有詩音有三禮音服虔亦有左氏音誰謂漢人之不作音也康成既有詩音禮音安必不作尚書音康成可作尚書音安在孔安國之不作音邪德明謂爲後人所託恐未必然

陸德明經典釋文云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然泰誓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所引泰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

案王充論衡言宣帝時河內女子得尚書一篇獻之而二十九篇始定陸德明則言所獻者爲泰誓合伏生所誦爲三十篇一今文之篇數傳聞異辭已如此而乃以篇數之多少譏古文乎古文泰誓既與序相應又與左傳國語孟子所引同諸儒攻古文者偏不之信乃反信此馬鄭王皆疑之泰誓多方采輯補入今文經中如孫星衍之今古文注疏是也王鳴盛且云其書傳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亦不可因此而斥其僞是與左傳國語孟子所引不相應者馬鄭疑爲僞而彼獨指爲眞彼學宗馬鄭至此反畔馬鄭何有於陸德明之所言哉

經典釋文云古文尚書者孔惠之所藏也魯恭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之並禮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爲隸古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又伏生誤合五篇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安國又受詔爲古文尚書傳値武帝末巫蠱事起經籍道息不獲奏上藏之私家安國所作古文論語古文孝經傳藝文志云安國獻尚書傳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以授都尉朝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脫誤甚眾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淸河胡常常授號徐敖敖授琅邪王璜及平陵塗惲惲授河南乘欽一本作桑欽王莽時諸學皆立惲璜等貴顯范曄後漢書云中興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案今馬鄭所注竝伏生所誦非古文也孔氏之本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皆謂之逸書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乎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愼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學徒遂盛後范甯變爲今文集注俗閒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齊明帝建武中吳郡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桁頭買得上之梁武帝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

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漢始立歐陽尚書宣帝復立大小夏侯博士平帝立古文永嘉喪亂眾家之書並滅亡而古文孔傳始興置博士鄭氏亦置博士一人近唯崇古文馬鄭王注遂廢今以孔氏爲正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

案陸德明敘古文源流與漢書隋志尙合惟其中閒有兩歧之說或得之傳聞並存之以俟考如受詔作傳既云遭巫蠱事不獲奏上是安國之傳未上而不得立學也乃小注復言獻尚書傳遭巫蠱未列學官是安國之傳已獻而不得立學也使傳已獻藝文志豈有不著其目者故不如從大序爲是元帝時梅賾上傳既云亡舜典一篇取王肅注從愼徽五典以下分以續之是王肅本無此二十八字也乃於齊明帝時又言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桁頭買得上之是又疑王肅本已有此二十八字也故毛奇齡據以爲說謂二十八字卽在王肅范甯注中而陸德明列此二十八字於舜

典注下復言聊出之於王注無施則是王注實無此二十八字而何以於姚方興上二十八字本謂其爲采馬王注僞造也且在晉世已有范甯注舜典一卷當卽所取王注分繪本此皆在姚方興之前者故不如隋志但紀其上二十八字爲是伏生本無此二十八字或簡編之脫或記誦之差所謂文相承接致誤者正以無此八字而誤合之也梁武帝偏信今文故有此駁其後至隋卒購而得之可知梅本姚本之外經傳不一本也但姚方興上二十八字時必與孔傳齊出王肅竊見孔傳故解與之相類陸德明反疑其采王注爲之不知姚方興武人何能采注作傳乃明鄭曉遂謂舜典孔傳爲劉光伯僞撰本　朝阮元亦謂濬哲以下十六字爲劉光伯所增試思方興所上明載釋文序錄注中陸德明與光伯同時見聞最確豈有光伯所增造者而誣之於姚方興哉不考情實妄誣古人率爾筆之於經余故附辨於此以示來者阮說見十三經尚書校勘

又案陸德明釋文多兩歧之說余既辨之玆又得一條於此如云孔氏之本經絕是以馬鄭杜之徒皆謂之逸書其意以爲馬鄭杜不見古文耳若謂孔氏之本遂絕讀後漢書孔僖傳不云自安國以下子孫世守古文乎馬鄭雖不見古文孔氏要自有古文若晉武帝已立古文於學杜預不容不見或杜預爲守鄭學者古文雖出漫不措意故注爲逸書此亦如今日鄭學諸家刊經專用二十九篇而不錄古文也釋文與正義考論古文源流設辭時有未善遂爲今日攻古文者所藉口是惟平情論古者自能審之云

孔穎達尚書正義序云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實遭巫蠱遂寢而不用厯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宏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

案古文在漢不立於學故馬鄭莫覩其籍在晉初獲立於學故皇甫謐獲載其書孔穎達謂其早出晚始得行自是覈實之論至謂古文辭富而備義宏而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眞道得古文分際出故朱子勸人熟讀古文姑務沈潛反覆乎其所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其所難乃有郝敬之徒謂二十五篇淸淺鬆泛甚至詆太甲說命風格卑弱禹謨一篇尤瑣碎不成文理庸妄無識一至於此此大學所謂好惡拂人之性韓子所謂蜉蚍撼樹不自量者也

孔穎達尚書正義云案壁內所得孔爲傳者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其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允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僞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增二十五爲五十八篇鄭元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所增益僞書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卽卷也卽是僞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

案張崇蘭曰正義此文意涉模糊故語多轇轕諸家攻古文之案實

結胎於此夫謂漢儒不見古文以言馬鄭可也劉向親典祕書曾據以校三家經文班固於顯宗時領其職作藝文志知其所多篇數謂之不見可乎且僞書本據鄭注篇數造以足之安得謂西漢諸儒所見卽此孔沖遠之意特以班志多十六篇與孔傳增多二十五篇之數不合故謂其不見以此爲彌縫而不知適示人以隙也使後世不信西漢諸儒不見古文之語因不信此二十四篇爲僞書而卽據劉向班固所見卽此二十四篇之說以爲攻東晉古文切證毀經非聖實由正義一言之誤而生今有以明其必不然者西漢古文初無鄭氏所分篇數二十四篇卽巧於因襲正義三十四篇於何徵之於是攻古文者不得不臆斷鄭傳孔學鄭之篇數卽孔之篇數而無如後漢書及隋志並言鄭傳杜林之學非孔舊本也若乃孔傳增多二十五篇之數與藝文志本不相違孔沖遠特未深思耳夫藝文志不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乎古者篇卷同稱五十八篇何以言四十六卷蓋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孔沖遠既按其篇目計其卷數著之正義中矣何明於彼而晤於此也增多二十五篇凡十八序伊尹作咸有一德以無序語不成序附之太甲篇猶周公作無逸亦附於多士篇此百篇六十三序五十八篇四十六序皆例如此也應十八篇其言十六何也毛奇齡曰大禹謨與皋陶三篇同序則一序不當兩出又二十九篇內本有泰誓則此增多之泰誓又當以抵伏書篇數去此兩序實得十六序則十六篇矣苟明於二十五篇之卽爲十六自不必別求二十四篇以當眞古文而正義所謂僞書者更無容鑿空臆斷目爲康成所受矣

尚書正義又云劉歆作三統歷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云流爲烏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誓泰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注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元亦不見之故註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註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註允征云允征臣名又註禹貢引允征云厥匪元黃昭我周王又註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註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又註旅獒云獒讀曰豪謂是遒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

案劉歆移太常博士議立古文十六篇非不見古文者乃其作三統歷所引武成不與古文同此必漢世所行之僞武成以所引伊訓紀年知之詳後成隋卷中古人著書多引緯說故孔穎達亦僅謂其不見孔傳至賈逵父徽受安國之傳逵受父業非不見孔傳者乃其以今文教授故奏尚書引流爲烏之說自是據今文泰誓而言從時尚也故孔穎達亦但謂其與孔異馬融云書傳所引泰誓泰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眞不見古文且不見孔傳矣服虔杜預注左傳係據賈逵訓文所見卷中不知改正謂爲不見孔傳良然至康成則有不可解者謂爲不見古文而入麓伐木何以知注於舜典避亂洛汭何以知注於五子之歌載孚在亳何以知引伊訓洪桀闕以載孚在亳爲朕哉自亳異文謂康成爲見古文何以注禹貢引厥篚元黃昭我周王以武成爲允征之文注咸有一德何以有伊陟臣扈曰之文注典寶何以引征是三朡爲伊訓之文注允征何以云允征臣名注旅獒何以云獒讀曰豪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篇見在何以云亡汨作典寶等篇見亡何以云逸是知康成所據者必張霸百兩篇之文也曰張霸僞書康成何爲據之曰不見王充論衡所云乎充云孝成皇帝時徵爲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出祕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據充之言霸書雖黜不立學成帝高其才惜其文漢世咸傳其本康成見而引之亦其常也彼於緯書中候尚注之何

有於百兩篇之冒經哉不然康成所引書從何來若正義所云僞造足註之二十四篇則明在康成分三十四篇之後或亦康成所不及見耳

尚書正義又云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何意鄭注尚書亡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又劉歆賈逵馬融之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注之後其書散逸傳注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劓刵劅剠云臏宮劓割頭庶剠是鄭註不同也三家之學傳孔業者漢書儒林傳云安國傳都尉朝子俊俊傳膠東庸生生傳淸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及塗惲惲傳河南桑欽至後漢初衞賈馬亦傳孔學故書贊云自世祖興後漢衞賈馬二三君子之

業是也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

案正義敘孔學源流語多牽混在康成當日得杜林漆書本愛其字書奇古類孔壁書明言爲衞賈馬三君子之業未言爲孔業其云安國亦好此學者特言安國亦好隸寫科斗耳未言卽爲安國本也孔穎達據此遂謂鄭師孔學本非孔學而曰意在師祖猶可言也何至牽入膠東庸生劉歆以爲鄭所傳受以故閻惠之徒鑿言鄭受安國之傳上與庸生合又與劉歆合而不知此乃穎達之誤文也何以明之庸生劉歆所傳者乃隸古定本必有五十八篇及傳注釋文云安國受詔爲傳不獲奏上藏之私家以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劉歆移傳士書云得多十六篇皆據傳注多篇爲說此孔學之灼然者今既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何名孔學且馬融不見古泰誓自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而猶謂其並傳孔學可乎謂賈馬唯傳三十三篇經文可也而乃謂庸生劉歆亦止傳三十三篇經文可乎穎達之意不過謂孔壁原係科斗漆書故就字書論之通庸劉衞賈馬鄭爲一學而不知其派別枝分剖析不明徒貽惑來學耳且穎達既定五十八篇爲孔學與漢書隋志悉合而又因康成疑似之言以三十三篇爲傳孔學自相矛盾以致吳澄羅喩義孫星衍戴祖啓輩削去二十五篇專刊二十九篇號爲鄭傳安國的本閻若璩並欲仿古文石經書之以立於學而廢此增多之篇毀經誣聖未必非穎達一言啓之云

正義又云梅賾爲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爲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隋志作峽鹹方）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爲孔安國之所注也値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慕（明監本慕作募）遺典乃得其篇焉然孔注之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

案晉武帝時已立古文於學世以正義前晉爲誤字者非也但爲梅賾奏上則不可知耳穎達謂古文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此語實爲古文流傳切證讀者不察遂有適從何來之疑吾試推論於此夫古書之存全在傳錄之多祕府所藏世每罕見一經兵燹蕩然無遺傳錄少也如隋書經籍志所載百不存一職此之故民間之本彼此傳寫藏諸名山代遠年湮猶有存者夫以暴秦之火棄市之禁而伏壁孔壁河內老屋後先迭出漢書藝文志亦多秦火以前書其本不絕傳錄多也故歷朝亂定必求民間遺書況古文爲先聖之書通人學者多好尚之卽祕府之本不存而民間之本未絕劉歆所以云禮失而求諸野也且見諸載記者古文已有數本三家亡而梅賾上之此一本也舜典亡而姚方興獻之此又一本也姚本不用隋開皇時復購得之此又一本也此外民間流傳恐尚不止此數矣曰民間之本果可恃乎曰漢成帝時劉歆校理祕文傳問民間古文外內

相應豈得因張霸一人而遂疑民間皆僞本哉

古文尙書辨惑卷三

黄岡洪良品右臣著

漢世古文尙書考

古文出於漢世前漢所傳爲孔安國本後漢所傳爲杜林本孔安國本有五十八篇獻上未立學官乃以傳都尉朝膠東庸生淸河胡常瑯邪王璜平陵塗惲河南桑欽至平帝時始立於學未幾復罷此前漢古文之迹也杜林本有漆書古文一卷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作注解雖其時如尹敏周防楊倫丁鴻孫期盖豫張恭祖周磐張楷之徒同習古文皆莫詳其所自來而惟杜林之傳最顯此後漢古文之迹也世徒見賈逵父徽受古文於塗惲逵傳父業又數爲帝言古文而不知其作訓乃用杜林本止二十九篇後見應劭集歐陽大小夏侯古文同異爲三卷不過以古文較二十九篇同異一如劉向之以中古文校三家脫誤者而於增多之篇概不及焉雖肅宗好古文惟取考三家同異

鄭康成注古文只及三十四篇故隋書志之云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乃今之學者見康成與賈逵同注又見康成有先師安國亦好此學語遂斷爲鄭傳孔學或據李延壽言康成所注非古文陸德明言馬鄭所注竝伏生所誦非古文語駁之余以爲漢書於康成題曰古文尙書孔穎達謂鄭意師祖孔學而其經文亦孔壁所有然所謂孔學者不過三十四篇而已其增多之書固不與也於是閻若璩知三十四篇不足以據孔學無以奪見行之古文乃以孔穎達疏中僞造之二十四篇當之孔方斥爲足鄭注彼卽冒爲鄭所注一時耳學之徒起而和之以爲此卽眞古文而不知此二十四篇中馬融所引泰誓見馬融書序康成所論周官見周禮保氏序官疏所引鄭志應有而反無鄭所注亡之武成以有一德應無而反有篇目既相牴牾又實未見其篇中何語徒惟是懸空臆決之詞無足據也然則漢世古文之傳有據乎曰有後漢書儒林傳云孔僖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隋書經籍志云晉祕

府有古文尚書經文孔穎達疏云孔注之後雖不立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此漢世古文之所以相傳至今也是足據也無可疑也

孔鄭古文異同論

孔穎達尚書疏云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又云劉歆賈逵馬融等並傳孔學是說也爲孔學者駁之謂鄭實注杜林漆書於安國古文何與爲鄭學者主之謂鄭云先師安國亦好此學正是安國嫡傳余嘗詳考二者而平心論之鄭與孔歧異者在篇目訓詁之蹟鄭師古同好者在隸古字畫之間何以明之安國之爲隸古猶存蝌蚪遺意故孔穎達謂其存古可慕漆書亦是古文故杜林以爲不合時務賈馬與鄭喜其類壁中書爲作訓注故亦號古文尚書所謂意在師祖孔學也但字體象形意會各別即賈馬鄭三家猶有異同許叔重受學賈逵采之入說文中故其序亦云書孔氏也

及至於唐改隸從俗書凡安國所定之隸古馬鄭師祖之字盡始蕩無一存其存者唯經文之辭而已時孔氏古文早出孔則增多二十五篇鄭唯有三十四篇馬鄭皆不見孔壁全經馬自云逸十六篇無師說鄭注書序凡涉安國古文非逸即亡至於訓詁之間鄭尚不同於馬何況安國後儒不察其異同之故而侈謂鄭傳孔學誤矣夫鄭所傳者三十四篇也孔所傳者五十八篇也全者出則不全者廢自然之理也或曰前代孔鄭並行其可復乎曰不可由鄭之孔是以半得全也由孔復鄭是以全得半也且鄭書已具孔篇中胡取乎其別出也或曰鄭不有所述之二十四篇眞壁書乎曰鄭述二十四篇別無徵驗若據正義則已斥而僞之矣況有目無書豈區區篇目遂可立學邪本欲以黜人之僞而乃挾僞書以圖之以僞亂眞誠不知其可也

漢僞古文辨

漢僞古文有二其一爲張霸百兩篇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篇或數篇文義淺陋劉向以中古文校之非是迺黜其書此其僞人無異辭無待辨者也乃有書非張霸襲張霸之故智而爲之者孔疏斥爲張霸之徒僞造古文二十四篇是也彼其審定漢志知爲十六篇又依書序聲爲同序同卷異序異卷自以爲無瑕可指矣而豈知其前後歧出之間往往齟齬而不合請試言之九共九篇既以同卷計此依書序同序同卷例也而書序汨作九共同序大禹皋陶謨益稷同序伊訓肆命同序亦當以同卷計則篇數不得另算除此數篇數即不符其僞一（案孔書以同卷計數合十六篇僞書以同卷計數反不合十六篇說見後）漢人初行民間僞泰誓馬融歷引傳記所述知古文有眞泰誓而二十四篇無之閻若璩知其如此輙私補入又與原目不合其僞二周禮保氏序官疏引鄭氏曾與趙商論周官師保之文則古文有周官鄭已知之二十四篇果爲鄭所注何以無此一篇其僞三二十四篇既云足鄭注其出於康成之後可知何以鄭注書序武成云建武之際亡注緇衣引尹吉書

序以爲咸有一德今亡而二十四篇有之則非鄭所述明矣其僞四九共寥寥三語見於尚書大傳尚至今存（案伏生所見九共必止於此非有全篇疊錯必受之爲今文矣）若煌煌九篇全文豈有出而復亡之理且九共數語鄭尚注之九篇全文鄭果有注何以不傳一字其僞五有此五僞故不足取重於世出而即亡當時無一人傳述之者而僅見斥於孔疏乃閻若璩等從千有餘歲之後胥認爲孔壁之眞古文夫考古文者必文辭與傳記訓詁與爾雅皆相應然後爲眞今閻氏實未見其文辭訓詁若何而徒據其齟齬不合之篇目反以確有證驗者文致以誣其僞而於毫無證驗者影響而據爲眞是可怪也是不可不辨也

魏王肅無僞造古文尚書事辨

僞造古文尚書之說誣晉人不勝乃變其說而加之魏曰王肅（本朝爲此說者有閻氏璩惠氏棟王氏鳴盛孫氏星衍等）其誣王肅之旨有二一曰王肅嘗僞造家語既以家語難鄭安知不僞造尚書以難鄭今案家語自序云鄭氏學行五

十載矣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以來與予所論者若重規累矩是其所據以難鄭者乃孔猛所藏之家語別無他書而惡王肅之難鄭者因鄭論廟制有云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王肅作聖證論又非之遂疑肅爲據尙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語卽誣其僞造古文不知天子七廟見於穀梁王制祭法禮器而荀卿劉歆班彪父子孔鼂虞喜干寶皆因之不獨王肅主是說且不獨尙書有是文也卽此文尙書他本亦有之新唐書藝文志有尙書逸篇三卷爲晉徐邈注其一條云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此非王肅可僞爲者（案晉初孔鄭並行徐邈是習鄭學者注爲逸篇別乎鄭本書之）且難鄭者當時不止王肅一人虞翻嘗奏鄭氏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王粲集中有難鄭尙書事其言曰世稱先儒多閎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求所學得尙書法退思其意意皆盡矣所疑猶未諭焉是虞王二人其難鄭氏正與肅同未嘗取資乎僞書何獨王肅必造一僞書乃能難鄭哉且難鄭原以摘人之非乃先造一僞書以授人口實又何爲此拙計哉一曰王肅注尙書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肅何從私見不僞造安能有此案古文之學盛於東漢孔僖以下世傳不絕王肅紹父通經（魏志王朗以通經拜郎中子肅撰定父朗所作易傳列於學官）生於漢末孔猛昔相從學因與孔氏往還獲見其書亦非之常而其所注尙書實皆立學之今文於古文僅參用其說正與史記采用今文而其中多古文說之例同豈得因其有古文說而卽加以僞造邪今王肅注十卷已不傳世儒謂其與古文如出一手何從證驗且古文與今文同卷彼既注今文三十三篇又假孔傳注五十八篇一書兩注何義之從至古文經文辭富而備義宏而雅漢世以賈董之詞絮之尙不能髣髴其萬一而謂爲王肅所能措手乎哉雖然古來僞蹟皆有質驗未有不敗露於當時之耳目者是故張霸之僞造百兩篇也以中古文校之非是迺黜其書漢書儒林傳載之劉

炫之僞造連山易魯史記也送官取賞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隋書儒林傳載之至王肅詳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陳壽魏志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元孫叔然駁而釋之元行冲釋疑稱肅規元數十百件守鄭學者時有中郎馬昭上書以爲肅謬使肅當日果有僞造尙書難鄭之事孫炎爲惠州大儒受學鄭門馬昭方上書糾繆申護鄭學必將立發其僞造之覆訟之於朝而顯黜其書當不僅駁其非而摘其謬已也如是而陳壽作王肅傳必據之以入志裴松之亦必采之以作註矣乃詳考當日孫炎駁之而不言其僞馬昭謬之而不及其僞陳壽書之裴氏注之而絕不一著其僞可知肅之不僞造古文也彰彰矣故吾論僞造古文之據必以當時傳記所載爲斷若千百年後懸空臆度之詞卽有幾希近似吾猶不信而況其形影之茫如者乎嗟乎古人往矣其遺文秩說散見羣書者明明可以定古文之眞而羣儒反執此以證古文之僞則徵驗既窮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復何所折衷以歸一是惟是事必求實諸儒既疑魏晉請卽魏晉載記中定之果有能指一端舉一言如漢書張霸隋書劉炫之所云者吾亦將設辭而助之攻矣若猶未也請平情論古者試一辨之

晉世古文尙書考

世以古文尙書亡於永嘉爲梅賾所僞造者非也夫古文出於漢世必證之於漢史而始驗其眞古文疑於晉時亦必證之於晉史而始可定其僞後之學者誤解隋志以爲永嘉之亂古文遂亡耳案隋書經籍志云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尙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是所云並亡者謂歐陽與大小夏侯今文之傳耳未嘗及經文也梅賾所奏上者亦孔安國古文之傳耳亦未嘗及經文也古文經文固未嘗亡也然此猶驗之於隋志者吾更驗之於晉史而得數人焉益徵古文之不僞其一

爲郭璞晉書郭璞傳云璞好經術博學有才又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歷惠懷之際河北先擾璞筮之投策而歎於是潛結姻昵避地東南而其作爾雅注於釋詁篇引太甲文曰徯我后於釋畜篇引尚書孔氏傳曰犬高四尺曰獒而其注甗則曰永嘉四年所得注貀則云元康八年所得是爾雅注一書始於永嘉未亂成於永嘉既亂而其所見孔氏古文及孔安國傳已如此使稍有僞經術博學如璞豈肯據而引之審是而古文之不亡與孔傳之不僞可知矣其一爲荀崧晉書荀崧傳云泰始中詔以崧代兄襲父爵趙王倫引爲相國參軍元帝踐祚徵拜尚書僕射時方興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禮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以爲不可乃上疏曰昔咸甯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黃門通給古今行爲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清門二則參訓國子以宏儒訓又曰世祖

武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營建辟雍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案孔即孔安國此時立孔學博士在十九人之中至元帝即位而省只剩九人而古文尚書孔氏學博士仍在故荀疏述之章句傳註眾家之學案此有孔古文之學在內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案此亦有孔古文之學在內學士如林云云據此則是武帝初禪已立古文於學元帝卽位踵而行之未聞因梅賾上書而始立國學也自武帝以至元帝孔氏立學之未嘗絕可證古文之未嘗亡使其學亡而復立荀崧方爭廢置必援例以爲言矣且是時在朝方立古文之學在野必多習古文之人考永嘉之亂五年六月劉曜王彌始入京師歷永嘉六年七年建興五年以至元帝卽位之建武相去纔有七載爲時未久自郭璞荀崧諸大儒外凡所稱侍中常侍黃門通給古今領國子博士及爲所參訓之國子生當有在者舊文皆所省記以較今文廢近百年而始得一九十之伏生尤爲切近使經文果亡必明詔以求之而諸儒何難立應使經文有僞必羣起而攻之而一梅賾何能售欺此

自然之勢也案經文關係甚重不比傳註可有可無故經文存而三家傳亡則聽之古文存而梅賾上傳則用之以今文二十八篇亦在孔氏古文中也況荀崧史稱年雖衰老而孜孜典籍彼在武帝立孔學時既已躬逢其盛至元帝上孔傳時荀見其僞豈肯聽其與鄭並立此又必然之理也審是而古文之不亡與孔傳之不僞又可知矣其一爲鄭沖晉書云晉太保鄭沖以古文尚書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陽城臧曹臧授汝南梅賾當時舊史誌其授受源流如此乃疑者猶謂古文在漢鄭沖晉人何所承授不知鄭沖生於漢末魏文帝爲太子時命爲文學累遷尚書郎古文在東漢爲學者所好尚漢末之傳未絕也則鄭沖獲習其書亦何足怪審是而古文之不亡與孔傳之不僞又可知矣其一爲皇甫謐晉書皇甫謐傳云謐從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案此晉書爲十八家舊本孔穎達親見之信而可徵今晉史亦稱謐帶經而農博綜典籍非俗儒姁陋者比左思作三都賦尚欲借其序以爲重豈謐自作世紀肯襲

僞書以成文且太康三年謐已前卒其世紀之成在永嘉未亂以前去梅賾上書尚四十餘年而世紀所載之古文與東晉之古文相應審是而古文之不亡與孔傳之不僞更可知矣夫自古作僞之書未有能盡掩時人之耳目者是故張霸之僞書駁於劉歆杜林之漆書標於漢史今以孔書之僞證之於晉書而晉書無是言證之於南北諸史而南北諸史無是言證之於隋唐諸書而隋唐諸書亦無是言且不惟無是言已也郭璞方且引其文以作注荀崧方且述其學以上疏鄭沖方且傳其業以立教皇甫謐方且據其言以作紀纔是而范甯則有古文舜典注一卷矣徐邈又有古文尚書音一卷矣其在前則魏王肅有古文尚書注十一卷多同孔氏說其在後則孔穎達正義陸德明釋文皆爲古文序其源流爲之疏解絕無有稍疑其僞者乃以千百年以後之學者其時代不如古人之近其見聞不如古人之詳徒率其私臆拘文牽義冒指爲僞反將晉書隋志紀載著明之言一概抹倒以伸己說則是天

下既無可信之經復無可信之史推其弊唯有焚書而已矣有是理哉吾故歷考其蹤蹟所由以爲世之學者徵驗焉

古文篇數考

或曰子以二十四篇之非古文既聞命矣漢志古文得多十六篇何以又有二十五篇也余曰凡僞造書未有不先審其篇目而爲之者漢志非僻書東晉人豈得未見不爲十六篇而爲二十五篇其必爲原書之所有固也案漢書藝文志古文尚書經文四十六卷孔安國序亦云四十六卷卷數既同而篇數反不同大抵同序同卷異序異卷分併不同之故毛奇齡曰大禹謨與皋陶三篇同序則一序不當兩出又二十九篇內有泰誓則此增多之泰誓又當以抵伏書篇數又曰伊尹作咸有一德以無序語不成序當附太甲篇內與咎單作明居周公立政同余嘗卽是而推數之五子之歌一允征二仲虺之誥三湯誥四伊訓五太甲三篇附咸有一德六說命七武成八旅獒九微子之命十蔡仲之命十一周官十二君陳十三畢命十四君牙十五冏命十六此十六篇之增多者也獨是十六篇之數班固志之荀悅紀之劉歆書之馬融亦序及之漢人無不知者乃桓譚亦生於漢而其新論有曰尚書古文四十五卷爲十八篇篇數異而卷數亦異者何也然後知竹簡中物惟所離合取義不同未可執一以論也彼區區計及於篇數之間者是猶膠柱之見也

朱子僞傳序不僞經文論

今之攻古文者皆借朱子爲重曰朱子嘗僞之矣夫朱子於安國傳序或不無微辭曷嘗以僞加之古文經文哉嘗考朱子語類其論及古文也始而疑繼而信終而爲之玩索解說以教人其始而疑也則曰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蝌蚪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其繼而信也則曰有一說可論難易古人文字有一般如今人書簡說話雜以方言有一般是做出告戒之命者其終而玩索解說以教人也則又曰書中可疑諸篇若一齊不信恐倒了六經商書中伊尹告太甲五篇說得極切宜取細讀讀了太甲伊訓咸有一德便捝過盤庚卻看說命朱子之論古文如此而近時攻古文者不合觀朱子前後之言徒疑其一時存參之語無端造一事實謂朱子分經與序定爲僞書既誣朱子又詆蔡沈謂其明背師承仍遵舊說淺學之徒又從而和之幾成古文定案而不知朱子亦有疑及今文語正可爲不僞古文之借證也然亦有窺破此旨而反以訾朱子者如梅鷟謂朱子不應以古文注論語未免爲受欺人之欺閻若璩謂朱子疑傳不疑經於古文似猶爲調停之說是也是皆不知朱子者也亦皆不知古文者也

毀古文出於漢學門戶論

尚書在前漢有伏有孔在後漢有孔有鄭皆漢學也然而授受於此分卽門戶於此立古文初出未立學官劉向以爲時所不施之故不紀於別錄孔衍上書爭之哀帝欲立古文博士不應劉歆移書責之黨同門妬道真是古文之在漢已有欲以不誦絕之者至魏而今古文猶忿爭未已晉初孔鄭並立逮更六朝各守其師異議始息至唐廢鄭立孔當時若逸禮若孝經皆有起而辨斥之者尚書古文則無一人稍置喙焉元明以來始疑古文我　朝羣儒趨尚漢學其論古文皆據鄭以駁孔謂鄭所未見者書卽非真而不知孔自孔鄭自鄭塗分派別在漢已如是也且不獨據鄭以駁孔並欲仲鄭以肓孔盍不斥孔書之僞無以炫鄭學之名故江藩撰漢學師承記凡左袒古文者屏之不入漢學而一時承學之徒景附嚮臻自託於康成遺緒莫不以攻古文爲梯徑曰如是則可以附於漢學而震伏乎當世也嗟乎孔安國獨非漢儒乎哉孔僖以下世傳古文不絕獨非漢學乎哉乃以鄭學之故誣之爲僞黜之不得爲漢學是直門戶之私而已傳經衞道者當不其然

漢志古文十六篇說

漢藝文志古文尚書經四十六卷五十七篇案劉向別錄爲五十八篇

與孔安國序合班固注五十七篇故五十七是康成猶知古經之有五十八篇也但十六篇之說實發於劉歆而班固作志因之藝文志本劉歆七略而七略所載皆中祕書或劉向校後亡其一篇故劉向著其原目劉歆著其現存歟乃班固作藝文志時不及詳檢於卷則紀其原數於篇又據七略之目注之且云孔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何言之不析也夫劉向云五十八篇前志亦云五十七篇既以篇計則以考得多者不止十六篇是當以安國同序同卷異序異卷之例計之而志中又無此文何也且二十九篇有泰誓此泰誓乃後得者十六篇又有古泰誓則後得乃複重之卷不當入數何以云得多十六篇也蓋古文初出未立學官人但能約略指數如史記所云逸書得十餘篇是也劉向則據安國序文錄之劉歆則就得多篇計之班固因於劉歆卽馬融亦猶是也要之古文篇數當依安國大序總數爲定後人不知以孔序證班志之疏反以班志疑孔序之僞

誤矣或曰五十八篇漢既亡其一篇矣何以晚出本獨全也曰漢所亡者中祕本耳此安國所上之官府者也其所寫之隸古定以傳都尉朝者固未嘗亡也是以五十八篇獨全也

孔疏引鄭注書序亡逸斷句辨

張霸造僞書離析文辭以此篇入彼篇橫決首尾以中古文校之非是然成帝高其才存之不絕傳至東漢學者以爲眞書（見王充論衡）而爲緯者附之（見王肅所論）鄭康成作書論依尙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三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夫百二篇者卽張霸之百兩篇也與中候緯書並存鄭以爲尙書特著之於六藝論則引其文以注經猶其以緯注經也乃解之者曰鄭有古文二十四篇此爲百二十篇鄭豈不識數不知鄭所注者書序也所引者百兩篇文也非二十四篇文也二十四篇有鄭注爲亡者鄭未之見安得引之然而其注爲亡逸

者何也必百兩篇至東漢有亡有逸故以注之於序如注武成逮武之際亡孔穎達以爲所亡者漢之僞武成是也如注禹貢引允征厥篚元黃孔穎達以爲出於張霸僞書是也其曰亡曰逸者乃張霸書非孔古文書也序目有百篇霸書亦百二篇時爲緯者既附之學者奉爲眞書康成方以緯注經焉得而不據之哉今之爲鄭學者必欲尊鄭袒鄭存而不論可矣乃反據其疑誤之注以齮齕孔經謂與鄭注亡逸不符斥孔爲僞不知孔穎達亦爲鄭學者也今鄭注存者大半出於正義張霸之書唐猶有存穎達親驗其詞證之鄭注知其所引在是而以爲未見古文學者不信謂鄭何至不能辨僞夫鄭非不能辨僞也特其時未見眞書耳未見孔經原本故雖有一二流傳孱入其中眞僞混淆豈復能辨但此事有蹟可驗非可飾說以欺人者余嘗取其所注亡逸斷何而以東漢事實證之乃知穎達謂其不見古文非無據也夫必辨古文之眞亡必以東漢之引不引爲斷欲辨古文之眞逸必以所引之合不合

爲斷其注爲亡者東漢實未嘗亡如注武成亡而武成引於王充注畢命亡而畢命引於班固注周官亡而周官問於趙商引於仲長統注祭仲之命亡而命詞引於徐幹他如襲用古文詞語者不計其數豈得因鄭注爲亡而遂謂篇目非今所有乎至其注爲逸者他無可攷今就孔疏參之所引雖止數條已可概見東漢賈逵班固親見古文其驗古文之法必曰古文與經傳相應乃篚厥元黃昭我周王孟子引作周事而鄭注以爲允征之文此與經傳不相應者也又必曰古文與爾雅詁訓相應乃犬高四尺曰獒爾雅訓獒爲犬而鄭乃云獒讀曰豪是豪酋之長此與爾雅詁訓不相應者也不合如此此大異於賈班所驗者而乃據其所注之逸以爲眞古文乎夫鄭自有古文自有古文之注隋唐以前並立於學當時學者尙見全書從無有執鄭以議孔者今乃崇虛名以毀實事於鄭並無絲毫之益於孔轉有邱山之損不知此經乃孔子所删傳之子孫以爲世業在秦則有孔鮒守其藏在漢則有孔安國傳

其訓在唐則有孔穎達疏其義此其家學之不可泯者乃不滅於暴秦炎炎之火而轉滅於鄭學悠悠之口昔人云甯道周孔謬勿言伏鄭誤吾願攻古文者勿徒知有康成而不知有孔子也

馬融未見尚書增多篇解

孔穎達謂馬融不見古文據其未見古泰誓爲證世多疑之並有謂漢中祕書實無泰誓者不知馬融典校祕書若見祕書無泰誓則其疑泰誓也必曰吾典祕書不見古今文有泰誓也乃不曰祕書無泰誓而曰吾見書傳泰誓之多而皆不在竊疑融雖以典書爲職祕府縹帙累萬恐未能盡發其藏而讀之也不然何以未見泰誓也果見祕書古文無泰誓何不卽以祕書證之而反以書傳證之也或者融論泰誓時猶未典校祕書亦未可知今某氏曰祕書十六篇若有泰誓融疑泰誓曷不以眞黜僞余謂融若實見祕書無泰誓則當證以祕書黜之不應證以書傳疑之況融自云逸十六篇無師說漢人師說卽傳義也馬融爲漢

經師既說今文何難爲增多篇古文說哉其云十六篇無師說蓋竊聞劉歆之言而未見古文孔傳也近人亦據此謂馬融不見必安國無傳而不知班固已言史遷曾從安國問古文說也說卽師說也亦卽古文傳也

孔疏誤不誤辨

今之攻古文者何據乎據孔疏之誤文耳疏以二十四篇爲劉班之十六篇按劉書以責博士曰十六篇班志以攷得多曰十六篇雖其中必有分併之法而一書一志皆未明言乃作僞者生於康成之後知康成有三十四篇古文於是仿張霸分析合故智依安國同序同卷例僞造二十四篇以足鄭注孔穎達見所分併之數適合劉班因卽以僞移之劉班而不知劉書班志初無二十四篇之名目也其以二十四篇強附於十六篇者乃僞造者爲之耳攻古文者正覓一證不得乃卽以穎達之僞斷爲劉班之眞而不知二十四篇中無劉歆所引畢命無康成所

問答周官安得據爲劉班古文蓋此乃穎達誤文也曰然則穎達之所謂僞者非歟曰穎達以僞屬之劉班則誤以僞爲足鄭注則不誤劉班時尚書只二十九至康成始分三十四而泰誓後得不入伏孔數內則尚書仍二十八篇而已以二十八篇增入二十四篇終不符安國之五十八篇於是不得不假康成所已分者以爲之足數此其人或卽在魏晉間與西漢之張霸無涉與東漢之康成更無涉也曰何以鄭注逸書十三篇悉爲二十四篇所有歟曰此必竊聞康成之注逸而猶未得其詳者遂並其注亡者而亦逸之（武成咸有一德是也）世人不察乃以此爲鄭眞古文誤之誤矣是故攻古文者自以爲據史記據漢書而不知所據仍孔疏自以爲據劉班據馬鄭而不知所據乃張霸之徒也要皆由不能辨孔疏之誤不誤始

古文尚書辨惑卷四

黃岡洪良品右臣著

洪良品曰攻古文之說至明始有專書人猶疑信參半逮我　朝閻惠輩出自謂以考證得之一時承學之徒靡然從風遂謂古文至今日已成定論及予取其所考證者根究其出典紬繹其原文乃始悟其說之必不可信計其大端凡有十失今縷列之如左

一曰杜撰事實　此張崇蘭所謂到處疑古人作僞而因僞撰一事以誣古人者也如閻若璩謂揚子雲時棄稷之篇尙存永嘉之亂亡失蔡仲之命係成王殺管叔周公不能救而推恩其子賈逵服虔王肅皆註左傳咨有先斷人志之說惠棟謂夏書有禹誓之篇湯誓有逸文一篇朱彝尊謂安國早卒年六十歲王鳴盛作年四十歲謂劉歆移博士書安國獻之宋板文選脫一家字賈逵所注古文本出杜林而以爲出於塗惲沈彤謂十六篇卽正義之二十四篇鄭康成析九共一篇爲九孔

廣森謂五世之廟可以觀怪卽圖畫屋壁以觀之孫星衍謂馬鄭從張恭祖受逸書十六篇分爲二十四之類

二曰竄改古書　此卽漢世行金蘭臺改漆書古文以合其私之故智也如閻若璩謂桓譚新論古文尙書四十五卷十八篇改五爲六十上脫五又引漢官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句下私添至漢又復增置六字惠棟以僞書二十四篇無畢命而律歷志所引有畢命改冏爲畢以合於劉歆所見之十六篇某氏解史記微子太師疵少師彊引漢書人物表有太師摯少師陽謂疵當作摯彊陽音近而朱彝尊從其說鄭注咸有一德今亡王鳴盛改亡爲逸范甯今文集註段玉裁改今爲古之類

三曰誤會書旨　古書簡奧司馬遷謂非好學深思不能心知其意諸儒往往鹵莽立論故多誤如閻若璩誤讀允征乃季秋月朔反疑古文與左傳不相應誤讀隋志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並亡反謂古文卽亡於此時誤讀正義鄭注二十四篇以爲鄭所注而忘前有張霸之徒僞造六字誤讀牧誓商郊牧野反譏古文一地分爲兩地誤讀左傳杜注德乃降以爲莊公語反詆古文之誤入朱彝尊誤據荀子古有象刑無肉刑語而不索下文荀子之言惠棟誤會康誥殪戎殷謂卽中庸壹戎衣之義錢大昕謂孔壁本有泰誓與今文同誤以鄭康成所注皆眞泰誓王鳴盛誤讀漢書司馬遷從安國問故多古文說而以史記湯誥泰誓爲安國所受古文又誤會孔疏鄭曰心腹腎腸乃以爲鄭曰憂腎陽姚鼐誤據易帝乙歸妹以爲左傳微子帝乙元子帝乙卽成湯反譏古文殷王元子之誤等類

四曰毀滅顯證　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乃攻古文者凡値證佐昭然必先詆毀之以滅其蹟此自欺其本心之明而以欺人也如閻若璩明知商曰祀周曰年古文與爾雅相應而曰古人卻不拘反謂古文以爾雅爲藍本明見三國志陳琳檄文玉石俱碎本用允征語張紘箋至治多不馨香本用君陳語漢志百官表本用周官且明著篇目而皆以爲古

文所自出明見鄭康成詩禮異注詁訓故家兩書相同各爲詮釋而故譏孔安國注尙書論語之兩歧荀子引道經爲改書名乃歷述荀子所引今文而獨置所引呂刑改名傳曰不引惠棟引荀子議兵篇舜伐有苗事只引一半其餘置而不引明見汲郡古文有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食之文與孔書相應反謂梅賾據汲冢書故不用左氏說王鳴盛明見趙商問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爲見周官古文乃妄云出自緯書明見張平子思元賦舊注有孔安國乃以爲摯虞尊信其師皇甫謐等類

五曰穿鑿生例　謂古書本無是說而巧爲鑿空言之也如閻若璩謂李充校荀勗書錄失亡過半乃臆斷其中有古文謂啟生於戊午推知其元妃不存遂以太康爲無母謂李衛公問對尙知辨正尙書之非謂王肅注咸有一德必當時臣工贊美湯若臣之辭謂我武惟揚侵于之疆于湯有光爲對商先王自誇語謂旅獒之篇是先有篇名後乃按篇

名造譌謂不學牆面近歎後語爲山九仞功虧一簣無譬喻語爲襲論語之文惠棟謂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爲周書常訓篇文杜預注爲逸書梅氏遂采入祭仲之命謂平帝立古文十六篇不著於錄故馬融云逸無師說王鳴盛謂孔疏先師棘子下生孔安國子字當在孔安國上如子沈子子程子例之類

六曰雜織入罪　謂書本不誤而多方周內以生其罅隙也如閻若璩謂伊尹稱字於太甲爲誤仿緇衣謂仲虺之誥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四句係襲左傳刪改以協韻謂泰誓武成皆認孟津爲在河之南謂蔡仲之命周公致辟于管叔本王肅辟字解謂旅獒稱太保係以追書爲實稱謂孔安國傳係就經爲注武帝時爽此例王鳴盛謂賈逵傳古文尚書載於說文凡說文所不合者皆晉人所改孫星衍謂左傳引盤庚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今本無惡之易也四字爲僞孔所刪程廷祚謂古人授受源流係唐人增竄帝王世紀及晉史諸書以實其說俞正燮

謂劉鉉爲梅本僞造桑欽以後之人等類

七曰附會古籍　古書疑似甚多諸家不能辨析往往假借以立論如閻若璩知二十四篇有鄭注亡篇之武成乃私以僞泰誓易之謂孟子葛伯仇餉爲湯征逸文謂三統歷畢命作策豐刑爲孔壁零章剩句謂濟瀆枯而後通乃王莽後事安國傳亦有朱彝尊謂論語集解爲鄭沖所上安國不注書名據此以爲鄭沖不見古文錢大昕謂僞書二十四篇卽鄭所受於賈馬之古文惠棟謂馬融讀獒爲豪爲孔氏逸書之說俞正燮謂杜林別自有古文漆書爲複剩之卷謂舜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爲舜典逸文說文仁覆閔下謂之旻天爲賈逵所傳舜典逸文之類

八曰濫引雜說　密士祁曰經不易僞而所僞者多在子蓋其書在當時卽多異說不可據也史記亦然乃諸家反據二者以攻經如閻若璩據王逸離騷注要得淫聲駁太康遊畋爲僞事據墨子喪師闕師駁孔

傳解用爽厥師爽作明之非據史記太甲歸亳已爲卽位六年與孟子異反譏書序之失據墨子引泰誓小人見姦巧不言發罪約謂古文泰誓遺此語惠棟據呂氏春秋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反謂古文爲改呂覽據墨子非樂篇周書嘗麥篇以證五子之爲五觀等類

九曰彼此救應　此劉子駿所謂黨同門妬道眞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者也如郝敬謂周公無殺管蔡事而閻若璩亦云周公未嘗殺兄由漢儒誤解我之弗辟爲刑辟而孔書承訛閻氏謂傳記所引湯誓皆在湯誥中毛奇齡以今文湯誓反僞誥之而惠棟卽謂湯誓非全書閻氏又以泰誓入二十四篇俞正燮謂爲康成所補惠棟謂二十九篇兼序王鳴盛卽據爲典要孫星衍知江氏諸人說泰誓不可通於是改爲中下二篇亡失以彌縫其說等類

十曰前後矛盾　譏攻古文者操兩端之術以肆其詆媒而不知與已

說先乖刺也如閻若璩引帝德廣運能自得師二語惟口起羞四語謂其改以協韻至大禹謨又謂其與堯曰咨爾舜節有韻之文不類爲不識韻既謂古文於傳記收拾無遺又因馬融以傳記所有泰誓皆在古文不在今文反謂古文之有遺落既謂司馬遷史記訖於太初又謂史記金城係昭帝以後追書惠棟既據爰立作相論道經邦燮理惟勤諸句以字非古義證明其僞又引閻氏之說而謂其無字無來歷朱彝尊引家語以證孔安國早卒之言家語皆諸儒所斥爲僞者因攻古文翻引以作證王鳴盛謂僞泰誓稱武王乃死謚爲史臣追書至論旅獒則以召公當武王時未爲太保又以史臣追書之例不可據王氏既謂鄭康成不注增多篇坐令亡逸又謂但述其篇目等類

右所列十失其詳具見卷中紀昀書史通通釋後云輕議古人自知庸妄然子元敢於詆孔子則踵而效者子元亦不能咎況古文爲聖道所寄閻惠輩以邪說亂之是非尤不可不爲別白也後有作者當

諒余衷焉

攻古文尚書各家書目

吳澄書經纂言四卷

吳澄著書經纂言以二十八篇爲伏生之書餘二十五篇則自爲卷袠以置諸後顧應祥序之曰安國之書雖未嘗列於學官然史稱司馬遷受書於安國班固以之入志其私相傳錄增損附會容或有之若概謂梅賾所增豈其然乎又謂梅賾所上書分堯典愼徽以下爲舜典初無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以爲姚方興添入今觀太史公五帝紀於帝堯則曰名放勳舜則曰名重華恐亦有所自焉士生千載之下而欲以殘編斷簡訂千載之上之是非蓋亦難矣吳氏始分今古文顧序駁之固當然疑安國梅賾容有增損是猶爲吳說所惑想當然語不可據也余嘗謂梅賾分舜典猶缺二十八字使其僞造古文必不待姚方興之增補史記以帝舜爲重華卽其從安國所問舜典古文說顧氏所見皆

與余同至謂後人去古日遠殘編斷簡難訂千載是非尤爲覈實之論何吳氏輕發難端致接踵而起者舞其私智自謂能以考據定古文其錮蔽中於人心至今而未已也

梅鷟尚書譜五卷

梅鷟著尚書譜五卷自序云安國專治古文造爲僞書自謂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泰誓十六篇顯行於世然革成周之籀篆友蒼頡之科斗誣厥先祖父以不從周之罪此豈近於人情又云當時泰誓雖僞實爲安國之古文無疑夫史記言孔氏有古文而安國以今文讀之起其家既曰孔氏所有是非安國之僞造可知其謂以今文讀之者史遷之言非安國之言也豈非誤會史記乎僞泰誓無諸傳記所引漢時明立爲今文與古文之十六篇何涉豈非誤會漢史乎信伏生有壁藏事繫言孔氏無壁藏事反謂安國造作科斗以誣孔子妄誕無稽一至於此自序又云東晉時稱高士曰皇甫謐者見安國書擢棄人不省惜造書

二十五篇大序及傳冒稱安國古文以授外弟梁柳其曰鄭沖蘇愉皆誣之耳又云皇甫謐不任授受之蹟謐言外弟梁柳得古文者倒言之耳夫皇甫謐爲西晉初人太康三年已卒彼徒見東晉時梅賾上孔傳遂妄臆古文爲皇甫所爲而不知謐已早死其時代實不相及其云以授外弟梁柳者舊晉史之言非謐之言也何從見其不任授受之蹟以西晉之人指爲東晉以舊史之言指爲自言其援據錯亂一至於此更有奇者謂張霸分泰誓爲三篇盤庚亦分爲二篇顧命分出康王之誥增今文爲三十四篇分九共爲九篇而增古文爲二十四篇劉向因之則錄爲五十八篇此見古文顯於昭宣元成之時如此夫張霸自造百兩篇何嘗有分三十四篇二十四篇之事夫分今文爲三十四篇者鄭康成也分九共爲九篇而增古文爲二十四者僞足鄭注之徒也劉向何嘗卽因此以定五十八篇以各不相謀之事無端聯合爲一且指此爲昭宣元成之古文蓋由誤會孔疏不自覺其乖謬至此欲攻古文而

於一切古籍無不任情顚倒閻若璩求得其書初亦嫌其武斷繼乃遂其本心用其泰誓十六篇之說以二十四篇爲眞古文去其一篇而以僞泰誓補之且於古文株根刳掘譜全襲其說而惠氏以下復轉相稗販著之爲書所謂索隱行怪後世有述者也尚書譜經義考作讀書譜五卷經義考作四卷一近代之書而篇名卷數已歧異若此此非有僞也乃猶以篇名之訛易卷數之多少執以繩數千年之古經何哉

梅鷟尚書考異六卷

梅鷟著尚書考異謂孔僖紹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十六篇卽張霸等所作之古文而非二十五篇之古文夫謂孔僖所傳卽漢志之十六篇猶可也何至混同於張霸所作之古文其書雜引傳記凡一字一句同於古文者卽爲古文所蒐竊嗣是我　朝諸家倣之爭采各書以入古文罪案自謂考證得實而不知皆治梅鷟之邪說無稽也是以陳第駁之曰近世旌川梅鷟譸張立論其斷古文謂皇甫謐僞作集合諸傳記所

引而補綴爲之不知文本於意意達而文成若彼此瞻顧勉强牽合則詞必有所不暢張崇蘭復譏之曰梅鷟之書淺妄昏亂至不足道而實爲閻惠諸人先鞭故閻氏多采其說入疏證而孫氏力求鷟所著考異刻之以張其軍皆私意也今觀其序安國弟子之傳都尉朝庸譚而外雜入尹敏蓋豫丁鴻諸人而後繫以杜賈馬鄭徒見後漢儒林傳述安國之傳止於都尉朝庸譚遂妄意東京習古文必係朝與庸所授而不知其不相及也且又不知杜賈馬鄭一脈相承復不與諸人相涉也此已可笑矣乃又謂都尉朝以下至於鄭元所傳古文同一張霸所作者竟不知張霸成帝時人都尉朝武帝時人且若以安國所受即用張霸之書而非得之壁中者此非夢囈乎且其痳聵猶不止此旋又謂賈馬鄭所注正安國的傳之古文故禮記國語左傳孟子所引皆不載一似諸經所引安國所傳有二者又云惟注先漢的傳古文而未見東晉後出之古文是以凡遇所引皆曰逸書夫凡遇所引皆稱逸書此註他經之詞係之註的傳古文下已不可通且如其說是諸經皆引東晉後出之古文者有是理乎陳氏張氏之言可謂痛切因并錄之以俟來者覽焉

羅敦仁尚書是正二十卷

羅敦仁著尚書是正其子喻義序之云是書大率原本今文首列書序次載本書次下己意亡者闕之而散見論語左國孟荀者附錄焉非是族也雖所稱十六字不敢不正張雲章駁之曰是正云者正經正傳正字正句正術也其正術之說曰書者道政事者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分形氣義理之名德無常師善無常主標萬殊一本之目此則講堂義理之書非道政事之書也信如此言則義理與政事果可判而爲二乎毛奇齡復駁之曰羅敦仁喻義父子僞造今文尚書古本竊取史記吳字集作監本而雜攟他篇字以組入之乃以大字寫今文以小字雙行寫古文斥之不使爲經其意則猶之吳澄刪古文故智而奸狡過之其爲張毛二家所闢者如此今按其書謬亂非一如以禹謨勸之以九歌爲逸書洎作九共之文以左傳引書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賞飫樂歌之文而反指孔書爲張霸百兩篇其子喻義效之遂以周官太師太傅太保爲非三公夫不信古籍妄疑非經而復僞造古經以虞廷十六字之精言而猶云不敢不正其悖誕爲何如哉攻古文之書此爲最劣故世之疑古文者亦不援而據之也

郝敬尚書辨解十卷

郝敬著尚書辨解謂周公無東征殺管蔡事蔡仲之命致辟管叔乃誤解金縢中我之弗辟一句而不知殺管叔語已見左傳謂堯舜一德故二帝併典五臣同心故皋陶合謨而不知堯舜分二典禹皋陶分三謨已見書序更可駭者謂禹謨瑣碎不成文理伊訓說命風格卑弱孔書諸篇辭義皆浮泛如伊訓不切放桐復亳說命不切帝賚良弼君陳畢命不切尹東郊且駁朱子易解難解之說謂其棄嘉穀而收稂莠庸妄如此而閻若璩采以入尚書疏證中稱其分析古今文字如燭照物不知是何肺腑惟張崇蘭曰郝氏著論三十條以攻古文大概掠取舉業跋尾駢字分題古今文而爲之毀譽殊不值與之費詞可笑者欲古文切題如今日作時文手段信如所譏恐高宗肜日西伯戡黎亦不能免也以時代分文質堯舜典皋謨豈質於盤庚大誥乎推費誓淵奧當矣亦何以處甘誓乎伊訓說命雖卑猶堪與洪範伯仲耳蓋郝氏專於文體校量其質於文章奧窔全無領會祇是肆口妄談及張氏以今文絜之而是非判然矣張杉云二典三謨極文從字順文侯之命秦誓皆春秋時書其古質樸奧較有過於典謨者與張氏之說正相發明善讀古文當能辨之

姚際恆古文尚書通論別僞例十卷

姚際恆著古文尚書通論別僞例其穿鑿附會無一是處如謂左傳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二語則以吳公子光不解引書案左傳昭三十

年子西曰光又甚文不知姚氏何猶譏其不解引書也謂公子光不讀尙書而其所聞者果何等語也又仲虺之誥小大戰戰罔不懼於非辜則以爲先發制人之策不應成湯全是小人心腸夫仲虺此言不過述桀暴虐而民墜塗炭耳何嘗是伐夏爲自全之計柰何引文而遂遺其事實也謂伊尹無告歸事伊尹壽百餘歲告歸之時已應七十左　未名爲老夫伊尹告歸史未著其年歲代遠事湮已無可考姚氏何從見其年在七十左右而臆斷爲不當復政也謂惟有慙德是季札評湯之詔濩語如孔子謂武未盡善意不知季札明言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慙德正指其放桀南巢事以聖人而恐貽口實所謂聞樂知德非專爲評樂言也謂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倣國語之夏書曰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無與守邦禮記之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甯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則以二者皆民非后在上與起下后非民乃是告君語今倒置之是告民語不容出伊尹對太甲之口不知此正勸太甲以保民下文匹

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正中明此意何嘗是告民語讀書不善尋求上下文反援他章近似語爲例試思行文設辭移步換形豈有定例也且謂經與傳同出一手僞則俱僞笑世人辨僞傳不知辨僞經又似暗指朱子而言謬誕之說不勝僂指（其餘各條詳辨閻書中）而閻若璩稱其說多起人意見外采入所撰疏證中蓋實其同己也此外尙有錢煌壁書辨疑六卷余未之見疑毛西河古文寃詞所稱某甲者卽其說也

閻若璩尙書古文疏證八卷

閻若璩著尙書古文疏證其大旨實本梅鷟而復加以附會佐以強辨自謂其書能以虛證實以實證虛而吾謂其失正在以虛爲實以實爲虛何謂以虛爲實蓋本書實無是說必增飾其詞以誣之如經文師逾孟津則添作渡河而過傳文濟水入河則指爲改流新道之類是也何謂以實爲虛蓋本書確有顯證必多方詆毀以蔑之如明知古人有追書例乃獨以召公太保爲實稱明見周官三公引於漢書乃謂此言應從抹殺之類是也閻氏記誦該博如王充耘妄謂若跣非視地二語爲不古而閻氏則知其出於國語梅鷟妄意前徒倒戈數語爲不實而閻氏則證以荀子史記此皆古文不僞之證棄爲閻氏所見及者乃必反覆迴護遂其初心以誣正經而助邪說吾嘗詳覽其書竊怪議論之偏不知何樂而爲此及得毛西河集有與閻潛邱論尙書疏證云正心誠意本於大學存心養性見之孟子並非金谿姚江過信僞經始倡心學以尊兄卓識而拾人牙慧原不爲武然且趨附之徒借爲捷徑今見有以此而覬進取者尊兄雖處士然猶出入於時貴時貴之門萬一此說外聞而不諒之徒藉爲口實則以此而貽累於尊兄之生平者不少吾願左右之圖之也乃知當時達官貴人必有爲僞古文之說者閻氏特著是書以附和之迨爲西河寃詞所評（張穆年譜前寃詞在後見毛西河集中寄潛邱古文尙書寃詞書）遂未刊行至乾隆時其孫學林始刻於淮揚嘉慶時吳念湖再刻於津門迨惠棟王鳴盛孫星衍江聲輩出爲之尊奉推行而僞古文之說遂

流毒深中於人心錮蔽而不可解至棃九山著古文尙書條辨張猗谷著古文尙書私議始力斥其非而繼此周崧靄翁覃溪亦皆有訂閻之作梁周二家余未之見翁氏張氏僅駁閻數條說猶未備余則取其說之最足變亂是非者而詳加考訂焉庶幾來者猶知其說之不足據聖經或藉以長存乎

惠棟古文尙書考一卷

惠棟著古文尙書考皆襲梅閻二家之說閻氏始以僞足鄭注之二十四篇爲眞古文惠氏遂硬斷爲東晉之古文出而西漢之古文亡從來僞不敵眞使二十四篇果眞則兩書比較何難以眞黜僞何以此書一出而彼書轉亡也且晉世祕府有古文經文使卽爲二十四篇則梅賾上傳必不相應何以當時伸此而屈彼也其設四疑以駁孔疏全是誤會正義孔穎達特比之於張霸僞書非謂此卽張霸所造也其最誤者如以五子爲五觀以九歌爲啟樂以禹不必有誓師事以湯誓非全書

以冏命當作畢命以鄭解緇衣目周有終據孔氏逸書爲說以馬融讀羿曰豪爲傳古文得之尤可駭者倣梅賾古文蒐竊之例取各書與古文相同之字謂爲古文所自出如于其子孫弗率襲司馬相如諭巴蜀檄子弟之率弗謹伊尹將告歸襲左傳商君告歸終始惟一襲論語有始有卒睿聽明襲論語聰明睿知狎侮君子襲論語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乃祖成湯乃祖字出盤庚爾尚蓋前人之愆爾尚二字出酒誥惟予小子惟予二字見康王之誥小子二字見顧命充耳目之官耳目二字見宋陶穀一似古史爲文必無一經傳所用之字而後能免於僞其說最陋不知阮元何以采其書入皇清經解中不可解也

程庭祚晚書訂疑三卷

程庭祚著晚書訂疑大率謂古文體製尙無異於今文而所疑者全在來歷之不明至其所指來歷不明之故則言於不信古籍漢史明言安國以古文授都尉朝乃舍而不據獨引兒寬受業安國不云其有異聞是不知兒寬本爲三家之學於古文不相及也謂劉歆校祕書但云得十六篇而不言其爲何書是不知劉歆欲立古文故移書以責博士安得云十六篇非即尙書也謂後漢古文大行諸儒之業與孔僖之世守皆不言安國有傳是不知後漢所行古文無與安國唯孔僖世守乃安國之學其二子所好之章句以授門徒者當即安國傳也來歷可證如此乃反以爲無證謬矣不但此也不信正義謂東晉所立孔氏爲二十八篇之古文無二十五篇之古文不信隋志謂梅賾所上爲古文二十八篇之傳無二十五篇之傳是不明於孔鄭分立之故竟劃孔氏古文爲二且謂二十五篇出於梅賾以後其說最誕旋又見郭璞爾雅注所引有書曰徯我后則以爲就孟子爲言邪焉乃指名太甲篇而無如鳥鼠同穴一條又引孔傳共爲雌雄語釋獸之末一條又引孔傳犬高四尺曰獒語郭璞注爾雅在東晉未渡以前則孔傳之出已在梅賾未上以前程氏自知其前說俱敗乃引而毀滅之曰此二條爲後人所竄入

試問後人何名語出何書彼亦無所據也乃復穿鑿而生一例曰郭注例凡有所引必爲本書所無試思其爲雌雄犬高四尺曰獒二語何嘗爲郭注所已有而不足相發明哉無稽之言無非滅顯證以伸己說至遁辭之窮乃卽誣指爲僞傳之所本又與其所云竄入之言自相矛盾矣他人皆以古文爲晉人僞造程氏則以古文爲後人補亡蓋因束皙補亡詩之例而臆言之夫傳記中逸詩不少以束皙之才尙不能采輯一二以合於三百篇之旨要而謂後人有能采輯成語以補尙書之七至二十五篇之多者誰乎至謂虞夏之書書傳所引者多猶能宏深周書自旅獒以後書傳所引者少卽不能宏深篇之短長係乎引用之多寡云云夫書義宏深原非瞽儒所知而篇簡短長則人所共見試於旅獒以後徵其一二如畢命冏命爲書傳所引者少矣又何嘗篇第短於康王之誥文侯之命邪他如以劉歆所引世俘篇爲貞武成以孔傳解論語與尙書有異論辯卷中茲不贅及

莊存與尙書既見一卷

莊存與著尙書既見其中駁古文只二條如謂舜無命禹征苗事周公居東非東征皆沿諸儒誤說餘皆泛論三代事理於古今文無所發明其書初出頗爲當時學者訴病及沒後龔自珍志其墓有云莊君傳山右閻氏之緒學求二帝三王之微言大指閔秦火之鬱伊悼孔澤之不完具悲漢學官之寡立多廢懲晉代之作僭與僞恥唐儒之不學見絀大笑悼唐以還學者之不審是非雜金玉敗革於一衍而不知賤貴其罪至於褻帝王誣周孔而莫之或禦蓋公自少入塾而昭昭普別擇矣既壯成進士閻氏所廓淸已信於海內江左束髮子弟皆知助閻氏言官學臣則議上言於朝重寫二十八篇於學官頒賜天下考官命題學僮諷書僞書毋得與將上矣公以翰林學士直上書房聞之忽然起逌然思慘然歎愀然而霸謀自語曰辨古籍眞僞爲術淺且近者也且天下學僮盡明之矣魁碩當弗復言古籍墜湮什之八頗藉僞書存者什

之二帝胄天孫不能旁覽雜氏惟賴幼習五經之間長以通於治天下昔者大禹謨廢人心道心之旨殺不辜失不經之誡亡矣太甲廢儉德永圖之訓墜矣仲虺之誥廢謂人莫已若之誡亡矣說命廢股肱良臣啓沃之誼喪矣旅獒廢不寶異物賤用物之誡亡矣冏命廢左右前後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數言幸而存皆聖人之眞言言尤痌瘝關後世宜貶須臾之道以授肄業者書曰尚書既見而古文竟獲仍學官不廢據龔氏之言當時竟有欲廢古文者賴莊氏一言以止然莊氏既知古文之不可廢而不能考其是非究其原委仍自隨聲附影進退失據蓋夙爲閻氏之邪說所浸潤也今閱其書意義淺陋多騎牆語徒知一二幸存者爲聖人之眞言而不知其首尾完備者何一非聖人之寶訓同一古籍而有信有不信其見已屬模棱龔氏詆其譁於別擇誣矣益龔氏亦疑古文之僞者不辨是非皆爲閻惠輩所紿而反以之笑悼唐人其罪至於褻帝王誣周孔而不自覺吁可慨也夫自僞古文之說錮蔽

人心毒流後世以莊氏之識龔氏之學亦知古文之不可廢而終無解於其疑惑未悛此吾古文辨惑之作所不能已也夫

姚鼐書說四卷

姚鼐著經說其論古文尚書率妄肆誣詆並波及於羣書如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見於左傳則謂左傳以六府三事合爲九德爲說之辟且謂鄭康成誤取之以注周禮大司樂武王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見逸周書作雒篇則謂逸周書非西周史臣之紀作僞古文尚書者遂于管蔡之外益以霍叔且謂康成註書序三監不數武庚而入霍叔爲鄭之謬左傳載陽虎之言曰微子啓帝乙之元子則謂帝乙湯名杜元凱誤解帝乙爲小乙致作僞古文者以微子爲小乙之庶長而武王稱之曰殷王元子爲亂適庶而失辭盡滅古書以伸己說一至於此乃更有附會其說以入古文罪案者說命台小子舊學于甘盤乃遁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上二句乃舊勞于外時事下二句乃入居河內時事國語楚史老謂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卽專指入居河內言之姚氏乃穿鑿生例謂國語入河乃在嗣位之後古文入河皆在未卽位之前其德未著史老不得言聳其德至於神明不知史老所云卽據尚書爲言入河二語與之符同同此一語豈有二義且尤有可駭者摘古文背理者有七謂顯然之不爲過夫古文理精義密非聖賢不能作今乃謂其廓落而不切碎細而無統是乃沿郝敬之妄說而又從而甚焉者也就其所摘七條如益贊於禹以瞽瞍允若比之格苗頑威克厥愛罔濟非三代行師之道嘉謨嘉猷入告爾后爲臣下相稱之辭辨見卷中茲不復及又如兼弱攻昧子皮引作仲虺之志昭我周王（昭作釗同）郭璞引入爾雅之注原辭如是固不待辨至矧予之德言足聽聞嘉績多於先王二語仲虺特言夏桀虐及無辜湯幾不免何嘗言是伐夏爲自活之計畢公歷相四世嘉績最多其云多於先王者言其績爲先王所多耳多猶獎也豈謂嘉績之過於先王哉

大約古書命意訓詁不同後人未易推測不知則闕何可執區見以妄以背理加之古人至欲顯然其書不列於學謬矣自來攻訐古文無有如此言之放肆者而姚氏云然蓋亦自陷於滅經誣聖而不自知也

王鳴盛尚書後案三十卷

王鳴盛著尚書後案仿吳澄纂言例分古今文爲二而加以論辨其辨古文也謂二十四篇爲鄭逃及鄭注咸有一德今亡自知其說不合乃改今亡爲今逸以彌縫之王劼識其自欺欺人洵不誣也乃更有鑿空言之者謂孟子引葛伯仇餉語乃湯征篇文謂湯誓別有一篇墨子所引湯誓中有令天大旱三句爲衍文謂史記殷本紀劉歆三統歷所引伊訓等篇皆鄭康成古文謂允征之允卽顧命造舜衣者而僞孔改作國名謂汩作篇皇甫謐親視其目因不能憑空造撰乃於僞傳注爲十篇一亡謂左傳昧旦丕顯僞作尚書者因襲日字復據牧誓甲子昧爽改作爽謂伊尹無復政告歸事且詆孔疏伊尹欲告歸太甲留之爲遁

辭謂許愼從賈逵受古文載於說文凡與說文不合者皆晉人所改此其指摘各條大率迂臆妄言並無他書實證且見皇甫謐帝王世紀多引古文說卽誣謐造古文復自引以實其事試思古今造僞書者有之矣未聞於造僞書之外復造一書而引以證之者也又因釋文有王肅竊見孔傳語遂誣僞孔之出於肅乃情事所有試思謐肅之造僞書嗚盛於何徵之若謂是懸揣之詞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誣今人尚不可而柰何以之誣古人哉況其言亦多自相矛盾既謂爲融所注卽賈逵安國本乃轉皆王肅之注存於今者按之皆與馬融僞孔合何以僞孔與馬融注合而猶譏爲僞也既曰東漢古文未立於學故鄭亦未注增多之篇何以引漢書所云古文遂行古文遂顯者仍以泯夫未立學之古文也至於舜生三十徵庸數句謂當依史記鄭注不宜如各書承孔傳之誤而不知孟子所言舜事正與孔傳合如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又居喪二年三十在位也又舜薦禹於天下有七年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合之爲五十年所謂五十載陟方乃死也事必據古孟子嘗更古於史記鄭注也謂左傳引念茲在茲爲順事恕施引允出茲在茲爲由已與古文詞意不合不知左氏斷章取義實有難執原文以相繩者如罪不相及何嘗是康誥之本意地平天成何與於子臧之不衷王氏豈未之見邪謂周官茲惟三公引丙吉爲丞相道逢牛喘止問之曰三公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此自謂其丞相爲三公耳與太師太傅太保之三公無涉不知丞相只一官何名爲三公正以其兼太師太傅太保之職且丙吉不曰丞相調和陰陽而曰三公調和陰陽其爲引周官職掌無疑此亦古文實證王氏雖欲蔑之不能也謂太甲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上二句從孟子去也字下二句從緇衣作逭字不知尙書古今文皆無也字不獨太甲一篇此自緇衣引而增之至逭與活則皆一字異文也謂太甲言敬仁誠之義直至孔子子思孟子始發揮透暢僞作者生於孔孟之後采取其文入伊尹口中其理則是其文則僞不知孔子述而不作其言敬言仁言誠實本古訓孟子亦云伊尹見而知之

正以其言敬言仁言誠皆關聖道以其從見知得來也王氏不達斯義一概目之以僞謬矣乃更有明知其不僞而誣之者明見左傳引聖有謨勳明徵定保此古書一字異文乃因下文有惠訓字誣其竊入改之明見後漢書有崑岡之火自茲而焚語三國志引火炎崑岡玉石俱焚語可見漢魏時古文已自流傳人皆誦習乃不欲爲古文作證遂誣爲此皆魏晉人常談明見說命一篇見於國語呂覽竹書紀年史記殷本紀孟子楚詞墨子劉向說苑王符潛夫論既確且備乃反誣其采取諸文而增飾入之人第見其徵引浩博遂據爲古文罪案而不知其議論之偏識解之謬毀經誣聖其疑悞來學不淺也余姑摘其大略著之於篇而其詳則王劼辨之尤審云

　江聲尙書集註音疏十二卷

江聲著尙書集註音疏屛二十五篇正文不載而按百篇書目凡逸文見於百家傳記者如帝告九共歸禾逸句悉錄入其中而注之疏之普之且不論雜說異文皆纂以爲經反誣眞經爲僞不用是采糠秕而棄菽粟也如於五子之歌仲虺之誥則錄墨子於湯征湯誥則錄史記於咸有一德則錄呂覽且於盤庚末則附錄大傳所引王曰封唯曰若圭璧於康誥末則附錄左傳所引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意以補尙書古今文之逸可謂妄作又采說文古字易今字之一二而不知說文古字不全爲孔氏舊文此揚雄所謂童牛角馬不古不今者也至於書中臆說尤多謂正義僞書二十四篇許叔重猶及見之凡說文所引不在二十九篇者蓋皆二十四篇之文謂二十四篇有汨作蓋記治水之事洚水警予或是汨作之文謂鄭注禹貢引允征曰篚厥元黃昭我周王周王乃君王之誤僞作者取以入武成故改爲周皆憑空杜撰其詞者高堂隆引曰若稽古帝舜下加建皇授政改朔六字本非書語乃臆斷爲舜典逸文而不知中候亦引稽古帝舜下加欽翼皇象四字不得謂舜典有此文也江氏之學宗鄭尤痛心疾首於王肅王

鼐作聖證論以駁康成無論其說是非總與古文尙書無涉乃意存報復因其說與孔傳相合卽誣其僞造孔書及傳妄肆毀詈尤失論事之平所更不可解者堅執僞書二十四篇爲眞古文謂其信而有徵不知果徵於何與其說僅見於孔穎達正義乃反詆穎達以二十四篇爲僞造謂不祖其祖而祖他人安國何不幸而有此不肖之孽孫試思穎達唐初大儒古文乃其家學豈目不識眞僞者何醜詆至此且正義明言二十四篇乃卽因鄭之三十四篇以足數內有鄭所注爲亡篇者其僞無疑江氏棐祖鄭學知而言之是謂背師不知而言之是於鄭學亦膚受矣至於所輯尙書逸文一卷凡傳記中非引書而注書名者一概闌入尤爲持擇不精其古今文統系一圖於東漢古文歧互之故並未能識別不作可也

段玉裁古文尙書撰異三十二卷

段玉裁著古文尙書撰異二十五篇不著於錄而其所謂古文者亦不

全出於馬鄭往往多據傳記雜說以易經字既於經文臆加刪改反於其不合己說者誣爲後人所刪所改任情顚倒炫亂是非如微子若涉大水其無津涯傳以涯際訓津字則謂淺人以涯字補入而不知若涉大水其無津果據何本伊亦未明言也段氏於所據本皆詳載而此獨無之蓋出臆說也又如洪範五曰思則謂尙書大傳漢書五行志荀悅漢紀引經皆作五曰思心而此數書實無心字反誣爲後人所刪改不知段氏何所據爲今文五曰思心乎且應劭注本無心字乃私添兩心字曰思心心思慮也反云今應注纔三字爲淺人刪改之本史記宋世家曰時五者來備用洪範古文說亦謂與今本相反爲後人所妄改裴駰集解引孔傳五者各以時與正文相應反謂不相應而增改引之魏高堂隆引尙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中候亦引之高堂隆明注爲引尙書段氏偏指爲引中候且僞造一例謂古人稱引多有以緯書稱經者然則傳記所引尙書皆可指以爲緯書乎謂堯典以帝堯曰放勳五字爲句皐陶謨以皐陶下屬爲句獨以大禹謨不得其句讀開端便非體試思曰若稽古何能斷句堯典舜典大禹皐陶謨皆以曰若稽古迹下二字讀何獨臆定一斷句以爲大禹謨生隙乎孔傳孟津地名段氏欲附合閻氏孟在河北之說則於孟津下增一孟字曰孟津孟地名而傳文實無孟字則誣爲後人所刪陸氏序錄云范甯變爲今文集註此言先本古字（案此古字卽漢隸書）范甯變爲今字（案此今字係今楷書）不待至衛包始改也段氏乃言今字係古字之訛反譏朱彝尊引爲今文之誤夫使范甯所變者者爲古文則是先本用今字至范甯翻變作古字矣其可通乎我其試哉句上無帝曰二字蓋今文本如是也乃段氏翻謂二字漢時今文所有而孔本襲之引史記論衡皆有堯曰爲證不知史記論衡乃用堯典古文說段氏未之悟耳孟子放勳乃殂落謂姚方興易作帝字不知帝曰欽哉帝曰格汝舜亦不如孟子所引放勳曰之例豈亦姚方興所改邪此明明孟子易帝爲放勳且易三載爲三年堯時固無年稱也

段氏亦謂惠定宇於三載汝陟帝位改載爲年大誤而獨於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謂此載字當從馬鄭本作年反以僞古文守爾雅周曰年之例太拘不知馬鄭雖號古文實多雜以今文其作年字或是今文本如此至古文讀應爾雅當作載不作年卽此一字而其爲古文之原本與否可立辨也段氏既著古文撰異何獨昧此義緣有一僞古文之見亂於胸中不暇致詳耳然段氏雖不能識古文之眞猶能辨攻今文以及古文者之妄如孫淵如謂說文虞書予乘四載下有水行乘舟四語爲僞孔所刪段氏則以此四語乃自古相傳舊說非尙書正文孫氏又謂左傳引書曰惡之易也四字爲僞孔所刪段氏則以此四字乃隱括盤庚汝不知吉言以下七十餘字蓋以其詞繁而約結之古人早有此法此則其論之最當者愈於孫氏遠矣

孫星衍尙書今古文注疏

孫星衍著尙書今古文注疏何謂今文伏生二十八篇是也何謂古文

馬鄭三十四篇是也伏書與馬鄭文字多異篇數訓詁亦殊今合伏生馬鄭爲一凡馬鄭所分之盤庚顧命仍依伏本而訓詁則用馬鄭體例已麗雜而無稽至其刺取書傳升爲注者一謂司馬遷古文說不知班固所稱者只有數篇其餘多采雜說不必卽爲古文也一謂伏生尚書大傳及三家今文說不知大傳爲張生等撰三家今文各有異同不皆卽爲伏生師說也一謂馬融康成多本衛宏賈逵是孔壁古文說不知衛所傳賈所注爲杜林本史不言出於孔壁況賈或與衛異鄭或與馬異豈孔壁古文有數說也且徧采古人獨不及宋謂無師傳恐滋臆說而又錄　本朝閻惠王江段氏之書不知是數人去古益遠何所師承徒以濫引繁徵附會穿鑿臆說更不勝其多也皆後案之列孔傳而反取近今雜亂之書殆劉歆所謂是末師而非往古者乎其最謬者段玉裁以五子之歌卽五觀觀之爲歌（謂子之歌三字爲觀字誤文）猶市之爲呂費之爲盼作僞者泥於歌字造爲五章尚書不當以詩歌名篇孫氏以爲有識之言且謂啟子兄弟五人更立必是兄終弟及安得同時作歌不知五子之歌篇名明見書序子之歌明爲三字何能認作一字史無啟子兄弟五人更立事兄終弟及是殷商系次考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少康崩子杼立此載諸傳記者五人何嘗兄弟更立何以不可同時作歌此眞臆說之尤者也謂旅獒太保僞傳以爲召公周書史記稱武王克殷有召公奭不言太保不知前人明言史臣據其卒官書之若就克殷而論武王現在當時亦必無武王之稱也謂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鄭注三監管叔蔡叔霍叔而孔傳不及霍叔爲非不知注書各有詳略序又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序亦不及霍叔孟子亦云周公使管叔監殷不獨不及霍叔並不及蔡叔安得獨以之訾孔傳也書序另作一卷采錄傳記雜說爲古文經如以墨子啟乃淫溢康樂一段爲五子之歌之經以鄭注篚厥元黃昭我周王爲允征之經以左傳亡者侮之亂者取之四句墨子我於夏人矯天

命五句爲仲虺之誥之經以史記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一段爲湯誥之經又明知其有功於民於字非古文所有亦是雜說確據乃以爲於乃傳寫之誤至於泰誓已亡既稱不敢湊集佚文何以又用史記及書大傳其中有雜說有訓詁何名爲經是僞之中又加僞矣且復輯孟子緇衣爲古泰誓乃又引周禮太祝疏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又引漢書郊祀志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傳于亡窮又引劉向說苑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不知誰何之泰誓而皆輯作泰誓經自我作古名實混淆是眞作僞之尤者矣而乃以之攻孔本之僞乎王劼力駁其書有以哉至其所輯古文尚書馬鄭注十卷逸文二卷尤謬尤劣其論見於卷後云

尚書紀疑四卷

尚書紀疑四卷不詳撰人姓氏其書屢引黃鎭成曰云云按言冤竊疑其人爲黃冤也於古文今文皆謂其有錯簡脫簡率意更定著之於篇於是五十八篇之書幾無完册蓋沿宋人移定康誥洪範武成舜典之例而拓充之是不知漢志明言劉向以中古文校脫簡者爲酒誥召誥也酒誥召誥之外不云有錯簡有脫簡也就令向所校者只及漢所立之今文而其子歆親典蘭臺祕書欲立古文傳問民間外內相應亦不聞有以錯簡脫簡爲言者乃至王柏始以孟子所引逸書妄增之於所指脫簡之下冤於是復以傳記所載逸文按其簡之行數割裂而補綴之竄亂古籍莫此爲甚惟其言不以古文爲全僞祇以金縢一篇爲僞謂漢志注所云後又亡其一篇者卽金縢今之金縢非伏生眞本乃其徒造以足二十八篇之數者在當時已不能行故漢志少此一篇至梅賾書多而誤收之可謂以杜撰爲故實矣其書至不足道而所論亦有切當不易者如據語類謂朱子疑孔注非有疑於經據左傳率彼天常孟子造攻自牧宮謂古人若捃拾經傳則當不遺一字不易一字謂郝

故以二十五篇爲清淺鬆泛非知古文者以其邊幅整齊如揭日月行康莊反指爲僞然則尚書必不可解不可讀而後爲眞鬬邪氏所論之謬其言皆先得我心故吾既摘其竄定古書之失而亦不沒其一節之善也

孫喬年古文尚書證疑四卷

孫喬年著古文尚書證疑皆襲梅鷟郝敬閻若據各家成說惟據史記攷古文謂本紀世家絕不引用二十五篇語是不知史遷皆據漢時所立之今文班氏於其從問之古文已分析言之也乃孫氏亦引漢志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而偏不信漢志武帝末得古文尚書一語一書之中有信有不信蓋惟取其合己私也又不信劉歆移博士書古文尚書在天漢後獻之一語反謂毛奇齡強據年月爲鑿空試思劉歆去天漢纔數十年明著獻書年月以移博士此乃同時共聞共見之事豈敢妄說而移以責人者毛氏據漢史爲言何爲鑿空不知孫氏

復何所見爲劉書之不可據也若據太史公自序謂天漢獻書越太始四年而卽遇征和巫蠱之變以毛氏之言不可信毛氏宛詞歷引史記所載巫蠱事在征和後者不一而足孫氏豈未之見邪至謂晉書所載鄭沖古文傳授疑作疏義人僞撰而孔穎達承用是不知舊晉史至唐猶存隋書正義皆孔穎達同修隋書不載而正義載之兩書分見蓋詳略法也閻惠聾不信馬融忠經至孫氏則以忠經所引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旌別淑慝反以爲此眞古文所有而今之二十五篇附會此語成之蓋猶是閻惠聾顛倒本末之計而援据特微有異同耳陳第謂諸傳記所引二十五篇語皆坦明無有艱深險澀孫氏則以皐陶邁種德昆命于元龜關石和鈞嗇夫馳庶人走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諸語何嘗不艱深險澀何以傳記所引用之外二十五篇並無一語艱深險澀云云是不知此數語何嘗不坦明若必以爲艱澀豈有異於傳記所未引之尚克時忱乃亦有終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辟以止辟乃辟儆化姦宄臣不命其承等語邪且傳記所引亦何嘗無坦明者如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念終始典于學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等類此豈左祖古文者所能譎張其說邪所更謬者妄定書例謂當列今文二十八篇及百篇小序於前而以孔安國大序冠古文二十八篇於後爲復漢儒本來面目試思漢儒二十八篇今文已不傳古文只有五十八篇無二十八篇後漢古文亦只有三十四篇非今文之二十八篇今康成三十四篇之古文亦不傳所傳者唯安國之書孫氏若不信此書將更何所據以還漢儒之面目邪且孫氏既以大序冠古文二十八篇矣大序與古文同出大序不僞何以其經獨僞邪進退無據矛盾滋多乃自云欲以其說請之於朝著爲功令也不亦傎哉

古文尚書辨惑卷五

黄岡洪良品右臣著

吳棫曰伏生傳於既耄之時而安國爲隸古又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簡之内其不可知者蓋不無矣乃欲以是盡求作書之本意與夫本末先後之義其亦可謂難矣而安國所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屈曲聱牙至有不可讀者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爲二體乎其亦難言矣

辨曰案吳棫有書裨傳十三卷首卷舉要曰總說曰書序曰君辨曰臣辨曰考異曰訓詁曰差牙曰孔傳凡八篇朱子自言未全見其書朱彝尊經義考亦云未見而謂疑古文者自才老始吾就其所說考之謂安國爲隸古一簡之中當有不可知者是猶疑安國爲不識古文也夫科斗雖廢他人不識安國爲漢名儒豈有不識之理杜林得西州古文許愼說文一字藏數古文皆能詳其義訓辨其形聲安國之學豈出杜林

許愼下哉顧其字太奇古閒有一二疑似安國已自云以伏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矣其非可知以待能者愼重如此豈猶有後世率臆私定之弊今曰定其可知安國豈自欺者哉吳氏曷爲疑焉至謂作書本意難以盡求此可以言傳不可以言經經依文寫定豈有乖差傳注得失與經無涉吳氏疑之吳氏亦未嘗僞之也吳氏又謂四代之書伏孔定爲二體是並今古文而疑之不知書各有體易爲四聖人之書其辭精潔四聖人同一體也詩爲十五國之風其辭藻采十五國同一體也禮雜出周秦漢儒之手其辭嚴密周秦漢儒同一體也尚書亦然若辭有難易朱子云其艱澀者多雜以方言其坦明者經史臣潤色氏吳殆猶未及知此耳宜其有二體之疑矣但吳氏嘗謂梓材爲洛誥中書後半截乃臣告君之詞是其於今文固嘗疑之矣朱氏謂才老專疑古文非篤論也

王柏曰孔壁之書皆科斗文字以世所傳夏商彝鬲盤匜之類舉無所謂科斗之形序者之言不過欲耀孔壁所藏之古耳不計其說之不可通也既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又不知何以參伍點畫考驗偏傍而更爲隸書哉於是遁其詞曰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則是古文之書初無補於今文反賴今文而成書本欲尊古文而不知實陋今文也且孔氏遺書如周易十翼論語大學中庸之屬皆流傳至今初不聞有科斗之字於他書而獨紀載於書大序其張皇妄誕欺惑後世無疑朱彝尊曰古文之存於今者惟岣嶁禹碑奇古難識餘如壇山石歧陽獵碣皆與大小篆不甚相遠竊意孔子雅言者書當時誦習授受未必用科斗之文何獨孔壁所藏書與論語孝經悉科斗文字安國書序作僞者藉此欺人會齋王氏疑之當矣

辨曰王氏疑古無科斗書漢書藝文志云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尚書皆古字也許氏說文敘云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

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鄭康成書贊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卽周之古文據此則壁中有科斗古文班固志之許愼序之鄭康成贊之豈由孔安國一人作序以耀孔壁之藏哉且科斗之書不獨孔壁有也按晉書束晳傳云太康元年汲郡民盜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漆字科斗之文其字頭麤尾細似科斗之蟲故俗名之焉此科斗之出於晉者也又案南齊書文惠太子傳云太子鎭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此科斗之出於齊者也今王氏謂世所傳夏商彝鬲盤匜之類無所謂科斗形是殆未之考耳說文序不云乎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所謂古文者倉頡體書也至作科斗形唯漆書竹簡始有之蓋漆乃膠黏之物施於竹簡滯重難行故頭麤尾細形似科斗若金石刻畫安能有是形哉若謂安國以今文考

定未必可知則史記亦云安國以今文讀之起其家矣然而孔子他書流傳至今者不聞有科斗字何也鄭樵曰易書詩春秋皆有古文自漢以來盡易以今文惟孔安國得屋壁之書依古文而隸之信如斯言其非安國之張皇以欺後世明矣而朱彝尊猶曰孔子雅言當時誦習授受未必用科斗之文是舉漢志說文鄭賛而一概抹之也余謂是說也唯王氏鳴盛得之其言曰史籀大篆與倉頡古文異然惟孔子六經用古文蓋籀文爲周時世俗通行之字孔子好古故用古文夫王氏雖攻古文猶能知科斗之不僞是其一善之不可揜云

王柏曰增多伏生之書二十五篇其所增之篇固伏生之所無也然伏生之所有孔壁亦未必盡存若以有無互相較數竊意所增者未必果二十五篇也何以言之伏生之書最艱澀而不可解者惟盤庚三篇與周書大誥以下十篇而已今古文乃亦有之古文之所以異於伏生者以其所載之平易也今亦從而艱澀之則是原本已如此之艱澀而非伏生之訛也以愚觀之伏生於此十三篇之外未嘗不平易安國於此十三篇之中未嘗不艱澀也若論其實伏生之耄口授之訛自不能免竊恐此十三篇之艱澀孔壁未必有也是故無所參證而艱澀自若安國但欲增多伏生之數掩今文而盡有之反有以累古文也

辨曰向來攻古文者皆於難易間致疑今王柏曰伏生於此十三篇之外未嘗不平易安國於此十三篇之中未嘗不艱澀是則難易之疑可不煩言而解矣乃猶有不能釋然者謂伏生之耄不能無訛疑安國無所參正而艱澀自若噫誤矣王氏不讀漢書藝文志乎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案三家經文者伏生之今文也中古文者孔安國所上之古文也安國雖以今文讀古文而志又云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以考云者正其兩相參證處也唯其兩相參證故其本獨完善上

之中祕劉向乃得以校伏書之訛至其辭之艱澀則其原文本如此也今王氏反謂十三篇之艱澀非孔壁所有而不知劉向校書時艱澀如召誥酒誥之屬以審其篇目而著之猶得謂非孔壁所有乎況劉歆亦云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乎夫攻古文者疑其增多之二十五篇耳玆並其同於伏書之二十九篇而亦有違言此論一出梅鷟祖之遂謂安國爲僞造壁文於是所攻不在梅賾而先在安國皆此一言不智啟之也

吳澄曰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僞泰誓共二十九篇張霸爲古文書二十四篇之書雖在而詞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僞書遂絕矣唐初諸儒從而爲之疏義自是漢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尚書廢不復行惟有孔壁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既與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詞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輯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

辨曰古文自漢至唐歷數千年大儒輩出無一人稍疑其僞者蓋其時典籍具在師儒傳授聞見最眞無所容其訾議自宋元以來去古日遠無所證驗惟據孤文隻義妄相窺測遂臆決爲僞書而作俑以發難端者實自吳草廬始問其何據則以傳記所引收拾無遺爲辭嗣是祖其說者梅氏鷟則指爲蒐竊閻氏若璩惠氏棟則定爲采輯繁稱博引倒置本末皆自吳氏收拾無遺一語啟之而不知吳氏之說誕而不可信也彼謂古文收拾無遺試以左傳驗之則所遺正復不少如昏墨賊殺皋陶之刑聖作則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數語是皆注爲逸書者何以古文無之也善乎尚書紀疑曰夫捃拾經傳則當不遺一句不易一字

如左傳有惟彼陶唐帥彼天常乃六句而捃拾者肯獨遺天常一句乎孟文有天誅造攻自牧宮而伊訓云造攻自鳴條可謂捃拾孟文乎此皆事理之明白易見者自學者好爲異說不復平情按理比例通觀遂若吳氏之說爲不可易試取今文與各經之見於傳記者律以吳氏所云恐皆不免收拾之誣也昔人謂古文辭富而備義宏而雅吳氏獨譏其平緩卑弱未免目不識寶第其疑千年古書何以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孔序不云乎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送上官府藏之其脫誤齟齬爲何如者此特偶完者耳且爲隸古定本隸古雖亡文詞尚具劉歆身典祕文親加考驗中外相應自漢至晉師儒授受各守所傳非如嬴時藏諸壁中致有磨損卽閒脫誤一二亦必經諸儒校正不問可知各經皆然何獨致疑於尚書也至其餘謬說尚多張崇闕駁之曰謂唐人爲梅氏書作疏自是三家今文廢不復行不知三家之書亡於永嘉並隋經籍志亦未寓目也謂伏書既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辨是胸中幷今古文篇目而無之也且既混淆莫辨矣又何以云伏書詞義古奧梅書平緩卑弱乎數語之中瞀亂如此是足爲善識文體者乎觀者可以悟矣

王充耘曰古文禹謨一篇深有可疑蓋禹與皋陶舜答辭自具見於皋陶謨益稷篇中如予思日孜孜帝愼乃在位此卽禹所陳之謨矣安得又有大禹謨一篇且堯典舜典雖記事不一而先後佈置皆有次第皋陶益稷雖各自陳說而首尾答問一一相照獨禹謨一篇雜亂無序其間只如益贊堯一段安得爲謨舜讓禹一段當名之以典禹征苗一段當名之以誓今皆混而爲一名之曰謨殊與餘篇體製不類

辨曰書乃史官所作或紀言或紀事或言與事並著於篇無定例也大禹謨乃紀禹相舜事若謂禹皋陶舜問答已盡於思日孜孜愼乃在位數語豈禹相舜數十年僅數語已了而不容更贊一辭邪篇中首陳祗承之謨在於克艱舜深然之而歸美於堯益因舜以克艱歸堯因贊堯以勉舜此正君臣交儆之辭何謂非謨禹因益言遂明天道禍福見不可不克艱以終陳謨之意益因禹言惠迪復舉所當惠者以廣克艱之義禹歎益言而復陳謨於舜舜復推念事治而歸功於禹於是舜命禹以總師禹乃讓皋而歸功於舜舜復因皋歸功於己而申美之仍欲禹之攝位並傳以治天下之道禹於是受攝位之命任征苗之責而仍以格苗爲舜功以終祗承之局首尾貫注次序井然何謂雜亂無序乎王氏徒見舜典有攝帝位事以爲總師必屬之典誓命有征伐事以爲征苗必屬之誓信如其說則舜有序五刑一段當名之爲虞刑有命官數段當名之爲虞官矣夫史臣作書但紀一代之事後人乃作序以名之非先有一定格式如後世詞章家先有題目後有文章者自王氏創爲此論郝敬因之遂有古文不切題之說所見抑何陋也獨是禹謨一書名理格言層見疊出先儒以爲帝王之治法心法咸備於是王氏何人妄肯爲雜亂無章殆幾於侮聖人之言矣

鄭瑗曰古文書雖有格言而大可疑觀商周遺器其銘識皆類今文書無一如古文之易曉者禮記出於漢儒尚有突兀不可解處豈有四代古書而篇中平坦整齊如此如伊訓全篇平易惟孟子所引二言獨艱深且以商詩比之周詩自是古奧而商書比之周書乃反平易豈有是理哉

辨曰論古最忌顢頇謂商周遺器銘識皆類今文書則必援數條以證之柰何故張其辭而竟無有也謂禮記尚有突兀不可解處而禮記中所引古文不少如學記之引兌命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文王世子之引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坊記之引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引泰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表記之引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甯后非民無以辟四方緇衣

之引尹告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引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引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引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其辭何嘗不平坦整齊豈禮記所引亦僞書邪謂伊訓全篇平易惟孟子所引二言獨艱深案伊訓原文爲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孟子引爲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此古書之異文何平易艱深之足云邪況孟子所引古文實有不艱深者如交鄰章之引泰誓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伐燕章之引仲虺之誥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仁則榮章之引太甲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宋小國章之引泰誓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好辨章之引君牙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萬章問章之引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堯以天下章之引泰誓天視自我民

視天聽自我民聽何嘗不如伊訓篇之平易邪夫古文商書如太甲伊訓說命比之周書召誥洛誥多士多方等篇誠平易矣試比之無逸洪範牧誓金縢當相埒也且商書如湯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等篇以今文而亦平易如此鄭氏其何所比例邪大抵以難易疑古文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而以耳食以目論者也

梅鷟曰孔穎達引謐傳云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五十八篇之書自漢世三國西晉人未道及孔傳一字況爲五十八篇作世紀一書乎

辨曰梅鷟著尚書譜以皇甫謐不任授受之迹古文當其僞造四庫提要駁其無據是也前漢行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注後漢行杜林賈馬鄭注孔安國傳唯膠東庸生一脈孔僖世世子孫習之耳未立學官世不大行載在簡編昭然其著漢儒多重師法故孔傳多所不及唯張平子賦注僞一引之至三國魏晉朝代相接其引古文也魏則高堂隆引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語蜀則諸葛亮引旅獒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人力語晉初武帝立博士十九人已有古文孔氏見荀崧疏故張華博物志引犬四尺曰獒語出孔傳郭璞爾雅注亦引之璞山海經注又引孔傳鳥鼠共爲雌雄語此皆西晉人也何嘗未及孔傳一字且皇甫謐生於漢末魏初而仕於晉太康三年已卒正是西晉人也以西晉人著書引孔傳而謂西晉未道及孔傳一字朝代尚不之考而乃妄譏古籍乎

梅鷟曰太甲說命泰誓古人所引者多矣蒐羅不盡將復有馬融輩之辨首尾衡決將莫掩文理之不貫故不若分爲三篇則盡於蒐羅易於接續也不析盤庚爲三篇恐人以今文例之而覺其非類也

辨曰梅鷟此言非也凡文分析之篇強合之自然不貫若謂爲蒐羅接續計試思今文尚書中其篇幅長短有與太甲說命泰誓相懸絕者乎獨怪梅鷟既以說命爲僞造者所分何以所著尚書譜中鄭康成禮記

註考引學記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鄭注云兌讀爲說字之誤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亡是說命本有三篇不獨書序載之康成亦明注之何忽指爲東晉人所分析豈並其尚書譜所引者亦忘之乎梅鷟又云不析盤庚爲三篇恐人以今文例之而非類則是今文盤庚亦係僞造者所分何以梅鷟著尚考異論盤庚篇引鄭元云盤庚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又引史記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又斷之云則史遷鄭元皆已依先漢古文也據此梅鷟固知盤庚原有三篇爲史遷鄭元所引及何忽指爲東晉人分析以掩古文之迹乎一人之言前後乖異如此舉此兩端而太甲泰誓之分析不待辨矣噫梅鷟謬妄種種何閻若璩惠棟王鳴盛孫星衍輩猶奉作不刊之典爭相祖述以著爲書乎

梅鷟曰孔穎達曰李顒於僞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爲彼僞書作傳不知顒何由爲此言鷟按西漢古文僞也東漢古人不

僞也但泰誓十六篇實出於安國安國故爲作傳不獨安國作傳至杜林賈逵馬融鄭元等猶相繼作傳不已今反曰安國必不爲彼僞書作傳余因知昔人冒安國之古文而又假安國之敘傳者亦以安國曾傳泰誓十六篇於西漢時故也不逃安國之舊業人不信之矣微李賢所引則安國之舊業皆爲晉人穎達一切沈沒之矣其誰知之

辨曰僞泰誓行於漢馬融所親見而疑之者也馬融知有眞泰誓而不見自云逸十六篇無師說則其所見之泰誓何得以充無師說之十六篇哉且融明言十六篇無師說若爲十六篇之眞泰誓作傳何云絕無師說也蓋僞泰誓漢時立於學官故馬鄭注之杜賈要不聞有注也漢時有兩泰誓孔安國皆習之據李容所引則安國亦兩傳之矣（說見前）何得以一人兩傳之故遂以學官所立之僞泰誓而混爲出自孔壁之眞泰誓哉且馬融雖注之而其書序則云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鄭

元注坊記引泰誓予克受數語云今泰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王肅注泰誓亦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自漢以來儒者皆以僞泰誓目之知其非孔壁本也至梅鷟首發此論不以爲得自民間而以爲出自孔壁彼既知馬融鄭元等相繼作傳何獨不知諸儒所論泰誓之言乎大概梅氏之尚書譜尚書考異專造故實肆爲臆說有如此迨本朝閻若璩王鳴盛諸家卽據梅鷟之言爲典故閻氏既假鄭注二十四篇之僞書而其中亡武成一篇其數不符乃卽以其僞泰誓一篇補之（說見後）自我作古其扶同作僞有如此獨是李容所引孔傳今已不傳孔穎達亦不見之尚不知其實作何語乃諸儒於確有徵驗之孔傳則疑之於茫無蹤之蹟孔傳則信之誠不知其何心也（案王鳴盛尚書後案泰誓一篇出於漢初伏孔兩家所得後皆有之實孔氏傳書也但其文有遺落者凡書傳所引泰誓不在泰誓者甚多故馬以爲疑而鄭亦云民間得王亦云後得馬鄭王皆爲之注則不斥爲僞明矣誰此則王氏亦爲梅鷟之書所惑獻思馬融不以爲僞何以有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之疑乎康成不以爲僞何以不云得自孔壁而云得自民間王肅不以爲僞何以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乎乃王氏遽爲文有遺落之書當日馬鄭王注之不言其有遺落也今僞泰誓尚有存者孫氏星衍輯之其中於書傳所引泰誓亦絕無片語王氏融影射其辭而無如其不可假借何也且王氏不獨疑孔壁並疑伏壁漢史明載伏書二十九篇泰誓得自民間而乃云伏書有泰誓伏生何嘗傳泰誓也哉）

梅鷟曰孔安國爲泰誓作傳其手筆也李容所引是乃明證孔穎達詆容而不知信是其罪也

辨曰梅氏不信孔安國爲眞古文作傳而偏信其爲僞泰誓作傳豈孔安國注書僅注三篇泰誓邪夫孔安國爲泰誓作傳既徵於李容所引而孔穎達謂安國既爲古泰誓作傳不應復爲今泰誓作傳不知今文盛行之時泰誓已立學官前漢人人習之安國安能不依令甲習之是安國固見有兩泰誓也夫古文與今文同異者既以今文讀而參定之矣是其註古文猶注今文也惟今文泰誓不與古文泰誓同其書又爲學官所立於是各加注以兩存其說（說於馬鄭皆知有眞泰誓亦於今文泰誓加注可見）如今日經學家注公羊亦注穀梁不礙其均爲春秋也孔穎達徒見安國注古文泰誓不信其亦注今文泰誓其見固拘而梅鷟方攻古文卽藉此以

爲穎達罪案且據此以爲僞古文切證其見之陋實有甚焉或曰古文泰誓既出則今文泰誓僞矣孔安國何爲而復注之余曰當時實有兩泰誓梁武帝曾言之一朝之事有正史有閏史是故一春秋也而左傳載之國語復載之一漢事也而班固紀之荀悅復紀之況此乃周龍興事蹟國史著於實錄私家亦多纂述雖經泰火至漢世後先並出古文泰誓義正詞醇是國史體故爲經傳所引今文泰誓雜記符端是野史體原行民間故河內女子得之斐敬董仲舒亦先聞之要皆當時之書特不出自孔壁耳若主此以僞古文則失之矣安國見而兩注之也有以哉

羅喻義曰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採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孔氏古文吾不能知而采傳序作首尾猶百兩也庸渝乎或曰書何以有僞也曰漢時有經學各欲名家至有行金易中書漆經以合其私說者而人主以尚書爲樸學不好惟且中廢汾陰寶鼎周漢孰

辨是以趙爲僞而不辭

辨曰自張霸僞造百兩篇後之攻古文者皆援此爲口實其所據采輯補綴之說實主於此而不知其事固不可同年而語也凡辨眞僞必先審得失古文二十五篇昔人謂其辭富而備義宏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今張霸之書史則謂其篇或數簡矣若古文之辭富而備有如張霸之篇或數簡者乎張霸之書史又謂其文意淺露矣若古文之義宏而雅有如張霸之文意淺陋者乎張霸之書劉向以中古文校其非是矣今之紛紛攻古文者果別有一證驗之文以校其非是乎抑但憑私臆之見以斷其非是乎且古文之在漢世亦未嘗稍容售其欺也成帝求能爲百兩篇者張霸既以僞造黜矣其後古文既出劉歆復以中祕校之傳聞民間外內相應而後請立於學非有如汾陰寶鼎周漢莫辨者也迨至晉世武帝好古始立孔氏古文於學故祕府有古文尚書經文永嘉之亂傳亡而梅賾上之其時祕府有古文民間有古文諸儒

授受有古文不知又何時可容售其欺者乃攻古文者徒執張霸采輯傳記之空言而無向歆證驗區別之卓識因疑生誤因誤生果穿鑿附會一唱百和無非毀經誣聖之談而已可慨也夫

古文尚書辨惑卷六

黃岡洪良品右臣著

閻若璩曰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藝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楚元王傳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夫一則曰得多十六篇再則曰逸書十六篇是古文尚書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也後漢書杜林傳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實愛之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後出示衛宏等遂行於世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鄭康成爲之傳注解皆是物也夫曰古文尚書一卷雖不言篇數然馬融書序則云逸十六篇是古文尚書篇數之見於東漢者又如此也此書不知何時遂亡東晉

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忽上古文尚書增多二十五篇無論其文辭格制迥然不類而只此篇數之不合僞可知矣

辨曰凡僞書未有不先考其篇數而造之者漢書藝文志楚元王傳馬融書序皆云得多十六篇東晉人非不讀漢書非不見書序苟欲造僞書則必特依其篇數以爲之如正義所云張霸之徒僞造以足鄭注之數此固事之易知者也乃逸書只十六篇東晉人必多造數篇以明與之牴牾爲計之拙當不至此觀於桓譚新論云尚書四十五卷爲十八篇始知竹簡之物分併不同各有取義唯其篇數之不齊益見不關僞造之迹余讀四庫書目所載古今篇卷數目前後不齊者十之七八皆非僞書余不及多引今漢學家主鄭氏請即就鄭氏書引一條以明之如鄭司農集尚書大傳序云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子政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元始詮次爲八十三篇案四十一篇與漢書藝文志

合而康成所詮次者乃有八十三篇則是數目懸絕必是康成所得已增於前然康成不以此議尚書大傳之僞也康成考書平允如此何師康成之學者乃區區以篇數之多寡定古文之眞僞豈康成猶不識數邪其亦可以悟矣余另有古文篇數考漢志古文十六篇說見前

閻若璩曰鄭所注古文篇數上與馬融合又上與賈逵合又上與劉歆合歆嘗校祕書得古文十六篇傳問民間則有安國之再傳弟子膠東庸生者學與此同逵父徽實爲安國之六傳弟子逵受父業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訓詁相應故古文遂行此皆載在史册確然可信者也孔穎達不信漢儒授受之古文而信晚晉突出之古文且以舜典汨作九共二十四篇爲張霸之徒所僞造不知張霸所僞造乃百兩篇在當時固未嘗售其欺也

辨曰鄭康成所注古文後漢書謂賈逵作訓馬融作傳其與之合固宜然隋志即載其唯二十九篇則是與劉歆之十六篇殊不合矣閻氏之

意特以僞足鄭注之二十四篇謂即劉歆之十六篇耳不知劉歆所引畢命見漢書律歷志二十四篇無之毋論此畢命之同異而古文之必有畢命可知二十四篇既無畢命其非劉歆之十六篇亦可知惠氏知其如此於是改二十之冏命謂冏當作畢意以強合於劉歆皆彌縫閻氏之說而不自知其誣者也賈逵受父業固見有兩古文乃不爲其父徽古文作傳而爲杜林古文作訓則雖數爲帝言古文與經傳爾雅相應而究其行於時者乃杜林二十九篇之古文非其父徽五十八篇之古文也不然前漢平帝立古文十六篇於學漢亡旋廢不聞後漢之復立古文也閻氏不明於後漢古文歧互之故妄意漢史所載古文遂行者當有五十八篇於是以僞足鄭注之二十四篇無端牽合劉歆賈徽以冒爲安國之授受且皆孔穎達不應斥爲張霸之徒僞書夫張霸成帝時人僞造百兩篇載在漢史穎達豈不知之所謂張霸之徒者猶言造僞書徒黨張崇闕云如孟子所言舜之徒蹠之徒是也然則孔穎達何嘗不信漢儒授受之古文特不信僞造足註之古文耳且古文與經傳爾雅訓詁相應閻氏既知之矣何以梅本古文如商曰祀周曰年與爾雅訓詁相應者反斥爲太拘而於今文泰誓與經傳不相應爲馬融所疑者反據以補二十四篇之僞古文誠不知其何所取義也噫不合者強以爲合本合者反以爲不合其竄亂古籍任情顚倒是非有如此

閻若璩曰予之辨僞古文喫緊在孔壁原有眞古文爲舜典汨作九共篇二十四篇非張霸僞撰孔安國以下馬鄭以上傳習盡在於是大禹謨五子之歌等二十五篇則晚出魏晉間假託安國之名者此根柢也得此根柢在手然後以攻二十五篇其文理之疏脫依傍之分明節節皆迎刃而解矣不然僅以子史諸書仰攻聖經人豈有信之者哉曾寄與黃太沖讀一過歎曰原來當兩漢時安國之尚書雖不立學官未嘗不私自流通逮永嘉之亂而亡梅賾上僞書冒以安國之名則是梅賾始僞

辨曰舜典汨作九共等二十四篇據孔穎達疏爲僞造者以足鄭注與鄭注之杜林無涉也案後漢書杜林傳云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楊倫傳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亦爲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又李延壽云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李炫河間權會并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又陸德明云今馬鄭所云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又王應麟云馬氏尚書注本之杜林漆書故不惟與古文異與今文亦異又孔廣林尚書鄭注序云古文者以林於西州得漆書文與伏生書小異維時古文未發學者即以漆書爲古文然馬鄭所注未增多於伏生也據是數家之說皆言馬鄭所注古文與安國古文迥不相涉閻氏何得謂孔安國與馬鄭所傳習盡在於是乎且馬融書序自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無師說者師不以是傳弟子亦不以是習也馬融方自明

其傳習不在是而閻氏乃誣其傳習盡在是非孔壁本而冒爲孔學則
是假托安國之名不在晉梅氏而在今閻氏也惟其認漆書本爲孔壁
本根柢先謬故議論皆誣猶得自矜爲根柢在手可以攻二十五篇之
古文乎黃太沖不加詳考隨聲附和古文立於漢平帝時而云兩漢不
立學官閻氏猶不敢直言梅賾僞造但懸空臆斷之曰魏晉假託而太
沖則云梅賾始僞其智又出閻氏下矣
又曰閻氏於僞古文二十四篇原不知有篇目只因讀孔疏而得之孔
疏既斥爲僞閻氏親見其書猶可言也乃其書隻字不傳於後其爲當
時僞而黜之可知閻氏未覩其書一詞未窺其字一畫只是陰據孔疏
復明眸孔疏遂鰓鰓然號於衆曰予之辨僞古文喫緊在孔壁原有眞
孔文爲舜典汨作九共等二十四篇一似親見其書之出於孔壁也者
豈不怪哉譬如某山出一燕石夢不見其形而誥於人曰此寶玉也其
可乎且閻氏徒以劉歆班固有得多十六篇語竊意孔穎達所分恰與

十六篇合不知以時代亡篇覈之其數仍不合也正義本言鄭三十四
篇益以二十四篇爲五十八篇若在鄭以前尚書只有二十九無三十
四篇益以二十四篇纔得五十三篇耳其不合者一若在鄭以後則二
十四篇有武成咸有一德二篇皆鄭所注爲今亡者去此二篇爲二十
二篇合之三十四篇纔得五十六篇耳其不合者二且僞造此二十四
篇原以合於劉歆之十六篇而劉三統歷所引有畢命篇羣儒以劉歆
所引皆古文此二十四篇中並無畢命其不合者三在僞造者不過掎
摭以合其數而不知已露破綻如此馬鄭實未夢見其書閻氏遽斷爲
安國以下馬鄭以上傳習盡在於是不獨誣安國且誣馬鄭矣如此僞
書前人方呵作賊後人乃認爲子吾故曰其根柢之先謬者此也
　閻若璩曰嘗疑鄭康成卒於獻帝時去東晉元年尚百餘年古文尚
書之亡當卽亡於此百年中後讀隋書經籍志晉世祕府所存有古
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伏

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
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予然後知古文尚書自鄭康成注
後傳習者已希而往往祕府有其文亦猶西漢時安國止傳其業於
都尉朝司馬遷數人而中祕之古文故具在也故嘗爲之說曰古文
尚書不甚顯於西漢而卒得立於學官者劉歆之力也雖不立於學
官而卒得大顯於東漢者賈逵之力也當安國之初傳壁書也原未
有大序與傳馬融尚書序所謂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也及漢室中
興衞宏著訓旨於前賈逵撰古文同異於後馬融作傳鄭氏作注而
孔氏一家粲然矣不意鄭氏而後浸以微滅雖博極羣書如王肅孫
炎輩稽其撰著並無古文尚書豈其時已錮於祕府而不復流傳邪
何未之及也然果祕書有其書猶得流傳於人間惟不幸而永嘉喪
亂經籍道消凡歐陽大小夏侯學號爲經師遞相講授者已掃地無
餘又何況祕府所藏之區區簡册邪故古文尚書之亡實亡於永嘉

辨曰鄭康成未見孔氏古文之增多篇則古文之存亡於康成無與也
孫炎爲康成弟子其師尚未見其弟子更可無論矣西漢自傳安國本
東漢自傳杜林本賈逵與康成所注者杜林本耳杜林本二十九篇安
國本五十八篇源流既殊篇數多寡亦異鄭氏之學自漢至齊陳猶行
迨隋唐始微晉世祕府所有乃孔氏五十八篇之古文非鄭氏二十九
篇之古文也閻氏析孔鄭之學不明并隋志而亦誤會之獨不覩志下
文又有唯二十九篇雜以今文非孔舊本之言乎隋志剖判如此明白
而猶意存朦混何邪今謂出於賈逵者卽安國本則漢書固明言逵所
訓爲杜林本不言爲其父賈徽本也且逵嘗以三家今文教授矣豈出
於逵者皆孔壁中本乎至古文雖祕府所有何嘗不私自流傳在西漢
則劉歆請立於學在東漢則孔僖世傳其業在魏則王肅竊見孔傳至
晉則鄭沖皇甫謐梁柳蘇愉以至梅賾古文授受源流歷歷可考也閻
氏只信今文之授受而不信古文之授受以不亡爲亡皆由讀隋志而

未得其解故也

又曰凡考古事必據古書可信則皆信之謂古書有不可信則必有他書以奪之閻氏既誤會隋書經籍志古文亡於永嘉之亂是以祕府之本爲已亡也閻氏以爲可信者也而隋書纔言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是民間之本未絕也隋志不言其僞也同爲一書所紀閻氏信其亡不信其存何所見而隋志之忽不可信邪毋亦隋唐以前有他書之可證邪而究何有哉夫梅賾之上古文傳與伏生之傳今文何異考晉武帝卽位立古文孔氏經永嘉四年之亂以至元帝繼立中間相去不過七載時代未久諸儒尚在猶易證驗若伏生所傳去秦焚書且近百年其書亦得之僅存者人初不之疑也而獨疑一梅賾何哉

閻若璩曰牛宏歷陳古今書籍之厄以劉石憑陵京華覆滅爲書之四厄及余徵之兩晉僉合祕書監荀勗錄當代所藏書目凡二萬九千九百餘卷名中經簿今不復傳隋唐時尚存故經籍志云晉祕府

有古文尚書經文是也元帝之初漸更鳩聚著作李充以勗舊簿校之才十之一耳古文尚書之亡非亡於永嘉而何哉余因歎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學者觀書少而未見耳王銍之言殆謂是歟又案東晉元帝時梅賾上書者草廬之言實從孔穎達舜典疏來與經籍志合但穎達又於虞書下引晉書云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前字疑訛不然前晉祕書見存僞書甯得施行邪且晉書荀崧傳元帝踐祚轉太常時方修學校置博士尚書鄭氏一人古文尚書孔氏一人則孔氏之立似卽在斯時

辨曰荀勗錄當代藏書二萬九千九百餘卷元帝初李充以舊簿校之才十之一此統舉眾籍而言未嘗一及古文尚書也若謂經此大厄孔氏尚書當不存則鄭氏尚書何以存邪且安知所存十一之中而古文尚書必不在邪閻氏引此爲古文實亡之證是直有意毀滅古文而欲李代桃僵矣且其言曰前世之事無不可考所患學者觀書少而未見

閻氏既自詡爲觀書之多而所引以爲證者仍屬影響附會之詞不能實指一確據以定存佚雖多亦奚以爲哉但彼既知引晉書荀崧傳元帝置尚書孔氏一人矣獨不見荀疏追述孔學之立在博士十九人中爲武帝受命初邪此乃西晉孔鄭並立確證何以讀其書未通其解可見考論古籍不徒在讀書之多而尤在讀書之細也

閻若璩曰桓譚新論曰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五當作六）卷爲十八篇（十上脫五）古逸禮記有五十六卷古論語有二十一卷蓋論之林藪文之淵海所云卷數篇數章數皆與漢志合其小有不合則傳寫之訛如漢志與訛爲學十七訛爲七十之類世有劉敞自能正之予尤愛桓譚作於建武以前武成篇尚存故不曰五十七曰五十八亦足見事之眞者無往而不得其貫通事之贗者無往而不多所牴牾也

辨曰閻氏之攻古文尋其僞證不得於晉唐人書則駁之如孔穎達義疏所引晉書是也於漢人書則改之如桓譚新論所載卷數篇數是也

夫書中數目字豈容謬脫其所以異於漢志者經文無異而篇卷之分併不同耳卽此可悟孔書二十五篇增多之故閻氏非不知之而必證成其僞恐人援以爲據乃先於新論所紀四十五卷則改之曰五當作六十八篇則改之曰十上脫五明與漢志不合乃矯誣其辭曰卷數篇數皆與漢志合其小有不合則傳寫之訛案桓譚新論已亡惟太平御覽引之不言有脫誤閻氏專改古書以伸己說且復緣飾其詞曰予尤愛桓譚作於建武以前武成篇尚存故不曰五十七曰五十八夫桓譚所紀只有十八篇曷嘗有五十八篇之數哉僞造事實以欺人猶侈然曰事之眞者無往而不得其貫通也於是王鳴盛和之於所著尚書後案引桓譚新論徑作五十八篇是直以閻若璩爲桓譚矣豈不謬哉

閻若璩曰朱子於古文嘗竊疑之至安國傳則直斥其僞不知經與傳固同出一手也其於古文似猶爲調停之說曰書有二體有極分曉者有極難分曉者又曰尚書諸命皆分曉蓋如今制誥是朝廷做

底文字諸誥皆雜曉蓋是時與民下說話後來追錄而成之思請得而詰之曰尙書諸命皆易曉固已然所謂易曉者則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畢命冏命皆古文也故易曉至才涉於今文如顧命文侯之命便復難曉尙書諸誥皆難曉固已然所謂難曉者則盤庚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皆今文也故難曉至才涉於古文爲仲虺之誥湯誥便又易曉此何以解焉豈誥出於成湯之初者易曉而出於盤庚以後及周初者難曉邪豈命出於武丁成王之際者易曉而出於平王之東者難曉邪不特此也顧命出於成王崩康王之誥出於康王立相距才十日以同爲伏生所記遂同爲難曉尙得曰命易曉邪不特此也周官誥也出於成王相距雖未知其遠近以同爲安國所獻遂同爲易曉尙得謂誥難曉邪論至此雖百喙亦難解矣

辨曰文有二體曰平曰奧平者多而奧者少平者易而奧者難無古今一也尙書亦然是故五十八篇中其文之奧者幾十三篇如盤庚三篇

康誥大誥召誥洛誥酒誥多士多方微子呂刑昌黎所謂三盤八誥誥屈聱牙是也其餘四十五篇皆文從字順人人易曉間有一二僻澀今文有之古文亦有之今文中如方鳩僝功象功滔天丕平富不務究侵戎我國家純汝多修扞我于艱杜乃擭斂乃穽無敢傷牿等語古文中如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往省括于度則釋辟以止辟乃辟等語是也今閻氏謂說命蔡仲之命畢命冏命皆易曉而顧命文侯之命才涉今文便難曉今觀顧命一篇除敘制度外其命詞上截自嗚呼疾大漸至肩貢于非幾止下截自皇后憑玉几至以敬忌天威止文侯之命一篇除侵戎我國家純句外自父義和起至用成爾顯德止其辭之顯易何嘗異於說命蔡仲之命畢命冏命邪閻氏又謂盤庚康誥大誥酒誥召誥洛誥難曉而仲虺之誥湯誥才涉古文便易曉豈誥出於成湯之初者易曉而出於盤庚以後及周初者難曉豈命出於武丁成王之際者易曉而出於平王之東者難曉不知今文如堯典皋陶謨益稷唐虞書也禹貢甘誓夏時書也湯誓高宗肜日商湯武丁時書也西伯戡黎牧誓洪範金縢無逸周初書也何嘗不皆易曉豈亦有時代之分邪信如閻氏之言則同一誓也試以夏之甘誓商之湯誓周初之牧誓持以較平王以後之費誓秦誓則前者反平而後者反奧矣閻氏其將何說之辭夫文之平奧何常之有何足以定時之今古書之眞僞以漢文言之楊雄之劇秦美新班孟堅之典引可謂艱深而賈誼董仲舒匡衡劉向之文無是也以唐文言之樊紹述之絳居守園記皇甫湜之福先寺碑可謂苦澀而柳宗元李習之之文無是也以明文言之李夢陽王世貞之學周秦亦多奧衍而唐順之歸有光之文無是也韓愈之文奧則如張籍孟郊諸誌銘平則如原道原毀獲麟解師說諸篇一人之文前後互異一朝之文彼此互異又何疑於今文古文之難曉易曉邪明人陳第之言曰後儒攻古文不過謂其文章爾雅訓詁

坦明耳今觀於左國禮記諸書傳引二十五篇者多至八九章少亦三四章皆爾雅坦明無艱深險澀語也豈所引者皆僞乎夫爲諸書所稱引者既皆爾雅坦明而諸書所未稱引者必欲其艱深險澀是一篇而二體也豈虞夏商周之本經乎此言尤指示明切凡謬悠之論皆可廢矣

閻若璩曰梅氏務信伏生有壁藏書之事不信孔氏雖與史傳不合亦頗妙其辭曰夫人情貯物於櫝猶不忘時加展省矧以土苴視聖經棄置如遺茫然弗覺豈理也哉又曰孝文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可徵詔使鼂錯往受書其所以尊榮之者至矣假令先聖之裔有能藏經以進吾不知帝何如尊崇之顯榮之乃孔氏之門卒無一人焉背出其藏以應帝之求者何哉且據藏書初纔三十五六年當時妻子奚奴目擊其事者尙存何不聚族而謀曰愛經之主不世出頃蒙主上尊榮伏生至此吾家經籍道興之日也壁經不發則與燹秦焚

書同歸卒就滅亡奚貴於藏哉內愧本心上負聖主吾不忍爲也今不見有一人不聞有一言蓋其先實無可藏故其後亦不知所發其先實不目擊斯事故其後亦寂無言及斯事者豈不較然明白也哉

辨曰梅鷟著尚書譜謂西漢古文出於孔安國僞造實千古第一瞽談原不足置辨但謂伏生既已授書而孔氏之門當求書之世何無一人出其所藏以應者是不知文帝是時僅聞伏生能治尚書故孝文詔使鼂錯往受孔壁之發由魯共王之治宮室係在武帝之世文帝求書時共家猶不知有壁藏事直至共王壞宅得書安國始得獻之此明見諸漢史者今梅氏謂共無書以應所求是並漢史而亦未目視也且孔壁藏書之事王充論衡言之劉歆移博士書及之其藏其發唯有漢人知之耳梅鷟明人又何從而見之惟是漢人知之漢人歷歷言之明人知之而若不知之既不知之而仍敢於誣之爲大奇耳閻氏亦知其不合而贊其妙豈不奇之又奇也哉

閻若璩曰劉琨字超宗嘗告予曰二典爲一三謨去二子著疏證誠不可不加意予曰然今試取皐陶謨益稷讀之語勢相接首尾相應其爲一篇卽蔡氏猶知之但謂古者以編簡重大故釐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則非通論也自曰若稽古皐陶至往欽哉凡九百六十九字比禹貢尚少二百二十五字洪範少七十三字何彼二篇不憚其重大而獨於皐陶謨釐而爲二乎說不可得通矣且益稷據書原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爲逸書中多載后稷之言或契之言是以揚子雲親見之著法言孝至篇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皐陶之謂嘉不然如今之虞書五篇皐陶矢謨固多矣而稷與契曾無一話一言流傳於後代子雲豈鑿空者邪胡輕立此論蓋當子雲時酒誥偶亡故謂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者賴劉向以中古文校定篇籍具存當子雲時棄稷見存故謂言合稷契之謂忠以篇名無謨字僅以謨貼皐陶惜永嘉之亂亡失今遂不知篇中作何語見古人事實或存或亡無不歷歷有稽如此

辨曰書序有堯典舜典若二典爲一則是有堯典無舜典也書序有大禹皐陶謨益稷若三謨去二則是有皐陶謨無大禹益稷也閻氏謂皐陶謨益稷語勢相接是大不然玩皐陶謨篇中帝與禹等衆語一堂禹尚未退豈有忽呼來禹之理語勢如此何云相接其爲另篇可知此篇既另爲益稷何處更著一棄稷之篇乎案史記夏本紀自皐陶述其謀至帝拜曰然往欽哉皆衍皐陶謨益稷篇成文此外別無棄稷篇一語使別有棄稷篇太史公豈有不引入本紀中者且棄稷一人也棄其名稷其官稱棄則不必稱稷稱稷則不必稱棄尚書序例無名與官並稱者明明篇首有暨益暨稷語序故撮以名篇雖馬鄭王三家本皆作棄稷此自古書異文當用其理長者不得以馬鄭廢孔氏也今閻氏顯背書序堅稱三篇實一謂別有一棄稷之篇引揚子法言言合稷契爲證案稷契忠言本無可考安得遂斷爲棄稷之篇況篇卽名棄稷亦不名

稷棄也閻氏一則曰揚子雲親見之再則曰子雲時現存不知閻氏從何處見來此則以臆造爲故實者恐子雲不鑿空閻氏未免鑿空矣閻氏既知子雲酒誥俄空劉向以中古文校之卽知酒誥召誥有脫簡使棄稷有目無篇劉向必知之鄭康成亦必知之當於別錄書序注曰今亡乃二人皆無一語及之何也閻氏顧又朦混其詞曰永嘉之亂亡失無稽之談反自詡曰歷歷有稽眞果於自欺哉

閻若璩曰左氏春秋引詩者一百五十六引逸詩者十引書者二十一引逸書者三十三外傳引詩者二十三引逸詩者一引書者四引逸書者十蓋三百篇見存故詩之逸者少古書放闕既多而書之逸自倍於前何梅氏二十五篇出向韋杜二氏所謂逸書皆歷歷具在其終爲逸書僅昭十四年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一則而已夫書未經孔子所删不知凡幾及删成百篇未爲伏生所傳誦尚六十九篇其逸多至於此豈左氏於數百載前逆知後有二十五篇而

所引不出于此邪此必不然之事也

辨曰閻氏謂古文放闕既多盜據尚書緯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以爲書之逸當倍於詩然史記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三百五篇則是詩書之數亦適相等而左氏載季札聘魯請觀周樂使工人爲之歌樂工所歌十五國風詩以至雅頌其名悉與詩同故張崇蘭曰詩未經孔子所刪凡有三千春秋內外傳諸人必非讀孔子已刪之詩也而所引逸詩僅十一見餘皆刪後之詩豈以毛詩乃後人刺取傳文僞作者乎尚書亦猶是耳吾嘗取內外傳所引見於今文者計之引堯典凡二引盤庚凡四引洪範凡四引康誥凡八引無逸凡二引呂刑凡一今文二十八篇傳所引者六篇而已以外皆不之及也在左氏原不能逆知伏孔所傳亦安能逆知韋杜所注其有爲古今文所無而爲左氏傳所有者如昭十四年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昭六年書曰聖作則文三年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

登于明堂昭七年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安知非百篇以外之文並爲韋杜所不及注者乎奈何謂其所引遂不出於古今文也鄭樵通志云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皆不因秦火是說也余未敢據然據左傳所引已顯有百篇以外之文特較引古文爲差少耳自閻氏創此曲說人遂於百篇之文差少之故不及詳考試思泰誓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二語內外傳凡三引之豈百篇中別無似此二語者而乃爲是再三之瀆哉夫亦曰引書不求備亦偶隨所見而已

又曰陶辛垣云凡引書將以明吾言中意旨故言之艱深者多不引而言之顯易者多引之取其足相發明而已古文辭本顯易故傳記所引尤多非必昔人專讀古文也艮品嘗即左氏內傳所引尚書考之除今文不計外如古文有二十五篇所引不過禹謨允征五子之歌仲虺之誥太甲說命泰誓武成旅獒蔡仲之命君陳十二篇而已其中引五子之歌者凡三引允征者凡三引說命者凡二引蔡仲之命者凡三引大禹謨者凡八而三同其辭引仲虺之誥者凡三而全同其辭引泰誓者凡四而兩同其辭仲虺泰誓皆明著篇名此其一篇而屢見徵引者也不獨此也國語亦然國語一引禹謨說命兩引湯誥兩引五子之歌三引泰誓亦明著篇名此亦一書而屢見徵引者也不獨此也禮記亦然禮記雖有漢儒所記然皆周秦以前遺言如學記之引兌命敬孫務時敏二句文王世子之引兌命念終始典于學一句坊記之引君陳爾有嘉謀嘉猷七句又引泰誓予克受六句表記之引太甲民非后四句緇衣之引尹告惟尹躬暨湯又引君陳未見聖四句又引君陳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二句兌命惟口起羞四句又引君牙夏日暑雨四句計引太甲尹誥泰誓者各一引說命君陳者各三有一篇而偶一徵引者有一篇而屢見徵引者無不出於古文無論百篇不之及並引今文亦甚少且所引皆一一明著其篇名當不得疑爲百篇之文也若是者何也尚書雖有百篇而辭意坦易諷誦在口易供人之指證者不過此十餘

篇不然百篇之中尚有今文何以禮記所引者今文少而古文多也雖然吾嘗讀尚書大傳矣孔子曰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可以觀治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孔子親定書序百篇而所論亦不出於今古文之外於百篇亦不之及焉觀於此亦可以捫朕舌矣

閻若璩曰小戴禮記四十九篇引詩者一百有二引逸詩者三引書者十六引逸書者十八逸少逸多之故猶左氏也逮梅氏書出而鄭氏所指爲逸書皆全全登載無一或遺其露破綻亦與左氏相等予獨怪其不特規摹文辭抑且標舉篇目如見六引說命則撰說命三篇四引太甲則撰太甲三篇三引君陳則撰君陳篇以及引泰誓撰泰誓引君雅撰君牙至尹吉曰不知爲何書據康成所受十六篇有咸有一德知此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出其中故注曰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誥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壹德今亡其確

指如此果謂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既竄入咸有一德中何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均爲尹告曰而竄入太甲上篇中邪不又與前所論孟子同一破綻邪

辨曰閻氏以春秋內外傳所引書辭爲僞造古文者收拾無遺蓋以書無篇名爲其藉口也試觀小戴禮記所引各書明具篇目亦無不出於古文可悟古人引書偶隨所見不在多據乃閻氏悍然不顧明知篇目有徵無可藉口竟硬坐以規摹文辭且過詆以標舉篇目夫說命三篇君陳君牙等篇皆書序所載之目不必讀禮記而後知也閻氏何從見其因禮記有是目而後撰是辭哉夫禮記引詩者一百有二引逸詩尚有其三而至於引書不於今文即於古文且皆明標其篇目與左氏之渾舉其書者不同此正足與左氏無百篇逸文者作證閻氏深慮及此於是誣其就篇設辭而不顧其立說之齟齬此亦毀滅顯證之一也至於尹誥本非篇名不過如墨子所引禹誓之類但統言伊尹告湯之詞

耳康成不見古文故注爲咸有一德篇不復詰爲太甲觀於注曰今亡則康成亦非目驗得之也豈得因康成未見之篇遂斷爲咸有一德有是文而太甲無是文邪且康成明於咸有一德注曰今亡閻氏何猶謂其所受十六篇有咸有一德也情節支離蓋又自露破綻而不覺矣

閻若璩曰爾雅爲訓詁之書特少所襲用大禹謨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即唐虞曰載允征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狥于路即夏曰歲伊訓惟元祀商曰祀也泰誓惟十有三年春畢命惟十有二年周曰年也及愚質之今文書反多未合如唐虞純稱載不待論若商必曰祀何周告成王曰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及罔或克壽者亦俱稱年不等或曰此蓋以周之年述商在位之數云爾若對商臣言則曰惟十有三祀對商民言則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仍不沒其故稱矣愚曰然則多方亦有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非對商民以言商君者乎何以稱年

疑祀年古通不盡若爾雅之拘觀周公稱高宗三年不言參諸論語戴記俱然及一入說命便稱三祀亦見其拘拘然以爾雅爲藍本而惟恐或失焉情見乎詞矣

辨曰爾雅何以有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之語非徵之於唐虞夏商周之書何從詁釋此不能憑空結撰者也爾雅既本虞夏商周書而作訓詁則古今文稱祀稱年恰與爾雅相應夫復何疑閻氏謂今文反多未合考今文虞書皆稱載夏書皆稱歲周書皆稱年何嘗不合其稱祀者惟古文商書始有之亦可爲爾雅根據古文之證至洪範之十有三祀多方之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一對商民言閻氏謂爲不沒其故稱是也多方亦有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閻氏謂爲古年祀通用似也而有未盡大凡通用之例後可沿前而通之前不能逆知後而豫定之故曰年曰祀周或同商而商則有祀稱無年稱伏生尚書大傳堯典維元祀巡狩四嶽八伯此伏生著書通用商稱而虞書則云

五載一巡守有載稱無祀稱猶之後人仿古亦有改年稱載者而唐虞必無今日年稱此自古書定例故爾雅訓詁因之蓋祀年各判乃當時之本稱祀年互用乃臨文之變稱也變稱或有不拘而本稱自有一定如周既稱年故無逸以周之年述商在位之數而商書牽涉周事無有同周之年稱者蓋商時本無年稱至周始有年稱此爾雅以祀屬商以年屬周用始制爲例也閻氏必欲錯亂其例引多方年祀並稱爲證不知多方乃周書非商書必商書有年稱乃可云古通用之不拘耳至於說命亮陰三祀論語戴記改作三年說命在前論語戴記在後閻氏倒置本末反以說命爲改論語戴記謬矣謂古文以爾雅爲藍本而不知爾雅實以古文爲藍本此劉歆班固所云古文讀應爾雅者漢人已先言之矣夫讀書貴乎論世而論事貴乎平情如古文與爾雅訓詁不相應僞之猶可也既相應矣乃轉以此藉口然則必與爾雅訓詁不相應而後爲眞書乎斯亦非平情之論矣

閻若璩曰文有以譬喻出之而理愈顯而趣愈著而意味愈深永若改而正言則反索然試一指陳或有不能掩其改之蹟者論語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此譬喻文也今明明改之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猶以論語出於旅獒可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其猶卽譬如也今明明改之曰不學牆面猶以論語爲出於周官可乎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有草上之風必偃而取譬意方見今改而截其半曰爾惟風下民惟草將成王爲好作歇後之語而令君陳猜之乎不惟此也譬如爲山出於旅獒譬如平地又出何書乎君子德風小人德草出於君陳而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必出君牙爾身克正罔敢弗正將夫子爲不能自吐一語之人而必古人之是褻也亦待之太薄矣

辨曰孔子嘗刪書爲百篇矣信而好古則古文之義理其所講求者也述而不作則古文之詞語又其所徵引者也是故巧言令色采之皋陶

謨視思明聽思聰貌思恭采之洪範而且暴虎馮河采之雅詩克己復禮采之古志若今文若詩皆不僞也若古志又孔子所自述者也而何疑於孔子之采用古文而襲其語哉至於爲山九仞不學牆面諸喻論語特就古文引伸之蓋古人文簡有須後人引伸而明者案韓非子外儲說引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正夫夔一足乃古語哀公聞而疑之至孔氏釋之始明此其例也若謂譬喻之文必有譬如其猶等字其意方見此卻不然吾請徵之禮記云聖人者人情以爲田國語云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莊子云仁義先王之蘧廬也荀子云君子言有壇宇行有坊表老子云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國語又云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下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漢書馬援傳云汝大才當晩成良工不示人以樸且從所好晉書溫嶠傳云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哉世說新語云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又云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宋書文九王建平傳云言輕落毛此皆譬喻語而絕無譬如猶其等字者且此類左傳尤多僖公四年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僖公十四年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附襄公十四年齊人以郲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郲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襄公二十一年州綽曰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襄公二十四年晉侯求御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眾寡其上一也子太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昭公十三年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昭公二十八年閔子馬曰夫學殖也不學將落此皆譬喻語亦無譬如字有似正

言而可謂其意味索然乎至於爾惟風下民惟草誠不如論語增草上必偃爲詳然此類左傳亦有之文公七年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杜注冬日可愛夏日可畏經後人疏解始明原文絕不道破豈亦好作歇後之語而令人猜之乎今閻氏必以論語爲譬喻之文古文襲之改作正言不知論語亦有以譬喻作正言者如有美玉於斯驥不稱其力等章並不揭明喻意何嘗全用譬如其猶等字哉乃孔子方自明其不作之旨而閻氏猶爭其不能自吐一語一若天縱之聖必以修辭爲能者其曲護夫子亦未免淺視夫子矣

閻若璩曰馬鄭王三家本係眞古文宋代已不傳然猶幸見其互異處於陸氏釋文及孔疏愚故得摘出之整比於後後聖君子慨然憤發悉黜梅氏二十五篇一以馬鄭王所傳三十一篇之本爲正卽不爾世或有李陽冰其人出嘗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爲不

刊之典號曰太學石經請其一手書此三十一篇於石置諸西安府
學宮內使觀視摹寫者塡咽亦未必非崇正復古之一助云
辨曰漢人論古文以五十八篇爲備三十一篇非孔古文也自閻氏以
馬鄭所注三十一篇爲孔壁眞古文孫星衍和之遂輯各書所錄馬鄭
注得十卷刊之且以孔疏所云僞造之二十四篇指爲鄭注試問陸氏
釋文司馬貞索隱孔穎達正義張守節集解所引馬鄭注有二十四篇
一字否二十四篇既無鄭注一字至此亦無可附會只得就三十一篇
馬鄭殘剩之注爲之掇拾標置意欲廢孔立鄭刊石而立於學本懸邪
說反云崇正本蔑聖經反云復古種種謬論筆之於書將誰欺邪後聖
君子有作辨是非較長短當以孔書爲備必不肯受其欺矣
閻若璩曰管子引泰誓古文書縮其辭爲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
有臣三千惟一心便減卻無限風致自擬爲古祇增其拙予嘗以四
子書有從毛詩出者如小旻之詩不敢暴虎不敢馮河論語曰暴虎
馮河蕩之詩曾是掊克曾是在位孟子曰掊克在位桑柔之詩予豈
不知而作孔子則變之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閟宮之詩
至於文武纘大王之緒子思則變之曰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
角弓之詩綽綽有餘裕孟子則變之曰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一經
點用或繁或簡無不從火中鎔鑄而成無補綴之蹟豈若古文之多
可嗤笑歟
辨曰據閻氏所徵則點竄古書成文各書皆有之何以在各書則爲鎔
鑄成文在古文則爲蒐竊補綴此持論之最不平者夫古今事理是非
自有一定豈能任情顚倒以欺後人耳目觀於所引數條與載籍之出
自古文者何異乃不以是證古文之是反以是摘古文之非一則曰減
卻風致再則曰多可嗤笑吾不知其減風致可嗤笑者安在蓋閻氏所
著尚書疏證大率強辭奪理明知其不僞而僞之者也吾故曰辨古文
之不僞不必別尋證據但就閻氏所引各條平心察之而古文之眞出

矣
又曰古人之書每爲後人所采用不獨論語然也尚書在三代前實爲
文字之祖後來各書辭采皆由此出或明引其章或暗襲其義無不於
此取材者自明梅鷟創爲蒐竊補綴之說凡古文之一句一字羣書所
采用者反列之以爲尚書僞證謂之古文尚書考異於是惠棟據之爲
古文尚書考王鳴盛據之爲尚書後案孫星衍據之爲尚書注疏段玉
裁據之爲尚書撰異究其所據總不外移根作幹反客爲主之計衆喙
成帙皆囈言也閻氏疏證亦本梅鷟至於考異所列似覺不安於心誠
恐來世或有據各書采用之文以駁之者於是借毛詩論語以別伸其
說曲意彌縫不惜毀經誣聖吾不知其何心矣
閻若璩曰傳記引書有本非韻語卻被僞作者或增或刪或竄改以
圖與韻協若古人文實有如此協比其音者又得數條亦不可不察
增者何呂氏春秋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增乃聖二
字於乃神上皆四字句以神與文協刪者何荀子共在中蘬之言也
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已若者亡
刪得友者霸二句以王與亡協竄改者何禮記兌命曰惟口起羞惟
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改兵字爲戎以下與躬協此
皆屬其狡獪處
辨曰傳記引書實有或增或刪或竄改者不一而足（詳見卷中）自梅鷟附會
文致以入古文罪案閻氏更譸張其詞以爲僞造者希圖協韻夫書非
詩比何取協韻即思僞造獨不可依文順錄而必改竄以圖協比其音
邪此皆不近情之論固不足辨但就閻氏所摘各條考之如謂呂氏春
秋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增乃聖二字於乃神上皆四
字句以神與文協余按王應麟困學紀聞述呂氏春秋引夏書曰天子
之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較今本呂覽多乃聖二字彼自引呂覽
非引尚書證古本原有此二字其非僞造古文者所增可知閻氏又謂

荀子共在中篇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已若者亡删得友者霸二句以王與亡協余案呂氏春秋亦引此語則爲仲虺有言曰諸侯之德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爲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已者亡亦無取友者霸一句而辭有不同豈亦删之以協韻邪蓋古文引書每多增損如禮緇衣引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淸國家以甯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校今節南山篇多首五句列女傳引禮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今曲禮闕前二句是也今以此誣僞造者之增而協韻過矣閻氏又謂禮記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改兵字爲戎以下與躬協余案說命非詩四語自可成文何假用韻卽以韻言則兵躬本協亦無煩改字蓋古東庚韻通如易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明與凶協韓昌黎詩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時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豐中與聲協是（案東庚韻通唐人猶知之何論六朝魏晉）今以誣僞造者之改而協韻謬矣大率古書異文異義何所不有求之各書皆然不獨尙書也奈何膠柱鼓瑟而強託爲顧諟之周郎乎

古文尚書辨惑卷七

黃岡洪良品右臣著

閻若璩曰鄭端簡曉予得其手批吳氏尙書纂言於二十八字上批云曰若句襲諸篇首重華句襲諸史記濬哲掠詩長發文明掠乾文言溫恭掠頌那允塞掠雅常武元德掠淮南子鴻烈乃試以位掠伯夷傳正見其蒐竊之蹟

辨曰古人之書爲後人所采用常也此纔二十八字耳字字見諸傳記所引已足爲古文不僞之證乃自吳澄有收拾傳記之說鄭曉因之加以蒐竊而梅𬻀惠棟王鳴盛孫喬年等爭相搜討凡傳記中一字一句出自古文者盡據爲古文之所本閻氏且歎後人讀書之少不能徧引以發其藏學者惑之竟信爲確有可據余究其說所從來實由吳澄啟其端鄭曉引其緒閻氏據以爲言而不知鄭說可一言破也試移鄭說以施諸堯典則粵若稽古四字襲諸王延壽靈光殿賦放勳二字襲諸孟子欽明文思四字襲諸考靈曜安安二字襲諸曲禮允恭克讓襲中論法象篇光被四表襲漢書蕭望之傳格于上下襲王粲無射鐘銘此堯典見於各書者可謂其爲蒐竊之據乎舜典奚以異焉彼之所謂實據者堯典如是各書亦當如是閻氏豈不知之特借以自伸其說耳何纔起者猶蔽於其邪說而不知悟哉

閻若璩曰二十五篇書以此人之語入彼人口中而不顧所處之地所値之時有不侔者不特君陳而已也孟子稱舜舍已從人入於舜口中以稱堯當堯之時引書曰洚水警余警字自屬堯又入口中以屬舜文王世子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今入元良二語於伊尹口中以訓長君孟子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向疑爲初征自葛惰事僅可仲虺用之以釋湯憖今重出於伊尹口中以訓太甲迂遠不切殊屬無聊塡寫湯誓曰今朕必往此湯初與師告諭毫衆之言今亦入武王口中其時武王師已次河

朔羣后畢會何爲此言不幾眯目而道黑白者邪余故連類及之以
俟觀者思焉

辨曰舍己從人四字舜以稱堯而孟子卽以稱舜此例古書多有之左傳哀公元年吳入楚逢滑對陳桓公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而孟子卽以視民如傷贊文王卽其例也當堯之時洪水爲災舜方相堯故言警余余本屬舜孟子引以證堯時之洪水耳蓋洪水之患舜與堯同時何謂余字卽屬堯不當屬舜哉豈舜稱余之時不當堯之時邪何拘牽乃爾閻氏不讀孟子神農章乎當堯之時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是則堯憂舜警正君臣一時情事何謂此語不可入舜口中哉文王世子引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而尙書則爲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各自成文本不相蒙事既不同字亦有異此例禮記亦有之如大戴記公冠篇云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敬拜

迎于郊此迎日之辭亦見尙書大傳而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數語又洛誥成王所以美周公者此今文也何亦攙入他書中哉孟子引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雖指湯初征葛事而前則仲虺面舉以釋湯慙後則伊尹追述以訓太甲義各有取夫述祖烈以戒嗣王此大臣陳善首務不知何所取例見其只可釋慙不可垂訓試讀康王之誥有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此亦啟沃嗣王者一進揖間便述前人成烈豈亦無聊之塡寫邪訓太甲則曰視乃烈祖告康王則曰無壞我高祖寡命聖君賢相前後同揆無非以纘承祖武爲念閻氏竟目爲迂遠不切是眞敢於侮聖言矣湯誓有今朕必往句泰誓亦有今朕必往句湯因夏德之敗虐言之武王因民心之視聽言之此以事論事不以地論事卽就地而論王次河朔猶未至紂都何不可云必往也況今朕必往纔一句耳其上下文均爲傳記所引幾有篇之大半如謂人有命（即謂己有天命異文）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

無傷墨子引之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周語引之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左傳引之雖有周親不若仁人墨子引之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論語引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引之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孟子又引之其文皆在今朕必往句上下上下文皆不僞豈此四字獨僞邪此眞眯目而道黑白之論請閻氏試自思之

閻若璩曰魏何晏集解論語中有孔子曰者卽安國之辭余嘗取孔註論語與孔傳尙書相對校之如予小子履敢用玄牡三句孔子曰履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尙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大后君也大人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朕躬有罪無以萬方四句孔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二句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所重民食喪祭一句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

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與今安國傳湯誥泰誓武成語絕不類安國親得古文二十五篇中有湯誥泰誓武成豈有註論語時遇引及此三篇者而不曰出逸書某篇者乎且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孔則曰此易恆卦之辭南容三復白圭孔則曰白圭之玷尙可磨也云云凡論語所引易詩之文無不明其來歷何獨至古文遂匿之而不言乎將安國竟未見古文乎據古文則予小子履等語正湯誥之文也作論語者亦引湯誥而孔不曰此出湯誥或曰與湯誥小異而乃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何其自爲乖剌至於如是其極乎余是以知予小子履一段必非眞古文湯誥之文蓋斷斷也又從來訓故家於兩書之辭相同者皆各爲詮釋雖小有同異不至懸絕今安國於論語周親仁人之文釋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而商之才又不如周其相懸絕如是是豈一人之手筆乎且安國縱善忘註論語時至此獨不憶及泰誓中篇有此文而其上下語

勢皆盛稱周之才而無貶辭乎安國於禪諶子產臧武仲齊桓公凡事涉左傳者無不覼縷之於註何獨至古文泰誓而若爲不識其書者乎余是以知晚出古文泰誓必非當時安國壁中之所得又斷斷也

辨曰愚按今湯誥文第三節云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末節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此湯誥文之分見兩處者而論語之辭則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合湯誥兩節文爲一篇語多竄易與湯誥迥別唯墨子所引稍與論語相近而首有湯曰二字其詞曰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古文作未知獲戾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

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故注論語引之不曰文見湯誓而必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正見此墨子引湯誓之文非吾所見湯誓之文也不然孔安國現有湯誓湯誥何乃舍之引墨子邪文在湯誥而注作湯誓用商書卷首名也（說詳卷中）至謂朕身有罪雖有周親所重民食等語孔解論語與尚書不類此其例鄭康成高誘亦有之康成注禮記以維申及甫爲仲山甫及申伯而其箋詩則云申甫之地爲形勢控扼之要高誘注呂覽大汾冥阨解云大汾處未聞冥阨荆阮方城皆在楚而其注淮南子則云大汾在晉冥阨淮南作澠阨今宏農澠池是也其餘不可枚舉閻氏非不知之故亦云訓故家於兩書相同者皆各爲詮釋是矣乃何以又云雖小有同異不至懸絕試思同一申甫禮則注爲人名詩則注爲地名同一冥阨呂覽則注爲在楚淮南則注爲在宏農此皆一人之手筆也何亦懸絕若此蓋書之義例不同傳注即因之以異同文異解前後錯出而不相害康成高誘如是安國亦然何得獨誣其非一

人之手筆乎至安國不註出逸書某篇考安國所註論語引詩書之文亦有不明其來歷者如過如切如磋句不注爲淇澳之詩過深則厲句不註爲匏葉之詩過高宗諒陰句不注爲無逸之文豈安國之善忘殆亦閻氏匿之而不言耳善乎毛仲氏之言曰論語堯曰篇非引經體故其所引者皆係孔書而安國作論語注並不注一篇名於其下乃閻氏謬謂湯誥泰誓武成非壁中之所得安國幾不識其書夫安國即未見此古文安國非未見今文者何以今文湯誓無此語而注爲湯誓安國既引墨子嘗非未見墨子者何以墨子兼愛篇引雖有周親不若仁人不於此注爲墨子所引且安國亦非不見國語者何以國語內史過引湯誓余一人無及萬方萬夫有罪在余一人亦不於此注爲國語所引可知其不注湯誥不注泰誓非不識有此書實以論語此篇於湯誥泰誓無取也不然首章堯曰咨節爲堯禪舜之辭何以堯典中無此語安國亦不注之皆讀古書者比例以觀可悟其通變之由矣（案王伯厚困學紀聞曰孔

安國注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疏云尚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惟墨子引湯誓其辭與此正同爲元所則曰墨子引湯曰無誓字且其文曰今天大旱下云不惧以身爲犧牲是湯禱雨之辭非誓衆之辭矣惟國語內史過引湯云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于一人其辭相類孔氏遂併以墨子爲引湯誓歟良品容疑孔安國註論語在古文未出以前）

閻若璩曰二十五篇其精審絕倫者在虞廷十六字此蓋純襲用荀子而世未之察也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唯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於道一於道之語遂隱括爲四字復續論語允執厥中以成十六字僞古文蓋如此曰安知非荀子引用大禹謨之文邪余曰合荀子前後讀之引無有作好四句則冠以書曰引維齊非齊一句則冠以書曰以及他所引者皆然甚至引宏覆乎天若德裕乃身則明冠以康誥引獨夫紂則明冠以泰誓以及仲虺之誥皆然豈獨引大禹謨而輒改目爲道經邪予是以知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必眞出古道經而僞古文蓋襲用荀子初非其能造語精密至此極也

辨曰虞廷十六字古相傳為授受心法道之所寄也孟子謂禹皋則見而知正指此荀子之學醇疵參半豈能體驗及此而造語如是之精密哉解蔽篇言舜之治天下云云正隱括大禹謨之意是荀子襲大禹謨非大禹謨襲荀子毛西河曰人心四句蟬聯而下並非逐句撰造者惟精惟一句在荀子無其文乃荀子雖不引書文而直引書意以為之解如云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知之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于射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于御自古及今未有兩而能精者也此正明取精一語而紬繹其旨毛氏此言可謂洞中窾要乃閻氏又變其說謂荀子引書皆名尚書何獨禹謨改為道經不德此例古書多有之如禮緇衣篇引說命引太甲引君陳及引咸有一知而改為尹告墨子引泰誓引仲虺之誥及引甘誓而改為禹誓引伊訓而改為湯之官刑即荀子改書目亦不獨禹謨一篇如君子篇引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甫刑之文改目為傳與改禹謨為道經正同此今文也豈亦今文襲荀子語乎閻氏歷舉荀子所引書目作證何獨遺此一條蓋唯圖自伸其說而故為深匿其文也有如此案墨子雖有周親不若仁人引作傳曰余初亦疑之攻古文者亦未嘗及此及讀荀子引今文甫刑亦作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見古人引改書目本無常例今未可執一隅之見輕議古文

又曰四庫提要論鶡冠子曰古人著書往往偶用舊文古人引證亦往往偶隨所見如谷神不死四語今見老子中而列子乃稱為黃帝書克己復禮一語今在論語中左傳乃謂仲尼稱志有之元者善之長也八句今在易文言傳中左傳乃記為穆姜語不獨此也曾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險行以僥倖見大戴禮記本孝篇而中庸亦有之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見文子上德篇而荀子亦有之蘭以芳自燒膏以明自銷見太平御覽所引蘇子而漢書楚兩龔傳亦用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見屈子楚辭漁父而荀子不苟篇亦用之如此之類更僕難數則人心之危道心之微道經即另有一書

而禹謨亦不妨同有是語其胡可議焉所不可解者文子道原篇引老子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害也與樂記辭相出入閻百詩謂古有是言而老子傳之記禮者亦傳之夫閻氏既知此為遞相引述之言見於老子復引於文子又同於樂記不以是而疑三書之有一僞也何獨於禹謨道經偶同一語而遂謂禹謨之襲荀子而僞哉

　閻若璩曰十六字以上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荀子君子篇語也十六字以下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亦荀子正名篇語也其有依傍而初非能自撰出者

辨曰信如此言則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荀子大略篇語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荀子王制篇語也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荀子勸學篇語也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亦荀子勸學篇語也何以論語亦有之不將謂論語之依傍荀子邪亦將謂其各有依傍而非能自撰出邪何不思乃爾

又曰汝惟不矜四句不著所出或有疑其鈔荀子者毛奇齡釋之曰若汝惟不矜四句不惟荀子即老子亦有之此亦本經文而習為常語者即無稽之言二句亦然此如春秋叔向謂子產曰昔先王議事以制雖用周官文而只作己語晉徐邈與范甯書曰君子之心誰毀誰譽雖直引論語文而不標所自一若己之自言之者古人引經類如此艮品謂不獨此也論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君子思不出其位此易詞也而不言引易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深則厲淺則揭此詩詞也而不言引詩此與荀子之有尚書語相類觀者其詳審之

　閻若璩曰舜以天下遜禹禹獨推皋陶此自出魏晉間晚出大禹謨

辨曰皋陶事蹟散見各書閻氏絕不復考惟知鹵莽立說何其謬也王應麟曰曰若稽古稱堯舜禹三聖而皋陶與焉舜以天下遜禹禹獨推皋陶孟子論道之正傳亦曰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子夏亦云舜舉皋陶此眼前習誦之書其說見於困學紀

閻者閻氏親注之而猶不悟其解然則彼所號爲疏證者竟率憑胸臆而信口聒聒邪

閻若璩曰十六字余既證其所出非眞舜言詳味堯曰咨爾舜一節又覺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僞作者揷入敬修其可願之下爲舜誤會堯之言何者四海困窮自不得如漢註說好天祿永終亦不得如朱註說不好蓋允執其中一句一義耳四海困窮則欲其俯而恤人之窮天祿永終則欲仰而承天之福且如洪範考終命大雅高朗令終云爾班彪著王命論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王嘉傳亂國亡軀不終其祿薛宣朱博傳敘位過厥任鮮終其祿不終鮮終方屬非祥魏晉間此人似認此二句爲一連故於上文先作警辭曰欽哉愼乃在位敬修其可願下卽續堯言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若以極言安危存亡之戒者而不知與原義相左使古文眞是舜承堯之命於六十一載前辭固如彼述之以命禹於六十一載後解又若此亦怪而可笑矣

辨曰閻氏之駁古文專取原文添設其辭橫生枝節唯騁口說之能而不顧是非之實豈欺天下後世皆糊心眯目不通書旨之人邪據言四海困窮則欲其俯而恤人之窮天祿永終則欲仰而承天之福試取大禹謨讀之欽哉愼乃有位敬愼其可願下獨不可言俯恤人之窮仰承天之福邪且孔傳明云有位天下位可願謂道德之美困窮謂天民之無告者言爲天子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是亦閻氏所云恤人之窮承天之福意也其解天祿永終亦非作非祥解是亦閻氏所引洪範考終大雅令終王命論福祚流于子孫意也毛奇齡所以云確是漢注異於魏晉之解者以此閻氏故翻毛說先將孔注朱注抹倒而自加註釋復引洪範大雅王命論以證之不知自加註釋之詞仍無異於孔安國傳注之詞乃因此添設其言曰魏晉人似認此二句爲一連若以極言安危存亡之戒者今孔傳具在並無安危存亡之說若謂不應讀作一連據閻氏謂堯欲舜俯而恤人之窮仰而承天之福今舜則申以告禹謂俯而恤人之窮乃能仰而承天之福兩意正相發明而何嘗與原義遂相左邪何以見禹於六十一載以後之解必異於舜承堯於六十一載以前之解邪況解論語爲對舉之文乃閻氏私意堯未自言其解當如是也孔注朱注解說不同於經文原無出入閻氏乃據一人之私見毀千古之聖經合其解則爲眞不合其解則爲僞亦可謂武斷而不知自量矣

閻若璩曰郤缺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書辭止此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釋書辭如此僞作大禹謨者恐九歌未明遂倒裝於前馮氏景曰九歌在當時人所通曉無煩注明余最賞此通人之言所以六經所載多事之綱目其詳當各有傳傳之聖人當不若後代之饒舌屑屑自言之而自解之也又

曰使七政六宗五瑞三帛及五典等必皆一一自下注脚如郤缺引夏書云云此直傳而已何以爲經

辨曰閻氏以僞作大禹謨若恐九歌未明遂倒裝於前又以六經載事之綱目其詳當各有傳如郤缺引夏書云云直傳而已何以爲經不知此例今文尚書亦有之洪範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金四曰木五曰土水曰潤水火曰炎上金曰從革木曰曲直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從革作辛曲直作酸稼穡作甘推之二五事六三德五福六極皆有綱有目較之禹謨更詳不必另有傳傳之也皐陶謨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下文乃爲曰宣三德曰嚴祗敬六德鄭康成注云三德六德者皆亂而敬以下之文終以九德咸事總其數而計之此目在前綱在後非倒裝而何所陳者九德必先一一計之非自下註脚而何此爲傳乎爲經乎豈今文尚書亦僞乎且古人著書有詳言之者亦有略言之者卽如益稷謨之予乘

四載本未緵舉其物至史記乃有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之文乃說文木部引虞書曰予乘四載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樏泥行乘軜而孫星衍反謂今予乘四載以下無此文古人不應虛言四載疑僞孔删之初不疑其類傳而非經也則又何說

閻若璩曰按梅氏鷟亦謂堯曰咨爾舜僅五句大禹謨於五句上下輒益之共三十三句是在堯爲寂寥乎短章在舜爲舂容乎大篇矣亦可絕倒又謂孔安國註論語舜亦以命禹曰舜亦以堯命已之辭命禹不言今見大禹謨比此加詳則可證東晉古文非西漢時安國所見之古文決矣又謂集解所引孔曰者乃安國之手筆舉安國之手筆爲證則晉人將何辭以對皆與余互相發明

辨曰文有詳略則章有長短論語述堯言略故短禹謨述舜言詳故長孰長孰短本無定體何以見堯言必宜長舜言必宜短邪若謂造古文者所益則論語述高宗諒陰三年不言纔八字耳而在無逸篇述之凡

八句三十二字此今文也是誰造而附益之而一長一短邪至孔安國註論語釋舜亦以命禹曰亦以堯命已之辭而梅鷟則必易其詞曰今見大禹謨比此加詳不知孔氏所注者就文釋義此訓詁體也梅氏所言者援據出典此考證體也雖訓詁亦有注出典者古人於此每多不拘孔安國亦然卽就集解所引而論孔安國注南容三復白圭則曰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注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則曰此易恒卦之辭也而注深則厲淺則揭則不言爲匏葉之詩非不見匏葉之詩者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則不言爲淇澳之詩非不見淇澳之詩者注高宗亮陰三年不言亦不曰今見無逸篇比此加詳非不見無逸篇者注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見墨子兼愛篇亦不注曰墨子引泰誓其辭若此卽一書之中而手筆不同如此彼梅氏閻氏其將何辭以對

閻若璩曰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見其老弱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若傷之醫藥歸之三代之用兵以仁爲本如此安得有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之事旣證陳琳檄吳文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鍾會檄蜀文云大兵一發玉石俱碎乃知其時自有此等語則此書之出魏晉間又一佐也

辨曰讀古人書會其文義乃可徵其出典允征火炎崑岡玉石俱焚蓋因崑山出玉而爲譬喻之詞正義疏云又恐兵威所及濫殺無辜故假喻以戒之下文卽有殲從罔治咸與維新之語何嘗異於司馬法所云而失三代用兵之仁邪閻氏不玩上下文義妄生雌黃而引三國吳蜀檄文爲證案陳琳檄吳文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鍾會檄蜀文云大兵一發玉石俱碎其爲襲用允征無疑不然大兵非治玉之工攻石之匠若無譬喻成語何爲言兵一發而玉石俱碎此其來歷不顯然邪閻氏謂當時自有此語果出何書豈可據臆度之詞爲證哉惟其二檄已有引用允征語可見三國時古文已行民間陳琳鍾會皆得習而用之此

古文不僞之確證閻氏卽欲誣以勦襲其如文義之不可通何

閻若璩曰逸書原有五子之歌今不得見予嘗妄冀其書必不似今襲左傳哀六年所引夏書之文何則賈逵註彼文爲夏桀時不言太康時逵固從父徽受眞書云十六篇逸則可知其無矣又必不似今太康爲久畋失國何則離騷經啟九辨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王逸註大康不遵禹啓之樂而更得淫聲放縱情慾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屈去古未遠猶見百篇全書故述其亡由此

辨曰左傳哀七年引維彼陶唐數語而冠之以夏書案漢時百篇已亡賈逵所受於其父徽五十八篇中之夏書只有禹貢甘誓允征五子之歌四篇別無牽涉夏桀篇目若以爲見於商書則左傳明引作夏書其非商書所有可知然則賈逵所注夏桀時者確爲誤注不得以其曾見古文爲辭雷學淇曰夏書維彼陶唐六語賈逵服虔解爲夏桀之時然

書既夏史所編無由得紀桀亡（前代之史皆後史紀之中葉之亂國史可以書）皇甫氏知其難通故依用書序太康失邦之說禹至太康皆都於冀此於事理當矣雷氏之言精核如此然則賈逵雖受父業而所用以教授者實主今文或於古文偶然失記有此誤注亦未嘗自云十六篇逸也孔穎達謂其不見孔傳誠未免太過閻氏遂借此隙以攻古文亦皆失之蓋古人詁書不無小誤如康成注商容爲禮樂之官與史記異不必不見史記也夫太康失邦王逸謂其作淫聲此一事也尙書謂其好游畋此又一事也自古失德之君放縱娛樂豈止一端漢書霍光傳紀昌邑王賀荒淫迷惑凡千一百二十事太康既好淫聲又好游畋兩書分載正可參觀何可執一廢一若以屈去古未遠猶見百篇全書屈亦不言出自尙書也且屈但言其娛以自縱亦不言其更得淫聲也豈屈爲周末人更古於夏之史臣邪近日經學家不能以經正傳注之誤反據傳注以駁經吾不知其所學何經也（案太平御覽引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按經傳夏與堯舜同在河北冀州之域故五子歌曰維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林春溪曰書稱皇甫謐從姑子外弟得古文尙書故作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據此益信）

閻若璩曰書有古人纔引忽隔以他語亘千載莫能知而妄入古文中庚續之者五子之歌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是也左氏襄四年晉侯欲伐戎魏絳曰勞師於戎而楚求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有羿公曰后羿何如魏絳遂不便復引夏訓止據其事以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云云末引虞箴仍及在帝夷羿冒于原獸此乃古人文章密處今試思有窮后羿下其語可得知乎不可得知乎果是因民弗忍距于河而魏絳將引此鶻突語以告悼公乎此又當爲一破綻耳

辨曰此古人行文斷句之例也王崑繩曰古人鍊句簡奧未有截半句法者有之自左氏始蓋晉侯好田魏絳因事諷諫左氏摹寫其詞故先引尙書一句以作波瀾此自左氏文法狡獪處非必當時說話定如此也乃閻氏謂有窮后羿下必非因民弗忍距於河以爲魏絳不得引此鶻突語爲古文之一破綻信如是則必閻氏親見有窮后羿以下之文實作何語而獨知千載所莫知然後可若猶是懸空臆度之詞而已則請勿遽譏古文之破綻可也余嘗讀漢書儒林傳班固引論語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今試思信而好古句下其語可得知乎不可得知乎果是下學而上達知我其天云云乎班固之引論語如此當不得疑論語有破綻矣

閻若璩曰或問墨子引湯誓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國語內史過引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則論語予小子履一段其爲古湯誓之辭無疑矣然今文湯誓實無斯語此何以解焉余曰伐桀大事湯之誓誥必不一而足如武王有泰誓三篇又有牧誓一篇皆所以重言以申明者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此爲告民伐桀之辭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此爲告天

伐桀之辭各不相蒙雖小序無湯誓二篇之說然此二篇安知不更在百篇之外乎即以堯曰咨爾舜一段爲堯命而禪以帝位之辭今文堯典並無斯語豈可以堯典所無遂疑論語爲非帝堯之言乎觀於此亦可以知論語之爲湯誓矣然則子何以知其必出於湯誓而不出於湯誥邪余曰墨子生孔子之後書未焚也內史過又生孔子之前書尙未刪也而所引之書辭同於論語者皆以爲湯誓此所以信其必出於湯誓也班固當東漢初校理祕典得見古文尙書而所著白虎通兩引予小子履皆以爲伐桀告天之辭而不以爲湯誓此所以信其必不出於湯誥也（王鳴盛曰周語內史過曰其在湯誓余一人有罪無以萬方萬夫有罪在予一人韋昭注云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文則已散亡矣然則此節爲湯誓之逸文而非湯誥安國論語注確不可易也）

辨曰予小子履節孔安國注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攻古文者遂據此爲湯誓之辭此言一出毛奇齡即駁之曰然則今文湯誓反僞矣閻氏自知說之礙今文於是鑿空撰一故實曰有兩湯誓一爲伐桀告民

之辭一爲伐桀告天之辭而引尚書重篇爲證獨不思尚書重申之言如九共九篇太甲三篇盤庚三篇說命三篇太誓三篇序皆明著其目數豈湯誓有兩篇而獨遺之邪今曰此出百篇之外豈孔子之所未見而閻氏能見之孔子之所未知而閻氏能知之邪夫今文湯誓自漢以來人人習之孔安國既見伏壁之湯誓又見孔壁之湯誓詞語皆同史記復全采其文又經劉向以中古文所親校則其無脫簡無闕文可知矣乃閻氏復引內史過所注湯誓爲證夫內史誤爲湯誓者用卷首書名耳若必以爲出於湯誓則書經孔子親刪豈內史過所見之湯誓非孔子所見之湯誓尚書皆載重篇何獨於湯誓重篇而刪之也王鳴盛據韋昭注遽斷爲湯誓散亡韋昭三國時人安能見百篇以外之書而知湯誓有散亡王氏亦安可據韋昭之說而遂信湯誓有逸文邪班固當東漢時校理祕典所得見者二十九篇之今文耳五十八篇之古文耳百篇之書尚不得見無論百篇以外卽其所著白虎通兩引敢用元

壯之文皆據論語不據湯誓以爲此論語之文與古文不類也其以爲伐桀告天之辭與孔安國同必當時有此解班固既引作論語不引作墨子湯誓何以見其必不出於湯誥邪余紬繹孔安國注意若以此爲出于湯誓則必註曰此湯誓之辭乃不曰湯誓之辭而曰墨子所引湯誓其辭若此者正以見吾所見之湯誓不若此也以其文有增易故也然墨子原書只言湯說不言湯誓或以說乃誓字之誤張崇蘭則以字若有誤當爲誥字之誤而斷非誓字之誤蓋說誥字形猶相近墨子下文又有說與誓命爲然句分析言之也說詳潛邱劄古文尚書私議自閻惡以下攻湯誥者無不據何晏集解所引孔安國論語注余故不憚再三申言之

閻若璩曰宣公十二年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云云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上引兼弱攻昧成語次卽引書詩語以條釋之可見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各有所出非如今同出仲虺之誥也襄公傳兩引皆有者字之字今忽隱括爲一句亦古人行文之常但未有本出一書而錯綜割裂如隨武子等引法者然則隨武子既不妄則晚出古文妄可知矣

辨曰凡論古當審事理既加古文以采輯矣凡采輯未有不依原書錄之者乃校之原書反多參差不合則其爲左氏之行文可知夫行文本無定例既可隱括以成句卽可割裂以成文蓋左氏惟知文以足言而已非資於原書爲考訂也吾嘗取其引書之例計之有就文增竄者如隱公六年引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襄公十四年引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昭公十三年引允征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是也有減字摘句者如成公七年引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宣公十五年引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此物也夫定公元年士伯謂韓簡子曰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是也有隔章合併者如襄公十一年引書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文公十八年季文子曰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是也有隱括大意者如僖公三十三年引康誥

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昭公二十年又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成公二年引泰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是也有離析斷續者如昭公二十四年引同德度義泰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定公四年引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是也有截斷半語者如襄公四年所引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是也有錯綜割裂者如宣公十二年所引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之類是也總之左氏引書變化莫測如金在鎔唯冶所鑄非復尋常繩尺此左氏之文所以獨妙千古也乃閻氏不知文法反指此爲僞造古文之疑而加以妄是皆迷其拘墟之見而妄譏古人者也

閻若璩曰按仲虺之誥又有四語兩見引左傳雖間有倒置辭則相合者襄十四年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襄十二年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是也晚出古文止緣上有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與下推亡固存皆四字句亦去原文兩者之字以相配又以良亡韻協易國之道也爲邦乃其爲亦韻協此本無韻而忽韻與後墨子本有韻而不韻同一妄作

辨曰凡讀古書最忌鹵莽不悟左傳三引仲虺之誥或增竄其句或顚倒其序或割裂其文卽就左氏原文亦可悟其大概如宣十一年引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而襄三十年必易作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旣於取亂侮亡四字增二者字二之字改一句爲兩句矣又於襄十四年引作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將侮亡易在前取亂易在後國之利易作國之道其任意竄置有如此乃閻氏讀之不悟反謂僞造者因上下有四字句因去原文虛字以相配是直不讀宣公十二年所引有取亂侮亡句侮氏明以爲仲虺之言矣閻氏又謂其易國之道也爲邦乃其爲以圖協韻試思國之道國之利字互有易豈亦圖協韻邪夫書非詩比卽不協韻何妨若係僞造則必於顯

忠遂良下徑鈔左傳所引四語亦自成文何必造作韻語以圖諧協邪總之閻氏讀書鹵莽雖明明一書屢經改竄有蹟猶自顢頇立論斤斤持較於有韻無韻之間反斥古書爲妄作其亦自蹈於妄而不知矣

閻若璩曰按墨子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出非樂篇雖未言其作於何時然左傳昭六年晉叔向貽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杜預注曰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法豫設則民知爭端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註曰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又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註曰周之衰亦爲刑書謂之九刑又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註曰言刑書不始於始盛之世則墨子所謂湯之官刑者正作於商之叔世其不爲湯所制明矣而僞作古文者不能參考左氏止見墨子有湯之官刑字遂以爲卽湯所制而逃於伊尹之口以訓太甲不知其時固未嘗有此刑也昭二十九年晉趙鞅荀寅鑄刑鼎仲尼聞而非之曰晉其亡乎彼春秋之末且然曾謂成湯盛世而卽豫設法以告下民哉或曰鞭作官刑自虞時已有何獨至湯而無官刑邪余曰湯之時五刑具在未嘗無官刑也獨所爲三風十愆爲官刑之條目有犯於此者則麗於官刑以勅爲一書以豫告下民湯固未嘗有此刑也或又曰杜預亦言著禹湯之法則恒舞于宮是謂巫風安知非卽湯之法邪余曰卽湯之法湯當時未嘗以此麗之於官刑以勅爲一書以豫告下民也故卽九刑之作原於周公所爲賊藏盜姦爲大凶德有常無赦是也然說者猶謂此乃後世作九刑者記周公誓命之言以著於九刑之書非周公自爲之書也觀於周公則禹刑湯刑之作其必不出於禹湯可知矣其不容述於伊尹之口抑又可知矣

辨曰官刑二字陶辛垣作官法官戒解其刑墨之刑乃作刑解駁閻氏之說固當余謂卽就左傳而論湯何必無官刑叔向貽子產書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不曰商刑而曰湯刑其爲湯所作

之刑也明矣或曰湯方盛時安得有亂政曰凡讀書須考其時湯之時何時也其在上則滅德作威敷虐萬姓者君也其在下則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者臣也其君旣放之矣其臣亦難盡誅之乃制官刑以儆之此正聖人智勇作用若謂盛世必無官刑則唐虞只揖讓湯何以有征誅豈於君則放之鄰則征之於臣獨不可制一官法以儆之乎況鞭作官刑唐虞有之閻氏亦知之矣旣有官刑使不列之科條何所遵守是猶議食肉者之不宜置器飲酒者之不宜設尊也且虞書云怙終賊刑胡氏皇王大紀以墨劓剕宮大辟爲賊刑之科目湯之官刑有墨其例正同閻氏鑿言不應勅爲一書豫告下民夫古文所載不過數言耳曷嘗勅爲一書也制刑所儆明專指有位者言曷嘗涉及下民也今其言曰官刑不容述於伊尹之口以訓太甲夫刑賞國君之大柄大臣陳善閉邪整綱飭紀不以此爲訓而奚訓哉大率聖人舉動非後世小儒所可測識閻氏泥叔向一言疑湯不應有刑墨訓蒙事試思舜攝帝位便流

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羽山雷轟電掣動地驚天豈區區一官刑之儆哉此唐虞聖人也可譏乎不可譏乎此伏生今文也僞乎不僞乎或曰如子之言則刑書刑鼎左氏所引之言非歟曰左之失誣其是非未必眞出於聖人觀於趙盾弑君而引仲尼之言曰宣子爲法受惡越境乃免此豈聖人之言哉是故論古事吾從經不從傳或又曰閻氏謂湯未嘗麗之於法亦近似歟曰古文數言卽湯麗之於法者也彼卽不信古文而虞書有官刑左傳有湯刑墨子非樂篇且引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亞其風愆條目亦略舉之所謂先王卽湯也所謂先王之書卽伊訓也彼謂僞作者止見墨子有湯之官刑字誤以爲卽湯所制而閻氏竟忌墨子有先王之書字則書正言爲湯所制其不覈情實率臆逞論有如此案朱子曰臣下不匡之刑設施於邦君大夫之喪國亡家者君臣一體不得不然如漢廢昌邑王賀則誅其羣臣而本朝太祖下江南亦誅其亂臣沒櫃李記之類是也又如文定論楚子納孔儀父事雖不同意亦類此議參考之則知成湯之制官刑正是奉行天討毋變不差處何疑之有哉朱子此言最爲明切

閻若璩曰一書有被引數處雖微有增易義則歸一者墨子之引仲虺之告于非命三篇是也非命上篇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中篇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下篇仲虺之告曰我聞有下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三處下文墨子皆各從而釋之曰此言桀執有命湯特非之曰喪師曰闕師曰爽師此豈吉祥善事而僞作古文者嫌與己不合易之曰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孔安國傳曰爽明也用明其衆言爲主也不與墨子悖乎夫以墨子引之之複如此釋之之確如此而僞作者不又現露一破綻邪攻古文者何猶爲是曉曉乎

辨曰墨子引仲虺之誥果全用仲虺語何以三引而其辭不同不可以悟墨子之改書乎墨子既引仲虺之誥而竄易之何反誣古文采墨子而竄易之乎且墨子引書不獨改古文也其引今文亦改之如明鬼篇引夏書禹誓曰大戰於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於軍中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于祖而僇于社此甘誓今文也鈔變其詞乃爾當不得曰今文嫌墨子與已不合而易之矣至謂僞釋爽字與墨子悖古人解書取義各殊焉雪樵曰爽之爲字有訓明者亦有訓失者說文云爽明也从㸚大徐鍇注其中隙縫光也義與孔傳同書太甲先王昧爽丕顯牧誓甲子昧爽康誥爽惟民大誥爽邦由哲左傳二惡競爽及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更諸爽塏此數爽字皆當從明字之訓爾雅釋言爽差也忒也揚子方言爽過也此失字之義也書故有爽德惟事其爽侮詩女也不爽左傳昔侯爽二此數爽字皆當从失字之訓故蔡傳於故有爽德訓失而用爽厥師亦从孔訓明蓋義各有當不得執一以概也審是而閻氏所指爲

破綻者洵一孔之論矣案墨子訓爽爲失故曰喪師曰闕師孔傳訓爽爲明此古人訓詁會意不同處各皆有之何以見墨子之必確而孔傳之不足據邪

閻若璩曰兩書有本出一處而偶爲引者所增易實於義無妨者孟子取燕章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宋小國章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是也觀兩處上文其詞皆同而又首引書曰湯一征自葛始他日引之輒易一爲始易始爲載此乃古人文章不拘之處亦何得疑其出於兩書邪不得疑出於兩書而奈何后來其蘇既竄入仲虺之誥中后來其無罰復竄入太甲中篇邪僞作古文者不又於此現露一破綻邪

辨曰凡引書既有增易則不得復執原書之文以律之既知古人文章多不拘則分一書爲數處合數處爲一書隨所翦裁無定例也案東面而征數語孟子凡三引之其初引也則就原文增易之其再引也則取旁文參變之其終引之也則去其上下文變化不拘不獨易一爲始易

始爲載也此雖名曰引書實爲孟子行文至仲虺之誥作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太甲中篇則伊尹追述前事於是隱括其辭爲並其有邦厥鄰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孟子亦師其意取其異文以避複閻氏所謂古人文章之不拘也乃不曰孟子引書之歧互而曰尙書僞造之竄入試讀康誥曰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玆不于我政人得罪云云而左傳僖公十三年引康誥則改之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此與孟子引仲虺之誥而鈔變之者正同至昭公二十年引康誥則又改之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此與太甲中篇因仲虺之誥而隱括其辭者又同此康誥與左傳歧異者實今文也當不得言僞太宰古書實有此一種本爲文章之不拘閻氏既明知之而猶指爲破綻何哉

閻若璩曰唐貞觀中詔諸臣撰五經義訓而一時諸臣不加詳考猥以晚近梅氏之書爲正凡漢儒專門講授的有源委之學皆斥之曰妄少不合於梅氏之書者卽以爲是不見古文夫史傳之所載如此先儒之所述如此猶以爲是不見古文將兩漢諸儒盡鑿空瞽語而直至梅賾始了了耶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世之君子由予言而求之平其心易其氣而不以唐人義疏之說爲可安則古學之復也其庶幾乎

辨曰唐人所據乃安國非梅賾也安國之書實未嘗亡前漢則傳之都尉朝後漢則守之孔僖此所謂專門講授的有源委者也若唐人之所斥者僞書之二十四篇耳漢儒曷嘗以此爲講授哉今閻氏張皇其說曰的有源委試問彼能述其源委否若以爲史傳所載而兩漢書志未聞有此二十四篇名目也若以爲先儒所述而馬鄭傳注未聞有二十四篇一字也鑿空瞽語躬自蹈之乃以之歸獄於唐人乎且彼所反復辨論者動以兩漢儒說爲辭何以前漢劉歆言安國遭巫蠱而彼云無

是事後漢班固言古文應爾雅而彼云不必拘則是名據漢儒實辭漢儒也又以唐人義疏爲不可據何以二十四篇僞目始見義疏而彼據以爲鄭注鄭意師祖孔學之說亦見義疏而彼據以爲孔學則是明斥義疏隱宗義疏也然且譏訕唐人一則曰不考再則曰不思噫是誰不考而不思乎乃以此而妄冀古學之復也不亦悲乎

古文尚書辨惑卷八

黃岡洪良品右臣著

閻若璩曰按緇衣尹告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鄭注云天當爲先晩出書卽是先字其出康成後何待云但左傳哀十八年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杜注云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晩出書陸德明所見之本乃是唯克蔽志孔穎達所見本與今同是先字然則此書又出元凱後乎曰非也元凱左氏集解成在太康元年吳平之後皆已有天下十六年此書出魏晉間豈得預窺杜注竊意元凱前賈逵服虔王肅輩皆注左氏容有先斷人志之說晩出書因之爾

辨曰天見二字本誤康成正之當據禮記別本故注云天當爲先使鄭無所據何以知爲先字禮引古文康成雖不見古文當見禮記不誤本則古文與禮記同一先字夫何怪焉今因鄭注作先遂斷爲古文之襲

鄭謬矣左傳唯能能蔽志陸德明本唯克蔽志孔穎達本唯先蔽志此亦如于德弗嗣徐廣謂今文作不怡史記作不懌李善文選注引此作不台一字異文書多有之愚竊謂唯先蔽志必確是孔安國本是時武帝已立孔氏古文於學（見書敍疏）杜預故得據之以注左傳閻氏謂古文不出元凱後豈得豫窺杜注是也諸家皆云東晉僞造孔傳閻氏猶知傳出東晉之前其識較優乃展轉尋思忽造一事實曰此必賈逵服虔王肅輩皆注左氏容有先斷人志之說夫曰容有猶莫須有之辭也此則自欺其本心之明矣

閻若璩曰昧爽不顯見左傳昭三年爲讒鼎之銘讒鼎乃魯鼎坐以待旦見孟子乃周公中夜以思此理忽得不復寐遂坐以待旦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也旦早也明也相去時僅幾希此何足以見成湯憂勤惕厲之盛而舉以告嗣王乎

辨曰陶辛垣云二句雖一見讒鼎銘一見孟子乃後之襲前非前之襲後若二句訓詁待旦不承昧爽上句昧爽丕顯者言湯之丕顯常存乎旦淸明之氣也坐以待旦則言其勤也此固足以備一解良品竊謂閻氏徒知穿鑿生隙而未嘗取書旨一細繹之案馬融注甲子昧爽云昧爽未旦也由未旦而坐以至旦則其中夜之彷徨爲何如者且此特專言湯之思得賢耳湯當昧爽之時欲明其德思得賢以自輔將俟旦以求之與周公之思兼三王施四事者不同不得泛舉憂勤惕厲之虛文以相例也若謂昧爽二語出左傳孟子意各有屬孟子云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而荀子議兵篇則襲之曰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語雖同而意亦自別況商書在前左傳孟子在後本末何可倒置乃攻古文家奉此爲確證爲祕訣吾不知其所讀何書矣

閻若璩曰孟子太甲顚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一段玩其文義自以伊尹放之於桐三年爲句於桐處仁遷義爲句三年

以聽伊尹之訓已也爲句蓋太甲被放後三年始悔過又三年惟伊尹之訓是聽蓋凡六年始復歸于亳踐天子位焉亦猶孟子昔者孔子沒一節有兩三年字史記孔子世家謂子貢凡六年然後去是也雖殷本紀載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首三年字指初卽位後不指被放之後與孟子少異要爲六年之久復辟親政則與孟子無異古大臣格君非之難如此僞作古文者生於魏晉間時皆以書序爲孔子作故所撰二十五篇盡依傍之此序則云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篇遂將放桐事撰於上篇中三年復歸事撰於中篇中合以書序而不顧不合孟子夫成王幼而卽位未聞失德若太甲比然且一聞流言聽周公居東二年罪人已得矣又後鴟鴞之詩已見矣猶未悟也直至風雷示變然後

迎公以歸曾謂太甲困頓覆典刑者纔放桐宮而卽翻然改悟有如
是其速乎哉
辨曰孟子述伊尹放之於桐三年此就伊尹言之也又述太甲處仁遷
義三年此就太甲言之也悔過卽在放桐三年中曷嘗云太甲被放三
年之後復有悔過三年哉何焯云於桐處仁遷義三年卽上三年之內
以漸悔過遷善則非先後六年也雖有兩三年字不當忘其皆有於桐
字乃閻氏改其句讀以三年字屬下文猶慮其與放桐三年無別也乃
於此句下註一後字以合其六年歸亳之說彼所據者特史記之辭耳
史記有太甲既立三年之文又有居桐宮三年悔過反善之文其所謂
六年者乃合卽位之歲而言（案王懋竑云太甲歸亳之歲已爲卽位六年遷說妄也）非專指放桐
以後而言閻氏亦明知之乃附會山證訓與孟子均是六年既改孟子
句讀以合已私又借史記旁文以誣孟子孟子具在曷嘗與史記同爲
六年也夫書序史遷以爲孔子作采入本紀中何嘗是魏晉人所言又

何嘗不合孟子試思書序太甲既立不明非卽孟子太甲顚覆典刑之
言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非卽孟子放桐悔過聽訓歸亳之言
乎書序之文簡孟子之文詳太甲之文更詳此自書例如此在孔子作
書序必括太甲之篇標之在孟子撰古事亦必據太甲之篇述之太甲
自與孔序孟文相應亦與史記所紀放桐之歲相符此亦足徵其不僞
矣閻氏何所據而以爲魏晉人之采書序爲之哉乃其引子貢之廬墓
周公之居東以爲例不知此有何例六年則六年三年則三年徒見爲
遁辭之窮而已矣陶辛垣曰據孟子本文放桐之三年卽悔過之三年
未嘗必作六年也若孔子沒節上有三年之喪畢下有獨居三年則爲
六年詞義迥別不得援以爲例閻君欲逞其謬說妄造事實擅改聖經
而強援孟子其如孟子不受過何哉（案王充論衡感類篇云伊尹相湯伐夏湯死後相太甲太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乃退復位亦不言爲六年與太甲篇書序孟子皆合此在魏晉前亦有此說豈魏晉人所能僞造邪）
閻若璩曰殷本紀注引鄭康成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僞注書序

語不指桐爲湯葬地魏晉間孔傳出始有此說此說果眞則是漢武帝
時已知湯葬處矣何劉向告成帝猶曰殷湯無葬處乎蓋直至哀帝
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始得之劉向固不
知也向且不知而謂孔安國知之乎趙岐注桐爲邑亦不云葬地後
漢郡國志梁國有虞縣有薄縣虞則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薄下
注云有湯冢雖相去未遠判然各爲一縣所有豈得指桐爲湯墓乎
緣孔傳欲傅會太甲居近先王致生此說後儒見有居憂字並謂桐
宮乃諒陰三年之制非關放廢顯悖孟子尤爲怪矣
辨曰劉向言成湯無葬處而孔安國傳云桐湯葬地也經營桐墓立宮
閻氏遂謂此說果眞向何以不知葬處案劉向曾於中祕校古文孔傳
未上中祕無其書劉向自所不見且卽見孔傳而劉向亦未必遂據之
也自來稱湯冢者言人人殊各述所聞豈皆目驗卽孔傳亦猶是耳閻
氏既見孔傳猶引後漢郡國志云梁國有虞縣有薄縣虞則有桐地薄

下注云有湯冢判然兩地是不以桐爲湯葬地者何疑於劉向之所言
哉不獨此也崔駰薛瓚俱云濟陰亳縣俱有湯冢而魏王泰又云在偃
師縣東伏韜北征記又云博望城內有湯伊尹及箕子冢今悉成邱隴
道元水經注云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御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
冢在漢屬扶風今徵之迴渠亭有湯池徵陌是也然不經見不得而詳
按秦甯王本紀云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然則周穆（闕衍）
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爲秦所滅乃西戎之國葬於徵者也非殷湯
矣據此數家之說未知適從劉向意言湯冢之難定非謂成湯之不葬
也孔傳解經自據經詞釋之非必如御長卿之按行得之也況長卿所
謂按行得之者酈道元尚以爲非湯冢乎解經原有得失閻氏卽據漢
志不從孔傳可也何至因此遂誣以非眞閻氏不從孔傳安必劉向之
從孔傳乎閻氏既善於尋隙吾請卽其說以詰之彼嘗以孔傳爲魏晉
人手筆矣魏晉人既注湯墓在桐何以魏皇覽冢墓篇云湯冢在沛陰

亳縣北郭東三里冢四方高七尺不言在桐也晉太康地理記云尸鄉南有亳阪東有城太甲所放處案尸鄉在偃城縣西南五里亦不言在桐也魏晉間既不言在桐當亦如閻氏之不從孔傳其爲漢注益無疑矣良品竊謂若據眾說之紛紜將示慎重則以劉向之言爲是若謂學者必考信於六藝尚書明有密邇先王語則築宮墓旁使太甲知所觀感惜非較合經文爲桐孔傳故依以詮釋鄭康成注爲王之離宮卽立宮於墓之旁近用以密邇先王故名離宮離宮猶言王之別居也非必如後世廬墓之制鄭義與孔傳亦無甚出入至趙岐注桐邑名謂於桐邑築宮亦通趙只註桐一字耳桐薄相去不遠上古地理沿革今不可考安必孔傳所註之非漢志所記之是閻氏安得執一以廢一哉若必依後人所定則元和志云殷湯陵在河中府寶鼎縣北四十三里今山西平陽府榮河縣也馬端臨曰今河中府是宋太祖乾德四年著諸祀典迄今不易元世祖二十年墓已淪於河矣是不獨非孔傳之桐並非

漢志之薄閻氏豈亦可以議其書之非眞哉

閻若璩曰晚出書所載太甲卽稽首於伊尹矣又屢自稱其字于太甲豈不君臣交相失乎君之失緣誤倣洛誥臣之失緣誤倣緇衣何者緇衣兩引咸有壹德一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一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此篇鄭康成序書在湯誥後咎單作明居前馬遷亦親受逸書者卽繫於成湯紀內是必於太甲無涉矣康成註書序于咸有一德下云伊陟臣扈曰此頗不可曉王肅註云言君臣皆有一德是必當時臣工贊美湯君臣之辭故君則號臣則字不必作於湯前作僞者正見書序爲伊尹作咸有一德遂將緇衣所引盡竄入於其口又撰其辭於前曰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喋喋稱字不已大可嗤乎

辨曰閻氏既知洛誥有王拜稽首之文則太甲中篇有王拜手稽首之文正同一例復何訾焉至伊尹名摯不見於經唯鄭注有之尚書所紀三代臣工若契若益若棄若夔若龍若皐陶若傅說若巫咸若周公旦召公奭皆稱名不稱字何獨伊尹以字稱也司馬遷僅從安國問古文未嘗受古文既於堯典禹貢金縢洪範微子著其說矣若咸有一德彼固不辨爲何篇也案史記云尚書伊尹作咸有一德在太甲時太史公記之於斯謂成湯之日其誤又失次序康成不見古文而緇衣兩引咸有一德彼亦第聞而知之故注爲今亡亦實不辨爲太甲篇也故尹誥卽康成亦只注爲伊尹之誥今亡未嘗言告成湯其注爲伊尹誥湯者禮記義疏耳乃無識者遂據之以攻古文不知湯爲沒謚之號不容告湯豫稱其謚湯爲字亦不容以臣字君此皆事理之顯然者閻氏必欲曲證其說乃復引王肅注書序咸有一德云言君臣皆有一德是必當時臣工贊美湯君臣之辭案王肅注今佚惟見裴駰史記集解所引只此一語乃依文釋辭何從見爲當時贊辭試思不曰伊尹而曰尹躬明係伊尹自述之辭斷非臣工贊美之辭今在告太甲篇中正是述祖陳戒語辭意顯白毫無疑義乃猶故爲齮齕

不僞而必指爲僞何也

閻若璩曰書有今文古文此自西漢時始然孟子時固無有也無有則同一百篇而已矣何孟子引今文書由今校之辭既相符義亦脗合及其引古文書若泰誓上泰誓中武成辭既不同而句讀隨異義亦不同而甚至違反試爲道破眞有令人失笑者焉孟子引今文者六時日曷喪二句一若保赤子二舜流共工于幽州五句三二十有八載五句四殺越人于貨三句五享多儀四句六惟竄三苗竄作殺罔不譈上有凡民二字然許氏說文引周書正作凡民罔不憝亦可證非孟子自增之也至天降下民爲書辭玩其文義似應至武王恥之止今截至曷敢有越厥志趙岐讀其助上帝寵之爲句四方字屬下今文以寵之四方爲句有罪無罪下刪去惟我在三字以予字代天下是書原指民言今竟指君言矣有攸不爲臣一段截去首句東征上增肆予二字綏厥士女下復出惟其士女紹我周王見休一句

彝作紹我周王天休震動二句其不同至如此然猶可言也若義理之秪悟敘議之錯雜則未有如前所論王曰無畏一節者也豈孟子逆知百餘年後書分今文古文特多所改竄抑孟子當日引書原未嘗改竄故今以真書校之秪覺其合而晚作僞書者必須多方改竄以與己一愆而遂不顧後有以孟子校者之不合邪此又一大破綻也

辨曰孟子時固無古文今文之別而辭有改竄墨子有之荀子有之左傳論語皆有之不獨孟子也就孟子而論引書僅一字異文誠不爲改竄若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死凡民罔不憝多凡民二字實孟子所增閻氏以爲古本如是引說文爲證案許慎不見古文增多篇其序曰書孔氏者乃主科斗字書而言（如鄭康成之師祖孔學同爲賈逵之諸書本非二十九篇）說文中尙有可考至所引古人二條如說命之若藥不瞑眩二語康誥之殺越人于貨三語實本孟子孟子外無別引古文一語者不得謂孟子於今文無

改竄也且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改作放勳乃殂落是亦改竄今文之一證至其引古文亦有不改竄者如泰誓之天視自我民視二句太甲之天作孽四句說命之若藥弗瞑眩二句君牙之丕顯哉文王謨四句大禹謨之秪載見瞽瞍三句舜往于田二句仲虺之誥之葛伯仇餉一句曷嘗有所改竄遂異於引今文哉至天降下民數語其文義實不應至武王恥之止何也閻氏既以孟子所引爲古書詞則惟我在三字所謂我者武王之自稱也武王口中既自稱爲我復自稱爲武王乎此明係孟子釋書之辭而其辭復有增竄趙岐註此章爲逸書其不見古文可知故讀其助上帝寵之爲句非必原書果如是也若有攸不爲臣一段王曰無畏寧爾也一節孟子皆不言引書特檃書意而點竄成文耳曰子謂孟子點竄成文可徵驗一二否曰可如仲虺之誥爲初征自葛孟子伐燕章引之改爲湯一征自葛始而增天下信之句宋小國章又引之改爲湯始征自葛載改天下信之爲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句又如仲虺之誥改爲攸徂之民室家相慶孟子伐燕章改爲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至宋小國章望雲霓改爲望雨不止改爲弗止耕者改爲芸者徯我后后來其蘇改爲徯我后后來其無罰不獨於原書有改竄並於己所述書亦有改竄雖所引均爲古文然同引一書兩處異文此非孟子引書改竄之例而何豈不顧後之人有以原文校之者而乃故爲是秪悟不合邪孟子殆曰吾自行文云爾非爲後人考據地也請善尋破綻者試一思之（案閻氏引孟子改竄古文獨留此條留亦知其說之不可通而姑妄言以欺人耳其所著疏證類此者尙多其後惠棟王鳴盛孫星衍江聲段玉裁輩相祖述張狗吝謂其尙口而舉遏心淘不疑也）

閻若璩曰今文牧誓篇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牧野在朝歌之南卽商郊地猶有扈氏之郊名甘云爾非二地也故誓師之辭曰于商郊不必復言牧野詩大雅曰矢于牧野又曰牧野洋洋卽不必言商郊僞作武成者昧於此義敘武王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

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似武王於癸亥僅頓兵商郊次日甲子昧爽始及牧野誓師誓已而戰一地也分作兩地用之可乎

辨曰閻氏疑武王於癸亥僅頓兵商郊次日甲子始及牧野誓師誓已而戰不應一地分作兩地夫商郊乃初入紂境牧野則漸逼紂都此實兩地非一地也案其大略尙書大傳亦著之大傳云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鼓舞以待旦此卽武成所謂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者也又云武王與紂戰于坶之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此又武成所謂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者也商郊牧野儼然兩地伏生爲秦博士時見其籍而誌之豈晉人所能僞造其事閻氏徒讀牧誓不讀大傳見有商郊牧野一語遂望文生義肆其詆娸而不知牧誓紀其言故總攝書之武成紀其事故分析書之移步換形安能鍥舟以求劍也哉

閻若璩曰商郊牧野本一地而作兩地用之既決非信史孟津河朔

亦本一地而作兩地用之可謂實錄乎周本紀又云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盜言師盡渡河至于盟津大會諸侯椒舉曰周武有孟津之誓三篇之作俱作于河北之孟津于河之南洛之北無涉魏晉間名漸訛易孔安國傳以孟津在洛北書與傳同出一手故撰上篇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中篇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則嗟我友邦冢君之誓誓于河之南嗚呼西土有眾之誓誓于河之北截然異地武成篇曰既戊午師逾孟津逾者越也言已越孟津而過之非以孟津在河南明證乎

辨曰書言河朔乃舉地之大概而言孟津乃津水名何得混爲一地孔傳解孟津在洛北乃釋禹貢導河至于孟津東過洛汭之文就洛汭入河言之故云孟津在洛北至泰誓之大會孟津孔傳未釋言會于洛北也亦未釋言會于河南也泰誓上篇云會于孟津次篇云次于河朔一就諸侯所會言一就王所次言案史記周本紀云十二月戊午師畢渡

盟津諸侯咸會此即武成之戊午師逾孟津泰誓之大會于孟津也詞義皆同益可證其不僞乃閻氏有意誣之於引史記師畢渡盟津而自釋之曰盜言師畢渡河至于孟津又於引武成篇師逾孟津而自釋之曰逾者越也言已越孟津而過之是爲孟津在河南明證夫孟津一河津之名耳同一河卻同一津書文本自明白自閻氏於孟津下添渡河二字一似河外有津津外有河析河與津而二之是自據後世訛易之地名以沒古書本來之面目其咎恐不在梅氏而轉在閻氏也何也周書史記只言孟津無分南北雖有次于河朔之言究未嘗言孟津在河北亦未言孟津在河南何從見其以孟津爲在河南明證哉若以爲泰誓先言孟津後言河朔則孟津宜在河南不知河朔指渡河之陸地非猶是孟津之水名盜孟津即所渡之河非必渡河始至于孟津亦非未渡河而即有孟津凡以孟津在河之北在河之南者皆後世強設其名非禹貢周書之文也故武成書序史記但言師渡孟津三書如出一口

而閻氏釋史記則云渡河至於孟津釋武成則曰越孟津而過之同辭異解意爲區別細檢原書實無此義必作僞以證成其僞不知何苦而爲此

閻若璩云僞泰誓三篇或云宣帝時得或云武帝時得皆非也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對策即引僞泰誓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於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則知此書出於武帝之前決矣東漢馬融始竊疑之云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稽其事頗涉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馬融之言如此東晉元帝時梅

賾忽獻古文尚書有泰誓三篇凡馬所疑不在此者悉在焉人焉得不信以爲眞而不知其僞之愈不可掩也何也馬融明言書傳所引泰誓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非謂盡於此五事也而僞作古文者不能博極羣書止據馬融之所及而不能據馬融之所未及故墨子尚同篇有引大誓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墨子又從而釋之曰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可謂深切著明矣墨子生孔子後孟子前詩書完好未遭秦燔且其書甚眞非依託者比而脫出之古文獨遺此數語非一大破綻乎

辨曰僞泰誓三篇漢時雖立於學官而白魚赤烏等語董仲舒而外其敬伏生亦引之乃漢儒親注其文而猶指爲僞不爭所得之先後只爭傳記所引之有無也馬融既以傳記之有無定其僞則脫出泰誓之爲眞無可議也乃閻氏偏於無可議中尋隙以毀之謂不能於五事之外博采羣書止據馬融之所及而不及馬融之所未及夫馬融所引者纔

五事耳今明明有上中下三篇之文豈止馬融所及五事而已乎倒就各書所引有出於五事之外者計之如剝剔孕婦見墨子尙鬼篇不背事上帝鬼神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民有命見墨子非命篇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見孟子交鄰章同德度義見左傳昭二十四年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見管子法禁篇播棄黎老見墨子尙鬼篇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見墨子非命篇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見左傳昭二十四年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見孟子堯以章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見論語堯曰篇斮朝涉之脛見淮南子主術篇樹德莫如滋除惡莫如盡見戰國秦策上帝不順祝降時喪見墨子非命篇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見墨子兼愛篇是書傳所引者非不多也是皆馬融之所不及者也今何嘗不在古文中乎至墨子尙同篇有引泰誓曰小人見姦巧也乃聞不言也發罪鈞語與古文不類疑爲僞泰誓之遺蓋當時泰誓有數本有民間發壁所得有掘地所得有河內女子所獻今皆散亡則此數語安知非其逸文而乃謂爲古文采輯之所遺乎且遺文不獨泰誓也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此孟子所引也可謂爲堯典之有遺乎金縢曰山徙者人君不用道祿去君室賞罰不出君佞人執政政在女主不出五年有走王此唐書五行志所引也可謂金縢之有遺乎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此左傳所引也可謂康誥之有遺乎無逸篇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此白虎通所引也可謂無逸之有遺乎盤庚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此尙書大傳所引也可謂盤庚之有遺乎豈今文亦有破綻乎況論泰誓所遺亦不止此一條如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乃作泰誓告於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逷

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今予發維共行天之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又如劉向說苑云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又如漢書郊祀志云泰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又如劉歆三統歷引泰誓云丙午逮師此皆古文所無而泰誓所有者謂僞造者收拾無遺而何以所遺若是之多乎雖知攻人作僞者偏工於作僞見古文中無此泰誓遂不問其爲誰何之泰誓乃采輯各書盡入之於漢時所行今文中而號於人曰此孔壁古泰誓也雖馬融所引五事及所見書傳絕無一語出其中而亦有所不顧此其職由閻若璩唱之而王鳴盛孫星衍和之閻氏既以僞泰誓補二十四篇之缺（說見卷中）王氏孫氏卽輯雜說以續泰誓之亡（見王鳴盛尙書後案孫星衍尙書今古文注疏）無論其非古文之泰誓恐以之當今文泰誓而亦有所不合矣（如所輯史記周本紀一段未必爲今文泰誓本文觀於五帝紀用堯典等篇可見卽伏生亦多異文非盡本經今孫王二家誤作今文泰誓余故疑其不合）凡若此者蓋將欲扱趙幟立漢幟以撼千年孔壁之古經多見其不知量也

又曰自吳澄創爲古文收拾無遺之說諸家信之閻氏亦嘗據此以立論今閻氏幸忘前說反舉古文所遺爲言余因循迹旁搜又得數條是卽泰誓一篇而吳氏之說已可立敗蓋以古文爲僞撰者全在收拾無遺一語今謂泰誓出於收拾何以所遺若此之多泰誓既有所遺則古文之非出於收拾非出於僞撰明矣而諸家列傳記所引以爲僞證者妄矣閻氏本欲爲古文尋破綻而不虞適爲古文證冤誣是亦古文不幸中之一幸者特是閻氏駁馬融之言不過恐其爲古文作證其計則巧其蹟則拙也

閻若璩曰昭二十四年萇宏引泰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云云上文同德度義分明係萇宏自語不然有不冠以泰誓乎僞另出一篇亦應先作太誓曰同德度義次作又曰紂有億兆夷人方協左氏引書之

例更可笑蔡傳寡陋以同德度義爲古者兵志之詞世竟有不讀左傳者

辨曰古人臨文引書惟求達意剪裁割裂惟意所適無定例也今閻氏謂左氏引同德度義不冠以泰誓斷爲萇宏自語而次句紂有億兆夷人乃爲泰誓意謂若均係泰誓何以別出不知同一書而別出古人往往有之閻氏不讀劉向說苑乎說苑辨物篇云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案窮神知化二句易繫辭中語乃劉向引之絕不冠之以易豈此句爲劉向自語乎仰以觀於天文三句亦易繫辭中語何劉向不先作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次作又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乎蔡氏非不讀左傳乃以爲兵志之詞其意蓋在於彌縫反與閻氏以口實矣此與宣公十二年所引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之類正同蓋同引一書而離析之者古人實有此文法試讀說苑當曉然耳

閻若璩曰僞作古文者偶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入泰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此甚而輕加三代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予後世人主嗜殺者之口實且習其讀者羣以爲固然也苟一詳思未有不痛其言之易者我故曰作僞書者可謂之不仁也乎

辨曰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不知所指稽之泰誓實有此言則作俑者紂也傳至後世漢法猶夷三族春秋猶譏世卿豈紂之惡反減於漢與春秋邪至史臣作書歷數紂罪至於如此之甚自是據實之言謂其辭之太盡則可謂其書之有僞則不可何也子貢不云乎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正指泰誓所數紂罪而言獨是千古暴君推紂爲首慘酷不德之刑本所優爲閻氏以攻古文之故乃至曲爲獨夫開脫誠不知其何心矣吾友陶辛垣鈫之言曰閻氏引墨子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而以爲眞泰誓或疑近於商君之法則引楚戾我乃剿殄滅之酒誥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等語以實其眞不爲武王辨也而偏於罪人以族之言決爲僞泰誓哆哆爲紂辨是側三代以上不德之刑予後世人主嗜殺者之口者非紂也武王也黑白淆是非顚倒一至於此此誠推見至隱之論矣

閻若璩曰古人文字多用韻不獨周易老子爲然其與人面語亦間以韻成文堯曰咨爾舜一段躬終窮中韻協太誓曰我武惟揚揚疆張光韻協墨子引太誓之言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唯我有周受之大帝亦有韻之文竊意當日舜亦以命禹原未嘗增減堯一字而僞作大禹謨者於呼禹之下增十二句而至天之歷數在汝躬增四句而至允執其中增九句而至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又溢以二句而止不惟其辭之費意之重而於古人以韻成文之體亦大不識之矣至墨子所引

以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竄入泰誓下篇以爲鑑不遠在彼殷王六句倒置之竄入中篇中又以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二句爲重出伊訓咸有一德而滅去之止留其後之語反似墨子當日將古泰誓篇凡韻相協者采集成之而後引之而古原未嘗有以韻成文之體也按墨子原文爲鑑不遠在彼殷王下卽繫以殷王所謂四語今泰誓既云商王受力行無度又更端云受罪浮于桀自不得用爲鑑不遠在彼殷王故遂易殷王爲夏王以作照應前面之辭此其遷就之本懷云

辨曰甚矣閻氏居心立言之反覆也前既於帝德廣運六語能自得師二語惟口起羞四語訐其改以協韻此復訐其不協韻何前後之兩歧邪近日攻古文家專操兩端之術以肆其詆誣而不知其一人之言已顯有矛盾夫古人文字有韻無韻有何定例論語引古文凡四無不竄易字句不獨堯曰咨爾舜一段也此自作論語者錄尚書之文離合斷

續忽古忽今與他處之以書作證者迥別故毛氏謂堯曰章非引書體且然若必以堯曰咨數語爲古尚書文則堯典何以不載豈堯典亦有僞邪至墨子之引書亦有竄易如所引今文甘誓一段是已其引泰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此雖用書詞御非書意蓋誓師時方殄殷何遽說到鑑殷此明是墨子之詞借此以引起下句耳下四句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此方是泰誓之辭又夾入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二句墨子既於非樂篇參作湯誓其辭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百殃又於泰誓入此二句一語而兩用之不謂墨子之采集成文得乎且采集成文不獨墨子有之宋王觀國云孔子誄是魯哀公集詩辭而成之非公自語曰旻天不弔節南山詩也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十月之交詩也煢煢余在疚閔予小子詩也此條亦引見閻氏古文尚書疏證中閻氏謂集詩爲誄辭哀公固在三百篇之後何不可之有予亦謂墨子在古文尚書之後集古文爲誓辭亦何不可之有

閻若璩曰史家有追書之辭每以後之官名制度敘前代事蹟讀者要以意會不必以爲核其類甚多今姑舉一事如郡守更爲太守始景帝中二年七月太史公書於景帝前輒曰太守豈當日之實稱乎抑偶誤耳竊謂伶州鳩與景王論武王曰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斯時武王僅有三軍六師未備觀牧誓可見州鳩蓋以其終有天下故以有天下之制稱之亦追書者之常若當武王時敘武王新統軍而曰王乃大巡六師則大不可矣序書者在刪書者之後故流傳說頗訛見召誥有太保字及顧命康王之誥皆然遂以太保爲召公之官曰西旅獻獒太保乃作旅獒不知武王時召公尚未也然史家多以其人所終之官言之初不計其時亦追書者之常若當武王時敘召公所居官而曰太保乃作旅獒

則大不可矣凡僞書之以追書爲實稱其誤如此

辨曰史家有追書之辭閻氏既知之矣且列景帝時之書太守伶州鳩之論六師爲追書常例此正可以證泰誓之稱六師旅獒之書太保何也伐紂有誓旅獒有訓雖當時事而據以潤飾成書者不必當時之史臣也其在古則堯典大禹皋陶謨爲夏之史臣所作其在今則歷朝之史遠者成於異代近者亦紀於數十年以後辭有藻飾故事有追序即如泰誓下篇王曰以下固爲武王之辭若其篇首云王乃大巡六師明誓眾士此史臣追序當日本事之辭也旅獒自嗚呼以下固爲召公之辭若其篇首云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用訓于王此亦史臣追序當日本事之辭也若必以爲當武王時作則高宗肜日越有雊雉伊已方格王陳訓篇首何爲以高宗稱高宗乃沒後之謚則書不必爲當時筆其爲史臣追紀之辭明矣觀於此而泰誓稱六師旅獒書太保其爲史臣追紀之辭亦明矣吾且問閻氏閻氏據管子法禁篇引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又據孟子引書曰作之君作之師至武王恥之止謂武王二字皆爲史臣之辭此時武王誓師便稱武王則是史臣追爲之辭既可以死後之謚加之獨不可以有天下之制加之乎武王尚可以死後之謚加之太保獨不可以所終之官加之乎閻氏其何說焉且其述左傳石碏謂陳桓公方有寵於王是時桓公尚存不得稱謚乃作史者追紀之辭見尚書疏證此與旅獒之書太保何異閻氏何獨明於彼而昧於此也吾故曰梅鷟之攻古文不知其不僞而僞之閻氏之攻古文明知其不僞而僞之者也

閻若璩曰予獨怪其古人有言曰以下如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當時百姓讎紂往往而有何至武王深文之爲世讎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發端汎語也何至武王易其辭爲除惡務本以加諸紂身湯誓師不過曰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牧野誓師曰今予發惟

恭行天之罰如是已耳何至此爲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
若當時百姓亦未知讎紂而武王實嗾使之者噫其甚矣
辨曰世讎之說自顧炎武始譏之謬世讎爲讎其先世楊氏曰世讎言
乃祖乃父罹其凶虐非並其先世讎之也蓋言紂之暴虐戮人父兄爲
百姓之世讎所謂虐我則讎也閻氏不知顧說之誤遽譏爲武王深文
不知紂當日毒痡四海百姓痛心疾首實有此光景史臣據實書之以
作武王誓詞豈有謬焉乃閻氏摘其言之過甚試思孟子亦云誅一夫
紂君何以謂之一夫以其爲百姓所讎也既爲百姓所讎則以衆士殲
其讎所謂爲匹夫匹婦復讎也夫何過焉夫湯所罰者桀也武所罰者
紂也曷罰乎爾罰其惡也既罰其惡而謂不可以除惡加乎其身則武
王興師所當除者將加諸誰之身邪武王數紂之罪其辭較湯爲嚴誠
以紂之罪浮于桀也閻氏不知武王之心反背作誓者有甚辭疑爲後
人所僞造誤矣

閻若璩曰吾嘗疑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
伐用張于湯有光必史臣美武王之辭非武王之語蓋紂之惡甚於
桀而武除暴之功亦遂高於湯史臣正紀其實處曰于湯有光非誇
也僞作者以三篇俱武王語一例俱竄入之於口中試思禮記引太
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
子無良謙謙於父之前而於商先王轉自多其功聖人氣象豈至於
此吾故疑焉今讀管子又得一條法禁篇引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之
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亦史臣辭亦被竄入於其口試思紂有億
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是宏引泰誓語也論語
引之即作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其相同如此何至管子引泰誓辭
出史臣晚出書卻撰作武王之自語祇悟至此後世必有能辨之者
辨曰我武惟揚孟子引爲泰誓自不得言僞試問我者誰蓋武王之自
我也首句武王既自稱我則以下數句爲武王之辭無疑矣若疑其辭
之近夸試合下節讀之自可悟其意旨蓋行師誓衆發揚蹈厲所以作
三軍之氣引證前王所以釋衆士之疑故先著此數語而下即續之曰
勗哉夫子云云也是厲將士語非自誇張語此時功尚未成何功之可
誇哉至謂管子引泰誓武王有臣三千而古文作予有臣三千此乃引
書者所改如虞書帝乃殂落而孟子改作放勳乃殂落亦其例也惟論
語引泰誓作武王曰故予字可用管子引作泰誓曰不改爲武王則予
字何屬古人引書改字但取其證佐明白豈有一定之例哉且閻氏據
爲史臣之辭者以有武王二字耳試讀今文武王諸篇如牧誓則書王
左杖黃鉞洪範則書王訪于箕子金縢則書王有疾弗豫皆稱王不稱
武王此稱武王皆引書者之辭耳柰何據此以牴牾古文也哉閻氏言
僞而辨非詳加猘訂其不貽惑後世者幾希案古今文於後世或稱武王如召誥君奭等篇是也其當時紀事之辭但稱王不稱武王體例不同又如此
閻若璩曰自僞泰誓三篇興以觀兵爲上篇伐紂爲中下二篇以合

於書序十一年伐殷一月戊午渡孟津之例太史公書悉詳載之由
漢迄宋初未有敢辨其非者而伊川程子則謂武王無觀兵而武王
之冤始白是即張子所謂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
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之意也大哉言乎三代以下所未有也今
試平心易氣取晚出武成篇讀之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
惟九年大統未集非即受命改元之妄說乎泰誓上篇曰我文考肅
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非即三年
服畢觀兵孟津之說乎又曰惟受罔有悛心云予小子夙夜祇懼
以爾有衆厎天之罰非即歸居二年聞紂虐滋甚更徧告諸侯東伐
紂之說乎凡此書出於魏晉之間蠭言淆亂之日皆歷有明徵而世
之儒者必欲曲爲文解以九年爲自專征始觀政爲非觀兵若以此
晚出諸篇爲大有異于僞泰誓者嗚呼亦未之思也已矣
辨曰今文泰誓云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之上而史記述之云

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是觀兵之說記有其文古文尚書無是語也程子所辨者僞泰誓之文非古泰誓之文謂泰誓觀政即觀兵偏考說文字書政字無作兵字解者前人謂觀政非觀兵其言良允國語云先王耀德不觀兵不得云耀德不觀政也閻氏何所據而堅執爲觀兵之證吾恐武王之寃雖白而尚書之寃轉滋矣且即武成讀之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即無逸篇所云文王受命惟中身也以撫方夏即君奭篇所云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也惟九年大統未集即漢書律歷志所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是也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數語其略亦見墨子非命篇此皆歷歷有徵非出於魏晉之世𥪡言濟亂之日也梁武帝曰古文泰誓伐紂時事聖人取爲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爲周書然則觀兵之說當以之譏今文泰誓不當以之譏古文泰誓乃閻氏方欲以今文泰誓援入僞古文二十四篇中而反以觀兵之說移而蔽罪於古泰誓張冠李戴

周內巧詆不意解經之書乃有舞文之習吁可慨已

閻若璩曰梅鷟云趙岐注武成篇言武王誅紂戰鬭殺人血流舂杵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而迎其王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之也岐之言平正無礙甚得孟子口氣而晚出武成則言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是紂衆自殺之血非武王殺之之血其言可謂巧矣然果紂衆怒紂以開武王當如史記言武王馳之紂兵皆崩方合兵機今僅自攻其後必攻人不多血何至流杵且均之無辜黨與什什伍伍爭相屠戮抑獨何心且眞有如蔡傳言武王之兵不待血刃者非癡語乎私意杜撰之書既非孟子所見元本而其言又躪居周初致孟子爲不通文義不識事機之人讀書誤認紂衆自殺以爲武王虐殺何其悖哉余謂鷟說善矣而抑未盡也此作僞者學誠博智誠狡見荀子有厭旦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進誅紂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淮南子有士皆倒戈而射史記有皆倒兵以戰遂彙取之成文方續以血流杵故曰學誠博魏晉間視孟子不過諸子小之一耳縱錯會經文亦何損而武王之爲仁人爲王者師甚著豈不可力爲回護去其虐殺以全吾經故曰智誠狡王嗚盛曰

紂衆倒戈自相攻殺事見荀子儒效篇成相篇史記殷本紀淮南子劉向列女傳孽嬖傳常璩華陽國志巴志篇非盡出妄造也但孟子觀見百篇尚書必不誤謬王充論衡語增篇云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詳其意彼或本必不以倒戈事與流杵事爲一篇證此辭自是兩敵相爭猶甚至北若徒孫自相殘屠何必加以此需故晚出武成雖放與孟子違而猶公孟子地

辨曰孟子之言蓋有感於戰國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恐人以武成爲口實故言書不可盡信蓋以寓止殺之心焉非必誤認書旨而以武王無此事也乃梅鷟誤認武成攻殺全出商衆與武王絕不相涉疑造書者之巧爲彌縫是不知武王未戰旅爲紂率武王既戰驅以反攻可得謂非武王之殺之乎何以見漂杵是商紂自殺之血非武王殺之之血乎若以爲倖攻其後殺人不多疑武成有僞事是

未讀荀子儒效篇成相篇王充論衡語增篇率以胸臆妄猜固無足怪若閻氏則知之矣既引荀子乘殷人進誅之說又引淮南子史記倒戈之說與古文印證不謬則以駁梅氏妄言誰曰不宜乃明知梅說之不足據而又恐人援荀子淮南子史記以難之於是先爲摘出其事即眞且皆置之不論唯是含糊其辭誣以回護全經冀滅顯證而伸梅說吾則謂閻氏學誠博智誠狡也王氏繼之復證以列女傳華陽國志過秦論戰國策諸書倒戈流血事益確鑿乃復臆斷爲二事必不合一試思王充論衡語增篇明云牧野之戰血流浮杵武侯爲後主詔亦云牧野之戰商人倒戈血杵倒戈皆在牧野何得云二事必不合一彼徒見各書分引或云血杵或云倒戈遂妄臆二事不在一時不知武王無再戰牧野之事而諸書皆以牧野爲言則倒戈流血事本相因正是一時實錄王氏欲析而二之蘖生其隙其如眞蹟之不可掩何蓋自梅鷟而下攻武成者說愈變旨愈歧吾誠不解其用意之所在矣

閻若璩曰一人論有先後互異若南北背馳者黃太沖嘗謂聖人之言不在文辭而在義理義理無疵則文辭不害其爲異如大禹謨人心道心之言此豈三代以下可僞爲者哉既而序余疏證兩卷則謂人心道心本之荀子正是荀子性惡宗旨又謂此十六字爲理學之蠹最甚何相反也其孟子師說一條又與梅氏說（明人梅鷟著有尚書譜尚書考異）有何合也師說云武王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標杵是商人自相殺也孟子以至仁伐不仁何其血之流杵是明言武王殺之兩意相背則知孟子所見之武成非孔安國古文之武成也古文之僞此亦一證

辨曰古文敘事有舉一而義自見者如牧野之戰倒戈攻後之言是也武王師至士卒編分於是率以攻紂雖攻後者倒戈之人而率以攻後者虎賁之士也不然彼方率旅若林其中必有同心惡黨抗顏拒命者豈虎賁之士一惟束手不戰以待其殘殺自斃哉其曰倒戈攻後卽有

隨攻後之人以攻者此勢之自然無俟明言前塗殺之卽是武王殺之兩意何嘗相背孟子之意葢以血流杵之辭史臣鋪張已甚耳孔傳云血流漂舂杵甚之言正與孟意相發明胡猶譏焉且血流杵非漢人亦有論之者王充論衡語增篇云或言武王伐紂兵不血刃夫以桀鐵伸鉤之力（謂紂）補以蜚廉惡來之徒與周軍相當武王德雖盛不能奪紂素所厚之心紂雖惡亦不失所與同行之意雖爲武王所擒時亦殺傷十百人今言不血刃非紂多力之效蜚廉惡來助紂之驗也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赤地千里由此言之周之取殷與漢秦一實也而云取殷易兵不血刃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實也若孟子之言近不血刃浮杵過其實不血刃亦失其正據王充此言雖與孟子之意不同然血流浮杵實與孟子所見之武成無異不得謂武成有僞事也自梅鷟創爲異說黃宗羲亦襲其言黃氏潛心理學嘗謂聖人之言不在文辭而在義理義理無疵則文辭不害其爲異如大禹謨人心道心之言豈三代以下所可僞爲是也乃自閻氏疏證出黃氏見而序之遂至失其本心變其初說至謂人心道心本之荀子爲荀子性惡宗旨又謂此十六字爲理學之蠹悖誕乃爾前後判若兩人可見梅閻邪說惑世誣民以黃宗羲之卓卓亦爲所贊皷無怪乎庸庸者之聽決同聲也是以孟子云正人心閑聖道必先在於息邪說

閻若璩曰按何其血流之杵也此孟子語似當日書辭僅血流杵三字未必增有漂字只緣趙岐注云爾既出書與之同故可驗其出趙氏後

辨曰孟子摘武成血流杵以成文語不求備此行文法非引書法也若必謂原書只血流杵三字試問血流杵三字何以成文豈武成一篇僅此三字而已乎趙岐雖不見古文未嘗不竊聞一二既增一漂字其必知原書之所有明矣閻氏何以驗其出於趙氏後邪且血流漂滷見於國策血流浮杵見於論衡皆本武成爲言國策杵作滷論衡漂作浮皆

一字異文合兩書參之則血流漂杵四字其爲武成之文無疑閻氏徒見孟子所言僅三字絕不細參其文理旁徵諸傳記又見趙注有漂字遂妄疑爲後人所增可謂謬矣

閻若璩曰古文武成篇建武之際亡當建武以前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祕書其篇固具在也故劉向著別錄云尚書五十八篇班固志藝文尚書五十七篇則可見矣劉歆作三統歷引武成篇二十八字其辭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翼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質之今安國傳迥異無論此篇已亡而復出相距三百年中閒儒者如班固鄭康成皆未之見而直至梅賾始得而獻之可疑之甚卽其事蹟時日亦多未合武王以一月三日癸巳伐商二日五日甲子誅紂是歲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己未朔四月己丑朔十六

日甲辰望十七日乙巳旁志所謂惟四月既旁生霸是也粵六日庚戌是爲二十二日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是爲二十三日武王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是爲二十七日乃以庶國馘于周皆劉歆占之於象緯驗之於時令考之於經傳無不脗合而後著其說如此班固所謂推法最密者也今後出之武成以四月哉生明爲王至于豐其說既無所本以丁未祀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又與其事相乖且尤可議者古人之書時紀事有一定之體召誥惟三日丙午朏越三日則爲戊申顧命篇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則爲癸酉所謂越三日七日者皆從前至今爲三日七日耳非離其日而數之也今丁未既祀于周廟矣越三日柴望則爲己酉豈庚戌乎甲子之不詳而可以紀事乎夫一古文也劉歆見之於三百年前信而有徵如此梅賾獻之於三百年後僞而無稽如此學者將從遠而可信者乎亦從近而不足信者乎

辨曰鄭康成云武成建武之際亡孔穎達正義謂亡者劉歆所引之僞武成漢世僞書盛行劉歆著三統歷引之特借以明歷法耳非考定武成也武成式商容閭樂記引之爲行商容而復其位康成注容爲禮樂之官故王應麟謂其不見古文武成則其注爲建武之際亡者孔氏以僞武成當之其說良允案劉歆所引武成見逸周書世俘篇世俘解云惟一日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則咸劉商王紂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廟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其辭大致略同惟壬辰作丙辰癸巳作丁巳當是傳述異文而閻氏遽執此爲眞古文且恐人指爲世俘篇而力加飾辨見尚書疏證不知其欲蓋而彌彰也夫作僞之人非盡無所依傍此必漢時造武成者不見古文特襲逸周書爲之劉歆因文證歷偶然引用但此不論歷法之疏密止論文辭之是非今謂後出武成以四月哉生明爲王至于豐說無所本案篇名武成乃克殷後所述史臣敘事將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總揭於前然後於告諸侯口中歷述伐紂告神之事不必按時順日而次序秩然此自古史文法論見後僞造武成者未見古文徒知竊取世俘篇爲按時順日敘去而閻氏不諳古史文法反斥其事蹟乖錯謬矣朱子曰以孔注漢志參考大抵多同但漢志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爲差速而四月既生魄與丁未庚戌先後小不同耳蓋以上文一月壬辰旁死魄推之則二月之死魄後五日且當爲辛酉或壬戌而未得爲甲子此漢志之誤也又以一月壬辰二月甲子幷閏推之則漢志言四月既生魄越六日庚戌當爲二十二日而經以生魄屈丁未庚戌之後則恐經文倒也歷法雖無四月俱小之理然亦不過先後一二日耳不應所差如此之多也宗廟內事日用丁巳漢志乃無丁未而以庚戌燎于周廟則爲剛日非所當用而燎又非宗廟之禮且以翼日辛亥祀于天位而越五日乙卯又祀馘于周廟

則六日之間三舉大祭禮煩而數近於不敬抑亦經文所無不知劉歆何所據也顏注以爲今文尚書則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中本無此篇顏氏之云又未知何所據也朱說如此在朱子疑經文倒故有考定而所指燎祭之違禮則甚確乃閻氏巧附其辭伸劉歆以駁朱子見閻氏尚書疏證謂劉歆推法最密占之象緯皆合昔張衡譏歆推步行度欲以合春秋橫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記差謬數百若是其尚書安必推法之悉合邪又謂丁未祀于周廟後越三日庚戌爲甲子之不詳張崇蘭曰正義謂或史官異文或係四日之誤古四字積四畫爲之脫一畫固甚易耳若指爲作僞之迹則毛氏嘗引畢命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謂同是僞書豈有明於此而悟於彼者良品案宋吳斗南引隸續曰丁未越三日庚戌則是去丁而不數處士嚴發碑云戊申朔五日癸丑者正用武成句法此碑舍召誥之正理而從武成之誤文亦漢人好奇之過若是漢人已見武成書法如此從而效之其非後人不詳甲子者之所僞

造明矣合而觀之劉歆所引顯爲異文未必信而有徵梅賾所獻自爲孔傳未必僞而無稽不知閻氏何從見逸之必可信而近之不足信也案閻氏譏朱子云古者天子出征所謂類帝宜社諸祭要亦不過數日閩卽僞及豈得拘祭不欲數遂顯日持久坐失兵機邪贼出武成敗丁未祀周朝者欲合柔日改庚戊柴望不似漢志庚戊辛亥逍日者遵祭不欲數之文也然則其用心亦孫密也哉閻氏之說如此其品篤論閻氏譏朱子攻古文無非支離曲說武成諸祭乃在功成後非出征時也有何忙迫必不可緩日持久坐失兵機由禮云內事以柔日祭載云祭不欲數數則頻煩則不敬此自古禮之常今武成一一與禮相悖不知何所驗其爲改竄也大抵攻古文者不合古則加以詆訾合又加以駁就操兩端以詆其抵證其用心亦狡刻矣

閻若璩曰按姚立方曰成王既黜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與書序同而魯周公世家則云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別其宜作立政其云成王作者不必成王自作云周公作者亦奉成王命爲之也君臣一體正可想見序與史本不牴牾僞者僅見序合周紀不參以魯世家遂謂成王作周官矣考立政所敘官名與周公之六卿有其四而爵位復迥別自餘則無一同者作僞者蓋以立政周公作周官成王作庶可掩其不同之蹟不知立政周官實皆出周公一人手筆決不自相矛盾祇惜秦火以後無由覩當日眞周官云何耳又曰自阜成兆民以上皆爲王言下又王曰忽於中間入六年至大明黜陟一段爲史臣紀事語夾雜淩亂無此體格

辨曰既知周公作周官乃奉王命爲之豈有奉王命爲之而不紀以王之命者如首段卽云惟周王中後兩段卽云王曰此自書體當然卽周公爲之不過如是何曾與史世家牴牾且謂周公作周官者史遷之言也周史自與書序應安知有史遷之世家哉若以立政所敘官名與周官六卿卿有四而爵位迥別不知其三卿之司徒司馬司空乃就諸侯之官言觀於下文卽接言文王可見文王是時爲諸侯有此三官故立政追述之至成王增置六卿遂爲有天下之制其爵位自較崇六卿爵位亦見周禮故下文司寇卽有式敬由獄長我王國之命卽周官司寇掌邦禁職

也周官紀其統官故較略立政述其屬官故較詳兩書分見何能執彼以譏此且成王作周官周公作立政明見書序何嘗是作者自掩其不同之蹟兩書各有取義相足而不相妨又何嘗有彼此矛盾之端無隙而指爲隙可謂妄矣其更謬者謂周官序事夾雜淩亂今案周官首節紀成王訓官之由若昔大猷三節成王自敘其訓官之意立太師至大明黜陟十節乃史臣歷敘所訓之官凡我有官以下則成王訓以居官守職薦賢之道末節又以王言總呼卿屬而申勑之章法井然古史體格如是其如閻氏姚氏之不知何案郝敬曰周官冢宰掌邦治至大明黜陟云云一代典制當此自有令甲成王訓百官何用項舉此後人自述未記閭以實其所爲周官者耳眞品竊謂郝說非也是時周禮未作典制未備故史記云成王在豐周之官政朱大序于是作周官其歷舉冢宰六卿之職正其次序官政處非徒爲訓百官發也考制不審篇名與論文不知有遺目者相去幾希況眾宰掌邦治語漢仲長統亦引之郝氏不知而閻氏猶據其曾吾故附論之於此

古文尚書辨惑卷九

黃岡洪良品右臣著

閻若璩曰朱子有古史例不書時之言以二十八篇書考之如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多方惟五月丁亥書三月五月皆不冠以時洪範惟十有三祀金縢既克商二年書十三祀二年皆不繫以時確哉朱子見也唐孔氏謂春秋主書動事編次爲文於法日月時年皆具其不具者史闕耳尙書惟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如牧誓等篇皆言有日無月史意不爲編次故不具也更以逸書考之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書年書月書日并書朔朏絕不繫以時不益見朱子確乎大抵史各有體文各有例書不可以爲春秋春秋不可以爲書今晚出泰誓上卷大書曰惟十有三年春豈古史例乎予故備論之以伸朱子以待後世君子

辨曰朱子有古史例不書時之言此泛論古史大略非爲泰誓發也夫

古史書法本無明例有書日不書年者如康誥之惟三月哉生魄是也有書月復書日者如多方之五月丁亥武成之惟一月壬辰是也有書年不書月日者如洪範之惟十有三祀是也有書年復書時者如泰誓之惟十有三年春是也至春秋則日月時并具所謂踵事而增由簡之繁也今謂泰誓書時非古史例則春秋日月年時并書古史亦無此例也至若書時之例今文亦實有之顧炎武曰如金縢秋大熟未穫言時則不言月案金縢首書克商二年末章書秋此與泰誓之書十有三年春何異朱之言或別有指固不煩閻氏之強合以伸之耳

閻若璩曰東征之說由漢儒誤解我之弗辟爲刑辟孔書承訛僞撰蔡仲之命謂公以流言致辟管叔囚蔡叔其說緣飾于春秋傳衛祝佗云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殺管叔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以蔡此言成王殺管叔周公不能救而推恩其子始末甚明杜元凱釋之云周公以王命殺之將爲公文殺兄之過而不知公本未嘗殺兄也據孔書爲辟叔而不知孔書後人僞增也詩詠東山破斧缺斨是爲東征在成王悔悟迎公歸之明年非居東之二年也爲討武庚祿父非討管叔也

辨曰周公殺管蔡杜預謂周公以王命殺之自是確解聖人行事本非俗儒所知此孟子所以不與陳賈辨論而但謂周公之過爲宜也其事實見左傳而史記魯世家衛世家宋世家管蔡世家歷言其詳故王充論衡亦云管蔡悖亂周公東征劉向說苑亦云堯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皆據古文爲說此事之彰彰無可疑者自明郝敬攻古文始云後儒誤解金縢以我之弗辟爲刑辟謂公致辟管叔遂作僞命以誤解推之漢儒而魏晉承訛由爲郝氏彌縫其立說更巧而不知周公辟管叔事實非僞在漢以前已有言之者列子云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荀子宥

坐篇云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蔡又儒效篇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政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殺管蔡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荀列之言如此皆周儒非漢儒也是時章句訓詁未興豈亦誤解我之弗辟爲刑辟乎荀列以周人紀周事已言周公殺管蔡其非漢儒誤解孔書承訛可知況讀辟爲辟漢儒亦並未嘗誤解史記魯周公世家周公乃誥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正義音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又云遂誅管叔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是史遷已讀辟爲避而猶云誅管叔者非必因有刑辟之解始據爲周公辟管叔也閻氏明知康成讀辟爲避之訓實本史遷特因安國注辟爲刑辟遂並史記殺管叔事而亦忘之移攻魏晉之戈以波及漢儒傎矣至若居東征東之解無關古文眞僞玆故不辨案杜預謂周公以王命殺之亦本史記周晉世家云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管蔡世家云周公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衛世家云周公旦以成王

命與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宋世家云武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欲襲成王周公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閻氏謂杜元凱爲周公文殺兄之過蓋取史記一細讀之至史遷康成皆讀我之弗辟爲辟孔安國獨讀作刑辟之辟當據所見古文爲說吾於此益信古文之說如此明確證據而猶疑爲漢儒撰解魏晉承訛乎吾不知考訂家所爲倚論古事者當據何典籍也

閻若璩曰古人字多假借某當讀爲某其類非可悉數第以四子書證之有以形相近而讀者素隱之爲索隱有以聲相近而讀者旣稟之爲餼稟有以形聲俱相近而讀者親民之爲新民有形旣不同聲亦各異徒以其義當讀作某者命也之命鄭氏以爲慢程子以爲怠是也安國壁中書原有旅獒篇馬融鄭康成親從講習知旅獒不得讀以本字故註書序馬云作豪酋豪也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蓋從篇中文與義定之也僞作此篇者止見書序有旅獒字遂當以左傳公嗾夫獒焉爾雅狗四尺爲獒之獒若似馬鄭爲不識字也者

辨曰閻氏引中庸素隱爲索謂係以形相近而讀此殊不然索變爲素

實以形相近而誤耳鄭康成禮記中庸篇注云素讀如攻城攻其所傃之傃此不知其誤而曲解之班固漢書藝文志引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也實作索字不作素字班固在康成前所見之本如是可見素乃索字之訛而鄭必讀爲素此亦如豪乃獒字之訛而馬鄭必讀作豪正同謂鄭從馬講習用其師說則可謂馬鄭得壁書講習從篇中文義定之則不可何也馬融固自云逸十六篇無師說也馬氏方自吐實供豈閻氏所能翻案況書序實爲西旅獻獒獒字從犬爾雅云狗四尺爲獒此賈逵劉歆所以云古文讀應爾雅也若讀獒作豪不獻物而獻人則失其義矣毛奇齡曰酋豪君長也國人可貢一君長來獻乎林春溥曰豪謂是豪酋之長意欲依旅巢命爲義然序明云西旅獻獒豈得云西旅獻豪乎閻氏徒知古人多假借字歷引各書爲證不知諸書借作某字皆義理可通者如詩云何天之龍龍當作寵此假借立義寵字可通龍字不可通故云龍讀作寵若易之飛龍在天左傳之豢龍氏孟子之故龍子曰亦將援此例而讀作寵乎是故旣稟不可通讀作餼廩則可通素隱不可通讀作索隱則可通獻豪不可通獻獒則可通豈有獒反讀豪之理是舍其所可通而訓以所不可通矣凡註書當識形聲亦當識書理馬鄭非不識字亦非不識書理者偶未及見古文有此誤解在馬鄭原不害爲經師而曲狥一說者反欲執其誤文以毀本經是徒知有馬鄭而不知有三代帝王之古訓所謂食葉而忘其根者也

閻若璩曰旅者陳也因獒而陳道義此自史臣所命篇名非當日太保胸中有此二字以訓戒王二十八篇之書有整取篇中字面以名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之類有割取篇中字面以名如甘誓牧誓之類皆篇成以後事今乃云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分明是旣有篇名後案篇名以作書故不覺無意漏出或謂惟克商以下書之本序太保乃作云云亦史臣爲之辭耳余曰然則召誥太保乃以庶邦冢

君出幣乃復入錫周公不曾有召誥字呂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不曾云作呂刑以詰四方何獨古人直寫出題論至此而人猶未悟惟三國志有一譬曰若不見亮王使刳心着地與數斤肉相似

辨曰甚矣閻氏之惑也書序云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明言旅獒爲太保作其非史臣所命篇名可知太保作之史臣采而錄之遂於篇首敘其緣起此史例也若謂太保當日訓王非必胸中有此二字則金縢言周公作詩以貽王命之曰鴟鴞周公可以鴟鴞命篇召公獨不可以旅獒命篇乎豈鴟鴞之詩亦先有篇名而後人按以作詩乎詩中亦有鴟鴞語而取以名篇得無亦直寫出題乎夫召公作誥命以召誥呂侯作刑命以呂刑周公作洛誥大誥並不命以周誥同有封國之名一以命篇一不以命篇無常例也若以篇名二字不宜直著於篇則周公作君奭何以其書首章卽有君奭字周公作無逸何以其書首章亦有無逸

字夫君奭無逸雖篇中不言爲周公作而首章卽有周公曰故書序以爲周公作此與召公之作旅獒正同乃篇中曰君奭曰無逸直犯篇名將亦謂其直寫出題邪此乃以後世帖括家言衡聖經與明郝敬謂古文不切題同一陋識昏昧至此噫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然吾烏從而亮之

閻若璩曰論道經邦乃晩出書周官篇本考工記或坐而論道事

辨曰王應麟困學紀聞曰文心雕龍云論語以前經無論字晁子止云不知書有論道經邦此時古文已行彥和非不見古文尚書者其書中議對篇亦引議事以制語可知彥和偶忘之耳案惠棟云易屯卦陸氏釋文呂氏音訓俱作經論中庸天下之大經釋文作經論故漢以前論字皆讀爲倫豈古論與綸通則論道經邦或卽綸道經邦析經綸而用之也至考工記乃因尚書有論道字因用其語改作坐而論道乃考工記襲古文非古文襲考工記全祖望曰閻氏必欲以古文尚書爲僞而謂考工記在前誤矣此平情之論也

閻若璩曰周官篇其自漢書百官表來乎表云夏殷亡聞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爲六卿各有徒屬職分用於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以此運爲中一段禮記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文王世子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又運爲首一段及中又曰朱子旣謂周官爲官樣文字又謂只如今文字太齊整了是在古文可疑中矣語類復有一段引漢百官表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及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爲三公曰其說與周官合豈孔氏書所謂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者至是私有所傳授故班固得以述之歟蓋反卻平生之論余方以周官從漢表出此忽以漢表述之孔書殆顚倒之見亦當盡從抹殺

辨曰雖喩義謂太師太傅太保非三公又謂凡三公九卿六卿皆漢儒之言古無是稱又謂官不必備爲儒者不能徵人之故世必無官不備之理毛奇齡於是歷引漢志百官表禮記明堂位文王世子等書以折之亦旣息其喙矣（見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閻氏明知事實之不足相難乃卽引漢表禮記而指爲僞造者所自出無非反末爲本之計而不知其有不可誣者漢表不明言夏商亡聞周官則備乎其前所述之周官卽周禮之六官也其後所述之周官三少卽尚書之周官也兩書皆名周官故統以周官言之班氏方自注出處而閻氏不悟反疑周官之出於漢表謬矣若謂班固不傳古文而漢世古文藏於祕府班固方校理祕書古文不容不見其述諸志表也夫何疑焉朱子初疑周官文字齊整不類今文後讀漢表知其說與周官相合遂亦信之可見大儒考古不執成見唯求其是閻氏無從審服義之公心肆其舞文抹殺一切反斥朱子爲

顚倒是其怙非蔑古殆亦自陷於顚倒而不知者矣

閻若璩曰按至治馨香感于神明亦引僖五年傳曰詳宮之奇原文所謂馨香本屬黍稷而言黍稷者本屬祀神而言意謂祀神所重在德苟有德矣其馨香非第黍稷而已乃明德之馨香也今其上旣無黍稷字突然曰至治馨香夫馨香於至治何與邪此處旣不言祀神事下又突然曰黍稷非馨夫黍稷於治民何與邪種種迷謬皆爲吾剿周書成語故余讀三國志張紘傳紘箋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竊以此爲僞作者之所本

辨曰閻氏謂至治馨香感于神明上無黍稷字突然而出不知上有我聞曰三字乃引古語而斷章取義欲其修德以致治耳故張紘臨危上箋卽襲其語而反用之使張紘非見君陳則箋中所言亦非祀神事且並無黍稷語何以說到其治多不馨香蓋明明以君陳爲藍本此與陳琳之用玉石俱焚皆出於古文正同可見三國時古文已行張紘陳琳

皆得據而用之不必至皇甫謐始采入帝王世紀也乃閻氏惡其爲古文作證特引而毀之以爲此僞作者所本獨不思此二語在君陳以引古而尙書其突若在張篯既非用古何以不見其突邪閻氏徒知毀滅古文顯證而不願立說之有齟齬證其性情偏執於古書文法毫不理會而爲是信口之雌黃有如此

閻若璩曰晚出武成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師逾孟津已在月之二十八日矣復繼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是爲二月之四日五日不見冠以二月豈今文書法邪或曰洛誥亦嘗稱乙卯費誓兩稱甲戌皆只有日余曰此自周公伯禽口中之辨指此日有此事云爾豈若史家記事垂遠必繫日於月有一定之體邪

辨曰武成先書一月壬辰其後乃書癸巳戊午癸亥甲子等日蓋先既冠以一月後不復更書月省文也乃閻氏穿鑿生隙謂是二月之四日

五日不見冠以二月又恐人援洛誥之書乙卯費誓之書甲戌作證謂此兩篇紀日乃周公伯禽口中之辭饒儀廷曰據武成原文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亦武王口中之辭也蔡沈乃易作序事之辭耳余聞之不覺躍然起曰有是哉閻氏本欲藉此以誣武成之僞而不虞反以定武成之眞也閻氏謂史家記事必繫日於月洛誥費誓之只有日者以周公伯禽之口述事乃可指日爲言今武成亦爲武王之述前事其例適同據此則武成實無錯簡且與今文日例不謀而合益可信爲原書彼疑武成爲錯簡爲僞書者皆不審古史之體例文法而爲是嘵嘵也

閻若璩曰愚嘗以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等語出於臣工之相告誡則爲愛君出於君之告臣則爲導諛導諛中主所不爲而謂三代令辟如成王爲之乎蓋成王之冤於是且千餘年矣今亦未著定此語出何人但此語之所自來則孔子引入禮坊記者也試取今坊記讀之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爲良顯哉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以取證大誓爲人子之言則取證君陳亦必爲人臣之言例可知也僞作君陳篇者止見書序有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遂通篇俱作成王語安知當日不更夾以臣語如顧命篇體例邪嗚呼自斯言一啟君以正諫爲要名臣以歸美爲盛節而李斯分過之忠孔光削藁之敬遂爲後世事君之極則雖有賢者亦陰驅潛率以爲容悅之徒而不自知矣

辨曰呂祖謙云成王舉君陳前日之善也平昔謀猷入告及既施行濳然不有張崇蘭推爲確解良然試取下文於乎惟良顯句讀之正與其平日之善而歎美之也王氏以爲順之一字其弊爲諛（見王伯厚困學紀聞）葛氏

遂以爲成王失言（見蔡氏尙書集傳）惟屠繼序云爾雅釋詁云順陳也即此順之於外之順孔傳云順行於外暗與爾雅合此昔人所以謂古文讀應爾雅也今閻氏爲成王訟冤指此爲臣工相告誡之詞於是穿鑿生例證以坊記下文所引泰誓爲爲人子之言此引君陳當爲爲人臣之言余取坊記考之斷章取義本無常例如下文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此爲爲子言之也乃引無逸高宗云（案高宗非篇名如尹告之類）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此周公所以戒成王者何嘗必拘於爲人子之言又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此亦爲爲子言之也乃引大雅既醉之詩曰孝子不匱此父兄所以答行葦者何嘗必拘於爲人子之言又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又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又云父子不同位此亦皆爲爲人子言之也乃引書太甲篇曰辟不辟忝厥祖此伊尹所以告太甲者又何嘗必拘於爲人子之言豈得因太誓係爲人子之言而遂執以例君陳乎乃閻氏又引顧命爲例安知當日不

夾以臣語張崇蘭云坊記所引必非僞書可知而命詞亦不容攙入他人之語顧命乃成王崩後羣臣進戒之詞非常例也試以古今文證之如康誥之命康叔成王之命蔡仲康王之命畢公穆王之命君牙命伯冏平王之命文侯皆其君一人之言曷嘗有一臣工相誡之辭參乎其間哉蓋前人有誤會書旨疑爲導設爲失言者張氏曰攻古文者正欲尋隙一得此說不復平情羣起相牙此篇論也余故折衷衆說而備著於此

閻若璩曰當疑劉歆三統歷又引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凡十有六字今古文皆無不知歆從何處得之而載於此既而思書大傳有九共帝告篇之文安知非安國所得壁中書整篇外零章剩句如伏生所傳者乎歆去安國未遠流傳定眞而所載康王年月復關於歷法故不忍棄之僞作古文者以王命作策豐刑與已不合特爾遺去亦猶作伊訓者遺誕資有牧方明作武

成者遺粤若來二月以下之辭爲露其肘也

辨曰劉歆三統歷引伊訓引武成引畢命皆與古文辭有異同劉歆固親見十六篇古文者何以所引三書皆文不相應毛奇齡以爲古人著書持論何所拘限杜欽議婚禮以關雎爲輿刺之作不不必不見毛詩太僕議祀典以孝武爲復齊襄九世之仇不必不見左傳其說甚確余前考伊訓有太甲元年語既斷爲非壁中古文之伊訓矣（說詳卷中）今畢命有作策豐刑今古文皆無之鄭康成註畢命云其逸篇有册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畢命亡是在康成當日已知逸篇之畢命與劉歆律歷志所引之畢命皆云不同與此序相應而畢命必別有與序相應之一篇故注爲畢命亡耳夫康成明言不同與序相應知爲非孔壁舊文乃閻氏偏以爲孔壁中零章剩句如大傳所載九共帝告之文夫大傳中亦有酒誥康誥無逸佚文不因此疑爲今文有僞何獨據此畢命佚文疑爲古文有僞乎彼於大傳引九共帝告而不及酒誥康誥無逸

者蓋亦知說有牴牾意存避就耳至年月符合孔疏已言之矣正義曰漢初不得此篇有僞作其書以代之者僞作者傳聞衛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孔說明晰如此猶執此爲僞造古文者之所遺乎吾更有說於此閻氏始創言鄭注二十四篇之古文以爲與劉歆十六篇之數合則劉歆律歷志所引之畢命二十四篇無此文也彼亦知其有礙乃巧設其詞曰此孔壁之零章剩句云爾夫既屬孔壁之零章剩句可以爲二十四篇所無何以獨爲二十五篇所宜有乎惠氏知其說不可通於是又譸張其詞曰逸書二十四篇有冏命冏當爲畢字之誤意在彌縫閻說以強附於劉歆而不知彼既號爲鄭注之二十四篇矣其如鄭又注爲畢命亡何總之支離矛盾說屢變而無一可通此眞經論之荆榛也豈直自露其肘而已哉

閻若璩曰余向謂孔傳不甚通官制故有三公領六卿之說今且有

兩職實不相通誤合爲一既見經復見傳者周禮大馭中大夫掌馭玉路以祀戎僕亦中大夫掌馭戎車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路以賓道僕上士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田僕上士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此官皆馭王車而大馭爲最尊又有太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其有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眂祭祀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隸僕掌五寢之掃除糞灑之事此等官以僕名而無預於馭車之事大僕雖有佐馭前驅之文而其所重自在正服位出入大命是其職而大馭初不相涉也既出冏命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是近臣有與於王之起居命令者則似太僕所掌與書序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又云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則官高職親與王同車又似大馭非大僕所可當得毋誤記周禮二官爲一安國早已自吐供招曰太僕長太御中大夫然其誤

亦有故案漢百官公卿表太僕秦官應劭曰周穆王所置蓋大御衆僕之長中大夫也豈非經與傳之所從出哉

辨曰閻氏謂孔傳不通官制有三公領六卿之説案毛氏駁羅喻義云周禮六卿與周官同而獨無公孤因有疑周官爲僞者實則三公三孤俱無所職掌且不必備官但以六卿兼爲之如召公以太保領冢宰畢公以太師領司馬是也周家官制具有明徵恐閻氏猶未之通耳而乃以之議孔傳乎至於書序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孔傳云太僕長太御中大夫其所以不據周禮太僕而云太御者以經有命汝作大正正於羣僕之文故孔穎達疏之云周禮太馭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太御最爲長既稱正于羣僕故以爲大御中大夫且與君同車最爲親近閻氏本其説以攻經而不知此乃孔傳誤據孔疏從之於經文無涉也齊召南曰以經文證之是太僕非太御也太僕掌正王之服位治朝燕朝出入與俱建路鼓以節早晏隨猷射而相禮容故曰旦夕

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也掌出入王之大命故曰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也掌路鼓之政以達窮民故曰下民祇若萬邦咸休也太僕之下有小臣上士二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又隸僕下士二人故曰正于羣僕侍御之臣也何必以太御解太僕邪周本紀曰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臩（古冏字）申誡太僕國之政作臩命但云太僕不云太僕正是也經文作大正猶曰長官耳其職雖下大夫最與王近閻氏謂與王同車似非太僕可當不知同車之言出於孔疏非經旨所有閻氏必欲證其二官爲一添出官高職親四字以滋罅隙夫太馭是中大夫太僕是下大夫一掌王之馭路一掌王之服位兩官不相統均與王近何以見太馭官之獨高職之獨親邪自閻氏爲此言王鳴盛因之謂太僕正愼簡僚屬成周無是事不知周禮太僕而下明有小臣祭僕御僕隸僕等名正其僚屬（王鳴盛語見尚書後案）所謂羣僕所謂耳目之官也漢百官表太僕秦官秦因於周漢代秦沿其官制故表從實誌之應劭注爲周穆王所置謂即太御衆僕之長應劭漢人猶見孔傳故推本冏命而引其注於此益徵孔傳之眞閻氏徒巧爲周內之詞其言不足據也夫古人註書不能無誤鄭康成亦然何獨安國正其誤可也誣其僞不可也

閻若璩曰余向謂作古文者生於錯解未正之日故書亦隨之而誤今又得一事是怵惕惟厲孔穎達疏厲訓危也即易稱夕惕若厲之義也予謂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爲句夕惕若爲句厲无咎爲句證以下文言雖危无咎益驗句讀斷宜如此三代以上必不誤讀厲聯上若王輔嗣輩可知詎意周穆王時以輔嗣爲本而摹脱之乎其出魏晉間可知

辨曰怵惕惟厲句已引於三國志與易之夕惕若厲何涉乃亦疑其采綴爲之於是以句讀之誤加之王輔嗣而以此證古文之出魏晉間不知夕惕惟厲四字爲句漢以前即讀如此不自王輔嗣始也説文骨部

腸字解曰讀若易曰夕惕若厲淮南子人間訓曰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夕息也班固爲第五倫薦謝夷吾表曰尸祿負乘夕惕若厲張衡思元賦曰夕惕若厲以省愆兮以至漢書王莽傳風俗通義並引易曰夕惕若厲全祖望曰是必用何以來句法如此誠然此皆在魏晉以前者何嘗是王輔嗣輩有此錯解又何嘗是周穆王時以輔嗣爲本而摹脱之乎以攻古文尚書故而波及於易不獨尚書冤並易亦冤矣閻氏所著尚書疏證其所據以考定者大率類此（案閻氏疏證亦引淮南子人間訓亦知其讀漢已有之何得云造書者以王輔嗣爲本彼亦心知其非而仍爲此齗齗之論即一辭之間矛盾已有如此何姚姬傳猶稱其如讞獄鑿發藏證究其情變哉）

閻若璩曰班固於四十六卷之下自注曰爲五十七篇顏師古又於五十七篇之下引鄭康成敘贊注曰本五十八篇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愚嘗疑不知所亡何篇後見鄭康成有言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則知所亡者乃武成篇也今依此五十七篇敘次之則堯典一

舜典二汩作三九共九篇十二大禹謨十三臯陶謨十四益稷十五禹貢十六甘誓十七五子之歌十八胤征十九是爲虞夏書湯誓二十典寶二十一湯誥二十二咸有一德二十三伊訓二十四肆命二十五原命二十六盤庚三篇二十九高宗肜日三十西伯戡黎三十一微子三十二是商書僞泰誓三篇三十五牧誓三十六洪範三十七旅獒三十八金縢三十九大誥四十康誥四十一酒誥四十二梓材四十三召誥四十四洛誥四十五多士四十六無逸四十七君奭四十八多方四十九立政五十顧命五十一康王之誥五十二冏命五十三費誓五十四呂刑五十五文侯之命五十六秦誓五十七是爲周書以五十七篇釐爲四十六卷則堯典卷一舜典卷二汩作卷三九共九篇卷四大禹謨卷五臯陶謨卷六益稷卷七禹貢卷八甘誓卷九五子之歌卷十胤征卷十一湯誓卷十二典寶卷十三湯誥卷十四咸有一德卷十五伊訓卷十六肆命卷十七原命卷十八盤

庚三篇卷十九高宗肜日卷二十西伯戡黎卷二十一微子卷二十二僞泰誓三篇卷二十三牧誓卷二十四洪範卷二十五旅獒卷二十六金縢卷二十七大誥卷二十八康誥卷二十九酒誥卷三十梓材卷三十一召誥卷三十二洛誥卷三十三多士卷三十四無逸卷三十五君奭卷三十六多方卷三十七立政卷三十八顧命卷三十九康王之誥卷四十冏命卷四十一費誓卷四十二呂刑卷四十三文侯之命卷四十四泰誓卷四十五百篇序合爲一篇卷四十六凡此皆按之史傳參之注疏反覆推究以求合乎當日之舊始之而不得其說則茫然以疑既之而忽得其說則不覺欣然以喜以爲雖寡昧如予猶得與聞於斯文也詎不快哉

辨曰康成敘贊注亡其一篇未注所亡何目孔穎達謂建武之際亡者乃僞武成康成未見古文其所注亡篇原不足據閻氏遽據以爲言不知書序中鄭注爲今亡者甚多何獨以武成一篇當之也且彼既據鄭注爲武成亡矣則二十四篇何又有鄭注之武成閻氏亦知其說之牴牾於是私以僞泰誓一篇易之而不悟二十四篇中又有咸有一德一篇鄭所注爲今亡者彼亦據爲鄭之所注去此二篇數益不符且孔疏二十四篇書目具在並無泰誓篇目此參之註疏而不合者也閻氏以五十七篇釐爲四十六卷徒據孔疏僞書二十四篇之目去武成一篇又益以康成所定之三十四篇合計而闕其一則逞私臆而以序爲一篇足之案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卷明言爲經文不言爲序何得以序參其卷數此又按之史傳而不合者也且不獨於註疏史傳不合卽就閻氏所釐篇目卷數亦齟齬不合鄭氏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一篇泰誓三篇故三十四閻氏於九共九篇顧命康王之誥二篇據鄭分篇計數獨於盤庚三篇泰誓三篇合作一篇計數與鄭相違並三十四篇之數亦亂較之僞造二十四篇者其計尤拙始則依傍而違其實繼則杜撰而貢其瑕而猶靦然自以爲獨得之奇一

若天開其妙悟也者將誰欺哉

閻若璩曰應劭有言自秦用李斯議分天下爲三十六郡至漢又復增置凡郡或以列國陳魯齊吳是也或以舊邑長沙丹陽是也或以山陵泰山山陽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生金城之下得金酒泉之味如酒豫章樟樹生庭鴈門鴈之所育是也或以號令禹合諸侯大計東冶之山因名會稽是也因考漢昭帝紀始元六年庚子秋以邊塞闊遠置金城郡地理志金城郡班固注並同不覺訝孔安國爲武帝時博士計其卒當於元鼎末元封初方年不滿四十故太史公謂其蚤卒何前始元庚子三十載輒知有金城郡名傳禹貢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邪或曰郡名安知不前有所因如陳魯長沙之類余曰此獨不然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名金城臣瓚曰稱金取其堅固故墨子言雖金城湯池一說以郡置京師之西故名金城金西方之行則始元庚子以前此地並未有此名矣而安國傳突有

之固注積石山在西南羌中傳亦云在西南宛出一口殆安國當魏晉忘卻身繫武帝時人耳

又曰按史記大宛列傳元狩二年庚申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是時已有金城之名然通鑑胡三省註金城郡昭帝於始元六年方置史追書也余亦謂騫卒元鼎三年丁卯尤先始元庚子三十三載安得有金城郡乎果屬追書

又曰按黃子鴻譏信僞孔傳者向胡朏明難余曰安國傳所謂金城非指金城縣而言乎朏明曰不然安國卒於武帝之世昭帝始取天水隴西張掖郡各二縣置金城郡此六縣中不知有金城縣否班志積石山繫河關縣下而金城縣無之觀羌中塞外四字則積石山不可謂在金城郡界明矣況縣乎且酈注所敘金城縣在郡尤吾縣東唐爲五泉縣蘭州治宋曰蘭泉卽今臨洮府之蘭州也與積石山相處懸絕傳所謂金城蓋指郡言而郡非武帝時有此豈身爲博士具見圖籍者之手筆與

辨曰金城之說發於梅鷟本屬執一廢一之論閻氏主之非也蓋金城名郡前有所因見於酈注所引之漢官案隋書經籍志漢官五卷應劭注其書今不傳惟酈道元水經注引之其辭云秦用李斯議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凡郡或以列國陳魯齊吳是也或以舊邑長沙丹陽是也或以山陵太山山陽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樹生庭鴈門鴈之所育是也或以號令禹合諸侯大合東冶之山會計國名會稽是也故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敦煌酒泉其水甘若酒味（見酈道元水經注）漢書地理志引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名金城皆據漢官爲說據漢官則金城之名秦卽有之閻氏欲伸梅鷟之說於議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句下添至漢又復增置一語以見金城之名始於漢增郡時不因於秦立郡時改竄古籍以合己私又恐後有讀書者執史記相難於是復引史記元狩二年金城語而以胡三省

注斷爲追書昆品案大宛傳云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此乃因地著事且著年時與他處變文追書者不同是金城在元狩閒已見史記而漢書張騫傳亦因之何得援後儒一孔之論以蔑古史顯證且卽以追書論亦於閻氏所言顯有矛盾夫作史記而追書者司馬遷也彼既以史記訖於太初因斷安國蚤卒在武帝之世今遷於昭帝始元以後猶奮筆追書未已則史記不訖於太初矣史記不訖於太初則安國蚤卒卽難定爲何年何從見其卽卒於元鼎元封而年不滿四十哉（案安國獻古文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則征和二年巫蠱事起安國既身逮之由此而至始元六年和去僅十年耳安見安國不尚存卯設另詳卷中）況安國與遷同時遷知有金城在安國不知有金城也故黃鴻譏不滿其言遂執金城縣一說以相難安夫史記言置金城郡不言置金城縣其必縣先於郡可知（案春秋時有縣六國時有郡縣在先郡在後）金城縣距河關未遠班志於河關下注積石山在金城西南孔傳禹貢注積石山在金城西南皆舉方向大勢而言原無甚出入

乃閻氏堅謂班志注有羌中塞外四字則積石山不可謂在金城界引胡朏明之言爲助而胡朏明禹貢錐引指亦引漢書西域傳鹽澤水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山爲中國河又引段熲傳自張掖追西羌且鬭且行四十餘日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又引唐書侯君集等追吐谷渾王伏允至星宿川又達柏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謂積石當在漢西海郡之外是眞當日大禹導河處昆品案此世所謂大積石山者（唐鑿王秦曰大積石山在吐谷渾界小積石山在枹罕縣西北）與禹貢浮于積石至於龍門之文不合蓋禹時貢道無由塞外浮至中國者故孔傳注積石在金城西南爲河所經非謂河所出也安得指爲塞外數千里河出之積石哉畢沅山海經注亦曰積石之山不當大遠近人閻若璩胡渭以大積石之說爲夏書之山小積石爲唐述窟蓋不取焉蔣廷錫地理今釋亦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門關西南境中漢之河關縣今之河州蔡氏據杜氏說經最當（杜佑通典云禹施功自積石山而東今西平郡龍支縣蔡沈傳曰積石地志在金城河關外西南羌中今鄯州龍支縣界是也昆品）

第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22　版

案蔣畢二家所爲禹貢積石頭辯條謂有一積石之山更無大積石之說疑爲唐人雙聲誤不然山海經內山經有一積石之山海外北經又有一積石之山此爲兩積石確證據此二說則積石山自以今在河州西南者爲近正既與班志顏注不謬又與夏書貢道相合閻氏專知毀蔑孔書既於積石之考辨不明宜於金城之方向難定余更就酈注考之酈注云河水東逕枝陽縣故城南東南入於湟水又東流注於金城河卽積石之黃河也闞駰曰河至金城縣謂之金城河隨地爲名也案酈道元釋金城河亦引積石爲誌此與孔傳釋積石而以金城爲誌正同蓋其地相去不遠故得連類及之則卽以孔所注爲金城縣有何不可而況金城之名前卽有之其徵於漢官史記尤彰彰者乎

閻若璩曰前漢志河南郡穀城縣注曰禹貢瀍水出朁亭北後漢志河南尹穀城縣瀍水出注引博物記出潛亭山至晉省穀城入河南縣故瀍水爲河南所有作孔傳者亦云瀍出河南北山此豈身爲武帝博士者乎抑出魏晉間魏已併二縣爲一乎實胡朏明教余云爾

或難余河南安知其不指郡言余則證以上文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澠池山皆縣也何獨瀍出而郡乎殆與黃子鴻金城指縣言相似皆左袒僞書者胡朏明又曰菏澤在定陶而傳云在湖陵伊水出盧氏而云出陸渾澗水出新安而云出澠池橫尾山北去淮二百餘里而云淮水經陪尾江水南去衡山五六百里而云衡山江所徑決非武帝博士具見圖籍者之言也至孟津移其名于河之南東漢安帝時始然而傳云在洛北是則吾友百詩教余云爾某不諱也

辨曰前漢志言河南郡穀城縣後漢志言河南尹穀城縣孔傳無此文也使此傳出魏晉人手必據漢志而注爲穀城縣河南縣矣茲曰瀍水出河南北山注山名而不注縣名其所據爲河南郡無疑乃閻氏故生枝節復設一證謂上文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澠水山以爲皆縣非郡何獨瀍以郡名豈知傳中所云出陸渾山上洛山澠水山者仍用山名未嘗注作縣名也漢後始有陸渾上洛澠池等縣之名安國不知也故但注曰出某山閻氏何得誣其注作縣而援以比例乎大率攻古文家所號爲切證者皆由造言搆語鍛鍊成文卽此可見一斑非平心審察未有不爲所惑者至胡朏明所摘數條古人注書不無得失引釋之差各書有之只可糾其謬不得誣其僞也案胡渭釋禹貢錐水陳證亦糾其誤孟津之說余卷中已詳辨之茲更申論於此孔傳云孟津地名如孟門孟豬之類孔傳但注地名得之蔡傳則云孟地名津設處甚知津以孟得名不知孟乃以津得名禹時因不聞有孟地也蓋徽孔傳之近古非後儒所及在洛北都道所輳古今常以爲津案孟津史記作盟津禹貢作孟津同一黃河之津禹時南北本無區別若謂津以孟地得名禹時孟地果見何書北岸之津以孟爲名試問禹時南岸之津閻氏能舉其名否且書言河至孟津豈河流北岸不流南岸而必偏舉一北岸之津無此水道亦無此書理矣總之禹時只一津渡之名南孟津也北亦孟津也自後人以津名地而在北有孟州孟縣之名在南有武濟之名禹時無是也河流至此洛自南入故孔注曰在北洛又以周營洛邑故注曰都道所輳

古今常以爲津以泰誓武成皆有孟津之文也此已不免以後事注古書而閻氏卽乘此罅隙加其辭以誣之然禹貢之文具在固可推求而得也

閻若璩曰漢初爲傳訓者猶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爲注然則馬融以前不得有就經爲注之事決矣今安國傳出武帝時詳其文義明是就經下爲之與毛詩引經附傳出後人手者不同豈得謂武帝時輒有此邪

辨曰尚書歐陽大小夏侯章句與經別行安國之傳亦同然三家章句既亡安國傳自唐附入經文其舊本已不可復得當日所以標起止之法今已不傳乃攻古文者遂誣其就經立注執以爲梅賾僞造之據夫使梅賾僞撰豈不知有三家經傳別行之例在攻孔傳者不過尋繹於

字句文氣間疑其說經爲之說者不察附刻存爲一談今取前漢傳註之猶存一二者比而較之乃知孔傳僞妄誕無稽徒爲信口之齮齕也夫詁經之例有逐字訓注者有撮要解釋者孔與三家皆有之其例不越此二端而已逐字訓注之例如孔傳曰若稽古帝堯云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傳放勳欽明文思安安云勳功欽敬也言堯放上世之功化而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傳九族既睦云既已也百姓百官傳百姓昭明云昭亦明也傳宅西曰昧谷云昧明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傳日中星鳥云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傳厥民夷云夷平也老少在田與夏平也其餘不可枚舉證之歐陽大小夏侯傳亦同如歐陽傳遂類于上帝云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柰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傳牧野如豺如螭云豺猛獸也傳梓材踞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云此言賢人亦壯踞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又如大夏侯傳以親九族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

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傳在璿璣玉衡云璿璣謂北辰勾陳樞星也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八宿爲吉凶禍福傳咨十有二牧云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傳知人則哲云哲智也能知其材則能官之所以爲智也傳天既付命正厥德云言正德以順天也又如小夏侯傳醴于六宗云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也傳微子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云紂爲孩子之時微子覩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此逐字訓注之例孔與三家同者也撮要解釋之例如孔傳書序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云言聖德之遠著傳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云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元孫之親傳乃命羲和欽若昊天云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傳厥民析云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傳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云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老將求代傳帝曰欽哉云歎舜能修己行敬以安人則其所能者大矣其餘不可枚舉證之歐陽大小夏侯傳亦同如歐陽傳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云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化萬國傳三后成功惟殷于中云皋陶不與爲蓋咎之也又如大夏侯傳伯禹作司空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傳天命有服五服五章哉云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傳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云言至公也傳天棐諶辭云言誠道天輔之也又如小夏侯傳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云中國方五千里傳王出郊天止雨反風禾則盡起云開匱得書覺悟悔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傳成王若曰云王年長肯節成立此撮要解釋之例孔與三家同者也豈三家亦就經爲注邪讀者試比較對觀可知其誣矣閻氏到處尋孔書罅隙無端構造一例看似持之有故實則言盡無稽深文周內而辭氣復出以張皇無怪乎承學之徒胥爲所蔽而不悟也

閻若璩曰濟水當王莽大旱遂枯絕不復截河南過者晉初司馬彪之言也雖經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厤水不與昔同者後魏酈道元之言也通典據彪之言以折水經謂濟渠既塞都不詳悉其餘可知余讀郭璞山海經注而歎恐未足以服注水經者之心何則璞固有言矣曰今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東北至高平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與禹時濟瀆所經河南之道無異證枯而復通者所謂津渠勢改昔則自號公臺東入河出在敖倉之東南今改流號公臺西入河出亦非故處歟或禹時濟未必分南北則分而二爲不同歟安國果身當武帝時作禹貢傳祇當曰濟水入河並流數十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不當先之以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張湛注列子濟水文並同）此係改流新道方纔而曰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證以寔爲平地之故蹟古渠今濟雖然並陳殆亦翻以目驗爲說而不察水道之有遷變時耳

辨曰此言並流不作分流解其云入河並流者言濟淸河濁淸與濁相並而流耳其云截河又並流者乃承上文而言言截河而出仍此淸濁並流之水耳未嘗言分爲南北亦未嘗言分爲東西也何所見武帝時卽據改流新道爲說哉使其據王莽後改道爲說則當曰濟水入河截河而出分爲二枝以至滎澤在敖倉東南今傳文無分流某處字而但承言淸濁並流所以釋溢字之義並無改道之意在安國當日依經訓釋未必能目視禹時地勢亦安能預知王莽後之通塞自孔穎達謂其以目驗得之閻氏卽乘此隙借王莽枯絕復通之水道以誣之夫攻孔傳者眾矣唯閻氏以博辨之才濟其穿鑿之智工於附會巧於抵隙讀者見其繁徵博引言之鑿鑿而不知其所指摘之端皆原文所未有也余向篤信經文初以孔傳無關輕重故亦不暇計其眞僞及閱閻氏之書攻孔傳可謂不遺餘力矣及核其證據盡屬子虛始悟孔傳無隙可乘至此乃轉信孔傳之眞彼必誣以僞者果何心哉

古文尙書辨惑卷十

黃岡洪良品右臣著

黃宗羲曰從來議古文者以史傳考之則多矛盾既云安國之學以授都尉朝朝授庸生庸生授胡常胡常授徐敖及王璜塗惲塗惲授賈徽徽以授其子逵其傳授歷然何以後漢書又稱扶風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同郡賈逵爲之作訓則其所授者何書邪既言賈逵爲古文尙書作訓何以賈之所訓者止歐陽夏侯之書而不及其他也又云馬融作傳鄭康成作註何以康成之註書序有汨作九共典寶肆命原命而無仲虺之誥太甲說命諸篇也卽篇名同者亦不同其文如註禹貢則引允征云篚厥元黃紹我周王乃孔書之武成文也又云康成傳其孫小同小同與鄭沖同事高貴鄉公沖以古文教授其學未絕何以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史傳之矛盾如此若以文辭格制之不同別之而爲古文者其採

輯補綴無一字無所本質之今文亦無大異亦不足以折其角也唯是秦火以前諸書之可信者如左氏內外傳孟子荀子墨子之類取以證之庶乎思過半矣自來諸儒間指其一二破綻而疑之其疑信相半也嘉靖初旌川梅鷟著尙書譜一編取諸傳記之語與二十五篇相近者類列之以證其剽竊稱引極博然於史傳之異同終不能合也

顧炎武曰後漢書儒林傳曰孔僖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又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尙書遂顯於世又曰建初中詔高材生受古文尙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然則孔僖所受之安國者竟無其傳而杜林賈逵馬融鄭元則不見安國之傳而爲之作訓作傳作注解此則孔鄭之學又當爲二而無可考矣

辨曰本　朝儒學者書咸推顧氏日知錄然涉及古文尙書則無一不誤蓋由辨之不精也既引儒林傳知有安國世傳古文矣何以又云受之安國者竟無其傳則史所云世傳者何謂也史明言孔僖之子章句之學門徒之盛安得以竟無其傳沒之顧氏之意不過謂高材生所受無安國古文疑其以不立學官亡耳不知高材生古文乃專模其字體止有二十八篇孔安國古文兼備其訓詁實爲五十八篇故史傳於各家古文外別紀安國之傳公家之所廢不能絕私家之所存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如是卽安國古文亦猶是也至馬鄭訓詁自爲杜林之傳顧氏謂其與孔爲二是也載在史志源委昭然何以云無可考推原其故總由於不信古籍搖惑於元明以來昏亂之言因此錮其聰明生其歧異如謂百篇無伯禽之命疑書序不可信而不知書序已引於史記又謂傳記無四十二篇之文疑亡篇不可信而不知亡篇文已見於大傳又謂顧命無哀痛之辭疑其中有脫簡而不知脫簡唯召誥酒誥巳校

於劉向以顧氏之宏博而其所抵隙者大率失之不考無怪繼起者之臆說日滋也但書爲孔子所定學者論經無徒知有顧氏不知有孔子也則幸矣

徐乾學曰案晉書職官志晉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江左初減爲九人元帝末增儀禮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爲十一人此內並有古文尙書志無明文知者考荀崧傳崧疏有曰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旣云孔氏是十九博士中有古文尙書又崧傳元帝踐阼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尙書鄭氏古文尙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各一人凡九人是九博士中有古文尙書志曰增儀禮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爲十一人則九博士如舊是十一博士中有古文尙書後又增爲十六人不復分掌五經而謂之太學博士宋置助教十人但云尙書古文有無不能知而此云齊建武中始列國學者蓋以武帝元帝時所列皆是舊本齊建武中所列乃賾本故云始列謂是賾本得立之始也又曰劉陶有中文尙書成部張楷濟陰孫期南陽尹敏汝南周防師事徐州蓋豫汝南周磐陳留楊倫山陽度尙南陽孔喬吳蒼梧士燮皆傳古文尙書晉宏農董景道及劉元海皆明馬氏尙書蓋自晉以前古文之學流傳之盛若此是非一人一家之學易於竄竊也審矣何緣而鄭沖之徒得別有傳本也

辨曰此卽漢博士以尙書爲備之說也博士不肯立安國古文乃以二十九篇爲已備劉歆移書責之卽以十六篇爲說故自漢以來言安國古文者無不知其爲五十八篇隋書經籍志亦言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又爲五十八篇作傳是則安國古文只有五十八篇別無二十九篇安得劃分爲二共二十九篇爲杜林古文非孔舊本隋書紀載甚明安得混合爲一晉武帝元帝立兩古文於學雖不言篇數然立孔氏則必爲五十八篇古文立鄭氏則必爲二十九篇古文其源流數目

載在漢史隋志縷列昭然豈容增減以伸己說且徐氏讀隋志亦鹵莽隋志明云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其云始列國學者乃專指續得二十八字本而言非指梅賾奏上孔傳而言志言梅賾在永嘉亂後是正當元帝中興之時安得謂元帝所立非梅賾本志不言者以見於晉書不複著也晉舊史載鄭沖以至梅賾之傳授受分明徐氏悍然不信彼徒見東京古文盛行不著篇數竊疑爲孔安國本不知後漢書儒林傳於諸家古文之外別紀孔僖世傳安國古文則其爲安國五十八篇之書也明矣鄭沖生於漢末正接孔僖父子門徒之傳安得疑其別有傳本哉世儒謂古文東晉突出而不知西晉武帝已立於學余讀晉書荀疏得之竊怪論古文者何未根尋及此及書成而柯遜菴太史以榕園集見示則徐氏已先言之特誤爲二十九篇之古文耳故亟申論之於此乃悟閻若璩尙書古文疏證多違心語毛奇齡規其出入於時賢時貴之門而

拾人牙慧者蓋徐乾學也徐以書局自隨聘閻主其事必閻徐有是說而因著疏證一書以逢合之云

辨曰歷來攻古文家或以文辭格制之不同或以采輯補綴之有本獨黃宗羲謂質之今文亦無大異其言較公唯是讀後漢書未得其解謂史傳文有矛盾則所見之未優也當後漢時安國古文猶未立於學官賈逵雖受父業親見古文之增多二十五篇而所訓弟子者仍爲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之學蓋安國古文之學私家之所藏也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之學公家之所立也公家所立人人習之私家藏本有好有不好弟子以是請業師乃以是傳授夫何疑焉至杜林本與三家本篇數仍同字體各異一漆隸書一蝌蚪書也賈逵愛其奇字故爲之訓而於增多之二十五篇仍置不講以非令甲之所習也肅宗好古文賈逵以校三家文章句著古文同異三卷亦第及二十八篇而於安國之增多篇仍置不論亦以非令甲之所立也至康成注禹貢引武成之篚厥元黃

紹我周王而以爲允征篆二語見孟子引作武王事自非允征之文康成自云武成今亡孔穎達謂其不見古文故然康成傳其孫小同自是其所注杜林本與鄭沖授受之古文無涉世儒徒疑康成何以不見古文康成之孫與鄭沖同時何以不傳古文不知漢儒專守家法彼此各不相入卽今古文大行尙有著書專用今文者（如孫星衍之尙書注疏段玉裁之尙書撰異戴祖取之尙書涉傳）豈其不知有孔傳古文邪黃氏謂證古文當用左孟荀墨民然其中篇有歧異辭有鈔變允在善於審定若梅鷟之尙書譜尙書考異反以一切證據誣爲蒐竊其言謬誕不經率憑胸臆豈暇審史傳之異同哉黃氏震其稱引浩博未能於事理斷其是非轉於史傳詆其矛盾殆猶惑於其邪說而然歟

黃宗羲曰吾友朱康流謂余曰從來講學者未有不淵源於危微精一之旨若無大禹謨則理學絕矣而可僞之乎余曰此是古今一大節目從來皆突兀過去允執厥中本之論語惟危惟微本之荀子若於堯之言有所增加論語不足信矣人心道心正是荀子性惡宗旨惟危者以言乎性之惡惟微者此理散殊無有形象必擇之至精而後始與我一故矯飾之論生焉後之儒者於是以心之所有唯此知覺理則在於天地萬物窮天地萬物之理以合於我心之知覺而後謂之道皆爲人心道心之說所誤也夫人只有人心當惻隱自能惻隱當羞惡自能羞惡辭讓是非莫不皆然不失此本心無有移換便是允執厥中故孟子言求放心不言求道心言失其本心不言失其道心夫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不失人心而已然則此十六字者其爲理學之蠹甚矣康流不以爲然

辨曰危微精一之旨古傳爲堯舜授受心法論語堯曰章雖只有允執其中四字此乃堯所以命舜者至舜以命禹論語亦不著其辭禹謨之十六字當是因堯言而演之耳若謂堯言不應有增則子思作中庸所述孔子之言亦未嘗皆爲論語所有也至人心道心之說程朱已詳言

之朱子曰只是這一箇心知覺從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人心則危而易陷道心則微而難著又曰精是精別此二者一是守之固如顏子擇中庸處便是精拳拳服膺弗失處便是一程子曰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是此十六字之旨經程朱闡明切究無疑義矣乃黃氏見荀子引此二語遂謂人心道心正是荀子性惡宗旨豈道心亦可謂之惡乎謂擇之精始與我一爲矯飾之論豈精一執中而出於矯飾乎窮天地萬物之理以合我心之知覺此朱子窮理致知之功正是聖人明善復性微旨而謂爲人心道心之說所誤非顯畔朱子與聖道大相背戾乎既曰當惻隱自能惻隱當羞惡自能羞惡則是人性本善何反以爲性惡謂不失此本心無有移換便是允執厥中試思此心何以不失不由擇之精守之一安能執中不失乎孟子言求放心所謂道心惟微操則存也言失其本心所謂人心惟危捨則亡也夫子從心不踰正是欲淨理純渾然一片道心豈不失人

心之謂哉既謂人心近於性惡則其所謂不失人心者卽不失其性惡矣其說尚可通乎程子有言既不識性更說甚道黃氏素以講學自任而於聖賢傳授道統之言茫乎未有領會甚且詆此十六字爲理學之蠹吾不知其所學何等也則雖著有明儒學案一書亦不過窮搜博引浮慕標道而已朱康流不然其言有以哉案涂天相曰傳蕺山之學者實黎洲也蕺山叛傳而黎洲竝叛經以論語堯曰節止允執厥中四字遂謂大禹謨亦止此四字而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十二字乃後人所添設夫經傳所引詩書之詞皆斷章也如黎洲言其亦謂下文所述商周書詞止昭告師在既大賚周親而其餘皆後人添設之詞邪亦其所援以爲據此乃謂危微二語出荀子非尚書本文夫禹謨虞夏之書也荀子周秦間人也安知荀子非引用書語而略其篇名者乎且五經之語雖見諸子書者多矣以經而廢子可也以子而廢經可乎哉如此旨舒是戾經也如此讀道得不謂之畔道乎

顧炎武曰孟子引書王曰無畏甯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今改之曰罔或無畏甯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後儒雖曲爲之說而不可通矣

辨曰此孟子改尚書非尚書改孟子也孟子此文竝無書名非引書體

也乃有明引書改之而仍注爲某書者如左傳引康誥而改其辭仍注爲康誥墨子引甘誓而改其辭仍注爲甘誓說文引尚書而解爲訓釋之詞以合其體仍注爲尚書豈得以孟子所引有王曰二字而遂執爲尚書原文哉或曰孟子此章其所引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此仲虺之誥語也又所引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此書序中語也何獨至泰誓引而易之余曰古人行文引書實有此一法左氏在孟子前已開此例余既取所引康誥證之矣今復卽其前後各文驗之如臼季言冀缺於文公前引古語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後引國風采葑采菲無以下體皆用其原詞獨至康誥則必引而易之復何疑於孟子矣曰子言孟子改書是矣曷爲改而失其意哉曰康誥原辭乃爲不孝不友速由作罰而言乃左氏兩引之皆作罪不相及辭既不同意又迥別不得以此疑康誥之僞矣復何疑於孟子所引非書意乎況孟子亦竝未言其爲引書乎余竊疑此類亦如東坡策論所謂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者不過借古人三過三宥之意以形皋之執法堯之欽恤非有事實而用意自相發明蘇文始學孟子殆亦竊取其意而爲之耳今顧氏必以爲後人所改獨不思同一行文後人可改孟子孟子獨不可以改尚書邪張崇蘭曰孟子之文非有深奧難顯之處可以誤會果作僞必與孟子脗合矣若云有意立異則未有自處於謬以招人駁難而可立異者吾願攻僞者準以人情則是非立見矣張氏之旨最爲直捷夫何待後儒曲爲之說哉案史記本紀徵引尚書左國有用其辭而微變之者有括其意而全易之者此皆古人行文之法可與孟子引書各條參觀又曰余前言孟子改書誠以泰誓之詞艱阻而孟子之詞顯易斷非晉人僞造之所能爲也繼而反覆尋思乃悟爲一字異文孔安國以今文讀之誤爾爲執且異其句讀以致與孟子相違此與論語若陳之歧異正同何以明之案孔傳釋勗哉夫子三句云勗勉也夫子謂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甯執非敵之志伐之則克矣釋百姓懍懍二句云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

艮品竊謂臨陣誓師倡以勇敢如牧誓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是也史記載武王伐紂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而紂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論眾寡之勢武不敵紂使將士疑其非敵而畏葸從事則事去矣此時方激厲鼓舞之不暇豈有反動其畏懼之心而令其存一非敵之志哉卽孔子言臨事而懼乃泛謂帥師之不可輕敵非臨陣之頃敵強我弱必設此語以沮眾氣也艮品竊以意定之勗哉夫子罔或絕句或與惑通孟子無或乎王之不智惑亦作或也無畏甯執絕句執當從孟子作爾疑是科斗文而安國誤讀之者非敵百姓絕句懍懍若崩厥角絕句句讀如此自與孟子符合蓋此節乃申明上章民視民聽今朕必往之意言朕之此往將以伐罪弔民夫子勉之罔用疑惑我且告百姓以無生畏懼我來安他之意我原非與百姓爲敵而百姓方且懾我盛靈懍懍叩頭如物之摧其角民情如是爾將士復何所疑惑而不一心以奏厥功哉如此屬讀既合尚書訓詁且與孟子

引書之旨兩相印證而紛紛歧異之□可盡釋矣或以安國大儒何至句讀有誤不知古書句讀各有會心馬鄭一家之學屢譏彼此不同（詳辨）孟子舉於安國生於周末其屬讀當必不誤吾故從孟子不從（說云少乎條下）安國且可以雪安國之僞然此猶安國自誤以致招後人之疑乃有安國不誤而後人誤會反以僞誣加之安國者不知凡幾太史公云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不其然乎余故並著於此以俟後君子之裁擇焉

朱彝尊曰安國增多二十五篇之書史記未嘗載其片語惟於湯誥載其辭是則湯誥之眞古文也又於泰誓載其辭是則泰誓之眞古文也合之安國作傳之書其文迥別何以安國作傳與授之太史公者各異其辭宜其滋後人之疑矣

辨曰史記本紀不載古文片語自是當時行今文不行古文之故若謂本紀所載湯誥爲眞湯誥文何以書序明言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乃

作湯誥皇甫謐帝王世紀亦引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於亳之文與本紀所載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者不同謂本紀所載泰誓爲眞泰誓何以馬融書敘云春秋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凡傳記所引甚多本紀無其一字況班志言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是其稍近古文者已明著其篇目使湯誥泰誓果爲古文班固當必連類及之而班固於此數篇外無一辭焉則其所載之湯誥泰誓非眞古文可知矣況司馬遷僅從安國問古文非從安國受古文未嘗見其全經故徒於所問數篇采其說亦只及學官所立而不及增多之篇此事之易明者也後儒果能探究及此復何滋疑之有

朱彝尊曰班固敘藝文志於古文尚書云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乃史氏追述古文所以不列學官之故耳而僞作安國序者乃云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貢出自安國口中不亦剌謬甚乎或曰劉歆遺書讓太常博士其文載於漢書文選稱古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此不足信邪曰荀悅漢紀於孝成帝三年備述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於古文尚書論語孝經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則知安國已逝而其家獻之漢書文選錄本繇傳脫去家字耳按其本末安國書序之僞不待攻而自破矣

辨曰朱氏謂巫蠱事敘於藝文志不應出自安國口中然則身世所遭只可他人以筆紀事不可本人以口述事有是理乎司馬遷作史記其自序有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等語與此何以異焉至疑安國無獻書事以序爲僞作朱氏既引藝文志而獨删去安國獻之一語何也彼欲曲護其說乃預引劉歆書中孔安國獻之之一言以故作疑難而再引荀悅漢紀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數語以伸之反謂漢書文選

脫一家字彼所謂漢書指漢書劉歆傳所載移太常博士書也兩書皆同脫一字當無此理至班固藝文志亦云安國獻之豈亦脫一字乎蓋漢紀所云家獻之者言安國自家獻之也若安國已逝而其子孫獻之荀紀則必書其子孫名字不復知有安國矣何猶大書特書曰安國家獻之也哉夫班固劉歆荀悅皆知有安國以安國之有古文耳何以知安國有古文以安國作傳獻書耳情事顯然朱氏何爲致疑曰朱氏疑安國蓋據史記安國爲臨淮太守早卒之言謂巫蠱事起而安國已逝也曰安國早卒未詳何時史記亦無明文巫蠱乃漢朝一大變事安國之遭巫蠱漢人羣然知之且筆而紀之豈有妄哉今以千百年後之人徒欲附會古籍增減年歲穿鑿以合其私吾不信也曰朱子不嘗云大序格致極輕是魏晉間人作非西漢文章乎曰若專以格致言則孫執升論之矣謂經序與文序不同蓋文可加之論贊而經不得進以縟詞故其格致如此至其眞僞則毛奇齡嘗辨之矣其詞曰書大序眞僞與

古文全不關涉然亦斷非僞作并非魏晉人所得爲按漢志上斷唐虞下訖于秦皆用序言而正義疏科斗書引鄭元注科斗書爲證則科斗二字僅見大序既有漢註則非魏晉所得作可知余案朱子嘗疑大序中傳之子孫語不類漢文後讀阮元校勘記引古本作傳子孫孫其語較古乃知朱子或未及見此本也且朱子亦疑小序謂伏生時無此文亦不是先漢文字只似後漢末人毛氏則又辨之以爲司馬遷作史記時已曾收其文入夏殷周三本紀中遷正是先漢人然朱子理學大儒平時疑難之言偶未深考原未嘗著爲定論（案朱子語類一書朱子沒後門人所記者）此固不足爲朱子病更不足爲古文累獨怪世之攻古文者平時墨守漢學專與朱子爲難至攻及古文始援朱子爲助此皆狃於漢宋門戶之習非果有是非古今之識也

朱彝尊曰按許氏說文序云易稱孟氏書孔氏詩毛氏似乎見孔氏古文者然其撰五經異義恒取諸家之說折衷之其於舜典禋于六

宗一云六宗者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居中恍惚助陰陽變化此歐陽生大小夏侯氏說也一云古尚書說六宗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山爲山宗河海爲水宗所謂古尚書說者賈逵之說也使叔重學孔氏書則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之義亦必采之矣乃進述歐陽夏侯賈氏之說則叔重實未見孔氏古文也正義謂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然攷陸氏尚書釋文所引王注不一並無及於增多篇內隻字則子邕亦未見孔氏古文也正義又引晉書皇甫謐從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夫士安既得五十八篇而篤信之宜於帝王世紀均用其說乃孔傳謂堯年十六卽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堯崩二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而世紀則云堯年百一十八歲孔傳謂舜三十始見試用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卽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壽百十二歲而世紀則云舜年八十一卽眞八十三而薦禹九十五而使禹攝政攝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鳴條年百歲孔傳釋文謂外布文德教命而世紀則云足文履已故名文命字高密孔傳釋伯禹代鯀爲崇伯而世紀則云堯封爲夏伯故謂之伯禹孔傳釋呂刑呂侯爲天子司寇而世紀則云呂侯爲相所述與孔傳多不同竊疑士安亦未必眞見孔氏古文也

辨曰謂許氏說文雖言書孔氏實未見孔古文增多篇其言甚確至謂王肅竊見孔傳正義實非無據試觀王注之存於今者閻若璩尙書疏證引列數條與孔義悉同且疑爲孔之襲王雖未免倒置本末要其說同於孔傳者實多未可以王肅爲不見古文也皇甫謐帝王世紀往往載五十八篇之書朱氏獨摘其不盡載者疑皇甫未必眞見古文是不知古人著述無專主一書者卽就史記言之如述屈原賈誼事不用左傳

非不見左傳者述太甲歸亳之歲不用孟子非不見孟子者述盤庚爲小辛時作不用書序非不見書序者蓋史記本采雜說成書世紀亦猶是耳自攻古文者動言古文無傳而無如鄭沖皇甫謐之傳載在正義於是思所以毀其蹟旁引曲證反以爲諸人不見古文意以正義所引之晉史不足據抑知此晉史乃十八家舊本如王隱孫盛習鑿齒等皆當時人其所紀載親得諸目見耳聞豈有乖錯其書唐時尙存孔穎達修正義見而述之復何疑焉乃以千百年後之人徒據一二異文歧說臆度其事之有無可乎自朱氏創爲此說而江藩復效之其撰漢學師承記謂孔穎達所引晉書爲游根之談毀古籍以伸己說蓋皆自朱氏作之俑云

姚際恒曰先生昧爽丕顯易左傳旦字爲爽字者避下句襲孟子坐以待旦旦字也

辨曰姚氏此說直毀古人不値一錢矣如此割裂竄易卽使僞造伎倆

亦不至此而況堂堂之聖經乎此種緒談實創自梅鷟梅鷟著尚書考異取古文句離而字析之雖單辭隻字亦必援引附會而誣以蒐竊之蹟其中有可笑者旅獒不役耳目謂役字襲陶潛之歸去來辭既自以心爲形役之役夫彼所指爲僞造者皇甫謐也初不悟皇甫謐乃西晉時人陶潛雖稱晉處士乃劉宋時人相去百有餘年乃謂西晉僞造古文勦竊劉宋時人之一字豈非怪事哉蓋言之不根不覺其支離至此姚氏著書實祖梅鷟故其荒謬無稽如出一轍哉

姚際恒曰周本紀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太僕國之政非太僕正也命伯冏申誡之非命伯冏爲太僕正也與書序絕不相侔閻若璩曰予抑知所以不侔之故乎蓋逸書十六篇原有冏命太史公親受之知其義如此故改御書序之文載入本紀若魏晉間無由覩逸書但知依傍書序說而不顧與史背馳眞古文僞古文於茲又見一斑云

辨曰姚氏讀本紀不知句讀以乃命伯冏申誡太僕國之政聯作一句讀故有此謬說案本紀句讀乃命伯冏絕句申誡太僕國之政絕句蓋命伯冏而申誡以太僕正之政耳非爲太僕正何爲誡以其政哉且書序明言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安得謂伯冏非爲太僕正又安得謂非命伯冏爲太僕正也夫書序序作書之意書與序應其爲古文無疑史記多采雜說既與書序不侔其非古文明矣乃反謂史遷受之安國因改御書序之文似以安國古文不依書序者豈安國別造一書乎史遷從安國問者班固明載其篇目爲堯典禹貢微子洪範金縢數篇多古文說不言冏命爲古文說也明是史與書序古文背馳乃謂古文依傍書序與史背馳閻氏之書任情顚倒是非多類此彼徒見僞書二十四篇有冏命竊疑史記所引卽其詞不知史記若果同其詞則與書序不相應其爲僞書益彰彰矣孰眞孰僞後人自能見之豈眞姚氏閻氏所能顚倒其說哉案司馬貞曰太史公雖博采古文其間援據蓋多或旁搜異聞以成其說卽如今文書序云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而史記秦紀則云繆公三十三年敗于殽三十六年自茅津渡河乃誓于軍中與書序之自崤還歸作誓者不同豈亦可云此受之安國者邪今閻氏勤據史以駁經並書序而亦畔之眞經學之一大蠹矣

惠棟曰朱氏彝尊曰墨劓剕宮大辟非舜之五刑也舜以命皐陶者流也鞭也扑也贖也賊也象以典刑五者是已甫刑曰苗民勿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斯則劓刵椓黥之謂肉刑之始矣荀卿云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斯言是也愚考肉刑夏莫之用商亦無明徵伊訓臣下不匡其刑墨出梅氏尚書未克深信至周官分職乃掌之司刑則肉刑其昉於周歟

辨曰虞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鄭康成注云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扑贖刑此之謂九刑范鎭正書云舜之五刑流也官教也賊也流宥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墨劓剕宮大辟也胡氏皇王大紀本之而以墨劓剕宮大辟爲賊刑之科目蓋賊刑肉刑也余考左傳昭公十四年叔向引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杜預注三者

皆死刑是知唐虞亦有死刑也惠氏不信尙書獨不讀左傳邪至於甫刑之罪苗民乃謂其賊殺無辜而虐用其刑耳若謂唐虞必無肉刑何爲怙終仍加以賊刑也荀子正論篇云俗之爲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慅嬰共艾畢菲對屨殺赭衣而不純治古如是是不然以爲治邪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據荀子之言則以無肉刑者乃世俗之說非唐虞無肉刑也朱子曰象以典刑象者象其人所犯之罪而加之以所犯之刑典常也卽墨劓剕宮大辟之常刑也凡人所犯罪名不同而爲刑固亦不一但象其罪而以此刑加之所犯合墨則加以墨刑所犯合劓則加以劓刑剕宮大辟亦然又曰凡人有罪合用五刑如何不用荀子有一篇專論此意說得甚好朱子之言如此今惠氏引荀子反據其所譏世俗之說而不審其論刑之意意在歸獄古文謂伊訓刑墨之言不足信不知鄭胡朱三家皆注舜五刑內

有墨刑竹垞何言非舜五刑也案象刑之目一曰墨楊倞注云世俗以爲古之重罪以墨湼其面而已或曰墨黥當爲墨幪以黑巾幪其頭而已此世俗所謂象刑之墨非舜典所謂象刑之墨此疑古文者由爲之詞耳若謂肉刑夏莫之用甘誓曰不用命戮于社使不用命而戮之非卽大辟之肉刑邪噫因攻古文故並帝王刑章而亦變亂之是不惟毀聖經且蔑政典矣

惠棟曰顧氏棟高尚書有苗論曰案經言有苗凡七見舜典言竄三苗於三危又曰分北三苗皋陶謨言何遷乎有苗禹貢言三苗丕敘益稷言苗頑弗卽功呂刑言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與僞經徂征之事凡七元儒王耕野之言曰謂之分北則非止於一人謂其丕敘則必非止於一君又謂之遷有苗謂之遏絕苗氏則不特遷徙其君長必并其國人俱從而遏絕之又何來徂征逆命之事邪三苗既非在朝之臣舜必將執其君而竄之舜執其君而無所難禹征以六師而反

不服迨至來格既革心向化矣又從而追其既往而分北之豈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之義又曰舜以耄期倦勤而授禹豈能舍朝廷之事而親征有苗舜又安能以倦勤之餘而誕敷文德若果能之則亦不必授禹矣案耕野之言深合事理竊意僞經勦襲孟子之語以聾聵一世益贊之言尤多謬戾瞽瞍爲舜之父而禹益皆其臣也以瞍爲天子之父而斥之爲有苗之不若此在後世爲大逆不道豈宜竄入經典愚因耕野之言類聚所書有苗之事謹以一言斷之曰若說竄與分北在徂征之後則苗以逆命而班師以來格而遷竄則三苗當自悔其來若說在徂征之前則三苗已丕敘於三危流竄之地卽有不卽功者亦使皋陶施象刑威之足矣不煩興師動衆也

辨曰尚書屢言有苗事其文不相蒙其理實相貫舜竄三苗與共工驩兜鯀並言必是其君長可知何遷乎有苗正指所竄之三苗而言玩上文何憂乎驩兜語言知人安民而驩兜三苗何足患也此虛擬勸勉之辭呂刑遏絕苗民無世在下爲顓頊時三苗事此後世紀述之辭三苗丕敘上文爲三危既宅乃卽指舜竄三苗之君長而言與禹徂征其國者不同分北三苗分別其善惡而黜之乃舜治苗事與禹之徂征逆命者亦不同蓋竄苗者舜受終後事征苗者禹受命後事其君長有罪而舜竄之其臣民有善有惡而舜分北之乃日久玩生上下同惡所謂苗頑弗卽功苗民弗用靈也舜於是命禹往征之不服益於是勸其威濟以德而苗來格矣惠氏謂苗以逆命而班師以來格而遷竄獨不考舜竄三苗爲何時乎又謂苗卽有不卽功者亦使皋陶象刑威之不煩興師動衆獨不讀呂刑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之言乎竄之而不改分北之而不改豈皋陶象刑之所能遽服乎案戰國策蘇秦說秦惠王有神農伐補遂堯伐驩兜舜伐三苗之言荀子議兵篇有堯伐驩兜舜伐有苗之語墨子兼愛篇有禹誓師征苗之辭此散見羣書而可徵者西河毛氏於有苗一事剖

析尤明惠無服善之公心反遁而甚其辭曰益贊之言尤多謬戾禹益皆舜臣以瞽瞍爲天子父而斥爲有苗之不若此在後世爲大逆不道噫是何言歟眞莫須有之寃獄矣史臣特追述一時贊戒之詞極言帝舜之孝足動天耳其辭曰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至諴感神矧茲有苗未嘗言瞽瞍之頑嚚亦何嘗言苗民之不若且其辭孟子亦嘗引之不言其非也惠氏何忽謂其辭之近於指斥乎信如斯言則堯典載父頑母嚚數語在當時四岳實出諸口而史臣竟筆之書舜受堯禪史臣不爲之諱豈不慮舜之見之乎大率古人尙質其語言文字尙無後世忌諱之例此在古書皆有可徵惠氏殆未之知耳至王充耘以竄苗征苗兩時之事混作一團其言之不合事理與惠氏正同其最謬者謂舜以耄期倦勤而授禹禹豈舍朝廷之事而親征有苗舜又安能以倦勤之餘而誕敷文德獨不知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征伐可謂非朝廷之事乎謂天子受命不必親征獨不知在前何

以有黃帝之征蚩尤在後何以有宣王之伐玁狁乎魏志荀彧傳云彧嘗言於太祖曰昔舜分命禹稷契皐陶以揆庶績教化征伐並時而用其言命禹征伐正指此也若謂誕敷文德不應出於耄期倦勤案國語云舜勤事而野死其不倦勤可知所謂耄期倦勤者乃舜授受之謙詞耳衛武公年九十五猶作賓筵抑戒自警豈重華之聖反不及衛武之賢乎王氏本意欲駁古文不覺反誣古聖乃惠氏猶以爲深合事理也不可解矣

惠棟曰唐太宗李衛公問對曰臣按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凡將先有愛結于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尚書言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于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前愛救於後無益於事矣尚書所以愼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始故孫子之法萬代不刊案允侯掌六師以討羲和不識兵法安能制勝且垂諸訓典以誤後人必不然矣衛公不知書之爲僞故不直斥其非然則左氏威克其愛一語乃臨戰制勝之語非如僞尚書所云也

閻若璩曰威克厥愛四語與左傳左傳公子光曰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任威滅愛之書必是祖述衆村之憑虛而云者且又出亂臣賊子之口其不可爲訓明甚又曰衛公問對亦繫假託然尚知辨正尚書之非可謂有識

辨曰威克厥愛數語乃允侯臨事誓衆之詞所以申明約束也蓋紀律貴嚴自古行軍之道皆如此孫子之言特就平時拊循士卒言之其言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亦威克厥愛意也太宗不悟其旨乃引尚書爲問李靖復剖析言之謂尚書所以愼戒其終指臨時約束而言孫子所以作謀於始指平時拊循而言最爲分明惠氏不察李靖辭意反引此以攻古文謂羲和不識兵法安能制勝且言左氏威克其愛一語乃臨陣制勝之語非如僞尚書所云案左傳昭公二十三年吳公子光曰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光雖不言允征而曰吾聞之其爲述古書語無疑也古書語唯允征有之其爲引允征亦無疑也同一申明約束之意惠氏何獨伸此而絀彼蓋猶未詳左傳文意固與尚書同也閻若璩則知之矣於是逞其狡獪先將左傳抹倒仍加古文以勦襲復虞李靖之言足爲古文解釋與己所駁左傳刺謬乃遂隱約其辭曰衛公問對亦繫假託然尚知辨正尚書之非夫李靖之言具在明明謂尚書所以愼戒其終曷嘗一語斥尚書之非哉此其無中生有而穿鑿以伸其說者較之惠氏之謬有尤甚者也

惠棟曰七廟之制始於晚周周公制禮未之有也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鄭云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漢永始四年詔議毀廟事丞相韋元成等四十四人皆主小記之說蓋周公制禮時文武尚在四廟之中穆共以下二廟當毀以其爲受命之主而不毀穀梁王制祭法禮器並云七廟荀卿劉歆班彪父子王肅孔鼂虞喜千寶之徒咸以爲然穀梁王制祭法禮器皆晚周之書荀卿法後王又穀梁之徒故主七廟劉歆創三宗不毀之說班氏父子從而和之王肅又從其說以駁鄭於是僞造古文者改呂氏春秋所引商書五世之廟爲七世孔鼂虞喜千寶又皆在僞古文已出之後故亦宗七廟之說而不知其離經而畔道也

辨曰七廟見於王制祭法禮器皆在禮記中先儒以爲漢儒所記其中多前代之遺言王制先儒以爲殷制或殷有此廟制而後人著書述之故祭法禮器穀梁荀卿劉歆班彪班固王肅孔鼂虞喜千寶皆宗其說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不言五廟也鄭康成乃注云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是五廟之說康成實本於呂氏春秋呂氏春秋引商書云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呂不韋爲何等人觀怪生謀爲何等語而謂所引之商書爲足據乎案新唐書藝文志有尚書逸文三卷爲徐邈注中有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語則知呂覽所引其爲異文雜說無疑矣夫呂不韋秦人也鄭康成漢人也言廟制有五穀梁荀卿周人也言廟志有七考據家動言據古豈

秦漢更古於周邪又案毛奇齡尚書廣聽錄云唐虞三代皆立七廟歷見家語穀梁傳荀子及禮器王制祭法諸書而漢韋元成無學謂天子祖五廟而鄭元遵之致王肅發難劉歆駁正是非早已瞭然而近代攻古文尚書者猶以太甲七世之廟爲疑予於廟制及尚書寃詞論之詳矣又云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廟此言正七廟也正七廟者一始祖四四親合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爲二祧而七也艮品因此而悟鄭康成所云五廟者特未及已祧之二廟商書之所謂七廟者正指所祧之二廟言有德可宗雖親盡不祧故曰可以觀德也彼惠氏謂古文襲呂覽而改之此乃訓太甲非譏廟制若係僞造必據呂覽錄之而何假循王制禮器穀梁荀卿等書邪若是則惠氏反不至訶其離經而畔道矣案諸儒以呂覽引五廟爲殷夫呂覽秦書也史記秦二世皇帝元年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毁是秦人引古廟制亦以天子爲七不毁呂覽五廟之言也是時書燒未久非無讀古文商書者乃不以爲五廟而以爲七廟則呂覽所引之爲異文可知也此皆在韋元成鄭康成以前其說廟制已如此今攻古文者不據周人之世而據秦人所引之書豈知秦人所引亦以七廟爲古天子之制乎

惠棟曰伏生尚書無舜典自曰若稽古帝堯至陟方乃死皆堯典也古文尚書原書亦如此故司馬遷撰史記鄭康成王子雍注尚書皆以慎徽五典以下爲堯試舜之文孟子稱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明言堯典梅氏本於慎徽五典以下別爲舜典此其省作舜典一篇巧於藏拙也不驗與孟子相刺謬乎

辨曰舜典之分以二十八字分之也伏書出而無此二十八字孔書上而猶無此二十八字謂爲齊時人造則魏高堂隆所引已有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八字毛奇齡曰王延壽靈光殿賦有云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王粲七釋亦云濬哲文明允恭元塞必孔傳舊本原有是文故彼此襲用之毛說是也乃孫星衍以爲毛發梅覆意謂勦襲二王之語爲之夫彼卽勦襲何至下及漢晉詞賦明是兩人共采一經不謀而合雖欲誣古文以勦襲之蹟而不能矣況重華二字引於離騷而史記襲尚書爲文於堯本紀則曰帝堯者放勳用堯典首句也於舜本紀則曰虞舜者名曰重華用舜典首句也使非尚書有重華字屈原司馬遷何從而知之元德二字亦用於老子莊子淮南子而漢昭烈至取以爲字是必尚書有此語而始襲焉襲之又書序云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夫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卽序所云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者也慎徽五典納于百揆賓于四門納于大麓卽序所云歷試諸難者也序不舉全篇書義而唯用首次兩章書意字字與序相應何讀者猶疑爲齊僞造乎且升聞慎徽以下數語序意亦歸之舜典何猶疑其爲堯典中文乎今案慎徽至陟方全文舜畢生之事悉具使皆屬之堯典則舜典所載當何語也故毛氏亦知舜典不亡但謂慎徽五典至放勳殂落尚是堯典惟月正元日以後始是舜典因著舜典補亡一書蓋猶泥於孟子所引二十八載之文謂孟子已屬之堯典不知古人引書有用卷首篇名者如左傳引皐陶謨益稷之文爲夏書國語引湯誥之文爲湯誓並有書在最後而猶用卷首篇名者如說文引呂刑罰百鍰之文注爲虞書是也余初疑此爲誤引經但虞書無此文豈許叔重不讀今文帝典呂刑邪後乃悟古人多隨意徵引注書名無定例因閱卷爲虞書況堯典故即以之爲注耳日七十載者堯在位之年也舜典曰二十八載者舜攝位之年也紀舜之年不容載入堯典中其書帝乃殂落如青龍二年漢山陽公薨見魏志明帝紀武德二年隋酅國公薨見唐書高祖紀此史例也至鄭康成王子雍所注者伏書耳伏書本無舜典故但注爲堯試舜之文今謂析出舜典爲後人巧於省作不知彼欲作僞計左傳孟子史記所載舜逸事不少何難增砌成文彼既肯殫心以造二十五篇之文豈憚殫力成此一篇邪惠氏云云特未詳古史文法耳古史簡質堯典首叙堯德次叙教化次叙政令末四節詳其用人至舉舜而堯事已畢孟子所謂堯以不得舜爲己憂也玩其文氣從此斷止首尾渾成無庸再有贅語舜既有典則舜相堯事自當入舜典中以爲陟位受終張本卽此二十八字亦舜典篇首所必有

者蓋堯典有曰若稽古臯陶謨亦有曰若稽古豈舜典而獨無之也玩自曰若稽古以下由升聞而歷試由歷試而陟位而受終以至類帝巡守行政用人次第畢舉末節乃綜其一生行蹟以爲通章結穴其文法自具首尾若使合於堯典則前半篇固爲堯典所應有後半篇叙舜非則堯沒已久何所取義以爲古人有附傳者則書序明言有舜典一篇矣篇中皆稱帝曰歸之于舜其爲舜典無疑故孔叢子臧孔臧與侍中從第安國書曰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素以爲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是書未出孔壁以前孔臧讀堯典已疑有舜典在內及壁書中出乃始知各自成篇此言爲古文二典確證乃讀者不信並孔叢子而亦僞之案隋書經籍志有孔叢子篇酈道元水經注亦引孔叢子其書則非孔鮒親撰李熽亦言爲其後人采先世遺文成之者夫一家問答之書以子孫述其祖父當必不妄柰何以其涉及古文而遂一概抹煞也曰二十八字本何以至齋齊始出也曰二十八字漢王延壽魏高堂隆

晉王粲既皆引用其文當時人已有知此二十八字者特其時爲伏書所壓故梅賾上傳猶不敢於今文中擅有增加至齋齊時孔學之立已久姚方興乃能得而上之要之壁書自孔氏世傳以外流行民間愈久而其眞愈出大航之本較梅氏本尤爲完備雖經梁武駁斥既出復棄至隋而仍求得之蓋先聖在天之靈默爲呵護亦當時學者能抱殘守缺以待後之傳也乃我朝諸儒於馬鄭訓詁已亡者尙欲輯之使存而於本經幸完者必欲毀之使缺誠不知其何心矣

惠棟曰閻若璩云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惟建巳之月以陰侵陽以臣侵君先王忌之夏家則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家則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雖有四月六月之別皆謂之正月而僞作古文者遂曰乃季秋月朔云云不知瞽奏鼓等禮夏家正未嘗用之於九月也棟案梅賾據汲郡書故不用左氏四月之說

辨曰張宗蘭云此文若係僞作必因於左傳既因左傳豈不知係之建巳之月而背故與之違乎乃閻氏據蹟以攻其僞不遺餘力所賴有汲郡古文以爲之證汲郡古文曰帝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命允侯帥師征羲和此足以拄閻氏之口惠氏知事蹟不足以難之則轉謂其竊汲郡書矣古文將何所厠足乎甚品謂汲郡古文自魏安釐王冢中得之爲周戰國時書其紀仲康九月日食允侯往征羲和自是據尙書允征篇爲說及安國允征篇出與之符同日食既有明徵則奏瞽典禮自非鑿空安得遂據左氏斷章之文遂謂夏不用之於九月乎惠氏謂梅賾據汲冢書自是臆決之詞王鳴盛因是並斥汲郡竹書爲僞蓋均惡其爲古文作證耳案汲郡竹書之出見於晉武帝紀束晳傳杜預左傳後序歷歷有據如此乃因攻古文之故遂亦舉而僞之其所以異於焚書之酷者幾希案竹書紀年之不僞辨詳林春溥竹書後案駁諸家之說甚確又曰日食之禮左傳凡三見皆在正陽之月而太史引夏書爲證顧氏毛氏解爲夏商異禮余初亦主其說然攻古文者終以太史在此月之文疑古文季

秋月之僞余初以太史引書裁去季秋月爲斷章取義說近是矣而義猶未備蓋嘗取允征原文反覆潛玩乃歎歷來解釋諸家皆誤會古文書義而因以移之於左傳也案允征文云惟時羲和顚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夫羲和以授時爲職世掌司天日食典禮自有常經乃不用之於正陽之月而用之於季秋之朔一任瞽矇嗇夫顚倒爲之而羲和方酒荒失職置罔聞知此允侯所以罪其俶擾天紀昏迷天象棄厥司而尸厥官也玩一乃字此正斥其非時奏鼓之非有違夏家日食典禮此下文所以述政典先時不及時之殺無赦也不然季秋日食尙不爲災卽爲災亦君宜修省於羲和何罪日食奏鼓乃羲和之舉其職何反以爲尸厥官則正以奏鼓之失其時爲畔官離次耳故太史辨典禮卽引夏書奏鼓非時羲和得罪而知夏之奏鼓當在四月卽周之六月此兩書參驗一一相

應可無煩別生枝節以滋聚訟者自攻古文者徒見季秋孟夏時月之參差不及取尚書原文而細繹其旨左傳文法引書又極省簡而夏商異禮之說又屬強解轉無以服攻古文者之心以致有此歧說余覃思年餘而始得之茲並附論於此前業亦不削去以見經旨奧深非可一索即得且示後之學者慎勿鹵莽立論昧闕如之義而輕以僞加諸古人也

惠棟曰劉歆三統歷載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康成註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云征是三朡則此篇漢末猶存也

辨曰爾雅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書序有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二語此乃作序用今法書之是後人序記體非三代以前史官有此例也伏生尚書虞夏傳云惟十有四祀且借商之祀稱虞夏其無年稱可知至周始稱年然亦無有用其君號冠年首者即孔子修春秋亦只書元年春王正月惟竹書紀年始追溯夏商而悉以君號加之此係戰國時書例惠氏謂漢書律歷志引劉歆三統歷有太甲元年等語當係劉歆用今法書之不全用書文（案書有顯易而仍用書名古人引書多有之說見前）觀史記亦書太甲元年可證梅賾係晉人非不見史記漢書者使撰此僞書必用司馬遷太甲元年之例矣況書序亦稱太甲元年造書未有不案書序爲之者乃一則曰惟元祀再則曰惟三祀後人始知商之紀年以祀謂非孔氏眞古文本不得也至載孚在亳爲朕哉自亳異文征是三朡今本伊訓無之或亦如酒誥之王曰封唯曰若圭璧盤庚之若德明哉其爲書中逸句未可知也

惠棟曰禮記中庸曰壹戎衣讀爲殪戎大也衣讀爲殷言周殪滅大殷也康成注云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殷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冑歟高誘呂覽注云今兖州謂殷氏皆曰衣盖古衣者作㐆从反身殷从殳㐆聲故讀爲衣是則中庸之壹戎衣即康誥之殪戎殷也梅氏不知衣即殷字而於武成篇仍用中庸之語云壹戎衣天下大定斯爲贅矣

辨曰康誥文殪戎殷殪不作壹殷不作衣康成即據古義定之此自康誥文於武成壹戎衣何涉若謂齊人言殷聲如衣則五經四子書中殷皆作衣讀衣皆作殷解乎豈周公武王爲齊人而用其方言乎朱子曰如中庸壹戎衣漢人解作殪戎殷亦是不見今武成一戎衣之文此言是也若見武成則武成篇中明曰于征伐商曰底商之罪曰大正于商曰今商王受曰陳于商郊曰乃反商政曰王來自商言商不言殷明矣至形聲之鬨孔鄭均稱古文而傳本不同孔所據者孔壁科斗本也鄭所據者杜林漆書本也象形會意鄭尚不同賈馬何況安國乃以鄭所象形音讀之字推之以加於孔書庸有當乎壹戎衣自是武成原文爲中庸所襲用惠氏反謂梅氏不知衣即殷字而於武成篇仍用中庸語豈梅氏讀中庸不讀康誥乎且作中庸者用武成之壹戎衣詞意本自明白康成因不見武成故注壹作殪注衣作殷此與不見旅獒而注獒作毫同乃墨守鄭學者動以康成不見之誤注以繩一切之古文試思同一古書康誥作殪殷何以中庸竟作壹衣豈作中庸者不知古音古義而未讀康誥邪當不然矣惠氏注國語引泰誓曰戎商必克戎商即戎衣也意以商即殷殷即衣耳如是則注虎賁綴衣當作綴殷綴商矣繆輵支離更無足辨

惠棟曰朱氏彝尊云成王之命蔡仲王若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見於春秋左氏傳而梅氏增益其文云率乃祖文王之遺訓異哉斯言也盤庚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又曰我先后綏乃祖乃父此誥臣民之詞則然若成王命康叔則云惟乃丕顯考文王又曰乃穆考文王周公告成王則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若是其莊重也而成王命仲率乃祖文王乃祖者伊誰之祖歟吾不能不疑於蔡仲之命也

辨曰文字訓詁原無定例如盤庚之乃字當作汝字解至率乃祖文王乃字當作虛字解卽與承保乃文祖惟乃丕顯考之義同率乃一連祖文王一連非復如盤庚之稱乃祖乃父也卽作汝字解古人尙質必無後世稱頌體例若因此疑其書僞則金縢亦周公之詞乃一則曰惟爾元孫某再則曰若爾三王爾汝相呼不莊孰甚向非今文所有則朱氏惠氏亦且斥爲僞書也

惠棟曰伏生合康王之誥於顧命馬鄭本高祖寡命以上爲顧命之篇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尋經文諸侯出廟門俟俟者俟王出也語氣不斷不容於此斷章顧氏炎武舉此以爲書序之妄夫漢世百篇書序別爲一卷自梅氏上書始以序分冠篇首豈知舜典棄稷別有成篇康王之誥實斷自王若曰始不始於王出在應門之內也

辨曰書序云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此本二篇伏生今文合康王之誥於顧命

此孔安國所謂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者也至馬融鄭康成始見書序各著篇目乃分高祖寡命以上爲顧命之篇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此亦望文割裁非眞見原書如此者梅氏本則據孔壁原文惠氏左袒馬鄭謂尋經文諸侯出廟門俟俟者俟王出也語氣不容於此斷章惠氏但知拘守訓詁陳言豈知古史文法案顧命與康王之誥雖分二篇實一時事而其文要自各具首尾確不可亂唯深於古史文法者知之余嘗細繹其辭前半篇敘成王憑玉几命羣臣以至王崩中數段敘立康王書册命陳儀物後半篇敘康王入卽位受册命太史秉書之辭王拜受之辭及祭告成王之儀至諸侯出廟門俟而顧命之事畢矣此一篇一大結穴也惠氏徒見俟字與下篇出字相應而不知兩篇各有起止特以一俟字留爲下文張本以所載係一時事故文法如此所謂藕斷絲連正古史文法之妙也又案康王之誥首段寫王出而羣臣見新君有一二臣銜之文次節太保暨芮伯有咸進相揖之文於是羣臣進誥於王王若曰以下三節乃康王報誥之文誥而曰報正答羣臣進見之辭也庶邦侯甸男衛一語與一二臣衛相呼應曰羣公既皆聽命羣公何人聽命又何人自指太保所率之西方諸侯畢公所率之東方諸侯而言若割王若曰以前三節爲顧命則以後諸語爲無根矣蓋馬鄭徒見大誥酒誥等篇皆以王若曰三字起遂率意裁之未暇審其篇法惠氏從而附和之亦曾卽原書文辭而一紬繹之否本朝經學諸家考古字析古義辨古音可謂無微不入矣而不知究心古經文法故持論動多牴牾乃遂因之以誣古經至顧氏墨守伏書反舉以爲書序之妄夫書序采於史記雖馬鄭亦以爲孔子所作篇目之分合原書有之故序著之乃不咎伏生之誤合而轉咎書序之實分何也書序古本各爲一卷孔安國始以序冠篇首譬如周易大小象詞之合大學篇傳之分皆後人以意爲之要不足爲原書病特是同一伏生誤合之文孔安國分堯典舜典皋陶謨益稷爲二則以別有成篇馬鄭分顧命康王之誥則

以爲實是如此何以前則書序不可信後則書序忽可從邪謂伏生雖耄何容誤合何以顧命康王之誥馬鄭知其誤而分之諸儒無異詞而獨以繩安國何邪觀者可以知其用心之所在矣案古書文法未易窺尋顧命康王之誥馬鄭分之便失其緒而謂後人能僞造一篇吾不信也

惠棟曰朱氏彝尊云書正義謂古文尙書鄭沖所授案沖嘗與孔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訓詁今論語雖列何晏之名沖實主之共時若孔書既得則或謂孔子章引書卽應證以君陳之句不當復用包咸之訓矣竊疑沖亦未見古文也

辨曰梁皇侃論語義疏云何晏字平叔因魯論集季長等七家又采古論孔注自下已意何晏論語集解序云前世傳受師說雖有異同不爲之訓解中間爲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說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末署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沖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

中臣荀顗尙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上據此二序則論語集解何
晏成之鄭沖等不過列名同上耳乃朱氏獨謂鄭沖一人主之抑何嬌
誣至或謂孔子章何晏注引苞氏曰孝于惟孝美孝之辭也友于兄弟
善于兄弟也苞氏原註止釋書義不註書名故何晏仍之余考何晏集
解體例本集衆人之訓詁爲之凡原註有書名者則引之如馬融注以
雍徹曰周頌臣工篇名注巧笑倩兮三句曰此上二句在碩人之二章
以其原注本有書名也原注無書名者則因之如注深則厲淺則揭引
苞氏曰以衣涉水爲揭揭衣言隨世以行己若過水必以濟而不注爲
匏葉之詩註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引孔安國曰能貧而樂道富而
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而不注爲淇澳之詩注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引孔安國曰言此詩者喻己常戒愼恐有所毀傷也而不
注爲小旻之詩注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引孔安國曰高宗殷之中
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而不注爲說命以其原註本無書名也

尙書不註書名而指爲僞豈毛詩不注詩名而亦爲僞乎豈鄭沖亦未
見毛詩乎考古籍不審其著書之主名與作書之體例因何晏而牽及
鄭沖欲爲鄭沖不授古文證據而不知原書尙在不難根究其術似巧
而實拙矣但此議實發於梅鷟朱氏惠氏不及深考而遽信之可見邪
說蠱惑雖賢智不免受其欺也

惠棟曰顧氏炎武謂相之名不見於經而說命有爰立作相之文皆
梅氏之漏義也

辨曰顧氏謂相之名不見於經說命非經而何左傳文公十八年史克
曰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定公元年薛宰曰仲虺居薛以
爲湯左相孟子亦云舜相堯禹相舜書序云伊尹相湯伐桀相之名不
始於傅說也漢書伊陟相太戊相之名亦不止於傅說也案莊子大宗
師篇云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尚書大傳高宗之訓云湯之後
武丁之前王道不振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
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言也史記殷本紀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見於
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是必經有
作相之文莊子伏生史遷始得據而載之三書所言事皆同此豈梅氏
一人杜撰其辭哉顧氏惠氏殆未之考耳獨是今之攻古文者動以後
世所有疑古爲無即如皇帝之名人徒知始於秦據史記秦本紀秦始
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是也不知先見於尙書呂刑余嘗與屠侍
御仁守言之屠曰尙書此二字洵不刊之典余應之曰若非今文所有
則此二字乃不白之冤屠問故余曰攻古文者又以爲襲史記也雖趙
岐注孟子引作帝淸問下民（案墨子尙賢篇引呂刑亦作皇帝淸問下民）而古文今文皆作
皇帝不得因趙岐注孟子偶有脫漏遂疑古無皇帝之名（案呂刑亦有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可證上句趙岐實偶脫皇字）今相之名亦猶是也勿拘執古義以毀蔑一切經
典可矣

惠棟曰顧炎武曰詩云虡業惟樅傳曰業大版也所以飾栒爲懸捷

如鋸齒或白畫之爾雅大版謂之業左氏學人舍業禮記大功廢業
正謂此也縣者常防其墜故借爲敬謹之業書之兢兢業業有震且
業是也凡人所執之業亦當敬謹故借爲事業之業易傳敬德修業
可大則賢人之業盛德大業禮記之敬業樂羣是也然三代詩書之
文並無此義而業廣惟勤一語乃出於梅賾所上之古文尙書其不
可信也明矣

辨曰古人訓詁字多假借業借爲勤業之業與易之敬德修業盛德大
業何以異旣周官有此義孔子述而不作其必據周官爲義可知蓋孔
子生於周世天下同文沿而用之復何疑焉惠氏刪三代詩書無此義
周官獨非書乎若以不見於他書張崇蘭曰書契之作代積日多孳乳
相生文字漸從增益未聞五帝之書字義必三皇所用也卽如堯典方
鳩僝功鳩字訓聚也詩經雎鳩之鳩乃鳥名書序汝鳩乃人名左傳晉
其無鳩又作救字解其訓作聚者三代前書僅見之堯典無他證據若

按惠氏疑㮚字之例則堯典不亦不可信乎張氏曰昔儒識見膠固一至於此誠哉是言也

程廷祚曰隋志云晉世祕府所藏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按此必漢世所遺而十六篇亦在其內然則安國之書至晉猶存而東京學者無一語及之何邪竊疑安國雖嘗以今文考定於錯亂摩滅之中而所得之書則遂遜伏生不爲儒者所重是以更歷二漢咸置勿論以至絕無師說而遂亡也

辨曰程廷祚著晚書訂疑惠棟爲之序其言晉祕府所藏安國之書具在是不敢顯畔隋志也特以東京學者無一語及之遂疑其書不爲儒者所重而至於亡余謂程氏但讀隋志未考漢史漢書賈逵傳逵受父業數爲帝言古文尚書又以古文考三家同異此其受父徽所傳安國之本也孔僖傳孔僖世傳安國古文其子季彥好章句學此皆東京學者所守安國之傳也王充引武成之篇張衡引孔傳之注何云東京無

一語及之者邪彼徒據馬融絕無師說一言不知馬融不見古文安見孔傳故云絕無師說安得以一人耳目之有限遽以定一代古籍之云亡邪況荀悅漢紀論中與後經學於古文尚書則曰通人學者多好尚之今程氏以爲不爲儒者所重得無未讀漢紀邪

古文尚書辨惑卷十一

黃岡洪艮品右臣著

錢大听曰孔壁書增多二十四篇康成既親見之何以不爲之注曰漢儒無無師之學古文尚書初得之屋壁未有能通之者孔安國始以今文讀之而成孔氏之學然安國非能自造也亦由先通伏生書古今文本不相遠以此證彼易於閎闢惟文義不能相通者乃別爲之說以名其學若增多之書既無今文可相參考雖亦寫定而不爲訓詁故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自安國以及衛賈馬諸君皆未有說此逸篇者康成又何能以無徵不信之說著於竹帛乎又曰自東晉古文出乃有安國承詔爲五十八篇作傳之語夫使安國爲逸篇作傳則都尉朝庸生輩必兼受之何以馬鄭以前傳古文者皆二十九篇已哉

辨曰今文出於伏壁而伏生有大傳之作古文出於孔壁而安國亦有

書傳之作皆前無師說而爲之也若必謂安國無師說不能作傳則伏生大傳果何所承邪錢氏必不信安國作傳之語謂其雖參定而不爲訓詁此據何書且安國爲孝經作傳今傳自日本矣又爲論語作傳引於何晏集解矣李顒且謂其爲僞泰誓作傳矣其作傳彰彰也其不因師說一也鄭元惟未見古文故所注不出二十九篇若謂都尉朝庸生輩不受孔傳則漢書中所云安國之學傳之都尉朝膠東庸生者果何物邪豈今文中伏生傳之歐陽大小夏侯者唯有經文無傳義邪其亦不思之甚矣

錢大听曰古文尚書出東晉江左諸儒靡然從之而河北猶守鄭氏古義唐初脩正義始專用梅氏一家之學自宋訖明攻其僞者多矣而終無以奪信古文者之口其故有三謂晚出書爲僞則并壁中書而疑之不知東晉之古文自僞西漢之古文自眞也謂梅本不可信則鄭本當可信又疑其出于張霸不知所受于賈馬者即孔安國之

古文不特非張霸書并非歐陽夏侯本也孔壁本有泰誓與今文同太史公所載叔重所引鄭康成所註皆眞太誓也自梅書別有太誓乃以舊太誓屬之今文東晉之太誓固僞西漢之太誓則非僞也且安國爲武帝博士所傳授卽伏生二十九篇其後得壁中書以今文讀之字句或異因別爲說以授都尉朝等由是尙書有孔氏之學其增多十六篇雖定其文而無其說故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誠知安國之眞古文則知增多者十六篇別之爲二十四篇而斷非二十五篇安國所說者仍二十九篇別之爲三十四篇斷無五十八篇之傳此千四百餘年未決之疑也

辨曰錢辛楣在　本朝以經學稱而其論古文語多不確蓋亦爲閻惠之說所惑也孔穎達初明鄭氏尙書說本劉昫後修正義棄鄭從孔自是舍短取長以五十八篇爲備自明梅鷟誣孔壁無藏書事謂西漢古文爲僞其謬誕人人知之固無足辨至謂二十四篇出於張霸乃陋儒誤讀

孔疏之言孔疏明有之徒二字辨見卷中然亦不出於鄭康成孔疏明言於鄭注之外僞造以足鄭注閻若璩惠棟王鳴盛誤會孔疏遽斷爲鄭氏之二十四篇錢氏從而和之指爲鄭本張崇蘭舉二十四篇中有鄭所注亡篇以駁之說詳卷中至爲明切而錢氏更爲鑿空遽謂此二十四篇受于賈馬試考漢書儒林傳鄭與賈馬所注皆杜林本杜林有漆書一卷並無二十四篇之目錢氏何所據爲受于賈馬之證乎再考隋書經籍志鄭與賈馬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錢氏何所據爲二十四篇受于賈馬者卽孔安國之古文乎卽賈逵嘗曰受業於父宜有古文而其教弟子也則以今文其作訓也則用杜林本於增多篇竟不之及則鄭之受于賈馬者雖非歐陽夏侯本其非增多之十六篇可知矣馬鄭雖注泰誓皆譌古泰誓別有其文而不以今文泰誓當之安得謂西漢之泰誓卽爲孔壁之泰誓東漢諸儒尙疑其僞不知錢氏何所據而斷其非僞也錢氏徒知增多十六篇別之爲二十四篇而不知其所稱同序同卷異序異卷者並其篇闕孔書分合之例而不得其眞因附會漢志而合其數也且錢氏既知孔安國得壁中書以今文讀之別爲說以授都尉朝何以又云雖定其文而無其說豈有授之都尉朝者徒說二十九篇不說增多篇之理馬季長不見孔傳故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此一人之私言耳試思孔安國與都尉朝私相傳授非卽師說而何錢氏卽不信有五十八篇之傳獨不聞永嘉末亂梅賾未上以前諸家所引之傳詳見卷中果何自來乎乃一唱百和黨同伐異不加詳考唯以僞造二字誣之是豈古書千百年未決之疑乃聖經千百年不白之寃耳

王鳴盛曰閻若璩云皋陶邁種德德乃降據孔傳云云陸德明音云云若果如此則德乃降之降當音絳不當音訌可知矣杜預注皋陶邁種德一句曰夏書逸書也注德乃降一句曰言苟有德乃爲人所降服也孔穎達疏曰杜謂德乃降爲莊公之語故隔從下句據此則德乃降之降當音訌不當音絳又可知矣且必音訌方與上文𠩺降

于齊師經文𠩺降于齊相合一部左氏引古人成語下卽從其末一字申解之者不獨莊八年夏爲然也宣十二年君子引詩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歸于怙終者也夫襄三十一年北宮文子引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昭十年臧武仲引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皆其例也又不獨左氏爲然也中庸卒章引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亦其例也若必以德乃降爲書語則毛猶有倫亦應見于烝民詩矣何未之見也且已苟有德乃爲人所降服者亦不獨見于莊八年夏而已也僖十六年載文王伐崇退而修教而崇始降僖二十五年載文公圍原退而示信而原始降昭十五年載穆子圍鼓既令以殺叛復令之以知義而後從而受其降皆其義也凡德乃降爲莊公釋書之語皆歷歷有證而僞作古文者一時不察并竄入大禹謨中分明現露破綻矣閻氏此說甚確但降下之降古人原與降服之降皆讀若洪顧說最精釋文讀去聲者原屬誤音而閻氏乃

以音絳音訌辨之此特據古人之音以爲言其實古音絳亦讀洪與
訌同音閻氏亦非不知古音此正可爲知者道耳
辨曰閻氏謂虞書之降音絳而左傳之降當音訌方與郕降于齊師意
合疑非尚書語不知古音義多假借通用離騷朕皇考曰伯庸惟庚寅
吾以降降本讀絳而借作音訌之降與庸相協古冬江韻通音變而義
卽隨之卽此例也夫古人註書原無義例杜預僞註書名於首句下未
必卽以此爲書所止也孔穎達謂杜以德乃降爲莊公語故隔從下句
此已爲古書生枝節而攻古文者正尋罅隙但據爲采書誤竄之證夫
就事理而論則當議杜氏之誤注不得疑後人之誤竄以尚書在前而
左傳杜注在後也今既不論事理但逞辨說請卽就閻氏所引條例辨
之據云一部左氏引古人成語下卽從其末一字申解之似也然其中
所引各詩若亂離瘼矣奚其適歸于怙亂者也德音孔昭視民不佻
佻之謂甚矣上引詩下解釋皆以虛字煞句與德乃降語不類惟所引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德輶如毛毛猶有倫同一連珠句看似
相類而實有不然者試讀襄公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引周詩曰朋友
攸攝攝以威儀亦以一字連綴成文與皋陶邁種德德乃降正同閻氏
亦將謂此乃申解之詞乎或曰此下句申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
儀矣則應之曰此下文不亦有姑務脩德以待時乎蓋古書連珠句法
甚多如慮善以動動惟厥時爲善不同同歸于治小人之德草草上之
風等語向使爲所引不亦將以此例例之乎觀此可知閻說之不足據
而王氏以爲甚確何也王氏據顧炎武說謂降下之降古人原與降伏
之降皆讀若洪故左氏借以明有德爲人降服之義而閻氏未免據今
人之音以爲言實得左氏引書原旨顧其意中實不信古文僅爲一隙
之明終不免爲邪說所惑也案大抵假借一體異義同字者是也斯雅爾雅云釋詁蹤躩長也本訓長短之長而兼采鄰照佇總野字響照方言郭注爲壯大佇總廣雅釋詁疏證訓爲消長之長雖平仄互異而古音古義實相通據此則降下之降與降伏之降其例正同左氏引書殆假借用之耳復何疑焉又案經典釋文北過降水鄭康成曰或作釋字非也降讀當如郕降齊師之降此及古降

字平仄同用之確證
王鳴盛曰堯典疏曰鄭注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文多異夏侯等
書心腹腎腸鄭曰憂腎陽夏侯等書乃今文鄭所傳乃古文今梅賾
所獻孔本號稱孔壁古文乃反同於夏侯等書其妄明矣文選魏都
賦劉淵林注引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若依今文則盤庚不見有此
文乃知鄭本作憂腎陽者憂本優字夏侯等書以一優字誤分作心
腹二字腎陽者當作賢揚皆以字形相似而致誤劉淵林晉初人所
見本如此也裴松之注三國志亦引此而稱爲今文裴宋人其時梅
所獻本已盛行以僞孔爲古文故反以鄭本爲今文也
辨曰此王氏誤會孔疏也孔疏云鄭注古文尚書與夏侯等同而經字
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是
鄭注不同也案三國志虞翻云鄭元所注尚書古大篆丣字讀當爲柳
古柳丣同字而以爲昧困學紀聞引宅嵎夷索隱云今文尚書及帝命

驗並作禺鐵是柳谷嵎鐵皆夏侯今文由此類推憂腎陽亦夏侯之今
文耳憂腎陽爲夏侯之今文則心腹腎腸正鄭之古文鄭與孔本所出
不同而心腹腎腸經字相應復何譏焉夫多聞擇善憂腎陽三字本不
可解自當從心腹腎腸爲正王氏不顧書義誤以心腹腎腸爲夏侯本
而孔本同之妄加齮齕而不知孔本與鄭本正同此毛氏所謂本欲吠
堯而適以吠蹠者也優賢揚歷見於裴劉二注當時不知所出此自古
書異文王氏欲伸鄭抑孔引此以附會憂腎陽之義指爲鄭之眞古文
而不知其爲夏侯今文也此與歸有光誤記漢志古經十六卷者同總
由不考情實專務乘瑕抵隙而不顧理之是非其流弊遂至於此嘗讀
鄭注君奭篇曰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作割申勸甯王之德今博士讀
爲厥亂勸甯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爲是是鄭於古文義長者亦改從
之乃今之宗鄭學者不論義理而惟曲徇夫誤文何也
王鳴盛曰陸德明經典釋文序云漢始立歐陽尚書宣帝復立大小

夏侯博士平帝立古文永嘉喪亂眾家之書竝滅亡而古文孔傳始興置博士余曰德明之意總以但注三十四爲未見增多之篇而東晉晚出者卽眞古文此其惽妄實甚唯古文亡於永嘉一言甚佳以其隋唐閒猶習聞古書盛衰原委予輩得據以考眞古文亡滅之由惟此一言爲可取

辨曰王氏又誤會釋文序矣序前列歐陽夏侯之學繼列平帝古文之學其曰永嘉喪亂眾家之書竝滅亡者正指歐陽夏侯而言卽隋志所謂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之學並亡是也其曰古文孔傳始興者正指所立古文而言卽隋志所謂迺得安國之傳上之於是始立於學者是也蓋是時眾家亡而古文興故陸歷序之如此若古文之學與眾家竝亡序何以復云古文孔傳始興哉其序具在曷嘗有古文亡於永嘉之一言哉王氏既誤解釋文旋卽揑一事實而稱爲可取恐德明不受其誣矣毛西河云讀書宜精細不宜鹵莽信哉

王鳴盛曰朱彝尊據家語附錄稱安國受書于伏生年六十卒愚謂安國生卒當依史記世家爲定世家載孔氏子孫年皆四十五十皆不謂之早卒而獨言安國早卒則安國之年只可以四十爲斷家語附錄云六十者不可信家語本王肅私定況附錄又何足據以安國年四十推之兒寬受業于安國在元朔三年時安國約年二十餘則其生當在景帝中年其卒當在元鼎元封之閒此爲定論則謂安國于文帝時已受業于伏生者更謬再考景十三王傳魯恭王以孝景前三年王魯二十八年薨其又云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宅云云玩一初字知壞宅卽初王魯時安國尙未生今僞孔序似安國親見壞宅事者亦爲不合

辨曰孔安國生卒年歲史記孔子世家僅言蚤卒蓋偶未及詳耳司馬遷與安國同時且親從安國問古文猶未及詳其實乃以數千年以後之人徒據孤文隻義臆斷爲年六十年四十然則遷與安國蹤蹟之密耳目之親反不如今之朱王二家矣有是理乎況劉歆去安國不過數十年已云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未及施行豈有安國已卒不遭巫蠱不曾獻書劉歆不知而漫爲此言者以西漢人述西漢事此則不信誰則其可信者若以爲史遷在劉歆前已云早卒而遷亦未云安國卒於何時史亦未載史遷卒在何時不能定史遷之卒安能定安國之卒何從見巫蠱事起而安國不及見也善乎王劼之言曰當時經生多易貴顯安國獻其家書由博士遷諫大夫至臨淮太守遂卒故惜其禰川方隆而云蚤耳非夭年之謂也其說甚析若蚤卒年限諸儒又因史記自序至太初而訖一語毛氏駁之謂史記尙有天漢征和以後事原不必訖於太初且品籍謂史記尙有宣帝時之文案賈誼傳云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而儒林傳云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洛陽賈嘉頗能言尙書事則自武帝以後言尙書者安國與賈嘉並稱賈

嘉至昭帝時尙爲卿司馬遷至宣帝時尙作傳安國與二人同時安必遂卒於太初以前也或以賈生傳末二句疑後人所增然玩其文氣不當至與余通書止余者太史公自謂也若褚先生所補與此詞氣迥別未可執以爲例安在史記必訖於太初而以斷安國之早卒邪至謂共王毀宅當在景帝初立時疑其時安國猶未生不知共王壞壁一時安國獻書又一時序明言共王以書還孔氏則必孔氏受而藏之至安國始獻之也序中所云乃追述之辭何得誣爲似所親見況藝文志云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立則又以壞宅得書爲武帝末事夫景三王傳藝文志皆班固書也一事何以兩歧蓋志文專注獻書不過帶言壞宅而且明紀其時曰武帝末又著其事曰遭巫蠱與孔序時事皆合班固漢人豈有不知安國爲何時人而妄注之於武帝末者其曰武帝末獻書可知安國武帝末猶存也特是安國生卒史無明文安國未死而斷爲太初前早卒安國

獻書而斷爲親見壞壁時因古文而及孔序因孔序而及安國之生卒年歲並史記淡書之說不憚雕鑿附會顚倒以合其私考訂家當如是乎案安國卒於何時必以史遷修書之年定之余考論衡正說篇知遷修儒林傳在宣帝之世詳後古文餘論中

王鳴盛曰閻若璩曰日食之變爲人君所當恐懼修省然子午卯酉之月所謂二至二分日有食之或不爲災其餘月則爲災爲災尤重者則在巳月蓋自冬至一陽生至此月六陽並盛六陰並消于此而忽以陰侵陽是爲以臣侵君故先王尤忌之夏家則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家則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雖名有四月六月之別皆謂之正月正月者正陽之月非春王正月之月也左氏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也平子不知而止之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

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夫太史首言此禮在周之六月繼即引夏書以證夏禮亦即在周之六月朔周之六月是爲夏之四月可謂反覆明切矣非二代同禮之證乎晉人僞造乃季秋月朔云云不知瞽奏鼓等禮夏不用之九月也獨怪胡安國傳春秋于莊二十五年六月日食鼓用牲于社不從左氏正陽之義而反遠引允征九月日食瞽奏鼓之禮若以凡日食即當然者不如此特僞本耳閻氏此辨是也但又言仲康十三年始壬戌終甲戌因據授時時憲二歷推得日食當在仲康十一年閏四月朔此則閻之誤也夏商年數本無可考此日食左傳引夏書但言其典禮不指何王之世夏本紀雖言仲康時羲和廢時亂日而劉歆三統歷不載仲康日食則左傳云云未見必爲仲康竹書紀年謂仲康在位七年元年爲己丑此征羲和之年之日食在五年秋九月庚戌朔紀年亦晉人僞撰之書司馬遷但作三代世表自共和庚申以前竝無甲子紀年而此書直追至黃帝元年詩之繫鑿此豈可據唐傅仁均等大衍歷議遂以爲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食在房二度此則附會紀年皆不足信乃僞書言肇位則是元年又非五年後之造大同歷者因遂附會爲元年日食此紛紛者皆非也若閻所云仲康元年爲壬戌則依皇極經世又與紀年不同尤覺難信所推算皆誤耳總之奏鼓用幣之禮自是建巳之月所用非季秋疏引顧氏夏禮異於周者非是況鄭所傳逸書本有允征而覲禮嗇夫承命鄭注引春秋傳嗇夫馳不引允征則辰不集于房四句不在允征可見矣

辨曰史記三代世表自共和庚申以前並無甲子紀年則夏商以前日食年月自無可考後之以歷法推古者不得其甲子年數妄謂日食當在夏商某年皆欺人語耳王鳴盛駁閻氏諸家誠當至夏時日食自當以夏書爲據其奏鼓用幣之時不同自是夏周異禮之故顧氏毛氏所論顧氏說見孔穎達疏毛氏說見古文尙書冤詞皆據夏書左傳爲言今王氏謂瞽奏鼓等

禮夏不用之九月此據何書其與閻氏所據者徒左傳昭公十七年夏六月日食之文耳前人明言太史所稱爲周家典禮其引夏書者不過因日食奏鼓而連類及之所謂斷章取義也余嘗以語饒儀廷孝廉儀廷曰太史既言在此月也下引夏書以證之必夏時日食爲孟夏月不必季秋月余曰使夏時日食爲孟夏月彼方辨月數豈有不引出作證之理史記日食必詳年月左氏引夏書不及日食年月可知其原書爲季秋月因與本文不合而截去之也蓋日食有奏鼓典禮故引夏書奏鼓以證之至下文乃言月朔爲夏四月以申明在此月之義是辨此時日食之爲夏四月非謂夏時日食奏鼓之在孟夏也傳文甚明諸家見有當夏四月句遂以夏書所言爲孟夏月非季秋月而忘中有此月朔也一語乃申明上文在此月之文正指魯昭十七年之夏六月耳既誤會傳文反據以駁古經之僞失之遠矣儀廷於是恍然悟躍然起曰有是哉子言誠不謬諸家之說非也請即誌之余曰猶有說王氏疑辰不

集于房數語不在允征盜據鄭傳逸書允征爲說試思鄭從何處傳此逸書允征哉正義明云張霸之徒僞造以足鄭注者乃在鄭分三十四篇以後王氏不察遽以爲鄭傳逸篇今引春秋傳而不及其文疑非允征所有不知鄭注實無允征逸篇安從見而知其文也但春秋傳亦引作夏書鄭不言爲夏書何篇而徒引春秋傳非其不見古文而何豈得謂鄭不注爲夏書遂謂非夏書之文邪王氏何得據此以爲不出於古文邪蓋其信口詆諆不顧其說之不可通有如此儀廷曰然（余有辨王氏第二條乃定說辨王氏在前辨王氏在後習錄卷中）

王鳴盛曰鄭志十一卷鄭小同追記鄭生平應答時人之語今不傳周禮地官疏引鄭志云趙商問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維三公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何也案孔氏逸書無周官今周官乃出東晉趙商豈得見此必周官之逸文僞見於緯書或書大傳趙商卽據以爲問而作僞者遂采取入之若因此遂謂今周官爲眞本卽趙商所見則大誤矣（王鳴盛徵于後案云鄭志趙商問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維三公卽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鄭答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孔安國所得壁中古文雖無周官篇而逸文或別有傳于人間者趙商得據爲問魏晉人采取成篇故與鄭義合也）

辨曰攻古文者謂古文亡於東漢以康成所注亡逸爲據而無柰趙商問周官明見鄭志斯固康成所注爲今亡者而竟出諸趙商之口入於康成之耳則卽周官之不亡可知東漢古文之現存也王氏惡其爲古文作證無端虛搆一緯書大傳以滅其蹟夫緯書大傳雖殘闕之餘王氏所見亦人人所共見者何嘗有此文試問王氏眞見之否既自欺以欺人乃復別逐其辭曰壁中古文雖無周官彼所謂壁中古文卽正義僞書二十四篇而閻氏以爲鄭逸之者也僞書無周官而古文有周官且鄭與趙商問答及之至此已無可附會乃復有俞正燮者知王氏緯書大傳之誣又從而彌縫其說曰趙商所問者周之官耳試思書序成王作周官趙所問者明言成王周官並書名與作書之人著之而猶欲

全沒之乎不知古文何所憾於諸人必扶同作僞毀蔑其事實如此

王鳴盛曰文選張平子思元賦舊注引孔安國尙書傳曰斁厭也此注李善謂非平子自注而摯虞文章流別已云是平子自注平子東漢順和二帝時人而其中有引鄭元語鄭在平子後其非平子自注甚明但摯虞晉初人而見此注者虞本皇甫謐門人此僞傳正出謐手宜其尊信之也

辨曰張平子思元賦引孔安國尙書傳摯虞見而辨之摯虞西晉初人則是孔傳西晉初已有之矣卽非張平子自注而曰舊注則流傳已久當更在西晉以前此正可爲梅賾無僞撰孔傳之證乃攻古文者本誣梅賾僞造孔傳而無柰孔傳又出於梅賾之前自知其說不勝乃無故推而加之於皇甫謐謂摯虞爲皇甫謐門人爲此言以尊信其師夫使思元賦爲皇甫謐所注謂摯虞尊信其師猶可言也明明此賦爲平子舊注與皇甫謐何涉摯虞自論張平子舊注耳又與其師何涉於無可齮齕中無故牽引以羅織之蓋慣來者引此爲孔傳作證而先詆毀之以滅其蹟也

孫星衍曰東晉梅賾上僞古文頗采錄經傳依於誼理以售其欺世之術然其書僅取內外傳而於荀墨多所遺不用說文由不識篆籀是可證其見聞之陋

辨曰古文尙書出於孔壁必孔子手定之本故其辭理皆醇精言粹理古穆渾成周秦諸子尙不能髣髴其一二而謂王肅梅賾輩所能措手乎惟其爲孔定之書故內外傳及孟子所引均不外此至荀子醇疵參半引書或微有異辭古今文皆然惟引伸虺之誥較尙書增多二句此類古書多有之（詳論卷中）其餘則無所遺不知孫氏何以云然邪墨子當時已闢爲異端其所引之書既多駁雜復有改竄未可爲據卽就泰誓而論墨子非命篇尙同篇天志篇屢引其文皆與古文之泰誓不合蓋泰誓等書當時必有數本傳於漢者尙有民間本河內本墨子卽或另有

所據斷與內外傳孟子所引之泰誓不同一本也凡眞古文既與內外傳孟子合必與墨子不合何也孟子之書正而墨子之書雜也當東晉時孟子與墨子均一子耳尚無有推尊孟子以列爲一科者梅賾必不知舍墨子而從孟子何以古文之辭惟孟子所引者多同而墨子所引者不類其爲墨子所改竄而孟子乃其原文安得遂據墨子而誣僞造者有所遺邪夫晉世古文其本今亦不傳今所存者但其辭耳自范甯變以今字衛包改從今文隸古之本已絕孫氏未見其原書何從見其不通篆籀邪若謂其訓詁不合說文案許沖說文序雖自謂書出孔氏然後儒亦有疑其非孔壁之舊者許慎說文受自賈逵賈逵古文受自杜林乃以賈馬鄭同注古文一書猶有異說按之說文亦不合（說詳後卷）而乃以之議異派之孔傳邪見聞之陋恐不在梅氏而在孫氏矣

姚鼐曰左氏傳載陽虎之言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作僞古文微子之命者遂取以入武王之辭此大誤也易爻辭言帝乙者湯也陽

虎承而論之言湯後武庚既亡微子承祀存爲大宗即湯之元子矣以義稱之不可以此元子當適長子之常解也且即如呂氏春秋史記之說以微子爲小乙之庶長而武王稱之曰殷王元子斯不亦亂適庶之分而失辭乎杜元凱誤解帝乙爲小乙作僞古文者頗熟於左傳杜註玆乃更爲其所誤耳

辨曰某甲據召誥有王雖小元子哉以元子爲太子因是坐微子之命以僞毛西河於是辨之曰哀九年宋公伐鄭晉欲救鄭而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則微子本稱元子可以息其喙矣姚氏乃別生異說引易帝乙歸妹謂帝乙湯名此言湯後之宗予杜預誤解帝乙爲小乙而僞古文襲其稱夫帝乙歸妹後人有注爲湯者然酒誥明云自成湯咸至於帝乙原屬兩人何得混爲一人且述商世系數至帝乙止其下爲紂可知則帝乙爲紂與微子之父亦可知矣是則左傳之帝乙元子與尚書之殷王元子適相印證杜注不誤古文亦不誤乃姚氏誤之耳且此時武王作命只就長幼稱之何暇爲辨嫡庶況微子本紂母兄與他長庶稍別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啟與微衍其時猶尚爲妾也及改爲妻後始生紂紂父欲立微子啟爲太子而太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則不可立妾之子因立紂鄭康成所云微子啟爲紂同母兄是也是紂與微子原無嫡庶祇有長幼故當時原以元子稱之此皆毛氏所曾言及者證據確鑿姚氏豈未之見而猶謂其爲亂嫡庶之分而失辭乎姚氏之學本私淑方望溪望溪不僞古文姚氏竟背其師說盜竊考訂古文之名本無理會而又強作解事者也

姚鼐曰尚書爲僞作古文者竄增以亂聖籍固可惡矣而自漢以來所傳之今文尚書亦頗爲所改易刺失其眞顧命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吾始疑經云王受同瑁而介圭安所置乎及讀吳志虞翻傳注內引翻駁康成之注書乃悟經本是上宗奉同其瑁字則作僞者

因虞翻語而妄增後文王受同瑁瑁乃圭字亦作僞者改之也若經本有瑁字虞翻安得復讀同爲月而反譏康成釋爲酒杯之非乎蓋康王朝諸侯本執介圭不執月謂執月此自仲翔之誤而作僞書者乃信而入之經文則是康王升階之後兩手受三器而應門受朝手持兩器也亦太不成禮儀矣又曰自東晉有僞本古文後人讀古書有與此不合者或反加竄改以就僞本使與之同白虎通引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同明爲繼體君也宋元本俱如此明人刻白虎通據晚晉出之尚書同下加瑁字則似尚書漢時果有瑁字矣又尚書疏內引鄭注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二人凡三人用其上二人也按鄭意謂太宗伯一人用此一人故經曰上宗上宗安得有二人邪此二人必是一人蓋鄭本經只有上宗奉同無瑁字唐人欲就晉書之僞古文加一爲二以爲分執同及瑁而不思於鄭說上宗義不可通也此與明人之加白虎同瑁字皆似是而非吾恐後人讀書者據此妄

改之本反謂吾謂刪改經文也故著之
辨曰裴松之三國志注虞翻別傳曰翻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月字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杯在虞翻之意止駁鄭注作同之非而上文明言康王執瑁未嘗謂同字下無瑁字也其云上宗奉同者因所駁爲同字故截而引之非謂以此句止有奉同也姚氏不明於古人截字之意遂臆斷爲經文止上宗奉同而瑁字乃作僞者所增且卽杜撰其詞以瑁卽圭字據白虎通亦引尚書曰再拜興對乃受同瑁又誣言宋元本無瑁字乃明人刻白虎通晚出書增之皆非事實此惟段玉裁駁錢氏之說得之錢大昕曰今本尚書出於梅賾或以習聞仲翔說兼取二文以和合鄭虞之義段氏駁之曰玩正義引乃受同瑁鄭注云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知古文尚書實有二字馬云同者大同天下儻無瑁字則大同天下爲何物而奉之受之乎白虎通亦引乃受銅瑁則今文尚書無異也段氏亦不信古文尚書者

於此卽據鄭注以斥異說可謂不煩言而解矣姚氏泥於書句謂康王升階不應兩手受三器應門受朝不應一手持兩器不知下文明有三宿三祭三詫諸事上宗太保宗人諸臣豈必受之無次第之用無旁接之人邪鄭注明言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二人凡三人用其上二人此卽上宗之有二人可與分執同與瑁者也姚氏知其如此則其前說俱敗乃卽臆斷爲此二人必是一人反誣唐人改一爲二妄改古籍以伸己說轉以妄改誤加諸古人且恐後世讀書者知其妄改乃豫彌縫掩飾詭爲自辨之詞不知後世讀書人豈皆無目者而可任其顛倒是非不一別白邪吾不意攻古文之弊其變幻遂至於此

孔廣森曰呂氏有始覽曰地大則有常祥不庭歧母羣抵天翟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螇蛆水大則有蛟龍黿鼉鱣鮪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此所引在百篇未焚之前必可徵信古者屋壁多爲圖畫故明堂四墉有周公負成王之象不啻引書證上所言怪獸畫謂廟中畫之猶觀於禹鼎而知神姦百物者也梅賾竊取其文似是而非

辨曰古書多異文當從其理長者呂覽一書不韋集賓議之處士爲之事雜言龎何足爲據且其書亦經永嘉之亂孔氏既不信經何忽信子且據此荒唐之子以駁正大之經殊不可解就令其書未經秦火孔氏獨不聞司馬遷所云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乎此卽其不雅馴者也孔子不語怪今立五世之廟以觀怪義何居焉且呂覽亦但泛言地大有怪山大有怪亦未言畫之於廟中也孔氏臆造其說謂古多畫壁引明堂畫周公負成王象據此則當畫古先帝王及賢臣遺容以示子孫觀瞻而乃畫一怪物乎乃又牽涉禹鑄九鼎以證成其義不知鑄是鑄畫是畫禹鑄鼎見於左傳商畫廟見於何書孔氏竊取左傳之文而反誣梅氏爲竊取呂覽誤矣

李惇曰古本以孝乎惟孝句白虎通後漢紀及潘岳閑居賦夏侯湛

昆弟誥陶潛卿大夫孝傳贊皆用其語自古文尚書出並改論語句讀以就之不知書云爲句自是引書常法若單指一字以唱歎之則古未有是也閻若璩曰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今無孝乎字何也惠棟曰石經論語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何晏集解引包咸注云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品案論語集解原皆無大字）華嶠後漢書劉平江等傳序云此殆所謂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也自晉世君陳出始以惟孝二字屬下讀後之傳論語者改孝于爲孝乎以書云孝乎絕句陸氏釋文云孝于一本作孝乎唐石經從定爲乎蓋依君陳爲說非論語本眞也

辨曰此經文有異字而復異其句讀者也古文雖出孔壁然去孔子數百年傳寫容有差變屬讀各有師承一經異說各不相謀此漢世所以讙五經同異於石渠閣白虎觀也是故有同一文而經字異者如光被四表漢書王莽傳作橫被樊毅復租田口筭碑作廣被平章百姓史記

作便章尙書大傳作辨章宅嵎夷今文尙書作禺鐵考靈曜及史記作禺銕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史記作來始滑漢書作七始詠高宗亮陰禮記作諒闇漢志作涼陰尙書大傳作梁闇我舊云刻子王充論衡作孩子王曰吁馬融作王曰于之類有同一辭而句讀異者如王在新邑孔馬絕句鄭以王在新邑烝絕句多士孔以猶于時夏絕句馬以時字絕句康誥鄭康成以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絕句洛誥叙絕句馬讀叙字屬下顧命底父薄違農夫若保宏父絕句王安石以圻至齊信馬讀底至齊絕句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釋文云一讀至方字絕句趙岐注孟子書曰天降下民讀至上帝寵之絕句之類論語作孝乎惟孝釋文云一本作孝于惟孝今君陳作孝恭惟孝此亦經字之異也論語以孝乎惟孝絕句君陳以惟爾令德孝恭絕句惟孝友于兄弟絕句此亦句讀之異也據諸家所引如潘岳閑居賦夏侯湛昆弟誥陶潛卿大夫孝傳贊無不讀作孝乎惟孝者此皆晉人也今謂晉人僞

造何以同時人皆如此句讀而一人獨爲是參差乎且至唐世正義頒行巳久而徐堅初學記友悌門引論語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又引君陳曰友于兄弟克施有政是唐人亦作三句讀並不依孔傳徐堅非不見孔傳也艮品因思古書句讀會意不同在孔安國前似有爲此句讀者如國語令德孝共共取恭通其語實出於此不然孔安國非不見論語者豈肯故異以與之牴牾晉人亦非不讀論語者豈肯僞歧以顯呈其罅隙蓋惟本有同異各守其眞於此益徵古文之不僞也至於論語以孝乎絕句乃宋人自爲此讀唐以前無之於孔安國尙書何與豈可以後人之異本誤讀而以僞誣加之古人哉

閻循觀曰金縢我之弗辟孔注誤解辟爲殺蔡仲之命復有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之語予每疑古文尙書與孔注蓋出一人僞作按此益信周公之誅管蔡以其叛周非以其流言也金縢主於周公見疑見白始末故舉流言一節若蔡仲之命首段立言乃著管叔所以得罪王室不著其叛逆而摘其流言不亦傎乎

辨曰此封蔡仲而命之之詞也蔡仲得罪王室既伏其辜若在他人叛逆之子孫雖賢無復封之理周道親親賢其子迺錫以封命辭若猶著其叛逆之蹟則蔡仲不可封矣史臣不著其叛逆而摘其流言爲親者諱亦爲賢者諱也此正古史立言得體處閻氏何足以知之惟是攻古文者每謂周公無殺管蔡事夫巷閉王室周公於是殺管叔而蔡蔡叔見於左傳周武王崩武庚與管叔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見於史記殷本記劉向說苑云周公殺管蔡以弭亂荀子宥作篇云周公誅管叔據此則古文之有致辟管叔語無可疑也今閻氏謂金縢我之弗辟孔注誤解辟爲殺案辟有二義辟人爲避大辟爲殺鄭解作避孔解作殺孔鄭所見各殊何得據鄭以誤孔然玩下文罪人斯得語及周公東征破斧缺斨詩句參之左傳荀子史記說苑則孔解作殺實有明徵鄭解作辟別無左驗朱子初主鄭說後則兩存之亦以孔說之不可廢也以朱

子尙未敢定其孰是閻氏何人乃竟武斷爲僞作乎

兪正燮曰漢書儒林傳云杜林傳古文尙書魯國孔僖者亦世世傳古文拜郎中其時自安國所傳於外之古文若有違僖以古文立朝必能舉之矣杜林傳濟南徐巡東海衞宏宏定古文官書傳賈逵逵傳孔氏學爲林作訓馬融爲之傳鄭君爲之注解其傳授則劉歆移文所云古文舊書藏於祕府轉間民間則膠東庸生之學與之同外內相應鄭本有注無注及伏生先出之書皆孔氏所見之文也今其書非先立博士者則皆不傳而隋人劉光伯引晉書及唐人校本正義皆爲校書僞造桑欽以後傳授之人

辨曰漢世古文儒林傳分爲二派杜林所傳者二十九篇之古文也孔僖所傳者五十八篇之古文也杜林本爲漆書孔僖書爲安國隸古本字畫不同經文則一林書雖不投時好猶是學官所立篇第僖亦安從見其有違而舉之哉林傳徐巡衞宏本是漆書史有明證謂賈逵爲林

作訓以此爲孔學之徵不知孔學以五十八篇爲備賈受父業使爲其父書作訓謂之孔學可也今爲林作訓則非其父所傳孔本明矣故隋書志杜林之學曰唯傳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俞氏無端牽合爲一且引劉歆書中膠東庸生之學爲證不知劉歆所爭者得多之十六篇耳杜林無其十六篇何云與之相應謂鄭本有注者爲孔所見已屬牽強若鄭無注之二十四篇其中有經鄭注爲今亡者鄭尚未之見何論孔哉至謂古文非先立博士則皆不傳何以民間膠東庸生授受之本孔僖子孫世傳之本明見漢史豈可一言抹殺孔穎達正義雖本之劉光伯然所引晉書鄭沖以來古文授受之蹟此出晉十八家舊本唐時猶存人人見之能豈作僞且是時古文已行無有起而奪之者何不憚煩必造一晉史以證其說邪況二人生不同方今誣其同造一書爲枚本設傳授之人謬矣歷引漢書而不得其解未見晉書而妄疑其僞讀書之難如此

俞正燮曰毛奇齡以楊倫傳誤文謂賈馬鄭爲漆書非孔學建武時天下初定杜林於西州獨懷漆書古文一卷耳非有四十卷也又賈逵爲作訓是有訓注之卷不得以論無訓詁之十五卷奇齡徒以明人應試妄攻古文吳澄歸有光僞造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之文偏檢漢志無之又陰妒閻氏疏證之作闇桐鄉錢甲漳浦蔡甲護語激而右枚反以鄭之四十六卷當漆書一卷則爲枚學者終不識數且謂杜林東漢初人後漢書列之東漢末諸儒之後明別之爲非孔學曾不覺漢書亦列安國於西漢末諸儒之後以非博士學然則後漢書列杜林於諸儒後正明其爲孔學且桓榮賈逵杜林馬鄭皆自有傳故附見之儒林傳末毛於此學而不思書詞書字適以發梅賾所引篇目盡背於古枚文之罪在寒絕孔學而自晉以來朝典文章半出枚義則此二十五篇爲考訂詞頭之用亦儒者不可少之書是毛書不爲無俚雖然枚文固朱以來言精言微言心性者之資糲也而朱子獨以爲疑嗚呼卓矣

辨曰謂賈馬鄭爲漆書不獨西河毛氏也王應麟云馬氏尚書注本之杜林漆書故不惟與古文異與今文亦異朱彝尊云漆書古文雖不詳其篇數而馬鄭所注實依是書案漢書杜林傳云林前於西州得古文尚書一卷而楊倫傳又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此卽西州所得而傳之衛宏徐巡者也故隋書經籍志云唯傳二十九篇非孔舊本則是來歷篇數各書紀載甚明其所謂一卷者猶言一本耳若一卷只一篇馬鄭何以有二十九篇之註哉毛氏作五十八篇固誤然以所註爲漆書本則攏毛氏實憤攻古文者徧天下展轉煽惑其言固誕不可聞於是詳加考定著爲古文尚書冤詞且言曰曷不以釋冤爲名而猶然冤之吾欲釋他人勿釋也則不如仍冤之以待夫後之能釋之者當夫朱子之攻古文以其僞耳（案毛氏謂朱子攻古文其音亦未考）今亦知不僞而說有不勝則必作僞以攻其不僞又曰向予解經並不敢於經文妄議一字雖閒有論

辨辨傳非辨經也今乃以孔傳而妄認古經以孔傳之不僞而妄認古經之僞夫儒者釋經原欲衛經以誤釋之故將幷古經而廢之所謂衛經者安在大聲疾呼其心亦良苦矣此豈專爲蔡甲錢甲激於右梅而發乎余嘗取其書讀之如敘古文授受之源流考十六篇十八篇之卷數論口授傳言之爲說書證大序小序之非僞撰辨古文科斗篆隸今字之有區別論史記不記於太初有巫蠱征和後事皆識解超卓證據鑿鑿不同臆說至如所列書詞中如辨人心之危二句非襲荀子堯曰章之非引經四海困窮二句之異於常解水火金木六府之出於九疇七世之廟之異於呂覽周官公孤之爲兼官所列書字中如論夏侯三家之與馬鄭異馬鄭兩家疏解之各異鄭氏一家而正義釋文又異與夫九功之非九共篇文斥羅敦仁父子之僞造今文尚書古本皆足排析疑難羽翼聖經何爲適發梅賾彼所謂發賾者徒據所引證經移根作幹如梅鷟者異之故智而已但毛氏縱情快辨其中亦不無微失然

大意皆據漢書隋志爲說其學有本而其論亦最公所引篇目何得誣其盡背於古哉自閻若璩祖述梅鷟著尚書古文疏證竄改古籍山合己私其書初出毛氏卽移書規之見西河文集中並非其書之可信可傳而誣之也乃自惠棟王鳴盛孫星衍段玉裁輩繼起爭相仿襲一唱同聲至俞正燮則又率憑胸臆大肆譸張詆漢書爲誤文晉史爲僞撰隋志孔疏皆不足信徒據馬鄭注本以強附於孔學而不知孔學原有五十八篇鄭注斷無二十四篇之事既與孔數不符無以信今傳後反歸咎於梅本之爽絕孔學究矣然猶知二十五篇必不可廢竟敢以聖帝明王經世大典謂僅可留備詞頭之用柳何偵也乃復支吾蔓衍借朱子以爲助曾亦取朱子語類讀之朱子果有僞古文情事否乎贊朱子恐朱子不受其誣矣

俞正燮曰孟子舜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又云父母使舜完廩浚井又云欲常常見象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注云

孟子時尚書凡一百二十篇逸書所載有舜典之序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逸書謂舜典也又注云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辭孟子以告萬章案此卽孔壁尚書不在博士千廠數內者舜典至魏晉時猶在在鄭康成書中唐時孔穎達等似亦見之但誤爲張霸書耳趙岐但見博士書故以鄭所傳古文爲亡失今案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果舜典逸篇文說文云虞書曰仁覆閔下則曰旻天是賈逵所傳舜典逸說也說文序云書孔氏古文又其子沖云本從賈逵受古學

辨曰趙岐謂孟子言舜事皆堯典逸書所載案堯典傳於伏生與舜典合傳於孔安國與舜典分不聞有逸文若是之多也試取堯典讀之何處可著孟子所引一語趙岐不見古百二十篇書又何從目驗而得之其云逸書者不過如太史公所謂其軼時時見於他說者耳乃俞氏遂據此斷爲舜典且斷爲孔壁之尚書妄矣彼徒見孔疏僞書二十四篇中有舜典認作鄭注故曰在鄭康成書中試思康成書中若有孟子所引逸文何以絕無一注康成既注堯典豈有不注舜典之理觀於康成之無注可知穎達斥爲僞之不誣也說文序稱書孔氏而所引古文皆孟子已引者孟子所引之外無一及焉其引虞書曰舜往于田二語今見大禹謨虞書無此文俞氏因虞書二字遽斷爲賈逵所傳舜典逸說則說文王部引虞書曰揚州貢瑤琨此夏書禹貢文也誤作虞書金部引虞書曰罰百鍰此周書呂刑文也亦誤作虞書俞氏將亦指爲舜典所傳逸說邪豈賈逵親傳孔學並今文之不識邪動援古學者可以悟矣

俞正燮曰後漢書楊倫傳云大小夏侯歐陽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此范氏敍文也范所作杜林傳云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握持不離身東海衛宏濟南徐巡傳之其事如此賈逵傳

云父徽傳古文尚書於塗惲逵悉傳父業馬融傳云傳摯恂學鄭元傳云從張恭祖受古文尚書入關事馬融是賈逵馬融鄭元三人古文俱有師承謂三人古文與杜林同則可耳非三人就杜林求得本也又杜自有古文孔氏本又別有漆書僅一卷乃臆複之卷近毛西河以鄭注爲漆書是忘漆書止一卷鄭注乃四十六卷且杜林古文毛既不以爲僞則枚本何以與之異是毛之不思由范氏文字之不審也

辨曰前漢平帝立古文於學則劉歆移書十六篇之古文也後漢章帝詔高材生受古文則賈逵以校三家同異之古文也古文唯二十九篇而增多之篇不在列其時摯恂有古文張恭祖有古文大率不外此本若杜林古文則其客隗囂時所得者案林從張竦受業並無古文及客西州乃有此書後漢書杜林傳云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衛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

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使僅賸複之卷何爲寶愛握持恐斯經之遂絕使杜林別有古文何以得漆書始云於是古文遂行也故楊倫傳但據賈書之曰杜林傳古文尚書其所傳之本卽其西州所得之本也其云一卷者總計之辭也今俞氏不知爲總計之數謂其別自有古文漆書爲複剩之卷可謂鑿空之談矣賈逵受父徽業不聞爲賈徽古文作訓馬融受摯恂業不聞爲摯恂古文作傳鄭元受張恭祖古文不聞爲恭祖古文注解乃自杜林傳古文尚書而儒林傳大書特書之曰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謂非就杜林所得漆書而何蓋是時漆書既行頗重於世故游學諸生高名善士尙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者馬鄭受而注之宜矣俞氏必欲附之於孔學辨其非漆書殆不明於漢書古文歧互之故耳乃讀書無識反訾范氏爲敝文夫范氏修史非率憑胸臆以爲之也馬端臨曰唐藝文志云爲後漢史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沈袁山松七家其前又有劉珍等東觀記至蔚宗乃刪取衆書成一家之言則古文源流必謝薛輩據當時見聞筆之於書范氏乃錄之爲傳信史所紀豈有謬誤俞氏既不信漢史復不信隋志孔疏隋志明言馬鄭注杜林本唯二十九篇孔疏明言僞造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乃俞氏蔑棄古籍自我作古鑿言鄭注乃四十六卷試問康成何處有此四十六卷之註哉卽杜林本與梅書異者不過字畫之間耳要其經文無大異今悉併入梅氏書中毛氏以杜林本爲漆書亦云斷不得以之亂孔學非眞信漆書者吾恐非范氏文字之不審殆由俞氏之不思也

又曰俞正燮癸巳類藁尙書篇目七篇說任情臆定謬誤非一如謂二十九篇孔穎達兼泰誓數之非是係司馬遷見古文以分出康王之誥追數之不知分出康王之誥者乃馬融非司馬遷也王充在漢世亦云

河內女子得泰誓宣帝下示博士而尙書二十九篇始定故班固以之入志穎達據以爲言何得妄訾其非是其謬一又造馬鄭書四十六卷目謂鄭以博士業泰誓三篇益之馬本初亦如是不知僞書二十四篇非鄭所注安得鄭注有四十六卷之書馬自云逸十六篇無師說安得馬本有四十六卷之書馬鄭皆疑泰誓非古安得益三篇以成四十六卷之書蓋閻惠輩誤以二十四篇爲鄭注閻見武成與鄭注不合乃刪而益之以泰誓惠見冏命與劉歆不合乃改而易之以畢命俞氏附和其說直以爲康成所益所改是以閻惠爲鄭康成矣其謬二謂鄭志趙商問周官係引大戴及漢書百官公卿表序中語特言周有此官余考大戴記只太公爲師周公爲傅二語並無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之文唯漢志百官表引其辭曰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又注其出典曰夏殷亡聞焉周官則備矣此則班固親見古文據以入表者自閻若璩首創邪說謂周官從百官表來俞氏卽謂趙商所問者卽百官表試思班固非據周官書何從知有此官趙商非問周官書何以不言爲表且漢表文有改易而趙商所引爲周官原文安得惡其爲古文作證而遂假借以立論也其謬三又謂漢書藝文志五十七篇與衆本不應七是誤文不知鄭康成明注爲後亡其一篇故五十七則原書之爲五十八可知明與安國篇數相應何嘗有誤又謂劉向別錄五十八篇以五十六篇亡武成一篇益泰誓三篇爲五十八此非向所及八亦誤文其意以爲鄭康成始定五十八篇耳徧觀古籍康成無定五十八篇之事杜撰事實以伸己說反誣別錄爲誤文可謂顚倒其謬四且其謬猶不止此其書古文寃詞後云劉歆欲立古文不舉泰誓知古文不得有泰誓又云劉向言古文乃孔壁古文無泰誓案劉歆移博士書言古文十六篇皆渾舉篇數不舉書目不獨泰誓也何以見其知古文必無泰誓劉向亦不聞有此言縱如所言則是劉向言孔壁古文無今文泰誓耳豈以古文中無泰誓哉俞氏巧於附會

顚倒是非支離曼衍辨之不勝其辨聊爲摘其大要而附論之於此

古文尙書辨惑卷十二

黃岡洪良品右臣著

諸家論辨

朱子曰孔壁之傳漢時卻不傳只是司馬遷師授如伏生尙書漢世卻多傳者亂錯以伏生不曾出其女口授有齊音不可曉者以意屬成此載於史者及觀經傳及孟子享多儀出自洛誥卻無差只疑伏生偏記得難的卻不記得易的然有一說可論難易古人文字有一般如今人書簡說話雜以方言一時記錄者一般是做出告戒之命者疑盤庚之類是一時告語百姓盤庚勸論百姓遷都之類是出於記錄至於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冏命之屬或出當時做成底詔告文字如後世朝廷詞臣所爲者然

又曰書有兩體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某恐如盤庚周誥多方多士之類是當時召之來而面命之而教告之自是當時一類說話至於旅

獒畢命微子之命君陳君牙冏命之屬則是當時修其詞命所以當時百姓都曉得者有今時老師宿儒之所不曉今人之所不曉者未必不當時之人卻識其詞義也

又曰書有易曉者恐是當時做底文字或是曾經修飾潤色來其難曉者恐只是當時說話蓋當時人自是如此當時人自曉得後人乃以爲難曉耳若使古人見今之俗語卻理會不得也以其間頭緒多若去做文字時說不盡故只直記其言語而已

又曰尙書諸命皆分曉蓋如今制誥是朝廷做底文字諸誥皆難曉蓋是時與民下說話後來追錄而成之

又曰典謨之書恐是曾經史官潤色來如周誥等篇恐只似如今榜文曉諭俗人者方言俚語隨地隨時各自不同林少穎嘗曰如今人即日伏惟尊候萬福使古人聞之亦不知是何等說話

案尙書至宋始有疑之者然不過謂伏生何以記其所難忘其所易

自經朱子論定謂其難者乃直述方言其易者乃經史臣潤色且述林少穎之言以爲譬況可謂指示明切矣是朱子於古今文難易之故已自疑之而自釋之何嘗以此絀古文之僞哉毛奇齡猶復申論之曰堯典臯謨並非難讀何以讀之而公然不忘則非易者偏忘而難者偏記亦可知矣且伏生何必記邪夫此二十九篇者非竟亡其書而心記之口誦之也據史記儒林傳明云伏壁所藏書僅求得二十九篇而其餘亡失伏生既以此二十九篇教於齊魯之間則此二十九篇有壁本既有壁本則依本教授何必強記毛氏之說是矣然猶未得朱子釋疑之意蓋毛氏猶疑朱子朱子實不疑古文也

朱子語類云伯豐問壁中之書不及伏生書否曰如大禹謨又卻明白條暢雖然如此其間大體義理固可推索但於不可曉處闕之而意義深遠處自當推究玩索之也

朱子曰程先生謂讀書之法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是也且先看聖人大意未須便以己意參之如伊尹告太甲便與傅說告高宗不同伊尹之言諄切懇到蓋太甲資質低不得不然若高宗則無許多病痛所謂黷於祭祀時謂弗欽之類不過此等小事耳學者亦然看得自家病痛大則如伊尹之言正用得著蓋有這般病須是這般藥讀聖賢書皆要體之於己每如此

又曰某嘗患尚書難讀後來先將文義分明者讀之聱訛者且未讀如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是實理堯之所以爲君舜之所以爲臣臯陶稷契伊傅輩所言所行最好紬繹玩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

又曰二典三謨其言奧雅學者未遽曉會後面盤庚等篇又難看且如商書中伊尹告太甲五篇說得極切其所以治心修身處雖爲人主言然初無貴賤之別宜取細讀極好

又曰尋常讀尚書讀了太甲伊訓咸有一德便著輓過盤庚卻看說命

案朱子親解三謨以授蔡沈且於禹謨勸人玩索又勸人讀太甲讀說命何嘗道一僞字來乃攻古文者動借朱子爲重曰朱子亦嘗疑之云爾曷取語類此等處而一參之

朱子語類安卿問君牙冏命等篇見得穆王氣象甚好而後來乃有車轍馬跡馳天下之事如何曰此篇乃內史太史之屬所作猶今之翰林作制誥然如君陳周官蔡仲之命微子之命等篇亦是當時此等文字自有箇格子首呼其名而告之末又爲嗚呼之辭以戒之篇篇皆然觀之可見

案朱子前既辨書詞之難易此復揭制作之格式使在攻古文者必以如出一手疑之矣惟朱子深思潛玩準今律古實得其體例之大凡而又舉以詔人此亦朱子不僞古文之一證也

朱子曰孔壁尚書漢武帝時方出又不行於世至東晉時方顯故揚雄趙岐杜預諸儒悉不曾見如周官乃孔氏書說得三公三孤六卿極分

明漢儒皆不知只見伏生書多說司徒司馬司空遂以此爲三公不知此只是六卿之半武王初是諸侯故只有此三官又其他篇說此三官者皆是訓誥諸侯之詞如三郊三遂亦是用天子之半伏生書只顧命排得三公三孤六卿齊整如曰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召公與畢公毛公是三公芮伯彤伯衛侯是三孤太保是冢宰芮伯是司徒衛侯是康叔爲司寇所以康誥中多說刑三公只是以道義傅保王者無職事官屬卻下行六卿事

案諸儒不見古文之故朱子已明釋之且引漢儒不知周官爲解並言三公三孤六卿已具今文中可知非僞周官者杜撰事實乃羅喻義輩猶謂三公六卿古無是稱眞夢囈語

或問燕燕卒章朱子曰古人文字之美詞氣溫和義理精密如此秦漢以後無此等語某讀詩於此數句讀書至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

茲惟艱哉深誦歎之

案古文文章之美義理極其精密而辭氣又復肫切至朱子於千載後爲之誦歎不置此其與燕燕卒章均以爲秦漢以後無此等語者也秦漢尚不能髣髴一語而乃謂爲魏晉人所能措手乎此讀書所以尤貴於知言

朱子曰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如毛公詩如此高簡大段爭事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卻盡釋之豈有千百年前人說底話收拾於灰燼屋壁中與口傳之餘更無一字訛舛理會不得衆小序皆可疑堯典一篇自說堯一代爲治之次序至讓於舜方止今卻說是讓於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見一代政事之終始卻說歷試諸艱是爲要受讓時方作也至後諸篇皆然況先漢文章重厚有力量今大序格致極輕疑是晉宋間文章況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案朱子疑孔安國書是假書一句係專指孔傳而言觀於下文卽引孔傳爲證可見初未嘗一語涉及經文蓋知古人經與傳之別行也末言東晉方出諸儒不見可疑之甚亦指孔傳蓋東晉所上者孔傳也至堯典一篇以下則疑小序之詞先漢文章以下則疑大序之詞此亦如其疑詩小序而非以詩爲僞也朱子所疑者專在傳序不在經文要與古文眞僞無涉至傳序之僞與否辨已見前不復贅茲因閻詠有朱子古文尚書疑之作語多誤會致爲攻古文者藉口而毛奇齡輩又只拾得朱子疑孔安國是假書一語不及詳其下文乃專指孔傳遂以爲朱子亦僞古文經文也

又案張崇蘭曰觀書皆疑是窮理之一端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朱子猶斯志也古文旣出又復平易故疑及之然亦嘗以二體爲解可見前哲虛公未嘗執一攻古文者動援朱子以自重非其實也語錄中又一條云書中可疑諸篇若一齊不信恐倒了六經如金縢亦有非人情者雨反風禾盡起也盤庚更沒道理要人遷也須說出利害今更不說呂刑一篇如何穆王說得散漫直從苗民蚩尤爲始作亂說起若說道都是古人元文如何出於孔氏者多分明出於伏生者都難理會據此是朱子頗疑今文攻古文者亦曾見之否乎又曰朱子嘗謂伊尹告太甲五篇說得極切宜取細讀此豈攻古文者又謂盤庚之類非特不可曉便曉了亦要何用此豈株守今文者近儒援引古人動失其本義爲害匪淺也

王應麟曰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孔子之傳有自來矣湯之誥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武之誓曰惟人萬物之靈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性善淵源遠矣

眞德秀曰學之一字前此未經見也高宗與說始言之遂開萬古聖學之原

案聖道聖學孔孟垂教之旨皆自古文發之考訂家於此大關鍵全不理會徒自尋聲捉影巧摭疑似之言不考其本而繩其末卒之事無左驗遂至離經畔道得罪聖賢而不知皆此僞古文之說有以錮之也

馬端臨曰按漢書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注言元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隸書秦漢間通行至唐則久變而爲俗書矣何尚書猶存古文乎蓋安國所得孔壁之書雖爲之傳而未得立於學官東京而後雖名儒亦未嘗傳習至隋唐間方顯人往往猶以僻書奧傳視之繕寫傳授者少故所存者皆古物尚是安國所定之隸書而未嘗改以從俗字也噫百篇之書遭秦火而亡其半所存者五十八篇而其間二十五篇者書雖傳而字實不諧於俗傳於漢者爲科斗書

傳於唐者爲隸書皆當時之人所罕習蓋出自孔壁之後又復晦昧數百年而學者始得以家傳人誦也

案古文原指字書而言此段敘古文源流正變歷歷明晰如此何攻古文者猶疑惑未悛此毛奇齡所以有書字之冤也

陳第曰孔安國古文二十五篇至東晉始顯唐人疏之始大行於世未有議其爲僞者宋吳才老朱考亭元吳草廬之言出疑古文者紛紛矣愚竊以爲過也今文自殷盤周誥外若堯典甘誓湯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牧誓洪範無逸顧命何嘗不文從字順乎必詰曲聱牙而後可則魯論不得與繫辭並行矣何也奇正異也昔大禹治水勒碑南嶽翳於榛莽數千年韓昌黎刻意求之勿得至宋嘉定而始露明嘉靖而後傳詎可以前人未見而謂作禹碑者僞也左國禮記諸書稱引二十五篇彬彬具在今謂作古文者采摭爲之是倒置本末而以枝葉作根幹矣且其紀綱道德經緯人事深沈而切至高朗而矯健又安見其平緩卑弱乎孔穎達云古文經雖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宏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可謂知言已

案著書以攻古文自明代始郝敬羅喻義梅鷟其尤也唯陳第深惡其言爲之作辨又著古文引書證一編以解釋之其言曰夫書之所以貴眞者以其得也足以立極也所以惡其僞者以其失也不足以垂訓也今自天子公卿大夫士庶人服習古文而皆黎然有裨於治理乃不求其精而反苛責之區區疏蹟之間不亦過乎又曰二十五篇其旨奧其文卑而高近而彌遠幽通鬼神明合禮樂故味道之士見則愛愛則玩紬繹而浸淫諷詠而服習擬議以身化裁以政定事功而成疊疊矣孰是書也而可以僞疑之乎毛奇齡曰此眞儒者之言

張雲章曰京山郝氏專信今文而力辨孔傳爲非且以周公未嘗有東征殺管蔡之事亦未嘗有踐阼朝諸侯之事蔡仲之命致辟管叔乃誤

解金縢中我之弗辟一句禮記明堂位周公朝諸侯誤解洛誥中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文其意以孔書僞作禮記出於漢儒俱不足信其旨似出吳幼淸纂言而郝氏於纂言又未之見不過率其私智臆說而本無所據也又曰有明一代以尚書之學著聞者絕少而異說雜出若梅鷟之流狂悖尤甚

孫承澤曰尚書不獨治統所屬道統寄焉言心言性言敬實開萬古理學之宗視諸經爲尤要書固全經其不死濟南一老於秦始漢高之世留傳遺經於文帝之時天也濟南記憶不全者復出於故宮殘壁之中天也又有艱澀平易之不一以事非一代作非一手如周易四聖繫簡不一詩之正變不同三頌繁縟之相違也

陸隴其曰據陸德明之經典釋文孔穎達之書正義其言雖小異要之漢儒如劉歆班固馬融鄭康成之徒以至晉杜元凱皆不曾見古文尚書之全又雜以僞泰誓直至東晉此書方出是以朱子亦嘗疑之謂伏生記得者皆難讀凡易讀者皆古文然命蔡沈作書傳卒主古人尚書又嘗謂門人輔廣曰書有易曉者恐是當時做的文字或是曾經修飾潤色來其難曉者恐只是當時說話當時人自曉得後人乃以爲難曉耳則是朱子於古文尚書故終信之而不敢疑也惟書小序則斷以爲非孔子筆只是周秦間低手人作又云書序不可信伏生時無之而於安國所增二十五篇梅賾姚方興所傳則固與伏生之書並尊不敢以張霸之徒例之也學者無以其晚出而疑之哉

朱彝尊曰東漢爲古文尚書者不一家有盜豫所傳有杜林所傳初不本於安國而孔穎達正義謬稱孔所傳者賈逵馬融等皆是世儒不察見古文字即以爲安國所傳亦粗疏甚矣

案諸家多誤據正義有鄭意師祖孔學一語遂斷定康成所受爲孔安國古文並漢史隋志而一不之考朱氏亦攻孔氏古文者然尚知鄭氏古文非孔所傳是其一善之不可沒云故錄於此

齊召南曰孔子序書斷自唐堯下訖秦王之世歷年一千七百三十有四得典謨訓誥誓命百篇古帝王繼天出治之大經大法燦然完備以傳學者火於秦復出於漢百篇中蓋存者半逸者半伏生今文二十八篇孔安國古文述伏生書共五十八篇是也五十八篇之在漢世又顯者半晦者半古文上祕府寢不行今文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博士是也三家經文又同者半異者半西京劉向校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東京蔡邕等考定刻石太學是也自漢及晉之東古文復出及齊梁缺簡稍完然天下行古文者半不行者半古文但傳江左至隋開皇始頒學官是也唐太宗詔孔穎達諸儒撰五經正義於是尚書家之說又廢者半行者半專用孔傳今文三家訓解遂佚不傳論者謂注經最後出者傳世最遠書有孔傳猶易有費詩有毛春秋有左禮有小戴不其然乎顧自有正義以來讀書家又信者半疑者半穎達同時有馬嘉運摭其疵後時有王元感糾其謬然疑疏不疑傳也至宋信傳者

古文尚書辨惑　卷十二　八

半疑傳者半矣劉敞程子王安石蘇軾諸儒考脫簡訂句讀每離傳以解經然疑傳不疑經也至南宋信經者半疑經者半矣林之奇呂祖謙所著依小序約傳疏猶不過畧短從長其酷信古文恨不見百篇全經者則有鄭樵其力辨古文疑孔傳一書爲僞者則有吳棫至元吳澄明郝敬直謂尚書眞者半僞者半自伏生二十篇以外不可爲經當留者半删者半此則不可以不辨者也古文平易淺近校二十八篇之渾渾灝灝噩噩誠絕不相類如較僞太誓白魚赤烏之妄僞百兩篇豐刑原命之誣其純其駁固天地懸隔也且其文變蝌蚪爲隸古不無得失其篇本書序以詮次不無後先其說採綴載籍條貫成章不無增減遷就其閱世自漢至晉不列庠序後進通儒伏處巖穴者或隨時補苴緣飾其間遂令虞夏商周之文如出一手雖朱子亦嘗疑之而不能不奉爲經者其言道粹然不詭於正其言治藹然足爲後代準繩大禹謨精一執中上紹二典府事歌叙後啟箕疇湯誥言降衷恆性仲虺言制事制

心千古聖賢學問之淵源功德之根本俱在古文不可沒也如必盡癈棄垢則今文以耄年記憶之餘傳誦女子之口音訛字異在所不免據論語孟子有堯命禹舜命契之辭則堯典有缺文也據左傳范燮死何忌所引大學傳所述則康誥有缺文也酒誥之簡俄空變曰之文再見康誥首簡乃言作洛梓材終篇全似告君果與孔門傳授經文一一符合乎哉月令本自呂覽王制明出漢儒戴記雜採傳說猶且尊爲禮經獨於古文情有煩言非持平之論也且孔傳詁經義質辭簡雖有迂曲要非若牟長朱普秦延君輩章句動至數十萬言之繁猥也又非若馬融鄭元輩動據中候璿璣鈐考靈耀諸緯書之奇怪不經也孔疏於制度典章徵引該博隨文剖晰時有折衷如解武成謂簡編斷絕經失其本解無逸謂太甲稱祖未知其然解皋陶謨庶明勵翼衆採王鄭二家解泰誓謂文王是追稱非及身改正朔至如據經正史記之違據傳闢讖書之誕有功聖經實爲趙宋大儒導之先路縱或曲護孔傳義涉支

古文尚書辨惑　卷十二　九

離善學者棄瑕錄瑜取舍各半可矣但記其過而忘其功可乎哉由斯以談卽疑傳疑疏亦非持平之論也蔡沈生諸儒之後又親承朱子緒言竭其生平功力以爲集傳宜毫髮無憾矣後人之論蔡傳猶不免於信者半疑者半況孔傳作於前漢孔疏作於唐初者哉孟子曰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蓋卽解釋聖人之經而其難已如此也

案齊氏此論歷敘古文孔傳本末謂疑經疑傳非持平之論其說最正惟以古文條貫成章如出一手似猶不敢盡駁閻惠之說抑知朱子疑傳不疑經如古文義閎詞雅實有非後人所能措手者今傳記所引逸詩不少試令後人爲之采綴條貫成章以雜於三百篇之中無甚軒輊能乎不能乎觀於束皙補亡之作已大不類而謂魏晉間人能施之於尚書乎然同時皆攻古文獨齊氏平情按理深明其不然並謂古文言道粹然不詭於正言治藹然爲後世準繩且以孔傳孔疏皆不可廢注經最後出者傳世最遠書有孔傳猶易有費詩有

毛春秋有左禮有小戴尤爲確不可易云

方苞曰先儒以古文尚書辭氣不類今文而疑其僞者多矣抑思能僞爲是者誰歟夫自周以來著書而各自名家者其人可指數也言之近道莫若荀子董子取二子之精言而措諸伊訓太甲說命之閒非肯也而謂左邱明司馬遷揚雄能爲之歟而況其下焉者歟

案余嘗讀左傳至其頓挫淋漓處深歎其妙及讀尚書則詞簡而古一氣排宕渾灝流轉句尾並不多用虛字帮貼格法尤高左氏命詞偶一擬之猶苦非肯是則左氏所不能彷彿者而謂後人能采綴以成之眞井蛙之見也余嘗以語饒儀亭孝廉楊仲琳觀察二君咸韙余言及閱方望溪文集已有此論實爲先得我心茲併錄於此以驗來者

翁方綱曰杭州姚忍齋謂愚曰吾見閻氏駁古文輒爲之髮指噫此則人人具有天良何獨讓姚君爲之髮指哉何以言之古文尚書自朱子

已疑之吳才老吳草廬以下諸家羣起而疑之愚竊嘗深思反覆古文諸篇皆聖賢之言有裨於人國家有資於學者且如大戴記之有孝昭冠辭小戴記之言魯未嘗弒君不聞有人焉私撰一書駁戴記之非經者況如六府三事九功九敘之政要危微精一之心傳此而敢妄譏之卽其人自外於生成也必矣自列於小人之尤也審矣

又曰古文尚書誠不無可疑處然義皆醇正列於學官久矣卽如其中一二僞見他書者安得從而譏之今日讀尚書者竟以駁古文爲事矣皆閻氏此書樹之幟也且如切磋道學諸條既見大學矣又見爾雅春秋傳穆姜亦有元者善之長諸句古籍錯見處曷可勝言而閻氏必舉大禹謨危微精一之語而亦疑之此其害於世道人心非細

又曰許祭酒師賈逵者也其說文明著之曰書孔氏則求其古文莫若說文所引矣嘗取許氏說文所引尚書語以驗之所引周書曰在夏后之詷今書顧命在後之侗若增夏字其可通乎此又必非後來校說文者所能增入也以漢時師賈逵之許氏親見古文矣而其所引實有不可解如此則其他家更何足述乎況夫治尚書者並未欲考其字實欲假此以定其文則誠不揣本而求末矣乃近今又有作尚書撰異者專摘其中考異之字以成編則又在所不必耳

案乾隆時學者爭著書攻古文翁氏獨斥其非且曰近世以攻古文爲事禍比焚坑更烈其言可謂痛切是時方尚考訂翁氏著考訂論數篇謂考訂必以義理爲主蓋名物訓詁非以義理衡其是非則考訂亦不能確此攻古文者之所以失也陳壽祺無從善之公心反不以其言爲然蓋彼亦攻古文之徒黨云

王植曰文無古今惟當考其義理義理得聖人之精則不必問言之何人與書之出於何時而因其義可以知其言亦卽其言可以知其人論者多謂今文類艱澁而古文反平易何以出自女子口授偏得所離校之錯簡蛀蝕之餘者乃得所易然古文二十五篇固多易解至今文之

二十九篇則無今有而古所無如周誥殷盤昌黎所謂詰屈聱牙者古文悉與今文同詎得謂古文盡平易而今文盡艱澁哉先儒以訓誥多方言與典謨誓命之體爲不同當不誣也又有謂二十五篇平緩卑弱疑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如吳草廬所云者今按古文雖出恭王時至晉梅賾始奏上孔傳尚書二十五篇又以伏生所合堯典皋謨盤庚等篇而被以古文析爲三十二篇卽今本五十八篇之始末其精言於今可按夫能貌人以言者則其人與言亦必不甚相遠自漢以來所稱大儒數人有能不遠於聖人者何人而烏能貌之或又謂虞書精言在危微精一十六字而處一之危養一之微又引道經人心之微道心之微二語實見荀子解蔽篇安知虞書非襲取道經而爲之然先秦以前不聞稱曰道家卽老莊列子書中亦未見人道二語焉知不若楊倞註以虞書爲有道之經也況如禹謨克艱之旨惠迪之言五子之歌以下若不見是圖與夫制心制事立愛立敬以及協於克一何一非聖人之精蘊

豈後人勦說所能爲且其紀綱道德經緯人事深沉而切至高朗而嬌健誠有如陳第之言者乎不辨之於義理之精而以詞氣之緩急高卑爲衡於讀書論世之定識也何有

案王植字懲思乾隆時人有崇雅堂六卷王鳴盛爲之序稱其本末兼該爲我　朝文人之冠是時學者爭攻古文懲思特著古文今文辨以折之西莊即爲之序乃於其尚書後案猶狗閻惠之曲說而不知有懲思之正論也何哉

趙翼曰吳草廬謂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采輯補綴無一字無所本是直謂僞造者歷採各書所引尚書之文零星湊集串插成文也然果如此則孟子所引放勳殂落我武維揚等句已一一在所采中而勞之來之等句應亦尚書文也何以又不采入且不特此也左傳國語所引書尚多如左傳楚公子棄疾如晉人欲弗納叔向引書曰聖作則又叔向告韓宣子斷獄引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衛獻公在夷儀篇引書

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國語單襄公論郤至將敗引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戰國策逃荀息之語曰周書有之美女破舌美男破老蘇秦說魏王引書曰綿綿不絕蔓蔓柰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魏策智伯索地於魏桓子任章勸桓子與之引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韓非子喻老篇亦引此二語韓非子外儲篇引周書毋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呂覽聽言篇引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孝行篇引商書曰刑三百莫大於不孝愼大篇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適威篇引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有讎而眾不如無有貴信篇引周書曰允哉允哉史記蔡澤說應侯引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又蒙恬傳引周書曰必參而伍之韓詩外傳哀公取人章引書曰爲虎傅翼史記楚世家引周書曰欲起毋先商鞅傳引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漢書蕭何傳引周書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淮南子泛論篇引周書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覽冥篇引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白虎通引書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梓西社惟栗漢書律志引書曰先其算命主父偃傳引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平當傳引周書曰正稽古建功立事董仲舒對策引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蕭望之傳引書曰戎狄荒服王商傳史丹引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王莽傳引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涖政勤和天下王充論衡引書曰予惟率夷憐爾又引書曰伊尹死大霧三日後漢書楊賜疏引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又劉愷傳引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左傳杜注引作維篇曰千里百縣如此之類書之零章斷句散見於他書者正多又何以不一一補綴成篇而聽其在二十五篇之外則草廬所云歷採各書湊集成文之說究未可爲定論也

案自吳澄有古文收拾傳記無遺之語於是梅鷟取古文之散見各

書者輯爲考異閻若璩主之余既引內外傳所引遺者折之矣茲讀趙氏陔餘叢考所引更備急爲錄入以見吳氏收拾無遺之語不可爲據云

趙翼曰安國書序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伏生之書考定文義定爲隸古定云云閻百詩力斥其僞謂蕭何以六體試學童一曰古文即科斗書是漢初已使人人習之何以孔壁中古文無人能識然衛恒書勢則謂古文絕於秦漢與人不識故遂在祕府不立學官恒晉人去漢未遠其說必有所自當秦焚書書之科斗字者已盡在所焚中否則藏之壁莫敢習讀其現行文字惟斯篆邈隸是以科斗之學已絕迨後壁書漸出如安國輩以今文讀之解釋傳播始有識者至哀平間劉歆已能好之欲立博士然究非人人皆曉故諸儒尚畏難而不肯立況安國時去秦未久而謂已人人識古文乎

案蕭何著法試學童有古文顏師古注爲孔氏壁中書故閻氏據之

余獨謂非也班氏言六體有古文不云出自孔壁是時孔壁之藏未發安得蕭何有科斗古文哉蓋漢時自有古文覩於說文所載一字有數古文其言書孔氏者乃孔古文其餘則當有試學童之古文也且漢時蒼頡篇古字俗師尙有失其讀者況科斗初出屋壁而謂時人不能遽曉夫復何疑至云以伏生之書考定文義則司馬遷在當時已言安國以今文讀之矣使其爲學童皆知則孔安國徑以本字讀之何待以伏生今文讀之哉豈安國爲漢大儒反不及一學僮哉閻氏徒據唐人之注以駁漢人之序蓋未審漢世古文有數種而孔壁獨爲異也

阮元曰古人無筆硯紙墨之便其著之簡策者有漆書刀削之勞簡策繁重在國有之私家已少何況民間是以一師有竹帛而百弟子口傳之非如今人印本經書家家可備也公羊傳至漢景帝時公羊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知其初全以口授矣竹書曰篇帛書曰卷劉

向校書皆先書竹改易刪定可繕寫者乃以上素至蔡倫造紙而書籍始用其制不爲册而爲軸卷必重裝一紙表裏常兼數番每讀一卷或每檢一事抽閱展舒甚爲煩數收集整比彌費辛勤蓋書之難得如此故古人之讀書也必有師授其引書也多由記憶師授則專門不能泛涉記憶則字句不無異同今世之疑古文者謂其采輯補綴無一字無所本因博引諸子百家爲之證驗然則僞者必盡讀此書一一皆能記憶而後可否亦必其家盡有此書一一供其繙閱而後可夫古人諒無不讀尙書之人則其引之也自多而古人斷無能盡讀百家之書則其輯之也轉不易試使以身處其時能乎不能乎可謂不知類之甚矣

案古人引書皆由記憶故說文所引尙書篇目多誤因此悟傳記所引古文爲多正由詞語平易易於記憶乃攻古文者謂其本於采輯補綴是不知古人得書之難也所以孟子云讀其書必先論其世

張九鐔曰朱彝尊書古文辨云自徐邈注尙書逸篇三卷晉人因而綴輯則以出於梅賾時而臆度之耳其稱孔壁眞古文史記所載不出二十九篇外惟湯誥載其文百三十字泰誓載其文九十七字考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董仲舒策已引其文湯誥則今文所無與孔書又不相合遷從安國問故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不過字句訓故小異而周本紀載周王語多出逸周書克殷度邑解湯誥直舉書序篇名其文或軼見於他說不可考耳論語所引湯曰十句孔注嘗以爲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若此國語內史過亦引湯誓余一人有罪四句考之湯誓並無此語豈古文湯誥僞今文湯誓復誤邪古書繁雜注家摭一經而彼此參錯一人而前後互異不可勝辨若六宗文命周親仁人等說及父師少師之爲箕子比干益信孔傳爲眞傳固不得以諸家未見而反譏其非矣又曰班志既云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則序自言作傳既畢不復以聞亦非失實後漢書孔僖傳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僖子季彥答孔大夫言臨淮傳義賴吾家世世獨修之豈得

謂安國無作傳事邪至序稱孔壁古文皆科斗文班志言史籀篇周時史官教學童書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水經注恭王得書不知有古文謂蝌蚪書蓋因蝌蚪之名遂效其形耳漆書竹簡本與金石文字不類晉太康時發汲冢古書皆簡編蝌蚪文字韓愈蝌蚪後記云李陽冰子授以其家蝌蚪孝經漢衞恆言古文蝌蚪降在小學中與通儒達士並敦悅之乃謂夏殷周古文存者並不作蝌蚪文何獨孔壁所藏書獨用之而極詆所引周官左傳墳典邱索之言爲遁辭爲無稽其於古文書又何有哉

案張九鐔字蓉湖湘潭人著笙雅堂文集有古文尙書考一篇謂古文尙書二十五篇即古文經十六篇之舊其中與左傳國語論語禮記孟子荀子相符合十得八九且全體文義一一相稱劉歆以爲古文舊書皆有徵驗班固謂古文讀應爾雅此定論也又有尙書古文經考一篇其論尤析余特摘錄於此如以史記湯誥泰誓爲雜說孔

序孔傳皆有徵驗辨蝌蚪書所自名而引盧植言爲證可知孔書孔序在東京盧植已得見之其證最確同時攻古文者蠭起張氏獨不隨聲附和能辨其非其識卓矣

楊琪光曰後儒疑湯武誓衆詞有裕迫恭倨之各殊遂非周武非聖人之倫良由不溯宗遙追而妄以私智揆古王商澤之厚積宗親之衆多以致人情之思戴迴異於夏后氏者無庸論而紂以百克之勁旅雄健梟將必多具有不可一世之概周武以藩封小邦躁欲戰其衆必有懷德畏辜之侶助彼作聲勢假不明曉衆少不當之無畏凶歷威虐之已極元老播棄之已盡且殆激白徒扶身之士徒皆思奮銳銜仇之威即畏敵退卻侮令敗亡立至尙能仲天威而淸海寓邪此聖人權謀洞鑒彼此胥不避而行者假必如儒者所云致靡靡之詞將不同於宋襄傷泓之禍不止且恐不保其宗社何足爲達孝又類於愚忠尙謂於湯有光哉後世拘儒妄詆聖后不知未睒其軫界輒譏其德尤無異陷井臏

天吁武周之絕詣經尼宣所釐定而猶不免指摘邉論其謬哉

案范月槎志照云自此文出無可疑於古文之僞亦無疑於武王之非聖每不解纖纖小儒恒聒聒於古聖王何也噫今之攻古文者莫不於詞氣之間抉摘泰誓獨仲琳平情度勢能洞察當日時變而古聖之心蹟始明並是書之眞蹟愈顯范氏謂其識解出宋儒之上洵然

古文尙書辨惑卷十三

黃岡洪良品右臣著

附錄毛奇齡古文尙書寃詞

毛奇齡曰官府所藏名爲中古文漢晉皆存而民間授受者則名爲外學亦自相嬗不絕故劉歆校書自中自外皆親驗其書名爲中外相應雖不立學官世多未見又令甲森嚴立學者稱爲官書不立學者卽稱爲逸書然門戶擠排不能遽廢卽有張霸僞書堂堂進獻尙得緣中祕直斥其僞至於梅賾所上係孔傳而非經文而經文在內者直記曰永嘉亂後猶存經文在外者則自都尉朝至桑欽尹敏至楊倫太保鄭沖至梅賾皆歷有授受彼我傳述並無僞學今夫投人以文雖井里縫褐之夫單篇述簡猶必改容而收之儻或老師宿儒稍負才望則必什襲不暇縱使其字句間稍有疑惑亦何可輕爲謗訕遽致誣衊況於古先聖賢之冊歷二禪三代帝德王功之顯蹟而前賢藏之後儒獻之

歷代帝王爲珍惜而保護之所稱出巖屋而登天府者乎向予解經並不敢於經文妄議一字雖屢有論辨辨傳非辨經也卽或經文有所同異亦必以經正經同者經卽異者亦經也今乃以孔傳而妄認古經以孔傳之不僞而妄認古經之僞千秋寃市幾不能解矣儒者釋經原欲衛經今乃以誤釋之故將并古經而廢之所謂衛經者安在

案毛氏所據中古文外學之說本之漢書逸書之說本之史記經存上傳之說本之隋志凡以驗不僞之蹟甚著乃攻古文者因傳疑經其指摘經文之處卒無確證正坐誤讀隋志故也毛氏謂其以孔傳而妄認古經以孔傳之不僞而妄認古經之僞實爲切中痼弊

又曰夫古文何嘗自東晉出也不幸古文遭厄夫子删之夫子之家藏之距伏生今文立學幾及百年而後出於壁乃出甫四年而又頓遭巫蠱之禍不惟不立學卽安國傳文亦不敢再上然且武帝遽崩安國又卒先聖先王之書幾幾一綫亦可憐矣然而古文經文歷有方所其在

官書則科斗原文現藏祕府而在私學則安國所寫隸本親授都尉朝以傳至桑欽授受分明並無斷絕是以劉向取內府古文以校博士今文之學劉歆復取內府古文以校膠東所傳古文之學彼此徵驗名爲中外相應間有張霸上僞書思相謬亂猶得援內府古文以斥其非是何曾有無何之文可以公然相竄易者越至東京則孔僖爲安國之孫世世守之至魏晉之間則王肅皇甫謐外由鄭沖蘇愉梁柳臧曹皆一一相嬗以遞至梅賾未嘗有頃刻之間毫釐之隙也乃古文藏內府者則永嘉亂後其書並存而特以無傳之故梅賾乃上孔氏傳以輔尚書諸傳之闕是梅氏所上者安國之傳非古人之經也安國之傳東晉始行古文之經非東晉始出也故唐宋晉書不載梅賾上書事以爲不關本經不足輕重而舊晉史及隋經籍志則各爲載入然猶恐誤認孔傳爲古文乃先曰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經文然後曰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此其明白爲何如者乃不學之徒妄云梅賾

上古文以致一訛再訛頓成此千古不白之冤獄嗟乎諸書具在何不明啟其書一讀之也

案毛氏讀隋志無傳爲傳注之傳徵誤辨已見前然其云有經上傳志文實分析明白故毛氏據以爲言其云唐宋晉史不載梅賾上書事以爲不關本經良確豈有煌煌聖經既亡復出而不著之於史者觀於漢史載孔安國獻書而晉史但載梅賾上傳可知其所上非已亡之經也此亦梅本有傳無經之一證

又曰至諸儒不見則有說按徐仲山傳是齋尚書日記有云舊謂漢魏儒者皆不見古文故趙歧註孟子鄭康成註禮記韋昭註國語杜預註左傳其於引古文尚書之文皆注曰逸書以是爲古文作僞之據此皆不學人所言漢功令最嚴其所極重者莫如學官凡古學今學必立學官以主之射策勸祿皆在此數出此者即謂之逸以逸於學官外也今文立學稱尚書不立學即稱逸書此如唐制書學其合於官寫者爲官書否則名野書故宋洪邁曰孔安國尚書自漢以來不立於學官故左傳所引杜氏輒註爲逸書以是也況古文距今文之出爲時最晚及甫出而巫蠱事發不及立學其私相授受祇得安國親寫藏之於家一本已耳除授受之外焉能他及又況寫經用竹簡木冊未易傳遠而民間以煩重之故又難於更寫然且門戶擠排在博士甲乙高下惟恐有他經相壓以致纂易故有遺金中祕使陰易其書以證已學者觀劉歆甫移博士請立古文而諸儒切齒恨如仇讐甚至師丹龔勝爲國重臣且有乞骸骨以去者而劉歆坐是不得復齒於眾此其間興廢之機雖古文當前孰肯顧而問之然而無足怪者傳者自傳不見者自不見也

又曰若孔氏正義其於諸儒不見古文者祇限六人謂劉向劉歆班固及賈逵馬融鄭元耳予謂此六人者反不在不見之數二劉校中外之學班氏詳述而志之何爲不見若謂劉歆作三統歷其所引泰誓與古文不合則著書持論何所拘限杜欽譏婚禮以關雎爲興刺之作不必

不見毛詩太僕議祀典以孝武爲齊褒復九世之讐不必不見左傳也若賈馬鄭三人則原非孔學雖賈逵父賈徽曾受書塗惲是古文正派而其後逵與馬鄭則皆受杜林之學雖名爲古文而實與孔壁古文不同一是漆書一是壁經也正義載鄭氏極尊孔學而賤伏學其爲書贊於孔學則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而於伏學則云疾此蔽冒疑惑未悛其意獨去取非不分明而學實有異所謂不見古文者學在彼不見在此耳

案孔衍上書訟劉向有云尚書不紀於別錄見古文而黜之非不見古文者劉歆移博士書請立古文十六篇班固載古文經文四十六卷於藝文志皆非不見古文者特所未見者爲傳耳故正義謂其不見孔傳非不見經文也至賈馬鄭三人自有杜林古文之學不必復以孔氏古文求之漢世各習其師趙岐服虔亦猶是也毛氏所論實中當日情事所謂傳者自傳如孔僖父子是也余另辨詳卷中

又曰書體無難易之分惟典謨渾穆頌字雕和訓誥遒誓誡峭激每以體製分平險豈廟堂之上高文典冊自與示師告眾者不同故有謂盤庚大誥義直意曲樸鍥與奡莽乖而有之且亦時代升降實使之然左傳簡整而國策悍曼大小雅至變後則其詞反險奧歷落與前迥巽是以禹謨甘誓尙自坦緩至商周加之以桀縱之氣韓愈所云周誥殷盤詰屈聱牙專指商周言非無謂也今不分體製不變時代單以古文今文較量難易且謂今文艱澀而古文平易是豈古文中無盤庚大誥多方邪抑豈今文自盤庚大誥諸篇外並無堯典皋謨洪範無逸所云平易者參其間者夫二十八篇中有難有易則五十八篇中亦有難有易不必難者屬今文易者屬古文也

案今文合於古文何分難易此論更直捷蓋當時猶有據朱子難易之說以僞古文者故毛氏復爲申論之如此

又曰書大序眞僞與古文全不關涉惟小序則古文中本有之書此不

可不辨者但大序亦斷非僞作并非魏晉閒人所得爲按漢志上斷唐虞下訖于秦諸語皆用序言而正義疏科斗書引鄭元註科斗書爲證則科斗二字僅見大序既有漢註則非魏晉所得作可知也至於小序則漢志明云孔子刪書百篇而爲之序卽賈馬鄭三人亦皆云小序孔子所作今雖不定爲孔子然與書同出孔壁則眞正舊本非復後人可僞爲者況經藝考云周官外史達書名於四方既達書名則自當有序達作者之意此固古文百篇一弁冕也今鑿言非先漢文字文體甚弱只是後漢末人所爲此必曾見馬鄭二人有書序註而二人皆東漢末人故以爲言而不知司馬遷作史記時已會收其文入夏殷周三本紀中遷正是先漢人且其文亦不甚弱伏生時雖無此然遷曾問詁安國家則恰從孔門得之故吾謂吳棫蔡沈吳澄郝敬輩專以文體平險詞旨厚薄定時代先後此眞盲人階馬之論大不足道祇史記亦尋常事何以都不一覩多此饒舌爲可歎耳今考史記本紀有五子之歌允征湯征女鳩女方典寶湯誥沃丁高宗肜日高宗之訓歸禾嘉禾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周官賄息愼之命諸篇皆襲用書序無更改者請善識文體者一再讀之

案朱子疑傳疑序不疑經而攻古文者卽據朱子所疑傳序以攻經意以爲一僞則百僞也不知事有不可一概而論者朱子雖所見偶差於此處卻有區別乃諸家藉爲口實方謂可以齮齕經文而毛氏卽據事蹟以折之並大小序不僞之辨益明但毛氏此時亦未暇議及傳蓋以傳自傳經自經耳余更有辨傳數條詳卷中

又曰或曰序云承詔作傳畢會國有巫蠱事不復以聞此則僞也何也以安國未嘗遭巫蠱事也漢武帝紀征和元年巫蠱起而史記一書則終之太初之年其自序有云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是也乃史記世家已云安國爲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則在太初年已無安國其人矣乃自太初至征和相去八年中間越天漢太始二號而後巫蠱事

起而謂安國遭巫蠱事信乎此非僞乎曰安國遭巫蠱事非大序私言漢志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儒林傳遭巫蠱事未立于學官荀悅漢紀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立于學官劉歆移太常博士天漢之後安國獻之遭巫蠱倉猝之難未及施行隋書安國爲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其云遭巫蠱事諸書皆然此非安國一人可妄誕也若史記則何嘗終太初年邪毋論太初以後天漢太始其敍李陵作史記方與未已凡列傳年表其記天漢太始事歷歷可指卽征和巫蠱事亦在在有之酈商傳子侯終根立爲太常坐法國除卽巫蠱事也衛將軍驃騎傳後將軍公孫賀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爲巫蠱族滅無後將軍公孫敖坐妻爲巫蠱族將軍韓悅掘蠱太子宮衛太子殺之將軍趙破奴坐巫蠱族滅匈奴傳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幷眾降匈奴非巫蠱事乎又況史記全書多征和事雖無巫蠱字而其事實在巫蠱之後如公孫敖以因杅將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在天漢四年則

其距太初改元已八年矣又七名五六歲而後發覺則正在征和二年之後趙破奴與太子安國入漢徐廣明註云以太初二年入匈奴天漢元年亡歸時已涉太始四年之後則雖無巫蠱事亦征和年矣蓋學貴精細不貴鹵莽惟精細故拾得梅賾上書一事不得輕信闕不信其上古文經文也惟不鹵莽則雖明見得史記終太初一語是史公所自序者而亦必求其不必然自序不又云于是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乎夫麟止者元狩之號也武帝於元朔之末因獲白麟故改號元狩其距太初改元越十有八年是時其父談尚未死史公於元鼎之末始代父職越五年而當太初之元始作史記故其自序有兩時一是元狩謂西狩獲麟夫子受端門之命遂作春秋今將作史記以附於獲麟之末故曰終麟止此一時也一是太初謂是年改元當十月甲子朔旦冬至爲改建明堂諸神受記之日故太史令作歷始於是年而其作史記亦始於是年瑞應之符以此爲識故曰終於太初此又一時也而實則史記之作

在天漢後又曰又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始喟然云云而班氏司馬遷傳復改七年爲十年以爲史多訛十作七如律書七寸爲十寸七分爲十分類是以七年計之當天漢三年以十年記之則當在征和之前太始之後而總以陵降爲之斷故荀悅漢紀又云天漢三年李陵降匈奴司馬遷據春秋諸書以作史記接其後事迄於天漢其記陵降之年者以陵降而後作記其曰接其後事者謂接上古以來之事而終於是年則凡訖于太初訖于麟止訖于天漢皆指黃帝以來之後事而言謂史記自此終也夫謂史記爲訖于太初者自序也謂史記爲終于麟止者亦自序也謂太初之後又七年而遭患難而始發憤作史記者亦自序也使執一說以相難則卽自序一篇已各有門戶水火之爭何況漢紀自此諸書多焚改矣惟其不然史記不必終於太初安國雖早卒不必不死於征和之後讀經讀史兩俱無憾從來毀尙書自朱吳以後歷元迄明皆信口聒聒惟此爲讀書人所言而一舉不勝卽思易

他文以實已說則又無類強暴所不爲矣故此一節雖祇攻書序而實刻於攻古文者之用心好學者當愼思之

案司馬遷與孔安國同時二人生卒年月史無明文據史記賈誼傳則司馬遷宣帝時尙存當卽卒於宣帝之世據漢書司馬遷傳則史記十篇有錄無書當係脩纂未竟之業若是何止不死於征和不訖於太初也自諸家攻書序謂安國早卒不遭巫蠱總以史記迄於太初一語爲斷及毛氏引史記所載巫蠱事以折之朱彝尊於是更變其說謂安國曾受業於伏生以安國爲文帝時人武帝時早卒而不知以漢史時代考之安國與伏生必不相及閻若璩等又以司馬遷爲安國弟子以史記儒林傳驗之遷實無尊安國爲師語意並安國初讀今文今文爲伏生所傳故家語云然今家語無此書經考云出家語家語乃諸家所僞者至此亦引而據之朱氏誤會家語乃以安國爲及伏生之門班固以遷嘗從安國問古文未嘗言其受業閻氏誤會漢史乃以司馬遷爲安國弟

子橫生枝節無非欲證成安國不遭巫蠱不作書傳中不應有昭帝時事辨已見前而不知史未詳其生卒歲月不知則當闕如何可徒據孤文隻義穿鑿附會思以證成其僞也哉

又曰論語堯曰篇近亦有據之爲僞案者謂掇拾斷續且多易句則不知此篇文體率散撮谷經以成章原非引書故文不順序亦無接次凡五章皆然不止咨舜爲然矣先仲氏曰論語堯曰篇非引經體故其所引者皆係孔書而安國作論語註並不註一篇名於其下如咨爾舜章不註大禹謨予小子履章不註湯誥雖有周親不註泰誓所重民食章不註武成何則非引經也

案毛氏謂堯典曰章非引經體故安國不註書名閻者疑之竊以篇首有堯曰字當爲堯典語耳余請卽史記以證之史記堯本紀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頑凶不用堯又曰誰可者讙兜曰共工旁聚布公可用堯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

可凡此皆非堯典本文而亦以堯曰冠之謂之襲經意則可謂之引經語則不可論語即此例也乃昧者不察據河渠書引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云云遂以此爲夏書逸文而不知其本紀已襲書而抄變之如是也其例當開自論語毛氏謂論語引書凡四無不竄易其詞良然

又案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今見大禹謨中而論語引之爲堯言此蓋因舜有是言而推本於堯者非必堯典有此逸文也即如下文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論語引之以爲周武王之政者也而尚書大傳高宗之訓云武丁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則以此三者爲武丁事其不得因大傳而疑論語之僞明矣近日攻古文者動執傳記同異以駁經覽此可以悟矣

又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傳之解全非後人所能僞者孔傳云能念困窮則長有祿籍此即前皐陶所云不廢困窮之謂也自孔傳爲此說而包咸註論語即襲之謂天祿長終汝身蓋東漢以前並無解永終爲永絕者漢書武帝立子齊王閎策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即班彪作王命論亦曰福祚流于無窮天祿其永終矣至三國魏志始有山陽公深識永終之運禪位于魏而自此晉宋策文則遂有大祚其窮天祿永終之語是孔傳此解全非三國以後人所能窺見而謂東晉人僞爲之乎

案余向以爲傳註之僞與經文無涉故朱子疑傳不疑經及取其傳讀之意義精深實有非後人所能窺見者不獨天祿永終一條也（餘見卷中）即其詁體亦有獨異處如解有若虢叔有若閎夭云虢閎氏虢國叔字文王弟夭名校勘記云此處孔傳原文實不可解余謂何不可解之有但顛倒離析爲文不似後人序次明曉據此確爲漢注無疑耳（後閱何休解公羊亦同此體）

又曰郝敬歸有光胸服最陋只拾得孔書疑漢魏間人所作一語遂謂五子之歌伯仲漢魏不及十三國風欲淩商周雅而上之意淺響浮其亦難矣不知此五歌有四歌爲左傳國語全引之文至第三歌竟無一賸語豈左傳國語皆漢魏間書乎抑此二書意淺響浮者乎有光謂文辭格致古今迥別不知其何以別之也左傳襄四年魏絳引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其稱夏訓者以首章皇祖有訓次章曰訓有之也成十六年單襄公引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國語知伯引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國語越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哀公六年孔子引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國語周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襄引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

案攻古文者專以考據駁之至郝敬歸有光則較量於聲韻格致之間二人素精詞章宜其能辨文體乃亦如眯目而道黑白蓋二人於

考據未嘗問津強作解事者也

又曰或云歌何可無韻五子之歌無韻僞也曰五子述祖訓以爲文原可無韻況其韻鏗然首章用古押法條聲類法也首章皇祖有訓與本固邦甯押猶烈文詩四方其訓之與百辟其刑之押同一能勝予與不見是圖押猶臣工篇來咨來茹與如何新畬押同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與上予圖押猶韓非子功名篇技若車事若馬漢孤兒行父母在時乘堅車駕駟馬押同爲人上者與奈何不敬押猶詩頍弁篇施于松上與中心怲怲押莊子若聲之有響與形之有影押同此後皆用李登聲類押法即通行韻也惟第四章王府則有與覆宗絕祀押仍用古押猶詩有駜篇自今以始歲其有與君子有穀貽孫子押同

案某氏曰晚出古文惡松崖閻百詩諸君攻之不遺餘力矣余獨愛五子之歌一篇深合古人用意之法也第一章下予圖馬爲韻甯敬爲韻倣周頌有瞽篇而胡朏明謂韻句寥寥殆不可誦是不知古人

有通韻之例也脂之二韻漢魏後多出入此第四章有祀用之韻第五章歸依悅用脂韻界限分明又第四章之君孫用䰟韻通文而不通元稹唐功今識解相去遠矣此與毛氏所論大致略同

又曰葉夢得云荀子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今尚書闕此句此蓋荀子異文非尚書闕文也喪記引論語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多畏罪一句不必論語有闕也新序引古語亦曰擇友者霸蓋古語多句原不必盡引況從來引經多有增損昔閻續傳引孟子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譆功徐邈范甯書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如有所毀必有著明

案此條與余所辨意同說見前

又曰或謂單襄公引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此文武之令也而以入湯誥可乎曰按此引湯誥文而雜天道賞善一語於其上所云先王者非指文武指夏殷先王而言如前文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指夏先王同故凡言先王則必以周字別之如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云云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云云先先王俱通指前代言

案天道賞善而罰淫句即湯誥之第二章天道福善禍淫語特截而引於其首非另雜一條也歐陽修跋唐放生池碑引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猶用此法

又曰緇衣引說命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謂不敬禮煩則亂事神則難今孔書無民立而正事五字以純而作黷于豈非以名立句難解不能攙入耶曰民立而正事本非難解若果難解則必有簡策錯出之事不責引經者有錯出而責其不能攙入謬矣緇衣引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甯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

不自為政卒勞百姓按詩文祇誰能三句是節南山詩他皆無有也作節南山者何以不能攙入耶且純而祭祀是謂不敬何謂耶

案明陳第云左國禮記及諸書所引二十五篇古文皆爾雅坦明無有艱深險澀閻若璩思所以復之於是舉禮記引說命之文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謂不敬中二句語亦艱深不為坦明且謂作偽者截首一句續以惟其賢為一段復截末四句改作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為一段取其與己文體一類不知此乃說命異文非說命原文也緇衣亦引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周田觀三字不可解博士讀作厥亂勸甯王之德鄭從古文讀作割申勸甯王之德此與說命作純而祭祀古文作黷于祭祀正同博士異讀鄭尚據古文以正之不因緇衣異文而疑古文偽也豈康成亦取與己文體一類乎攻古文者但知易說以求勝絕不比例以通觀豈為善讀古書哉

又曰嘗考史漢二書知今文出于漢初自孝惠四年除挾書之律伏生即以其書教授齊魯間至孝文時又令鼂錯往受而立于學官則其書已顯然行世者四十八年而後至武帝是史遷之取其書以入史記非一日矣若古文之出則遲至武帝三十八年太初之後漢志所云武帝末得古文尚書而劉歆移太常博士則云古文尚書在天漢之後獻之則其距今文出時已八十六年在史遷作史記時並無其書何則史記作於太初元年越四年而後改元天漢況曰天漢後則並非元年明矣乃既獻古文越太始四年而即遇征和巫蠱之變則以四年之間將古文原本獻之官府祇以竹簡更寫一本藏之於家而此一本者又嘗藉之以作傳況天漢太始正值遷救陵禍之際縲紲受辱發憤不暇雖極與安國相好問其大略然簡牘煩重必不能得其所寫之一本而更寫之斷可知也惟小序不多易於傳世則亟採入之

案毛氏此論本之史志揆之情事一一確當此史記所以無二十五

篇片語也世猶謂司馬遷從安國受古文不知漢志明載古文之傳安國以授都尉朝不云以授司馬遷也此史有明徵不容分毫假借者至於湯誥泰誓二篇史記多采雜說非必出於古文觀本記所載湯征數語遷亦未見古百二十篇伏生安國所不傳遷從何處得之其與湯誥爲當時異文雜說從可知也卽明有湯誥篇名不必卽爲湯誥之詞觀於上文作湯誓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桀敗於有娀之虛桀犇於鳴條湯誓中亦無此文也此與河渠書非夏書而注夏書篇名正同泰誓亦然其中雜說尤多如僞泰誓逸周書等類皆不得以之冒古泰誓此在善讀者心知其意耳若遷從安國問古文所問者今文中之古文說耳班固已明著其篇目辨詳卷中

又曰馬鄭受漆書其所著書篇與今文同而字畫增損與今文異如今文夏侯之學以宅嵎夷爲宅嵎鐵克明德爲克明俊德類馬鄭無是也但馬鄭同受漆書而其註書與註書序凡字畫解義雜見孔氏正義及

陸氏釋文者不惟兩家各異卽鄭氏一家而正義與釋文又異是豈兩家有兩書邪抑一家一書前後又各異邪抑亦傳述者之過邪予嘗謂書畫難校俗儒多訛錯傳寫便變而好事者又必故爲改造以示新異如易箕子之明夷趙賓作荄滋之明夷而明夷左股京房故以夷作胰王肅故以股作般至春秋公伐邾取訾婁則公穀兩家有謂伐邾婁者有謂取叢閭者此固大不足輕重無與經學而世復有取字畫以相質難因姑取漆書之學其賈馬鄭三家各殊異者一審辨之（見原書所引茲不詳載）

又曰正義此註極爲可疑按入于大麓在古文始入舜典中若今文則並無以入麓作舜典之事且此時蕭齊二十八字又未曾出也若註允征爲臣名則尤不解序明云羲和湎淫允往征之而注之者謂允與征總是臣名是非康成病狂卽孔穎達病狂也且康成曾定百篇之次以甘誓允征入虞夏書二十篇中今乃以昭我周王爲允征之文則周書矣以周書當夏書在康成必不病狂至此況篚厥元黃昭我周王以四

字作句此眞古文武成文也

案異文異義各書有之諸家偏以之齮齕古文毛氏據賈馬鄭三家之各異者辨之可謂痛切但鄭注舜典有入麓伐木語似亦知此屬舜典文然分書爲三十四篇而不及舜典或以不見二十八字又無以愼徽五典冠首之理故據所聞而註之於序以存疑邪至允征臣名厥篚元黃之註鄭不見古文自不能無誤孔氏謂出張霸僞書今不可考張崇蘭曰允征何緣說到周王此必有訛縱僞書亦不應爾也江聲謂周當爲君孫星衍謂忠信爲周不煩改字兩說雖皆可通然孟子則引爲周事苟孟子不僞其爲武王之書無疑也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此其所取也張氏此言實爲定論

又曰或謂許愼作說文其序云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據此則其所引書悉孔氏古文可知乃考之說文則僅有二十八篇中字而增多之篇無一字相及是今之古文在當

時無其書也曰若竟無其書則直二十八篇耳何以曰書孔氏若別有其書而非今本則必別有所引在今本之外何以又無此邪不知此正賈逵漆書之本也東漢和帝時上命賈逵修理舊文而逵未之應於是許愼采史籀李斯楊雄之書博訪通人而以賈逵爲指歸乃考之逵作說文解字若干卷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則是愼所本者正賈逵之學也賈逵學杜林妄以漆書爲孔壁舊本冒稱孔氏古文爲之作訓而愼實祖之且東漢以後其以古文書法擅名者衛宏也宏學于杜林受漆書古文嘗誇于人曰林流離兵亂恒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宏濟南徐生巡復能傳之是宏受漆書較逵更親而愼作說文則多取宏說以爲之本故說文序曰愼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其書皆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是愼所祖述一宏一逵皆杜林之本雖冒稱孔氏實漆書非壁經也夫馬鄭註尚書猶不能有孔壁舊本愼亦安得而有之但賈馬鄭三人同受林學馬與鄭所註兩家各異已見前說今賈與

馬鄭益復大異說文中字並無一字與馬鄭二註相合何以解之

案賈逵先受父徽古文乃安國隸古定本及杜林得西州漆書爲倉頡科斗體逵疑出孔壁見而注之唯有二十八篇之字並無增多二十五篇之字其號爲古文者就其字體而言也其曰書孔氏者亦以科斗字體而言也但說文每部有數古文不皆出自孔氏今曰書孔氏或舉其最初者言之余嘗問饒儀廷孝廉說文部中一字有注三四古文者孰爲孔氏儀廷曰不知也余曰以意測之既曰書孔氏是以孔氏爲尊其居首者當是儀廷曰然因附記於此至毛氏疑說文無一字與馬鄭相合隋志明言馬鄭雜以今文非孔舊本夫何疑焉

又曰賈氏漆書又與馬鄭本無一字相合惟天用勦絕其命與我之弗辟句同有換字而賈氏勦絕作不𠞰馬氏作巢絕弗辟作弗避又必無同處仰使有意分別亦不至如此之甚

案三國蜀志李譔善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皆依準賈馬異

於鄭元此足證鄭古文之不同於賈馬也余向不信漢儒師說之言就尚書而論今文三家古文三家（謂賈馬鄭）傳註各殊是豈墨守師說者乎毛氏論之當矣

又曰書小序與古文同出孔壁古文之眞卽書小序是一顯證何則書小序採入史記凡本記世家篇篇有之此非東晉梅賾所得僞幷非西漢成帝朝張霸所得僞也乃宋元發難草昧鹵莽朱吳二君皆黜小序爲魏晉人作及明而稍有讀書者謂史記有之則前說盡敗因改說爲大序僞而小序不僞且妄稱小序與伏書幷出並將小序移冠之今文各篇之首以爲得計予前已辨之屢矣至此篇首公然大書小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嘗考殷本紀稱盤既遷亳遵成湯之德及崩弟小辛立而殷道復衰百姓乃思盤庚而作此三篇案隱註此直引小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今云小辛之時百姓思之而作盤庚由不見古文故也夫史記不見古文則誠有之然非不見小序也況尚書初出除今古二尚書外別無他說小辛之民作盤庚此必是今文之說如伏生大傳以金縢爲葬周公事夏侯歐陽多有此等而近人無學欲造僞今文而不知今文之本說有如是也若古文僞說則漆書有之鄭氏註古文謂盤庚事陽甲時謀徙湯舊都上篇陽甲時作中下二篇盤庚立後作此皆邪說之畔經者故太史公紀五帝曰其言不雅馴大抵不離古文者近是是專以古文尚書爲可信而王充論衡有云六典不傳猶之古文尚書左氏春秋之不與其重古文如此是以伏氏之學在晉永嘉後卽已亡滅而孔學後起歷千百年而偕綳毛詩左氏孔傳皆立學最晚而所傳彌永所謂簸之揚之糠粃在前非歟

案小序出於孔壁藏於史記大序登於文選科斗書見於鄭賛孔傳引於張平子思元賦郭璞爾雅注經文上於漢官府藏於晉祕府原委具於漢史晉書隋志唐正義證驗明白毛氏寃詞據之非同鑿

空其與閻潛邱論古文書云向亦惟衛經心切誠恐僞之果足以亂眞此如淸君側之奸者其稱兵直前以爲君側有奸耳君側無奸則此兵向君矣而可乎夫聖經無可非而非之誣士也君側無奸而忽指之爲有奸者讒人也爾乃辨之愈明來攻者愈急嘗以兵向君而必不敢向讒人嘗得罪聖經而必不敢得罪此宋元間非聖毀經之誣士此則何解然且研經好學如立方者（立方卽姚際恆）亦復墨守不下曰各行所知則生嘗賁樹生矣又復馮山公論古文云武帝時先立歐陽尚書于學官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而分作兩官故並名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其云並亡以永嘉之亂兩書並亡也至於並亡作句恐疑古文之亡則明云歐陽大小夏侯之尚書學者留意自知之不足慮也僕從來說經極其審愼必多所考據並不執一以雖一故謬處差少但限於方幅不能博證必俟質難始出之故凡高明指摘幸乘僕生前有口時尚可商量一當死後則眾射之的誰敢辨之

況古文之冤尤衆口者邪其後沈彤兪正燮果摘冤詞中語以相詬病余取其書平心論之如解隋志今無有傳之傳作傳註以孟子父母使舜完廩爲舜典亡失之文謂二十八字在王肅范甯註中謂漆書有五十八篇謂僞泰誓出於伏生所授謂馬融鄭康成不註僞泰誓誠未免千慮之失然其大致考證確鑿辨析精詳在衆喙爭鳴時亦中流之砥柱也讀者勿以微瑕掩其全璧可矣

古文尚書辨惑卷十四

黃岡洪良品右臣著

附錄王劼尚書後案駁正

王劼曰攻孔傳者首惡安國書序猶攻毛傳者首惡毛詩序然歷來言尙書事無不依序卽攻孔傳亦不能舍此之外另立一說如增多伏生分出伏生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類事理確實不能變也孔安國書序曰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焚書用藏於屋壁漢求儒雅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恭王壞孔子宅得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俟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云云此孔壁古文尙書五十八篇四十六卷所原起而增多伏生分出伏生之名所由來也按云增多伏生則非增多孔壁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自爲三十三篇明矣非增多孔壁之三十三篇孔壁自爲五十八篇明矣伏生自爲三十三篇言伏生者不得牽涉孔壁矣孔壁自爲五十八篇言孔壁者不得參互僞書或十餘篇或二十餘篇矣後案之書盡心鄭學鄭注杜林三十四篇在伏生孔壁之外其所不注之僞書十六篇又在杜林之外在杜林外者以絕無師說先亡杜林得立爲鄭氏學博士後與孔氏學博士並行于南北隋唐漸以尊信孔傳而鄭注隨杜林亦亡惟其摹擬孔書未確故不足取信於後今將止收鄭注三十四篇

而漢藝文志明言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兼收無注之十六篇則與增多伏生逕渭不相入又鄭注泰誓爲同于伏生篇目孔經泰誓爲增多伏生篇目若不割裂孔經無以祛疑鄭注故以增多伏生爲增多孔壁增多孔壁爲更增益之僞書於是杜林反爲安國所傳孔壁止有伏生所誦而五十八篇不得爲安國所有杜林泰誓又轉爲伏生所有於是伏生本無泰誓而有泰誓則更增益之僞書二十四篇以無泰誓得與之合爲眞古文伏生既有泰誓不可更有泰誓則增多伏生之二十五篇以有泰誓不合而爲僞孔然實此合而彼不合也何也若泰誓在伏生之外斷不得有三十四篇以泰誓入伏生之中則不止三十四篇加於三十三爲三十六必抽出舜典益稷二篇以歸於僞書二十四篇於篇數始可云合然言僞書二十四篇者皆云十六卷以泰誓入伏生二十八卷中爲二十九卷二十九加十六只四十五是篇合而卷又不合雖借百篇序爲一篇以合卷數然五十八篇添入一序則爲五十九篇

是卷合而篇又不可合矣所以成王顧命與康王之誥不得不合爲一篇非謂此乎此後案因鄭注僞書變置篇目以亂經欺世者也然其言曰孔書增多伏生篇目二十五與鄭所逃逸書二十四不合全經卷數四十六與漢藝文志兼序四十六又不合爲僞孔一極大關目按卷首正義言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舜典汨作九共等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乃孔沖遠自言僞書篇目非鄭逃也漢藝文志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言經不言序也此則任意矯說以上誣古人下誤後學一無忌憚不顧將來豈無張目讀書者請將各書篇目開明同異學者審之則思過半矣（所載篇目亦有齟齬處今不錄）

案二十五篇眞古文也而諸家誣以爲僞二十四篇僞古文也而諸家執以爲眞盡翻先儒成案而所論皆附會影響按之篇目已多齟齬不合余前著僞古文辨備言之矣時尚未見王劼此書也

王劼曰國朝言學者必推顧亭林言顧氏之學者必舉日知錄日知錄長於治典雖小必悉至其說尚書云今文古文皆有之三十三篇固雜取伏生安國之文而二十五篇之出於梅賾舜典二十八字之出於姚方興又合而一之則牽率伏生安國杜林爲一家割裂孔壁古文爲二書斯害義矣夫安國書序所謂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者乃統計全書不能盡得百篇視伏生三十三篇爲有增多耳其三十三篇同於伏生者非伏生也其二十五篇增多伏生者非增多安國也祇爲一編之書與逸書十六篇附於杜林所傳二十九篇並行者不同鄭自爲鄭伏自爲伏孔自爲孔安得有雜取伏生安國之文舜典篇首二十八字先失而後得本其所固有非自外來豈是梅賾姚方興合而一之且於哀六年引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更別之曰古文尚書五子之歌也今書無帥彼天常一句則顯以今書爲非古文矣然攻孔經者不曰掇拾傳記而無遺乎何獨有此遺句乎古人引用詩書取證義類字句增損不必校對印合往往如此故論語堯曰章引書皆不同原文惟取其義

漢書陳忠劾陳禪阻夷狄之技引詩云以雅以南亦以意加入韎任朱離一句淺人疑爲三家顧豈不知惟是宗鄭挾私樂爲借助故作此疑似語以誤後學

案顧亭林著日知錄意在經世其於古文尚書忽疑忽信可見其考辨未精王氏駁之非無見也然謂其宗鄭挾私則過當

王劼曰一時與顧亭林齊名者有閻百詩作尚書古文疏證攻孔傳於孔傳五十八篇中割出二十五篇爲僞孔以逸書十六篇代之稱眞古文曲說謬解居之不疑視顧亭林無心誤會非敢自欺欺人者異矣若其攻孔傳二十五篇云其精諳之語皆無一字無來處惜後人讀書少而不覺信如其言則以推二十五篇外之三十三篇亦何能有一字無來處邪百詩以前不無疑孔傳之說然未有如此放恣言之飾智驚愚至斥人心惟危四語爲僞古文者

案自閻氏以人心惟危四語爲僞黃宗羲顧炎武從而和之黃則曰

十六字爲理學之竄顧則曰孔門不道精一之說二人與閻爲友信道不篤故爲異說所惑丙戌春有上書請以黃顧從祀孔廟者廷議時余代草一疏卽據此以駁之後因部議已駁故此疏未上蓋以閻氏之說誣經害道二人附和其說可見其於聖道全無體認然則爲僞古文之說者可以省矣

王劼曰詩則三家之外有毛傳書則歐陽夏侯馬鄭之外有孔傳皆不得牽合而混同之也如呂刑孔本劓刵椓黥夏侯等今文作劓刵劅剠鄭注古文作臏剕割頭庶剠顯別三本可知孔傳總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者不惟逸書之摹擬未確卽伏生之傳說亦異但當以此正彼不得以彼誣此

案孔伏杜林其本各異而孔書出於魯壁當爲孔子所定本諸家必欲攻而僞之反據伏鄭以易孔可謂謬矣王劼云但當以此正彼不得以彼誣此洵痛論也

王劼曰五十八篇次序閻百詩所未大更張者惠松厓乃引漢時逸書篇目參雜其間遂分出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加以梅氏之號是可謂之妄人也已矣若孔壁無增多伏生二十五篇當時諸生傳說何由有逸書二十四篇若逸書可爲增多伏生古文鄭氏親見之何以絕無師說不爲之注江艮庭師事惠松厓沿其妄謬逞其兒嬉作尚書集注音疏乃亦不載孔氏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又復任意點竄更參入逸湯誥一篇此書若存將尚書從此無完本不惟二十五篇遂廢三十三篇亦失其眞至推尊鄭注於本傳外歷舉所注羣緯乾鑿度叶覽圖通卦驗是類謀考靈曜等以張鄭學可也乃更引世說新語云鄭君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愼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鄭聽之良久多與已同乃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已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云注家意見體裁各別服不得爲鄭鄭亦豈可爲服新語流傳無實之說何足爲信鄭若不注春秋傳亦不失爲學者何須艮庭輩掠美盜名作此醜語豈鄭君意哉其書間用說文以爲古文如學草書之鸜哥嬌者每卷題曰某書幾篇有逸文者幾篇有目無文者幾篇等語與卷末附載數條皆失大雅而所謂有逸文者則孔書增多伏生篇內爲諸傳記引用之文但據所引以爲逸文於其目下注曰篇亡更於傳記所引僞書句下注曰孔氏逸書第幾今亡皆承惠松厓孔氏逸書梅氏古文顚倒是非之邪說而殫其聰明材智之誤用欺人不惡自及不縮雖知不足信今垂後猶創爲從來未有之體例自注之而自疏之但圖縱恣曲說故於他書引用僞書字句與孔書少異者皆是他書而非孔文曲注曲疏不厭其煩如顧命篇在後之侗孔傳爲在文武後之侗稚乃成王自斥語上下語意順適艮庭改從說文在夏后之詷自注夏中亇也后謂諸侯詷共也言在中夏爲諸侯之共主又自疏引曲禮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是則天子乃諸侯所共尊爲君者此之謂共主宋儒謂鄭注煩塞難通尙不至

此又於無逸篇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改從中論惠下無于字不下無敢字又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改從谷永傳隸釋其上無則字觀于作酒無田上無于字惟上無以萬民三字又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改從說文無上無民字或下無胥字又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政刑改從蔡邕石經聽作聖訓下無之乃二字亂下無先王之三字皆謂孔本爲妄改妄增且於篇後綴厥兆天子爵五字此必逸書僞文與神恠之泰誓相類者乃自疏云白虎通爵篇伏生大傳引之今無此文蓋僞孔於此篇妄增妄改豈不亦妄刪乎不知其意以此五字爲從篇中何處刪出至於湯誥目下注曰孔氏逸書十六今在史記則取史記殷本紀中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誥女毋我怨等句爲逸湯誥之文與三十二篇經文同列而自注自疏之豈非斡棄周鼎而寶康瓠眞不惡於童惛孟浪矣至其於堯典篇終帝曰欽哉注云將試舜而飭使敬其職也夫飭敬其職可迷於紀事之後不可

述於紀事之前故帝曰欽哉接嬪于虞紀事句下文義至順今祖述百詩不以欽哉句屬上文使句義無著反謂與下文緊接爲姚方興二十八字所橫斷按二十八字以下愼徽五典八句是史臣稱頌非紀事也卽謂紀事亦無未紀其事先懸空著一欽哉文法況愼徽五典納于百揆賓于四門納于大麓四端非一時之事而先以一帝曰欽哉飭之文義實無此顚倒且飭之五典克從百揆時敘四門穆穆以取驗於人猶可言也烈風雷雨弗迷乃先飭使之取驗於天乎豈愼徽五典八句如堯典之克明俊德七句是歷敘成功非言職事與篇首二十八字亦如堯典篇首二十七字先由帝德推本治功同一章法一曰欽明文思一曰濬哲文明上理之世君德惟明臣德惟聖故帝哲知人重華協帝語極精詳有非姚方興所能造確然孔壁原文豈可因其先失後得而以隔篇之語强爲聯屬遂足欺天下後世乎毛大可欲取帝舜紀月正元日以前之文補舜典固屬多事馮山公二十八字駁謂首稱帝舜爲君

在卽眞律以朱子綱目書法有乖大義更爲迂腐當虞史追述其君之日何有於朱子綱目書法哉夫堯典舜典分載書序曰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不與堯典止於觀厥刑于二女嬪于虞帝曰欽哉相應乎又曰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不與舜典始於愼徽五典相應乎愼徽五典爲舜典使無二十八字愼徽句豈能突如其來觀放勳乃殂落屬於舜之登庸而以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居篇終以總述大舜生平尙可謂是堯典而更別有舜典乎書殂落于舜典中所以著舜之事堯也書陟方乃死於堯典中何爲乎諸傳記引舜典稱堯典者以伏書先出旣合舜典於堯典故相沿稱堯典爾攷孔傳者每欲借助朱子而孟子集注有曰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于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書序爲鄭注孟子爲朱注艮庭亦夢及之否其書末附載尙書經師系表稱伏生爲元始列周霸孔安國賈嘉於歐陽之次豈三人爲歐陽學邪大夏侯學中不載賈逵豈逵傳以大夏侯教授者非邪古文學中不載王肅肅學識最純正特以其不好鄭學黜之可見其說私而不公欺而不信阮芸臺刻皇淸經解泛收此類未免勞民傷財

案王劼此論駁惠氏之黜孔書用史記湯誥駁江氏之改孔傳從雜說其論甚正又斥諸家以帝曰欽哉移冠下章之非謂愼徽五典八句如堯典之克明俊德七句是歷敘成功非言職事與篇首二十八字亦如堯典二十七字先由帝德推本治功同一章法精當之論皆爲前人所未發至謂堯典止於嬪虞欽哉與序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相應是矣謂堯聞之聰明與舜典始於愼徽五典相應說猶未備此但與歷試諸難相應耳不知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卽所謂濬哲文明元德升聞乃命以位者也末言皇淸經解所收諸家尙書之濫實非過言

王劼曰余閱王西莊後案就其謬妄深甚者著之其淺陋不足辨者置

之期於分明是非而止若其全書大抵以欺人爲心故其自敘云三十四篇卽二十九篇二十四篇卽十六篇鄭具述其目自安國遞傳至衞宏賈逵馬融及鄭氏皆爲之注王肅亦注之此爲自欺然則三十四篇與二十四篇鄭旣具述其目何以止注此三十四篇自安國遞傳至衞賈馬鄭皆爲之注王肅亦注之何以云十六篇絕無師說又云惟鄭師祖孔學獨得其眞然則衞賈馬同爲之注者皆不得其眞鄭旣得其眞何以復西入關師事馬融又云但諸家祇注三十四篇及百篇之序增多者無注然則增多二十四篇在百篇序中者何以旣注其序而不注其經又云至晉又亡好事者別撰增多二十五篇內有泰誓故於三十四篇刪去泰誓然則此好事者因眞亡而作僞也何以又多撰未亡之泰誓至云晉人所傳與眞古文二者皆不合則不知何者爲眞古文眞古文何以乃有二者又云孔穎達作疏反誣鄭述增多爲張霸書自是三十四篇漢注亦亡則沖遠之權亦大矣哉唐藝文志猶載鄭元注古

文尚書則三十四篇何曾因反誣而亦亡況孔疏言張霸之徒僞造者止鄭注外之二十四篇不言淡注三十四篇何以與之偕亡邪卽此一敘詞意之倫識譏之謬西莊不得爲善讀書者矣

案王鳴盛著尚書後案特襲閻氏尚書疏證之說加以徵引附會其私其謬誤之處不勝僂指王劼先摘其序中詞意之倫識譏之謬則其全書不問可知矣

王劼曰隋書經籍志根據阮孝緒七錄最爲精核其言安國作傳未上故永嘉之亂不亡杜林傳古文尚書二十九篇雜以今文非孔舊本皆得其實爲孔鄭分歧之端至梁陳有孔鄭二家隋猶孔鄭並行使非梅氏奏上安國傳大有勝於鄭注者何以孔氏行鄭氏遂廢後案欲謂孔安國不得注尚書乃斥其梅賾得安國之傳奏之一語尤爲鶻突且云近某氏據此遂謂所獻者特傳爾其經文則卽兩漢祕府所有也意以毛西河此說爲不然按毛氏所據亦核實之言蓋安國承詔作傳時經

文先上送官傳成不復以聞經遂沉於書府此摹擬作僞之所由來孔傳教啟於家微而不顯散在民間久而猶存故李禺於僞泰誓每引孔傳作孔安國曰王子雖尚書注多與孔傳合皇甫謐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皆先梅仲眞見孔傳而祕之者至梅氏奏上其傳不必合併於經毛氏據隋志中言經卽漢晉祕府所有不誤

案梅氏上傳無經之說發於毛氏余前已申論之茲王劼所見亦與余同故備載於此以諗來者

王劼曰後案曰尚書卷篇之數千載夢夢直至閻惠方知釐正十得八九猶不無小誤至余論始定蓋爲仍合顧命康王之誥而言也故以閻惠不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爲小誤且謂惠顯與釋文所引馬注相違然觀釋文本馬本皆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篇惠氏亦何曾與馬注相違顧命是成王之書康王之誥是康王之書無從合爲一篇之理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惠松厓古文尚書攷雖亦播弄篇卷而必分之爲二

以四十六卷不可借序爲經後案借序補經合此爲一而稱定論旋有江艮庭集注音疏卽仍分之段懋堂撰異列書序爲第三十二亦仍分出此篇非以二篇有斷不可合者乎孫淵如今古文注疏復合二篇爲第二十五以書序爲第三十意在祖述後案不知後案雖合顧命康王之誥爲第二十五而於王出在應門之內句下引孔疏曰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爲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爲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以上納于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爲康王之誥夫諸侯詣王王報誥諸侯而使誥報異篇失其義矣沖遠疏本明確後案引之復合二題爲一則亦惟悅之甚矣康王之誥既斷自王若曰已下無論馬鄭王本是否孔氏之舊卽或自王出在應門已下或自王若曰已下篇首雖異其不屬於顧命則同何以既爲兩篇而復合爲一卷有所謂歟抑任意爲之歟

案諸家攻古文藉口學宗馬鄭其實陰畔馬鄭如今文泰誓馬鄭疑

其僞者也段氏孫氏輯之以附於經顧命康王之誥馬鄭分爲二篇者也王氏孫氏仍然合之爲一此豈篤守馬鄭之學者哉世人不察猶曰彼之攻古文乃據馬鄭殆不然矣

王劼曰閻惠之徒攻孔傳不自愜因及孔經曰文從字順而易讀掇拾傳記而無遺讀二典三謨無不文從字順者統今文古文無不可云掇拾傳記者然孔傳爲僞孔經不爲僞則鄭注逸書陋句未免相形見絀孔傳一僞孔經又一僞則鄭學攻擊私心未免遷怒見疑故不若謂其經傳僞出一手也然漢書律歷志引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與孔本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之文雖有不同而十有二月乙丑則無以異其無異者未言湯崩踰月不踰年太甲卽位改元於十二月是湯崩年之末也亦未言湯崩踰年大甲改元至十二月郊祀十二月是元年末非元年初也兩說不同孔鄭各執其一皆非經旨而鄭注之經不僞

孔傳之經獨爲僞出一手豈十有二月果如鄭說爲湯崩年之末乎更可笑者鄭注經文書元年孔傳經文書元祀後案則曰爾雅雖云商曰祀周曰年古人臨文初不拘此元年僞孔改元祀其謬二也然則合於時制爲謬必不合於時制乃不謬矣

案湯崩踰月踰年經無明文今不可考後人解經各以意見定之其是與非於經文眞僞無涉況元祀有二月乙丑之文與漢書所引劉歆律歷志大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之文如出一轍何疑之有乃朱彝尊經義考謂胡安國解左傳主夏時冠周月之論皆由伊訓十有二月之文亂之不知伊訓十有二月解者不同豈經文之罪也古文讀應爾雅今曰元祀正與爾雅相應閻氏惡其爲古文作證特創此謬說而王鳴盛因之此昔人所謂欺心之學宜爲王劼所竊笑矣

王劼曰安國書序增多伏生云者通計隸古篇目增多於伏生之數也凡言增多二十五篇皆增多伏生省文鄭注杜林一依伏生篇目故孔

氏正義言壁書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增多鄭注猶云增多伏生也其於鄭注之外僞造尚書二十四篇以足鄭注者則名之爲更增益僞書而不同曰增多伏生也多者少之對更者類之充自孔壁視伏生之少言之則曰增多於作僞增益之書推其類言之則曰更義意既殊稱名各異後案竟敢渾其文曰鄭祇注伏孔俱有之二十九篇而增多之篇但述其目此欲借增多之篇以混更增益之僞書耳然增多之篇既在伏孔俱有之序中鄭何爲注其序不注其經不注其經但述其目況偏檢羣書不見有鄭述僞書二十四篇之目者後案又曰鄭於書序注中閒引其文及檢鄭注書序亦無見引其文者惟武成序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冏命序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皆非引其文亦非述其目後案又曰卽穎達此段疏中所載者是也案此段疏中所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僞造二十四篇以足鄭注而要不言爲鄭述後案之書自欺欺人大率如此此則欲以增多伏生之眞爲僞而以更增益之僞書爲眞乃作此惝恍之詞試問鄭述亦何關眞僞哉馬驌曰逸十六篇絕無師說鄭何述焉

案自閻若璩誤會正義更增益二十四篇之語遂以孔穎達所斥爲僞者奉爲眞古文以攻二十五篇之僞王鳴盛卽因之不曰鄭注而曰鄭述孫星衍輩羣奉其言幾若此二十四篇果爲鄭所親見者及張崇蘭舉鄭所注亡篇詆之（詳卷中所引尚書私議）其喙始息王劼在張氏前已知鳴盛之誤會孔疏惜猶未見張氏之尚書私議耳

王劼曰孔沖遠書序云江左學者咸祖孔傳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後案遂引北史儒林傳辨之曰江左尚書則孔安國河洛尚書則鄭康成蓋南人輕浮喜尚新奇故僞書先行於江左而河洛仍守鄭學之舊不爲所惑然北史明言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下里諸生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是北史實尊尚孔傳而言南北好尚不同者乃兼易詩書禮春秋各傳注言之一時風會不同並

無優劣之分何得自識南人輕浮也又云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並南人也直至二劉僞書之聲燄始熾二劉者信都劉士元河閒劉光伯也皆載北史儒林傳初非南人孔傳聲燄張於河朔卽在武平末年更不可謂北人仍守鄭學況士元光伯北地通儒史既稱東都惟二劉學通南北則北人不通孔傳者特下學耳何南北新舊之有釋文引北史云永嘉之後宇內分崩禮樂文章掃地皆盡後案既斷之曰古文尚書非亡於永嘉而何此復曰河朔仍守鄭學之舊不知鄭學是否眞古文尚書何以既亡於永嘉而復守於魏齊也又於卷首正義梅賾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既辨之曰前晉祕書見存僞書豈得施行此復曰僞書先行於江左不知鄭學是否祕書何以河朔仍守鄭學而僞書竟得施行也

案孔傳既行鄭學遂微蓋尚書以五十八篇爲備長者出則短者自廢無論南北好尚之情一也乃無識之徒不辨古書顯晦之由反歸

第50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6版 正內

皆於南北習尚之異不亦傎乎王劼駁之良允

王劼曰鄭詩箋曰眾篇義合編至毛爲訓傳時乃分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毛詩序既有然矣安國爲書傳亦引書序各冠其篇事理相同有何可疑後案謂此亦是僞孔極大關目其意特欲以序爲一卷就己說也鄭注之神怪泰誓不入伏生不足取信入於伏生爲二十九卷加逸書十六卷止四十五卷必須借序作一卷以補伏外泰誓之卷數本不若孔書通編合計無所謂十六卷二十四篇亦無所謂二十五篇但以同序同卷異序異卷計之自合五十八篇四十六卷者爲的今使其無序可借則伏書逸書卷數不合將依杜林卷數神怪泰誓不大可疑乎故舞文巧詆斥孔引序於篇端實惡其置序於卷外耳分序附經何關眞僞

案王鳴盛後案變亂篇題借序作卷因斥安國引序冠篇之非王劼斥其爲就己說良然

王劼曰惠松厓言漢世儒者惟鄭氏篤信古文故於易傳費氏於書傳孔氏於詩傳毛氏皆古文也然鄭以爻辰說易祇與何妥同非傳費也爲毛詩作箋每用三家非傳毛也所注尚書乃杜林所傳逸書題曰古文非傳孔也松厓欲借言鄭傳孔學並牽涉費氏毛氏豈未見鄭之易注詩箋邪段懋堂作古文尚書撰異至不識衛賈馬鄭與杜林爲一書夫鄭注杜林古文當時以不見孔傳題曰古文尚書迨梅氏奏上孔傳行之其書遂不得並存於世非僞不可勝眞乎猶爲鋪張揚厲分列多名而曰杜林之漆書古文尚書衛宏之古文尚書訓旨賈逵之古文尚書訓馬融之古文尚書傳鄭君之古文尚書注解皆存天下皆曉然知此等爲孔安國遞傳之本何此等皆亡而僞孔獨存云云將欺人邪抑自欺邪故其書亦如江艮庭晉疏三十二卷但無逸湯誥一篇而泰誓三篇不入於次差勝於江然徧搜羣書所引或眞或僞者皆載於泰誓序注又以百篇書序次於三十二皆惑於王西莊等進退無據之邪說而

不覺其忸怩之甚也包愼伯嘗爲余言段懋堂非卓識者殆謂此歟

案諸家之攻古文正坐無識段玉裁親注說文解字而不信有科斗古文謂爲晉人僞語蓋以晉世汲郡人發冢得竹書科斗故也初不知正義引鄭元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此在晉以前已有解釋之者段氏豈未之見邪良由惑於僞古文之說故疑科斗二字亦晉人所爲耳包愼伯識其非卓識良然

王劼曰畢命正義云漢初不得此篇有僞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歷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書豐刑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詞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鄭元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鄭元所見又似異於豐刑皆妄作也此篇正義最明確所載漢書鄭注書序斑斑可攷雖作策豐刑

冊命霍侯皆當時張霸之徒所爲要不得謂爲無畢命明矣作僞篇目由於摹擬汲郡古文有云康王十二年夏六月壬申王如豐錫畢公命與孔傳合非摹擬之得其似者哉後案因漢書引畢命而僞書十六篇無畢命之目顯然不確故欲改畢命爲冏命引閻百詩曰畢命古今文皆無不知劉歆從何得之按閻所謂古文指杜林依伏生今文爲之者畢命本增多伏生篇目自爲今文所無若更增益之僞書閻始以古文名之者豈能同其古文所有劉歆亦據當時傳聞舊語爲說觀於大傳所載酒誥無逸異文可見漢世孔傳未出異說不勝其煩然僞書在十六篇外者或爲孔傳所有或爲孔傳所無皆當以孔傳證之閻百詩欲覓無畢命惠松厓謂即爲冏命字之譌皆私意也按古今人表冏作畢在第四師古曰穆王大僕也畢公文王子在第二各有其人各有其職豈得以冏爲畢

案孔穎達正義誤以僞書二十四篇爲劉歆之十六篇初不知其何

一第 〇〇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6 版反內

以致誤及觀所斥作策豐刑之僞誥以劉歆律歷志所引與古文不
符故疑其十六篇即僞書之二十四篇不知二十四篇無畢命而律
歷志有畢命可知劉歆所引畢命爲雜說而其十六篇要自有古文
畢命也乃閻惠輩但據二十四篇爲劉歆眞古文且改冏命爲畢命
以合之尤誤益加誤矣王劼斥其以冏爲畢有以哉

王劼曰孫淵如作尙書今古文注疏乃以帝曰欽哉冠於愼徽五典之
上而不注則更不及段懋堂矣所謂今古文者尙書大傳爲今文司馬
遷爲安國古文杜林爲孔壁古文凡三家皆二十九篇以泰誓爲第十
百篇序爲第三十則不知司馬遷杜林同一古文有如是邪抑安國與
孔壁各一古文有如是邪段懋堂撰異三十二篇不載泰誓以諸傳記
所引或眞或僞之句附存於編後泰誓序中益有惡於其神怪也淵如
竊其意凡傳記所引與當時流傳虛妄乖存之僞說同一採錄以雜綴
於書序篇目而爲經意謂僞書有引用可因以爲眞增多伏生有捃取

可證其爲僞此其用意有深險於惠江者然名之曰今古文注疏則陋
矣漢初古文六經未出戰國諸子各自著書或增損故事以自信其說
史記一切信之甚者采世俗相傳之語以易古文舊說此蘇穎濱古史
所由作也則史記何得盡爲安國古文說杜林止三十四篇題曰古文
者係得自西州本何得爲孔壁古文說其自敘云經二十九篇并序爲
三十卷伏生出自壁藏授之晁錯教於齊魯立於學官大小夏侯歐陽
爲之注解傳述有本一節從來歐陽大小夏侯章句解故說義皆未嘗
有百篇書序是自欺也又云書大傳孔子謂顏淵曰堯典可以觀美禹
貢可以觀事咎繇謨可以觀治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
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凡此七觀之書皆在二十九篇中故漢儒以尙
書爲備以法斗七宿四七二十八宿共一斗也故孔子更選二十九篇
二十九篇獨有法也可證漢儒篤守二十九篇一節夫劉歆移書太常
有云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尙書爲備乃

斥保殘挾私一輩以不備爲備之誚非謂尙書備於七觀也孔子訂經
明道不求義類而法斗七宿不三之五之而必四之爲二十八何義不
以七爲斗而以一爲斗又何義此讖緯術數之陋說孔子如果出此不
聞贊易十翼刪詩三百於何取法觀其書名與其自敘可知任情縱恣
狎侮聖言凡記誦之多收藏之富適足佐其謬妄以滑經而欺世耳夫
世道之衰由於事無是非淵如頗稱博覽王西莊江艮庭攻擊孔傳殘
毀聖經之日不思闢邪說而狥時趨何殊扶植小人以禍君子後世將
由其書以論其人由其人以論其世不免以人才悲學術以學術悲世
道矣自閻惠而下攻孔傳者孫淵如與王西莊祿位稍高不期驕侈成
其乖僻淵如更斥西莊乘存孔傳不載史記大傳異說爲非而同於西
莊復合顧命康王之誥爲一殆則於正解抹滅務盡於曲說彌縫無遺
以削絕是非眞僞之蹟使天下後世無可得而援救之者謂非事物之
極乎

案孫星衍輯尙書馬鄭注以攻孔意以馬鄭爲眞古文孔爲僞古文
也不知鄭所注三十四篇中有僞泰誓馬則疑其神怪鄭則以爲古
文泰誓今亡是馬鄭並不以爲古文矣乃孫氏尙書今古文注疏仍
將殘闕之僞泰誓輯入其中加以箋釋在康成當日不過以學官所
立遂亦如緯書中候之類依例注之且於注中明揭其僞孫氏既宗
馬鄭乃復顯背馬鄭是豈爲善守漢學者乎此又爲王劼所未及者
故補論之於此

王劼曰近人治尙書必斥僞孔一時風氣所尙否則不入鄭學不成名
士毛大可至爲古文尙書作寃詞惠松厓大笑之謂反證成其罪可見
羅織周密鄭學之聲欲張矣孰意有焦理堂作尙書補疏乃於衆取二
十八篇之孔傳鄭注平心論之曰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稽古皋陶孔傳
皆以順考古道解之鄭以稽古爲同天同天二字可加諸帝堯不可施
於皋陶若以皋陶爲同天則是人臣可僭天子之稱頌若以帝堯之稽

古爲同天以皋陶之稽古爲順考古道則文同義異歧出無理此傳之譌一也四罪而天下咸服孔傳以舜徵用之初卽誅四凶是先殛鯀而後舉禹鄭以禹治水畢乃流四凶故王斥之云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爲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此傳之譌二也堯舍丹朱以天位授舜朱雖不肖不宜自舜歷數其不善史記以無若丹朱傲上加帝曰而孔傳則以爲禹之言自禹言之則可自舜言之則不可此傳之譌三也盤庚三篇鄭以上篇乃盤庚爲臣時所作然則陽甲在上公然以假君令因而卽眞此莽操師昭之事而乃以之誣盤庚大可怪矣孔傳皆以爲盤庚爲王時所作此傳之譌四也微子問父師少師父師答之不云少師鄭以爲少師志在必死蓋以少師指比干顧大臣徒志於死遂不謀國以出一言非可爲忠孔傳雖亦以少師指比干而於此則云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此傳之譌五也金縢我之不辟鄭讀爲避謂周公避居於東又以罪人斯得

爲成王收周公之屬官殊屬謬悠說者多不以爲然孔傳則訓辟爲法居東爲東征罪人卽指祿父管蔡此傳之譌六也明堂位以周公爲天子漢儒用以說大誥遂啟王莽之禍鄭氏不能辨正且用以爲尙書注而以周公稱王自時厥後歷曹馬以及陳隋唐宋無不沿莽之故非而孔傳特卓然以周公不自稱王而稱成王之命以誥勝鄭氏遠甚此傳之譌七也邪說害義二千年矣理堂獨具心肝發此力挽狂瀾之論就此七譌推而廣之孔傳之有關人心世道如此其可以爲僞乎且焦氏補疏又有云王西莊作後案力屏其僞而於馬鄭王注外仍列孔傳江艮庭作集注音疏搜錄漢人舊說而於孔說亦多取之孫淵如屏孔傳而綴輯馬鄭然經文二十八篇不能不取諸孔傳之經文其訓詁章句之間誠有未善終不能不用爲藍本理堂於此可謂心平智周言近指遠學者於此須知孔傳古文五十八篇是一書非杜林與逸十六篇爲二書者之比理堂特不敢左袒孔傳但作此舉偏見全之論示人以攻孔傳不能不仍列孔傳屏孔經不能不藍本孔經則觀此七譌而七譌之外可見矣觀此二十八篇而二十八篇之外可推矣其分孔壁五十八篇爲二者非謬乎其置增多伏生二十五篇於外者非妄乎雖理堂亦祇於五十八篇中取論二十八篇然與他人之分置二十五篇者用意殊矣

案焦理堂歷舉孔傳勝於鄭注處優劣既不可掩乃陳蘭浦澧尊鄭黜孔反謂僞孔讀鄭注於其義未安者易之不知彼從何處見來無稽之談任情倒置皆沿閻惠之狂瀾而不知返者也

王劼曰惠松厓作古文尙書攷計疑義四條辨正義四條古文證九條辨僞書十五條又先後續出兩條附閻若璩尙書疏證十三條共爲一卷其傳引傳記逸書別爲一卷亦閒附閻說猶不過附會百詩變亂是非耳至其改稱孔氏逸書梅氏古文則尤爲狡獪其以藝文志四十六卷爲兼序言之亦自松厓始然其最易眩誤後學更在證孔氏逸書九

條有不容不辨者一謂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云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又引薛宣曰伏生稱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略能記其語云是九共篇義信有徵矣然則孔書後出無九共篇者何以王後案謂其不能憑空構造邪一謂五子者武觀也引汲冢古文云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五觀於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畔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此逸書敘武觀之事卽書序之五子也安有淫佚作亂之人述戒作歌以垂後世者乎然則鄭注書序五子之歌云避亂于洛汭者非也一謂鄭注禹貢引胤征云厥篚元黃詩正義言當在古文武成篇者不知逸書有胤征篇漢末猶存故鄭氏引之然則鄭何不注胤征邪一謂論語堯曰篇敢用元牡云云孔安國注言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是非湯誥之文然則注何不云此湯誓之文而言湯伐桀告天之文後述墨子非明其引作湯誓者爲不得其實歟一謂緇衣引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鄭注云吉當

作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誥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亡又緇衣引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注云伊尹始仕于夏此時就湯矣是鄭以尹告爲伊尹誥成湯卽書序之咸有一德也今孔傳以尹告一篇之文分屬太甲又以咸有一德爲陳戒太甲失之遠矣然鄭注實不云伊尹告成湯告成湯而可云惟尹躬及湯邪一謂劉歆三統歷載伊訓篇與律歷志同又康成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云征是三朡則此漢末猶存也然則劉歆所引畢命獨非僞書存於漢末者乎而謂爲非畢命是冏命何也一謂康成書序注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而劉歆三統歷云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云云案其文皆見周書世俘篇蓋史官所記伐紂歲月略同而其文則異也然則三統歷引伊訓畢命皆別見僞書不可於逸書武成非一篇見之乎一謂旅獒序西旅獻獒太保乃作旅獒康成注獒讀爲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酋豪來獻見於周是本逸書爲說然則國人可遣來酋豪何足爲強大有政者且

失上下之分非盛德之感召矣一謂逸書有冏命冏當作畢字之誤也而引三統歷載畢命豐刑之文又鄭注畢命序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序不同與此序相應皆據逸書爲說按正義引鄭注不同與此序相應下有非也二字謂此不同與此序相應知逸篇之非也故鄭曰畢命亡冏命逸未見孔傳故同與此序相應之畢命亡也若以冏爲畢則冏命亦亡與鄭異删去非也二字又與鄭異凡此皆附會閻百詩之過

案惠氏挾鄭以攻孔王氏卽據鄭說以折之最爲明切惠氏智出閻下其立說悉本閻氏而又小立異同其實所言皆閻氏所先見及者閻氏實有意誣之惠氏而下則皆爲其所惑耳

王劼曰孔傳亦不免訓詁之失然訂書爲經以明君道大旨猶傳家學故其序曰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此孔子訂經垂教之意孔傳獨闡明之有非他人所能及者爲鄭學者闢張鄭學曲詆孔傳或謂爲姚方興或謂爲劉炫至誣孔經爲僞

出一手是知有康成而不知有孔子也既謂鄭注爲眞古文不注亦爲眞古文又造言亡於永嘉而恚爲天喪斯文是欲尊鄭而不憚於誣天也然世之虛慕古學憚於讀書者多則不能不爲之眩惑耳溯疑孔傳者自作叶韻讀詩以誤後學之吳才老始或云朱晦翁則未必然也蔡沈書傳舜典曰梅賾既失孔傳舜典亦不知篇首二十八字而愼徽五典以下則因眞於伏生之書至姚方興得孔傳始知有此二十八字或者由此遂疑其僞蓋過論也觀此可見蔡仲默固不以孔傳爲僞者蔡受朱學其集傳序云二典三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猶新又中庸章句曰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然則朱氏豈以今本爲僞者哉鄭學自知理曲無論俗說淺見但有微忤孔傳皆奉之若天書然大儒名賢匡正鄭注亦復不少皆疾之不啻寇讎故於正義則曰穎達乃黜眞而扶僞何其謬也於釋文則曰甚矣德明之膏且妄也而於同爲鄭

學者稱爲予聾今日從羣書采得之王注亦皆與僞孔傳相表裏然則不知是王肅僞造二十五篇合三十三篇爲之傳而又別自注二十九篇以掩其蹟邪抑皇甫謐竊取王注以造僞孔傳又於世紀自引之以實其言邪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嗟乎此言何其甚也孔傳本舜典首無二十八字以於王肅注無施也皇甫謐帝王世紀引史記太甲嗣立固與孔傳不合也王子雝皇甫士安學皆純正豈有此詭譎心思後案因其不好鄭學作此虛空羅網周內無辜小人哉

案齊召南曰孔傳詁經義質辭簡雖有迂曲要非若牟長朱普秦延君輩章句動至數十萬言之繁猥也又非若馬融鄭元聲動據中候璿璣鈐考靈曜諸緯書之奇怪不經也此言實持平之論然卽宗鄭而不喜孔猶可言也何至因傳而毀及於經王劼謂其知有康成而不知有孔子洵然閻氏至恚爲天喪斯文誣聖誣天不知是何肺腑朱子疑傳不疑經語類具在豈容附會其說乃黨同伐異無端造一

事實誣及於王肅皇甫謐而又毫無證據只是師心懸測之言一曰注以掩其跡一曰引以實其言曾見古今造僞書人有如此之詭謀深計者邪又幾曾見王肅皇甫謐果爲心術不端詭詐百出者邪王劼斥其爲小人語似過當然謂其虛空羅網周內無辜實非過論

王劼曰釋文云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仍用者不廢梅氏之舊也其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而無孔傳乃梅賾本非王肅本然王肅注今文雖合於堯典而大類孔傳當時謂其私見孔傳而祕之或舜典非堯典於王注中有可見者梅氏乃因王注分愼徽以下爲舜典故梅本實用王肅本迨後姚方興得篇首二十八字並全篇孔傳上之有罪事寢書亦隨失至隋開皇復得其書而梅氏之本以全釋文作書在後全經皆以孔傳爲正則舜典自亦應依孔傳以補梅氏之闕故全篇既爲孔傳作音而篇首仍因王注聊出二十八字所以明二十八字由考

證相符而得非可假托聊以王注無施出之存其舊耳故於篇首載曰若稽古帝舜二句注之曰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按云孔氏傳本無者言梅氏所上孔傳無此姚方興所上篇首十二字也凡二十八字而言十二者姚書隨寢無據七錄所引止此而開皇所得之書卽建武所上實二十八字故知十二字以下更有此四句也既知有此四句猶言十二字既於孔傳出二十八字復爲孔傳作音既全篇大字載孔傳而仍不廢王肅本於此見陸氏具以疑傳信之深意焉然則十二字與二十八字是一本非二本不容因釋文大小字之分謂爲劉炫所造矣梅氏闕二十八字與姚氏得二十八字亦是一本非二本不容因纍錯口傳誤合謂爲姚方興所造矣論語天之歷數孟子祇載見瞽瞍皆大禹謨之異文亦無二本不容因先失後得而強生疑議矣後案欲以舜典爲王注所分故曰經文用王肅本欲以孔傳爲姚氏所僞故曰傳文用方興本然實只二十八字異已於王注無施出之夫何王肅本方興本之可用哉至云梅氏獻書因其太完恐致人疑乃詐亡失舜典以售其欺蓋既分愼徽以下爲舜典而又亡失其傳亦以見堯典傳存而舜典傳獨亡二篇必不可合一等語凡皆以己度人而不知人心之所同者理耳其奸巧詐僞固有他人所不能同者矣若元德之訓亦必泛引羣書證成爲道家語則商頌之元王桓撥將爲道君皇帝蜀漢先主字元德將與淮南子同爲道家者流邪

　案攻古文者動稱梅賾僞造乃舜典猶闕二十八字則非梅賾之僞亦是一證乃王氏後案反謂其詐失以售其欺巧詆至此眞是不情之論又因此誣及於劉炫昔巴蜀有獄牽累望家所謂望家者數十里之內舉目望見者也後案所指何以異此王劼斥之宜矣

王劼曰荀悅漢紀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武帝時孔安國家

獻之者謂魯恭王得書不獻以還孔氏藏於其家至武帝時安國乃獻其家藏之書明非得於民間爲虛妄之說者比也豈謂孔安國家非孔安國邪豈安國爲武帝時博士不得獻書而有待於其家邪其家藏書惠襄尙有主名獻書大事皆安國家子孫如卬如驩者皆不足稱名邪解此則荀紀中家字與羣書略無異義閻百詩乃曰於安國下增一家字足補漢書之漏朱竹垞乃曰可知漢書文選錄本流傳脫去家字皆是故作張皇已覺無謂至後案更欲實其言而作自欺欺人之語曰宋本文選劉歆移書亦有家字余以鄱陽胡氏影摹淳熙辛丑尤延之本校之實無家字甚矣後案之拙也天下豈遂無宋本文選哉

　案攻古文家隨聲附和猶謂其未加詳考耳乃明知其不合無故撰一僞事以曲爲彌縫而不顧同時之人有與原書以相詰難者張猗谷謂其習於欺人之技吾則謂其昧於毋自欺之旨矣

又案王劼著尙書後案駁正余初未見及書將成始得之廠肆翰文

齋與余說十合八九蓋是非之公自在人心也劼與鳴盛同時後棨初出卽著書以駁正之蓋懼其以邪說亂經也觀其以人才悲學術敗言斯固有心世道者然其說有醇有駁予特錄其允當者以證予言雖微嫌其文筆冗沓亦以此固論事不論文也

古文尚書辨惑卷十五

黃岡洪良品右臣著

附錄張崇蘭古文尚書私議

惠棟原詞第一條　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漢世未嘗亡也三十四篇與伏生同二十四篇增多之數篇名具在劉歆造三統歷班固作律歷志鄭康成注尚書序皆得引之特以當日未立于學官故賈逵馬融等雖傳孔學不傳逸篇融作書序亦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蓋漢重家學習尚書者皆以二十九篇爲備於時雖有孔壁之文亦止謂之逸書無傳之者然其書已入中祕是以劉向校古文得錄其篇著於別錄至東京時惟亡武成一篇而藝文志所載五十七篇而已其所逸十六篇當時學者咸能案其篇目舉其遺文翕然皆知爲孔氏之書不特文與梅氏絕異而其篇次亦殊愚既備著其目復爲條其說於左方以與識古君子共證焉

張崇蘭議曰此爲考古文之提綱觀其逐步斡旋亦巽於稱心而言直抒所見者矣其云二十四篇增多之數篇名具在劉歆班固鄭康成皆得引之似乎持之有故而所謂篇名具在者乃見於正義所斥之僞書非有他據也班志原本劉歆所引有伊訓武成畢命鄭注書序所引有允征伊訓其篇名有一出於見行古文之外者乎況二十四篇之目並無畢命惠氏改冏命以強合之此何說也其言賈馬等雖傳孔學不傳逸篇二語頗費周章夫今日所爭者逸篇之眞僞耳以孔學本有此逸篇故耳不傳逸篇何關孔學爲不云惟傳杜林之學不傳逸篇乎其意祇據鄭注書序僞及逸篇以爲攻古文張本取正義僞書之目附合之謂是曾傳孔學者特無如馬融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之語與之牴牾遂兩涉遊思立於不敗之地然而拙矣若夫漢重家學正以歐陽大小夏侯與孔氏古文各自成家也以二十九篇爲備豈孔氏亦以二十九篇爲備乎自注引劉歆移太常書何邈違其本旨也至謂所逸十六篇當

時學者咸能案其篇目舉其遺文雖無章句訓故之學翕然皆知爲孔氏之逸書也既稱當時學者自應在劉賈馬鄭諸儒之外曰咸能曰皆知似乎舉不勝舉者乃徧觀全卷一則曰班固律歷志引伊訓武成畢命再則曰鄭注書序引允征伊訓而他何有也巧於張皇詞氣復出之以果決淺學爲其所熒惑亦無足怪耳

惠棟原詞第二條　鄭氏述古文逸書二十四篇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棄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藝文志所謂十六篇者卽鄭氏所述逸書二十四篇也正義曰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

張崇蘭識曰此正義所謂僞書者惠以爲鄭氏所述何據乎鄭氏三十四篇之注散見史記集解及羣經正義何此諸篇之注絕不一見鄭於書序大傳中候皆有注若曾受此二十四篇豈有不爲作注之理觀鄭無注知非所受也不特此也鄭注書序武成云建武之際亡注緇衣引

尹告云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亡以鄭氏自述之二亡篇而譏其所受之古文有是則悖甚矣且鄭氏曾與趙商論周官篇中三公師保之文此僞書二十四篇之所無逸書二十五篇之所有也合此諸證二十四篇之目不出於康成豈不顯然惠氏之誤由於連讀正義鄭分爲三十四篇更增益二十四篇之句以爲是康成增益也不知前文云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僞造尙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後文云鄭注尙書篇數並與三家同是鄭氏之書止三十四篇也孔沖遠豈以鄭爲增益僞書者哉正義本明顯讀者自善誤然則謂鄭述古文二十四篇所據止此正義數行而其誤若此欲以定孔壁古文之案得乎

案自來以僞書奪眞書者其說創自閻惠始他人辨之不得其要領轉爲其徒所藉口惟彼既冒鄭注張氏卽據鄭所注亡篇以折之荆履吉謂使閻惠諸君復作亦難理前說以自伸洵不誣也

惠棟原詞第三條　張霸所撰有百兩篇無僞造二十四篇之說二十四篇之文劉歆班固皆以爲孔安國所得逸書非張霸書也自東晉二十五篇之文出於是始以二十四篇爲僞信所疑而疑所信此後儒所以不能無辨也

張崇蘭識曰正義云張霸之徒猶言張霸之流耳孟子云舜之徒跖之徒此詞例也若張霸所造爲百兩篇孔沖遠豈有不知況張霸西漢成帝時人鄭康成東漢靈帝時人斷無謂張霸能於鄭注之外僞造以足鄭注之理若謂稱鄭注者止是計篇數非必卽指鄭書則尙書當張霸時未經鄭氏所分爲篇止二十九卽增益二十四篇仍無以符孔書之數也然則二十四篇僞造於鄭氏既分之後斷然可知蓋前之僞造者爲百兩篇張霸是也後之僞造者二十四篇不得其主名故云張霸之徒也正義於泰誓亦云此有張霸之徒僞造泰誓以藏壁中正是此例不然一張霸耳前後相距三百餘年謂其三造僞書孔沖遠不若是謬矣乃諸古文家皆府獄於此意謂出脫張霸卽可以移屬康成而不知

先巳誤認也若夫劉歆班固於增多之古文第渾言十六篇並無篇目今則鑿然指定此二十四篇謂二人皆以爲安國所得逸書直將己意爲古說後學不加詳考鮮不爲其所欺宜乎今日之併爲一談也然則信所疑而疑所信世固不乏其人特未可以目孔沖遠耳

案張霸之徒四字余向言猶聖人之徒非徒卽聖人也讀正義者忘其有之徒二字遂橫生議論只坐讀書心不細耳張氏所解亦與予同讀正義者又忘其有足鄭注之言遂謂爲鄭所注且謂爲劉歆班固之十六篇惠氏別有一條設四疑以破張霸僞造之說不知孔沖遠明言張霸之徒僞造非言張霸僞造也種種謬說總由誤會正義而然張氏辨之當矣

惠棟原詞第四條　漢世儒者惟鄭氏篤信古文故於易傳費氏於書傳孔氏於詩傳毛氏皆古文也許愼亦從賈逵受古學其撰說文解字稱書孔氏詩毛氏由是言之鄭祖孔學又何疑乎蓋古文自膠

東甫生以下代有經師扶風杜林又得西州漆書互相考證衛賈馬諸若皆傳其學故有雅材好博之稱平帝立古文而十六篇不著於錄以故絕無師說沿至建武武成之篇間有亡者尹敏孫期丁鴻張楷皆通古文然闕幘傳講二十九篇而已（夏侯勝師丹輩）信今疑古擯棄內學抑而不宣至康成注書允征伊訓僅有存焉然猶能舉其篇章辨其亡逸者此炎漢四百年古文經師之力也迄乎永嘉師資道喪二京逸典咸就滅亡於是梅賾之徒（僞書當作僞於王肅一好造僞書以誣康成家肆其一也）奮其私智造爲古文傳記遺書掎摭殆盡若拾遺棄而作飯集狐腋以爲裘（二孫木朱錫鬯）雖於大義無乖然合之鄭氏逸篇不與百兩與中書矣此鄭自與梅異非與孔異也

識曰謂鄭不與孔異初無可考若據正義則其異甚矣許慎稱書孔氏何與於鄭以此爲鄭祖孔學之證良所未喻平帝立古文十六篇不著於錄此以杜撰爲故實者劉歆當哀帝時移書太常博士卽以十六篇爲言謂民間有甫生尙傳其學甫生之傳王璜塗惲以立古文時貴顯東漢惟不立學故諸儒傳講惟二十九篇考其與三家同異而已非可以例西漢立學時也至謂武成之篇間有亡者允征伊訓僅有存焉似亦知此二十四篇當康成時已無可徵然則謂鄭傳孔學僅傳此增多之篇目乎夫書序百篇皆孔所得皆鄭所注奚爭此二十四篇之目爲也鄭氏逸篇既無其物見行古文又非淺陋百兩中書之譬何居焉案劉歆移博士書欲立十六篇古文博士不應至平帝時劉歆貴顯用事古文始立其所立者正劉歆十六篇之古文非後漢二十九篇之古文也是時古文以五十八篇爲備與康成之三十四篇何涉今惠氏既知尹敏孫期丁鴻張楷輩所傳講者爲二十九篇古文則劉歆之十六篇不在其列可知豈略聞其篇目摹仿其字畫遂得謂之傳孔學乎鄭氏之書本之許慎賈逵其云書孔氏祖孔學者殆亦如京房焦延壽之易託言受之孟喜耳平帝既立古文若無此十六篇

則前此劉歆與博士所爭者爲何後此王莽既敗學廢不立者爲何案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甫生甫生授淸河胡常常授徐敖以至王璜塗惲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傳贊又云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尙書所以網羅散失兼而存之敘安國古文而及劉歆璜惲之貴顯以此十六篇爲劉歆所爭璜惲所習在此也又及左氏春秋毛詩逸禮之兼存以十六篇向所不立今與諸書而並立也惠氏徒執馬融無師說之言遂並班志不之詳考亦可謂麤疏矣

惠棟原詞第五條　王氏應麟曰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豈朱均管蔡之比（楚士娓以五觀比於朱均管蔡）墨子非樂篇云於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啟乃當作啟子溢與泆同）野於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洪濁於酒（洪與泆淫濁亂也）渝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大（大當作天）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此逸書敘武觀之事卽書序之五子也周書嘗麥曰其在下之五子（今本夏敍殷）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五子者武觀也彭壽者彭伯也汲郡古文云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畔（漢東郡畔觀縣）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也楚語士娓曰啟有武觀春秋傳曰夏有觀扈五子之歌墨子述其遺文周書載其逸事（楚辭云啟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衖前二句卽墨子所云淫溢康樂萬舞翼翼是也後二句卽周書所云忘伯禹之命遂凶厥國是也）與內外傳所稱無殊且孔氏逸書本有是篇漢儒習聞其事故韋昭注國語王符潛夫論皆依以爲說安有淫佚作亂之人述戒作歌以垂後世者乎梅氏之誣不待辨而明也

張崇蘭識曰武觀非五子也且不當太康之世楚語士娓曰啟有五觀但言啟子不明其畔於何時春秋傳曰夏有觀扈則儼然列之有扈之前是以汲郡古文載帝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十五年武觀以

西河畔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墨子所述卽其事武五字通周書五子卽武子與書序異也若書序云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夏本紀與書序同）鄭注避亂於洛汭是明明五人並非一人明明避亂並非作亂惠氏不信古文亦將不信書序與鄭注乎楚詞夏康娛以自縱五子用失乎家巷王逸卽引書序五子之歌以釋之屈原述其事王逸舉其篇與啟時武觀何涉惠氏乃謂淫佚作亂之人安能垂戒作歌若篇題俱不可信然又何以云孔氏逸書本有是篇也凡此諸書皆惠所引而時代舛訛事蹟錯互號爲考據家吾不信也

案墨子一書在當時已爲孟子所辭闢其所引書詞較孟子多僻澀此正史遷所云百家言黃帝不雅馴之類乃攻古文者不能以經正子反至以子駁經孟子云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雖知後世乃有以淫辭爲可據而聖經不足據者亦曰吾自以考據定之耳卒之於其所引之辭先不能解以致時代舛訛事蹟錯互所謂考據者安

在宜爲張氏之所斥矣

惠棟原詞第六條　逸書有冏命愚謂冏當作畢字之誤也劉歆三統歷云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一云作策豐刑）康成畢命序注云今其逸篇有册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蓋亦據孔氏逸書爲說

張崇蘭議曰冏命畢命皆二十五篇所有此不足以相難畢誤爲冏全無端緒乃敢擅改其意只因律歷志有此篇目不欲使爲晚出古文作證故奪此與彼耳康成注文不可通同字疑衍册命霍侯之事與作策豐刑一例皆古籍之錯互者故鄭以爲不與此序相應也惠氏於鄭注並未知其何解卽臆斷爲據孔氏逸書爲說誠可笑已

案　本朝考據諸家於文詞既不措意於義理復失講貫故過古書奧阻往往不得其解致失古人意旨以此考訂古經所謂東面而不見西牆也故吾嘗言考據之學須先自通文法研義理始

惠棟原詞第七條　征苗誓師禹誓文也于田號泣舜典文也而皆以爲大禹謨葛伯仇餉湯征文也而以爲仲虺之誥聿求元聖與之戮力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皆湯誓文也而以爲湯誥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咸有一德文也而以爲太甲皆與書傳不合

張崇蘭議曰詆古文爲僞者動謂其剿取書傳既係剿取則必檢原文宜乎無不合之處矣今摘其不合者如此庶免於剿取之陋乎特其所謂禹誓者由於誤讀墨子若湯誓則今古文俱在不應別有一篇（禹誓湯誓說見後條）至所據舜典湯征咸有一德之文未審惠氏親見其篇中有此諸語乎亦懸揣而得之乎如曰懸揣則彼以懸揣而載入追敘之詞此以懸揣而疑爲當境之語均屬未可知也未可知則皆僞也方攻人作僞而遽蹈之何邪況謂彼懸揣或後世誣善之深文謂此懸揣則今日誅心之定論山是觀之罪有在矣

案剿取書傳必檢原文宜無不合吾嘗以此明古文之非僞今張氏

云然是非有公論也古人引書每多變誤而惠氏不知所論率皆無據張氏謂其以懸揣得之洵不誣矣是故考古貴乎有識

惠棟原詞第八條　左傳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離騷經云啓九辨與九歌天問云啓棘賓商九辨九歌則九歌乃啓樂猶九鼎爲啓鑄也伏氏尙書虞夏傳云惟十有三祀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康成注四章皆歌禹獨無九歌明九歌乃啓樂也今後出古文以爲禹告舜之詞則似虞時已有此歌恐未然

張崇蘭議曰王逸楚詞注九辨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志續敘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辨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此漢人明以爲禹樂之證若在虞時原未有此歌卻飲引此文而釋之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此春秋間人已早爲訓詁而不悟何也若其引大傳則又誤大傳所言廟舜廟也其言夏道

興謂夏道由此而興也故列於虞傳之末何足以爲禹樂無九歌之證乎

案毛奇齡云水火金木諸句斷當屬之大禹口中洪範不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乎當禹治水時天錫禹洪範箕子傳而演之故五行之說雖見於五帝德而經文無有惟洪範首演五行曰水火金木土而大禹卽以水火金木土進之帝前此一節正其本洪範以陳謨之事故曰天錫洪範禹則之以成九類而前儒亦云水火金木土穀者卽初一五行也案土爰稼穡穀卽統土內正德利用厚生者卽農用八政也九功惟敘九敘惟歌勸之以九歌者卽天錫九疇以九爲次禹成九類亦以九爲則也是水火金木九功九歌諸句斷是夏書斷是大禹謨亦斷是大禹陳謨時口中之語又楚詞啟棘賓商九辨九歌竟以九歌爲夏禹世禪之樂名故史記舜本紀云禹與九招之樂鳳凰來翔亦謂禹紀舜功德爲舜作樂而皆本之於九功九歌蓋九招卽九韶亦卽九歌也雖謂九歌非禹謨乎毛氏之說甚精確可與張鼒互相發明今惠氏鑿言九歌爲啓樂而不知啓本於禹則論語子在齊聞韶可得謂韶乃齊樂非舜樂乎彼株守一說者可以悟矣

惠棟原詞第九條　墨子兼愛篇載禹誓云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據此言之夏書當有禹誓之篇荀卿子曰誥誓不及五帝誓始於禹則舜時未有也今梅氏采入大禹謨屬之虞書顯然與先儒相悖其說非也

張崇蘭議曰墨子所引禹誓謂禹誓師之詞耳遽疑夏書當有禹誓之篇誤矣其書嘗引禹之總德湯之官刑豈總德官刑亦篇名乎然則緇衣引尹告設非鄭注必以爲逸篇無疑且墨子明鬼篇引甘誓亦稱禹誓乃覽之而不悟何也誓始於禹雖舜世何傷舜時既不免頑弗卽工之苗民何獨禁其有誓師之事善讀荀子者不若是固矣

案攻古文者旁徵博引而於所引之書先未參透如墨子以禹誓師爲禹誓復以甘誓爲禹誓惠氏知其一不知其二已屬冒昧至於荀子所云誥誓不及五帝正以誓始於禹五帝無之是就人與事言非指書言禹自受命神宗後征苗誓師誓之者禹也非舜也禹乃三王之首雖格苗歸功於舜而行事實專於禹故荀子實據禹謨爲言何反云禹謨與荀子相悖也惠氏誣以梅賾所采謬矣

惠棟原詞第十條　湯誓非全書也湯誥非古文也何以知之以湯誥多采湯誓之言而古別有湯誥之篇論語堯曰篇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安國注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周語內史過曰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又墨子尙賢篇云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今湯誓皆無此言而湯誥有之以此知湯誓非全書也史記殷本紀云既黜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汝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種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一作士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此孔氏所傳十六篇之文也今湯誥之詞與史記絕不相類以此知湯誥非古文也

張崇蘭議曰攻古文者意在證成其僞而不虞波及今文也謂論語墨子國語所引其在古文湯誥中者皆稱湯誓閻若璩以爲古文湯誓無疑毛奇齡曰然則今文湯誓反僞矣惠氏有鑒於此故先著湯誓非全書一語亦足以見其苦心然則劉向據中古文校三家經文時凡酒誥召誥脫簡史皆明著其數未聞湯誓亦有脫簡也湯誓古今文所同又載於史記以攻古文故必使不得爲全書亦何必矣然則諸書稱爲湯

誓何也曰古人引書於篇名每多異稱故咸有一德亦稱尹告內史過特以語近誓詞故稱誓耳若論語所引之文在墨子則稱湯說亦足見其無定稱也如以說字爲誤則當爲誥字之誤而非誓字之誤何以明之其篇中歷舉列證由泰誓而禹誓由禹誓而湯說而此下又申一證曰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爲然周詩卽亦猶是也若是湯誓不當與誓命別出矣然則凡此諸文不容闌入見行之湯誓其爲湯誥何疑至殷本紀所載湯誥或別是一篇史遷雜采傳記亦未得其全文故莫知其指何屬如必以本紀爲據則盤庚三篇定作於小辛時而高宗肜日乃作於武丁崩後二十八篇之今文其在商書者又將僞其四矣大抵讀書貴於闕疑不宜武斷殷本紀所載湯誓與書文盡同而反以爲不全湯誥寥寥數語訛脫不備而反以爲眞古文尙本紀一篇之中而意爲進退如此安在其有從善服義之公心哉

案古文引書多用卷首篇名內史過引湯誓與孟子引堯典正同余前已備論之矣至史記所引湯誥張氏謂爲雜采傳記實有可徵如自古皋陶至故后有士顏錫名謂當是明居篇雖不知何據然后稷降種以至蚩尤作亂數語明係呂刑中文而僞撰湯誥者襲用之且其文訛脫不備與湯作誥意旨全別故朱子曰史記所載湯誥幷武王伐紂言詞不典不知是甚底齊東野人之語是朱子亦嘗疑而斥之矣今乃據以爲眞古文乎

惠棟原詞第十一條　杜預左傳凡引書在二十九篇之外者曰逸書見逸周書者則云周書惟襄二十五年傳書云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此周書常訓篇文也杜氏偶不照而云逸書於是梅氏遂采入蔡仲之命云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謂二十九篇之外逸書也徐幹中論云書云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蓋逸周書漢人皆見之

張崇蘭議曰左傳所引書杜氏注爲逸書者凡三十三獨文二年傳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注云周志周書此與注鄭書爲鄭國史

書同例非有他義也若襄二十五年傳自是逸書與周書常訓解之文大同小異按常訓解云愼微以始而敬終乃不困此如和寤解之小人難保度邑解之不遑暇食皇門解之勤勞王家嘗麥解之如木既顚厥巢其猶有枝葉皆偶與五十八篇之文同也安得斷定逸書無此文所引卽爲周書且借杜氏周志之注爲之穿鑿生例乎徐幹中論法象篇引此文與左傳同不稱周書其貴驗篇云周書有言人毋鑒於水鑒於人也此酒誥篇文而逸周書則無之然則雖明稱周書尙不得指爲逸周書況其不稱周書者乎何憒憒若此

案常訓篇所云愼始而敬終與蔡仲之命愼厥初惟厥終意同而語異所不異者惟終以不困四字耳此自是兩書偶同一語六經往往有之如文言元者善之長四語與左傳穆姜之筮同召南喓喓草蟲數語與小雅出車篇同其餘一句之同不可枚舉如逸詩唐棣之華則召南有之豈不爾思則鄭風有之不但此也陸以湉冷廬雜識曰古人文詞有不嫌襲用者鄒陽諫吳王書云鷙鳥累百不如一鶚樊準薦龐參書用之孔融薦禰衡書亦用之三國志呂蒙傳亦有此語此類古今甚夥惠氏豈不知之特立意欲證成古文之僞遂不顧所見之偏耳

惠棟引古文疏證原詞第十二條　唐貞觀中諸臣撰五經義訓而一時諸臣不加詳考猥以晩出梅氏之書爲正凡漢儒專門講授的有原委之學皆斥之曰妄少不合於梅氏之書者卽以爲是不見古文夫史傳之所載如此先儒之所述如此猶以爲是不見古文將兩漢諸儒鑿空譔說而直至梅氏始了了邪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

張崇蘭議曰近世學者其視唐儒直以爲淺陋不足道故古文之行歸咎諸臣不加詳考不知唐儒未可輕議也嘗觀開元七年勅議孝經劉子元等議欲行孔廢鄭國子博士司馬貞爭之謂古文二十二章本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遭巫蠱未行荀昶集註之時尙未見孔傳中朝

遂亡其本近儒欲從古學假稱孔氏輙穿鑿改更又僞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云云是於孔壁之經安國之傳非不知詳考者苟有以見其僞而爭之之力至於如此也若古文與孝經等耳孔穎達諸臣豈智出司馬貞下哉且貞於孝經建議如此而其爲史記索隱也頗據書古文糾史遷之誤一信一不信豈苟然者唐代去古未遠見聞較確況史傳所載如兩漢及隋書先儒所述若釋文及正義彼此脗合其如近人之不思何

案漢儒講授各有專門古文有孔鄭亦猶今文之有三家也今必欲伸鄭黜孔輙侈稱兩漢諸儒之說試思彼猶知有兩漢諸儒者以讀漢書得之耳試問前漢書劉歆與博士所爭者何故後漢書孔僖父子所世傳者何物賈逵馬融鄭元所講授傳注者何經是豈唐人所鑿空而妄言之者乃談漢學不據漢史其所據者實唐人正義之書而反以之齮齕唐人所謂蠹生於木而自食其木者也抑知唐去漢

晉時代較近當時遺書猶有存者耳目見聞較詳且確孔穎達陸德明皆一代大儒何遽不如閻惠豈漫不加詳考遂任梅氏之妄售其欺何不思也但唐人猶見全書確有證驗故以梅氏之本爲正乃以千百年以後之人徒據馬鄭之孤文隻義遽侈爲兩漢諸儒之學是不知兩漢諸儒不止馬鄭一人也是皆未卽漢書儒林傳而一詳考之也

惠氏引古文疏證原詞第十三條　凡晚出之古文所謂精詣之語皆無一字無來處獨惜後人讀書少遂謂其自作此語耳

張崇蘭議曰從來辨事之眞僞必以有證爲實無證爲虛古文散見於書傳所引多矣乃攻者忽創一說謂之剽竊是有證反成罪案也因有證之諸句而欲罪及全篇於是離析其句一字兩字以根究所從來而補綴之說生焉推其意必欲增多之篇無一字與羣經諸子相應而後免於竊也試移其術以繩今文今文亦豈能免乎實千古第一奇論其

端發於吳澄謂注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至梅鷟離析根究著爲考異而閻若璩因之大暢其說其後惠棟王鳴盛程廷祚皆沿襲抄錄以爲古文罪案此李塨所謂竊人敗屐自矜善步輙翹足於先聖之前者也方梅鷟之爲考異也其所不知動生訾議於是陳第著古文引書證以正之而閻氏卽褎入其書以爲古文罪及毛奇齡著古文寃詞於糾摘字句之瑕者復列證以明其不然而惠氏卽襲入其書以爲古文罪是何操術之逸也夫此符於書傳所引者既以剽竊入其罪矣及偶與書傳參差歧互則又曰此不知其本解而誤竊之也否則曰此故欲立異使人不疑也深文周內考古者如是設心可乎凡攻古文家類持兩端以逞其羅織之私智如古文於伏書分出舜典益稷則謂其便於省造至湯誥則謂其不用史記所載而別撰一篇是明與省造之說相違也既謂其於書傳收拾無遺及偶見有出於二十五篇之外者則又譏其脫漏是兩歧也且如惠氏前於爰立作相論道經邦業廣維勤諸句

方以字非古義證明其僞此引閻氏之說又以無字無來歷斥其補綴之僞進退皆罪古文何不幸而值此反覆之徒乎

案凡攻古文者不外采輯補綴兩說究其所列各證率無確據祇是穿鑿附會之談張氏摘其進退兩歧又譏其挾持無具（見另條）所論實爲痛切至謂諸家操術之逸互相鈔襲成書無非妄持兩端以逞其羅織私智實爲洞見癥結之言

惠棟引古文疏證原詞第十四條　孟子帝使其子九男二女趙岐注曰堯典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則可證其未嘗見古文舜典矣蓋古文舜典別有一篇與今之尚書析堯典而爲二者不同故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勛乃徂落爲堯典不爲舜典史記載愼徽五典至四罪而天下咸服於堯本紀不於舜本紀孟子時典謨完具篇次未亂固的然可信馬遷亦親從安國問古文其言

亦未爲謬也余嘗妄意舜往于田祇載見瞽瞍與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爲舜典之文無疑然要可爲心知其意者道耳

張崇蘭識曰東漢諸儒皆不見古文因不知舜典合於堯典趙岐所以疑亡失其文也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勛乃殂落爲堯典文或謂此足正晉人分篇之誤蓋堯典止此始末乃備證之史記堯本紀亦同以下則爲舜典矣說亦近理若謂別有舜典一篇吾不知舜卽位以後除見行古文所載諸大政外更有何事可以入敘也舜本紀載諸瑣事皆在未升聞之前至格文祖以後則與今舜典無不同矣完廩浚井一節見之孟子者文詞誠屬古崛然堯典不古崛何獨舜典應古崛乎孟子所引舜事使斷爲堯典無疑然則孟子引放勳曰勞之來之諸語曷不疑堯典有脫文乎史遷所云其軼時時見於他說者欲悉舉而歸之二典

誤矣且吾謂舜典若從月正元日分篇則與書序不相應堯本紀欲備堯一代之事故將舜典愼徽五典以下諸事敘入其中至舜本紀不容複出乃約其辭曰試舜五典百官皆治賓於四門流四凶族入於大麓烈風雷雨不迷非卽舜典文乎二典事本相因孟子引堯事卽稱堯典此猶左傳引虞書賦納以言以事關禹卽稱夏書引周書洪範凡三見以箕子商人卽稱商書也不足疑也

案毛氏以二十八載放勛殂落爲堯典之文因作舜典補亡將父母使舜完廩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等語輯入其中蓋猶泥於孟子所引堯典書名也嗣是閻若璩王鳴盛卽以漢書所引堯典爲言不知漢人所據者伏生今文耳張崇蘭援左傳引夏書商書例謂孟子引堯事卽稱堯典實爲確證至謂舜典亡失其文趙岐不見古文故有此言陳蘭甫澧曰大學引書通謂之帝典蓋堯典舜典與序同篇猶之顧命康王之誥伏生誤合爲一篇若云舜典亡失豈可云康王之誥亦亡失乎

惠棟引古文疏證原詞第十五條　許愼說文解字序云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愼子沖上書安帝云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愼本從賈逵受古學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是說文解字所引書正東漢時盛行之古文而非今古文可比

張崇蘭識曰近世學者好據說文改經類藉口於其序而於本序文義先不能解余友柳賓南曰漢世易有施孟梁邱京氏書有歐陽大小夏侯古文孔氏詩有齊魯韓毛春秋有公羊穀梁左氏禮有后蒼大小戴慶氏及周官經許氏兼通其說說文亦兼引之其字則大小篆古文錯出故愼自言其書中所稱引凡有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及論語孝經之目者則皆古文也若稱引其餘諸家則大小篆也後世逸書詩專於一家刊行說文者遂刪落其細目獨於禮周官春秋

左氏傳蹤蹟猶存禮周官則稱周禮以別於戴禮春秋左氏傳則稱春秋傳以別於公穀皆以後世專稱易其舊號然據其中所稱春秋國語春秋公羊傳之例推之許氏之意猶可尋也余案柳說誠然若如近儒所說則說文引易必係孟氏今孟氏章句雖不傳其異文散見者如需於沙作沙衍咸其輔頰舌頰作俠晉卦之晉作齊損懲忿窒欲作怪浴豐日中則昃昃作稷闃其無人闃作窒繫詞穨然作退然大寶作大保庖羲作伏羲與許氏所引之異文並無一合至於毛詩今注疏本具存所引詩與毛異者幾二百條未聞有議今世所行毛詩爲僞者不得謂其稱詩必毛氏也觀易與詩而書可知矣大抵許氏學宗賈逵逵曾校三家及古文同異者故字多錯出蓋同於孔氏者爲古文異於孔氏者非古文也苟或不然其於書既引堣夷暘谷矣又引嵎鐵崵谷既引鳥獸褻毛矣又引鳥獸𣯛毛既引旁逑僝功矣又引方鳩僝功既引濬濬从矣又引濬畎澮既引若顛木之有甹櫱矣又引若顛木之有甹枿又

謂古文言由枝既引西伯戡黎矣又引西伯戡黎豈孔氏壁中有數本乎晉儒皆說相承幾二百年觀此亦可爽然失矣

案顧炎武曰自隸書以來其能發明六書之指使三代之文尙存於今日而得以識古人制作之本者許叔重說文之功爲大後之學者一點一畫莫不奉之爲規矩而愚以爲亦有不盡然者且以六經之文左氏公羊穀梁之傳毛萇孔安國鄭衆馬融諸儒之訓而未必盡合況叔重生於東京之中世所本者不過劉歆賈逵杜林徐巡等十餘人之說而以爲盡得古人之意然歟否歟一也五經未遇蔡邕等正定之先傳寫人人各異今其書所收率多異字而以今經校之則說文爲短又一書之中有兩引而其文各異者後之讀者將何所從二也流傳既久豈無脫漏即徐鉉亦謂篆書湮替日久錯亂遺脫不可悉究今謂此書所闕者必古人所無別指一字以當之改經典而就說文支離回互三也吳玉搢曰說文解字十五卷所引諸經數千餘條按其同異大約參半非獨與宋人牴牾亦多與漢人剌謬字殊義別不可畫一或經師授受各殊或篆隸相承遞變或形聲近似即相通假或以訛傳訛漸至懸絕程贊詠曰說文所引經每與今文互異一則所傳異辭因文各見一則約舉其辭本非成句如詩有威儀抑抑德音秩秩二句約之爲威儀秩秩書大誥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則約之爲我有載于西是也三家之說如此吾更即說文驗之許愼從賈逵受古學而逵所受杜林本馬融鄭康成皆註之乃亦有與說文不同者如顧命王乃洮頮水馬鄭古文作頮說文作沬教胄子馬融作育說文作育善敹乃甲胄鄭訓穿徹之勿使斷壞說文訓爲擇是也同一賈逵古學而何以歧異至此且其古文亦有不同者一字有二古文如正字商字謀字農字厷字畫字教字烏字棄字虫字則字虎字檝字克字宅字保字仁字雲字𪗉字是也一字有三古文如盤字箕字是也一字有四古文殺字是也同一東

漢盛行之古文而何以歧異又至此夫衛宏亦與賈逵同受古文者也許愼既引衛宏古文用字從卜中又云用古文用何一家之古文又歧異若此然則其尙書古文可謂其盡出於孔氏乎況自衛包改古文從今文古文之蹟已絕今世安得有古文今乃執說文古文以繩之亦不通矣

惠棟原詞第六條　案經傳無言六馬者鄭駁五經異義曰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圉四馬曰乘顧命曰皆布乘黃朱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大非常法也乃知六馬之謬

張崇蘭識曰異義載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鄭氏據周制駁之然禮王度記亦曰天子駕六蓋古說如此鄭氏一家之學未可偏據且周制何足以難夏后世乎若謂古無六馬則列子記泰豆氏教造父有六馬可御二十四蹄所投無差之語而荀子載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楊倞註云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白虎通曰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也列子荀子皆晚周時人安得以鄭所不知即謂古無其說乎

案武億曰鄭康成據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然而易稱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固以六爻之位數之也御天者天子六龍即六馬易爲周時書是周以前天子即乘六馬也此就車制而言然此處本非述車制不過借言馬之多耳荀子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莊子逸篇金鐵蒙以大緤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此詞例也若必鑿言爲天子車制則衛詩素絲祝之良馬六之晏子春秋梁邱據御六馬而來此大夫也何以云六馬豈可以天子車制繩之乎

王鳴盛原詞第一條　伏生之書二十九歐陽則泰誓分出二篇爲三十一夏侯仍爲二十九至杜林衛宏賈逵及馬鄭則用歐陽本文分出盤庚二康王之誥一爲三十四從無所謂三十三篇者孔壁增

多之書十六篇內九共出八爲二十四從無所謂二十五篇者增多之書雖亡其篇目篇數鄭具述之作僞者捃摭依傍綴緝成篇而不顧其與鄭所述不合於是遂爲二十五矣眞書二十九卷增多二十四篇九共同卷實十六卷共四十六卷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是也漢藝文志云四十六卷者衆序言之而僞書乃除序爲四十六此其不能盡合也疏曲爲附會乃援伏書之序在卷數外以爲例一若以藝文志所載序卽在卷數內爲非者然然則何以篇數卷數又必有意曲與之合也且所謂同序同卷異序異卷者亦非也伏書康誥酒誥梓材同序而異卷顧命康王之誥異序而同卷孔書汨作九共大禹謨棄稷伊訓肆命皆同序而異卷作僞者乃創爲此例何足信哉

張崇蘭識曰凡攻僞者欲以傳信也若作僞以攻僞罪又加甚矣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自注爲五十七篇此孔書也經二十九

卷自注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十二卷此伏書也王氏見此下有歐陽章句三十一卷疑其本經亦當爲三十一卷（惠氏同說）此猶可言至謂歐陽於泰誓分出二篇試問出何典記作僞一也杜林衞宏賈逵馬鄭皆傳漆書古文學何從見其用歐陽本作僞二也正義明載鄭氏分泰誓爲三後漢杜衞賈馬諸人本傳無一人曾爲歐陽氏學王氏殆欺天下後世不讀班范二史及書正義乎其謂增多之書雖亡其篇目篇數鄭具述之則襲閻惠二家豈非誤讀正義邪桓譚新論其書已亡近人從類書搜輯成編其云尚書舊有二十五卷爲十八篇字句顯有譌誤惠氏增益其文以證己說而王氏因之不足據也漢藝文志云四十六卷不云衆序惠氏爲此以自圓其說王卽據之以爲典要反譏正義援伏書之序在卷數外以爲例不知此非正義附會也漢志本例如是也其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卷兩句之中有二例乎班氏旣未自注序在卷內正義亦未嘗以班志爲非而王氏云然作僞三也伏書不聞有序大傳所存篇目有在二十八篇外者王應麟謂中有揜誥爲百篇書序所無則或者今文別有書序然不可考孔書汨作九共等篇已亡乃鑿言伏書康誥酒誥梓材同序而異卷顧命康王之誥異序而同卷孔書汨作九共大禹謨棄稷伊訓肆命皆同序而異卷一若曾經目覩者作僞四也王氏所著之後辨大略類此

案古人之書所不知者則當闕如徒據一孔之論以譏古人已屬冒昧況復作僞以誣之乎鳴盛之書初出已爲王劼所駁茲張氏復摘其作僞數條謂其習於欺人之技可謂老吏斷獄手

王鳴盛原詞第十七條　僞孔本乃憑臆私定安得依壁內篇次爲文賈逵之說但杜林本而出於塗惲實安國嫡傳劉向別錄乃校書中祕親見古文而著之者故鄭依以爲次不是之信反從東晉突出孔本可乎

張崇蘭識曰杜林本出於塗惲一語此僞造也劉向親見古文知其所

多篇而未特著多篇之目鄭所依以爲次者百篇書序耳書序次第孔鄭不同試觀別錄之於禮經其篇次多不同於二戴鄭氏明著之不以爲嫌豈於書而獨否也爲鄭學者並此不知何其淺也

案張霸造僞書史稱其依書序作首尾故孔書果僞其次第當依書序未有不見書序而能造一僞書者亦未有依序造書而猶違其次第者古文初出孔壁安國卽引冠篇首康成未見古文安能與之脗合唯其彼此參差益信古文之眞此事理之明而易見者何王氏猶昧昧也乃方攻人作僞無端僞造一典故曰杜林本於塗惲其憑臆私定爲何如哉宜爲張氏所斥矣

王鳴盛原詞第十八條　遷書所載如湯誥泰誓皆古文說

張崇蘭識曰班固言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不及湯誥泰誓其云古文說者蓋用古文家說經之旨非謂所載爲古文也卽如堯典以欽若爲敬順以允釐爲信飭以庶績爲衆功此類不

可枚舉皆以訓詁之字代其本經安得即指爲古文堯典本如是乎獨是今文家說既已不存遂無以識史遷用古文說者安在然如尚書大傳禹貢篇所載方物鴻範五行傳所載五事之應妖孽禍痾等史記絕不闌入亦足見其概也湯誥已見前若泰誓則史記於師渡孟津以後略述罪紂大意數語而不載其全文其載九年武王上祭於畢觀兵還師凡二百言皆史家紀事之語非誓詞所應有也以卄書收書例之可見王氏祇知爲僞泰誓作地而不暇察耳

案諸家多以古文說爲古文而不悟說乃訓詁之詞既從安國問得之此即安國之古文傳義也至此猶得疑安國之不作傳乎且班氏於古文說明著其篇目乃諸家不獨誤認史記湯誥泰誓爲古文凡於其中稍涉異文者則必曰此史遷從安國問得之古文也要皆出誤讀班志之故

王鳴盛原詞第十九條　逵之書本於塗惲自惲溯而上之一脈相

承歷歷可指也逵之書即安國之書明矣儒林傳又言逵與馬鄭所注杜林本林之書即安國之書又明矣壁中眞本傳授統系明確如此

張崇蘭議曰使杜林注逵本謂之即安國之書可也既是逵注杜林本安得云即安國之書考古可如此立論則逵當以大夏侯尚書教授矣謂是安國之本可乎

王鳴盛原詞第二十條　馬融所注杜林本即賈逵本其爲壁中書無疑而本傳亦未詳融典校祕書祕府所藏古文實親見之要與梅賾僞本無涉

張崇蘭議曰既欲顚倒是非遂不得不顚倒先後本當云馬鄭所注賈逵本即杜林本以無由牽合孔壁而易其說也謂融親見祕府見藏古文其如與諸君所執之眞泰誓有礙何

案漢書敘古文傳授至賈徽止賈逵雖受父業乃史不載其注父徽古文而藏其注杜林古文枝分派別紀敘最明乃王氏讀之不析致將兩家古文彼此牽混前後顚倒以爲統系明確則似史有可徵何又云本傳未詳則前所述統系者果何據也蓋張皇立論初不自覺其矛盾至此馬融自云逸十六篇無師說而王氏謂其親見祕府古文既誣賈逵又誣馬融其無往而不用其附會有如此

王鳴盛原詞第二十一條　安國本無作傳之事史記前後漢書皆無此言恐安國當日不過以今文讀之而已未必爲之傳也又曰藝文志古文經下繼以經二十九卷則伏生今文也又繼以傳四十一篇則伏所作大傳系注下尊伏生也諸儒章句別爲一列抑之不使與經傳並也然但有伏生傳及歐陽夏侯章句而並無所謂安國之傳則安國不作傳明矣

張崇蘭議曰此亦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之類也班氏藝文志志中祕書耳伏書歐陽夏侯之學已立博士傳及章句皆在中祕故班氏志之

安國唯獻經文其傳不入中祕班氏何由志及民間之書邪毛氏訓故傳與本經同出並入中祕故志亦及之安國孝經傳論語注則志皆不載孝經傳亡於六朝論語注會經何晏採入集解不識王氏謂有其事否

案安國未上傳故漢志無其目張氏既辨之悉矣若以爲不見史記則猶有說朱子曰史記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爲主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子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爲萬世文章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遺而不錄固不得以史遷不錄遂疑易爲僞書也孔傳亦猶是耳且其從弟孔臧與安國書有已定五十餘篇並爲之傳語其子季彥與孔大夫問答亦有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在策科之例語其孫孔衍疏又有曾共王壞夫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世人莫能識者安國爲改今文訓傳其義語是其家三世所述如出一口散見各書所引歷歷有徵雖欲誣以爲古文作地得乎至於

晉舊史所載之授受漢魏西晉各家所徵引另見卷中茲不贅及乃攻之者猶以不見漢志爲辭昨閱錢大昕養新錄謂宋人撰述不見於宋史藝文志者有五十餘種其中甚有大部通行至今尙存如王偁之東都事略徐夢莘之三朝北盟會編葉隆禮之契丹志宇文懋昭之大金國志王明清之揮麈錄王應麟之玉海王象之之輿地紀勝趙汝愚之名臣奏議羅願之爾雅翼祝穆之事文類聚等書元時史臣概未著錄此可以其不見志目而僞之乎錢氏亦不信古文者試執此例以詢之彼將何以對焉

王鳴盛原詞第二十三條　隋書唐人所修其時僞本立學已久寖以孔所得爲二十五篇敘述得書本末全依僞孔序以爲說而反以鄭注爲今文其顚倒若此至梅賾得安國之傳奏之一語尤爲鶻突近毛氏據此遂謂梅所獻者特傳耳其經文則卽兩漢祕府所有也夫鄭所述逸書篇目彰彰甚明二十四篇非二十五篇亦斷不可合

毛氏生平專以詆訶朱子標新領異彼見朱斥晩出書爲僞故強造此辨以入朱子之罪然據隋書以駁馬班偏信唐人而不信兩漢大儒傳授明確之書可乎

張崇蘭議曰居今日欲考尙書古今文之出與傳授自當以前漢書爲據欲考尙書古今文之合併歧互自當以後漢書爲據欲考古文增多篇所由行世自當以隋書及唐正義爲據使所據有出於此數者之外尙當較量其爲正史爲雜史爲官書爲私記以示愼重非可據近儒之臆說而詆隋書爲顚倒爲鶻突也自閻惠以來相承口語必以鄭氏所述逸書篇目爲詞試問鄭氏於何處述之正義謂作僞者於鄭注之外僞造以足鄭注因歷舉二十四篇之目其不以爲鄭氏所述可知今諸君堅言鄭所自述則必於此正義而外另覓一證方足取信曷爲諸考據家著書盈尺而竟無有也毛氏詆訶朱子則誠有之若其古文尙書寃詞於吳澄梅鷟郝敬歸有光羅喩義及同時作僞以攻僞者辨之尤力非專以入朱子罪也特不意又有標新領異詆訶古文者出於其後耳馬班之書敘古文止於西漢隋書與之相足而不相妨據隋書非駁馬班也前漢之大儒古文自傳安國本後漢之大儒古文自傳杜林本此見之班范二史者唯信其傳授明確故知鄭氏未見增多之篇而隋志益足據必欲攻古文尙須挾持有具若此者則何益矣

案孔穎達既修隋書復修正義同出唐人之手王氏既不信隋書所紀得書本末何又信正義所載僞造之篇目乎據唐人之書以爲言而反鄙棄唐人其顚倒孰甚焉鄭氏古文唐時猶存史臣目驗得之知其雜以今文豈有謬誤當世祕府有經文諸傳皆亡故梅賾以傳奏之是時所闕在傳不在經故史志單紀上傳毛氏據史志爲言豈有乖戾寃詞具在先列史記班志後列隋書何嘗據隋書以駁馬班逸書二十四篇正義明言僞足鄭注者今乃以爲鄭所親述而又不能別尋一證以定是非不信古書惟憑臆斷以視毛氏之持之有故

者天淵矣乃反以之詆訶毛氏乎

江聲原詞第二十四條　按鄭沖傳言沖在魏爲司空高貴鄉公講尙書執經親授而三國志三少帝紀言高貴鄉公幸太學命講尙書稱鄭注以稽古爲同天之誼以難博士然則沖所授高貴鄉公者是鄭氏尙書沖當未見僞孔氏書也

張崇蘭議曰此與賈逵親傳父業而以大夏侯尙書教授正同蓋從時好也古文立於東晉至齊代猶惟傳鄭義時王所尙雖在古文出後猶然況其初乎

案鄭沖傳載沖在魏高貴鄉公講尙書沖執經親授史未著其爲今文爲古文何得遽臆斷爲鄭氏尙書至幸太學稱鄭注以難博士是時孔鄭均未立學或高貴鄉公閱鄭注有疑因舉以難博士偶然及之亦事之常志中未及鄭沖安得遽臆斷爲鄭沖所授兩事不在一時閻若璩聯合成詞而江氏因之不知鄭沖卽親授鄭氏尙書何必

不見孔本嘗逵以夏侯今文教授何以亦受其父徽古文比例以觀可無庸饒舌矣

江聲原詞第二十五條　江聲曰融以泰誓非伏生所傳故疑之耳尙書大傳泰誓維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云云既引其文矣特不能記憶其全爾然則泰誓雖不出於伏生不得謂非秦火以前伏生所藏之舊文矣李容集註尙書於此泰誓輒引孔安國曰則孔氏古文亦有此篇安國且作傳矣而兩漢諸儒備見今文古文者未嘗疑泰誓有今古文之異然則今文泰誓同乎古文又可知也若其所稱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則裴敬嘗言之司馬子長亦錄其文於本紀不既信而有徵乎又若火流爲雕以穀俱來斯乃符命之應猶龜書馬圖之屬也且思文之詩不云乎詒我來牟帝命率育卽此以穀俱來之謂融將斥詩爲誕乎融又疑書傳所引泰誓甚多而此皆無有案湯誓傳自伏生既又出諸孔壁今古文若合符節而予小子履敢用元

牡云云載於墨子兼愛篇而湯誓未有其文故孔安國注論語堯曰篇不敢質言湯誓之文而云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又墨子尙賢篇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而湯誓中亦無之然而謂湯誓有逸文可也謂湯誓爲僞書則不可以此相況泰誓亦猶是爾不獨此也大傳引盤庚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引毋逸曰厥兆天子爵今盤庚毋逸俱在而皆無是言經傳俱出於伏生不應傳述其文經反遺其語然則伏生既傳之後歐陽夏侯遞有師承猶不能無闕逸況泰誓乎季長之說吾不謂然故爲此辨

張崇蘭議曰事有更千數百年諸儒相承無異詞而章句小生忽與東漢碩學樹敵者今人之論泰誓是也其意以爲篇中所述裴敬於漢初曾引之伏生作傳仲舒對策並有其事而司馬遷且載入周本紀是足以明其非僞不知作僞者非盡憑空臆撰必有所依託緣飾而爲之如張霸造百兩篇必須采左傳案書序是其微也周秦間人言武王事者有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及白魚入舟火流爲烏等語故裴敬諸人咸得引之作僞者卽據以成篇其事之有無不可知第以書所引泰誓核之則此篇之爲僞無疑也江氏舉湯誓爲例謂墨子諸篇所引湯誓而湯誓無之但可謂湯誓有逸文不得謂湯誓爲僞書則不知諸篇所引自屬湯誥若以爲湯誓逸文則伏孔兩家壁藏之書皆有湯誓其出並不同時乃彼此不謀而同逸此數語無是理也若謂逸在壁藏之先則其時百篇俱存兩家所藏適同此不全之湯誓又無是理也知此則不容藉口矣且春秋內外傳孟子荀卿禮記諸書不引泰誓則已一引泰誓偏及其逸文絕不偶及其見存之文此何故也是以王肅亦謂泰誓非其本經杜預注左傳韋昭注國語於所引泰誓必云今泰誓無此文而趙岐孟子注云泰誓古尙書百二十篇之時泰誓也今之尙書泰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泰誓同諸傳記引泰誓皆古泰誓也此漢晉諸儒疑其爲僞之明驗也至李容尙書集注今已不存其引孔安國曰或

舉孔氏他篇之傳以明之如黃鉞白旄孳孳無怠勉哉夫子句下皆得引之若據此爲眞而以梅氏所上爲僞則兩書同出東晉自應黜僞扶眞觀當時之存與廢眞僞可立判也大抵自惠氏以下凡說經者惟鄭是從彼聞鄭注有此泰誓且分一爲三實出其手因執以爲眞古文而諸儒之說有所弗顧卽經傳所引之不符亦且存而不論曰吾知爲鄭學而已然吾謂諸君特貌尊鄭氏實未窺鄭學之全盍嘗讀坊記鄭注而知之坊記引泰誓予克紂數語鄭注曰此武王誓眾以伐紂之辭也今泰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是康成明以今文泰誓爲非古也是康成以古文爲散亡而不及見也諸君其何說之辭

案攻古文家所藉爲名者黜僞崇眞耳今黜眞古文而僞之反舉漢人所僞之泰誓唐人所僞之二十四篇臆定爲眞古文而多方彌縫以曲成其說眞其僞而僞其眞是名實兩亡也所更奇者閻若璩始創鄭述二十四篇之說及見武成一篇鄭注爲亡乃稱以僞泰誓以

冒貢秦誓豈知秦誓亦鄭所注爲散亡者謂爲鄭逃鄭何逃焉古人云作僞心勞日拙有以哉

程廷祚原詞第二十六條　古文之在東漢幾於家傳戶習非若往時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者矣然諸儒不聞以其出於安國而名之孔僖以安國後世子孫亦然其曰古文者不過以字體訓詁不侔於歐陽大小夏侯焉爾由此推之當日安國以授都尉朝者本與伏生之篇第未嘗稍異然則所謂得多十餘篇者亦史漢無足重輕之言也

張崇蘭議曰謂東漢古文止是字體訓詁之不侔於三家甚確然不得其惟傳二十九篇之故於是輾轉求通討無復之至以馬遷劉歆班固諸人所言爲不足信甚矣讀書之難也

案東漢家傳戶習而立於學者杜林古文耳謂諸儒不言出於安國其說近是然賈逵嘗以安國古文校三家本鄭康成亦云先師安國

亦好此學非不知有安國者至孔僖傳載僖世傳安國古文今乃謂其不出於安國可乎安國得五十八篇古文以授都尉朝故史遷云逸書得十餘篇班固云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紀載如此分明何得云與伏書篇第無異且王充論衡有云六典不傳猶之古文尚書左氏春秋之不與其重古文如此今乃謂爲不足重輕何也劉歆云信口說而背傳記其程氏之謂乎

程廷祚原詞第二十九條　梅賾之奏孔傳吾不謂其無是事也若二十五篇者似又出於梅賾之後穎達德明既致於追改史漢舊文同時之人又何難增竄帝王世紀及晉史諸書以實其說而謂所言授受源流有可信者乎按晉荀崧傳元帝時置博士九人有古文尚書孔氏其孔氏者以古文非以晚書二十五篇及僞傳也隋志稱齊建武中姚方興上舜典後於是始立國學則晉世所立其爲兩漢之舊古文可知矣又考是時從梁武之譏斥方興而不用則隋志所言猶難盡信恐終江左之世未嘗得立也

張崇蘭議曰晉分東晉所立古文與增多之篇爲二且謂二十五篇出於梅賾之後論最奇創其端由於東漢不及增多之篇思之不得其解故也一切典籍以攻古文故悉舉而僞之曰追改曰增竄曰難盡信則所恃以爲考據者安在矣語云大惑易性此之謂也

案程氏既信梅賾有上孔傳事則孔異於鄭者以多二十五篇何云出於梅賾之後謂穎達德明追改史漢豈史記所云逸書滋多漢書所云得多十六篇者豈皆二人所追改邪如此謬誕原不足與置辨但彼疑晉室所立古文非晚書二十五篇盡執今文三家訓詁之例不知孔鄭之異雖以訓詁亦以篇數史漢所記劉歆所言皆在皇甫謐孔穎達陸德明以前今謂其增竄帝王世紀舊晉史諸書不知其書唐初尚存人人共見豈孔陸二人所能售其僞者他家誣王肅誣皇甫謐誣梅賾程氏更誣及穎達德明可謂譸張爲幻矣且謂所立

爲兩漢舊古文一語已自矛盾前漢除五十八篇外別無歧出古文唯後漢始有鄭氏三十四篇古文范志孔僖另爲一派剖析甚明故晉初並立於學及經喪亂五十八篇之傳既亡故梅賾得而上之程氏徒見諸書渾言孔鄭未及篇數遂欲混而一之不知志紀已詳餘文從省其蹤蹟尙可追尋豈程氏所可假借立論乎隋志稱姚方興上舜典後於是始立國學專指所上之二十八字而言今曰乃兩漢之舊古文不獨誤讀史漢並亦誤會隋志矣夫梁武帝所譏斥者亦方興之二十八字與古文孔傳無干今因此疑江左未立古文是不知梁昭明太子已將孔傳大序載入文選中並文選而亦忘之也張氏謂其大惑易性良然

沈彤原詞第三十條　毛氏此書自謂懼古文尚書將見廢而爲之然吾知其必不廢也其書自東晉列國學置博士歷今千餘年無貴賤賢愚不之學習安得有議其廢也即或議之而其勢固不行也傳

日與其過而廢之甯過而立之果欲諍廢亦乖於理矣禹謨三篇雖非親授受之文而聖人之道存焉太甲諸篇有大醇而無小疵故吾知其必不廢也并書此於後以解毛氏地下之惱且以明辨眞僞者之專以尊經非有意於梅書之廢也

張崇蘭議曰觀沈氏此言信非倚託鄭氏門戶自命漢學者所能道晉儒紛紛刪去古文勒書行世固沈氏所不及料也其必以古文爲僞者亦所謂習俗移人耳至云辨僞專以尊經非有意於其廢語涉模棱試思經之所以可尊者以聖人之道存焉耳今沈氏於此諸篇固云聖人之道存焉矣何以辨爲禮記半出漢儒所述與古文尚書較純駁相去不知凡幾儼然列之於經未聞沈氏汲汲用其辨也然則尊經之說豈有當乎請進此言以祛沈氏地下之惑

案古文至今日閻氏惠氏王氏姚氏倡言排之皆欲黜之於學唯毛氏著書稱冤沈氏深惡其言乃復巧爲彌縫之說謂辨眞僞所以尊

經非有意於其廢吾謂古文之廢不廢總以書之眞不眞爲斷書果僞邪雖顯黜之不爲過諸家所論則爲尊經矣書果眞邪雖誣以僞終不廢諸家所論則爲畔經矣蓋眞僞是非本無中立之勢豈容模棱其詞思兩立於不敗之地且彼既知爲聖道所存有大醇而無小疵曾南豐云其執簡者亦聖人之徒并深微之意而亦傳之是也此豈後世所能綴輯摹擬者諸家徒據其一孔私見穿鑿附會強誣以僞畔經孰甚焉沈氏本其徒黨明知古文之必不可廢而又妬毛氏之說與之牴牾於是抹倒毛氏曲殉諸家冀以伸邪說而黜異已蹟似調停而意實偏袒此正其門戶之牢不可破者張氏謂其囿於習俗非倚託門戶殆猶爲其所欺哉

孫星衍原詞第三十一條　古文尚書馬鄭注序曰鄭氏受學於馬二家本同故兼錄之又曰馬氏鄭氏三分泰誓又曰孔安國亦傳今文故史記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後漢杜林又得漆書古文實逵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於是今文合於古文隋經籍志稱馬鄭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也馬鄭所注雖止伏生之書既從張恭祖受逸書十六篇分爲二十四又注壁中百篇之序遂曰古文尚書而唐人猶謂此爲今文者以惑於僞古文也又曰孔子壁中所出古文尚書杜林得之西州鄭氏受之張恭祖皆即其本又曰古文增多篇無傳注故儒林傳稱司馬遷從安國問故而不言安國作傳馬氏稱爲逸無師說漢晉諸儒咸見其全書或稱爲逸書者非亡逸之謂謂逸在伏生二十九篇之外也唐人疑爲不見古文誤矣

張崇蘭議曰孫氏敘今文合於古文其言甚核此外卻多臆說馬鄭經字多異不得云二家本同三分泰誓係鄭氏事何與於馬馬疑泰誓者肯爲之分篇乎安國未嘗傳今文史記所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者因古文難識其中有與今文相同之二十八篇安國即今

文之字以測之識其相同之篇因併以識其多篇故云爾也近儒不得其解見有安國以今文五字即謂安國傳今文失之遠也鄭氏初從張恭祖受古文並無受逸書十六篇分爲二十四之說杜撰故實不謂之作僞而何且鄭氏始事恭祖後乃入關事馬融今兼言馬鄭從恭祖受逸書誤之中又加誤矣張恭祖本無由可知孔壁五十八篇杜林漆書一卷三者無端牽合爲一考訂家固如是乎史記不言安國作傳曷不云五十八篇皆無傳注僅以屬之增多之篇何也漢晉諸儒所注經傳遇古文皆稱逸書今謂諸儒咸見其全書特以在二十九篇之外故稱逸書則逸書有太甲說命伊訓虺誥等篇必爲諸儒所曾見而二十四篇之僞益信矣惠氏而下攻者益多乃惟憑胸臆挾持無具有如此

案孫氏馬鄭尚書注序指摘古文各條如云或非經文而以爲經或非傳義而以爲傳或以此篇爲彼篇或以此言爲彼言或背于典禮或乖于史例或謬于是非或敘事而失詞或重文爲二字皆沿閻惠

誤說余前已歷加辨正矣惟是所云其他經義大異史遷從安國問故之古文與顯背鄭說者益雜更僕數夫史遷本紀所據者二十九篇今文又多采雜說如孫氏所指帝曰無若丹朱傲禹曰予娶塗山云云漢書劉向論衡王充所引皆同當是今文史記夏本紀帝曰禹曰亦同而獨言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又與今文異則不知據何本矣孫氏乃遽臆斷爲從安國問之古文與鄭康成之古文豈不怪哉康成古文經文今已不傳惟章句猶見於唐人所引今其經文可徵之傳注者如予其敢心腹腎腸在昔上帝割申勸甯王之德與伏書今文異與今本古文同其餘皆不可考無從證其同異乃孫氏輯尚書馬鄭注經文既以三家今文帝曰禹曰句屬之於鄭方攻孔學乃即僞造一鄭古文以冒孔古文反謂孔顯與鄭背謬矣且孔在鄭前鄭慕孔而未見明載各書若必以孔爲僞孔鄭之學同立於晉同紀於唐何以見鄭必眞孔必僞邪況孫氏亦云二十九篇反賴孔書以存伏鄭之本皆絕若云僞則皆僞矣同在一本二十八篇不僞豈二十五篇獨僞邪觀於今文合於古文與馬鄭所注亦無甚異益徵孔本古文之非僞曷爲知有鄭反不知有孔也所更謬者遽以記之一句古今文皆有說文引作周書此本許叔重之誤說文中如此類者尚多（詳見卷中）今亦疑爲鄭古文而反斥孔作虞書之非不善讀說文不善會鄭注乖謬百出而欲以紹述絕學考訂古書得乎（又案隋志晉鄭皆雜以今文非孔晉本究不知其所雜者爲字體爲訓詁爲經字其本已絕無可質驗孫氏但輯其注可也何得釐采以充其本經乎後附逸文尤雜論詳卷中）

姚鼐原詞第三十二條　宋大儒始啟論古文爲僞之端儒者展轉尋考益得其理至今日而古文之僞大明前儒謹論愼重不敢輕出此率古之道當然若至今日學者猶曲護古文尚書此則近於無識不可云非過矣昔閻百詩之斥僞古文專在考證其言良爲明切而長沙唐石嶺先生作尚書辨僞多以義理文章斷之先生不及見閻氏之書而能自斷如此可謂有識矣

張崇蘭議曰攻古文者有二派爲漢學者以康成所不見而攻之學宋學者以朱子曾致疑而攻之皆所謂傍人門戶無關心得者也乃正義所述僞書二十四篇之目考據家誤屬之康成證以鄭氏自注其失已立見矣若朱子語錄諸條爲宋學者亦當備覽竟不知其有勸人細讀古文不必強通今文之說何也夫扳援古人以自重先不免厚誣古人成於有心則爲不仁出於無心則爲不智姚氏所謂儒者展轉尋考益得其理者乃益得其誤耳夫且自命爲有識乎哉

案姚氏謂古文僞證至閻惠輩出而僞蹟大明余謂至閻惠輩出而不僞之證愈彰閻惠等亦知之於是引而毀之以滅其蹟姚氏於考證本屬耳食故不能窮端竟委察其所由其闇然無識亦無足怪惟是鹵莽立斷而又張皇其詞謂古文之僞至今日而大明試思天下之大人文之衆豈皆眯目不辨黑白而一惟僞其所僞哉閻惠之書初出本微自姚氏輩出爲之推波助瀾張其氣欲自謂卓識論定當成鐵案而不知誤益加誤適貽識者譏耳唐氏書余未之見姚氏謂其以義理文章定之夫古文爲義理之宗文章之祖有何可譏而唐氏譏焉則其書可知也張崇蘭云以姚氏集中諸條例之大抵郝敬唾餘斯亦不足觀也已

古文尚書辨惑卷十六

黃岡洪良品右臣著

附錄林春溥開卷偶得

林春溥曰古文尚書自朱子始疑之後之和者眾矣一則以文之平易也二則以出之太晚也三則以爲采輯補綴無一字無所本也抑余亦有疑者凡文之徵實者不容僞如堯典之命四仲禹貢之敘九州洪範之綱舉目張顧命之臚陳名物皆非古文所及平心而按實有判然不同然其間微言大義醞釀宏深語醇而氣厚亦決非晉人所能僞即令采輯補綴豈能渾然天成如己自出衍至二十五篇之多試使讓古文者如其說而爲之恐不能成一篇亦復談何容易乎今以源流考之安國所傳約有數派其一以傳都尉朝而倪寬亦從安國受業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其一則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然史記所引用不出伏生二十九篇之外而歐陽大小夏侯尚書皆出於寬則仍伏氏之本也

蓋古文增多未奉詔旨立博士設弟子安國不敢私授其所稱問故受業者不過就二十九篇中質其疑義考其同異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賈逵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是已惟孔世傳（見後漢書儒林孔僖傳）及都尉朝等乃其嫡派其傳授序次固有不可誣者按漢書儒林傳安國以古文授都尉朝朝傳之膠東庸生生傳之清河胡常常傳之號徐敖敖傳之王璜及平陵塗惲惲傳之河南桑欽而賈逵父徽實受書於塗惲逵傳父業遠有源流至晉太保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陽臧曹曹授汝南梅賾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是豈出梅賾一人之手哉朱子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今按漢書路溫舒傳引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春秋繁露引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又引書曰厥辟不辟忝厥祖又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說苑引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引孔子曰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風俗通引尚書曰紂爲逋逃淵藪後漢書劉梁引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論衡引武成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說文引虞書鞏字及周書若藥不瞑眩鄭志趙商問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皆古文也安得謂前此諸儒皆未經見邪淮南子曰禹執于戚舞兩階之間而三苗服又曰紂斮朝涉之脛而萬民叛又曰君子之居民上以腐索御奔馬韓詩外傳引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論衡答佞篇云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蓋亦得見古文故有是語否亦經師之所傳說但未能舉其全篇耳朱子又云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又云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易者全不能記也案漢書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漢定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據此則二十九篇故有其書且以傳於齊魯矣文帝求治尚書者特以句讀音義有難通曉故使鼂錯往受之伏生非謂竟無其書待伏生紀錄而後有也何偏記難

易之有至謂數百年壁中之物豈無訛損一字則疑竇實在乎此竊意壁書初出當如今世所傳逸周書摩滅脫損不一而足又字皆難識安國即以今文推識其字因於二十九篇之外求其脫損少而有文義可尋者引伸觸類遇必不可知之字則以意潤色之遇有殘缺則采古書之零章斷句以補綴之其脫損多而文復古奧難曉及徵實紀載難以意造者則皆舍之此古文之所以皆空虛平易而牽綴痕跡之處亦或不免也豈憑虛采輯之所能爲哉然則讀尚書者當如何曰吾人當學孔子之信而好古不當學孟子之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案林氏謂古文語醇氣厚非采輯補綴所能爲與方望溪同均屬持平之論至其歷敘古文之源流與古文之已引於漢世亦可以祛千古之疑惑惟於朱子所云數百年壁中之物豈無訛損一字語猶未能釋然且謂安國於不可知之字則以意潤色之即方望溪所謂以顯易之辭通其奧澀者也此皆彌縫朱子難易訛損之說夫難易之

故朱子已自解之矣譌損之疑實有不必然者孔序明云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則譌損正復不少此五十八篇特其僅完者耳序所云定其可知者此也觀於以中祕古文校三家文有脫簡則其本之無譌損可知且孔襄去安國纔及四世亦無數百年之久今世舊家所藏宋版書明版書遠或七八百年近或三四百年竹楮之脆尙有完整善本而況簡爲之者乎

林春溥曰漢書劉歆傳成帝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向死歆卒父前業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不肯置對歆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

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藏經或脫簡傳或閒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歎閔也按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二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皆即成帝陳發祕藏時也儒林傳云成帝時東萊張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釋文作劉向校之亦在此時其時孔衍亦上書辨家語云臣祖安國得古文科斗尙書爲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會巫蠱事起遂闕廢不行於時光祿大夫向以爲時所未行之故尙書則不紀於別錄（孔疏引劉向別錄云尚書五十八篇此云不紀異）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據此則成帝蓋嘗欲興古文而能治之者膠東庸生安國之孫衍皆其人也惜劉向不能將順其美耳孔疏曰夏侯等書宅嵎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賢陽刵劓劅剠云臏宮劓割頭庶剠而梓材戕敗人宥王啟監厥亂爲民論衡引作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想亦今文之

異又蔡邕石經今文殘字見於隸釋所引者亦與古文多異蓋劉向所校異文脫字略見於此其時歐陽大小夏侯各守師法必不取古文以更其本經而劉向即校其異文脫簡亦必就現行之二十九篇錄爲古文此後漢杜林之本所以止二十九篇而稱爲古文而逸十六篇無師說也歟哀帝時歆欲以十六篇列於學官爲博士不肯置對而罷平帝嘗立古文不久亦罷於是古文遂隱及後漢則扶風杜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林客隗囂所光武擢拜侍御史）常寶愛之東海衛宏從林受古文尙書爲作訓旨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更受林學於是古文遂行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皆此本也初賈逵父徽受尙書於塗惲（惲安國五傳弟子）遂傳父業與班固並授祕書肅宗特好古文尙書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逵數爲帝言古文尙書與經傳爾雅訓詁相應詔撰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而汝南許愼亦從逵受古文學故說文引書稱孔氏八年詔選高才生

受古文尙書遂行於世（儒林傳云雖不立學官拔高第爲郎給事近署）安帝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尙書一人靈帝光和三年亦有是詔維時傳古文者有尹敏蓋豫周防丁鴻楊倫又有孫期劉佑張楷孔喬周磐等所謂古文皆不過二十九篇而已唐張懷瓘書品云靈帝時劉陶删定古文今文尙書號中文尙書以北山本爲正（北山杜林字本傳作伯山）亦見後漢書注是東漢杜林之本盛行於時雖本安國而無增多之篇共五十八篇惟安國之家世傳之（見後書儒林孔僖傳）按史記儒林傳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漢定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閒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洛陽賈嘉頗能言尙書事是安國始亦今文家及得古文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即書序所謂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承詔作傳孔衍所謂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也孔叢子載漢太常蓼侯孔臧與侍中從弟安國書略云舊章潛於壁室欻爾而見

義爲今學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古文乃有百篇邪如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素以爲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知以今僻古以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爲之傳又戴孔僖子季彥答孔大夫曰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測其奇矣賴吾家獨修之其引商書曰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卽桐邇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安國世傳於此可見或疑孔叢子王肅僞撰然肅時古文未出何由知而傳之孔疏曰晉世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陸德明亦云王肅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歟而近世攻孔者卽指古文爲王肅僞造然肅果僞造古文經傳具備何必又爲尚書解（見隋經籍志止二十九篇）以啟後人疑竇乎晉書稱皇甫謐從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今考湯誓序疏稱皇甫謐引伊訓造攻

自鳴條朕哉自亳引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而太平御覽所引帝王世紀有云案經傳夏與堯舜同在河北冀州之域故五子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又云今梁自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非偃師也故古文仲虺之誥曰葛伯仇餉初征自葛卽孟子之言是也謐之卒在晉武帝太康三年時古文未出而其書引之鑿鑿如此郭璞爾雅釋詁注引徯我后此太甲篇也引書曰禹拜昌言此大禹謨篇也又引逸書釗我周王此武成篇也又於鳥鼠同穴下引孔氏尚書傳云共爲雌雄於狗四尺爲獒下引尚書孔傳曰犬高四尺曰獒璞死王敦之難雖在東晉明帝時而爾雅注中一引元康八年（惠帝年號）事一引永嘉四年（懷帝年號）事未嘗一及元帝年號則其書成於未渡江以前可知蓋自西晉以來孔傳固已漸出見重於時故豫章內史梅賾從而奏上之晉荀崧傳元帝踐阼崧轉太常時方修學校置博士尚書一人古文尚書孔氏一人孔傳之立實始於此而當時諸儒深信不

疑者良由晉世祕府所藏有古文尚書經文得以相證耳陸氏釋文云永嘉喪亂眾家之書並滅亡而古文孔傳始興攻孔者因謂僞書無從質證然隋志固云晉世祕府所藏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不言其亡又云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亦未嘗及古文也牛宏歷陳古今書籍之厄以劉石憑陵京華爲書之四厄元帝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前祕書監荀勗中經簿校之才十之一舊唐書經籍志云永嘉之亂洛都覆沒靡有孑遺江表所在官書止三千一十四卷安知古文尚書經文不在其中邪卽令亡於永嘉而安國世傳之本自在何無一人上言其僞此又其明徵也自孔傳盛行今文以無用漸廢遂致亡失後人目不見古經遂生異議古人有知當竊笑於地下矣

案余初作晉世古文尚書考及駁諸家各條猶未見林氏王氏書逮見兩家之書覈其所言與余有若重規疊矩可見是非之公心同此理非蹟所著終不可掩仍采錄於後以俟來哲之並觀焉

林春溥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書疏引鄭康成讀經作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史記亦同其說然堯之咨岳也曰朕在位七十載而舜於是舉其使舜攝曰乃言底可績三載是堯之七十二年也又曰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是堯在位百年舜自歷試至此三十年故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也舜之禪禹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而孟子曰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合之爲五十故曰五十載陟方乃死也若歷試二十年方攝何以云底績三載且舜攝八年而堯崩何以云二十有八載乎近人攻古文者力主史記以與孔爲難亦未詳考耳

案此條引孟子以證尚書舜徵庸在位陟方之歲甚精確孔鄭之得失於此可見若以康成實出史記豈史記更古於孟子邪是說亦與余同

林春溥曰蔡氏考定武成移底商之罪至萬姓悅服於于征伐商之下

似矣但是時武王尚諸侯也天下未定何得於皇天后土名山大川之前自稱周王發卽以爲史臣追增之然觀武王誓師凡稱王者皆史臣敘述之辭若武王自稱但曰小子發予小子予一人未聞自稱周王者其稱文王則曰文考至武成告羣后方云文考文王明乎辭有體製也若云可以追增則何不可追增之有蓋此篇爲告武成而作與逸周書所記克殷解不同故于征伐商之下不說如何克商便接王來自商云云自底商之罪至天下大定承上文柴望大告武成而言柴祭天也望祀山川也故曰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以下正其告武成之辭也自今商王受至萃淵藪告商罪之不可不伐自予小子至用附我大邑周告己之伐紂出於順天應人自惟爾有神至無作神羞乃祈天永命之辭非謂相共伐紂也自戊午至天下大定乃告成功之辭乃反商政以下則史臣約紀新政及開國規模以結之原文自明不必疑有錯簡

案唐弼唐鑑之言曰周書武成篇當以古武成爲正蓋書名武成紀功也所以首爲一月至于征伐商畧提用武之始厥四月哉生明至大告武成總敘武功之成既生魄以後則因諸侯朝會而示以繼志述事之故以見伐商不違乎先底商以後則因百神祭告而述商逆周順之故以見伐商不違乎神既戊午以後則詳說用武之詳以明篇首于征伐商之意乃反商政以後則言功成治定之事以終大告武成之意書有綱領有條目先畧後詳反始要終渾渾全全脈絡通貫不必按時順日而時日有可考此所以爲古人之文也宋儒所更定者如今人做供招但知按年順月流水說下殊非文法亦昧武成名篇之旨良品竊謂宋人誤認告神在伐商之先不知告神一段卽柴望之文故於告諸侯時述之若未伐商以前武功未成不容有柴望告神之詞或謂禱神告諸侯兩事豈宜合一毛奇齡曰左傳引經原是一串禱神之詞皆於告諸侯見之如昭七年傳芋尹無字曰昔先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則明屬一詞不可分易且李氏易解引漢後諸儒注既濟卦有云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丁未祀于周廟此等引書皆在孔傳未行之前者共於丁未祀廟直接生明又安得以生魄一節間於生明之節之下然則據此數家之說武成之無錯簡可知矣自劉原父蔡九峯歸熙甫李安溪輩紛紛考定已屬多事乃郝敬猶謂其無次第費解釋至以贋鼎目之其孟浪爲何如者毛氏斥其目不識寶有以哉

又案禮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據此則是伐商後始告神告諸侯嗚呼羣后一段正告諸侯追王之詞也與古武成次序恰合

林春溥曰書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史記武王卽位九年東觀兵至于盟津乃還師歸十一年十二月戊

午師畢渡盟津序紀周正史紀殷正二者皆合獨泰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陸氏釋文謂年月不與序相應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而孔傳依違其說解十一年伐紂爲觀兵解一月戊午師渡孟津爲十三年更與諸侯期而伐紂一序之內強擘兩段尤屬附會今以竹書紀年證之帝辛五十二年當武王十一年冬十有二月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從周師伐殷蓋殷十二月建子周之一月也三統歷推戊午爲子月二十八日是時周未改正朔故仍爲武王十一年十二月序雖稱一月而猶繫之十一年者以此越六日甲子三統歷推爲丑月五日則爲殷之明年正月而爲武王之十三年故呂氏春秋曰武王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紀年亦云武王十二年辛卯伐殷敗之于坶野既克殷而後改朔故國語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世俘解曰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則咸劉商王紂史記亦云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皆周正也若齊世家謂武王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蓋猶仍商正

而年則非矣問者曰杜預謂紀年皆用夏正則所書武王十一年冬十有二月安知非丑月乎余曰不然唐大衍歷云武王十年夏正十月戊子周師始起盍據竹書帝辛五十一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師渡盟津而還之文夏十月殷之十一月也是非紀年用殷之明證乎或又曰書序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云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然則克殷非十三年而何曰據史記此乃克殷後二年之事書大傳則謂武勝殷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因以封之箕子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問洪範二說雖小異要其訪範非卽在克殷之年則一也且紀年繫周武王元年於帝辛四十二年之下其年歲在庚辰而於後幽王之末統計周之年數又云武王元年己卯自己卯至辛卯十三年則又從其成君之年數之然則牧野之役出師在十一年克殷在十二年而通計成君之歲亦可云十三年歟

案前漢書律歷志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

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太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歲亦在鶉火故傳曰歲在鶉火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據漢志則伐紂者十一年克殷而訪範者十三年朱子引訪範之歲以證克殷蓋據漢志爲言與史記大傳不合然序言十一年伐紂書言十三年大會孟津明屬兩歧故孔傳遂改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解之議者於是據此疑經傳之僞而不知非僞也漢志亦云十一年伐紂十三年克殷劉歆親見古文據以入歷班志述之且引書序太誓參差之故爲之詳加訓釋雖其爲觀兵與否事無可考而書序之爲十一年太誓之爲十三年則不誤非晉人之僞造古文而歧之也且觀兵之說已見史記亦非晉人之僞造孔傳而爲之也不然晉人非無目者書序明言十一年乃造書不依書序故改作十三年以與之牴牾非人情矣

附錄陶辛垣駁閻氏古文疏證數條

閻若璩原詞第一條　如堯典帝曰我其試哉三家本無帝曰二字四岳之言也以上文岳薦鯀云云則此試哉亦屬岳鄭康成注試以爲臣之事愼徽五典原接帝曰欽哉之下試卽指愼徽五典等下女于時二語乃另一意

陶鋭駁曰若如所云我其試哉之我屬岳而不屬帝則岳不待帝命而擅試矣觀下賓四門卽爲四岳之官百揆卽總百官之事納大王氏以爲大錄天下之政此等試法不屬之帝而出之岳帝堯時恐無此等專擅之事推其意不過硬以下篇之首二十八字爲僞而不知其不可通也且謂下女于時二語乃另一意作何安置邪豈此二語亦僞造邪

案此處若無帝曰二字則下文意不相貫試哉之下緊接女于時觀厥型于二女可知試之云者卽指觀型之事也此自堯先觀型而後任政如此試法在堯則可若四岳薦舜敢云以女試之乎至愼徽五

典云云乃爲試以爲臣之事耳上文岳薦鯀云試可者因堯吁咈而岳勸堯試之岳亦不自言我試也伏本偶脫帝曰二字此其不及孔本完善處史記堯本紀亦云堯曰吾其試哉此其從安國所問之堯典古文說也王充正說篇亦云堯老求禪四岳舉舜堯曰我其試哉王充在東漢初所見本有帝曰二字是充實見古文堯典也不云帝曰而云堯曰一字異文或引書時改之如孟子改帝乃殂落爲放勳殂落之例

閻若璩原詞第二條　古文舜典別自有一篇與今安國書析堯典而爲二者不同故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爲堯典史記載愼徽五典至四罪而天下咸服於堯本紀不於舜本紀孟子時典謨完其篇次未亂固的然可信馬遷亦從安國問古文其時未爲繆也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而多所增竄不及原文遠甚亦信文章格制各有時代不可尚同

孟子此一段其爲舜典之文無疑然要可爲心知其意者道耳

陶銳駁曰古人引書堯典舜典原未細爲分析如左氏引虞書皆作夏書後人不因此疑虞書之僞也至史公四罪而天下咸服以上諸事皆爲堯在位之事其入堯本紀夫復何怪今舜典之文何嘗不采入舜本紀乎若孟子使舜完廩一段雖不知孟子所引爲傳聞爲逸書而斷非舜典所宜有以典之體關於朝章政事斷不宜以家人瑣屑之語參錯其間也如二嫂使治朕棲等語置之命官典禮制樂之間類乎不類乎不然堯自唐侯而爲天子生平豈無一二逸事而堯典不載則體例可知矣閻氏不知此理而一則曰文章格制再則曰心知其意眞強顏哉此一條係與洪右臣從平日所論定者心服其語故及之

案古人引書篇名各隨所指辛垣以左傳引虞書作夏書證之甚確余撰古文辨惑力明古文非僞與辛垣言如響斯應因出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示之辛垣力斥其謬越數日以所駁數條示予予見其

所論皆允因錄之於此至於父母使舜完廩一條鄙意竊以語近鄙屑非帝典所宜有辛垣大以爲然且爲筆而存之予又以語紀朗如朗如曰吾向亦主古文不僞之議爲論者所沮今閻君言益信

閻若璩原詞第三條　近代孫鑛評尚書亦謂大禹謨則漸排矣鑛受之極詆其非聖無法爲侮聖人之言彼敢以文字論聖經誠哉其爲侮聖言也然大禹謨實是古文先儒故嘗疑之余亦謂先秦無段落之蹟西京絕駢偶之語況三代以上之文乎若以大禹謨則漸排爲風會使然則皐陶謨次於大禹謨之後亦應涉排何獨不爾則知今文古文出於兩手決矣

陶銳駁曰如以爲排則堯典克明俊德以下排而且作聯珠體申命羲仲以下則竟作四大排豈堯典亦僞書邪至先秦二語尤非確論六經具在段落處處可尋駢偶篇篇均有何況先秦與西京乎若云出於兩手則歷代史官不同今文古文當出於數十手何兩手之足云

案閻氏譏大禹謨之排不知禹謨排語有引於各傳記者原書如是不可僞也如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引於呂覽去賢勿疑任賢勿貳引於趙策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引於左傳刑故無小宥過無大引於論衡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引於左傳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引於周語人心惟危道心惟危引於孟子外書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引於荀子其中有注爲書注爲夏書者豈得謂三代以上之文遂絕駢偶之蹟乎即皐陶謨亦有之如在知人在安民侯以明之撻以記之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股肱喜哉元首起哉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其爲排語一也何得大禹謨獨不爾乎不獨此也欲敗度縱敗禮左傳引之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周語引之民非后無能胥以甯后非民無以辟四方禮表記引之天作孽

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孟子引之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呂覽引之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秦策引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引之大德畏其力小國懷其德左傳引之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人力武侯心書引之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孟子引之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禮坊記引之無不出於古文亦無不用其駢偶此豈可以一手兩手議之邪夫孫氏以排語妄評古文閻氏既以爲侮聖言矣乃明知之而仍自蹈之何哉

閻若璩原詞第四條　禹自堯七十二載乙卯受命平水土則娶塗山氏女在丁巳戊午啓生計歷堯之崩與舜之崩俄而禹崩及啓即位改丙戌年已八十九所以享國僅七年壽九十五而終竊以是時其元妃未必存況又歷太康十九年歲辛亥方有失國之禍使啓若存壽一百一十四歲古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此蓋言其大

限若國君則十五而生子禮也妃定與之齊年天子何獨不然是仲
康等御其母以從年當一百一十有四矣莊子言人上壽百歲中壽
八十下壽六十惟堯舜逾上壽之外他不少概見然則大康失國時
門已無復母存矣
陶鋭駁曰此條更無端鑿空無理取鬧矣無論五子之母爲啓之元妃
繼妃不可考即爲啓之元妃亦事所應有如必周內以疑古人則不獨
古文爲然即今文亦難盡信矣即如太公八十遇文王之說載在東漢
以後之書者甚多或難據爲典要至孟子有西伯善養老之言則太公
事載之年誠非少壯矣且其女邑姜爲武王元妃則太公雖不知事文
王幾何年而其齒至少亦當與文王相上下乃武王九十三歲而崩之
後而金縢之二公及王二公命邦人其一則太公也揆是時太公齒當
亦百數十歲矣豈金縢今文亦僞書邪閻氏其何辭以對
案史記共和以前無甲子以其荒遠難稽也乃閻氏於數千百年後

硬斷禹娶塗山在丁巳啟生在戊午啟十五而娶妃妃與啓爲齊年
啓八十九即位九十五而終太康時妃已不存以是爲五子無母之
證覩其逐曆杜撰羌無故實而言之歷歷如繪不怍於心此與王西
莊斷孔安國爲年四十者同一幻想皆作僞以攻人之不僞者也唯
毛西河謂解經勿杜撰勿強說人倫序其言最允乃近世學者反黜
毛而尊閻何也
閻若璩曰原詞第五條　晩出書所載太甲即稽首於伊尹矣伊又
歷自稱其字於太甲豈不君臣交相失乎
陶鋭駁曰洛誥亦有王拜稽首之文豈今文亦僞書邪傖父不知三代
以前三公有坐論之儀天子有答拜之禮至嬴秦以後此禮遂亡而乃
援秦以後之典章以疑三代其亦不通之甚矣至伊尹名摯名尹分見
各書並有謂其名阿衡者然三代以前僞質禹皋陶則對君稱予稱朕
周公對三王且稱爾之與我今見今文尚書人不以爲疑何獨疑於古

文乎且言雖出於伊尹叙述實成於史臣即偶有不檢當亦史臣之疏
而不得以此廢聖經也不然周召之呼王一則曰沖人再則曰孺子三
則曰王小子後世其可行乎於此等處疑僞則今文之僞也久矣
案王答拜之文亦見顧命今文臣無稱字之例辛垣即以今文折之
最直捷
閻若璩原詞第六條　趙氏稱孟子尤長詩書其於書之辭必熟習
必不以古人口中語認爲叙事又必不以古人口中語妄竄之於後
與或妄增之於前自亂其引古之例斷斷然已奈何晩出書以彼之
孟子有不然者書曰天降下民一節自武王恥之上皆書辭蓋史臣
所作故孟子從而釋之曰此武王之勇也亦猶上文引詩然後從而
釋之曰此文王之勇也正一例也僞作者欲竄入武王口不得不去
其末二語又改天下曷敢有越厥志爲予曷敢有越厥志試思此段
在泰誓上者曾有一毫似武王之勇而孟子乃引之乎又有攸不爲

臣一段亦史臣作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大邑周史臣述士女之
辭僞作者亦欲竄入武王口自不得不去其首句又改昭我周王天
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試思今文書大誥曰天休于甯王興我小邦
周多士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其自卑如此于勝國一曰大國殷再
曰大邦殷甚且曰天邑商其尊人如此豈武王當初得天下日徧告
羣后而乃侈然自以爲大邑周乎即文理亦不可得通凡晩出書之
以叙事爲議論其誤如此
陶鋭駁曰天降下民一段閻氏以爲無絲毫似武王之勇誠然但孟子
引書全以作之君作之師欣動齊王口雖引此段經文胸中實融全篇
故斷之曰一人横行于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與上節引詩不
必一例者古人原無印板文字也孟子引詩書此例甚多如康誥曰殺
越人于貨云云下接是不待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于今
爲烈横斷數語再接如之何其受之如引魯頌曰戎狄是膺云云横斷

周公方且膺之一語再接予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與此正是一例其所以曷予曷敢有越厥志爲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者蓋故意與下一人横行于天下作反對之勢是孟子之點竄經文非經文之點竄孟子也如閻氏云一人二句爲古書原詞試思予曷敢有越厥志之下突接一人横行于天下無源無委通乎不通乎上文曰我武王之自我也曰予武王之自予也其下忽接武王恥之如夢如囈類乎不類乎横僞書二字于胸中信口妄談而不自知其乖謬一至于此至有攸不爲臣一段孟子不著書目全非引書體原文曰大邑周者對臣下而言也曰小邦周者對殷民而言也體例如此以此爲怪得毋爲臆背之馬乎然則非孟子之誤認乃閻氏之誤認耳

案孟子所引意在主泰誓克紂之事以形武王之勇非沾沾於數句之詞也閻氏不諳古人引書之法死煞句下遂生訾聱固宜至於句中明有我字予字確爲武王之言而謂經當至武王恥之止試思武

王二字豈可入武王口氣並文理之不知矣辛垣駁之誠當若大邑周語當是史臣鋪排之詞卽孔穎達所謂今文章家稱大隋者是也古史之代王言有何定例手筆不同安能盡一卽語有失當亦史臣爲之耳故孟子論武成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閻若璩原詞第七條　吾嘗疑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必史臣美武王之辭非武王語蓋紂之惡甚於桀而武王除殘之功亦遂高於湯史臣正紀其實處曰于湯有光非誇也僞作者以三篇俱武王語一例竄入之于口中試思禮記引泰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謙讓於父之前而于商先王前侈然自多其功聖人氣象豈至於此吾故疑焉

陶鋭駁曰孟子全引我武惟揚五句上冊明冠以泰誓曰亦可以息喙矣乃閻氏硬以爲史臣辭非武王之語閻若璩讀書亦當知體泰誓者誓師之辭也誓師之時勝敗尚未可言中間可夾入史臣贊美之辭乎試觀甘誓湯誓皆今文也中有史臣贊美之辭乎若云予克受云云而以爲武王忽謙忽侈聖人言語有未可以常情測者如孔子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自任也又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自謙也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自任也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自謙也忽謙忽侈在孔子則亦有然矣豈論語亦僞書乎

案誓師之辭雖作武王口氣而其辭則經史臣潤色朱子所謂裝點出來者此也至文各有施辛垣論之極當而閻氏不知豈爲善讀書者乎

閻若璩原詞第八條　史家有追書之辭竊謂伶州鳩與景王論武王曰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斯時武王僅有三軍六師未備觀牧野可見州鳩蓋以其終有天下故

以有天下之制稱之亦追書者之常若當武王時敘武王新統軍而曰王乃大巡六師則大不可矣序書者在刪書者之後故流傳說頗訛見召誥有太保字及顧命康王之誥皆然遂以太保爲召公之官曰西旅獻獒太保乃作旅獒不知武王時召公尚未也然史家書多以其人所終之官言之初不計其時亦追書者之常若當武王時敘召公所居官而曰太保乃作旅獒則大不可矣

陶鋭駁曰伶州鳩對景王有厲所以厲六師之言則六師乃當時實事非追敘也如史記云武王伐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樂記稱總千山立則斯時不止六師矣若云牧誓有司徒司馬司空之文以爲三軍之證則以營壘尺籍軍旅屬此三官專管故獨呼之非謂止有此三官也如鴻範司徒司馬司寇豈天子祇備此三官乎若云召公爲太保武王時尚未彼但見賈誼新書保傅篇云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遂以爲召公之太保爲成王所受

之官不知太公在武王時已爲太師詩所謂維師尚父是也太公之六師既在武王之世安知召公之太保不在武王之世乎閻氏吹毛索瘢如能確據召公之太保授于何年更能確指武王時之太保爲何人則能杜後人之口矣否則信口妄談其誰信乎

案史臣修書雖當時有是事有是語其史皆修於數十年以後如泰誓之六師乃史臣以有天下之制書之旅獒之太保亦史臣以所終之官稱之此亦追書者之常何不可之有乃在他書則可在古文則不可何也閻氏之言殊所不解宜垣駁之宜矣

古文尚書辨惑卷十七

黄岡洪良品右臣著

古文尚書或問

或問賈逵註尚書世以爲非孔古文何也余曰賈逵親受父業其父徽爲安國嫡傳乃不註其父所受之古文而註杜林漆書之古文蓋其父所受之古文爲安國隸古本杜林漆書之古文類科斗書逵好古疑卽孔壁原本故舍而注之仍用立學之二十九篇而增多篇不之及亦猶其以三家教授意也馬鄭亦好此學遂亦爲之訓詁許愼亦受其學故悉載之於說文至今獨有可考者（案古文自許愼說文外有郭忠恕汗簡本山井鼎考文補遺及古文考證）（世）隋志謂非孔舊本言其所注非安國隸古本也曰漆書本果卽孔壁本乎曰難言也漢史嘗紀之矣儒林傳特述兩古文源流其於安國之學則書曰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爲尚書古文學未得立其於杜林之學則書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註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一顯一晦派別枝分其剖析詳明不相淆亂如此乃習馬鄭者欲據杜林後起之學以奪安國初傳之學其可哉曰西漢行安國古文東漢行杜林古文今復孔鄭並行不亦可乎曰安國古文隸古書也杜林古文科斗書也自衛包改從今文隸古科斗之蹟幷絕矣世所存者經文之辭而已尚何孔何鄭之有曰六朝何以孔鄭並行曰以訓詁余前論之矣（見前古文）（孔鄭異同論）茲不贅云

或問隋書經籍志云梅賾得孔安國傳上之其中有經否曰有傳無經何以知之曰觀上文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亡語是專就傳言之若有經則今文已亡矣曰傳何以不借經也曰朱子云漢書傳訓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尚書亦猶是也至後漢馬融爲周禮注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就經爲注安國在西漢時未開此風氣故三家傳文至晉時猶自孤行不獨孔傳也逮經永

嘉之亂而三家傳亡安國之傳亦失於是梅賾得而上之後之攻古文者誤爲傳與經亡遂疑梅賾造傳與經其實是時古文經文並存所上者傳耳曰古文經文旣存志言今無有傳者何也曰是有二說毛奇齡作今無有傳註之人猥崇閻作今無有傳習之人經籍志屬隋玩今字嘗指脩書時言蓋追溯晉世有祕府古文耳祕府本當是壁中之科斗書維時俗書盛行學者傳鈔或依今字經籍志所謂今字尙書十四卷是也案即孔安國傳本故云今無有傳習之者書無傳習錄古之人也案開元時唐明皇命衛包改隸古從今晉王劭曰隋已有今字尚書不知與唐人改定者何如是指經文字書而言非經文辭也不然是時古文立學已久何云今無有傳者也此隋書非晉史今字不當屬晉解向來諸家誤會遂至爭論嘵嘵毛氏作傳注解余初見亦同張氏作傳習解今從之然不知無傳習者指壁中之科斗文而言說猶未備余故爲申論之

或問馬鄭諸儒不見古文何也曰未立學官之故立於學則爲官書人

人見而習之不立學則爲私書人雖欲習而不得見古文初出安國旣獻於朝迺復私寫一本以藏於家據藝文志云每簡二十二字二十五字則簡策當復不少以奇古之字加以繁重之數而又爲世所不行用之書其誰從而物色之焉是故司馬遷與之友則時從問之非其友莫能問也孔僖以下子孫則世傳之非其子孫莫能傳也都尉朝江東庸生諸弟子則私授之非其弟子莫能受也故馬鄭雖竊聞其篇目亦惟各守其師說於古文不復過而問焉此馬鄭之所以不見古文也此其所以於古文註曰今逸今亡也曰馬鄭漢大儒其果出於此乎曰馬鄭不賢於孟子孟子與莊列同時乃與楊墨論辨而莊列無一語焉蓋不見其書也吾友饒儀廷經學士也嘗與論古文余謂其類閻氏尙書疏證饒以未見尙書疏證對余笑曰太學有尙書疏證君居七年而未見是亦馬鄭不見古文孔傳之證也曰信如子言古文何以至晉忽出也曰時爲之也孔僖都尉朝之藏未絕也漢有佛經至六朝而始行昌黎之文過歐陽而後顯其於古文奚疑焉曰然則諸儒據馬鄭攻古文非歟曰孔子之刪詩書筆削春秋也皆親據其籍定之使馬鄭親見古文爲所刊削則據以攻孔可也今馬鄭實自云逸云亡以無攻有胡可據焉曰馬鄭不可信歟曰馬鄭訓註之善者吾從之馬鄭所不見者吾審之術門戶而棄經典要亦非馬鄭意也曰據馬鄭者以古文出於漢其存亡當斷自漢儒耳曰漢儒不獨一馬鄭也不讀後漢書儒林傳乎儒林傳云孔僖魯國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二子長彥季彥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此與伏生傳今文之學教於齊魯何異吾故曰今文之不絕者賴西漢之有伏生也古文之不絕者賴東漢之有孔僖也同一漢儒此儒不見則當證之彼儒苟無一儒見焉疑之可也今明明孔僖父子之傳門徒之盛而謂古文亡於東漢無亦未考漢史乎以漢史證漢事庸有差謬乎曰漢史爲范蔚宗所修是六朝人書也曰六朝人非能憑空結撰而成此書也是必采諸漢人所

紀述確可徵信而乃依其事筆於書以潤飾之書雖成自六朝人其事則徵諸漢人也案劉知幾史通稱范蔚宗所采凡編年四族紀傳五家四族五家者劉珍之東觀漢記謝承後漢書薛瑩後漢書張璠後漢紀華嶠後漢書謝沈後漢書袁山松後漢書司馬彪續漢書袁宏後漢紀也乃假託門戶之徒若依正樊者反謂楊倫傳爲敝文毀經蔑史言盡無稽恐馬鄭復生亦不肯任受功過是直據其臆決之私而已謂之漢學吾不信也

或問劉歆親見古文而其作三統歷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孔穎達謂其不見孔傳然否曰不然此文見汲冢周書世俘解疑當時亦號武成如泰誓之有二本也案汲冢周書劉知幾以爲五經別錄劉向所稱之謂其書爲周書卽孔子刪定之餘歆向子故亦好而引之亦嘗備於七略云曰劉歆何以舍壁中本而引之曰古人引書每多異文雜說不獨武成也請以今文證之左傳僖十二年引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尙書大傳引康誥曰王若曰封唯曰若圭璧今康誥無此文白虎通引無逸曰厥兆天子爵今無逸無此文說文木部引虞書曰予乘四載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

行乘樏泥行乘輴今虞書無此四句而史記有之字微異非左氏伏生班固許慎之不見今文也劉歆之所引亦猶是也曰武成既聞命矣歆又引伊訓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與古文不同何也曰此劉歆鈔變之辭也曰子謂劉歆鈔變有據乎曰此易知也商以前稱祀不稱年爾雅商曰祀是也（案年祀之稱經有明證諸儒勦說古雅至此以攻古文故竝因爾雅亦改稱之然所引皆商以後仍不足據也）以君諱冠於年上左傳始有之商以前無是也尙書他篇皆無此例而謂伊訓有之乎此自用書序太甲元年語而鈔變爲之者誕資有牧方明朱子曰方當作乃卽所謂乃明言列祖之成德也乃攻伊訓者遂以此藉口又誤矣獨是穎達既誤以劉歆所引不同古文遂疑歆爲未見孔傳而閻惠諸儒卽據穎達之言以此爲眞古文以攻梅本之僞且因此據爲劉歆班固所見之十六篇而以穎達所云僞造之二十四篇爲不僞歧路之中又有歧焉皆自穎達一言之誤啟之也

或問二十四篇篇目符十六之數子以爲僞然則不符十六之數子反以爲眞何也曰非余之言也孔穎達之言也孔穎達親見其書著其篇目而僞之則篇目雖符其不足據也審矣閻惠諸儒徒見篇目之符遂以爲眞且謂穎達之言不足信要之諸儒皆未見其書徒據其篇目而臆斷之者也抑思徒惟是篇目而已也則班固劉歆止言得多十六篇曷嘗言有二十四篇之數乎

或問二十四篇之爲眞古文前此有言之者乎曰無有也蓋始於閻氏尙書疏證耳繼此則紛紛據爲言矣孫星衍反爲此二十四篇鳴冤謂不僞爲僞猶以不狂爲狂矣曰孫氏何故爲此言曰爲閻氏疏證所惑耳曰閻氏爲此言當不知其僞矣曰閻氏奚爲而不知也夫孔書二十五篇與僞書二十四篇所爭只一篇之間耳閻氏讀漢書藝文志云古文尙書經四十六卷爲五十八篇後又亡其一篇則云初不知其所亡何篇後漢鄭康成註武成建武之際亡乃知爲武成篇今僞書明有武成篇矣此正僞書之一破綻若在孔安國本則必大聲疾呼以繩其僞矣乃明知去此一篇其數不符遂私以泰誓一篇補之此泰誓固馬融鄭康成所知爲非眞古文者閻氏非不知而亦有所不顧反矜寵而示於世曰此得多十六篇之眞古文也此上與馬融合又上與劉歆合者也夫彼所以斷爲眞者徒以孔疏所云二十四篇可分併以合十六篇耳若去武成一篇尙何符合之有而武成之亡固經閻氏所論及者謂非閻氏之有心作僞而何

或問孫星衍輯尙書馬鄭注欲舉以廢孔可乎曰不可馬鄭所注不及增多篇曷爲以缺廢完哉况鄭不見古文所注亦實有誤如注旅獒云獒讀曰豪謂是豪酋之長注禹貢引允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余前已辨之而其注允征云允征臣名毛奇齡謂其不見古文並不見書序若見書序則允征序明云羲和湎淫允往征之豈有解作臣名之理且云允征諸序史記有之豈並不見史記邪（案史記夏本紀帝中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

作允征）毛氏之言確鑿如此但鄭非不見書序與史記者漢儒解經特一時之見容有差誤未可盡從乃株守一家之學者無服義之公心明見毛駁鄭注允征之嘗乃猶曲護鄭說引允之舞衣爲證顧鄭注明言允征臣名不言允爲臣名也若言二字皆名則序曷不云允征往征之乎王鳴盛知其不可通乃於所著尙書後案中引鄭注允征臣名私將征字刪去以掩其蹟其如孔穎達疏已特標允征臣名之注以爲康成不見古文之證何然康成唯不見古文故所注亦止此原不足爲康成病而孫氏必欲舉此以廢孔氏之增多篇誠不知其何心矣

或問胡渭禹貢錐指云孔傳非西漢人乎舉如穀城爲瀍水所出魏始省穀城入河南縣而傳云瀍出河南北山金城郡乃昭帝置而傳云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案二說發於明梅鷟而閻若璩胡渭因之）孟津在河陽之孟地東漢始移其名於河南而傳云在洛北又朱彝尊經義考云按安國書傳於賄肅愼之命注云東海駒驪扶餘馯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考周書王

會窩北有稷愼東則濊貊而已此時未必卽有駒驪扶餘之名且駒驪主朱蒙以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號據東國史略安國承詔作書時恐駒驪扶餘之稱尚未通於上國況武王克商之日乎據二家說孔傳之爲僞託無疑矣曰孔傳卽有僞託於經固無妨也況梅賾以前孔傳卽有引之者文選張平子思元賦舊注引孔安國尚書傳曰斁厭也郭璞注爾雅川孔傳犬高四尺曰獒注山海經引孔傳共爲雌雄其非梅氏僞造可知卽有後人就原傳增加一二者余不敢保其必無然不得以此疑及全傳更不得以此波及本經如史記一書竄入楊雄贊語人不以此疑史記之僞也何獨刻求於古文尚書乎至胡朱二家所指摘者余竊有辯焉原傳云瀍出河南北山此特就河南郡言之耳未嘗言爲穀城縣爲河南縣也河南之名秦卽有之史記呂不韋傳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始皇十年秦王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輿地廣記周考王封弟桓公

於河南以續周公之官職秦亡項羽立瑕邱申陽爲河南王漢高祖取之置河南郡孔注自用郡名其義顯然又原傳云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而漢志金城郡乃昭帝置王應麟以爲宣帝時置及考水經注則云李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金城郡（引見前）金城之名秦已有之故史記大宛傳有元狩元年庚申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語孔安國在班固前知而據之不可誣也又原傳孟津在洛北此但言洛北不言在河南也案禹貢導河積石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孔傳解此孟津因下句有東過洛汭之文洛之入河實在東南而孟津在其北故云在洛北此就書注書不俟他求且水經注引魏土地記曰治阪城（即河陽城故縣）南臨孟津河洛陽西北四十二里紀城亦以洛爲表識不獨一津也（案四庫全書提要云朱鶴齡禹貢長箋辨治梁及岐力主狐岐爲冀州之境誤岐實雍地殆以冀州之中不當及雍地不知冀爲天子之都何所不包古人字句原不拘泥如荊州朝宗于海荊固無海亦不過推江漢書之耳卽此可以爲例據此則注孟津在洛北亦可以此例推）又原傳於賄肅愼之命注云東海駒驪扶餘馯貊之屬此乃以後世

地名注古書者如山海經中毒之國偎人而愛人郭璞注申毒卽天竺浮屠所興古固無天竺之名也禹貢蔡氏傳曰鳥鼠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禹時亦無隴西天水二郡名也（案四庫全書提要云尚書詳解五十卷宋陳經撰每據後世之事以證古經蓋趙岐注孟子已有此例據此則安國以後世地名注書序正據人之通例也）後漢書東夷傳云夫餘國在元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娠身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後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於馬闌亦如之王以爲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淲水以弓擊水魚鼈皆聚浮水東明乘之得度因至夫餘而王之焉魏書高句驪傳云高句驪者出於夫餘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北女爲夫餘王閉於室中爲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

棄之與豕豕又不食棄之於路牛馬避之棄之野衆鳥以毛加之夫餘王割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以物裹之置於煖處有一男破殼而生及其長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將有異志請除之王不聽夫餘之臣又謀殺之朱蒙母陰知告朱蒙曰國將害汝以汝才略宜遠適四方朱蒙乃與烏引烏違等二人棄夫餘東南走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驪案朱蒙卽東明其母逮侍夫餘王則扶餘建國朱蒙猶未生也朱蒙棄夫餘稱高句驪魏書雖不詳何年然據漢書東夷傳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驪爲縣高句驪卽駒驪朱蒙所建國號者也漢武帝時乃滅以爲縣何云元帝時始建國哉中國正史其年世尚可參考東國外史所紀何足爲據（今據上所列外夷各世數云當中國商周若干年秦漢若干年不過妄言之妄聽之耳考據家其不得祇此爲世系年表明矣）而況引外國荒渺之籍以駁中國章句之經乎今諸家動據地理建置以攻孔傳卽就班史地志論之亦有顯然不符者如困學紀聞集證所引南陵一條按史記景紀二年

置南陵風俗通正失篇薄后以孝景二年四月壬子薨葬南陵文帝先太后崩地理志云文帝七年置非也三輔黃圖文帝母薄姬葬南陵在霸陵南故曰南陵此亦諸儒所論及者其建置年世不可盡信如此乃獨據之以駁孔傳何也夫今世攻古文孔傳者多鑿空之談唯胡朱二家稍爲近理及詳加審定則仍屬似是而非其他更不足道已

或問傳記所引古文多所改易諸儒皆以爲采輯者爲之子獨以爲徵引者爲之也曷故曰就事理而論凡采輯者必依原文錄之未有目不見原文作何語而可以采輯者也若行文則筆勢所至任其翦裁容或有之曰子言辨矣然安知非采輯者之翦裁成文乎曰請問古籍中有采輯可翦裁徵引不可翦裁之成例乎曰無之曰既無成例則徵引采輯均可翦裁一爲周秦人自今視之古人也一爲魏晉人自今視之亦古人也同一行文子安見周秦人之必不出於翦裁魏晉人之必出於翦裁乎平心而論古文在前傳記在後若有改易其必出於周秦人而

不出於魏晉人也決矣曰信如子言有可徵驗一二乎曰可徵引有改易如左傳之引康誥水經注之引堯典是也詳見卷中 若采輯之說張霸書已不傳無從證驗本 朝諸儒有輯永樂大典逸文成書者試問其有改易否由是觀之徵引有改易而采輯無改易其情事不彰彰邪

或問司馬遷親從安國問古文而史記所引湯誥泰誓諸儒以爲眞古文然否曰不然也此班固已分別言之矣其言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特明著其篇目以示區別而於湯誥泰誓之類則不及之蓋史記多徵引雜說班固方析出之於古文之外而諸儒必欲混置之於古文之中攻古文無據乃援司馬遷以作證而不知司馬遷所得亦不過如此班固已別白言之而不容分毫假借也何騰口說者猶夢夢邪

或問論語予小子履章孔安國注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而墨子兼愛篇辭與論語略同中多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數語諸儒又以爲禱于桑林之辭至湯誥則分見兩節爲誕告萬方之辭同一辭而所用不同何也曰古今雖殊情事則一今世公私簡牘皆有活套文字彼此襲用據墨子所引爲湯說明言大旱無伐桀語當以禱雨爲近是及伐桀告天而仍襲用之故又爲伐桀告天之文至克夏歸誕告萬方復襲其辭以爲湯誥而語有微變此當時文例之顯然者曰子謂當時文例一詞數用可再徵一二否曰可尚書大傳逸迎日之辭曰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于郊案明光三句今文洛誥篇詞也而大傳迎日之辭用之大戴禮公符篇孝昭既冠迎日復用之此其例也案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辠无及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此乃禱于桑林之辭與墨子所引伐夏告天之辭湯誥誕告萬方之辭四語皆合蓋詞偶適用依傍爲之非活套文字而何若必執一以廢一則失之矣

或問左傳宣公十二年隨武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則兼弱攻昧其爲古武經中語乎余曰不然不觀下文又有子姑整軍而經武乎曰經武必非武經武子已自解之矣曰即非武經亦非仲虺之誥武子引仲虺之誥曰取亂侮亡而釋之曰兼弱也則兼弱攻昧與取亂侮亡不同出於一書可知余曰此以本書之辭釋本文用易象辭例也易中孚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同人九四乘其墉弗克攻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謙之上六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可用行師征邑國也无妄六三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之得邑人災也明夷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損之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歸妹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孔子贊易創爲此例左氏學於孔

子蹈襲以爲之耳問者於是釋然而退（此條亦閻氏疏證所對儲廷孝廉舉以爲問余答之如此）

或問隋書經籍志梅賾上孔安國傳子以爲有傳無經而孔穎達疏引鄭沖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賾遂於前晉奏上其書其書之所謂古文者非經與傳乎曰鄭沖等所授不能有傳無經而梅賾所上孔無明文卽傳與經偕孔疏亦未言至永嘉而亡也若隋書經籍志則經傳存亡所繫故前言經存以明有經而傳別行後言上傳以明傳出而經固自在也且諸家所據以識古文存亡者隋書經籍志耳經籍志唐人奉敕所修者也尚書正義亦唐人奉敕所撰者也疏云自孔傳之後流行民間事雖久遠故猶得存此經傳俱存之確證後儒誤認隋志不信孔疏不知孔穎達以隋人而仕於唐唐初修書親預其列（案貞觀初敕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共撰成隋書五十五卷據四庫提要修正撰在隋志之前）乃於志則云晉祕府所有疏則云民間尚存一時兩書各紀其實豈有忽存忽亡之理況係奉詔所修一書存亡豈敢兩歧其說且當時魏徵禮疏孔傳孝經

皆爲張說劉知幾所駁斥若古文果與三家並亡羣儒當必有立紬其僞起而爭之者豈得詔以作疏而頒行於天下哉蓋其所謂三家並亡者專就三家言之於古文無涉也不然豈其一手自撰之言猶未理會而反不若後儒之探討得實也哉蓋古文雖立於晉至唐乃始專行廢鄭立孔絕無一人稍疑其僞自後人讀隋志未得其解徒循其孤簡之辭附會以立說豈知作隋志者亦唐人也志與疏皆孔穎達奉詔爲之者也其存其亡當不得有異說矣

或問左氏傳夏有觀扈原注漢東郡有畔觀縣國語啟有五觀韋昭注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王應麟駁之云五子述大禹之戒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豈朱均管蔡之比韋氏說非也全祖望又駁之云東郡之畔觀非洛汭也觀既爲侯國五國則不應聚於一方一國則不可以容五子蓋五觀特國名猶之三朡今以太康之弟適有五而以配之則誣之矣考漢書郡國志曰衞故觀國姚姓乃恍然曰畔觀

非夏之宗室也而況以爲太康之母弟乎二說未知孰是余曰王全之說是也或又曰潛夫論五德志篇啟子太康仲康更立兒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謂五觀然則王符之說非歟曰非也古書皆有雜說唯見於經者爲正司馬遷所謂不離乎古文者近是也請以今文言之一金縢也尚書大傳以風雷之變爲成王葬周公事史記世家以爲成王有病周公禱讒奔楚事一甘誓也莊子墨子以爲禹事祭邕銘論以爲湯事一盤庚也史記以爲小辛作鄭康成以爲上篇爲臣時作中下二篇爲君時作一桑穀之拱也韓詩外傳以爲湯事劉向說苑一記於太戊世又記於武丁世異說紛紜不於古文是正而誰正哉昧者不察反執傳說以駁經謬矣且書序明言太康尸位五子作歌其歌辭引於左國諸書班班可考鄭注書序亦云避亂洛汭豈有避亂作歌之人而誣其忘伯禹之命胥與作亂哉（二語見逸周書）故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此述古之法也

或問鄭康成趙岐韋昭杜預郭璞注所引古文爲逸書謂其書已亡逸也毛奇齡以爲不立學官者爲逸書然否曰司馬遷謂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夫逸書而仍曰滋多指在立學二十九篇外者言之毛氏之說非無據也康成注書序曰亡曰逸顯有區別雖定其不見與否至趙岐韋昭實爲不見古文晉武帝時古文已立於學杜預郭璞不容不見而所注乃如此且郭璞注爾雅山海經屢引孔傳非不見孔書者何以仍注爲逸或亦沿司馬遷逸書滋多之說古文不逸而注爲逸書亦猶古文不僞而諸家必注爲僞孔也此皆一人之私言也且此數人卽注爲逸書而古文之存亡實不繫此何也凡定古文之存亡必先考授受之傳習今不於傳習古文者問其有無而於不傳習古文者定其是否是猶求馬於唐肆也夫古文授受蹤蹟載在漢書晉史隋志明白顯確非一手可以掩目者在前漢則有膠東庸生胡常以至桑欽後漢則孔僖父子世傳不絕魏晉則自范沖蘇愉以至梅賾傳授之源

流在此即存亡之證據在此今舍此不據而旁引世儒見聞有限之片言將漢書隋志孔疏一概抹倒庸有當乎況康成雖注古文漢書明著其爲杜林本則其所傳習於增多之篇無與也趙岐則以注孟子傳韋昭則以注國語傳杜預則以注左傳傳郭璞則以注爾雅山海經傳其於尚書古文亦未有著其傳習在是者也其所傳習不在是則注爲逸書自是書之不見非必書之竟亡孔穎達在隋唐間已別白言之後人欲定書之存亡當不得於此數人求之矣案段玉裁注畢命云畢命亡當作畢命逸必改亡爲逸者豈非謂亡與逸之有區別邪

或問古文既出數百年壁中之物豈無訛損一字曰此朱子亦嘗疑之者然孔安國序已言之矣書有百篇只存五十八篇則其完善可讀者故以隸古定寫之而其字之難識者又以今文讀之此其證也曰子謂安國之書完善無訛損有據乎曰是可於二十九篇徵之伏壁之經先有訛脫劉向以孔安國所上中古文校之酒誥召誥皆有脫簡文字異

者七百有餘於是補其俄空正其同異以孔校伏則孔本之完善可知二十九篇如是而二十五篇亦可知也且據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案史記孔子世家鮒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嘗爲孝惠皇帝博士子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是鮒與子襄至安國不過四世自秦始皇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至漢武帝天漢征和間亦僅百有餘年其存容有完善者此亦物理之常有何疑哉曰伏書何以偏得其所難孔書何以偏得其所易曰難易二體伏孔皆有之伏書少故覺得所難之過半孔書多故覺得所難之差少其實孔書五十八篇凡伏生之所得亦皆孔書之所有也特人忘孔所得爲五十八篇徒斤斤持較於增多之二十五篇故覺有難有易耳曰書何以有二體曰書固有二體曰平曰奧大率談理之文多平紀事之文多奧古文平易者談理爲多格言大訓明白易曉其體本如是也觀於各書所引如春秋內外傳之引大禹謨禮記之引說命孟子之引泰誓單辭隻語莫不平易與原書體致無殊平情觀之可恍然矣曰古文紀事之篇何亦平易若是曰古文自有此一體不必其盡艱澀也試讀禹貢甘誓湯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牧誓金縢諸篇何嘗不如今文之平易邪特人徒以三盤八誥例之未及詳察耳

或問鄭康成注古文爲今亡今逸有見有不見否曰其注爲今亡者皆不見之其注爲今逸者雖見猶不見也漢時古文不立學官博士以不誦絕之故康成唯注博士二十九篇非博士所習者不措意焉曰其逸者在博士所習外康成雖不注之或猶有見者若康成所注今亡之本則漢時已無之矣曰不然今之主鄭學者以康成一人之言爲斷耳而不知康成所謂今亡者未必亡也何以徵之鄭注周官今亡案鄭志趙商問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則是周官趙商猶得見之其書固未亡矣不獨此也鄭注武成建武之際亡案王充論衡云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王充肅宗時人猶見武成則是武成建武

猶未亡也案建武漢光武年號故孔穎達以爲亡者乃僞武成由此觀之鄭所注爲今亡今逸者豈可據以定古文之亡與逸哉

或問諸儒言古文爲晉人采輯傳記子獨以爲不然何也曰今以太甲一篇言之如大學所引顧諟天之明命孟子所引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皆太甲文也子必以太甲有是文而後爲眞乎抑必無是文而後爲眞乎曰若眞太甲必有是文也曰既有是文與太甲相應夫何僞焉蓋彼所謂采輯者乃私心懸揣之詞耳非確有證驗而云然也曰必如何而後謂之證驗曰必當時人以原書校之親見其不合如漢之以中古文校張霸僞書而後可也曰今安所得漢時古文校之曰晉世祕府有古文尚書經文使見其非是豈有不校而黜之者況是時孔鄭並立於學正承魏世今古文忿爭之後若稍有僞爲鄭學者將起而羣攻之矣昔之爲鄭學者何遽不如今之鄭學而遂任其以僞市也曰今傳記所引亦間有與古文不合者獨非僞歟曰是書之異文也抑或撰

書者襲其辭而鎔變之子必執是以爲僞則必各書中皆無是數者而後可今以今文覩之傳記所引異文而鈔變之者亦不少矣子亦將執此以爲僞乎曰不可曰子不執此以僞今文何獨執此以繩古文爲此說者顛倒前後變亂是非此劉歆所謂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者也且彼既謂其采輯成書矣則循文按義較若畫一何又有字句錯出之歧哉審是而采輯之說其不足據也明矣

或問大序言承詔作傳何以不見漢志曰孔安國以古文逘上官府時武帝得之命其作傳及遭巫蠱事古文既不立學官傳成未上其事中止漢志何由載之吾嘗讀許愼說文序及許沖上說文疏建光元年十月十九日中黃門饒喜以詔書賜召陵公乘許沖布四十匹卽日受詔朱雀掖門一序一疏一詔皆不見漢史而說文不得冒僞此其例也

或問荀悅漢紀言古文在東漢通人學者皆好尚之趙岐馬融鄭元服虔非通人學者乎何以不好曰不見故也限於耳目各習其師吾既屢

辨之矣兩漢經學大興其時服古通經者甚夥獲入儒林傳者不過百之一二今唯趙馬鄭服注存於時世僅知此數人耳此數人外其號爲通人學者正不知凡幾也吾不言其他卽如王充亦當時學者其語增篇曰祭武成之篇牧野之戰是充見古文武成也正說篇曰堯老求禪四岳舉舜堯曰我其試哉案今文我其試哉無帝曰字古文有之是充見古文堯典也充之言曰周禮六典不傳猶古文尚書春秋左氏不與蓋惜其不立學官也其好尚古文爲何如哉

或問墨子云昔者武王將事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前所引類武成之文後復攙入泰誓之辭何也曰墨子引書多增竄至酈道元注水經亦然如釋羽山引尙書曰堯眥曰四岳得舜進十六族殛鯀于羽山是爲檮杌與驩兜三苗共工同其罪故謂之四凶引尙書而變其文復攙入左傳之辭猶此例也曰此乃將事之文何以見於武成曰此卽武成柴望告山川之文也墨子特就將事泰山言之以柴望之祭自泰山始舉一例其餘也古人引書多言傳孟子云於傳有之是也

或問伏生傳二十八篇無泰誓而尙書大傳有泰誓之文皆爲漢博士所立則泰誓疑非僞至馬融所云傳記所引見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王鳴盛以爲泰誓有遺落故至於此然否曰在今日泰誓殘缺不完可以假借立論然在漢時初得泰誓其必首尾完具成章乃立學官爲博士所誦習也明矣立學四百年不聞有脫簡趙岐馬融鄭康成皆親見之知有古泰誓而以此泰誓與傳記所引不符王氏至此亦不復顧馬鄭之言乃憑空造一文有遺落之說以曲合己私不知漢儒非竟不通文理者豈有殘脫不備之書公然立於學官者且他書卽或有闕文亦無馬融所云泰誓如此之多鄭既分泰誓爲三篇亦不應三篇外復有上下篇也此其識本於閻氏閻氏以泰誓補二十四篇之數兪正燮不以爲閻氏所補而以爲鄭康成所補其扶同作僞有如此至孫星衍

輩復采輯泰誓殘簡以補經自矜復古並馬鄭之說而亦畔之誠不知其何學矣

或問武成建武之際亡今晉世始出信爲原書否曰信也以疑有脫簡知之後儒考定武成文勢稍順耳議者非之以爲武成實無脫簡宋錢時明呂枏本　朝毛奇齡唐嵩林春溥皆同此言而孔穎達猶謂其承厥志以下實有遺脫自劉敞蔡沈歸有光李光地紛紛考定迄無一就以其文勢之爽阻也其確爲古史手筆無疑使古文出於魏晉僞造則必文從字順毫無齟齬不俟後儒之考定矣

或問子以二十四篇爲僞彼以二十五篇爲僞子云以僞亂眞彼云以不僞爲僞將何所取信歟余曰余之以二十五篇爲不僞者驗之傳記爾雅相應者也彼之所謂二十四篇者試能實指其傳自何人述自何人否若謂傳自安國則安國所序無二十四篇之標目也若謂述自康成則康成只述百篇之序無二十四篇之品題也且其所謂同序同卷

巽序巽卷者正巧於襲安國之序而造以足康成三十四篇之數僞蹟顯然唐人已明斥之矣今諸家攻古文而無具反舉一所不經見之僞古文以奪之彼豈不知其僞哉觀其設辭逐節彌縫蓋亦知耳目之難掩而反岸然號於眾曰以不僞爲僞猶以不狂爲狂（見孫星衍尚書馬鄭注序）亦可謂強顏矣

或問禹謨人心惟危十六字荀子引之楊倞註爲有道之經毛奇齡謂道經卽指禹謨此正古尚書經之尊稱古以爲帝典王謨其相授之語實出自軒黃以來相傳之大道故稱道經其言然否曰毛氏引易通卦驗云燧人在伏羲前寘刻道經以開三皇五帝之書然經之名見莊子周以來始有之易緯未可爲據要之此自是荀子隨事設名古人徵引有此一法如禹誓尹告湯之官刑先王法令之類余前已備言之茲更得一切證於此王充論衡須頌篇引周公卜宅經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此今文召誥語也不詁召誥而詁爲宅經以有相宅營洛事故

引爲卜宅經耳此亦如危微數語爲傳道統故亦注爲道經正同若召誥非今文所有則嘵嘵者將爭指此爲卜宅經非尚書經矣故荀子道經楊倞注爲有道之經毛氏釋爲傳道之經非無據也獨是此十六字爲古聖帝傳授心法舜承堯統故執中數語孔子舉舜所以命禹者推本於堯非必堯典之有此逸文亦非禹謨之遂無此語也自人不善讀論語復不善讀荀子將兩書分引禹謨之文反以後起誣其出典是可概也曰舜命禹凡十六字而孔子述堯言唯有允執其中四字何也曰孔子述堯先敘授受之意故略舉此四字以該之以其文已見大禹謨可不復詳也此論語去取詳略法古書多效之如國語齊姜語重耳凡數百言而左傳以八字括之史記項羽本紀高祖留侯項伯相語凡數百言而高祖紀以三語括之且不獨此也中庸引孔子言杞宋無徵歸之於有宋存學周禮禮運引孔子言杞宋無徵歸之於得夏時得坤乾論語則但言文獻不足徵更不他及此孔子一人一事之言而一詳一略如此蓋述言者之有增減善讀書者觀其通焉可矣

或問賈逵父徽既有孔壁古文逵何以復受杜林而訓之曰安國書以隸寫之今文書也漆書科斗古文書也逵好古字故喜其文而注之劉向好公羊學其子歆好左氏學父子之傳好尚不同前漢已有之矣至其兩書同異逵著古今文同異三卷必已辨之今不傳耳馬鄭不見安國古文見逵所訓誤爲孔壁科斗本故亦信而注之孔廣森所謂維時古文未發學者卽以漆書爲古文是也

或問毛奇齡謂梅賾所上有傳無經人皆非之而子獨主之何也曰吾就隋志言之也志本言上傳不言上經也且卽上傳有經愈足徵其不僞曰何謂也曰子不讀上文晉世祕府有古文尚書經文乎當梅賾上傳與經時其必以祕府所藏經文校之明矣使其有僞則必如張霸百兩篇中書校之非是立黜其書亦明矣觀於上傳而晉世卽立之可知其經之不僞也經既不僞則傳可知也曰經不云無傳乎曰志明言晉

世有古文經文其無傳乃指今言（謂隋唐說見前）非指晉世言也且志特著此文正以分別經傳存亡之蹟非漫然而爲此言耳

或問姚方興上二十八字時使晉祕府有古文梁武帝何難出以校其眞僞曰梁武帝時安得有晉世祕府古文哉是時古文行已二百年祕府古文之有無可不問也且古文舜典梅賾時早已分篇特無二十八字耳此固人人知其首有闕文者梁武帝意主今文遂謂伏生雖耄何容誤合不知伏生誤合實有之觀於顧命康王之誥兩序而合爲一篇可知矣

或問史記一書無今二十五篇語毛奇齡以爲史遷不見古文信乎曰此非毛氏臆言漢人已分別言之矣班固言史遷從安國問故堯典禹貢微子金縢洪範多古文說其所問者皆爲今文不及二十五篇古文使其問及古文則史記必紀其語班固亦必著其目矣乃班固所著者皆所問今文之目則其未得古文而載之可知也且卽史遷之言驗之

如云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尚書得多十六篇劉歆班固馬融皆能言之而史遷不能實指其數但渾舉大概爲言是則篇目之不能詳何能考其詞語毛氏謂其不見古文非無據也彼徒執史記以求古文失之遠矣

或謂杜林古文亦曰孔氏古文尚書而隋書經籍志以爲非孔舊本何也曰是說也四庫提要著之矣其辭曰三家之本立在博士者經劉向以古文勘定改其訛脫其書已皆與古文同儒者據其訓詁言之則曰大小夏侯歐陽尚書據其經文言之則亦可曰古文尚書第三家解說祇有伏生二十八篇遞相授受餘所增十六篇不能詮釋遂置不言故馬融書序稱逸十六篇無師說也陸德明經典釋文采馬融注甚多皆今文尚書無古文一語使賈逵所傳杜林之本卽今五十八篇之本則融當因之作傳矣安有是語哉後漢杜林傳稱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甞寶愛之是林所傳者乃古文字體故謂之漆書是必劉向校

正三家之時隨二十八篇傳出以字非隸古世不行用林偶得之以授賈逵逵得之以授許愼故愼稱爲孔氏本而亦止二十八篇非眞見安國舊本也閻若璩尚書疏證牽於許愼古文孔氏一言遂誤以馬鄭所注爲孔氏原本耳提要之言如此據此則隋志所云非孔舊本者當亦就字體言之而其所謂雜以今文者或馬鄭兼用隸書與三家訓詁耳

或問諸家攻古文必如何斯可謂之僞曰必眞書亡而後有僞書也子以爲古文亡於何時乎若據隋志以言亡而作隋志者方列其篇卷不言其僞也若據經典釋文以言亡而作釋文者方述其要旨不言其僞也若據正義以言亡而作正義者方敘其源流不言其僞也如以三書所言不可據則必於此三書之外別尋一古書確證乃可據爲定論若徒據三書而又故與之違則彼不僞之我乃僞之是直以己意爲古說矣曰鄭康成言某篇亡某篇逸正義引之不可據歟曰使其說可據孔穎達既引之曷爲而不據之蓋以康成自有古文此非其所見耳曰與康成同時有見古文者乎曰康成卒於曹袁戰官渡之歲蓋漢獻帝時人也獻帝使荀悅撰漢紀而紀言東京學者皆好尚古文是此時古文實存確證安得據康成一人之言而遂謂古文已亡也況漢紀一書先於蔚宗百餘年而所言已如此故後漢書於康成古文外別紀孔僖安國之傳晉書荀疏又著西晉古文之立舊晉書復爲逸其授受源流而釋文隋志正義等書皆因之唐以前無一人疑其僞者今諸家紛紛致疑吾請立一題曰古文亡於何時僞於何人見於唐前何書考令其援引必注出典不摭虛辭則紛歧之臆說可立破而古文之眞蹟乃大明矣

或問孔疏云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然則鄭所注書序某亡某逸者不可信歟曰子據鄭注爲言蓋以攷驗古文必於東漢人耳夫以東漢驗古人據康成不如據賈逵逵受業典祕書固親見安國之古文者也乃其言古

文也則必曰與經傳相應今攷之左國孟荀禮記諸書所引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篇誠相應矣顧有及其汨作典寶等一十三篇名目否有其一語否既無其篇名詞語則不得言相應可知何以賈逵所謂經傳相應者不在康成所注逸書中轉在康成所注亡書中也康成所注某亡篇賈逵親驗其與經傳相應今以現行之本校之洵然可見亡實未亡也康成所注某逸篇賈逵驗之經傳相應者無其篇名詞語可見逸非眞逸也難者曰吳澄不言古文於經傳收拾無遺乎閻氏且以周秦人不尋讀古文其相應者安知不出於采輯曰古文出於西漢志於東漢驗之者既言與經傳相應則經傳之所有卽爲古文之所有可知矣今曰亡逸曰采輯一切紛紜歧說唯以賈逵所數言相應者證之而是非自定矣此東漢驗古文之法也曰子言與經傳相應亦有論語所引之惟孝友于兄弟孟子所引之王曰無畏甯爾等句何以又不相應曰所謂相應者雖驗其詞亦徵其事其事與詞相比附卽微有異同各書

有之不害其爲相應也若汨作典寶等篇其事與詞在漢已經傳無攷賈逵驗古文未見而乃執爲馬鄭所見之古文乎而乃反以與經傳相應者誣爲采輯乎

或問杜林古文子既以爲非孔古文然則摯恂孫期蓋豫丁鴻張恭祖之屬皆有古文子將謂非安國古文乎曰是當別一古文漢史於孔僖始標安國古文他則未言可知其非孔古文也今說文中一字載數古文可見漢世古文甚多不獨孔壁所出曰許沖不言書孔氏乎曰此當舉其所宗主者而言今學者不論誰何之古文概以歸之於孔壁試思說文一字數古文豈孔壁古文有數本乎近人攻古文每據漢史說文而於漢史說文先不能解不悟漢世所謂古文者兼就字體言之徒鰓鰓於詞語訓詁求之宜其說之愈歧矣

或問有以馬鄭古文爲安國嫡傳者然否曰爲是言者蓋以馬鄭因於賈逵不知逵先因於杜林也賈逵一人實兼古今文三本如史載逵受

父業則爲安國之傳以其因於塗惲也又載以夏侯今文教授則爲伏生之傳以其因於夏侯也又載杜林傳古文而逵爲作訓則爲杜林之傳以其因於杜林也杜林古文得自西州與孔壁無涉也西州漆書卽古文蓋以字體言故亦曰古文也（杜林古文後傳衞宏以至許愼其著於說文見於馬鄭注者皆二十九篇古文）若謂賈逵所訓卽壁經則范史當著之受父徽業後不當著之杜林傳古文後矣若云杜林所傳卽壁經則史但載其得西州漆書未載其得東晉壁經也況范書紀安國之傳特著孔僖父子不聞一及杜林卽紀杜林之傳不言受自賈徽轉使徽子逵改受其傳上云杜林傳下曰賈逵訓此受杜林之傳鑿然者馬鄭因於賈逵其訓一書蹤蹟著明人患讀之不析耳夫以馬鄭冐安國猶不可而況據馬鄭以攻安國哉

古文尚書辨惑卷十八

黃岡洪良品右臣著

古文尚書餘論

洪良品曰東漢立於學者科斗漆書也不立於學者隸古定也均號古文而篇目多寡有殊蹤蹟顯晦亦異要其時兩古文皆並存而不亡馬鄭雖限於聞見孔氏則私自流通自學者不知東漢古文分歧之由反疑東漢只有二十九篇之古文無五十八篇之古文信如其言則是漢史所謂古文遂行者固指立學之二十九篇而言何以荀悅漢紀所載又有不立學官而皆好尙之古文也至徐乾學程廷祚輩並謂晉世祕府古文亦同今文篇數尤其誤之甚矣總而言之皆由讀漢書未得其解不知其古文孰爲漆書科斗孰爲隸古定孰多孰寡孰顯孰晦未悉其曲折遽斷其存亡宜其憒憒者之聽決同聲也

洪良品曰虞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刑而曰五鄭康成注云五刑墨劓

剕宮大辟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扑贖刑此之謂九刑春秋左氏傳在九刑不忘是也乃孫星衍引昭六年傳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謂鄭不應以說唐虞象刑之制但周所作九刑今不可考若以虞之九刑爲亂政豈鞭扑流宥之經典周亦不宜用乎此與惠棟謂商無墨刑同一瞽論愚竊謂象以典刑者乃懸象以儆戒之如後世律令之意不過唐虞畫象而民不犯耳推之湯誓孥戮伊訓刑墨亦皆先事儆戒之法非必無此刑也惠氏泥於苗制五虐之刑一語遂謂三代盛時不應有墨刑因疑古文尚書爲僞不知康誥亦有劓刵人予其殺等語亦與墨同爲五刑豈康誥亦僞書邪傳引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至於殺則大辟矣較墨劓剕宮尤重何以皐陶亦有此刑邪

洪良品曰吾友陶辛垣云世儒以詞氣平易疑古文不知古人文以明道平易乃古人之至文也堯典皐陶謨爲開天第一篇文字古莫古於此矣乃其辭氣平易亦猶古文也然此猶爲史臣之筆周易爲四聖人

之書皆其手所親裁者亦何嘗不明白曉暢有異於古文尚書乎至今文除三盤八誥外平易者尚多其中佶屈聱牙之詞昔人或謂多雜以方言而古文則經史臣潤色孔安國依本經讀之其詞氣本如是也觀於傳記所引平易實同一律可無疑於古文之僞矣

洪良品曰葉石林云六經始出未有他書以證其是非故雜僞之說可入趙賓之易張霸之書是也歷時既久諸儒議論既精而又古人簡書時出於山巖屋壁之間可以爲證而學者遂得即之以考同異而長短精粗見矣長者出而短者廢自然之理也是故有二十五篇而二十四篇之僞書自亡有五十八篇孔傳而二十九篇之鄭注自微

洪良品曰隋書經籍志云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案隋志修於唐今字就唐時言之無傳亦專就祕府經文單本言之此

時古文固早立學官也及永嘉之亂以下始專序今文之傳與廢得失未嘗言今文經文之亡也又序古文之傳梅賾始得安國奏之亦未嘗言古文經文之亡也於上傳而特書祕府有經文正以著晉世經存傳亡賴梅賾以續之耳古時經傳孤行今文傳亡而今文之經固自若也古文傳亡而古文之經亦自若也使此時古文經文果亡則隋志當敘之曰永嘉之亂祕府古文經與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乃先特著晉世祕府所存有經文而繼之以今無有傳正言晉祕府尚有此本至唐始亡耳迨敘經文既畢乃述永嘉之亂今文傳之所以亡古文傳之所以存不復及經文一字讀隋志者鹵莽從事不細繹其文義所屬遽斷爲永嘉之亂經文亡於此時顚倒上下之文以伸己說明明安國奏傳而誤爲安國始上古文字句轉移間遂成千古疑案此不善讀隋志之過也

洪良品曰柳子厚辨鶡冠子曰余讀賈誼鵩賦嘉其辭而學者以爲出鶡冠子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王應麟信其言遂引鶡冠子博選篇用戰國策郭隗之言王鈇篇用齊語管子之言不但用賈生鵩賦而已余獨以爲不然柳子厚之言茫無左證亦懸空測擬之辭耳蓋其嘗作梓人傳襲取呂氏春秋分職篇而演成之因以其勦襲伎倆加之於古書至本朝諸儒襲子厚故智用以攻古文反客爲主倒根作幹於是古籍之冤案成而經典之是非亂矣

洪良品曰古人記事之書多有數本蓋一時各述所聞彼此互異如易之有連山歸藏春秋之有公羊穀梁國語也至漢而伊訓湯誥武成泰誓畢命紛然雜出其餘逸篇逸句散見各書者不知凡幾大抵皆當時歧說異文非盡漢人僞造惟經孔子刪定者爲近正司馬遷所謂不離乎古文者近是也今諸家反引各書逸篇逸句以駁古文正經不亦悖乎

洪良品曰前漢書于定國上書自劾歸侯印乞骸骨上報曰君相朕躬不敢怠息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案經即藝文志所謂尚書古文經也師古注曰此論語堯曰篇載殷湯伐桀告天之辭既曰論語何以漢史引之爲經顏師古唐人也是時古文早行不注古文而註論語殆亦如孔安國不注湯誥而註爲墨子湯誓偶隨所見耳顏師古若生於魏晉以前議者必謂顏師古未見古文矣

洪良品曰古書以經爲正傳注皆有雜說不可盡信如孔安國注論語予小子履節爲伐桀告天之文疑湯誥爲僞余既歷辨之矣茲讀漢書藝文志又得一條如農家者流引孔子曰所重民食顏師古注之曰論語載孔子稱殷湯伐桀告天辭也此語本出武成即不據武成而據論語論語明系於周與殷湯伐桀告天何涉師古生於唐世古文尚書論語並行已久人人讀之而所注如此今諸家鑿言予小子履爲伐桀告天之文者於此不又將疑論語爲僞邪試比例以觀可以息喙矣

洪良品曰閻若璩云東漢毛詩未立小雅都人士首章章六句二十四字惟毛氏有之三家則亡故服虔於襄十四年左傳引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注云逸詩蓋以非今博士所讀遂逸之非不知出於毛詩也耆良品案閻氏此說正可爲古人尙書比例毛詩較三家多二十四字亦猶古文舜典較今文本多二十八字也服虔以學官未立註爲逸詩亦猶趙岐鄭元以古文尙書非學官所立注爲逸書也毛詩後出多二十四字非僞古文後出多二十八字自不得言僞閻氏明於毛詩而獨昧於古文尙書豈非爲私意之所錮蔽邪

洪良品曰王充論衡云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說後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語不暇留精用心考實根核故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今之攻古文者展轉煽惑訛以傳訛更無有平情按理考實其事正如王充之所云也

洪良品曰王肅曰春秋外傳云昔堯臨民以五說者曰五載一巡狩不

得稱臨民以五經曰五載一巡守此乃說舜之文非說堯良品案陸德明言王肅似竊見孔傳據此則王肅又似竊見孔傳舜典故解巡守爲舜不爲堯也

洪良品曰宋人以康誥首章爲錯簡夫康誥今文也伏生所傳者也案伏生大傳康誥篇引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作新邑數語伏生繫之康誥而釋之其非錯簡可知況伏壁孔壁兩本皆同劉向以中古文校今文酒誥召誥有脫簡不聞康誥有錯簡後人無故疑爲錯簡此與疑古文爲僞正同

洪良品曰孫星衍輯尙書逸文二卷其所錄今古文不悟其辭有增竄遽斷爲逸文已覺可笑且更騁其攻古文故智凡與尙書不合者謂係僞造者所增刪尤屬冒昧如左傳引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數語左氏增惡之易也四字孫氏謂僞孔刪去試取盤庚上篇讀之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下若增入惡之易也句則上下文全不貫矣有此文理乎又如說文引虞書曰予乘四載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欙澤行乘輴（案此四語疑釋四載之文如虞書曰仁覆閔下則爲旻天之類說文如此者尙多）謂尙書當有此四句疑僞孔刪之不知予乘四載暨益奏庶鮮食句法與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奏庶艱食鮮食數語相稱若於予乘四載下增入說文四語則上下文不相稱矣有此文法乎至於堯曰咨爾舜數語欲常常而見之數語皆孔孟追述古事演義成文初不言爲引書乃亦輯入逸文卷中或更據以攻古文則蘇論中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向使歐陽不問東坡不言彼亦將采爲虞書之逸文矣不知齊梁間有尙書逸文一卷疑爲孔壁之遺者蓋必有所受之非後儒所可信手撫拾而得也

洪良品曰紀昀云廣韻踵唐韻而作顏元孫干祿字書所列唐韻部分次序與廣韻頗異初不以此疑廣韻之僞諸儒攻古文尙書獨謂其次

序與鄭百篇異而僞之何也

洪良品曰書有本文所無被後人添入枝節而亂之者如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孔氏注爲踰年即位蔡氏注爲踰月即位泰誓三篇鄭氏注有觀兵事師逾孟津閻氏添渡河二字武成篇孔氏有受命改元語諸儒因之連篇累牘借此以攻古文謂其罅隙在此而不知本經固無此文也所辨駁者後人添注之辭耳此或後人誤解於古文乎何尤

洪良品曰本　朝諸儒不信孔安國作尙書傳事謂不見漢志案紀昀曰漢書據官目而七略以外有所增孔安國傳遭巫蠱未上則祕府無其本故不入志且安國論語注亦藝文志所無諸儒引其注堯曰章以攻湯誥同一安國所注不信尙書傳而獨信論語注何也或曰論語注爲何晏所引故信之曰張平子之東都賦注（李善以爲非平子自注然摯虞文章流別已言之則在西晉以前）郭璞之山海經注爾雅注李容所引之泰誓注不亦從而引之乎幾涉古文則不復加察證信口媒孽而不顧理之是非有如此

洪良品曰閻若璩王鳴盛據漢書百官公卿表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秩比八百石儒林傳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古文初置此官而安國卽爲之良品案元狩五年置諫大夫漢史未言卽以安國爲之安國爲諫大夫漢史未言在元狩五年牽引聯合僞造日月事實考古可如是立論乎又云安國爲博士年二十餘則諫大夫年三十外卒於郡太守應亦不滿四十與孔子他子孫異故曰早卒良品案司馬遷與安國同時其作孔子世家於歷代世系皆詳其年歲於安國則但略言之曰早卒蓋猶不詳其生卒時月也古人著書之愼如此乃以後代之人一一紀其生卒年月有如目覩則司馬遷當日何難據其授官歲月推算而筆之於書哉甚矣其武斷也

洪良品曰古人紀事有一事而兩書互詳必有深意如孔穎達敘古文存亡於隋志紀祕府之本則曰晉世所有於正義紀民間之本則曰流行尙存此亦如漢志驗之中外之法非同鹵莽立論後人讀之不察或

據隋志以駁孔疏或併隋志孔疏而一概不信騰其口說則可矣其如不能取信天下後世何

洪良品曰閻若璩云孟子所著七篇書內亦有注海注江違卻地勢爲行文之失處何曾以此貶賢及攻孔安國尙書禹貢傳獨摘其不合當時地勢數條加以媒櫱與其所以論孟子者迥異何也蓋輿地之學最難非親歷其地者不知孟子且然何況安國閻氏亦明知之但攻古文時惟知乘瑕抵隙文致其僞不復援孟子以爲例耳

洪良品曰古書有疑須用考訂固然然其中實有歧出互見之處只可並存之以闕疑今考據家率臆武斷輒執一以廢一莫如諸儒之論古文尙書如孔注之引墨子作湯誓荀子之引禹謨作道經在當時或所見異辭正當以經正之乃諸儒反據此以攻經意以爲荀墨乃秦火以前書是可據也吾有一說於此論語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此孔子所以告樊遲者而孟子引作曾子孟子去孔子幾百餘年而所聞異辭如此將論語僞邪抑孟子僞邪考訂家其何說之從焉

洪良品曰王鳴盛注僞泰誓武王乃作泰誓句云武王乃死諡此後人增加孟子手所著梁惠襄齊宣鄒穆滕文魯平未必皆前卒於孟子當爲後人塡補春秋絕筆獲麟亦必後人加諡此其例也其言甚當至旅獒太保召公奭亦明是史臣據其卒官書之乃謂召公當武王時未爲太保史臣追書之例不可據何寬於今文而刻於古文邪請觀者平心論之

洪良品曰朱子云大凡人看文字只看自家心下先自偏曲了看人說甚麼事都只入這意來如人眼目花了看見眼前物事都差蔡氏云不平心看文字將使天地都易位了是說也吾於諸家之論古文見之宋元以來有疑古文者未敢訟言其僞至明祁敬梅鷟羅喩義輩始著書以攻古文然亦由考之不精故至此我朝經生輩出考據學興宜灼然見古文之來歷與夫羣書之證驗矣故雖婞陋如予亦覺眞蹟之昭著

不可掩乃諸儒明知古文之不僞而必堅執僻見曲袒初說凡與古文作證處諸家必先及之或竄改之以合其私或毀詆之以滅其蹟甚至非本文所有不惜文飾其說加之瑕隙以誣之既自欺以欺人其先始於一念之偏而又不肯平心詳審以至是非顚倒黑白淆亂誠有如朱蔡所云也

洪良品曰本　朝經學諸家鄙棄詞章以爲無關經學不知彼所曰考而證之者皆古人之詞章也後人始名爲經耳若專考天文地理名物象數典章制度誠無取乎詞章然是數者皆載古人詞章之內古人文法簡奧不通詞章往往不得其要領況其信手徵引多有增損竄易尤宜識別此辨古文尙書一大關鍵　本朝考據家於詞章不甚措意故於古人引書凡參差處皆指爲破綻由不識古書文體文法之故本朝經學之儒惟毛西河方望溪能兼詞章故能灼然見古文之不僞然卽有詞章而經學不深識解不卓隨聲附和亦不足以與於斯矣

洪良品曰許愼有孝經古文說今不傳見其子許沖序中而漢志不載許愼說文解字序漢志許愼傳不載昭明文選亦不錄今必以見漢史者爲眞則此一書一序何以爲漢學者不疑其僞也今孔安國傳孔安國序孔臧與安國書皆以不見漢史而僞之何也

洪良品曰本　朝學者尙考據所考者何古籍是也所據者何亦古籍是也乃其攻古文也不據古籍但憑胸臆夫辨證之道就令此書不足信亦必據他書以駁之而攻古文者凡一切之書與古文相發明者概斥爲僞問其所據何書則無有也其胸中臆決之言而已

洪良品曰顧炎武所著日知錄於古文時有微詞觀其與友人論學書有云孔門不道精一之說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二語見荀子允執其中一語見論語惟精惟一乃僞造古文者爲之耳不知周易繫辭孔子既云非天下之至精又云天下之動貞夫一精一之說正孔子所道豈顧氏並周易而忘之也唯其習聞攻古文家言於聖賢道理本末言語

精麤體認未眞故考證亦不確若程朱則不然於此十六字再三發明故於古文或疑其傳序之差斷不議其經文之僞良由反覆潛玩實見其博大精深非聖人不能道其信道之篤蓋超出於顧氏萬萬矣

洪良品曰僞古文之說自宋世初興卽能蠱惑賢智如困學紀聞引旅獒之訓有曰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謂珍異之物恐非三代之制夫物以罕有見珍既曰方物則非珍異可知若以服食器用卽屬珍異此殊不然不讀禹貢乎厥篚織文厥篚織纊厥篚元纖縞組此服貢也徐州之貢有魚青州之貢有鹽揚州之貢有橘柚此食貢也泗濱之浮磬淮海之瑤琨篠簜荆州之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此器用之貢也皆以其方物獻者此非三代之制乎況旅獒明言不貴異物卽曰方物亦不指言何物原書並無珍異字而王氏添出二字以駁之蓋惑於僞古文之說又見周王會所獻者皆奇物竊疑服食器用之爲珍異不合古制而不知古制實有貢服食器用者正爲方物不爲珍異夫以王應麟之閎博尙爲僞說所惑未免偏執臆見以疑古人厥後門戶之徒紛紛師祖其意刱詞誣捏吹毛索瘢未必非此有以啟之云

洪良品曰攻古文者成見在胸一見便駁有不辨其是非而妄言之者最爲可笑如王柏以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不及孟子若藥弗瞑眩之古而不知若跣二句已引於國語郝敬謂周公無殺管蔡事而不知殺管叔三字已見於左傳及荀子顧炎武以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謂伐國大事託之於夢其誰信之而忘其語已引於國語歸有光謂班固藝文志有云尙書二十九篇則以古文爲漢世僞書故別稱爲經不使相混而不知班志實云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篇昔人云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若左傳國語荀子漢志非僻書也以斅人號爲名儒碩學豈得謂其不讀左傳國語荀子漢志哉殆狃於偏見而目不視其睫耳

洪良品曰攻古文者謂永嘉之亂與三家今文並亡抑知三家今文之

之所以亡乎夫古書之存亡半由當時之誦習自晉武帝立尙書孔氏鄭氏於學三家今文遂廢當時學者習三十四篇則主鄭氏習五十八篇則主孔氏故鄭氏經亂而不亡孔氏傳亡而復得三家今文以無人誦習之故遂至淪胥以亡殆亦由不立學而然也豈可與古文相提並論乎

洪良品曰攻古文者因安國而牽及司馬遷謂武帝時已卒余既據史記賈誼傳折以昭帝諡號知其宣帝時尙存矣茲讀王充論衡復得一證論衡正說篇云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尙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禮尙書各益一篇而尙書二十九篇始定故史遷以二十九篇載於史記是史記儒林傳爲宣帝時所修可知也其云益一篇卽今文泰誓也亦可以證二十九篇其一非序明矣

洪良品曰袁了凡云春秋禮記孟子荀子訓與今書不同者如孟子載湯誥造攻自牧宮不言鳴條春秋傳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證

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經乃無有若荀卿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誥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懌禮記以申勸甯王之德爲申觀甯王又庶言同則亡懌多一亡字共乖悟有如此者安可必書無缺文乎安可謂所引者之皆謬乎艮品竊謂以爲有缺文則可以爲僞則不可且唯其有缺文異同處正可以徵書之不僞朱子曰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得訛損一字正謂此也蓋作僞者依文采輯自歸畫一若有缺文異同則或竹簡脫壞或傳鈔訛誤白璧微瑕愈徵本質何世儒之不悟而反指此以爲僞證乎

洪艮品曰古人引書多以自己文法易其本經而仍冠以書名其蹤蹟最著無可藉口者如左傳之兩引康誥是也餘如論語之高宗諒陰章堯曰章孟子之兩引仲虺之誥墨子之三引仲虺之誥一引今文之甘誓兩引古文之太誓下至史記所引之湯征泰誓夏書漢志劉歆所引之武成伊訓無不變換其辭以就文法甚至許叔重說文亦用其訓詁

之體以易本文如虞書曰仁覆閔下則爲旻天尚書曰圛圛升雲半有半無等類名爲引書實多竄易諸家每執此以衡古文或見其齟齬不合遂疑爲僞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吾今特爲揭破以釋來者之疑焉（案晉學洪云三統曆之武成其文見逸書世俘篇而劉氏又少爲改易以證其說故正義亦云僞作）

洪艮品曰鄭康成不見古文故於書序注今逸今亡是說也爲鄭學者多疑之以爲鄭既注亡今之古文當僞蓋未嘗尚論其世而一考情實也古文爲東京不立學之書竹簡繁重非可如後世卷軸便於傳錄康成方寶杜林之本無暇購求是以不見而注爲亡揚雄在西漢時好學不在康成下時今文已立學官乃其法言問神篇云昔之說書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是揚雄尚未見今文酒誥而何疑於康成也

洪艮品曰朱子曰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正此謂也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徧求無之據此言可知趙岐馬融鄭康成韋昭不見古文是力量有限且以古人得書如此之難而謂魏晉間人乃能薈萃羣書恣其采輯何馬鄭獨難而魏晉獨易也此必不然之事矣

洪艮品曰明人鄭瑗謂今文原有二十八篇何故孔壁都無一篇亡失誠不可曉而不知尚書原有百篇安國只得五十八篇孔序明云其餘朽折散亂弗可復知是並孔序而亦未之視也又謂泰誓曰謂已有天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此類皆不似古語而不知此四句已引於墨子亦稱泰誓是並墨子而亦未之讀也鄭氏初猶於艱深坦易處較論及後似悟其不確乃復爲之辭曰尚書之辭有極難曉者方鳩僝功弔由靈之類有極易曉者不敢含怒在家不知之類有對語者

番番艮士仡仡勇夫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之類有參差不對者永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之類閻若璩謂其持論最平是也既而曰專以易曉排僞病古文亦未足服作僞者之心余故特以義理闢之夫閻氏自持其考據之能巧爲穿鑿曷嘗平情衡之於義理哉蓋見鄭氏反覆辨難真蹟漸明乃復遁入別辭以逞其誣蔑之計智誠狡矣

洪艮品曰攻古文家不諳書體文義妄譏古人絕有可笑者如王氏據左傳引王曰小子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遂斷爲蔡仲之命首句文不知尚書無用也字體左氏移作首句不用也字則硬突不成句豈真如所云開口一喝者乎此其不諳書體之一也謂伊尹名摯不應稱字緇衣尹誥有尹躬先見之文乃臣下之詞不可竄入伊尹口中而不知尹躬二字明爲伊尹自言豈有他人可稱尹躬者此其不知文義之一也然則其所乘瑕抵隙自謂確有實據者大抵皆誤據之談究於古文

毫末何損哉

洪良品曰孔鄭古文流傳本末事蹟相類鄭之古文受於馬融杜林賈逵此與梅賾之受於梁柳臧曹鄭沖何異永嘉之亂杜林古文鄭注不言存亡至東晉仍立於學此與祕府有孔古文經文而梅賾上傳因立於學者何異乃諸家偏信鄭之古文而疑孔之古文甚至鄭本已亡必欲稱而行之孔本現存必欲攻而去之誠不解其何心矣

洪良品曰諸家以司馬遷傳安國古文或更以遷爲安國弟子妄造授受淵源門籍其所據者班志司馬遷亦從安國問一語耳夫漢人傳授之例漢書各傳紀載甚明如林尊治尚書事歐陽高爲博士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張山拊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此其受業之明徵也至於從某人問不過就質所疑未必即爲受業之據案漢書儒林傳兒寬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此從問之大略也豈得謂帝即受業

於寬耶至遷史中多古文篇如湯征湯誥泰誓等皆爲雜說劉知幾云馬遷所載時采雜言是也後人不知以是爲遷所受於安國之古文誤矣

洪良品曰歐陽修云自聖人沒而異端起戰國秦漢之際奇辭怪說紛然爭出不可勝數既創爲瞽瞍北面朝舜伊尹割烹要湯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等語而又造僞湯誥僞武成僞嘉禾僞畢命僞泰誓漢世網羅散失兼而存之至司馬遷作史記博采傳記諸子其間殘缺謬多於是旁搜異文點竄以成其說遷書有湯誥泰誓二篇是必古文未出之先遷因古文殘缺而旁搜異聞以成之者也

洪良品曰漢人立五經於學一時學者各守一經未遑他及故於經中文詞往往不審蓋由竹簡傳寫不習其經即無其本偶有徵引遂臆爲亡逸亦事之常如何休公羊疏引書羣后四朝敷奏以言云云曰逸書也案此乃今文早立於學何休奚爲不知蓋休所治者春秋之學今文非所習耳康成之於孔氏古文亦然若如諸家以康成不見爲例則今文不待至永嘉已亡矣

洪良品曰攻古文者必先攻孔序謂孔安國不獻書不作傳並謂其不遭巫蠱安國獻書漢書文選脫一家字旁生枝節皆不欲爲大序作證辨者愈力爭者繼起吾請即諸家所信者以折之諸家據班志司馬遷從安國問一語既云所問者安國古文則是安國固有古文也安國有古文何難及身獻之而必俟死後其家獻之乎載記中無有言從其家問古文者獨者遷從安國問古文非古文之出於安國而何且不曰古文而曰古文說非即安國之傳而何此皆諸儒所據以爲言者今不信安國有獻書作傳事何也

洪良品曰攻古文者析及於字句之微以詆罅隙然一孔之論一經指出有適形其乖謬迂僻者如閻若璩謂說命其惟弗言其惟字係承上語氣爲襲無逸句法而不知召誥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其惟王

位在德元皆非承上語姚鼐謂微子之命猷殷王元子據馬融本大誥猷爾多方以猷訓道當是歐陽夏侯之誥故王莽大誥云大誥道諸侯王以是推之西漢經文亦在大誥字下微子之命乃仿今本僞造故以猷字發端而不知今文多方篇云猷告爾四國多方多士篇云猷告爾多士正作發端語二家既據今文以攻古文乃徒引其一肢而不復顧其全體同異是可怪也

洪良品曰今世學者攻梅本古文之僞以鄭康成三十四篇爲眞古文於是孫星衍輯馬鄭注眞古文十卷耳食者靡然從之而不知漢時伏生所授者隸書今文也康成所號爲古文者漆書科斗也其篇目本同而字豈有異今孫氏既號曰眞古文矣吾試問其所輯者爲漆書科斗乎抑爲孔氏之隸古定乎且不獨非科斗書非隸古書亦且非秦漢之今文隸書直世俗之楷書而已若以其辭則仍梅本之辭也若以其篇數則仍伏生之篇數也何名爲眞古文吾請一言以斷之曰今日若定

安國之古文當以五十八篇爲備若三十四篇旣無科斗之字直謂之今文可也何也彼實不見康成古文爲何物而乃據梅本之半世俗之書而謂爲馬鄭眞古文可乎曰彼以馬鄭之注耳曰前世孔鄭並行不云及馬馬鄭所注就釋文考之顯有異同今其書不傳所輯非其全者胡可據爲百家傳註必當擇善而從鄭不敵孔故至唐漸微朱子云鄭注各經詩禮爲上書爲最下爲鄭學者從其長可矣奚必違衆而用其短哉

洪良品曰自閻若璩以鄭康成傳受孔學引康成書贊有我先師棘子下生亦好此學爲據王鳴盛和之遂謂棘子下生子字非衍文當在孔安國上如子程子之例乃弟子所以尊其師者余前旣辨其妄矣茲讀水經注引鄭志張逸問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康成之言如此則其以之稱安國不過如稷下先進學者之例(先師二字解見卷中)使其尊安國爲師則

答張逸先師棘下生之問當云先師爲孔安國而何以轉稱棘下生無常人哉閻氏攻古文思附會以成其說轉謂水經注作儒者所萃爲誤而不知康成已自言之不可誣也且鄭志又有一條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仲梁子先師魯人可見其先師無常稱非必其淵源之所自也

洪良品曰顧炎武云竊疑古時有堯典無舜典有夏書無虞書蓋據左傳所引夏書爲說而忘左傳文公十八年引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何得云無虞書左傳旣引爲虞書則五典數語爲舜典之文無疑此亦分舜典之確證何得云無舜典況書序明有作舜典之文乎顧氏不信書序謂傳記所引並無序所亡四十二篇之文案尙書大傳有帝告九共歸禾成王政殘剩數語何得云無序所亡之文也閻若璩因此謂僞者無所措手不能撰亡篇之文張崇蘭折之曰漢世二十四篇僞書有帝告九共等篇業已措手過矣特其書今不傳耳

洪良品曰劉歆時云三統歷武成篇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在廟獻馘似非所以待紂此言是也紂雖多罪戮之足矣廟有文王曾服事紂馘首以獻其義何居此事亦見世俘篇自是當時雜說劉歆以脩歷偶引及之卽此一端可斷知其非古經也惟古經則但紀其祀廟告武成而已如此乃恰合聖人舉動身分閻若璩譸張其說謂武王獻馘實有其事引逸周書紂首懸白旂爲證夫孔子刪書存百篇而逸周書諸篇不載其爲孔子所刪可知乃以孔子所刪之書舉以證孔子所存之篇而轉疑爲僞也抑獨何哉

洪良品曰余嘗謂劉歆律歷志所引爲世俘篇之文當時亦號武成人猶疑之今又得一證案律歷志所引有咸劉商王紂語孔本古今文皆稱受不稱紂如今文立政篇其在受德暋古文泰誓篇獨夫受予克受受克予書序亦云祖伊恐奔告于受是也蓋古文中之稱如此今不稱

受而稱紂其非壁中之眞古文明矣不獨伊訓稱年之可驗也曰鄭康成不嘗以受德爲紂之字乎曰書序爲康成所注亦云奔告于受作序必據古今原文爲說可知鄭偶誤耳此與允征篇書序爲允往征之而鄭注允征臣名其誤正同曰論語孟子作紂左傳禮記引書亦作紂何也曰昔人以紂爲諡近之當時伐罪則斥其名後人述言則從其諡如孔明出師表之稱歎息痛恨於桓靈是也故自武王周公而外皆稱紂不稱受傳記引書亦改作紂此與管子引泰誓予有臣三千改作武王有臣三千正同作泰誓時固無武王稱也是故卽咸劉商王紂一語而知所引爲世俘篇無疑矣

洪良品曰余覽馮景解舂集而歎攻古文之說愈變而愈歧也證據旣窮無端附會一事實以誣古籍如云藝文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文字九篇黃帝君臣九篇力牧二十二篇黃帝泰素二十篇神農二十篇鬻子說十九篇師曠六篇務成十一篇黃帝說四十篇皆當時依託謂西

漢時即有此等撰著若據此例則不獨古文僞今文亦僞而三代前無可信之書矣且以漢志有大禹三十七篇疑大禹謨及五子之歌采用之又有伊尹說二十七篇疑伊訓太甲咸有一德采用之又有天乙三篇疑仲虺之誥湯誥采用之言之鑿鑿不知馮氏能覩其書一字否其書世久不傳藝文志僅列其目馮氏未曾一驗其辭何從而知爲古文所采用也馮氏有云師心臆解彌增其陋其殆所以自謂矣

洪良品曰尚書旅獒獒字從犬其解最明自馬鄭誤讀作豪閻氏據之馮景復爲曲證其說如謂西旅獻獒之非不見於周書王會解及竹書紀年不知書序有之茍書序不僞不必定爲他書所有也馮氏亦知獻豪不合改作西旅遣其酋豪來獻不知書序明言西旅獻獒不言旅豪來獻也馮氏又謂魏張揖廣雅釋犬歷引殷虞晉獒楚黃韓盧宋猎等名不曰周獒而曰晉獒皆習見馬鄭作豪之說故不引及夫古人引書有何定限王應麟曰能改齋漫錄考古語所出詳且博矣然首如飛遂

見于詩乃以左思賦爲始樹桃李者夏得休息見於說苑乃以狄梁公事爲始今張氏釋物用晉獒不及周獒或亦偶隨所見耳安得即臆斷其從馬鄭之說是眞可謂巧於附會矣

洪良品曰自攻古文家謂舜典二十八字爲姚方興所造毛奇齡引漢王延壽魯靈光殿賦粤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魏王粲七釋云稽古則叡哲文明允恭元塞已爲漢魏人所襲用可謂深切著明矣乃同時有姚際恆者先入閻若璩之邪論執末議本反謂此二十八字出於南齊延壽與粲漢魏時人何由與此預合不知漢魏人自與虞書合非與南齊人合也且謂商王之濬哲溫恭周王之允塞不可加之於舜不知此自商周之臣舉舜懿德借美其君非後人以商周之事撰作舜典也即如則天二字孔子所以稱堯者唐人即以稱武后今將謂此乃武后之號孔子不可以加之於堯乎

洪良品曰自孔壁書出孔安國以序分冠書首而伏書不聞有序漢世書序單行司馬遷采入史記鄭康成注之其次第與孔不符蓋孔親見壁中書而按定之也如祭仲之命費誓二篇鄭序在冏命之下此皆成王時書而忽入之於穆王書後此明係篇第失次鄭不如孔乃攻古文者反謂壁中之本錯亂如此鄭仍其舊而魏晉人作僞傳者以意移而正之吾不知壁中之本彼從何處見來而謂鄭仍其舊可謂鑿空之談然則錯亂者爲眞本不錯亂者反爲僞本一似親發孔壁而目覩其次第者豈不怪哉

洪良品曰孫星衍輯古文尚書注近有上書請　旨頒行者經部駁而止夫馬鄭本至宋已絕其經文同異實無可考孫氏所輯余前既摘其失矣茲閱陳壽祺左海文集其說更備如云孫大夫博洽宏通素所景仰然其所輯古文尚書注易嵎夷爲嵎鐵易昧谷爲柳谷易不嗣爲不怡易鄙哉爲鹽哉易阻飢爲祖飢易在治忽爲采政忽易心腹腎腸爲優賢陽皆誤認今文爲古文又云以左氏傳引盤庚惡之易也引康誥

父子兄弟不相及也爲佚句不知此古人約舉經義之體以說文引周書曰宮中之宂食爲佚書不知此周禮校人之文以說文稱怨匹曰逑爲虞書不知此說文之又一解以墨子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史記漢書後漢書所引周書盡入尚書佚文不知此周書七十一篇之佚文此類不可勝舉其見皆與余同但於二十九篇人誣言爲僞孔所亂者彼則起而辨之獨於僞古文之誣始終固執而不知所是正蓋爲閻惠之邪說所錮蔽也

洪良品曰近得宋翔鳳過庭錄其所作尚書譜頗多謬說如據史記帝堯曰放勳不言曰若稽古疑爲序書者所加故史去之遂疑晚出二十八字乃效經而失之者不知皋陶謨亦有此四字何獨舜典無之且此四字鄭康成注之秦延君說之其必爲原書所有可知也又云東晉古文固僞而漢時得多十六篇亦未是眞以劉歆所引諸文爲斷不知劉歆所引衆采雜說亦多竄改安得遂以是臆斷爲十六篇之非眞也且

劉向親校中古文以五十八篇著於別錄歆爲承父業請以十六篇立學而移書以責博士親逃來歷明確如此豈猶有僞不知宋氏何所據而僞之也鄭注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宋氏卽謂十六篇竝亡於建武之際且謂馬鄭太誓亦建武時所殘闕無根之談愈出愈歧其論至不足據惟益稷一篇所引非孫琛之說差爲得之孫琛云益稷鄭作棄稷言漢學者皆宗之不知百篇乃聖人所定稷周配天之祖也周人以諱事神雖詩書不諱而典謨稷獨稱官惟帝命乃稱名耳此皆據周立法決無以棄稷名篇之理此則其說之近善者也

洪良品曰文家拉雜用事行文之常近竟有以此抵隙古文者不以爲後人之雜引反以爲古人之竄入余既歷辨之矣茲讀漢書又得一證如班固儒林傳云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是應聘諸侯以答禮

行誼案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季氏章語也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子罕章語也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子畏匡章語也乃班固引之禮樂征伐不入孔子口氣鳳鳥不至三句文王既沒二句合併一處使以諸家攻古人之法例之必將疑班固既引論語何以禮樂征伐二語不入口氣下文又將鳳鳥不至三句一竄入子罕章文王既沒二句一竄入子畏匡章而疑今之論語非古之論語矣閻若璩嘗以此類齗齗古文聞者奉爲確證觀於此當自恍然

洪良品曰古書有可疑者一事而有二說凡遇此處未知孰是只可兩存之以闕其疑若舉一廢一據此攻彼則失之遠矣如左傳作康誥乃成王事而書序以爲武王金縢成王迎周公而尚書大傳以爲葬周公至於史記太甲卽位三年不合孟子泰誓十三年會孟津不合書序此類不勝枚舉乃諸家不狥一說以疑今文而偏執一說以繩古文何也

洪良品曰春秋傳僖公三十二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崤但述穆公猶用孟明不言悔過作誓而尚書有之夫春秋不書其作誓事左傳不載作誓一言豈得據此以爲泰誓之僞乎蓋古人事有分見者不獨泰誓然也乃今人猶以古文不載史記孔傳不見漢志鰓鰓致疑殆未之詳考耳

洪良品曰阮元云天寶既改古文其舊本藏書府民間不復有之更經喪亂卽書府所藏亦不可問然而古文雖不存其辭自流行民間今所傳正義本是也此亦如晉有古文尚書今文至唐世無傳而古文之辭孔氏之傳轉相嬗不絕也若必以晉世祕府經文不傳遂據爲古文已絕之證則天寶以前之古文孔傳何以猶存於今邪比例以觀藉口者當自知之

洪良品曰今世儒者盛言鄭注尚書爲眞孔學以其本出自賈逵耳然鄭注古文頗與賈異案三國志魏明帝講尚書帝問曰鄭元曰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爲是博

士庾峻對曰洪範稱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爲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爲長夫王肅所解同於賈逵賈逵本於孔傳孔安國云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 昔人所以謂王肅竊見孔傳也鄭既與賈異自與孔異此猶得謂鄭傳孔學而以其所注爲眞古文乎故蜀志亦云李譔善古文易尚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元

洪良品曰諸家動據史記異同以駁古文如齊世家言師尚父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而牧誓作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此今文也何一事而所記不同如此史通云晉散騎常侍巴西譙周以遷書周秦已上或采家人諸子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書典以糾其繆蓋史遷兼取雜說譙周至欲以經正之觀於此可無疑於其湯誥泰誓之非古文矣

洪良品曰近人攻古文各出新意竝古人事實而亦亂之如程南耕謂巫蠱爲陳皇后元光五年事反譏劉歆獻於天漢以後語誤認爲征和

元年江充爲姦之巫蠱不知劉歆西漢成帝時已仕於朝去天漢征和未遠巫蠱乃其時大變事豈至誤認反不如近人之詳且悉也又如稚珪用謂晉時另有孔安國亦經學之儒孔傳當出其手不知此孔安國乃晉孝武時人西晉武帝已立孔氏古文郭璞已引孔傳至梅賾復上孔傳元帝重立於學皆在孝武以前安得謂晉之孔安國卽漢之孔安國而謂傳出其手也本以考據定古文至所據者皆失之不考誤益加誤皆僞古文之說有以啟之吾不能不咎夫作僞之人矣

洪良品曰吾讀三國志而知古文孔傳是時已出也三國去漢未遠孔僞之傳漸已流通故傳習者甚眾如魏明帝問博士曰周公管蔡之事亦尚書所載此明舉金縢蔡仲之命爲言吳志駱統上孫權疏引書曰眾非后無能胥以甯后非眾無以辟四方此明舉太甲篇爲言又士燮傳云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欲條尚書長義上之其所謂尚書兼通古今者有孔氏古文在內大義詳備者有

古文之傳在內而其古今之學忿爭者卽指孔鄭三家傳註爲言也

洪良品曰陸務觀云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歷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允征顧命不難於議經況傳註乎自此風一開王柏吳澄梅鷟羅喩義輩始集矢於古文尚書至本　朝閻若璩惠棟王鳴盛江聲段玉裁孫星衍等從而揚其頹波著書立說專以攻孔爲務於是聖經無完膚矣究其所說皆巧構疑似毫無左驗但肆口舌而不顧其安致令承學者炫是非淆黑白蠱於邪說而不知所取裁此亦世道人心之害也昌黎云辨生於末學良然

洪良品曰本　朝攻古文者盈天下此孟子所謂楊墨之言也然亦有知其謬而力距之者自毛奇齡尚書冤詞外有江昱著尚書私學一書大旨謂古文尚書非僞冠以古文今文辨盡掃諸家考證而斷以大禹謨之精一危微咸有一德之主善克一數語謂非魏晉所能作又有楊方達著尚書通典略力主梅書之非僞而以馬融鄭元不見古文所見皆張霸僞書又聞周松靄有訂閻之作梁九山有古文條辨皆能不隨眾爲諸諸者惜余皆不及見此外唯王劼尚書後案駁正張崇蘭古文尚書私議林春溥開卷偶得余猶幸獲見其書采入卷中云

洪良品曰攻古文者率逞臆說刪改古籍以合己私凡與己不合者反誣爲淺人所改如段玉裁孫星衍江聲輩皆有此弊近人張石洲穆放之如所著㐆齋文集內有允征序義一條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征字當作正允往征之者往嵎鐵南交柳谷幽都之地更事推筴辨其星土物候以正當時治歷之失而允征之書亦卽小正之倫與堯典相爲表裏夏有小正允征乃夏之大正漢儒既以無師說亡其篇僞孔習爲誓誥之詞改正爲征以便其狂誕之言而不思其事爲理所必無書序史記諸征字皆後人從僞孔改之云云夫序明著其湎淫失職之罪失歷可正湎淫亦可正乎無端造一事責改征爲正謂夏

有大正之書不知出何典記自知與書序史記不合乃卽以書序史記征字誣爲後人所改無中生有自蹈於狂誕而不知蓋其學私淑閻若璩嘗據閻氏疏證以輯年譜日浸淫於其邪說故改古經撰虛論前後如出一轍其所由來者漸矣

洪良品曰攻古文者謂微子之命多四字句近魏晉人手筆余讀左傳僖公十四年冬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號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號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又如昭公二十年齊侯疥遂痁晏子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

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此亦皆以四字句成文者且多用排語豈亦出魏晉人手筆乎可知徒執文體以譏古文者之妄也

洪良品曰傳懋元（雲龍）一日過余寓談至古文尚書因問余曰人言孔氏古文尚書至東漢已絕信乎余曰古文何嘗至東漢絕也班固賈逵孔僖皆東漢人也漢書藝文志目皆東京祕府所藏者班固爲蘭臺令史親見其書定爲經文四十六卷著之於志賈逵受古文於塗惲子遂初傳父業爲安國本因肅宗好古文乃取以校三家同異孔僖世傳古文其子長彥季彥好章句學以授門徒數百人故儒林傳末於諸家古文之外特著安國之傳以示區別此載在漢史昭然明白無可疑者曰馬融亦東漢人曷爲云逸十六篇無師說也曰未見也攷班固卒於和帝永元四年時馬融十四歲賈逵卒於和帝永元十三年時馬融

二十三歲章帝至魯拜孔僖爲郎中時馬融七歲孔季彥以章帝建初三年生馬融以建初四年生是四人者馬融皆與先後同時四人皆有古文而馬融獨云逸無師說非未見而何鄭康成學於馬融其師未見其弟子可知也且孔季彥卒於延光三年年四十七逾二年爲順帝永建二年而鄭康成生孔氏古文固自在也乃注曰亡曰逸非未見而據傳聞之說何曰人多不信馬鄭之不見古文何也曰彼未之思也試以古事徵之玉海稱廣記鈔本頒天下後以言者謂非後學所急收版貯之太淸樓故北宋人多未之覩鄭樵號爲博洽而同志校讎略中乃謂太平廣記爲太平御覽中別出一書專記異事誤合兩書而一之是樵亦未嘗見矣（見四庫全書提要）馬鄭之於古文亦猶是也又以近事徵之盧文弨云鄭氏注尚書大傳朱錫鬯作經義考時謂其已佚而今尚有四卷之書見在德水盧氏即雅雨堂叢書中所刊是也又四庫提要云永樂大典今貯翰林院庫即明文淵閣正本顧炎武日知錄以爲全部皆佚

謂傳聞不確之說此與馬鄭未見古文而古文自在何以異焉曰東漢有引之者乎曰孔叢子一書雖不出孔鮒手朱子以爲東京時始出其執節篇云其在商書太甲嗣立而干家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即桐邇於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其所述太甲事與今太甲篇同則是東京人引古文之確據也王符生於安和之世其著潛夫論亦引之如五德志篇引說命云武丁即位默以不言思道三年而夢獲賢人以爲師乃使以夢象求四方側陋得傅說方以胥靡築於傅巖拜以爲太公而使朝夕規諫恐其有懈怠也則勑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時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爾交修余無棄故能中興是亦東漢引古文之確證也其餘變用辭語不可勝述如班固漢書于定國傳引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經即古文湯誥篇也徐幹中論引書云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書

即古文蔡仲之命也仲長統引尚書曰家宰掌邦治尚書即古文周官篇也他若風俗通之引紂爲逋逃淵藪白虎通之引必立賞罰以定厥躬谷永傳之引經云亦惟先正克左右孔融傳之引紂斮朝涉之脛地理志之引周爵五等而土三等無不襲古文以爲辭者然則馬鄭而外見古文者正不少矣（案以上漢人所引皆今二十五篇之文無正義僞書二十四篇一篇）是故沿至三國王粲七釋濬哲文明允恭元塞則用舜典語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大兵一放玉石俱碎則用允征語劉後主策丞相亮詔牧野之戰商人倒戈則用武成語皆據古文爲言即至魏王肅實見孔傳案唐書藝文志王肅有孔安國問答一卷必其見孔傳而設爲問答之辭也自漢至三國古文蹤蹟明確一一可尋如此誰則謂其本已絕於東漢哉懋元曰然疑古文者初疑其亡於永嘉繼覺其非乃又以爲亡於東漢吾請一言以蔽之曰古文實未嘗亡

洪良品曰饒儀廷嘗問予曰隋書經籍志言皆祕府經文無傳是經文

已亡也特脩志者辭偶未析耳余曰凡一書語有未析可以他書證之晉書荀崧疏不言晉武帝時已立古文孔氏於學乎古文既立於學則其傳本必多當不止祕府之有其本明矣玆曰祕府有經而梅賾上傳則是經在祕府傳在民間確有可驗故正義於古文則曰事雖久遠流行民間故得猶存夫晉書正義隋志三者皆唐時所修一書未析參之三書自得其實况志不曰與三家同亡而曰今無傳唐人豈以今爲晉世哉其意蓋以晉世經文古本至今無傳耳其時古文行世已久晉世祕府古本自不可問故曰今無傳也非謂無傳於晉也晉時古文立於學官則博士誦習自有傳本豈必恃祕府以爲存亡哉今世海內誦習五經其窺見武英殿本者有幾古今之情非一也然而志爲此言者以晉時經傳單行祕府所有者經文所缺者傳幸梅賾得傳而奏之也

洪良品曰或謂余曰聞人言子辨古文據唐人所修隋志正義不據漢史豈唐人所見較司馬遷劉歆班固爲眞邪何爲是曉曉也余曰以告

者過也從來攻古文者皆云漢人止言十六篇無二十五篇之說唯隋志正義有之不知隋志正義實本於安國大序安國固漢人也人因不信安國大序而惟泥司馬遷劉歆班固之孤文夫司馬遷云得多十餘篇亦約略計數之辭原未詳述此姑勿論至劉歆七略本於劉向班固漢志本於劉歆劉向別錄云古文五十八篇與安國大序合班固漢志云古文四十六卷亦與安國大序合唯除去二十九篇一云二十五篇一云十六篇不過分併各有異同然分之爲十六爲二十五合之皆爲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也總數既同分數宜容過執今世流傳各書其篇數卷數前後不齊者甚多卽四庫全書所錄篇卷亦難畫一皆不得言僞書今必執班志以議孔序謂唐人所見不確於歆固獨不思歆固豈反確於安國劉向邪何以劉向五十八篇之數與大序相應邪自人不信安國大序復不於漢志四十六卷五十八篇十六篇參差之故推求其所以然而惟準舉劉歆班固十六篇一言不悟班固所云四十六卷劉向所云五十八篇何以與安國合與劉歆轉似不合者其故安在苟於此根究所由則知古文分併彼此不同而其卷數自同篇目總數亦同可無疑於大序之僞自無疑於古文之僞矣若徒以篇數不符漢志爲僞則司馬遷劉歆班固所紀今文唯二十九篇而鄭康成分爲三十四篇亦與漢志不合也此何說焉豈康成可分今文以與歆固左歆固獨不可分古文爲十六篇以與安國左乎孔穎達疏妄以僞書二十四篇當劉歆之十六篇且竊安國序例以爲之算今漢志具在劉歆班固曷嘗有分十六篇爲二十四篇之事（案僞孔二十四篇乃據康成三十四篇計數劉歆時今文唯二十九篇豈能逆知康成之分爲三十四篇其僞不待辨）此本造僞書者一大破綻而穎達反以之敝罪劉歆遂致後之讀古文者卽據此爲劉歆之十六篇而以攻孔之二十五篇其誤實本於唐人人自據唐人以駁漢人耳吾方糾唐人之誤不暇而豈知有唐人不知有漢史哉

洪良品曰魏默生（源）著書古微論欲立歐陽夏侯三家今文既妄議鄭

氏古文爲僞復極詆孔氏古文謂其上誣三代下欺千載當黜之學校不許出題考試不許文章稱引噫何言之悖也此其毁經之過固不待辨但其所欲立之三家今文彼從何處得之案晉永嘉之亂三家經傳並亡今猶有尚書今文者皆賴安國五十八篇以存若言僞則古今文皆僞矣何得僞其半而不僞其半哉至三家傳註載在正義所引者十不存一彼亦何從蒐而復之乃張大其辭號爲古微而自定一例曰補亡曰訂訛其所謂補亡者如以論語堯曰章補舜典而不知此非引經之辭以史記補湯誥而不知此爲兼存雜說以僞泰誓三篇補泰誓以僞武成補武成而不知前人已爲辨別以度邑作雒爲周誥而不知此爲孔子所删其所謂訂訛者謂無逸三宗無淫亂之祖甲而忘下文周公有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玆四人迪哲之言謂微子所問者爲太師疵少師彊非父師箕子少師比干而不知太師少師乃商樂官微子不得呼之以父謂金縢鴟鴞爲陳善責難非疑忌而不

知上文有管蔡之流言下文有成王執書之泣安得謂金縢鴟鴞非迺變作謂梓材爲魯誥非康誥而不知書序明言成王以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安得混指爲魯誥方攻人作僞而即僞定一經方摘人之訛而無譖不能默生在吾楚亦佼佼者乃爲梅閻邪說所蠱惑譬如人飮狂藥遂至於迷黑白詈尊親而不知此吾古文辨惑之作所爲不能已也

洪良品曰余古文尚書辨惑成走質周伯晉（錫恩）伯晉留之齋中一日共同年某過訪伯晉語及我書某未及閱但曰古文實亡於東漢何贅言爲書雖多駁之數十行可了耳伯晉問故曰辨古文宜據漢不宜據晉唐伯晉以告余余曰某君之言是也試問亡於東漢一語徵之於漢史乎抑徵之於晉唐以下之書乎疑古文者初謂其亡於西晉吾辨之歷矣今又變其說而加之東漢其所據者唐正義所引之馬融逸無師說鄭康成之注某逸某亡耳豈眞有漢籍之可證乎正義所載蓋唐人

古文尚書辨惑　卷十八　二十六

據爲馬鄭不見古文之證不可據爲古文亡逸之證在唐人當日親見馬鄭全書必實有徵驗云然今某君欲證漢事仍不離唐人所引是口稱據漢仍據唐也伯晉曰據漢當柰何曰漢書藝文志班固所修也班固非漢人乎藝文志載古文尚書經文四十六卷昭昭如也夫藝文一志爲東京祕府書目乃固典校祕書親注於籍者猶今世四庫全書目錄皆著其現存者也（案藝文志本於七略而有異同班固特注其出入難以現存官目爲書）馬鄭不能見祕府書猶今人不皆讀四庫書也至於民間傳本此有彼無人事之常如後漢書明載古文尚書有賈逵傳本有孔僖傳本而於馬鄭古文則別之爲杜林本故唐人據爲馬鄭不見安國古文非必古文果亡於馬鄭時也今謂唐人不可信豈前漢藝文志後漢儒林傳概不可信乎吾所據者實漢之藝文志儒林傳也某君所據者實今之尚書疏證等書也自閻惠輩不明於東漢古文歧互之故妄謂馬鄭所傳即安國古文盡糊唐人成案明與漢史齟齬致令承學者熒惑其言遂疑古文亡於

東漢不知漢世經學易有九家詩有三家尚書則前漢有伏有孔後漢則有孔有鄭分門別派各不相謀孔之古文班固志之賈逵受之唯孔僖世傳之漢史紀載甚明今不於所傳授者考其本末而乃於非所傳授者定其存亡可乎若以馬鄭爲漢大儒宜知孔學試取儒林傳讀之明言傳孔學者爲孔僖不爲馬鄭馬鄭自是東漢經師亦自有古文要與安國所傳無涉見聞有限安能知孔書之亡逸哉不幸伏生今文亡於晉鄭氏古文亡於宋今之今文鄭注猶存一二者實賴安國之書以傳必毀之以爲亡於東漢則斯經將絕矣不獨古文亡今文亦亡矣不獨馬鄭不願有此言伏生亦不願有此言也何也不考情實但據孤文隻義顢頇立論則三家今文並亡亦見隋志孔本僞則今古文皆僞設後有援此例並五十八篇而議盡去之者而今文亦危矣至唐人去古較近縱有微誤可據漢史以正之若閻惠之徒無論其學識不及唐人即時代見聞亦不如其親且確乃人猶信閻惠而不信唐人何也

古文尚書辨惑　卷十八　二十七

洪良品曰余復伯晉次日有諗予者曰子言甚析然漢學家終以馬鄭不見古文爲疑何也曰彼惑於江藩漢學師承記之言也記云不知古文之僞者不入漢學試問彼之所謂漢學者將據漢一代之學乎抑徒據鄭氏一家之學乎若據鄭之見不見以定書之僞不僞是徒知漢有鄭學而不知漢尚有孔學也況鄭所不見豈實非僞吾前已歷列其證矣乃人猶未釋然者以馬鄭爲漢經師學之眞僞當以其言爲定耳吾更有一證於此夫儀禮周禮馬鄭朱子皆以爲周公作者也雖西河毛氏疑之亦以爲確是周家禮書然孔孟在周於二禮之文未嘗引述一字其爲未見其籍可知漢學家不以孔孟未見稍疑二禮之僞也況古文尚書歷經孔孟稱引乃以馬鄭未見而僞之豈馬鄭之學更勝於孔孟邪且以孔子之親訂禮樂孟子之問班爵祿而耳目所限二禮未得其詳夫何疑於馬鄭之不見尚書古文邪彼區區以此定古文者殆知一十而昧二五之見雖自命漢學吾不知其所學安在矣

洪良品曰余一日同伯曾至劉幼丹心源寓論及古文舜典伯曾問余曰魏高堂隆所引見於經者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八字耳其餘未聞焉疑非舜典所有也曰他不具論即元德二字劉備用以爲字備生於漢末其時舜典已有此語人所誦習故得取而表之如唐人之稱號欽明後唐人之李號克讓宋人之雷號允恭也古文出於魏晉重華句逃於魏初劉備爲當時國主其字人所共知若僞造辭語狀舜則聖德睿德均可假借斷無有與同時人字以加諸古帝者此其據舜典爲名不顯然邪世之疑二十八字者未及考耳幼丹伯曾皆曰然

洪良品曰饒儀廷嘗以論語堯曰章疑爲舜典中語余既以論語不注書名非引經體據毛氏之言辨之矣聞者猶未釋然一日余讀程大昌考古編有云鹽鐵論文學所引孟子乃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與孟子文意皆大異當時借其語爲證或不盡循其舊如此程氏此言正可爲古文尚書作證蓋其明注書名者尚或易

其原辭乖其本意而況不注書名者乎然此例不獨鹽鐵論有之自閻惠聾昧於此義專以傳記異同歧外之處刱將古文學者見聞不廣遂謂其證據確鑿僞益大明時無有以此例告之者宜其惑滋甚也儀廷曰請亟書之以諗來者

洪良品曰伯曾又謂余曰馬鄭尚書注世無全本唐人以爲不見孔氏古文今猶可徵其一二否曰可案班固自注古文五十七篇顏師古引鄭氏敘贊云後亡其一篇故五十七康成去班固不及百年祕府之書尚在班固不言亡也而康成乃注爲後亡其一且既言亡其一矣是東漢之書存於當時者猶有五十七篇而何以注書序又云武成建武之際亡注緇衣又云咸有一德亡注坊記又以爲泰誓君陳亡而正義所引鄭注亡者又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篇是所亡不止一篇也不與亡其一篇之言相矛盾乎且汨作典寶十三篇現亡而鄭注爲逸果其書僅逸爲鄭所見鄭既注尚書何獨遺此數篇不注其不注也實不見也由此以觀則知班固見古文故志其篇數康成唯不見古文故有此歧說其注爲亡逸者據一時傳聞之誤耳故唐人以此定其未見不以此定古文之亡

洪良品曰劉知幾云尚書古文六經之冠冕也自秦至晉其書隱沒不行於世既而梅氏寫獻然後見重一時擅名千古若乃老經撰於周日莊子成於楚年遭文景而始傳值嵇阮而方貴若斯流者可勝紀哉子元借老莊之流行以證孔傳之晚出可謂著切乃紀昀批史通云唐人皆不知古文孔傳之僞故子元亦云爾蓋考據之家古疏今密亦如今星歷然是不知子元考據之精要非後人所能逮也史通一書於史不肯假借何況於經即如開元時欲行鄭注孝經子元以爲非元所著設十二驗議駁使孔傳果僞子元能辨鄭僞豈不能辨孔僞而其推崇古文如此且釋其晚行之故如此其必有所質驗可知矣今考據家攻古文無據誤讀漢史謂杜林古文即安國本誤讀隋志謂古文與三家並

亡誤讀孔疏謂鄭注有二十四篇古文誤讀語類謂朱子曾僞古文經文四誤論詳卷中自信得實實則無一不誤正坐考據之疏耳紀氏乃猶以爲今密於古乎近世以紀氏爲考訂領袖而所言如此宜耳學者之附和一談也

洪良品曰僞古文之說唐以前無之至今日而雷蚊市虎千喙一聲今欲定其是非確據證之於隋唐不若證之於魏晉證之於魏晉不若證之於漢人證之於漢人所論不若證之於漢人所傳所見宋程大昌曰春秋所書尚分見聞傳聞爲三譬如村噍有火州人數日乃始聞之不如其邑人與日聞之之未遠也縣聞雖近又不如其鄰人登時親見之爲審也於古文而求若鄰人親見者則莫如賈氏父子班固孔僖諸人若馬鄭之論則有參差則其邑人與日聞之者也魏晉以下至唐據其册籍則其州人數日聞之者也至於今日則如談天說夢皆在見聞傳聞三者之外徒據一二單辭孤義而不合數代參觀考其孰疏孰密孰

遠孰近而遽欲臆度以定古文不可得也
洪艮品曰武成一篇其詞存於今者已見漢初特人不之悟耳余讀史記留侯世家酈食其與漢王謀立六國後張良藉箸前籌設八不可以難漢王有云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休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陰等語是時挾書之禁未開古文未出禮記未興而張良已述之如此是必良於秦火前讀古文武成知之今武成之語亦同足知此爲眞武成也或曰良所引安知非樂記曰樂記乃漢人所輯馬融始增入禮記中可知樂記亦據武成爲言也古人事蹟無不可徵如此自采輯之說興而經典之是非始亂矣
洪艮品曰論語堯曰章以禹謨竄易成文其後司馬遷作史記效之亦點竄論語爲文如孔子世家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吾何以自見于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若以論語校之

唯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及道不行二句耳而句又不相屬與論語所引禹謨例同論語文非爲作春秋發而史遷假以爲言亦如禹謨本以禪禹而論語推以本之於堯古人行文自有此體似引書卻非引書唯留心古籍者當自得之
洪艮品曰余讀閻若璩四書釋地有云擇不處仁何注孟異乎注論可見同辭異注古人有之閻氏亦既知之乃其駁孔安國傳謂其注尚書與論語異以此繩古文之僞閻氏既以自欺學者又多爲閻氏所欺誠可歎也
洪艮品曰余書錄成中兒竊視至陸德明經典釋文一條有孔氏之本已絕語因進問曰陸氏既言本絕至唐猶存不疑其僞何也余告之曰古人臨文語同意別須合其上下文參之此言本絕蓋指安國所得原本而言原本未立於學世不行用諸儒未見故但言書逸不言書亡此司馬遷所以云逸書滋多也如今世所行皆唐以前書或爲傳鈔本或爲翻刻本其原本亦俱滅絕豈得因此疑其爲僞哉陸氏釋文方敘古文源流歷歷有徵如此豈以古文爲本絕者特借當時不行之故以明諸儒未見之由而設辭偶有未析遂滋後人疑竇惟在善讀者心知其意耳大率古書語簡似此類者尚多未可徒據一肢半節以規全體自來諸家之誤正坐拘文牽義不審其參差之故以致愈說愈兩歧讀書須識此意茲特拈出以俟反隅
洪艮品曰余坐雙曾毖齋猷兒侍前席問曰古文本不僞乃自元以來攻之者若是紛紛何也曰張猗谷嘗言之矣始由一二人自謂讀書得閒筆其說示後而依附標榜者藉爲立名之地從而推衍之雖其初所據已誤而不知假有尋繹原書者急起正之當不至若是紛紛矣曰毛氏著寃詞辨之沈氏彤俞氏正燮皆有違言何也曰漢劉子駿始右古文已犯眾口奚有於毛氏哉大率攻古文者其類有二其一讀書考古不務探根如賈堅許穀惟以耳鑒徒見諸家張皇議論附和相高甘受

校人之欺而不悟此子駿所謂雷同相從隨聲是非者也其一始終怙非相持不下如訟師倒牘志在求勝卽明知本非情實得罪聖賢不惜違心以助邪說此子駿所謂黨同門妒道眞者也元明以前異說初興人猶未之盡信至康乾間經生輩出挾其宏博之名毀古誣今穿鑿回穴致令學者奉其言若蓍蔡視聖經若贅旒當吾世而不爲判白將是非黤昧聖道日晦貽誤來學不淺也乃書成未出已聞議者二三然吾有所恃以自信者載籍有眞證據後世有公是非但使吾書獲行俾來者得爲考鏡之資吾願畢矣孟子云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小子誌之

後跋

龍岡山人裕宸受業師也裕宸以光緒壬午就學來都獲侍先生之門見先生平日著作侈富名震當時而於公餘之暇恆手一編無間晨夕甲申春有某太史者以鄭註古文尙書當並行請於
朝且力詆孔傳之僞裕宸心竊惑焉因得間請於先生先生憮然曰汝亦疑古文僞乎夫尙書固聖道聖學之所寄也乃自明以來爭爲異說聖道幾晦或且妄肆吹求競爲倡和淆經學之源流失經義之宗旨徒矜其雕鑿之巧虛搆爲影響之詞彼方自謂攷據精詳引稱淵博豈知所攷者固不足爲據所據者亦未嘗深攷乎且如允征洪範金縢顧命諸篇皆古聖經世全模立政大要亦以攻古文故因而波及而於五十八篇之書不復殫心講貫悉力研窮迺徒分門別戶飾智驚愚眞者既誣爲僞僞者轉託爲眞卒至是非混淆邪正顛倒吾恐不惟失往聖垂訓之精且將啟後學離經之漸也汝姑退吾將有以示汝幷以告後之疑古文者爰搜羅往籍採摭羣言莫不抉摘靡遺折衷至當間遇名公著學猶復與之虛心討論往復商榷凡四閱寒暑而辨惑之書以戊今年夏裕宸以試事寓先生處得讀全書此外復彙與人論難之言附諸卷後更名之曰析疑曰釋難曰商是釐爲四卷讀既竟裕宸乃肅然起曰嗟乎衞道者至用辨亞聖之苦衷已有不得已焉者古之時每驗人心於風俗今之時宜以經術正人心吾師之成是書其非徒瑰章瑋製得以流傳不朽之謂其謂生古人數千年後既不能親炙古人而欲於羣言淆亂之秋延一髮千鈞之緒且使古文之繳結疑竇莫不砉然以解後儒之尋流溯源莫不豁然而通使夫有志古文者不爲所搖奪一任嘵嘵獨衷一是而斯書不至益失其眞非吾師好學之專且博致力之勤且久何克臻此此其有功先聖啟牖來學詎云淺鮮而世之徇聞見而自矜耳學侈述作而摭拾牙慧者不亦將覩此書而廢然思返哉裕宸幸古文之弗即澌滅若非是書之有以挽狂瀾而砥中流幾何不中於人心而遷流靡既爰誌師訓及所得於篇至於古文之源流諸家之得失則有卷端之文在無庸裕宸之贅辭云光緒戊子冬至後五日
甯津門下士王裕宸謹識

古文尚書釋難

計二卷

序

同年友某惑於閻百詩以正義僞書二十四篇爲孔壁古文之說見余作古文尚書辨惑頗有違言余生平於友朋辯論無不降心相從惟此爲聖經出入所關邪說横行集矢者衆方欲力障狂瀾挽救一二不得不與之往復然經此一番論難俾得再三審訂而經旨之繆轕益明各書之隔閡轉通並有出於前所未及者竊幸古文無隙可指愈攻愈堅非愚鈍淺識遽能及此實由聖人之經懸諸日月非紛紜歧說之所能晦然則難余者亦不爲無助焉

光緒戊子伏日黃岡洪良品自題於京師之雙晉甓齋

古文尚書釋難卷上

黃岡洪良品右臣撰

同年友某書余古文尚書餘論後云洪子論古文尚書每以人不信安國大序爲非而自不信鄭注書序謂所據乃張霸百兩

良品按康成所注者百篇尚書非二十四篇僞書也正義列僞書篇目而有鄭注書序一語不過孔穎達借作指點之詞謂鄭注百篇序中亦有此篇目耳尊者誤會正義語意遂謂鄭注有此篇目據爲鄭所見眞經不知此二十四篇中如武成咸有一德皆鄭注爲已亡者鄭何曾見僕自不信鄭有二十四篇之注非不信鄭有百篇之注也至謂鄭注書序爲百兩篇孔穎達鹿鳴疏已言之顧炎武閻詠亦同此論僕嘗取玉海所引康成六藝論證之而知孔說非無徵也六藝論引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百二十篇以二百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鄭於書緯

引之於中候注之矣則注書序而引百兩篇亦何足怪王伯厚謂張霸僞百兩篇而爲緯者附之是也且其注現存者如允征臣名旅獒曰豪顯與書序不合紹我周王注於允征顯與孟子不合此與張霸之校以中古文非是者近之蓋康成嗜博喜異心慕百篇而不見遂亦如明知緯書之非經而亦注之耳乃爲鄭學者曲爲之解謂注緯乃從時好張霸僞書當時已黜之鄭何爲注不知漢儒如桓譚鄭興亦有不爲讖緯者康成何以獨從時好王充論衡言張霸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康成何爲獨不之據執事過於袒鄭忍於黜孔豈惑於閻惠之邪說而偶爲所誤也

又云吾輩生數千年後欲斷數千年前之眞僞何據乎據古人書耳古人書多矣孰當信孰不當信乎據其書之年代與傳書之人耳鄭注書序乃漢末人書安國大序乃西漢人書則鄭注不如孔序可信矣然孔序雖名爲西漢人書而漢志不載漢儒未有至東晉始獻於梅賾其眞也則西漢人書其僞也則東晉人書耳此以年代言也至於傳書之人則更難信梅賾傳經次序雖見孔疏所引晉書而唐脩晉書不載得無疑而刱之邪其生平學問亦不見他書鄭康成一代大儒少受古文於張恭祖後從馬季長學又爲孔北海所引重學問德行較之梅賾豈不可信其不能作僞以欺人固可信不待論矣亦何至不辨眞僞見似而喜如毛氏所云

良品按漢志無專載序者說文序亦不見漢志豈亦僞邪同一漢人書偏信東漢人而不信西漢人眞不可解孔穎達以鄭注書序爲百兩篇僕引之猶據唐人書唐人書固古人也安國大序見於文選較唐尤古自晉至唐無一議其僞者今據近人之書而忽指爲僞是豈據古人之書乎孰當信孰不當信乎且安國序傳西漢人書也班固史志東漢人書也東漢人書可據何獨西漢人書不可據若以晚出疑之則周禮儀禮莊列老韓諸書至漢始出周時孔孟不言也豈得以晚出而疑其僞乎總之古書流傳已久東漢不僞西漢亦不得言僞若但爭門戶不顧是非則周內吹求何書不可僞之有謂舊晉書載梅賾傳書次序唐脩晉書刱之不知脩孔疏者亦唐人奉詔爲之也既刱之矣何又登之邪謂梅賾學問罕見他書乃以康成一代大儒受業馬季長馬以古文無師說不能注豈梅賾獨以無師說能作傳邪豈梅氏學問至此忽勝馬鄭邪即此並觀可證其誣至康成自有二十九篇古文今亦在孔書中誰言其僞毛氏所謂見似而喜乃指漆書字畫而言與古文之文詞傳注無涉復何眞何僞之有

又云張霸僞書王充時雖尚流傳未必傳至鄭時況霸書百兩壁經五十餘篇逸篇十六鄭亦何至不識數乎

良品按張霸百兩篇至唐猶有存者如虞世南北堂書鈔引百兩篇云伊尹死大霧三日孔穎達鹿鳴疏據鄭注禹貢引張霸尚書云厥篚元

黃此皆唐人親驗得之者誰謂鄭時無傳（今諸書中尚有輯本）孔穎達謂鄭引百兩篇語非謂二十四篇卽百兩篇也孔亦非不識數也請勿誤會

又云吾之信鄭非徒信鄭也信馬也非徒信馬也信賈也亦非徒信賈也信其父徽以上及庸生都尉朝也賈乃安國傳經嫡派家學淵源較鄭沖之無端傳古文者更爲確實夫使漆書而果異壁經也賈何爲舍家傳本而訓之哉賈既訓漆書漆書無異於壁經可知書雖杜林之本學實安國之傳賈馬鄭所訓傳注者同此一書賈非僞馬必非僞鄭亦非僞也毛氏謂賈馬鄭非孔氏學不亦傎乎

艮品按賈馬鄭同注杜林古文此明見漢史誰謂其僞者執事信賈馬可也信其爲都尉胡庸之傳不可也漢史無明文不可臆撰也安國嫡派家學淵源此可以言孔僖父子不可以言賈馬漢史已分別言之史有明文不容蒙混也鄭沖之傳見於孔疏所引晉史確實如此安得以無端之傳疑之此晉史故專就晉人言之亦猶漢史專就漢人言之也

謂杜林爲安國之傳漆書無異壁經史無明文今不可攷毛氏謂非孔學執事謂眞孔學爭無據之言二者未知孰是（如伏生傳今文之類）

又云洪子堅信馬氏未見之說歷引班賈孔氏父子生卒年月與馬鄭遠近爲證謂其師未見其弟子可知而吾則謂據此正是證馬鄭之見古文而孔傳更可疑也馬氏既與諸人先後同時是時古文已大行賈馬生徒豈無摹本史稱馬從摯恂游學博通經籍若并古文未見何言博通乎況又曾典祕書也賈卒馬年踰冠既取賈所訓書而傳之賈果有嫡傳師說何至不知孔果有傳賈豈未聞將謂孔傳但傳子孫不傳生徒乎季彥長季長二歲生平詎未相見馬既傳尙書季彥果有家傳祕本豈遂不知季彥生徒數百傳義不絕鄭沖相距已遠猶能私淑得之而馬與同時竟如聾聵不聞不見臆斷爲絕無師說乎且既未見矣又何知其無師說乎洪子謂其師不見其弟子可知吾則謂其師斷無不見其弟子可知季長前已典書十年老

復在東觀著逸不知所爲何事而不一檢古文康成因山東無學不遠千里從師所願攷者古文也其師竟不一教之縱無摹本使見幷古文篇目確數何亡何逸亦不一指示乎若然則鄭序贊所謂後又亡一序注所注某亡某逸又何從知之乎

艮品按馬氏未見古文馬自言之矣班賈孔氏父子有古文史志言之矣四人先後同時名人年譜著之矣書所有者僕能據而言之若賈孔生徒之摹本摯恂傳學之詳賈典校祕書之博覽謂此爲安國古文史未言僕不知也至其博通宜見未見之故唐以前鄭學亦無言及之者僕更不知也僕但據馬氏自言未見泰誓古文而其實有泰誓古文而已僕所言者經文也非傳也安國作傳賈之聞不聞史無明文不可知也前漢安國古文傳生徒後漢古文傳子孫此見之漢史可攷者也至其所以傳子孫不傳生徒之故漢史未言不能知也季彥傳授生徒時不知馬融猶尙存否卽存則其年已老一遠宦一儒士一著書一既學

相去數百里恐不能如生徒受業而悉其傳也至十六篇逸無師說馬自言之其所以然之故馬未言也未言僕不知也謂馬斷無不見古文之理無如其自言未見泰誓何也執事謂是時古文已大行不知東漢大行者馬鄭所注杜林之古文非安國世傳之古文范志於馬鄭古文書曰杜林於孔僖古文書曰安國其區別明晰如此非僕所能臆造其詞也至於馬融典書應檢古文康成從師應授古文然則經學如馬鄭師弟既見古文卽無師說亦應參攷加注而何以止注杜林二十九篇之古文而不注班志十六篇之古文哉鄭贊後亡一篇乃釋班志之詞其註某亡某逸唐人明斥其據張霸書矣夫漢人如劉歆班固賈逵典校祕書其驗古文之法必曰古文與經傳爾雅訓詁相應今孔疏所引鄭注逸書不過數條其中可驗者如箍厥元黃注於允征不合孟子則與經傳不相應旅獒曰豪不合訓詁又與爾雅不相應（爾雅犬屬四尺曰獒）是可據爲孔壁之古文乎而謂其知有安國古文乎執事祇知爲馬鄭門面

作地而不復計古文是非似非所以尊經矣
又云洪子以鄭樵未見廣記顧炎武未見永樂大典爲比竊亦謂不然廣記版已收於太淸樓矣大典書已藏於翰林院矣鄭顧焉得竊窺祕笈乎馬則職任典書者也壁經久存中祕載在班志人所共知煌煌一聖經又僅五十餘篇非廣記大典可比豈同鄭顧天人分隔難知其詳乎況廣記大典外間所無也東漢古文已大行非西漢時比見固不爲難也至鄭注大傳則盧家私藏朱氏不知固不足怪豈可與古文同語乎洪子又引孔叢子等書有二十五篇中語爲證竊謂此更難據姑不論孔叢子眞僞其所引與今書大同而小異卽使所引確爲眞古文謂之漢人引眞書也可謂之僞造書人引漢人所引眞書也亦可攻古文者動曰無語無來歷衛古文者又引以爲證反覆皆可作證皆不足深據也
艮品按執事謂馬融典校祕書未見泰誓遂斷爲古文無泰誓乃揚雄亦云未見酒誥豈得斷爲今文無酒誥乎拙箸歷引鄭樵諸人爲證猶可以未典祕書爲辭至於揚雄則同一典校祕書者也何以不見酒誥總之此種疑竇在本事已自難解安能據之以駁他書然其中亦有故焉東漢古文久廢雖賈逵數爲帝言古文而帝但令其以古文校三家同異而增多之篇不復立衆之杜林漆書盛行一時風會所趨馬鄭之徒亦皆競從時尚故安國古文沈於祕府雖典守者亦不暇過而問之況又無師說之可傳乎執事屢言東漢古文已大行是不知東漢大行者爲杜林本非安國本得毋讀范史而未會其解乎安國古文唯孔僖家藏有之此與盧氏私有伏生大傳正同執事旣言朱氏不知大傳不足怪何獨謂馬氏不見孔本不可信乎朱子謂孔叢子爲東京人書乃其中有太甲篇語則東漢太甲古文之證也孫淵如惡其作證旣以謂言毀之矣然有最明確無可置喙者莫如趙商仲長統之引周官徐幹之引蔡仲之命以至王充班固孔融王粲諸人亦皆引其詞語皆出於

二十五篇之古文亦可以釋其疑矣乃執事偏欲預立論謂僞造書人引東漢所引亦可夫所謂僞造書者魏晉人也魏晉人旣引東漢所引則東漢已有二十五篇之眞書明矣何得云東漢之孔氏古文非此二十五篇乎其詞語可驗如此而云不足深據豈平情之論乎必欲反覆其說顚倒是非則鄙人誠不敢辨矣事關論經狂言勿罪
又云如謂漢人所引皆今二十五篇之文無正義所謂僞造一語夫二十四篇久亡無可爲證又安知諸所引非皆出其中邪
艮品按二十四篇雖亡竊知所引古文必不出於其中何也以二十四篇無周官冏命也由此類推必無二十五篇詞語亦足爲二十四篇僞書確證
又云孔北海旣引古文是其曾見古文矣北海距季彥未遠家書應所夙習設康成經術不眞融早闢其僞矣豈屑舉之且尊重之乎又據唐書引王肅孔安國問答爲證此書若眞更見孔傳之僞肅果見孔安國壁中眞泰誓何不可執眞黜僞而但作疑詞曰太誓晚得非其本經乎亦足見古文之無太誓也
艮品按孔融偶引古文一語史不言其與康成證古文也康成自託杜林古文誰言其僞無故聯合牽辨愈說而愈紛矣王肅曰泰誓晚得非其本經此有所質驗而言者乃斷詞非疑詞也使不親見其本經而何從知其非也肅見孔傳唐儒言之王肅問答唐志著之乃反以此見古文之僞竊所未喻
又云洪子謂人因不信大序而惟泥司馬劉班之孤文別錄五十八篇與大序卷數篇數皆合惟除二十九篇一云二十五一云十六各有異同使非用安國同序同卷例何云以攷得多十六篇苟於此根究則知分併不同而卷數同篇目總數亦同可無疑矣夫別錄無可攷孔疏所引亦無卷數漢志止五十七篇總數已異此姑勿論篇目孔鄭迥異不知何據而知與錄略志皆同洪子自謂不但據唐人其

實所據不過唐人所引劉向祕文且較攻古文者所謂歆因祕文更爲闕誤雖據安國固漢人而大序尚難定其出於魏人晉人且人之疑古文者固非第謂歆因祕文計較難攷之篇卷也明明逸亡篇目與鄭注書序迥異孔眞則鄭僞鄭眞則孔僞試問鄭注書序果何所據而云是張霸僞書乎鄭僞則賈馬亦僞賈非喪心病狂何至背師背父而舍眞就僞哉吾非敢非聖誣經而不信大序也孔所傳者自謂聖經也鄭所注爲逸篇者亦自謂聖經也詎得曰不信孔則爲非聖誣經而不信鄭不爲非聖誣經哉

艮品按大序五十八篇劉向別錄亦云五十八篇班志爲五十七篇顏師古引鄭贊釋爲亡其一篇故五十七可知原書之爲五十八鄭亦知之可證安國大序篇卷總數之如一至志言十六篇論衡言十八篇序言二十五篇此明明分併不同之故以今文例之卽可知者乃論古絕不平情唯知無隙生隙劉向別錄明引於孔疏乃以無可攷三字抹之因與藝文志同引乃以闕誤孤文黜之甚惡其爲大序作證硬據班志之五十七篇以齮齕其總數耳意謂古文有五十七篇無五十八篇獨不思正義所稱僞書造以足數者亦必合五十八篇而執事爲以據爲鄭氏壁經哉爲孔書之數其合者必多方以毀之爲鄭書之數其不合者必多方以彌之挑剔原意欲人以大序爲據耳大序非漢人之書乎其文早發於文選豈但爲唐人所引乎所不可解者安國在前康成在後不能以孔正鄭反欲以鄭定孔明明二十五篇首尾完密之書偏指爲僞本乃於或逸或亡茫昧無徵之篇目覓據爲眞經亦自知證據既窮遁假託於賈馬以濟其說謂鄭所注爲逸篇者鄭亦自謂聖經而不知此二十四篇之僞書其中有鄭注爲亡者其非鄭所見逸篇可知今強以屬鄭而號於人曰不信則爲誣經吾恐信之不獨誣經且誣鄭矣

又云執唐人所引闕誤之祕文與將疑或晉或魏之大序總數既異漢志得多又異舉劉書而一筆抹倒嗤嫡傳之賈逵爲漆書非壁經親與祕書之馬融爲不見古文經傳稱爲純儒之鄭元所注乃張霸百兩乃自謂人自據唐人以駁漢人而已方糾唐人之誤非知有唐人不知有漢史焉竊不解何所據而斷大序必出漢人鄭注必出張霸漢史具在請自問所據者果何在也

艮品按唐人所引劉向別錄何嘗有誤安國大序何據以爲出於魏晉班志五十八篇因亡一篇故五十七何嘗與大序總數有異班志出於劉略與大序篇數分併不同此核實之言何嘗將劉書抹倒賈逵註杜林本漢史不言其爲壁經何嘗爲孔氏嫡傳馬融自言其未見泰誓泰誓何嘗非古文篇目康成注百篇書序引張霸百兩篇語雖確有微驗何害其爲經學純儒執事不折衷以求是務顢頇以求勝非所以攷訂古經也至漢儒經學之書大半無傳唯唐疏尚存一二若不引之則無可據矣試問執事所執鄭注僞書有出於唐人所引之外者乎所引鄭注果有異於闕誤之孤文乎謂大序何所據爲漢人僕但知安國爲漢人耳文選載之正義刊之僕故據之非無據也且吾非謂大序之出於漢史也漢史不載各書之序此何待言特以大序五十八篇之數與班志似異實同蓋後亡之數爲五十七未亡之數實五十八也漢史但言康成作注不載所注之言僕以其注皆出孔疏唯知據孔疏而已孔疏言其出於張霸亦非無據也執事必欲伸之何難別據一書以攻孔疏乎若無所據以攻之恐無以服孔穎達矣

同年友某書余漢志古文十六篇說後云攷據何謂乎攷其有據者耳二說不同孰信乎信其有據者耳二說不同皆據孰信乎信其近古者耳漢藝文志正史也亦近古也大書曰古文尚書經四十六卷註爲五十七篇而孔傳自序則曰五十八篇孔氏正義引藝文志劉向別錄亦曰五十八篇說者援顏師古注鄭康成以爲亡其一故五十七夫別錄在漢志前爲劉歆七略之所本七略又爲漢志之所本又有鄭氏言爲證似可深信矣然別錄今不存孔氏志錄并引志既

無此文別錄此語不見於他書有無不敢臆斷孔氏既誤引漢志安知別錄非亦誤引乎顏注志引別錄甚多獨此條不引而引孔序竊疑別錄孔氏錄爲志之原書若有此語顏似不當舍之而引孔序況漢志明注五十七竟誤七爲八安知別錄不本亦乃誤記而引之況漢志明注五十七竟誤七爲八安知別錄不本亦作七而孔氏同誤記乎

艮品按劉向別錄見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唐時尚存穎達親見引註古文曰五十八篇此明明白白無可疑者孔疏述藝文志引之藝文志班注五十七篇鄭康成釋爲亡一篇故五十七知其先爲五十八也故疏合引兩書曰五十八此亦無可疑者乃執事故毀安國大序五十八篇之證明見別錄尚存乃故作疑詞曰別錄此語不見他書有無不敢臆斷使別錄無此語穎達豈無目者何故闌入若以不見他書則執事所據之逸篇亦不見他書者而何爲據之也穎達引藝文志明據康成所釋爲言特言之不析非言之誤乃誤之而以類推於別錄誤七爲

八執事未見別錄何以知其誤七爲八也猶未已也明知漢志五十七篇係除去亡篇計之乃故造一說曰漢志五十七竟誤七爲八安知別錄不本亦作七夫漢志乃八除爲七何嘗誤七爲八也猶未已也顏注不引別錄而引大序自是舉最初者而言乃飾巧搆其詞曰顏捨而不引未必別錄有其語穎達乃誤記夫穎達與師古同時師古所引不誤記豈穎達引之爲誤記也師古引鄭贊云後亡其一篇故五十七乃改故五十七語不屬康成而屬師古以便雕鑿凡爲此計由漢志而顏注由顏注而別錄穿鑿竄改恣意吹求無非欲毀安國大序顯證然則執事所云信其有據而近古者別錄近古矣鄭贊近古矣以證大序有據矣乃舍此不信而徒信近人無據之言多方生隙以毀古文恐無以傳信於天下後世也

又云漢志本七畧七畧本別錄果作志時古文篇數減於作錄時則必當注明何漫然注爲五十七而不詳釋之漢志紀諸書自注甚詳何此獨略且數有異於七略者後總凡必明著出入果減八爲七總凡亦當著之何但注入稽疑一篇乎

艮品按五十七篇以孜得多十六篇其計算之法班志亦不註明此本文有例者何必另引他證但班志實有不可解者既注古文篇數於孜多計算之法偏不注明而於總凡出入之數又詳注出入忽疏忽密一書之閒已無常例若此在班氏不過隨意爲之執事欲爲回護不論可矣乃反據之以攻大序別錄不譏後人之疏反疑前人之誤試合參之果誰略而誰誤也

又云然則鄭贊何云後又亡一篇故五十七乎曰鄭氏書敘贊不見全文或謂止上句爲鄭語下句乃顏氏據鄭語自釋減八爲七之故鄭非注志何必言故五十七竊疑鄭所謂後又亡一未必指武成乃指咸有一德言武成已於建武亡後又亡咸有一德也不然何云又乎蓋鄭自敘書之亡逸未必釋志錄之不同而顏氏因志之篇數與

孔學不同引鄭以釋之故耳別錄語既不見他書鄭敘贊又但存片語而志自分明尚得以疑似之閒因孔引別錄顏引敘贊之語遂疑志注非原數且譏其不及詳檢又笑其言之不析乎班氏親典祕書詎至有誤所紀諸書之數皆當時目覩指書而計之非但據七略也果但據略何總凡又注出入乎

艮品按鄭注亡其一篇故五十七語雖非注志卻是釋志不然此語無原無委何爲而發唐時鄭贊猶存師古即引以注志爲五十七篇明其故也此以東漢人釋東漢書無可疑者執事改故五十七四字爲顏注則失鄭顏兩家原旨鄭注亡篇甚多顏不引鄭注而引鄭贊以其釋五十七篇之故也執事亦知以東漢釋東漢不敢斥鄭乃移之於顏以斥之爲毀五十八篇計設心亦巧然不知三書互相發明（謂別錄班志鄭贊）此經前人論定非後人所能改其事實者乃執事又因閻氏有後亡武成一篇之說附會而小變之以爲建武亡後又亡咸有一德蓋見二十四篇

僞書中有此篇目鄭注爲亡因預爲彌縫以實其事而不知以兩篇計算則是亡其二篇又不合班志五十七篇之數矣劉錄五十八班志五十七鄭贊釋八改爲七此正鄭釋其不同之故顏氏卽欲明孔學苟鄭無此釋豈能杜撰若謂別錄不見他書鄭贊但存片語未可爲據此皆正經正史所引者不此之據而又當據何書乎且執事所據之五十七篇班志亦僅存片語而何嘗見於他書乎至志注本非原數康成在漢別錄必已見之故知後亡其一爲五十七鄭贊顏注穎達必已見之故以藝文志爲五十八蓋合別錄班志鄭贊三書參觀雖三尺童子略識數者皆知五十八爲原數五十七非原數夫何待疑僕謂其不及詳檢言之不析以其攷多十六篇之數不爲注明耳非譏其有誤也執事未免誤會鄙言矣

又云十六篇之說雖發於劉歆而志因之然向歆典書皆在建武前時武成猶未亡也歆言十六向時當亦十六十六當爲原目向校後

亡其一篇之說不知何據若果歆作略時已亡其一則應有明文且中祕書卽失一篇膠東師授孔門世傳之本豈亦同失既云中外相應當必無失果失何云相應乎

良品按劉向別錄古文五十八篇就總數言之劉歆七畧古文十六篇就分數言之西漢古文之無亡夫何待辨僕所謂向校後亡其一篇者蓋據班志五十七篇而鄭贊以爲後亡其一篇也向校於前班志於後故云向校後指班作志時言非指歆作略時言也但向云五十八篇而歆作略則曰十六篇班云五十七篇而亦云以攷得多十六篇或是班據原目攷其多數而另注現存實數歟至云劉歆時古文中外相應中祕書卽失一篇膠東師授孔門世傳之本豈亦同失此僕所以謂中祕之本或缺民間之本尙完故注於漢志者爲五十七篇而立於漢後者爲五十八篇也

又云二十九篇雖有太誓十六篇決無太誓觀於馬融疑其僞而不敢斷可見中祕壁經如有太誓融曾典祕書大可執眞黜僞又何爲游移其詞但疑之而語不斷哉

良品按古文本有太誓執事決言十六篇無太誓蓋據馬融曾典祕書未見太誓也但馬融爲此言實在何年何月執事不知也古文既有太誓中祕當有太誓而馬融自云未見必是時尙未典校祕書可知也劉歆七畧云孝武皇帝末有人得太誓於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讚說之因傳以教及欲立古文移博士書則云太誓後得博士集而讚之意以僞泰誓尙得立古泰誓不得立不敢質言其僞但云後得猶讚而冀僕勝師丹大怒以歆爲非毀先帝所立歆幾得罪後王莽立古文莽敗仍廢當時無敢復請者馬鄭卽見泰誓敢執眞以黜僞哉此讀書所以貴論世也

又云余非必信志不信序也志得多十六篇上合劉歆下合馬融序五十八篇既悖於志又無他證所恃者惟孔疏所引別錄顏注所引

敘贊而皆恍惚難憑且孔序之外更甚於班志攻古文者吹求過甚固未盡足信而大端實有可疑伏壁藏書求得以教見於史記漢書而序實伏生失其本經衞宏書序雖有老不能正言之說宏生東漢傳聞久或致誤史記敘張生歐陽後卽敘張霸孔安國賈嘉頗能言尙書事安國能以今文讀古文何至不知伏生之有書乎孔疏極力斡旋終覺可疑縱口熟目瞻謂其不執經而口授則可究不得謂失其本經也

良品按班固馬融篇數皆本七畧執事信之宜也至五十八篇明見別錄何云別無他證後亡一篇鄭贊釋之何嘗與志相悖同一書佐在志則以爲確不易在序則以爲恍惚難憑論古如此似失公允序言伏生失其本經卽漢書所謂伏生爲秦禁書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是也蓋指百篇有失而言非指二十九篇而言二十九篇既出人人知之豈有安國不知伏生有書之理故陸德明亦云伏生失其本

經口誦二十九篇傳授大序語意簡括執事似未得其解參之漢書釋
文自悟
又云孔序言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復知
悉上送官藏之書府是連序爲四十六卷也又言承詔爲傳引各冠
篇首定五十八篇據此則前上之經四十六卷後未得上之傳去序
當四十五卷矣而何以孔疏言孔傳仍四十六卷前後豈不矛盾乎
班志四十六卷五十七篇論者謂不當併序在內若然則劉向作錄
時五十八篇當四十七卷否則志當作四十五卷矣且大序明言併
序四十六卷班志卷同序數不當併序數之乎豈計卷併序計篇又
不併序乎說者謂大序卷數合劉錄劉錄不存姑可不論其卷數名
合班志實亦不合矣況乎增多之數又不合十六也且志所云四十
六卷者就五十七篇分也卽曰七一亦就五十八分也志原本略錄
略錄當亦同四十六卷而孔序四十六卷則五十九分也無論四十
六卷原止五十七篇數不合卽四十六卷原五十八篇數亦不合而
猶欲人於班志來歷中推尋曷弗先卽序文推尋乎若猶堅執孔疏
所引別錄可信將謂志之五十七應爲八乎如此謬誤之言而以爲
可信何十六篇卽僞書二十四篇何又不信乎
良品按凡讀一書不可死煞句下必合前後參之乃得其實孔序言并
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及作傳引序冠篇首則序之數已除矣而
四十六卷之數未除是四十六卷不衆序也若以經傳各別則孔序原
爲傳作故孔疏主之原書如是非矛盾也故班志亦依之今執事謂班
志五十七篇當併序在內欲援孔序爲例不知孔書序除卷存原不衆
序其衆序之四十九篇則特著并序二字班志特著經四十六卷不言
并序可知序不在內也序不得言經也且大序實言并序凡五十九篇
是計篇并序不專計卷併序若併序計卷則序除一篇卷亦當與俱除
矣孔序卷數本合劉錄劉錄不存於今未嘗不存於唐也穎達親見引
之豈有謬誤豈不可信必惡其爲孔序作證遂之不論且多方毀之謂
五十八篇不合班志不知鄭賈既明釋之名不合班志實則合班志也
既知班志四十六卷係就五十八篇所分猶鑿言孔序四十六卷係五
十九篇所分獨不觀下文孔書五十八篇已除序乎執事堅不信班志
五十七爲五十八並明明白白之別錄而亦云不可信殊不可解至於
以十六篇爲僞書二十四篇穎達之誤實有徵驗似不得援以藉口云
同年友某兩漢古文尚書辨云東京古文之興賈逵功多孔僖雖亦
遇恩遇而官小仍傳家自都尉朝傳安國學至逵乃成安國之志而
毛氏不察反謂逵傳杜林學宗其說者遂謂東京古文尚書不同西
京斥逵於孔學外而以孔學專歸之僖父子彼蓋徒見儒林傳末數
語而誤會之
良品按此蔚宗已分別言之非毛氏不察而執事不察也賈逵受其父
徽古文並以參校三家同異而已不聞爲孔學五十八篇作訓也故儒
林傳大書之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爲之作訓不訓其父徽所
受安國之本而訓杜林得自西州之本此亦如其以夏侯今文教授不
得謂今文卽安國之學也蓋其不同於西京者西京古文有五十八篇
東京古文唯二十九篇也惟孔僖家傳尚存安國之舊故范史卽特以
自安國以下五字標之以示區別此明明可辨者何嘗誤會且執事不
獨不察范史似亦不察毛氏毛氏冤詞中明列漆書五十八篇書目謂
爲杜林所傳僕謂杜林若有五十八篇之書何以馬鄭同注者二十九
篇外不見一字僕論古文惟求其是而已何嘗盡宗其說哉
又云又見逵傳奉詔撰同異三卷遂疑高才生所習卽習此遂行於
世卽行此是皆未詳文義而誤會也
良品按賈逵傳云逵以大夏侯尚書教授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
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三卷帝善
之八年迺詔諸臣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

遂行於世夫肅宗好古文乃止詔逵以三家今文與古文校同異則其增多之篇不在列可知及逵集成三卷帝善之迺詔高才生受之此卽賈逵以古文定今文者也（今文古文皆就字言）前曰詔撰此曰詔受而皆著之於賈逵傳中撰集者爲賈逵則所受者爲逵撰集之卷明矣上曰帝善之下曰迺詔則因善賈逵撰集之本而詔高才生受之明矣曰八年紀其時也曰受左氏穀梁毛詩帶敘之也使古文非因賈逵撰集之本則高才生所受爲何來帝自詔行古文耳而何爲著於賈逵撰集後哉且帝詔賈逵撰集原爲授高才生行世計事本一貫故同著於賈逵傳中（詔受古文已見儒林傳此復著之逵傳正爲逵撰集而設）安得謂高才生所習世所行者不在於此也以一書之事而故分作兩橛漢史具在其文義尚可詳究則誤會自有所歸矣至孫期尹敏古文雖不詳其所自來然史明云古文遂行於世其爲行世之本可知蓋詔撰詔受功令所垂故也此據史文而推言之故知其爲東京之二十九篇古文也

又云賈逵安國嫡傳以孔學訓杜書則杜書無異孔書可知孔書四十六卷伏書亦二十九卷茲曰三卷蓋三家各爲一卷辨其與古文同異耳逵所撰乃合今古文校定之本非讀本也區區三卷無論不足戰古文亦不足戰今文也後詔諸儒各選高才生所受者乃孔壁尚書全本非逵所撰本也傳曰八年曰迺詔明非一時事也

艮品按賈逵既訓杜書便非孔學蓋必訓其父徽之書乃爲孔學以其傳自安國也若杜林則何嘗傳自安國乎在執事徒以賈逵之故遂認人不認書而忘逵曾以夏侯今文教授則謂伏書無異孔書可乎既以古文校今文則其爲今文讀本可知雖校同異僅三卷要皆爲今文讀本而設前漢劉向以中古文校三家同異豈得曰三家今文非讀本乎謂高才生所受乃孔壁全本無論史無明文不可爲據但此全本惟逵有之而逵奉詔止以今文校撰中祕雖有全本而肅宗明詔亦止令以今文撰述其不容假借立說明矣曰八年者謂賈逵撰集既成於八年詔受行世非遲至八年而始詔也此特紀頒行之時與其事相聯屬安得臆斷爲非一時事乎

又云讀漢書者囫圇讀過又見釋文正義云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正義云所得傳者三十三篇遂臆斷爲東漢古文尚書非西漢古文尚書若如所論帝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詩異同矣然諸生所受毛詩亦仍爲齊魯韓詩非毛詩遂行於世之毛詩亦仍齊魯韓詩非毛詩邪

艮品按非臆斷也西漢之古文爲五十八篇東漢之古文唯二十九篇也此陸德明孔穎達親攷驗而著於釋文正義者其言適與漢史相發明特漢史渾括易於假借釋文正義明析難於飾言執事徒知據兩漢以駁隋唐而不知隋唐人亦從漢史中來共論古文源流三書若合符契至執事以魯齊韓毛詩爲比夫魯齊韓毛詩與尚書情形不同四詩漢皆今文尚書則有今文科斗隸古漆書之分不同一也四詩篇卷經文不分多寡尚書則有二十八篇二十九篇三十篇三十三篇三十四篇十六篇十八篇二十五篇四十七篇四十八篇之異不同二也歷茲眾訟至今未已何能援以比例邪況是時立於學者爲三家詩而毛詩未立故諸生多習之及賈逵傳毛詩而繼之者爲馬鄭故儒林傳卽大書特書之曰馬融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明著其爲毛氏學也今賈逵訓杜林書馬融作傳鄭元注解儒林傳亦曾明著其爲孔書訓作孔書傳爲孔書注否邪

又云傳明言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肅宗特好古文尚書而論者必謂肅宗乃好尚書之古字非好尚書揆之傳語合乎否乎且肅宗好左氏傳然則亦好傳之古字乎謂肅宗好古文尚書而祇傳杜書之今文則肅宗不誠同好龍之葉公逵不誠同下喬入幽之陳相邪

艮品按今文漢隸書古文古篆也漢古篆有三一曰科斗壁中書也一

曰隸古定安國家藏本也一曰漆書西州本也鼎宗好古篆詔校三家同異而以古篆參定行之是好尙書之古字何嘗言非好尙書本有古文卽古字也故可言好左傳不言古文（此古文指孔壁古文書）則所好者唯傳而已自不得言好古字何也一好其所固有一不能好其所本無也援此爲例似屬泛設諸生原習今文至此奉詔習撰集之古文逵所撰集者爲安國隸古之古文也（此以字畫言亦止二十九篇）所訓杜林書者爲漆書之古文也何嘗言爲漢隸之今文所謂同於今文者二十九篇篇數耳諸生所習則立學今文篇數而用賈逵撰集之半故亦曰古文也杜林古文得自西州有類科斗不知其所自來故毛西河謂其見似而實似者似科斗書也賈愛其字畫奇古故舍而注此馬鄭因之積久傳變又雜以漢隸今文故隋志謂其非孔舊本也毛氏因謂其非眞孔學皆就字畫爲言非指訓詁爲言執事不悟古文之爲古篆而茫然於東漢古文歧互之故一切以孔安國全書律之故爭孔學爭嫡傳爭壁本宜其愈

辨愈歧愈說愈晦此僕參之各書證之古說驗之漢史而確鑿無疑者若必不以爲然則各行所知而已

又云由是言之不惟東京所行所習皆西京之古文卽漢書所載孫期尹敏諸人皆習西京古文矣若如所云所習皆不過二十九篇當時季彥生徒正盛安知孫尹諸人非分受季彥之傳者鄭沖距季彥甚遠尙謂可遙接其傳豈同時反無人受其傳豈季彥之學閟而不宣惟鄭沖能受之邪況王璜桑欽詎必無弟子而謂安國嫡派至此已絕而移學於杜林乎吾意西漢敘傳經嫡派而東漢不敘者非絕也西漢古文未立學故詳敘私傳以其註而未行也東漢得逵之力遂顯而大行天下皆知有古文不必敘也亦不能敘也非惟東漢也卽三國時古文之學亦尙顯而行不然何以每見人引用哉鄭沖原通經學謂傳古文尙書亦或有之但未必定上受季彥之傳下傳梅賾耳

艮品按西漢五十八篇古文東漢唯賈逵受父有之孔僖世傳有之至季彥爲漢末人與鄭康成同時不知與孫尹諸人相及否以不相及之人而作莫須有之想是以在前之人而反接在後之傳也鄭沖傳古文雖不知其出於季彥與否然生於漢末故得受古文之傳亦如伏生生於秦末故得受今文之傳也王璜桑欽弟子史未載其名姓安知其嫡傳至逵雖爲安國嫡派而無柰增多之篇非學所立乃徒奉詔撰集古文二十九篇以須行當世此漢史所詳敘已明者何得云至逵不敘假借立說乎豈未讀賈逵傳所敘乎從來攻古文者鑿言東漢孔僖古文惟二十九篇今執事歷言東漢古文皆安國全書且云三國時尙顯而行每見人所引用此助僕以衛古文者豈不樂聞無如其中派別支分實難以一概而論晉史紀鄭沖之傳執事以爲可據足昭公允然同一書所紀信鄭沖而不信梅賾猶搖惑於近人梅上僞傳之說而不從隋志一剖判之也始謂梅上僞傳而傳實出梅賾之前其說已敗又以

不見漢志爲詞而不察所由皆非論古公心而欺古人之無口者也

又云彼謂兩漢古文歧異者讀書不細故也賈逵之古文尙書非安國之古文尙書則鄭元之古文尙書亦非安國之古文尙書而梅賾之古文尙書乃眞安國之古文尙書矣余不敢武斷梅氏古文之必僞而敢信賈氏古文之必眞漢書具在請細讀之

艮品按漢書人誰不讀不患讀之不細但患言之不公明明孔杜之傳紀載區別必欲多方附會以失本眞豈平情之論乎賈逵受父徽業誰謂賈逵古文非安國古文但其受父之本則是而注杜之本則非也鄭之古文唯同安國一半其餘史無明文不可詳攷然斷非僞書之二十四篇雖欲窮原竟委曲爲之作地恐以加於鄭而鄭不肯受也僞書在鄭以後鄭不見也賈之眞不待言今無書可驗梅氏原無古文唯孔氏乃有古文執事不信品則信矣信唐以前之古說不信明以來之邪說也

同年友某書孔穎達尚書正義卷首疏後云二十四篇孔學家謂沖遠親見是篇者固矣又謂僞造於鄭氏既分三十四篇之後亦不合疏語意夫疏固明言藝文志所云又多十六篇卽是二十四篇僞書也造於鄭後班安得見邪夫疏所言二十四篇非見其篇也亦非見其目也不過就鄭注書序之逸亡而以意計耳不觀疏增益僞書二十四篇則鄭注書序云云乎然則非鄭述也乃孔述也

艮品按孔穎達謂班志十六篇卽是僞書二十四篇其說本誤而閻百詩遂因孔穎達之誤遽臆斷爲班志十六篇之眞書其說更誤班何嘗見此二十四篇邪班志何嘗有此二十四篇名目邪此本造僞書者接康成所分三十四篇爲之破綻顯然穎達雖斥其僞亦未推勘及此而執事復引穎達誤文以爲之彌縫竟謂此二十四篇卽班之十六篇爲班所見不知班若見此二十四篇則其著志當云以攷二十九篇得多二十四篇不當云得多十六篇矣卽與孔書分併不同亦何至以二十

四爲十六多一曲折以待後人之重攷乎三十四篇實分自馬鄭篇目可稽踪跡可驗不得反以穎達誤文奪此實據至二十四篇執事謂穎達亦未見證以穎達所云一十三篇見亡語艮然但穎達旣未見其篇而書序注中所引允征伊訓咸有一德詞語必不出於二十四篇中而出於張霸百兩篇中無疑蓋穎達不見二十四篇猶見百兩篇也若非百兩篇語爲所親驗同一僞書何以鹿鳴疏所引不指爲二十四篇語獨指爲張霸百兩篇語哉至謂二十四篇康成從書序中以意計之則不然據孔述鄭逸篇止二十二無二十四武成咸有一德則序注亡篇何得入數卽武成亡於建武藉言古逸今亡若咸有一德則同一亡篇而已何所據以入二十四篇之數而爲十六哉此必流傳僞目共知爲足鄭注爲之者穎達意以皆屬張霸之徒僞書康成序注中亦有之故連類及之耳非必以此篇目爲序注所引遂屬之康成也謂鄭述固僞謂孔述亦僞孔述其僞未嘗述其爲鄭也所述其爲鄭者書序注也

又云必謂此二十四篇造於鄭後則鄭據以注序某亡某逸及所引厥篚元黃征是三股等語豈又別有一僞造者邪或謂三十四篇爲鄭所分前此未有此數遂斷足鄭注之篇必造於鄭後此不過據孔疏爲言耳然孔疏語多矛盾未必可據

艮品按王充論衡云百兩篇傳在世間見者以爲尚書實有百篇故康成注百篇書序卽據之其書至鄭康成時或存或亡僞益難辨故康成注爲某亡某逸并引其中詞語注序而與經傳不合穎達驗得一二已著爲張霸僞造矣若二十四篇之造於鄭後者蓋又一人也孔疏所謂張霸之徒也但孔疏多誤而三十四篇之分則不誤鄭分泰誓爲三蓋有所本後漢書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泰和元年河內女子壞老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西漢立學泰誓止一篇故鄭因此分之鄭又分盤庚爲三篇自注上篇爲臣時作中下二篇爲君時作馬融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篇據陸德明經典釋文云王若曰句馬本

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與顧命差異是則三十四篇之分確在馬鄭時非穎達一人之言可妄誕者孔疏不可據豈馬鄭亦不可據邪據此則僞造者之出於馬鄭後益彰彰矣

又云泰誓亦疑賈逵加入賈傳古文而以今文教授當時泰誓旣與伏書同在學官安得遺之且疑泰誓久已分篇尚未必自賈始石經書盤庚每篇空字泰誓當亦必然足見今文在古文未出前但守伏書舊例書序旣出人漸知篇之當分如必謂鄭氏始分三十四賈馬皆曾典祕書賈又安國嫡傳豈不知古文篇數旣傳古文豈能仍襲今文

艮品按賈逵分泰誓不見明文豈能臆撰馬鄭分篇綱有微驗豈能抹煞馬鄭惟見書序知篇之當分故馬分顧命康王之誥鄭分盤庚分泰誓今執事謂分篇不自鄭始並不自賈始賈馬豈不知古文篇數若如所言則是東漢古文儼以僞泰誓充數矣顧何以馬鄭皆其書又疑其

非古泰誓而明著之也西漢古文唯古泰誓乃可充數僞泰誓斷不能充數今日所爭者二十四篇必合三十四篇乃符五十八篇之數耳若去泰誓三篇盤庚二篇康王之誥一篇數益不符造僞者止知據今文分篇之數以足班志得多之數而忘其中有僞泰誓三篇此造僞之罅隙顯然者兄班志計算之法史未明言故不能指數今旣析之曰二十四則其數定矣以二十四接二十九自知不合故不得不假借三十四篇以足之謂爲鄭所分固僞卽不爲鄭所分亦僞何也古文不得有僞泰誓去此數篇不符班志之五十七篇亦不符本目之五十八篇也

又云疏後云同賈馬而前獨云鄭分者以鄭注對孔傳言故舍賈馬蓋該之矣疏言未甚明析孔學家力爭二十四篇爲造於鄭後自不得不爭三十四篇爲鄭所分疏意何嘗如此乎

艮品按疏後云同賈馬者謂同賈馬古文之學也僞泰誓豈古文之學乎賈分篇無可攷馬方識其神怪豈肯爲之分篇康成祇以立學之故爲之分篇注之此鄭之異於賈馬處疏言何嘗不明析執事忽牽合賈馬古文故不明析耳鄭分三十四篇並著所分篇目穎達必有所據此明明見於孔疏者何得云非疏意以康成自分之篇而誣爲非其所分以穎達明著之言而謂非其本意顛倒是非恐攷據不應如此且三十四篇爲鄭所分孔疏具在人人知之何事力爭祇以實事求是不得不言耳執事必改古事以就己說事實可改孔疏不可改也後自有能辨之者

又云然則何以謂之足鄭注邪此不可辭害意足鄭注云者蓋謂足鄭所注之三十三篇經文卽東漢立學相傳有師說之經文從後言之謂之鄭注猶古文謂之孔傳今文謂之伏書謂之歐陽經云爾若必拘文牽義謂作僞者見鄭注而始足之則疏何又有庸生賈馬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鄭承其後所註皆同賈馬之學何又言又多十六篇卽二十四篇邪

艮品按所謂足鄭注者乃就篇數言非就訓詁言也鄭注有三十四乃云造二十四以足之方成五十八篇總數非鄭注無此三十四篇數也至孔疏下文云庸生賈馬等惟傳孔學三十三篇經文而鄭承其後此除僞泰誓一篇計之乃孔書數目與三十四篇之乖僞泰誓者有別孔疏本多矛盾專就本文斷之尙有端緒若以他文雜之則益轇轕僕前激於尊言而欲掃空之蓋由此也執事誤會鄙意謂此疏於扶孔有礙不知若據此疏於孔有益於鄭轉有損耳二十四篇僞書穎達不以爲鄭所有而執事以爲鄭所有則是執事以僞屬之鄭矣其損一二十四篇不接康成之三十四篇則與班志五十七劉向五十八均不合而鄭之僞益彰其損二卽執事強借孔書之三十三篇添改以接二十四篇則置鄭原書之三十四篇何地此眞則彼僞原書乃受之賈馬者亦恐波及其損三既用孔疏二十四篇之文而改其事實以就己說人將以作僞者疑唐以後又有一張霸之徒何以解於後世其損四此又鄭有損而累及執事者同譜至交心所謂危不得不以告也

又云鄭學家力辨二十四篇非張霸僞造孔學家笑其未解之徒二字然吾謂之徒二字沖遠亦未必有意分別沖遠鹿鳴疏云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尙書是非明指鄭引張霸邪又將何解邪且既謂疏非指霸矣何以又有謂鄭注書序所注乃張百兩文者強援論衡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語爲證謂鄭既注緯書何不可引霸書夫緯雖非眞而當世已行霸書久經駁斥人知其僞鄭氏博學豈屑豫據引之況霸書百兩具在鄭氏縱愚何至不識數而認爲十六篇乎此皆偏信孔傳又明知鄭不能不見古文無解於序注故爲此論以強釋沖遠亡逸皆異之疑而自亦忘卻之徒與足鄭注之謂矣

艮品按孔疏明著之徒二字顯有分別蓋言張霸之後又有此徒耳前以鄭所引爲張霸僞書後以二十四篇爲張霸之徒僞書如鹿鳴疏引禹貢鄭注厥篚元黃以爲出張霸書則所謂張霸僞書者指鄭注書序

數語也拙著據之亦指此數語非指下文二十四篇言也二十四篇僞書則始云遂有張霸之徒僞造明日之徒非張霸所造明矣又曰遂有其別於張霸而言明矣穎達以此爲百兩篇詞語非以此爲二十四篇詞語穎達亦非不識數也竊疑執事未得其解耳但張霸僞書今已不傳漢志載其僞造例係取書詞析合作數十篇横決首尾按書序爲之文意淺露今鄭注引書以此篇入彼篇語多不析頗類其筆故穎達云然若鄭他注穎達不謂然也抑或張霸僞書至唐猶有存者穎達見而言之歟近來學者尊鄭曲爲師諱往往不顧事實僕援王充論衡爲證王充東漢時人其言百兩傳在世間見者以爲百篇自是當時實事故云鄭既注緯書何不可引霸書蓋緯書非經至東漢時始出霸書冒經猶西漢時所傳若謂人知其僞鄭必不屑據則緯書亦見斥於桓譚尹敏者鄭與且不爲讖康成何援以解經哉至謂書名百兩康成何至認爲十六是不知鄭所引而注之者書序之百篇非僞書之冒充十六篇

也康成何嘗錯認恐執事猶錯認耳

又云或謂沖遠所云二十四篇既就鄭書序計之何咸有一德武成皆註亡而此仍在列曰吾固云以意計之也揣其意雖一曰今亡一曰建武際亡而原註曰逸故猶列二十四目中此沖遠述鄭序注非鄭自述其意亦求合乎十六篇之數耳既槪斥爲僞何暇細爲分析邪當時必有謂鄭注書序逸目適合十六篇之說者故槪斥爲僞以直孔傳

艮品按自閻百詩以二十四篇爲鄭古文王西莊遂據爲鄭所述張猗谷就鄭所注二亡篇詆之其僞已無可解矣執事欲伸閻說易鄭述爲孔述謂穎達就書序計之夫書序旣於此二篇註亡則同一百篇中亡篇何所據爲二十四篇之目哉若云古逸今亡則四十二亡篇孰非古有今無者乃無故造一事實曰原註曰逸不知出何典記鄭注書序已亡後人傚從各書采輯見之焉能更知康成以前原注若據孔述鄭注一十三篇現亡而云已逸係指九共汩作等篇而武成咸有一德不在其列不知執事何所據爲原逸也况據爲鄭述尙屬以鄭爲憑據爲孔述用孔書而失其旨其爲鄭益無憑矣此本執事由意彌縫自附會以求合乎十六篇之數者而反以推之於穎達且謂當時必有鄭注書序逸目適合十六篇之說者可謂誣矣

同年友某藝文志爲五十七篇臆說云竊疑壁經原五十七篇孔氏因梅書五十八篇鄭注幷僞太誓爲三十四篇合增益二十四篇亦五十八故誤以藝文別錄亦爲五十八耳觀師古亦祇引梅書序語爲五十八未言別錄云五十八也顔注藝文志此言果出別錄何置不引而引孔傳邪

艮品按孔疏引劉向別錄五十八篇語甚明析只因與藝文志訓釋之言同引逸硬斷爲誤而不知僞書亦號五十八篇此固執事所據爲眞古文者又何以解之至此又欲改僞書篇目以曲證其說而無如又矛

盾不合總由於欲毁大序而不肯以別錄爲之作證遂不得不先生隙以毁別錄古書至此尙有一可信者乎夫安國大序在前劉向別錄在後師古引書目當引其最初者若謂師古不引疑別錄無此言不知劉向親校古文不能不誌篇數倘別錄篇數與班志同顔師古不得更引鄭贊釋之且師古時無疑大序爲僞者梁昭明且列入文選焉得不引

又云孔學家謂漢書序在内不當計入不知序原同出孔壁雖未必果出孔子手而當時皆謂然非尋常之序比安國獻古文必兼獻序中祕必合藏之作志安得不共計之如不共計則當別列於經後既未別列於經後後必幷計於經中伏書大傳及三家章句與故倘別列於後豈有聖人之序反置而不列乎

艮品案朱彝尊以古文原有五十八篇因志少一篇故謂序宜計入耳今執事竪言古文原五十七篇曷取乎以序計入蓋自忘前說矣夫安國獻序中祕藏序史無明文但據班志特加一經字無序可知序不得

言經也如謂當別列於經後漢時中祕書今已不可攷見且志不聞有單列序之例宜與序比較不宜與章句比較伏生大傳與三家章句皆與經別行何嘗列於經後其不容比例爲言也明矣

同年某漆書後辨云馬鄭所注雖止是安必原書之必止是

艮品按賈馬鄭所注者杜林之本也非安國之本也此在漢史有明文至其書之篇數史無明文但就馬鄭注之存於今者驗之只有二十九篇之注更無增多篇之注此釋文隋志皆謂其唯二十九篇也今執事溉空懸斷謂其原書不止於是尊意不過以有賈逵在內疑此卽安國之本耳張猗谷曰若使杜林注賈逵之本謂之卽安國之本可也今以賈逵注杜林之本謂之卽安國之本可乎且賈逵嘗以夏侯今文教授矣可得謂其卽安國之本乎張言明析如此而執事猶未肯信僕請驗之於杜林林得西州漆書古文尚書以授衞宏而儒林傳卽載宏從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尚書宏又以授許愼（徐鍇說文序注云後漢書杜林嘗得古文漆書尚書後以傳衞宏及徐巡又從宏受也）

而許沖說文序亦云父愼本從賈逵受古學又云愼博問通人攷之於逵作說文解字則是賈逵衞宏許愼同一杜林漆書之學雖亦言書孔氏而說文所載皆二十九篇古字無增多篇一字此蹤蹟明白可驗者西河毛氏誤以漆書有五十八篇亦與尊指略同而僕不敢從者蓋驗之於馬鄭注說文字知其無安國全書也至漆書爲孔學與否今無可驗在當日曰科斗曰隸古曰漆書本就字畫言之今其字畫百不存一其經詞經范甯衞包已易爲今文今所爭者篇數之多寡訓詁之異同耳與字畫全不相涉何漆書是辨之有

又云毛氏謂鄭氏見似而寡無論鄭不至是卽鄭如是馬氏亦不如是賈氏更不如是也吾以爲漆書雖孔壁經而其文其數必無不同有不同逵必據壁經以爭之闕之而豈爲作訓卽有微異亦必辨明其異本嫡傳以正之賈訓雖不存觀本傳有奉詔撰三家尚書同異而未聞有漆書同異可知也

艮品按毛氏謂見似而寡謂漆書類科斗文也漆書字體奇古有類壁經故諸儒愛之賈逵雖見中祕科斗書此必摹本之相近者故毛氏云然至執事謂漆書壁經文無不同不知所同者亦僅二十九篇耳若以數有不同逵必據壁經爭之闕之則殊不然肅宗好古文逵數與帝言古文與經傳爾雅相應意在立古文增多篇也乃肅宗不詔立學唯令以古文校三家同異使高才生受之而古文多篇竟不立此時逵但奉詔撰集異同而已尚不敢據壁經多篇爭之而敢於闕之哉漆書本無孔書多篇其文詞當無同異逵既愛其字畫奇古舍其嫡傳之本爲之作訓復何可辨可正又何異同之足云

又云肅宗好古文尚書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何以奉詔撰著止用今文已不可解而復爲二十八篇漆書作訓逵之傳古文何異陳相之棄學肅宗之好古文亦同葉公之好龍矣

艮品按逵爲帝言古文而奉詔撰著止用今文者學所立也肅宗好古

文徒知愛其字畫而不立其多篇終東漢之世羣儒競言古文而史仍言古文未立觀於熹平中書石經尚書於太學只有二十九篇無增多篇若古文增多篇已立於學豈有不書石太學之理此亦賈馬鄭古文無增多篇實證此馬融所以云十六篇逸也今執事不信賈逵作訓僅二十八篇與所傳安國古文有異若然則逵應注其父徽所傳之本史亦必據實紀之何反紀其注杜林之本邪卽使杜林之本與其家書同亦應以注其父爲名何以不云爲其父書作訓而云爲杜林本作訓邪其爲陳相與否僕不敢知無柰其事實如此執事何說以解之若謂賈逵必無此事則漢史明有其文若謂賈逵既有此事則彼不訓其父所傳安國之本而執事必欲牽合安國之本似涉強附執事自言據書要有明文柰漢史無逵注安國之本明文何

又云論考詳賈馬鄭所注爲杜林本遂斥爲傳杜學非孔學不知本遂杜林之本訓實安國之訓逵固假西州之故物闡東國之遺傳也

艮品按杜注逵本則爲孔學逵注杜本則爲杜學此在漢史已明分限界不容假借立說者至賈逵作訓或卽用安國之傳今無可攷然史遷明言安國古文說說卽傳也則逵亦當見安國之傳而訓不用其全僅用其半卽謂其假西州之故物闕東國之遺傳亦無不可顧何以又云安國不作傳乎

又云人謂賈馬鄭受杜林之學吾謂杜林得賈馬鄭而死後得受安國之學

艮品按後漢儒林傳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是傳古文者杜林也受其傳而爲之訓者賈逵也何謂爲之訓爲杜林之古文訓也今執事顛倒事實謂杜林得賈馬鄭而死後受安國之學使杜林注賈逵則生前已受安國之學矣何必死後無如其不注賈逵之書而轉使賈逵訓其書故儒林傳特著之曰杜林傳復著之曰逵爲訓一傳一受次序昭然初不及安國一字今因有賈逵名字幷馬鄭而

亦謂杜林受其學以附之於安國此蓋杜林死後數千年至本朝諸家乃有此說漢唐人不聞之也

又云洪子引毛西河云馬鄭受漆書其所著書篇與今文同而字畫增損與今文異若如毛說則賈逵背師傳異爲孔壁之罪人矣

艮品按此非毛氏之說乃漢史之說也安國爲孔壁古文杜林爲西州漆書賈訓杜林不訓安國係從時尚亦有何罪毛氏謂馬鄭漆書字畫增損與今文異並賈馬鄭三家彼此各異明列字畫解義載於卷端此確有證驗而言者隋志且言馬鄭雖以今文非孔舊本蓋歲久漆書傳變又時雜以漢隸耳此又陸德明驗之宋齊舊本而言者（陸德明釋文條例云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故論古文漢史渾括難明參看釋文隋志自析今世攻古文者動以釋文隋志不足據而名據漢史實悖漢史且痛詆毛氏冤詞執事試就事實虛心攷之則毀古文之功罪自定矣

又云洪子引毛氏云古文距今文之出爲時最晚及甫出而巫蠱事發不得立學其私相授受祇得安國親寫藏之於家一本已耳除授受之外焉能他及夫安國之傳明有二派一家一徒子孫有傳本生徒無傳本乎毛氏謂祇一本安知當時不各傳一本乎謂授受外焉能他及逵故在授受內也

艮品按毛氏特就上書時言之非謂後此流傳止一本也曰家藏曰授受自衆子孫生徒言之焉能他及一語明有除授受之外五字毛氏非不知有都尉以至桑欽之傳也至云賈逵在授受內安國西漢時人賈逵東漢時人時代相去甚遠與安國初上古文不相及毛氏之言乃辨不及上傳之故非謂有傳有不傳也執事於毛氏之言似多誤會

又云洪子引毛氏云杜林東漢初人賈馬鄭三人但得其書而爲之傳述非親受業也是時或不得眞古文見似而喜容亦有之然斷不得以亂孔氏之學夫鄭沖離孔傳甚遠猶可臆斷爲傳其學而得其

經傳逵傳父業獨不得其經傳乎

艮品按賈逵受父本有古文使不改訓杜林則以馬鄭注逵本品亦必援鄭沖之例謂其實傳安國之學矣無如逵纂杜林漆書改爲之注蓋漆書近科斗文而安國則隸古定也安國隸古當時不行而漆書一出經杜林爲之提唱一時學者舉爲孔壁科斗原本較安國所傳隸古定體尤爲奇古逼眞故賈逵雖得安國經傳亦舍此而訓之至鄭沖所傳係專就篇目訓詁而言與此又別執事再三反復總無解於賈逵傳杜林不傳安國之故試爲揭破當恍然矣

又云況北海亦聖門子孫康成乃私淑弟子屣履造門之時旣讚其好學復謝其明德此述家學彼溯師承必有同條共貫者史稱范陳李賈之徒爭論古今學後融答劉瓌元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夫逵之徒傳安國學者也尚待折衷於馬鄭使二君學違於孔逵之徒豈能服之是亦馬鄭傳孔學一證

良品按述家學溯師承不知漢史載其事否執事曾見之否不知孔融與康成曾論過經義否融元所答劉何古學果即爲賈馬鄭之尙書否史無明文恐想當然語不可爲據至謂賈逵門徒即傳安國之學則不然逵明以夏侯今文教授乃謂其徒爲傳安國之學乎其師則是其教授之書則非此明見漢史者執事一見有賈逵字便指爲傳孔學不悟漢史早分別言之矣

又云朱彝尊乃攻孔傳者亦謂此諸人皆漆書不本於安國豈忘有賈逵邪吾之信賈馬也信以賈逵也信逵也信以其父也

良品按此朱氏據漢史言之漢史明言得於西州不聞出於賈逵也但雖爲孔壁原本與否今不可攷而漢人則以爲壁中原本蓋自安國以科斗上於官府民間未見漆書一出字體頗與相近故羣焉慕之若賈徽之所傳者安國之隸古定耳乃其私寫之本雖號古文所存古字無幾故逵不注其傳本而竊慕其原本後漢書盧植傳云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說之據此則馬融所授賈逵所悅實爲漆書科斗並非安國隸古盧植爲馬融弟子明敘其源流如此且云降在小學皆就字體言之又云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此必賈馬以爲孔壁原本而當時見其出於西州猶有疑之者然要與安國之私寫隸古本無涉執事不知漆書之爲科斗非隸古定故類牽入賈徽所受蓋已誤認矣

古文尙書釋難卷下

黃岡洪良品右臣撰

同年友某二典臆說云鄭學家謂別有舜典（閻氏據孟子趙岐注謂舜典亡失疑往田見暇按摩弊晉及完顯一致皆舜典文王氏據王莽傳兩引十有二州皆云堯典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東巡章帝時陳寵曾居與書典皆災眺敎晉實載引類于上帝至格于藝祖亦同堯典劉照釋名云五典八索九丘今皆亡唯堯典存後漢周紫臨終寫堯典置棺前伏書非誤合隨詳見後案）孔學家則力主孔傳不信諸說（張氏霸謂若從月正元日分篇則與書序不相應若謂則有舜典不知舜即位後除現行古文所載難大政外更有有事可敍舜本紀載篇頊事皆在未升聞前至格文祖以後則與今舜典無不同二典本相因孟子引堯事即稱堯典猶左傳引廣書關爲即稱冀書引洪範以質子即稱商書東漢諸儒不見古文因不知舜典詳見尙書私議）趙氏翼謂月正元日以後數節非別有一篇陳氏澧不信孔傳而於二典則信趙氏說而不信閻氏王氏說（趙氏稱月正元日後皆堯扇事且前不稱帝後皆稱帝堯末陟方乃死與堯何涉又史記敍舜即位後即今舜典月正元日後事從安國閒故可知古文舜典即此斷前陳氏謂往田等語爲舜典逸文猶可謂月正元日以下非舜典則不可完廣一段語皆頊屑讀爲舜典尤不可詳見陳氏讀書記）閻氏王氏從鄭者也既爲諸家所駁趙氏陳氏不孔不鄭者也論亦近理而堯崩入於舜典亦何異舜崩入於堯典乎且伏書堯典皋陶顧命皆合獨分顧命馬王亦然鄭王尙無論也馬氏曾典祕書分合當不至誤況篇首二十八字後出未必可信自愼擻分篇從古有此文法乎此皆可疑也

良品按閻氏王氏所引舜典諸證不知此數人者皆據今文未見古文執事以爲從鄭亦未盡然鄭固明以入麓伐木註作舜典矣趙氏陳氏蓋據毛氏舜典補亡說以月正元日後爲舜典張氏駁之當矣執事謂堯崩不應入舜典不知堯崩於舜爲天子時不容復入堯典僕引魏唐史例爲證（見前辨惑卷）與舜之死於堯後者不同又謂伏書堯典皋謨顧命皆合獨分顧命不知伏生未嘗分顧命也馬融分之耳謂馬氏曾典祕書分合當不至誤然分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書旨文氣兩不相屬前儒譏之僕亦辨之矣（見前辨惑卷）且劉向劉歆賈逵班固皆典祕書者不分舜典猶有說也何以盤庚三篇顧命康王之誥兩篇明見書序古文

分之二劉賈班不分直待馬鄭爲之分邪若謂分不分未可知何以劉班皆云今文二十九篇邪此固不容援以強證者至二十八字梅賾以前確有證驗必不肯信而謂自愼擻分篇無此文法不知此固前儒皆知其有脫文者梅賾上傳時尚不敢造此二十八字何能僞造二十五篇乃歷數朝直至蕭齊方購上之猶不行用又歷數朝直至隋開皇始募得之而後舜典始成完帙古人之愼重不輕信如此且將其來歷一一明著於史執事於此而猶疑之非孔子信好之旨矣

又云余嘗反覆尋繹終莫釋疑一日覆讀書序鄭注乃悟曰康成已道之矣序文甚明人自不解讀耳不覩堯典序與注乎序曰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鄭注曰舜之美事在於堯時則可無疑於愼擻以下二十八載以前舜事入堯典矣然則堯崩後舜事何亦入堯典乎序亦言之矣序曰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艱作舜典既曰側微將使嗣位則舜典所敍者皆未爲帝時事也既稱舜典何但敍未爲帝前事而不敍爲帝後事作典者豈如是疏脫乎則以堯典已敍無容複也則可無疑於月正元日以下矣

艮品案序言讓舜而曰將遜與舜典之汝陟帝位不同蓋將者猶未然之詞也與序意殊不相應鄭謂舜美事在堯時則舜之陟方乃死豈亦在堯時乎況鄭注入麓伐木亦爲舜典此納于大麓文也以攻古文故並已所據之鄭注亦忘之矣乃亦知堯崩後舜事不應序入則以舜典序有側微二字遂妄意孟子所引舜畎事即其文而不知聞之聰明即指元德升聞數語歷試諸難即指愼擻五典數語煌煌大典不序其爲帝時所設施而反序其未爲帝時之瑣事乎若如所言是直家傳而已何名朝典若以堯典已敍無容複述則堯舜合典足矣何以各自爲篇考孔臧與安國書云如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常以爲雜有舜典在內今果如所論此書載孔叢子朱子常以孔叢爲東京僞書然東京已有此論是東漢時已知二典之所分也復何疑焉

又云人之有堯舜猶天之有日月也合敍一典尊舜且尊堯也陟方乃死天祿永終總結舜乃總結堯安得曰與堯何涉天愛古民特一時生兩聖人天並生之安得不並紀之太史公合傳即此例

艮品按以日月比堯舜堯舜必同一典今删日月同出於璧可乎信如此言尊舜即尊堯結舜即結堯則有堯典可無舜典矣何以百篇序中堯典舜典儼分兩序執事又以太史公合傳爲例不知太史公既合傳以紀之無又分傳以紀之者今二篇名先分安得復以合傳之例例之邪且陟方乃死舜之終事敍於堯典中更沒道理敍堯崩所以結堯之局敍舜崩何爲結堯之局邪

又云玩序語舜典亦兼敍堯必謂堯典不應敍舜舜典何應敍堯乎完廩諸事正敍側微聰明何疑於瑣屑愈瑣屑愈見其孝之大有謂治棲等語置之命官典禮之間不類者史貫紀實實有是事諱之不記後世國史猶不可況古史乎

艮品按堯典何嘗不序舜如側陋觀型是也但舜已陟位堯已前崩其用人行政以舜爲主何爲敍入堯典中乎且執事全不識典字之義典者朝典也以盜嫂事敍作朝典不典甚矣執事徒以後世史紀例之不知三代以前書如典謨訓誥等類紀言多紀事少而紀瑣屑之事則絕無焉若以此爲紀舜之孝則堯典中已將舜孝之實賅括舉之矣焉取此家庭鄙褻之語爲哉此本戰國流傳雜說萬章亦不言引書也且此數語與堯聞之聰明意全不關會乃假借書序以附會其詞似涉牽強

又云舜本紀載瑣事皆在未升聞前正合側微之義蓋大政已載堯典舜典自可敍逸事張氏謂不知更有何事可敍將謂舜典亦必敍大政邪拘哉不觀序言乎史遷雖問故安國行文自成一家豈必死守古典必謂本紀即位後所敍大事皆出今舜典斷其非堯典然則本紀亦敍正月元日以前事矣又何以見其必非舜典乎且舜事可

載入益稷禹事可載入皋謨豈舜事獨不可載入堯典邪
艮品案執事據序但摘側微二字附合逸事條皆置之不顧又引史遷本紀爲徵不知史遷修書雖多引雜說二典非雜說也典中既有其文而又從安國問得之以入舜本紀故知其爲舜典非堯典此與雜說之不見於經者未可相提並論執事謂大政已見堯典舜典自可敘逸事此虞史修書條例不知從何處見之吾謂執事不審書序意旨並不明尙書體例昔人云書以道政事二十九篇具在皆紀政事之書無紀逸事之書不獨舜典然也舜事載入益稷禹事載入皋陶謨乃載其言非載其事也若舜之殛四凶命百官陟方乃死不載入益稷謨也禹之平水土告成功不載入皋陶謨也
又云馬融曾與祕書謂序與壁經相合較漢以後書爲可據且不此據更有何精確之書可據乎
艮品案考古文自當以序爲據序本無不合特思解之不合耳執事以舜典文羼入堯典中而又偷梁換柱思別構一舜典顯與書序相背其不合也實甚又執事篇篇文皆以馬氏典校祕書爲詞自恃爲鐵板確據不知孔安國親得諸壁中爲之作序以傳都尉朝以至孔僖視馬融恍惚之詞爲何如者乃硬誣之爲僞則更有何精確之書可據馬融自云逸十六篇無師說孔沖遠引作未見古文之證則馬融洵不見古文矣乃謂其見壁經與書序合似屬臆造
又批余論舜典後云二十八字可斷其必僞何也是時孔傳已行晉者不少若梅賾傳經有此二十八字梁武帝何能駁且方與又何必上邪足見梅上書舜典經傳皆失中祕經文已亡不然以王注補時應早有此二十八字明文因王注無此也卽上書時舜典經傳皆失自鄭沖傳經豈竟不知有此二十八字乎況案荀疏晉初已立孔氏古文尙書如有早有所聞矣
艮品案既有舜典必有此二十八字堯曰若稽古皋陶亦曰若稽古豈

舜典反無之也且魏高堂隆已引其句王逸王粲且襲其詞矣（見前所惑卷）梅賾上傳雖無此二十八字姚方興上之梁武帝駁之然舜典篇首實有脫文晉人知之不敢妄造一字但以王肅今文傳注補之執事據此遂謂梅上傳時舜典經傳皆失不知梅上傳不上經若經傳皆失則取王肅注以補之者何經也又據此遂謂中祕經文已亡不知經文若亡中祕曷爲志其有也然而晉初所立中祕所有鄭沖所傳恐亦無此二十八字此例漢已有之如小雅彼都人士首章二十四字魯齊韓三家皆脫亡唯毛詩有之遂傳至今可知晉世古文必同一二十八字不全之本而其全者自在民間伏而未發直至蕭齊始出此事之顯然者然中祕所有亦非安國原本自漢至晉歷代傳鈔如今世四庫所有亦多錄本特經永嘉之亂猶存耳
又云伏生原有藏書何至中落如許字劉向校時豈亦未看出邪
艮品案伏壁脫字漢志已有明文如志所載酒誥召誥脫簡是也伏生竟不知之直至劉向校之始定但劉向既校酒誥召誥何舜典脫二十八字竟未看出僕向亦以爲疑嘗私問於饒儀廷孝廉儀廷曰昔有友人以某書託校兩本各異余詢其故友人曰若但就其求校之本正其脫誤足矣其異本不必計也僕因此悟漢人經學最重師傳伏書爲文帝所立鼂錯所受三家所習劉向第就其所有之篇校其脫字而其所本無者不置議焉以非功令之所立也故明見盤庚三篇爲一篇顧命康王之誥兩篇爲一篇堯典舜典亦兩篇爲一篇皆不爲之分出曰卽不分出何難校其脫簡乎曰使一校其脫簡則堯典舜典當分篇矣分篇則非伏生之舊矣仍之所以存其舊也（馬鄭分之而劉向偏不分其用意不同又如此）是時僞緯讖方盛行此皆伏孔所無者向亦不言以其爲功令所立博士所誣也始知天下事有未可執一理以繩一切者今之攻古文者病正坐此（又案漢書藝文志所載皆中祕書目如魯齊韓三家詩經二十八卷毛詩二十九卷三家本彼都人士篇無其首二十四字毛本有二十四字當時典校者皆並存之不敢一概削亦其證也）

同年友某伊訓武成畢命辨云漢書律歷志引伊訓武成畢命語與晚出夫志所引書語以爲證者共七篇此三篇外又有洪範召誥洛誥顧命皆古今文同有之篇其語無一僞且無一闕誤雖此三篇今文所無或語有難解事有可疑（如朱子石經時所論諸條）孔學家遂謂非眞書出於當時雜說夫歆親校祕書斷無不見壁經原本豈引僞造雜說而以爲眞卽使或有雜說亦安能今古文有者無一僞而古文竟無一眞天下有如是之巧値乎

艮品案古人引經有何常例今文已立依經錄之古文未立參錯引之有何不可而謂劉歆必與今文一例恐未必然史記一書依經立說而亦有舍經以別采者太史公自言載記極博學者必考信於六藝乃其述盤庚述金縢述牧誓與今文異述屠岸賈事與左傳異述伊尹放太甲事與孟子異史遷世掌史職博覽石室之藏與劉歆何異非不見今文孟子者乃共一篇之中忽據經文忽采雜說果孰眞而孰僞邪若以

爲無此巧値此類左傳卽有之左傳連引詩書皆原文至引康誥偶附易之竟有此巧値天下事無定例乃如此今考劉歆引武成凡分三段首一段與孔本全同何得云所引無一眞惟第二段第三段參用世俘解當時亦不以爲僞書引伊訓曰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引畢命云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年月日皆同詞亦大同小異惟末一句不同或采他說參變之者此亦古書所常有必據此以定有無眞僞幾矣

又云若知其僞而姑引以證歷則亦必分明著之試觀所引月采篇非百篇所有則別之曰古文此三篇若非壁經豈居然冒壁經篇名而與洪範諸篇併列乎

艮品案太史公博極羣書乃史記多引雜說亦不分別著之況劉歆乃證歷非解經何取乎非經必別著之哉況其所引古文月采篇未必果屬古文歆亦未必有意別著之也漢時百篇已亡況百篇以外其流傳斷句是非眞僞全不可考今其詞有云三日曰朏此乃訓詁之詞與古今文體不類說文大傳多有此種皆爲當時異文雜說劉歆亦儼然與洪範諸篇併列之誰謂其不采雜說乎況前亦引外傳非雜說而何至於異文雜說而仍冒壁經篇名則左傳墨子史記白虎通水經注皆有之（篇名詳後）僕亦屢及之而執事不悟何也（見辨惑卷內）

又云武成月日雖與晚出書有異然歆所引者稽之天文地理皆合較晚出書似可信縱閻氏說不足據然證之於傳日星無舛豈僞亦僞書乎

艮品案閻氏天文地理之言夸大無實最爲可笑彼謂地理較孔書爲合試取律歷志所引如癸巳武王朝步自周戊午師度孟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其行師節次時日地名兩書一一符同何以見地理之一合一不合邪至於天文之說就律歷志所引之傳推之如云十三年歲亦在鶉火師初發以殷十一月十一月爲周春正月此與泰誓之十有三年春恰合者也又云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晨星始見癸巳

武王始發戊午度於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一日而度明日癸巳冬至晨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黿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黿而卽引孔本武成以證之云惟一日壬辰旁死霸若翼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此與辰在斗柄明日壬辰辰星始見癸巳武王始發恰合者也又引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又引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又引世俘篇武成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今證之孔書則亦曰戊午師于孟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雖詞有詳略不同而戊午癸亥甲子時日皆同時日既同則天文星歷自必無舛自閻氏巧爲張皇其說炫惑學者執事亦不復將二書比較辨其虛實遂亦以爲一合一不合誤矣至孔書厥四月哉生明丁未祀于周廟庚戌大告武成而世俘武成則作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于周廟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

周廟四月同庚戌亦同惟丁未辛亥乙卯時日詳畧不同此自紀事者各述所聞之異朱子嘗疑數日連舉大祀爲煩故孔子舍此取彼非無見也然此姑不論劉歆取證歷法既引孔經武成又引序又引外傳又引世俘爲意主旁徵博引以證其說豈拘拘於所見之壁經邪彼證歷法非解壁經也況康成解經尙有援據緯書者何爲鄭學者幷此例之不知邪而何疑於劉歆邪

又云雖祀作年何取而舍眞引僞且故乖於爾雅爾雅相應之說原出於班固藝文志志實本歆之七略何反自違其例乎

艮品案爾雅相應一語此劉班驗古文之例非劉班引古文之例也引書有何定例閻氏謂祀年不必拘此只可爲引書者言之至古文原書明與爾雅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相應周時古文未焚親質驗而著之於爾雅以爲古文詞例劉班據而言之僕因此知劉歆所引非書原文係據爾雅班志驗之執事槩言此爲古文眞經謂劉歆何至引僞自違其例若以此例爲不可信者不知爾雅不僞非驗之於古文何爲而有此言班志不僞非以驗古文何爲而據爾雅今以僞隨所見借雜說以證歷後人遂以劉歆之故認爲眞經不悟劉班平日所以證驗古文者爲何而囫圇言之反失劉班之旨矣

又云孔學家謂歆所引爲世俘篇疑當時亦名武成本無所據卽使果如其言當時有兩武成歆欲引以證歷自當引其合者斷不舍眞引僞書之眞不眞卽可於歷之合不合決之歷之合不合卽可於歆之引不引決之

艮品案世俘解等篇劉向以爲孔子删書之餘當時固以爲古文劉歆引而據之不以爲僞也至孔穎達乃以爲漢時僞武成耳此亦如漢時僞泰誓類當時且立於學西漢時無一人僞之者而何疑劉歆之舍眞取僞哉至今日皆屬古書雖疑其僞祇以爲孔子所删斷爲當時雜說夫曰雜說乃對孔書壁經而言世俘解在二劉時兩本並存不分眞僞此見於劉向所言有可徵者劉歆證歷偶然兼采亦事之常試問諸家經解亦引諸子雜說豈自不見五經者豈以引不引定五經之存亡邪道理只在眼前無如執事之不悟何也

又云歷脩於劉歆而志撰於班固固撰藝文志考訂諸書至詳且愼曾校祕書親覩壁經時雖武成已亡賈逵安國嫡傳豈無摹本卽無摹本亦必問其梗概固與其事何至不辨書之眞僞歆果濫引僞書固作志豈屑采用歆一人可信何況於固

艮品案班固律歷志引雜說多矣如帝嚳春秋外傳唐帝帝系虞帝帝系少昊帝考德等類孔子删書斷自唐虞此皆孔子所未取者班固一一著之於志何云不屑采用況世俘篇乃周人書彼於同時之劉歆書尙引之豈劉歆更古於周史邪康成尙濫引緯書豈康成不能辨書之眞僞邪人又何以信康成邪

又云毛氏以杜欽讓婚禮太僕議祀典爲證謂歆之引此三篇非壁經眞文儗殊不倫夫二人之見毛詩左傳史無明文歆之見壁經則有徵也二人誤言者詩之解傳之事耳當時或別有傳聞歆所引者古文經文也

艮品案東漢時毛詩左傳雖未立博士人人見之陳元范升論之賈逵衞宏習之豈有杜欽太僕猶未得見者以必僞古文之故舉古文一切事實而全抹之抑獨何心毛氏所言意以劉歆亦據流傳雜說不以此爲古經眞文也特執事以爲古經眞文耳卽毛氏不可據而孟子引放勳數語堯典無此文孟子既見堯典何以不引堯典太史公引夏書一段（見河渠志）禹貢無此文史遷既見禹貢何以不引禹貢豈堯典禹貢非壁經眞文邪豈猶儗不於倫邪比例以觀可勿深責毛氏矣

又云梅所獻眞則歆所引僞歆所引眞則梅所獻僞決無中立洪範四篇與此三篇同爲所引乃三篇之語同晚書則信爲眞三篇之語不同晚書則斥爲僞然則眞僞不在於語之何如惟在晚書之同不

同耳

艮品案執事之誤正在晚出二字明明此書出於孔壁數千年無異詞後有引用者同於古文則爲古文不同於古文則爲異文雖說孔書在前引者在後今乃倒置本末反疑在前者爲僞在後者爲眞不考情實唯曰古文晚出而已試問晚出二字果據何書初以誤讀隋志既知其誤而無服膺之公心又以漢史爲詞（此指諸家說馬鄭以服杜本而言）不悟作隋志者乃孔穎達作漢史者乃范蔚宗二人於己言當自領會何以不云晚出而疑爲僞隱古文本無晚出之事漢史隋志具在讀書者細心體之則劉梅之眞僞可不煩言而自解矣

又云孔學家每謂閻惠毀滅顯證杜撰故實又謂晚出之僞在漢有何確據此三篇晚出不眞之顯證確據也而乃不信謂其爲雜說非眞古文焉凡事難以口舌爭況遠代之書乎吾今不必力辨願卽所執以譏閻惠者平心靜氣思之自知孰是與孰非矣

艮品案執事謂律歷志所引武成畢命伊訓爲孔書不眞顯證卽古文在漢確據其異同之故拙著旣詳言之矣執事不信且顚預立論以駁之執事唯知以漢人所見所引爲眞而已吾請質之執事伏生與張生親傳今文者也何以其大傳所引今文盤庚酒誥無逸金縢皋陶謨等詞全與馬鄭所注今文不同豈今文亦有僞邪豈伏生等所見非此今文邪若援此例則據伏生大傳已爲今文不眞之顯證確據矣設僕爲此言所挾者傳經之伏生較劉歆當不相上下所據者大傳較律歷志尤爲專書當非杜撰故實而毀蔑顯證者然而僕必不出此讀書貴觀其通論事貴持其平此明明古人衆采雜說如左傳之兩引康誥墨子之三引仲虺之誥史記之引夏書白虎通之引無逸水經注之引堯典詞語皆不相同拙著亦嘗及之執事自不肯平心靜氣思之耳孰是孰非後世自有能辨之者此時固不必以口舌爭也

同年某伊訓武成畢命後辨云孔學家謂漢志伊訓語乃劉歆鈔變古文古人引書原不拘然志引今古文同有篇語皆無鈔變何獨引此而鈔變恐未必然

艮品案左氏歷引詩書語無少異獨至引康誥而兩易其文亦係鈔變爲之者拙著已言之矣執事何猶云未必然乎且說文中引經而鈔變之者指不勝屈此本漢人常例抑或先有鈔變其詞著之於書者劉歆變博如太史公網羅衆家之義同外傳而引之歟然而非古經原文則斷斷矣

又云商稱祀雖見爾雅晚出書班固欲遵其例而今文似未盡拘後案引釋文堯典三載鄭作三年禹貢十有三載馬鄭作年爲證猶可云馬鄭或誤高宗肜日降年有永有不永晚出書亦不作祀何邪

艮品案爾雅漢初卽有之以攻古文之故亦加以晚出然賈逵班固已據爾雅以驗古文卽使爲漢人之書漢人親見古文與爾雅兩相質驗而云商則曰祀周則曰年特爲分別著之復有何說且賈班言及古文

必云古文與爾雅詁訓相應足見其時必有與爾雅不相應如律歷志所引之類者故賈班爲此言此驗古文之法非引古文之法古人引書本無定例原不計其相應不相應也拙著特據賈班之言以明劉歆所引非原文而已非謂劉歆遂不辨古文舍眞取僞僉言全屬誤會乃又據王氏後案引釋文堯典禹貢馬鄭以載作年爲證不知此係今文之說正隋志所謂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者爾雅不誤賈班亦必不誤也至於高宗肜日降年之語係指祚數而言與書之紀元者全別非必周前遂無年字也

又云洪子謂以太甲冠年上不合古文文法竊謂古人未必有一定文法况殷尙質盤庚且以君名名篇篇中屢直出盤庚君名可以名篇獨不可以冠年邪

艮品案書序卽稱太甲元年雖謂君名不可冠年者特謂此近春秋書例若尙書書例則但稱某祀某年而已商稱年與爾雅詁訓不相應知

非古文而況以君名冠年上乎作書序者以時例書之仿伊訓者卽依書序爲之古人雖無一定文法而有一定書例如祀年之稱旣著之於爾雅復驗之於賈班此書例之不可易者今閻氏謂不必拘豈周人之著爾雅懸空而搆此言漢人之據爾雅乃孟浪而爲此言邪執事自言論古文係據賈班至此乃不信賈班直信閻氏矣又案執事之意以古人書例皆創爲之故云無一定文法可不必拘不知他處未經古人指出猶可假借立論此則賈班特著書之安可不信若賈班書不必拘則可信耳閻氏之書不足據也

又云孔學家本朱子說謂方當作乃誕資有牧方明方明卽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亦有理然於下明解曰越茀祀先王於方明如孟康注皆以方明爲祭時陳設之物有儀禮可證應非臆說朱子言理固遠勝劉班然朱子未見壁經乃從孔傳悟來劉班則合壁經原本上下文參觀所解自不至誤

良品案上數句皆合惟此句異各家解亦不同毛氏亦主儀禮之解矣然以祀年之文觀之則此語信爲流傳雜說或歆鈔變之詞斷非伊訓原文故毛氏曰此一句非書文也漢志據三代時氣以驗律歷因引伊訓文而雜此一句此句或古語或古禮文先引之以證伊尹祀先王之義而復以越茀配享重爲解之辨見堯典此史官據經作志之例非引書體也毛說如此證之律歷志亦有可驗者如志引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官衆功皆美今堯典亦無衆功皆美語其爲劉班所增竄彰彰矣今以推之伊訓武成畢命奚獨不然今攻古文者但見所引有異便硬斷爲壁經反誣安國壁經爲僞且藉口於劉班合壁經上下參觀所解不知彼亦曾卽劉班之律歷志上下文參觀之否律歷志本列歆三統歷朱子實見今所行古文確爲壁經原本故以授蔡沈作註今反誣其未見壁經豈朱子學識反不及閻惠孫段之流邪劉班所解自不至誤特恐後人誤解劉班耳

又云武成繁訟更甚閻氏極辨世俘之非與志所引似同而實異王

氏謂世俘與武成固合雖丙辰丁巳旁生魄爲傳寫之誤又解生魄死魄與班說愧不通歷不敢妄斷然據鄉飲酒義月三日則成魄似班解非周書世俘眞僞固不可知縱僞亦依傍古文爲之班志本劉七略志載周書七十一篇歆時世俘武成併存二書若不同歆斷不置武成而引世俘孔學家謂歆所引乃世俘非壁經斷無此理然亦有可疑者志七引書證歷皆曰某某篇否則曰某某無篇字獨此首段曰周書武成篇是果引周書邪然世俘篇首雖有武王成辟四字而歷考無世俘又名武成明文歆縱引之亦不能改稱武成若因世俘與志引武成略同遂疑所引爲世俘然則武成釋囚封墓散財發粟亦與周書克殷解略同遂指爲周書可乎

良品案律歷志前段所引明著爲周書武成詞與孔壁武成正同此古文之眞武成也王氏不知爲眞武成反據世俘篇之文疑丙辰丁巳旁生魄爲傳寫之誤誤矣後所引但著爲武成詞與世俘篇亦同閻氏不知此武成各自爲篇反恐人認作世俘而謂其詞有異則更誤之誤也閻氏所謂似同實異者以首段眞武成文持與世俘篇校固宜不合不知劉班於書名已分別著之今試取所引武成與世俘解校之如志引武成篇云粤若來三月旣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而世俘解則云越若來二月旣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則咸劉商王紂其文皆同惟三月作二月疑傳寫脫一畫中少朝至接于商一句則劉班引而刪之此在本志卽有例者如引論語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舉逸民四方之政行矣刪併數句是也又引武成篇曰惟四月旣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而世俘篇則云時四月旣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國周廟其文亦大略相同唯燎于周下刪去十八句若翼日辛亥下併二句爲一句此亦如前引論語刪併之法者今執事謂歆斷不置武

成而引世俘不知前所引者正眞武成律志前一段周書武成篇皆據見古書後所引者乃世俘耳律歷志每兼采異文雜說其采異文者如引易傳曰元善之長也共養三德爲善又曰元體之長也合三體而爲之原以善作體兩本異文劉班亦兼錄之其采雜說者如既引洪範又引傳引書序既引召誥又引月采篇卽此三篇中既引伊訓又引傳既引武成又引外傳既引畢命又引豐刑執事試詳參志例自可無疑於引書之歧異矣若謂世俘無故名武成明文雖有以武王成辟爲言者總不可據然古人引書隨事啟名已有成例如禹誓湯說尹告禹之總德湯之官刑泰誓之大明去發等類指不勝屈卽就尙書大傳驗之並無古今文詞語而仍襲其篇名武成亦其一也執事似亦知其文與世俘同無可置喙乃復引克殷解釋囚封甚散財發粟爲難微獨二書所紀詳略不同克殷解云乃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衞叔出百姓之囚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卽使其文全同凡一詞而分見各書者何限今必謂武成所有者不可指爲汲冢周書然則論語所

引君子思不出其位不恆其德或承之羞等句不可遂指爲易邪

又云若因其事不合於禮謂非聖王所宜有姑無論古禮久失所傳未盡可憑因時制宜未免過泥卽使所記實不合禮孟子固言盡信不如無矣可知二三策外語多失實血之流杵乃指其至難信者言安知朱子與石氏非卽孟子所不信者邪必謂眞書不應不合禮豈孟子所見亦非眞武成

艮品案朱子言三日連舉大祭不合典禮此朱子依禮證經之言所駁者世俘解之文耳此經孔子所刪者孔子刪之於前朱子駁之於後乃執事悍然執此爲眞武成且附會孟子而謂孟子所見卽此所云不盡信者亦卽此不知事之不合不可盡信孰有大於以若頭獻廟者乎見辨僞辨若武成有此文孟子當首辨之何得僅言血流之已甚也據此則孟子所見斷非此武成而不得以此冒孔壁之武成矣

又云至於畢命則兩家所說皆非夫鄭氏所以注爲亡者蓋以其有霍侯事不同與序相應故知其非而注爲亡也鄭所指霍侯事乃篇中有此一節故云不同與相應其餘未必皆不應安知歆所引非卽其篇首孔疏謂鄭元所見又似異於豐刑皆妄作未細玩鄭氏語耳豐刑二字雖於案解或詞有關誤或如說文引書之省文皆未可知然以誕資有牧方明例之或是原文或者古文難於盡識安國以今文讀之墓寫揣測有未盡合邪閻氏泥於亡字故疑爲零章斷句此求其說不得強爲之辭鄭不見之何從知其有霍侯事邪惠氏改附爲畢尤屬武斷蓋與閻氏皆泥於孔疏二十四篇也鄭何嘗自云二十四篇哉鄭注書序所謂逸者原有二十五篇武成有一篇武成本逸而後亡畢命注爲亡孔疏亦誤以此爲眞亡故止云二十四而實未亡皆屬訂入

艮品案百篇書序有畢命無豐刑亦無畢命豐刑合一篇目詳繹書目確係兩篇古人引書每有兩篇連引者如鄭注引伊陟臣扈曰孔疏引藝文志別錄云是也以召誥月采篇例之召誥是經月采篇是傳如釋三日

日[illegible]是也不知者以月采篇爲古文經大誤月畢命是經豐刑亦當是傳耳孔氏謂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竊意畢命明有王朝步自周至於豐之文則豐字自指豐邑而言古刑與型通詳其百刑之刑者典型也王命作策豐刑蓋言王命作策告以豐邑典型耳側下文所述文武周公之德是也作傳者約舉其詞故云作策豐刑自孔穎達不及推詳孟康又誤注爲逸書篇名試思果爲逸書篇名則與畢命必不相屬而何爲連綴引之哉惟其爲一經一傳故可連類及之如召誥之引月采亦是也康成不見畢命所見僞畢命有册命霍侯事知其與書序不相應故斥僞畢命爲非注眞畢命爲亡此大儒實事求是之學不敢強不知爲知者執事既以唐人所斥爲僞者爲眞又以漢人所斥爲非者爲眞夫一篇中相應則皆相應不相應則皆不相應何所見而其餘皆相應也又何所見而歆所引卽其篇首也執事主閻惠二十四篇僞書之說謂是劉歆康成古文僕以爲歆所引有畢命而二十四篇無之固已微悶惠之失矣乃執事亦知其

不可通於是臆撰一事實改鄭注亡者爲逸改二十四篇爲二十五且謂鄭所見即歆所引而不知鄭若注爲逸則鄭所見爲眞畢命何以云不相應是顯與鄭之言相背謬也本以二十四篇僞書爲古文又無故增入一篇以強附於劉歆而不知多竄一篇便不能合十六篇之數是並於已所據之二十四篇矛盾也夫執事駁孔疏之誤可矣改撰事實以駁之則不可也

又云夫漢律歷志本三統歷有劉歆班固爲據其非僞造雜說本可確信因兩家互相聚訟反至歧而又歧致滋疑竇非詳加辨駁未必能杜偏信者之口尤不能悟偏信者之心

良品案太史公云載記極博學者必考信於六藝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古文删於孔子傳於安國安國在劉班前自當以安國之本爲正百家撰著每多雜說歷有明徵正當以聖經定之乃執事不能以聖經定雜說之歧反據雜說以駁聖經之僞在執事徒知劉班乃親典校書之

人竟忘安國亦漢人尤親得孔壁而傳之者何以見安國之必爲僞書劉班之並非雜說邪且自魏晉六朝以至隋唐有一言古文之僞者否隋唐以前人皆讀漢書律歷志皆見武成伊訓畢命三篇而不疑其不合何故豈今善讀漢書者邪豈隋唐以前經師皆知此爲雜說而古文乃爲正經也況據鄭康成所引與序不相應之文則當時畢命已有雜說與武成伊訓正同劉班網羅衆家引之如太史公引金縢例此驗之執事所信之鄭亦有然者非鄙人之偏信孔氏也

同年友某論泰誓云泰誓者謂馬融曾典祕書果見有眞泰誓何不可執眞黜僞而僞泰誓乃僅作疑詞足見聖經無泰誓而解之者謂馬融疑泰誓之言恐人僞造

良品案馬融疑泰誓之言本非僞造但融著書立說原不自典校祕書始史載融游學時博通經籍則所云吾見書傳之多當即在此時至永初四年應鄧騭召始拜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祕書反云未見古泰誓

僕再三考索始得之曰此必馬融未典祕書時所言也何以知之曰劉歆班固賈逵皆典祕書皆見僞泰誓皆不敢爲此言而融獨爲此言故知其爲未典書時所言也曰諸人曷不以眞黜僞曰從時尚也漢重讖緯修陳符瑞魚舟火烏與光武受命之符相類時議讖者遭譴泰誓雖神怪雜故黜之彼若敢議即其自述數言如所見眞泰誓之多神怪之讖亦可上書言之矣不必定見全書而後言也然而不敢也況馬融又附和權貴依聲唯諾者乎融未達時不應召命從吾所好神怪之讖容或以讖時發之及遭饑困翻然改圖趨附時局上東巡頌草梁冀奏且聞劉歆以立古文得謗雖知泰誓爲僞帝不曾以中祕所藏宣示立學融敢非毀先帝所立而妄言溫室樹哉夫閻氏疏證毀古文至矣紀曉嵐爲四庫總裁校定書目深避其說何難上書黜僞據鄭氏今文以斥古文豈不甚易然而亦不敢也而何疑於劉班賈馬哉凡事據一理須八面通觀方可作斷不得徒自矜讀書之得間也

同年友某周官辨云執泰誓武成言則孔有僞據執周官言則鄭又有僞據將何據以考是孔鄭皆非眞然則眞古文又何在乎

良品案事有蹟同而實異者如武成文既見世俘篇又見古文尚書一書兩詞此爲異文雜說各經皆有之現有可證以其篇同而詞異也至鄭志周官與古文字字相應篇名詞語皆同故可斷爲原書何可援以爲例且周官詞語又有仲長統引書曰冢宰掌邦治一條仲長統亦東漢時人也書即周官此篇原爲論官設也閻氏謂周官出於漢表最爲邪說彼既知以漢表爲本何以漢志武成伊訓畢命三大段文字又不以爲本乎況表所據者何自來乎班氏何以知周有三公三孤乎執事斥其無據是矣僕嘗謂閻惠輩皆張湯趙禹之流其書即周興來俊臣羅織經也此種人斷不可使之治獄苟能爲此書昭雪者譬之孝婦含冤三年立雨矣

同年某周書後辨云周官未亡有據矣然則孔傳周官果眞乎吾亦

未敢信也何未敢信因其制與周禮殊也攻孔傳者指摘周官逐字句以吹求固未免太刻矣而其所謂六年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誠有可議也或曰孔疏不引左傳叔向之言乎制雖不合周禮合乎左傳尚不可信乎曰吾之疑之也非獨爲不合周禮也正謂不合周禮又不合左傳也又云或年遠書多闕誤周禮漏載或叔向藉口附會挾王制以令强鄰左傳既不能牽合周禮更不能斡旋將謂二書所言皆非周制惟此乃周制乎夫不考則亦已耳既考則必求其有據尤必求其相合若有據而不信不合而强爲之合又何勞此一考乎孔鄭兩家各有成見合己則信不合己則不信則周官眞難決矣縱欲釋疑將何信哉

良品案前辨已瞭然矣至此又變所謂三則私意起而反惑也以周禮王制駁尚書便非何也周禮王制本非僞書然漢時始出孔孟未見孟氏言班爵祿與周禮不同王制與周禮亦不同何能以之證尚書周官

哉然與左傳所述亦不同僕嘗紬繹其故證以嘗所閱歷而始悟也僕嘗承修都察院會典矣一御史給事中也品級屢升屢降一巡察職事也屢裁屢設其餘科條之增省事例之沿革二百餘年亦皆一統使已前後不同況以周家八百年之久又經東遷變亂春秋戰國盡去其籍學士大夫各述所聞安能較若畫一鄭頴曰善言古者必有合於今意林曰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沈知今不知古謂之瞽瞽昔人貴通儒謂儒者讀書貴合古今而通參之也前此攻古文者以坐井觀天之識爲刻舟求劍之術自矜考據既不能通又何能考今執事感其曲說謂僕合己則信不合己則不信此事亦難猝辨今試舍周官不論但先令其將周禮左傳孟子王制四者考之若能彼此纖悉符合無有參差則周官誠僞吾亦改而助之攻矣

又云以盡信不如無書言之則不惟鄭志不可盡信即周禮左傳亦未必可盡信若言考據則不惟周禮左傳當信即鄭志亦當信之所謂可欺以其方也一周官耳而可疑如此將何信哉

良品嘗謂古之君子可欺以其方今之君子並可罔以非其道矣夫造僞書之人其破綻流露必於其所不及覺之處若家喻戶曉其見其聞之事而自謂其能作僞以欺人無是理也他姑勿論請即以執事所疑數條言之古文五十七篇得多十六篇明見班志人人所共知者豈有將造僞書不先考其篇數而爲之者夫造僞書原求人信今一開卷而故使人疑爲計之拙當不至此周禮漢世盛行周家制度詳載亦人所共見豈有造周官而不知按周禮以徵信者謂僞造者既以采輯而成字字皆有來歷並采及漢表收拾無遺（四字出自吳澄經古文采輯本此）豈有明見武成伊訓畢命三段文字具載漢志豈瞽無目者不知采入而必另造一篇以與牴牾解之者曰彼故示異以使人不疑也不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卽欲使人不疑未有先呈其瑕隙予人可疑而猶欲人不疑者此皆情理所必無之事而執事惑之一則曰可疑再則曰可疑且怪僕之

不信僕肯信此不近情理之說哉吾故曰今之君子可罔以非其道也

同年友某晉世古文尚書辨云志渾言晉世固難臆斷何世又言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但云並亡自應專指三家依閻氏謂古文亦亡則當云三家並亡矣然志雖未明言何世而下接言永嘉東晉則所謂存者指永嘉以前非衆東晉以後志又言今無有傳者則唐時已無經文不亡於永嘉畢竟亡於何時駁者亦無確據六朝南北之亂無過永嘉永嘉不亡當更亡於何時邪

良品案隋志渾言晉世原未析言何世然曰祕府有經文是經文實未亡也及永嘉之亂所云並亡者止及三家之傳不及祕府之經是經文仍未亡也志文明析如此何讀者每至誤會執事既知並亡者係三家傳何以猶云經文之存乃指永嘉以前非衆東晉以後是必東晉以後實有經文並亡確據而何以志不言之也志既言其有不言其亡不知執事何所據而斷其亡也若以今無有傳一語謂唐時已無經文當即

亡於永嘉亂時而隋書經籍志載古文尚書十三卷孔安國傳今字尚書十四卷亦孔安國傳若時無經文傳於何屬志云今無有傳乃言今無有傳習古字者蓋自范甯變古文爲今字故至隋卽有孔傳今字尚書此隋志所以謂古文無傳習非謂無有經文也且晉初立古文於學一時學者所習豈必資祕府本爲傳授志不過言有經無傳賴梅賾上之耳執事必欲附會經文之亡則當另據一書以爲經亡實證若據隋志隋志固穎達所修者也彼於正義明著古文之存豈忽於隋志著古文之亡乎恐執事讀志之精不如穎達自言之確也若云六朝之亂無過永嘉則晉漢以前一切經籍誰非經永嘉之亂者而何爲易禮詩春秋猶至今存邪

又云李充未言古文之亡亦未言古文之存鄭氏尚書民間鈔錄必多安得盡亡中祕經只一通安得並論

良品案閻氏引元帝初李充以舊經簿校所聚書才十之一據爲古文

盡亡實證夫李充乃泛言衆籍未及古文閻氏周內入之僕前已辨之矣執事乃云李充未言古文之亡亦未言古文之存夫充既未著存亡則其所校之存亡者皆不可知何得援以作證晉初孔鄭並立民間鈔錄自必皆多豈得有鄭氏無孔氏邪況孔穎達正義明言孔氏經傳事雖久遠流行民間故得猶存何嘗專恃中祕一本爲之流通哉中祕有孔民間有孔明見於各書者必不之信蓋成見錮之也

又云鄭氏尚書雖存亦止存其已註三十四篇耳所未注之逸篇何嘗存邪駁閻者謂鄭存者指已注者也閻所謂亡者指未注者也駁者分孔鄭爲二閻氏合孔鄭爲一也

良品案鄭所未注之逸書卽孔書之二十五篇也何嘗亡邪執事誤以爲二十四篇故言亡耳孔鄭自漢至晉派別途分何能合之爲一自閻氏出誤以二十四篇爲鄭逸書不知此乃僞造以足鄭注者鄭尚不見不能與鄭合一何能與孔合一僕屢辨之無如執事之不悟何也

又云舊晉書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卽謐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汝南梅賾字仲眞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前統言古文未言傳也歷敘授受未言傳也結復統言奏上其書亦未言傳也釋文隋志正義皆唐人所作雜分析輕舊晉書轍爲有據安得執一以自信乎張氏崇蘭謂考古文增多篇所由行世自當以隋志正義爲據豈竟忘正義中有與隋志牴牾者邪

良品案奏上其書而施行若云無傳何言立孔氏學然則立鄭氏學止有經無注乎試比例以觀卽可知者且志明言梅賾上傳自必爲鄭沖諸人遞授之本不然梅賾所上傳從何來而何以梅賾以前卽有之也

（辨見前）舊晉史渾言之隋志析言之事原一貫不知何所見而云有牴牾況隋志正義皆穎達所脩於隋志核其存亡於正義詳其授受而復引晉書爲證蓋增多篇至晉始立學行世與東漢時沈於祕府晉於私家

者不同穎達尚見十八家晉史全本其行世源委實從考驗得之張氏之言不謬

又云按釋文云永嘉喪亂衆家并亡而孔傳始興隋志亦云至東晉梅賾始得孔傳奏之孔疏亦云東晉之初豫章內史上孔氏傳而所引舊晉書則云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論者多以爲誤而苟疏則云孔氏武帝初已立博士或謂苟疏僻渾或前晉立經無傳若然則當但云立古文尚書不當云孔氏矣且明言章句傳注則非但立經明矣豈晉初已立亂後經傳并失而賾重奏上邪然隋志云始得釋文云始與始者難詞也若失而復得廢而復興何云始乎四者兩歧孔疏則自相牴牾使人何據乎

良品案執事既知立孔氏有傳矣何前又疑奏上其書未言有傳且卽經傳并失而始上不知執事何以見其爲僞若據執事善讀隋志善解始字則陸德明作釋文孔穎達脩隋志已疑古文爲僞彼何難於梅賾

上傳時大書特書之曰梅賾造僞經傳上之豈不明白顯易以免執事雕鑿字句之勞乎執事蓋猶誤會隋志文義耳隋志始字乃從上文各家之傳來言祕府有經而三家之傳并亡劉向之傳乖戾皆不足以詁經梅賾始得孔傳上之始者乃對三家劉向之傳而言亦止就東晉立學而言別無他義至孔疏既云東晉上傳又引晉史云前晉上書此必當時一事二說而穎達並存之者然此事須以荀疏爲據荀崧晉人疏中歷叙立學本末自較唐人爲得其實何爲廢所折衷依違失據也但古文既立西晉習者自衆永嘉之亂全在河北並未禍及儒生比之今文經焚坑之酷百年之久爲何如者則古文之流傳自不致絕（論見前辨惑）故僕決不信古文之亡與古文之僞者以此唯公心者自能辨之

又云自唐以來孔傳皆附經以行而攻之者謂亦僞之一證雖古今文字屢變獻時原本未必如此然亦何據而斷其必獨行邪

艮品案閻氏誣孔傳乃就經作詁者余歷引今文三家傳注之例辨之矣執事復顢頇爭之意謂古經未必獨行不知漢石經有經無注此古經獨行之明證也至謂孔傳自唐卽附經以行此亦何關眞僞閻氏就經爲注乃指晉上書時而言不知隋志明言祕府有經文經自經傳自傳傳何嘗附經以行若傳附經以行則祕府有經有傳梅賾可不必上矣況唐時正義尚與經文別行至宋始合之豈分之則眞合之則僞邪

又云毛氏謂唐宗晉書不載梅賾上書事以爲不關本經不足輕重其言非也上傳卽上經也

艮品案據執事之意卽上傳有經亦不得言僞經原不亡有經有傳何妨伏生於焚火後得今文與梅賾於亂後得古文何異毛氏特就志中明文言之本自不誤況其時祕府有經文可以立校其僞古文博士有經文（前晉所立）可以參驗其僞縱有僞亦不得行而復何聰聰致疑邪隋志具在善讀者當自得之

同年友某晉代古文後辨云三國時今古忿爭門戶尚難盡融梅書之出果有據可信則鄭注書序可焚矣一旦兩家并立門戶各異能無黨伐在野者猶可無權在朝者豈乏通人眞孔則當僞鄭立孔則當黜鄭孔沖遠奉詔疏猶伸孔闢鄭況孝武初興整飭學校既奮然立漢魏以來未立之聖經何復立與孔大異之鄭眞僞互立學者誰適從乎太常官能如是調停乎

艮品案晉代孔鄭並立此明見各書無可疑者孔書爲五十八篇鄭書爲二十九篇文詞並無大異執事所云大異者二十四篇之僞書耳此書一出人知其僞至閻百詩諸人乃誤認爲鄭晉人不以爲鄭也何孔眞鄭僞之有孔沖遠從孔則有之亦未闢鄭爲僞所闢者冒孔足鄭之僞書也執事力主閻說偏信此爲鄭書反致疑於晉世孔鄭并立之故宜乎愈解愈歧矣

又云杜預郭璞皆一時通儒孔氏傳既立學而預注左傳猶稱逸書逸者逸學之外也已立而猶曰逸何邪或以非所習解之然非所習

卽不一見乎璞既引用孔傳而又於所引古文曰逸書實不可解既能引不得謂所習不在是矣此可疑也

艮品案晉初已立孔傳就荀崧推之實無可疑杜預斷非不見其注爲逸書者蓋古文在漢魏人皆稱爲逸書杜郭沿其舊稱以爲識別非有他義也此亦如外國經數朝猶稱中國爲漢人唐人之類觀於郭璞既引孔傳仍稱經爲逸書亦可概見至謂所引卽其所習殊未盡然杜預郭璞固不閑於尚書有論著也

同年友某孔傳辨云安國傳奉詔作也傳於家則傳子孫矣孔氏他子孫姑不論孔僖以經學顯安國既未得獻僖何弗補獻乎縱未聞補獻同時講古文者不乏人何亦不示人乎豈其子孫不傳乎孔融好學重經術者也有傳不容不見何亦未聞與康成一論及之乎

艮品案安國尚未補上何況孔僖孔僖雖傳安國學而東漢不立古文賈逵數爲帝言帝不之省孔傳時所不行孔僖安能補獻今世家集有

進御者有不進御者豈有一定之例且漢史孔僖傳載僖世傳安國古文子長彥季彥傳其家業好章句學門徒數百人曰家業曰章句學非孔傳而何今謂其子孫不傳則漢史所謂世傳者何物所傳家業者何物所好之章句何物豈孔僖傳亦不足據邪漢史歷志經學授受不及孔融康成之易禮各經亦未聞與孔融論及試問康成之易禮各注僞否

又云賈逵既盡傳父業斷無傳經不傳傳之理何以未聞本逢好古之君何亦不補獻以償先師未竟之志且既有師承舊傳又何必重勞作漆書訓將謂師說不如己說邪逵既傳安國傳必以授徒馬鄭皆繼賈訓作注何以未一言及之

艮品案執事謂賈逵傳經必傳傳是也何所據而言其未聞逵數爲帝言古文經尚未得立何況於傳至謂逵有師承舊傳何勞作漆書訓執事蓋不明於東漢古文興廢之故而因疑生誤也是時孔經不立孔傳不行杜林負時重望得漆書古文一卷號召當世一時學者靡然從之賈逵受其字畫奇古亦爲之訓所訓者杜林之書非安國之書也且逵既傳父業古文何爲以夏侯今文教授執事參透此理則可不疑其不上傳矣且可不疑其爲杜林本作訓矣若如尊言則逵既以所訓授徒馬融何以復爲作傳融既以其傳授鄭鄭元何以復爲作注亦將謂師說不如己說邪馬融自言不見古文何嘗一未言及鄭所見非此古文正義已著之矣馬鄭不見古文何況孔傳此門戶之所由興也

又云季彥門徒數百亦斷無傳經而不傳傳理孔傳應徧海內矣何竟無一聞乎既傳鄭沖同時豈無并傳者何亦未聞豈數百人後復歸一人單傳乎

艮品案季彥門徒數百經傳并傳此古文流傳確證故至晉初即立於學何云竟無一聞不然其立學之書從何來也雖古書缺略不可盡考然見諸載記者已有摯虞聞之郭璞聞之李容聞之安得謂鄭沖外無一人併聞者然執事必執此論以議古文則膠固矣秦時今文何以止伏生記得若叔孫通黃石公申公竇公之屬何以皆無一聞且兵至圍魯絃誦不輟之儒當有在者如魯兩生輩何無一言及之豈可以此疑今文之僞邪僕嘗謂攻古文家所自命讀書得間挾爲證據者皆今文所已有如篇目之多寡字句之同異傳授之分合與校祕書之不見古文有之今文亦有之人乃以此眞今文而僞古文何以服天下後世之心是殆由學者好勝任偏之一念以致貽累古書非百餘年後此風一息未可論定也

又云鄭沖既得安國之傳何無一言及之孔疏所引晉書沖後諸人自皇甫謐外亦無一人言及孔傳者祇皆獨得自奇乎觀此孔傳之有恐未必矣

艮品案執事既不以晉史爲濫言則由鄭沖以至梅賾授受可據即其所上之傳亦可據也孔傳有無本不關輕重但既引於梅賾以前已足以破僞造之誣乃又懸空雕鑿疑其無傳而謂鄭沖皇甫謐未一言及夫鄭沖皇甫謐諸人經學著述至今不傳一字古書闕略古事茫昧即流傳一二孤文隻義執事亦安從而盡驗其言昔漢人不信左傳而謂邱明不傳春秋宋人不信毛詩而謂子夏不傳詩學今之左傳毛詩果皆僞乎執事襲其故智亦可省矣

又云張衡賦注嘗引孔傳雖非自注而見於摯虞文章流別當爲後人纂入又晉初已有也王鳴盛謂虞爲皇甫謐門人宜其尊信未免深文周內但張賦注既有鄭元語則決非漢獻以前虞晉初人其時古文已立學皇甫謐郭璞已皆引用安知非孔傳已出後人所注亦未可遂爲必有證也論語注何晏初亦未聞安知非與此傳一時并出豈果足據乎

艮品案晉初已有孔傳執事既知之矣摯虞述之雖不知爲何人注要在晉世以前但據鄭元語以辨引者之非漢猶可若因此而疑孔傳之

非漢則不可且疑爲孔傳已出後人篡入更不可此明見文章流別者擊虞述之後人何由篡入今執事一則曰安知再則曰安知安知者莫須有之詞也恐亦近深文周內矣且今日所爭者梅賾僞造傳與經耳傳既出於晉前立於晉初則傳非僞經亦非僞復何疑何辨之有又以攻古文故波及論語更無端作橫枝矣

同年友某孔疏載鄭注書序引古文斷句辨云孔沖遠引鄭注所引古文諸句爲證不見古文之證意謂其異於孔傳所據皆僞書也而攻孔傳者卽據以僞孔傳而信孔者復以此譏鄭之謬誤余平心察之蓋實闕誤不足病鄭也然亦不無可疑焉按書序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失邦是作亂須於洛汭非避亂乎

艮品案鄭五子之歌注則鄭又見今本古文矣王符未見古文引作五子作亂見[illegible]夫[illegible]而鄭注作避亂與失邦御毋情事恰合竊疑古文鄭有見有不見是時古文未行爲家藏本而又有張霸僞書以亂之眞僞混淆

莫得主名鄭偶得而引之亦情之常其合者爲古文其不合者乃僞書也古文所不見者曰亡僞書所猶存者曰逸也

又云書序允往征之未言侯也就使爲侯亦人臣也註曰臣名奚不可所多者征字耳或是羨文或臣下闕允字皆未可知夫孔疏所載註所引諸語固有闕誤然安知孔疏有闕誤鄭注原本無闕誤乎

艮品案鄭注書序唐時尚存穎達見而引之若如尊意羨文之說則去此一字恰與古文相應穎達焉得引爲不見古文之證乎若言鄭注有誤僕固信之其如所註亡逸僕疑有誤而執事不信何也盍舍此無所挾以攻古文也

又云康成縱不通亦何至以允征爲臣名乎毛氏遂謂其不見書序而注之毛殆祇記鄭元亦不見之之語而忘下文有故注書序四字矣

艮品案康成明注書序毛氏非謂其不見書序盍甚言其誤也康成既見書序而所注如此加以不通彼復何辭但康成大儒何至如此僕故疑鄭注有僞託者孔傳無此不通人尚僞之今明明如此不通獨不可以僞之乎況又有武王事引作允征之僞據乎如曰注非僞託則康成所據實僞書矣非僞書無此不通不合之蹟也無解於其不見古文矣

又云厥篚二語明有周字而引作允征當有錯誤強解周字亦近附會按孟子引此二語上有東征或允乃東字之誤余不解小學不敢強附會也

艮品案執事雖謙言不解小學非不見書序不通書旨者孔疏所引皆書序篇名（一曰注允征二曰引允征與引伊訓同皆據篇名爲說）書序中無以東征名篇者孟子東征節下復引泰誓以明之其爲武王事無疑末節有救民取殘語與書序之允征廢時亂日不合且允征爲夏書乃羲和事孟子若引之當在湯前今引在湯後易稱湯武革命順天應人未聞稱允湯也孟子必不僞而僞書允征有之此本作僞書一大破綻執事言有闕誤但穎達

據此與允征臣名爲不見古文之證若言有闕誤必誤在穎達之前則注亡逸二字尤易闕誤皆不足據矣

又云典寶伊訓皆尙書序有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語伊訓言此皆述湯之成烈以訓也何足異孔氏異其不同孔傳耳孟子引朕哉自亳其卽此語而字句有異邪

艮品案載孚在亳當卽朕載自亳異文六經如此類甚多卽漢石經殘字亦可證也鄭釋典寶引伊訓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書序有遂伐三朡作典寶語竊疑仍爲詁釋之詞僞傳寫竄亂而孔穎達誤據之者執事屢云穎達有誤安知此條不有誤也此爲鄭書設想若必欲據以攻孔則尙書大傳引王若曰封唯曰若圭璧白虎通引無逸曰厥兆天子爵皆與康誥無逸異也豈今文亦有僞乎子夏引詩素以爲絢兮今碩人章無此語也范升引易曰正其本萬事理今易繫詞無此語也豈易詩亦有僞乎

又云旅獒讀豪鄭從馬也馬注豪豪酋也是否二字可通抑所見序竟爲豪邪馬會典祕書應不至誤閻氏謂蓋從篇中文與義定之或執馬十六篇無師說之言謂馬不能解逸篇文義夫無師說者自安國下無通篇師說耳豈遂一字不識一句不解乎王氏謂獒乃人家常畜非遠物毛氏謂酋豪若長國豈可貢一君長來獻吾謂古書句法每用倒言西國豪酋旅獻鄭注固甚明毛則以梅書解鄭注底貢厥豪固難通安見本文必如是乎

艮品案旅獒曰豪就書序定之文義實不可通今謂馬與祕書應不至誤豈中祕書有此不通之本邪閻氏更爲鑿空謂馬就篇中文與義定之一似實見旅獒別本而言之者在馬未見古文隨文訓釋而鄭依之注經之誤亦所恒有執事必欲曲意回護以不通之文義藉口於其師說反誣師說矣犬爲人家常畜若犬高六尺曰獒豈人家常畜乎書序明言西旅獻獒若作西旅獻豪其義不通毛氏自是覈實之論執事謂

古書每用倒言豈有倒言而義不通者今曰西旅獻獒其義自通若云西旅獻豪其義轉晦必爲之顛倒以伸其說則非古人書序乃後人書序矣馬鄭既讀曰豪自不得不曲爲解釋安國依序爲訓字字相應不以是糾鄭之誤反以是疑孔之僞是非之公何在況獒字從犬爾雅訓釋甚明此已經賈班驗而言之者諸君談漢學講小學至是反一切置之不顧何也

又云鄭所據古文與梅書迥異眞僞不能并立平心論之梅書晚出雖云託始鄭沖而沖所受無明文鄭爲馬融弟子馬作傳者即賈所訓賈馬皆典祕書賈又安國嫡傳歷歷載於漢史較爲有據

艮品案賈馬皆注二十九篇即爲安國嫡傳亦僅傳此二十九篇與今孔本同其一半無關古文眞僞今日所爭者安國之增多篇耳鄭沖受無明文而傳有明文伏生生於秦而傳今文但誌其傳未詳其受鄭沖生於漢而傳古文亦但誌其傳未詳其受人不以此疑今文執事獨以此疑古文何也

同年某書張崇蘭古文尚書私議後云儒林傳云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是賈訓者杜林本也逵傳云父徽受古文尚書于塗惲蓋傳父業是出於塗惲矣後案雖多謬處此語卻不謬有漢書爲據何爲僞造

艮品案執事誤讀漢書矣漢書兩傳各有識別於賈逵傳則著其傳父業而以夏侯今文教授於儒林傳則著其訓林書而先標以杜林之傳顯然兩事豈容混併爲一若如後案所云則賈逵傳當云父徽受古文尚書於塗惲賈逵蓋傳父業爲之作訓矣乃不云爲父徽古文作訓而云以夏侯今文教授不得謂夏侯今文出於塗惲也豈得謂杜林古文出於塗惲乎漢書明言杜林古文得自西州不言出自塗惲也若以賈逵之故謂西州本無異塗惲本則儒林傳當云賈逵傳古文尚書而杜林受之不當云杜林傳古文尚書而賈逵訓之矣況杜林古文顯有來

歷曾以授衛宏徐巡者不止賈逵一人豈得謂衛宏徐巡皆出於塗惲乎夫賈逵一人於尚書實見三本一曰夏侯今文本一曰賈徽古文本一曰杜林古文本所受父者賈徽本也所授徒者夏侯本也所訓師者杜林本也載在漢史眉目昭然自王氏後案附會古書僞造事實將兩事混併爲一以伸其說張氏闢之其辨甚明執事曲徇後案故爭孔學爭嫡傳爭篇數爭二十四篇僞書蓋由誤會漢書以至一誤百誤明據漢書實據後案漢書具在請將後案絜之果誰謬誰不謬也

又云孔疏云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後案說本孔疏而逵皆校祕書漢書亦有明文疏既云鄭依賈氏所奏別錄想別錄必有書序張氏謂其未特著多篇之目鄭所依爲次者百篇書序不知何所本豈曾見別錄之本不以疏說爲然乎己僞造而斥人僞造可笑之至兄信其說未免爲所惑矣總之張氏未細看漢書與孔疏耳原文具在可覆按也

長品案執事又誤會孔疏之意矣疏云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爲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夫別錄爲劉向書而疏推之於賈者亦猶以二十四篇爲劉賈之十六篇正抑鄭以崇孔耳穎達安能見孔壁之藏漢史無賈奏別錄之事不過據現行之書序孔傳見孔鄭次第不同而鄭所注爲杜賈傳本孔所注爲安國壁本故言之如此至鄭注尙書已亡其次第今無可考惟書序尙存曾經鄭注其次第今尙可推張氏謂其未特著多篇之目者謂其於五十八篇之目未另注之也百篇書序原有次第鄭既注之自必依以爲次此覈實之言何爲僞造盎執事論古文素援鄭附賈以冒孔學故一聞鄭爲賈奏便欲引作鐵據反斥張氏之未細看孔疏而不悟孔疏意有抑揚特以孔書次第爲壁中原本不以賈氏別錄爲壁中原本也雖其事未必如此而疏意實是如此恐執事讀疏之細不如張氏讀疏之細矣夫賈逵典校祕書漢史有明文賈逵奏別錄書序漢史無明文卽別錄宜有書序次第不同於孔賈逵奏之

何關眞僞夫同一書而異文異本者何限三家二十九篇今文與康成二十九篇古文亦多歧異之處何況區區篇目次第鬨哉張氏曰別錄之於禮經其篇次多不同於二戴鄭氏明著之不以爲嫌豈於書而獨否語最明切執事初覽其書亦許其有特識嗣以駁王鳴盛杜林出於塗惲語爲僞造與己所持論有礙遂欲蹈其隙以僞造復之且謂弟爲所惑僕論古文唯求其是張氏之僞造與否今特正著於此以俟來者之論定焉

同年友某云鄙意孔疏所謂鄭注書序二十四篇非另有二十四篇孔不過就鄭注書序所指爲逸者數之得二十四觀則鄭注書序五字可見鄭注書序既亦有此逸書篇目則此二十四篇正符鄭注矣蓋此二十四篇卽鄭注書序所謂逸書孔氏因與孔傳不符故不信爲逸而信爲霸徒所造張氏看疏未明白因鄭學家武斷此二十四篇目爲鄭注遂硬分一爲二謂此二十四篇乃另一僞書又泥於足鄭注三字硬謂爲足於鄭注之後自謂妙解之徒二字而未想及詩鹿鳴疏又有言張霸僞書無之徒二字者試問則鄭注書序五字何以解鹿鳴疏何以又無之徒二字竊孔意原說張霸此疏多之徒不過隨筆多二字非彼疏省二字也又云果穎達見此僞書尙可云作僞者依鄭注書序而造玩其前後語意又無此文明是孔依鄭注數之不然何處得知此僞書之目乎

長品案鄭注書序爲百篇僞書爲二十四篇執事既云穎達非見此僞書則僞書篇目已亡何故從鄭注書序中數出況鄭注書序內明云武成咸有一德亡去此二篇則逸僅二十二篇也二十二篇之數顯與二十四篇之數不合而謂非另一僞造之書乃穎達從書序數得之乎若使穎達從書序數之何得以二亡篇作逸數既不合序注又無二十四篇名目穎達何據而知序注有二十四篇其不容假借立說也明矣張氏何嘗看疏不析盎張氏所言者據本疏明文解之執事所言者假借

他疏亂之也二十四篇僞書諸家據爲鄭注張氏既以鄭所注亡篇析之執事欲斡旋諸家乃移之於孔謂必不信造在鄭後之言不知此實另有僞造二十四篇者孔疏明著爲張霸之徒之徒二字豈可抹殺至鹿鳴疏載張霸詞語乃穎達指鄭注所引而言非指二十四篇詞語也觀鄭注引作允征可驗二十四篇係按鄭分三十四篇造以足數者故知出於鄭後其篇名之逸猶與鄭同二十二篇正襲鄭注書序爲之故穎達先著鄭注書序四字後著以足鄭注四字（叙書序少二篇又自造以足之故曰足鄭注）共斥甚明豈可朦混其辭以伸己說若下文以二十十四篇爲劉班之十六篇此穎達之誤文所當分別言之者豈可援以藉口盎穎達去漢魏近此二十四篇僞目雖造於鄭後一出卽亡穎達亦第聞而知之然祇知其分併合十六篇之數而猶未悟其不合二十九篇之數況班志明指以考得多十六篇不著爲得多二十四篇也作僞者徒見鄭注有三十四篇遂用孔書同序同卷例僞造二十四篇以強附於劉班襲鄭

注襲孔序襲班志穎達故直以僞序之執事不知其爲襲鄭注反以爲穎達之述鄭注雖兼爲僞造者曲脫實欲藉以攻孔書也

又云請問鄭注之後何人僞造二十四篇有明文乎而鄭注書序逸者恰符二十四篇之數則有明文也請細思之

艮品案僞造二十四篇之人穎達雖不得其主名而疏云又有張霸之徒語實有其人孔疏卽明文也若以爲孔疏不足據則二十四篇除孔疏外亦無明文也執事謂鄭注書序曰逸據孔疏誠有明文至謂序注逸恰符二十四篇之數則書序孔疏皆無明文何則其數不符也噫有明文者曰無明文無明文者曰有明文故爲顛倒其說以執事之才學何必爲此願加三思

又云且孔傳眞僞亦不在此若信鄭注書序亡逸爲可據卽此二十四篇爲另一僞書孔書亡逸與鄭注亡逸不同亦難信爲眞若不信鄭注書序爲可據則此二十四篇卽就鄭注書序數之亦無礙於孔

書之眞

艮品案鄭注亡逸執事信之耳僕實不信孔穎達方引以證其不見古文執事卽據此亡逸二字以攻古文穎達猶見鄭氏全書必有所質驗言之執事不見鄭氏全書據孔疏而違其本旨又不能於孔疏外另覓一書以徵信徒據穎達所駁之亡逸二字爲詞區區二字恍惚之注僕焉能信哉在執事之意必謂穎達不確於康成僕謂康成不確於安國何以康成注之則眞安國注之則僞也同一漢儒執事徒知以康成定安國爲不以安國定康成乎史不言康成受孔壁之傳而安國則親受之孔壁者也其亡逸孰可信孰不可信也若以孔書至東漢有亡有逸康成必眞知之則不然穎達亦習鄭學者今鄭注大半出於孔疏豈不知康成爲東漢經師其所注亡逸豈不加察驗漫然斷其不見古文蓋居時服紹書必有存者穎達親驗其注多出於是如旄鳴璣禹貢璇璣鄭引漢緯僞書論說是也且與經傳爾雅書序相悖故不以其所注亡逸爲據卽斷其不見古文今就其所注亡篇考之如王充見武成而鄭注爲建武之際亡建武光武年號王充肅宗時人趙商仲長統見周官而鄭注爲周官亡其餘注爲逸者東漢諸人所引無其一語而所引者轉在鄭注亡之二十五篇不獨此也卽鄭所引以注書序者亦僅有孔書篇目而無其汨作九共肆命原命等篇此穎達所以謂其不見古文也此僕所以不信其注亡注逸也

同年友某云明明劉向云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於壁內者故亦云太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皆未言及中祕有眞太誓此乃僞者班志言者二十九篇得多十六亦併僞太誓者在數內使中祕另有眞者豈得不分明言之蓋皆以爲眞而不疑也至馬鄭乃疑之耳凡事當考實據而以理揆之就此數據考之梅書太誓不可疑乎

艮品案漢僞泰誓今文書也眞泰誓古文書也劉向只校今文不校古文何況泰誓劉歆請立古文未應豈獨爭一泰誓班志明分今文古文名目當知有兩泰誓何嘗據一爲眞疑一爲僞且班氏既知爲眞矣馬

融何以忽疑爲僞乎馬與班固同典祕書者也馬既疑其僞則當曰吾見祕書如此或有泰誓或無泰誓皆可援祕書以驗之乃不據祕書所見而反據書傳所見何也執事不明於漢世經文顯晦之故徒泥一孤文偏理謂中祕實無泰誓似涉武斷今且置孔書泰誓不論卽就執事所據之眞泰誓言之謂班以中祕書考得之故據以入數何以馬融繼班典書亦見中祕書者乃猶疑泰誓爲僞請將此種情節考出方爲確於揆理然而吾有以知執事之不能也謂中祕爲無泰誓則與己所執之眞泰誓礙謂中祕爲有泰誓則與己所攻之古泰誓礙展轉矛盾無施而可爲亦平其心而聽之矣

同年友某云宋輯之說原是刻論且反復說皆有理謂諸書引尚書也可謂僞造者竊諸書所引也可凡兩說可通者皆當兩疑也某猶未免疑則首以其說出

艮品案尚書爲後人所引古今文一也乃獨坐古文以宋輯不知果據

何書執事乃謂反復皆有理然則執事自有之物而人以爲捨得之豈反復皆有理乎且卽如尊言是其采輯之說猶未確也以未確之說攻經不謂之非聖誣經而何諸家誤讀隋志初謂古文爲晚出僕引荀疏證之乃知孔傳已立於晉初至此猶加以晚出則執事所據之僞書二十四篇始見孔疏較晉尤晚執事曷爲據之若以孔疏爲僞之劉班則隋志且以屬之安國矣何一疑一不疑乎

同年友某云鄭注自漢傳至唐未聞有僞之說儒林傳末大書賈馬鄭相傳古文尙書并無㯃書字樣不可信乎孔傳則漢世無徵也閻下疑馬鄭見古文何不可爲之說某疑古文難識安國亦未盡識不過以今文讀之此所以無說而賈馬鄭亦不能說也

艮品案鄭注見於漢書隋志誰謂其僞者執事無端以二十四篇屬之鄭注書序是以僞移之鄭者執事也執事引儒林傳截去首句杜林傳古文尙書七字而謂并無㯃書字樣不知杜林所傳之古文卽㯃書也

其來歷則得自西州者也賈馬鄭皆訓此本此有明文可信者也孔傳以巫蠱未上故不見於班志然班固明言司馬遷從安國問多古文說所說者非卽傳乎范蔚宗明言孔僖世傳古文子守家業好章句學其所謂章句者非卽傳乎此徵於班范二史者誰謂無徵謂古文安國亦未盡識不過以今文讀之夫云以今文讀之者史遷之言也不觀下文又有以起其家語乎若不能識而無傳說何云以起其家歐陽夏侯有章句故稱曰三家孔傳奚獨不然此司馬遷知有孔傳確證然閻固讀之猝不能知此古文之所以未易辨也而乃敢於攻之乎至賈馬鄭自說二十九篇之書何能識不能識之有

又云疏引鄭注書註誠多闕誤然未必鄭誤亦未必孔誤恐傳鈔誤耳

艮品案執事據鄭注攻孔一則曰與鄭注不合再則曰與鄭注不合及舉鄭注之剌謬者證之執事亦覺不安於心乃舉而委之於闕誤夫書既闕誤矣何猶以闕誤難明之注轉以攻完善共見之書乎天下未有已先不合而可執以議人者諸家必欲祖鄭置之不論可矣無故自相水火與此波瀾及辨論既窮亦秪以闕誤二字結之夫亦不可以已乎

同年友某云段氏解酒誥俄空謂書序有百而酒誥無序非謂尙書闕酒誥也俄空者偶不存之謂非竟亡也然至於久則闕而竟亡矣故曰今亡按雄云序以百似但當論序不是論經又云酒誥之亡自漢至今未聞有此語豈雄時獨亡縱雄不見亦不得曰亡且今文久行雄未校時當已見過不似壁經須校書乃見也考劉向校書酒誥有脫簡或卽指此空者不實中有脫故不實也通篇亡曰亡一簡亡亦可曰亡也然雄文艱深故語出難解

艮品案諸家攻古文有與其說牴牾者則百計毀之而不顧其安如馬鄭不見古文段氏明知與揚雄酒誥相類而故爲曲解以滅其證執事祖其故智謂馬融曾與祕書不見泰誓必無泰誓余以揚雄不見酒誥

爲解執事無服義之公心及據段說以矜雕鑿而不知事實如此不可沒也請試言之段氏刪序有百而酒誥無序執事亦云亡當論序不是論經者書序云作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三篇同一序何得云無序若以爲久闕而亡則康成注書序時尙不言酒誥闕亡段氏之謬如此執事復爲申一證曰劉向校書酒誥有脫簡或指此夫雄明言序有百而酒誥俄空自是指序中之全書而言若脫一簡則云脫簡已耳何必言序且劉向於脫簡者明著其數曰二十二字二十五字酒誥之序在康誥梓材中卽爲脫簡不過二字何以向親校之而不言也俄空尙可言脫若亡則不得言脫況劉向於二十二字二十五字者亦僅言脫不言亡也可知雄所謂亡者乃經文非序也雄文雖極艱深今亡二字不艱深非難解也惡爲證也乃執事亦知今文久行縱雄不見亦不得言亡此與古文久傳縱馬融不見不得言無泰誓其事正同執事於酒誥既知之矣何明於彼而闇於此也

同年友某云竊謂考古文尚書當以漢代文字為據二劉班賈其至可據者范史以晉人紀漢事其時孔傳已行論理已不若班史足據然一代正史相去不甚遠決非杜撰縱有決擇未精總有據之言非晉書以下可比晉書隋志皆唐人書釋文正義皆經學梯航亦瑕瑜不掩

艮品案孔安國序傳非漢代文字乎何據而偽之乎安國在前劉賈班在後據其所述何嘗大異於安國劉向曰五十八篇安國亦曰五十八篇班固曰四十六卷安國亦曰四十六卷惟小數分併不同在劉班亦未明言且漢世今文已有之例忽而二十八忽而二十九忽而三十四非獨古文如是者賈逵數言古文詁訓與爾雅相應證之商曰祀周曰年犬高六尺曰獒古文一一與之相應此合於劉賈驗古文之法者執事言據劉賈班試問古文有異於此三人否柰何如諸家之張皇其說而名實相違也劉班皆曾今文二十九篇古文十六篇無有言為二十

四篇者孔穎達以此二十四篇屬之劉賈此本孔疏誤文而執事據之執事實據唐人之誤文而乃曰據劉賈班乎自閻惠以來皆據孔疏誤文而反託名劉賈班以攻陸孔謂晉書隋志釋文正義不足據斥穎達仍宗穎達陽避其名陰用其實彼直大言欺人耳執事柰何為所惑而不悟也執事亦知范史非杜撰可據乃據之而失其本旨旋又謂此時孔傳已行疑不如班志足據不知蔚宗脩史係據謝張各書為之其儒林傳敘述古文源流甚析豈有明見劉賈二十四篇之書與現行二十五篇篇目詞語皆異竟不加考驗而別白言之者試問執事所執之馬鄭有一出於范史之外者乎無論范史無二十四為十六篇之文即所云足據之班志亦無此文不知執事何據而加之於班志若據孔疏孔疏引之已偽之矣然彼方以偽推之於劉賈證以班志其誤已明執事反以為此即班志所述而考之班志又齟齬不合徒襲一空名以抹殺晉史隋志釋文正義諸書誤矣夫古文為孔子手定之經班范二書及

晉書隋志為歷代相傳正史孔傳釋文正義為先儒經說皆懸之天壤未可輕議自諸家妄攻古文已近非聖無法乃因此波及羣書更為無稽讕語自謂以考據定古文及毀其所考所據仍屬有考而無據夫邪說流行已百餘年矣學者徒見其強辭奪理莫不徵信僕不揣冒昧特為艮友揭破慎勿疑為攻訐之詞也

同年友某云安國作傳不見漢志今云安國未上故志不錄何以夾氏有錄無書志亦著之也又以史遷所問古文說為傳說非傳義也即如所言所說亦僅數篇耳

艮品案班氏載史遷從安國問故多古文說漢人注書之例有曰故者有曰說者皆傳注也今明曰古文說正是孔傳確據徒以未上故志不錄以非中祕所有也現有安國論語孝經傳未入志可證乃執事又以夾氏有錄無書為言夫夾氏無書何以入志蓋登其錄耳何也中祕有其錄也又謂說非傳義班志明有尚書歐陽說義詩有韓說禮有中庸

說明堂陰陽說論語有齊說魯說燕傳說孝經有長孫氏說江氏說翼氏說后氏說安昌侯說老子有劉向說可得謂之非傳義乎若云說僅數篇乃問者僅此數篇耳譬如僕與兄辨泰誓豈尚書僅有泰誓邪僕與兄辨古文豈尚書有古文無今文邪此眼前道理不事推求者緣惑於閻惠邪說硬誣安國不作傳乃有此疑

序

疑古文尚書之僞始於吳棫朱子而明梅鷟　國朝閻若璩攻之尤力然梅鷟之書陳第極觝其譸張爲幻閻若璩之書毛奇齡作寃詞相難則詘古文者本未能厭服人心也嶽雲嘗謂今日攷據家幾如猾吏斷獄於此於彼皆有一說之可通惟能捍衞經傳默守師法者爲近乎大醇而無小疵右臣給諫著述宏博而於古文尚書護持甚力論說十餘萬言足以羽翼聖經繼躅陳毛矣此卷與某孝廉書尤爲全書綱領借讀數閱月錄副而後歸之大可見鄙人欽佩之深也光緒戊子夏五月寶應劉嶽雲謹識

自序

世之疑古文尚書者衆矣疑而闕之可也疑而攻之不可也某君研經士也一日與余縱談至古文尚書而疑余謂某君君所疑者非必尚書之有可疑乃羣儒之以疑疑之也余既闢羣儒之誣矣忍聽君之疑益滋疑也哉淵明詩云疑義相與析吾亦析夫疑非所疑者耳爰論次其語不惟以告某君且以質夫天下後世之疑於古文尚書者光緒十年歲次甲申閏五月二十一日洪良品自題於京師宣南坊之奇石軒

古文尚書析疑卷一

黃岡洪良品右臣著

漢書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某君書今[illegible]文志無之疑孔璇不足據案鄭康成亦云亡其一篇故五十七是康成知有五十八篇必據別錄爲晉非孔穎達之所能杜撰也至劉向別錄顧師古注禮經王史氏二十一篇雅琴趙氏九十九篇皆引之此不引者以其亡一篇故引鄭序贊爲證也孔安國序云并爲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是漢人所言篇數卷數皆相同也而藝文志注爲五十七篇顏師古引鄭元敘贊謂後亡其一篇故五十七夫曰後亡故五十七則未亡時猶五十八也要之安國所言除序五十八篇之總數與劉向別錄同所指四十六卷之總數亦與班固同其微不同者已亡之一篇耳然而篇之分併自漢至唐卽有參差謂校以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者班固也肸齵有四十五卷爲十八篇者桓譚也見桓譚新論謂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者孔安國也皆以意分篇第初無一定之義例耳今某君謂多於今文之外者是十六篇卽眞古文不

然則僞以書出於漢唯漢人爲可證驗耳夫桓譚新論亦漢人書也何以又云十八篇此十八篇之書也不得言僞總之十六篇十八篇二十五篇特分析各有不同其篇名固不大相懸絕也毛西河同分篇恰符十六篇十八篇之數見古文尚書冤詞且不獨古文也卽今文亦然伏生只二十八篇俄而增以泰誓則二十九篇矣俄而移泰誓於二十九篇之外則三十篇矣俄而鄭康成析之爲三十四篇矣俄而孔穎達分出數篇計之爲三十三篇矣雖專信今文者力爲申言其故其如終非一定不易之數何何獨於古文而刻以繩之

漢世古文有數本有詔高才生所受之古文有杜林漆書之古文三家古文大致同今文字異者七百有餘鄭康成從張恭祖受之孔穎達疏所謂三十三篇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者是也漆書之古文杜林於西州得之以傳徐巡衞宏統爲一卷不著篇數賈逵見而作訓馬融作傳康成受之馬融作注孔穎達疏謂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

題曰古文尚書者是也康成初見三家本及得杜林漆書則又疑三家之失而以此爲眞孔壁本故其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是誤以漆書本爲孔壁本而不知孔壁本之又有在也孔穎達不知鄭所注爲杜林漆書本與賈逵所受於父者無與而於古文傳授之際剖析不明將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各判師承之學混作一家自相矛盾以滋後人疑竇是其一失至鄭注仍用二十九篇者蓋以今文時方立學故依令甲注之其餘逸篇賈馬亦不注之故無師說也宋洪容齋曰漢人以不立學者爲逸書此逸之所由名也閻氏若璩惠氏棟不知鄭註爲杜林漆書而以孔疏二十四篇僞書冒爲鄭注孔壁本以攻梅氏古文之僞毛氏奇齡能知鄭所注二十四篇爲杜林漆書又誤以僞書二十四篇亦爲漆書之數俞氏正燮又譏毛氏以鄭之四十六卷當漆書一卷而不知此一卷猶言一部二十四篇僞注固

非漆書三十四篇之注亦非孔安國書今某君之言曰鄭氏逸書之數誰云與安國不同但與梅氏多二十五篇者不同是又不知鄭實不見孔壁古文所據者爲杜林本實非並輝賈徽本耳

或問子以鄭氏尚書爲杜林漆書本安知漆書本不即孔壁書乎曰若不讀後漢書儒林傳序乎序云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金字以合其私文觀此當時必已識漆書之僞廢而不行故欲借漆書以合私文必待行金貨以定之則漆書之異於孔壁本當時人已知之矣故隋書經籍志亦明注之曰非孔舊本唐陸德明亦申言之曰今馬鄭所注竝伏生所誦非古文也在當時馬鄭不見孔壁古文故誤以杜林漆書本當之乃本朝習鄭學者遂欲竊冒其名以之崇奉其師而奏立於學不知前儒已屢判如此鑿鑿而不容稍混也善乎齊氏召南之言曰賈馬鄭所解之古文則就伏生所傳之二十八篇其字句稍異於歐陽三家故亦稱古文

尚書耳然馬鄭皆未見古文全經亦並未見孔傳是以注解不同穎達疏詳核矣余請一言以斷之曰鄭所注古文經文亦在梅氏本中特字句間有同異其爲孔學與否姑不深辨但鄭之古文以三十四篇爲備孔之古文以五十八篇爲備鄭不過執其半而惟梅氏本乃得其全耳今乃反以其半而毀其全可乎

某君引史記儒林傳謂司馬遷亦從孔安國問故遷書惟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書多古文說餘皆今文疑夏商周之事何以不采入本紀中不知遷僅從安國問其說耳未嘗從安國受古文也古文之全未見也是時書皆竹簡其數繁重安國既悉上送官唯私寫一本藏之於家以授弟子故傳云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僅稱司馬遷亦從安國問其從安國問者或司馬遷於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有疑因於安國所藏之古文質之故此數篇多古文說他則不能備錄亦不暇及蓋是時古文未立學官爲私家藏

本司馬遷又非其受學弟子安得而有之而悉載之觀於儒林傳紀安國古文曰逸書得十餘篇不云十六篇而云十餘篇者蓋猶未得其滋多之實數也於篇數尚未能詳而謂能采其文以入本紀乎

某君謂古文爲王肅僞造雖無確據卻有數處可疑肅僞撰家語以難鄭氏未必不撰古文以難鄭氏一也釋文謂王肅注詩述毛而非鄭其注尚書未必不欲非鄭二也釋文於今文二十九篇多述馬鄭之字義與孔傳同是王注與孔傳如出一手三也又晉書之鄭沖等恰與肅時代相接四也品粲此言猶蔽於王西莊邪說人皆誣梅氏惟西莊素袒鄭學見王肅注有古文說又有難鄭論遂誣其造家語因有王肅注而歷之復誣其撰尚書某君信而附和之家語余不暇辨但就尚書而論取陳壽魏志考之志云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傳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是其所論駁之者鄭之三禮也於尚書未之

及也魏志紀載界暨昭然陸德明謂王肅作聖證論以難鄭而萃入注尚書魏志實無此文無論此事之有無要於梅氏之古文無涉也毛西河猶謂王肅不見古文而孔穎達謂王肅注始似竊見孔傳則前儒謂王肅爲見古文實有可信至肅與鄭沖同生漢末後漢古文始行二人或同見其書亦事之常然前史未載鄭沖古文受自王肅之事何能臆造其說況黃初時王肅已仕於朝青龍中漢獻帝薨王肅上書論諡魏甘露元年王肅已卒去晉永嘉之亂尚五十餘年此時古文固儼然在也會其同異采而用之非無可據何待另造一古文以難鄭哉況孫叔然爲康成弟子與王肅同時魏志云因肅駁其師說亦作駁而釋之使肅當日果僞造家語僞造尚書僞造孔傳叔然豈有不明證其僞而直斥其罪者而乃僅駁而釋之也哉而乃待千百年以後之人繩其僞造也哉至於王肅注十一卷今已不傳惟舜典所引數條與孔傳同此皆在永嘉未亂鄭沖梅賾未出以前而其說已與孔傳合誠非不見古文

者足下以此證古文之僞僕轉幸以此得古文之眞也

某君曰蔡氏駁五子之歌書序云經文已明此但贅述耳今梅氏古文中如五子之歌允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旅獒蔡仲之命周官畢命諸篇皆有序且視書序爲更詳似就序文而引伸之者君陳無序似書序與畢命同也其無序者止微子之命一篇而已夫書序已序作者之旨而作古文者又序序之所序亦何怪書序之成贅疣哉品按作序之體本文已明則撮其要本文未明則析其旨五子之歌經文雖明書序約之僅數言耳至於作書之意必敘來歷此自然之勢序以申之互有詳略不相妨也某君以古文諸篇皆就書序引伸而成似乎後世帖括家先有題目後有文章者何所見而云然歟據此則今文亦可譏矣今文如召誥洛誥金縢禹貢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牧誓顧命諸篇其篇首曷嘗不類序序曷嘗不與書相應而可謂其序序之所序邪史遷言孔子序書則序爲孔子所作故遷采入本紀中衛宏馬融鄭康成亦主遷說至朱子始疑序以爲魏晉人僞作此本朱子之偶誤蔡氏學本朱子遂據師說以駁之然所駁者猶其序耳今某君乃更據序以攻經則歧之中又有歧矣

孔穎達疏云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某君駁之云漢志言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並無作傳之說則漢人於梅氏孔傳夫且不知豈僅未見品竊以爲漢人非不知其作傳也班固漢書儒林傳云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夫古文何以有說必安國於古文先有訓詁明矣使司馬遷不知其有傳何由向之問而用其說哉然班氏不入藝文志者蓋藝文志所載皆官書目孔安國未及上傳其書不入官府故班氏不載觀於孔安國論語傳魏何晏采入集解而藝文志亦無之可類推也今世阮元亦刊有四庫未收書目豈得謂其爲僞書也哉

自來讀今文者見伏生合二典爲一篇以爲舜典已亡必別有書品著

古文尚書辨惑證其具在茲因某君有疑而再申之某書而曰典典者朝章也其體與本紀不同本紀之體凡微時軼事家庭瑣蹟或間載之至典體肅重唯紀其大者如修德行政命官諸大端皆所必登餘則從略試讀堯典首節敘其德次敘教化再及政令末四節詳其用人至舉舜而已終矣某君謂舜往于田三句祇載見瞽瞍三句似舜典中語不知此乃微時軼事禹謨於益口中隨文帶出以作陪襯若作典之正文則不合堯典未嘗載代摯以前事也欲常常四句此家庭瑣蹟亦與典不合故朱子但注爲古書之詞未嘗波及舜典也帝使其子四句舜尚見帝四句其事與觀型釐降同不容複出且詞氣亦不類孟子亦未嘗指爲書詞也今某君之言曰以上六條皆似舜典中語梅氏古文於前三條則竄入禹謨中後三條因原文無書曰二字遂漏而不引總因彼已分堯典爲舜典故凡係舜事皆無處安置耳此則近深文周內矣試思萬章引舜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無書曰字禹謨何以有之萬章又

引舜流共工于幽都數語亦無書曰字今文何以有之邪
又案西河毛氏言萬章引父母使舜完廩一段爲古舜典文故作舜典補亡列於其下俞理初亦主之余獨不謂然其詞雖古與類書或是尚書他篇斷非典中所宜有以其事近家庭瑣屑有異朝章體製也杜佑通典　皇朝通典會纂入此種秩事否卽此可悟古書之法況二嫂使治朕棲此何等語而謂史臣乃載入朝典中邪考經者辨古字析古義循古音亦當識古書文體　本朝考據諸家獨少此耳
某君曰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今見允征篇考之書序固當不謬但左傳下文又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今乃指爲季秋月朔豈魯太史獨未讀此句而妄指爲孟夏乎抑季平子何不引之以折太史將無亦未讀梅氏古文乎品案毛西河謂此爲夏周異禮而太史解說之詞其言甚辨所以解季秋孟夏日食用幣之故由夏商之禮不同也余以爲諸家所疑毛氏所辨特詳禮制於引書

法猶未參出太史何嘗不知夏四月與季秋月不同乃其引書則截出季秋二字但注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而不復詳時月只取月朔二字以中明日食須用幣之意詳不求備所謂斷章取義也某君謂詩有斷章取義者未聞用之於書不知詩書一也左傳中此類不止一處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引之以證祁奚之舉善地平天成引之以釋子臧之不衷其詞與其事絕不相應此卽其例耳大約古人著書臨文尚不知有後世考據家法故徵引所及字句時有竄易篇目時有離合事蹟時有假借凡期以達吾意而已而本　朝經學諸家以其考據之法按閻梁駁愈密而愈失之自以爲既精且確實則不精不確至於證佐既窮而又有懷莫釋又不肯守古人闕疑之義則逞其私臆而一概抹之曰僞嗚呼冤哉
某君但以引書不合證古文之僞乃更有以推算不合證古文之僞者閻百詩古文尚書疏證以授時時憲二歷推算仲康卽位歲在壬戌乃五月丁亥日食非季秋月朔也食在東井亦非房宿十三年惟四年九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卻與經文肇位四海不合且食在氐末亦非房宿此閻氏之言也而大衍新歷云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見唐書歷志王伯厚困學紀聞引之又引皇極經世謂仲康元年壬戌征羲和五年丙寅與歷不同惟餘姚翁元圻釋之曰通鑑前編虞劇以季秋日食爲仲康元年而唐傳仁均等新歷以爲仲康五年癸巳之歲九月庚戌朔日食在房二度夫以歷術求之則晉歷殷歷周歷已自不同恐此以求豈無抵忤故以歷較之經世紀年夏殷之年盈縮者二十有八焉蓋歷家有歲差之說久近各殊新歷以五十年而差一度虞劇以百八十有六年而差一度盈縮之原其大致蓋由於此今從新歷則仲康五年歲非癸巳從虞劇則合於經世之年且以經言之則五年之說於經不同而元年之說於肇位之義爲合據此則閻氏之言洵不足爲據矣獨是三代以前甲子本無可考故天文晷度劉歆以三

統歷推之猶未盡合今閻氏乃從數千年後藉口授時時憲二歷而以定古文之僞不亦惑乎
某君曰論語所引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一章語意本是一串今之湯誥乃分作二處豈孔子固欲輯書語以成文乎品案毛西河引仲氏曰論語堯曰篇非引經體故其所引者皆係孔書而安國作論語註並不註一篇名於其下如咨爾舜章不注大禹謨予小子履章不注湯誥雖有周親章不注泰誓所重民食章不注武成何則非引經也余謂雖非引經不可謂非經中語所謂鈔變其詞以爲文者此例古書多有之如漢書律歷志引易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說文羊部引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於海皆語非一處雜綴成章迨至酈道元注水經則用其例而愈變愈巧如釋羽山引尚書曰堯嗇曰四岳得舜進十六族殛鯀於羽山是爲檮杌與驩兜三苗共工同其罪故謂之

四凶鮌既死其神化爲黃龍入於羽淵是爲夏郊三代紀之引尚書而不用其文復竄入左傳語而猶注爲尚書足下將據此以定尚書之眞僞能乎不能乎近代孫覯察星衍徧搜百家傳記中所引逸文彙成一卷刻之明之逸書而不悟其中有鈔變之詞乃盡信爲孔壁之遺是猶疑金爲銅而反執碎鐵之爲金也是由不辨古書文體之所致

某君曰孟子云王曰無畏甯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今書乃云勗哉夫子罔或無畏甯執非敵百姓凜凜若崩厥角一屬告百姓一屬告將士非獨語意不同句讀亦異品案此亦非引書體殆如史記本紀用今文尚書例而竄易其辭者也韓非子有度篇先王之法曰臣無或作威無或作利從王之指無或作惡從王之路此亦述洪範而竄易其辭者與此正同

某君曰孟子云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原係序事之詞今書乃曰肆予東征綏厥士女則已入武王口氣矣下又云昭我周王豈武王口中乃自曰我周王乎雖多士多方嘗有是稱然亦周公代武王之詞非成王自稱也品案此章口氣曰周王曰我大邑周係對士女而言然皆史臣之詞非武王執簡爲之也孟子不已云乎吾於武成取二三策攜其血流漂杵一言爲已甚蓋緣過涉鋪張不覺語有病累故孟子疑其血流杵之言惠氏疑其壹戎衣之言孫氏疑其大邑周之言今某君又疑其我周王之言要皆史臣措詞之所致幸孟子已先道破故決定爲原書

某君曰湯始征自葛載一節孟子中再見按書序云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據序所言則此節與上文葛伯仇餉句俱係湯征篇無疑今乃在仲虺之誥篇中而又删去歸市者數語將毋因此是敘事之詞彼既入仲虺口氣勢不便全行闌入邪又此節後來其無罰與前章後來其蘇當仍係一語特孟子引之字句小有異同耳今乃分見於虺誥太甲二篇則此節多天下信之句此節又易一征爲始征葛始爲葛載望雲霓爲望雨不止爲弗止耕者爲芸者將毋皆非一篇中語邪品案書序有湯征其篇已亡今不可考但就書體覈之孟子所引斷非湯征所應有如湯始征自葛載時方征葛不暇計及後之有征而以此爲始也征葛自有一番聲罪致討情事不必敘入西夷北狄以自裝門面也是故史記本紀之詞則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見治不（頒作否）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其爲湯征原文雖不可知而在當日誓告大意當是如此故白樂天補湯征篇數葛之罪其略曰湯若曰惟葛伯虐於民慢於神惟社稷宗廟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靡禋祀予畀厥牛羊乃既於盜食予佑厥稼穡乃困於仇餉吁廢於祀神震怒肆於虐民離心頃繩契以降暨於百代神怒民判而不顛濟者匪我攸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肇征有葛咨爾有眾克濟厥功中多襲經句成文較孟子合兩篇之詞爲一者尤甚此文若在魏晉以前尚書又增一冤矣然則仲虺之誥太甲之篇曷爲而有此曰仲虺之誥乃成功後追述前事之詞耳太甲篇又追述前王遺事而隱括之其文法又變（如不曾西夷北狄而怨之曰曷其有邦敝除）是述事體非紀事體至於一語分見兩處今文尚書亦有之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見于堯典而益稷篇復載之夔曰擊石拊獸率舞亦見舜典而益稷篇又引之說命述高宗諒陰弗言事而無逸篇昔在高宗一段又詳言之由是觀之卽湯征篇果有是文而虺誥太甲亦不妨徵述所謂數典不忘也但孟子引書亦實有增損其詞竄易其句者故同文異字往往層見疊出如一征易爲始征葛始易爲葛載望雲霓易爲望雨不止易爲弗止耕者易爲芸者其蘇易爲無罰此自其行文避雷同處原與尚書無涉若謂歸市數語爲僞者删去則又不然禮經解引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今易無首一句緇衣引詩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淸國家以甯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

正率勞百姓今詩無首五句是果誰僞造而刪去之哉大率古人臨文信乎掇拾隨意翦裁法因文立本無定例後儒不知故考古輙多齟齬僕故曰考據家須辨文體識文法非玩獵詞章之謂蓋必如是乃能得古書通變之由不至妄誣古人耳（於中所引時綮民爲德輶如毛又引詩文王篇上天之載中間以毛猶有倫句末足以至矣二字而首合貫以時云與此例同）

某君謂辨是非須審義理辨眞僞須用考據然而考據不參以義理則眞僞亦不能確尙書經孔子所刪定刪其不當於理者耳余嘗讀百家所引尙書之文多踳駁不倫而四經論孟諸書所引獨義宏理正以其實主孔子刪定之本也彼周秦諸子皆高才博學尙未能擇焉必精而謂魏晉以下諸儒能補綴如此醇備乎乃本　朝諸儒概置義理不講反引雜家逸文逸義據爲壁本所遺吾不知孔子所刪者當何語也試略舉之如墨子之小人見姦巧不言也發罪鈞呂覽之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此何等語而謂爲孔子所刪存乎太史公曰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總之不離乎古文者近是正謂此種今諸儒徒事考據不審義理取聖人之所棄反執以誣聖經雖日詳訓詁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矣

某君曰孔疏云時已亡舜典一篇皆宋范甯爲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爲孔安國之所注也釋文云吳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桁市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敘稱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夫指之曰造又經梁武之駁則以爲是安國所注者果誰主是議哉孔陸同時何所見不同若此品桀各家所見不同當以是非實證定之梁武帝謂伏生不至誤合如顧命康王之誥則其所誤合者也陸氏不信二十八字不知此二十八字亦非姚方興所能僞造毛西河蓋嘗辨之矣其言曰阮孝緒七錄有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在漢末有引用之者王延壽靈光殿賦有云粵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王粲七釋亦云濬哲文明允恭元塞此必孔傳舊本原有是文故彼此襲用之至宋書禮志引魏明帝時高堂隆建議改朔引尙書文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則亦先於方興者毛氏所引證驗不一而足梁武不及深考而但按伏生今文以駁之陸德明主其說而謂方興采馬王注以僞造至毛氏歷引漢魏以來之書本可無疑孫淵如猶執己見謂毛氏非釋其冤乃發其覆意以方興采羣書爲之耳豈王延壽王粲阮孝緒高堂隆亦各僞造成文不謀而合邪其必不然矣孫氏眞齎言哉

某君又謂姚方興上二十八字時使晉祕府果有古文梁武何難校其眞僞不知隋志所云有古文經文者爲晉世之祕府耳自晉至齊相去又百數十年晉世祕府之本未必果存但是時孔氏古文立學已久孔傳已大行於世家有其書非若晉世祕府之本僅存也然猶闕此二十八字梅賾上傳時亦不敢撰此二十八字而其舜典注必取資於王肅范甯以補之則謂梅賾爲僞造孔傳者眞妄言也玩舜典文氣確是兩篇要不能憑空突起時梁武意主今文故仍以伏生之文駁之然二十八字之上於姚氏或當時另有別本並爲梅賾所不及見蓋姚方興所上者二十八字之本非僅上此二十八字也及姚本不用不知存亡至隋而復購得此二十八字之本可見古文流傳民閒私藏者甚衆不獨梅賾所上之一本也何得以時無祕府古文而或疑其僞也哉

某君曰漢書儒林傳云安國授都尉朝以及塗惲子眞後漢書賈逵父徽受古文尙書於塗惲則逵但安國之第七傳弟子也品桀受孔壁古文之傳者逵父賈徽耳賈雖幼傳父業而其學實不專守安國所傳賈逵傳云賈以夏侯尙書教授則是逵所習者猶今文也楊倫傳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係郡山木見杜林傳）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則是逵所見者又有漆書古文也及肅宗好古文逵始數爲帝言古文尙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此乃孔壁之古文是逵一人而兼習今文又見兩古文也至

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或於兩古文嘗有辨別惜其書不傳未由證驗孔穎達疏剖析賈學不明致　本朝諸儒徒見賈傳古文而不知賈所見古文有二遂將賈與鄭所注漆書之古文混爲其父賈徽所傳之古文而謂鄭康成與賈同受孔學矣夫漢世立學今文人人習之習今文而兼古文者賈逵而外則有倪寬歐陽生傳所謂事伏生以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國者也其餘則古文有見有不見授受之間不容稍混讀漢書而詳審其派別考定其源流則古文之來歷既明自不得因鄭氏而誣及梅氏矣

今又有攻古文不已並以采輯之例而誣及今文者如臧拜經琳謂撰以記之以下至敢不敬應七十四字史記不載馬鄭注不見斷爲尚書本無出魏晉人僞撰其略曰漢書敘傳時舉二字乃班固語作僞者橫截前史勦襲舊文陳壽祺駁之曰時舉傳納聽斷惟精柔遠能邇燀爍威靈皆用虞夏書詞也時舉傳納聯綴今文爲句猶述武紀之疇咨熙載文家常法耳何預僞手夫陳壽祺亦不信古文者也於古文則攻之於今文則護之其所引證之文若在古文則以爲梅賾所采而在今文則以爲後人引前渠胸中尚有公是非邪至臧氏因馬鄭偶未注及之語並今文而亦毀之則其設心已可見矣後之學者可恍然於其攻古文之故矣

書諸儒論古文尚書後寄某孝廉

凡攻人之僞必確得其證據以專定其主名之所在今考諸家攻古文者其所列證據皆以私臆附會實無確驗其旨約有數端焉一曰古文亡於永嘉之亂也考隋書經籍志晉祕府有古文尚書所亡者傳也非經也故梅賾得孔安國之傳上之後儒不深考因以爲梅氏僞造之據不知是時古文尚存何待梅氏之造且古文之授受不自梅賾始也其不足爲證據者一　一曰古文晚出之可疑也夫古文並非晚出特立於學官之稍晚耳蓋自古文出於孔壁孔安國上之遭巫蠱未行劉歆移書太常博士又爲諸儒所切齒既不得立學官於是私家各奉爲傳授之本而漢則都尉朝膠東庸生胡常轉相傳以至桑欽東漢則魯國孔僖自安國以下世世傳古文不絕子長彥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至魏則王肅亦見古文所注尚書多古文說至晉則鄭沖以授扶風蘇愉蘇愉以授天水梁柳梁柳以授皇甫謐據之以作帝王世紀梁柳又以授臧曹臧曹乃以授汝南梅賾千載以下考其淵源相嬗不絕就使晉世祕府之本已亡而民間傳習之本固尚在也況祕府之本隋志並未言亡乎彼今文亦當日得自民間者並非中祕所有則民間傳習之本豈以立學稍晚遂指爲僞且立學稍晚者如左氏孟子大學等書不疑爲僞且有竟不立學而相傳至今者如老子莊子荀子呂氏春秋等書絕無授受而猶傳至今亦不疑爲僞何獨於古文而僞之況前漢平帝時立古文於學後漢肅宗時詔有受古文者予以官則古文之私習者當愈多及至南北朝孔鄭並行猶互有興廢至隋唐廢鄭立孔乃始孤行自漢至唐一脈流傳初無人稍有訾議其僞者隋唐大儒如劉炫孔穎達陸德明輩皆博古通經朝代最近耳目最詳使稍有僞豈肯徵信彼宋元以下之耳目其不逮隋唐以上之耳目爲覩也明矣隋唐之書不可信豈數千年以後浮游無根之言轉可信乎我　朝諸儒去古日遠僅掇拾宋元餘論以作標準憑空臆決影響全無其不足爲證據

者二一曰古文多采輯傳記以成之也夫宋元明之疑古文疑其文辭之不類耳特未及證以各傳記之所引也於是明人陳第爲古文引書證一篇以釋其疑　本朝毛西河爲古文尚書冤詞案列傳記所引以補其缺凡皆以明古文之不僞也乃不謂攻古文者轉即以此證爲古文之僞如閻百詩古文尚書疏證惠定宇古文尚書考王鳴盛古文尚書後案孫淵如尚書今古文注疏段玉裁古文撰異凡古文散見各傳記單詞隻義一一注作出典謂梅氏集腋以成裘不以爲後襲前而以爲前襲後至是而古文之冤始成然而無難辨也漢世張霸造僞百兩篇劉歆以中古文校之非是立黜其書而儒林傳即載其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篇或敗簡文意淺陋使曾世有僞造古文如張霸者其時祕府古文尚存必有校而黜之指而摘之彰彰書諸史册者乃求之晉史中而晉史無有也求之南北六朝史中而南北史無有也撰厥所由大抵　本朝諸儒以其輯采遺書之例推而加之古人耳使彼果以采

輯售僞當案各書原文而一一摭之不遺孩何以引孟子而有同有不同引墨子而有引有不引且以彼書之詞而竄入此書以人人共見之書而故爲疏漏以授後人罅隙古人雖拙斷不至此蓋輯書與引書不同引書者但求達我之意故隨手掇拾容有參差輯書者方求堅人之信必極力搜羅期無外漏以此推之其爲後襲前非前襲後也審矣況古文與今文同出漢世今文之散見各傳記及爲漢魏以來所徵采者何限試以此例施之於今文則今文亦僞矣且不獨今文也使以此例施之於易詩禮論孟各書則各書亦皆僞矣蓋先有一僞字横於胸中求其左證而不得又見幽中陳氏西河毛氏旁引曲證無可置詞乃爲以矛刺盾之計即就其所引證者甚其詞以誣之此求勝之私心非平情之公論其不足爲證據者三一曰書有百篇何以左氏內外傳獨古文之咸在也謂左氏不能專讀梅氏二十五篇之古文必梅氏就其所有而采之不知左氏亦不能專讀伏生二十八篇之今文何以只引今

文而百篇多不之及夫今文古文固均在百篇中也且不獨左氏也即大學一書引康誥者三引堯典者一引泰誓者一皆今文爲多古文止引太甲一篇而於百篇亦概不之及豈今文亦僞書邪今古文同在百篇中不以此僞今文何得獨以此僞古文邪其不足爲證據者四一曰篇目之不符也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注云五十七篇又云孔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師古曰孔安國序云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元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據此則漢志與孔傳四十六卷之數兩書皆合而篇數則不合篇從卷出篇數既不合矣何以卷數之合邪夫孔序與漢志不合猶可言也乃班固既以古文經有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則除二十九篇當注爲多二十八篇何以注爲多十六篇邪迨經孔穎達敘出得多十六篇之故而桓譚新論又以爲多十八篇矣隋志且以爲十三卷十四卷矣總之卷是綱篇是目卷有一定篇目分

併不同彼此各有取義不能畫一是故同一論語也古論語有二十一篇而魯論語則有二十篇齊論語則有二十二篇同一孝經也顏芝所藏有十八章而長孫有閨門一章又有衍出二十二章不以此疑論語孝經之僞也四庫書目凡古人之書日久流傳篇卷皆不能歸一紙本且然何況竹帛其不足爲證據者五一曰字句之有互異也夫異文異義各有師說易則孟荀費不同詩則齊魯韓不同毛西河曰馬鄭同學竝無一字相合（案馬鄭惟注旅獒一條同）即疏解亦無合處又曰賈氏漆書又與馬鄭本無一字相合夫賈馬鄭同受杜林古文之學而毛氏摘其異字至數十之多則梅氏孔壁之古文字有互異亦何足怪況由蝌蚪而改爲漢隸由漢隸而改爲唐之楷書偏旁點畫之間各有會意萬萬不能一致焉能比而同之邪其不足爲證據者六既無一端足爲證據猶有一定主名之可指猶可言也乃歷觀諸儒其不考晉書隋志者見梅賾上書則曰梅賾所造其見晉書隋志者知授受出於鄭沖則曰鄭沖所造

又見皇甫謐帝王世紀據五十八篇之古文則曰皇甫謐所造又見王肅注有古文說有舜典二十八字則曰王肅所造問其僞造之實徵於何書則仍茫然也不過後人懸揣之詞耳今執途人而詰之曰爾盜也問其贓執則無有也問其姓名則不知也問何以見爲盜曰想當然莫須有雖執法如皋陶恐不能以之定爰書矣然而鑿空之談一唱而百和者則何也吾嘗推原其故矣大率墨守漢學之徒黨同伐異有妬於鄭康成之不見耳夫康成之不見有故漢人傳經最重家法彼既先受三家古文後受杜林漆本師承在是不暇旁及故雖有安國之書未立學官非其師說即有聞知或即付之不論何得以鄭注之偶遺遂指爲孔壁之有僞昔孔子與老氏同生於衰周莊子與孟子俱遊於梁惠其書之言未嘗相及後人未嘗以此疑其僞也何獨疑於古文而僞之乎夫古文一厄於秦火再格於巫蠱且沈且晦經數百年而其道始行是乃古聖在天之靈所默爲呵護以延此一綫者諸儒即各持一見攻傳注可也攻序論可也柰何攻及於經夫攻至於經則天下無復可信之書而聖學由此絕矣

古文尚書商是

序

古文尚書唐以前僞之者無一焉明以後不僞之者亦無一焉僞之者曰吾說是不僞之者曰吾說是將奚是之從曰有眞是非在所謂實事求是者是也同年友某直諒多聞士也寄予古文尚書辨惑觀之迺自著一書曰尚書解紛蓋欲平兩造之爭其意誠厚善余謂友某是非無中立彼是則此不是此是則彼不是二說之中必有一至是者存焉因與往復商論以期定於一是然而吾非敢自以爲是也亦不敢必人之皆我是也是非之公自在天壤姑存其說以俟夫後之人光緒戊子十一月既望洪良品自題於京師城南之半畝園

古文尚書商是卷一

復友某論古文尚書書

黃岡洪良品右臣撰

承示毛張二家古文篇卷之失僕已領悉但就班志而論其自注篇卷亦殊不明析如云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又云得多十六篇據五十七篇之數除去今文二十九篇當云得多二十八篇何以云十六篇哉上云今文二十九卷又云以考二十九篇（史記亦云二十九篇）是篇即卷也何以於古文則云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是又卷自卷篇自篇也即一尚書而篇卷異稱如此且既云以考又不將所考篇名及歧異之處注出不獨執事疑之僕亦疑之久矣諸家必據班志以攻古文就班志一端已多參錯不能辨班志之歧安能摘古文之僞不獨班志也王充與班固同時其論衡又云古文四十五卷十八篇矣不獨古文也孔穎達謂合泰誓爲二十九篇陸德明謂加泰誓爲三十篇且漢世立泰誓於學鄭康成親分爲三篇而班志不注泰誓篇名一字此又何說焉總之古人疏略古事沬昧孔子云信而好古又云多聞闕疑我輩讀古人書當信其所可信者闕其所可疑者如孔疏所引藝文志措辭或未析而其所引別錄五十八篇則甚確何也劉向別錄二十卷載於隋書經籍志又見於新舊唐書藝文志唐時尚存穎達與師古同時引之不得信師古爲眞疑穎達爲僞且此時絕無爭論古文者正義奉詔所修穎達斷不敢造一書名以欺眾目自古至今從無有議唐時別錄爲僞書者此則其可信者也若謂師古何以不引致顏注於易經十二篇詩經二十八卷禮經五十六卷亦未引及無常例也其引孔序偶隨所見也執事意以師古未引疑穎達之不足據則穎達所引別錄從何而來況穎達固與師古同參書局者乎在師古親據鄭贊以解五十七本主孔序穎達所引自主別錄與班志何也當時孔序別錄五十八篇人人見之班固時亡一篇故五十七穎達不見顏註當見鄭贊鄭尚知孔書之爲五十八

益信別錄孔序之眞穎達籠統引之其文未析其意可推也乃執事謂會鄭贊疑師古所言不足據不知師古親見鄭贊據以釋志當必無誤鄭贊言亡一篇當係解班志之詞非注其書乃釋其事也閻氏以武成當之固非執事以咸有一德當之尤似未合蓋鄭贊未言何篇亦未言更亡二篇也其云建武之際亡咸有一德亡者乃鄭註書序之詞尚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畢命等篇注亡注緇衣亦云秦誓亡豈止更亡二篇哉執事所定篇卷又以鄭注二十三篇逸書充數案孔疏但云一十三篇無二十三篇也又以書序一篇充數案班志明言古文經四十六卷今文經二十九卷不言兼序也總之篇卷難定不如從大序孔疏較爲有書可據若以二書爲僞則諸家又無眞書以證之徒斗臆造言愈說愈歧耳諸家以孔序孔疏不合漢志不知孔序孔疏卷數合於漢志篇數合於別錄孔序在別錄前別錄在漢志前孔序著於文選科斗書三字見於鄭註（此三字見孔序）執事猶不敢信但孔序他皆閑文唯有篇卷數目是古文眞僞關鍵既與篇數卷數相應復何疑焉僕言十六篇亦據大序考定乃就班志以考二字情出既云以考必有所據篇數分合之例孔書有之故據以爲言執事疑劉班既見孔傳何以不載入志考宋史藝文志有大部同行書不入數者爲王伯厚玉海王象之輿地紀勝大金國志契丹國志等書皆不之載元史臣當非未見此類眞不可解卽據班史彼亦云司馬遷史記多古文說夾說卽傳義也班不見孔傳而何以知之也惟是劉向曰五十八篇班固曰五十七篇而劉歆曰十六篇王充曰十八篇此則其可疑者闕之可也據此以攻古文則不可也何也論古不可執一以廢一也泰誓在二十五篇中眞則皆眞僞則皆僞執事謂書在中祕馬融典校祕書何以未見此誠可疑但融唯以書傳校泰誓不以中祕校泰誓不知此時已典祕書否若已典祕書則祕書既無泰誓卽當援祕書以證之曷爲轉取證於書傳也如此話脉情節尙難據之以定僞泰誓而謂可據之以廢眞泰誓哉執事又疑二

劉賈班曾見泰誓何以令神怪泰誓終立於學不知泰誓立學在武帝時諸生誦習已久劉歆請立十六篇諸生不應夏侯勝師丹大怒謂歆非毀先帝所立歆不自安出爲太守班賈何敢復贊一詞哉且劉班之十六篇若非此二十五篇則十六篇亡於何時二十五篇僞於何人諸家亦不能指一書爲證也大率古書古事實有不可考者不獨尙書爲然若徒執一節以駁古經恐各書不無可議朱子曰若一齊不信則倒了六經誠通論也惟乞亮察不宣

再執事謂篇數難定誠實事求是要論然篇卷實係分併不同此處只可闕疑然諸家旣據漢志劉歆十六篇語以駁古文僕亦惟據劉向別錄五十八篇語以折之而已僕更有請者唐前經解各書十不存一其存者無不出於孔疏卽今日鄭學家所輯馬鄭註無不出於孔疏及唐人所引若疑唐人爲不足據則不獨孔學絕鄭學亦絕不獨鄭學絕並十三經學亦絕何也唐以前經學以孔疏爲會歸故也今大序別錄及古文篇卷分併數例具見孔疏乃諸家信十二經而獨不信此一經所引似非持平之論但孔疏事雜書多或有剖析未明處解會偶誤處在其大概當必無差所引必有來歷斷非杜撰正其微失可也掃而空之不可也乃纂四庫提要者謂陸德明孔穎達不確於劉歆班固吾謂劉歆班固不確於劉向彼據歆固之十六篇僕據劉向之五十八篇也總而言之篇卷多寡參差無關古書眞僞四庫提要所載各書篇數前後不符者甚多皆非僞書獨持此以繩尙書古文似亦未得其平僕之所以不能無譏於閻惠也執事言竹書曰篇帛書曰卷壁經當是竹簡故劉向校有脫簡是也旋又疑志稱四十六卷謂竹簡不可卷僕因考太序亦云以竹簡書之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豈安國書簡又書帛爲二本邪他如王充論衡亦篇卷並著至歐陽夏侯章句有言卷者又有言篇者篇卷分從竹帛本自有別秦以前書言篇者多言卷者僅見漢志左氏傳三十卷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而已執事又謂漢

志五十七篇無五十八語據鄭贊爲亡一篇之故鄭亦東漢人必見此語誌之即此可知班乃就現存實數而言顏不引別錄而引孔序或據其最初者言之意以別錄數目出於孔序也古人疏略紀事隨便不能如後人之精詳豈一我輩從千載後懸空測擬只可略知其意安從起古人面訂之也故考證之學僕雖爲之實不敢自信然古人云與其過而廢之不如過而存之竊信其有勿信其無較之捕風捉影輕毀古經者差爲近之管見所主如是何如何如乞教我

與友某論古文尚書書

前承見教以班志古文篇數爲詞諸家引班志以駁孔疏先於志所以得多十六篇之故不能考出天下未有此書不析而可據以駁他書者僕所以不能釋然於閻惠也執非謂馬融與校祕書若十六篇有秦誓融不容不見誠屬可疑然此類漢已有之揚雄好古博學與馬融埒校書祕閣與馬融同今文立學近百年三家傳注大行其酒誥召誥脫簡又經劉向以中古文校定而揚雄法言則云酒誥俄空今亡矣夫豈天祿閣中無今文本邪豈是時立於學者無酒誥邪凡如此類均不可解史載馬融所注古文爲杜林本非安國本恐漢儒各守所聞其不習者不措意焉祕府書多亦未必能盡覽不然劉向校祕書則有別錄班固校祕書則有藝文志皆紀所見書目馬融無是也馬融忠經所引二十五篇古文極多姚立方古今僞書考以爲不見隋志斥之爲僞而脩四庫提要者據之人遂不敢復引爲證但姚氏即攻古文徒黨凡羣書有涉古文者無不以僞蔑之此古文所以難考彼既以忠經不見隋志爲僞是以隋書爲可據也何以古文明載隋志而僞之可見其言之矛盾不足信此時僕亦不暇論及忠經特因古文而縱及之耳或又以馬融未見疑漢世十六篇非二十五篇者僕考漢儒所引古文無不出於二十五篇已輯出十餘條載入卷中即如康成注武成建武之際亡而王充爲肅宗時人其論衡云察武成之篇血流浮杵是武成王充猶得見之也康成又注周官亡而鄭志載趙商問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康成答之是周官趙商猶得見之也其餘不可枚舉若以十六篇非此二十五篇則漢所引二十五篇語從何而來閻惠諸儒亦有引而毀之者無柰毀之不盡蹤蹟愈彰僕嘗考之漢紀矣紀云古文雖不立學官通人學者皆好尚之是安國古文漢末猶存確證故鄭沖生於漢末與荀悅時代相及猶得竊聞其傳遞相授受以至於梅賾而皆世祕府猶有古文經文即今之二十五篇也乃閻惠諸儒必欲毀之意謂晉史不可據而又不能實指十六篇亡於何時二十五篇僞於何人見於唐前何書只是明眸孔疏隱用孔疏既用孔疏而又敢其非實直以已意爲古說此僕所以斥其有考無據也至鄭注書序亡逸書已不存僅見孔疏疏方據末爲未見古文之證而諸家徒以康成東漢大儒古文何至不見所注亡逸豈得無憑不知讀書論世當求其實不當徒據其名漢唐以前書皆錄本不似今日印刊易於布購古文況於祕府民間所傳不能家有其書且眞僞混淆傳訛襲謬亦所不免即就鄭註所引書序所注其不合者已有如此（[illegible]）故范史誌古文授受但以馬鄭爲杜林之傳不以爲安國之傳而傳安國者專屬之於孔僖父子此必六朝時各家漢書尚存張霸僞書及馬鄭全書亦經諸儒兩相參驗而定其孰是孰非者今諸家悍然不信又不能於此數書之外別引一書以定然否而欲以臆度之言爭之得乎但事有不可解者以二十五篇首尾完善之書反疑爲僞而於鄭之殘簡斷句訛誤非一者轉執爲眞今執事之言曰孔之可疑者正在有書鄭之可信者乃在無書若然則書之無可驗者皆眞而各經之現存者皆僞矣是畫家人物難好鬼魅易工之說也直言不罪幸甚不宣

再與友某論古文尚書書

承大教以古文尚書篇卷強斷離合又云拙著十六篇說誤以孔疏爲孔傳所糾極當其餘有誤會鄙意者有誤會原書者亦有不能自守初

見而臆斷者既承尊命往復容審定一一籤出以俟雅裁請先將大意言之連日辨論皆旁敲側擊未及經文正文僕竊思孔序孔傳孔疏班志別錄等書互相繆轕辨之不明皆無開經旨今就經文而論執事曾一細參之否博大精深非聖人之徒不能作左國尚不能望其項背豈三代以下所能措手兩漢之書具在何人有此手筆況其詞語引於論孟左國荀墨諸書顯然明白正是確證乃無識者誣以采輯夫文生於氣氣生於意幾見補綴牽湊有能如是精密渾成者況采輯者因所有也采不足數必加添造今試將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楊雄之文摘其數句令學者依式足之與之符合無二能乎不能乎東晉補亡不能效三百篇而謂有能僞造古文如出一手者乎況經學關繫甚重張霸造書著於漢史劉炫造書載於隋書豈堂堂造一二十五篇僞書而晉魏史臣無一發其僞者無是理也且不惟不言其僞而且爲之誌其傳授來歷篇卷數目豈元明以來獨智而魏晉之間皆愚乎此事之明而易見者無可疑亦不待考自考據之說興爭立門戶旁生枝節傳註之論愈歧經文之眞愈晦僕尙勸執事但據孔疏不過以一切經說皆從此出欲執事擇善而從今接來示所摘僕復如研考實見其夾雜不清是非難定若徑依其說則孔眞鄭僞無以服鄭學者之心若半信半疑則又無所折衷亦非實事求是之道以僕愚見不如徑據漢史漢紀較有把握將孔疏所述一切掃而空之篇數據班志存疑孔書渾渾全全在當日自有合古今文計數之法以不解解之則一切篇卷參差之說可不論也安國之傳范史明載賈逵父子孔僖父子之傳馬鄭之傳范史明載爲杜林之本各不相謀一如易九家詩三家之例則馬鄭見不見之疑可釋也執事欲調停孔鄭據孔疏莫如據漢史斬盤石藤豈不雲霧豁而青天見乎康成本一代大儒爲鄭學者亦一時英傑僕局敢厚非僕亦素無分門別戶之見實見孔氏古經不僞而伸鄭黜孔者若於恍惚無據在執事之意不過以十六篇卽二十四篇爲鄭所注逸書且疑此卽成帝時古文而穎達誤注爲張霸此猶搖惑於閻惡邪說而不知就孔疏駁之不可據就鄭注書序駁之更不可據何也成帝時古文只有十六篇無二十四篇今文二十九篇無三十四篇僞造鄭注者於康成所分篇數外造以足之足字指三十四篇增二十四篇爲五十八篇而言語非泛設其旨甚明並無誤會若移作張霸則尤不可爲十六篇之據張霸時無康成之三十四篇無三十四篇自無足數之二十四篇也閻氏誤認二十四爲十六而無如其僞造出於康成之後班固注爲五十七執事既謂不可擅增而此合計則仍爲五十八似又與初意相違也然卽改宗五十八之說而用鄭注書序逸篇之言又與鄭原旨不合案鄭註書序例亡與逸有別此二十四篇內有武成咸有一德等篇鄭注爲亡者執事改亡爲逸愈斡旋而愈不合此又與執事初意相違也且鄭註逸書據孔疏只一十三篇而執事云有二十四篇不知何據得無以康成所註亡篇合計之乎若然則尤不合如鄭所注亡篇若仲虺之誥太甲說命泰誓畢命等篇此二十四篇又無其目凡此數據萬萬不可以當班志之十六篇古文也明矣此十六篇鄭氏既無其物而諸家又以鄭註書序殘語當之執事惑之案鄭註舜典曰人龍伐木註五子之歌曰避亂洛汭註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註旅獒獒讀曰豪註允征云允征臣名皆訓詁語無關經文可不具論惟注禹貢引允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註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所謂鄭古文者僅此三語夫伊訓云朕載自亳此云載孚載亳一字異文孔鄭相應此不必辨者征是三朡疑卽典寶遂伐三朡語（此引以注典寶恐仍係誤釋之同）至允征厥篚元黃一條孟子明引作周書與夏書何涉孟子必不誤此乃康成之誤觀於允征臣名（序明云允侯征之）獒讀曰豪（獒從犬序明云西旅獻獒獻自注豪豈之長豈可云西旅獻獒豈之長乎）親注書序又顯與書序相悖得不謂之誤而何此可據爲馬鄭古文乎馬融云逸十六篇無師說使馬見十六篇經學如馬何難爲之註（孔疏所引係注）

書疏序若以無師說不注馬曾受摯恂古文鄭曾受張恭祖古文使爲逸書十六篇何難問二師而說之也況書序與古文俱出孔壁使馬注書序何難注十六篇古文十六篇無師說豈書序獨有師說邪使馬見十六篇古文書序無師說可注獨十六篇難注邪與校祕書不見泰誓獨不見鄭注所云汨作典寶十六篇邪而何以不注但注杜林本邪總之馬鄭古文見孔疏者僅三語而疑其一誤其一逸書篇目全在恍惚之間而又無一語可考僕非祖孔黜鄭蓋從孔有證從鄭無徵也況孔疏支離闕誤矛盾不一彼既云有僞造鄭注者又安知其非所引僞造者爲之以致馬鄭有誤與各書牴牾諸家既尊鄭爲不疑有僞鄭而但疑有僞孔徒爭此不備之殘言不析之數目哉夫馬鄭固自有堂堂正正之古文也載在漢史隋志自漢至六朝顯立於學今併入孔書中其注亦託孔書以傳諸家必欲僞之則兩書皆廢孔亡鄭亦亡矣執事不爭門戶而未免爲門戶之習所染漢儒多矣此儒不見古文則當證之他儒如賈逵父子所受孔僖季彥所傳荀悅漢紀所述皆置之不顧而惟馬鄭二人是據又不考漢史所載馬鄭之古文何學馬鄭之注何爲漢史晉書隋志所載孔鄭之學何來而惟孔疏所引之馬鄭是據馬鄭以外一概不信雖自謙言非鄭學者不信也夫爲鄭學何害馬鄭爲漢經師僕亦誦習其書者如三禮及詩皆多用鄭義但僕信其明白可據者不信其茫昧難明者夫茫昧難明之事可據以駁明白有據之書乎即如馬融典校祕書未見泰誓本不可解僕按揚雄校書不見酒誥爲證以尚書證尚書以漢儒證漢儒諒非遁入他詞而執事則云揚雄非經學夫古經爲訓詁之資亦供詞章之用豈習訓詁者求經習詞章者不求經乎若不求經何以酒誥俄空之語竟太息言之也若何休則訓詁之儒也而其註羣后四朝之文爲逸書是時今文立學已久而休註爲逸是休亦不見今文也此何以說焉大率此種疑竇看似破綻其實各書有之諸家所謂鐵案者類此故不能服僕之心杜僕之口毛西河論經往往持此以折諸家每犯衆忌後其徒數著書斥其恃才強辨彼誣古人古人不能言矣如疑劉歆造周禮疑劉炫造孝經疑王肅造家語之類今人則不許其開口此乃爭門立戶過河拆橋之論執事慎勿爲其所惑毛氏亦不無得失僕於其宛詞亦糾誤數條載拙著卷中執事謂僕喜同己則宛矣執事欲解二家之紛甚善然解紛須得要領孔古文自爲五十八篇鄭古文自爲三十四篇不言孔眞鄭僞不言孔僞鄭眞一以漢史晉書隋志爲據謂此皆漢學皆聖經皆宜如唐前並立故兩家各習其師不宜以眞僞無據之言彼此爭勝或亦息爭之一道也大作漢晉古文辨急思一讀以開茅塞執事謂不合鄙意何妨僕何嘗堅信己是凡事但求合理有據方可信今傳後僕即能強執事一人之同己僕能強天下後世之同己乎凡所辨論乞全數見示爲感

與友某論孔傳鄭注書

承諭掃除胸中一切平心靜氣姑作孔傳非眞鄭注亦非眞之想此言極是而微有別案古經出於孔壁孔鄭兩家注之經文無異而多寡不同至於傳注序論皆後來之物有之於經不加重無之於經不加輕況復紛歧黯昧徒滋衆訟轉爲經累執事獻之不校眞僞一切廢而請之亦是衛經良策不知尊意果如此否若然則朱子亦嘗言之朱子謂孔序孔傳非先漢人手筆而斥鄭注爲最下徹於經文不議一字且勸人細讀古文蓋以梅賾所上者爲孔傳非經文隋志分載甚明古人經傳別行故也若執事以孔傳非眞波及經文是又誤會隋志若又據孔疏以例隋志是又開以傳注駁經之端有違解紛初意僕亦請執事平心靜氣細審經文果有一確切僞據顛撲不破者否從來是非無中立彼是則此非彼非則此是所幸均係傳注儘可存而不論若經文則鄭氏二十九篇眞也孔氏五十八亦眞也況又併入一書正不得眞其半而僞其半也此解紛之法也至來示云謂以眞爲僞則誣經以僞爲眞亦誣經是也然誣不誣總以有據無據爲斷有據無據總以正經正史所

載爲斷傳記雜說孤文隻義不可盡信司馬遷云載記極博學者當考信於六藝是也請以經證之昔人言古人與經傳左國論孟相應今見於諸書所引者不下數十百條一旦指爲采輯采者何人出於何典試問之彼而彼亦不知也非誣乎再請以史證之劉歆班固謂古文訓詁與爾雅相應驗之唐虞曰載商曰祀周曰年數語良然閻百詩反以爲不必拘是相應者反可疑也非誣乎漢書明載安國古文有賈氏父子之傳孔僖父子之傳而馬鄭爲杜林之傳故晉書隋志因之乃兪正燮斥范史儒林傳爲敝文諸家斥晉史隋志爲不足據問其所據何書則無有也非誣乎至於執事所謂誣其爲僞者不過據孔疏所稱鄭注逸篇耳無論傳注孤文與穎達原意相左今以正經證之而左國論孟禮記諸書若汩作典寶原命肆命等篇不聞引其詞語一句載其篇目一字又以正史證之如范史隋志所載不聞於杜林二十九篇外另有鄭氏一注既眞之而無從驗爲眞僕雖欲誣之而無所用其誣矣今諸家指爲眞經所謂眞者安在執事指爲誣經所謂誣者又安在如慮其中有僞經而僕誤據之恐爲誣經則必將其所謂僞者指出何篇見於唐前何書造僞書者何主名則僞乃僞而誣實誣也不然莫須有三字不獨不可以服天下豈可以斷古經哉今諸家儼然以崇眞黜僞自命試問其眞何驗其僞何據而彼亦爽然自失矣蓋自陷於誣而不覺矣夫古文立已二千餘年唐以前無一人議其僞者諸家生千載後妄自無中生有各著書盈尺攻之僕辨之不勝其辨執事既欲解紛乃又祖其故智搆出二條相難似亦違其初意執事不云乎無明文不敢爲據乎案漢志馬融與校祕書下無未見泰誓之說也一史一疏無端牽合爲一似涉附會僕以揚雄不見酒誥解之然僕不以揚雄不見酒誥而疑今文也古事茫昧傳記不可駁經也漢重讖緯泰誓神怪正其時尚立學已久誰敢黜之馬融若敢上書黜之卽祕府無眞泰誓據其所見泰誓之多（馬融語）以眞黜僞亦自可引爲証而何以絕無一言哉凡此類事古書甚多不能以後人測擬之詞遂毀古書流傳之實此乃求是正言非鬭勝強辨也但管窺蠡見不識有當高深否至執事謂古文之獄興於毛閻二家毛恃才強辨罪甚於閻此兄過聽膚受之言未察其實也閻氏首發難端附合權貴毛氏素係契交數次馳書阻之言甚切至（詳載西河集中）而閻不從嗣攻古文者蜂起毛不得已撰詞呼冤非有意於爭門戶（詳閱其經問及與友人書便知）乃其徒黨當時亦不敢駁其書（所駁不無失處而大局尚亦有據）惟於其身後以恃才強辨四字抹之夫古文自漢至唐毫無訾議閻氏首創邪說以致興此波瀾惶惑後學皆其一人之咎使閻氏無此說王氏自無此駁我輩亦無所用其辨惑執事亦無所用其解紛矣今執事不責閻氏以非聖誣經乃反科毛氏以恃才強辨乎僕非欲爲毛氏辨誣亦非喜毛氏同已（其舜典補亡僕屢駁之）公道所在不容沒也不宣

再執事有誤會鄙言者僕謂班志言之不析非謂其有誤班氏豈不識數蓋謂其不將以考得多之故明析言之耳僕亦知班氏必有計算之

法故云從以考二字悟出以考得多卽其計算法也但誤記孔疏爲孔序乃追述本意所由非堅持誤說而謂志從序例也別錄作八而志則作七僕據顏注引鄭贊釋八爲七之故知康成亦見五十八顏不引別錄而引孔序是時孔序已行孔序在前別錄在後顏信孔序故舉最初言之此事之顯然者僕據顏注並非杜撰雖執事不以爲然而僕究非無據但僕原詞亦無錄應同序不同志語也當是誤記執事又謂史記所載者古文事非古文義案班固云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堯典禹貢微子洪範金縢多古文說此皆今文篇目而謂多古文說其事則今文而其義則用古文此正指安國傳說而言此班固曾見孔傳確証執事云若見孔傳安用問不知問者司馬遷非班固也亦當由誤記至謂同一鄭合其意則據贊不合其意則不據注僕於鄭實無成見亦非取其合己但考原文贊則確有微驗註則茫無蹤影歷案不解此其拙識之微不同於足下者來示謂考據須據古書方免口實此至當不易之論

拙著有考證不確處語氣失平處伏乞細加籤出勿存客氣爲感

再啓者鄭注書序原本正義及

御纂諸書無之此外不知見於何書王鳴盛後案所輯僕處有之竊恐其私自增損不可爲據以諸家有改字之弊故也不知尚有別本否咸有一德鄭緇衣序注今亡而執事所引咸有一德序注逸又謂馬鄭序原一卷附後在四十六卷內不知出於何書緇衣注亡僕知之序注逸則不知也馬鄭序爲一卷僕知之在四十六卷內則不知也統乞示知爲幸

與友某論孔疏鄭注書

執事謂鄭非僞只是可疑且論僕平心審鄭注逸書序僕遵來教先將孔疏所引鄭逸書語考之論已見前不贅惟是所云則鄭注書序五字僕玩其前後語意合所注篇目不獨不可言眞言僞并不知孰爲是鄭非鄭請試言之孔疏既謂於鄭注三十四篇之外僞造二十四篇以足

鄭注是不以爲鄭注之逸書也何也穎達以爲張霸之徒所僞造也乃下文又云則鄭注書序二十四篇之目又復申之曰即是僞書二十四篇忽而僞忽而不僞忽而鄭忽而非鄭不但此也汨作典寶既作鄭注書序逸書篇目又作二十四篇僞書篇目忽而僞忽而逸僞則非鄭而逸則又似鄭咸有一德武成五子之歌允征禹謨旅獒冏命等篇鄭於書序已注爲亡而孔疏引鄭注書序又入二十四篇爲僞同一書序同一書名忽而注爲亡忽而注爲僞據此支離情節疑穎達當日未必實見逸書詞語恐係傳聞不確之說即所引鄭注恐未必全出康成之手按所云僞造鄭注疑實有其人不然何其昏亂至斯也或者穎達無識不能辨別去取抗雜引之以至前後矛盾歟抑或馬嘉運等妄加參訂以致互相轇轕歟然又無片語見於他書證其是非乃諸家一見鄭注二字不復詳考但知鄭乃大儒當必不誤而不知康成不誤恐穎達有誤也且以穎達博學當必不僞而不知穎達不僞恐張霸之徒有僞也僕識見迂疏篤好經義若鄭氏果有明確之注僕亦願援之以附其學無柰出自孔疏穎達親手定之尚不能確知其爲鄭與否而況千載以下之人乎豈獨可疑直可抹殺耳然而非廢鄭也鄭自有二十九篇明明白白之注至今尚存爲鄭學者據之可也或曰二十九篇鄭注亦見孔疏既不據則皆不據矣余曰此鄭注經文者經典釋文史記索隱皆引之若逸篇茫昧之注則他書所未有也曰他書所未有不可據乎曰謂其引之不析而無他書以通之故不據耳若言之果析何不可據之有

復友某書拙箸尚書餘論後書

昨承手教適赴友酌未及裁復頃檢函覩外文五篇僕見書拙著條論一篇而已請全數示讀以開茅塞前酌擬大意不知有當高深否僕非駁尊論亦非持成見欲求其是而已古文爲孔子手定之書唐前行之千餘年無有疵議執事所指孔書之隙則皆各經所已有者而古文之傳授古文之詞語見於漢史漢人所述又與尊論牴牾此種疑竇似宜

再考不得顢頇立論付之無著即或意見不合紙上極力駁斥胸中兩無芥蔕以此仲約不准多疑昨承尊論平心靜思逐日爲此手披目皺漏下三鼓未眠取孔疏再三繹之穎達方以所引爲馬鄭未見古文諸家即據其所引爲馬鄭古文其語皆有矛盾如馬融既云逸無師說何以又說旅獒馬注獒讀曰豪何以顯與書序相悖鄭注旅獒注允征亦然更可怪者引伊訓則與今二十五篇合引允征則與二十五篇不合厥篚元黃紹我周王孟子引作武王事而鄭引作夏朝事凡此數端諸家即欲據馬鄭以定古文恐於馬鄭之注先不能定既不能定馬鄭之注又何以定孔書之古文乎總之孔鄭兩造疑似不明之注皆與經旨無涉尤不足以駁我夫子手定之經僕非獨持成見黨孔黜鄭乃就諸家所據孔疏持平論之耳今尊意又以孔注爲經鄭注獨非經爲疑夫使鄭注之經有詞語可徵驗有康成確注可發明僕即欲尊孔亦當並存之以俟後無柰一切闕如而又事蹟矛盾徒一二字之間尤易訛誤

就孔疏證孔疏已多恍惚難憑而敢執此爲古文左證乎頃讀書拙論一篇似與尊論據古書之言未盡相應在僕學疏識淺所論原不足信但古書闕略兄知所已見而不能知所未見況已見者尤多矛盾疑似乎請兄平心靜氣掃除一切儒說詳繹經旨是何人能僞僞於何人見於何書自漢至唐亦有如閻惠之博學高識者何以不知其僞如執事所指各節此事之易明者何以無一人悟及穎達昏憒不待言何以范蔚宗皇甫謐劉炫陸德明顏師古諸人皆閎通淹雅毫不覺悟其僞公然以僞書僞事列入正史私著各書且其人俱生於數千年以前其時典籍較備尤易參考何以不如數千年以下之人之詳且確且孔鄭之學立於晉初去東漢尤近孔書亡於東漢馬鄭未見馬鄭所注所言人皆見之何以若不知有是注是言一任僞孔與鄭並立一時爲鄭學者不少當非不知鄭所注馬所言者何以不知以眞黜僞據其師說以斥僞孔自晉至六朝習鄭學者豈無一人高材博學稍及閻惠後塵能據馬鄭以駁孔者即不能黜之於學亦當見之私著以辨別是非何以毫無一語而且各標篇目多寡以示徵信又何無一人考古細心如足下尋繹馬鄭之言以稍明孔經之僞者況范蔚宗據各漢紀修史非不知古文來歷者使劉賈馬鄭同一孔學何以於馬鄭則注爲杜林之本於孔傳則注爲安國之傳必如此別白言之邪馬鄭古文大行已立於學何以荀悅漢紀所載又有不立學而人皆好尚之古文邪荀悅與康成同時何以孔古文亡於東漢馬鄭不見而荀悅猶見之邪謂荀悅所見非今古文何以東漢人所引若王充趙商仲長統以至魏蜀之陳琳張紘諸葛亮王粲所引均不出於今本而無別有所謂古文邪此皆拙識迂疏思之而不得其故者乞明以詔我不宣

復友某論古文雖考書

承論尚書古文最爲難考之書誠是僕於考據之道雖爲之不敢自信誠以聖如孔子戒子張則曰多聞闕疑戒子路則曰闕所不知而稱史之美則曰猶及闕文乃諸家以其一隅偏見創術聖經自詡以考據定之其實有考無據僕乃因所據而重考之耳古文之疑始於誤讀隋志妄以古文亡於永嘉及毛氏以梅賾非上經正之其事已明而近日冒附鄭學者又誤讀孔疏以爲古文亡於東漢其說愈變愈歧無一不誤實無一可據夫書缺有閒古事茫昧可疑者不獨古文尚書昔漢人不信左傳(謂左氏不傳春秋)隋人不信孝經(謂爲劉炫僞造)林孝存不信周禮歐陽修不信易繫司馬光不信孟子程敏政閻若璩不信詩經吹毛索瘢亦似言之成理其實毫無左證皆多事也

答友某論僞書二十四篇

來示孔疏所謂僞造二十四篇目即依鄭注書序所注爲逸者開列並非鄭注書序所注爲逸諸篇外另有二十四篇也觀其則鄭注書序可見云云案鄭注書序百篇此一十三篇之逸自在其內孔疏所謂鄭注書序者不過謂鄭注書序中亦有此逸書篇目耳非謂此二十四篇非

僞書乃逸書也乃閻氏遽據此爲鄭注之二十四篇而諸家信之夫此二十四篇果全爲鄭所注之逸篇猶可藉口爲鄭所見今此二十四篇中明有鄭注書序之亡篇則其非鄭所見逸書可知張氏辨之於前艮品復辨之於後而執事又云雖逸其篇但述其目不知此鄭述書序百篇之目非述僞書二十四篇之目也但執事亦駁諸家云此孔述非鄭述至此又云但述其目自指孔述而言孔氏明述作僞書執事何所據而認作眞書在執事之意不過以此僞書篇目與鄭注一十三篇同耳然所同者亦止一十三篇無二十四篇也若以爲二十四篇至鄭已亡其三則康成既注書序某亡某逸豈有不注此二十四篇某亡某逸者則孔穎達當不引書序之注而引此書之注矣況此二十四篇詞語若無可考篇目之逸亡尚不全同豈必詞語之同此不能臆斷者若必斷爲鄭逸書中詞語而誣引逸書僅有三言其中有允征厥篚元黃昭我周王語明與孟子不合此穎達禹貢疏斥其所引爲張霸僞書者(兜鳴現所)

（指張霸偽書即此）而此書復有其目故斥為張霸之徒所偽造在穎達當日未必親見其書徒以中有逸書篇名而偽之執事乃以中有逸書篇名而眞之皆非事實也夫此二十四篇之偽固不難驗也使此二十四篇為鄭所見而逸鄭注書序尚引逸書殘語為證豈有明見二十四篇全文而不為之注者觀於鄭之無註其與鄭見之逸書無涉也明矣其偽一鄭注尚書大傳其中有九共殘語鄭當注之今明明九共九篇全文而鄭注為逸不注其詞若未嘗目覩者（鄭注九共逸而九共實亡鄭注周官亡而周官見在殊不可解）鄭既無注必非所見古文其偽二偽書二十四篇原以冒劉歆之十六篇乃劉歆三統歷所引有古文畢命而此書無之其偽三班志著十六篇而其表引周官詞語仲長統亦然趙商又以周官與康成相問答則周官古文東漢實存而此書無之其偽四今文止二十九篇至康成始分為三十四康成以前無三十四篇之事今此書乃於三十四篇之外偽造以足其數其出於康成之後顯然可知其偽五孔安國書五十八篇

孔疏述其同序同卷異序異卷例而此書與之猶可以未知孰是為言至分併二十四為十六篇則假班志考定之法而忘班志五十七篇之注反與安國五十八篇之數其出於安國之後斷然可知其偽六鄭注所引有伊陟臣扈曰此百篇書目之二篇鄭既引之當為所見逸書而此二十四篇無之其偽七有此七據則孔穎達斥為偽書非妄而執事乃據為鄭氏之逸書乎且疑為孔壁之眞經乎執事責我不信平心而論其可信乎其不可信乎若執事不以鄙言為然請將見所信為眞據者一一條出俟僕再考何如若不設成見而以鄙言可從則尊論所商拙見所及亦必逐條剖出以析大疑凡考古不患本文之難明而患原書之誤據諸家之攻古文至坐誤據之故據漢史而誤會漢史據隋書而誤會隋書據孔疏而誤會孔疏始則無心偶差終則有心回護然此專就大關鍵而言至於旁文孤語僕亦難保無誤自信研考數年於古文本末源流不敢冒昧從事茲承尊論復將原書再三審定似與原旨無歧不宣

與友某論古文尚書解紛書

奉大作燈下讀之推勘細引證博足徵學問淵深然其中猶有不能無疑者容後籤出奉商若係執事已定之說則僕不敢贅辭如必求其是僕請先陳大槩僕見孔疏二十四篇之文語本末析因事無可驗徒滋眾訟不得已遵尊命作孔傳非眞鄭注亦非眞之論欲掃儒說以全經而執事又必據孔疏既據古書凡書中所已言者不宜增減以就己說書中所未言者更不宜穿鑿以生古隙執事據孔疏而違孔疏之意據漢史而昧漢史之旨如疏明言張霸之徒於三十四篇之外偽造以足鄭注下卽申以鄭注書序二十四篇之目是穎達以為偽造之書非鄭所逸也三十四篇為鄭所分後有接其數以造二十四篇者其出於康成之後明明可知執事欲改其事實以就己意乃堅不信此說且云但述其目已逸其篇君如所云亡有數篇鄭亦不見則孔言鄭不見古文

非妄愈不得以鄭所不見之篇疑古文矣況鄭引允征厥篚元黃紹我周王語此明明孟子引作周武事者孟子當必不偽而鄭注有之若以此為二十四篇中詞語則其為偽益無疑況鄭注周官而鄭志載趙商問成王周官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之文趙為康成弟子方以其文相問答則周官之未亡可知其所注為亡者豈可據為實錄乎況此乃二十四篇所無而二十五篇所有者其孰眞孰偽豈不顯然王充明云察武城之篇而執事以為引孟子不知王充原書既引武成又引孟子已自別白言之然此猶以孟子已引藉口若趙商所引執事則何所藉口乎他如徐幹仲長統孔融王粲諸人所引執事以為諸家作采輯亦可說近顢預諸家以為古文亡於東漢既云其書早亡何所依以采輯之乎且漢曾采輯之事見於何書出於何人執事言考事宜據古書明文至此忘其初說直騁胸臆矣漆書四十六卷之說毛氏正與尊旨同執事或遵之而僕則早駁之矣後漢儒林傳杜林古文以馬鄭之注推

之止有二十九篇並無四十六卷之事承論徧檢各傳亦無二十四篇之目不知執事云賈馬鄭皆有全書更有何據若以賈受父業古文其所訓卽爲安國本而馬鄭因之則執事之誤會漢史也賈逵以古文校三家同異而以今文教授乃不注賈逵之本而旼而注杜林之本其非安國之增多篇可知若以此爲增多篇而賈逵訓之是有師說也馬融何以云十六篇無師說邪漢世以二十九篇爲備劉歆在前漢已言之至後漢猶然故安國增多篇不立於學荀悅漢紀亦云古文雖不立學官通人學者皆好尙之若范史所云古文遂顯古文大行者乃立學二十九篇之古文非不立學之增多篇也荀紀乃漢末人書所言如此正是增多篇漢末猶存確證僕屢言之何以執事墨守不悟至馬融未見泰誓僕以揚雄未見酒誥解之同一尙書同一漢儒同一典校祕書之人偏以爲揚雄不習訓詁不暇求經獨不思揚雄既不求經何以有酒誥今亡之歎邪同一職司典校豈馬融宜校古文揚雄獨不必校今文

邪況今文已爲立學之書祕府嘗有其本闕一不校則所典者爲何事邪不知執事何所見而情節不同也安知其非未典校時所言邪安知其典校後不更有所言而今不可考邪執事知所已見而不能知所未見傳記雜說何所不有豈可據此以駁聖經晚出四字亦含糊班志明有四十六卷五十七篇何云不見漢史古人經傳別行公羊石經可證乃硬冒梅賾上傳與經傳僞而經亦僞據隋志而又失隋志原旨隋志明云祕府有經文而梅賾上傳所以上傳者以三家傳亡而劉向洪範傳又乖戾故梅賾上傳以補其缺初無上經明文也既無上經明文而又無經亡明文則古文實出於西漢孔壁何爲晚出乃見不據古籍明文而據近儒曲說概以晚出二字抹之何也若以隋志爲不足據則梅賾上傳不可信而古文愈非晚出矣執事謂孔學家所信爲顯證者多在疑似之間反復皆可措詞通玩尊意係指采輯執事以爲不必論僕之所必論正在此此古文眞僞要證閻惠輩所以疑誤後學者一明其

是非而眞僞自定矣此等緊要關鍵執事不詳考論定乃囫圇吞棗輕掂掠過邪凡事自有一定是非豈容顚倒含混果能搜根據籍一加剖斷自可使兩造無辭彼謂古文東晉古文晚出而不知已立學於晉初彼謂孔傳梅賾僞造而不知已引於郭璞見於摯虞皆在梅賾以前彼謂古文亡於東漢而不知已屢爲東漢人所引若以爲晉人采東漢則東漢未亡之紛已解則請再考亡於晉何時造於晉何人古文傳於晉立於學何故而亡試以晉史證之紛亦無難立解再不然以古文僞於東漢所引係采輯爲之則請再考漢史古文何故而亡亡於東漢何時因亡而僞造何人采輯之語何據證以明文其紛亦無難立解何爲置之不論不議而惑猶滋惑邪若如執事初見據古書據明文果采輯之說無徵則僕所信爲顯證者不在疑似之間而直爲鐵案之據矣夫漢儒多矣引古文者衆矣彼一概置之不顧徒挾馬鄭孤文以毀聖經馬鄭大名以震足下試思荀孟大賢學識勝於馬鄭也周秦典籍勝代古

於東漢也而今本於其所引一一相應復何疑焉諸家捨此不據而徒據一孔疏注昧闕誤之辭眞不可解至於尊著古文眞僞辨三條似尙未得要領泰誓一條僕已辨之不復贅述曰復取孔疏鄭注玩之證以東漢所聞眞有令人不解者謂康成不見古文所見非今傳本則孔序之科斗書康成且爲解釋入說伐木康成知屬舜典避亂洛汭康成知爲五子之歌載孚在亳康成知爲伊訓後又亡其一篇康成又似知安國篇數此與今本符合可驗者也謂康成爲見古文而引允征厥篚元黃紹我周王不合孟子注旅獒曰豪允征臣名不合書序注周官亡而與其弟子以周官之詞相問答謂二十四篇爲鄭注篇目又似出於康成之後謂二十四篇卽劉歆之十六篇而又無歆所引畢命此其與今本不合而又自相牴牾者也以此存疑未爲不可然而此馬鄭之疑非必孔經之疑也以孔經本無破綻可指所疑恐爲波及且顯爲證者古書甚多不獨一鄭注漢儒甚多不獨一馬鄭也此乃孔子手定一經馬

鄭不聖於孔子閻惠亦不聖於孔子孔子有疑則闕不知則闕乃敢以杳無蹤影之言晦昧不明之注輕據以毀其經乎僕所以深咎閻氏與戎而著書以詆之亦知此書一出必犯衆口斷無有信從之者本意謂世之讀書考古者代不乏人彼據一理以欺衆我亦據一理以與爭爲鄭學者左祖爲孔學者右祖兩不相下不使彼邪說偏勝到數十百年後彼氣燄既衰是非自定或有厭其多事兩造俱廢者久之並同灰滅俾聖經獲全則私心所爲禱祀以求者也此僕隱衷特以仰告知己僕實憤其毀經非欲與爭門戶也不然漢學掟徑也雖僞美名也隨聲附和欺世盜名豈不易易自顧學不如劉歆才不如毛氏彼尙得謗何況非材且僕素不信考據所以爲此者誠不得已也連日長篇大論僕亦厭煩過此亦不復嘵嘵矣但弟有請者今本尙書古文印本楷字而已科斗隸古更無可質驗篇卷次序更無關輕重所宜辨者詞語之異同多寡之是非傳述之來歷而已我二人平心靜氣各將所疑所信詳考互參以歸一是務必堅持尊論必據古書明文之見凡古書之所未有者勿再推論以免滋蔓不宣

答友某論孔學書

來示歷言孔學案孔疏先師安國亦好此學蓋指古文字體而言孔壁爲科斗安國爲隸古杜林爲漆書毛西河所謂非孔學者蓋據隋志謂馬鄭雖以今文非孔舊本之言亦指字體言之在執事之意方欲以僞書二十四篇強附賈逵以繫之安國而不知已錯怪毛氏也毛氏固亦以漆書有五十八篇也然而僕不謂然者賈逵受父業自見安國全書而無如其改以今文教授雖以古文校三家同異而增多之篇仍不在列又不注其父所受安國本而注杜林漆書本焉融又以十六篇無師說不注康成亦然故隋書載賈馬鄭古文之學曰唯二十九篇執事亦知馬鄭無增多篇注而謂賈馬鄭有其全書夫賈受父業又數言古文其有安國全書此載於儒林傳可據者也若以賈所有而移之馬鄭則漢史無明文不敢據也何也賈注杜林不注安國也其人則是其書則非也且執事即以馬鄭爲安國嫡傳與尊旨亦無益謂傳字指乎則科斗隸古今皆不存何爭孔學謂傳訓詁乎則諸家既謂安國不作傳矣謂傳篇數乎則隋志明言爲二十九篇今何嘗不在孔書中今所爭者唯安國之增多篇耳偏考漢史賈馬鄭實無二十四篇名目即班志只言十六篇亦未分二十四篇名目而其名目僅見於孔疏所斥之僞書乃以之冒安國之嫡傳可乎儒林傳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爲之作傳鄭元註解不及孔也又云孔僖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於孔僖特著安國之傳不及馬鄭也枝分派別紀載甚明僕再三玩之無可疑者至隋志上經上傳之分拙著或問言之甚詳如尊意不以爲然請將大作即付一讀再考再論再亡於何時僞於何人之論有反詰者僕何難應此是考古文要言執事勿誤認爲閑辨之詞也請試陳之五經自孔子刪定以來歷代行之其出其立其亡其僞無不著於史策重經籍也即就尙書而論今文出於伏壁教於齊魯受於鼂錯立於三家亡於永嘉則史誌之古文出於孔壁上於安國不立於劉歆僅立於平帝復不立於東漢古今文校於賈逵百兩篇僞造於張霸則史無不誌之豈有堂堂十六篇古文已載於班志不幸而亡漢晉隋志不一紀其緣由者又豈有堂堂二十五篇僞書其出也人不知之其僞也人不知之知之而自漢至隋不一見於紀載者此明明史例諒非臆言閻惠諸家既矜考據何於此例一未考及至尊示古人所未言有經後人發明者此就空論道理而言今明明一物赫赫一經其存其亡其眞其僞當時豈有不察實在下落者此皆承尊諭同考古文彼此參訂苟有所見不敢不言非堅持已說以求勝也請勿誤會

與友某論古文尚書書論一篇書

承示貴友古文尙書書論似多誤會原書之處至其歧誤所由總因浸

潤於閻惠王段之書沿其竄改古書之弊習焉不覺遇有事實與已相違者不憚多方附會直以己意爲古說此不可不加察也閻氏首唱二十四篇古文之說而學者宗之久經張氏辨之貴友既欲伸之則須覓一古書確證乃附會漢書失其本旨此猶曰見之未審也至於孔疏本文著之甚析亦嫌其有礙僞書來歷竟硬將事實改換以證己說如又有張霸之徒於鄭氏所分三十四篇之外僞造以足鄭注夫鄭氏分三十四篇其數可稽人人所共知者乃舍本文不據反引隔行下文孔書之三十三篇以奪之且造一事實謂三十四篇分於張霸時凡此皆欲抹煞僞造足注之言爲二十四篇地又明知二十四無東漢之周官畢命乃欲以此二篇搀入三十三篇內不悟此三十三篇皆孔書今文篇目周官畢命皆孔書古文篇目安能假借以充數凡此皆明知僞書之不合而多方曲爲彌縫者此途一差百節俱錯將來是非瞀亂紛紜加紛而古文之眞僞愈難定矣至謂孔鄭兩家篇目多寡同此徵之漢書隋志釋文各家之說無不皆然請合參之漢史隋志釋文自見勿輕誣毛氏而謂僕爲所惑也卽僕或爲毛氏所惑學其無據無理之強辨請執事一翻隋志釋文觀之駁其所論孔鄭二家篇數此其經學史學似較勝閻惠王段諸家諒非不善讀漢書者執事勿信乾嘉以來諸家妄將隋唐正史正經所載一槩不顧而名託漢史實騁臆說也毛氏謂梅賾上傳不上經乃就隋志文義審之實是如此蓋祕府有經無傳故梅賾上之若梅賾經傳並上則上文當言經傳之亡不得別著經文之有矣只因誤會今無傳二字而未參及上文歷逃傳亡之故毛氏於此卻有特識不得妄相訾譏尊問經文不僞果有一確證碩撲不破否此易知耳譬如盜以贓爲憑無贓卽非盜矣夫僕之所以信孔書者非信毛氏也乃信自漢至唐以來之古人也自漢至唐有一人言及孔書之僞者否執事謂後人以考據得之愈推愈細試思彼所據而考之者漢史耳彼猶知有賈馬鄭者以讀漢史得之耳夫作漢史而著孔學之源流與賈馬鄭之傳授者東晉末之范蔚宗也其時五十八篇孔傳立學已久蔚宗見而讀之明明孔氏二十五篇之書與鄭氏二十四篇之書篇名不同詞語復異彼豈無目者而不知兩相參較辨其眞僞反不如千年後之善讀其書者討論得實也豈並其一手自撰之言而猶未之理會也至於晉書則紀其傳授隋志則詳其多寡祕府則著其經文其時典籍較備耳目較近而又皆通儒碩學所著之正經正史明白可據如此豈若近世之小儒曲說如閻惠輩臆造其言者哉僕不惟彼之是信而肯信此哉孔子云信而好古明明一經經歷代通儒所論定者本無可疑何用其闕執事特爲若輩所惑耳據執事所列各條皆辨論歧出之疑見聞不審之疑非聖經破綻之經本以辨經是非反於經外多生枝節則疑益生疑矣執事立意本不錯而無如爲僞書所蔽僕竊有請者盛意本爲孔鄭二家解紛乃持一僞書以益其間其知者以爲執事過聽閻氏其不知者謂執事又誣鄭氏此不可不防也執事駁僕賈逵疑爲孔壁原本語極是以言鄭氏猶可以言賈馬不合情事僕已改從之矣甚服甚感並不護非可見僕非堅僻自是一流也但辨論太繁不無失當尙乞格外容納茲但就僞書一節剖析如此關打開則以下自渙然冰釋謹附列於後請執事將僕一切狂言掃過就此七條平心考出庶彼此不致意見參差何如何如乞明以教我

疑義七條就質

一問范蔚宗親見孔傳親見鄭注其時賈馬鄭之書尙存賈馬鄭皆有安國全書而今傳孔本與之篇名詞語訓詁皆不相應何以形同聾瞶竟不稍覺其僞卽云漢不經心而彼方於漢史歷歷詳其源流授受至篇名詞語尤一望可知者何竟茫無見聞不加一駮

一問賈馬鄭既有安國全書若亡在鄭前鄭何爲引數語而注爲逸若亡在鄭後亡則皆亡何爲亡其半又存其半經典所關何爲不見傳記一字

一問古文立於晉初去東漢不過五十年使賈馬鄭有二十四篇古文則立於學者人皆見之梅氏僞本何能稍售其欺當時鄭學諸家何以無一人如今之爲鄭學者據現行篇詞之異指摘其非

一問鄭沖諸人傳授見晉書史執事亦以非穎達杜撰馬鄭既爲孔學則其古文宜與鄭沖所傳至於梅賾者無殊何以二十四篇與二十五篇篇詞又迥然各別

一問十六篇馬鄭既以無師說不注乃立學自晉至六朝師儒講解孔書尚有作傳者豈鄭獨無補注之人豈同時爲鄭學者無一人才如梅賾者邪十六篇馬鄭尚以無師說不能注豈梅賾才學反過馬鄭無師而能爲之說邪果爾何以漢之經學稱馬鄭晉之經學不稱梅賾

一問自漢至晉古文不著其亡故晉書祕府尚有經文若係馬鄭二十四篇則孔傳之僞立可參驗若以爲並亡於晉則三家傳亡尚見於史而馬鄭經亡豈同一志而反遺之百篇序注當附全書卷末唐時尚存

穎達既見序注當見經文信其半而疑其半恐無此理況劉炫僞書稍史者之乃以梅賾僞書造經傳至二十五篇之多何獨遺而不為

一問逸書若汩作九共原命肆命典寶等篇除九共三言見大傳外隻字不傳於後今曾世祕府有古文若係鄭之二十四篇何以無一人逃引乃鄭氏注書序有此篇名而其所引書目僅伊訓二條亦同古文篇目而詞語同其二疑其一注書序訓詁有與孔本相歧者又有與孔本相應者此又何說

與友某論古文立學書

示承拙箸引漢紀古文不立學官以證孔謂馬鄭古文皆不立學官不知漢世立學者爲二十九篇不立學者爲十六篇劉歆所謂以二十九篇爲備馬融所謂逸十六篇是也漢人謂不立學者爲逸故馬鄭注書皆言某逸今僅言十六篇逸則其所注之二十九篇不逸可知不逸則立於學官矣馬既以不立學者爲此十六篇安得謂荀紀之所謂不立於學者非指此也執事爲馬鄭晉之恐不如馬自言之爲確也至史傳所云馬鄭古文大行大顯者雖不言立學官而是時二十九篇立學已久不言立學者乃省文也執事前亦云馬鄭古文立於學矣至此又因孔書有不立學官人皆好尚之證乃改云馬鄭亦不立學李代桃僵其意何也

再啟者細讀來教其中似有爲閻氏所惑處不敢不盡言相規蓋二百年來多少高才博學爲所蒙蔽何也君子可欺以其方也執事得書後請拋卻一切成見將所僕所言所者細審一番勿疑僕爲求勝勿訾僕爲強辨勿聽攻古文者巧搆形似之言漢史渾括闊惡聲每多假借惡隋志釋文之解釋明顯乃以隋唐之言爲不足據而其所據之馬鄭又在彷彿闕誤之間並無一確詞可驗至其徒黨亦似悟其所說漢史之非反以尉宗漢史爲不足據皆邪說也承詢書序鄭注近始知無原書惟鄭學家從各書輯刊者因攻孔經多所改纂如咸有一德畢命皆改

亡作逸他如改論衡改孔注等類不勝枚舉更可笑者既稱鄭學反改鄭志仲梁先師魯人句只知增竄爲安國先師作地而不知其文義之不通鄭注書序四字亦有意刪之意以爲鄭注逸書篇目非注書序篇目也一人創改之同類諸人即據之事久即不可辨據此情節則鄭注亡逸二字唐以前不知有傳變否我聲斷斷爭論恐皆爲隔壁聽耳但僕竊有疑而不能定者鄭所引篇目皆同孔氏古文篇目其詞語亦出古文篇目即詞語誤處亦古文篇目而其訓詁亦與孔本相應惟注典寶一條似近本文詁詞兒試細爲分考或可別有妙悟安知不能立解兩家之紛邪凡如此類僕實不敢斷統俟高裁蓋僕專主一家之說而執事解兩造之紛者也

答友某論拙箸辨惑書

昨讀執事所書拙箸餘論似誤會鄙意僕所謂張霸百兩篇者非指所注書序乃指所引鄭注此孔穎達之言而閻詠亦據之者非僕一人私

第70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32版　正内

言至謂孔傳不見漢志漢儒未言試問鄭注書序二十四篇漢志有之乎漢儒言之乎若以班志之十六篇當之則班固未言二十四篇也孔穎達言之穎達唐人也非漢儒也孔疏唐人書也非漢志也況唐人言之方以爲僞書而無漢人言爲眞書也執事所據者乃　本朝人誤據之言耳孔傳傳授尙見舊晉史與隋志若鄭注二十四篇則見何書乎始見唐疏唐人斥之爲僞孔傳唐以前有斥爲僞者乎孔傳序載於梁人文選較之鄭注僞於唐疏者年代孰遠孰近乎又謂唐疏所引舊晉書唐人修晉書不載故疑而削之不知脩正義者亦唐人也此本屬兩書分載不然何爲一削之一登之邪且同一孔疏所載一則僞之而尙據爲眞一則逃之而尙誣爲削豈平情之論乎且執事讀孔疏亦誤會孔氏明言於鄭氏三十四篇之外有僞造以足鄭注者即此二十四篇乃必欲反僞爲眞以孔疏爲不然則當於孔疏外另覓一證據或引其詞語或標其事蹟方可論定顧何以他書更無一可驗而徒據此誑眛之文恍惚之辭人所棄者而我獨取之也孔疏本有張霸之徒二字原不謂康成僞造此不必辨者至執事言賈馬胡庸都尉之學似讀漢書未得其解漢書明言都尉胡庸傳安國之學以至賈徽賈逵受其父業但取以校三家同異而以今文教授並無傳馬作訓之說賈馬雖同時史未載其授受古文事馬鄭傳杜林之學史未載其爲安國之傳儒林傳特標安國之傳爲孔僖父子而杜林之傳唯馬鄭二人分門別派各不相謀此載在漢史昭然明白者故隋書據之安國之傳五十八篇馬鄭之傳二十九篇此正史所言確有可據執事若必不信僕亦無可如何但執事總以馬典祕書何以不見古文若據漢史只言爲杜林古文作訓並無逸十六篇無師說之語亦無鄭注二十四篇之語若據孔疏則孔眞鄭僞馬鄭實不見古文執事前言考據宜據書書中亦無明文僕只能言書中之所已言而不能言書中之所未言僕再以無據之空言復之又近攻詰則彼此徒爲無理取鬧亦無謂矣即如執事問僕何所據而斷大序必出於漢人鄭注必出張霸之徒夫安國漢人以梁昭明博學尙錄之以入文選不言其僞執事去梁代尤遠又何所據而斷爲僞乎如謂不見漢史即僞則晉以前各史止載張霸造僞書執事能指一造僞孔傳之人否安國前漢人班固後漢人安國自作序班固自作志何以見志可據序不可據漢書既言安國上古文經遭巫蠱未立孔序言遭巫蠱先上經未及上傳其情事互相發明已瞭然矣乃必誣其不作序何意孔序五十八篇劉向別錄五十八篇班志五十七篇顏氏引康成亡其一篇故五十八一一相應執事襲閻惠故智偏欲毀其事實且詰僕信鄭贊不信鄭注不知此鄭注穎達以爲僞造之鄭注非鄭所注也鄭氏之書亡僅見於顏孔所引不於是信而誰信哉執事必欲據鄭爲眞以駁顏孔必於顏孔所引之外另據一書以折之而執事不能也漢史明載馬鄭有二十九篇之注不於此求鄭注而爭一僞造之鄭注憑空撰五十八篇之僞書此執事爲諸家所惑者僕因諸家挾馬鄭以攻古文以馬鄭不見文即非眞不得已考其年代覈其徵引以釋學者之疑不意執事不校事實但鬬空言與前信所示據書之說似相刺謬僕更有請者班固以古文十六篇載於漢志祕府當有其書馬融乃云逸十六篇無師說何難請業摯恂而說之乎若謂古文亡於此時則孔僖父子所傳果爲何物王充所引趙商所問仲長統所據果何自來乎采輯之說本是誣善深文不見典記執事以爲反覆可證天下是非自有公理豈能顛倒以爲之說哉鄭學家鑿言旅獒是豪酋之長馬鄭不誤試思上宗奉同瑁馬訓同爲大同天下則下文上宗奉同降盥以異同亦可云大同天下乎鄭云大別在安豐禹貢明言導漢水至于大別漢水自陝西鄖襄而來安豐以上有通陝西鄖襄之路乎古人解經原不能無得失馬鄭亦然以今文證之已多有誤則所注古文安必無差至注書序所引篇詞尤多異聞雜說前人皆以僞書目之執事反執此類爲眞經無論傳注不可以駁經況復執傳注之誤以冒經豈

非歧之又歧乎不知古文乃經孔子所手定者歷代相傳不聞有僞康成雖號經師不聖於孔子乃無端據馬鄭之誤文以毀孔經之實據語云衛道周孔謬勿言服鄭非執事愼勿爲其惑也承約直言不罪故敢布之不宣

與友某論孔二十四篇僞書書

連日辨論過多主意反晦執事屢責人有成見似乎躬自蹈之何也執事之成見二十四篇僞書是也此書不獨非孔並亦非鄭執事雖據孔疏鄭注書序言之此四字乃穎所言彼既定爲僞後人測孔疏之詳恐不如穎達自言之確唐時鄭注尚存謂爲見二十四篇邪則由其參驗得之僞何待言若以爲不見二十四篇邪則由其懸揣言之鄭更無據若以鄭二十四篇之篇目同於鄭之篇目邪則張霸造百兩篇篇目皆據書序爲之鄭注百篇書序篇目皆與之同任舉一篇無論眞僞皆不能出張霸所造康成所注之外穎達斥二十四篇僞書前云僞造以足

鄭注書序不過以爲鄭注書序中有此篇名耳穎達豈以是僞書而鄭所見之篇哉兩語相應豈有二義僕細將孔疏所引鄭注篇目比較實屬不符如鄭注逸書只十三篇無二十四篇咸有一德武成係鄭注亡篇不稱逸十三篇逸書疏止指出汨作典寶二篇其餘渾括言之不知何指據所引鄭注唯舜典五子之歌允征咸有一德伊訓旅獒與二十四篇同者可考其餘九共大禹謨益稷湯誥肆命原命爲二十四篇所有者疏引鄭注無之疏引鄭注書序如仲虺之誥太甲說命而二十四篇亦無之卽一篇目就穎達所引鄭注書序校之彼此已參差不合穎達既斥爲僞不知執事果何據而斷爲眞與鄭毫不相涉而始終執以爲鄭僕實不解且孔斥二十四篇爲僞必有所據執事前言孔疏亦有來歷是也乃以一行之間用其鄭注書序之語而棄其僞造足注之言在執事之意不過援穎達謂劉賈未見古文之誤爲例不知誤不誤總以有驗無驗爲斷非可顢預立論者劉向親以中古文校三家劉歆請立古文責博士賈受父傳數爲帝言古文此見之淡史者故孔鄭二家皆不躓其言有確據故知其誤也馬融未見古文尚可據其自言康成猶在疑似之間尚以其有訓詁若二十四篇則何驗乎無詞語可徵無訓詁可核徒有篇目與孔不合與鄭又不合執事徒以穎達未見古文一言之誤並謂穎達斥爲僞書之誤遂據此爲鄭氏眞經而別無他書以驗之以空言爲實事恐不能取信於天下後世也然執事謂僕看孔疏不明白僕學識淺陋反覆尋思實參不透玆將所疑各條錄以就質其是否張霸是否孔學一概擱起並孔學之眞僞亦姑勿論先將僞書與鄭交涉確據一一條出或者僕改而崇鄭絀孔亦未可定

一問鄭注書序百篇目何以指爲二十四篇目穎達雖有鄭注書序語而鄭原注固書序百篇目也何以移此二十四篇屬鄭穎達疏鄭一指便舜疏中稱經已無此理況穎達斥爲僞邪

一問唐時鄭注猶存不過百篇序注當無二十四篇之注若有二十四

篇之注孔氏豈敢言僞執事何據以序注斷爲二十四篇不僞

一問二十四篇目與孔疏所引鄭注篇目何以細細比校參差不合既不合如此又無詞語可驗何據而知爲鄭之眞書

一問三十四篇鄭所分也鄭以前今文止有二十九篇無三十四也今僞書亦有五十八篇合二十九與二十四纔得五十四篇耳泰誓又爲鄭所疑不能入數何據而斷爲鄭所見之五十八篇古文

再與友某論孔疏二十四篇僞書書

來示謂孔不過就鄭注書序所指爲逸者數之得二十四鄭注書序既有此逸書篇目則此二十四篇正符鄭注云云僕向不知執事所據鄭古文何在乃在此逸書彛鼎之注乎夫此二十四篇何嘗符鄭注乎鄭注武成咸有一德二篇亡而此二十四篇有之則其不符者已有二篇蓋鄭注爲亡逸者乃百篇書序之注非此二十四篇之註也況書注曰逸必爲鄭所見故於鄭驗之今鄭顯注曰亡則鄭尚不見何得據此爲

鄭之古文何得云正符鄭注至二篇之外鄭注爲逸者使鄭得見之鄭於百篇書序尙爲之注何以於此二十四篇書目無一語及之且注書序亦引古文詞語乃如九共九篇之多以至汨作典寶原命肆命等篇絕無一引及之者而其所引如允征伊訓轉在孔書篇目之中其詞語亦大同小異執事卽欲伸鄭謂鄭注文有闕誤詞與孔同所見卽今古文猶可言也以其有詞語可驗也乃以其無可驗參差不合之注硬指爲鄭之古文鄭肯受此僞書乎不唯誣孔且誣鄭也且穎達明斥爲僞書非鄭所見故不曰鄭注古文而曰鄭注書序不過曰僞造者按鄭注書序以足之耳（從孔疏上文僞造足注之意來）乃穎達所斥爲僞者諸家卽據穎達所僞爲眞無一詞語可驗無一訓詁可徵無一篇目可證（讀鄭無二十四篇書目）以此充壁經定孔學康成有知未必首肯且諸家既據孔疏而又謂孔疏所言不足據則必於孔疏之外另覓一二十四篇實證方足以服穎達之心而杜天下之口豈有以莫須有三字而可據以定聖經者乎此皆閻氏首創邪說所以誤諸家以及執事者僕謂執事爲閻所惑正指此也謂此關一差百節俱錯亦以此也如執事不以爲然或僕之識昏誤會請將僕所指各節逐條剖示勿泛衍空文以救紛歧難辨

三與友某論孔疏僞書二十四篇書

昨峯手示始悉尊指前此非看孔疏不明乃參尊意不透也尊意以鄭注亡逸定孔書眞僞不知鄭注亡者已有數篇不亡顯有事蹟可驗其注逸者又與孔書相同此關孔書眞僞頭緒太繁姑置勿辨卽孔劉賈馬閻惠毛張論說亦姑勿論但就孔疏數行參之來示云鄭有二十二篇逸劉班時則二十四是以此二十四篇爲劉班之十六篇也夫劉向言五十八篇班固言五十七篇得多十六篇劉歆言十六篇無析言二十四篇者執事據孔疏僞目以爲其數適符不知僞造者知符劉班十六篇之數而終不符劉班時五十八篇之數劉班時今文只有二十九篇之數除僞泰誓只二十八篇加以二十四篇則五十二篇也不符之數甚多此破綻之顯然者執事言穎達所論不可據而其事蹟則可據康成分經文爲三十四且細列其篇目分法此事蹟之灼然者況僞泰誓後得本不入伏孔原數除此三篇只三十一加以二十四篇則五十五篇也與劉班時之所謂五十八篇五十七者其不符若此而乃據爲劉班所見之古文乎而又可據爲鄭氏所注亡逸之古文乎此皆三尺童子能計數而辨其眞僞者執事若將三十四篇數目另自挪移竄改則是執事疏非孔氏疏矣至於張霸前漢鄭注之徒足注等字互相矛盾執事言宜活看僕亦姑置不論若三十四篇穎達但渾舉之僕亦不據今共篇名剖晰明白如此又與釋文所分相同此定無誤者柰何據其劉班不見之誤文而卽以其所謂僞者爲眞乎執事惑之不解如此此本考經析疑而執事恐理屈詞窮則誤矣請將此事擱下細思月餘再辨何如花開時當約賞也此請道安不宣

與寶竹坡侍郎論泰誓答問書

承詢龔定菴泰誓答問一書此書近始見之竊歎其沿閻惠之餘波必以安國古文爲僞不憚杜撰竄改以合其私其心良苦其計亦良左閻氏始創二十四篇爲劉班眞古文之說諸家繼起助之據之以攻安國古文而無如其中篇目數目證之西漢劉班東漢康成種種牴牾不合亦可息其喙矣乃定菴挾恐見破之私意自作聰明復多方作僞以彌縫之僕摘其中最謬者有四如謂藝文志歐陽經三十一卷則以分般庚而三之案藝文志班固明注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二十二卷其分爲三十一卷者章句耳乃混章句爲經自分般庚爲三以充其數惠定字發之於前孫淵如衷之於後龔氏復豫借東漢末蔡邕之石經牽合證之不知石經分般庚爲三嘗據馬鄭本西漢時無是也其作僞者一太誓後得明見劉歆與博士書劉向別錄亦云民間獻太誓使博士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故王充論衡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之獻於朝而後書二十九篇始定夫劉向曰武帝末王充曰宣帝相去不過十

餘年得書傳聞容有異同至於立學傳習爲二十九篇太誓在內[illegible]所得諸躬親目擊者歆向爲西漢人王充爲東漢初人親據其本言之豈有謬誤故史於後得立學之書絕不另注一篇名於志孔疏所謂爲史總之也乃龔氏故翻成案妄以歆向王充之言爲不足據遂自我作古明見分顧命康王之誥見釋文馬融語竟移之以屬之伏生其作僞者二劉向別錄古文五十八篇班固藝文志古文五十七篇康成云後亡其一篇故五十七然皆未詳著其目今龔氏欲以僞書二十四篇冒西漢之十六篇而無如康成所分三十四篇先與劉班之二十九篇不合且二十九篇有後得太誓原不入伏孔之數於是移之於二十九篇外而析般庚爲三析顧命康王之誥爲二借歐陽章句之數以巧合之妄定西漢今文有三十四篇多方撰造猶短三篇又復以後出之泰誓分爲三篇以足其數夫孔安國上五十八篇係孔壁原有之數已見於劉錄班志龔氏無端撰一事實謂孔安國只上古文五十五篇而祕府取

民間本大誓合併數之不知出何典記其作僞者三二十四篇僞書乃援康成三十四篇之數造以足之者今龔氏謂康成所數得之夫以康成親手自析篇目而猶援其數目以強合之此近儒所優爲恐康成尙不自欺若此龔氏何爲誣之且明知劉歆十六篇古文有畢命而二十四篇無畢命此亦僞書非十六篇確證乃龔氏襲惠棟故智擅改冏命爲畢命以圓其說四庫提要曰書而可改天下無不可伸之論此之謂也其作僞者四既以僞書二十四篇充壁經竟妄言壁經必無太誓且謂漢世何以不校正坐孔壁無之彼徒知漢世得書必校彼亦知漢世所以校不校之故乎請就尙書一端言之劉向以中古文校今文脫簡以其簡脫而詞不順耳至於堯典之合於舜典般庚之合三篇爲一篇顧命之合於康王之誥明見其誤仍置而不言蓋伏生傳本如是各守其舊故也此西漢風氣則然不可執以例東漢也張霸百篇係分析二十九篇爲之與今文先有不合明呈罅隙故以中古文校而黜之此皆

不能不互校者至於太誓首尾完具卽涉神怪本屬周世古書據尙書大傳所引婁敬董仲舒終軍所對其語早流行世間共見共聞何事互校且龔氏亦云自除挾書之律卽萌芽於世通人往往先見之或孝武亦先見之是以民間朝獻夕付學官龔氏亦既知之矣曷爲疑其不互校而妄斷祕府必無太誓乎太誓至東漢始疑於馬融西漢則皆以爲秦火前書譬如春秋之有公穀有左傳立公穀而不立左傳不聞以左傳校公穀也豈得謂祕府無左氏傳乎然而漢世於古文亦未嘗不校也劉歆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始得古文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學與此同是歆所校者十六篇古文不專一太誓也卽校太誓自與古文太誓校不與晚出太誓校也乃亦析言太誓後得傳士集而讀之意以晚出太誓得行古文太誓宜得立而龔勝師丹大怒以歆爲非毀先帝所立夫先帝所立者太誓也非以古文立而太誓在其中有礙於現行之太誓邪不然二人曷以歆爲非毀先帝所立邪此

在善讀而可心知其意者龔氏知其一不知其二遽疑孔壁本無太誓故民間本得行不知孔壁有古文十六篇孔安國獻之劉歆爭之學官何以只立今文不立古文豈孔壁亦無古文十六篇邪乃旋謂劉向班固不應以五十八篇專屬之古文此劉歆所謂是末師而非往古者譬言譬語更不足置辨龔氏本欲以太誓攻古文乃識解昏亂之後反謂後出者非太誓直舉劉向劉歆班固之言一筆抹倒無論隋唐乃復臆定一經作僞以攻人之不僞吾不意經學中顛倒是非一至於此更可笑者末仿孫段故智輯一太誓逸文既誣古文以采輯傳記矣至此又與其采輯之說矛盾則又持較於奧不奧之間不知孟子所引者詞氣皆類墨子所引者詞氣轉不類何也彼明知行文有點竄故非命上篇與天志中篇引文互異乃猶輯作太誓逸文知尙書大傳多異文雜說而不知墨子亦然如鈍根何然其中亦有一節可取者如謂太史公實未盡得安國之學安國之教太史公堯典禹貢微子洪範金縢五篇時

有古文說而已如問故而及大誓必當有古文說異乎民間本之說則班固何以遺漏焉又遷自序年十歲則誦古文其時眾書爭出于世大抵古字皆曰古文未必十歲即有從安國游之事其闢諸家以太史公為安國傳古文弟子之說甚允又如謂班氏不以書序當一篇而引高郵王氏之言曰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其書分析合二十九篇為數十篇又頗雜采左氏傳書序上文稱二十九篇下文稱又采書序文法如是是班氏不以書序入二十九之明證其闢諸家以書序當一篇之說亦甚確唯此二條其善實不可沒故論及之嗟乎古文行已二千餘年經老師宿儒鴻材碩學詳徵博攷特定以行世以為可信則讀之已耳以為可疑則闕之已耳果何所據而敢於偽之乎既求偽證不得於是騁其欺人之技公然杜撰竄改以攻之夫亦不可以已乎有心世道者當同此浩歎焉不宣

與竹坡論孔序二十五篇書

龔定菴妄論孔序稱二十五篇之謬謂此村塾之子目并不見漢書而欲誣孔壁者噫何言之誕也夫孔序為西漢人作在班固漢書之前其文已入昭明文選何所據而偽之乃目見有東漢而不見有西漢自誣孔壁而反以齮齕他人傎矣夫孔序與傳並出西晉初已立於學西晉去東漢不過數十年漢末宿儒尚有存者必有質驗乃行於世孔序五十八篇總數證之劉向別錄班固藝文志皆同（鄭注改七其一篇故五十七）惟增多之數兩本分併各異此證之今文即有例者乃龔氏絕不平情論事硬執漢志之十六篇槩言合此數則真不合此數則偽反謂人目不見漢書試思漢志班固自注古文五十七篇何又云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夫二十九篇加十六纔四十五篇耳顯與自注之五十七篇不合安問孔序哉龔氏謂人目不見漢書不知渠曾見此漢書否若謂劉班必有分併之法則孔序明著其目而詳言之劉班未著其目而渾言之此當譏劉班之略何反執此以譏孔序之詳略者真而詳者反偽則羣書皆可焚矣況班志上斷于堯下訖于秦二語毛西河謂班固襲孔序為之其語甚確在反覆之徒必反以為孔襲班志不知苟屬偽造既知采及志語豈反遺其篇數無是理也近儒欲攻孔經先攻孔序明明西漢大儒所作乃一切舉而偽之據東漢以攻西漢而於東漢之書先不能辨大言欺人欲以傳信於天下後世難矣更可駭者生平本朝去西漢已二千餘年乃率憑胸臆擅將古人一切事實盡更張以就己說如謂伏生不應誤合數篇劉班不應以五十八篇屬之古文不知伏生傳今文二十八篇孔安國傳古文五十八篇皆於載記熟在人口此不能以欺三尺童子者乃龔氏竟敢倡言無忌若此蓋流弊之所漸染則然也吾不能不歸咎於閻惠之作俑矣不宣

與楊定甫侍御論舜典二十八字偽書二十四篇書

昨談大快論舜典二十八字前人亦多疑之品獨信之蓋有故焉魏高堂隆引之為曰若稽古帝舜建皇授政改朔中候引之為曰若稽古帝

舜欽翼皇象兩書同引一詞而改其後句王鳴盛韙之以為出於緯書不知後人采用古書乃事之常諸家論事倒置本末品深不然之昨讀南史有云呂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正同此種乃知六朝人已有識之者然此事亦可比例以觀旁通而得如今文堯典有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稽古皋陶此虞書起例據書序明有舜典豈舜典獨無之也且史記堯本紀則曰帝堯者放勳舜本紀則曰帝舜者重華離騷云就重華而敶辭王逸魯靈光殿賦襲其詞為曰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王粲七釋襲其詞曰濬哲文明允恭淵塞劉備又摘元德二字為字書序有堯聞之聰明乃使嗣位即元德升聞乃命以位意也蹤蹟可驗如此我輩生千載後不獲與古人質證考訂之法只合如此自諸家顛倒是非反未為本曰此皆出於采輯夫既據本采錄矣有何忙迫而致錯誤與原文大相徑庭（如顧亭林所指孟子王曰無畏寧爾等類）是又與其采輯之說自相矛盾矣然二十八字自東晉以至齊梁舜典既分闕而不補各守其

本不敢妄增姚方興乃武人非能造經典者此必魯國桓公趙國貫公流行民間之本抑或孔季彥以家業授門徒數百人流傳之本故孔穎達云事雖久遠流行民間故得猶存方興得其本上之既不行用至隋迺購募得之梅賾本與方興本一有一無此亦如詩彼都人士二十四字齊魯韓三家無之而毛詩有之即其例也至諸家以正義二十四篇爲鄭逃眞古文只坐錯會未及詳考此二十四篇中有咸有一德武成篇目康成皆注爲亡康成何曾見此二十四篇哉且西漢只有二十九篇至馬始分爲三十四篇此見於釋文正義者明有篇目可指而泰誓三篇馬鄭皆疑爲僞除此三篇加以馬鄭所分不能入算則以二十八篇合之二十四篇總五十二耳此蓋作僞者止知援三十四篇起數而造以足之明出康成分篇之後而謂此爲孔安國五十八篇之眞古文哉孔安國大序云古文四十六卷卷數同而篇數異此自分併不同之故四庫各書多有之諸家有心齮齕遏不援他書以比例況班志亦無

二十四篇之說若此二十四篇即十六篇則當云得多二十四篇不得展轉重計矣穎達謂此爲僞書則甚確而推之以加於歆向賈班則大誤此宜分別言之者也諸家始由誤會隋志謂梅賾僞造經傳而不知隋志明言有經亡傳梅賾始上孔傳古文立學在晉武帝初（見前經說）孔傳已爲各家所引纖亦似知其誤則以爲古文僞於王肅皇甫謐辨者識其無確證則又以爲古文亡於東漢而不知漢史明言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其子長彥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頃又似知漢晉皆有古文則以古文爲正義僞書二十四篇屬之康成以爲幟志而不知自晉至隋孔鄭並立苟有二十四篇與二十五篇并列彼此迥異豈無一人覺察而辨其孰眞孰僞者蓋六朝猶見兩漢人書孔鄭二家各習其師毫無異議至近代諸家乃有此臆說耳夫書文之異同雜說之淆亂援引之增減見於尚書大傳許氏說文困學紀聞及各傳記者雖更僕數諸家皆高才博學豈不知此但必迴護初說唯闢閻胳並非解經江藩

藩作漢學師承記有不知古人之僞者不入漢學品竊謂其於漢學古文源流尚未究析不解其所知古文之僞者果據何書其僞安在只爭門戶不復計及聖經夫今日所資以考古文者史記兩漢書經典釋文隋志正義耳諸家捨此亦別無他書也諸家動言據史漢以駮隋唐而不知數書實同一指互相發明史漢文簡易於假借隋唐文詳難於附會諸書尚在平心考之不難得其底蘊貴鄉賢毛西河寃詞一書最具卓識近人藉爲口實而諸家亦不敢背議其中一字蓋毛氏所據皆原書諸家所據多臆見也雖曰據書所論非書本旨品初怪之及尋其竄改揑造等處乃知出於誤會者半出於有心者半毛氏亦有微失大致實爲精確品學識淺陋何敢妄毀諸賢但就其所論證以各書原旨未免歧中又歧貽誤來學鄙意此爲聖經攸關亦經學中一大疑案諸家徒以莫須有三字定獄何以服天下辨之無他唯在實事求是而已擬將拙著尚書辨惑十八卷析疑一卷釋難二卷商是一卷就正而撮略

書大意奉陳左右不宣

尚書講義

光緒乙未
栞於江蘇
南菁講舍

國朝經學之盛超軼前代而治尚書今古文之學者較諸羣經更盛然按字索詁循文大義訓詁之精博蔑以加矣而紀載之事蹟不無可疑文義之節奏且有近於襍亂失次者求之江王段孫諸家之書尠有發明從子鎮青有尚書講義若干篇述乃父儆季口授之言也其設難以發疑如撥雲霧而見天日其通論全篇大恉綱舉目張尤㝵古人外文綺交內義脈注之妙惜其書終於微子今秊來舟山從余遊余自慙學淺不能如乃父之講貫敦勸歸而討論續成之俾後之讀江王段孫之書者知疏通知遠之教初不規規求諸訓詁閒也黃以

恭質庭書

古人有云讀書覩大意謂能提綱挈領淡知大義之所在也然非反復討論而大義卒不能明况尚書之佶詘聱牙者乎、家岱季十三讀虞夏商書句解章析不能融貫義類家大人授讀一篇輒舉大恉以貫之或設疑難以發之、講後命述口義以諭聽受之婷忽明季春讀泰誓諸篇家大人應書局之聘命家岱昆弟從伯父質庭師遂輟業既長從侍武林略有所聞迺擇經義之隱晦難明者復纘數篇存之以示子弟讀書之法、定海黃家岱識

尚書講義

舊經室口授　　子家辰家岱述

堯典

稽古之爲人君者莫聖於堯、而覩堯修己治人之道蔽於欽明一言、欽以修己則百度惟貞、明以治人則萬幾無曠、內而文塞之純一（文思一作文塞）、晏晏之寬容（安安一作晏晏）、外而允恭之溫和克讓之謙沖無非欽德之所推暨也、上而同姓之九族親睦（夏侯等以父族及母族妻族爲九族非）異姓之百官辯章（平一作辯百姓即百官古者賜姓皆貴族與下黎民異）下而萬邦之協和黎民之變雍無非明德之所推暨也、觀其義和之命析因夷隩以盡人性孳尾希革毛毨氄毛以盡物性寅賓敬致之欽天東作南成之敬時以贊天地之化育讀尚書至是嘆堯德之巍巍蕩蕩無以名言而要皆以至欽至明得之雖然稱猶有疑焉四凶列於朝曰滔天曰圮族知之不爲不審矣明知其不可而因臣下之薦又使之攷功（僝功徐音拔）責其成績、厲己之明以流毒因人之心以遺害庸非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者歟、有鯀在下曰虞舜曰予聞之矣聞之而猶不用乎、四岳既師錫矣曰我其試哉抑又何疑焉庸非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者歟、是豈堯時在位七十載耄期倦勤欲明之

德於以墜歟。不然何冄後如出兩人哉。如謂堯德欽明斷不若是之顛倒則尙書之文不足信歟。爾小子讀書有年矣曾亦有疑於此否。夫讀書不能有疑與不讀者等既有疑而不求其信則反不如不疑。不疑者猶尊經疑者幾致滅經是何貿於讀書者為。堯為至欽至明之君何可輕訾。人君之大患出於偏信當是時驩兜共工輩濟惡匿非以求見信計不為不密矣術不為不工矣而堯獨有以窺其衷何其明也。然此為黨惡之臣可以舉主知所舉猶易明也。四岳為當時之賢大臣為堯所信任四岳舉鯀以治水吾意堯必以信四岳者信用鯀

矣而堯亦深有以知其行何其明也。當是時朝乏治水之才而鯀雖列四凶實優於驩兜共工輩萬萬故禹之郊鯀人不以誣衆為嫌後世用畸才以成功者不知凡幾堯之用鯀為舉朝無治水之人惟鯀較為有才不得已而用之耳。時鯀績雖弗成而禹之治水實多因鯀之功故學者於鯀未可厚非獨未聞舜攝位之初即放四凶乎此亦未必非堯啟之也。舜與堯非同出一祖故堯可以妻舜史記堯舜同祖黃帝不可信當其為鰥在下亦一深山之匹夫耳四岳未之薦而堯獨有以知之何其明也。夫天下重事也帝位重任也親如子朱不敢以畀賢如四岳不可以遜。一旦偏信匹夫而禪以帝位可若是之輕慢歟。歷試諸艱納百揆賓四門納大麓而後授以位何其試之明而授之欽也。後世有如堯之欽且明者何患郅治之不可臻大難之不可平也。故欽明一言可為萬世之為人君者法。

堯典二

古文舜典已佚。今堯舜典古不分。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至乃命以位數語為後人所羼入不可從也。靡此數語則冄後文皆不貫矣。首言欽明之裕諸己次言明德之被諸人次言欽天敬時皆贊堯德之盛。子朱嚚訟言

其內無可傳之子。驩鯀吁咈言其朝無可巽之臣皆為禪舜張本非貶堯也。自堯有巽位之命四岳舉舜時年三十故曰鰥。而堯曰我其試哉非僅觀厥型於家也亦惟歷試諸愼五典納百揆賓四門納大麓而見其人心歸天心嚮禪讓之事乃定正月上日受終文祖告攝位也時舜之年三十有三攝政之後百政具舉齊七政天文昭也禋六宗祀典明也輯五瑞朝禮行也柴望四岳巡狩舉也肇十二州封十二山地理察也上而天時中而人事下而地域皆政事之犖犖大者而刑以弼教亦政之不可少肉辟誅之說者謂肇十二州在禹平水後

則舜之殛鯀在禹告厥成功時歟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舜斷不為也或謂流放四凶在肇十二州之前作史者因敘刑政而連及言之則尚書頗倒其文歟亦非也肇十二州亦攝位初年事也越二十有八載堯乃殂落時舜之年六十故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舊讀舜生三十句徵庸三十句在位五十載句鄭君康成作徵庸二十今不從)月正元日格文祖告即位是時聖賢滿朝而舜用之又各當其才時則有若十二牧時則有若四岳時則有若禹稷契皋陶有若垂殳斨伯與有若益朱虎熊羆有若伯夷夔龍舜乃總咨之曰汝三十有二人(三十當作二十王伯申說)欽哉惟時亮天功則舜兼為而治恭己正南面者又五十載其年百有十歲云(依鄭注舜年百歲孔傳舜年百有十二歲今依宋子說)爾小子讀書宜先知綱領本末再詳攷其章句切不草率小子聽誦得復有疑曰古堯舜不分二典而目標堯典事詳舜事是又何也曰書擬成書篇題堯典互相備也且以見堯與舜之一德

大禹謨

鄭康成曰禹謨已逸是壁中古文已無是篇後人攟摭古語補綴成文觀其節次摹橅皋陶謨為之爲言禹之矢謨分二節其一曰后克艱厥后帝因申言后之克艱在知人安民惟堯時克諡又嘆美堯之允迪厥德為知人安民之本此與皋陶謨之言異乎同乎其二曰惠迪吉從逆凶益曰吁戒哉戒從逆也禹又申之曰於念哉念惠迪也皋陶定三德六德九德之等禹陳三事六府九歌之敘意亦相埒後言帝之禪位亦分二節其一帝曰格汝禹示以遜位之意其二帝曰來禹示以道統之傳此又摹橅堯典之文而皋陶謨末詳言樂用簫韶之武舞禹謨末又詳言兵用羽翳之文舞皋陶颺言為十五國風之濫觴禹之誓師為三代誓誥之權輿於事為古特於文亦瓌瑋此尤摹橅之癖者然讀皋陶謨錯落古峭禹謨靡矣

伯父質庭曰大禹謨仿皋陶謨為之書序兩篇合序自有以也惜孔傳言之未詳耳是乃暘

皋陶謨

自古君相之大患不在政不明刑不措而在護其短而矜其長國之本在民不安民國必危民之命在官不知人民必殘皋陶以二者矢謨道亦有大于是而禹拜昌言乃獨吁是何邪如以為難勉之可也乃援帝以自解得毋護其短乎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乃歷敘平水之勞不見嘉謨懋遷有無化居亦瑣碎事也後又力陳丹朱之過自敘弗戀妻子荒度土功津津自道何歟後世

奸雄侈陳功德諷主以禪讓意禹斷不若是特是覩其語氣若有矜心焉禹謨僞古文也詩禹不矜不伐天下莫與爭功能或者有見于此故反其說以為補捄歟爾小子有疑此否能解此否

皐陶謨二

人君治國平天下必先正其德君德既正而知人以安民其首務也此義帝典已明之而皐陶謨言之尤詳皐陶若曰謨明弼諧必本人君之允迪九族敘眾臣翼必首人君之永修邇能若是斯可以行遠夫邇在迪德遠在知人在安民未有己不迪德而能知德者也未有己

不迪德而能安民以德者也禹曰吁咸若是惟帝其難之吁之者戒帝也帝難之為戒之也帝者何舜是也篇內帝皆指舜言時帝方堲讒說人有難知分北三苗民有未安故禹言能哲而惠何憂乎是何畏乎是何遷乎是蓋淡以勖之也帝臣皆一德非禹有疑于皐陶之言也陳時事以責難於君非斥言先帝之短以自解也皐陶又申其說曰亦惟行有九德者乃能言其人有德且能別其德之大小以為佐之尊卑如是則庶績其凝庶官撫曠而人知矣民心上應天心德禮刑賞一本諸天德而民亦安矣禹曰俞乃言底可績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

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謂謨已盡于皐陶予惟孜孜于知人安民而已也古本益稷篇與皐陶謨合不分兩篇因皐陶開自陳當日之隨山刊木決川濬澮貿亦孜孜于安民暨益奏暨稷播奏貿亦孜孜于知人予今以是勖諸帝曷敢不自勵皐陶曰俞師汝昌言滋禹其勵也君臣交勵是以故帝治孰今夫下民之困哲皆由吏人之讒矜而吏人之讒矜又由生德之昏蔽故安民不外知人知人必先迪德三者道 相貫故又進言于帝曰安汝止即迪德之意也曰惟幾惟康其弼直惟思幾危也直舊今誤脫化直江艮庭說惟動丕應徯志見國之安危由于人能知人自安民也帝

因申言臣鄰之義翼為明聽惟臣是賴而庶頑讒說刑以威之可也禹乃申明弼直動應之[illegible]志以為賢者庸不肖者自儆應撫若丹朱之慢傲不迪德遂以朋淫而殄世朋淫不知人殄世不安民殄世與殄行同義予創若是弗子啟惟度土意在安民也而必孜孜于延又長十二師者以此彼苗頑弗即工即賊民者也上有允迪之德而下無動應之志是謂之頑頑非德所能化刑以威之蓋亦濟其窮云爾末言作樂賡歌互相救首皐陶曰元首明哉言迪德也股肱良哉言知人也庶事康哉言安民也帝歌首股肱責難于其臣皐陶賡歌先元首責難于

其君。君德既正而後知人而後安民。皋陶之歌猶初志也。昔明經公有訓曰。典謨之義大矣。而其要在用人。以堯之聖末年四凶用洪水災待舜禹稷契皋陶諸人進而治。此典之大綱也。皋陶曰知人于九德之彰尤諄諄焉。禹曰暨益曰暨稷曰弼直曰舉眾獻曰太師建長與皋陶之昌言無不同。末因賡言而作歌必期于明良喜起。謨之大綱又如此。今又推廣庭訓以明一家之學爾小子其謹書之毋替。

伯父質庭曰。疏通知遠之作有裨經學有關治體。

禹貢

九州之名始於顓頊。終堯之世皆十二州。禹祖顓頊及卽位復分九州。夏史作禹貢以夏制言故禹貢不可入虞書。說者不察遂謂禹治水時已復九州非也。謨曰州十有二師時水已平仍俾十二。終舜之世未之有改也。九州之大川曰河曰淮曰江曰漢。河淮為北條水江漢為南條水。河發源于崑崙至積石而入中國經流雍冀二州至兗州播九河入于海。淮發源于桐柏屬豫州經流徐揚二州入于海。江發源于岷山漢發源于嶓冢皆屬梁州合流于荊州至揚州入于海。其次若濟發源于冀經流于豫分流于徐入海于青。雖次于此四者亦自行入于海。諸州之小水或入于河淮江漢而同歸或出于河淮江漢而分支。若兗州漯出諸河亦自行入海。若豫州洛若雍州渭皆入于河。若豫州汝若徐州泗皆入于淮。兗為河之下流。青徐為濟漯之下流。徐揚為江漢淮之下流。水性流下當從下泄。故治水皆從下始。冀州帝都故首之。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則水之下流已通。自揚而西次荊。自荊而北次豫。自豫而西次梁。自梁而北次雍。以道諸水之源。此其大略也。其治水以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為序。其田以雍徐青上豫冀兗中梁荊揚下為序。其賦以冀豫荊上青徐雍中揚梁兗下為序。其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于篚者入于女功。其海曲山曰島。水隈曲曰隩。山再成曰伾。水停蓄曰瀦。隨地易名。曰為大水受小水曰過。小水歸大水曰入。兩水勢均曰會。伏而見曰出。正絕流曰亂。通行之曰道。以舟入水曰達。過之曰浮。傍水陸行曰沿。過之曰逾。前記治兗至雍之序從下溯上從東南溯西北。後記導山導水之序從上趨下從西北趨東南。經之緯之錯之綜之而山川之脈絡源委瞭如示掌。其語簡其義明其例密。禹之治水為千古之奇功。其文亦千古之奇文也。

甘誓

有扈之戰或曰屬禹或曰屬啟是猶虞之三苗頑不即功者夏二后蓋甞後征之也。而戰甘之誓要以屬啟為近是。古帝王愛民如赤子而軍旅主威令不能不肅甘誓簡而嚴猶見三代上之古風焉撰偽古文者作禹征三苗誓柔靡不振意謂帝王之師不尚威武然非誓師體也不及甘誓遠甚然小子竊有疑古者用刑父子兄弟辠不相及甘誓言孥戮汝身毋殘酷也乎曰否。明經公有訓曰戮謂殺之也孥當依王莽傳作奴謂有罪而沒為奴也或奴或戮視其所犯誓其用命而以不用命反結威之以奴戮湯誓牧誓皆然此誓之所以異於誥也誥辭悱惻誓辭嚴肅振古如茲初不分於三代如偽古文征苗辭便失誓體

五子之歌

楚語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注云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王伯厚駁之曰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豈朱商管蔡之比韋注非也按啟子五觀非令德不獨楚語五觀謂即五子亦不獨韋注墨子曰武觀啟子淫溢康樂野于飲食

武觀即五觀古字通用逸周書曰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潛夫論曰夏后啟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漢書古今人表啟子兄弟五人號五觀列下中皆其徵也今所傳五子之歌偽古文也以五子為令德與諸書違異似失之矣。雖然偽書之言悉有所本書缺有閒今特無由溯其言耳試以楚語觀之朱均一流五觀太甲一流管蔡又一流安知五觀之自怨自艾不與太甲同乎孔子刪書錄五子之歌蓋嘉其悔過也不然五子非令德孔子奚取其歌焉作偽書者深窺是恉其辭若怨大康也亦實以自怨云爾聖人重改過秦穆之誓亦登于書矣觀其卒章之語顏厚色愧怛怩心慙自懲弗失吾不知于太甲奚若而情辭怨悱不下秦穆昆弟五人仲康在其中作偽古文者竊取楚語之文陳其怨艾直以夏仲康比商太甲自解此書者昧于五子自怨之義竟謂藹如仁義殊失作者之意而近儒矯之者歷引周漢諸書并斥作者之妄竟謂五子大惡不悛則孔子奚取于五子之歌

湯誓

唐書高定七歲讀湯誓問其父郢曰柰何以臣伐君邪

郢曰應天順人何云伐邪對曰不從誓言孥戮罔赦是順人乎郢大奇之而不能荅爾小子庶幾高定幾乎能若此用意否并能解此疑否易之革傳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據高定見以疑成湯固失之矣然欲雪成湯之恥何以釋高定之疑且誓言之可疑更有甚於高定所舉者毫衆有言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違農逆衆怨讟之滋興奚若天聽自民天視自民不順人其順天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直刺洞胸其曷以自蔽且幾疑孔聖之彖傳亦爲媚時王護先祖之飾說矣而抑知有大不然者時日曷喪予及女皆亡夏民之怨桀奚似夏民之仰湯又奚似湯爲民望之切齊胥直捄哉曰順人然君臣大義也夏民不無私憤毫衆或有公論安知無仗義執言沮撓我師謂伐君不忠如孤竹之子不先見諸當代者不從誓言孥戮罔赦此古人誓師之常言耳（甘誓牧誓費誓皆有之此乃古誓之常言讀者勿泥）設有義士扣馬亦扶而去之而已矣若夫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政夏宜作一句讀我后謂湯舍穡事而割政夏指桀言即下所謂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是也我衆受此虐政而我后不之恤即孟子所謂奚獨後予之意是民怨湯之不征夏非怨湯之征夏也孔傳解此以我后

爲指桀故當時高定不致疑乎此若如近解以爲湯違衆征夏則高定殆不待七歲早疑之矣而何爲今之讀書者循誦習傳自壯至老絶無一疑未識有愧乎七歲小兒否爾小子其戒之毋忽

仲虺之誥

尚書之仲虺荀子之中蘬史記之中鸓寔一人也仲虺之誥爲湯伐桀有慙德作古文已佚今所傳者亦僞作也凡作偽者采掇佚書貫以己意其語不能無出入有經史引本篇語而遺漏之者如史記載湯誓文今僞湯誓篇失采是也有經史引本篇語而誤入他篇者如記緇衣兩引尹吉語尹吉即尹告尹告即咸有一德今僞一德篇既采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語而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則又誤入太甲篇是也有經史引他篇語而誤入本篇者如孟子引葛伯仇餉湯始征葛事當爲湯征篇之逸文今偽書又誤采入仲虺之誥是也然葛伯仇餉孟子雖詳其顛末小子竊有疑焉葛伯不祀本有可誅之辠無犧牲無粢盛尤爲誣妄之語時湯一舉滅之可也奚必遺牛耕粢直至仇餉而後征之且亳葛兩國相去八百餘里（鄭康成說）使衆往耕朝夕饋食揆之情勢殊多不合孟子之文殆亦傳聞之

失賓者與曰不然孟子言湯居亳與葛為鄰是亳葛密邇為車輔相依之國也先儒有謂湯居南亳距葛六十里者近是（皇甫謐說）往耕餽食必使踰境近氓為之亦非遣國都人遠赴之也湯之地方七十里葛為伯爵其國與亳相埒且與之接壤而崛強為天下梗故湯欲行王道必自葛始葛服而天下從之矣無如葛伯喪然自大誅求不已曰無以供犧牲曰無以供粢盛如眈虎逐欲哆口以待即春秋強侯徵牢徵役亦不侈是態而湯切車輔之義欲以德禮首服之遺牲耕粢委曲周旋交鄰之道盡矣蔑以加矣故孟子以為仁天下有仁於交鄰而不仁於事君者乎觀湯之事葛知其伐夏放桀無利天下之心而來世有以為口實者眞瞽人也湯何慙焉

伯父質庭曰夙疑湯之事葛好仁而過文從孟子與葛為鄰及一征自葛天下信之語想入形勢拓出議論可以論古可以傳後

伊訓 太甲 咸有一德 說命

右文八篇皆人臣陳戒之文也自古人臣之告君有指陳當日實事以相規者有歷敘本朝憲章以相訓者有歷引前王事蹟以相誡者存其說於國可以正身心可以廣識見存其說於天下後世可以明義理可以攷事實可以稽典章若夫空語道德反復演說三代上之陳戒其君未有若此者矣故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諸篇揆諸周書眞古文殊屬不類然其文多采佚書間有辟襍亦皆前賢之格言斯亦不廢江河萬古流也安得以為偽書而少之

太甲

史記本紀曰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於是伊尹放之桐宮三年伊尹攝政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此與今所傳太甲篇文不合或者以為太甲之居桐宅憂也非放也甲不居桐非人子尹若放亦非人臣今太甲篇文未誤也曰不然道有正亦有權伊尹之放君權也權也者聖人之時中然小人用之則無忌憚是以聖人之語權必懍然有憂天下後世之心至其身臨之亦不敢避也孟子言貴戚之卿反復諫之不聽則易位伊尹之於湯豈獨貴戚之比臣甯負王不能負社稷君子不以辠霍子孟伊尹獨敢負成湯乎是以不得已而出於權或曰太甲之居桐宮當在居喪之初即不率教去不數月即被放可乎且二十六月內倏放之倏迎之視易君如置棊然毋乃輕率已甚乎曰不然此乃沿偽古文偽孔傳之失也殯

湯即位改元爲後世纘亂之事太甲之改元必踰年也漢書律歷志引伊訓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此爲至朔同日越茀祀上帝時伊尹猶化戒訓王則太甲之放桐當在二年明矣合湯王告廟之年數之寔爲三年故史記云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放於桐宮合所立之年計之也又云三年伊尹攝行政記改元後之年也又云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反善記被放之年也然則太甲之放復湯後又年舊說有云伊訓十二月乙丑爲太甲告殯即位改元者非也有云太甲不率教其放廢即在元年者亦非也有云太甲之放桐宮復帝位俱在二十六月中者尤非也王因莊曰放君大變之事伊尹豈輕有是舉不明則訓之冀其改悔不改則又誡之至再至三猶不改然後不辱已而放之計始決即被放亦必不在一二年之內即放後亦必令其動心忍性徐徐覘察實見其能改方始迎歸必不乍放乍迎如醫棊然王說是也但謂史記太甲既立之三年爲即位改元之三年則下文記攝政之三年反爲贅文矣亦非也

書　十六

盤庚

蘇氏曰盤庚德之衰也民不說而猶爲之先王未之有也予謂當盤庚時民之樂遷者半不樂遷者半曰小人攸箴曰吉言百姓曰非廢厥謀弔由靈時民之建謀遷都箴規其上者不知凡幾盤庚亦用謀之靈言之吉者耳特以慮及久長非費財力之淺謀者所能及故反復以喻之云如謂臣民一乘樂遷盤庚拂情自用誤矣盤庚將涉河以民遷而民有弗率者大抵率籲於眾臣之慼遷者也凡篇內眾民對文眾皆指眾臣言與詩宜民宜人同故盤庚出誓言我王祖乙來居耿土爲圯於河不能相救以生問之卜筮既以爲宜遷攷之舊服亦非不可遷今日自耿遷殷若顛木之有甹枿由說文作甹木生條也葉釋文本作枿顛木而肄生曰枿庶可永我命復先業乎此統告臣民之辭也而盤庚又深覺斯民有樂遷有不樂遷斆於民斆覺也其不樂遷者率籲於眾臣之慼遷而眾臣之慼遷又每遏伏小民之欲遷而以言規其上者其王陽甲乃命眾臣悉至於廷盤庚代告之若曰凡代告備若曰周書備王若曰爲周公代告誥今時文入口氣備若曰若訓本此先王惟圖任舊人共政舊人亦不匿其指指與指通意也王用大欽罔有逸言民用大變今予非敢荒廢舊德舊德承上言亦惟汝眾臣含匿厥指且不惕予一人而有逸言總由淡中傲從康之心而不能黜之也予視汝情明若觀火予亦有拙見人惟勞化乃有逸如農力穡乃有秋若從目湯之康

書　十七

而不黜乃心是惰農自安罔有黍稷也且百姓尙有遷居之吉言汝不能和乃旣先惡於民亦思儉民猶胥顧於箴言汝反有逸口予劉予能裁制短長之命（命謂號令舊解作天命非）汝曷弗以小民攸箴之吉言告朕而敢伏匿之若此則下之相動以浮言皆恐嚇沈陷於爾衆臣耳予爲汝祖父故不敢動用非義之罰亦不敢動用非義之惡用罪伐厥亦用德彰厥善而已矣其告衆臣也如此及陽甲沒盤庚作（作謂即位）乃話民之弗率大告用誠其有位衆臣亦咸造勿褻一洒其傲從康之習乃登進其民而告之曰殷降大虐先王陽甲不懷其所生之地（經文攸作所生也與平秩東作同）視民利用遷正法古后承保之意（罔不惟民之承保句承保猶云容保）惟思喜康之與共予之顧懷於新邑亦以大從喜康與共之志無如予以汝遷而汝自鞠自苦不能一心共濟惟胥以沈不其或同雖自怒曷瘳乎（經文稽當訓同）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句絕今字或屬下讀非）恐有人掎乃身（倚與掎通偏引也）迂乃心者矣予亦爲爾先人故欲大克羞爾用思遷都如此（用懷爾然懷思也爾然如此也）不然久於茲土高后必以虐民辠予汝萬民不同心高后亦必以遠朕辠民且不特此汝有戕在心高后亦必殺汝祖父同斷棄汝不導自救如或予之同位有貪爾貝玉之具不樂

遷者其祖父無乃告我高后作大刑我高后亦無乃崇降弗祥（丕乃崇降丕與不通丕乃猶云無乃）君親一體忠孝同原汝合比猷念以相從（分當依石經作比）無胥絕遠而已矣其告小民也又如此盤庚旣遷奠厥民居又正衆臣之位而告之曰予旣歷告爾百姓於朕志爾勿與百姓協比相讒念自契始居亳古后湯欲廣其功用適亳山減凶德以嘉績（降減公也）今我民蕩離無定極其不樂遷者蓋鮮爾何謂朕震動萬民乎朕欲復高祖之德永民命於新邑非盡廢衆謀弔由其謀之善者今各不敢違卜用宏先王之大業爾衆臣尙皆安哉（古安穩字作隱下篇所言一一洞應上篇之首）然則盤庚之遷殷善用箴言非厲民以自用者矣且謂朕不肩好貨敢其生生其安集遷民功同覆載此殷之所以復興也而謂盤庚德之衰可乎哉

高宗肜日

殷人尙神故商書多言災祥事然災祥可信亦不可盡信後世麟鳳諸瑞多見於亂君穢政之朝其故何也蓋可信者天之命不可盡信者人主之德人主否德祥亦災也人主修德災亦祥也高宗夢說人皆以爲祥夫夢豈可盡信哉以高宗好賢之誠不必以夢得以高宗之心正斯夢正亦何必不以夢得故欲信帝賚之夢亦惟

信之亏高宗之德也不然魯豹嘗以夢牛亂其家豹夢豈可盡信哉。大戊時有桑穀共生於朝人皆以為災然大戊竟以桑穀興，安見災之不可以為祥，屈軼以指佞生佞黜而屈軼可亾，與桑穀之事將毋同，而人以屈軼為祥桑穀為災，祥與災聽人之自命也。高宗肜日有雊雉於鼎耳，其事非幻，夢比而高宗從祖己訓天既孚命正厥德卒以之中興，與大戊之桑穀先後一揆，其災邪其祥邪，人主能修德災亦為祥，觀於此而益信不然乃曰其如台，徒聾無益也。夫殷人尚神，先後之獻祥瑞者不知凡幾，而孔聖删書止存雊雉數事，蓋謂祥不足恃而災可以警人君祈永命也，其意深哉

西伯戡黎

人之命有定亏生初者，有定亏生後者，其定在生初非大德不能回，即大德亦或莫之回，其定在生後視人事為轉移，有大德者先天而成之，且善愈積而愈昌，雖元命亦以我化，有大凶者先天而敗之，且惡愈貫而愈盈，即大命亦用自絕，命之定亏生初者，命之定亏事後者，爲紂即有命在天，而以後起之爲惡何以抵生初之一命哉。祖己曰乃辠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亏天，夫人即不能先天而去命，幸勿以事後之隨命斲喪生初之定命哉，君子居易以俟命。

微子

攷微子去殷之先後，史記殷本紀宋世家言之歧異，以義言之，微子訪於父師少師當在囚箕子戮比干之先，殷本紀是，其去殷則宜在囚箕子戮比干之後，宋世家是，史臣記錄先後問答其語次猶可攷見。微子曰今用沈酗於酒，父師以為此乃天篤降災亾殷邦也（毒與篤通，厚也）。（荒與亾通，本史記）微子曰殷小大咸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父師以為卿士宜用耆長舊人，今罔畏畏見朝無重臣也。攘竊犧牲宜有神譴，今容會而無災，見天心早絕之。

微子曰，凡有辜辠罔有恆獲，小民方起為敵讎，父師以為父敵讎反以召敵讎，斂合於一，見野無信用之民也。微子曰，信若是殷其淪喪，我若涉大水無津涯矣，父師以為殷其淪喪，我亦無久仕之道，詔王子出迪，見己亦將去也。然是時微子心然其言，卒以父母之邦故濡滯不忍去，及紂囚箕子戮比干，乃又訪諸父師少師，曰我其發出往（今作狂，字之誤，出依史記鄭注），予顛隮若之何，居父師以為我舊云將害子，宜出迪，而王子竟不出，今非特王子顛隮，我乃顛隮也，我亦不顧行遯矣，蓋是時微子與父師少師同時去殷，父師名疵，少師名彊，適周，而微

子遜於荒云。方微子之訪於父師少師也情辭悱惻語短意長如沈疴在身猶縷縷述病原佗療治訖是時憂殷之意多亡殷之意少而父師一一決其淪喪之兆若秦越人之視病洞見臟腑微子聞之憮然曰殷遂喪越至於今若驚愕若悲鳴讀其語猶見其情也及其再訪父師少師勢窮情迫亡殷之意遂決當時史臣紀微子與父師語各以類從使不混懞而又嫌為一時語故於微子語中又特以曰父師少師別之。今以語次攷之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往云云當在父師詔出迪之後皆以我舊云刻子之上。故王充論衡引此經有微子曰三

書　三十二

字以我舊云刻子王子不出為微子語蓋今文家欲取文順乃移曰父師少師二十八字於我舊云之上又不尋以舊云刻子屬父師語妄增父師曰字故王氏又誤連之以舊云刻子為微子云爾

金縢

金縢一篇疑義甚多今文家說秋大熟以下為改葬周公事一篇之文割截為二致後人疑為脫簡此固不足信也鄭康成治古文家言謂周公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與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而又請身代亦自居其功則周公所為直王莽之心矣此說其可信

與然二說之難信者儒已詳辨之而疑之待釋者又有三。一在成王。一在周公。一在二公。方流言之入也成王疑其不利已固無足怪舉人之主名既尋王猶狐疑不悟鴟鴞之詩既詒王猶執迷未誚（王亦未敢誚公誚乃誚字之借誚乃訓字訓讓也）一開金縢之書頓然大覺者何其鈍後何其敏其故安在曰身代武王之事與不利孺子之言正相反設令周公有不利之心必祈武王早亡可取孺子天下而自有之。今不祈武王亡且願以身代武王是公無利天下之心也。公無利天下之心決無不利孺子之事此成王之積疑所以頓解也然而代武王受眚栽乃甸人聾

書　三十三

所為（事見周官甸人）非出於大臣。公以大臣而徇小臣之節恐為後世姦宄口實故諸史亦祕其事勿言顧卜筮常例既占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繫於策合藏焉（語見占人注）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文見占人）必一啟之。公覆納匱中一似始欲祕之終欲發之其意何居。曰公而代亡出於不得已之苦心鄭注所謂若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獻欲歸命於天是也古者卜筮祝冊本不洩祕故記有宣祝嘏辭說之文周官占人所言自屬卜筮常事而公所納冊在金縢之匱國家非有大事不啟豈常事可比不得援占人文以為例凡常事冊祝皆諸史佐

時王方疑公故以問諸史及百執事對曰信明公實有其事也曰噫公命我勿敢言明此冊祝公自命之辭（與上元龜之命同）非諸史所敢言所謂公乃自以為功是也為功猶云作事代王受眚裁之事公乃自以而為之非百執事所與聞并非諸史所敢言則納冊金縢非欲以祿其事而我勿敢言初非諸史姑祕其事矣然而武王之時太公召公與周公並為三公所謂同心同德之侶也而二公處此時不將代死之說白公之心解王之惑聽沖人自疑之自覺之其意又何居曰流言初入其能淡信公不疑公者惟康叔一人故康誥曰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句）朕德惟乃知左傳亦云大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為相睦時倡流言者管叔也和流言者不獨蔡霍也惑流言者不獨成王也以二公之德之明當不至以流言疑公然能據代死之已事以斷不利之謠言不難一言立決而二公終不舉此以告王者是非特沖人未及知二公實亦未及聞也故史臣記其事一則曰公乃自以為功再則曰周公所自以為功則二公所與聞者體王其罔害云云而以身代武王乃公自以為事未嘗以告二公也推其所以不告之故一則事關於王恐傷武王之心一則事知二公恐傷二公之義也及成王遭天變欲穆卜而啟金縢常事也（下文王曰其勿穆卜是初啟金縢為卜裁故也）非二公倡王啟之也如二公夙聞其事於流言之初不以此曉王得人既得之年默默如故詒詩未訴之年又默默如故是誠何心也史於啟金縢後特誌之曰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王至是乃知公之心也二公亦至是乃知公乃自以為功也顧王問諸史也二公啟之（經文二公先王以此）王疑頓釋而出郊親迎亦未始非二公道之也二公始終其事而代死一節未與知史再後詳記之所以明周公之眞摯無邀名見二公之緘默亦無蔽賢意也云爾

大誥

管蔡啟商惎間王室成王命周公東征乃大誥多邦諸侯及御事臣管叔於周公為兄於成王為諸父之列曰兄考曰考翼皆斥言管蔡（翼列也謂行次說詳啟蠖蔡傳謂篇內不及三叔為親諱曲說）曰殷小腆乃指武庚腆與觍通觍主也（亦見啟蠖）時多邦及御事或以艱大民不靜為難故詳敘卜吉以安之或以代考翼為嫌故詳述甯王甯人以折之甯王者武王也甯人武王之功臣即民獻之十夫也（詩宜民宜人人以臣言此甯人亦謂甯王臣篇內皆同）武王君若臣綏受天命勅立國基若何其勤勞予沖人嗣無疆大歷服曷敢忘大功閉絕

天敃㦬曰用絕也天即降用威予不敢自弃絕也弃此丕丕基不及卬身敉定甯王大命篇中重覆申命語緜情悱至再至三不能自已論其大恉如斯而已矣其事先卜而後出誥依鄭注故首敘曰甯王遺我大寶龜重其卜也紹天明示可信也即命曰命龜之辭也即就也就龜而告之曰即命文與金縢篇同今有大艱於鹵土鹵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欲鄙我周邦今亦蠢此告叛也今翌日民獻有十夫爲予翼以往敉定甯武圖功此告征也我有大事休大事戎事有有不此貞龜也自有大艱于西土至我有大事休並是命龜之辭此從鄭注卜并吉謂三卜皆從亦鄭注既卜乃告友邦君及御事曰以爾東征殷逋叛臣播與叛通見敃㦬爾君臣罔不以艱大民不靜越予小子考翼爲辭予沖人亦永思其艱顧遭此天役卬不敢恤其艱大儀爾君臣亦當綏予曰無毖于恤義古儀字儀度也見江疏而反勸我違卜不征邪夫今所卜之龜乃甯王所遺之大寶龜甯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亦惟卜用弼我丕丕基天之明畀寶龜知之龜有紹天之明復何疑則爾君臣可勿以艱大民不靜爲恤也且此丕丕基乃甯王所圖事歬甯人所圖功歬甯人所受民予不敢不亟卒之極與亟通攸終之休畢之厥考翼其肎曰予有後勿弃基而乃友彼叛臣伐我子民爾君臣有養民之責何尚勸我弗救爾惟舊臣亦當遠省甯王歬甯人所圖事功勸毖我民若有疾之待養而乃憂民之不靜且以考翼爲不可伐是祇知其近而忘其遠矣夫欲明邦事必謀哲人爽邦由哲爽明也由與猷通民獻十夫迪知天命爲棐忱之帝臣爾時罔敢易瀆皆尊之如師保今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天亦惟庥民獻不庇叛臣予卒此民獻撫首疆土有撫有也指讀如者定之者何難矧今卜并吉又何恤人謀鬼謀既屬大同東征三年管蔡誅武庚斃即從叛如淮夷諸國亦賓服淮夷見書序

康誥

康誥一篇周公代成王咸勤侯甸男邦采衛遂大誥康叔以治道見鄭注故篇首有周公咸勤洪大誥治之文且有孟侯朕弟封之語鄭注云孟侯總告諸侯之辭鄭注以此爲正義下引略說大子十八爲孟侯是別義王鹵莊江艮庭孫伯淵皆誤以別義爲正義失鄭注意是時侯甸男邦采衛咸在命康叔以康誥實兼諸侯通誥之故先呼孟侯次及其弟封篇末所謂惟君惟長亦以兼誥侯甸男邦采衛之爲孟侯者親愛之曰友邦尊長之曰孟侯皆諸侯之辭也說者不察以篇首爲脫簡誤康叔者爲武王此舊說也篇內所誥大恉以文王明德慎罰句爲綱領而明德又爲慎罰之本故首敘之庸庸祇

祇威威怙冒聞上帝此文王之明德也武王殪殷受命為爾寡有之兄亦惟勉行文王之道見江孫疏蘇殊恉也又引文王紹其舊聞依其德言蘇非敷求殷先哲王用保乂民之道亦蘇非別求古先哲王用康保民之道又見文王之明德與堯舜禹湯之治道古先哲王謂虞夏見鄭注亦蘇殊恉也則周公之勉康叔助王宅天命作新民者兢兢本文王之明德以明其德此慎罰之本也後敘慎罰之事於元惡之大憝又反復言之元惡者為人所大憝即其父兄亦弃絕之不慈友其人父不慈者由彼子不祇兄不友者由彼弟不恭明其見憝於所親皆元惡之自弃絕也弔至也其惡至此不弔我政人受罰則天所與民彝大泯亂矣明宜急治之也治之若何亦惟曰乃其速用文王所作法刑有茲元惡不昬赦其父子兄弟不相率以大刑左傳所謂辠不相及是也罰猶法也作法刑與作教刑作賊刑作詳刑句法相同文王所作法刑孟子所謂治岐之辠人不孥是也茲蘇赦不率大戛即申明文王作法刑之義茲指元惡釋詁刑戛常也戛謂常刑率讀牽率老夫之率率大戛者謂連坐之猶後世所謂大獄也此節速由文王法刑不率大戛與下節速由茲義率殺反對此節祇其民自矧惟外庶子以下戒諸臣也矧猶亦也訓人謂師長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別徧也譽善也謂徧布政教進民於大善也時乃引惡惟朕憝即元惡大憝之意引惡人以瘝君長惡人宜殺引惡人之長吏亦當連坐故曰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不率大戛為文王法茲義率殺用殷彝之義刑義殺殷有連坐之法墨子尚同篇引大誓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辠鈞謂事發連坐其明證也自亦惟君惟長以下又戒孟侯孟之言長侯之言君亦惟君惟長不能治其家人則在外臣正遂肆威虐大放王命斯非德教可用以治明當征討之也篇末又總結明德慎罰兩事曰惟文王之敬忌曰惟殷先哲德惟之言思致其典聽朕告之意時監文王殷先哲王所謂德之說與罰之行猶亏也與也乃以殷民世享矣酒誥其為妹邦酗酒而發與梓材則又通誥侯甸男邦采衛故首曰以厥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於厥邦蔑作兄弟方來尤再三致意蓋與敘首相起結云

洛誥

周公營洛為作民明辟之基此所謂基命是也而大保以為天之命哲命吉凶命厤秊在令初服勸王宅新邑疾敬德祈永命此所謂定命是也而成王謙讓如不敢

及天基命定命烝委之周公故篇內述宅洛事謂之公功明非沖人所敢及也首述宅洛之事爲周鎬京配美而成王一再曰公敬天之休明基命者公也周公以新邑既成庶有祀事宜肇舉殷禮配享功臣之典咸以時佐相秩無文易傳曰物相雜謂之文咸以時佐相次弗錯雜其閒故曰無文而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又命曰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王意欲以功之大者爲首祀豫爲後日周公之地說詳敗懷故周公述王命以孺子爲朋比識其往新邑宜愼始庶若火炎灼敍之弗絕又告以周工之順常撫事罔不如予之不廢乃命惟在察而篤敍之凡篇內周字皆指鎬京言自

往新邑使繇曰就職之僚友勉起有功惇大成裕王自有功載於萬世凡曰有辭皆謂載辭或功或辠空文而定多方府有辭多士淫泆有辭有辭于罰謂載書之辭呂刑有辭謂刑書此告以來終宅洛之事以定天命也所謂惟終者何曰朝諸侯曰遷殷民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勉王以禮取諸侯乃惟孺子分我不及聽之事以輔治民之常汝勉王往撫殷民篤敍乃正父孫氏父訓長正長謂百官罔不如予之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又申言厥若彝及撫事皆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且自明告退勉懋之意彼裕我民無遠夲而皆來又申言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之意王於

是盛偁公德以留之且以營洛邑朝諸侯遷殷民凡所謂基命定命者繫公之功故一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一曰公功迪將其後迪啟將大也誕保文武受民一曰公功肅將所受命祇歡所受民即所謂誕保文武受命民公無困哉哉一作我言不以此困我即壽不敢及天基命定命之意皆歷言作洛關繫之大非沖人所敢及故再則曰予沖子夙夜毖祀後則曰我惟無斁其康事公以明四方迪亂未定即于宗禮亦未克終公功未竟公身亦未可去然王之留公曰公定予往已意欲公先定殷民予乃往新邑而周公之意欲王先往新邑而後遷殷民此又王與公之意不同者故周公答王命

曰王命予留洛以承保乃文武受命民大訓之供朕常作供訓也恭讀如用供王祈天永命之供承上承保爲文亦惟孺子先來相宅其大篤法殷獻民之治爲四方新法爲周京敬導之自時宅中而治王有成績而後予旦率群工厚先王之成業以答衆庶爲周京信導之成我詔子之型即梓所謂予教汝于棐民彝是也昭詔通詳敗懷乃盡文祖之德而王不終來乃伻來命以秬鬯二卣願予於文王武王告遷盂與禰通廟詞也於以仁厚敍次殷民無相冓交也自疾怨罔不永斁厭也周德永成殷民永觀吾子而懷德事至萬年所以定命者可謂周至矣其事詳多士篇十二月戊辰王在新邑記初至也冬祭曰烝配享

功臣記始祀且終咸秩事也明年正月祭歲告周公其後而王即還鎬京終即辟於周命公後事也王賓殺禋咸格記言百祀王入太室祼在殺禋後記舉稱殷禮也命後在明年正月朔日而周公居攝矣七年歸政事在此年十有二月故又特著其月以明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云周公留洛三年（從伏傳破蔡傳）老於豐遂薨年九十九（見風俗通）

洛誥二

不通經例難以治經洛誥之來為來鎬來洛之通亂而往俱指洛邑以王在鎬太文舊解其往汝往泛指自此以往不言地公定予往為王時在洛將還鎬皆不合例下又言孺子來相宅伻來毖殷是王猶在鎬也戊辰王在新邑王始來洛何尋顛倒說之宅指洛邑周並指鎬伻周匹休謂為鎬京配美伻周恭先伻周孚先謂為鎬京恭信先導伻從于周謂伻從鎬京惟以在周工往新邑謂在祭鎬京臣工而自往洛予小子其退即辟於周命公後謂予終退即位于鎬京公留洛邑後舊說周多泛指或說即辟于周為即位于洛既不合例命公後謂命伯禽義亦不貫周公營洛以基命定命王以為非沖人所敢及歸其功于公謂之公功公功以發句舊解讀亦未克敉公功亦失文義王舉稱殷禮謂舉行殷之祭典冬烝配言功臣用殷禮也周禮先祼而後殺牲周官戴記並有明文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先殺後祼亦用殷禮也鄭注云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周公制禮樂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須行周禮須記始尋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鄭義甚精舊解殺禋賓格王乃入祼循文大訓不別異同亦未諳舉稱殷禮之義故曰不通經例難以治經

君奭

周公作無逸篇舉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周文王茲四人迪哲所謂自貽哲命也此以人君在位之久壽者太文故殷不及湯周不及武王此固人所共曉者也周公作君奭篇於殷王之湯大甲舉伊尹大戊舉伊陟臣扈巫咸祖乙舉巫賢武丁舉甘盤又以人臣在位之久壽者太文故湯之臣不及仲虺武丁之臣不及傅說伊尹在湯年已老而猶留相太甲太戊為太甲之孫（中歷五王）伊陟為伊尹之子其年之老可知也逸書有臣扈篇在仲虺之誥寿是湯臣也至大戊猶在其年百數十歲矣巫咸不可攷巫賢為巫咸之子（古咸賢兩音迥別）祖乙為太

戊之孫中歷三王其年之老亦可知也甘盤為武丁舊學之師竹書紀年亦有命世子昭居于河學于甘盤之文不獨僞書云然其年亦長於傅說周公歷舉諸臣而總之曰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節下所謂天壽平格之保乂是也謂殷王有此久舊之臣陳久為常訓陳久舊也見漢文帝紀食貨志注以安治其民亦惟天大佑諸臣之命使之壽考則商邑以實純大也佑謂福佑之也國有賢人則實無則虛易曰升虛邑。故內而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外而小臣侯甸罔不奔走申言商實之意俾一人有事于四方咸信孚如卜筮此殷禮祀天所以升諸王以配享而多歷年所也陟配天以諸王言非配享功臣之說也君奭之作孔疏謂在周公致政之後而序云周公為師召公為保相成王為左右又以為周公既致政又退居臣位是時年已九十餘矣召公曾與周公分陝年亦相若自以期逾致事不悅常在王所有退老之意舊解書序不悅亦多謬故周公歷舉殷之老臣以為勸云周公又舉文王時之虢叔閎夭散宜生南宮括而不及太公者太公遇文王晚且年猶未逮下壽之數八十遇文王之言本屬無稽文選李注引說苑鄭子說梁王語太公七十而相周亦未盡是據荀子君道篇韓詩外傳四東方朔荅客難又皆謂太公年七十二見用於文王列女傳管仲妾婧又謂太公年七十居牛於朝歌市八十為天子師九十而封於齊斯言最為有據就養之年據孟子在命鹵伯之後伏生書傳在受命之五年文王受命伏傳以為七年逸周書以為九年是則太公就養鹵伯年七十二爲文王之四十六年也武王惟茲四人庶

上五人中之迪彝而言因不復及太公且茲四人時已俱歿太公生存亦不復與殁者並列也曰亦惟純佑秉德即上天惟純佑命之意曰耇造德不降我句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又反結純佑秉德之意多士多方竝以降格迪亦為天心相嚮之義此曰不降曰能格自相呼應周公若曰秉德者必昇天純佑享大壽為能格于上帝也在今為小子旦與君奭共濟之日如旦同奭辭佐大不責收成又罔勖不逮以為造德已老天未必降我純佑命以大壽則鳴鳥且不昇聞矣尚曰上帝其能格乎明秉德者必格天天亦必降以大壽也召公卒留左右相成王復三十餘年至康王初猶在卒如周公之言登大壽王充論衡謂召公乃周公之兄未足依據又引傳云召公年百有八十亦當作年百十有八紀年於康王廿四年書召康公薨亦未是以康王初年薨逆推之則作君奭時召公之年已近九十矣受顧命時年百十餘歲為古所稀故特箸其名曰大保奭若謂薨於康王二十四年似非事實古人壽分三等八十歲為下壽百歲為中壽百二十歲為上壽當文王時太公年未及八十所敘伊尹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虢叔閎夭散宜生大顛南宮括其年不可攷要皆在八十以上云天壽平格格至也天壽平至謂君若臣竝久於位壽無偏

至太王壽百二十王季百年御覽三百八十三引六韜文王壽九十七武王壽九十三太公壽百有餘歲史記據晉汲縣太公碑百十餘歲六韜又謂太公年百三十六歲周公壽九十九召公壽百有十八周之言天純佑於殷為盛

立政

立政一篇示人君制治之法不在親細務在顧俊以宅人三宅尋其人謂之三有俊三宅三俊庶事咸理上能嚴此丕式而德自見於四方矣周公以羣臣之戒以此意拜獻於王不欲自專其事也戒曰王之臣大而常伯常任準人小而綴衣虎賁周公即從旁贊曰王能美此戒而知憂善哉休美也恤憂也鮮善也遂陳其戒曰古夏室大競能顧眾尊上帝時夏臣適知誠信九德乃薦於后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而惟茲后矣亦能謀之淡遠迪縮通逖也見啟蠓用大順德之人以宅之訓順也茲三宅乃無義民義讀為俄邪也見王氏述聞成湯之三有宅克即宅亦曰其三有俊克即俊也湯能嚴此大式遂見德於四方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亦由灼見三有俊心其立政化三事曰任人曰準人曰牧即夏商所立宅事宅牧宅準之政也文王惟尋厥宅心克尋也見啟蠓乃尋立事司牧之常人司即準人以尋俊有德而未嘗兼庶獄庶慎之言庶獄主刑庶慎主政其言或用式或違式亦惟司準與牧夫是訓之猶與也見王氏釋詞準人掌刑政牧夫主教化故并言之文王罔敢與知於此祇知三有宅心三有俊心而已武王亦循此敉功丕丕基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句能灼知事準牧三宅有三俊之順若順也即上所謂用丕訓德不乃使治不語詞亂治也自能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以近人之見閒之自一話一言我則亦終思三俊為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而已此羣臣之咸戒望王簡察大臣以立政體勿務小而忽大勿信近而閒遠予旦已受其美言以告孺子王矣此二句為總結咸戒之辭以下周公自誠周公因是并戒羣臣曰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爾正長是乂之而王罔攸兼也又戒成王曰自夏商及文王古指夏言立政不越立事牧夫準人三事於此克宅之克細繹之中古細宅茲乃俾乂用儉則亡用譖則興此千古之炯鑒也又合羣臣及王并戒之曰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庶慎經文省惟庶慎在司準與牧夫其能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陟與騭通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是在後王立政若刑用中典有大史司寇蘇公涂在全篇規戒之大旨如此然篇內所言官職多與周官未符何也曰常伯常任準人即夏商之三宅文王之三事也文王之準夫即宅乃準

牧夫卽宅乃牧則任人爲宅乃事可知矣成王之常任
卽任人準人卽準夫則常伯爲牧夫亦可知矣但此總
言三官並非實職故曰作三事牧夫以作長民之官任
人以作任事之官準夫以作平灋之官也夏商五官周
六官皆分作三等如司徒掌敎宗伯掌禮皆牧民之官
司馬掌政司寇掌刑皆準灋之官冢宰之屬主王飲食
起居之事司空之屬主國家宮室溝洫之事皆任事之
官分之爲六官合之爲三事故天子立六卿爲備官諸
侯三卿亦備具官篇首上舉常伯常任準人三事之大
夫下及綴衣虎賁之微臣爲統舉之辭中述文武立政

旣舉任人準夫牧之三事下又別言虎賁綴衣至司徒
司馬司空亞旅明諸臣皆有三事之責也文武爲諸侯
時國立司徒司馬司空三卿牧誓篇同司徒爲牧民之
長官司馬爲準夫之長官司空爲任人之長官虎賁綴
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蓋司馬之屬百司庶府總言司
馬之屬官也周禮司馬政官之屬有虎賁趣馬大僕小
臣祭僕御僕隸僕弁師等官綴衣蓋卽弁師之類孔疏
綴衣大僕也小尹蓋卽小臣孔疏馬一匹圉師一人是
趣馬之下小官也左右攜僕卽大僕之屬孔疏以爲寺
人內小臣等未是大都小伯藝人蓋司空之屬表臣百

師總言司空之屬官也司空掌邦事度地居民故有大
都小伯諸官小伯卽小都藝人謂執藝之人如攷工記
輪人諸職或曰藝古樹藝字藝人卽裔夫覲禮注云裔
夫司空之屬謂之表臣者古之疆里各有表識也上下
兩言百司皆屬總結之辭大史尹伯蓋司徒之屬庶常
吉士亦總言司徒之屬官也殷制大史屬天官大宰諸
侯三卿以司徒兼大宰故大史爲司徒之屬尹伯蓋卽
其屬大夫庶常吉士庶之言眾亦總結之辭常之言典
謂典司也庶常猶上文云百司常伯常任義亦訓典蓋
殷有此官名也司徒主敎故以吉士屬之司徒司馬司

空爲三卿酒誥亦謂之農夫圻父宏父亞旅次于卿爲
五大夫梓材亦謂之尹旅三卿五大夫于此總結之與
上作三事總舉相應周制諸侯立三卿五大夫卽本文
武之立政天子立六官亦卽本文武作三事而兩之故
周公戒成王以此此下亦屢以立事牧夫準人統舉而
主重尤在牧夫準人牧夫爲敎禮兩官準人爲政刑兩
官全篇大義如此

弟家驥校

做孫嬎藝軒諸書題辭

亾兒鎮靑名家岱自幼厚重寡言笑入塾讀書未甚敏而能領書中大恉祖明經公臨終指而謂其父曰此子長頂天太地爾勿𡨚予遂號之曰祖望以勵其志年十一讀向書每一篇終命與乃兄家辰述講義或疏經文之節目或發舊解之疑蔀不爽予意予頗喜之既長授以近儒解經書能別白黑定一尊予更喜之年二十又遊庠迭以經解受知於學使每試輒冠曹而命甚蹭蹬屢應省試不售提考優生數列陪貢終不與甆以廪膳生終性至孝不敢忤親意家庭有不順事隱自排解不令父母知予心樂亦樂予有怒疎侍於側必待容霽而後去自壯年得血癡旋發旋止予爲其年齒之加長也時節勵之又憐其身體之累弱也時寬容之辛卯六月予抱病於南菁講舍又以鄉試將至遐書諉之曰予遐來頭眩足痺精神日衰不久將就木爾輩不爲家貧親老計奮志用功予身後事付之何人之手書至讀而納諸篋又時出書對以泣予初不知其憂之甚也秋七月予回武林兒亦來省應試奉參耆以歛予精力頓加予自幸之而兒以迭應鄉舉優貢兩試力不支遂得病歸嘔血延至十二月初六日遽卒時年三十有八里鄰聞之咸爲之悼傷出涕嗚呼天斲予天斲予吾兒死予身亦死矣所箸書皆殘種未卒業小戴記後箋終於王制周易解若干篇做孫祿箸若干篇時有特見可傳孫予次玎年未及朞予恐其父之箸述日久檅失爰什襲以詒之越四年又擇其講義祿箸之純者先付梓以附余集之後時在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七月既望也

尚書故

門人李嘉辥敬題

每部定價庫平足銀叁兩

吳氏家刻
版權所有
翻刻盜印
貽誤來茲
嚴究不貸

尚書故目次　桐城吳先生全書第二種

堯典　皋陶謨　禹貢　甘誓以上第一冊　湯誓　盤庚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牧誓　洪範　金
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以上第二
冊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康誥
費誓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書序　尚書五十
八篇目　附錄夏小正私箋以上第三冊

經說二目次　一

光緒甲辰冬十二月門人王恩紱恩績等集貲刊行男闓生謹編次

堯典　尚書故弟一册
蔡邕典引注典常也法也尚書疏堯之常[illegible]堯
典
曰若稽古　蔡傳曰越粵通曰若者發語詞周書越若
來三月亦此例也　段玉裁云曰若稽古四字為句
周書武穆篇曰若稽古曰昭天之道　汝綸案曰若
稽古者簡策發端之詞褚少孫說漢封齊王策云稽
者當也是稽古為當古當古猶言在昔也夏史追紀
虞書故言在昔也此經自漢經師已失其讀桓譚新

論稱秦延君說此四字三萬餘言然文辭之士能通
其義王延壽魯靈光賦云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
欽明蔡邕東巡頌曰若稽古在漢迪哲皆法此經為
文也
帝堯曰放勲　史記帝堯者放勛　馬云放勲堯名
惠棟云勛古文勲見說文
欽明文思安安　尚書考靈燿思作塞安作晏　馬云
威儀悉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
文道德純備謂之思　鄭注考靈燿云寬容覆載謂
之晏　惠棟云春秋安孺子古今人表作晏孺子是
安與晏通　汝綸案欽聰聲近通借欽明書序作聰
明子雲美新云欽明尚古亦以欽為聰也
允恭克讓　漢書讓作攘　汝綸案王氏釋詞允猶用
也允克皆語詞也克攘者起下禪舜事也班固典引
云受克讓之歸運
光被四表格於上下　漢書光作橫說文格作假云至
也　舊傳光充也　戴震云爾雅桄充也孫炎桄作
光鄭禮注橫充也橫桄同　汝綸案禹貢舊傳被及

也廣雅方表也四表猶四方也爾雅格至也劉瓛易
注至極也格于上下極于天地也
克明俊德　史記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訓字　臧琳
云爾雅克能也俊馴聲相近　汝綸案訓德即順德
易君子以順德詩應侯順德立政用丕順德皆此馴
德也其義當從俊夏小正傳俊大也大學作峻義同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　五經異義云尚書歐陽說九族
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為一族父女昆弟
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

一族己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母族三母
之父姓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
與其子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為一族妻之母姓
為一族　鄭云親睦也　汝綸案巳之女子子似不
屬之父族疑父之母姓為一族也此二句相屬言睦
九族而九族睦也下幷同既盡也

平章百姓　史記便章百姓　大傳作辨章鄭云辨別
也章明也舊傳百姓百官　段玉裁云古平便辨辯
四字通用　汝綸案廣雅辨徧也平便皆假音字辨

章者徧明也典引惇睦辨章之化洽用此文也史記
與尚書字異者歸熙父云或史公所見別本不同或
古今文字異或改用訓詁字亦有全句改者讀之當
有辨漢書言史公從孔安國問故所載多古文說段
玉裁乃云文字仍依今文陳壽祺又云今文中有古
文譏段氏以方為古文旁為今文與儀禮不合此皆
強生分別今文亾久矣古書多異字鄭君所云一經
之學數家競爽不專是今古文異也且如漢書所載
史記之文亦多異同豈史漢亦有今古文邪今采錄

異文更不強分今古

協和萬邦　史記合和萬國　舊傳協合　臧琳云漢
碑及石經邦國字互見宋洪适謂所傳本異非由避
諱

黎民於變時雍　漢書變作蕃孔宙碑作卞　錢大昕
云卞變蕃皆同音　汝綸案卞即弁字蕃變皆弁之
假音詩傳弁樂也於弁者於樂也詩於樂辟雍與此
於卞正同柯鳳孫劭忞云弁本作昪說文昪喜樂皃
大亥測序百穀時雍范望注時調也雍和也漢書功

臣表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用此文也於變時雍
者於樂調和也

乃命羲和　史記厤書云黃帝考定星厤建立五行起
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
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禍菑薦至莫盡
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
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服九黎
之德故二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
無紀厤數失序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

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
至民無夭疫孔疏法言云羲近重和近黎
欽若昊天　史記敬順昊天　臧琳云爾雅欽敬也若
順也
厤象日月星辰　史記數法日月星辰　江聲云厤讀
厤日月而迎送之之厤象讀聖人象之之象　汝綸
案爾雅厤數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張晏注厤猶算也
老子善數不用籌策數亦算也
敬授人時　史記敬授民時　臧琳云兩漢人所引多
作民時　沈彤云古人謂厤日為時孔子謂行夏之
時是也
分命羲仲　汝綸案說文分別也仲叔者官之副也猶
孟侯之孟非謂昆季
宅嵎夷　史記居郁夷釋文云史記作禺銕說文作堣
夷鄭周禮注宅作度　臧琳云五帝紀作郁夷夏本
紀作嵎夷與陸所言不合　爾雅宅居也　孫星衍
云方言度居也　汝綸案古宅度同字居度同義居
郁夷謂度之也呂刑何度非及史記作何居非其宜

詩爰究爰度傳度居也其義皆為圖度也
曰暘谷　史記曰湯谷　臧琳云淮南子曰日出湯谷
寅賓出日　史記敬道日出釋文賓徐音儐史記正義
道音導鄭云春分朝日　江聲云釋詁寅敬也說文
儐導也
平秩東作　史記便程東作大傳作辯秩說文作平𢿱
馬本平作苹云使也　臧琳云程秩聲相近　段
玉裁云古者平辨皆訓使集韻拼抨伻迸平苹六字
同　汝綸案作為成易自王莽以來皆以農事言之
據大傳西成伏物皆順時之政令春夏亦當同之不
得專言農事也東都賦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于東
作亦以政令為言時庸勱云程當作秷太室石闕銘
室作室可證桓劬忞云程秩聲不近臧說誤一切經
音義秩古文秷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史記以殷中春　尚書考靈耀云
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
菽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
斂天子視四星之中知民緩急故云敬授民時也

馬云日中宵中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　鄭云星
鳥鶉火之方舉仲月以統一時　汝綸案下殷仲
秋史記殷作正廣雅殷正也
厥民析　史記其民析　臧琳云爾雅厥其也　汝綸
案晁錯疏云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厥民析
者即其人疏理也此經兼言四時四方故晁據之以
言揚粵胡貉大傳陽伯之樂名曰皙陽是東巡所貢
樂鄭引此經讀皙為析此兼言四方之證素問四氣
調神篇春三月是謂發陳被髮緩形以使志生亦此
經之析也
鳥獸孳尾　史記鳥獸字微　說文字乳也尾微也惠
棟云字與孳通微與尾通　汝綸案微讀曰尾史記
集解引說文云尾交接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　史記居南交　司馬貞云南交交
阯孫星衍云墨子大戴皆言堯南撫交阯　汝綸案
爾雅申重也廣雅重再也
平秩南訛　史記便程南為漢書作偽司馬貞云為字
依字讀孔安國強讀為訛錢大昕云古書偽與為通

敬致　江聲云馮相氏冬夏致日此獨於夏言之舉一
隅也致日立表視景也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馬云日長晝漏六十刻　鄭云
五十五刻星火大火之屬
厥民因　史記其民因　汝綸案因讀如嬰史記齊威
王名因齊國策作嬰齊是因嬰通借嬰言肌理如嬰
兒之柔也視疏理為益外泄矣素問四氣調神篇使
華英成秀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華英成秀所愛在
外是因義也因又為重為仍月令繼長增高亦因也
鳥獸希革　汝綸案晁錯疏言揚粵之地鳥獸希毛其
性能暑希革即希毛也詩如鳥斯革傳革翼也是革
為毛羽之證通作⿰革羽
分命和仲　史記申命和仲　汝綸案史記作申是也
羲仲言分命者蒙上命羲和為文言別命其副云爾
此下皆言申命者蒙上分命為文猶言又命某又命
某也和仲作分非其義矣
宅西　史記居西土徐廣曰一無土字
曰昧谷　史記曰柳谷　虞翻奏鄭解尚書違失云大

篆丣字讀當為桺古桺丣同字而以為昧　汝綸案
據虞此言經本作丣而鄭定讀為昧也近人謂鄭用
賈逵本若果賈本讀昧仲翔豈以譏鄭乎大傳秋祀
桺穀華山惠定宇云穀谷同字
寅餞納日　史記敬道日入　賈昌朝羣經音辨作寅
淺內日　鄭云秋分夕日　汝綸案鄭士虞禮注古
文餞為踐作淺者假借字餞訓為道者導送之
平秩西成　史記便程西成　大傳天子以秋命三公
將率選士厲兵以征不義決獄訟斷刑罰趣收歛以

順天道以佐秋殺　汝綸案大傳此經及下伏物皆
言政令則東作南為亦皆生養之政不專言農事也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史記夜中星虛以正中秋　鄭
云𤣥武中虛宿也　臧琳云爾雅宵夜也
厥民夷　史記其民夷易　孫星衍云釋詁夷易也
汝綸案史以夷易釋夷者司馬相如封禪文軌迹夷
易李善注夷易皆平也素問秋三月此謂容平又云
收歛神氣使秋氣平是此文所云夷易也
鳥獸毛毨　說文周禮注毨皆作𣯩說文云仲秋鳥獸
毛盛可選取以為器用讀若選鄭云毨理也毛更生
整理
宅朔方　史記居北方　臧琳云詩傳朔方北方也
曰幽都　司馬貞云山海經北海之內有山名幽都蓋
是也
平在朔易　史記便在伏物　大傳天子以三冬命三
公謹蓋藏閉門閭固封境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以
佐冬固藏也　司馬貞云人畜積聚冬皆藏伏尸子
曰北方者伏方也　孫星衍云釋詁在察也　汝綸案

方言易始也爾雅舍人注朔盡也是朔易為終則又
始之義也王莽傳予之北巡以勸蓋藏蓋藏即伏物也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馬云日短晝漏四十刻　鄭云
四十五刻昴白虎中宿也　孔疏融據日出見為說
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日
未出前二刻半為明日入後二刻半為昏損夜五刻
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古今厤術與大史
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
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

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校常法半刻也從春分至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夏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於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於春分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為率漢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之鄭注書緯考靈曜仍云九日增減一刻猶尚未覺誤也鄭注此云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與麻不同故王肅難云知日見之漏

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為傳已減之矣因馬融所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為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為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　柯劭忞云日未出前二刻半日入後二刻半凡五刻將此五刻裨於晝故晝長本六十刻增為六十五刻晝短本四十刻增為四十五刻王肅謂鄭知日見漏比晝漏宜差五刻不知融云六十刻已減六十五刻為六十刻也因融所減而又減之者謂減六十刻為五十五刻也因以冬至反之者謂鄭以夏至之夜刻為冬至之晝刻故注晝短云四十五刻也鄭之誤在減日永晝漏六十刻為五十五刻　汝綸案王譏鄭取夏至夜刻以為冬至晝短蓋如前太史云細候之法從春分至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從秋分至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之說鄭以夏至夜刻為冬至晝刻亦一誤也

厥民隩　史記其民燠　汝綸案晁錯云胡貉之地積陰之處其人密理燠即晁所云密理也說文燠熱在中也理密故熱在中字通作奥說文奥宛也隩者假音字素問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温無泄皮膚使氣亟奪是此經隩義也

鳥獸氄毛　說文氄作㲩徐廣云氄音茸　馬云氄温柔皃　舊傳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温　汝綸案晁錯云胡貉之地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毳毛即氄毛也說文毳獸細毛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　史記無此句　汝綸案此於敘事中記其命辭史公刪之取便文也皋謨中亦多此類

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史記歲三百六十六日　說文朞作稘　孔疏朞匝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而日月行一度則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今考靈曜乾鑿度諸緯皆然此言三百六十六日者王肅云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也漢存六厤諸緯與周髀皆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為每月二十九日過半十二月六大之外餘小月無六日又大歲三百六十六日小歲三百五十五日則一歲所餘正十一日弱也未滿三歲是得一月則置閏也 蘇軾云有讀曰又

以閏月定四時 史記以閏月正四時 孫星衍云孫

炎爾雅注定正也

成歲 汝綸案史於三百六十六日上著歲字故無此二字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史記信飭百官衆功皆興 臧琳云爾雅允信也工官也庶衆也績功也咸皆也熙興也 孫星衍云詩傳釐理也鄭易注飭理也是釐飭同義 汝綸案楊雄美新云庶績咸喜李善注喜與熙古字通禮疏引爾雅喜興也王引之謂允語詞史公訓信為失其實非也信亦語詞經傳中誕亮恂展訓信者皆語詞也信飭猶乃飭也論語之言信如猶詩之言乃如也允亦乃也允文允武猶乃文乃武也此二句夏史之文不蒙上也下言順此事者指此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 史記堯曰誰可順此事 說文疇作𠷎崔篆作訓 汝綸案爾雅疇誰也若順也時是也登成也周禮注庸功也詩傳功事也登庸者成事也百官既飭衆功既興故謂之成事而史但釋之為事也云順此事者說文順理也此經兩言疇咨史皆釋為誰可是咨為語詞也魏脩孔廟碑咨可謂命

世大聖以咨為茲疇咨猶休茲徂茲咨茲皆訓哉疇咨者誰哉也

胤子朱啓明 史記嗣子丹朱開明 說文朱作絑 馬云胤嗣也 舊傳啓開也 汝綸案此蓋求人禪位一再咨度故舉嗣子不用乃更舉共工也孔疏謂求官而薦太子非人情失經恉矣

帝曰吁嚚訟可乎 史記堯曰吁頑凶不用 馬本訟作庸 臧琳云史以不用釋可乎也 孫星衍云左傳嚚頑連文釋言訩訟也凶即訩之省

帝曰疇咨若予采　史記堯又曰誰可者　臧琳云省
若予采冡上順此事也　汝綸案誰可詁疇咨也若
予采即若時登庸故言又曰
都共工方鳩僝功　史記共工旁聚布功可用　說文
作旁逑孱功又作方救僝功　臧琳云方與旁通都
歎美之亂故史以為可用也　汝綸案旁聚猶旁求
也爾雅逑鞠釋文引字林逑聚斂也字亦作求是求
聚同義說文作逑作救其義皆為求也史以僝為布
布功猶膚公詩傳膚大也封禪文氾専濩之東京賦

作布濩說文専度四寸也公羊傳膚寸而合以膚為
之是膚布通借也布又通作敷韓詩敷大也布功者
大功也方鳩僝功旁求大功也
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史記堯曰共工善言其
用僻似恭漫天不可漢書恭作龔　全祖望云幽通
賦巨滔天而泯夏曹大家注滔漫也　臧琳云史以
不可釋經之吁　孫星衍云靜與靖同韓詩靖善也
違與回同薛君云回邪僻也漫與慢同詩傳滔漫也
帝曰咨四岳　史記堯又曰嗟四嶽　臧琳云爾雅咨

嗟也說文嶽从山獄聲𡶳古文　汝綸案此與上經
類敘故言又曰
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史記湯湯
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　漢書懷作褢　舊傳懷
包襄上也　臧琳云論語鄭注魯讀坦蕩為坦湯魯
論今文也是古文蕩蕩字今文作湯湯盜懷山襄陵
上誤衍蕩蕩字　孫星衍云方與旁通說文旁溥也
大誥釋文割馬作害廣雅害割也　汝綸案湯湯蕩
蕩雙聲一義漢賦多有之此史公刪節經字非衍文

也滔漫也上漫天讀湯為愓此讀本字滔天與懷山
襄陵相儷為文
下民其咨　史記下民其憂　汝綸案詩傳吁憂也咨
吁義近
有能俾乂　史記有能使治者夏本紀云堯求能治水
者　說文乂作壁　孔疏俾使乂治釋詁文
僉曰於鯀哉　史記皆曰鯀可夏本紀云羣臣四嶽皆
曰鯀可　臧琳云爾雅僉皆也史以可釋經之於
汝綸案下垂哉益哉史記哉並作可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　史記堯曰鯀負命毀族不可
漢書方作放　金履祥云圮族猶敗類　臧琳云史
以不可釋經之咈哉　錢大昕云釋名負背也
异哉　徐云鄭音異　舊傳异已　汝綸案已如已予
小子之已通作熙見王莽大誥廣韻异歎也
試可乃已　史記試不可用而已夏本紀云四嶽曰等
之未有賢于鯀者願帝試之　臧琳云乃而也　錢
大昕云古人語急以不可為可也
帝曰往欽哉　史記堯於是聽嶽用鯀　臧琳云此以

義釋經也
九載績用弗成　史記九歲功用不成夏本紀云治水
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
孔疏釋天載歲也　汝綸案績用連文歸熙父詩績
用何年成用此文也
帝曰咨四岳　史記堯曰嗟四嶽
巽朕位　史記踐朕位　孫星衍云巽踐聲近韓詩踐
任也
否德　史記鄙德　釋文否又音鄙　舊傳否不　臧

琳云論語予所否者論衡作鄙釋文音鄙此馬鄭義
汝綸案鄙亦不也釋名鄙否也小邑不能遠通也
此以不訓鄙也荀子賦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以
不為鄙漢武帝策董仲舒文或仁或鄙猶詩之或聖
或否此以鄙為否否不同字鄙德即不德也
明明揚側陋　史記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　孫星
衍云爾雅陋隱也　汝綸案皇氏樂記注揚舉也高
誘淮南覽冥注揚明也是明揚同義故皆為舉下明
解謿所云高明之家是也側與稷通高注呂覽權勳

篇稷不見之也不見故云疏遠也
師錫帝曰　史記衆皆言於堯曰　汝綸案爾雅錫予
同訓予言同訓故錫訓為言召誥入錫周公亦入言
於周公也
有鰥在下　史記有矜在民閒
帝曰俞予聞如何　史記堯曰然朕聞之其如何　孔
疏俞然釋言文
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史記
盲者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

舜紀云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
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
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靡有懈　楊孟
文石門頌乂作艾　舊傳烝進也　汝綸案舊傳以
烝烝為進進是也詩箋烝烝猶進進也進進蓋古語
有之廣雅以烝烝為孝者因此經立詁非本義也史
記酷吏傳云吏治烝烝不至于姦即用此文豈得以
吏治為孝乎蔡邕九疑山碑云克諧頑傲以孝烝烝
隳括此經以就韻耳非經讀也克諧若屬上讀不詞

甚矣不至于姦者即所謂日以篤謹靡有懈列女傳
云舜猶內治靡有姦意是也姦或閒之借字春秋昌
閒公羊作昌姦不格姦不至有閒也
帝曰我其試哉　堯曰吾其試哉　王充論衡云堯聞
舜賢四嶽舉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
試哉試之于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職治脩而
不廢夫道正而不僻復令入野而觀其聖逢烈風疾
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　孔疏馬鄭王
本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

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史記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
德于二女　汝綸案史以於是釋于時也女一字為
句杜預左傳注以女妻人曰女史所云妻之二女也
此夏史之辭非堯言爾雅刑法也有德乃可法故史
釋之為德
釐降二女于嬀汭　史記舜飭下二女於嬀汭　舊傳
舜所居嬀水之汭　臧琳云史公皆以釐為飭爾雅
降下也　汝綸案項羽紀索隱云彼自歸服曰下釐
降者謂治服之所謂刑也

嬪于虞　史記如婦禮　舊傳嬪婦也
帝曰欽哉　史記堯善之　汝綸案欽與歆同史記游
俠傳不伐其能歆其德王念孫云漢書本作欽是其
證詩鼓鍾欽欽傳曰欽欽言使人樂進也是欽有喜
樂之義繁欽字休伯休亦喜也欽哉猶休哉也封禪
文欽哉符瑞臻茲與此欽哉正同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　左傳無違教也　史記乃使舜
慎和五典五典能從　汝綸案徽與懷桓一聲之轉
詩傳懷和也水經注引鄭和夷注云和讀曰桓慎為

順之借字慎徽者順和也和之言宣也王引之說周禮和布為宣布徽亦宣也易六爻發揮謂發宣也文選注揮與徽古字通古經簡與史增乃使舜三字而義顯舜紀亦云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是說此經也

納于百揆百揆時序　左傳無廢事也　史記徧入百官百官時序　孫星衍云廣雅釋詁選入也徧入徧選也　王引之云時序者承順也鄭禮注詩猶承也時詩聲相近楚茨仰承甘露新序承作時是時承同義　汝綸案左傳以揆百事釋百揆故史記以為百官鄭樂記注官猶事也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左傳無凶人也　史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　舜紀云舜賓于四門乃流四凶族遷于四裔以御螭魅於是四門辟言毋凶人也　鄭云賓讀為擯惠棟云賓為古文儐見儀禮鄉飲酒注　孫星衍云穆穆為敬釋訓文　汝綸案四門謂四方以門喻也故史釋為諸侯遠方言賓客者承儐字為文儐亦譬況之字非身為儐也無凶人故皆敬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為聖　馬云麓山足也　汝綸案淮南子云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漢初舊說與史記同

帝曰格汝舜　史記召舜曰　汝綸案格之義當為告解在湯誓

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　史記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孫星衍云宋本北堂書鈔歎美部引詢事考言乃厎可績則古本乃下無言字以詢為謀釋詁文厎為至者釋言云厎致也致即至也周語注厎至也　汝綸案史記說皋謨云女言致可績行是以績為行也

汝陟帝位　史記女登帝位　汝綸案說文陟登也

舜讓于德弗嗣　史記舜讓於德不懌徐廣曰今文尚書作不怡怡懌也　段玉裁云台聲司聲古音同部故公羊治兵作祠韓詩嗣音作詒史記索隱懌一作澤說文無懌澤即懌也　汝綸案太史公自序云唐

堯遜位虞舜不台漢書稱遷書載堯典諸篇多古文說是經作不台而訓為不懌者古文說也韋昭漢書注云古文台為嗣者馬鄭本古文不必與史公同也班固典引云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三國志注載魏王上書云猶執謙讓于德不嗣是古讀舜讓為句于德不台為句高誘淮南注志德也是德志同義康誥朕心朕德謂朕心朕志也于德不台者於意不說也志意古通訓

正月上日　馬云上日朔日也

受終于文祖　史記舜受終于文祖文祖者堯太祖也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　孔疏堯始祖之廟不知為誰也帝繫及世本皆云黃帝為堯之高祖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史記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天官書云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閒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

經說二之一　廿三

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

律書云太史公曰故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鐘律調自上古建律運厤造日度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

汝綸案史以旋璣玉衡為北斗者春秋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為旋璣蕭吉五行大義引尚書說旋璣斗魁四星玉衡拘橫三星是前漢舊說與史公同漢律厤志云衡平也其在天也佐助旋璣斟酌建指以齊七政蓋用大傳北極為旋璣之說其以玉衡為北斗亦與史公同後漢馬鄭諸儒始以渾儀說之史公不言渾儀渾儀起於後世非唐虞之器也揚子法言或問渾天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是渾儀造于漢代文耀鉤謂唐堯即位羲和立渾儀者非也史公說七政具在厤書謂天也地也星辰也日也月也鐘律也厤也其稱二十八宿者星辰也十母者日也十二子者月也鐘律調自上古者律也建律運厤造日度者厤也是天地星辰日月律厤為七政也其云故旋璣玉衡故者古也大

經說二之一　廿四

傳以四時天地人為七政者靈曜以為日月五星皆
與史公不合爾雅在察也大傳齊中也
肆類于上帝　史記遂類於上帝　五經異義古尚書
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時舜告攝非常
祭也　孫星衍云呂叔玉國語注肆遂也
禋于六宗　馬云禋精意以享也　五經異義古尚書
說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
北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為陰陽宗北辰為星宗岱
為山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

則地理從祀　汝綸案古尚書說者賈逵說也岱宗
見于尚書天宗見于月令河宗見于穆天子傳盧植
注月令云天宗六宗之神鄭月令注亦以日月星辰
為天宗并同古尚書說駁異義乃云山川言望則六
宗無山川郊祭主日配月則郊天并祭日月因以星
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為六宗唐虞時未必有司中
司命等名此所謂引唐律以斷漢獄者也郊天并祭
日月葢亦周制五帝三王不同物唐虞未必爾也古
尚書所云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亦是

推論後代之制史記云自禹興而修社祀是唐虞無
祭地之禮矣鄭謂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然周禮
注以四望為五嶽四鎮四瀆而周禮四望之下每別
言祀山川則嶽瀆不兼其餘山川矣此六宗有岱山
河海而下復言山川正與周禮四望山川並舉者同
例不足異也六宗自前漢以來衆家聚訟應以古尚
書說為定
望于山川　江聲云范甯穀梁注引鄭氏曰望者祭山
川之名

徧于羣神　史記辯于羣神徐廣曰辯音班　後漢志
徧作班　江聲云鄭禮注今文辯皆作徧士虞禮注
古文班為辯
輯五瑞　史記揖五瑞　白虎通云何謂五瑞謂珪璧
琮璜璋也五玉者各何施葢以為璜以徵召璧以聘
問璋以發兵珪以質信琮以起土功之事也　馬云
揖斂也　惠棟云漢碑皆以揖為輯漢書注引作揖
既月乃日　史記擇吉月日　汝綸案既月乃日與詩
既景乃岡文法正同

覲四岳羣牧　史記見四嶽諸牧　孔疏覲見釋詁文
汝綸案白虎通云唐虞謂之牧者使大夫牧視諸侯故謂之牧方言牧察也白虎通又云舜始即位見四方諸侯合符信是釋四岳為四方史記云四嶽各如其方是也下四海遏密八音史記釋為四方皆舉海岳以名方也

班瑞于羣后　史記無于羣后三字　封禪書班作還
汝綸案封禪書班為還者爾雅般還也班與般同左傳曹伯班公羊作般史無于羣后者蒙上羣牧而

省之

歲二月　鄭云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

東巡狩至于岱宗　史記封禪書云岱宗泰山也　何休公羊注云王者所以必巡狩者天下雖平自不親見猶恐遠方獨有不得其所故三年一使三公絀陟五年親自巡狩巡猶循也狩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為煩擾故至四嶽足以知四方之政而已

柴　說文作祡　白虎通云巡狩必祭天何本巡狩為天祭天所告至也　馬云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

望秩于山川　鄭云徧以尊卑秩次祭之秩次也　孔疏四時各至其方岳望祭其方岳山川

肆覲東后　史記遂見東方君長　封禪書云東后者諸侯也

協時月正日　史記合時月正日　白虎通協作叶
鄭云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　孫星衍云文選六代論注月數謂閏月正四時日名謂甲乙之類　汝綸案律書云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

則正朔不行于諸侯左傳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邪於終此合時月之事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此正日之事

同律度量衡　漢律厤志云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本起黃鐘之重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

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　王肅云同齊也
修五禮　汝綸案五禮之說未聞或當如五典五品五
作之類孔踈云帝王之名既異古今之禮或殊其說
是也皋謨五禮齊召南謂即五典之品式馬注五瑞
鄭注五禮皆以五等諸侯說之非是史記諸侯王表
序云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則殷前列爵史公所不
言白虎通引含文嘉云殷爵三等禮緯云夏爵亦三
等雖無以決其必然要五等自是周制唐虞無有也
白虎通巡狩篇引此脩五禮而說之以考禮義正法

度盎是也
五玉　漢郊祀志作五樂　汝綸案樂乃玉之誤字史
記五帝紀封禪書并作五玉郊祀志正錄史記封禪
書之文不應改字師古注云今志亦有作五玉者是
也顏所據誤本耳白虎通巡狩篇引尚書曰遂覲東
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朝聘篇引書曰
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是班讀脩五禮屬上為詞五
玉屬下為句其不以為五樂明矣白虎通又說之云
公執玉其瑞贄篇云公侯以玉為贄五經異義許慎

案五玉贄自孤卿以下執禽尊卑之差也是皆尚書
舊說五玉據白虎通說即珪璧琮璜璋也以為五等
諸侯所執者非是
三帛　鄭云帛所以薦玉也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
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用白繒周禮改之為纁也
二生　封禪書作二牲漢郊祀志同　孫星衍云白虎
通卿大夫贄古以麑鹿今以羔雁據此則唐虞二生
是麑鹿也
一死　馬云一死雉士所執也　汝綸案白虎通云卿

大夫贄變君與士不變是士雉古今皆同
贄　史記云為摯　說文作𡠗云執至也
如五器卒乃復　馬云五器上五玉孔踈釋言云還復
返也是還復同義五器文在贄下則是贄內之物周
禮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知器即五玉如若也言諸
侯贄之內若是五器禮終乃還之聘義云以圭璋聘
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聘義
圭於說聘其朝禮亦然周禮司儀云諸公相見為賓
還圭如將幣之儀　汝綸案孔據馬義為說而引聘

義司儀以證還圭其說是也然士相見禮言已臣則不還其贄是天子無還贄之禮還者乃五器五器即五瑞也馬言五玉禮終則還三帛以下不還是公侯還贄孤卿以下不還贄其義未安據白虎通云五玉所施非一不可勝條然則五玉不僅為五器大宗伯以璧琮圭璋琥璜為六器小行人又以此六物為六幣皆本唐虞五玉而增琥為六覲禮記所云設六玉亦即此文五玉也如周禮之言則玉為器又為幣大宰職有器貢幣貢是器與幣本不同公侯以五玉為贄討當器幣并陳禮終則受其幣而還其器故曰如五器卒乃復明幣則不還也白虎通云珪所以還何以為珪信瑞也璧所以留者以財幣盡輒更造何以言之禮曰珪造尺八寸有造珪明得造璧也此還器留幣之說圭多用于器故信瑞以圭言璧多用于幣故財幣以璧言其下明以造珪造璧證幣盡更造之說則非謂還者無璧留者無珪矣五器明是摯物故封禪書引經省此文若如王引之說以如為與則五器乃在贄外史公不得脫遺之矣王又謂卒乃復為令諸侯還國天子未行諸侯先去亦非其理也鄭注尚書殘闕難考集韵如乃個切若也書曰如五器卒乃復鄭康成讀據此則鄭讀如為那而訓為若矣

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如西禮　史記五帝紀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　封禪書五月巡狩至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　何休公羊注引此經西岳下無如初二字如西禮下有還至嵩如初禮六字　馬鄭本如西禮作如初鄭云五月不言初者以其文相近八月十一月言初者文相遠故也　孔疏釋山云江南衡李巡云衡南岳衡山也釋山又云霍山為南岳郭璞云霍山今在廬江灊縣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風俗通云衡山一名霍山

歸格于藝祖　史記歸至于祖禰廟　白虎通巡狩篇引尚書曰歸假于祖禰　馬云藝禰也　汝綸案尚書本作祖藝故王制云歸假于祖禰與白虎通同史

公但增廟字釋之并未倒易經字白虎通三軍篇云王者將出辭于禰還格于祖禰引王制造于禰及此經格于祖禰為證其云獨見禰者說王制非說此經也至鄭以文祖釋藝祖何注公羊引此經作禰祖釋文禰又作蓺則經字已倒與馬班所見本異矣今據鄭本而說為禰祖則稱名不順當以史記正之或謂祖為廟藝祖即禰廟其文雖順亦與史記不合且諸書用此經皆言祖禰無言禰廟者故知非也祖禰廟者堯之祖禰廟也舜父瞽尚存

用特　史記用特牛禮

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　史記載作歲　鄭云巡狩之年諸侯見於方嶽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也

敷奏以言　史記徧告以言　孫星衍云詩傳敷猶徧也　汝綸案史記奏為告者詩以奏膚公猶告厥成功大元臚湊羣辟謂臚告羣辟也徧告者徧戒之也

明試以功　汝綸案詩傳功事也

車服以庸　江聲云釋詁庸勞也汝綸案此倒句與上文法不同謂勞以車服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史記肇十有二州決川　大傳肇作兆　馬云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為營州於是為十二州也　汝綸案肇兆同字鄭大傳注兆域也如孟子域民之域春秋說題辭云州之言殊也史記無封山句以封山即肇州之事也賈逵左傳注封謂識之分州以山識之也

象以典刑　舊傳象法也法用常刑　汝綸案典刑謂五刑也漢書刑法志聖人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朴此鞭朴在下文故不言五

流宥五刑　馬云流放宥寬也　汝綸案鄭以流宥為九刑之一流宥五刑即五流也

鞭作官刑　馬云為辨治官事者為刑　孔疏用鞭久矣大隨方使廢之

扑作教刑　鄭云扑檟楚也扑為教官為刑者

金作贖刑　馬云意善功惡使出金贖罪坐不戒慎者

孔跡古贖罪皆用銅漢始用黃金
眚災肆赦　史記眚裁過赦　鄭云眚災爲人作患害
者也過失雖有害則赦之　汝綸案穀梁傳肆失也
故史訓爲過
怙終賊刑　史記集解終一作衆　鄭云怙其姦邪終
身以爲殘賊則用刑之　汝綸案衆終通借怙衆卽
怙終也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史記恤作靜徐廣曰今文作
謐爾雅謐靜也　王引之云靜與愼同義卹亦愼也

汝綸案之是也惟宜也惟刑之恤者宜刑是愼也
此於叙事中記其戒命之辭著愼刑也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
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史記驩兜進言共工堯曰不
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淫辟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
爲不可嶽彊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
在江淮荆州數爲亂於是舜歸而言于帝請流共工
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
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四辠而天
下咸服　孟子幽洲作幽州莊子作幽都竄孟子作
殺說文作𥨍　舊傳作者先叙典刑而連引四罪明
皆徵用所行於此摠見之　段玉裁云殺卽說文𣫍
字之假借夏本紀舜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
羽山以死殛是極之假借極窮也孟子極之於所往
是也　汝綸案歸有光言史記堯紀四辠在攝位後
舜紀以爲賓于四門事一據孟子一據左氏以備異
說非牴牾愚謂堯舜二紀乃一篇之文若兼備異說
卽是前後牴牾矣左傳所云流四凶族賓服諸儒以

牽合驩兜共鯀史記無是說也至縉雲氏則賓服亦
不以爲三苗鄭以左傳文解此四辠乃謂三苗爲饕
餮據史記則流四凶在賓四門時四辠在攝政後明
非一事賓鄭合而一之非其實矣又鯀治水九年而
舜攝位則在用事二十年後攝位後乃誅鯀如此則
鯀之稽誅久矣四罪蓋非一時事史總言之若史記
孝文紀摠叙代來以後事韓愈平淮西碑類記數年
之事皆此類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　史記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

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　孟子作放勛乃殂落説文作放勛乃殂　孔疏釋詁殂落死也　段玉裁云二十八載合厤試二十年言之孟子所謂舜相堯二十有八載也

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史記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　孟子三載作三年趙岐孟子注遏止也密無聲也　汝綸案父母為考妣者釋親文郭注引倉頡篇考妣延年證生稱考妣是也史記百姓不說為百官舊傳云百官者非是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史記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垂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於是舜乃至於文祖謀于四嶽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　梅福云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　薛綜東京賦注引月正作正月説文闢開也引書作闢杜預左傳注聰作悤　孔疏詢謀釋詁文　王引之云張衡東京賦以元日為朔日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　史記命十二牧論帝德　孫星衍云釋詁食僞也僞即為也言勸使有為　汝綸案孫讀自食哉絶之以惟時下屬為句是也此為命十二牧論帝德之言虞翻易注王弼老子注並云食用也食哉者用哉也言用帝德也下惟時之時即指謂帝德不以增字為嫌也戰國衛策云始君之所行于世者食高麗也高誘注食用也麗實也務用高實觀目而已不務用德也此經之食與彼文食高麗正同

咨為命者諮謀與命告義近史公訓咨為可為憂為命後人皆失其詁

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史記行厚德遠佞人則蠻夷率服　舊傳柔安邇近惇厚任佞難拒也佞人斥遠之　王引之云詩民勞箋能猶侞也順侞其近者侞如古字通漢督郵班碑作柔遠而邇易屯象傳鄭本而作能云能猶安也　汝綸案惇敦同字爾雅敦勉也允㚟同字説文㚟進也盧植月令注元善也惇德允元者勉德進善也安遠順

近勉德進善是史記所云行厚德也爾雅率自也
舜曰咨四岳　史記舜謂四嶽曰　夏本紀作帝舜問
四嶽　舊傳言舜曰以別堯
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史記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
夏本紀云有能成美堯之事者　馬云奮明庸功也
孫星衍云熙爲美者經庶績咸熙漢律厤志作眾
功皆美載爲事者周書謚法解文　汝綸案夏本紀
以奮庸爲成也馬注奮爲明庸爲功爾雅明功皆訓
成也

經說二之一　卅九

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史記使居官相事　夏本紀云
使居官　汝綸案史以居官詁宅百揆以相事詁亮
采而惠疇無說者語詞也舊傳以誰乎釋疇蓋是漢
人舊詁惠者詞之謂也盤庚女謂朕漢石經謂作惠
是惠猶謂也謂爲同字惠疇猶爲誰也惠之訓謂訓
爲蓋古義也尚書多此訓朕言惠可底行者朕言謂
可致行也予不惠若茲多誥即予不惟若茲多誥也
惟亦爲也惠篤叙惟篤叙也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爾何不爲王明天之命也不獨書有之詩曷惠其寗
何爲其寗也莊子外物篇惠以歡爲驁惟以歡爲驁
也經傳多此訓說者失其詁也馬其昶云左傳伊戾
惠牆服注惠詞也是惠爲語詞之證居官者度官也
謂審度百官也
僉曰伯禹作司空　史記皆曰伯禹爲司空可美帝功
夏本紀云可成美堯之功　汝綸案可美帝功者
經蒙上而省史足成之也
帝曰俞咨　史記舜曰嗟然夏本紀同　段玉裁云疑
咨在俞上

經說二之一　卌

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史記禹汝平水土維是勉哉
夏本紀禹上有命字勉哉作勉之　孔疏懋勉釋
詁文　汝綸案史記夏本紀禹治水在此命後舊傳
謂稱其前功以命之者非是
禹拜稽首　孫星衍云鄭周禮注稽首拜頭至地也
讓于稷契暨皋陶　史記暨爲與　夏本紀作契后稷
皋陶無與字　孫星衍云暨與釋詁文
帝曰俞汝往哉　史記舜曰然往矣　夏本紀舜曰女
其往視爾事矣　鄭云然其舉得其人汝往居此官

不聽其所讓　王引之云哉猶矣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　史記舜曰棄黎民始飢徐廣曰今文作祖　馬云祖始也
汝后稷　列女傳后作居　鄭云汝居稷官　汝綸案舊傳上文稷云居稷官者弃也足證舊傳本亦作居史記作后者後人據誤本改之
播時百穀　鄭云時讀曰蒔
帝曰契　史記舜曰契　說文偰高辛氏之子堯司徒殷之先漢表作禼

百姓不親　汝綸案鄭注九族既睦云睦親也親睦同義
五品不遜　史記五品不馴　說文遜作愻後漢鄧禹傳作訓　汝綸案遜者訓之借字不遜孟子所云逸居無教也康誥未有遜事荀子云言先教也是遜為教也馴者徐廣以為古訓字也
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史記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　馬云五品之教　阮元云列女傳引此經有而字蔡邕司空揚公碑同

帝曰皋陶　史記舜曰皋陶　說文作咎繇
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史記宄作軌　鄭云猾夏侵亂中國也强取為寇殺人為賊由内為姦起外為軌
汝作士　鄭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　孫星衍云士察釋詁文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魯語臧文仲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朴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韋昭注次處也三處野朝市也　汝綸案鄭石制字子服是服猶制也呂刑之上服下服即考工記所云上制中制下制也楊倞荀子注制謂差等也典瑞疏及儀禮聘禮疏并云就即等也此經言五刑有制五制三等也三等即野市朝也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史記五流有度五度三居　馬云謂在八議君不忍刑宥之以遠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　汝綸案中國之外舊傳作千里之外是也孔疏云言中國者據罪人所居之國定千里也蓋是舊說宅度同

宇皆訓為居此經服就同義宅居同義也五流之目未聞疑即議親議故等而後世增為八議也

惟明克允　史說維明能信　汝綸案信即獄成而孚之孚猶後世所云信讞也白虎通云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

帝曰疇若予工　史記舜曰誰能馴予工馬云謂主百工之工也孫星衍云馴同順

僉曰垂哉　史記皆曰垂可　徐邈垂音睡　段玉裁云垂他書皆作倕

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史記於是以垂為共工

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史記無此文漢書人表作朱斨柏譽　段玉裁云古伯多借柏　孫星衍云諧者偕也使偕往治事　汝綸案史無此讓疑今本脫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　史記舜曰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　馬云上謂原下謂隰　汝綸案秦本紀調馴鳥獸是此馴為調馴與上馴予工之馴釋為順義者自别

僉曰益哉　史記皆曰益可　秦本紀大費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柏翳舜賜姓嬴氏　金履祥云柏翳即伯益　汝綸案馬鄭王本僉曰作禹曰史記作皆或後人所改子雲羽獵賦云昔者禹任益虞是楊所據本亦作禹曰也鄭詩譜高誘淮南注并以益為皋陶子非也秦本紀大費為大業子漢地理志秦之先伯益佐禹治水為舜虞官養草木鳥獸賜姓嬴氏金謂柏翳即伯益是也

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史記於是以益為朕虞　段玉裁云百官公卿表益作朕虞應劭注九官曰益朕虞皆以朕虞為官　汝綸案地理志亦云柏益堯時佐禹治水為舜朕虞王莽更名水衡都尉曰予虞段氏譏之非是段固自言漢人皆以朕虞為官共工秩宗納言等均不言朕則此朕虞非自稱之朕呂覽具栚曲簒筐高誘注栚讀曰朕廣雅椺校同訓郭璞方言注椺亦名校然則朕栚通借其義猶校漢書司馬相如傳注以木相毋穿緫為欄校朕虞猶校人校尉耳莽作予虞者以本義通其引申之義也史記趙高

曰天子稱朕固不聞聲亦以本義通其引申之義古
人多此例也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　史記讓于下多諸臣二字
段玉裁云左氏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季貍古今人
表作季熊熊疑羆之誤即益所讓之虎熊羆蓋朱虎
熊羆四人名也　汝綸案鄭孔皆以為二人
帝曰俞往哉汝諧　史記舜曰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
羆為佐
帝曰咨四岳　史記舜曰嗟四嶽

有能典朕三禮　馬云三禮天神地示人鬼之禮也
僉曰伯夷　史記皆曰伯夷可
帝曰俞咨伯　史記舜曰嗟伯夷　白虎通尚書曰咨
爾伯不言名也　汝綸案此及上往哉汝諧史均不
釋俞字省之也云伯夷者史補之
汝作秩宗　史記以汝為秩宗　張守節云漢書百官
表王莽大常曰秩宗依古也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史記夙夜維敬直哉維靜絜
汝綸案史記清為靜絜者思玄賦舊注清靜也薛綜
東京賦注清絜也高誘呂覽注惟宜也鄭喪大記注
直當也哉與載通借周書謚法解載事也直哉者當
事也此戒伯夷蚤夜宜敬當事宜靜絜也
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史記伯夷讓夔龍
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　史記舜曰然以夔
為典樂　汝綸案史不釋往欽哉者取便文也
教冑子　史記教稺子說文作育云育養子使從善也
馬云冑長也　惠棟云育亦訓長見爾雅　王引之
云育冑古聲相近鄭詩箋育稺也育子即鬻子鞠子

周書太子晉篇亦謂未冠者為冑子也　柯劭忞云
周禮大司樂注云若舜命夔典樂教育子是鄭本作
育馬本亦當作育爾雅育長也馬依雅訓史以稺訓
育亦依雅義釋言毓稺也毓即育今作冑王肅本也
直而溫　孔疏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
是言樂官用樂教之使成此六德也此直而溫下三
句皆使夔教冑子令性行當然
寬而栗　孫星衍云聘義縝密以栗注栗堅皃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舊傳剛失入虐簡失入傲

詩言志歌永言　史記詩言意歌長言　孫星衍云鄭注檀弓云志意也永為長者釋詁文

聲依永　汝綸案上永言之永史記作長此永依字讀知與上義異永者詠之借字也

律和聲　鄭云聲中律乃為和也

八音克諧　史記八音能諧說文諧作龤云樂和龤也

無相奪倫　史記毋相奪倫　汝綸案廣雅奪敓也趙岐孟子注倫序也奪倫者易次也

神人以和　鄭云祖考來格羣后德讓其一隅也

夔曰於　汝綸案命官忽記夔言美韶樂也與前欽哉恤刑文法相類

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鄭云石磬也率舞言音和也孔疏八音之音石磬最清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商頌云依我磬聲擊是大擊拊是小擊　汝綸案率舞自舞也若游魚出聽六馬仰秣之類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　史記舜曰龍朕畏忌讒說殄僞　集解讒一作齊　說文堲疾惡也　汝綸案說悅古今字夏本紀讒說作讒嬖韋昭國語注以邪辟取愛曰嬖楚詞愍命云斥讒夫與便嬖高誘呂覽貴因篇注讒邪也讒說者邪嬖也集解讒作齊者荀子非十二子篇齊給便利齊嬖猶便嬖也詩箋殄善也爾雅行言也殄行者善言也史記行作僞者僞訛一聲之轉爾雅行訛同訓言也此命納言故以善言為戒舊讀德行之行失之

震驚朕師　史記振驚朕衆　孫星衍云震動師衆釋詁文作振者廣雅振動也

命汝作納言　史記命汝為納言　應劭漢書注納言如今尚書管王之喉舌也

夙夜出納朕命　史記夙夜出入朕命　孫星衍云漢百官表出入帝命

惟允　史記惟信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　史記舜曰嗟女二十有二人蔡傳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也　汝綸案蔡以四岳為一人是也史記齊世家云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國語太子晉以四岳為共工從孫又曰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

此皆四岳為一人之證國語又云一王四伯韋昭以為四岳長不用馬鄭四人之說以上文所言實非四人故也舊傳于經言僉曰則云四岳同詞而對不知僉曰自謂朝臣及岳史記夏本紀釋僉曰鯀哉云羣臣四嶽皆曰鯀可是其證且經有不咨四岳而言僉曰者矣堯將遜位豈欲並禪四人岳曰之下繼言師錫則岳為一人甚明四岳不得為四人猶宅百揆不得為百人霍光傳九卿責光是也所言九卿乃謂田延年一人耳至覲四岳羣牧則以四岳為四方與他四岳義別

欽哉惟時亮天功　史記敬哉惟時相天事　又云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史記三歲一考功三考黜陟白虎通云三年有成故於是賞有功黜不肖

幽明庶績咸熙　史記遠近衆功咸興

分北三苗　鄭云北猶別也　虞翻云北古別字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　論衡作徵用二十史記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五十攝行天

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　孔疏鄭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為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

陟方乃死　史記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為零陵　汝綸案陟敕之借字臯謨陟天之命史記作敕封禪書伊隲集解作敕皆其證釋詁敕勞也敕方猶省方即史記所云巡狩也孟子云舜死于鳴條史記云崩于蒼梧鄭云鳴條南夷地名是也或謂舜已百年巡狩當使禹代之且但當至南岳不得遠到蒼梧此妄疑也巡狩天子之事禹不得代堯老舜攝禹益皆止作相所謂薦于天也無攝政之事何由代天子乎巡狩四岳不言到岳便止南巡蒼梧不足疑也

臯陶謨

史記帝舜朝禹伯夷臯陶相與語帝前臯陶述其謀

柯劭忞云疑天叙有典至敬哉有土為伯夷之言而臯陶述之

曰若稽古　鄭以臯陶下屬爲句　汝綸案鄭讀如此
知堯典亦然
臯陶曰允廸厥德謨明弼諧　史記臯陶述其謀曰信
其道德謨明輔和　段玉裁云信道其德各本作信
其道德蓋誤　汝綸案段說是下言廸朕德即承此
文也信語詞道導同字
禹曰俞如何臯陶曰都　史記禹曰然如何臯陶曰於
汝綸案爾雅都於也
愼厥身修思永　史記愼其身修思長　漢書元帝永

光四年詔曰愼身修永師古注永上有職字知愼厥
身爲句孫星衍云職與思斯聲相近皆語詞　汝綸
案顏讀是孔疏云案傳以修上讀顧氏亦同據此知
馬鄭舊讀當與顏同鄭中庸注修治也修思永者治
斯長也詩言歸思復唐石經思作斯
惇敘九族　史記敦序九族　汝綸案爾雅敦勉也史
記趙世家序往古之勳正義序重也惇敘九族勉重
九族也
庶明厲翼　史記衆明高翼　汝綸案呂覽盡數篇注

明智也王弼易注明猶才也厲高通借月令征鳥厲
疾呂覽作高疾是其證廣雅高敬也高翼者敬輔也
邇可遠在茲　史記近可遠在已　汝綸案茲作已者
謂已身即上愼身之恉也
禹拜昌言曰俞　史記禹拜美言曰然　趙岐引昌作
讜　段玉裁云說文昌美言也李善引字林讜言美
言也古昌讜音同
都　史記於
咸若時　史記皆若是

惟帝其難之　姚鼐云帝謂舜也以刑爲治者帝王之
病憂乎驩兜遷乎有苗面陳舜之所病如是
知人則哲　史記知人則智　孔疏哲智釋言文
安民則惠　史記能安民則惠
能哲而惠　史記能知能惠　淮南子而作且　孫星
衍云呂覽士容篇注能而也　汝綸案此史公借能
爲而其義猶且
何畏乎巧言令色孔任　史記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
汝綸案爾雅任壬佞也壬任通借後漢郅惲傳云

孔任不行即用此經老子孔德之容注孔大也楚詞
有孔鳳山海經有孔鳥皆言大也孔壬大佞也
皋陶曰都　史記皋陶曰然於　汝綸案今尚書奪俞
字當補俞者然禹言
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史記行
亦有九德亦言其有德乃言曰始事事　唐石經無
人字　汝綸案史記王延喆本亦行作行亦他本皆
與尚書同廣雅言從也此經言人之行有九德亦從
有其德而後可言事事也上事即九德咸事之事立

置之也下事說文云職也
禹曰何皋陶曰　史記無此六字
寬而栗　孫星衍云九而皆讀能淮南原道篇注而能
也
愿而恭亂而敬　史記愿而共治而敬　孔疏亂治釋
詁文　段玉裁云謹愿人多不能供辦能治人多不
能敬慎德才不能兼也
擾而毅　史記集解擾一作柔　舊傳擾順也　孫星
衍云詩崧高揉此万邦鄭云揉順也釋文亦作柔

簡而廉　鄭中庸注引廉作辨　汝綸案廉當讀為辨
鄭論語注魯讀廉為貶周禮士師注辯當為貶是古
讀廉辨聲相近也漢書高帝紀師古注廉察也亦與
辨義近
剛而塞　史記剛而實　說文塞作𡫳云實也
彊而義　王引之云詩傳義善也左傳不義而彊其斃
必速
彰厥有常吉哉　史記章其有常吉哉　姚鼐云常吉
與立政庶常吉士同即上九德之事立政所言文王

宜人正如唐虞之法其惟克用常人言常吉人之也
汝綸案鄭儀禮注古文常為祥常吉者祥吉也爾
雅祥善也說文吉善也有者語詞後漢鄭均傳元和
元年詔云書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亦以常吉為善
人也
日宣三德　舊傳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也　江聲云
韓詩傳宣顯也
夙夜浚明有家　史記蚤夜翊明有家　孫星衍云古
言浚敬也翊與翼同亦敬也明與孟通釋詁孟勉也

翊明言敬勉　汝綸案大傳翊輔也爾雅明成也輔
成有家猶左右有民也柯劭忞云爾雅釋詁晙早也
郭注晙亦明也釋言翌明也晙即浚浚明翌明猶祗
敬振敬皆二字連文此書古義之僅存於爾雅者可
與史文互證有猶於也夙夜且明於家亮采於國對
文也
曰嚴祗敬六德　史記曰嚴振敬六德　釋文嚴馬徐
魚檢反　段玉裁云祗振古通用內則注祗或為振
　汝綸案嚴祗敬三字同義嚴祗敬六德即敬六德

也累三字為句無逸嚴恭寅畏天命即敬天命也累
四字為句康誥庸庸祗祗畏畏顯民即敬顯民也累
六字為句皆尚書句例也
亮采有邦　史記亮采有國　汝綸案堯典亮采史以為
相事知此文亦言相事于國
翕受敷施　史記翕受普施　舊傳翕合也　孫星衍
云司馬彪莊子注施用也詩傳敷徧也趙注孟子普
徧也普敷音義同　汝綸案此謂三德六德合成九
德無求備于一人

九德咸事　汝綸案鄭注特牲注事猶立也仲尼燕居
注事之謂立置于位也
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史記俊乂在官百吏肅謹　漢書谷永傳乂作艾
鄭云凝成也　孫星衍云詩傳時善也辰時也工官
也五時謂之五辰後漢東平王蒼傳有五時衣各一
襲　汝綸案史以百吏肅謹最括百僚師師以下之
文廣雅師師衆也工與功同爾雅功事也百工百事
也爾雅惟謀也時如以奏爾時之時亦善也五辰五

緯星也說文撫循也于讀介于石之于猶如也言百
官謀欲善事其遲速赴功如五星之順循也謂四時
為五時後世之說古殆無有
無教逸欲　史記無教邪淫奇謀　王嘉封事作無敖
佚欲陳蕃上書作無教逸遊　孫星衍云史公說佚
為邪淫者方言佚淫也欲為奇謀者禮器注引詩匪
革其猶猶欲聲相近釋詁猷謀也欲又作遊與猷通
周禮師氏貴遊子弟杜子春云遊當為猶　汝綸案
教當依漢書作敖廣雅鷔安也敖鷔同字此與般庚

無傲從康文同無傲佚欲者無妄佚遊也史以無教邪淫竒謀釋經之無傲佚欲非經字本作敎也竒邪同義周禮宮正竒衺之民注竒衺譎觚非常内宰禁其竒衺字通作踦盧辯大戴注踦邪也

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史記無此二句　王嘉疏邦作國幾作機　孔疏釋訓兢兢戒也業業危也　蔡傳一日二日言其日之至淺萬幾言其幾事之至多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史記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　漢律厤志工作功　馬嚴封事云言王者代天官人也　論衡曠空庶衆也實非其人與空無異故言空也

經說二之一　五十七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史記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無上七句

馬本有典作五典有庸作五庸後漢梁統傳五用作五庸　舊傳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采章各異　孔疏敘謂定其倫次秩謂制其差等義亦相通　齊召南云五禮即五典之品式　汝綸案廣雅勑順也惇敦同字爾雅敦勉也鄭雜記注自率也大元首尾信可以為庸范望注庸法也協恭猶同寅復語也蔡邕中鼎銘同寅協恭以和天衷是古說此衷為天衷天衷者天心也晉灼王莽傳注和合也合天心者即上勉天叙法天秩鄭謂㝉上典禮共敬哉有土結之也史記獨載天討者皋陶之言以刑為主上三事皆容義也大傳說五章以山龍璪火等為言皆舜觀象作服後事舊傳之義為長

經說二之一　五十八

政事懋哉懋哉　自此至敬哉有土皋陶曰史記無　董仲舒對策云書云茂哉茂哉彊勉之謂也　爾雅釋文茂又作懋茂哉或作茂才　汝綸案王引之說立政立事有政有事以政為長官事為羣職是也此呼長官羣職而戒之戒庶官之詞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馬本畏作威　鄭云言天所善惡與民同　段玉裁云考工記注故書畏作威古威畏同音通用　孫星衍云聰明

謂視聽逸泰誓天視天聽是也明畏謂賞罰呂刑德畏德明是也民謂人

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汝綸案達于上下自天子至於庶人也敬哉有土戒有邦之詞承上兢業乃幾天工人代分言之

朕言惠可底行　史記吾言底可行乎　汝綸案惠者詞之謂也說在堯典史公句下增乎釋惠義也問詞也益曰吾言謂可致行乎可底行史作底可行者底為致致至同字致可行可致行詞義同也

禹曰俞乃言底可績　史記禹曰女言致可績行　孫星衍云績與迹同左傳復禹之績釋文本亦作迹王逸楚詞注迹行也

皋陶曰予未有知　史記予作余

思曰贊贊襄哉　史記思贊道哉　蔡傳曰作曰　汝綸案史以道詁襄襄與相同爾雅相道也上林賦襄羊西京賦作相羊孔子弟子顏相字子襄是相襄聲義並通贊道猶佐助也贊贊即贊言有長短耳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史記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

禹拜曰都帝　史記禹拜曰於　汝綸案史記省帝字予何言　王肅云帝在上皋陶陳謀于下已備矣我復何所言

予思曰孜孜　史記予思日孳孳

皋陶曰吁如何　史記皋陶難禹曰何謂孳孳

洪水滔天浩浩　史記鴻水滔天浩浩　汝綸案浩浩屬上讀即堯典之浩浩滔天也

下民昏墊　史記下民皆服于水　孫星衍云廣雅墊伏藏也文選注伏與服古字通　汝綸案昏與泯通

借爾雅泯盡也盡皆同義

予乘四載　史記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　河渠書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　孟康云毳形如箕擿行泥上徐廣曰檋直轅車也

隨山刊木　史記行山栞木　說文栞槎識也讀若刊段玉裁云槎衺斫也衺斫木使其白多以為道路高下表識如孫子所樹白書之類故曰槎識　夏本紀述禹貢曰行山表木以表訓栞　孫星衍云廣雅隨

行也

暨益奏庶鮮食　史記與益予衆庶稻鮮食　又云令益予衆庶稻可種卑濕　孫星衍云奏爲予者鄭注此經以奏爲授授即予也　汝綸案周禮稻人掌稼下地淮南子稻生於水是稻可種卑濕也馬注鮮生也荀子禮論飯以生稻生稻即鮮也經但云鮮史公問故于安國而知爲稻也

予決九川距四海　史記以決九川致四海　孫星衍云廣雅距至也至致聲相近　汝綸案廣雅以予也

史此文以讀已既事之詞

濬畎澮距川　史記浚畎澮致之川　汝綸案爾雅濬深也詩傳浚深也一切經音義古文濬濬二形今作浚

暨稷播奏庶艱食　史記與稷予衆庶難得之食　汝綸案播譒同字說文譒敷也詩傳敷猶徧也播奏者徧予也水未去惟稻易得他穀皆難得至是乃徧予之以高下皆可種也

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　史記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衆民乃定万國爲治　又云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　吳澄云伏生大傳作貿遷　孫星衍云史讀居爲著貨殖傳廢著鬻財　徐廣曰著讀如貯漢書作居呂不韋傳奇貨可居　王引之云立定也作粒者假借字周頌思文作立　汝綸案懋讀爲貿召誥眷命用懋與此同王融策秀才文云貿遷通其有亾正用此經李善注引書作貿史以調糴貿遷者漢書王莽傳調都內故錢師古注調謂發取之也史記化爲徙者淮南原道注徙化也作

乂訓爲治作爲皆語詞鄭周禮注作猶用也玉篇以爲也万邦作乂万邦用乂也万國爲治万國以治也

皋陶曰俞師汝昌言　史記皋陶曰然此而美也　江聲云而即女美即昌斯師聲近　汝綸案師與是斯并同呂刑師聽五辭以師爲斯莊子知北遊篇師故以是非相鼇也以師爲是言者詞之云也詩疏以云爲助句辭顏氏家訓書證篇以也爲助句之詞是云猶也矣柯劭忞云言與焉通假詩眷言顧之荀子引言作焉焉猶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　史記都作於無帝曰俞禹曰五字　姚鼐云禹言万邦作乂盜即繼以慎乃在位安汝止言烝民之難安如此人君安忍肆其上而不慎乎皋陶不待其言畢因嘆息其孳孳為民曰師汝昌言帝亦一聞慎乃在位之言而即俞之史因記于禹言之間實則禹言尚未盡也　汝綸案姚說是史記省帝曰俞五字詞旨尤明九皋謨中帝曰皋陶曰禹曰其文多如此故史記往往省之左傳魏絳言有窮后羿其詞未終即入悼公之言漢書霍

光傳讀詔未半即記太后之言皆此類也慎位安止乃禹言之大歸若以万邦作乂為前辭已畢則但自陳功伐於義何取乎

安汝止　史記安爾止　鄭云安汝之所止無妄動動則擾民

惟幾惟康　史記無此四字　汝綸案樂書云君臣相敕維是幾安即用此經夏本紀誤奪此四字耳爾雅幾危也康安也惟幾惟康思危思安也

其弼直惟動丕應　史記輔德天下大應　江聲云直為悳之壞字　汝綸案史無其字王氏釋詞云其語助無意義惟猶乃也輔德即左傳所云以德輔此也上經戒妄動此言思危思安輔之以德乃動而天下大應也

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史記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　汝綸案清讀為靜堯典直哉惟清史記清作靜絜是其證廣雅志意也說文意志也史公合靜待二字以釋此經之徯也昭受上帝無命字則詞未終故史記增命字為句經省之者以

下句命字足成之也史記大宛傳大者數百小者百餘人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皆上省一字下足成之古人屬辭多此例也倉頡篇用以也左傳以禮承天之休杜預注休福祿也

帝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史記帝曰吁臣哉臣哉

汝綸案史有吁字經脫漏也不言鄰哉者史省之鄰猶輔也下經四鄰史記作四輔左傳倍其鄰者恥乎杜預注鄰猶親也輔亦有親義荀子非十二子篇注輔然相親附之皃

禹曰俞帝曰　史記無此五字　汝綸案此亦帝言未
終雜入禹言
臣作朕股肱耳目　舊傳言大體若身
予欲左右有民　舊傳左右助也　王引之云有語助
也如有家有邦有王有幼三有宅三有俊有虞有夏
有北有昊之類
汝翼　史記汝輔之
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史記省此文　汝綸案爾雅宣
徧也詩箋力猶勤也為助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
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史記
余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女明之
大傳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繢宗彝藻火山龍諸侯
作繢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
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山龍青
也華蟲黃也作繢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
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　說文彝
从糸糸綦也琛玉綵如水藻之文也黺畫粉也从黹

从粉省衞宏說粊繡文如聚細米也黼白與黑相次
文黻黑與青相次文繡五采備　鄭云性曰采施曰
色　孫星衍云大傳不言粉米黼黻絺繡者以黼黻
粉米為刺繡之文衣裳并用之惟衣有山龍以下五
章裳則粉米黼黻絺繡而已史公說自山龍至藻火
則謂之文說文文錯畫也是文即畫自粉米已下既
剌于絺皆謂之繡義與大傳同也大傳作繢為黑者
說文黷淺黑色又嬒女黑色也是繢音義當為黑
汝綸案史記以象日月星辰為句言象天文而為文

繡不以日月星辰為服章也象日月星辰即堯典欽
若之事古人葢謂堯也今欲效之以為服廣雅觀視
也視效也是觀有效義許氏說文序以古人之象為
句馬鄭幷以三辰為章皆失其讀也五章大傳說是
粉米黼黻剌為繡者天子至士皆同之不為章惟其
畫山龍等五文者為章耳大傳言次國又言子男者
以後世之爵稱之唐虞無此爵也作繪為一章則作
乃標識之字猶嵗名之有作噩也藻火為一章陳祥
道據鄭說一章以駮大傳非也隋書禮儀志虞世基

奏近代故實依尚書大傳以作繪宗彝純黑藻純白
火純赤此六朝人不知作繪爲章而誤合宗彝又依
鄭氏分藻火爲二非大傳本然也山龍等五章至舜
始有皋陶所言五服五章則先時天子至士必有章
服之等要不必與舜同大傳引後以證前耳非先有
此五章舜又欲作之也鄭謂十二章非是周之冕服
極于至文尚止九章虞何有十二章邪彰施者明施
也汝明者汝成之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史

記在治忽作來始滑徐廣曰尚書滑字作曶索隱云
今文作采政忽　漢書律厤志書曰予欲聞六律五
聲八音七始訓以出內五言女聽予者舜也言以
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始者天地四時
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
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
莫不同乎一唯聖人爲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
之也　鄭大傳注引欲聞作欲同　段玉裁云訓今
本作詠誤也隋志作訓孟堅以順釋訓訓忽于音韵

同類七始即七政大玄運諸桼政王莽侯鉦銘重五
十桼斤楊用脩言史記來乃桼之誤是也七始石經
盜作桼政故小司馬仍爲采政　汝綸案聞當依大
傳注作同律厤志云莫不同乎一唯聖人爲能同天
下之意此釋經之同也隋志云書稱同律度量衡又
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則聞亦當作同承上
同律度量衡爲義今史記漢書隋書白虎通并作聞
者皆後人依誤本尚書改之夏小正雷不必同今本
大戴作雷不必聞聞同字形易亂也廣雅聽謀也汝
聽者汝謀之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史記予即辟女匡拂
予女無面諛退而謗予　孫星衍云說文弼古文𢐀
𢐀拂同音從爲諛者漢書汲黯傳從諛承意從與諛
義相近
欽四鄰　史記敬四輔臣　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鄰
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　汝綸案鄰爲輔者
淮南精神篇注鄰比也易彖傳比輔也幽通賦亦从
德而助信从德謂輔德也

庶頑讒說　史記諸眾讒嬖臣　孫星衍云史以頑為
眾者鄭語非親即頑謂非親戚即眾人也頑以元為
聲元元即眾民也
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并生哉工
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說文達
古文撻　莽傳格讀如有恥且格之格　史記君德誠
施皆清矣　汝綸案此史記約尚書為文也王氏釋
詞若猶或也爾雅時善也言諸眾讒嬖臣或有不在
于善者則有侯撻諸事皆所謂施君德也清讀為靖

韓詩靖善也格者為善威之亦使從善故曰皆清也
漢書律麻志應劭注生者治也並生者並治也工與
公通借工以納言者以大公之心聽言也時而颺之
者善乃揚之也承讀丞民于農桑之丞馬易注承舉
也　又案臧和貴以此經為後人增句竊謂侯以明
之以下史記所無文辭不能與深或漢時書說而後
人誤合于經下海隅蒼生共惟帝臣及此否則字皆
非尚書文法無逸否則皆讀丕則與此不同也疑古
經至若不在時句止若順也不否也時是也若否

在時猶遹可遠在茲故史公釋為君德誠施皆清
也
禹曰俞哉　史記禹曰然
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万邦黎献共惟帝臣惟帝
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
應　史記無此四十三字　左傳敷作賦庶作試漢書
作傅納東京賦共作具　王符潛夫論云辭言應對
各緣其文以覈其實則奉職不解而陳言者不得誣
矣　段玉裁云孔宙碑黎儀以康黎儀即黎献大誥

民献王莽傳作民儀廣雅儀賢也　孫星衍云史岑
出師頌蒼生更始李善注蒼生黔首也　汝綸案惟
願也解在名誥舜意重四輔而寬讒嬖禹不謂然故
言惟在善舉重擇人也此經并史記所無疑亦漢經
師所記其文氣與上下有辨
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史記帝即不時布同善惡則
毋功　汝綸案時敷者善分也史記敷作布者禹貢
敷土山海經作布土馬禹貢注敷分也郭璞云布分
也同日奏謂善惡同時并進故云同善惡也

帝曰無若丹朱傲　史記有帝曰今尚書無　說文㚖
書曰若丹朱㚖讀若傲論語㚖盪舟　江聲云劉向
上奏曰帝戒伯禹曰毋若丹朱敖論衡亦云帝舜敕
禹然則漢人所傳尚書皆有此帝曰及下禹曰字
汝綸案劉向以為戒禹非也下所陳諸行中人所無
而以戒禹儗不於倫矣說文以若丹朱㚖為何是讀
自毋字絕之毋與惡亾弁同趙岐孟子注惡不安事
之歎辭也莊子作亾此經言雖施德若丹朱㚖所為
予亦不能順之答禹同善惡之言也許君此讀過于

子政矣舊以傲為傲德非也敖虐方見後文此不宜
複兩漢刋誤補遺云丹朱敖是兩人㚖盪舟即罔水
行舟愚謂下所言乃一人之事若本言兩人豈得辭
不別白說文引丹朱㚖繼以㚖盪舟是明以論語之
㚖為即虞書之丹朱㚖然則丹朱㚖是一人矣但非
堯子耳管子宙合篇若敖之在堯也莊子齊物論人
間世皆言胥敖胥敖即朱敖也呂覽名類篇堯戰于
丹水之浦以服南蠻即莊子堯欲伐宗膾胥敖南面
而不釋然之事益胥敖與宗膾俱在丹水之浦故曰

丹朱敖丹朱敖即楚詞之澆離騷澆身被服強圉兮
縱欲而不忍日康娛以淫遊兮厥首用夫顛隕即此
經嫚遊敖虐用殄厥世也天問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惟澆在戶何求于嫂即此經罔水行舟朋淫于家也
澆楚詞一作㚖王逸引論語澆盪舟知敖澆胥敖丹
朱㚖為一人矣若丹朱故君之子縱有敗德豈宜訟
言廷辱況下言虞賓在位方與羣后揖讓邪史記五
帝紀云丹朱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
如之以客見天子豈有殄世之事吾斷謂此丹朱㚖

非堯子也
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　史記無下四字
罔晝夜額額　史記省此文　潛夫論額額作鄂鄂
汝綸案釋名額鄂也鄂額同聲通訓鄂鄂猶吾吾吾
吾猶語語廣雅語語喜也還俉同字故鄂通吾語晉
語暇豫之吾吾即此鄂鄂也額額又為鬲義西京賦
鍔鍔列列注皆高皃韓愈平淮西碑額額蔡城猶鍔
鍔也
罔水行舟　史記毋水行舟

朋淫于家　說文朋作堋　朱彬云朋讀如馬牛其風之風後漢孝明八王傳安帝詔云風淫于家是朋與風同　孫星衍云風放也　馬其昶云朋為侈之借字

用殄厥世　史記用絕其世　汝綸案倉頡篇用以也

予創若時　史記予不能順是　舊傳創懲也　汝綸案漢書馮奉世傳羌虜破散創艾即懲乂也

禹曰予娶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　史記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　論衡禹曰予娶若時　說文嵞會稽山也一曰九江當嵞也民俗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从屾余聲虞書曰予娶嵞山　汝綸案論衡若時二字乃嵞山二字之誤當據說文校改段孫均謂論衡以創為娶非是據史記當以辛壬上屬為句癸甲下屬為句辛壬娶嵞山者娶二日而往治水也癸甲生啓者生子二日而往治水也此非一時事呂覽謂自辛壬至甲四日復往治水如此則言辛甲可矣何用連及壬癸耶列女傳云既生啓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亦誤皆緣辛壬癸甲四日相連遂併為

一時故各據一說而皆不能通

予弗子　史記予不子　釋文子鄭將吏反

惟荒度土功　史記以故能成水土功　孫星衍云詩傳荒大也廣雅度就也就亦成也　汝綸案王氏釋詞惟猶以也李善甘泉賦注惟是也惟有是以之義故史釋為以故也舊傳亦用以故二字釋惟經土功上疑奪水字傳跡皆有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　史記輔成五服至于五千里說文弼作㢸五經異義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汝綸案史公說禹貢云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綏服綏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是五服相距五千里歐陽夏侯說是也許慎以漢地考之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于朔方經畧万里從古尚書五服相距万里之說明與禹貢經言五百里者不合益九州疆域實兼此文五服四海言之今但以五服當九州宜其誤也玉篇以㢸為古文弼字五服是時始置大傳云夏成五服又言禹成五服是其證云輔成者謂

輔天子而成之也鄭以五服之外又有五服之弼其說迂矣又此五服即禹貢五服追述前事耳鄭謂堯制五服服各五百里禹又弼成為万里其說堯禹五服各異亦誤

州十有二師　史記州十二師　汝綸案大傳云八家為鄰三鄰為朋三朋為里五里為邑十邑為都十都為師州十有二師焉鄭注州凡四十三万二千家此蓋唐虞之數也據此則師者十都之名也鄭此經注以諸侯賢者為之師非是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孔疏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　孫星衍云廣雅薄至也詩箋引此經薄本作敷敷薄聲相近　汝綸案四海在九州之內幽都崇山三危羽山均在九州內史記云變北狄南蠻西戎東夷此四海在九州境內之證明堂位夷蠻戎狄皆有朝位而四塞則世告至鄭以四塞為夷鎮蕃夷蠻戎狄近于四塞當在周之要服鄭尚書注要服在九州之內然則詩箋謂四海國在九州之外者非矣爾雅四極四荒四海乃自遠而近李巡謂四海遠于四荒亦非周世所云禹跡皆兼五服四海為言乃足盡九州疆域也王制言四海之內九州者四海邊徼即九州邊徼非謂九州在四海內也彼文固謂四海之內方三千里東西南北不盡流沙東海衡山恒山矣

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　史記各道有工苗頑不即工　汝綸案趙注孟子云為有也有為同義功工皆攻之借字爾雅攻善也苗頑苗衆也頑如厥頑之頑言

五服四海各導之為善而苗衆獨不就善也此經在遷苗後言此者論衡所謂陳已行事以往推來以見卜隱也禹蓋言不獨丹朱慕也自水土平後九州承化矣苗衆乃不用命然則君德雖施豈能遠清乎申上分善惡之恉也

迪朕德時乃功惟叙　史記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　孫星衍云韋昭晉語注道達也魯語注序次也　汝綸案韓詩章句惟辭也叙序皆順也

皋陶方祇厥叙方施象刑　史記皋陶于是敬禹之德

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　白虎通方施作旁施
大傳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反于禮　汝綸案上方史以於是釋之下方讀為旁漢武帝詔云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謂此象刑也與象以典刑之象異解畫象若鑄鼎象物民不犯故無肉刑非不用刑止用畫也

惟明　史記舜德大明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　史記於是夔行樂
揚雄長楊賦拮隔鳴球韋昭云古文隔為擊　鄭云戛櫟也櫟擊此四器也鳴球即玉磬也搏拊以韋為之裝之以糠所以節樂以詠謌歌詩也　段云戛擊即明堂位之楷擊如秸稭穌三形同字之比鄭彼注楷擊謂柷敔　孫星衍云釋詁爰曰也曹大家幽通賦注爰于是也　史公以夔曰至鳳皇來儀為虞史之言故說曰為於是是此曰當訓爰也

祖考來格　史記祖考至　大傳格作假

虞賓在位　史記省此文　白虎通云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尚書曰虞賓在位謂丹朱也　孫星衍云堯本紀丹朱商均皆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

羣后德讓　史記羣后相讓　汝綸案史不釋德字易與文為常語也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　史記省此文　白虎通鼗作鞉
鄭云已上皆宗廟堂上之樂下管鼗鼓已下謂舜廟堂下之樂柷狀如漆筩中有椎搖之以節樂合之者投椎於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櫟之所以止樂

笙鏞以閒　史記省此文　周禮注鏞作庸　鄭云笙庸以閒者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為笙也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以閒者堂上堂下間代而作庸即大射頌　段玉裁云尚書笙庸兼阼階之笙磬笙鐘西階之頌磬頌鐘言之衛包依孔訓改為鏞

鳥獸蹌蹌　史記鳥獸翔舞　鄭云蹌蹌然而舞也
汝綸案翔蹌以聲訓也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史記五帝紀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　鄭云簫韶舜所制樂宋均注樂說云簫之言肅舜時民樂其肅敬共紹堯道故謂之簫韶或云韶舜樂名舞舜樂者其兼簫乎樂備作謂之成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云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者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故致得來儀乘匹　蔡傳簫古文作箾舞者所執　汝綸案說文竹部云虞舜樂曰箾韶其音部引此經作韶者箾為古文簫則經師之所讀也

簫韶舜樂史記說為禹興者如武為武王之樂亦是周公所作夏本紀云禹聲為律身為度稱以出又云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為山川神主上經舜欲同聲律出入五言固命禹謀之故禹承命而興九招也史記儀作翔者漢書外戚傳晉灼注儀向也向翔聲義俱近姚永樸云廣雅釋詁儀見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　史記省此文　汝綸案經於鳳皇來儀即類記百獸率舞特用夔言證之故史記節省此經以便文也

庶尹允諧　史記百官信諧　汝綸案信語詞五帝紀天下明德是釋此經之義也說苑亦云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

帝庸作歌　史記帝用此作歌

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　史記陟天之命維時維幾　汝綸案鄭周禮注陟之言得也言得天之命惟是為危也是者即斥天命也此自言其作歌之意柯劭忞云勑陟雙聲字此以聲為義爾雅勑訓勞陟訓成義亦相通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大傳元首君也股肱臣也　江聲云周禮注故書功為工功事也　王引之云喜起熙皆興也禮疏引爾雅歆喜興也今爾雅廞熙興也是喜熙皆有興義

颺言曰　史記揚言曰　孫星衍云釋詁揚續也揚與颺同

率作興事　史記率為興事　汝綸案小爾雅率勸也呂覽審時篇注興昌也劉逵蜀都賦注昌廣也率作興事猶孔悝鼎銘之作率慶士鄭云慶士善事也

慎乃憲欽哉　史記慎乃憲敬哉　舊傳憲法也　孔疏憲法釋詁文

屢省乃成欽哉　史記省此文　汝綸案鄭中庸注曰省月試考校其成功也屢省乃成數考其成也史記似誤脫之

乃賡載歌曰　史記乃更為歌曰　孫星衍云晉語性利相更注更續也釋詁載僞也僞與為通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江聲云左傳服虔注良能也　汝綸案釋名康昌也又韓康孟康皆字休

康哉猶休哉也

元首叢脞哉　舊傳細碎無大略

股肱惰哉万事墮哉　史記樂書云股肱不良万事墮壞　孫星衍云方言墮壞也

帝拜曰俞往欽哉　史記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為山川神主

禹貢

史記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堯聽四嶽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于羽山以死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堯崩帝舜問四嶽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為司空可成美堯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土維是勉之禹拜稽首讓契后稷皐陶舜曰女其往視爾事矣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傳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令益予

衆庶稻可種卑溼命后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　漢地理志堯遭洪水褱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貢　汝綸案史記禹傳土在舜時舊傳以為堯時非也漢志堯遭洪水使禹治之者據舜初舉禹時言之其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則在舜時也

禹敷土　史記禹傳土　索隱大戴禮作傳土　汝綸案敷傳通借廣雅傳治也

隨山刋木　史記行山表木　漢志刋作栞　高誘淮南注隨循也栞木刋識之　孫星衍云廣雅隨行也韋昭周語注古者列樹以表道說文栞槎識也槎識者所木為識即表道也

奠高山大川　史記定高山大川　蔡傳云以別州境　江聲云周禮賈注奠讀為定

冀州　史記禹行自冀州始　鄭云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

既載壺口　漢志河東郡北屈吉州西禹貢壺口山在東南柯劭忞云據楊秋湄校東南當作西南　鄭云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

治梁及岐　漢志左馮翊夏陽韓城西南禹貢梁山在西北右扶風美陽扶風北禹貢岐山在西北　鄭云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

既脩太原　鄭云於地理志太原今以為郡名今府　孫星衍云廣雅脩治也

至于岳陽　史記岳作嶽漢志同　漢志河東郡彘霍州西霍太山在東冀州山　鄭云岳陽太岳之南太岳名霍太山　汝綸案漢志云某州山川不言禹貢者皆說職方之文也

覃懷底績　史記覃懷致功　鄭云懷縣武陟西屬河內　孔疏蓋覃懷二字共為一地

至于衡漳　漢志漳作章　漢志上黨長子今縣西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彰德府入清漳沾縣樂平縣大要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昌依王鳴盛校城今阜城縣入大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冀州川信都國信都冀州王都故章河在北東入海　鄭云衡漳者漳水橫流入河　汝綸案漢志信都故章河東入海海疑河字之誤蓋至阜城入河者班時漳水見行道也由信都而東入河者漳水故道也漢時大河過鬲脩今德景二州地在冀州東也

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史記其土白壤賦上下錯田中中　馬云壤天性和美也　鄭云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為水害備也　舊傳上上第一錯雜也雜出第二之賦　汝綸案馬云地有上下相雜通率弟一九九等者皆據通率為言此獨言錯

知錯出別等馬義非也顏監謂錯出諸品亦非疏引顧氏云上上之下即次上中其說是也

恒衛既從　史記常衛既從　漢志常山郡上曲陽今縣恒山北谷王念孫校改代谷　在西北有祠并州山禹貢恒水所出東入滱代郡靈邱今縣滱河東至文安今縣入大河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并州川常山郡靈壽今縣禹貢衛水出東北東入虖池代郡鹵城繁時東　虖池河東至參戶齊名南校改參合今青縣西　入虖沱別過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并州川河間國樂成獻縣虖池別水首受虖池河東至東光今縣入虖池河弓高阜城西南虖池別河首受虖池河東至平舒陳澧云平舒上脫東字今靜海入海勃海郡成平河交虖池河民曰徒駭河信都國信都冀州故虖池在北東入海　胡渭云恒即滱衛即虖池古今異名耳　汝綸案鄭樂記注從順也恒衛源短滱與虖池奪其故名虖池斷續難考故備錄漢志成平虖沱為徒駭者許商之說也信都故虖池東入海海字亦當為河字之誤鹵城有從河至文安入海者當別是一河與虖沱不相蒙也

大陸既作　史記大陸既為　漢志鉅鹿郡鉅鹿今縣禹貢大陸澤在北　汝綸案高誘呂覽注為治也

島夷皮服　史記鳥夷皮服　漢志同　舊傳海曲謂之島　集韵島古作鳥　汝綸案舊傳讀鳥為島是也北島夷故皮服南島夷故卉服其字則當為鳥

夾右碣石入于河　史記河作海　漢志漁陽郡驪成撫寧　大揭石山在縣西南遼西郡絫縣樂亭有揭石水南入官　水經注河之入海舊在碣石漢司空王璜言往者海水溢西南出侵數百里故張君云碣石在海中　汝綸案張君張揖也夾者陜之借字漢書趙充國傳四望陜中注云山峭而夾水曰陜儀禮寢右鄭注右首也夾右者陜首也陜首者陜口也王逸楚詞注夏首夏水口也陜口即上林賦所云隘陜之口也此記鳥夷入中國之道自陜首碣石入河也史記河作海者轉寫誤也

濟河惟兗州　史記濟河維沇州　漢志濟作泲　鄭云言沇州之界在此兩河之間　汝綸案玉篇惟為也

九河既道　漢志勃海郡成平（獻縣東南）虖池河民曰徒駭東光（今縣）有胡蘇亭（在今滄州）平原郡鬲（德州北）平當以為鬲津　溝洫志許商云古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　鄭云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為九以衰其埶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為一今河間弓高（阜城西南）以東至平原鬲往往有其遺處焉　王引之云道通也法言道也者通也

雷夏既澤　漢志濟陰郡成陽（荷澤東北）禹貢雷澤在西北　蔡傳澤水之鍾也

灉沮會同　史記灉作雍　漢志同　鄭云雍水沮水相觸而入此澤中　司馬貞云爾雅水自河出為雍也　蔡傳晁氏曰爾雅水自河出為灉濟出為澭沮有澭音二水河濟之別也　汝綸案水經注濮陽有沮丘城六國時沮楚同音以為楚丘據此則沮即爾雅之澭晁說是也澭自濟出蓋即水經注之北濟濮

渠也酈元以瓠子河為雍瓠子過廩邱為濮水蓋二水舊合于雷澤矣括地志因鄭注而為說不足據也

桑土既蠶　孔疏宜桑之土既得桑養蠶

是降丘宅土　史記於是民得下丘居土　王引之云是猶於是也詩是刈是濩正義於是刈取之於是濩煑之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史記其土黑墳草繇木條田中下賦貞作十有三年乃同　漢志其土作厥土餘同史記說文繇作蘨馬鄭載作年　馬云墳有膏肥也舊傳繇茂條長也州第九賦與九相當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　孫星衍云周禮草人注云墳壤潤墳肥一聲之轉故漢書地理志墳壤應劭讀墳為肥三倉解詁膹臛多汁也墳音近膹　汝綸案說文蘨草盛皃舊傳訓茂是也馬注洛誥我二人共貞云貞當也舊傳州第九賦與州相當蓋漢人舊說九州等第今無可考孔疏以治水後畢言之未必然也知舊傳為漢人說者彼不知貞有當義而釋貞為正

故知非其自撰也鄭以正作連文非是但稱正作何以知為下下哉史記云禹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河渠書引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孟子亦云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馬注十三年并鯀九年數之非是史記禹治水土在堯崩後馬謂兗州平在受終之年亦非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史記厥作其漢志篚作棐　鄭云貢者百工之府受而藏之其實于篚者入于女功故以貢篚别之𤔲征云篚厥玄黄昭我周王　孔疏

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漢世陳留襄邑縣置服官孫星衍云説文錦襄邑織文也水經注引陳留風俗傳曰襄邑縣南有渙水故傳曰雎渙之閒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尚書所謂厥篚織文者也　汝綸案雎渙在豫州與濟相近風俗大同故陳留風俗傳引此證之不以襄邑為兗域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　史記浮於濟漯通於河漢志濟作泲　漢志東郡東武陽（朝城）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高苑）（縣北）入海過郡三行千二百里平原郡高唐（今州）桑欽言漯水所出　孟康云禹厮二渠其出貝丘（清平）西南南折者即河之經流也其一則漯川也　汝綸案漢志載桑欽言漯水廣異説也故鄭及酈元并不從之每州皆紀水道史記云禹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然史公此言乃揔括禹貢大指非釋諸州水道之文鄭云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高下殆亦未是觀每州皆泝流至河則時灝輯呂氏書説以為九州漕運之道是也林之奇兼商賈轉輸為言義雖近㟁然此書以貢名篇紀貢道而義自備

也

海岱惟青州　漢志泰山郡博（泰安）岱山在西北　鄭云東自海西至岱東嶽曰岱山

嵎夷既畧　司馬貞云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禺鐵鐵古夷字也　孫星衍云説文鐵古文从夷盖緩讀之即夷聲矣　王引之云廣雅畧治也

濰淄其道　史記濰淄既道　漢志作惟甾　漢志琅邪郡箕（莒州東）禹貢維水北至都昌（昌邑）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兗州寖也泰山郡萊蕪（今縣）原山甾水所

出東至博昌博興入泲　汝綸案史記其為既者詩徐
方既來荀子作徐方其來是其既同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史記其土白墳海濱廣潟厥田
斥鹵　徐廣曰潟一作澤又作斥　鄭云斥謂地鹹
鹵　王念孫云史記厥田斥鹵四字後人所加　孫
星衍云河渠書溉澤鹵之地索隱澤一作舄文選海
賦注斥為舄古今字也澤斥舄三字通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史記田上下賦中上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鄭云海物海魚也魚種類尤雜
經說二之一　卆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舊傳畎谷也岱山之谷出此五
物皆貢之釋文畎徐作𤰝
萊夷作牧　史記萊夷為牧　汝綸案牧讀如左傳牧
隰皋之牧為牧猶言以牧水去而萊夷之地於以井
牧也詩傳作始也
厥篚檿絲　史記其篚酓絲　司馬貞云爾雅檿山桑
是蠶食檿之絲也　段玉裁云檿作酓者古二字同
音如毛詩懕懕韓詩作愔愔也
浮于汶達于濟　史記浮於汶通於濟　漢志泰山郡

萊蕪今縣原山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泲汶水桑欽所言
琅琊郡朱虛臨朐東南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今縣入
濰　汝綸案班記桑說汶水備異解班不從之以萊
蕪之汶在徐此記青州水道宜是朱虛之汶也達于
泲汶不通泲當由陸達之猶史記褒絕水至斜間百
餘里以車轉者是也汶不通泲猶兗州浮泲達河泲
不通河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鄭云徐州界又南至淮水
淮沂其乂　史記淮沂其治　漢志泰山郡蓋沂水西北沂
經說二之一　卆
水南至下邳邳州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
蒙羽其藝　漢志泰山郡蒙陰今縣禹貢蒙山在西南有
祠東海郡祝其海州禹貢羽山在南鯀所殛　孫星衍
云廣雅藝治也
大野既豬　史記大野既都　漢志山陽郡鉅埜今縣大
埜澤在北兗州藪　江聲云禮記檀弓注豬都也南
方謂都為豬
東原底平　鄭云今東平郡今州即東原
厥土赤埴墳　史記厥作其鄭本埴作戠讀曰熾一云熾

赤也謝沈注戠音志　孔疏戠埴音義同　段玉裁云鄭以赤熾言色墳言性戠訓黏則與墳爲二性非經之例晉成公綏天地賦云海岱赤埴華梁青黎左思蜀都賦丹沙赩熾出其坂皆用鄭讀

草木漸包　說文作草木蔪苞　馬云漸包相包裹也　段玉裁云蔪苞積緻之皃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史記其田上中賦中中

厥貢惟土五色　史記貢維土五色　汝綸案鄭以土五色爲大社之封非也史記封禪書禹興而脩社祀

立太社當是祀社後始有之大社五土見于周書作雒篇唐虞無有也貢土五色蓋備丹雘塗塈之用上林賦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錫碧金銀衆色炫燿照爛龍鱗張衡南都賦亦以赭堊流黃青雘丹粟爲寶礼珍怪是土不爲立社貢也

羽畎夏翟　漢志翟作狄　鄭周禮注作羽畎夏狄鄭云羽山之谷貢夏翟之羽　段玉裁云古翟狄相假借廣雅狄羽也　汝綸案舊傳夏翟翟雉名衍一翟字孔疏夏翟共爲雉名是其證鄭染人注云夏狄是其總名其類有六亦以夏狄爲雉也染人注染夏者染五色巾車孤乘夏篆鄭注五采畫轂約也是夏爲五色故周官有夏采夏翟者五色羽也鄭司農訓夏爲赤者爾雅夏爲朱明故云赤也

嶧陽孤桐　漢志東海郡下邳邳州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　舊傳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　汝綸案特生桐謂桐之特生者

泗濱浮磬　漢志濟陰郡乘氏鉅野泗水東至睢陵盱眙入淮過郡六行一千一百一十里　水經注泗水過呂

縣南水上有石梁故曰呂梁在徐州府東南晉太康地記曰水出磬石書所謂泗濱浮磬也胡渭云磬即石嶧山頌云刻此樂石樂石即磬

淮夷蠙珠　史記索隱蠙一作玭　說文蠙夏書玭字也　鄭云淮夷淮水之上夷民也　段玉裁云說文玭玭珠也　宋宏云淮水中出玭珠玭珠之有聲玭珠之有聲五字當作玭蚌之有聲者六字韋昭云玭蚌也山海經鰲魮之魚其狀如覆銚鳥首而翼魚尾音如磬石之聲是生珠玉江賦所謂文魮磬鳴也玭

蚌蛤類是能鳴故曰蚌之有聲者
暨魚　史記㬪魚漢志同　司馬貞云㬪古暨字㬪與
也
厥篚玄纖縞　曾取云玄也纖也縞也凡三物　汝綸
案三者皆以色言詩傳玄黑而有赤也鄭禮注白經
赤緯曰縞黑經白緯曰纖篚玄纖縞猶言篚厥玄黃
皆繒也後漢張衡傳注玄黃謂繒綺也顏監此注纖
細繒也司馬彪子虛賦注縞細繒也
達于河　史記通於河　說文河作菏水經注同　汝

綸案史記漢書並作河河者菏之借字釋文河音如
字者菏通作荷春秋說題辭河之言荷也是河荷菏
三字並通不必改讀釋文言水出山陽湖陵(魚臺東)其
不以為大河明矣
淮海惟揚州　鄭云揚州界自淮而至海以東也
彭蠡既豬　史記彭蠡既都　漢志豫章郡彭澤(都昌北)
禹貢彭蠡澤在西
陽鳥攸居　史記陽鳥所居　鄭云陽鳥鴻雁之屬隨
陽南北　汝綸案高誘淮南注以候雁來為南之彭
蠡則彭蠡為陽鳥所居亦如山海經所云雁門山矣
林之奇以陽鳥為地名者臆說也楊雄州箴亦云陽
鳥攸處與史記說同此經畧如詩之興象因彭蠡而
及之不關治水之績所謂文外曲致也
三江既入　漢志會稽郡毗陵(丹徒鎮)北(胡渭依宋本校增)江在
北東入海楊州川吳(今縣)南江在南東入海楊州川丹
陽郡蕪湖(今縣)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宜興)入海楊州川
鄭云三江分於彭蠡為三孔東入海　姚鼐云鄭
本地志言江自彭蠡而下始流為三徐堅初學記不

知得誰氏之說以彭蠡為南江岷江為中江漢為北
江與䟽所引鄭注絕相背此豈康成言哉　汝綸案
初學記所引稱鄭玄孔安國注此必徐邈等所為尚
書音之說隋志云尚書音五卷孔安國鄭玄李軌徐
邈等撰當徐堅時鄭注雖廢其書尚存無緣偽託惟
尚書音雜揉數人之說故致淆亂耳又鄭注三江分
於彭蠡為句為三孔東入海為句三孔猶三瀆郎班
志中江出蕪湖分江水首受江于石城之說非彭蠡
有三孔也

震澤底定　史記震澤致定索隱震一作振　漢志會稽吳今縣具區澤在西揚州藪古文以為震澤

篠簜既敷　史記竹箭既布　鄭云篠箭簜大竹也

陳壽祺云竹箭如便在伏物曰柳谷之異文說文榗晉聲書曰竹箭如榗益節引禹貢之辭與紕讀若禹貢玭珠為一例儀禮大射儀古文箭為晉周禮職方注箭筱也故書箭為晉古箭晉同音

厥草惟天厥木惟喬　史記厥作其　馬云天長也

舊傳喬高也　孔疏喬高釋詁文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史記其土塗泥田下下賦下上上雜　馬云塗泥漸洳也　舊傳賦第七雜出第六　汝綸案史記錯為雜者詩傳錯雜也

厥貢惟金三品　舊傳金銀銅也　汝綸案詩泮水疏引鄭注金三品者銅三色也銅上脫金銀二字禮器疏云荆揚二州貢金三品者禹貢文鄭注以為金銀銅三品者三色也近儒據誤本詩疏以為於銅之中又分三色古不如是纖瑣也史記平準書有司言古者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孟康云赤金今丹陽銅也平準書又云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正據此經為文舊傳說是

瑤琨篠簜　史記瑤琨竹箭　漢志琨作瑻　馬本同

王肅云瑤琨美石似玉者也　曾釗云禮記君洗玉爵獻卿以瑤爵獻大夫周禮享先王贊玉爵后贊瑤爵詩維玉及瑤知瑤者玉之次也

齒革羽毛　段玉裁云經本是旄字故孔傳訓旄牛尾衛包妄改作毛史記亦淺人妄改

惟木　史記省此文漢志同　王引之云惟猶與也

島夷卉服　漢志島作鳥　阮元云史記揚州作鳥益後人私改　段玉裁云正義引吳都賦蕉葛升越弱于羅紈升乃竹字之誤竹可為布見王符潛夫論

汝綸案此與萊夷作牧皆毋下為文蓋青州檿絲為萊夷之篚此州織貝為島夷之篚耳鄭讀貢其草服豈作牧亦貢物乎且冀州不貢何以有皮服也

厥篚織貝　史記厥作其下同　鄭云貝錦名也詩云成是貝錦凡織者先染其絲織之即成文禮記曰士

不玄纖

厥包橘柚錫貢　段玉裁云詩箋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苞橘柚佩觿譏鄭以草名之苞爲厥包據此知古皆作苞郭氏昧于六書假借耳　汝綸案九江內錫大龜史記內錫作入賜賜錫皆與貢同義說見後錫貢即貢也古人複語貢物即橘柚凡包皆貢物也荊州包匭菁茅亦三國所貢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史記均江海通淮泗　鄭云均讀曰沿沿順水行也　孫星衍云均葢㳂字三倉云

㳂古文沿　汝綸案史記漢書馬鄭本葢皆作均而鄭讀均爲沿裴駰引鄭注不誤釋文謂鄭作松者陳鄂竄改而誤耳

荊及衡陽惟荊州　鄭云荊州界自荊山南至衡山之南

江漢朝宗于海　鄭云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爲一共赴海也　汝綸案宗亦朝也五經異義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許引書江漢朝宗于海證之是朝宗猶朝覲也此與雍沮會同皆以朝會之禮爲譬況之詞下四海會同亦然鄭言江漢合一與分爲三孔之說不同者據北江言之漢志江至江都入海亦以北江爲正流也

九江孔殷　史記九江甚中　漢志廬江郡尋陽（蘄州東）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　姚鼐云秦置九江郡于今黃州安慶地其名葢因殷周以來　汝綸案史記平準書太史公曰余登廬山觀禹疏九江是史公時禹蹟葢猶未湮其云疏九江猶孟子之言疏九河應劭云江自尋陽分爲九者是也劉歆以爲湖漢

九水彭蠡既是揚州且九水不得僭有江名宋儒謂在洞庭尤與秦漢舊說不合皆非是爾雅殷中也淮南主術注中正也言中則知九道皆自江分非山谿所出矣

沱潛既道　史記沱涔已道漢志潛作灊　漢志南郡枝江（今縣）江沱出西南（南字依水經注校增）東入江　馬云沱湖也其中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　鄭云爾雅釋水云水自江出爲沱漢別爲涔今南郡枝江縣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于江出也華容（荊州東）有夏水首出江尾

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眾類　汝綸案夏水入沔沔之尾入江故鄭以為沱也馬以沱為湖蓋古訓楚詞望涔陽兮極浦即涔水之陽也王逸注涔陽江碕名坿近郢此以江碕釋涔陽非釋涔也此州沱潛疑與爾雅異

雲土夢作乂　史記雲夢土為治索隱作雲土夢夢一作瞢　漢志南郡華容荊州雲夢澤在南荊州藪編南漳有雲夢官江夏郡西陵黃岡有雲夢官　徐邈雲作云司馬貞云雲土夢二澤名　韋昭云雲土今為縣

屬江夏今按地理志江夏有雲杜縣是其地也　沈括云舊尚書雲夢土太宗皇帝得古本作雲土夢詔改從古本　汝綸案作雲土夢者是也據韋昭注則古作雲土本澤名漢因為縣或省土稱雲故職方爾雅司馬相如稱之為雲夢也說者不知雲土連文移土于夢下則土為賸字矣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史記其土塗泥田下中賦上下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史記貢羽旄齒革金三品江聲云旄毛古字通

杶幹栝柏　說文幹作榦杶或作櫄　鄭云櫄榦栝柏四木名榦柘榦柏葉松身曰栝顏師古云杶木似樗而實　汝綸案榦與干杅幷同木名也爾雅棧木干木云干木猶上言桐木干即柘之異名廣雅杅柘也說者引弓人取榦釋之非其義矣杶即椿字春亦作萅莊子聖人愚芚以芚為蠢與此以杶為椿正同栝即檜字

礪砥砮丹　漢志礪作厲　鄭云厲磨刀石也精者曰砥　顏師古云砮石名可以為矢鏃丹赤石也所謂

丹沙者也

惟箘簵楛　史記集解箘簵楛一作箭足杅　說文古文簵从輅楛作枯云木名也　鄭云箘簵聆風也徐廣云杅即楛也音怙箭足矢鏃也或以箭足訓釋箘簵乎　孫星衍云長笛賦有聆風是竹別名　汝綸案惟與也猶齒革羽旄惟木之惟徐以箭足為矢鏃者釋名矢其本曰足又謂之鏑齊人謂之鏃其末曰栝栝會也與絃會也是箭以鏃為足也矢鏃可以

竹木為之戰國趙策董安于之治晉陽公府之垣以荻蒿苫楚廧之公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簵之勁不能過也左傳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此皆臨敵倉卒取為箭材知不別傳金簇矣

三邦底貢　史記三國致貢　孔疏鄭以厥名下屬

汝綸案貢物即下苞茅

厥名包匭菁茅　史記厥作其下同　鄭云匭纏結也菁茅茅有毛刺者給宗廟縮酒重之故包裹又纏結也　段玉裁云匭讀為糾鄭于其音得其義也吳都

賦職貢納其苞匭

厥篚玄纁璣組　馬云組文也　孫星衍云璣或綦字

汝綸案孫讀璣為綦是也其引王會立蔡璧綦說之則非玄纁綦者三色也詩傳綦蒼艾色鄭顧命注青黑曰綦玉藻綦組綬注綦文雜色爾雅釋天注用綦組飾旒之邊所云綦組即此文之璣組也王伯申謂古之脂二部不相通據上濰淄其道史記其作既其在之部既在脂部詩如幾如式詩幾期也幾在脂部期在之部璣借為綦不足異也

九江納錫大龜　史記九江入賜大龜　惠棟云入古文內見南宮中鼎賜古文錫見儀禮注下賜土姓同

汝綸案爾雅錫貢賜也是錫與貢同訓入賜者入貢也子貢名賜是賜有貢義也大龜鄭禮器注引作太龜褚少孫補龜策傳云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是九江貢龜至漢猶然也

潛漢　史記涔於漢　釋文本或作潛于漢孔疏同王樹枏云方言潛遊也後漢書馬援傳注遊猶浮也

荊河惟豫州　鄭云豫州界自荊山而北至于河

伊洛瀍澗　史記洛作雒　漢志宏農郡盧氏今縣伊水出東北入雒過郡一行四百五十里上雒商州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今縣入河過郡二行千七十里豫州川河南郡穀成洛陽西北禹貢瀍水出朁亭山柯劭忞依續志補北東南至偃師今縣入雒宏農郡新安今縣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

既入于河　史記于作於　舊傳四水合流而入河

滎波既豬　史記滎播既都　鄭云沇水溢出河為澤

也今塞為平地滎陽(滎澤河陰二縣)民猶謂其處為滎播在其縣東春秋魯閔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此其地也　孔疏馬鄭王本皆作滎播　江聲云說文潘水名在河南滎陽此經當作潘字潘播波三字同

段玉裁云左傳釋文滎本或作滎非

導荷澤被孟豬　史記道荷澤被明都　漢志濟陰郡禹貢荷澤在定陶(今縣)東梁國睢陽(商邱)禹貢盟諸澤在東北　汝綸案包論語注道治也下經西被于流沙舊傳被及也後漢班彪傳注被猶及也此經導被猶言導岍及岐治梁及岐也闞駰以為水盛乃覆被者非是

厥土惟壤　史記其土壤　汝綸案釋文冀州引馬注壤土性和美也

下土墳壚　鄭云壚疏也　汝綸案舊傳兗州黑墳云墳起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史記田中上賦雜上中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纊　史記貢漆絲絺紵其篚織絮　汝綸案史記枲為絲者絲枲聲相近也江聲謂當依史記作絲者非是揚雄州箴云滎播枲漆是經字本作枲而史釋為絲也纊作絮亦史詁

錫貢磬錯　汝綸案淮南氾論篇注磬石也磬錯者石錯也詩他山之石可以為錯說為治磬之錯者非是錫如內錫之錫亦貢也錫貢複語耳解見前上以篚與貢類記故磬錯別言之與揚州橘柚荊州大龜文同

華陽黑水惟梁州　鄭云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也

岷嶓既藝　史記汶嶓既蓺　漢志蜀郡湔氐道(茂州東北)禹貢岷山在西徼外隴西郡西縣(秦州西)禹貢嶓冢山在西　孫星衍云廣雅蓺治也

沱潛既道　史記沱涔既道　漢志蜀郡郫縣(今縣)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汶江(茂州)江沱在西南東入江巴郡宕渠(渠縣)灊水西南入江漢中郡安陽(洋縣)鬵谷水出西南北入漢　鄭云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出江原(崇慶)有鄘江首出江南

至獲為武陽彭城縣東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蓋漢西出
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巴縣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
漢別為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導
漢疏通即為西漢水也故書曰沱潛既道　劉逵云
有水從漢中沔陽縣今沔縣南流至梓潼今縣漢壽即索入
大穴中通岡山下西南潛出今名復水舊說云禹貢
潛水也
蔡蒙旅平　漢志蜀郡青衣雅州府北有禹貢蒙山依史記集解校增有字　鄭云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漢順帝更名青衣為漢嘉

經說二之十　頁

江聲云鄭以蔡蒙為一山　王引之云鄭郊特牲注
旅道也　汝綸案道治也旅平者治平也
和夷厎績　漢志蜀郡禹貢桓水出蜀山在保縣威州界西南
行羌中入南海　鄭云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
桓　惠棟云如淯漢書注陳留之俗言桓聲如和故
桓表或謂之和表東京賦敘和樹表
厥土青黎　史記其土青驪　馬云黎小疏也　段玉
裁云黎離也合黎水經作合離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史記田下上賦下中三

錯　舊傳賦弟八雜出弟七弟九三等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史記無厥字　馬本璆作鏐
鄭云黃金之美者謂之鏐鏤剛鐵可以鏤刻也　華
陽國志臺登縣今冕寧山有砮石火燒成鐵剛利禹貢
厥貢砮是也
熊羆狐狸　胡渭云四獸之皮宜為裘小雅曰舟人之
子熊羆是裘豳風曰取彼狐狸為公子裘
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漢志傾作頃來作倈　鄭云織
皮謂西戎之國也西傾雍州之山也雍戎二野之間

經說二之一　頁

人有事於京師者道常由此州而來桓是隴阪名其
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是阪曲
為盤也　段玉裁云古是氏通用說文氏巴蜀名山
岸脅之堆旁箸欲落墮者曰氏楊雄賦響若氏隤桓
是即此氏字也漢書作阺隤師古阺音是亦作坻天
水隴坻即鄭注之桓是也鄭云今其下民謂坂為是
曲為桓也舉方俗語以證己說今本水經注譌謬不
可讀　汝綸案織皮蓋雕題務面之屬織猶畫也鄭
周禮注文織謂畫及繡錦詩織文鳥章亦謂畫文為

黴𢽾也是織皮猶畫皮也又案王制西方之國被髮衣皮鄭釋雍州織皮為衣皮之民據此則織當為繶鄭周禮注繶縫中紃也戠从意省聲故織借為繶舊傳謂織皮為罽為毛布非是因桓是者由桓氏也

浮于潛　段玉裁云史記本作涔今作潛者淺人所改

逾于沔　史記踰于沔　鄭云或謂漢為沔　漢志武都郡成都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　孫星衍云志所云氐道水即漾水也

入于渭　傳寅云浮潛以至漢上去沔為近故舍舟陸行以入沔而沔之相通者有褒逾斜北達渭言入不言達者以褒斜之閒絕水百餘里也

亂于河　舊傳正絕流曰亂　汝綸案亂于河則當由汾達都不言者汾在冀州非梁之域内且諸州貢道皆達河而止此云亂河則其達都已明雖不箸泝汾可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鄭云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于西河

弱水既西　說文弱作溺　鄭云衆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

涇屬渭汭　漢志隴西郡首陽渭源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華陰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雍州浸安定郡涇陽平原府西幵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今縣西南入渭過郡三行千六百里雍州川　鄭云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于渭以入于河釋文汭本又作内　汝綸案作内者葢鄭本說文内入也鄭所謂屬于渭以入於河也馬訓屬為入舊傳治涇入渭葢用馬義與鄭異也鄭攷工記注屬讀為注涇屬渭内者涇注渭入也猶楊州言三江既入彼入為入海此入為入河古經簡奥有必應增字者此類是也若涇入渭而文曰屬渭汭則辭費矣内作汭者假借字說文汭水相入也孔疏引鄭云汭之言内乃詩箋語足見鄭此經不作汭也

漆沮既從　漢志右扶風漆邠州水在縣西北地郡直路中部西北沮水出東西陳澧校改為西東入洛歸德靖邊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左馮翊懷德當平西洛水東南入渭　汝綸案闞駰以漆沮為一水詩傳自土漆沮猶與漆沮

皆以為二水據漢志漆在涇西沮在涇東此文漆沮
既從猶冀州恒衛既從當為二水
灃水攸同　史記灃水所同　漢志右扶風鄠(今鄠縣)灃水
出東南北過上林苑(長安西南)入渭　孫星衍云說文同
合會也
荊岐既旅　史記荊岐已旅　漢志左馮翊懷德(富平)禹
貢北條荊山在南右扶風美陽(扶風)禹貢岐山在西北
中水鄉　王引之云旅道也
終南惇物　史記終南敦物　漢志右扶風武功(郿縣)太

經說二之一　皐

壹山古文以為終南垂山古文以為敦物皆在縣東
有垂山祠
原隰底績　鄭云詩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原隰豳
地(邠州三水)
至于豬野　史記至于都野　漢志武威郡武威(鎮番)休
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為豬壄澤
三危既宅　史記三危既度　鄭云河圖及地說云三
危山在鳥鼠西南與岐山相連當岷山則在積石之
東南　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三危在燉煌縣

(今縣)南
三苗丕叙　史記三苗大序　汝綸案大序者大順也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史記其土黃壤
田上上賦中下
厥貢惟球琳琅玕　史記貢璆琳琅玕　釋文琳一作
玪　鄭云球美玉也琳美石也琅玕珠也　孫星衍
云說文球或作璆
浮于積石　孔疏河行塞外東北入塞內積石非河之
源河所經也河從西來至此北流

經說二之十　皐

至于龍門西河　漢志左馮翊夏陽(韓城)龍門山在北
會于渭汭　汝綸案廣雅會至也
織皮崐崘析支渠搜　史記崐崘作昆侖　馬云昆侖
在臨羌(西寧府西)西析在河關(河州西)西　鄭云衣皮之民居
此昆侖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　釋文漢志
朔方郡有渠搜縣(懷遠縣北)武紀云北發渠搜是也
司馬貞云地理志金城郡臨羌有昆侖祠燉煌郡廣
至(安西)有昆侖障
西戎即叙　史記西戎即序　漢書西域傳贊云禹就

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

導岍及岐　史記此下道九山岍作汧　漢志右扶風汧(隴州)吳山古文以為汧山雍州山　舊傳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　段玉裁云汧馬本作開開从幵聲古音與汧同也

至于荊山　馬云道汧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　舊傳三山皆在雍州　孔疏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荊山南條荊山是舊有三條之說也馬融王肅皆為三條鄭以為四列道汧為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鄭創為此說也　柯劭忞云祀三公山碑云三條別神白石神君碑云參三條之壹三條為經師古義

逾于河　史記踰于河　舊傳此謂梁山龍門西河孔疏逾于河謂山逾之也　汝綸案孔說是古以地脈言山所云南條北條及山海經所載皆是也下入于海即史記天官書所云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入于渤碣也蔡傳謂禹逾河豈入海亦禹赴海乎

雷首　漢志河東蒲反(蒲州府)雷首山在南

至于太岳　史記至于太嶽　舊傳三山在冀州太岳上黨西

厎柱　史記砥柱　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砥柱山在河東太陽(平陸)縣東河中

析城至于王屋　漢志河東郡濩澤(陽城)禹貢析城山在西南垣(垣曲)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　舊傳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

太行　漢志河內郡山陽(脩武)東太行山在西北壄王(懷慶府)大行山在西北

恆山　史記常山　漢志常山郡上曲陽(曲陽)恆山北谷(王念孫改代谷)在西北有祠幷州山

至于碣石入于海　舊傳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

西傾　漢志隴西郡臨洮(洮州廳)禹貢西傾山在縣西

朱圉　漢志天水郡冀(伏羌)禹貢朱圉山在縣南梧中聚

鳥鼠　舊傳三者雍州之南山　汝綸案漢志以鳥鼠同穴為一山稱鳥鼠者省文也水經注引地說以鳥

鼠為同穴之枝幹則二山同體禹主名山川必不別立兩名且鳥鼠同穴四字分為二山均為不詞矣鄭從地說殊誤歸熙甫言都太僕常親至其山見鳥鼠來同穴此目驗而信者也

至于大華　漢志京兆華陰今縣太華山在南有祠豫州山　舊傳相首尾而東

外方　漢志潁川郡崈高登封武帝置以奉大室山是為中岳有大室少室山廟古文以崈高為外方山也　汝綸案馬云中條行渭洛涑淮嵩崈高支麓接于成皋為行涑也

至于陪尾　史記至于負尾　漢志江夏郡安陸安德府横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為陪尾山　舊傳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　顏師古云倍讀曰陪司馬貞云負音陪　汝綸案自桐柏西至安陸于山脈為横故曰横尾上與熊耳外方連延相屬水經注引地說有五零陪尾在𣫍洛之南則亦熊耳支麓特其名為後起耳賈公彥引春秋緯有泗水陪尾則與熊耳諸山脈絡乖遠故古文不用其說若舊傳謂淮出桐柏經陪尾則當別據一說今不可考矣

至于荊山　漢志南郡臨沮南漳禹貢南條荊山在東北

内方至于大別　漢志江夏郡竟陵鍾祥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為内方山六安國安豐霍山禹貢大別山在西南　汝綸案孔疏云地理志無大別鄭云大別在廬江安豐今漢志有大別疑後人據鄭補之

岷山之陽　史記汶山之陽

至于衡山　漢志長沙國湘南湘鄉禹貢衡山在東南荊州山

過九江　汝綸案衡山敷淺原均在江南不得言過九江此承大別為文也中隔以岷衡二山者岷山接於嶓冢而地脈盡于衡山是南條之駢枝也其分自嶓冢起故因嶓冢而及之旁枝已了乃復接言正條故過九江之文承大別言之謂南條正幹自大別過九江而為敷淺原也史記叙世次多用此文法古尚書所以說三條者為此自鄭君改為四列舊[illegible]過九江者為衡山而地脈文埶兩失其解矣[illegible]大別相屬其去衡山絶遠立文脈絡自明不[illegible]也

至于敷淺原　史記集解淺一作滅　漢志[illegible]
陵德安傅陽山傅陽川在南古文以為傅淺[illegible]
導弱水　史記此下道九川　釋文弱或作[illegible]
張掖郡刪丹山丹桑欽以為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
黎　汝綸案漢志臨羌有弱水昆侖山祠言有弱水
祠非水在臨羌也
至于合黎　漢志作合藜水經注作合離　鄭云地說
云合黎山在酒泉會水高臺縣東北
餘波入于流沙　漢志張掖郡居延甘州府治居延澤在東

經說十二之十　十五

裴駰引作西北古文以為流沙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史記導作道　楚詞天
問黑水玄阯三危安在　鄭云地理志益州滇池呈貢
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地記當作說曰三危山
在鳥鼠之西南而南當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當黑
水祠黑水出其南脇今中國無也　杜佑云道元注
水經銳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年代久遠
今已湮涸也
導河積石　史記導作道　漢志金城郡河關河州西北積

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
滄州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　西域傳蒲昌海
一名鹽澤在闢展西南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
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
積石為中國河云　馬云北條行河中條行渭洛涑
淮南條行江漢
至于龍門　水經注北屈吉州故城西十里有風山風山
西四十里有孟門山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
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

經說十二之十　十六

孟門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此石經始禹鑿夾岸崇
深其中崩浪縣流鼓若山騰迄于下口
南至于華陰　水經注河水自華陰潼關東北流
東至于底柱　史記作砥柱　鄭云地說河水東流貫
砥柱觸閼流今世所謂砥柱者蓋乃閼流也砥柱當
在西河未詳也　水經注河水逕大陽平陸東北縣故城
南又東過砥柱間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
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三穿既決水流疏分指狀
表目亦謂之三門矣山在虢城東北大陽城東也鄭

說非是西河當無山以擬之自砥柱以下五戸以上
其間一百二十里河水疎石桀出勢連襄陸蓋亦禹
鑿以通河疑此闕流也
又東至于孟津　史記作盟津薛綜云孟津四瀆之長
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　水經河水過平縣(孟縣西北)北注云河水至斯有盟津之目
東過洛汭　史記作雒汭　水經河水過鞏縣(今鞏縣)北洛
水從縣西北流注之
至于大伾　史記作大伾　鄭云山一成曰伾地喉也

沇出伾際矣然則大伾在河內脩武(今武)武德(武陟)之界
涑沇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　隋杜公瞻編珠引
春秋括地象云河有九曲發昆侖為地首至積石為
地門出龍門為天橋至卷重山為地咽貫底柱觸闕
流山為地喉至洛汭為地要至大伾山為地齒至大
陸為地腹至碣石入于海為天臍　汝綸案鄭以大
伾為地喉即據括地象為說疑砥柱觸闕流為地齒大
伾為地喉杜所引誤倒耳當以鄭說正之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史記河渠書道河自積石歷龍

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
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
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絳水至于大陸
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　王横云禹之行河
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
行非禹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
可復補宜卻從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
而東北入海　漢志魏郡鄴(臨漳)故大河在東北入海
上黨郡屯留(今縣)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信都國

信都(冀州)故章河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魏郡
館陶(今縣)河水別出為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
四行千五百里　鄭云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
北屯氏河其故道與　水經注元城縣(今縣)北有沙邱
堰堰者障水也尚書禹貢曰北過降水不遵其道曰
降亦日潰至於大陸北播為九河又云漳水逕屯留
縣東有絳水注之故桑欽云絳水出屯留西南東入
漳又云鄭以淇水為降水共城為降城所未詳也地
理志云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是乃與漳俱得通

稱故水流閒闕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于海尋其川脈無他殊瀆而衡漳舊道與屯氏相亂乃書有過降之文與地說千里之志即之途致與書相鄰河之過降當應此矣　汝綸案王横所云西山杜佑謂太行恒山者是也漢志屯留絳水入海水經注作入漳酈謂漳絳俱得通稱則言漳不言絳言絳不言漳矣信都下禹貢絳水亦入海疑為鄴下之脫簡其文當在故大河入海之下而誤移于信都故章河之下酈謂信都復見絳名蓋所見本已誤也志言大

陸在鉅鹿若禹貢絳水在信都是過大陸乃至降水與經不相應鄭引地說過降水千里至大陸以駁漢志謂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信都亦當是鄴之誤字若志言絳在信都則鄭必據經文先後駁之不但相去無千里矣今漢志及水經注蓋皆有譌誤也志文信都故章河東入海疑亦入河之誤

又北播為九河　史記無又字　鄭云播散也　水經注蹠潤下之埶以通河海及齊桓公霸世塞廣田居同為一河故自堰沙邱堰以來館陶今縣瘿陶甯晉貝邱清平鬲德州北般德平東北廣川棗强信都冀州東光今縣河間今縣樂成獻縣以東城地並存川瀆多亾漢世河決金隄南北羅其害議者常欲求九河故跡而穿之未知其所是以班固云自茲距漢北亾八枝者也

同為逆河　鄭云下尾合名曰逆河言相逆受也　段玉裁云夏本紀河渠本皆作迎河後人以所習改竄河渠書又言東闚洛滿大邳迎河漢書溝洫志作迎河

入于海　史記河渠書作入于勃海　汝綸案史以勃

海釋海巨瓚謂武帝元光二年河從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勃海入海乃在碣石其說非也碣石在勃海故天官書云尾入于勃碣淮南天文篇貢星墜而勃海決高誘注勃大也勃海即大海巨瓚以漢勃海郡說之非是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　史記嶓冢道瀁　漢志隴西郡西縣秦州禹貢嶓冢山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今關在寧羌州東南至江州巴縣入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氐道西和東北禹貢養水所出東王念孫校增至武都成縣為

漢武都郡武都縣成縣王念孫校刪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沮縣略陽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嘉魚入江過郡五行四千里荊州川　常璩云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為漾水禹貢導漾東流為漢是也西源出隴西西縣嶓冢山會白水逕葭萌昭化入漢始源曰沔　酈元云沔水無西入之理劉澄之云有水從阿陽南至梓潼漢壽昭化入大穴暗通岡山郭景純亦言是矣岡山穴小本不容水水成大澤而流與漢合故諸言漢水者多言西漢至葭萌入漢　汝綸案說文漾古文作瀁水經注沔水一名沮水又案蔡傳嶓冢山地志云在隴西氐道縣漾水所出又云在西縣是蔡所見漢志本氐道下禹貢養水所出上有嶓冢山三字今本脫誤耳蔡據漢志氐道西縣并有嶓冢山故云一山跨兩縣其說是也水經漾水篇及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并云嶓冢山在隴西氐道縣郭璞山海經注亦云嶓冢今在武都氐道縣南氐道嶓冢即常璩所云漾山近儒據誤本漢志并謂氐道無嶓冢非也闞駰謂泮今水經注誤作漾依下文

水及淮南子校改水出崑崙西北隅至氐道重源顯發而為漾水酈引穆天子傳庚辰濟于泮水證之余考淮南地形篇河水出昆侖東北陬泮水出其西北陬高誘注泮水經隴西氐道東至武都為漢與闞說同闞又言漾水出獂道鞏昌北與許慎呂忱合自昆侖至獂道益皆漾之上源酈元非之亦誤獂道以上本一川二漢之分自嶓冢始酈引漢中記云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一漢分行嶓冢東西皆為禹貢之漾故班志以東漢為漾水水經以西漢為漾水班于西縣云西漢水者廣異名耳不謂西漢非漾也經言東流為漢亦合二川言之漢志東漢水受氐道水至武都為漢水經注武都沮縣略陽之沮水瀆西南注于濁水南逕槃頭郡略陽西北東又東注于漢水是東漢水之東流者也常璩云西漢逕葭萌入漢劉郭所謂岡穴暗通者是西漢水之東流者也二川上源本合下流又合其分而東西皆禹貢之漾其合則皆禹貢所云東流為漢故鄭以西漢為潛而酈元謂東西二源俱出嶓冢同為漢水也班志西漢至江州入江[illegible]

特其下委之歧出至後世乃盛禹時未必然也近儒
以今水道言之謂東漢水不受氐道水西漢水不入
東漢水乃盡弃漢魏舊說創為新論謂漢志水經并
為謬誤可謂敢于自信矣
又東為滄浪之水　史記滄作蒼　水經注云禹貢又
東為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為者明非他水決入也
蓋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爾
過三澨　水經三澨邔縣宜城北池　汝綸案鄭以滄浪
為夏水夏水自雲杜入沔故言三澨在竟陵天門鄖元

謂滄浪為沔漢通稱不由夏水決入則宜以在邔縣
者為是酈又云池流多矣論者疑焉余謂池沱同字
馬注荊州沱云沱湖也然則邔縣北池即邔縣北湖
耳邔縣北古有湖故水經注襄陽有三洲司馬懿攻
朱然于三洲口洲即湖中可居之地也水經注又言
襄陽湖水上承鴨湖東南流注白馬陂又蔡洲對岸
有洄湖三澨蓋是此三湖矣
至于大別　鄭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　王鳴盛云安
豐在今霍山縣水經注雩婁在安豐西南大別在雩

婁南則英山麻城羅田諸縣山勢連延西南趨江漢
水東北迤行揷入其境故地說言漢水觸大別之陂
陂者山脈之靡迤不盡者耳非水直至山下也　汝
綸案孔疏云地理志無大別鄭云大別在廬江安豐
縣據此則謂大別在安豐者乃鄭說非班志今本漢
志安豐下云禹貢大別山在西南者乃後人據鄭說
補之非班氏本文也孔疏又引杜預解春秋云大別
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二別近漢之
名無緣得在安豐杜言或曰不以為地理志水經注

引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別在安豐縣南亦不引
地理志均漢志無大別之證今人執誤本漢志反言
孔氏失檢安豐去漢絕遠乃廷迴說之此其失也荊
山內方大別皆漢西之山若安豐則在漢東矣潕山
文安得不言逾漢邪
南入于江　水經注庾仲雍曰夏口一曰沔口矣在漢陽
東滙澤為彭蠡　鄭云滙回也漢與江鬥轉東成其澤
矣
東為北江　吳澄云漢江相敵與他小水入大水不同

江之入海非獨江水實兼漢水江固為江漢亦為江也故漢得分江之名而為北江　錢塘云漢源于北故以北江屬之江源於南故以中江南江屬之　汝綸案水經沔水篇著北江南江之分流其文奪誤自酈氏已譏議之今為考正如左　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此下舊云又東北出居巢南又東過牛渚縣南今移于後又東至石城縣分為二其一東北流此下舊云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為北江今移出居巢過牛渚于此移其一於後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縣南阮元謂牛渚見越絕書即史記秦始皇本紀所云海渚張守節以為在同安者余謂越絕書云度牛渚奏東安東安今富春漢富春在會稽郡不足定牛渚之在同安也水經牛渚在居巢縣東葢即今牛渚耳又過毗陵縣北為北江此下舊云又東至會稽餘姚縣其一此二字舊在又過毗陵上今移於此此下當有東流二字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於海

入于海　漢志臨淮郡海陵通州有江海會祠　汝綸案北江入海在海陵志言江都毗陵則近海之南北岸耳

岷山導江　史記汶山道江　漢志成都郡湔氏道茂州東北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今縣入海過郡七說文繫傳作九行二說文繫傳作七千六百六十里　孫星行云說文㟭山崏岷即㟭省字楚詞作汶汶借字也

東別為沱　漢志江原崇慶鄗水首受江南至武陽彭城入江　汝綸案鄭以鄗江為沱葢是也漢志汶江之沱水經以為開明所鑿郫縣之沱則李冰所開鄭謂其首不受江皆據未穿時言之故與後不同也其荆州之沱當依馬注為湖鄭謂為夏水疑非也

又東至于澧　史記澧作醴　漢志武陵郡充縣桑植歷山澧水所出東至下雋巴陵入沅過郡二行一千二百里　司馬貞云騷人所歌濯余佩於醴浦明醴是水名虞喜志林以醴是江沅之別流而醴字作澧也

汝綸案水經江水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湘水從南來注之酈元謂澧沅資皆注於洞庭之陂是乃湘水非江川然澧水沅水篇幷云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入於江資水篇云東與沅水合于湖中東北入于江皆言入江不言入湘湘水篇注湘水左會資水世謂之益陽江然則湘沅資均與澧合自下互受通稱經云至于澧者以澧為經

沅實兼湘沅資諸水其入江之處則鄭云江水右會湘水所謂江水會者是也澧入洞庭不入江言江至者洞庭爲此諸水所豬非别是一水故過湖入江及爲澧之下尾也馬以醴爲水名蓋古文家舊説鄭改爲陵名以經言至于者皆不爲水余謂澧陵既非江水所經下沇水至于菏亦是水名鄭義非也

過九江　汝綸案孔疏九江之水禹前已有其處非也淮南要畧言禹身執虆垂剔河而道九歧鑿江而分九路則九江明是禹鑿非在禹前漢志九江在尋陽南既有定處則可謂之過文與過三澨正同

至于東陵　漢志盧江郡故淮南文帝十六年别爲國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屬揚州盧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　水經江水過下雉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酈注青林湖水出盧江郡之東陵鄉江夏有西陵縣故是言東矣尚書云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西南流水積爲湖湖水西流謂之青林水又西南歷尋陽分爲二水一水東流通大雷一水西南流注于江經所云利水也右對馬頭岸又決水篇注云

灌水道源盧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褚先生所謂神龜出於江灌之閒嘉林之中蓋謂此水也東北逕蓼縣固始故城西而北注決水　姚鼐云漢武帝以前盧江郡在今江西及池州地故志云盧江出陵陽石埭東南北入江東陵鄉謂今池州山也金蘭疑石城之舊名禹南江經貴池青陽南陵而東迆行山中故曰東迆　汝綸案姚據盧江王賜都江南與越交通及伍被謀擊盧江絶豫章之口思得江南以通越定漢初盧江在江南最爲有據山海經浙江出三

天子都入海餘曁南盧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尤盧江在江南之證漢志丹陽郡陵陽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蓋即東陵鄉所出之淮水也陵陽爲縣蓋以在東陵之陽而得名與東陵鄉以東陵得名東陵不必即在其鄉蓋南江初分東陵當其處故曰至于東陵東迆也如水經注之言則東陵在江北其南則利水所出其北則灌水所出當在今英霍之交去江甚遠矣班時盧江已在江北而記陵陽東陵鄉之水皆追紀前事故附著郡下而不著金蘭縣于

郡所屬中明非作志時郡中之水改淮為匯者非是
淮自見雩婁縣也
東迆　漢志丹陽郡石城（建德）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
（今縣）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會稽郡吳（今縣）南江在南
東入海揚州川　說文迆衺行也　鄭云東迆者為
南江　汝綸案鄭云三江分于彭蠡近儒以漢志石
城為今貴池貴池距彭蠡數百里故知非也元和郡
縣志池州本漢鄣郡之域吳于此置石城縣又云至
德縣本漢石城至德今建德據此則吳石城在貴池

經說二之一　五十

漢石城在建德建德與彭澤接境石城首受江即分
于彭蠡也不言首受彭蠡者彭蠡之水即江水沅湘
皆入洞庭志言入江亦此例也水經注南江逕臨城
（青陽）安吳（涇縣）寧國（今縣）故鄣（廣德）安吉（今縣）注于具區此諸縣
各有山界隔之水不能越山而東姚氏謂迆行山險
中是也其至餘姚入海則說文所云江水東至會稽
山陰為浙江者也
北會于匯　姚鼐云導江至東陵其分而東流者迆邐
入海是南江也其北流者又會于匯而後為中江也

汝綸案至于東陵東迆已括南江原委其北會則
屬中江為文水經沔水與江合流東北出居巢縣南
故姚說匯為巢湖然謂湖澤為匯於古無徵舊說為
彭蠡者牽上匯澤為彭蠡而妄說之然鄭訓匯為回
則不得為彭蠡之名矣阮太傅以匯為震澤震澤名
見于經此何以更名為匯匯者淮之借字唐扶頌匯
夷來降以匯為淮史記南越傳江淮以南樓船十万
師徐廣曰淮一作匯又伏波將軍下匯水徐廣云匯
或作淮皆其證淮即出陵陽東南北入江者是也今

經說二之一　五十一

謂之清弋江源出石埭至魯港入江江會此水乃至
蕪湖而分為中江鄭云三江分於彭蠡為三孔者言
江之分自彭蠡始非三孔并在彭蠡班志分江水在
石城中江出蕪湖水經亦言江至石城縣分為二不
言分為三自彭蠡以東山埶鬱盤亦不容有三流并
出之道故中江必至無湖始可分而以北會于淮括
彭蠡至無湖之濱也淮在江南言北會者對東迆立
文亦其地埶北趋也姚氏以北為北流者其讀北一
字為句會于匯三字為句義尤明顯不言北岸之水

者經以北江屬道漾也若如阮讀為南江北會震澤下接中江入海之文則南江無尾中江無首非屬辭之理矣鄭謂東迆者為南江不謂北會于滙者為南江也

東為中江　舊傳有北有中南可知　姚鼐云江漢既合為北江者非必漢水為中江者非必江水也約其地埶南北而概分之以明江漢之均為瀆耳

入于海　阮元云班志敘北江止于毗陵中江止于陽羡者太湖以東今太倉松江海門及江北通州漢皆不置縣為海潮之所往來也班于吳曰南江在南於毗陵曰北江在北則中江必在吳北毗陵南李善引水經注中江東南左會滆湖滆湖在常州府西南當太湖北正漢陽羡地由滆湖東出必松江也吳松江口正中江入海之處也

經說二之一　壘

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　史記道沇水東為濟入于河泆為滎　漢志河東郡垣垣曲王屋山在東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武陟入河軼出滎陽今縣北地中又東至琅槐樂安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

東出于陶丘北　史記無于字　漢志濟陰郡定陶今縣禹貢陶丘在西南鄭作西北陶丘亭　說文出作至　汝綸案出猶至耳漢志水經滎澤以下泲瀆通流或據出字為義謂禹時滎澤渟而不流越五百里而泲復出于陶丘此臆說也職方豫州其川滎雒滎即泲瀆也

又東至于菏　史記菏作荷　汝綸案漢志菏在湖陵湖陵地埶南下不得北會汶水舊傳以為菏澤之水鄭元謂菏澤即泲水所包注以成湖澤者若菏是菏澤當如滙為彭蠡溢為滎之類不得言至于也水經注泲水逕定陶故城南又東北右合菏水乃此經至菏之說也菏澤漢志在定陶東此菏水鄭云上承泲水于泲陽縣東泲陽今蘭儀在定陶西且二百里非菏澤之水矣

經說二之一　嘉

又東北會于汶　漢志泰山萊蕪今縣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泲　水經泲水東北過壽張東平西南縣西界安民亭安山鎮南汶水從東來注之

又北東　史記又東北

入于海　山海經濟水注勃海入齊琅槐(樂安)東北　黃儀云今小清河所經自歷城以東皆古泲水所行大清河自歷城以上皆泲水故道自歷城東北則古漯水所行蒲台以北則故河水所經葢宋時河嘗行漯瀆及河徙則大清兼行河漯二瀆小清行泲水故道也

導淮自桐柏　史記導作道　漢志南陽郡平氏(桐柏)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依王鳴盛校改淮浦今安東)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青州川

(金履祥云九一千七百里)

東會于泗沂　漢志泰山郡蓋(沂水)沂水南至下邳(邳州)入泗泲陰郡乘氏(鉅野)泗水東至睢陵(當依水經注作淮陰今清河)入淮魯國卞(泗水)泗水西南至方與(魚臺)入泲　酈元云乘氏泗水乃菏澤也澤水淼漫俱鍾淮泗故志有睢陵入淮之言以通苞泗名矣或更有泗水亦可是水之兼其目所未詳也　汝綸案水經泲水東過方與縣北為菏水又東過湖陸縣南東入于泗水乘氏無菏泗之目乃泲水之東南流者所過耳漢志泗水當為泲水之誤酈謂泲水南流者為菏水經則方與以上不名菏也酈引漢志睢陵入淮睢陵亦當為淮陰之誤淮水篇云淮水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注之是也

東入于海　水經淮水東至廣陵淮浦縣(安東縣西)入于海

導渭自鳥鼠同穴　史記導作道　漢志隴西郡首陽(渭源)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華陰)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雍州寖

東會于灃　水經注地說云渭水與豐水會于短陰山

胡渭云元和志咸陽縣渭水南去縣三里短陰原在縣西南二十里

又東會于涇　水經渭水逕平阿侯王譚墓(在今高陵)北左則涇水注焉

又東過漆沮　舊傳漆沮一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　水經注渭水過華陰(今縣)縣北洛水入焉闞駰以為漆沮之水也　孔疏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為洛水一名漆沮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中部)東入洛水又云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濯水入焉俗謂之漆水

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于洛水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彼漆即扶風漆水也彼沮則未聞　汝綸案漢志涇西無沮涇東無漆闞駰以洛水為漆沮之水本舊傳為說說文漆水出右扶風杜陽今本作陵誤依水經注引校改杜陽今麟遊縣岐山東入渭一曰入洛漆之入洛葢禹時故跡元和郡縣志云邠州理即漢漆縣漆水西北流疑當作東南流寰宇記云新平縣有白土川水東北流或是漢漆水注于涇是漆之上源自涇西而入涇也水經注鄭渠首上承涇水于中山西邸瓠口為渠竝北山東注洛

三百餘里渠雖鄭國所開亦必依循川絡疑鄭渠所經即漆水自涇入洛之故道故酈氏時俗猶目鄭渠東南出之濁水為漆水也禹時漆水絕涇而東以合于洛漢時漆自入渭故說文兩載入渭入洛之文洛水兼受漆沮二水斯得漆沮通稱矣以漆沮為一水者非也

入于河　水經注春秋之渭汭也水會即船司空華陰所在矣

導洛自熊耳　史記道雒自熊耳　漢志宏農郡盧氏今縣熊耳山在東上雒今商州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今縣入河過郡二行千七百里豫州川熊耳獲輿山在東北　孫星衍云山海經讙舉之山洛水出焉讙舉即獲輿之異名聲相近上洛熊耳即盧氏山也

東北會于澗瀍　舊傳會于河南城南　水經洛水過河南縣南酈注引地記云洛水東北過五零陪尾北與澗瀍合是二水東入千金渠故瀆存焉又云山海經白石之山在新安澗水出焉北流注于穀自下澗穀兼稱故尚書無穀水之目河南王城西北穀水之右

有石磧磧南出為死穀韋昭曰洛水在王城南穀水在王城北東入於瀍至靈王時穀水盛出于王城西而南流合于洛水毀王城西南也又云穀城縣洛陽西北北有潛亭西征賦所謂越街郵者也瀍水又東南流注于穀　汝綸案澗瀍皆合于穀水穀水舊至王城東入雒水經瀍水與千金渠合過偃師入洛者千金渠之下尾非穀水故道也

又東會于伊　舊傳會于洛陽之南　水經洛水過洛陽縣今縣東北南伊水從西來注之

又東北入于河　史記無又字　水經注山海經曰洛
水成皋鞏縣東西入河謂之洛汭即什谷張儀說秦塞
什谷之口者也
九州攸同　史記於是九州攸同　汝綸案此下揔敘
水土之平故史以於是釋之
四隩既宅　史記四奧既居　汝綸案說文墺四方土
可居也是釋此經四墺既宅之文非為墺作詁疑說
文本引此經而今本脫之廣韵四墺四方土即用說
文舊訓

九山刊旅　史記九山栞旅　汝綸案栞本史記作表
木鄭玄特牲注旅道也栞旅者表道也韋昭所云列
樹以表道者也
九川滌源　史記九川滌原　汝綸案一切經音義滌
古文溻同溻即斥字如淳漢書惠紀注斥開也漢志
源作原與史記同源俗字滌原者開源故河渠書云
九川既踈也
九澤既陂　汝綸案河渠書作九澤既灑周書大匡篇
賦灑其幣孔晁注灑散也河渠書禹厮二渠漢書作
灑二渠相如文灑沈澹灾灑沈即此灑九澤之義謂
散沈也此經陂為披之借字方言披散也
六府孔修　史記六府甚修　舊傳水火金木土穀甚
修治　孫星衍云高誘淮南注修治也
庶土交正　史記衆土交正　汝綸案詩傳土居也衆
居交正即湯誥所云四瀆已脩万民乃有居者是也
厎慎財賦　史記致慎財賦　汝綸案廣雅慎憤也漢
書音義貢合作心旁貢是貢憤通借致憤者致貢也
咸則三壤成賦　鄭云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　汝綸

案王砅素問注則準也約也此結上事中邦錫土姓
者目下五服也
中邦錫土姓　史記中國賜土姓　鄭云中即九州也
天子建其國諸侯祚之土賜之姓命之氏　舊傳天
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
賜之姓以顯之　金履祥云水土既平田制既定於
是修封建之法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汝綸案祗振同字詩傳振自也
爾雅台朕我也我者我天子也荀子脩身篇以善先

人者謂之教楊倞注先首唱也相如文父兄之教不先與此先同鄭以距為距違後漢馬援傳旅距李賢注不從之皃是距為違也爾雅行道也言自我德首倡天下皆不違我道也

五百里甸服　史記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孔疏鄭王制注服治田出穀稅也　汝綸案九州萬里五服五千里明五服不能盡九州五服之外有四海並在九州之內爾雅夷狄戎蠻為四海而冀州揚州有鳥夷青州有嵎夷萊夷徐州有淮夷梁州有和

夷織皮雍州有四戎皆九州兼包四海之證

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　漢志秸作戛　鄭本納作入秸作藍云入總入刈禾也銍斷去藁也秸又去穎也禮器注引納藍服不作入　焦循云服孔傳訓藁役即毛詩禾役傳訓為列列即梨如荼之茢以禾穗言之呂覽審時篇得時之麥稠長而頸黑二七以為行而服薄糕而赤色程瑤田以此服即秸服也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孫星衍云說文粟嘉穀實也米粟實也

五百里侯服　史記甸服外五百里侯服　舊傳侯候也

百里采　馬云采事也各受王事者　汝綸案郭爾雅注官地曰寀

二百里男邦　史記二百里任國　惠棟云古男與南通白虎通南之為言任也

三百里諸侯　朱子云三百里謂自三至五為百里者三隨文生例不可拘也

五百里綏服　史記侯服外五百里綏服　舊傳綏安也　孔疏周語侯衛賓服彼賓服當此綏服韋昭云以文武教衛為安王賓之因以名服

三百里揆文教　汝綸案太玄玄數篇范望注癸取其揆然句萌芽也太玄有子雲自為章句范猶及見之見范序此揆然乃古義當是章句中語據此則揆與奮義相近也訓揆為度者非字通作騤廣雅騤騤威也

二百里奮武衛　孔疏內文而外武　汝綸案衛謂扞衛猶詩之言干城也

五百里要服　史記綏服外五百里要服　汝綸案要幽一聲之轉幽荒對文皆言遠也爾雅燕曰幽州李巡注燕其氣深要厥性剽疾故曰幽幽要也是要幽同義李云深要即深幽也

三百里夷　王安石云於此皆夷也夷易也無中國禮法易而已蠻慢也甚於夷矣

二百里蔡　蔡傳蔡放也左傳蔡蔡叔是也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

五百里荒服　史記要服外五百里荒服　汝綸案五經異義以五服方五千里為今文說以五服相距万里為古尚書說非也史記乃古文說蓋歐陽夏侯自同史記而賈馬乃為異解非史公所聞之故也每二百三百里明自五百里分言之鄭謂每服之外殊誤王肅駁賈馬鄭而依史記其說甚辨

三百里蠻　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緡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　舊傳漸入也被及也　汝綸案漢書董仲舒傳注漸浸潤之也

朔南暨聲教　孫星衍云漢書賈捐之傳云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是訓暨為與與讀為豫　汝綸案東漸以下十四字急氣讀之乃得朔南與東西為儷東西各以漸海被流沙為言朔南無文古人文句參差也暨聲教蒙上東西朔南言之非專承朔南也舊傳皆與王者聲教釋文與音預亦訓暨為與及之與

訖于四海　汝綸案漢書王莽傳訖于四表顏師古注訖竟也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史記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於是大平治

甘誓

史記禹子啓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啓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啓遂即天子之位是為夏后帝啓夏后帝啓禹之子其母塗山氏之女也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于甘將戰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　高誘

淮南注云有扈夏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　汝綸案楚語觀射父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高以扈為啓庶兄葢是古説然非史記義也

大戰于甘　大傳戰者憚驚之也　馬云甘有扈南郊地名甘水名今在鄠縣西

乃召六卿　史記將戰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

王曰嗟　史記啓曰嗟

六事之人　金履祥云六卿為六事猶大夫為三事也

汝綸案說文事職也鄭大傳注夏六卿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

予誓告汝　史記汝作女　汝綸案爾雅釋言誓謹也蔡邕獨斷告教也誓告女者謹敕女也是後誓誥之書因此文為名荀子云誥誓不及五帝前未有也

有扈氏　漢志右扶風鄠今縣古國有戶依史記正義谷甘今本脫甘依說文增扈夏啓所伐　張守節云訓纂云戶扈鄠三字一也古今字不同耳

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鄭云威侮暴逆之　汝綸案鄭以暴訓威者後漢杜詩傳注威虐也以逆訓侮者說苑權謀篇侮上者逆之道也五行謂五教也行如周禮六行之行三正謂三禮也正政同字如洪範八政之政　柯劭忞云逸周書史記解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怠棄弱也威侮不恭也正釋此經之證

天用勦絕其命　說文作劋絕　廣雅釋言劋天也　汝綸案勦當為劋形近而譌勦者劋之異字馬本作巢勦之省文漢書外戚傳命樔絕而不長樔又勦之假音字也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史記惟恭作維共下恭命并同　舊傳恭奉也　汝綸案此借恭為共也無極山碑增益吏役恭君下職惟宜也

左不攻于左　墨子攻作共下攻右同　國志毛玠傳引書亦作共　汝綸案此借攻為共也

右不攻于右　鄭云左車左右車右

御非其馬之正　史記正作政墨子同　段玉裁云小雅出車箋御夫則茲益憔悴憂其馬之政此用甘誓語也　汝綸案鄭文王世子注正者政也此申六卿

之詞言軍吏有不共者皆女不共命也
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史記戮作僇　墨子當
于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僇于社者何也告聽之中
也祖者廟主社者社主　摯虞決疑要注云古者帝
王出征伐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以行　汝綸
案封禪書禹興而脩社祀
予則孥戮汝　史記作帑僇　鄭司農周禮注引作奴
僇　鄭湯誓注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帑僇其子孫
汝綸案帑僇二鄭異解季布為朱家鉗奴而漢書布

傳贊云奴僇苟活疑夏侯歐陽書作奴僇班據為說
也史記作帑在傳秦人歸其帑商君法坐事末利及
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帑則鄭說帑僇子孫者是也罪
人不帑乃文王之仁政不謂古無帑僇父子兄弟罪
不相及常刑然耳非軍法也商君之慘刻乃施重刑
于輕罪非收帑自商君始也方行軍誓衆但以奴辱
之何足儆衆邪　史記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

湯誓　
史記是時夏桀為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為亂湯
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
桀
格爾衆庶　汝綸案史記此句下複出來女二字則格
爾不訓來女也格與假同字格爾者告爾也呂覽士
容篇其鄰假以買取死之狗高誘注假猶請也爾雅
釋詁誥告也孟康漢書注古者名吏休假日告是假
有告義也格爾即假爾禮之假爾大龜假爾大筮是

其例皆謂告爾也周書皇門解爾假余德憲假亦當
訓告解者均失其詁格又與嘏同字儀禮少牢饋食
禮以嘏於主人嘏亦告也鄭注古文格為嘏此經當
讀史記增來女二字傳寫者以為與格爾義復而妄
删之此以格爾衆庶發端猶司馬相如檄云告巴蜀
太守陳琳檄云告江東諸將校部曲諭下之體例也
非台小子敢行稱亂　史記非作匪稱作舉　孔疏釋
舉釋言文
今爾有衆汝曰　史記爾作女　汝綸案大戴本命篇

女者如也白虎通女如也女曰如曰也則而來書故
言如也如曰猶後世之言如聞也
我后不恤我衆　史記后作君　汝綸案爾雅后君也
舍我穡事而割正　史記舍我嗇事而割政　舊傳正
政也段玉裁云傳不言夏邑則夏字賸也　汝綸案
割者害之借字害何也正政皆征之借字舍我農功
而何征也下不敢不征答此問也
予惟聞汝衆言　史記作維　汝綸案惟維並與雖通
不敢不正　史記此句下復出今夏多罪四字自予

惟至此在有夏多罪下天命殛之上　段玉裁云天
命殛之今汝有衆女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嗇事而
割政九廿三字予維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
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九廿二字適與尚書先後倒
易漢書云尚書每簡或廿二字或廿五字此則壁藏
之簡甲乙互易之故也　汝綸案第一簡連篇名二
字并史記所多來汝二字自王曰至稱亂有九二十
三字第二簡自夏多罪至我嗇事為二十三字第三
簡自而割正至不正今九二十二字蓋第二簡第三
簡皆自簡首三字下朽折故予惟聞至不正今十九
字錯入第二簡夏多罪之下而第三簡之首又重衍
夏多罪三字也史文女其曰上無今字是其證也
夏罪其如台　史記有罪其奈何　孫星衍云薛綜東
京賦注如奈也台何音之轉典引云今其如台而獨
闕也
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　史記遏作
止割作奪協作和　王念孫云文選注引韓詩章句
聿辭也聿與率聲近義同　汝綸案史記割作奪者

割奪疊韻字鄭禮記仲尼燕居注奪猶亂也亂與害
義近
日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　史記日是日何時喪予與
女皆亡　孟子云民欲與之偕亡　舊傳比桀於日
欲殺身以喪桀
爾尚輔予一人　史記輔作及　汝綸案爾雅俌比輔
也輔比同義故訓為及
予其大賚汝　史記賚作理　鄭云賚賜也　錢大昕
云理賚聲相近詩釐爾圭瓚鄭康成引作賚釐理蓋

亦通也　孫星衍云玉篇引倉頡賚賜也

爾無不信　史記女毋不信下爾字同

朕不食言　孔疏釋詁食僞也　孫炎曰食言之僞也

汝綸案左傳食言多矣能無肥乎借食義為諸詭非雅詁也

予則孥戮女罔有攸赦　史記孥戮作帑僇罔作無

又云以告令師作湯誓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

桀敗於有娀之虛　集解詩傳曰武王湯也

盤庚　漢石經盤作股五經文字云石經舟皆作月

史記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脩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

汝綸案書序此篇作於盤庚時史記則作於小辛時此史公不見書序之證後漢紀楊彪云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諭之遵用書序蓋史公古文之義後漢已不能明矣書序出史記後時復小異其說以泯其沿襲史記之迹孔疏乃譏史與序違而小司馬因謂史公不見古文將漢書所云問故於安國所載多古文說者亦狂末之檢邪

民不適有居　王引之云有詞也若有虞有夏之有下有幼同

率籲衆慼　舊傳籲和也　王鳴盛云說文作衆戚戚謂貴戚　段玉裁云傳意籲音同龠說文龠樂之竹

管三孔以和衆聲也故訓為和　汝綸案慼者戚之借字周書大武解政有四戚即此文衆慼也四戚一內姓二外婚三友朋四同盟此經下言至于婚友是其證

出矢言曰　汝綸案矢讀矢其文德之矢詩傳云施也又詩無易由言箋云由於也施言即易言謂流言也言民朋比衆戚出為流言也

我王來　舊傳我王祖乙也

既爰宅于兹　汝綸案左氏傳晉于是乎作爰田服虔

注爰易也又漢書地理志秦孝公用商君作轅田張
云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食貨志曰自爰其處而已
轅爰同此爰宅與秦晉爰田並同皆宜從食貨志自
爰其處之訓爰宅謂定居也苑鎮碑云子孫爰居求
宅筑陽正用此經爰宅為文服注左傳訓易張晏孟
康注漢書引三年一易之制說轅田皆非是晉秦皆
改古法非復古也
無盡劉　汝綸案劉讀擣采其劉之劉爾雅毗劉暴樂
也毗劉猶毗離也暴樂猶剝落也是劉之義為流落

也劉與流通淮南劉覽後漢馬融傳作流覽大子減
劉連漣范望注劉流也重我民無盡劉者恐民之流
移欲勿遷也言祖乙既定居於耿又重民之流移欲
勿遷而不遷則不能相救以生故決之卜也此皆述
祖乙遷耿時事
其如台　江聲云如台奈何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　蔡傳服事也　汝綸案恪謹天
命謂卜也
于今五邦　馬云五邦謂商丘亳囂相耿也　鄭云湯

自商徙亳
罔知天之斷命　汝綸案斷制也不承于古言不卜也
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汝綸案矧詞也王引之云矧
猶亦也釋詁烈餘也從先王之餘者言居故地也此
勸王勿遷之詞屏下為文訓矧為況者失之
若顛木之有由蘖　馬云顛木而肄生曰枿段玉裁云
說文𢎘木生條也商書若顛木之有𢎘枿古文言由
枿明今文作𢎘古文由左傳猶將復由詩序由儀皆
假由為𢎘又說文𣞤伐木餘也引商書作𢎘𣞤蘖或

𣞤字也　汝綸案由蘖之喻申上烈義言仍居耿亦
可復興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　姚鼐云上篇新邑祖乙所遷
也民之辭也次篇新邑者殷也盤庚辭也經師不之
辯故說失之　孔廣森云鄭武公遷于新鄭厤五十
餘年莊公猶云吾先君新邑于此
盤庚斅于民　蔡傳斅教也
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　汝綸案由者道也由繇
同字爾雅繇道也導道同字積說正義乃者言之[illegible]

也王引之云乃猶其也常鄭周頌箋守也舊服先業也正定同字堯典定四時史記作正實奠其在位以保守先業定正法度也

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汝綸案文選注伏與服同孟京易注伏服也說文服用也呂覽先巳篇注服從也韋昭楚語注箴刺也小民所刺即上文矢言以下之說

王若曰　汝綸案若曰者小辛時史臣追述盤庚之辭

格汝衆　汝綸案此格當為來與湯誓格爾衆庶義異

白虎通引作裕女衆則不以為來裕格今古文之異字廣雅釋詁裕道也裕女衆猶康誥所云裕民裕民者導民也

予告汝訓　汝綸案蔡邕獨斷告教也釋詁訓道也

汝猷黜乃心　汝綸案釋訓猷可也

無傲從康　汝綸案莊子庚桑楚釋文引廣雅驁妄也傲驁同字漢書王嘉傳引無教逸欲作亡教佚欲亡敖與此無傲正同從康者縱佚也言無妄縱佚也

共政王播告之　汝綸案共政目下事不屬上讀周禮大祝共祭鄭注共猶授也說文讀自告之絕句

脩不匿厥指　汝綸案脩者攸之借字助句之辭也脩在句首如攸好德攸服奔走之例漢婁壽碑不攸廉隅是脩攸通借之證也

王用丕欽　汝綸案丕與茲同其義猶斯也立政丕乃俾乂與下茲乃俾亂同文丕乃即茲乃也王用丕欽王以此善之也民用丕變民以此變也欽善之也堯典欽哉史記釋為善之堯典於變時雍漢書變作蕃此變義亦當為蕃也

罔有逸言　蔡傳逸過也

今女聒聒　馬云聒聒拒善自用之意　鄭云聒讀如聒耳之聒　段玉裁云漢人讀經凡言讀為者易其字凡言讀如者擬其音孔穎達衛包妄以懖聒為古今字而改之

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汝綸案鄭內則注起猶更也信讀為申廣雅險衺也膚者臚之籀文韋昭國語注臚傳也廣雅膚傳也鄭樂記注傳猶說也險膚者衺說也起信險膚更申邪說也聒聒則匿厥指矣起

信險膚則有逸言矣所訟即前矢言也王逸七諫注
讙譁為訟
非予自荒茲德 蔡傳荒廢也 汝綸案茲德圖任舊
人之德
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 汝綸案杜預左傳注含藏也
惕讀相施易之易史說萬石君傳劍者人之所施易
也爾雅弛易也弛與施同白虎通引此文正作施施
易皆謂移也褚少孫補田仁傳如有移德於我用此
文也言非予自廢圖任舊人之德乃女不移德於我
也下施實德義同

予若觀火予亦拙謀 王鳴盛云說文炪火光也商書
曰予亦炪謀讀若巧拙之拙類篇引說文作火不光也
所見說文蓋是善本 段玉裁云玉篇炪火光也爩
也光下行也字集韻炪爩煙皃又爩字下云炪爩煙
出也然則類篇作火不光近是 汝綸案火以比浮
言炪謀言欲撲滅之
作乃逸 戴鈞衡云作讀周禮鄙師作民之作謂起徒
役也漢書賈誼傳注乃始也逸安也 汝綸案作即
下盤庚作之作謂起行也
若網在綱 汝綸案此喻民與婚友惟貴戚之從下施
德於民四句申此喻也不昏作勞四句申服田之喻
也火之燎原承觀火之喻也
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 汝綸案
丕乃猶斯乃也此下十七字為句戎毒猶詩之戎疾
說文疾毒也
不昏作勞 鄭云昏讀為敃敃勉也 孫星衍云薛綜
西京賦注昏勉也

越其罔有黍稷 汝綸案越爰同義思元賦舊注爰於
是也夏小正越有小旱於是有小旱也其猶將也
女不和吉言于百姓 汝綸案和讀為宣王引之謂周
禮太宰之始和布令即小司寇所謂宣布也
惟汝自生毒 舊傳是自生毒害 汝綸案李善甘泉
賦注惟是也生毒者生疾也下自災先惡奉恫皆承
此文以疾為喻
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 舊傳恫痛也 江聲云說
文奉承也 汝綸案左傳其惡易覯杜預注惡疾疢

也先惡于民導疾疢於人也周禮男巫注故書前為
先儀禮特牲禮注前猶導也
汝悔身何及　漢石經作命馮登府云身通信周禮信
圭注作身圭命亦訓信見詩昊天傳二字音訓古通
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　說文憸作懸
石經作散　戚學標云懸當從刪省聲與散相近
汝綸案懸與散音同義亦通也散民猶莊子所云散
人謂不足數者高誘秦策注顧猶反也胥顧相反也
猶孟子出爾反爾謂報復也後漢桓帝紀注雇猶酬

經說二十之二　十二

也顧與雇同言散民遇人有剌譏之言尚相酬報其
發也則有過言莊子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即此所謂
逸口也
矧予制乃短長之命　舊傳況我制女生死之命
恐沈于衆　汝綸案沈讀為慴高誘淮南注耽讀若衣
之褶說文讋傅毅讀若慴沈之為慴猶耽之為褶也
陳涉傳沈沈西京賦作耽耽是沈耽同字也恐慴猶
恐愒也
其猶可撲滅　杜預云言不可撲滅

則惟汝衆自作弗靖　王念孫云靖善也通作竫又通
作靜韓詩有靜家室云靜善也廣雅竫善也　汝綸
案則惟者則是也
遲任有言曰　馬云遲任古老成人鄭云遲任古之賢
史
人惟求舊器非求舊　漢石經惟作維無上求字下求
作救　段玉裁云救即求字周禮故書正日景救地
中杜子春云救讀為求　汝綸案風俗通引有上求
字疑後人加之舊傳汝不徙是不貴舊下不字亦疑

經說二十之十　十三

後人所加惟宜也
胥及逸勤　汝綸案逸當為肄蔡邕文烈侯楊公碑皇
祖考以懿德胥及肄勤用此文也中鼎銘宣力肄勤
肄與肄同詩傳肄勞也東京賦厥庸孔肄注肄勤也
予敢動用非罰　蔡傳敢不敢也　汝綸案五經異義
作不敢殆傳寫妄增
世選爾勞　汝綸案選讀為踐韓詩踐任也堯典巽朕
位史記巽作踐選與巽同
予不掩爾善　五經異義掩作絕　汝綸案方言掩止

也洞簫賦掩以絕滅是掩絕同義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鄭云大享烝嘗
也舊傳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
予告汝于難　戴鈞衡云難讀患難　汝綸案爾雅于
於也高誘呂覽注於在也于難在難也
若射之有志　朱彬云志古文識史記索隱作幟猶埻
也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漢石經侮老作翕侮弱
作流唐石經作老侮　鄭云老弱皆輕忽之意也段

玉裁云翕蓋狎之假借字　汝綸案老侮與弱對文
成人與孤有幼對文漢石經弱為流者蓋借溺為弱
而字作休與㳅形近洪适誤以為流也
各長于厥居　戴鈞衡云高誘淮南注長主也呂覽注
長率也
聽予一人之作猷　段玉裁云爾雅釋故猷已也作猷
猶作輟也
用罪伐厥死　汝綸案伐與罰同廣雅釋詁罰伐也左
傳伐為大辰後漢郎顗傳罰者白虎是伐罰同字也

王引之云厥猶之也
惟汝衆　汝綸案惟是也
有佚罰　國語佚作逸　韋昭云逸過也罰猶罪也
其惟致告　江聲云致我告於下使咸知之　汝綸案
惟宜也
各恭爾事齊乃位　石經恭作共　戴鈞衡云共恭古
字通詩虔共爾位箋云古之恭字此段共作恭老子
注非惟恭其之而已此段恭作共左傳注齊肅也
度乃口　漢石經作爾口　江聲云度當為敷說文敷

閉也　馮登府云乃爾一聲之轉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　蔡傳作起而將遷之詞　汝
綸案爾雅惟謀也
乃話民之弗率　汝綸案話會也說文話會合善言也
會合句絕謂話為會合又為善言也籀文从會聲古
昏聲之字與會聲之字多相通儀禮注朁古文為括
禹貢栝柏爾雅謂之檜皆其證昏聲之字亦多訓為
會毛詩傳括會也說文佸會也話與括佸幷同話民
之弗率言會合民之不順者也逸周書三州諸侯咸

率孔晁注率奉順也
誕告用亶　馬本亶作單注云誠也　汝綸案大誥以
誠也
其有衆咸造　舊傳造至也
勿褻在王庭　汝綸案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引此經勿
褻作忽媟是也廣雅忽輕也一切經音義引孔傳媟
慢也勿者忽之壞字褻者媟之借字忽媟者輕嫚也
古枼聲之字與埶聲之字多相通史記拾遺褲埶盂
康讀埶音褋也

明聽朕言　王引之云爾雅孟勉也孟與明古同聲而
通用
無荒失朕命　舊傳荒廢　江聲云失讀爲佚說文佚
一曰忽也
罔不惟民之承　汝綸案承讀列子並流而承之承與
拼通列子釋文出溺爲承之承者是拼也
保后胥慼　漢石經慼作高　馮登府云高慼古音相
近說文鼛蚤聲讀若慼賈誼書胎教篇靈公戚然大
戴作造然戚有蚤音故轉假作造作高也　汝綸案

保讀莊子人將保女之保司馬彪注保附也胥慼者
相親也鄭禮記注戚親也慼者戚之借字夏承碑君
之羣感是其證也石經戚爲高者古讀高如郊與戚
音近廣雅釋詁高敬也柯劭忞云古讀高如咎戚如
慼慼咎一聲之轉
鮮以不浮于天時　朱彬云鄭詩箋云齊魯之閒鮮聲
近斯也此鮮亦當爲斯無逸惠鮮漢石經作惠于斯
于也　汝綸案浮與孚同韋昭周語注孚覆也言昔
我先君無不惟民是拯民亦附君相親是用不覆敗

於天災也
殷降大虐　汝綸案鄭康成云將遷于殷先正其號名
非也盤庚以前固已稱殷商頌宅殷土茲茲古帝命
武湯是其證也亳爲成湯故居則殷亦成湯故號玉
步未改忽更國名非事實矣言降者蒙上天時爲文
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江聲云懷釋詁云安
也視鄭詩箋云古示字　汝綸案視民屬上讀
汝曷不念我古后之聞　汝綸案我古后之聞舊聞也
猶史記所云國聞

承女俾女　汝綸案俾讀晉語裨輔先君之裨漢書項
籍傳注裨助也承女俾女言救女助女也
惟喜康共　汝綸案喜興也楊雄美新用尚書庶績咸
喜史記作衆功皆興是其證也康大也李巡爾雅注
康瓠大瓠也康共如詩所云大共毛傳共法也惟喜
康共者以興大法也
比于罰　汝綸案樂記比于慢矣鄭注比同也
予若籲懷玆新邑　汝綸案史記禮書正義若如此也
籲和也懷讀王室不懷之懷杜左傳注懷柔也籲懷

玆新邑言和柔亳民之地者
以丕從厥志　汝綸案鄭禮記注從順也厥志亳民之
志言我如此和柔亳民亦以女等將遷之故欲大順
適亳民之心盜言和主客也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漢石經汝作爾邦作國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　漢石經汝作女句上有今字
欽念以忱動予一人　汝綸案欽讀爲厥釋詁厥興也
忱動連文忱與抌同說文抌深擊也讀若告言不正
曰抌抌動者擊動也擊動猶拂亂也

臭厥載　汝綸案臭疑爲臬之誤字貫下爲文
惟胥以沈不其或稽　漢石經稽作迪　王引之云其
猶之也　馮登府云稽迪因聲轉而異　汝綸案以
與同字或有同字說文稽留止也言但相與沈溺不
之有留止也不其或迪猶下言汝罔能迪迪之義當
爲逃說見後
自怒曷瘳　漢石經怒作怨　汝綸案怒爲怨之譌文
汝誕勸憂　漢石經誕作永　汝綸案誕爲但之借字
解在大誥高誘呂覽注勸樂也勸憂猶言樂禍

今其有今罔後　汝綸案此言及時行樂所謂勸憂也
汝何生在上　孫星衍云上謂地上
一無起穢以自臭　朱彬云一詞也大學壹是檀弓余
一不知夫喪之踊司馬遷云今舉事一不當匡衡疏
宜壹曠然大變其俗皆以一爲詞助發端之語　汝
綸案大戴盧辯注一皆也舊讀自一字絕之非是
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汝綸案倚與奇通迂讀晉語不
度而迂之迂韋昭注邪也倚迂奇衺也
予迓續乃命于天　惠棟云匡繆正俗引作御此經與

牧誓弗迓克奔皆當作御　段玉裁云唐石經作迓
者衛包改也迓者訝之別體御訝古音同
予豈汝威　戴鈞衡云後漢書杜詩注威虐也
用奉畜汝衆　孫星衍云高誘淮南注奉助也鄭易注
畜養也
予丕克羞爾　漢石經丕作不　蔡傳羞養也
用懷爾然　汝綸案鄭禮記注然之言焉也毛詩傳懷
和也言我思汝先人有勞於我先君而予不克養女
是用欲和諧女也

陳于茲　舊傳陳久於此而不徙　汝綸案陳當訓亂
說見洪範
高后丕乃崇降罪疾　漢石經丕作平崇作知　汝綸
案韋昭周語注崇益也方言知愈也愈益同義
乃不生生　汝綸案生生重言形況之字舊傳訓進進
是也鄭詩泮水箋云烝烝猶進進也進進蓋古言爾
雅釋訓烝烝作也進進亦當訓作作者起行之義
王引之云乃猶若也
暨予一人猷同心　王引之云猷語助也　汝綸案猷
為也
有比　舊傳比同心　戴鈞衡云有猶為也
故有爽德　王鳴盛云國語賈有爽德賈逵注爽貳也
汝綸案德猶志也說在堯典
汝罔能迪　汝綸案迪當訓逃迪者由之借字聲轉而
為逃由繇同字由之為逃猶繇之為陶也荀子陶誕
突盜楊倞注陶當為逃是由有逃義之證詔王子出
迪告王子出逃也
汝共作我畜民　孫星衍云畜音近好

汝有戕則在乃心　漢石經戕作近　汝綸案則賊之
借音字史記律書云夷則言陰氣之賊萬物也是則
有賊訓也石經作近疑為斨之譌文
綏乃祖乃父　汝綸案綏當訓告下篇綏爰有衆告於
有衆也大誥綏予曰告予曰也商頌綏我思成祝告
利成也楚茨以綏後祿告後祿也毛傳工祝致告為
告利成此告後祿則尸出改饌再告利成也鄭士相
見禮注古文妥為綏嚴可均云妥即娞字說文娞諉
也爾雅諈諉郭注以事相屬累是告義也綏即諈諉

二字之合音
具乃貝玉　江聲云說文具共置也
作丕刑于朕孫　汝綸案刑讀越語禳受其刑之刑韋
昭注刑害也
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漢石經崇作興弗祥作丕永
孫星衍云詩天保箋興盛也馮登府云東京賦進
明德而崇業薛注崇猶興也大元風動雷興從其高
崇崇興聲亦相協弗作不者士昏禮注云古文弗為
不古永羕同字羕从羊聲祥省作羊　汝綸案迪者

詞之故也君奭故一人有事于四方王褒四子講德
論故作迪老子益生曰祥注祥長也與永同義
嗚呼　石經作於戲匡謬正俗云古文尚書悉為於戲
今文尚書悉為烏呼字　馮登府云此古今字倒
永敬大恤　汝綸案敬讀為矜
汝分猷念以相從　漢石經分猷作比猶　馮登府云
文選女史箴注猷與猶古字通范式碑邁德淑猶楊
統碑纂茲英猶皆以猶為猷袁良碑平仲小國之鄉
其儉猷偁則以猷為猶　汝綸案比比次也猷道也

念為諗之借字鄭詩箋告也猷念者導告也分當為
比之譌文
各設中于乃心　漢石經設作僉王引之云廣雅設合
也僉亦合也、　汝綸案合中者和衷也廣雅衷善也
高誘呂覽注合和也中衷同字
顛越不共　杜預云顛越不共縱橫不承命也
暫遇姦宄　王引之云暫讀曰漸漸詐欺也莊子知詐
漸毒荀子擾盜而漸遇讀隅睰智故之隅淮南作偶
睰姦邪之稱也呂覽幽詭愚險之言愚即暫遇之遇

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　杜預云劓割殄絕也　王引
之云劓殄猶云刑殄育讀為胄說文胄胤也周語晉
懷公無胄是其證　汝綸案詩箋育稚也
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杜預云易種轉生種類
永建乃家　段玉裁云漢石經下空一字接般庚既此
歐陽夏侯尚書舊式也
奠厥攸居乃正厥位　鄭云徙主于民故先定其里宅
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
無戲怠　漢石經作女罔台民江聲云台讀為紿紿欺

也　汝綸案據文宜以無戲怠三字為長孟京易[illegible]
戲化也言毋化習於墮怠也
懋建大命　漢石經懋作勖　馮登府云勖洪景伯音
懵說文勖冒聲知古讀為冒亦有畜音詩以勖寡人
說苑作畜是也釋詁勖勉也說文懋勉也　戴鈞衡
云命雖在天立之自我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　漢石經予
作我　夏侯等書作優賢陽歷　江聲云敷讀為溥
姚鼐云正義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古文

優進之優正作憂黃庭經作道憂柔身獨居腎當作
賢陽當作揚　孫星衍云心腹二字似優腎字似賢
腸字似揚厤字上屬　汝綸案漢咸陽令唐扶頌云
優賢颺厤表善絀惡據此則揚厤與優賢對文爾雅
釋詁厤相也相助也謂賢者優之助佐者揚之使溥
以朕志告爾百姓也
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孫星衍云詩洽比其鄰
左傳引作協比與此同義　汝綸案共怒與協比讒
言相偶此以二字儷四字也

將多于前功　舊傳云多大前人之功美　汝綸案舊
傳讀多為侈也前功猶先功史載太誓云予小子受
先功與此同史記云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是多于前
功之事也
適于山　蔡傳古我先王湯也適于山往于亳也立政
三亳鄭氏云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以亳依山故曰
適于山也
用降我凶德　汝綸案廣雅降減也杜左傳注降貶退
也德猶運也五行謂之五德亦謂之五運月令盛德

在木盛德在火亦謂運也凶德猶後世言灾運也左
傳先君之敗德亦與此同
嘉績于朕邦　漢石經嘉作綏　馮登府云綏嘉聲之
近曲禮注綏讀曰妥嘉古音如哥　汝綸案鄭禮運
注嘉樂也釋詁績成也嘉績樂成也石經作綏安也
與樂義近
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漢石經爾上有今字謂作
惠震作祇惠棟云震與振同廣書震驚史記作振又
祇振通用皋陶謨祇敬無逸祇懼史記皆作振內則

祇見孺子鄭注祇或作振　汝綸案恵猶謂也說在
堯典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　江聲云肆今也　汝綸案
德與凶德之德同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　孫星衍云承同抍　汝綸案及
者宜也呂刑何度非及史記作何居非其宜是及有
宜訓也恭共借字奉也言我宜篤敬奉救民命也
用永地于新邑　舊傳用長居新邑　汝綸案居其地謂
之地

非廢厥謀弔由靈各　汝綸案靈各連文各者格之省
微欒鼎伯姬鼎皆以各為格鄭禮注格舊法也後漢
書傅燮傳注格猶標準也史說昔高祖成湯與爾之
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不勉何以成德正釋
此經之意靈格善法也成法也靈善也謚法解死而
志成曰靈是靈亦有成義也弔訓為善言我非廢弃
詢謀乃是善用成法也由用也柯劭忞云靈靈龜也
格與假通告也如柯說則盤庚自言我非廢弃先王
之謀我乃極用靈龜之告但盤庚本不卜而云龜告
者盤庚自有所謂靈龜如云吾亦有岑鼎也弔訓至
至極也
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汝綸案卜用連文成義見大誥
說文用字从卜中衛宏說違去也違卜用謂不卜也上
經言祖乙遷耿卜之今盤庚不承於古是不卜非卜而
不從也大誥敷賁王莽易為奔走古以賁為奔虎賁
駒賁衛士旅賁皆是也言我非敢不卜而大為此奔
走也
尚皆隱哉　漢石經隱作乘　江聲云乘治也　汝綸

案隱安也
予其懋簡相爾　舊傳簡大相助也　漢石經懋作勖
簡作簡馮登府云簡是隸變
念敬我衆　汝綸案敬讀為矜
朕不肩好貨　孫星衍云釋詁肩作也
敢恭生生鞠人　鄭云鞠養也　汝綸案恭本作共鞠
人屬上為句言我不作好貨願與邦伯等共進進於
養人也
謀人之保居敘欽　孫星衍云鹽鐵論本義篇云盤庚

苹居疑即此保居也保居謂相保守　汝綸案鄭周禮注敘更也欽讀為廞敘欽者更興也初遷尚未盡安定故言謀人之生聚使更興也此即上鞠人之事也

若否　汝綸案若善也否鄙也詩邦國若否

罔有不欽　汝綸案有或也欽興也

生生自庸　汝綸案詩傳自用也小爾雅庸善也言當進進然用善也

式敷民德　汝綸案德惠也故布惠於爾民也

高宗肜日

史記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　封禪書有雉登鼎耳雊武丁懼祖已曰脩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　大傳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武丁問諸祖已祖已曰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為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已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肜日見德之報之疾也

高宗肜日　段玉裁云周頌絲衣箋作融不作肜李善思元賦注融與肜古字通方言融繹長也祭而又祭是長誼

越有雊雉　史記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　江聲云有者不宜者也雊雄雉鳴也皆據說文

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史說武丁懼祖已曰王勿憂先脩政事鄭云祖已謂其黨　汝綸案格王者告王也孔光日蝕對引此經云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譴告釋經假王欲其改更釋正厥事是亦以假為告也經不言天孔光說非是

乃訓于王　史說祖已乃訓王　孫星衍云史公以為先告王勿憂乃陳其訓

惟天監下民　史記無民字

典厥義　孫星衍云典者鄭注周禮云主也義者詩傳云善也

非天天民民中絕命　史說非天夭民中絕其命　鄭云年命者惷愚之人尤愒焉疏云愒貪也故引以諫王也

江聲云民字不當重重者衍字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　蔡傳不順德害無義不服罪不

改𠈌

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史記孚作附如台作奈何漢石經孚作付　段玉裁云孔光傳作付命漢石經亦作付付附益古今字　柯劭忞云集韻附音敷古孚字是附孚一字　汝綸案高誘呂覽注正治也厥德乃不若德不聽罪者之德德有吉凶孔光釋為正德以順天非也付命正厥德言降災異以治其罪也愚者至是乃無如之何

王司敬民　史記司作嗣　王鳴盛云晉姜鼎云晉姜

曰余隹司朕先姑呂大臨薛尚功王俅皆釋司為嗣

汝綸案嗣者猶言繼自今也敬民者敬勉也民為敃之省文敃亦作敯古从民之字多从昏周禮瑁玉說文作珉詩惛怓說文作怋此昏民通借之證敃之省為民猶敯之省為昏也民之為勉猶昏之為勉也敯勉與上脩政事典義文埶相毋輸封禪書載祖已之言曰脩德脩德即此敬勉也

罔非天胤典祀　史記胤作繼典作常　姚鼐云史記罔非天繼常祀為句無禮于棄道為句天繼常祀者天繼續其命使有常年也　汝綸案言王今後能敬勉則天無不續以長年常長同字楊雄美新云胤殷周之失業與此胤同微子罔不小大彼文罔不字在句上與此罔非字文法亦同又秦漢四神鑑三神鑑宜官鑑竝有用祈典祀之文十二辰鑑辟如韓衆樂典祀壽敝金石西王母是典祀為常年之證

無豐于昵　史記無禮于棄道　姚鼐云豊禮古字通轉誤為豐世解以暱為禰廟甚不辭廟祭以遠近為疏數豐于禰豈可以為非而獲罪于天乎　汝綸案

史作棄道者借昵為慝也說文豊行禮之器也禮从豊會意此經以豊為禮自傳寫者譌作豐而說文之豊遂不見經典矣無禮于棄道戒近小人也史記武丁脩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

西伯戡黎釋文伯亦作柏盧文弨云古今人表黎天子傳伯通作柏

西伯既戡黎　史記西伯伐飢國滅之徐廣云飢一作𩚁又作耆　鄭云西伯周文王也時國于岐封為雍州伯也南兼梁荊國在西故曰西伯戡黎入紂圻內

𦾔傳近王圻之諸侯在上黨東北　孫星衍云地

理志上黨郡壺關注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黎
亭今在山西長治縣西南距紂都在千里之內故云
入圻內也　柯劭忞云黎飢耆一聲之轉阢當為卭玉
篇卭地名無阢字
祖伊恐奔告于王　史記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舊傳
咎惡恐奔告紂
天子　史記無此二字
天既訖我殷命　江聲云訖止也
格人元龜　史記格作假集解元一作卜　潛夫論格

經說二之二十　卅一

人作假爾　魯相謁孔廟碑假爾倣仰益以假爾為
遐邇　段玉裁云論衡卜筮篇引此經云賢者不舉
大龜不兆仲任以賢者訓格人爾字恐誤　孫星衍
云格者方言云正也
惟王淫戲用自絕　史記戲作虐　江聲云戲當為虐
字之誤也
不有康食　史記康作安
不虞天性　史記虞下有知字　汝綸案性讀左傳莫
保其性之性論衡云天性猶命也虞度也故史記云

虞知
不迪率典　汝綸案迪用也見王氏釋詞孟子陸注率
法也釋訓典經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　論衡罔無也我天下民無不欲王
亡者
大命不摯　史記作胡不至唐石經命下旁注胡字
說文引作大命不勢云讀若摯　舊傳摯至也　汝
綸案大命猶言大期詩大命近止毛傳云民近死亡
也馬瑞辰云古多以死亡為大命

經說二之二十　卅二

今王其如台　史記如台作奈何
嗚呼　史記無此二字
不有命在天　史記句下有乎字又周本紀紂曰不有
天命乎是何能為
祖伊反曰　史記此下作紂不可諫矣五字
乃罪多參在上　馬云參字累在上　段玉裁云玉篇
厽力捶切尚書以為參字此未經孫強改竄也蓋尚
書本作厽而孔讀為參馬以累訓厽厽絫古通用汗
簡古文四聲韻皆云參字見石經尚書戡黎篇　汝綸

衆今石經不可考馬說亦缺脫循其意似說參之字形其上為厽因以衆訓參竊謂讀參字是也呂覽有始篇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上參于上與此文參在上正同論語見其參于前也淮南說山篇越人學射參天而發皆與此參字義同

乃能責命于天　汝綸案責說文求也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蔡傳功事也　汝綸案指讀六書指事之指指事辭也者各指其所之之指指乃功視爾事也言殷之日就喪亡皆爾自為之不能免

經說十一之二　廿四

偞辱於爾國也

微子

史記紂殺王子比干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大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　殷本紀云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大師少師謀遂去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史記云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于大師少師　汝綸案父師當依史記作大師鄭注父師三公也少師大師之佐孤卿也古無以父師為三公者鄭志答趙商云成王周官立大師大傅大保玆惟三公鄭以大師為三公故曰少師大師之佐是鄭本父作大也舊傳父師大師三公蓋本以三公釋大師與鄭義同父師二字後人所加禮記疏引書傳畧說云大夫士七十而致仕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教於州里云云蓋沿此經已誤之本為說不足為據若經本作父師史公無緣改為樂官之太師也大師少師為樂官見於論語疵

經說十一之二　廿五

彊之名見于周本紀人表馬鄭以箕子為大師比干為少師于古無徵漢書五行志箕子在父師位言在父位師位耳不以父師為官名亦不以父師為大師也史記義為長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史記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　舊傳或有也　汝綸案史記以有釋或以治政釋亂以治釋正以二不字釋弗

我祖底遂陳于上　史記無底字　馬云我祖湯也　孫星衍云上上世也　汝綸案詩傳底至也遂陳猶

遂古遂遠也蔡邕典引注遂古遠古也陳與塵同爾
雅塵久也言湯至遠久在上世也猶云神農虞夏忽
焉沒兮也
我用沈酗於酒　史記紂沈湎于酒　舊傳我紂也
孫星衍云酗當為酳說文酳醉醟也酗俗字王引之
云沈之言淫也考工記注杜子春曰淫當為湛大戴
沈魚出聽淮南說山作淫魚沈酗淫酗也沈湎淫湎
也淮南要畧高誘注沈湎淫酒也
用亂敗厥德于下　史記用上有婦人是三字厥德作
湯德　馬云下下世也（孫星衍云猶言後世）　汝綸疑此經脫
婦人是三字當依史記補亂與率同率即用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　史記罔不作既　江聲云
鄭無逸注小大謂萬民上及羣臣也孫星衍云草竊
者廣雅釋詁云寇鈔也
卿士師師非度　汝綸案廣雅師師衆也漢書敘傳高
平師師則非衆義顏孫師字子張是師師有張侈之
義也
凡有辜罪　史記凡作皆　鄭云凡猶皆也

經說十二之二　卌六

乃罔恒獲　史記乃無維獲　汝綸案恒讀為緪鄭考
工記注恒讀為緪之緪詩如月之恒釋文作緪緪與
維義近故史記以維詁恒也獲為矱之借字後漢崔
駰傳注矱尺也維矱猶繩尺也
小民方興　史說小民乃並興　戴鈞衡云鄭儀禮注
方並也
今殷其淪喪　史記淪作典　錢大昕云考工記注鄭
司農讀典為殄典喪者殄喪也
若涉大水其無津涯　史記無大字集解一作陟水無
舟航　段玉裁云經本無涯字傳以涯際訓津也一
切經音義引尚書曰涉水無津孔安國曰無涯際也
津涯非三代時文理淺人以涯補入經也史記作舟
航者津之故訓濟渡之地謂之津濟渡之舟航亦謂
之津說文濵小津也一曰以船渡也濵兼二義津亦
得兼二義
曰父師少師　史記父作大　馬云重呼告之
我其發出狂　史記狂作往　鄭云發起也紂禍敗如
此我其起作出往也　孫星衍云史公狂作往者狂

經說十二之二　卌七

當爲狂說文𢓜遠行也

吾家耄遜于荒 史記吾家保于喪集解一云於是家保 鄭云耄昏亂也 汝綸案說文家居也遜與與同讀爲踐說見堯典遜于荒即下所云受其逌也言我其起而出奔乎抑居昏亂而踐其難乎史記作保者耄保聲相近鄭周禮注保任也韓詩踐任也是遜保又同義也荒與喪亡同聲通訓故此荒作喪下荒作亡孔注論語亡喪也

今爾無指告予 史說指作故 孫星衍云廣雅釋詁恉意也高誘注淮南韋昭注國語並云故意也 汝綸案說文予字下屬爲句王肅舊傳讀皆自予字絕之似勝許讀

顛隮 史記作顛躋 馬云躋猶墜也

若之何其 鄭云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記曰何居

父師若曰王子 史記父作大 汝綸案斥王子明大師非宗親矣

天毒降災荒殷邦 史記天篤下菑亡殷國 孫星衍云毒者說文云厚也荒者揚子大玄荒家及國音與亡相近

方興沈酗于酒 史記無此六字

乃罔畏畏 汝綸案廣雅釋訓畏畏敬也

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史記不用老長無下四字

今殷民 汝綸案民與人通史記燕世家以晉人爲吏索隱人猶臣也此殷民謂紂之羣臣穀梁傳稱人衆辭也

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 史記乃陋淫神祇之祀

孫星衍云陋者釋言云隱也淫者文選演連珠注云侵也 舊傳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 汝綸案左傳襄十年牲用備具舊傳讀是

以容將食無災 汝綸案周禮射人三獲三容鄭司農注容者乏也容爲反正之乏引申之爲匱乏之乏將讀我將我享之將食讀特牲饋食之食將食猶饋食也災讀與側同公羊傳以人爲菑何休解詁菑今大學辟雍作側字是菑側通借也側側殺也與堯典用特之特同義鄭特牲禮注側殺殺一牲也士冠禮

注側猶特也言紂之羣臣隱側牲用致之祀事無繇牲也

降監殷民　江聲云監臨也　汝綸案此殷民謂百姓降監殷民者下而臨民也對上神祇故言降

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　馬鄭幷云斂賦斂也　汝綸案爾釋詁艾相也乂與艾同讎斂之讎與仇通逑之假音字也逑聚也乂讎斂者相聚斂也上林賦注怠倦也

多瘠罔詔　汝綸案瘠捐瘠也孟康漢書注肉腐曰瘠

罔詔無告也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　說文引作逭云斁也　汝綸案爾雅裁危也危猶可持故起而受其敗至於淪喪則無可為矣

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　史記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　釋文臣僕一無臣字段玉裁云無者是詩傳僕附也　汝綸案受其逭史記所云國治身死也罔為僕史記所云不如去也

詔王子出迪　汝綸案迪者逃也說在盤庚篇

我舊云刻子　戴鈞衡云刻責也後漢申屠剛傳懼然自刻李賢注刻猶責也　汝綸案舊云久遠也小爾雅舊久也廣雅云遠也言以久遠相責望也論衡本性篇云微子曰我舊云孩子微子者引書篇名也或據此謂今文以此下為微子所言者非是

我乃顛隮　舊傳我殷宗廟乃隕墜無主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　舊傳各自謀行其志人人自獻達于先王

我不顧行遯　徐邈顧音鼓惠棟云詩韋顧既伐古今

人表作韋鼓是顧有鼓音　汝綸案我大師自我也高誘戰國注顧反也不反顧而行遯言已將抱樂器出奔柯劭忞云顧訓反顧不待音徐音鼓乃以音存義當為監之假不監不息也

牧誓

時甲子　史記二月甲子　漢律歷志云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

昧爽　馬云昧未旦也　汝綸案馬蓋以未釋昧以旦

釋爽律厤志昧薆于末釋名末昧也是昧末同義釋
文脫注文爽字耳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說文坶朝歌南七十里地周書
武王與紂戰於坶野玉篇引古文尚書作坶　史記
王作武王　鄭詩箋引此經亦作武王　汝綸案爾
雅釋詁朝早也言王早至牧野非晨朝之朝上言昧
爽此不宜複言晨朝也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　史記王作武王　馬云白旄
旄牛尾　薛綜云黃鉞以黃金飾之　孔廣森云周

書克殷篇武王乃手大白以麾諸侯白旄即大白也
左傳壽子載其旌衛世家作盜其白旄司馬法偃伯
靈臺注伯師節也古文伯帛皆與白通康叔封衛分
以少帛即武王之小白
逖矣　史記遠矣　舊傳勞苦之
嗟我友邦　史記有國　汝綸案白虎通友者有也有
字又通作友論語有朋釋文作友朋
冢君御事　史記無御事　馬云冢大也　鄭詩箋引
書御事云御治也　汝綸案御事猶今言執事也

亞旅　杜左傳注亞旅上大夫也
師氏　王樹柟云周禮注師氏軍旅王舉則從益周舊
有之官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史記盧作纑　張守節云
括地志房州竹山縣及金州古盧國也益州及巴利
等州皆古蜀國隴右岷洮叢等州以西羌也姚府以
南古髳國之地戎府之南古微盧彭三國之地濮在
楚西南武王率西南夷諸州伐紂也
稱爾戈　舊傳稱舉也

古人有言曰　史記無曰字
惟家之索　舊傳索盡也　汝綸案一切經音義引倉
頡篇有此訓
今商王受　馬云受讀曰紂　鄭云紂號曰受德時人
傳聲轉作紂也
惟婦言是用　唐石經旁注是字　阮元云漢五行志
引此經無是字
昏弃厥肆祀　史記自弃其先祖肆祀　鄭云肆祭名
孫星衍云周禮大祝注肆享祭宗廟也典瑞以肆

先王注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詩相予肆祀箋以
肆爲陳　汝綸案昏弃泯弃也泯弃者盡弃也
弗荅　鄭云荅閭也　汝綸案荅之爲閭猶貢之爲賜
亂之爲治以相反成義元龜引此注作報也
昏弃厥遺王父母弟　史記昏弃其家國遺王父母弟
漢石經王作任　馮登府云任與王通魯峻碑陰
王端子行隸辨云即王字穀梁傳宋公王臣左氏公
羊本作王臣　汝綸案廣雅王大也毛詩傳任大也
王任同訓皆謂大父母也遲任周任皆尊之爲長老

經說一之二　卌

若今言某公某翁矣故馬注遲任以爲老成人也呂
覽武王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于酒德辟遠箕子爰
近姑與息柯劭忞云疑昏弃厥下奪家邦二字當補
不迪　史記不用　王引之云詩大雅桑柔篇維此良
人弗求弗迪
是崇　惠棟云谷永引是宗是長宗尊也春秋傳師叔
楚之崇也崇亦訓尊
是以爲大夫卿士　史記無此句
以姦宄于商邑　史記宄作軌邑作國　說文邑國也

惟恭行天之罰　史記恭作共罰作罪高誘呂覽注引
恭作龔
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　史記愆作過　漢石經
作衍　鄭云好整好暇用兵之術
天子勖哉　史記勖作勉
四伐五伐　鄭云伐謂擊刺也一擊一刺曰一伐
尚桓桓　爾雅釋訓桓桓威也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史記如虎如羆如豺如離　鄭
云其威當如獸之將攫搏也　徐廣云離音訓並與

經說一之二　卌一

螭同
弗御克奔　史記不禦克犇　馬云禦禁也　惠棟云
匡謬正俗曰牧誓篇弗御克奔徐仙民音五所反案
古禦字作御古文春秋傳皆然詩傳御禦也　汝綸
案鄭周禮注奔疾也先戒以整暇後則不禁其疾速
所謂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是其
事也
以役西土　馬云役爲也　王肅云盡力以爲我西土
爾所不勖　鄭云所之言且也　汝綸案且與若同義

見王氏釋詞

洪範

史記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史記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

王乃言曰嗚呼　史記武王曰於乎

惟天陰騭下民　史記惟天陰定下民　舊傳騭定也孔疏傳以騭即質也質之訓成成亦定義故為定也

汝綸案疏說是廣雅質定也說文騭讀若郅郅質同聲通借呂覽君守篇釋此經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

相協厥居　史記相和其居　汝綸案呂覽誠廉篇相奉桑林高誘注相猶使也

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史記我不知其常倫所序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　史記箕子對曰在昔

鯀陻洪水　史記作鴻水漢石經同陻石經作伊說文作垔　應劭云陻塞也馮登府云文選四子講德注鴻與洪古字通假　汝綸案陻伊通借賈誼賦之堙鬱洞簫賦作伊鬱

汨陳其五行　漢石經汨作曰　應劭云汨亂也　汝綸案陳亦亂也陳與甸通鄭周禮注甸讀維禹敶之之敶毛詩傳云甸治也汨說文治水也汨陳皆訓治反其義皆為亂連文成義也盤庚陳于茲者亂于此也

帝乃震怒不畀　史記畀作從　孫星衍云釋詁俾從也俾與畀聲相近

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史記鴻範九等常倫所斁集解徐廣云斁一作釋　漢書張晏注疇等也　汝綸案徐廣斁作釋讀釋天下若釋躧之釋高誘呂覽注釋弃也攸所並語詞幷見王氏釋詞王議史之以攸為所過也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史記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敘　五行志云此武王問雒書于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初一曰五行等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

也　汝綸案孔疏云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
緯多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緯候之書
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僞起哀平是孔氏于劉歆禹
受雒書之說頗獻疑議考五行傳云維王后元祀帝
令大禹步于上帝禹乃共辟厥德受命（疑當為帝）休令爰
用五事建用王極據此則鴻範九等乃禹所敘次非
得之天賜也史記不畀作不從不訓畀為與此錫禹
不作賜禹九疇為九等不訓九章其說殆與劉歆絕
異史公讀此經以帝乃震怒不畀為句帝謂舜也不

畀不使也故釋為不從從亦使也言舜怒鯀不用之
鴻範九等常倫鯀敗弃之也天乃錫禹為句錫與也
與助也及禹興而天助之於是鴻範九等常倫禹敘
次之若大傳所云爰用五事建用王極是也

初一日五行次二日敬用五事　史記初一曰五行二
曰五事此下至八曰庶徵并無敬用農用等字　漢
五行志敬作羞藝文志釋之云言進用五事以順五
行也

次三日農用八政　史記三曰八政　汝綸案廣雅農
勉也

次四日協用五紀　史記四曰五紀　五行志協作叶

次五日建用皇極　史記五曰皇極　五行志引說曰
皇君也極中建立也　大傳作王極　鄭注王君也

次六日乂用三德　史記六曰三德　五行志乂作艾
漢石經同　應劭云艾治也

次七日明用稽疑　史記七曰稽疑

次八日念用庶徵　史記八曰庶徵　鄭云徵驗也
汝綸案念為諗之省文杜預左傳注諗告也魯語使

吾無忘諗

次九日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史記九曰嚮用五福畏
用六極　漢書谷永傳嚮作饗　馬注天所以饗樂
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馬注六極見史集解應劭五行志注六極同馬義則劭注五福亦馬說矣）

一五行　史記無一至九等字　漢石經六三德無六
字五行志引經亦同　馮登府云谷永對策引皇極
皇建其有極無五字說文引卟疑亦無七字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大傳水火者

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是為人用　汝綸案大傳以用釋行是也為天行氣之說起于白虎通殆非古義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　舊傳言其自然之常性

木曰曲直金曰從革　舊傳木可以揉曲直金可以改更　戴鈞衡云漢書外戚傳注從因也

土爰稼穡　史記爰作曰（釋詁爰曰也）舊傳種曰稼斂曰穡土可以種可以斂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白虎通水味所以鹹何是其性也鹹者所以堅之也五味得鹹乃堅也木味所以酸何酸者以達生也五味得酸乃達也火味所以苦何苦者所以長養也五味須苦可（五行大義可字作乃）以養也（大義也字作之）金味所以辛何辛所以煞傷之也五味得辛乃委煞也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五味以甘為主也

五曰思　五行志五曰思心引說云思心者心思慮也

言曰從　五行志引說云從順也

思曰睿　五行志思心曰容引說云容寬也大傳作容鄭云容當為睿通也　汝綸案漢書作容錢大昕王念孫據繁露說苑定為容非也漢書容訓寬者說文睿濬通川也濬通川有寬義矣惟漢書不作容故鄭以大傳作容為誤字繁露說苑作容者皆容之誤說文思容也段玉裁亦謂為睿之誤也諸書釋容為容皆本漢志容寬之訓耳說文叡古文作睿其璿字从睿而古文作容是睿容一字集韻叡古作睿容者是也段謂睿容截然二字亦非沈約宋書引五行傳作思心不叡又載吳華覈云區瞀不叡之罰皆漢書不

作容之證周書諡法解叡聖也毛凱風傳聖睿也故此經云睿作聖若云容作聖則非其義矣

恭作肅　五行志引說云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己體皃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　汝綸案內曰恭謂行己外曰敬謂應事毛詩傳作始也

從作乂　史記從作治五行志作艾引說云艾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

明作哲　史記明作智五行志作悊引說云悊知也

孔疏定本作哲讀為哲鄭五行傳注悊曉也

聰作謀　王引之云謀與敏同中庸敏政敏樹鄭注敏或為謀毛詩傳有明哲者有聰謀者聰謀連文猶晉語之云聰敏五行傳聽之不聰是謂不謀不謀即不敏也

睿作聖　鄭大傳注引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

一曰食二曰貨　大傳八政何以先食傳曰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所本也故八政先食　漢書食貨志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

三曰祀　漢書郊祀志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

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厤數　戴震云分至啟閉以紀歲朔望朏晦以紀月永短昏昕以紀日列星見伏昏旦中日月躔逡以紀星辰贏縮經緯終始相差以紀厤數紀歲者察之日行發斂紀月者察之日月之會交道表裏紀日者察之晝夜刻漏出入里差紀星辰者察之十有二次衆星與黃赤道相

直紀厤數者察之圭埶隨時測驗積微成著脩正而不失

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　大傳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汝綸案此經言君能立極乃總集五福也

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史記敷作傅厥作其惟作維　汝綸案敷錫者錫民以極也不言極者承上建極為文時讀莊子猶時女也之時時與持通持之言養也左傳能者養之以福是其義也錫與也敷錫之錫為賜與之與錫汝之錫為相與之與此言錫極于民是養其民以皇極使與君守此極也

無有淫朋　漢石經作淫𠣍　馮登府云疑隸釋版本之誤　汝綸案淫朋者淫佟也史記甘茂傳公仲佟韓策作朋是朋佟通借也古多字與朋相混史記五帝紀與為多焉集解作朋莊子徐无鬼謂彥釋文作朋漢書衛霍傳校尉僕多功臣表作朋

汝則念之　舊傳汝則念錄敘之　汝綸案此傳以錄敘訓念是也皇侃論語疏念猶識錄也念錄一聲之轉

不罹于咎　史記罹作離　段玉裁云困學紀聞引大傳作不麗于咎易曰離麗也

皇則受之　蔡傳受之者不拒之也讀歸斯受之之受

而康而色　史記康作安汝綸案色猶危也公羊傳色然而駭何休注色然驚懼皃釋文色作危又作垝驚懼亦危義也色又與塞通鄭注中庸塞或為色方言塞塞不安也不安亦危義也而康而色猶言若安若危也與左傳若子若弟士昏禮記若衣若笄同例言安危一于好德則爵祿之

汝則錫之福　舊傳汝則與之爵祿　汝綸案鄭詩箋爵命為福汝則猶皇則也汝極猶皇極也汝之言之為皇對武王言之為汝此經三事有才則錄敘之中材則容受之好德則爵祿之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孔疏此經或言時人德鄭王諸本皆無德字定本無德疑衍字也　汝綸疑德字當有與下時人斯其辜相對為文言念之受之錫之福於是人進于德是乃為皇極也其猶乃也見王氏釋詞惟玉篇云為也

無虐煢獨　史記毋侮鰥寡　馬本亦作毋侮　王逸楚詞注煢孤也

而畏高明　釋文徐云鄭音威　汝綸案威高明者以高明作威也楊子解謿高明之家

使羞其行　潛夫論羞作循　汝綸案循與脩通羞者脩之假音也

凡厥正人　蔡傳正人在位之人如康誥惟厥正人

既富方穀　江聲云方穀常祿也鄭檀弓注方猶常也

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　孔疏有好謂有善

于其無好德　史記無德字　孔疏無好對有好　王念孫云孔陸所見本俱無德字無好句絕與下用咎為韻

汝用咎　汝綸案汝用咎猶言汝受其咎

無偏無頗　史記正作頗　冊府元龜天寶四載下詔改頗為陂　困學紀聞宣和六年詔復從舊文以陂為頗然監本未嘗復舊　惠棟云說文詖古文以為頗字是頗有詖音周禮典同注陂讀為險詖之詖是陂與詖同正與誼字協句

遵王之義　高誘呂覽注義法也　錢大昕云義古文
作誼从宜得聲宜从多聲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呂覽無有
作無或　高誘云或有也好私好鬻公平于曲惠也
惡擅作威也　惠棟云古有字皆作或鄭注論語云
或之言有也韓非子曰無或作利從王之指文雖異
然皆以或為有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漢石經無作毋　鄭云黨朋黨
高誘云蕩蕩平易也詩魯道有蕩

王道平平　史記張釋之傳贊引作便便　舊傳言辨
治義本詩傳
無反無側　馬云反反道也側傾側也
皇極之敷言　史記王極之傳言　汝綸案史記變皇
言王者對庶民極為文也敷傳幷與賦通藝文志不
歌而頌謂之賦兩都賦序賦者古詩之流也皇極文
皆有韻故曰賦言自女用咎以上王極之賦言無偏
無頗以下庶民極之賦言也言凡厥者兼臣民為文
是彝是訓　史記彝作夷　汝綸案彝夷皆法也明堂
位雞夷君爽彝教疏皆訓法是也訓教也教效也是
夷是訓猶言是則是效也
于帝其訓　史記訓作順　馬云于天為順也
是訓是行　史記訓作順
以近天子之光　江聲云近附也
曰　汝綸案曰者更端之辭上王極民極幷言此又專
言王者
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大傳聖人者民之父母
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誨之聖人者曲備
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

六三德　漢石經無六字
一曰正直　舊傳能正人之曲直　王鳴盛云左傳引
詩好是正直釋之云正直為正正曲為直
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後漢鄭興傳作柔剋　馬云克
勝也
燮友柔克　史記作內友　舊傳友順也　蔡傳彊弗
友剛克以剛克剛燮友柔克以柔克柔沈潛剛克以
剛克柔高明柔克以柔克剛　汝綸案燮納古皆有

涇音說文燮讀若涇左傳公子燮穀梁作涇是燮有涇音也王逸楚詞注納納濡溼皃也說文納絲溼納納也皆以聲訓是納有溼音也說文內入也燮內同聲故亦通訓詩之燮伐言入伐也此文燮友言內友也蒙上彊弗友為文言外彊而內順也

沈潛剛克　史記潛作漸左傳同漢書谷永傳作湛漸

高明柔克　杜預云沈漸猶滯弱也高明猶亢爽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　後漢書荀爽傳二句互倒　馬云辟君也鄭云作福專爵賞也作威專刑罰也

惟辟玉食　馬云玉食美食　孫星衍云玉讀為畜畜好聲之緩急凡言玉女玉色義皆為好

凶于而國　漢石經凶上有而字

人用側頗僻　史記僻作辟漢書王嘉傳石經並同　馮登府云古僻字祇作辟　柯劭忞云此經多人民對舉如臯謨知人安民詩宜人宜民之義民為庶民人為百官

民用僭忒　王嘉傳忒作慝　王嘉云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　江聲云忒之為義不壹也詩鳲鳩刺不壹也其云其儀不忒毛傳忒疑也疑是疑貳即不壹之謂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史記曰雨曰濟曰涕曰霧曰克集解曰涕曰霧一作曰演曰被尚書涕作圛　鄭王本蒙皆作雺在曰驛之下　周禮大卜注作曰圛曰蟊　說文圛者升雲半有半無　鄭詩箋云古文尚書以悌為圛圛明也　孔詩疏云古文尚書即今鄭注尚書也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為圛故鄭依

賈氏所奏從定為圛史記作涕涕即悌也　惠棟云說文圛讀若驛　此經鄭注云雨者兆之體如雨然也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圛者色澤而光明也霧者氣不釋鬱冥冥也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者　孔疏灼龜為兆其璺拆形狀有五　王肅云驛霍驛消滅如雲陰蕎傳氣落驛不連屬　徐邈云蒙音亡鉤反　司馬貞云霧音蒙然蒙與霧通　段玉裁云爾雅濟謂之霽古者凡止皆云濟

曰貞曰悔　鄭云內卦曰貞貞正也外卦曰悔悔之言

晦晦猶終也　蔡傳有以遇卦為貞之卦為悔國語
貞屯悔豫皆八是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　史記占用作占之用　馬云占筮
也鄭云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
衍忒　史記衍貣　鄭云卦象多變故言衍忒　孔疏
衍忒總謂卜筮　汝綸案鄭以多變釋衍忒者詩傳
貣變也衍與羨通經傳所云衍文者多字也鄭讀二
衍忒非是衍忒屬下為義以卜筮變多故三人占從
二人也

作卜筮　史記為卜筮
謀及乃心　史記乃作汝
謀及庶人　漢石經謀及庶民
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史記身字子孫字上並有而
字　馬云逢大也　王念孫云李成裕以子孫其逢
為句與從為韻
汝則逆卿士逆吉　鄭云上三者皆從多故為吉
作內吉作外凶　舊傳可以祭祀冠昏不可以出師征伐
龜筮共違于人　鄭云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

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　史記曰陽曰奧五行志同
舊傳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燠以長物寒以成物風
以動物
曰時　後漢書注引史記無此二字　舊傳五者各以
其時所以為衆驗
五者來備　後漢書注引史記作五是困學紀聞同
汝綸案紀聞不言史記無曰時字後漢注約節史文
不足據也時宜也言此五者皆貴適宜也五是者五

善也申上句時義也高誘淮南注是善也荀爽對策
作五韙　京賦注韙善也李雲上書作五氏氏是同
字亦與韙同幽通賦氏中葉之炳靈又云愇世業之
可懷氏與愇同義亦謂善也惠定宇謂古文作曰時
五者今文約節之作五是五是解為五此不詞甚矣
後漢律麻志云五是以備上不引雨暘等而但云五
此此何謂乎
各以其敘　史記敘作序　汝綸案序順也以用也
庶草蕃廡　史記蕃作繁說文作蕪無云無豐也孫星

行云蕃廡皆假借字　汝綸案庶草謂百穀百蔬也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史記無作亡　舊傳過甚則凶
不至亦凶謂不時失敘
時雨若　王引之云王弼易注若辭也　汝綸案若者
狀事之辭譬況之指也王荊公說此經云肅若時雨
然乂若時暘然言人君之有五事猶天之有五物也
又嘗發策云僭常暘若狂常雨若必如傳云人君行
然天則順之以然使狂且僭則天如何其順之也
乂時暘若　史記乂作治五行志乂作艾暘作陽

曰狂恒雨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
恒風若　史記恒作常豫作舒蒙作霧　大傳豫作荼
蒙作霿　五行志蒙作霿宋書隋書作瞀　五行志
引說曰失在狂易故其咎狂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
差也失在舒緩故其咎舒失在嚴急故其咎急皃言
視聽以心為主四者皆失則區霿無識故其咎霿
鄭大傳注霿冒也
王省惟歲　史記省作眚　馬融云言王者所眚職如
歲兼四時也　王鳴盛云省眚古字通公羊肆大省

左氏穀梁作眚康誥非眚潛夫論作省　江聲云眚
讀夕省其典刑之省
時無易　史記毋易
乂用明　史記治用明
俊民用章　史記作畯　李善文選注引經作畯云畯
與俊同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馬云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柯劭
忞云好畜之假字祭統順於道不過於倫謂之畜是
畜有從順義好風好雨言從風從雨非畜好之好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荀悅漢紀下有有寒有暑四
字　漢書天文志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故以二至二
分之星為候日東行星西轉日行疾則星西轉疾事
埶然也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日冬則南夏則北冬
至于牽牛夏至于東井日之所行為中道月五星隨
之也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漢書天文志月去中道移而東
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
則多雨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

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　汝綸案庶徵者譬況之詞休徵言美行如五氣之時咎徵言惡行如五氣之不時王省以下以歲月日星況上下之相應非謂君行如此則天應如彼也自大小夏侯等推五行傳劉向歆父子傅以行事而洪範一篇遂為災異荒怪之嚆矢班氏取以入史此其失也後儒集錄伏生大傳以鴻範五行傳為伏生之作此考之不審也漢志明言夏侯始昌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勝下及許商豈嘗以為伏生書哉伏生解五行以為是為人用不作為天行氣之語其不妄推災異如五行傳所言明矣星之好風好雨中國經典舊說今西域天文家不謂然也

二曰富　說苑河閒獻王曰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為始　汝綸案據此則河閒所見本作一曰富二曰壽

四曰攸好德　王引之云攸好德者好德也攸語助也　汝綸案攸脩通借

考終命　汝綸案李尋傳考終厥命是漢讀考終連文也

凶短折　漢書五行志引說曰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天也兄喪弟曰凶父傷子曰折　馬云凶終也　鄭云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

五曰惡　五行志云姦軌并作故其極惡一曰民多被刑或形皃醜惡亦是

六曰弱　五行志云君有南面之尊而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　鄭云愚懦不壯毅曰弱

金縢

史記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周公乃祓齋自為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太子誦代立是為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史記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　說文作弗悆云悆喜也　汝綸案白虎通天子疾稱不豫不豫者不復豫政也顧

命不憚蘘志作不琭與此文同說文訓悆爲喜不用
白虎通舊說是也琭憚悆怡字異義同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　史記羣臣懼大公召公乃繆
卜　徐廣云穆字古作繆　汝綸案繆讀爲摎張衡
思玄賦摎天道其焉如注摎求也繆卜求卜也高誘
呂覽注求猶問也求卜猶周禮之言貞卜也鄭注檀
弓云繆讀爲木摎垂之摎此從其讀古翏聲之字與
求聲通說文球古文作璆鄭注東膠字或作絿故摎
訓爲求也

未可以戚我先王　戴鈞衡云戚讀若孟子有戚戚焉
之戚趙岐注戚戚然心有動也此言僅卜未足以動
先王也
公乃自以爲功　史記功作質　孫星衍云釋詁云功
質成也功與質同訓晉語注質信也以身爲質也
爲三壇同墠　史記設三壇　馬云壇土堂　舊傳墠
除地大除地于中爲三壇
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史記周公北面立　舊
傳立壇上對三王

植璧秉珪　史記植作戴　鄭云植古置字　王鳴盛
云論語植其杖石經作置商頌置我鞉鼓箋云置讀
曰植是植置同也　孫星衍云戴亦植也鄭喪大記
注戴之言値値與植通
史乃冊祝曰　史記冊作策　鄭云策周公所作謂簡
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
惟爾元孫某　史記惟爾元孫王發　鄭云諱之者由
成王讀之也
遘厲虐疾　史記勤勞阻疾徐廣曰阻一作淹　汝綸

案集解阻作淹者鄭表記注揜猶困迫也淹與揜同
公羊傳王師淹病與此淹疾同義鄭注黎民阻飢云
阻戹也
是有丕子之責于天　史記丕作負　鄭云丕讀曰不
愛子孫曰子　史記索隱鄭讀丕爲負　柯劭忞云
釋文丕普悲反葢讀如字徐甫睂反則讀如非非子
猶不子以丕爲非之假音此徐之以音存義也　汝
綸案隗囂檄云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
是與鄭同解索隱謂鄭讀丕爲負舊疏謂鄭讀爲不

者負不同字鄭葢讀丕爲不讀不爲負也高誘國策注是實也責與債同負欠也負子之責言三王應以一子還之天也鄭說則言三王欠愛子孫之債解子字小異大旨與史記同白虎通諸侯病稱負子臯陶謨予不子並與此經不同

以旦代某之身　史記某作王發

予仁若考能　史記作旦巧能　王念孫云巧考古字通表記辭欲巧鄭注巧考也江聲云巧能連文　汝綸案仁若猶柔順也

乃元孫　汝綸案乃汝也

乃命于帝庭　汝綸案乃猶若也

敷佑四方　王引之云敷者徧也堯典敷奏史記作徧奏周頌箋敷徧也

罔不祗畏　史記祗作敬

嗚呼　史記無嗚呼二字

無墜天之降寶命　史記寶作葆　徐廣云史記珍寶字皆作葆　朱彬云古鐘鼎文永保或作永寶古字通

亦永有依歸　史記亦永有所依歸　日本山井鼎考文足利本亦有所字　鄭云有所依歸爲宗廟之主也

今我即命于元龜　史記今我下有其字　舊傳就受三王之命於大龜卜知吉凶　汝綸案舊傳即命爲就受命是也下新命史記亦作新受命

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　史記我以其璧與珪歸以俟爾命　馬云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

我乃屛璧與珪　舊傳屛藏也言不得事神

乃卜三龜一習吉　史記周公已令史策告大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　方苞云發書視之信吉六字衍　汝綸案卜人皆曰吉者龜從也發書視之信吉者兆吉也此所謂習吉也若文酌解所云龜從兆凶者則非習吉矣習重也一皆也

啟籥見書乃幷是吉　史記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　論衡幷作逢　王引之云說文籥書僮竹笘也潁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爲笘廣雅籥䈘也一切經音義

引纂文云關西以書篇為書篇然則書者占兆之辭
篇者簡屬所以載書故必啓篇然後見書也　孫星
衍云論衡作乃逢是吉釋詁逢遇也故史公作遇逢
與秂聲相轉　汝綸案虞翻易注是正也正吉猶貞
吉秂是吉者逢貞吉也史記發書視之者卜人發書
也開篇乃見書者周公見書也
公曰體王其罔害　史記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
　汝綸案史以入賀武王釋體者詩體無咎言韓詩
作履云履幸也據下新命三王之言非初視兆時語

訓體為兆象非也
予小子新命于三王　史記旦新受命三王　汝綸案
史以命于為受命也受命謂卜也
惟永終是圖　史記永作長　汝綸案長終者長久也
爾雅彌終也周書謚法解彌久也是終與久同義
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史記茲道能念予一人　汝綸
案茲猶斯也攸語助也史記以道為俟不以道為攸
說文俟大也廣雅道大也是俟道同訓大能念我一
人者文如大不宣乃心大克羞耇之大皇侃論語疏

念猶識錄也言三王惟圖長久斯大能識錄我一人
也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　史記周公藏其策金縢
匱中誡守者勿敢言　鄭云縢束也凡藏秘書藏之
于匱必以金緘其表
王翼日乃瘳　史記明日武王有瘳　鄭志弟子趙商
問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
古以來何患不為鄭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
不忍默爾視其歔欷歸其命于天中心惻然欲為之

請命周公達于此義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為請
命豈忠孝之志也
武王既喪　史記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
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
行政當國
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　史記無乃字　鄭云羣弟蔡
叔霍叔
曰公將不利于孺子　史記公作周公孺子作成王
書大傳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

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奭為傅周公
身居位聽天下為政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于國曰
公將不利于王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
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
祿父及三監叛也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史記
周公乃告大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
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
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

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為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　釋
文辟馬鄭音避說文作𨐨法也段玉裁云𨐨乃辟之
古文鄭讀𨐨即辟辟即避也古字多假借不可泥其
本義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史記管叔武庚等果率
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
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于衛封微
子于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
服宗周　周書作雒解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

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武
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肂于岐周孔晁注乃謂乃後之歲也周
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畔孫星衍校周
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
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盧文弨校讀征殷殷大震潰降辟
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淩
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
九畢俾康叔守于殷俾中旄父守于東　墨子周公
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于商蓋　詩譜疏引書傳周

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　汝綸案墨
子東處于商蓋亦謂東伐商奄其言東處即用此經
居東為辭近儒援此為馬鄭避位居東之證誤也居
東為東征先秦舊說詩疏云毛以周公居東為東征
是毛與史同也
于後公乃作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史記東土以集
周公歸報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鴟鴞　汝綸案
釋文名徐亡政反是讀名為命也
王亦未敢誚公　史記誚作訓　汝綸案誚猶問也字

本作譙通作誰萬石君傳不譙呵索隱音誰何易林
無敢誰者連文為誰何單文為誰皆問也廣雅何問
也史記作訓訓亦問也廣雅言問也訓與言同說文
詁訓故言也又川聲之字與旬聲通史記熊徇漢表
作熊紃是訓與詢通也此經言成王蓄疑而不敢問
公訓誚為讓者失之

秋大熟未穫　史記周公卒後秋未穫　汝綸案此篇
類記公事不紀年月如武王既喪于後公乃作詩秋
大熟未穫皆事隔數年經師以年月求之是以齟齬

不合年時月日具春秋之法古史無有也如牧誓記
日不記月召誥記月不記年尚書之例也此經之秋
為周公卒年之秋五經異義引古尚書說武王崩後
一年時成王年十四許慎說弁為喪冠鄭謂周公出
二年之後明年秋舊傳又以為二年皆非也

天大雷電以風　史記暴風雷雨　論衡秋夏之際陽
氣尚盛未嘗無雷雨也顧其拔木偃禾頗為變狀耳
當雷雨時成王感懼自責自責適已天偶反風書家
則謂天為周公怒也天雷雨之至天未必責成王也
雷雨至成王懼以自責也　王引之云漢書注引大
傳作天大雷雨以風

大木斯拔　史說大木盡拔　段玉裁云鄭詩箋斯盡
也

邦人大恐　史記周國大恐

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　史記成王與大夫朝
服以開金縢書　孔疏周禮視朝則皮弁服皮弁是
視朝服

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　史記句上有王

字集解說一作簡

乃問諸史百執事　史記無諸字

對曰信噫　史記史百執事曰信有　馬本噫作懿云
猶億也　段玉裁云噫有古音同部　孫星衍云詩
懿厥哲婦箋云懿者有所傷痛之辭也疏引此經為
說易億喪貝干寶注億歎辭也釋文作噫大雅抑篇
楚語作懿韋昭讀為抑

公命我勿敢言　史記昔周公命我勿敢言

王執書以泣　史記句上有成字

曰其勿穆卜　史記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
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　史記公作周公冲
作幼
惟朕小子其新逆　史記惟朕小子其迎　馬本新作
親　段玉裁云逆作迎者如逆河作迎河　汝綸案
迎者逆天威也言將親祭于郊故下言國家禮亦宜
也鄭氏說為迎周公豈天大雷雨之時周公適至乎
且何謂國家禮也
王出郊　舊傳郊以玉幣謝天

天乃雨反風　馬云反風風還反也　王引之云琴操
天乃反風霽雨論衡天止雨反風今文當作天乃霽
汝綸案反風劉向引作復風
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　史記無則字邦作國
盡起而築之　馬云築拾也禾為木所偃者起其木拾
其下禾乃無所失亡也
歲則大熟　史記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
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　汝綸案此周史故
為奇詭以發揮周公之忠藎所謂精變天地以寄當

時不知之慨豈真以天變為因周公而見哉後來左
氏史公多用此法韓退之羅池碑亦此類皆明知其
妄而故為之辭此不可為不知言者道也
史記又云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
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
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
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　汝綸案
蒙恬傳亦載此事易林載璧秉珪請命于河周公克
敏冲人瘳愈說亦畧同此自別為一事周公東征後營

洛邑乃還政成王其奔楚則在歸政之後史文自明
論衡載古文家以奔楚說金縢譏周去秦燔書時人
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乃云成王少病周公禱河
人譏周公周公奔楚據蒙恬傳則在未燔書前已有
此語譏說非也近儒謂居東為奔楚此亦誤楚在周
南豈得言東耶
漢書儒林傳谷永上疏云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
而當天心　汝綸案後漢書注引五行傳言周公死
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寤金縢之策改葬周公

尊以王禮而天立復風雨論衡謂儒者說之如此耳
周舉張奐幷爲是說其實非也此因史記雷雨拔木
記于葬後而誤合之史記成王葬周公于畢與天變
出郊之文不相涉亦無改葬之事此皆漢儒創爲異
說非經恉也

大誥

史記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
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
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周公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

代就封于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
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　周本紀管蔡叛周周公
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
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

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馬本大誥繇爾多邦　鄭
本猷在誥下　莽誥作大誥道越作于　王引之云
于猶與也康誥于父于弟于罰之行多方敬于和于
幷訓與　汝綸案誥道者教訓也廣雅誥教也周語
注道訓也

弗弔　鄭贊誓注弔至也至猶善也　莽誥不弔　汝
綸案此言不弔若呂相絕秦之言無祿廣雅祿善也

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　莽誥割作喪　馬鄭王讀弗
少延爲句蔡傳武王遂喪不少待也　汝綸案割馬
本作害害割通借天降害謂武王喪故莽擬之爲降
喪于趙董丁傅也

洪惟我幼沖人　汝綸案洪惟者降及也洪讀爲降古
同聲字也王引之釋詞惟猶及也

嗣無疆大厤服　莽誥當承繼嗣無疆大厤服事　汝
綸案無疆大厤武王所受也我沖人嗣其事郭爾雅
注厤厤數也

弗造哲迪民康　汝綸案哲迪民康相對成文周禮肆
師注造猶即也皋謨洪範哲史記皆作智莽誥迪作
道法言道也者通也弗造哲迪民康者言智未即通
民未即安也造莽作遭非師說也其讀亦莽改失之

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莽誥況其能往知天命　江
聲云有讀曰又　汝綸案莽無曰字說文曰詞也格
作往者爾雅格至也廣雅往至也至知者通知也楚

語注至通也
巳　莽作熙師古曰嘆辭　段玉裁云今之噫字
予惟小子　汝綸案惟唯同字鄭禮注唯當為雖雖或為唯予惟小子予雖小子也莽作念者改其詁以飾姦言也下予惟小子同
予惟往求朕攸濟　攸濟莽誥作所濟度　汝綸案漢武帝策賢良云若涉淵水未知所濟潘勗魏九錫文若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皆用此文段玉裁錄莽誥斷濟度奔走為句非是

經說二之二十

敷賁敷前人受命　莽誥奔走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　汝綸案莽讀敷為傳賁為奔敷賁者就奔走也廣雅傳就也傳近奉承者近為傳之本詁奉承則引申其義也近有奉承之義洪範近天子之光是其證也
茲不忘大功　王引之云忘與亾同　汝綸案茲猶斯也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　汝綸案莽誥閉作比者詩傳閟閉也古經閉當是閟字與毖通廣雅毖比也于作乎者高誘呂覽注于乎也其讀自乎字絕之者經師失其讀也王介甫讀八字為句是也莽威作威明者即下天明猶言神明也亦曰威神班固燕然銘泚以威神是也凡言天威皆謂天之神明也此承上矧知天命為文言我不敢自必于天所降之威明乃用寶龜而卜也閉為必之借字閟毖皆必聲因聲借義言不敢必于天乃決之卜也
用甯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　汝綸案鄭洛誥注周公謂文王為甯王成王亦謂武王為甯王是也莽作用

經說二之二十一

甯帝室者經師失其詁也下甯武甯人莽多失之其以祖宗及大皇大后代之者皆是也紹為卲之借字說文卲卜問也天明即上天威吳大澂嘗為予言古鐘鼎銘文甯二字形相近甯王文王也甯武文武也
即命曰　戴鈞衡云即命猶金縢之即命于元龜　汝綸案命者卜辭即下所云也莽以即命為居攝踐阼改經讀以文姦言非師說也
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　莽誥艱作難靜作靖
蔡傳武庚未叛之時龜之兆已預告　戴鈞衡云

為難西土謂武庚西土人謂三叔
越玆蠢　莽誥于是動
殷小腆　王肅云腆主也殷小主謂祿父　段玉裁云
說文敟主也王謂腆為敟假借
誕敢紀其叙　王引之云誕語詞　汝綸案白虎通紀
者理也其叙者殷之緒也莽改紀為犯非經字也
天降威　莽誥天降威遺我寶龜　汝綸案降威者降
之于寶龜也故莽以遺我寶龜申其義
知我國有疵民不康　莽誥固知我國有呰災使民不

安　汝綸案知者寶龜預知之也
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莽誥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
汝綸案復反猶反復也莽誥鄙作右者古右鄙同聲
孟子齊右善歌謂齊鄙也言神龜預告有亂是天反
復佑我周也予者天自謂也曰者託為天之言也一
說此正述當時流言民者人也民不康之民即謂二
叔二叔自言予之為此所以反復佑助我周邦也以
上皆依莽誥為說若從今本作鄙讀越國鄙遠之鄙
則上經之天降威當如篇首之天降割而予復斷句
當為武庚之言矣
今蠢今翼日　莽誥粤其聞日　汝綸案詩傳今急辭
也郭璞爾雅注即今也今即同訓
民獻有十夫予翼　大傳作民儀莽誥民獻儀　段玉
裁云司尊彝注獻讀為儀班固北征頌民儀響慕翟
義傳獻字後人所增　汝綸案廣雅儀賢也鄭論語
注獻猶賢也莽作獻儀者猶上言服事呰災濟度皆
于本字下以訓詁字增益之非後增也予翼屬上為
句舊傳讀也皋謨汝翼史作女輔予翼者輔予也莽

作敉者經師失其詁也下考翼同
以于敉寧武圖功　汝綸案于往也解見下經莽誥此
敉作謀下敉作撫本訓為撫引申之為謀也撫从無
聲無古讀若謨詩傳莫訓無又訓謀此撫可訓謀之
證說文敉讀若弭弭敉聲近鄭禮注敉或為謀此敉
可訓謀之證言初聞蠢動即其明日有賢十人輔予
以往謀武王所謀之事也柯劭忞云莽誥謀乃媒之
假借說文敉撫也媒撫也三字一義如柯說則此撫
當訓循

我有大事　舊傳大事戎事也
休朕卜幷吉　鄭云卜幷吉者謂三龜皆從也時既卜
乃後出誥故先云然　汝綸案廣雅休喜也屬下讀
喜卜吉故出誥然誥吉卜而庶邦勸王違卜尚在初
時下所云若昔朕其逝者也非此誥
肆予告我友邦君　汝綸案友邦有邦也牧誓友邦史
記作有邦莽誥肆作故是也
尹氏　孔疏尹氏即顧命百尹氏也尹正也諸官之正
謂卿大夫

予惟以爾庶邦　汝綸案惟猶乃也見王氏釋詞
于伐殷逋播臣　舊傳往伐殷逋亾之臣　江聲云鄭
棫樸箋于往也說文逋亾也李登聲類播散也
罔不反曰　莽誥作無不　江聲云反復也周禮宰夫
云諸臣之復注云復之言報也反也
艱大民不靜　莽誥難大民亦不靖　汝綸案民與人
通
越予小子考翼　汝綸案考翼父之輔也猶言父執父
友下考翼同莽誥翼作敬失之

王害不違卜　蔡傳害曷也　汝綸案莽誥無害字傳
寫脫也
肆予沖人　汝綸案肆今也莽訓故非其言予為沖人
者妄增之字也
允蠢　莽誥誠動　汝綸案允蠢為句猶上言今蠢也
允發語詞莽作誠者亦發語詞也
予造天役　莽誥予遭天役　汝綸案天役天事也暴
謨天工史記作天事杜預左傳注役事也
遺大投艱于朕身　莽誥投作解　汝綸案投度雙聲

後漢張衡傳注斁古度字此借投為斁說文斁解也
故莽誥作解一切經音義引爾雅集注云懈極也高
誘淮南注極急也投艱為解艱解艱猶急艱也大投
艱者大急艱也
越予沖人　莽誥以為孺子　汝綸案越於是也爰越
同訓幽通賦注爰于是也作以為者莽妄改以成已
說
不卭自恤　莽誥不身自卹
義爾邦君　莽誥義彼國君　江聲云義讀為儀儀度

也鄭周禮注故書儀為義
綏予曰　汝綸案綏猶告也盤庚綏乃祖乃父是其證
莽作上書曰
無毖于恤　舊傳無勞於憂　汝綸案舊傳毖為勞者
借毖為祕廣雅祕勞也下閟毖勤毖莽皆作勞
不敢替上帝命　莽誥替作僭師古曰僭不信也　段
玉裁云魏石經替字三體一曆一朁一暜字从曰兟
聲非从竝曰聲之字
天休于寧王　汝綸案漢書王莽傳誠休陛下餘光注

休庇廕也爾雅庥廕也釋文一作休說文休或作庥
下休于前寧人與此休同
今天其相民　汝綸案釋詁相右同訓相民者佑人也
即上所云右我周邦
矧亦惟卜用　汝綸案矧語詞莽作況者經師失其詁
也
天明畏　莽誥天明（依景祐本）威　釋文畏徐音威　汝綸
案明威即上所言威明也
弼我丕丕基　汝綸案釋訓丕丕大也高誘淮南注基

業也丕丕基者大業也莽作輔漢始而大大者經師
失其詁也
爾惟舊人　汝綸案惟乃也莽作爾有惟舊人泉陵侯
之言改成己說也
爾丕克遠省　莽誥丕作不　汝綸案丕當讀為不
爾知寧王若勤哉　莽誥若勤作若此勤　汝綸案史
記正義若如此也
天閟毖我成功所　莽誥閟毖作毖勞　戴鈞衡云廣
韵毖告也閟毖者毖告也　汝綸案莽借閟為毖借

毖為祕也廣雅毖比也比近也詩神所勞矣箋子注
勞賜也鄭禮注所猶道也言天近者賜我以成功之
道也又董賢傳上有酒所所猶意也
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汝綸案高誘淮南注極急
也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　莽誥大化誘作告　汝綸案
肆故也化者訛之省文爾雅訛言也馬顧命注羑道
也誘為羑重文道亦言也故化誘為告也
天棐忱辭　莽誥天輔誠辭　孔光日食對云書曰天

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　汝綸案說文屬理也
莊子繕性道理也故恍辭為誠道也

其考我民　莽誥天其累我以民師古曰累託也　江聲云淮南氾論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說林云白璧有考是考有瑕累之義　汝綸案爾雅諈諉累也玉篇諈託也賈誼傳注引蔡謨云諉者託也是累為託也言天之輔誠託于人事我民者我人也莽增字為文失之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　莽誥勤毖作勞　汝綸案毖為勞勤亦為勞詩傳勞勞來也爾雅勞來勤也詩序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下周公咸勤言天于我人相勞苦如有疾者然

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莽誥予害敢不于祖宗所受休輔　汝綸案休畢美成之即上圖功攸終莽誥作輔葢所見本作弼休弼謂善輔成之

若昔朕其逝　王念孫云若詞之惟也呂刑若古有訓
汝綸案呂覽音初注之其也其之同訓逝誓同聲說文逝讀若誓詩逝將去女公羊疏引作誓前告疾

邦以吉卜是肯之誓也

朕言艱日　汝綸案日當讀為曰鄭士喪禮注古文曰為曰也

思若考作室　莽誥予思若考作室　汝綸案莽讀思屬下為句是也句上增予前弗造哲作予未遭其明悊義爾邦君作予義彼國君與此同也若考猶言乃翁

既底法　蔡傳底定廣狹高下　汝綸案左傳范獻子求貨于叔孫取其冠法與此法同

矧肯構　孔疏定本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檢孔傳所解弗為衍字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鄭王本于矧弗肯構下亦有此經然取喻既同不應重出葢先儒妄增之　後漢肅宗紀不克堂桓注引尚書矧肯桓　段玉裁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穫者猶言益不肯構穫也矧況也況益也　孫星衍云釋詁肯可也構者說文云葢也杜林以為椽桷字作桓者桓是桓楹　汝綸案後漢注所引書亦無弗字與孔本同孔疏不言馬鄭本有弗字疑無者是厥考翼十

二字孔疏臆定為後增此曲阿舊傳也當有莽誥檃
括此文云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厥父菑厥子播
而穫之下更無厥考翼之文明此經為偶儷非單文
也下肆予句乃用單文結束耳重纍言之者氣所驅
也所謂辭之重焉言之復焉者也
予有後弗弃基　汝綸案有者友之借字考翼者父友
也此為父友之言曰予友後嗣弗弃始基也釋詁基
始也
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莽誥予害敢不於身

經說三之二　卆

撫祖宗之所受大命　汝綸案廣雅撫定也
若兄考　汝綸案考者死也洪範考終命考亦終也楚
辭身憔悴而考旦謂終旦也左傳下臣獲考謂得死
也
民養　莽誥民長一　江聲云夏小正傳養長也
其勸弗救　汝綸案莊子天運淫樂而勸司馬本作倦
讀為隨廣雅隨順也言兄死而有友伐兄子為人長
者其順隨而弗救乎
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　姚鼐云哉初也讀哉斷句

者誤此十字為句　汝綸案肆故也故古也肆哉猶
古初也聯言之者若招魂之言先故也
爽邦由哲　莽誥助國道明　江聲云爽之言貳貳猶
輔也　汝綸案廣雅由助也莽作道者爾雅道勴也
道明者助智也由哲猶迪哲哲者武王也
迪知上帝命　汝綸案立政迪知與忱恂對文方言由
迪正也鄭論語注正魯讀為誠迪知者誠知也
越天棐忱　莽誥粵天輔忱　汝綸案此合上十三字
為句先言人後言天者重責人也又與下文為參差

經說三之二　卆一

也
爾時罔敢易法　莽誥爾不得易定　江聲云故書定
作企企乃古法字變古者改企為法此誤也當為定
　汝綸案易定者安止也爾雅夷易也史記其民夷
易易夷同訓謚法安心好靜曰夷鄭中庸注易平安
也是易有安訓也爾雅定止也莽無時字者以肆哉
之詁失不知為述前事也
矧今天降戾于周邦　莽誥矧作況戾作定　汝綸案
降戾者下定也典引之言降戾則為下至皆非詩降

此大戾義也文各異施耳此經之怡以天佑我周敝
艱大不可征之說
惟大艱　莽誥艱作囏　張裕釗云三字為句　汝綸
案惟讀曰雖莽以人字上屬失其讀也
人誕鄰胥伐于厥室　戴鈞衡云淮南精神篇注鄰比
也廣雅胥助也　汝綸案誕與亶但并通文選注亶
古但字爾雅亶信也韓詩章句誕信也此以誕為亶
也呂覽應言篇注誕詐也淮南說山媒但者非學謾
也此以但為誕也鄰胥連文莽以誕鄰為大逆者師

失其讀莽因竄以已意也厥室者人之室也人者他
人指謂武庚
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莽誥豈知命之不易乎師古曰
言不知天命不可改易　汝綸案亦猶乃也無逸乃
不知稼穡之艱難宋刻本乃作亦康誥時乃不可殺
潛夫論乃作亦宋刻本史記衞青傳不乃可乎漢書
作不亦不乃猶不亦也字見莊子胠篋又作非乃淮
南覽冥篇其失之非乃得之也非乃非亦也此經言
今天意下定于我周雖有大艱彼但比助自伐其室

耳爾乃不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乎
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　莽誥穡作嗇曷作害畝作
畮
予曷其極卜　汝綸案極卜亟卜也王引之云莊子盜
跖篇釋文亟本作極荀子賦篇注極讀為亟古字極
與亟通前卜大艱後卜東征是亟卜也鄭少儀注亟
數也
率寧人有指疆土　莽誥指作旨　汝綸案指旨皆耆
之借字也詩上帝耆之潛夫論引作指是其證集韵

耆底同字馬注乃言底可績云底定也有指者有定
也率帥同字說文帥或作帨鄭禮內則注帨拭也朱
駿聲云此借帥為㕞爾雅拭㕞清也帨為帥之或體
訓拭借為㕞然則帥有清訓矣此經合上九十六字
為句言天庇佑武王我何敢亟卜不從以澄清武王
有定之疆土乎莽誥敢作害改衍害字也
矧今卜并吉　莽誥矧作況　汝綸案今卜者後卜也
肆朕誕以爾東征　莽誥故予大㠯爾東征
天命不僭　莽誥命不僭差

卜陳惟若茲　莽誥茲作此　汝綸案薛綜東京賦注惟有也齊語相陳以功注陳示也孫星衍云莽誥卜作兆孫所見本與今本異卜陳惟若茲者兆示有如此也

惟三月　汝綸案康誥篇首四十八字自宋蘇氏疑為洛誥之脫簡金履祥謂當在梓材篇首陳櫟謂在召誥越七日用子之前方苞謂在多士篇首毛奇齡謂與梓材王曰封至戕敗人宥七十四字互有脫簡皆臆說也此為大誥末簡康誥篇題誤移奪于惟三月之上耳二篇首尾銜接故有此脫誤若他篇何由參錯耶漢書蓺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此蓋每簡二十四字而脫二簡尚書之文有敘事於篇末者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以下及大誥此文皆是也讀書者知有敘事緣起之例而不知有末簡紀事之體故此二簡移奪于康誥篇首而不悟偽尚書出更造為微子之命一篇廁于大誥康誥之閒自是以後遂無有知為此篇末

簡者矣三月者成王即位元年之三月興師東伐時也

哉生魄　馬云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說文作霸云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从月䨣聲周書曰哉生霸　舊傳始生魄月十六日

戴鈞衡云霸魄二字雖通而義別鄉飲酒白虎通援神契并云三日成魄文選月賦所云朏魄示沖皆霸字也漢書律厤志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所引武成旁死霸既死霸既旁死霸者皆魄字也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　鄭云基謀也　汝綸案鄭謂是時周公居攝四年者以文在康誥簡首據大傳四年建侯衛而封康叔為言舊傳以為攝政七年因洛誥惟七年為文也竊謂鄭及舊傳皆以此經為作洛緣起故云四年七年不知此乃降大誥之時也降大誥云初基作新大邑云者營洛武王之志故初政以此為先適於諸侯會集之時得武庚反問故降大誥鄭云時未作新邑合諸侯謀作之是也鄭謂在攝政四年固屬非是舊傳哉生魄以為三月十六

日若在七年則其時業已興役不得言謀如馬說爲月之三日則哉生魄即名朏之丙午朏王已命召公相宅矣又豈四方和會見士時哉

四方民大和會　汝綸案漢書燕荆吳傳贊注和集也

百工播民　毛奇齡云播民謂殷遺民猶逋播臣也百工播民爲句

和見士于周　孫星衍云天官書以星見爲效正義曰效見也詩傳士事也　汝綸案周書謚法解和會也詩傳九族會曰和是古訓和爲會也

周公咸勤　舊傳周公皆勞勉五服人

乃洪大誥治　汝綸案洪讀爲降此記降大誥之緣起也又洪代也大誥代王爲誥故云洪亦通盩輟作洛之議而率諸侯東征其後亂定乃復成營洛之舉也

康誥

史記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衞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亾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亾者以淫于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說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爲周司寇

國名　姚鼐云康誥酒誥梓材三篇非一時辭也武王既克殷封建母弟周公于魯管蔡霍叔畢封康叔封于康康地在陽翟東北爲之命書曰在茲東土是爲康誥其後周公既誅武庚分其地以封衞乃作酒誥康叔自康封衞在昔武王所命成王不敢易焉史

氏庸是屬三書而次之爲一故祝鮀曰命以康誥而封于殷墟叔虞封于唐曰命以唐誥使作誥以封衞宜曰衞誥矣當武王初定伊洛所謂刑新邦用輕典也譆譆告以愼罰卒歸于無作怨及成王于沬邦所謂亂國用重典也則執拘羣飲歸周其殺其義與時之不同如此宋儒者知小子寡兄之辭非成王所得言遂謂武王已封衞則不然武庚未誅武父圍田之土不可得而封畛以與弟也

王若曰　蔡傳王武王也　汝綸案史記康誥酒誥梓

材三篇並舉不言康誥為武王之辭蔡傳似非史意然大誥之王若曰史以為奉成王之命此篇朕弟小子既非成王之辭周公稱王又出于王莽邪說且六誥康誥二篇相次所稱王曰不得一為成王一為周公史言周公申告康叔爾雅申重也是知前有舊誥明矣則武王封康作誥之說亦史故也特舊聞放失不能詳載封康始蹟于世家耳又案管蔡世家云武王已克殷封功臣昆弟康叔封冄季載皆少未得封蔡傳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即位于社南衞叔封傳

禮史記亦言衞康叔封亦茲康叔在武王時非幼明矣然則少未得封之說豈孟堅所云分散數家之事或有牴牾者耶三王世家載丞相青翟御史大夫湯奏曰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于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云云據此則爵命在前祿父之難在後其前之爵命為武王時無疑此漢人最初之說足為蔡說明證又衞世家宋云牧殷遺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此言酒誥梓材作於商亂之後商亂謂武庚畔事也商未亂時所云牧殷遺民而始邑者非封康而何酒材作於商亂後不言康誥則康誥作於始邑時明甚此足見姚氏非臆說也

孟侯　汝綸案呂覽正名篇齊湣王周室之孟侯也郎用此經文高誘注孟長也封建毋弟以藩屏周康叔初封康時蓋已為方伯連率

朕其弟　王引之云其猶之也

惟乃丕顯考　王引之云丕顯考顯考也通作不顯詩傳不顯顯也則上一字乃發聲

克明德慎罰　左氏傳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　汝綸案楚詞注罰刑也

不敢侮鰥寡　左氏傳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

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孫星衍云釋訓庸庸勞也廣雅祗祗畏畏敬也威與畏經典通用　汝綸案庸庸為勞來之勞左傳引此經庸庸以贊晉侯之行實是其證顯民如詩之顯父彼傳云有顯德者是也呂覽必己篇天下之顯人也高誘注蓋知牛缺為賢人是以

顯人為賢人也民與人通用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者
言勞來敬畏賢人也
用肇造我區夏　汝綸案區夏猶言區宇宇夏皆以屋
喻也我區夏謂周室也左傳文王所以造周即此文
用肇造我區夏也
以脩我西土　王引之讀以脩我西土為句　孫星衍
云鄭中庸注脩治也
惟時怙　汝綸案惟時怙者為善取也與惟時敘對文
韓詩章句怙賴也方言賴取也釋名岵怙也人所怙

取以為利用是怙有取義也
冒聞于上帝帝休　汝綸案論衡及趙岐孟子注并引
冒聞於上帝胡廣侍中箴作勖聞上帝君奭冒聞馬
本亦作勖勖者冒之借字冒與懋茂并通詩傳茂美
也後漢章帝紀嗚乎懋哉李賢注懋美也冒聞于上
帝者美聞于上帝也帝休者帝喜也
殪戎殷　孫星衍云釋詁戎大也　汝綸案說文殪死
也滅國者以死喻也
惟時敘　汝綸案惟時敘者為善予也敘序同字序者

予之借字也言文王之造周為善取天之命文王為
善予也
在茲東土　路史云姓書康叔故城在潁川　蔡傳漢
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似地相比近之辭
今民將在祗　汝綸案今民將在祗為句詩傳祗病也
惟民在病故言恫瘝乃身在祗猶言在疚
遹乃文考　馬云遹述也
紹聞衣德言　孫星衍云聞謂舊聞　王引之云衣讀
少儀士依于德之依作衣者假借字學記不學博依

依或為衣漢書外戚傳充依漢紀作充衣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　王引之云敷徧也
汝綸案用以也
汝丕遠惟商耇成人　江聲云耇老也　王引之云丕
語詞　汝綸案史記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釋此
文也以惟為求者爾雅惟思也謀也思謀與求義近
宅心知訓　江聲云宅讀為度古者宅度同字釋詁訓
道也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　鄭云古先哲王虞夏也　王引

之云別讀先飯辯嘗羞之辯辯徧也古字別與辯通
周官小宰注故書別作辯士師注鄭司農讀辯為風
別之別墨子天志篇天之愛百姓別矣別亦與徧同
也由於也別求聞由古先哲王者徧求聞于古先哲
王也　汝綸案鄭以古先哲王為虞夏疑非也上經
敷求殷先哲王是旨者於殷王者此經求聞於古先
哲王是從商老成知道之人問得其先王故事者所
謂古先哲王亦殷王也史記云必求殷之賢人君子
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亡括此經為文經旨汝丕遠

惟貫下廾四字為句至用康保民止史但云問其先
殷所以興亡知此經不兼言虞夏鄭義非也此求聞
古先哲王問殷所以興也後經民彝泯亂瘝君引惡
威虐放命等事皆殷之所以亡者也此篇大恉歸於
愛民故史記㮣括歸趣云問其所以興所以亡而務
愛民也
宏于天若　汝綸案若字上屬為句天若見名誥若順
也順訓同字訓道也若有道義故猷訓為若又訓為
道也天若者天道也

不廢在王命　汝綸案在詞也詩對越在天對于天也
敬爾在公敬爾事也與此同
恫瘝乃身　舊傳恫痛瘝病　段玉裁云後漢和帝詔
曰朕寤寐恫矜古書鰥多作矜釋詁鰥病也瘝俗字
天畏棐忱　風俗通天威棐諶言天德輔誠也　汝綸
案天之威明是天德也廣雅威德也
無康好逸豫　汝綸案康長也詩茀祿爾康茀祿爾長
也迄用康年迄用長年也此經用康保民以長安民
也史記廣陵王封策無侗好逸康作侗褚少孫釋侗

為長是其證也漢書作桐桐亦長也禮樂志桐生茂
豫言長生也孫星衍云康桐聲之轉也姚永樸云淮
南要略篇康樂沉湎注康樂耽樂也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晉語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怨
舊傳不在大大起于小不在小小至于大
惠不惠懋不懋　汝綸案惠懋對文惠猶微也詩傳嘒
微皃字亦作嘒省作惠懋茂同字左傳正作茂廣雅
茂盛也言微者吾不微之盛者吾不盛之[illegible]之
道左傳子旗引經正此義也

汝惟小子乃服惟弘　段玉裁云左氏傳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服弘大即此經乃服惟弘也傳讀弘王為句非是　汝綸案惟弘[illegible]子也

王應保殷民　王引之云廣雅應受也字與膺同楚詞注膺受也應保猶受保士冠禮永受保之

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江聲云宅讀為度　汝綸案維宜也

非眚乃惟終　潛夫論非以過差為之也乃欲終身行之　王引之云李善甘泉賦注惟是也　汝綸案左傳注周禮疏幷云眚過也

自作不典式爾　汝綸案詩傳典法也式爾者常然也式法也法常也常法同訓故典訓為常亦訓為法式訓為法亦訓為常也

非終乃惟眚灾　潛夫論非欲以此終身為惡乃過誤耳　汝綸案灾當依潛夫論作哉聲之誤也

適爾　蔡傳適偶也　汝綸案文選王命論注適遇也爾雅遇偶也此適可訓偶之證適爾偶然也鬼谷子注適然者有時而然也

既道極厥辜　汝綸案爾雅道直也王逸離騷注極窮也直窮其罪者推問得實也

有叙時　江聲云釋詁順叙也叙順轉相訓時是也時字屬上為句左傳荀子皆以乃大明服為句

乃大明服　汝綸案言以大明服人

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　荀子云誠乎上則下應如響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　段玉裁云力勑同部而若雙聲　汝綸案廣雅勑順也東京賦四靈懋而允懷薛綜注懋悅也勑懋和者順悅而和也荀子若作而者顧懽注老子云若而也有讀又若有疾者而又速也上已言民將在祇徇鰥乃身此不煩再以有疾為喻下言弃咎自承上在祇為文不承有疾為文也此經三惟皆承乃大明服而疾讀者特間厠若保赤子句以為疾徐之節耳不宜以若有疾之文與為偶也

惟民其畢弃咎　汝綸案爾雅咎病也弃咎去病也

惟民其康乂　汝綸案康乂長治也

非汝封又曰劓刵人　汝綸案又曰涉下又曰要囚而
誤衍也此經二十三字一簡故誤移奪之
外事　王引之云説文事職也外事外土之奉職者外
正在外為長之官為長謂之正任職謂之事以官言
之則曰有正有事以建官言之則曰立政立事政即
正也
汝陳時臬　廣雅臬法也　孔疏臬為準限之義故為
法也　汝綸案陳讀齊語相陳以功之陳韋昭注陳
示也時臬者當時之法下所云文王作罰也

司師茲殷罰有倫　汝綸案司為嗣之省商書王司敬
民史記作嗣是其證言此在外任職者汝先示以當
時之法嗣又師此殷刑之有倫者荀子所謂刑名從
商也上言刑殺劓刵女專其柄此則教外事治刑之
道
又曰要囚　汝綸案凡尚書云又曰者多訓為有若説
在君奭篇又曰要囚者有若要囚也周禮大司馬受
其要注要簿書也要囚簿責囚也
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　孫星衍云服同伏易繫釋文

引孟京云服伏也　汝綸案白虎通云時者期也旬
期猶言旬日周禮小司寇聽万民之獄訟至于旬則
蔽之是其義方士三月而上獄訟于國乃經數人職
聽以成讞之事此則要囚時伏念耳不得以時為三
月也
丕蔽要囚　王引之云丕詞之乃也　汝綸案鄭周禮
注蔽斷也蔽要囚者斷此對簿之囚也丕猶斯也
事罰　汝綸案事罰用刑也老子注事用也
蔽殷彝　江聲云鄭司尊彝注彝法也

用其義刑義殺　汝綸案詩傳義善也左傳商有亂政
而作湯刑然則殷法固有善有不善也
勿庸以次汝封　舊傳勿用以就汝封之心所安　段
玉裁云荀子次作即小篆垐古文作堲其證也　孫
星衍云次即聲之緩急義皆得為就也
乃汝盡遜　汝綸案乃讀小正乃瓜之乃彼傳云急瓜
之辭此乃亦急教之辭也遜與訓同堯典五品不遜
史記作馴徐廣曰馴古訓字是也荀子釋此經云言
先教也是遜當為訓也

曰時叙　王引之云時叙承順也　汝綸案曰聿同字
聿辭也
惟曰未有遜事　汝綸案荀子遜作順順訓同孝經
以順天下順民如此其大皆以順為訓也言汝竭盡
以教民民聿承順矣猶自謂教之不至也
朕心朕德　汝綸案德猶志也呂覽諭大篇上以志
高誘注志德也是志德同義也
凡民自得罪　荀子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治世曉然
皆知夫為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

不服罪而請書曰凡民自得罪此之謂也　汝綸案
荀子以得罪為服罪者老子是謂早服注服得也是
得服同義也此句起下事
殺越人于貨　汝綸案越讀緇衣無越厥命之越鄭注
越之言蹶也史記孫吳傳蹶上將軍索隱蹶猶斃也
詩箋于取也殺越人于貨者殺斃人取貨也
暋不畏死　段玉裁云說文暋冒也孟子作閔同部假
借
罔不憝　孟子云是不待教而誅者也　趙岐云譈殺

也若此之惡遭人得討之　汝綸案孔晁周書注憝
惡也惡兼好惡善惡二義故下以大憝為大惡也說
文作怨者盜惡之譌文孟子說文引句上皆有凡民
二字此誤脫也前衍又曰二字此脫凡民二字然後
每簡字數定也趙訓譈為殺者廣雅譈䢃也莊子司
馬彪本敦髮注敦斷也皆譈可訓殺之證譈憝同
元惡大憝　汝綸案元惡大憝即大惡也古人複語耳
此結上寇攘姦宄言如此者是乃元惡大憝也下矧
惟乃後文發端猶云又若也特以王曰封之文在此

句上遂誤分其章耳
子弗祗服厥父事　孫星衍云服同艮說文艮治也
大傷厥考心　郭璞云傷厥考心事厥考厥長倉頡篇
考妣延年明非生死異稱
于父　王引之云于猶與也于父于弟與父與弟也
弗念天顯　孔疏天顯即天明孝經則天之明左傳為
父子兄弟姻媾以象天明
兄亦不念鞠子哀　舊傳不念稚子之可哀　王鳴盛
云釋言鞠稚也

惟弔茲　汝綸案惟弔者有至此也
不于我政人得罪　王引之云政人即正人爾雅正長
也謂為長之人　汝綸案得罪服罪也
天惟與我民彝　汝綸案惟詞也民彝即民之秉彝
大泯亂　舊傳是大滅亂天道　孫星衍云詩傳泯滅
也
曰　汝綸案曰者教民之辭自此下至刑茲無赦皆是
乃其速由　孫星衍云詩傳速召也由同訧廣雅訧罪
也乃其速由者乃其自召罪訧酒誥惟民自速辜多

方乃惟爾自速辜語與此同　汝綸案乃汝也下經
句上有汝字則乃是語詞不嫌文異
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汝綸案此稱文王之法以教民
也
不率大戛　蔡傳戛法也　汝綸案釋詁戛法同訓孔
疏戛猶楷也廣雅楷法也此戛可訓法之證大法即
上所稱文王之法也
矧惟外庶子訓人　鄭云訓人師長　孔疏庶子即周
官諸子教訓公卿子弟者　王引之云矧猶亦也

戴鈞衡云矧義同則
惟厥正人　王引之云惟猶與也詩旄惟旟矣賁鼓惟
鏞禹貢齒革羽毛惟木惟皆與也
諸節　舊傳諸有符節之吏
乃別播敷造民大譽　王引之云別讀為辯　汝綸案
此八字為一句鄭注播為九河云散也別播敷遍散
布也詩箋造成也淮南注譽善也言外庶子以下乃
遍散布成民之大善者也
弗念弗庸　汝綸案不念用外庶子以下諸人之教也

瘝厥君　汝綸案此又為康叔教民之詞不言曰者省
文也厥君康叔自謂也下朕憝同
時乃引惡　舊傳是汝長惡　汝綸案汝謂民也下汝
乃其速由與此同
茲義率殺　汝綸案詩傳率用也茲義率殺者斯宜用
殺也
亦惟君惟長　江聲云君長謂他國諸侯康叔為牧伯
得征諸侯之有罪者故及之詩旄丘序云衞不能脩
方伯連率之職則衞之先世為方伯也　汝綸案亦

惟君惟長者又若君與長也上惟猶若下惟猶與也
不能厥家人　江聲云不能不相能也
惟威惟虐　戴鈞衡云玉篇惟為也
大放王命　汝綸案放負也堯典方命史記作負方放
同字
乃非德用乂　江聲云非德可用治言當征討之　汝
綸案此言乃非德用乂明上刑茲無赦茲義率殺皆
教民之辭以德治者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　汝綸案敬典慎法也

乃由裕民　王引之云方言裕猷道也道謂之猷裕道
民亦謂之猷裕猷由古字通
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　鄭云敬忌祇祇威威是也
戴鈞衡云惟思也　汝綸案鄭表記注忌之言戒也
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九字為句與上罔不克敬典
乃由裕民為對文下我惟有及乃自勖之辭非裕民
之辭也
曰我惟有及　汝綸案公羊傳及猶汲汲也言我惟有
汲汲也對上未有遜事為文汲汲者急求賢也文王

所敬忌者賢人也
則予一人以懌　荀子明主急得其人得其人則身佚
而國治功大而名美故君人者勞于索之而休于使
之書曰惟文王之敬忌一人以擇是也　段玉裁云
擇即懌也古無懌字擇斁繹通用
爽惟民迪吉康　王引之云爽發聲也凡言爽惟丕惟
誕惟迪惟率惟皆詞也　孫星衍云釋詁迪道也康
安也詩傳吉善也　汝綸案言斯民也道之善則安
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　舊傳治民乃

欲求等殷先智王　汝綸案時其者是以也詩彼其
之子箋云其或作已已以同字故時其為是以也傳
訓求為等者借求為逑與讎通用洪範九疇史記
作九等漢書霍光傳皆讎有功注讎等也詩世德作
求馬瑞辰云求讀逑匹也
矧今民罔迪不適　舊傳況今民無道不之言從教也
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蔡傳苟不有以道之則為無政
於國矣　汝綸案罔枉通借論語罔之生也史記匈
奴傳贊切當世之文而罔褒皆以罔為枉罔政者枉

政也
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　王引之云于
猶與也　汝綸案惟詞也監告連文猶言示告也監
視也視示同字爾雅行言也罰之行罰之言也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　舊傳假令今天下
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設事之
言　汝綸案傳謂設事之言是也以惟為假令者惟
雖同字少儀雖請退可也疏云雖假令也言我若不
能道民則天罰殛我而不怨以安民自任之辭

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江聲云鄭書贊尚之言上也
汝綸案矧詞也言有罪無論大小多寡皆將上聞于
天也
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　江聲云鄭論語注蔽塞也言
勿用非謀非彝以蔽塞是誠
丕則敏德　汝綸案鄭中庸注敏猶勉也
用康乃心　汝綸案用以也康長也
顧乃德　汝綸案顧猶固也禮祭統疏顧故也固故同
字小爾雅固久也康固皆與遠同義德猶志也德又

借為植楚詞弱顏固植管子上無固植注皆云植志
也固植即此顧德也
遠乃猷裕　王引之云遠乃猷裕即遠乃道也君奭告
君乃猷裕與此同
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王引之云猶言乃以殷民世享
　孫星衍云詩傳瑕遠也釋詁殄絕也
肆汝小子封　汝綸案肆猶告也肆極也說文極陳也
齊語相陳以功注陳示也示告同義
惟命不于常　大學道善則德之不善則失之矣

無我殄享　汝綸案曲禮五官致貢曰享雅詁敬識百
辟享是也汝國亾則我殄享
明乃服命　江聲云服七章之服命七命也侯國服命
以七為節　汝綸案明猶章也堯典辨章鄭注章明
也
高乃聽　孫星衍云廣雅高敬也　汝綸案聽讀南面
而聽天下之聽鄭小宰注聽平治也
典聽朕誥　孫星衍云典常也下屬為句酒誥典聽朕
教汝典聽朕毖與此正同

酒誥

成王若曰　馬云言成王者未聞也吾以為後錄書者加之　王鳴盛云歐陽大小夏侯衛宏賈逵馬鄭王本皆作成王　姚鼐云史于酒誥著之曰成王則其前康誥為武王辭明矣

明大命于妹邦　鄭云妹邦紂之都所處也于詩國屬鄘故其風有沬之鄉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為其連屬之監　孫星衍云左傳康叔取于有閻之土以共王職閻與鄘聲相近毋若火始庸庸一

作欲欲有閻即鄘也

肇國在西土　江聲云說文肁始開也　汝綸案肇國猶肇域廣雅域國也

厥誥毖庶邦庶士　王引之云廣韵毖告也誥毖猶多方言誥告

越少正御事　孫星衍云少正者正人之副鄭有少正公孫僑晉有少正夘周書有大正

朝夕曰祀茲酒　論衡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又云紂為長夜之飲文王朝夕曰祀

茲酒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　汝綸案祀者巳之借字易祀事謚往虞注祀舊本作巳釋名祀巳也祀茲酒者止此酒也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汝綸案詩釋文引韓詩云肇長也肇我民者長我人也長讀長國家之長詩傳虞芮讓田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是長人之事也元祀者文王受命之一年也降命肇民事在元年也史記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此經言文王朝

夕戒酒所以受天命也　又案史記周武王為天子後世貶帝號號為王記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姚鼐云周以前之言王猶曰君耳天子之號皆為帝商頌帝立子生商易王用享于帝太子晉曰黎苗之王王非天子號也文王稱王不為僭也元祀猶言一年非謂改元

天降威　蔡傳禍亂之成是亦天也

亦罔非酒惟行　汝綸案高誘淮南注行猶使也酒惟行者酒是使也史記季布傳所云使酒也

文王誥教小子　汝綸案鄭少儀注小子弟子也詩箋
小子其弟子也
有正有事　鄭周禮注引正作政　汝綸案左傳注在
君為政在臣為事
無彝酒　韓非子說林紹績昧曰康誥曰無彝酒彝酒
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汝綸案
韓非所引兼釋我民用大亂喪德四語也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大傳宗室有事族人皆侍
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

而與族人飲也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
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
則兄弟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于宗室也故曰飲
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志也是故祀
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　汝綸案越於也
惟曰我民迪小子　舊傳文王化我民教道小子　汝
綸案惟曰者及若也史記游俠傳及若季次原憲是
其例也惟為及越為若曰越同字
惟土物愛厥心臧　舊傳惟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

則其心善
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汝綸案孟子小德役大德鄭中
庸注小德川流諭諸侯也大德敦化諭天子也白虎
通亦言天子德大諸侯德小新城王樹枏云古多以
大德小德為天子諸侯此言民之弟子當戒酒與天
子諸侯之弟子同也大德承文王為文小德承庶國
為文此上文王之教
妹土嗣爾股肱純　孫星衍云韋昭魯語注嗣世也
汝綸案純猶部也國也詩箋純讀如屯周禮鄉師巡

其前後之屯股肱純猶前後屯也鄭云前後屯車馬
異部也一切經音義屯亦部也廣雅部國也股肱純
股肱國也史記季布傳河東吾股肱郡是其例也康
叔都衛妹土為鄘故言妹土世為爾股肱國也此下
明命妹土即蒙上先以民言
肇牽車牛　汝綸案韓詩肇長也長常同字
遠服賈用　孫星衍云爾雅服事也　汝綸案白虎通
賈用連文是也詩賈用不讎
孝養厥父母　汝綸案孝養當依白虎通作欽

自洗腆　馬云洗盡也　汝綸案易以此洗心劉注洗
盡也　鄭儀禮注腆善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　孫星衍云正伯皆長也　汝
綸案有語詞若有虞有夏之有庶士有正士之長也
庶伯君子卿大夫之長也尊之故曰長若君言冢君
也鄭檀弓注君子卿大夫也
其爾典聽朕教　汝綸案其爾猶爾其倒文也君奭篇
言其汝與此同典聽見康誥
爾大克羞耇惟君　汝綸案羞耇惟君者養老時與其

羣也羞讀為宿賓宿尸之宿鄭少牢饋祀注古文宿
為羞也皇侃論語疏宿猶逆也惟猶與君讀羣惟君
與其羣輩也　又案淮南說林無其君形者也高誘
注君宮主也廣雅主君也惟君為主人也鄭鄉飲酒
義注黨正正齒位州長射于州序鄉之所居州黨鄉
大夫親為主人言如今郡國下令長于鄉射飲酒從
太守相臨之依鄭所說鄉飲養老鄉大夫州長黨正
并為主人所謂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
禮禮賓之是也此時周禮未作然其儀葢已如此

爾乃飲食醉飽　孫星衍云鄭注周禮云飲食燕饗也
丕惟曰　汝綸案丕惟斯乃也
作稽中德　汝綸案作稽作止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
云稽止也中德讀中倫中慮之中
爾尚克羞饋祀　汝綸案賈注楚語尚且也克羞饋祀
有用祿也
爾乃自介用逸　汝綸案自介用逸從賓介以燕飲也
詩箋自從也介助也祭以尸為賓則助祭者為介矣
逸猶燕也詩傳燕燕飲也逸燕聲之轉逸之為燕猶

乙之為燕也逸居猶燕居逸樂猶燕樂詩傳燕安也
高誘呂覽注逸安也是逸燕同義也言汝于養老時
為主人乃可飲酒斯乃所以觀禮使作止中德也又
爾且有用祿以祭祖考斯時亦可從賓介以燕飲也
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　汝綸案正當為政論語對曰
有政子曰其事也然則治政之臣謂大夫治事之臣
謂士言王者謂命大夫命士也
茲亦惟天若元德　汝綸案天若天道說在康誥元德
天德也淮南原道執元德于心高誘注元天也

永不忘在王家　王引之云忘與亡同
棐徂邦君　舊傳往日國君　張裕釗云棐匪同字廣
雅匪彼也
御事小子　汝綸案小子若呂刑之言幼子童孫
尚克用文王教　汝綸案說文尚曾也
不腆于酒　汝綸案腆讀為淪微子篇淪喪史記作典
喪是其證典腆通借華嚴音義引廣雅淪沉也
故我至于今　舊傳我周家
我聞惟曰　王引之云薛綜東京賦注惟有也我聞惟

曰我聞有此語也
迪畏天顯小民　汝綸案迪猶誠也說見大誥天顯猶
天明天明猶天威也
經德秉哲　孫星衍云孟子經德不回注經行也　汝
綸案哲智也
自成湯咸至于帝乙　汝綸案咸與揮同司馬彪莊子
注咸引也高誘淮南注揮引也揮省為覃爾雅覃延
也咸覃同聲引延同聲咸至者延至也猶覃及也廣
韵函與咸同史記禮書函及士大夫函及亦與此咸

至同也鄭檀弓注書之帝乙六世王孫星衍云不數
兄弟則祖乙為湯後六世
成王畏相惟御事　汝綸案成王盛王也左傳盛服釋
文作成服封禪書成山郊祀志作盛山鄭考工注盛
之言成也畏相威相也若漢律之言威姑王莽大誥
以威為明威相者明相也惟與也言盛王明相與其
御事者也
厥棐有恭　汝綸案厥詞也漢書注棐古匪字周禮匪
頒鄭注讀匪為分鄭司農云匪分也恭共同字詩長

發箋共執也棐有恭者分有執也執如足以有執吾
何執之執
其敢崇飲　舊傳崇聚也
惟服　汝綸案詩曾是在服傳云服服政事也
宗工　汝綸案風俗通宗長也宗工長官百宗工衆長
官也
顯越尹人祗辟　戴鈞衡云說文尹治也　汝綸案祗
辟舊傳以為敬法雅詁也顯字下屬為句顯越尹人
祗辟者明于治人敬法也

酣身厥命　汝綸案四字為句酣如酣戰酣夢之酣身讀為信信命如所云我生有命在天是也酣身厥命極信其命也一說酣與甘同身讀為捐大宛傳身毒西域傳作捐毒是其證酣身者甘捐也

罔顯于民祇　汝綸案詩傳祇病也罔顯于民祇不明于民病也

保越怨不易　汝綸案爾雅保安也越爰同字玉篇爰為也保越怨不易者安為怨而不改也為怨猶作怨也

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　汝綸案誕惟者但為也厥縱連文漢書李尋傳熒惑厥弛厥縱猶厥弛也厥蹶同字方言蹶獪也爾雅縱亂也淫泆者刑法志所謂男女淫泆也史記說此篇云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釋此文也

用燕　汝綸案詩傳燕燕飲也

民罔不盡傷心　汝綸案說文盡傷痛也讀若譆言部譆痛也

惟荒腆于酒　汝綸案惟猶乃也

不惟自息乃逸　汝綸案儀禮鄉飲酒禮乃息司正鄭注息勞也自息猶揚惲所云斗酒自勞逸燕飲也鄭燕禮注乃猶而也

厥心疾很不克畏死　汝綸案廣雅很恨也言民之荒腆于酒不是自勞而燕飲其心憤恨不能惜死託于酒以逃者也

辜在商邑　姚鼐云商邑紂有天下時之稱殷國武庚為殷侯時之稱也　汝綸案鄭周禮注辜之言枯也高誘淮南注枯猶病也爾雅在終也言此病終商之世

越殷國滅無罹　汝綸案罹者離之俗淮南泰族離先稻熟高誘注稻米隨而生者為離與稻相似無離猶言無遺種無噍類也

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　韋昭周語注登上也　汝綸案弗惟者不有也德一事馨香祀一事無此二者上聞也

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　汝綸案誕惟者但有也民怨與德對文庶羣自酒與馨香祀對文自酒之

酒與永地于新邑之地正同居其地謂之地飲酒謂
之酒也
惟逸　汝綸案惟以燕飲故
予不惟若茲多誥　汝綸案惟願也
今惟殷墜厥命　汝綸案惟思也
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戴鈞衡云監撫連文文選神
女賦注撫覽也
女劼毖殷獻臣　戴鈞衡云廣雅劼勤也廣韵毖告也
汝綸案周書作雒俘殷獻民孔晁注獻民士大夫
也此獻臣與彼獻民同下獻臣謂周人
矧大史友內史友　鄭云大史內史掌記言記行　汝
綸案矧猶與也左傳與其危身國語作況其危身是
況與通用故矧訓為況亦訓為與也友猶輩也過秦
論廉頗趙奢之朋郭璞北山經注朋猶輩也友朋同
義
矧惟爾事　汝綸案如淳漢書注事謂役使也惟爾事
者為爾役使者也讀矧惟連文者非是
服休服采　鄭云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

孫星衍云說文休止息也魯語大采朝日少采夕
月注云虞說云大采衮職也少采黻衣也蓋掌朝祭
之服
矧惟若疇　蔡傳疇匹　汝綸案疇讀公侯好仇之仇
惟若疇者為爾仇匹者也
圻父薄違　汝綸案詩傳圻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
甲薄摶通借廣雅薄至也說文摶一曰至也此借摶
為薄也廣雅摶擊也易雷風相薄陰陽相薄借薄為
摶也違回同字邪也薄違謂擊邪也
農父若保　舊傳農父司徒孔疏司徒致五土之穀故
言農父　汝綸案若順也順訓同字說文保養也若
保謂教養也
宏父定辟　舊傳宏大也宏父司空　王安石以違保
辟絕句　孫星衍云詩傳空大也故宏即空　汝綸
案定營室也辟東辟也二星比次在水位左傳水昏
正而栽周語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司空主工故取二
星為喻
矧汝　汝綸案矧汝與汝也二字為句

剛制于酒　汝綸案剛猶嚴也荀氏易注乾為剛虞氏注乾為嚴是剛嚴同義廣雅制禁也剛制嚴禁也
汝勿佚　舊傳汝收捕之勿令失也　王鳴盛云古字佚與失通
盡執拘献　王鳴盛云說文作拘拘通作苛璪人注苛留闌人注苛其出入苛又作呵宮正注幾呵李廣傳霸陵尉呵止廣幷與拘通誤作拘者說文敘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此不合孔氏古文此可誤為何之比　江聲云献當為瀸說文

瀸議辠也从水献聲
予其殺　蘇軾云予其殺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　汝綸案上惟若也下惟與也迪義為逃解在盤庚微子諸者通借左傳貌諸孤王引之讀為貌者孤謂若蒼者天殊者子此迪諸臣亦讀迪者臣殷之迪諸臣惟工謂殷之逃臣與在官者也詩傳工官也
姑惟教之　汝綸案爾雅惟謀也

有斯明享　汝綸案享當為臺敦之借字也說文臺讀為純周禮注敦讀為純純馴同聲馴古訓字明敦者明訓也班固典引號師矢敦矢敦者陳訓也此敦當是古尚書字舊傳有此明訓以享國有此明訓四字必漢儒舊說作傳者不知享之為訓更贅以享國三字而古義失矣揚雄河東賦敦眾神使式道爾雅敦勉也後漢書陳寔傳注敦勸也勉勸皆與訓義近敦又借為諄說文諄告曉之熟也
弗恤弗蠲　戴鈞衡云四字為句高誘秦策注恤顧也

弗蠲如上帝弗蠲　汝綸案蠲猶舍也廣雅蠲除也詩舍彼有罪傳舍除也舍赦同字
乃事時同于殺　汝綸案高誘呂覽淮南注幷云事治也事時治此罪也韋昭周語注同猶一也同于殺一于殺也
汝典聽朕毖　王引之云廣韵毖告也
勿辯乃司民　舊傳辯使也　王念孫云辯之言俾也平也書序王俾榮伯馬本作辯平辯亦聲近平章通作辯章賈昌朝羣經音辯平使也　汝綸案乃司民

者汝所主民也釋名司所主也肩征蕃傳司所主也

梓材

達大家　汝綸案左傳疏古者世之與大字義通也大家者世家也世家謂諸侯也司馬遷作史記公侯傳國則曰世家蓋本此也達大家者邦君所以自達也皇侃論語疏達曉也

惟邦君　蘇傳惟乃國君之道　汝綸案惟是也我有師師以下大達大家之事王啓監以下達王之事也

汝若恒越曰　戴鈞衡云越讀國語越於諸侯之越謂揚言也爾雅越揚也　汝綸案小爾雅若乃也自此下至用懌先王受命皆設為康叔進戒之言

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　汝綸案廣雅師師衆也此與王啓監相對為文言我者以身事諭王也

尹旅　汝綸案說文尹治也爾雅旅衆也尹旅者治衆也

曰予罔厲殺人　汝綸案厲風厲也蔡質漢儀刺史以六條問事其三條云二千石不卹疑獄風厲殺人風厲殺人即此所云厲殺人也此句設為三卿之言予者三卿也

亦厥君先敬勞　戴鈞衡云淮南精神篇竭力而勞其民汜論篇勞天下之民注并云勞憂也　汝綸案敬勞猶矜閔也敬讀為矜勞勤同訓穀梁傳勤雨者閔雨也

肆徂厥敬勞　汝綸案肆徂猶肆往說見下文厥猶乃也

肆往　汝綸案肆往猶呂刑之言今往皇侃論語疏往猶後也

姦宄殺人　汝綸案姦者干之借字淮南主術篇各守其職不得相姦是其證宄軌同字賈逵國語注軌法也姦宄讀干軌姦宄殺人猶曰枉法殺人

歷人宥　汝綸案大戴子張問入官篇歷者獄之所由生也注云歷歷亂也楊雄羽獵賦立歷天之旂韋昭注歷干也干亂同義高誘淮南注干亂也是歷有亂訓矣宥論衡作有有宥宥侑之借字侑為婣之或體說文耦也人宥者人偶也歷人宥歷亂人偶也言姦宄殺人是歷亂人偶也

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馬云戕殘也　汝綸案事
戕敗人宥者以殘敗人偶為事也此經兩亦皆對下
為文言諸侯保民亦須自君身先之況王者乎
王啟監　林之奇云周官立其監注監謂公侯伯子男
各監一國　姚鼐云周謂諸侯君其民曰監監殷啟
監臣我監皆是秦乃令御史監郡衰世法也
厥亂為民曰　論衡作厥率化民　王引之云亂者率
之借字君奭厥亂洛誥亂為亂皆語詞與率同為者
化之借字　汝綸案曰者設為監化民之言也大誥

化誘王莽作告是化之訓為告也
至于敬寡　孫星衍云呂刑哀敬折獄大傳作哀矜漢
書于定國傳作哀鰥是敬矜鰥音相近義俱通也
至于屬婦　說文屬作媰云婦人妊身也　崔子玉清
河王誄云惠于媰孀　柯劭忞云小爾疋妾婦之賤
者謂之屬婦說文女部媰孎相次孎即屬媰下引書
媰婦當是古今文不同
合由以容　汝綸案合為闔之借字大乎一闢一合是
也闔盍同字管子闔不起為寡人壽乎莊子夫子闔
行耶皆讀闔為盍廣雅盍何也合由即盍由盍由者
何由也與下曷以同文班固賓戲遇時之容項岱注
容宜也詩宜民宜人此容謂宜媰孀也合由以容者
何由而宜也王氏釋詞以猶而也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　汝綸案效讀光武賜竇融詔任
囂效尉佗制七郡之效釋名教效也效教同義任囂
效尉佗後漢書本亦作教
厥命曷以引養引恬　舊傳長養民長安民　汝綸案
此經八字為句廣雅命道也言其道何由長養長安

也王啟監以下言監之化民何由而宜媰孀必視王
之教邦君何由而養民安民也皆言王當以身先之
之義
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汝綸案古王猶先王也史記
示君子可法則君子亦謂先王也若茲謂以身先之
若上文所言是也辟猶違也辟僻同字堯典庸違史
記作其用僻是僻違同義也言先王如此故監皆不
敢違今王當終其美言此以起下文也
惟曰若稽田　蔡傳稽治也義本周禮質人注

既勤敷菑　汝綸案敷菑猶亦種也鄭考工記注凡植物于地謂之菑後漢書楊賜傳注菑謂揷也

惟其陳脩為厥疆畎　王引之云陳治也周禮稍人注引信南山維禹畇之毛詩作甸云甸治也甸田畇畇陳古同聲而通用陳脩皆治也　王樹枏讀陳修為三字連文

惟其斁塈茨　孔疏斁即古塗字　汝綸案說文斁終也

若作梓材　馬云梓古作杍字治木器曰梓治土器曰

陶治金器曰冶

既勤樸斲　舊傳已勞力樸治斲削　汝綸案馬云樸未成器也傳云樸治者治其樸謂之樸也

惟其斁丹雘　馬云雘善丹也　鄭云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青雘　段玉裁云說文塗不作斁而作㪿㪿亦塗之假借字

先王既勤用明德　汝綸案先王既勤四字句絕猶詩言文王既勤止也用明德三字句絕與下用明德為偶用以也

懷為夾　孫星衍云釋詁懷來也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夾輔也　汝綸案此三字貫下為文

庶邦享作　汝綸案杜預左傳注享受也作者阼之借字鐘鼎文作阼皆止為乍也韋昭國語注阼位也享作言受位也

兄弟方來　汝綸案爾雅來勤也鄭儀禮注方並也言來為輔佐之庶邦兄弟並勤也與上先王既勤相對為文

亦既用明德　蔡傳既盡也

后式典集　汝綸案廣雅集安也后式典集君用常安也

庶邦丕享　汝綸案丕享猶乃享也享如來享不享之享此上言先王以明德而常安庶邦亦以明德而長享也文句相承屬貫翰說者皆失其讀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馬本付作附孫星衍云高宗肜日天既付命史記作附是付附通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　王引之云用以也屬下讀　孫星衍云釋詁懌服也　汝綸案高誘秦策注

和平也和懌謂平服也先後迷民謂紂及武庚之迷民也韓非解老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之則為迷

用懌先王受命　江聲云釋文懌又作斁說文斁終也　汝綸案自此以上皆設為康叔進戒之詞此下乃王自言之

若茲監　汝綸案言監能進戒如此也

欲至于万年　戴鈞衡云欲猶期也至万年指監之有國而言

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戴鈞衡云惟與也

召誥

史記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雒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雒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　史記成王七年二月乙未　舊傳二十一日　王引之云越及也　汝綸案李善文選注惟發語之辭也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史記王朝步自周至豐　馬云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　鄭云步行也從鎬京行至于豐就告文王廟告文王則武王可知　司馬貞云豐在鄠縣東臨豐水東去鎬二十五里也　戴鈞衡云少儀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則車行亦謂之步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史記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　鄭云相視也　汝綸案史以惟為使者惟猶以以猶使也惟之為以見王氏釋詞以之為使見國策注宅為土者詩自土漆沮傳云土居也

越若來三月　朱子云越若發語聲來三月猶言明三月

惟丙午朏　漢律厤志是歲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乙未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　孔疏說文朏月未盛之明周書月令云三日粤（粤曰同字）朏

越三日戊申　舊傳三月五日

則經營　舊傳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

越三日庚戌　孔疏三月七日

太保乃以庶殷　汝綸案廣雅殷衆也庶殷庶衆也殷

庶衆庶也
攻位于洛汭　鄭云汭隈曲處也　舊傳治都邑之位
越五日甲寅　孔疏三月十一日
若翼日乙卯　孔疏十二日也，王引之云若猶及也
左傳病未及死國語及作若
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史記其三月周公
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　孫星衍云鄭
樂記注達具也營謂營域鄭周禮注云兆為壇之營
域是也　汝綸案史言周公得吉卜事在洛誥

越三日丁巳　孔疏十四日也
用牲于郊牛二　舊傳用牲告立郊位于天以后稷配
故二牛　柯劭忞云周書作雒解乃設丘兆於南郊
以祀上帝配以后稷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　孔疏武成篇云告于皇天
后土孔以后土為地言后土社也以泰誓云類于上
帝宜于冢土故以后土為社也小劉云后土與皇天
相對以后土為地　王鳴盛云周書作雒解乃設丘
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乃建太社于國中其
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黄土是
說此經之事也
越七日甲子　孔疏二十一日也
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舊傳賦功屬役
書　孔疏左傳命役書于諸侯屬役賦丈此傳意出
于彼也
庶殷丕作　汝綸案丕猶斯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　舊傳召公與諸侯出　孫星
衍云以同與

錫周公曰　汝綸案取幣乃復入句絶錫猶言也錫周
公者言于周公也解在堯典師錫帝朱子謂此因周
公以達王是也
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汝綸案旅之言嘉
也書序嘉禾篇旅天子之命周本紀旅作魯魯世家
旅作嘉魯為假字嘉為訓詁字是旅有嘉訓也旅王
若公者嘉王與公也貫下十三字為句嘉其命庶殷
及御事也周公蓋以王命命之故曰王若公越及也
自猶於也解見下稽謀自天越自者及於也詩箋引

無自字此終上營洛之文下乃因營洛而進戒也
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　汝綸案茲此同訓說文此
止也惟使也
曷其奈何弗敬　汝綸案曷其奈何者複語耳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　汝綸案遐者假之借字爾雅
假大也遐終者大終也若左傳之言大泯曹矣此承
上茲命為文
茲殷多先哲王在天　汝綸案茲咨同字魏孔羨碑咨
可謂命世大聖以咨為茲是其證爾雅咨嗟也吳都

經說二之二　卅三

賦注引爾雅舊注嗟楚人發端語也然則茲咨皆發
語詞矣
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　汝綸案越於是也後王賢
王後民賢民也茲滋同字張衡思玄賦滋令德于正
中李賢注滋茂也爾雅茂勉也皇侃論語疏服執持
也茲服厥命勉持先王所受之命也言殷先哲王在
天保佑於是後王後民皆勉持先王所受之　也
厥終　舊傳其終謂紂也
智藏瘝在　鄭云瘝病也　汝綸案智知同字方言知
愈也南楚病愈者或謂之知智藏瘝在言不病者藏
惟病者在也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　汝綸案東京賦夫懷貞節辭
綜注夫猶人人也
徂厥亡出執　汝綸案徂阻通借莊子已死不可徂釋
文作阻是其證韋昭晉語注阻古詛字執者埶之借
字說文埶屋傾下也屋傾句絕言埶為屋傾又訓為
下也廣雅釋詁埶下也此從埶下之訓釋言埶厭也
此從屋傾為義徂厥亡出執者言詛其死亡以出傾

經說二之二　卅四

壓也
其眷命用懋　汝綸案懋者貿之借字皋謨懋遷大傳
作貿是其證言天哀斯民改易殷命也
天迪從子保　王引之云迪用也子讀為慈周語慈保
庶民親也　戴鈞衡云廣雅從就也言天用就而慈
保之也
面稽天若　王引之云面當讀為勔爾雅勔勉也　汝
綸案天若猶天道說在康誥
天迪格保　汝綸案格假同字詩傳云假固也格保者

固保也 又案子保格保疑皆謂賢人毛詩謂尸為
神保楚詞稱巫為靈保保任同義猶遲任周任之類
迪當訓導子猶牧也格猶格人之格言夏殷用賢勸
成王無遺壽耇也
則無遺壽耇 漢書孔光傳作耇老
曰其稽我古人之德 汝綸案我古人猶論語言我老
彭
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戴鈞衡云有讀曰又 汝綸
案矧曰者亦曰也詩箋自由也由於也稽謀自天者

經說二之二 亖

稽謀於天也
其丕能諴于小民 說文諴和也 汝綸案其丕能者
豈不能也大徐說文集韵引丕皆作不
今休王不敢後 王引之云不猶毋也 汝綸案後漢
彭脩傳注休暇也言即今休暇王毋敢緩也猶孟子
之言國家閒暇矣
用顧畏于民嵒 王伯厚云說文顧畏于民嵒多言也
孫星衍云嵒說文讀與聶同緩讀則同喦汝綸案
喦嵒均从品聲義當相同王所見說文本與今異石

部之嵒著其體品部之喦著其訓也
王來紹上帝 汝綸案爾雅來勤也來如洛誥來相宅
之來紹如大誥紹天明之紹卲之借字紹上帝者卜
問上帝也太保卜宅周公又卜瀍澗故曰勤也
自服于土中 鄭云自用也 說苑南宮邊子曰昔成
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
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
王充論衡云雒則土之中也 汝綸案老子注服
得也言卜問于上帝而得洛也

經說二之二 臺

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 汝綸案自猶於也說見
上稽謀自天自時者於此也於此者於洛也詩天立
厥配傳云配媲也廣韵毖告也毖祀告祭也
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 王樹枏云考工記注
中均也 汝綸案史記云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
里均是其義也厥其同訓王氏釋詞其猶乃也成命
定命也白虎通云王者必即土中所以均教道平往
來是此經所云成命也此上皆述周公初議營洛之
言

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　汝綸案鄭周禮注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是服之義為教擾也比俾之借字范甯穀梁傳注介猶近也王氏釋詞于猶如也言即今休暇王先教擾殷人使親近如周人

節性惟日其邁　汝綸案鄭考工記注節猶適也左傳暴陶邁種德杜預注邁勉也言服殷人在節適其性而日勉之

王敬作所　蔡傳讀所字句絕　汝綸案所讀大誥成功所之所鄭禮注所猶道也此王謂允為王者不斥成王言王者以敬為道令不可不敬德也

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　汝綸案服持守也小爾雅歷久也

不其延　汝綸案王氏釋詞其猶之也

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汝綸案王氏釋詞若猶此也小爾雅功事也言我周亦思此二國之命而繼此事也

王乃初服　舊傳言王新即政　汝綸案詩傳服服政事也

因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　孫星衍云貽本作詒詩箋詒傳也　汝綸案應劭漢書注哲明也哲命者明命也

知今我初服　汝綸案經言今天將命哲乎命吉凶乎命歷年乎皆不可知可知者今我王初服政事耳上文省不可知字或以知為語詞非是

肆惟王其疾敬德　汝綸案肆惟王者故願王也爾雅惟願思也韓詩惟念也鄭詩箋願念也是惟願同訓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汝綸案之是也言祈天永命惟德是以也

亦敢殄戮用乂民　汝綸案此連上十八字為句言願王勿以小民過為非法亦遂殄戮以斬艾民也乂艾同字

若有功　王引之云小爾雅若乃也

位在德元　汝綸案位居也高誘呂覽注於猶在也是在於同義鄭禮注元善也位在德元居於德善也德元如堯典所云惇德允元矣

小民乃惟刑用於天下　王念孫云爾雅刑常也　汝綸案王氏釋詞惟猶以也用者庸之借字皋謨五刑五用後漢書作五庸是其證廣雅庸和也言願王居於德善小民乃以常和于天下也終上誠于小民之指

式勿替有殷歷年　汝綸案說文替廢一偏下也謂替訓為廢又訓為偏下也六書故引說文云替廢也一曰偏下也文義尤備左傳桓二年兄其替乎僖二十四年又替隗氏定十五年卑俯替也魯語令德替矣

經說二之二　覃

晉語君之冢嗣其替乎楚語前世之崇替此諸替皆應訓偏下解者但知替為廢故多失之式勿替有殷歷年者不偏下于有殷歷年也

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　江聲云以猶與也　汝綸案讎民猶曰儔人古者君臣相友故康誥言矧惟若疇詩言公侯好仇讎與疇仇并通讎民謂諸侯百君子謂百執事友民謂民也友有同字語詞也皋謨左右有民與此友民同

保受王威命明德　汝綸案保受者任受也鄭周禮注保猶任也此召公以和輯天下自任之辭

王末有成命　孫星衍云孔晁周書注末終也

我非敢勤　汝綸案鄭儀禮注敢昧冒之辭高誘呂覽注勤憂也此蓋皆憂勤之旨故言我非昧冒憂勤也

惟恭奉幣用供王　戴鈞衡云七字為句

能祈天永命　汝綸案高誘呂覽注能而也

洛誥

史記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

經說二之二　亳

焉曰吉遂國之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匔匔如畏然　王樹枏云周本紀還政在營洛前魯世家還政在營洛後者史公記事或逆或順隨文多變非牴牾也

朕復子明辟　王安石云復如復逆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成王　程子云復子明辟猶言告嗣天子王也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　汝綸案如弗敢及者急詞

也爾雅及與也左傳與謀曰及大戴君子見善恐不得與焉恐不得與與此如弗敢及義同也毋下十字為句言王急欲營洛也爾雅基始也高誘呂覽注定成也天基命定命謂營洛也營洛而推大之以為天基命定命者即周書度邑解所云定天保也下相宅云敬天之休與此同

予乃胤保大相東土　蔡傳予乃繼太保而往　汝綸案君奭篇二公對言而呼其名此在王前而稱其官古人簡直無定例也大相猶召誥之言達觀鄭禮注

大猶徧也

其基作民明辟　汝綸案其猶將也爾雅基謀也說文作起也高誘齊策注明審也爾雅辟法也作民如周禮鄭師之言凡作民謂起人徒也明辟如王制之言正刑明辟謂審法式也大誥既厎法與此明辟正同其基作民明辟者將謀起人徒審法式也

予惟乙卯　鄭云我以乙卯日　汝綸案王氏釋詞惟猶以也

朝至於洛師　汝綸案大傳古者處師八家而為鄰三鄰而為朋三朋而為里五里而為邑十邑而為都十都而為師州十有二師焉是十都為師處師即下經居師也洛師猶言洛邑洛都

我卜河朔黎水　汝綸案蘇軾以黎為黎陽非也卜洛無緣至黎陽此河朔當即春秋之河陽黎水疑即水經注之濝水漢光武遣王梁守濝關獻帝自陝北度安邑東出濝關即其處也黎濝聲近西伯戡黎史記作阢大傳作耆耆阢并與濝音近先卜黎乃卜瀍澗者以武王遺命北望嶽鄙顧詹有河故先卜河北也

我乃卜瀍水東　汝綸案乃始也

惟洛食　汝綸案東京賦召公相宅卜惟洛食是卜為周召所同也薛綜東京賦注惟有也食謂吉兆

伻來　羣經音辨作平來云平使也

以圖　汝綸案以與同字高誘呂覽注與猶歸也以圖歸圖也

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汝綸案史記魯世家敬復之集解作振是敬與振通鄭周禮注振拼也拼敬同字敬天之休承天之休也左傳以禮承天之休杜

預注休福祿也爾雅來勤也來相宅勤相宅也
其作周匹休　汝綸案釋名匹辟也爾雅疏引尸子云
辟大也匹休大慶也爾雅休慶也
來視予卜休恒吉　汝綸案來視者還示也高誘秦策
注來猶還也卜休者卜定也詩傳休定也恒吉者徧
吉也詩傳恒徧也
我二人共貞　馬云貞當也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鄭詩箋引此經云君臣
同福祿也　戴鈞衡云以與也

拜手稽首誨言　江聲云上拜手稽首史官所記此則
成王自道已拜非有二拜也
周公曰王　汝綸案王字句絕呼而告之之詞猶下王
曰公也
肇稱殷禮　王安石云殷讀如五年再殷祭之殷　蔡傳
殷盛也　孫星衍云釋詁肇始也釋言稱舉也此言
新邑應行之事非已舉行也
咸秩無文　王引之云文當讀為紊漢書翟方進傳正
天地之位昭郊祀之禮定五時廟祧咸秩無文風俗

通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盤庚釋
文紊徐音文是文紊古同音故借文為紊　汝綸案
楊雄美新云欽修百祀咸秩也咸秩與洪業廣德上
儀對文咸如咸池之咸謂備也秩如秩宗之秩謂常
敘之典禮咸秩者備典也
予齊百工　汝綸案史記集解齊速也詩傳速召也
伻從王于周　汝綸案周鎬京也下即辟于周同此經
言周皆謂鎬言新邑謂洛說者以周為成周非是此
言使百工自周從王來洛也

予惟曰庶有事　江聲云有事祭也春秋傳曰天子有
事於文武又曰有事於武宮
今王即命　汝綸案即命者就洛邑而命公也
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汝綸案記已同字禮表記引
詩彼記之子晉語作已是其證功謂營洛之功役記
功即已功猶言竣工也廣雅宗衆也漢書注以由也
由因也以功者因功也詩箋作行也言王命竣功後
衆因功役而行大祭王不至洛親行祭也
惟命曰　汝綸案惟命者又命也薛綜訓惟為有有又

同字
汝受命篤弼　汝綸案受命受武王顧命也篤弼與君
奭言篤棐同篤讀為督受命篤弼謂受顧命督責以
輔弼之任也
丕視功載　汝綸案丕語詞同茲猶今也左傳命役書
于諸侯此功載猶彼文役書也
乃汝其悉自教工　大傳作學工云學效也又云當其
效功也于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
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

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
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
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　汝綸案禮記疏乃
者言之助也鄭禮注自率也悉有者悉率也教工即
効功功事也効事謂奉祭祀也月令凡天下九州之
民無不各献其力以洪寢廟之事與大傳說此經義
同此周公述成王之言汝者汝周公也言視役書所
列諸侯汝其悉率以奉祭祀也此成王以廟享之禮
委之公也此上乃周公請王至洛行祀事而王執謙

退命周公攝祭後文秬鬯明禋卒行王命新邑烝祼
王亦自來盍兩從之
孺子其朋　後漢爰延封事云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
汝綸案此望文生訓也朋當讀為馮集韻倗淜弁
通作馮韓策公仲朋史記集解作馮是朋馮通借鄭
儀禮注馮服膺之史記索隱馮持念之意孺子其朋
猶言帝其念哉戒王之詞也
其往　舊傳戒其自今已往
無若火始燄燄　梅福上書云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埶

陵于君權移于主然後防之亦無及矣顏師古注庸
庸微小皃　段玉裁云炎庸雙聲左傳注引書作炎
炎漢書叙傳炎炎燎天亦允不陽
厥攸灼　孫星衍云廣雅釋詁灼爇也
叙弗其絕　汝綸案鄭周禮注叙更也王氏釋詞其猶
之也叙弗其絕言更不之絕也此戒王慎終于始也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　汝綸案厥語詞也詩厥初生民
楊雄美新作爰初生民是厥爰同義詩傳彝常也說
文及逮也廣雅撫有也小爾雅如適也撫事如予猶

詩之言王事適我厥若㪅及撫事如予君言若常識有事適我也此戒王居安思危也

惟以在周工往新邑　汝綸案以與也公在新邑而言往者據王及在周之官立文也說文往之也廣雅往至也不對來為文

伻嚮即有僚　孫星衍云嚮俗字易嚮晦釋文嚮本作向詩傳即就也　王引之云有僚猶有虞有夏之有語助也

明作有功　王引之云明與孟古同聲而通用爾雅孟勉也

惇大成裕　汝綸案惇大者致泰也高誘淮南注敦者致也荀子天下大而富楊倞大讀為泰詩傳裕饒也

汝永有辭　汝綸案辭猶聲也封禪文千載無聲此永有辭謂永有聲也此上周公仍請王與在周臣工到洛也

公曰　汝綸案此經公曰王曰往往辭義未終以後文足成前簡并非更端乃史官記其丁寧反復之旨他篇如微子康誥多士無逸君奭等皆此例說者或謂

非一時之言未明史例也

惟終　俞樾云終讀為崇

汝其敬識百辟享　舊傳奉上之謂享　汝綸案敬識宜識也文選注引薛君章句云敬宜也

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孟子云為其不成享也　鄭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者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　汝綸案甘泉賦注惟是也王氏釋詞曰猶為也惟曰不享者是為不享也惟不役志于享者是不用意于享也

凡民惟曰不享　汝綸案東京賦注惟有也凡民惟曰不享者衆人有為不享也

惟事其爽侮　汝綸案侮務同字借為瞀莊子大宗師務光外物讓王皆作瞀光是其證爽侮者爽瞀也廣雅爽敗也王逸楚詞注瞀瞀亂也瞀又通作霿漢五行志服虔注霿音人備霿

乃惟孺子頒　汝綸案頒說文作攽攽頒并與粪同說文粪賦事也讀若頒

朕不暇聽　汝綸案暇者假之借字高誘呂覽注假攝
也誘齊策注聽治也暇聽者攝治也
朕教汝于棐民彝　汝綸案爾雅于於也高誘呂覽注
於猶在也民彝民之秉彝也見康誥爾雅棐俌也俌
民彝教民也猶孟子之言輔之翼之也
汝乃是不蘉　鄭云蘉勉也　錢大昕云釋詁孟勉也
釋文蘉莫剛反則蘉即孟　王引之云乃猶若也
乃時惟不永哉　汝綸案王氏釋詞乃猶則也乃時惟
不永則是為不永也

篤叙乃正父　汝綸案篤與壽同廣雅壽安也王引之
說時叙為承順篤叙者安順也正與政同正父猶農
父圻父謂執政也言能安順汝執政則人誰不如我
皆不敢廢王命也
汝往敬哉　汝綸案往如上其往之往皇侃論語疏往
猶後也
茲予其明農哉　汝綸案漢書成帝紀先帝劭農此明農
與彼劭農同明劭皆訓勉周公以大政歸成王以勤
農自任葢辭重柄就閒處

彼裕我民　汝綸案彼者被之借字揚雄𡪢新廣被㨗紳
講習言諫箴誦之塗靈臺碑德被四表皆以彼為被是
其證王逸楚詞注被覆也廣雅裕容也彼裕者覆容也
無遠用戾　舊傳言皆來　汝綸案此上戒王朝享宜
慎已將還政也
公明保予沖子　戴鈞衡云明保者勉輔也文王世子保
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是保有輔義
公稱丕顯德　王引之云詩傳不顯顯也不與丕同皆
語詞　汝綸案爾雅稱好也

以予小子揚文武烈　戴鈞衡云齋策句欲以齊事王
注以猶使也爾雅揚續也
奉答天命　大傳答作對　孫星衍云答對聲之緩急
和恒四方民　汝綸案王引之說周禮和布為宣布詩
傳恒徧也旬徧也是此經和恒猶詩之言旬宣爾雅
之言宣徇也莊子盜跖篇恒民畜民恒民即用此經
字莊子釋文恒作順是恒順通訓也
居師　汝綸案洛師單文稱師猶周京單文稱京也書
帝河亶甲居相孔疏到彼新邑謂之居居師謂到洛

也此下言到洛後政事一以委公也
惇宗將禮　蔡傳將大也　戴鈞衡云宗讀曰崇牧誓是崇是長漢書谷永傳崇作宗　汝綸案淮南注敎致也
稱秩元祀　舊傳舉秩大祀
惟公德明　汝綸案舊傳讀明字句絕是也潘元茂九錫文周公光於四海陸機豪士賦序稱周公光于四表皆以光字下屬為句德明者德盛也高誘淮南注明猶盛也

光于上下　汝綸案光充也光于上下充于天地也
勤施于四方　汝綸案大傳勤施下無于字是也此經皆四字為句
旁作穆穆　江聲云大傳旁作穆穆至于海表此旁作穆穆為句釋詁穆穆美也　段玉裁云廣雅方大也旁大也楊雄美新旁作穆穆
御衡不迷　江聲云釋文逕馬鄭王皆音魚據反則本皆作御漢獻帝禪位詔御衡不迷四字為句　汝綸案御衡以車喻也衡如論語倚衡之衡

文武勤教　江聲云六月詩文武吉甫崧高詩文武是憲傳皆解為有文有武此經文武亦當如是解　汝綸案教效也
予沖子夙夜毖祀　孔疏左傳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猶是也　汝綸案說文毖慎也此王聽公言允來洛自祭
公功棐迪篤　汝綸案爾雅迪作也周易馬注篤治也篤篤同字棐迪篤者輔作治也
予小子其退即辟於周　汝綸案周鎬京也此推言到

洛後事承上居師為文非此時王已至洛也此篇乃周公在洛成王在鎬往來問答之詞諸儒或言周公還鎬或言成王到洛經皆無明文不可信謂文有脫誤者亦非
命公後　蔡傳留周公治洛謂之後者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為魯侯者非是費誓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就國蓋已久矣　汝綸案史記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安得謂此時始為周公立後耶

四方迪亂　汝綸案迪亂作亂也是時淮夷奄薄姑未
平
未定于宗禮　汝綸案宗禮猶宗盟之宗是時禮樂未
制作據史記周本紀伐淮夷殘奄之後始興正禮樂
制度於是改大傳言六年制作禮樂七年致政非也
亦未克敉公功　汝綸案敉謀也大誥敉寧武圖功莽
誥作謀謀公功謂酬庸也其後賜天子禮樂以康周
公是其事也
迪將其後　汝綸案迪猶用也高誘呂覽注將主也
監我士師工　舊傳監篤我政事衆官　汝綸案監猶
守曰監國之監此即留後之責舊傳監篤者借篤為
督也
誕保文武受民　汝綸案鄭注保章氏云保守也此留
洛之事也
亂為四輔　朱子云四輔猶四鄰　汝綸案四輔謂四
輔之任非有四人也鄭詩箋周公復成王之政遜避
欲老成王又留之以為太師為四輔即太師也王引
之云亂者率之借字下同

公定　蔡傳定爾雅曰止也
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　汝綸案江孫皆讀九字為句
是也已以同字漢書劉向傳注以由也莊子釋文將
順也詩箋祗安也言我往者由公功乃能敬順安悅
也
公無困我　舊傳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　蔡傳漢書
兩引公無困我當從我為正
我惟無斁　江聲云說文斁解也謂懈倦
其康事公　汝綸案康長也解在康誥江孫皆以事公連
文是也
勿替刑　汝綸案爾雅刑常也言將長久事公不改舊
常也
四方其世享　汝綸案享奉上也言四方諸侯將世世
來享也此上成王留公治洛
王命予來　蔡傳來者來洛邑也
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鄭云烈威也　段玉裁云
孔釋恭為奉則恭本作共　汝綸案詩傳共法也弘
朕猶論語之言博我詩箋弘廣也班固兩都賦弘我

以漢京用此文也乃光烈考武王弘朕共者謂武王
告我之法周書度邑解武王曰嗚呼旦維商邑皆屬公
朔遠天室是其事也
孺子來相宅　汝綸案此亦推言後事是時王尚未來
也
其大惇典殷獻民　汝綸案惇典連綿字猶鎮撫也惇
為殷之借字周書武順解一卒居後為惇孔晁注惇
讀為殷是其證詩傳殷鎮也釋名典鎮也是惇典同
義廣雅鎮安也撫也故惇典為鎮撫也
萬邦咸休　汝綸案廣雅休喜也
惟王有成績　汝綸案此上喜王允到洛
以多子　舊傳以眾卿大夫　孔疏大夫皆稱子
蕭前人成烈　汝綸案廣雅蕭理也
答其師　汝綸案答為合之借字左傳既合而來奔以
合為答史記貨殖傳鹽豉千答以答為合是合答同
字答其師合其眾也
作周孚先　孔疏欲令成王行善政為後世賢王所推
先公與群臣盡誠節為後世賢臣所推先也

考朕昭子刑　汝綸案高誘淮南注昭道也即爾雅詔
導之訓爾雅又云詔導勸也說文勸助也昭子者助
子也廣雅刑治也考朕昭子刑者成我所助子之治
也子者子明辟也
乃單文祖德　汝綸案單殫同字一切經音義引書緯
正作殫注云殫盡也爾雅釋文引字林單極盡也史
記春申傳王之威亦單矣與此單同此上周公允自
留洛
伻來毖殷　汝綸案毖勞也說見大誥廣雅殷眾也毖
殷勞眾也
乃命寧予　汝綸案寧讀如歸寧之寧子於父母為寧
君於臣亦謂之寧者上下不嫌同詞也寧予句絕與
下秬鬯二卣文不相蒙
以秬鬯二卣曰明禋　王安石云使之明禋於文武
汝綸案以與也謂授予也授之秬鬯使致祭也王使
之來凡三事勞眾一也寧周公二也命祭文武三也
拜手稽首休享成王授使之辭
予不敢宿　林之奇云宿與已受命君書不宿于家之

宿同

惠篤叙　汝綸案惠者詞之惟也君奭篇予不惠若茲多誥即酒誥之予不惟若茲多誥也詩旨惠其寧旨惟其寧也篤叙安順也

無有遘自疾　汝綸案有或同字詩箋自由也由於也無有遘自疾無或遇於疾也

万年猒于乃德　馬云猒飫也　汝綸案鄭禮記注德猶福也

殷乃引考　汝綸案爾雅引長也漢書郊祀志注考壽也引考長壽也此答王勞衆寧巳之詞

王伻殷乃承敘　汝綸案王氏釋詞乃與能同義互用承敘承順也承敘句絕與上篤敘對文万年下屬為句

万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汝綸案爾雅觀示也呂覽博志篇此所以觀後世也高誘注觀示也爾雅懷至也懷德至德也法言漢德其可謂允懷矣用此經也戴鈞衡云子孔傳訓子孫是也荀子正論聖人之子也注子子孫也

戊辰　漢律歷志三統云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故洛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

王在新邑烝　釋文鄭讀王在新邑烝絕句

祭歲　汝綸案祭歲祈年也月令孟冬之月祈年于天宗臘先祖鄭注或曰祈年或言臘互文是祈年于先祖為臘也周禮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故于烝之日可祈年也詩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是祈年于先祖之證

王命作冊逸祝冊　孔疏王命作策者命有司作策書也讀策告神謂之祝逸祝冊者使史佚讀策書也

惟告周公其後　蔡傳惟告周公留守其後之意重其事也

王賓殺禋咸格　江聲云王賓諸侯助祭者郊特牲云諸侯為賓灌用鬱鬯　汝綸案詩傳禋祀也鄭儀禮注古文格為嘏禮記注嘏者祝為尸致福于主人之詞也王賓殺禋咸格者言助祭諸侯於殺牲時祭時皆祝嘏也

王入太室祼　蔡傳太室清廟祼鬯告神　孔疏祼者

灌也王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于
地因奠不飲謂之祼
逸誥　汝綸案誥即上祝冊也誥告同字周禮大祝三
曰誥杜注誥當為告
惟七年　舊傳自戊辰以下史所終述　汝綸案此史
文逆敘年月日之例戊辰者記日也在十有二月者
記月也惟七年者記年也誕保文武受命者留治洛
也言王留周公于洛事在七年也

多士　尚書故第三冊
史記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逸
賈逵云遷邶鄘之民於成周　汝綸案多士毋佚
同時并作本紀敘多士兼及毋佚世家敘毋佚兼及
多士
周公初于新邑洛　舊傳始於新邑洛　汝綸案爾雅
于於也高誘呂覽注於猶在也言初者以奔楚新歸
也說具無佚篇
弗弔　汝綸案弗弔猶言無祿解在大誥

我有周佑命　汝綸案陸德明易釋文佑配也佑命猶
詩之言配命廣雅配當也
勑殷命　汝綸案勑陟同字陟得也解在皋陶謨勑殷命
得殷命也
終于帝　汝綸案鄭儀禮注于猶為也爾雅帝君也史
記武王克殷貶帝號號為王云貶為王則實為帝矣
帝之與王對文則別散文則通史記此篇云帝無不
配天者論衡說上帝引佚為舜禹詩傳上帝板板上
帝甚神皆以上帝為王是帝王通訓也終于帝者終

為王也
肆爾多士　汝綸案肆猶告也解在康誥
敢翼殷命　馬云翼取也　段玉裁云訓取者讀翼爲
弋也孔作弋者因馬王之說改經字也弋翼古音同
部
惟天不畀允罔固亂　孫星衍云釋言允佞也論語罔
之生也何氏注罔誣罔也孔安國論語注固蔽也
高誘呂覽注亂惑也　汝綸案惟乃也爾雅畀予也
畀爲錫與之與亦爲助與之與不畀者不助與也

我其敢求位　戴鈞衡云其讀曰豈
惟我下民秉爲　汝綸案周書謚法解秉順也爲讀如
祭統不求其爲之爲高誘秦策注爲助也秉爲者順
助也我我周也
惟天明畏　孫星衍云畏同威廣雅畏威也
上帝引佚　汝綸案廣雅引道也薛綜西京賦注引謂
納之於此高誘淮南注佚安也呂覽注逸安也佚逸
同字論衡語增篇云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
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又自然篇云上帝
引佚謂舜禹也
則惟帝降格　舊傳天下至戒以譴告之　汝綸案格
假同字假猶告也解在湯誓孔光說惟先假王以假
為譴告此傳亦言下至戒以譴告與光說同此漢人
舊詁也
嚮于時夏　汝綸案嚮于時夏猶言相古先民有夏也
嚮饗同字禮郊特牲相饗之也是嚮與相通訓也爾
雅相視也
弗克庸帝　汝綸案小爾雅庸償也弗克庸帝謂帝之
譴告不能償也左傳西鄰責言不可償也

大淫屑有辭　馬云屑過也金履祥云辭者祝史昭告
之辭　汝綸案江聲依多方讀大淫爲句屑有辭爲
句大讀爲泰淫侈也大又汏之借字左傳伯石之汏
杜注汏驕也
降致罰　汝綸案廣雅致至也至罰者極罰也
俊民甸四方　蔡傳甸治也義本詩傳　姚永樸云俊馴訓順
古通用俊民甸四方謂順民治四方耳
罔不明德恤祀　史記自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明德

帝無不配天者　王念孫云恤慎也　汝綸案史記恤作率者恤率聲近史記弟子傳曹卹字子循是借卹為率也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　孫星衍云說文建立也　汝綸案丕讀如蟄蟲坯戶之坯培之假音也爾雅艾相也乂與艾同丕建保乂四字連文

殷王亦罔敢失　汝綸案史記帝無不配天者是以帝字下屬讀自失字絕之也失佚同字罔敢失者猶云罔敢自暇自逸即下所云勤家也

帝罔不配天其澤　孫星衍云趙岐孟子注澤祿也戴鈞衡云其猶之也　汝綸案上言王此言帝者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也

誕罔顯于天　汝綸案不明于天不知天也

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　戴鈞衡云有讀曰又　汝綸案高誘秦策注聽察也皇侃論語疏念猶識錄也聽念謂察錄也

誕淫厥泆　史記泆作佚

罔顧于天顯民祇　史記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　王引之云厥語助也誕淫厥泆誕淫泆也　汝綸案天顯猶天明天威明也民祇猶民病解幷在大誥

惟時上帝不保　汝綸案惟時者以是也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史記其民皆可誅　江聲云有辭于罰言有可數之罪

丕靈承帝事　孫星衍云詩箋靈善也　汝綸案丕奉也

割殷　孫星衍云高誘齊策注割取也

告勑于帝　汝綸案勑與陟騭升同洪範陰騭史記作陰定告勑者告定也告定者告成也

惟我事不貳適　汝綸案詩誰適為容傳適主也不貳適主于一也下奉德不康寧即所云貳適也

惟爾王家我適　汝綸案我適歸我也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　汝綸案其曰者豈曰也惟雖同字

我不爾動自乃邑　汝綸案此七字為句文選高唐賦注動驚也謂征討以憚驚之也自猶於也解在召誥

言予豈曰雖爾大無法度我不憚驚爾于爾邑乎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汝綸案孫炎爾雅注
即猶今也爾雅戾定也呂叔玉國語注肆遂也正征
同字言我亦念天今于殷已大定矣遂不征也
予惟時其遷居西爾　汝綸案惟時者以是也其猶乃
也遷居西爾遷爾居西也既不能聽汝無度又不欲
征討故遷爾也
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　汝綸案廣雅奉持也奉德猶
云執德

時惟天命元　汝綸案惟猶乃也高誘呂覽注元善也
命元猶召誥之言命哲也今作無違者淺人妄改也
王樹枏云元字誤當作無違
朕不敢有　汝綸案此四字為句鄭禮記注有猶專也
孔廣森亦讀有字絕句
今爾又曰　戴鈞衡云又有同字有猶或也
廸簡在王庭　孫星衍云釋詁廸進也詩箋簡擇也
予一人惟聽用德　戴鈞衡云聽察也　汝綸案折殷
民之言止此句

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汝綸案爾雅肆今也趙岐孟
子注求取也　蔡邕典引注天邑天子邑也
予惟率肆矜爾　王念孫云率用也　段玉裁云論衡
作予惟率夷憐爾夷肆古音同部憐矜古音同部
汝綸案惟猶亦也肆矜者閔憐也薛綜東京賦注肆
勤也穀梁傳勤雨者閔雨也是肆有閔義也夷憐者
傷憐也易序卦夷者傷也
非予罪　汝綸案承上求爾于天邑為文言今予敢俘
取爾于天子之邑予亦用閔憐爾然非予罪是乃天

命也
王曰多士　漢石經多士上有告爾二字
昔朕來自奄　孫星衍云周本紀誅管蔡在攝政時踐
奄在作多士無逸之後史公所用孔安國古文說管
蔡流言時奄君亦與知尚書大傳載其事故此篇述
朕昔來自奄其時未及誅奄君也若大傳云二年克
殷三年踐奄則踐奄乃周公與書序成王踐奄不合
且大傳有揜誥在君奭之後奄既滅于攝政三年此
時又何誥宜以史公所序為是

予大降爾四國民命　王鳴盛云詩四國是皇彼傳云
管蔡商奄也降命謂下令也
我乃明致天罰　汝綸案王氏釋詞乃猶則也
移爾遐逖　戴鈞衡云周書作雒解凡所征熊盈族十
有七國俘殷獻民遷于九畢與分魯六族分衞七族
為一時事非此遷雒也
比事臣我宗多遜　汝綸案比者俾之借字詩克順克
比樂記比正作俾事臣我為句與服奔走臣我文同
廣雅宗衆也宗多遜者衆多順也來自奄以下至此

追言舊事
予惟時命有申　汝綸案時命者是命也是命者即昔
時移爾遐逖之命也有申者又申也
予惟四方罔攸賓　漢石經罔作亡賓作實　馬云賓
卻也舊傳無所賓外　馮登府云賓作實見魏孔羨
碑
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汝綸案攸悠同字
久也惟猶願也解在召誥予惟者我願也亦惟者亦
願也願多士久臣順我如昔時也

爾乃尚有爾土　呂祖謙云此蓋分之以田也　王引
之云乃猶其也　汝綸案鄭禮記注有猶保也
爾乃尚寧幹止　汝綸案爾雅寧靜也廣雅幹安也寧
幹者靜安也詩傳止辭也史記倉公傳不可曲止索
隱止語助也
天惟畀矜爾　汝綸案爾雅畀賜也天惟畀矜爾天亦
賜憐汝也
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　漢石經洛作雒　馮登府云
洛雒通見文選江賦注　汝綸案廣雅幹事也薛綜

東京賦注事業也有幹有業事也有年有壽命也
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汝綸案乃猶其也
王曰又曰　汝綸案又曰猶有若也說在君奭篇
時予乃或言　汝綸案時讀如明時朕言之時王引之
說時為承是也乃猶此也莊子子無乃稱晏子非酒
子耶謂此稱此子也皇侃論語疏或常也時予乃或
言者承我此常言也
爾攸居　汝綸案畢以田云說文逌字讀如攸義與乃
同高誘呂覽注居安也爾攸居者汝乃安也

無逸

史記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沉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亦者承上金縢藏策為文）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泆乃作多士作毋逸　孫星衍云蒙恬傳亦與魯世家同蒙恬見百篇之書未可以為謬誤然則周公居東之後又有被譖奔楚事在作多士之前洛誥之後矣故云昔朕來自奄琴操云周公因誅管蔡之後有譖公于王者言公專國大權詐策謀將危社稷不可置之成王聞之勃然大怒欲因周公周公乃奔於魯而死云周公被譖在誅管蔡之後與史記說同云奔魯而死或誤傳耳

周公曰嗚呼　鄭云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

君子所其無逸　汝綸案其者基之借字爾雅基謀也詩夙夜基命禮記作其命是基其通借之證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　漢石經穡作嗇逸作劮　馮登府云廣雅劮戲也　汝綸案乃猶而也此九字為句以乃逸二字別為句者非此篇非論稼穡言此者借稼穡為喻也下乃申言之

則知小人之依　王引之云依隱也古依隱同聲說文衣依也白虎通衣者隱也

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　汝綸案此十二字為句與上相對為文以乃逸屬下讀者非

乃諺既誕　漢石經諺作憲誕作延舊傳叛諺不恭孫星衍云論語集解引鄭注子路之行失于吸喭也皇侃疏引王弼云喭剛强也劉逵魏都賦注叛換猶恣睢也則吸喭為恣睢强悍之義諺作憲者詩傳憲憲猶欣欣也廣雅誕訑也　馮登府云延誕省文汝綸案既亦乃也既雨既處猶乃雨乃處也乃武乃文猶既武既文也史記子孫驕奢以驕奢釋諺誕也吸喭是驕義也廣雅誕訓訑孟子訑訑奢義

否則侮厥父母　漢石經否作不　王引之云玉篇不詞也經傳或作丕或作否不則猶於是也

曰昔之人無聞知　史記毋逸稱為人父母為業至長

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為人子可不慎乎
昔在殷王中宗　鄭云中宗謂大戊也
嚴恭寅畏天命　史記寅作敬馬本嚴作儼　汝綸案
舊傳讀六字為句是也嚴恭寅畏天命者敬天命也
詩殷武傳嚴敬也爾雅恭寅敬也廣雅畏敬也是嚴
恭寅畏皆言敬也盄和鐘銘云嚴恭寅天命與此同
自度治民　漢石經度作亮治作以　段玉裁云史記
作以今史記各本皆作治　舊傳用法度為政　汝綸案舊傳
讀此四字為句是也石經度作亮疑傳寫本步下亮

陰字而誤未必石經本然也自度以民用法以民也
戴記置法以民本此經為說也
祗懼不敢荒寧　史記祗作震　汝綸案震振同字故
夏本紀祗作振此文祗作震也
其在高宗　鄭云高宗謂武丁也
時舊勞于外　史記舊作久　中論時作寔　孫星衍
云釋詁時是也公羊傳寔來者是人來也時寔同義
汝綸案史記舊作久者小爾雅舊久也
爰暨小人　史記爰暨作為與　鄭云武丁為太子時

殷道衰為其父小乙將師役于外與小人之故言知
其憂勞也　汝綸案玉篇爰為也與讀莊子人之兒
有與也之與為與小人為偶于小民也
作其即位　王引之云作猶及也
乃或亮陰　史記作乃有亮闇　大傳作梁闇說云高
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　鄭云諒闇轉作
梁闇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
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又注大傳云闇讀如鶉
鵪之鵪謂廬也馬其昶云易釋文或常也

言乃雍　史記雍作讙　劉向云殷道既衰高宗承敝
所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　汝綸案劉向所云天
下應之者釋讙義也荀子儒效篇天下應之如讙是
其義也漢書霍光傳注讙衆聲也鄭坊記注改讙為
歡者非是作雍者爾雅雍雍聲音和也通作噰爾雅
噰聲也是雍與讙同義以聲之相應為譬況之詞也
嘉靖殷邦　史記作密靖殷國　段玉裁云東觀漢紀
序云密靜天下容于小大高宗之極至也與史記正
合　汝綸案嘉假通借詩傳假嘉也史記作密者詩

傳毖安也安固義近
至于小大　鄭云小大謂万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大小
皆無怨王也　汝綸案至當依東觀漢紀作容此涉
後文至于小大而誤也
無時或怨　史記作無怨　汝綸案無時或怨無之有
怨也時猶之也爾雅時是也之是通訓無之有怨與
荀子正名篇無之有也文法正同史公於尚書所芟
汰者皆語詞也
肆高宗之享國　漢石經享作饗

五十有九年　史記作五十五年　漢石經作百年
其在祖甲　鄭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　段玉裁云魯
世家祖甲在高宗之下而漢石經高宗之饗國百年
自時厥後洪氏云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當在中宗
之上是今文與古文大異漢書王舜劉歆曰於殷大
甲曰大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毋逸之
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據此則今文當云昔在殷王
大宗其在中宗其在高宗今本史記或淺人用古文
改之帝甲非賢主　汝綸案此段臆說也石經殘缺

不知今文何如史公自用古文說王肅改祖甲為大
甲不義為王久為小人于外不似大甲事寔也殷本
紀祖甲立是為帝甲是祖甲名也非祖宗之祖史于
此文後檃括多士之文云自湯至于帝乙云云以帝
乙在祖甲後故聯多士無逸二篇之文以自成首尾
詩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傳云帝乙以上是也說者
又以多士帝乙為祖乙以祖甲為大甲皆妄改人名
舍經就傳殷本紀帝甲淫亂帝乙立殷復衰蓋據世
紀為說所謂网羅放失舊聞畧推三代不必與尚書

盡合三代世表云古文咸不同乖異正謂此類也
不義惟王舊為小人　史記舊作久句下有于外二字
鄭云祖甲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
為不義逃于人閒故云久為小人　汝綸案依王肅
以祖甲為大甲則此不義惟王當訓不善為王然不
明言放但言久為小人于外下文始言即位似為小
人在即位之前今石經殘缺史記立文次第與尚書
合自當依鄭說解之
能保惠于庶民　史記惠作施庶作小　孫星衍云韋

昭晉語注施惠也
不敢侮鰥寡　史記無敢字
自時厥後　王引之云厥猶之也　汝綸案漢書鄭陽
傳注後猶下也殷之逸王有在三宗前者此以高下
為文不以先後為義祖甲後五傳而至紂不得有十
年七八年五六四三等數代也
惟耽樂之從　漢書鄭崇傳論衡中論之并作是
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　鄭崇傳論衡并無自厥後三
字或作有後書荀爽傳亦作有

或四三年　杜欽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害生也　中論
作三四年
文王卑服　馬本卑作俾　汝綸案卑服猶從習也卑
者俾之借字爾雅俾從也荀子宥坐篇卑民不迷校
官碑卑爾熾昌皆以卑為俾戴記君子之服之鄭注
服猶習也卑服之為從習者猶詩之言克順克俾也
即康功田功　汝綸案爾雅康苛也苛如陸賈好苛禮
之苛苛功者細事也田功者大事也詩傳田大鼓也
是田有大義也　又案大玄天甸其道甸其道疑與

此田功同范望注甸之言挺也據此康功當讀如大
王荒之之荒詩傳荒大也即訓為則言文王從習祖
考之道則荒而甸之也
徽柔懿恭　漢石經徽柔懿共　汝綸案五帝紀以慎
徽為慎和是徽訓和也懿猶抑也懿恭即抑畏也廣
雅畏敬也爾雅恭敬也是恭畏同義
懷保小民　漢石經民作人　汝綸案古民人通借或
說人為唐諱改者誤矣典引懷保鰥寡之惠蔡邕注
懷安也保養也

惠鮮鰥寡　漢石經作惠于矜寡　汝綸案惠鮮猶惠
于也于鮮皆語詞詩箋齊魯之閒鮮聲近斯說文𩇓
鮮聲讀若斯惠鮮者惠斯也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　國語遑作皇　汝綸案
成陽靈臺碑云日稷不夏
用咸和萬民　汝綸案韋昭晉語注咸徧也和讀為宣
說見盤庚爾雅宣徇徧也咸和即詩所云旬宣也或
說咸為諴咸和即諴于小民之義者非是此與召誥
異指不以和民為義

以庶邦惟正之供　楚語無以庶邦三字正作政供作
恭　汝綸案高誘秦策注以猶使也鄭士喪禮注正
善也詩傳共法也以庶邦惟正之供者使衆國惟善
是法也政與供恭皆假借字
文王受命惟中身　鄭云受命受殷王嗣位之命中身
謂中年　汝綸案惟是也
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漢
石經酒以上缺　毋劮于遊田維二字闕　共　漢書谷永傳
其毋淫于酒毋逸于遊田　鄭云淫放恣也淫者浸

經說二之三　十八

淫不止　汝綸案則法也其其文王也又案此經谷
永傳與石經同無以萬民三字又與楚語引上經同
當依改鄭注浸淫不止亦似以酒言
無皇曰　漢石經毋兄曰　汝綸案王逸楚詞注皇皇
惶遽皃廣雅惶惶劇也皇惶同字劇遽同字是皇有
遽義也廣雅況狂也楚詞注狂猶遽也兄與況同是
兄有遽義也無皇曰者無遽曰也上不遑暇食楚語
作皇謂不遽暇食也下皇自敬德言遽用敬德也秦
誓我皇多有之我遽多有之也我遽多有者我何多
有也
乃非民攸訓　汝綸案廣雅訓順也洪範于帝其訓是
順是行史記皆作順
時人丕則有愆　汝綸案丕則斯則也言是人斯則有
過也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　漢書劉向李尋傳皆作毋若殷
王紂讀自紂字絕之李尋傳句上多一王字後書梁
冀傳袁著引若作如
古之人猶胥訓告　王引之云猶與由通由用也

經說二之三　十九

胥保惠　汝綸案詩傳惠愛也
民無或胥譸張為幻　馬本譸作輈　段玉裁云爾雅
侜張誑也郭注引書無或侜張為幻揚雄國三老箴
作侏張後漢書皇后紀作輈張皆同音隨用　王樹
枏云為幻即僞幻
此厥不聽　漢石經聽作聖　段玉裁云聽聖古音同
部秦泰山碑皇帝躬聽史記作躬聖　王引之云厥
猶之也　汝綸案高誘秦策注聽察也
人乃訓之　漢石經無之字　汝綸案鄭特牲饋食禮

注順從也訓順周字又大射儀注今文順爲循
乃變亂先王之正刑　漢石經無乃先王之四字　汝
綸案石經葢以人乃訓變亂正刑七字爲句言人且
順汝變亂之政刑也
否則厥心違怨　段玉裁云兩否則當讀丕則　汝綸
案詩中心有違傳違離也周書芮良夫解臣妾乃違
孔晁注違畔也
茲四人迪哲　汝綸案方言由迪正也鄭論語注正讀
爲誠迪哲者誠智也班固典引表相祖宗贊揚迪喆

則皇自敬德　漢石經皇自作兄曰　汝綸案詩傳自
用也皇自敬德遽用敬德也兄曰敬德遽曰敬德也
又案曰聿同字詩箋聿自也是兄曰猶皇自也
不啻不敢含怒　鄭云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屢用之以
知己政得失之源也
不永念厥辟　孫星衍云釋詁辟法也　汝綸案辟者
目下罰殺爲文漢書董仲舒傳永維萬事之統師古
注永深也
不寬綽厥心　王鳴盛云詩寬兮綽兮傳寬能容衆綽

緩也
亂罰無罪　汝綸案亂與率同見梓材詩傳率用也
是叢于厥身　汝綸案是寔也
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漢石經嗚呼作於戲無其字監
作臨
君奭　說文奭召公名讀若郝史篇名醜
史記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梁玉繩云公羊釋文陝當作郟唐扶頌今郟之治作郟是也）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成
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

厥基永孚于休　汝綸案詩傳基本也孚符同字史記
律書萬物剖符用而出以符爲孚下罔不是孚與此
同
若天棐忱　汝綸案若猶及也棐忱訓輔誠者是也班
固幽通賦實棐諶而相順用此文也言國本之長合
休慶與天之輔誠皆不敢知也屬上爲文
其終出于不祥　漢石經終作道祥作詳周本終作崇
云充也　王鳴盛云詩傳崇終也樂記復綴以崇注
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每奏一終爲一成是充

即終也祥詳通用　孫星衍云祥亦永也盤庚崇降不祥石經作不永　馮登府云道是迪字之譌迪終也　汝綸案充爲終者小爾雅充竟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　汝綸案嗚呼君句絕時者更也鄭堯典注時讀爲蒔方言蒔更也我我周也時我更周也承上周受殷命爲文也已曰猶詩之言既曰也已曰時我言殷既已更爲我周也姚永樸云漢書翟夫傳已然諾注已必也釋名時期也言休與不祥之趣避君必曰期之我

越我民　朱子云越及也　戴鈞衡云越我民合上九字爲句篇末閔于天越民即承天與民言之

罔尤違惟人　汝綸案尤訧同字說文訧罪也違韍同字說文韍戾也鄭大學注違猶戾也尤違者罪戾也此五字爲句江孫據王莽傳引下經無在字以在屬此句殊不詞莽傳或便文割取或傳寫脫字不足據也

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　漢書恭作共佚作失惠棟云古佚字皆作失　孫星衍云莽傳釋恭上下爲共事天地白虎通以大誓上天下地爲上下是也釋前人光爲文武之烈詩傳烈光也　汝綸案在家屬上爲句在猶於也言絕失前烈于家也此倒句猶云絕失其家之前烈耳言家者猶多士之言先王勤家也師古漢書注釋此經云不知命之難以不知屬下爲句則亦以在家屬上爲句矣又案此文乃假設之詞莽傳以嗣子孫爲成王非是

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　漢書作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　汝綸案天難諶與下天不可信義複當依漢書

校改詩傳應當也言如此天當更輔誠者也又屬下句爲義

乃其墜命　漢書作乃亡隊命

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汝綸案詩傳經常也常長同字小爾雅歷久也經歷者長久也恭者供之借字書大傳供大也高誘淮南注明猶盛也鄭禮記注德猶福也言不能長久繼前人大盛之福也承隊命爲文遏失前光則不能嗣德已明故知此德爲福也

非克有正　汝綸案鄭士喪禮注正善也

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汝綸案爾雅迪道也道直
也是迪亦可訓直也惟猶以也施移也
又曰天不可信　汝綸案又曰者有若也又有同字曰
越同字越猶若也召誥若翼日與越翼日同文也曰
之訓為若如詩之曰既醉止昊天曰明子曰何其論
語曰今之成人者孟子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此諸
曰義皆為若也呂覽驕恣篇曰此霸王之所憂也曰
此者若此也又曰天不可信者有若天不可信也又曰
要囚有若要囚也又曰時予乃或言有若承我此常

言也又曰無能往來有若無能往來也
我道惟寧王德延　馬本道作迪　鄭云言寧王者即
文王也　汝綸案道惟猶迪惟也爾雅迪道也道直
也道惟者直願也
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戴鈞衡云韓詩庸易也　汝
綸案此足上句也言即使天不可信我直願先王福
長天不易改其所受命也所謂人定勝天之說也釋
懌同字方言懌改也廣雅懌更也
格于皇天　史記格作假下同　曾太傅云格有相交
之義有相拒之義有規制整齊之義論語有恥且格
書格于上下格于皇天詩神之格思皆交孚之義也
汝綸案格假皆徦之借字鄭少牢饋食禮注古文徦
為格曾子問注假讀為徦皆其證也徦于皇天者受福
于皇天也詩箋受福曰徦又案格猶通也解在大誥
時則有若保衡　汝綸案鄭云湯以伊尹為阿衡至太
甲改曰保衡疑非也阿保同義保衡即阿衡高彪碑
稽功猗衡作猗衡者孔太甲疏謂古讀阿倚同音是
也

伊陟　封禪書陟作隲鄭云伊陟伊尹之子
巫咸乂王家　史記乂作治　孫星衍云張衡傳答單
巫咸實守王家
時則有若巫賢　舊傳賢咸子巫氏
時則有若甘盤　史記盤作般
率惟茲有陳　孫星衍云漢書哀帝紀注李斐云陳道
也　汝綸案率猶大率廣雅率校也禮祭義其率用
此與史記莊周傳率寓言也漢書宣帝紀率常在下
杜皆與此率義同陳讀位列

故殷禮陟配天　韓愈云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戴鈞衡云禮讀曰祀詩楚茨箋以祭禮畢釋文禮本作祀漢書郊祀志登禮灊之天柱山即登祀也

天惟純佑命則　汝綸案樊毅華嶽碑天惟醇佑是漢讀自佑字絕之王樹枏云命則為句是也純佑者好偶也好偶者猶好仇也言賢臣也指謂上伊尹諸人也方言純好也說文媍偶也媍佑同字天惟純佑命

則者天惟命此伊尹諸人為準則也

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　王樹枏云實是同字與之通商實百姓王人商之百姓王人也　汝綸案此純佑秉德下經皆承言之實寔同字百姓堯典舊傳以為百官也明勉也恤慎也言商之百官王人寔莫不執德勉慎也

小臣屏侯甸　戴鈞衡云屏讀曰幷周禮春官序官疏引國語服注屏猶幷也山海經有獸名曰屏蓬注即幷封也　王樹枏云屏猶及也

矧咸奔走　汝綸案矧猶及也咸猶咸至于帝乙之咸矧咸猶咸至也奔走謂奔走之臣

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　汝綸案惟茲之惟猶以也鄭注予惟乙卯云我以乙卯是其證也惟德稱之惟有也薛綜東京賦注惟有也爾雅稱好也說文好美也德稱者德美也言小臣侯甸及奔走之臣以此皆有德美以相其君也

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王褒四子講德論引作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　段玉裁云事使

篆體相似李善注引尚書曰迪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不是孚孔安國曰迪道也孚信也今孔本經傳不同　汝綸案此經漢唐已不同後又妄改之當依王褒引校改迪一人與迪高后文同其義則為故也使四方若卜筮言能使四方響應也孚與符同

天壽平格保　孫星衍云廣雅壽久也平與抨通釋詁云使也　汝綸案格保猶召誥之言天迪格保以保乂連文者非此經鄭注云專言臣事是也詩以神保謂神楚詞以靈保謂巫此格保當謂賢人格猶格人

之格召誥之子保亦同彼文以夏殷用賢勸成王無
遺壽耇也稱子者春秋元命苞子者孳恩宣德鄭由
禮注子猶牧也其稱保者保任同義或如殷庚遲任
論語周任之類歟
又有殷 汝綸案又與艾同爾雅艾相也
有殷嗣天滅威 王引之云廣雅威德也左傳滅德立
違 戴鈞衡云殷嗣如左傳不禮於衞之嗣彼注嗣
新君也 汝綸案詩子衿傳嗣習也嗣天者狃習天
命如所云我生不有命在天者是也

則有固命 孫星衍云韋昭晉語注固定也
厥亂明我新造邦 王引之云亂者率之借字也率詞
也 戴鈞衡云釋詁明成也
在昔上帝 段玉裁云禮緇衣篇宋刻本在昔作昔在
割申勸寧王之德 禮緇衣周田觀文王之德鄭注云
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為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
讀為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
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于
其身 汝綸案博士讀是厥亂猶上經之言厥亂語

辭也廣雅勸助也古文申亂皆從幺蓋簡策漫滅各
以意讀之
其集大命于厥躬 王引之云其猶乃也
尚克脩和我有夏 汝綸案說文尚曾也高誘淮南注
脩大也脩和者大和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 李奇漢書注亡能往來不
能有所前卻 汝綸案此十字為句又曰者有若也
假設之詞茲迪者勉導也茲之為勉說在召誥
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汝綸案此八字為句詩傳蔑無

也言假若此五人不能往來勉導彝教則文王亦無
恩德下降也舊傳云言雖聖人亦須良佐是也
亦惟純佑秉德 汝綸案上經純佑指謂伊尹等六人
此純佑指謂虢叔等五人
迪知天威 汝綸案迪知者誠知也立政迪知與忱恂
對文說在大誥
乃惟時昭文王迪見 孫星衍云昭同詔釋詁勴也迪
用也見猶顯也 汝綸案乃惟時者乃以是也是者目
上天威也昭與昭子刑之昭同封禪五三六經載籍

之傳維見此迪見與彼維見同

冒聞于上帝　馬本冒作勖　汝綸案冒聞美聞也冒之為美說在康誥馬作勖說文作瑁皆假音也崔瑗侍中箴勖聞上帝賴此四臣蓋亦以勖為美

惟時受有殷命哉　汝綸案惟時者以是也

武王惟茲四人　鄭云至武王時虢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　汝綸案武王二字句絕鄭注至武王時釋武王二字也史紀本紀世家每出某王某公而繫其事於下蓋古法也殷本紀成湯自契至湯八遷或據別本刪成湯二字非是齊世家哀公紀侯譖之周今本哀公下有時字亦非宋刻本無

經說二之三　卅

尚迪有祿　林之奇云死者謂之不祿四人猶及武王之世故曰尚迪有祿　孫星衍云迪從由得聲亦或同猶

咸劉厥敵　王引之云咸者滅絕之名說文伐絕也讀若咸聲同而義亦相通咸劉皆滅也周書世俘篇咸劉商王紂與此文同左傳克減侯宣多咸黜不端正義咸諸本作減史記趙世家帝令主君減二卿皆謂滅絕也

昭武王惟冒　說文冒作䀚　汝綸案昭武王惟冒相武王以美也

丕單稱德　汝綸案丕單者乃殫也稱德者美德也此與洛誥乃單文祖德文同

小子同末　汝綸案同末者詷昧也鄭祭統注同之言詷也同即顧命在後之詷釋名末昧也小子詷昧者周公自謙之詞

在位誕無我責收　孫星衍云韋昭吳語注收還也

經說二之三　卅一

汝綸案誕但也說在大誥收者對往為文

冒勖不及　汝綸案言在位諸臣但勿責我還止無不可勉而至也

耇造德不降　鄭云耇老也造成也戴鈞衡云降和同也

我則鳴鳥不聞　汝綸案鳴鳥不聞者甚言無人也謂無友聲之可求也詩伐木之託興猶此矣

矧曰其有能格　汝綸案格至也對冒勖不及為文終濟川之喻也

肆其監于茲　孫星衍云肆今也
告君乃猷裕　王引之云方言猷裕道也　汝綸案乃
讀莊子子無乃稱之之乃乃猷裕者此道也下數乃
心之乃同義
我不以後人迷　戴鈞衡云以猶使也
乃悉命汝　汝綸案燕禮注乃猶而也汝者謂已及召
公對前人立文此下三汝皆同韓愈五箴既出汝心
又銘汝前與此同
曰汝明勖　汝綸案曰者述前人之言前人武王也蘇子

瞻云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是也明勖
者勉勵也王念孫云明勉也李賢後漢注勖勵也
偶王在亶　孫星衍云廣雅耦侑也釋詁亶誠也　汝
綸案此四字為句述武王顧命止此
乘茲大命　戴鈞衡云漢書高紀乘邊塞李奇注乘守
也王樹枏云劉昌宗周官音云乘讀若承　汝綸案
茲大命謂上所述武王顧命
惟文王德丕承　江聲以丕承屬上為句
無疆之恤　汝綸案之是也猶上無疆惟恤惟亦是也

告汝朕允　汝綸案舊傳如此讀是也爾雅允誠也
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江聲云以與也否讀
易卦之否阨也
肆念我天威　戴鈞衡云我我周也　汝綸案肆遂也
此合上十七字為句由監殷遂念周也
予不允　汝綸案爾雅允佞也予不允我不佞也
惟若茲誥　汝綸案惟念也惟若茲誥謂念上文武王
顧命所告者
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　汝綸案

惟有也予惟曰予有曰也襄與讓同廣雅讓責也我
二人舊傳云我文武非是此周公謂已與召公文與
洛誥我二人共貞正同蔡傳云在我與汝是也言念
武王所告如此予嘗有言云責在我兩人汝亦同心
言曰在是兩人也
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　汝綸案天慶益至念此兩
人將不勝也
明我俊民　汝綸案堯典明揚史記訓為舉此望召公
舉賢也

在讓後人于丕時　汝綸案爾雅在終也小爾雅丕莊
也莊壯同字丕時壯年也言己身已老終當與讓後
來之賢之壯年者也
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　汝綸案篤與督同
督棐謂武王顧命督責以輔導之任洛誥所云受命
篤弼也言始顧命所督以輔導之任者是我二人詩
傳休定也我周用至今日能休定也
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　汝綸案說文咸悉也周語成
德之終也鄭少牢禮注成畢也方言怠壞也

經說二之三　廿四

丕冒　汝綸案丕冒句絕猶上惟冒丕冒者乃美也王
氏釋詞丕猶乃也
海隅出日　鄭云四海之隅日出所照
罔不率俾　戴鈞衡云爾雅俾從也
予不惠若茲多誥　汝綸案惠者詞之惟也予不惠若
茲多誥即予不惟若茲多誥也般庚女謂朕曷震動
萬民㠯經謂作惠是惠謂同字謂猶為也惟亦為也
說在堯典臯謨洛誥
惟乃知　汝綸案三字為句與多士惟爾知文法正同

祇若茲　江聲云祇詞也
往敬用治　汝綸案往敬用治猶言行矣勉之也　史
記周公稱湯時有伊尹云云於是召公乃說
多方
史記東伐淮夷踐奄遷其君蒲姑成王自奄歸在宗
周作多方
周公曰王若曰　金履祥云自大誥以後凡誥命之詞
皆周公代言於多方獨書周公曰者發例而已
猷告爾四國多方　汝綸案舊傳云順大道告四方據

經說二之三　廿五

此則猷告上當有大字今脫多方猶云多士廣雅方
朋類也鄭禮注方喻輩類也易方以類聚大戴曾子
立事親人必有方淮南精神篇以萬物為一方皆以
方為朋類也多方猶羣朋羣輩耳
惟爾殷侯尹民　戴鈞衡云惟與也殷侯謂衆侯也尹
治也
我惟大降爾命　汝綸案我有大降爾命者即多士所
稱昔來自奄時所降之命也明致天罰移爾遐狄是
其事也

爾罔不知洪　汝綸案洪讀共命之共共奉也舊傳大
誥洪字屬上此洪屬下皆誤然可推知漢人舊讀此
二洪惟絕句本異也
惟圖天之命　汝綸案圖度通借楚詞前圖未改史記
作度是其證張衡賦惟盤游之無斁李賢注斁古度
字也是斁轉為度又轉為圖洪範彝倫攸斁舊傳訓
敗圖天之命敗天之命也下圖厥政敗其政也馬其
昶云圖從啚段云啚嗇也左傳注嗇貪也
弗永寅念于祀　汝綸案祀讀巳事之巳言不深敬念
于後也
惟帝降格于夏　舊傳惟天下至戒以譴告之謂灾異
　汝綸案舊傳格訓譴告是也譴告為格之本詁其
釋降格云下至戒以譴告殆亦漢人舊說
有夏誕厥逸　汝綸案誕者延之借字爾雅延長也誕
厥逸長其過也
不肯慼言于民　汝綸案廣雅言言喜也慼言于民憂
喜在民也
乃大淫　汝綸案此三字為句多士篇大淫屑有辭此

篇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皆以大淫為句是其證
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　馬本迪作攸　蔡傳勸勉
也　汝綸案迪道也昏讀牧誓昏棄之昏亦猶康誥
暋不畏死之暋
不克開于民之麗　汝綸案賈逵國語注開通也小爾
雅麗思也不能通于人之思即上不肯慼言于民也
乃大降罰崇亂　汝綸案薛綜東京賦注崇猶興也盤
庚崇降弗祥石經崇作興言天乃大降之罰興起其
亂也不言天承帝命立文而省之
有夏因甲于內亂　孔疏鄭王皆以甲為狎　汝綸案
因狎連文成義內亂國中亂也史記帝桀之時自孔
甲以來而諸侯多畔夏是其事也
不克靈承于旅　汝綸案承旅者振旅也鄭周禮注振
猶拼也承拼同字易不拼其隨馬本作承是其證不
能善振其旅猶左傳云中國不振旅也
罔丕惟進之恭　孫星衍云丕與不通史記呂不韋傳
進用不饒索隱進財也漢書高帝紀蕭何主進師古
注進字本作賮恭與共通釋詁共具也　汝綸案此經

言用兵不止而苛歛無藝也史記桀不務德而武傷
百姓百姓弗堪是其事也
洪舒于民　汝綸案薛季宣舒作荼以荼為荼毒詩傳
荼苦也洪舒者大苦也
叨懫日欽　說文懫作𢘐云讀與摯同　孫星衍云說
文饕貪也重文作叨又𢘐忿戾也引此文欽與廞通
釋詁云興也
劓割夏邑　汝綸案夏民叨懫而劓割夏邑此所謂內
亂也言劓割者以刑傷為譬況也

天惟時求民主　汝綸案惟時者以是也
刑殄有夏　戴鈞衡云誅絶有夏也
惟天不畀純　汝綸案純者訰之借字爾雅訰訰亂也
玉篇訰亂也不畀純不助亂也與多士不畀允罔固
亂文同
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　汝綸案乃惟者乃又也惟之
為又解在洛誥以使也義民者儀民也儀民即獻民
周書作雒篇俘殷獻民于九畢孔晁注獻民士大夫
也

不克永于多享　汝綸案師古漢書注多厚也廣雅享
養也言惟天不助亂乃又使爾多方之士大夫不能
永有厚養也
惟夏之恭多士　汝綸案恭者共之借字爾雅共具也
恭多士猶論語之言具臣也
大不克明保享于民　戴鈞衡云明勉也保安也享養
也
乃胥惟虐于民　戴鈞衡云惟虐為虐也　孫星衍云
釋詁胥皆也

至于百為　汝綸案皇侃論語疏為猶行也百為百行
也
大不克開　汝綸案鄭禮注大徧也大不克開徧不能
通也
乃惟成湯　汝綸案乃惟者乃有也
簡代夏作民主　汝綸案簡代夏者更代夏也簡諫同
字詩是用大諫左傳作大簡是其證白虎通諫者更
也蔡邕典引注民主者天子也
慎厥麗乃勸　汝綸案爾雅慎誠也鄭禮注乃猶而也

廣雅勸敎也慎厥麗乃勸者誠其思而敎也
厥民刑用勸　汝綸案爾雅刑常也言其民常用敎也
亦克用勸　汝綸案用勸謂民不言民者承上厥民為
文而省之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汝綸
案此言殺之生之皆用命也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汝綸案說紂
事鄭重言之
非天庸釋有夏　汝綸案庸釋易攺也說在君奭

乃惟爾辟　汝綸案乃惟者乃是也
以爾多方大淫　汝綸案以用也大者汏之借字左傳
伯石之汏杜預注汏驕也大淫驕淫也
胥有辭　惠棟云說文胥動作切切也　汝綸案胥有
辭者切切有辭也切切與秦誓截截同此篇大淫胥
有辭與多士文同
乃惟有夏　汝綸案乃惟者汝思也
不集于享　汝綸案集猶潔也顏師古漢書注集齊也
韋昭國語注齊絜也不集于享不絜于祭也與下不

蠲烝同義皆言其政腥穢神不顧享也
有邦間之　江聲云間代也　汝綸案有邦指謂商也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　汝綸案逸厥逸者逸夏之逸
也
不蠲烝　汝綸案詩傳蠲潔也爾雅烝祭也郝懿行云
烝為冬季又為凡祭之名此與上文為復
天惟降時喪　汝綸案天惟者天又也
惟聖罔念作狂　汝綸案說文聖通也廣雅狂癡也漢
書昌邑王傳清狂不惠作讀作色而對之作鄭禮注

作猶變也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　暇鄭本作夏云夏之言假
汝綸案惟五年者又五年也此承殷喪為文則五年
為滅殷後五年也須暇寬假也樊須字遲廣雅遲緩
也韋昭吳語注寬緩也須遲寬緩義皆相近須假猶
緩假緩假猶寬假也之猶其也其商後王也子孫謂
商奄也
誕作民主　汝綸案誕讀為延與施于孫子之施同作
民主謂作君于商奄之國也

罔可念聽　汝綸案念聽錄察也言商奄之君無可錄察也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　汝綸案趙岐孟子注求者取也李善高唐賦注動驚也言天又取爾羣輩而大驚動之謂誅武庚也

開厥顧天　汝綸案說文顧還視也如顧畏顧忌之顧言武庚之滅天所以開導爾等使顧畏天也

惟爾多方　汝綸案惟猶乃也

靈承于旅克堪用德　汝綸案此言武庚既滅不用兵

而用恩也

惟典神天　蔡傳典主也　汝綸案惟以也

天惟式教我用休　汝綸案惟式者是用也釋名教效也杜預左傳注效授也詩傳休定也教我用休者授我周以休定也

簡畀殷命　蔡傳簡擇畀付殷命

尹爾多方　汝綸案爾雅尹正也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　汝綸案忱者冘之借字冘聲轉為由冘裕即康誥之由裕君奭之猷裕也後漢書竇武傳冘豫不忍冘豫即猶豫也忱裕之者道之也

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　汝綸案夾介雙聲連緜字與詩之洽比義同夾洽聲近字頤莊子注介俔猶睥睨介睥聲近睥比聲同姚永樸云夾介乂三字連文一義夾介乂我周王即助我周王耳一切經音義引倉頡云夾輔也廣雅輔助也詩箋介助也乂與艾通爾雅艾相也馬注呂刑篇相助也

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汝綸案惠詞之為也為助也

鄭禮注緝熙皆明也惠王熙天之命為王明天之命也明天之命所以冘裕多方也

爾乃迪屢不靜　汝綸案迪屢不靜與迪屢未同文句正同彼傳以迪屢為教道屢數是也

爾心未愛　王樹枏云未讀為昧詩傳愛隱也與薆同

爾乃不大宅天命　江聲云宅讀為度

爾乃屑播天命　汝綸案馬多士注屑過也王逸楚辭注播棄也

爾乃自作不典　汝綸案自作者作也小爾雅作動也

不典不腆也鄭禮記注腆善也
圖忱于正　汝綸案忱者沈之借字左傳裨諶人表作
湛諶借為湛忱亦借為沈也史記酷吏傳作沈命法
集解沈藏匿也正者征之借字沈于征謂逃誅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　汝綸案惟時者以是也其猶乃也
我惟時其戰要囚之　汝綸案高誘淮南注要取也
至于再至于三　漢書無下至于字
乃有不用我降爾命　漢書無乃字　戴鈞衡云有讀
曰又

我乃其大罰殛之　釋文殛又作極　段玉裁云作極
者是釋言極誅也　汝綸案乃其者乃將也
乃惟爾自速辜　王鳴盛云鄭鄉飲酒禮注速召也
汝綸案乃惟者乃是也
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姚鼐云周謂諸侯君其民曰
監梓材王啓監天下之諸侯也多方奔走臣我監畿
內之諸侯也　汝綸案此五祀者滅武庚後五年也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　大傳伯作賦正作政　汝綸
案鄭周禮注云正師胥胥正也爾雅正伯長也多正猶

酒誥之庶伯也越惟者于是也
爾罔不克臬　馬本臬作剌　汝綸案爾雅罔無也無
毋同字戒詞也詩箋克為刻刻識也說文臬射埻的
也克臬識埻的也
自作不和　汝綸案此句屬上讀言爾毋不識埻的而
勸為不和也舊屬下讀非是
爾室不睦　汝綸案不讀為丕丕睦與克明對文孔立
政疏室猶家也說文邑國也爾雅克能也能乃同字
明猶盛也丕睦乃睦也克明乃盛也言爾惟和爾家

乃睦爾惟和爾國乃盛也
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　說文尚作上忌作
惎云忌也　汝綸案惟讀曰雖克勤乃事即上宅爾
宅畋爾田也說文尚曾也鄭緇衣注忌之言戒也凶
德凶運也說在盤庚言爾雖能勤爾事爾心曾不戒
于凶運也
亦則以穆穆在乃位　汝綸案爾雅則常也穆穆敬也
上告以和此告以敬也
克閱于乃邑謀介　汝綸案史記功臣表序積日曰閱

謀者謨之借字皐謨謨明史記作謀明是其證爾雅謨僞也僞即爲也爾雅介善也謀介爲善也言能積日於爾邑爲善也

爾乃自時洛邑　汝綸案爾乃者爾仍也鄭禮注故書仍爲乃自時者於是也自之爲於解在召誥

尚永力畋爾田　汝綸案賈逵國語注尚且也詩箋力猶勤也

天惟畀矜爾　汝綸案畀矜者賜憐也高誘呂覽注惟宜也下同

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　汝綸案詩箋介助也爾雅賚予也予與同字介賚者助與也在庭服僚是助與之事也

尚爾事　汝綸案廣雅尚加也說文事職也尚爾事加汝職也助與之而選居王庭又加其職使有事於大僚也

爾不克勸忱我命　戴鈞衡云勸忱勉信也王樹枏云爾不克勸當爲句蒙上亦克用勸爲文忱讀爲沈謂沈滅我命

爾亦則惟不克享　汝綸案鄭禮記注則之言曾也則惟曾是也洛誥舊傳奉上之謂享言爾亦曾是不能奉上也

爾乃惟逸惟頗　汝綸案爾乃承上凡民爲文讀如詞賦之言爾乃猶云於是也言凡民有爲不享者於是乃爲放爲僻棄放王命矣如是則是爾等觸冒天怒也

探天之威　王樹枏云廣雅觸冒探也探天威謂觸冒天威

離逖爾土　鄭云分離奪汝土也　汝綸案廣雅狄奪敓也狄奪同訓鄭以逖爲狄故訓奪也

又曰時惟爾初　汝綸案此又曰當爲更端之辭舊傳云又誥汝者是也蔡傳以此文定多士又曰上有脫簡則非是此經文同義異者多矣當隨文解之

不克敬于和　孔廣森云敬于和敬與和也

立政

史記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　王

引之云此篇皆言官人之道故以立政名篇所謂惟
正是乂之也爾雅正長也政爲正之假借　汝綸案
政事對文則政爲長官事爲羣職單文則長即是官
左傳忠信之長敎誨不倦曰長王畿史記以政爲政
治非也史云官別其宜則讀爲正長之正矣
用咸戒于王　汝綸案咸者箴之借字公羊經陳咸宜
咎釋文咸作鍼鍼箴古同字
常伯　說文作常故　王鳴盛云楊雄侍中箴光光常
伯應劭漢官儀云侍中周成王時常伯

常任　王鳴盛云胡廣侍中箴云亦惟先正克愼左右
常伯常任實爲政首則常任亦侍中之職
準人　漢石經準作辟　汝綸案辟人謂近侍也莊子
庚桑楚形之與形亦辟矣崔譔注辟相著也鄭曲禮
注辟側也高誘淮南注辟旁也是辟之義爲旁側相
著也方言南楚凡駡庸賤謂之田儓或謂之辟辟商
人醜稱也是辟與輿臺臧獲同類矣字通作嬖廣雅
嬖親也禮緇衣所云嬖御士嬖御人左傳國語幷有
嬖大夫孟子嬖人臧倉皆謂近侍與此辟人幷同舊
傳本作準人此必漢人有訓辟爲法者因遂涉下準
人而誤也
綴衣　舊傳綴衣掌衣服　孫星衍云顧命狄設黼扆
綴衣則綴衣是掌衣服之官楊雄雍州牧箴班固西
都賦崔瑗北軍中侯箴皆作贅衣
虎賁　江聲云虎賁守王宮見周禮
休茲　汝綸案休茲猶云美哉也茲讀如嗟茲之茲詩
傳子兮者嗟茲也字通作呰即楚詞之呰也姚永樸
云詩昭茲來許漢碑作哉劉昭續志注引東觀漢紀

亦然是茲即哉也
知恤鮮哉　王念孫云恤者愼也詩假以溢我傳溢愼
也左傳作恤我　柯劭忞云爾雅鮮善也　汝綸案
柯說是讀如鮮我方將之鮮
古之人迪惟有夏　畢以田云迪當訓爲適迪即由字
由適也語詞
乃有室大競籲俊　孫星衍云有室猶云有家謂卿大
夫也　汝綸案乃猶其也其夏也有室謂羣臣也此
文七字爲句鄭禮記注大猶徧也王逸楚詞注競並

也盤庚舊傳顯和也方言逡敬也俊逡同字大誥顯
俊者徧並和敬也
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　舊傳九德皋陶所謀　汝綸
案迪知者誠知也說在大誥君奭忱恂者誠行也恂
洵之借字韋昭國語注洵行也
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　汝綸案後文厥宅心漢石經
作度此宅亦當為度矣堯典五流有宅禹貢三危既
宅史記皆作度是其證柯劭忞云古文度作庑與宅
相近傳寫易亂殆是也說文事職也宅乃事者度其

職任也牧讀荀子成相請牧基之牧楊倞注牧治也
成相又云請牧祺注亦謂牧治吉祥之事周書職方
篇王設其牧孔晁注牧謂牧御天下之政教牧御是
治義也方言牧察也白虎通使大夫往來牧視諸侯
故謂之牧牧視者察視也察視亦治義也牧之為治
是古訓之僅存者舊傳訓牧作三事云牧治為天地
人之三事是亦以牧為治也鄭周禮注治謂功狀也
宅乃牧者度其功狀也高誘淮南注準法也周禮灋
則以馭其官鄭云灋則其官之制度是也宅乃準者

度其法制也周禮小宰令于百官曰脩乃職是宅事
也待乃事是宅牧也考乃灋是宅準也此言官人之
道有此三端史記所云官別其宜也舊以事牧準為
官名建官多矣豈得但言三官邪
茲惟后矣　汝綸案茲惟后者斯為君也夏臣之言止
此
謀面用丕訓德　漢石經謀面上有亂字　汝綸案亂
者詞之率也謀古讀如敏謀面者黽勉也與爾雅之
蠠沒方言之侔莫皆一聲之轉雙聲連綿字也舊皆

字別為義失其旨矣漢書郊祀志注丕奉也洪頤煊
云堯典俊德史記作馴德集解馴古訓字訓德即俊
德洪說是也謀面用丕訓德者黽勉以奉俊德也此
言自脩其德云奉者若多士之言奉德矣
則乃宅人　汝綸案乃猶能也宅人即上三宅所謂審
官也言黽勉奉德即能審官斯夏之三度所以無邪
人也
茲乃三宅無義民　王念孫云廣雅儀表也義與儀同
呂刑鴟義義亦儀表之意

桀德　汝綸案說文德升也桀德桀升也與成湯陟對文陟亦升也詩傳升出也文若黃帝堯舜氏作矣

惟乃弗作往任　戴鈞衡云鄭周禮注作用也左傳引遐不作人注亦訓用　汝綸案往任謂老成人也任如遲任周任之任焉以遲任為古老成人

是惟暴德罔後　汝綸案惟乃者惟其也是惟者是以也

丕釐上帝之耿命　汝綸案堯典釐百工釐降史記皆作飭匡謬正俗云飭敬也此與上文尊上帝下敬事

上帝幷同尊亦敬也見廣雅耿命舊傳作光命古訓也光命者寵命也廣雅光寵也

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　汝綸案有者助詞以事牧準三者度人謂之三宅以三者進人謂之三俊文如文王官人篇之三徵九用七屬矣皋謨浚明史記作翊明漢書注翼進也俊浚同字翊翼同字是俊為進也朱子云舊讀罔或耆壽俊在厥服止作一句今觀古器款識中多云俊在位則當讀自壽字絕句此三有俊與俊在厥服俊在位之俊正同後文三有俊心說文作俊石經作會此古今文異字也鄭注周禮司會云會大計也然則今文家說蓋以事牧準三端大計羣吏謂之三會也曰猶于也詩傳即就也爾雅就成也即宅即俊者成乎其宅成乎其俊也舊以三俊為三德於後文克厥宅心以克俊有德皆不可通矣

嚴惟丕式　汝綸案嚴讀為業業者創也齊語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韋昭注業猶創也管子業作嚴是嚴業通借也嚴惟丕式者創為大法也大法指謂三宅三

俊本因夏道言創者蓋必有條教品式矣

用丕式見德　汝綸案莊子繕性云德和也是德與協同義見如詩褰裳序思見正也之見孔疏見者自彼加己之詞用協于者已往和人見德者人來和已言四方因大法而皆和也

其在受德暋　說文暋作忞　舊傳受德紂字　汝綸案鄭戡黎序注亦以受德為紂字說本呂覽馬注受所為德者緣上桀德而妄說之暋昏同字爾雅昏代也代如冠義以著代也之代受德暋謂受德代立與

桀德成湯陟相對為文皆言其立為天子耳不以德昏明為義也說文作忞假借字

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　汝綸案羞讀為宿說在酒誥戴記刑者侀也侀者成也廣雅刑成也羞刑者宿成也猶賈誼疏之言少成矣鄭儀禮注于讀曰為

乃惟庶習逸德之人　汝綸案乃猶亦也說在大誥

帝欽罰之　孫星衍云欽同廞釋詁廞興也

乃伻我有夏　汝綸案有夏謂周也岐周在西左傳陳公子少西字夏鄭公孫夏字子西是古以西土為夏

矣康誥肇造我區夏左傳以為造周有夏猶區夏也

式商受命　汝綸案式商者法成湯也

奄甸萬姓　舊傳同治萬姓　汝綸案奄甸為同治皆本詩傳郭璞山海經注同猶通也詩皇矣傳又云奄大也高誘呂覽注大通也韓奕傳則訓奄為撫撫憮同字爾雅憮大也葢轉相訓

亦越文王武王　汝綸案姚姬傳以武王為衍字非也此總言文武下乃分言之後又舉文以賅武也

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　說文灼作焯云明也

石經俊作會　汝綸案三有宅心三有俊心禹湯審官之心也石經俊作會知古尚書說不以三俊為俊傑矣三會說見上

立民長伯立政　王引之云立政與立民長伯相承為義管子牧民篇知時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政墨子尚同篇諸侯國君既已立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正長皆其義也

任人　王肅云任人常任也

牧作三事　汝綸案牧作連文猶牧伯也爾雅伯長也

王弼老子注作長也是伯作同義說文常伯作常敀云敀迫也是部迫云迫也作迫通借伯迫通借易利用為大作大作者大伯也三事者大夫也此文厤數官名豈宜有作三事之文亘其中舊讀失之

趣馬　舊傳趣馬掌馬之官孔疏趣馬為校人屬官馬一十二匹立趣馬一人

左右攜僕　汝綸案攜猶斯也即廝養也斯攜聲近柯劭忞云攜為奚之假借奚女隸僕男隸攜讀如圭古从圭从奚之字多相通

百司庶府　舊傳百官有司主券契藏吏　汝綸案鄭周禮注府掌官契以治藏

大都小伯藝人　汝綸案此六字為句大都大國也小伯小國也廣雅都國也伯陌同字說文趙魏謂陌為吭吭境也高誘淮南注云常山人謂伯為亢漢書匡衡傳郡圖誤以閩佰為平陵佰閩佰閩境也平陵佰者平陵境也此以都伯對文猶曲禮之言入境入國矣漢書注埶古藝字周書皇門篇云乃維有大門宗子勢臣孔晁注勢臣顯仕此藝人即彼文勢臣也荀

子正名篇無埶列之位楊倞注埶列班列也

表臣百司　蔡傳表外也上百司蓋內百司此百司蓋外百司

尹伯　汝綸案尹伯與太史並舉則亦官名蓋即魯語之師尹也韋昭注師尹公也詩云赫赫師尹彼文師尹亦與太史對言

庶常吉士　汝綸案此篇多本皋謨九德即剛塞強義等事宅人即官人庶常吉士即皋謨之有常吉也此見皋謨之篇為歷代所取法矣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舊傳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文武未伐紂時舉文武之初以為法則

夷微盧烝　姚鼐云烝者君也戴鈞衡云微盧蓋夷國之內屬者

王亳阪尹　鄭云三亳者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云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　孔疏亳歸文王經傳未有鄭王所說皆與孔同王鳴盛云降谷不知所在意函谷即降谷也　姚鼐云文王日闢國百里商阪之塞命關尹守之　汝

綸案此文言夷則微盧之君三亳則阪尹也

文王維克厥宅心　漢石經作維厥度心　汝綸案石經無克字疑是也宅心度心與康誥宅心知訓同義至漢書敘傳西土宅心則以宅為託與二經義違蓋別出他書也孫星衍云詩帝度其心傳云心能制義曰度

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　孫星衍云常事司牧人冣括上文之官任人以下至亞旅也　汝綸案常事猶孟子所云常職也司牧猶左傳之書使司牧之也常事司牧人謂常職主治人也

以克俊有德　汝綸案克俊有德能進有德也漢石經
當亦作會
文王罔攸兼於庶言　汝綸案此經讀自庶言絕之鄭
彤弓箋言謂策命抑箋言謂敎令隨事為名此庶言
目下庶獄庶慎也秦皇帝衡石量書是兼於庶言也
庶慎　汝綸案慎當讀為成爾雅慎誠也誠成同字鄭
注周禮大宰官成謂官府之成事品式大司寇邦成
謂若今決事比王制歲之成謂計要是成即後世之
簿書也庶慎蓋若小宰之八成矣庶獄庶慎皆庶言

也又案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篇云宰三臣而成一慎
故八十一元士為廿七慎廿七大夫為九慎九卿為
三慎三公為一慎積四十慎為四選選十慎據此則
選慎同義皆數也
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汝綸案司主也之是也牧
法也有司之牧夫者有主是法人也周書周祝篇為
天下者用牧孔晁注牧法也主是法者即下所謂正
也是用皆語詞廣雅訓順也順者從也違者不從也
言庶獄庶慎一委有司唯所從違也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舊傳勞于求才逸于任
賢
宰惟敉功　汝綸案宰惟猶厥惟發語詞也大誥敉寧
武圖功王莽大誥以敉為謀敉功者謀事也毋下為
句
不敢替厥義德　汝綸案鄭周禮注古者書儀但為義
內則注德猶敎也義德法敎也厥其也其文王也
率惟謀從容德　汝綸案容讀為睿鄭五行傳注容當
為睿是其證老子上德下德皆指謂人此睿德亦謂

賢人也謀勉也如謀面之謀從容德者韓愈伯夷頌
所云從天下之賢士也柯劭忞云後書左雄傳周公
謨成王之風注謨謀也謀成王猶勉成王與此經義
同
以並受此丕丕基　漢石經作茲丕丕其　汝綸案基
其同字說在無逸爾雅丕丕大也以並者因遂也史
記樂書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于魯以遂為並是
並遂同義也
嗚呼孺子王矣　漢石經嗚呼作於戲　戴鈞衡云孺

子王連讀矣字助詞不爲義

我其立政立事　王引之云立政謂建立長官也立事謂建立羣職也

準人牧夫　汝綸案說文準平也準人者平民也若公羊之言平國矣方言牧察也鄭禮記注夫猶治也周禮疏夫治也牧夫者察治也此屬上爲文明非官名矣立政立事度乃事也準人度乃準也牧夫度乃牧也正史記所稱官別其宜之事也

我其克灼知厥若　汝綸案若道也如天若之若說在

康誥召誥

丕乃俾亂　汝綸案丕乃俾亂即後文之茲乃俾乂也茲猶斯也丕茲聲近尚書丕多訓斯丕乃斯乃也丕則斯則也俾讀罔不率俾之俾爾雅俾從也丕乃俾亂斯乃從治也史記推言立政之效云便百姓百姓說是緣此文而實之

相我受民　舊傳然治我所受天民　汝綸案舊傳訓相爲治是也相我受民即後文之乂我受民也杜預左傳注相治也小爾雅同高誘秦策注治猶相也皆其證舊傳加然字緣下時則立文

和我庶獄庶慎　汝綸案鄭語以它平它謂之和孔晁周書注可否相濟曰和

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　論衡勿作物　釋文間間廁之間　汝綸案此十一字爲句自猶於也說在召誥謂不以一話一言間廁之也即上文王罔攸兼罔敢知之義也勿作物者假借字王充乃妄說之

我則末惟成德之彥　江聲云美士爲彥　汝綸案則末惟者乃終有也

予旦已受人之徽言　漢石經已受作以前徽作微惠棟云漢書藝文志孔子沒而微言絕文選注引論語譔攷讖曰子夏等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　汝綸案開成石經亦作微今作徽者後人改之舊傳自以美釋徽也已以同字舊傳云所受賢聖說禹湯之美言似所據本亦作前人故以賢聖禹湯釋之今作受者涉傳文受字而誤也

文子文孫　汝綸案鄭樂記注文猶美也善也

其勿誤于庶獄庶慎　汝綸案誤者虞也詩傳虞誤也

是誤虞同義范望大玄注虞娛也
惟正是乂之　蔡傳正猶康誥所謂正人指當職者爲言　汝綸案惟有也是與寔同惟正是乂之者有正寔治之也
自古商人　汝綸案不言夏者三宅始自夏人其能宅不待言也又案古謂夏也方言秦晉之閒凡物壯大謂之嘏或曰夏又云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物之壯大者而愛偉之謂之夏周鄭之閒謂之假古與夏嘏假聲幷同古商猶夏商也古之爲夏其猶郭之爲殷

與張裕釗云古即謂夏不必取通段爲義周人益以虞夏爲古稱殷則曰在昔而已上經古之人迪惟有夏康誥古先哲王鄭氏謂虞夏之王召誥相古先民有夏與殷先哲王異文皆其證
則克宅之克由繹之　汝綸案由繹雙聲連綿字承克度而申言之史記厤書紬續日分漢書谷永傳燕見紬繹幷與此由繹同文師古注紬繹者引其端緒也此文皆據湯文爲辭知牧夫準人不爲官名矣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　說文憸作譣釋文作憸　馬云憸人利佞人也　蔡傳商周賢聖之國則無有立政用憸利之人者　汝綸案國謂凡爲國也罔猶勿也
不訓于德　漢石經無于字　汝綸案此指謂桀紂也
是罔顯在厥世　漢石經在作哉　汝綸案爾雅是則也在與於同高誘秦策注世身也石經作哉者孟子引丕顯哉文王謨句法正同
用勱相我國家　說文勱勉力也讀若萬引書國作邦
其克詰爾戎兵　馬云詰實也　汝綸案馬讀詰爲塡

也詩傳獄塡也釋名云言實确人情僞也後漢書寇榮傳不復質确其過李賢注确實也鄭箋云塡核盧植云質覈崔云塡正義幷同猶今人言校核也
以陟禹之迹　蔡傳禹跡禹服舊跡也　汝綸案陟與敹同史記封禪書伊陟作伊敹蔡邕典引注敹正也虞箴芒芒禹跡
方行天下　錢大昕云古讀方如旁易旁行而不流孫星衍云齊語以方行于天下注云方當作橫　汝綸案橫義是秦會稽刻石書章旁行亦讀橫行也周禮

衮行糾上義同史記樊噲請以十萬騎横行匈奴中

以觀文王之耿光　漢石經耿作鮮　大傳觀作勤耿作鮮　汝綸案觀作勤者鄭大宗伯注觀之言勤也呂覽振亂篇所以斳有道高誘注斳或為勤是勤斳通借鮮光者善譽也爾雅鮮善也高誘淮南注光譽也勤文王之鮮光者求文王之善譽也柯劭忞云毛公鼎文武耿光耿即炯字㠯古文同時庸敦云耿炯之㠯借詩耿耿不寐楚詞作炯炯褧衣中庸作絅衣劭忞謂石經作鮮者耿之譌文

以揚武王之大烈　大傳烈作訓　汝綸案爾雅揚續也訓道也

其惟克用常人　汝綸案鄭儀禮注古文常為祥爾雅祥善也常人善人也說文吉善也吉士善士也常吉即祥吉皆言善也

太史司寇蘇公　汝綸案太史益蘇公之兼官魯語太史虔糾天刑是亦刑官也上戒王勿憂庶獄然獄者天下之大命故呼刑官而戒之君前臣名後王之法洛誥稱召公為保召誥稱周公為公又稱為旦周初人無定例也

式敬爾由獄　汝綸案式如康誥式爾之式謂常也由讀乃其速由之由與訧郵并通說文訧罪也由獄猶王制之言郵罰矣敬讀為矜

以長我國家　汝綸案韋昭齊語注長益也

茲式有慎　汝綸案廣雅慎敕也說文敕誡也茲式有慎者斯用有誡也

以列用中罰　汝綸案列厲同字祭法厲山氏周禮釋文作列山詩烈假唐公房碑作厲蠱皆其證漢書厲

勸勉之也中罰者呂刑所謂刑之中也說具呂刑

顧命　康誥

史記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太子釗遂立是為康王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　汝綸案舊傳序言伏生康王之誥合于顧命史記分言之則孔氏古文之篇第也

釋文言歐陽大小夏侯康王之誥同於顧命伏生之傳也馬鄭本自高祖寡命以上內于顧命王若曰以下為康王之誥則孔安國所傳與史記合也今本自王出以下分篇與史記違則舊傳妄改者也其文起訖本一篇而古文析之疑其非是然盤庚之書分為三篇亦與此同不為失也史記作康誥今云康王之誥亦非舊題當依伏生合為一篇附康誥之名於篇題下以存史記之舊鄭云臨終出命謂之顧命將去之意也迴首曰顧

王不懌　馬本作不釋　段玉裁云釋懌同字漢書律厤志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此蓋今文尚書也

王乃洮頮水　馬云洮洮髮也頮頮面也　汝綸案馬蓋讀洮為縚也鄭士昏禮注纚縚髮是縚髮古人常語若洮髮則無此稱也淮南本經惱寃而不親是惱兆為疊韻字古聲相近得通借鄭有司徹注挑讀或舂或抌之抌三家詩作或舂或舀亦其例也鄭讀洮為濯則濯頮同事下綴水字殊為不詞此經蓋縚為一事頮水為一事也

相被冕服　舊傳扶相者被以冕服加朝服　孔疏鄭以為玄冕發大命以文武之業傳社稷之重不應惟服玄冕覲禮王服衮冕而有玉几此既憑玉几明服衮冕也　徐幹云顛沛而不亂者成王其人也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

憑玉几　周禮注作馮說文作凭云讀若馮

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　人表彤作師鄭云公兼官以六卿為正次芮伯入為宗伯畢公入為司馬　汝綸案鄭既言六卿為正次則宗伯當是彤伯作芮者詩疏傳寫誤也

師氏虎臣　人表虎作彪　汝綸案班以師氏龍臣列表第三等是皆人名也周官無名虎臣者說此經者疑師氏為官名因改龍臣為虎臣而說為虎賁氏非是

疾大漸　王鳴盛云列子釋文漸劇也

惟幾　舊傳惟危殆

病日臻既彌留　舊傳病日至言困甚已久留言無瘳

恐不獲誓言嗣　鄭季友云嗣謂嗣君周禮典命云諸
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注云誓猶命
案誓言嗣謂立嗣
宣重光　汝綸案說文光明也重光猶易之言繼明謂
其兩世濟美典引宣二祖之重光蔡邕注宣徧也
奠麗陳教則　汝綸案詩傳麗數也應貞華林園集詩
不常其數李善注數猶禮也引左傳張趯曰吾得聞
此數為證是數為禮也奠麗者定禮也大玄數為品
式品式亦禮也則法也上屬為句

肄肄不違　汝綸案肄肄連文猶棣棣也詩傳棣棣富
而閑習也戴記作逮逮漢書韋玄成詩逮逮其則顏
監注逮逮閑習之皃用毛義也肄與棣逮同聲得相
通借韓愈袁氏廟碑其筵肄肄義異而文亦同肄肄
不違謂躬行禮教文若拳拳不失矣
用克達殷集大命　漢石經達作通集作就　汝綸案
達讀撻彼殷武之撻石經作通則讀野盧氏掌達國
道路之達鄭彼注云通之使不陷絕也
在後之侗　馬本作詷　汝綸案孔論語注侗未成器
之人也詷侗通王樹枏云法言桐子之命也李軌注
桐洞也洞然未有知識之時侗桐通
敬迓天威　段玉裁云迓本當作御　汝綸案文選注
御猶憑也廣雅威力也敬迓天威謹憑天力也漢書
霍光傳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
嗣守文武大訓　舊傳繼守文武大教
無敢昏逾　汝綸案逾渝同字詩傳渝變也昏逾言昏
變也
殆弗興弗悟　蔡傳殆將必死　汝綸案悟梧同字後

漢徐登傳梧鼎而爨李賢注梧支也弗悟不支也
爾尚明時朕言　王念孫云明勉一聲之轉時承一聲
之轉明時朕言勉承我言也大戴誥志明孟也爾雅
孟勉也
弘濟于艱難　汝綸案爾雅濟益也弘濟猶宏益也艱
難主少國危難也
安勸小大庶邦　汝綸案楊倞荀子注安語助或作安
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廣雅勸教
也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　舊傳有威可畏有儀可象然後
足以率人　汝綸案高誘淮南注夫人衆人也廣雅
自從也自亂者從治也猶立政之言俾亂俾乂也于
者在也鄭儀禮注今文于為於高誘呂覽注於猶在
也言衆人從治在威儀也
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馬鄭本冒貢作勖贛　馬云
贛陷也　段玉裁云馬讀贛為坎　柯劭忞云馬作
贛贛沒一聲之轉勖贛猶冒沒陷乃冒贛二字之義
非訓贛為陷段說失之勖古讀冒　汝綸案以使也

冒讀為昧冒沒即昧沒吳都賦注昧冒也非幾非法
也小爾雅幾法也孫星衍謂冒貢非幾即史記所云
多欲是也
茲既受命　漢石經既作即　汝綸案王言至此句止
云即者王逮之之詞作既者誤字也命者立釗之命
史記云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是也
還　汝綸案此一字為句還者王還寢室也周禮司几
筵云王位設左右玉几上言馮玉几則發命在治朝
之位故言還也

出綴衣于庭　汝綸案出綴衣者喪大記云疾病徹褻
衣加新衣是其事也此未死時鄭云陳斂衣非是
王崩　馬本作成王崩白虎通周禮注引並同　御覽
引五經通義曰崩薨從何王以來乎曰從周尚書曰
放勛乃殂落舜曰陟方乃死武曰武王既喪是知武
王以前未稱崩薨至成王太平乃制崩薨著之尚書
曰翌日乙丑成王崩　馬云安民立政曰成　汝綸
案馬本是金縢武王既喪亦有武字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　人表仲作中毛作髦

俾爰齊侯呂伋　汝綸案爾雅俾從也爰於也
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舊傳路寢門外　汝綸案王崩
在路寢子釗亦在路寢矣逆于路寢門外者自路寢
迎之出就翼室耳干戈虎賁備非常也舊說自外迎
入者非是使迎于外則干戈虎賁豈得不就迎于所
居之地乃但列寢門外邪舊傳謂本侍左右出于外
更新逆所以殊之尤為迂曲
延入翼室　汝綸案翼室脩廬也通典晉尚書問御府
廬當在太極殿不博士卞権應琳議尚書顧命成王

崩康王居于翼室先儒云翼室于路寢今宣於太極殿上據權琳此議是翼室即倚廬矣喪大記君爲廬宮之爾雅宮謂之室故曰翼室翼者舊傳訓明是也喪大記凡非嫡子以於隱者爲廬鄭注不欲人屬目天子之廬正欲人屬目故曰明也權琳謂在路寢非是所稱先儒葢即舊傳之說士止二門倚廬尚在中門外天子之廬不惟不在路寢亦幷不在路寢夾室明矣爾雅室無東西廂曰寢是路寢故無夾室也上言逆于路寢門外若不出此門何用迎邪或謂初喪未爲梁闇因居翼室妄也既殯而後居廬者士禮耳

恤宅宗　後漢書注宅作度　汝綸案典引正位度宗正用此文蔡邕注度居也宗尊也班蔡皆以度宗爲居尊今讀恤宅連文非是恤者狀其憂喪之容恤恤然也七發卹然足以駭矣大元卹而踈而左傳恤恤乎皆與此恤義同居尊者即位也謂爲喪主也爲喪主則定爲天子矣故曰居尊後漢經學大明每遇大喪三公輒奏尚書顧命其諸帝無變故者明章和殤沖五世皆以先帝崩日即位用此經文也

命作冊度　舊傳命史爲冊書法度傳顧命于康王孔疏下文升階即位及受同祭饗皆是法度　汝綸案此下爲見廟策告之事史記所云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于先王廟者是也經不見入廟之文惟以作策度揔目下事而以出廟門結之于後言策告則在廟可知言出廟則先入廟可知非明于古人屬辭之法不能辯也

越七日癸酉　鄭云癸酉葢大斂之明日也　汝綸案後漢禮儀志既殯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奏可據此則漢公卿說此經皆以癸酉爲殯日此下所言即即位之事故言即日也帝紀所云即皇帝位即在先帝崩日禮儀志所言即皇帝位乃在殯日紀志不同紀言即主喪之位此經所云宅宗也志言即繼統之位此經所云受同也春秋踰年即位則改元之禮詩除喪告嗣位則聽政之禮四者不同說者乃混爲一事所以乖也受策乃廟中事漢志謂即位柩前與史記義異史公古文之學後漢無能傳習者矣

伯相命士須材　孫毓云尚書顧命成王新崩傳遺命
文物權用吉禮　金履祥云材物也如下文禮器几
席車輅戈鉞之類是也士者凡幕人掌次司几筵朝
士諸職皆士也自此以下皆癸酉之事舊說須材為
供喪者與上下文不相入　汝綸案詩疏云須胥古
今字耳爾雅胥相也須材相視材物也後漢禮儀志
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請太
子即皇帝位皇后為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
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座北面稽首讀策畢

以傳國玉璽綬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黃門掌兵
以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劒授太尉告令羣臣羣臣皆
伏稱萬歲大赦天下羣臣百官罷入成喪服據此則
後漢喪制畧法此經惟在廟在殯為異耳
狄　舊傳狄下士　孔疏喪大記復魄之禮云狄人設
階是喪事使狄也　汝綸案鄭喪大記注狄人樂吏
之賤者即用祭統文祭統云祭有畀煇胞翟閽則喪
祭皆使狄矣
設黼扆　漢石經扆作衣　王鳴盛云鄭司几筵注依
之制如屏風然覲禮注依如今綈素屏風屏風起于
漢世故鄭輒舉屏風況斧依也　馮登府云依與扆
通省作衣
綴衣　孫星衍云設綴衣即中庸所云設其裳衣太史
公何氏休均以此為在宗廟也
牖間南嚮　孔疏周禮司几筵王位設黼扆扆前南向
設莞筵彼所設即此坐也戶牖之間謂之扆彼言扆
前此言牖間即一坐也　汝綸案此在廟中舊以為
殯宮則周人殯于西階此南向之坐當設何處若當

殯前則僻在西偏若當堂正中則與殯相左且位在
戶牖間殯在西階上是殯反在位前矣故知史公在
廟之說不可易也柯劭忞云左傳凡夫人不殯于廟則弗致據此知天子諸侯之喪皆殯于廟雜記至于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大戴記諸侯遷廟從至于廟皆其證也檀弓周朝而遂葬說經者據為周不殯于廟之證檀弓所記不盡為典要左氏所載則先王禮經也舊傳殯之所處曰廟乃依服子慎義謂殯于路寢即謂路寢為廟殊迂曲不辭鄭君說不殯於廟為春秋變周文從殷質以公羊義說左氏尤非依左氏義則與史記合晉文公殯於曲沃亦晉之宗廟也汝綸謂殯廟非史義傳顧命於先王廟非必殯在廟中檀弓周朝而遂葬儀禮既夕記遷柩朝祖之禮甚詳其云啟殯於祖廟門外燭俟於殯門外文尤分明不得執檀弓不為典要至左氏不殯於廟當從服義雜記至於廟門大戴諸侯遷廟從

至於廟二注皆以廟為殯宮喪服小記無事不辟廟門注亦謂廟為殯宮鄭士喪禮注凡宮有鬼神曰廟士喪禮注鬼神所居曰廟此諸說皆與服同獨舊傳以殯宮釋此經之廟則為失耳鄭說左氏殯廟為變周文從殷質自是曲說然亦足見周無殯廟之事故云變周從殷杜注以朝廟言之皆不如服說之當崔氏僖公注不殯于廟廟亦當謂殯宮若晉文公之殯曲沃則是失禮之事不足據也緣何說欲混舊傳於史義故詳辨之知周無殯廟之事此經在廟行禮專為傳受顧命所行皆吉禮也

敷重篾席　說文布重蔑席云蔑席纖蒻席也讀與蔑同　錢大昕云古讀敷如布　姚鼐云篾俗字當為蔑　汝綸案此祭統所云鋪筵設同几者也鄭注司尊彝大旅云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此其所謂大旅與姚氏知為在廟而謂設成王几筵于廟則非成王新崩未朝祖豈得事之於廟且成王几筵何得舍殯而之廟史記謂先王廟是也蔑為纖蒻馬注正同說文即司几筵所云莞筵也鄭以為新鬼神之事不用生時席故改許馬舊詁四席皆以竹言若知此為祭先王廟則不必創為異說矣

黼純　舊傳白黑雜繒緣之　汝綸案鄭司農司几筵注純讀均服之均純緣也司几筵喪事用黼純此新喪大旅非吉祭也

華玉仍几　鄭云華玉五色玉也　孫星衍云司几筵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鄭司農云變几變更其質謂有飾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　汝綸案華玉文貝彫漆皆几之質吉事則更于其上加飾耳此非吉祭故仍几

西序東嚮　汝綸案舊傳此旦夕聽事之坐孔疏云鄭王亦以為然愚謂此在廟中非路寢不為聽事坐也下西向之坐據燕禮坐于阼階上則此東向之坐亦是西階上矣若在路寢將置殯于何所邪舊傳東西牆謂之序孔疏云釋宮文今傳作廂者傳寫之誤耳

敷重底席　馬云底青蒲也　王鳴盛云漢書史丹傳頓首伏青蒲上　汝綸案底蓋青蒲之名故玉篇作茋舊傳底為蒻苹苹字當從草蒻與弱同苹即間傳之苹鄭彼注苹今之蒲苹也說文蒻蒲子可以為平席平席亦當為苹席底苹皆蒲蒻之名底訓平故茋為苹段玉裁謂當作平則古人謂席為蒲平甚不詞矣

綴純　舊傳綴雜彩　江聲云司几筵純有紛畫黼繢

四者此經上下有黼畫紛則綴純者其當司几筵之續純矣鄭注畫謂雲氣也續畫文也蓋散文則續畫通言對文則微有異　孫星衍云大戴禮亦綴戶也盧氏注云綴飾也以為畫飾則與續同江說是

文貝仍几　孔疏貝者水蟲釋魚云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曰貝甲以黃為質白為文彩名為餘蚳以白為質黃為文彩名為餘泉　汝綸案吉事則于此文貝几上更加他飾故此為仍几

敷重豐席　舊傳豐莞　孔疏釋草莞苻蘺郭璞曰今之西方人呼蒲為莞用之為席也王肅亦云豐席莞

畫純　鄭云畫純以雲氣畫之為緣　王鳴盛云鄭注三禮凡言畫者輒以雲氣為說

彫玉仍几　舊傳彫刻鏤

西夾　舊傳西廂夾室之前　孔疏下傳西房西夾坐東東房東廂夾室然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　汝綸案釋宮室有東西廂曰廟李巡云謂宗廟殿有東西小堂也孫炎郭璞注

云夾室前堂此西夾即所謂夾室前堂故傳謂之西廂是也小堂之後即夾室亦謂之房鄭特牲禮注房當夾北是也據釋宮文知此是廟非寢矣

南嚮　汝綸案說者以東夾無坐為即居喪之翼室非也翼室既非東夾設坐又非路寢此由不知為廟中几筵乃妄言耳孔疏謂牖閒一坐有周禮可據下文三坐禮無其事竊謂此固禮之變也據曾子問天子崩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然則此時羣祖皆在一廟故徧币几筵以羣祖臨之也牖閒南嚮者太祖也東西序則文武也西夾則羣祖也其東夾無坐者通典引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中必在西者長老之處地道尊右鬼神幽陰也此經但有西夾與此正同

敷重筍席　馬云筍箁箬　舊傳筍蒻竹　王鳴盛云說文箁竹箬也箬楚謂竹皮曰箬　段玉裁云傳云蒻竹當作弱竹謂穉竹也

玄紛純　鄭云以玄組為之緣　汝綸案司几筵注亦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舊傳用其義然組綬與黼綴畫

不類鄭司農讀紛為豳蓋是其讀為和紛之紛讀為
白繡者則非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若紛是白繡則
玄紛正上文之黼矣紛讀為豳者借紛為份廣雅彬
文也彬份同字考工記青與赤謂之文正此經之文
紛也
漆仍几　孫星衍云漆說文作桼云木汁可以髹物此
借用水名漆字也
越玉五重　戴鈞衡云越惟也發語詞
陳寶　說文作陳宲　汝綸案說文引陳宲赤刀連文

則陳寶為一物也廣雅陳寶刀也
赤刀　鄭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為飾周正色也
汝綸案鄭說是後漢制中黃門掌兵以斬蛇寶劍
授太尉亦以初起時所用為寶周本紀誅紂是輕劍
此云刀刀劍異名同實
宏璧琬琰　鄭云宏大也琬琰皆度尺二寸者　舊傳
大璧琬琰之珪為二重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蔡邕引作顓頊河圖雒
書在東序　雒書天准聽引序作杼　鄭云大玉華

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玕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
玉色如天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河圖
圖出于河帝王聖者之所受　舊傳三王為三重
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
在東房　鄭云胤也兌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
者之名大貝書大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
如車渠是也鼖鼓大鼓也此鼓非考工記鼖鼓長八
尺者若是周物何須獨寶守明前代之物與周鼖同
名耳　釋文垂劉音瑞　孔疏考工記車罔為渠其

形曲如車罔故比之也　汝綸案考工記韗人為皋
陶謂之鼖鼓然則鼖鼓其皋陶之鼓與
大輅在賓階面贅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
在右塾之前　馬云不陳戎路者兵事非常故不陳
之鄭云門側之堂謂之塾　舊傳大輅玉綴輅金先
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面前皆南
向左右塾前皆北面　汝綸案周禮典路若有大祭
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此祭祀出路舊以為
大喪出路非也鄭以大喪大賓客出路為嘗陳之大

祭祀出路為當乘之其實祭祀亦是陳路故與賓禮同事若云當乘則但出玉路足矣不必與賓禮同也鄭以贊路為玉輅之貳次路為象路之貳謂但主朝祀不陳金革木三路愚謂陳路與陳寶略同不主朝祀之用舊傳用馬義是也

二人雀弁　鄭云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耳　汝綸案孔疏士入廟助祭乃服雀弁此言雀弁則是入廟矣白虎通爵弁者何謂也其色如爵頭周人宗廟士之冠也

經說十二之二　　全

執惠　鄭云惠狀蓋斜刃宜芟刈　舊傳惠三隅矛立于畢門之內　姚鼐云畢門者廟之內門穀梁傳所謂祭門也　汝綸案姚說是古者廟不止一門聘禮每門每曲揖乃入廟門是其證爾雅閍謂之門楚茨所云祝祭於祊廟之內門即此經之畢門也禮器所云為祊乎外廟之外門即下經之廟門也說者合為一門故皆失之畢門惟見此經鄭司農注周禮云路門一曰畢門亦因誤以此經所言為在路寢遂以意定之耳畢者所以助匕載之用廟中所有事也儀禮特牲禮宗人執畢先入鄭注朼畢同材朼用棘心則畢亦用棘心畢為其似畢星取名也又注雜記云朼所以載牲體者畢所以助主人載者大射儀以弓為畢注云畢所以教助執事者祭門之謂畢門義蓋取此解者以終畢說之誤矣此經三門舊皆以為路寢門既本一門何為屢易其名使人疑為數處邪知不然矣

四人綦弁　馬本綦作騏云騏青黑色鄭同　段玉裁云騏綦古通用

經說十二之三　　全

執戈上刃　鄭云戈即今之鉤孑戟

夾兩階戺　舊傳堂廉曰戺　孔疏廉者稜也立在堂下迎于堂稜

一人冕　舊傳冕皆大夫也　孔疏禮大夫服冕士服弁也冕在堂上弁在堂下

執劉　鄭云劉蓋今鑱斧　孫星衍云說文鑱銳也

立于東堂　鄭云序內半以前曰堂　孔疏此立于東堂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

執鉞　鄭云鉞大斧

執戣　鄭云戣瞿葢三鋒矛　孫星衍云詩傳厹三隅矛也鋒即隅

立于東垂　舊傳立于東西下之階上　孔疏垂是遠外之名此二人服冕知在堂上堂之遠地當於序外東廂西廂必有階上堂知此立于東西下之階上也

執銳　銳說文作鈗讀若允岳珂云越中注疏本正文作鈗　鄭云銳矛屬凡此七兵或施矜鄭盧人注凡矜八觚或著柄王鳴盛云隋圍者柄也　周禮戈長六尺其餘未聞長短之數

立于側階　舊傳立北下階上　孔疏鄭王皆以側階為東下階然立于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故傳以為北下階上北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

王麻冕　白虎通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禮曰周冕而祭冕所以用麻為之者女功之始示不忘本也即不忘本不用皮何皮乃太古未有禮文之服故論語曰麻冕禮也尚書曰王麻冕　鄭云麻冕三十升麻也儀禮注八十縷為升　汝綸案鄭司服注六服同冕首飾尊也陳祥道禮書古者五冕皆麻然則麻冕不異此經惟裳為別耳

黼裳　白虎通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士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迎子釗不言迎王也王者既殯而即繼體之位何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乃受銅明為繼體君也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尚書曰王釋冕喪服吉冕受銅稱王以

接諸侯明已繼體為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　鄭云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　舊傳王及羣臣皆吉服　朱子云麻冕乃是祭服顧命為後繼統事于宗廟故受冊用之以其在廟而凶服不可入故也　汝綸案據下黼黻黃朱為正服則孔疏變常之說非是白虎通鄭注舊傳皆無變常之說

由賓階隮　舊傳不敢當主

蟻裳　鄭云蟻謂色玄也

入即位　舊傳亦廟中之禮　汝綸案舊傳知為廟中

之禮乃說以在殯何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　舊傳執事各異裳彤纁
也　孔疏裳祭服也
太保承介圭　舊傳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
康王所位　孔疏考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
子守之鎮圭圭之大者介訓大故知是彼鎮圭奉以
奠康王所位明正位為天子也下文不言受介圭太
保必奠於其位但文不見耳
上宗奉同瑁　馬云同者大同天下也　鄭云上宗猶

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　虞翻云今經益金就作
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　翻奏鄭解尚書違失云古
同字以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為杯誤莫大焉
姚鼐云經本是上宗奉同其瑁字則因虞翻語而
妄增若經本有瑁字虞翻安得復讀同為瑁而反譏
康成釋為酒杯之非乎　汝綸案姚說是也錢大昕
亦以同瑁連文為非下文受同授同不言瑁諸書引
馬鄭遺說亦不見釋瑁之文皆其證也馬注大同天
下釋同之名義蓋亦以副璽為說鄭訓酒杯實乃誤

解少牢饋食禮觶實于篚司宮取勺于篚執以升大
夫且然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豈有天子入廟奉斝一
杯上卿親奉之理虞改瑁字亦為專輒揆以下文受
瑁授瑁以異瑁殊不可通惟副璽之詁為得其實白
虎通受銅藏銅正謂副璽銅同通借今文訓為副璽
蓋別有說不關偏傍有無虞說益金作銅亦誤唐六
典引周書曰湯放桀大會諸侯取天子之璽置天子
之座則天子之有璽舊矣璽為重器故上宗奉之漢
制太尉以傳國玉璽綬跪授皇太子正法此經受同
之事其謂顧命為即日即位亦正由受璽之文知之
也

由阼階隮　舊傳由便不嫌　汝綸案傳先王命故由
阼
由賓階隮　舊傳持冊書顧命進康王故同階
御王冊命　蘇軾云天子所賜冕曰御　汝綸案兩都
賦序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與此御同
皇后憑玉几　說文憑作凭云讀若馮　舊傳皇后大
君成王

道揚末命　汝綸案詩傳揚猶道也導揚猶陶演也釋名導陶也陶演已竟也導揚陶演一聲之轉末命猶言終制謂遺命

命汝嗣訓　汝綸案訓順同爾雅順敘也緒也嗣訓繼緒也猶詩之言繼序也上云誓言嗣者謂此

臨君周邦　汝綸案文選注作君臨者誤也史記云以篤信臨之釋此文也後漢安帝策文云其審君漢國臨審聲近是今文當作審君周國矣呂覽注審慎也

率循大卞　舊傳循大法　孔疏卞之爲法無正訓王

肅亦同　汝綸案釋文卞皮彥反徐扶變反徐爲鄭作音也似鄭王異義漢書成帝紀於蕃時雍孔宙碑蕃作卞是卞蕃通借大卞者大蕃也大蕃猶大禁也六司徒蕃樂杜子春云閉藏樂器而不作是蕃有閉藏之義薛綜東京賦注禁藏也周人掌猷禁鄭注禁者其蕃衛也是禁與蕃同義也韓詩章句率斂也高誘淮南注循順也率循大卞者斂順大禁也史記云申告以務節儉毋多欲是其義也足利本作帥修大辨疑非也柯劭忞云徐卞音扶變反讀卞爲范范範通爾雅法也舊傳大法亦用鄭義徐以音存義後人往往略之卞作蕃見漢碑亦徵卞有範讀

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汝綸案漢書五行志注答報也高誘淮南注揚猶稱也稱說宜稱古止一字答揚者報稱也對揚對越義并同也舊傳以光訓爲大教是也詩傳光大也

其能而亂四方　戴鈞衡云其讀曰豈　汝綸案而如同字爾雅如謀也

以敬忌天威　汝綸案杜預左傳注忌畏也

乃受同瑁　汝綸案瑁衍字也受同者受璽也白虎通云受銅明爲繼體君是也孔疏引鄭注云一手受同一手受瑁廟中無兩手幷持之禮司宮兼執二勺者奔走之役耳據虞翻說則鄭本無瑁此非鄭注也疑疏自引王肅之說傳寫者誤爲鄭耳舊傳多用王義也疏前引鄭注既言上宗宗伯之長又言大宗伯一人小宗伯二人使其上二人是宗伯有二長與姚鼐二人本當是一人疏妄加之亦未然彼下言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則固言二人矣愚謂使其上二人云云

者孔疏推論之詞所引鄭注則自宗伯之長句而止
也今輯錄鄭注者誤入孔疏之文不知與鄭說上宗
義違也
王三宿三祭三咤　馬本咤作詫釋文作宅說文引作
詫云詫奠爵酒也　舊傳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
孔疏釋詁肅進也宿即肅也
上宗曰饗　金履祥云傳神命以饗告也猶嘏以饗告
也
太保受同降　汝綸案此是受王所受之同
經說二十之三　卆
盥　汝綸案此一字爲句爲將酢故盥
以異同秉璋以酢　汝綸案異同亦副璽也蔡邕獨斷
秦有六璽知周亦非止一同後漢輿服志注引漢舊
儀六璽文曰皇帝之璽皇帝行璽皇帝信璽天子之
璽天子行璽天子信璽疑其稱皇帝者秦所增加其
稱天子者周世舊物也據此則有三璽所以有異同
也用異同報祭而秉璋以禮神故曰以異同秉璋以
酢也此目下事下言祭嚌宅乃所謂酢也舊傳報祭
曰酢

授宗人同　汝綸案爲將拜故
拜王答拜　舊傳尊所受命　汝綸案王受同者即位
也太保以異同酢者傳顧命也
太保受同　汝綸案受之宗人而植之神前也所云以
異同酢也
祭嚌宅　金履祥云宅亦當作詫　汝綸案此所謂酢
也說文嚌嘗也
授宗人同　汝綸案爲將拜故此自神前取以授宗人
也太保不復受者以顧命已致也太保自是降矣
經說二十之三　卆
收　汝綸案藏同也蓋宗伯藏之
諸侯出廟門俟　汝綸案廟門廟之外門也知廟有外
門者聘禮每門每曲揖乃及廟門大夫止二門賓問
大夫既入大門亦每門每曲揖乃及廟門則所謂每
門者廟之外門及宮廟相通之門也俟者俟于應門
之外也覲禮受舍于朝鄭云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
此出廟門俟即俟于所受之舍矣以下言入應門知
在應門外也又案五經異義許愼云易下邳傳甘容
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白虎通云

為天子守蕃不可頓空故分為三部有始死先奔者
有得中來盡其哀者有得會喪奉送君者七月之閒
諸侯有在京師親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
道路者有居其國哭痛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
通典引五經通議云凡奔喪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
聞後還荀子云奔喪百里據此諸說則千里之內始
死先奔七日之內至者過半矣不必來朝遇喪也下
邳傳禮疏傳誤為傳陳壽祺乃妄說之

王出在應門之內　汝綸案出者出廟門也應門之內

經說二十之三

為治朝故郭璞注釋宮謂應門為朝門也諸侯出廟
在應門外王出廟在應門內鄭注考工廟寢同制廟
在寢東廟內門與路門竝廟外門與應門竝廟之內
外二門之閒必有廟寢相通之門所謂闈也王由此
以至治朝也此上在廟此下在朝

皆布乘黃朱　白虎通云天子朱紼諸侯赤紼書曰黼
黻衣黃朱紼謂諸侯也別于天子謂之黃朱黃朱亦
赤矣　段玉裁云毛詩采菽傳朱芾黃朱芾也斯干
傳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芾紼假借　汝綸案布
乘白虎通作黼黻是也白虎通所引當是書傳之文
今本脫傳字耳經無衣紼二字也其攷黜篇引書曰
三年一攷少黜以地亦書傳文與此正同王振綱謂
布乘黃朱為布黃朱之幣各四庭實則唯國所有不
得皆布四幣若束帛加璧則在下文其說非也此上
言彤裳蟻裳此言黼黻黃朱禮之文質相變若襲裼
之不相因也

賓稱奉圭兼幣　王鳴盛云說文引周書曰稱奉介圭
詩以其介圭入覲于王是諸侯有介圭　汝綸案王

經說二十之三

說是稱奉連文脫介字則不辭武億謂賓稱為擯者
之辭者妄也舊傳賓諸侯也

一二臣衛敢執壤奠　舊傳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
王　汝綸案衛如宿衛周衛服虔左傳注衛從兵也
臣衛猶言臣僕矣鄭禮記注奠猶獻也壤奠猶言土
貢

王義嗣德答拜　蔡傳答拜正其為後　汝綸案義嗣
冢子宜為君者左傳君義嗣也誰敢干君用此文也
德升也言王乃義嗣故升就王位然後答拜也先在

應門之內尚未就王位諸侯執貢推戴為君然後升
就王位
誕受羑若　汝綸案高誘呂覽注受因也羑誘同字爾
雅誘進也若善也羑若者言天之進善也不言天者
承皇天為文而省之
克恤西土　汝綸案恤讀為率多士恤祀史記作率祀
爾雅率自也
惟新陟王　汝綸案惟以也鄭禮注陟之言得也言文
武因天之進善能自西土以新得王也史記但言申

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為不言成王事蔡傳以新陟
王為成王者非是武王不終于西土成王之功又不
大于武王何獨以戡定歸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皆
言文武之事不及成王不似後世稱述帝王祖考必
枚舉無遺也舊傳亦不謂為成王
畢協賞罰　汝綸案當依白虎通作必力此與太誓文
同畢為必之借字必讀信賞必罰之必協力皆劦之
借字荀氏易注劦別也必劦言明決也說苑作畢協
益後人據今本尚書改之

戡定厥功　孫星衍云釋詁戡克也
用敷遺後人休　說文敷㪿也　汝綸案敷遺猶施移
也史記萬石君傳劍者人之所施易也亦與此同說
在盤庚爾雅休蔭也
張皇六師　汝綸案張皇疊韻連綿字猶羽獵賦之言
章皇也六師猶言萬乘斥天子也張皇六師謂張大
天子之職也
無壞我高祖寡命　汝綸案此經勸成王張大天子之
職勿壞文武顯命也寡讀為宣易為寡髮鄭本寡作

宣宣命者顯命也韓詩宣顯也
庶邦侯甸男衛　王鳴盛云酒誥亦言侯甸男衛約舉
之詞耳
丕平富不務咎　汝綸案丕不同字平辯同字辯猶徧
也堯典徧于羣神史記徧作辯詩傳富福也不徧福
者賞不僭也務瞀同字廣雅瞀過也孔晁周書注瞀
罪也不過罪者刑不濫也
底至齊　馬讀底至齊絕句　孫星衍云釋詁底止也
釋言齊中也底至齊止于至中也　汝綸案此承上

畢協賞罰為文

信用昭明于天下　汝綸案信詞也讀信能行此五者之信

用端命于上帝　汝綸案端者顓之借字白虎通顓專也董仲舒名田疏顓山澤之利與此顓同

乃命建侯樹屏　汝綸案廣雅命使也

在我後之人　王念孫云在讀相顧在也吳語昔吾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左傳吾子獨不在寡人

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我先王　王引之云綏讀為諉爾雅諉纍也周官夏采禮記明位堂鄭注并云綏當為綏　戴鈞衡云十四字為句　汝綸案穆天子傳注顧還也言當相與還繼爾先公之臣服于我先王也

用奉恤厥若　汝綸案恤率之借字若猶道也說在康誥召誥五政厥若者先王之道也奉恤厥若承述其道也史記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是此經義也

無遺鞠子羞　舊傳稚子康王自謂也　王鳴盛云釋言鞠稚也

王釋冕反喪服　鄭云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　汝綸案漢制羣臣百官罷入成喪服法此經之事也白虎通釋冕喪服無反字據漢志成喪服之文則無反字者是也士禮既殯而後成服天子亦當然耳前是固未喪服非脫衰斬而易以冕服也沈文阿云千人無君不敗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

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逮乎末葉縱横漢承其弊雖文景刑措而七國連兵或踰月即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為而為之非無心于禮制也朱子云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册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已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

實晉

史記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　裴駰云肸一作鮮一作獮尚書作粊　司馬貞云粊即魯卿季氏之費邑地也鄭曾子問注云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作粊誓疏云伯禽所遭是母喪　汝綸案堯典疏云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為在呂刑前第九十七蓋以時代相次故繫此篇於成王事後肸誓之作與大誥同時

人無譁　鄭云人謂軍之士衆及費地之民　孫星衍云一切經音義引三倉云譁言語讙讙也

徂茲　汝綸案茲詞也讀如立政休茲之茲徂茲猶言往哉也

淮夷徐戎並興　舊傳此戎夷帝王所羈縻統馭故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　汝綸案賈逵左傳注云徐即淮夷據詩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賈說是也並興言其盡起耳

善敹乃甲冑　史記敹作陳　說文敹擇也　孫星衍云史作陳說文訓擇夏小正云陳筋革者省甲兵也

省亦擇也

敿乃干　說文敿繫連也讀若矯　王肅云敿楯當有紛繫持之　孔疏干是楯也楯無施功之處惟繫紛于楯紛如綬而小繫于楯以持之且以為飾鄭云敿猶繫也

無敢不弔　史記弔作善　鄭云弔至也至猶善也

備乃弓矢　舊傳弓調矢利　汝綸案說文備慎也廣雅慎敕也

鍛乃戈矛礪乃鋒刃　汝綸案鍛亦礪也詩取厲取鍛亦鍛礪對文傳云鍛石也是鍛為碫之借字說文碫厲石也引春秋傳鄭公孫碫字子石字亦借為段春秋人名段皆字石公孫碫今本亦作段鍛厲同事皆所以利器用故連文互義若鍛鍊之鍛與厲不相比坿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　說文牿牛馬牢也引此經無淫舍二字　汝綸案左傳凡師一宿為舍鄭周禮掌舍注舍行所解止之處也淮南原道篇久淫而不還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高誘注淫過也楚詞招魂南方

不可久淫義並同淫舍者過舍也言軍所過止當踖其牛馬也高誘呂覽注惟宜也說文無淫舍二字集韻禮部韻畧狩同蓋節引此經柯劭忞云牿牛馬四句謂軍士所舍止之地居民宜如此下馬牛風臣妾逃亦謂居民之馬牛臣妾非軍中所有也孔疏疑古以婦女從軍誤甚此經言民之馬牛臣妾其逃逸者軍士勿逐其在者軍士勿竊勿誘說者皆失之

杜乃擭　釋文杜一作敜　鄭云擭柞鄂也　王肅云杜閉也　王鳴盛云周禮賈疏柞咢者豎柞于中向上咢咢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謂之柞鄂魯語鳥獸成設穽鄂韋昭注鄂柞格所以誤獸是也說文敷閉也讀若杜

敜乃穽　說文敜塞也穽作阱　王鳴盛云鄭周禮雝氏注阱穿地為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　汝綸案擭阱皆所以禁禦禽獸者此借其義以為牿牢之用謂閑遮牛馬者也閉塞之所以誓其牿也承上牿牛馬申其義

無敢傷牿　汝綸案高誘淮南注傷敗也牢敗則恐牛馬走佚故有常刑

馬牛其風　鄭云風走逸　孔疏左傳風馬牛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

臣妾逋逃　鄭云臣妾厮役之屬也　孔疏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八曰臣妾聚斂疏材左傳卜招父曰男為人臣女為人妾古人或以婦女從軍　孫星衍云古軍中有丁女墨子備城門篇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十人　汝綸案墨子言城守不言從征

勿敢越逐　舊傳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之

祗復之　史記祗作敬集解一作振　段玉裁云盤庚震動石經作祇動咎繇祗敬夏本紀作振敬無逸祇懼周本紀作震懼祗振一聲之轉　汝綸案小爾雅復白也

我商賚汝　汝綸案趙充國疏云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顏師古注商計度也

乃越逐不復　汝綸案越逐者吳起書所謂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乖獵散其將可取也不復者吳起書所

謂其卒自行自止此爲愚將又曰三軍之衆百萬之
師張設輕重在于一人也
無敢寇攘　鄭云寇刦取也因其亾失曰攘
踰垣牆　汝綸案史記有踰垣牆而節去竊馬牛六字
知此踰非因竊誘乃不守部署棄越壘伍者也垣牆
謂壁壘也
我惟征徐戎　汝綸案不言淮夷明前稱淮夷即徐戎
矣
峙乃糗糧　史記乃作爾　說文峙乃餱粻云餱乾食
經說二之三　亘
也　孔疏峙具也說文糗熬米麥也鄭云糗擣熬穀
也謂熬米麥使熟又擣之以爲粉也　段玉裁云說
文無粻字爾雅粻糧也
無敢不逮　汝綸案不逮謂緩不及事史記云甲戌築
而征徐戎無敢不及是釋逮義也
汝則有大刑　馬云大刑死刑　孔疏今律乏軍興者
斬
魯人三郊三遂　史記遂作隧　孔疏三郊三遂謂魯
人三軍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司馬法萬二

千五百人爲軍是家出一人一鄉爲一軍天子六軍
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
又云萬二千五百人爲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
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
遂爲副耳鄭衆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
王國百里爲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稱地邑外謂之
郊孫炎曰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爲郊則諸侯之制
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三郊謂三鄉也　汝綸案
此言郊遂不得不以魯人冠之於文宜爾上峙糗糧
經說二之三　亶
固亦魯人史記云魯人三郊三隧峙爾芻茭糗糧楨
幹無敢不逮是其證吳澄因舊傳謂有諸侯之師遂
言糗糧諸侯自齎其說非是史記不言率諸侯也郊
遂謂居人疏云三軍非是如其說鄉爲正遂爲副則
三郊三遂爲六軍矣故知非也
峙乃楨幹　馬云楨幹皆築具楨在前幹在兩旁
甲戌我惟築　孔疏期以至日築
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金履祥云無餘刑非殺者所以
刑之者無餘但非殺耳降死一等之刑也　汝綸案

史記貨殖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此無餘刑與彼不餘力正同孫子兵法吾士無餘財無餘命亦與此無餘同餘謂遺留也

峙乃芻茭　鄭云茭乾芻也

無敢不多　汝綸案孫星衍謂史記多作及非是史於芻茭糗糧楨幹皆以逮字蔽之其云無敢不及則又以及詁逮也

汝則有大刑　史記作此肘誓遂平徐戎定魯

呂刑

史記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于王作脩刑辟　孔疏詩生甫及申不與我戍甫史伯云申呂雖衰呂即甫也柯劭忞云崔寔政論周穆有闕甫侯正刑有闕即諸侯不睦正刑即脩刑辟崔用史公義

惟呂命王　鄭云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為相　孔疏尚書緯刑得放之篇有此言也　孫星衍云史記甫侯言于王以命為言讀王字上屬鄭緇衣注云傳說作書以命高宗　汝綸案廣雅命告也書序呂命穆王段玉裁亦引緇衣注為證其讀是也

享國百年　汝綸案周本紀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又云穆王立五十五年孔疏謂享國百年從生年而數據無逸云享國者皆謂在位未即位不得言享國也論衡謂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年出百三十四十歲此與史記不合蓋亦妄說皆因誤讀王字下屬為句耳此經言周興百年享國者周之享國也史記武王伐殷後七年崩成康之世刑措四十餘年三統厤昭王無年數近人姚文田以厤法推史記竹書則穆王元年上距武王克殷正九十年武王七年成王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昭王十九年然則此言百年蓋當穆王初年矣

耄荒　漢書刑法志耄作眊鄭周禮注作旄　汝綸案耄旄皆眊之借字又通作耗漢書景帝詔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師古注耗讀與眊同此經眊荒即彼文耗亂也高誘淮南注荒亂也眊荒謂諸侯廢職史記所云諸侯有不睦者是其義也班云穆王眊荒鄭引作王旄荒皆失其讀也

度作刑　刑法志度時作刑鄭周禮注度作詳刑　汝綸案鄭引為度作詳刑者是也下告爾祥刑監于茲

祥刑皆有祥字鄭儀禮注古文常為祥祥刑者常刑也鄭作詳者詳祥同字其訓為詳審非是刑法志云度時者據度義為文非經句也舊傳亦云度時世所宜本班志為說甫侯所作常刑終周之世用之故揚子解嘲云甫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蕭何造律

以詰四方　鄭周禮注詰謹也　汝綸案周禮干注詰彈正糾察也鄭以詰為謹者蓋讀詰為誥也爾雅誥謹也

王曰　汝綸案此上呂侯告王之辭此下則王告諸侯之辭

若古有訓　王念孫云若詞之惟也

蚩尤惟始作亂　舊傳九黎之君號曰蚩尤　孔疏九黎之君號曰蚩尤不知出何書下傳又云蚩尤黃帝所滅蓋以黃帝雖戮蚩尤種類尚在故至少昊末更復作亂　汝綸案鄭不以蚩尤為九黎孔疏疑不能定馬融高誘韋昭皆以蚩尤為九黎之君鄭氏獨不謂然蓋據國語九黎在少昊之代然國語言少昊之衰九黎亂德固不謂九黎始于少昊也惟馬謂蚩尤在少昊之末則為失耳

延及于平民　孫星衍云詩發平齊等也平民謂齊民也

鴟義姦宄　潛夫論鴟為消　馬云鴟輕也　王念孫云義與俄同廣雅俄衺也

奪攘矯虔　說文奪作敓云彊取也　鄭周禮注矯作撟鄭云有因而盜曰攘　王鳴盛云杜左傳注虔劉皆殺方言謂賊為虔漢書武帝紀云撟虔吏韋昭云詐稱為矯強取為虔

苗民弗用靈　禮記苗民匪用命墨子作否用練　段玉裁云靈練雙聲練亦善也緇衣作命者古靈令通用　汝綸案鄭謂苗民為九黎之君是也其以苗民為學蚩尤則非據論衡以庶戮為蚩尤之民則此苗民即蚩尤矣其變蚩尤言苗民者史記五帝紀上言神農氏下言炎帝即其例也說者皆以苗民與蚩尤異世故朱子以此經起蚩尤為立言散漫若知苗民即蚩尤則平民化蚩尤之亂而蚩尤不用善教乃更作刑以殺僇無辜文義益直矣此經推論作刑緣起

竝非庶數凶人所言皆蚩尤之事也大戴用兵篇蚩尤作兵五經異義引公羊說祠兵為祠五兵及蚩尤之造兵者古者兵刑同事蚩尤作五殺之刑兵則刑人之器故古有蚩尤作兵之語此亦蚩尤即苗民之證也蓋蚩尤者稱其名苗民者稱其種類九黎者稱其氏也名所獨也族氏種類則所同也所以蚩尤既滅而九黎三苗仍屢見于後也

制以刑　墨子制作折　惠棟云制折古字通古論語折獄魯論折作制

惟作五虐之刑　墨子惟作唯虐作殺　惠棟云虐與殺通　汝綸案惟猶乃也鄭緇衣注云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乃作五虐蚩尤之刑夫蚩尤之刑而三苗作之其說不可通矣此以苗民蚩尤為二人之失也

曰法　蔡傳名之為法也

爰始淫為劓刵椓黥　說文作刖劓斀黥鄭本作刵劓斀剠　夏侯等書劓刵劅剠為臏宮劓割（王引之云當作宮割劓宮劓皆淫刑劓字即在宮字下）頭庶（王引之云即涿鹿）黥　鄭云刵斷耳劓截鼻苗民大為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于皋陶之為　汝綸案鄭以椓為椓破陰是婦人有刑男子無刑矣說文斀為去陰之刑疑亦未然尚書刑德放云涿鹿者鑿人顙也黥者馬羈笮人面也椓即涿鹿故與黥連文斀椓通借孔疏淫大也

越茲麗刑并制　鄭云越于也茲此也麗施也　汝綸案檀弓行并植于晉國注并猶專也王制凡制五刑注制斷也并制者專斷也猶云一切史記貨殖傳以武一切漢書路溫舒疏媮為一切皆言專斷也

罔差有辭　汝綸案爾雅差擇也有語詞辭獄辭也罔差有辭不擇于獄辭也下于苗墨子于作有

民興胥漸　王引之云漸詐欺也荀子不苟篇小人知則攫盜而漸議兵篇是漸之也正論篇上幽險則下漸詐矣漸亦詐也　汝綸案民即苗民謂蚩尤君臣也興讀如興迷亂于政之興詩箋興猶尊尚也胥諝通借說文諝知也胥漸者知詐也莊子知詐漸毒是也自此至虐威庶戮皆言在上者下庶戮方告無辜句乃謂民也

泯泯棼棼　漢書論衡并作湎湎紛紛　王鳴盛云周書祭公篇泯泯芬芬孔晁注泯芬亂也

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　汝綸案鄭月令注中猶應也中庸注覆敗也言不應于信以自敗其詛盟也詛盟如詩所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也論衡以庶僇下屬為句則虐威下當重出庶僇二字蓋傳寫脫之

庶僇方告無辜于上　論衡甫刑曰庶僇旁告無辜于天此言蚩尤之民被寃旁告無罪于上天也　汝綸案方旁同字鄭儀禮注方竝也

上帝監民　汝綸案此民亦謂蚩尤君臣

刑發聞惟腥　釋文聞音問

皇帝哀矜庶僇之不辜　汝綸案皇帝者大帝也張衡西京賦昔者大帝說秦繆公薛綜注大帝天也此承上帝為文即後經所云上帝不蠲也一說易繫詞黃帝風俗通聲音篇作皇帝左傳苗賁皇說苑善說篇作釁蚡黃是皇黃通借皇帝即黃帝也下皇帝則涉此文而誤衍宜依趙岐引刪皇字

報虐以威　論衡以作用舊傳報為虐者以威誅

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汝綸案趙岐孟子注遏止也在下者對天立文五帝紀黃帝禽殺蚩尤是遏絕無世之事蚩尤死而九黎之國不滅故少昊之末九黎又亂德也此黃帝之事鄭云顓頊誅九黎蓋據國語然國語但言顓頊受之謂承少昊之後耳不言顓頊誅九黎也

乃命重黎　汝綸案乃命者天命之也承皇帝為文此顓頊時事與上遏絕苗民非一時也

絕地天通　孔疏楚語觀射父曰古者民神不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為巫史民神同位禍災薦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

罔有降格　汝綸案降格與多士惟帝降格正同謂下譴告也九黎亂德時巫史託為上天譴告之說以驚動平民至是禁絕無有此事也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墨子此三句在有辭有苗之下逮作肆棐作不無蓋作不蓋　汝綸案墨子以此三句為鰥寡之辭是也羣后指謂九黎

諸君逮當依墨子作肆肆逮同聲假借在下者對天為文高誘淮南注明猶盛也五經異義明堂盛皃明明言顯赫詩赫赫明明是也不常言變亂也無蓋無覆露也經先述此辭而後以有辭于苗結之者倒文也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墨子無鰥寡字于作有　馬云清問清訊也　汝綸案清靜通借堯典直哉惟清史記作靜清問者靜問也趙岐孟子注云甫刑曰帝清問下民天不能問民云云是漢人舊說以此

經皇帝為天也此二句結上之辭言天問而民訴其辭如此也史記淮南王傳先敘伍被與王謀反之詞後云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與此經文法正同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墨子作維威禮記畏亦作威　汝綸案德惡乃惡之德善乃善之此亦謂天不謂舜皋謨所云天明威自我民明威也表記引此經以證虞舜猶孟子引栢舟以證孔子耳此二句承上三苗起下三后也

乃命三后　墨子命作名　汝綸案乃命亦天命之也墨子云三聖人者以上事天故天鄉其德是也此虞舜時事

恤功于民　汝綸案說文恤收也

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大傳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潛夫論典下亦有禮字　墨子折作哲漢書刑法志作悊陶潛四八目作制　戴鈞衡云刑法也即典也詩曰尚有典刑惟猶以也言伯夷降布典禮制民以軌法也　汝綸案堯典觀厥刑史

記刑作德是刑為德也大傳有禮謂此折民惟刑之事有刑謂下經制百姓于刑中也漢書刑法志說此經云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亦以此折刑為制禮與大傳義同

主名山川　江聲云爾雅釋水云從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

稷降播種　釋文種章用反

農殖嘉穀　王念孫云廣雅農勉也五帝德云使后稷播種務勤嘉穀務勤即勉殖之謂也左傳小人農力

管子耕者用力不農皆古謂勉為農之證
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墨子殷作假云此言三聖人者
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
事天故天鄉其德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　汝綸
案廣雅殷正也堯典以殷仲春史記殷作正惟殷于
民以正于民也墨子作假假亦正也正者治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　後漢書士作爰中作衷　梁統
云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　楊賜云三后成功
維殷于民臯陶不與焉蓋吝之也　汝綸案詩勿士

經說二之三　[illegible]

行枚荀子致仕篇定其當而當然後士其刑賞而還
與之此經之士與彼文士同詩傳士事也鄭禮記注
事猶為也玉篇爰為也是士與爰同義語詞也
以教祗德　汝綸案詩箋祗安也莊子德和也祗德者
安和也孟子又從而振德之振德亦與此祗德同義
灼于四方　汝綸案灼焯同字說文焯明也灼于四方
者著于四方也
罔不惟德之勤　汝綸案之是也
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汝綸案乃讀為能

詩傳率用也
非訖于威惟訖于富　王引之云富讀曰福威福相對
成文　汝綸案爾雅訖止也如止于至善之止惟乃
也
敬忌　鄭表記注忌之言戒也
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　表記罔上有而字身作躬
王引之云擇讀為殬說文殬敗也殬擇古同音法
言吾子篇君子言也無擇蔡邕司空楊公碑周有擇
言失行皆訓敗也　孫星衍云說文克肩也　汝綸

經說二之三　[illegible]

案惟猶以也合上句成義天德對天威為文高誘泰
策注德恩也
自作元命　鄭云元命大命謂延期長久也　汝綸案
詩傳自用也鄭儀禮注作使也
配享在下　孔疏享當也　汝綸案配享同義廣雅配
當也配享元命即詩所云配命也在下對天為文承
天德而言之
四方司政典獄　舊傳主政典獄謂諸侯也
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　汝綸案高誘呂覽注惟宜

也廣雅牧臣也天牧猶天吏也說文䀌臨下也言非
爾宜為天吏今爾何由臨下乎
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 禮記迪作不迪
戴鈞衡云刑典刑也 汝綸案迪猶用也之迪是用
也懲徵通借言非此伯夷所播之典刑是用則今爾
何所取證乎
惟時苗民 汝綸案爾雅惟思也
匪察于獄之麗 汝綸案韋昭周語注匪不也詩傳麗
數也獄之數謂科條也

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 汝綸案王氏釋詞罔猶不
也說文觀諦視也
惟時庶威奪貨 汝綸案惟時者以是也庶威謂在位
用威之人文如上經之庶戮矣廣雅奪敓也貨化通
借高誘淮南注化易也是奪化同義謂相延易也大
學爭民施奪亦謂施易與此奪化同苗民之虐不專
在奪取人貨也
以亂無辜 汝綸案說文亂治也
上帝不蠲 汝綸案蠲猶赦也說在酒誥

苗民無辭于罰 汝綸案鄭禮記注辭猶解說也
乃絕厥世 魯傳申言之以為至戒
庶有格命 王引之云格讀為嘏周書皇門篇用能承
天嘏命爾雅嘏大也 戴鈞衡云王篇嘏固也長也
今爾罔不由慰曰勤 釋文曰一音曰 汝綸案由與
自同詩傳慰安也莊子云以同自慰
爾罔或戒不勤 江聲云或有也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 後漢書于作乎俾作假 楊賜
封事曰夫書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

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
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
我一日是其明徵也 馬云齊中也 戴鈞衡云賜
通桓君章句此蓋言天符乎人感應甚速俾從也 汝
綸案齊限也列子楊朱篇百年壽之大齊注齊限也
俾與裨同廣雅裨予也楊賜俾作假者讀如假我數
年之假馬本作矜訓為哀者乃下惟敬五刑之敬非
此俾也今集錄馬注者皆誤
非終惟終在人 汝綸案檀弓皇氏注非不也不無同

字上經無蓋鑿子作不蓋是也非終者無終也薛綜
東京賦注惟有也惟終者有終也在人者所謂終之
實難也言天以年壽限人予我一日無終有終在人
自為言不勤當戒也
雖畏勿畏雖休勿休　王引之云休喜也雖可畏汝勿
畏雖可喜汝勿喜
惟敬五刑　汝綸案敬讀為矜矜五刑即哀矜折獄釋
文馬本作矜釋為哀者謂此敬五刑之敬今本釋文
奪敬字說者因以為俾我之俾馬本作矜益未是也

以成三德　汝綸案三德古以為在位有德者之稱皆
本皋謨日宣三德為文也左傳供養三德為善曾子
立事篇任善不敢臣三德詩三英粲兮傳云三英三
德也周書寤儆篇奉若稽古維王克明三德維則商
誓篇克用三德皆非洪範之三德也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汝綸案史記王子侯表序云盛
哉天子之德一人有慶天下賴之是有慶如孟子之
言則有慶賴之如論語之民受其賜也
其寧惟永　汝綸案惟乃也

王曰吁　馬本作于云於也　段玉裁云於音烏墨子
作於
有邦有土　邦史記墨子並作國　王鳴盛云土史記
作士呂覽任地篇高誘注云士當為土周牧敦亦以
士為土　汝綸案今史記本作土
告爾祥刑　墨子祥作訟鄭本作詳　惠棟云祥與詳
古今字易視履考祥釋文作詳　汝綸案祥刑常刑
也墨子作訟訟讀為庸庸亦常也堯典嚚訟馬本訟
作庸

在今爾安百姓　墨子爾作而
何擇非人　墨子句上有女字非誤為言　史記非下
有其字下竝同
何敬非刑　墨子非作不下同　汝綸案敬讀為矜
何度非及　史記何居非其宜乎　汝綸案古者居亦
為謀詩爰究爰度傳度居也與史記此詁同皆以居
為謀也易居德則忌居賢則善俗史記樂書禮居成
物皆以居為謀也及之為宜史公所聞安國之舊詁
般庚朕及篤敬朕宜篤敬也王肅云度時世所宜耶

本史詁舊傳云及世輕重所宜則失其恉矣
兩造具備　史記集解造一作遭　錢大昕云兩遭猶
言兩曹說文曹獄之兩曹也　汝綸案尚書作造史
記釋爲遭大誥予造天役莽誥作遭
師聽五辭　汝綸案師斯音近通借皋謨師汝昌言史
記作此而美也以師爲此莊子知北遊篇師故以是
非相蟄也以師爲是五辭舊傳謂入五刑之辭
五辭簡孚　史記孚作信　舊傳五辭簡核信有罪驗
汝綸案簡檢一聲之轉姓苑漢句章尉檢其明避
諱改作簡簡檢通借故舊傳以簡爲核漢書食貨志
考檢厥實檢與此簡正同也史記孚作信舊傳云驗
者法言脩身篇信符也符孚通借符驗同義簡孚者
核驗也
正于五刑　汝綸案廣雅正要也
五刑不簡　舊傳不簡核謂不應五刑　汝綸案簡讀
爲檢爾雅檢同也五刑不簡謂于五刑不合也說者
據鄭王制注以簡爲誠於此不簡其義窒矣
五罰不服　舊傳不服不應罰也　汝綸案王弼老子

注服得也五罰不服謂與五罰不相得也
正於五過　汝綸案五過謂聽獄者有五等失誤即下
所云官反內貨來也非犯者輕于五罰又有五過也
馬注云以此五過出入人罪是亦不以爲犯者之過
失矣若以五過爲輕於五罰之罪則官反內貨來豆
刑五罰皆有之何爲但言五過之疵邪
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　史記作官獄內獄　馬本
來作求云求有求請賕也　段玉裁云來求字異訓
同　汝綸案惟有也官讀爲逭謂出入罪也反謂幡
異平準書獄少反者漢書反作幡內讀周內之內謂
入人罪也馬以求即賕說文賕以財物枉法相謝也
周語阜其財求楚語求用不匱皆以求爲賕貨賕一
事耳而文有彼此玉篇貨賣也據聽獄者言之廣雅
賕謝也據訟者言之官內爲出入反貨賕三事皆因
罪所由以出入者故史記但言官獄內獄據出入人
罪爲詞也
其罪惟鈞　史記作閱實其罪惟鈞其過　汝綸案呂
覽注鈞平也後漢朱浮疏云尚書之平決于百石之

吏李賢注平謂平決也罪即五過之罪平決五過之罪
故史釋爲鈞其過也史言閱實其罪者是說此經其
審克之義也與經上下倒耳
其審克之　段玉裁云克核古音同部漢書刑法志引
其審核之克爲核之假借
簡孚有衆惟貌有稽　史記孚作信貌作訊說文作緢
段玉裁云尚書本作緢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審
爲貌之假借乃更爲貌如周官經故書作某何人讀
作某自鄭作注時已改從讀作之字也　孫星衍云

廣雅貌治也史記作訊治訊義通　汝綸案有或也
言核驗或多惟訊鞫有以稽合之也
無簡不聽　史記聽作疑　汝綸案鄭注王制說不聽
云不論以爲罪是也無簡者不核也漢書司馬遷贊
其事核師古注核堅實也言獄不堅實不論以爲罪
也史記聽作疑疑讀爲擬
具嚴天威　史記具作共　汝綸案言共者揔上庶獄
墨辟疑赦　史記墨作黥　孔疏墨一名黥鄭周禮注
墨黥也

其罰百鍰　史記鍰作率　古尚書說鍰者率也　舊
傳六兩曰鍰鍰汝綸案此鍰鍰衍字黃鐵也　孔疏此傳黃鐵
舜典傳黃金皆是今之銅也古人贖罪悉皆用銅
釋文鍰徐戶關反六兩也鄭及爾雅段玉裁云小爾雅也同說
文六段玉裁云亦字之誤鋝也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
也汝綸案此本古尚書說　馬同又云賈逵說俗儒汝綸案猶言世儒非貶之
以鋝重六兩周禮鍰重九鋝俗儒近是　陳壽祺云
徐廣率音刷索隱云率亦作選漢書蕭望之傳張敞
曰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選即率也

應劭選音刷尚書大傳一饌六兩饌即選也鄭司農
注考工記鋝讀如刷是其聲同也
閱實其罪　汝綸案廣雅簡閱也范望大玄注閱簡也
閱實即簡孚也上經審克史記作閱實是簡孚審克
閱實文變而義皆同也
其罰惟倍　史記惟倍作倍灑集解灑一作蓰　梁玉
繩云灑即蓰也　汝綸案倍灑即倍數也灑與𢿱儷
并同方言𢿱數也郭璞注偶物爲𢿱廣雅儷兩也偶
之兩之即倍之也是灑亦倍也

剕辟疑赦　史記剕作臏，玉篇作𨁨　汝綸案鄭駁異義云臯陶改臏爲剕周禮司刑疏云書傳言臏者舉本名今案說文𨁨斷足也太史公報任安書云孫子臏腳臏傳以法刑斷其兩足是剕臏得通稱也錢大昕云剕與臏通

其罰倍差　馬云倍二百爲四百鍰也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一凡五百二十三三分之一也　張守節云倍中之差二百去三分一合三百三十三鍰二兩也宮刑其罰五百臏刑既輕其數豈加

其罰六百鍰　史記作五百率

大辟疑赦　舊傳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　孔疏釋詁辟罪也死是罪之大者故謂死罪爲大辟不降相因不令死疑入宮宮疑入剕以次刑非其所犯

其罰千鍰　大傳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二千饌鄭注所出金鐵死罪出三百七十五斤用財少爾段玉裁云即一饌六兩之說

五刑之屬三千　三體石經刑作型　舊傳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　孔呂刑序疏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五刑惟有二千五百此經五刑之屬三千案刑數多于周禮此則墨劓皆千剕五百宮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而重刑少變周用夏是改從輕也　汝綸案鄭周禮司刑注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臏宮二字疑誤倒劓墨各千長孫無忌唐律疏引伏生大傳云夏刑三千條此疏所云變周用夏也漢書刑法志說此經云葢多於平邦中

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與此疏義異據史記諸侯不睦作脩刑辟則漢志是

上下比罪　惠棟云漢時有決事比葢取則于古　汝綸案比讀周禮大司寇以邦成比之之比禮記王制疏比例也

無僭亂辭　汝綸案辭者鞫劾文辭無僭亂者必傳爰書也

勿用不行　汝綸案不行者已廢之法戒勿用之也

惟察惟法　汝綸案高誘淮南注察別也廣雅法合也

惟察惟法宜别宜合也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　後漢書適作挾　劉愷上疏云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如今使臧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義也
舊傳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幷數　孔疏上刑適輕者謂一人雖犯一罪狀當輕重兩條據重條之上有可以虧減者則之輕條服下罪也下刑適重者謂一人之身輕重二罪俱發則以重罪而從上服　汝綸案如劉愷所言則此經乃不以輕從重不纍及無辜之恉舊傳訓適為之劉愷所見本作挾挾猶夾其義為兼兼義勝大傳云小罪勿增大罪勿纍鄭注延罪無辜曰纍與愷義同當是說此經小罪勿增者上刑挾輕下服也大罪勿纍者唐律所云不纍輕以加重下刑挾重上服也又疏引劉君之說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以為一人有二罪其說曰上刑適輕者若今律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為重是為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謂若二者俱是贓罪罪從重科輕贓亦備是為而輕幷數也而輕幷數者孔傳文劉疏證之章懷注後書云二罪俱發原其本情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重說畧同劉孔疏駁正之劉孔之異在上刑適輕劉謂一人二罪孔謂一罪二法孔義為長其下刑適重則劉孔說同劉言輕贓亦備即傳文輕幷數之說孔駁之過矣疏於二劉多取炫說此疏所引劉君據疏序當是劉炫而孫淵如以為漢之劉愷謬甚注疏據律文二罪幷發以說此經鄭大傳注云二人俱罪甫侯之刑也似說此經獨異劉愷說以輕從重懼及善人與鄭二人俱罪義同亦與延罪無辜說合但古義已佚不能詳考疑二罪幷發後代律文耳甫刑未必有也

輕重諸罰有權　汝綸案刑有輕重以諸罰權之也

刑罰世輕世重　荀子云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　後漢書應劭議曰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

惟齊非齊　荀子云埶位齊而欲惡同物則必爭爭則

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惟齊非齊此之謂也　汝綸案惟是也齊者一也上下有等是齊也輕重隨宜非齊也

有倫有要　汝綸案包咸論語注倫理也鄭禮記注要猶會也殷仲文孝經注以一管眾曰要有倫有條理也有要有揔會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　汝綸案極忌通借左傳費無極史記極作忌此言罰鍰之懲雖不至死而人亦忌畏

于病苦也

罔非在中察辭于差　徐幹云賞罰不可以疏亦不可以數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先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書曰罔非在中察辭于差　汝綸案舊傳差為差錯是也司馬相如賦紛湛湛其差錯師古注差錯交互也

非從惟從　汝綸案從讀為聳杜預左傳注聳懼也大玄卒而從而范望注從為憂懼是讀從為聳也非從惟從者不懼若懼也惟猶若也聳懼與哀矜文義相承下云朕言多懼是其義也

哀敬折獄　敬折大傳作矜哲漢書作鰥哲　大傳子曰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哲獄　孫星衍云敬與矜聲相近哲即折假音字

明啟刑書胥占　孔疏五刑之屬三千皆著在刑書人之所犯不必當條須探測刑書之意比附以斷其罪　孫星衍云史記索隱引郭璞云占自隱度也　汝綸案夏小正傳啟者別也爾雅胥皆也言明別其條

皆隱度之也

咸庶中正　汝綸案賈逵國語注庶冀也

獄成而孚輸而孚　王引之云成與輸對文廣雅輸更也左傳鄭人來渝平更成也豫上六成有渝是渝與成相反渝輸同字獄辭有不實者又察其曲直而變更之後世所謂平反也　汝綸案獄定謂之成禮記獄成有司讞于公周禮司寇聽其成于朝孚者猶云成讞

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汝綸案上備即上服左傳備物

典策王引之以備物爲服物是也并兩刑者孔疏上經云一人有二罪斷獄以重條而輕者并數爲一是此經之義也鄭大傳注云犯數罪猶以上一罪刑之上一罪即上服刑一罪而數罪并于此一罪矣是并兩刑也有或也

官伯族姓　蘇軾云呼其大官大族而戒之

朕敬于刑　汝綸案敬讀爲矜與上哀敬同

有德惟刑　汝綸案德恩也惟乃也

今天相民　馬云相助也

經說二之三

作配在下　汝綸案作使也人非天不因天非人不成是人與天爲配也在下者對天爲文言此者見人命至重

明清于單辭　孫星衍云後漢書光武本紀永平三年詔曰明察單辭注云單辭猶偏聽也又朱浮傳有人單辭告浮事者注云單辭謂無証據也　汝綸案永平詔以清爲察者玉藻視容清明鄭注清明察于事也字林靖審也微子自靖馬本作清清靖同字審察同義

民之亂　舊傳民之所以治

罔不中聽獄之兩辭　戴鈞衡云晉語注中平也　汝綸案戴讀中字絕句非是中聽平聽也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　汝綸案私家者謂私據之也

獄貨非寶　大傳獄貨非可寶也

惟府辜功　汝綸案廣雅府取也取爲也辜賈同義白虎通賈固也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漢書音義辜固也謂規固（猶專固古專規聲近蠲或爲圭是其證也）販鬻以求利也是辜即賈矣王莽傳豪民猾吏辜而榷

經說二十之三

之即此經之辜漢書多言辜榷廣雅嫴榷也辜功者買人之事也惟府辜功但爲買事也

報以庶尤　說文尤作訧云罪也

永畏惟罰　汝綸案永者語詞猶誕也般庚汝誕勸憂石經誕作永畏惟罰者威以罰也言天報以多罪威之以罰

非天不中惟人在命　戴鈞衡云攷工記注中均也釋詁在終也言非天不均乃人自終其命耳

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汝綸案爾雅極

至也言若使天罰不至則衆人在天下無有善政在
言必無是理也
嗣孫　汝綸案末章以戒後世故言嗣孫
今往何監非德　戴鈞衡云今往句何監非德句
于民之中　戴鈞衡云中即周禮士師受中之中司刺
以三法斷民中獄訟成士師受之曰受中小司寇登
之于王曰登中鄭小司寇注中謂罪正所定也
哲人惟刑　王引之云哲讀為折上文折民惟刑墨子
作哲民哀敬折獄大傳作哲獄折正字哲借字哲人

惟刑猶折民惟刑也
無疆之辭　孫星衍云詩傳疆竟也說文辭訟也
屬于五極　汝綸案極誅也五誅即五刑也
咸中有慶　汝綸案宋均史記注中當也言皆當則有
慶也
受王嘉師　汝綸案爾雅師人也嘉師猶言良民
監于茲祥刑　汝綸案監于茲祥刑視于此常刑也
文侯之命
史記晉文公五年四月戊辰晉侯次城濮己巳與楚

兵合戰楚兵敗甲午晉師還至衡雍作王宮于踐土
五月丁未獻楚俘于周駟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
子虎命晉侯為伯賜大輅彤弓矢百旅弓矢千秬鬯
一卣珪瓚虎賁三百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周
作晉文侯命　新序晉文公時周襄王有弟大叔之
難出亾居鄭晉侯以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
溫殺之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侑其後三年文公再
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為方伯晉
文侯之命是也　汝綸案周本紀亦言晉文公納襄

王誅叔帶襄王乃賜之珪鬯弓矢為伯與新序略同
納王在襄王十七年伐楚在襄王二十年新序所謂
其後三年者也此命作于獻楚俘時然實兼賞勤王
之功故本紀世家分言其事非抵捂也史公自序云
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左傳載范宣子之言云城
濮之役我先君文公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此
晉人自言國故足證史記之事核若平王時有之宣
子宣數典而忘史記於文侯仇事中又何未一言
及邪納王在十七年孫星衍以為二十七年大誤　孫星衍云書序平王錫

晉文侯命馬本無平字不以爲文侯仇也

父義和　釋文義一作誼　馬云父能以義和我諸侯

汝綸案此襄王因文公之功而號之爲義和也古者君號其臣武丁得說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西伯得呂尚號之曰太公望齊桓公號管仲曰仲父凡此皆非其本名殷本紀伊尹名阿衡亦湯號之也離騷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亦非其本名義和者襄王之號之也釋文義本作誼鄭司農周禮注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然則誼與儀異字此本

作誼不爲儀匹之字鄭創爲名仇字儀之說非也春秋稱文公爲晉重大傳儀伯之樂鄭注儀爲羲羲和重黎之後然則安知非名重字羲和乎

丕顯文武　孫星衍云丕與不通語詞詩傳不顯顯也

克愼明德　史記克作能　孫星衍云釋詁愼誠也

昭升于上　史記升作登　三體石經昭作卲　馬云昭明也上謂天下謂人　段玉裁云典引昭登之績蔡邕注引尚書昭登于上升登古通用鄭喪服注升字當爲登今之禮皆以登爲升汗簡卲昭字也

敷聞在下　段玉裁云典引鋪聞遺策在下之訓鋪聞即敷聞也　汝綸案典引又言鋪觀二代洪纖之度鋪觀鋪聞皆言徧也堯典敷奏史記作徧告詩傳敷猶徧也馬以上下爲天人是也楊雄美新云登假皇穹鋪衍下土即用此經義也周書祭公篇作敷文在下文聞通借史記表序成學治國聞國聞一作古文

惟時上帝　史記惟作維　汝綸案惟時者以是也亦惟者亦以也

經說二之三

集厥命于文王　史記文王作文武　汝綸案此承丕顯文武爲文當依史記作文王者誤字也

亦惟先正　鄭云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

克左右昭事厥辟　漢書谷永傳云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　孫星衍云昭同釗釋詁釗勉也　汝綸案谷永讀左右句絕此左右與詩實左右商王皆當讀如字昭事厥辟與詩昭事上帝文同

越小大謀猷　三體石經越作粵　蔡傳於小大謀猷

汝綸案謀猷同義爾雅猷圖也詩謀猶回遹

罔不率從　汝綸案率從同義周書大匡篇三州諸侯咸率孔晁注率奉順也鄭樂記注從順也詩亦是率從又率由舊章由亦從也

肆先祖懷在位　薛肇明云懷安也　汝綸案先祖卽文武也

閔予小子嗣　三體石經閔作愍嗣作孠　釋文予又音與段玉裁云音與乃古音

造天丕愆　王肅云遭天之大愆　汝綸案造爲遭見大誥呂刑李善文選注𡨦與愆通楊倞荀子注𡨦咎也愆又作𡨦與𡨦通借易蹇難也

殄資澤于下　汝綸案殄資澤王肅云殄絕先祖之澤是也此承上先祖懷在位爲文資猶遺也資遺聲近詩喪亂蔑資卽靡有子遺李斯諫逐客云以資敵國卽以遺敵國齎盜糧卽遺盜糧資齎通借是資有遺訓資澤卽遺澤也馬微子注下下世姚永樸云後漢杜喬傳注資利也亦通

民侵戎　汝綸案此三字爲句范穀梁傳注侵傷也說文戎兵也民傷于兵指謂翟入周楚圍宋二事

我國家純　孫星衍云古屯純同字　汝綸案說文屯難也

卽我御事　汝綸案郭璞爾雅注卽猶今也

罔或耆壽俊在厥服　漢書成帝鴻嘉元年詔曰書不云乎卽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文穎注言我周家用事者無能有耇老賢者使國之危亡罪咎在其用事者也　朱子云舊讀罔或耆壽俊在厥服爲一句今觀古器款識多云俊在位則當讀壽字絕句

汝綸案漢詔亦讀自壽字絕之俊之言進也說在立

政據文穎注則漢書惟咎字爲異文本當作罔或耆壽咎在厥服今漢書或作克服作躬者小顏所注誤本也

予則罔克　汝綸案范望大玄注克堪也

惟祖惟父　舊傳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　汝綸案惟若也惟祖惟父若祖若父也祖若周書祭公篇之言祖祭公父若此經之言父義和也

其伊恤朕躬　汝綸案鄭儀禮注伊惟也高誘呂覽注

惟宜也姚永樸云服虔注應墻伊戾云惠伊皆發聲
此伊字亦發聲不為義其猶尚也惟祖惟父尚恤朕
躬也
嗚呼有績予一人　史記作繼予一人　孫星衍云釋
詁績繼也　汝綸案繼如周禮賓繼主君之繼鄭云
繼主君者儐主君也廣雅儐導也
永綏在位　史記綏作其　汝綸案綏其聲近孟子寵
之四方今泰誓作寵綏當亦有據高誘呂覽注之其
也此言有導引我者其在位亦且永久也

汝克昭乃顯祖　汝綸案昭紹同字
汝肇刑文武　汝綸案爾雅肇謀也刑法也
用會紹乃辟　三體石經紹作昭　汝綸案公羊傳會
者何期辭也晉叔仲會字子期說文期會也禮記哀
公問疏會猶期也用會者以期也紹昭同字讀如昭
子刑昭武王之昭高誘淮南注昭道也
追孝于前文人　舊傳使追孝于前文德之人　汝綸
案孝當為享說文享致也周書祭公篇追學于文武
之蔑即此追孝于前文人也

汝多修　舊傳戰功曰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　汝綸
案高誘淮南注脩大也
扞我于艱　說文扞作攼云止也　汝綸案杜預左傳
注扞衛也亦兼納王伐楚二事言之
用賚爾秬鬯一卣　說文賚賜也引經爾作尒　舊傳
黑黍曰秬卣中罇也　孔疏鬯人鄭注鬯釀秬為酒
芬香調暢于上下也鬱人注鬱金香草也築鬱金煑
之以和鬯酒孫炎注釋器云罇彝為上罍為下卣居
中詩釐爾圭瓚秬鬯一卣知賜秬鬯必以圭瓚副焉
此不言圭瓚明并賜之　汝綸案史記有圭瓚

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　舊傳彤赤盧黑也諸
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
示子孫　孔疏鄭司弓矢注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
經又云唐弓大弓以授勞者鄭云勞者勤勞王事若
晉文侯受弓矢之賜者鄭以此彤弓旅弓為周禮唐
弓大弓唐大是弓強弱之名彤旅是弓赤黑之色
孫星衍云盧一作旅周禮司儀注旅讀為鴻臚之臚
是旅即盧之假音字也　汝綸案左傳史記并云旅

弓矢千此經一字百字疑涉上而譌荀子大畧篇諸
矦彤弓大夫黑弓貴者少賤者多也
馬四匹　舊傳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度　汝綸
案史記云賜大輅故此經有乘馬
柔遠能邇　孫星衍云能與而而與如古字通
惠康小民　孔疏惠順也康安也
簡恤爾都　汝綸案都讀為徒謂師徒也爾雅簡大也
恤讀為率簡恤爾都大率爾徒也潛夫論信都者司
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或曰司徒是徒都通借　三

體石經簡作柬
用成爾顯德　史記於是晉文公稱伯

秦誓

史記秦繆公三十二年鄭人有賣鄭於秦曰我主其
城門鄭可襲也繆公問蹇叔百里傒對曰徑數國千
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賣鄭庸知我國人不有
以我情告鄭者乎繆公曰子不知也吾己決矣遂發
兵使百里傒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
兵行日百里傒蹇叔二人哭之繆公聞怒曰孤發兵
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臣
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退謂其子
曰汝軍即敗必於殽阨矣三十三年晉太子襄公發
兵遮秦兵於殽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虜秦
三將以歸晉君歸秦三將三將至繆公素服郊迎嚮
三人哭曰孤以不用百里傒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
何罪乎子其悉心雪恥毋怠遂復三人官秩如故愈
益厚之三十四年繆公於是復使孟明視等將兵伐
晉戰于彭衙秦不利引兵歸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

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
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
津渡河封殽中尸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　金
履祥云秦穆公晚年悔過之書也書序誤以為敗殽
還歸之作史記繫作誓于取王官封殽尸之後葢穆
公自是不復東兵矣
公曰嗟　白虎通云何以知諸矦稱公尚書曰公曰嗟
公秦伯也
我士　史記作士卒

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舊傳衆言之本要
民訖自若是多盤　孔疏訖盡盤樂也　汝綸案自若
謂狃于故常而不改也史記李廣傳廣軍功自如自
若猶自如也爾雅訖止也是則也言人止不改故常
而自如則多樂也
惟受責俾如流　王念孫云爾雅俾從也左傳從善如
流
是惟艱哉　金履祥云盤難艱為韻
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王肅云年已衰老恐命將終日
經說二之三　廿四
月逐往若不云來將不復見日月雖欲改過無所及
益自恨改過遲晚深自咎責之辭　孔疏員即云也
周必大曰唐賦多用員來　段玉裁云經本作員傳
以云釋員故正義曰員即云也衛包改員為云　王
引之云小爾雅若乃也若弗員來乃弗云來也
惟古之謀人　汝綸案謀人者求人也言古之求人用
以自輔今之求人以為親暱而已史記古之人謀黃
髮番番以謀為咨事之謀者釋詢茲黃髮之詢非釋
此經之謀人也舊傳云悔前違古從今者是其以古
為執古義今為指今事則非蓋雜采漢人舊說時下
已意故往往乖違不合
則曰未就予忌　說文作來就惎惎　王引之云說文
忌作惎廣雅惎志也未就予惎未成我之志也　汝
綸案舊傳未成我所欲是訓惎為志矣其下又云反
忌之則增為謬說也蒙謂未當依說文作來來就余
惎即詩所云來即我謀廣韻惎謀也
姑將以為親　舊傳悔前違古從今以取破敗
雖則云然　漢書注云作員　汝綸案然者然上事承
經說二之三　廿五
日月逾邁為文也
尚猷詢茲黃髮　汝綸案鄭禮記注猶尚也尚猷連文
左傳十年尚猶有臭與此同黃髮番番指謇叔百
里傒等
則罔所愆　漢書注愆作𠍓北堂書鈔作㥶　史記古
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　汝綸案史記最括此
經為文
番番良士　張守節云番音婆字當作皤皤頭白皃
旅力既愆　王鳴盛云旅與呂同說文呂脊骨也重文

作贊
我尚有之　汝綸案漢書敘傳尚粤其幾師古注尚顧也王念孫云有之謂親之也古者謂相親曰有左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曰有相親有也
仡仡勇夫　馬本仡作訖云訖訖無所省錄之皃　說文仡勇壯也　孫星衍云李尋傳秦穆任仡仡之勇
射御不違　孫星衍云後漢書注違失也
我尚不欲　汝綸案賈逵楚語注尚且也
惟截截善諞言　說文諞巧言也馬本諞作偏說文又

作㦰㦰巧言　公羊傳惟諓諓善竫言何休注竫猶撰也　段玉裁云九歎讒人諓諓王逸注諓諓讒言皃引尚書諓諓靖言漢書李尋傳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任仡仡之勇　孫星衍云截與㦰諓聲俱相近靖善亦巧也　汝綸案舊傳以截截為察察葢亦古訓史記張釋之傳嗇夫喋喋喋喋與截截亦同也惟者詞之若也
俾君子易辭　公羊傳俾君子易怠何休注易怠輕惰也　惠棟云說文籀文辭从台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俾君子怠與公羊合　段玉裁云易怠疊字
柯劭忞云潛夫論淺淺善竫俾君子怠與公羊合辭疑怠之壞字
我皇多有之　公羊傳作而況乎我多有之　汝綸案皇猶遑也說在無逸遑與詎同李頤莊子注詎何也王念孫云遑亦何也公羊作而況乎者猶言如何乎也廣雅有取也我何多取之者悔辭也漢書息夫躬傳云秦繆公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黃髮之言云詿誤者謂截截諞言俾君子怠也

昧昧我思之　蔡傳昧昧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也　汝綸案楚詞懷沙日昧昧其將暮王逸注昧冥也楊倞荀子注冥冥專默精誠之謂也
如有一介臣　大學如作若介作个　公羊傳作惟一介　孫星衍云釋言若如也个即介字別體也　汝綸案蔡傳介獨也義本廣雅介與一同義一介臣即一臣也左傳一介行李吳語一介嫡男
斷斷猗　大學猗作兮公羊傳作焉說文斷作𢇍　何休公羊注斷斷猶專一也鄭大學注斷斷誠一之皃

孔疏猗者足句之辭不為義大學作兮猗是兮之
類詩河水清且漣猗是也　王鳴盛云公羊作焉者
焉與夷同見周禮行夫注夷聲近猗
無他技　釋文他亦作它　何休公羊注他技奇巧異
端也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大學容下有焉字　公羊傳
其心休休能有容　鄭云休休寬容也　王鳴盛云
古如字作而而讀為能能讀為如
人之彥聖　鄭大學注彥或作盤　段玉裁云盤與般

同大也庾元威說三倉賈升郎記彥均為下卷彥盤
音集韻彥蒲官切大也常也
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　大學如作若　孔疏愛
彼美聖口必稱揚其心好之又甚於口
是能容之　大學是作實　惠棟云詛楚文昔我先君
穆公及楚成王是戮力同心讀是為寔戰國策蘇厲
曰自起是攻用兵高誘注是實也
以保我子孫黎民　鄭大學注黎眾也　段玉裁云論
衡刺孟篇尚書曰黎民亦尚有利哉子孫上屬黎民
下屬　汝綸案保猶輔也論衡讀非是當以黎民上
屬
亦職有利哉　大學亦職作尚亦論衡作亦尚　汝綸
案爾雅職常也常从尚聲故職通作尚詩職思其居
尚思其居也亦職維疾亦尚為疾也
冒疾以惡之　大學冒作媢鄭注媢妒也　王念孫云
惡當讀為𧩙說文𧩙相毀也漢書衡山王傳注惡謂
讒毀之也是惡𧩙古字通呂覽韓非國策史記漢書
皆謂相毀為惡

而違之俾不達　大學達作通鄭注違猶戾也俾使也
佛戾賢人所為使功不通于君也　汝綸案鄭檀弓
注而猶乃也
亦曰殆哉　鄭大學注殆危也　汝綸案聿曰同字亦
曰者亦聿也
邦之杌隉　說文杌作阢云隉危也徐巡以為隉凶也
賈侍中說隉灋度也班固說隉不安也周書曰邦之
阢隉讀若虹蜺之蜺　段玉裁云許書霓訓屈虹蜺
訓寒蜩梁書王筠傳沈約作郊居賦示筠筠讀至[illegible]

霓五𠹉 的 連踡沈摒𢯱欣忤曰儺曾恐人呼為霓五𠹉㕣
據許讀隉如霓是霓之讀入聲漢時已然　汝綸案
孟堅不安之訓葢合阢隉二字釋之徐賈之說非詁
此經者也說文㲉䚢不安也易曰㲉䚢按易之鼿卼
與此經阢隉正同彼文合二字為訓知此亦同也今
儒者引說文隉訓不安又引阢訓石山戴土不知阢
隉乃連緜之字合二字成義也柯劭忞云說文隉危
也引周書邦之阢隉短言曰隉曰阢長言曰阢隉
曰由一人　汝綸案曰由者聿由也韓詩章句聿辭也

邦之榮懷　汝綸案榮營通借易不可營以祿虞注營
或作榮素問刺熱論篇榮未交王砅注榮一為營詩
箋營治也爾雅懷安也榮懷者治安也
亦尚一人之慶　史記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
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為垂涕曰
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　汝綸案
史記以一人為孟明也阢隉謂前敗之敗榮懷謂今
王官之捷也白虎通引此經說之云知秦穆公之霸
也是王官之役為秦所由霸矣

書序

孔疏作序者不敢廁于正經故謙而聚于下　汝綸
案馬鄭王皆以書序為孔子作漢藝文志謂孔子纂
書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是亦以序為孔子作
舊傳不著作者何人朱子云作序止是秦漢間人決
非孔子今考書序篇次與伏生不同知今文無序其
言多與史記不合則子長亦未見書序書序殆出史
記之後依史文為之而不盡用史說耳今儒者以孔
子世家言孔子序書為史記稱序作於孔子之證然

世家明云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則序
即編次矣孔疏云知孔子作者依緯文而知之然則
緯興而序始出歟柯劭忞云張霸采書序為百兩篇
霸成帝時徵疑緯未興而序已出
昔在帝堯鄭云書以堯為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馬廷鸞云太史公自序云維昔黃帝與此辭同
聰明文思蔡傳欽明文思也　光宅天下蔡傳光被四表也　將遜左傳疏作孫
于位讓于虞舜鄭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　作堯典鄭云舜之美事在于堯時
汝綸案序以聰為欽以孫為巽皆與諸家不同以光
被為光宅宅度同字史記平準書索隱云度運也光

宅者廣運也朱子以序所言不能槩括經恉以此疑序蒙據太史公自序每篇輒取一事言之不必槩括其文此不足為序病也用此見書序為仿史記為之爾

虞舜側微（玉篇微賤也孔疏側微即側陋也）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鄭云入麓伐木）作舜典

汝綸案堯聞之聰明者呂覽音初篇注之其也馬鄭王本慎徽五典以下皆合于堯典為一史記慎和五典至四皐而天下咸服皆在堯本紀舜乃至于文祖

謀于四嶽以下乃入舜本紀與今分篇絕異今二典之序與枚賾合儒者議枚賾而信書序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作序者以己私意妄分堯典不用古文舊本枚依序為之爾

帝釐下土（馬云釐賜也理也釋文下土絕句一讀至方字絕句）方設居方（朱子云逐方各設其居之道段玉裁云廣雅方大也方字當下屬）別生分類（舊傳別其姓族分其類）作汨作（舊傳汨治作興也）九共九篇（馬云共法也）稾飫（舊傳稾勞也飫賜也孔疏左傳言犒師者以師枯槀用酒食勞之）鄭云汨作逸九共九篇逸稾飫亾（孔疏亾是絕無逸則藏在秘府不立學官）

臯陶矢厥謨（舊傳矢陳也釋文矢又作吴謨又作謩）禹成厥功帝舜申之（舊傳申重也重美二子之言朱子云帝舜申之序者之意見臯陶陳謨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故先說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又使禹亦陳昌言耳）作大禹臯陶謨益（馬鄭王本益作弃）稷鄭云大禹謨逸弃稷逸

汝綸案臯陶矢厥謨謂所陳九德等也禹成厥功謂乘四載建十有二師等也帝舜申之漢書元帝紀其明察申敕之師古注申約束之也謂臣鄰之訓喜起之歌等事也然則作大禹臯陶謨即今臯陶謨未必更有逸篇為大禹謨矣弃稷逸篇無序附此下非與

臯陶共序也釋文云汨作等十一篇同序亦非前序乃汨作一篇之序其九共稾飫無序而附其目者也段玉裁說

禹別九州（舊傳分其圻界）隨山濬川（舊傳刊其木深其流）任土（鄭云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作貢（釋文字或作贛）

汝綸案馬注禹貢敷分也序以別九州為敷土與馬義同柯劭忞云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三句史記河渠書文序全襲之足徵序在史記後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須于洛汭馬云須止也鄭云避亂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史記夏后帝啟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鄭云五子之歌亾

汝綸案書序依史記為文段玉裁以五子非五人以之歌為往觀地創為異說非是楚詞五子用失乎家巷人表啟子兄弟五人號五觀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鄭云胤臣名作胤征

史記帝中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

征　鄭云胤征亾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鄭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孔疏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邱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其餘未聞也湯始居亳鄭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地理志河南郡偃師尸鄉成湯所都從先王居舊傳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邱遷焉故曰從先王居作帝告史記作誥索隱一作佶釐沃史記無此二字舊傳告來居治沃土

史記成湯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　鄭云帝告釐沃亾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史記集解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作湯征

史記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　鄭云湯征亾

伊尹去亳適夏舊傳伊尹字氏湯進於桀孔疏伊氏尹字既醜有夏孫星衍云左傳惡直醜正醜亦惡也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史記無乃字遇汝鳩汝方史記汝作女舊傳鳩方二人湯賢臣作汝鳩汝方釋文帝告釐沃湯征女鳩女方此五亾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為商書

史記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　鄭云女鳩女方亾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舊傳陑在河曲之南孔疏陑是山阜之地河曲在安邑西南從陑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西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鄭云鳴條南夷地名皇甫謐云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作湯誓

汝綸案孔疏云以湯征在夏社前於百篇為第廿六鄭以為在臣扈後第廿九夏社是勝夏後事豈得在伐桀之前史記序次甚明說者曲意依鄭失也經無伊尹事史記湯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

伐昆吾遂伐桀書序因之故有伊尹相湯之文此序
依史記之誤并登同字升自陑與呂覽登自鳴條文
同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舊傳欲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不可作
夏社漢書郊祀志云遷厲烈山子柱而以周弃代為稷疑至臣扈馬云疑至臣扈二臣名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
史記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　鄭云夏社
亡疑至亡臣扈亡
汝綸案史記湯誓在典寶前夏社在典寶後湯誓伐

桀也典寶敗桀遂伐三朡也夏社則勝夏後事史記
是舊傳本及鄭并失之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舊傳從謂逐討之遂伐三朡史記朡作㚇鄭云伊訓曰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孫星衍云孚與俘通俘厥寶玉誼史記作義伯仲史記作中伯
作典寶舊傳三朡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
史記桀敗於有娀之虛桀犇於鳴條夏師敗績湯遂
伐三朡俘厥寶玉義伯中伯作典寶　鄭云典寶逸

湯歸自夏至於大坰史記大坰作泰卷仲虺史記𤳳荀子作蘬作誥
史記伊尹報於是諸侯心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
內湯歸至于泰卷陶徐廣曰一無此陶字索隱鄒誕生卷作𥊍又作泂則卷當為坰其下陶字是衍耳解尚書者以大坰今定陶是也中𤳳作誥　鄭云仲虺之
誥亾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史記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
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
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
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脩萬民
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

有立徐廣曰一作土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與
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徐廣曰一作政在國女
毋我怨以令諸侯　鄭云湯誥逸

伊尹作咸有一德孔疏孔以咸有一德在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為在湯誥後第卅二
鄭云咸有一德逸
汝綸案鄭以此篇在湯誥後與史記合其以典寶在
此篇後非是

咎單馬云咎單湯司空也作明居馬云明居居人之法也　鄭云明居亾
史記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單作明居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漢律麻志年下有使字伊尹作伊訓肆命鄭云肆命者陳政敎所當為也徂后鄭云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

史記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迺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為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迺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為帝太甲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　鄭云伊訓逸肆命逸徂后亾

汝綸案此序遺外丙仲壬二帝明與史記不合蘇子瞻蔡仲默皆據史記正之是也然漢書律麻志已引此序文則前漢人所為異說僞古文所本也律麻志云太甲元年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越茀祀先王亦據此序而妄說之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鄭云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伊尹作太甲三篇

史記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脩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寍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

鄭云太甲三篇亾

汝綸案史記太甲立三年而放放三年而復書序但言既立不明遺脫三年遂啟僞古文徂桐居憂服闋歸亳之說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史記太宗崩子沃丁立帝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皇覽伊尹冢在濟陰己氏平利鄉亳近己氏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鄭云沃丁亾

伊陟相大戊馬云大戊太甲子王肅云三代世表以大戊為沃丁弟是太甲子本紀為大庚之子偶誤耳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鄭云兩手搤之曰拱伊陟贊于巫咸舊傳巫咸臣名贊告也作咸乂馬云乂治也四篇

史記帝大戊立伊陟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大傳作七日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大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大戊　鄭云咸乂四篇亾

汝綸案史記有大戊篇序乃失讀之江聲謂下大戊字當有二疊重文此曲阿書序耳大傳五行傳論衡均以桑穀為武丁事此今文無序之證

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史記帝大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

鄭云伊陟亾原命逸

汝綸案江聲以原命為再命因其讓而再命之是也史記無伊陟篇目序乃增衍之其與史記乖盭不合如此馬既云逸篇絕無師說然則其以原為臣名命原以我脩禹湯之道者臆說也

經說二之三

仲丁遷于囂（舊傳仲丁太戊子李顒云囂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或曰今河南敖倉是）作仲丁河亶甲居相（舊傳河亶甲仲丁弟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馬云圮毀也史記索隱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作祖乙

史記中宗崩子帝仲丁立帝仲丁遷于隞（索隱隞亦作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于邢（索隱音耿）仲丁書闕不具　鄭云仲丁亾河亶甲亾祖乙亾

汝綸案仲丁河亶甲祖乙皆非書篇目故史記不言作仲丁等篇若尚書有此篇名何以他篇言作此獨不言邢史但云仲丁書闕不具知河亶甲祖乙皆無書矣史公採輯他書得其遷地作序者依之撰為篇目吾知其妄也此三王果有書必不皆言遷事數代之書固不一例也以書之存者決之矣史記遷邢序作圮者誤字也鄭謂國為水毀不復從舊傳謂圮于相遷于耿皆望文說之非也

盤庚五遷（舊傳自湯至盤庚凡五遷）將治亳殷（束晳云將治亳殷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孔疏束晳不見壁內之書妄為說耳）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鄭云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從）

經說二之三

汝綸案史記云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言殷至是五遷也序云盤庚五遷承上湯歸亳仲丁遷于囂等為文故舊傳云自湯至盤庚凡五遷是此序頗合史記矣至史記云殷民咨胥皆怨咨胥連文成義連綿字也序以胥與皆同因去皆字鄭及舊傳遂以殷屬上讀以取成句不知民咨胥怨固亦不詞也

高宗夢得說（一切經音義衛宏詔定古文官書㝵導二字同體說文㝵取也尚書高宗夢㝵說是也）使百工營求諸野（說文引營求作夐求無諸野二字云夐營求也）得諸（說文作之）

傅巖說文巖穴也鄭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為氏作說命三篇釋文說本又作兌

史記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于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迺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于傅險中徐廣曰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索隱舊本險亦作巖是時說為胥靡晉灼漢書注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也築于傅險見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　鄭云說命三篇亾

經說二之三　百廿

汝綸案史記傅險中序作傅巖者杜預左傳注巖險也然險為古字巖為今字易山下有險鄭周禮注險偏弇也左傳行及弇中弇中即此險中水經瀍水注山高岸嶮故曰安嶮安嶮亦與傅險同也是古名險名弇而後世名之為巖也史記詳載得說之事而不言作說命知得說非說命篇中之文戴記所引遺經皆與得說事不相涉鄭禮注言說命傅說作書以命高宗其言當自有據若如序說則書言得說之事非傅說所作矣偽書所由託始也今人但見說文引之便不敢議過矣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漢五行志引飛作蜚升作登祖已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鄭云高宗之訓亾

汝綸案史記祖已立高宗廟遂作高宗肜日及訓乃揔叙高宗二書之辭今亦二篇同序此序襲史記之證也史記書作于祖庚時如序言則似高宗時作亦誤

殷始咎周鄭云咎惡也周人乘黎鄭云乘勝也祖伊恐奔告于受鄭云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作

經說二之三　百廿一

西伯戡黎

汝綸案史記云西伯滅飢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告紂其說與經正合咎周者祖伊也今序言殷始咎周而文在乘黎之前則不知咎周為何人何事矣云咎周者爾雅咎病也

殷既錯天命馬云錯廢也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鄭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大誓三篇

史記武王即位大師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

之徒左右王師脩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于畢（馬云畢文王墓地名也）東觀兵至于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馬云諸受符節有司也）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徐廣曰一云予小子受先公功）畢力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鄭云号令之軍法重者）曰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索隱此已下至火復王屋為烏皆見周書及今文泰誓）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馬云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索隱按今文泰誓流為鵰鵰摯鳥也）其聲魄云（馬云魄然安定意也）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馬云大誓後得按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為鵰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昬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大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

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大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馬云動逆天地人也）離逷其王父母弟（鄭云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乃斷弃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徐廣曰怡一作辭）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鄭云夫子丈夫之稱）不可再不可

三

汝綸案史記十一年作大誓今殷王紂以下即約舉大誓之辭左傳國語戴記管子孟子墨子荀子說苑漢書所引皆是也其九年觀兵白魚入舟火流為烏之事則在作大誓前其非大誓之文決矣後得之大誓有之馬融疑之是也索隱謂見周書所謂周書者乃漢志七十一篇之周書也孔疏引梁武帝言古文大誓伐紂時事聖人取為尚書今文大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為周書梁武所云周書亦七十一篇之書也其書中克殷度邑諸篇皆見采于史記此九年觀兵為采自周書無疑後得之大誓又采史記而誤合之今周書不見白魚赤烏之事則唐以後七十一篇之書又有闕佚也律麻志引此序以惟十有一年武王

伐紂為觀兵孟津以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為十三年事明與史記不合則劉歆妄說也序自依史記為文耳史記十二月戊午序作一月者據史記秦楚之際月表以起事之月為一月也或謂殷十二月為周之一月史記文王已改正朔武王時何緣復紀殷月哉三統厤不知一月為十二月以一月有壬辰四月不得有辛亥乙卯故創為閏二月之說

武王戎車三百兩釋文釋名云古者車聲如居韋昭辨釋名云古皆尺遮反從漢始有車音段玉裁云韋時遮字韋魚切車字尺遮反即丑居切也晉以前無麻韻虎賁三百江聲云當為千人風俗通作虎賁八百人與受戰于牧釋文徐音茂野說文作武王與紂戰于坶野

作牧誓

汝綸案史記武王至牧野為二月甲子徐廣云一作正月史記戊午為十二月自戊午至甲子凡七月則作正月者是也云二月者則謂起兵之二月耳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段玉裁云史記作行狩行狩即歸獸也古獸狩通用識其政事作武成鄭云著武道至此而成

史記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　鄭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

汝綸案歸獸吳棫云當以狩為正是也歸獸與往伐對文史言西歸行狩序約其文為歸狩也夏小正十有一月王狩春秋天王狩于河陽詩時邁序巡狩告祭柴望也律厤志引武成篇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是告祭柴望之事魏都賦武人歸獸而去戰歸與去戰對文亦以獸為狩也舊傳以歸馬牛釋歸獸非是史記歸馬放牛在度邑後與作武成非一時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馬云箕國名也子爵也箕子紂之諸父

作洪範

汝綸案武王十一年克殷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是洪範經所云十有三祀與金縢經所云既克商二年者為一時事此序以洪範作于勝殷時次于分器之前於是劉歆鄭康成等遂以克殷為十三年矣序不惟顯悖史記亦與太誓序所云十一年者自相矛盾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釋文班亦作般作分器

史記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　鄭云分器亡

汝綸案史記此與作武成類叙而武王問箕子在此後二年此失其次非也史記封諸侯序作邦者論語邦域之中鄭本作封詩邦畿千里東京賦注引作封釋名邦封也楚語鄭幾不封韋昭注封國也是邦封通借說文彝宗廟常器也左傳取其所得以作彝器此宗彝即克殷所得故曰殷之器物鄭以宗彝為宗廟樽非是

經說二之三　卌三

西旅獻獒　馬本獒作豪云酋豪也鄭云獒讀若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為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之長來獻見于周孫星衍云廣雅旅客也晉語禮賓旅遠國以客禮待之故稱曰旅　太保作旅獒　王鳴盛云燕召公世家成王時召公為三公則知武王時未為太保矣　鄭云旅獒逸

汝綸案王鳴盛謂武王時召公未為太保是也鄭志趙商問曰成王周官立大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周禮小宰注云成王作周官然則太保之官亦成王始有此序為妄說矣西旅獻獒不見史記如序文獒當以僞古文為是說文獒犬知人心可使者若酋豪獻見不得云獻豪也

巢伯來朝　鄭云巢伯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之國世一見者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　芮伯作旅巢命　鄭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　鄭云旅巢命亡

汝綸案書序自殷以前皆本史記至周始有史記所無者當前漢時周人遺聞佚事頗有存者故能掇拾以文其說也旅獒旅巢命與旅天子之命旅字正同書序西旅獻獒之說非名篇之義也

武王有疾　馬本有不豫二字　周公作金縢　孫星衍云非周公所作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　鄭云黜貶退也　作大誥　姚鼐云漢地理志周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邶以封武庚鄘管叔尹之衞蔡叔尹之以監殷民

經說二之三　卌四

謂之三監此言是也周謂諸侯君其民曰監非監制武庚之謂秦法乃令御史監郡

汝綸案史記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伐此序所云相成王也鄭君乃有周公稱王之說與序違矣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　鄭云黜殷命謂殺武庚也　命微子啓代殷後　鄭云微采地名微子啓紂之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于宋因命之封為宋公代殷後承湯祀　作微子之命

史記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欲襲成王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

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　鄭云微子之命亾
唐叔得禾 舊傳唐叔成王母弟 異畝同穎 鄭云二苗同爲一穗孫星衍云畝史記作母畝母之假借 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 孫星衍云東史記作兵所古文以周公居東為東征管蔡故云兵所也 作歸禾 段玉裁云歸餽通用古論語饋魯讀饋為歸
史記魯世家唐叔得禾 周本紀作嘉穀 異母同穎 周本紀無此四字
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于東土 周本紀作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 作餽 周本紀作歸徐廣曰歸一作餽 禾　鄭云歸禾亾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孔疏二篇東征未還時事微子受命應在此後在前者蓋先封微子後布此書故也

經說二之三　裒

史記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 徐廣曰嘉一作魯今書序作旅也愚按云古旅字魯字皆作㫃董逌曰魯古文旅也 作嘉禾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　鄭云嘉禾亾 汝綸案王莽傳羣臣上奏引逸嘉禾篇文鄭云篇亾誤也
汝綸案周本紀云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書序作旅魯者旅之古文嘉者旅之故訓也召詔旅王若公書篇旅獒旅巢命以史記此文例之旅皆訓為嘉詩殽核維旅周書大匡篇咸受賜於王王乃旅之旅亦嘉也古器有旅彝旅甗旅簋旅匜皆謂嘉也猶云寶甗寶彝耳召公尊銘云旅王錫中馬者嘉王錫仲馬也周龍敦銘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寅簋銘對揚天子丕顯魯休微欒鼎銘用錫康嗣魯休尹卣銘受乃永魯齊侯鐘銘其萬福純魯魯休者嘉休也永魯者永嘉也純魯純嘉也嘉之訓失而魯旅皆不知何謂矣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邦康叔 馬云康國名在畿內王肅云既滅管蔡更封為衛侯 作康誥酒誥 段玉裁云法言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亾夫謂書序有百而酒誥則無序也凡後人所謂數篇同序皆有目而無序者也 梓材
史記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

經說二之三　裒

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
汝綸案史記云其事在周公之篇者謂東征之事具在魯世家也段玉裁謂書數篇同序皆有目無序者厠其閒其說是也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 舊傳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欲以為都故成王欲居焉 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柯劭忞云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三句皆尚書大傳文見御覽職官部此作序者剌取大傳

文以為已說也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汝綸案此二篇史記總言之云作召誥洛誥以其為一事也序分言之足見釋文所云數篇同序其說非是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 孫星衍云頑有眾義皋陶謨庶頑讒說史記以眾訓頑是也周本紀成王既遷殷遺民不云頑民 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周公作無逸

汝綸案此及立政序但言周公作其書見存不難最

其指要以欲與咸有一德明居二篇相配故畧之也多士無佚史記輒併言者蓋同時作也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 鄭周禮注引二句互倒孔疏為師為保三公也經傳皆言武王時太公為太師蓋太公薨周公代之 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 漢書孫寶傳云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 周公作君奭 舊傳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

汝綸案史記成王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序未明了馬鄭以篇次在還政後遂有不宜復列臣位之說宋儒者又創為周公留召公之解皆非也王莽傳引說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此尚書家舊說其謂不說在攝政當國時亦與史記同也書篇以類相從大誥至毋佚皆以時相次君奭則朋僚相告與諸篇不類故別次之費誓與大誥同時作而退在後亦此類也若皆以年月相次則伯禽為周穆王後人矣不亦惑乎史記云為三公序云師保即三公也馬鄭以為大夫之官亦非是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鄭云踐讀為翦 作成王政 馬本作征云征正也鄭云奄國在淮夷之北 鄭云成王政亡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 馬本蒲作薄云薄姑齊地鄭云奄既滅矣其君佞人不可復放欲徙之于齊地使服于大國江聲云據大傳蒲姑為奄君名此序于乃衍字 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鄭云將蒲姑亡

汝綸案鄭云伐淮夷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未聞舊傳謂淮夷奄復叛據史記伐管蔡誅武庚在作大誥時伐淮夷踐奄在反政作多士無佚後作多方之前史以時事先後相次鄭說非也史記云遷其君薄姑據大傳則蒲姑乃奄君名也此序言遷于蒲姑則誤以為地名矣序依史記言遷其

君則奄君尚存而大傳釋踐奄為殺其身此史公說尚書不用伏生義又伏生不見書序之證也段玉裁謂篇中有踐奄之語伏生自釋經非釋序其說是也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孔疏宗周即鎬京也）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舊傳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即政後事相因故連言之）

史記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段玉裁云疑踐誤）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既絀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孔疏孔以周官在立政後弟八十八鄭以為在立政前弟八十六）　鄭云周官亾

汝綸案舊傳本周官在立政後非也史記周本紀以周官次多方承前襲淮夷歸作之魯世家云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是周官在多方後立政前甚明鄭本是也

周公作立政

成王既伐東夷（舊傳海東諸夷駒驪扶餘馯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王伐而服之）肅慎來賀（馬本肅作息云息慎北夷也鄭云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王俾榮伯（馬云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為卿大夫也俾馬本作辨江聲云辨古班字班賜也孫星衍云俾當作畀畀賜也）作賄肅慎之命（史記集解引舊傳賄賜也柯劭忞云魯語說肅慎氏之矢云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賄肅慎猶言肅慎以賄來舊傳非是）　鄭云賄肅慎之命亾

史記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

汝綸案史記王賜榮伯序作俾作辨以雅詞飾之嘉禾序之旅為嘉此序之俾為賜疑若史記以故訓之字釋序文者先漢小學大明諸子中彼此同載之文往往古今字錯見不足為序在史前之證也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史記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鄭云亳姑亾

汝綸案史記敘周公葬畢不言作亳姑疑序因亳姑篇亾乃取史記此文而強傳之也史記成王在豐周公在豐乃子長考證而得故屢著其文以正俗之繆

論周本紀贊云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如史此言則漢初學者皆謂周成王居洛邑史公以周公葬畢之文知其復都豐鎬此考而得之者也故屢以在豐之文見其義若書序則篇各有義而亦屢言在豐此何謂邪且成王以前三代之君皆不言何王在何所獨于成王言之又何謂邪此尤序襲史記之明驗也若書序在子長前則在豐之說具見篇中學者何緣疑為在洛子長亦何庸考畢地而辨正其說乎由子長之說觀之周公欲葬成周以明不敢離成王消度成王終必居洛非此時已都洛也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書傳君陳臣名）作君陳　鄭云君陳亾

汝綸案君陳之篇見戴記所引而史記不載今不知其何說鄭以君陳為周公之子使其言然魯世家不宜失載舊傳之言為慎矣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汝綸案顧命命立嗣非命相史記云相太子而立之是也序云相康王非其指也史記有見廟申告之事序不言之亦為疏畧

康王既尸天子（馬本句上有成王崩三字）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汝綸案史記云作康誥是古名此篇為康誥古文家別于康叔之誥故稱之曰康王之誥也伏生康王之誥合于顧命此序乃分為二篇然則書序伏生所無矣今人多云伏生有序者妄也史記亦分二篇用古文說也

康王命作冊畢（困學紀聞云畢下脫公字）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鄭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與此序相應）

史記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鄭云畢命亾

汝綸案分居為句猶言分別部居舊傳云分別民之居里是也里成周郊為句穆天子傳乃里西土之數與此里同偽古文讀為釐故曰保釐東郊也此序本史記君陳序云分正東郊成周者又本此序為之律厤志引畢命豐刑云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

作策書依孔疏補豐刑孟康云逸書篇名孔疏引鄭云今
其逸篇有册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葢
鄭以畢命為亾篇世所傳逸篇其文不與此序相應
非真畢命云不同與者書疏衍同字耳惠棟欲改畢
命為逸篇冏命為亾篇非是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釋文牙或作雅鄭云君牙
亾
汝綸案史記無君牙篇此采戴記
穆王命伯冏漢書人表說文并作褧釋文亦作煚為周太僕正作冏命應劭

云太僕周穆王所置葢太御衆僕之長中大夫也
史記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閔文
武之道缺乃命伯䍐申誡徐廣曰一作部太僕國之政作䍐
命復寧　鄭云冏命逸
汝綸案史記言命伯䍐申誡太僕則䍐不為太僕矣
序與史記違也又王道衰微申誡太僕以國之政而
復寧非僅命為太僕也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作位蔡仲之命孔疏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為在費誓前第九十六王鳴盛云穆王書下不應又有成王書明係篇第倒亂鄭仍而不改偽傳逆以意移而正之
史記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
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為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
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為蔡仲
鄭云蔡仲之命亾
汝綸案史記所載與左傳祝鮀之言合而視鮀為詳
葢有所受也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幷興東郊不開釋文開舊讀皆作開馬本作闢匡謬正俗云說文及古今字詁閉古闢字作費誓孔疏孔以粊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為在

呂刑前第九十七疏又云鄭於賈氏所奏別錄為次王鳴盛云上下皆穆王書此壁中書之錯亂魏晉人乃移于下
汝綸案經言淮夷徐戎序言徐夷者賈逵左傳注徐
即淮夷故誓詞但言徂徐戎也
呂命穆王段玉裁云謂呂侯命穆王也鄭注緇衣云傳說作書以命高宗訓夏贖刑作
呂刑
汝綸案訓順同字順者從也唐律疏引大傳云夏刑
三千條今呂刑同之是從夏也大傳又云夏后氏不
殺不刑死罪二千饌鄭注死罪出金鐵三百七十五

斤以大傳一饌六兩之說計之三百七十五斤則千饌矣云二千饌者二為衍字也此夏有贖刑之證宛罪罰鍰夏刑既同則五刑皆當無異故曰訓夏贖刑也此尚書家舊說故今古文皆同史記不載者非此經要義也一說夏讀為下離騷夏康娛以自縱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馬本王上無平字錫作賜）作文侯之命

汝綸案馬本無平字是也經不言圭瓚史記有之此序珪瓚明本史記為文史以為襄王序自不得改為平王此舊傳從鄭本耳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汝綸案史記穆公敗晉取王官封殽尸乃誓于軍序言敗崤還歸與史記不合若敗崤悔過後猶尋兵不已是竅言也何足列于經哉序之不見史記者惟汨作旅獒旅巢命君陳君牙五篇而已而其牴牾不合者屢屢有之史公問故于孔安國儒林傳稱史記所載多古文說若使序為古文舊說安國所傳史記既全錄其文豈復更相乖異故知序為後出仿依史記而為之者也

尚書五十八篇目

堯典一　舜典二（汝綸疑今文舜典合于堯典古文則自四罪而天下咸服以上為堯典以下為舜典觀史記此篇分載堯舜二紀中可見史公用古文說也近儒謂別有舜典者疑非）汨作三　九共四至十二　大禹謨十三　咎繇謨十四（汝綸疑大禹咎繇謨本一篇今但稱之為皋陶謨非別有大禹謨也史記云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與語帝舜前皋陶述其謀不云禹）弃稷十五　禹貢十六　甘誓十七　五子之歌十八　胤征十九　湯誓廿　湯誥廿一　咸有一德廿二　典寶廿三　伊訓廿四　肆命廿五　原命廿六　般庚廿七至廿九　高宗

彤日卅　西伯戡黎卅一　微子卅二　大誓卅三至卅五　牧誓卅六　武成卅七　洪範卅八　旅獒卅九　金縢四十　大誥四十一　康誥四十二　酒誥四十三　梓材四十四　召誥四十五　洛誥四十六　多士四十七　無逸四十八　君奭四十九　多方五十　立政五十一　顧命五十二　康王之誥五十三　冏命五十四　費誓五十五　呂刑五十六　文侯之命五十七　秦誓五十八

夏小正私箋　　經說附錄

光緒八年五月新城王樹枏以所說小正見示余以小正古書之僅存者太史公嘗言學者多傳小正今大戴所集錄者漢初大師之說其文與公羊穀梁氏春秋毛氏詩相上下未可以淺陋說也因條記所見於王書中既以歸王因錄存此冊王說之當者亦附錄之

正月

見遰而後如之則鴻雁也　汝綸案爾雅釋詁如謀也

釋言茹度也如茹同字今作敷者非

鴻不必當小正之遰必者也　汝綸案鴻不必當句絕廣雅當直也北為居故直其所鄉南非其居故不必直其所鄉其遰則可必者小正之記遰記其可必者也文句簡奧解者多失之

雷不必同惟雉為必聞之　汝綸案雷動百里百里之外不必同也雉則雖遠必聞故漢志謂雉聽察同作聞者誤

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　汝綸案言與焉同猶云於是也詩將言顧之荀子作耆焉顧之是焉言通借之證月令天子焉始乘舟三年問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楚詞巫咸焉乃下招此諸焉字皆與古言之言文法正同

初昏參中　王樹枏云大衍厤議引無參中二字汝綸案無者是傳云言斗杓者所以著參之中則經不言參中明矣

柳稊　說文無稊字說者多改字讀之王樹枏云說文薙从草稊聲則本有稊字禾部脫耳

二月

羊蓋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　汝綸案羊字句絕蓋當依宋本大戴作羔而猶則也言先粥已子羔非已子則後養之今已子能自食可以養他羔是為子能助母以養故善之

喜羔之為生也而記之　汝綸案生乃牲之省

謂今時大舍采也　王樹枏云今時猶是時謂二月之時非作傳者之時也

榮菫菜也　顧鳳藻云據初學記當作采芑汝綸案顧

說是菜爲采之借故下采蘩大戴亦作菜蘩此菜也
儀禮經傳通解正作采也大戴作菜色色爲芑之誤
字又轉誤爲也諸本因降爲傳文下傳皆豆實也正
兼芑蘩二事言之皆言采故釋以皆豆實若堇則言
榮不言采但紀物候耳不爲豆實也畢沅謂皆豆實
爲合釋堇蘩者非　初學記引采芑下注云薳也亦
當爲傳文與蘩由胡同例
昆者衆也猶魂魂也者動也　王筠校更增一魂字是
也

萬物至是動而後著　汝綸案至字當依宋本大戴校
删是猶寔也此以動而後著釋先動後盂之文作至
是則於義爲駢枝戴震增一動字尤誤
取必推而不言取　汝綸案取必推者覆上取之則必
推之之文也而猶乃也五月之乃伏傳作而伏即其
證言以取之必推乃不言取也
來降燕乃睇　汝綸案初學記引作降燕乃睇無來字
是也傳文來者何也四字非釋來字若曰此之來者
爲何物也云爾故曰來降四字則以來降釋降鄭禮

注言降者若時始自天來與此傳來降義同也或據
傳兩言來因增來字於降燕之上則不詞甚矣
百鳥皆曰巢突穴　汝綸案此七字爲句言百鳥皆稱
巢稱突稱穴耳稱巢如詩防有鵲巢之類稱突如莊子鷇
生于突之類稱穴如書鳥鼠同穴之類莊子釋文突
堀也郭徒結反是讀突如垤司馬彪作突者非是
取與之室何也　汝綸案取讀爲騶史記周勃傳趣爲
我語後漢書張升傳何足趨明威勠乎趣趨皆與此
文取字同義

摻泥而就家入人内也　汝綸案家入當依宋本大戴
作家人說文家居也家人猶言居民也史記高祖紀
家人生産汲黯傳家人失火馮唐傳士卒盡家人子
是其證也人内當作入内大戴涉上家人字而誤關
澮本則人入二字互倒也内者如漢書武紀甘泉宮
内中生芝之内通言室耳或據晁錯傳一堂二内言
之彼文乃堂室對舉非此内字義也
三月
伏者非亡之辭也　宋本大戴亡作忘汝綸案忘者亡

第50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50　版正內

之借字

苑楊　傅崧卿本作揚汝綸案揚者楊之借字

其類辩辩然　王念孫云類當為頪

分氷以接授大夫也　洪震煊云廣雅釋詁接徧也

先妾而後子　汝綸案傅崧卿本無先字是也先字不必有淺人加之也下文自卑事者始傳改事自卑者始亦誤

四月

蓋大正所取法也　洪震煊云大正古刑官名周書嘗麥解王命大正正刑書是四月

取荼荼也者為君薦蔣也　汝綸案詩有女如荼傳荼英荼也廣雅英蒻也英荼者蒻之秀也說文蒻蒲子可以為平席既夕茵著用荼亦謂英荼荼有秀訓故茅秀為荼萑葦之秀為荼蒻之秀亦為荼四月取蒻秀七月取萑葦之秀皆以為薦蔣洪震煊以此荼為七月之荼非是諸家以為茅秀者亦誤

莠幽　汝綸疑此二字後人所加詩四月秀葽箋云夏小正四月王萯莠葽其是乎此疑詩之葽為小正之王萯也若此經本有莠幽之文鄭君何用致疑耶洪震煊謂詩箋莠葽連文非是　戰國策幽莠之幼也以禾幽即葽也莠即秀也葽秀者葽穗也詩傳穗秀也古多以穗為秀茅莠茅穗也麥秀麥穗也楊栁之秀楊栁穗也見周易釋文　萑葦之秀萑葦穗也

五月

心中種黍菽糜時也　汝綸案當依孔廣森讀種黍菽糜時也六字為句下傳菽糜以在經中者謂其候已在經中非其文已在經中也

蓄蘭為沐浴也　臧琳云當依荆楚歲時記引作蓄藥以蠲除毒氣王樹枏於此傳下依蓺文類聚初學記白帖等書補此月蓄藥以蠲除毒氣也十字汝綸案止當補此月蓄藥四字諸書所引幷據荆楚歲時記初學記引荆楚歲時記云是日競採雜藥夏小正此月蓄藥以蠲除毒氣據此則此月蓄藥為小正文以蠲除毒氣則荆楚歲時記之文也或者蓄藥即蓄蘭之駮文與

菽糜　汝綸案菽讀九月叔苴之叔說文叔拾也糜讀

為薇爾雅𧂒虋即藚薇神農本草薇銜亦名麋銜虋
虋麋三字同麋薇通借陸璣疏薇似小豆蔓今官園
種之以供宗廟祭祀晉時祭祀猶用則古以為豆實
明矣

是食短閔而記之　短閔大戴作矩關儀禮經傳通解
作短關莊述祖云當作是食梪綌而記之綌連也

分大夫卿之駒也　汝綸案大夫卿當依大戴作夫婦
此以人之夫婦譬況馬之牝牡故曰夫婦之駒猶言
父馬馬母云耳皆譬況之字也

六月

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杓正在上此見斗杓之不在當心
也蓋當依依尾也　戴震校不在為不正汝綸案斗
杓縣在下則為參中斗杓正在上當是心中然五月
心中六月斗杓正在上則斗杓不當心而當尾也廣
雅當直也直與指不同指則第七星所指斗杓所當
則第五第六第七三星所直也說者往往以當為指
故多誤說

七月

斗杓縣在下則旦　孔廣森云唐一行推小正躔宿以
八月參中則旦為失蓋本七月經文寫者誤在下章
之末汝綸案孔移參中則旦於七月是也其謂為經
文則非彼文乃此經之傳耳經言斗杓縣在下則旦
而傳以參中則旦釋之即正月傳所云言斗杓以著
參中之說也若經言參中又言斗杓不已復乎

八月

元校　汝綸案校當為交之借字方言衿謂之交元校
元衿也青衿學子之服元衿婦人未嫁之服小正記

此則張爾岐謂藍蓼既成可以染者是也

校也者若緑色然婦人未嫁者服之　汝綸案此言元
校之色若褖衣之色也鄭儀禮注古文褖為緣釋名
褖衣褖然黑色也傳文校也者上當有元字以承上
釋元之文而省之傳例有省文有挾句如荼也者為
君薦蔣言荼不言取執也者始執騊言執不言陟及
此傳言校不言元皆省文也如蟬鳴也者蝭蠑也釋
蟬而挾鳴字內火也者大火釋火而挾內字皆挾句
也說者往往妄為增損殊非

2040790
8
Z121·5
15

九月

遰往也　王樹枏據埤雅於此傳下校補傳其驛舍云爾非其居也十二字

主夫出火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　汝綸案說文主鐙中火主也主正字炷俗字炷夫火官也此月昆虫既蟄可以火田故出火傳文主以之主為主領與上主夫義異

若蟄而　汝綸案而猶然也讀如詩反而遠而之而說者不知古人屬辭之法而妄改之

十月

黑鳥浴　俞樾云浴當為俗說文俗習也習數飛也王樹枏云史記秦本紀大費生大廉實鳥俗氏鄭樵通志誤作鳥浴汝綸案俗浴通借字鳥俗氏即此浴字之義是也

時有養夜　汝綸案王筠以時有養夜為十一月錯簡是也據蓺文類聚引下雉入於淮為蜃作十一月則此為錯簡無疑

織女正北鄉則旦　汝綸案前二經既皆錯簡則此亦十一月錯簡矣月令仲冬旦軫中季冬旦氐中小正織女正北鄉則是角亢中也

十一月

嗇人不從不從者弗行　汝綸案洪震煊引月令專而農人無有所使釋此文最是或以從為從王狩者非也經之從傳之行義皆為使爾雅使從也淮南說山及其於銅則不行也高誘注行猶使也

十二月

虞人入梁　王樹枏云此月水澤腹堅不可以漁故虞

人內此曲梁以待來春之用魯語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注引月令孟春證之是也汝綸案此說是或引月令季冬始漁為說不知小正與月令不必同也

盇陽氣且睹也　王引之云玉篇睹之言著也

21101000450633